中華大典

工業典

造紙與印刷工業分典

上架建議：總集
ISBN 978-7-5325-7943-3
9 787532 579433 >
定價：680.00 元（全二册）
易文網：www.ewen.co

附一：製墨總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大典・工業典・造紙與印刷工業分典／《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5325-7943-3

Ⅰ.①中… Ⅱ.①中… ②中… Ⅲ.①百科全書—中國②造紙工業—工業史—中國③印刷史—中國 Ⅳ.①Z227②F426.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18421 號

ISBN 978-7-5325-7943-3

中華大典・工業典・造紙與印刷工業分典(全二册)

編纂：《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出版：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二七二號 郵政編碼 二〇〇〇二〇)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o

印刷：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
上海古籍出版社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
印張：八五・五 字數：二六七〇千字
二〇一六年十月第一版 二〇一六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325-7943-3/K・2149

定價：六八〇圓

《附一：製墨總部》提要

墨是用以寫字、繪畫的黑色顏料。製墨業爲中國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而中國文化的發展對墨的品質要求也越來越高。歷代許多書畫精品能保存至今，墨的質優起著很大的作用。墨也是古代印刷術必需的主要原材料之一，墨的製造和使用對印刷術的發明也是必不可少的。

中國墨起源甚古，早期的墨都是采用天然材料，商代甲骨上已有墨書文字，經化驗其墨蹟爲黑色碳素。人工製墨應起於先秦，最早關於「墨」的文獻記載見於戰國時期的《莊子》。魏晉時期，人工製墨水平已很高超，取材講究，工藝複雜精細，出現了石墨、油煙墨、松煙墨等不同種類，湧現出了許多製墨名家。歷史上，墨家自成體系，製作技藝和選料配方都秘而不宣，只在子孫相傳。墨的主要原料是煙灰和膠質，爲了改善耐久性、滲透性、色澤、香味、防腐防蛀等功效，還配和珍貴天然藥材等添加物。煙灰是製墨的黑色顏料，最早使用多爲松煙，即在窑中點燃松樹枝，燃燒後黑煙灰吸附在窑壁上獲得松煙；從宋代開始，采用松煙和油煙製墨兩種方法，油煙系用植物或動物油料在密閉煙房內燃點油燈，燈上罩蓋瓷碗吸附黑煙灰而獲得油煙。墨的製作過程一般由煙灰與燉徉的膠料拌成墨坯，再往墨坯中配和多種添加物後錘打，接著在墨模內壓成墨錠，自然陰乾翻晾，最後描金繪色。傳統製墨的一條重要經驗是「輕膠萬杵」，即錘打次數越多，墨的品質越佳。

秦代有了人工製造的煙墨。東漢時發明了墨模，使墨的樣式趨於規整。三國時魏國的墨非常精緻，被譽爲「仲將法墨」、「百年如石，一點如漆」。唐代，我國的製墨業空前興盛。當時製墨的技法、造型、題識、墨模雕刻都頗講究，著名墨工不斷出現，如祖敏、奚超、奚超珪（超之子）等。奚氏父子創造了搗松和膠等技術，大大提高了墨的品質；他們製的墨「堅如玉，紋如犀」、「豐肌膩理，光澤如漆」。漢唐多爲松煙墨，宋時發明了油煙墨。著名墨工張遇、梁杲、葉茂實等製的墨「清墨不凝滯」。元代墨模雕刻風格渾樸雄健。明代，我國製墨業更加發達，代表人物有羅小華、汪中山、程君房、方于魯等，他們爭奇鬥勝，名墨紛呈。這時期油煙墨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羅小華發揚光大桐油煙墨法，色黑有光，藏之越久越黑。汪中山創造了集錦墨，藝術性極强。方于魯善用名貴藥料配和油煙製墨，清雅芬芳，久不變質。程君房創造「漆煙」製墨法，所製的墨更

爲精美，色澤奪目，有「堅而有光，黝而能潤，添筆不膠，入紙不暈」之評。明、清兩代製墨工藝較前代發達，名家輩出，實物流傳亦較多。有關明代製墨家的記載有明末麻三衡《墨志·系氏》一章裏所記的一百一十餘家，明末萬壽祺《墨表》記載的三十餘家。清初張仁熙的《雪堂墨品》、宋犖的《漫堂墨品》和《漫堂續墨品》記載了約二百家。清代造墨家多於明代，但文字記録没有明代多。

墨爲書畫消耗品，極易損壞，保存也十分不易。寒來暑往、冷熱交替、黴潮侵襲對墨品都有直接致命的影響。因此，古墨流傳下來十分不易，精品更屬鳳毛麟角。墨不僅是中國古代文人書寫的必備工具，更寄託著他們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美好情懷，古墨不僅講究功能，也講究藝術，墨的形狀及裝飾包羅萬象，美輪美奐，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傑出代表之一，也是一件融繪畫、書法、雕刻於一體的藝術品，具有收藏和鑒賞的雙重價值，自宋以降，佳墨就成爲文人書案的陳設、觀賞品。古代文獻中對墨的製作工藝、墨的鑒賞、保存和使用都有豐富的論述。

基於上述史實，本總部下設經目有二：

一、《製造部》。收録製墨原料、製墨工藝、製墨工具及製墨名家的有關材料，包括題解、綜述、傳記、紀事、著録和藝文六個緯目。製墨原料與製墨工藝往往混雜交融，因此，不做强行分割；製墨工藝包括石墨、油煙墨和松煙墨三類，其中後兩類的資料較爲豐富。

二、《鑒賞部》。收録對各類製墨工藝的優劣品評、對各類墨的鑒賞、使用及墨的價格等相關材料，選擇材料時主要側重對具體製墨工藝的評價，選擇部分和鑒賞墨有關的軼聞故事，包括紀事、雜録和圖録三個緯目。紀事緯目分爲兩部分，一是收録有關墨的鑒賞方法的材料，二是收録有關保存墨的具體方法的材料。因墨的形制、圖案也是製墨工藝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也予以收録，歸入本部的圖表緯目。

目録

製造部……七五五
題解……七五五
綜述……七五五
傳記……七五八
紀事……七七四
著録……八〇四
藝文……八一一
鑒賞部……八二三
紀事……八二三
雜録……八四一
圖録……八四三

製造部

題解

許慎《説文解字》卷一三下 墨，書墨也。从土从黑，黑亦聲，莫北切。

劉熙《釋名》卷六《釋書契》 墨，痗也，似物痗墨也。

陶弘景《真誥》 今書通用墨者何？蓋文章屬陰，墨，陰象也，自陰顯于陽也。

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七《土・墨宋開寶》 釋名：烏金《綱目》，陳玄《綱目》，玄香《綱目》，烏玉玦。時珍曰：古者以黑土爲墨，故字從黑土。許慎《説文》云：墨，烟煤所成，土之類也。故從黑土。劉熙《釋名》云：墨者，晦也。

集解：宗奭曰：墨，松之烟也。世有以粟草灰僞爲者，不可用，須松烟墨方可入藥。年遠烟細者爲佳，粗者不可用。今高麗國每貢墨於中國，不知何物合，不宜入藥。鄜延有石油，其煙甚濃，其煤可爲墨，墨光如漆，不可入藥。時珍曰：上墨以松煙，用栲皮汁解膠和造，或加香藥等物。今人多以窑突中墨烟再三，以麻油入内，用火燒過造墨，謂之墨煙。墨光雖黑，而非松煙矣，用者詳之。【略】

發明：震亨曰：墨屬金而有火，入藥甚健，性又能止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字學典》第一五〇卷《墨部二》朱常湇《述古書法纂・墨》 刑夷始制墨，字从黑土。煤烟所成，土之類也。

綜述

段公路《北户録》卷二《米粞》 墨爲螺，爲量，爲丸，爲枚。《陸雲與兄書》：今送墨二螺。《婦人集・汲太子妻李與夫書》云：致尚書墨十螺。《梁科律》：御墨一量十二丸，皇后妃一量一百丸。蔡質《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宋元嘉中格：寫書墨一丸，限二十萬字。

陳元靚《新編群書類要事林廣記》戊集卷之六《墨硯》 後漢李尤《墨硯銘》曰：「書契既造，硯墨乃陳。」由此觀之，則是墨之與硯皆與文字同興於黄帝之代也。

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二九《墨》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煙松煤夾和爲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瀋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煙墨，用多年老松煙和麋鹿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尚用松煙。廷珪初名廷邦，故世有奚廷珪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庭珪字者，僞也，墨亦不精。宋熙豐間，張遇供御墨，用油煙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元祐間，潘谷墨見稱於時。自後蜀中蒲大韶、梁杲、徐伯常及雪齋、齊峯、葉茂實、翁彦卿等出，世不乏墨。惟茂實得法，清黑不凝滯，彦卿莫能及。中統、至元以來，各有所傳，可以倣古。

徐炬《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一九《墨》 後漢李元《墨硯銘》曰：「書契既造，墨硯乃陳。」則二物皆黄帝時始。文房四寶稱墨爲「松滋侯」，又名「黑松使者」，又名「玄香太守」。明皇時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帝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墨之精，黑松使者也。」

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七《筆墨》 記曰：昔人雅重文房之選，余學書五十年，頗留意兹事。近時陶穎之外，惟楮墨最爲敝濫，古紙不復可見矣。墨出歙州者差强人意，蓋其地去李氏雖遠，而製法猶存。其取煙、入膠、和材、擣鍊、收貯之類，極爲煩瑣，故其成甚難，而其直亦甚昂。數十年來不勝售者之衆，其直之下曾不及所費百分之一，若是而求其不濫，何可得哉！

余往歲喜用水晶宫墨，蓋歙人汪廷器所製。廷器自號水晶宫客，家富而好文雅，與中朝士大夫遊，歲製善墨遺之，然所製僅僅數十挺，特供士大夫之能書者，而不以售人，故其製特精。嘗爲余言製法之妙，謂所燃燈心必染茜用之，嘗一歲失染，墨成，精光頓減，其不可忽如此。

近有吴山泉者，廷器之甥，實得其法。居吴中，製墨亦精，余亦喜用之。恐其欲易售而忽其法也，故爲説廷器之用心不苟如此。

按古法，用好純松煙，乾擣細篩，每煙一斤用膠五兩，浸栲皮汁中。栲皮即江南石檀木皮也，其皮入水緑色，又解膠，并益墨色。雞子白五枚，真珠麝香各一兩，皆别治合調，鐵臼中擣三萬杵，可過不可少。一法，松煙二兩，丁麝香、乾漆各少許，入紫草色紫，入栲皮色碧，皆助墨光。

大凡墨以堅爲上，古墨以上黨松心爲煙，以代郡鹿角膠煎爲膏而和之，其堅如石。惟易水人祖氏得其法，祖蓋唐之墨官也。其後有奚超者，亦易水人，唐末與其子廷珪來歙，而唐時賜姓李氏。父子皆善製墨，而超尤精。論者言超墨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徐常侍鉉嘗得李超墨，長不過尺，細如箸，用十年乃盡，其磨處邊際似刀，可以截紙。又言其墨書版牘，歲久牘朽而字不動，皆言其堅也。當時但知廷珪善墨，而不知超之尤精如此。陶雅爲歙州刺史，謂超曰：「爾近製墨，甚不及吾初至郡時。」超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能精好？」夫超之能，猶以多不得精爲患，今之製者，動以數千，嗚呼，是尚得爲墨乎？嘉靖乙未仲冬衡山文徵明書。

張萱《疑耀》卷七《墨》　今世有新都方建元者，爲《墨譜》，又有程君房《墨苑》，皆行於世，其中所裒集，皆一時名公筆也，然未有能詳墨之所自始者。上古無墨，以竹揵點漆而書，中古有墨石，可磨汁以書，或云即延安石液也。晉《陸雲與兄機書》曰：「三臺上藏石墨數十萬斤。」不知即此石否？第又云：「燒此消可用，然烟中人。」又疑此石燒之爲燼，乃成墨，非磨汁即成墨也。晉、魏間始有墨丸，則以漆燒烟和松煤爲之。晉之後乃有螺子墨，但陸雲送石墨與兄機，已云今送二螺，則墨之名螺，自晉已然，特未製之爲螺也，名之曰「螺」，亦是丸子，猶未製之爲片也，故米元章《畫史》謂晉人多用凹心硯，正以磨墨丸貯墨瀋耳。至唐初，高麗歲貢松烟墨，用多年老松燒烟，和鹿角膠爲片，與魏、晉間墨丸以漆燒烟而不用膠者異矣。唐末，墨工奚廷珪乃倣其法，然亦止用烟膠。宋熙豐間有張遇者，供御墨，始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其法遂至今不改。世第知廷珪之墨入水不渝，而不知其法蓋出於高麗也。與張遇同時者，又有葉茂實最得法，清黑不凝，余故表而出之，以補《墨譜》之闕。

顧起元《説略》卷二二《工考上》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鄜延境内有石油，生於水際，與泉水相雜而出，土人以雉尾浥之，頗似淳漆。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夾和爲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蓋欲磨墨貯瀋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也。造墨之妙，無如魏韋仲將，所謂「一點如漆」，六朝無過張永。唐高麗歲貢松烟墨，用多年老松烟和麋鹿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尚用松烟，墨亦不精。宋有常和、沈珪、陳贍皆妙品。熙豐間，張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有隱君子王迪者，止用遠烟鹿膠，而自有龍麝氣。元祐間，潘谷墨見稱於時。紹興間，復古殿供御墨，乃戴彦衡所造。禁中降出雙角龍文，米友仁侍郎所畫也。自後蜀中蒲大韶、梁杲、徐伯常及雪齋、齊峯、葉茂實、翁彦卿等出，世不乏墨，惟茂實得法，清黑不凝滯，彦卿莫能及。中統、至元以來，有如朱萬初、蘇浩然澥製可以倣古。澥作松紋皴皮，堅緻如玉。若金章宗以蘇合油搜烟爲之，直與黄金埒，蓋墨妖也。

《漢官儀》：尚書郎起草，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陸士龍《與兄書》：一日上三臺，得曹公藏石墨數十萬片，今送二螺。《石崇奴券》云：張金好墨，過市數蠡。《春渚紀聞》：任道源家有墨，重二斤許，質堅如玉石，銘云：「永徽二年鎮庫墨。」《唐書・藝文志》：玄宗修圖書，創集賢院，大府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僞蜀孟氏賜童子墨一丸，墜荷芰盆中，數年出之，堅硬光膩仍舊，是僖宗朝所用之餘者。西域僧言：彼國無硯、筆、紙，但有好墨，是雞足山古松心爲之，貝葉上書字，墨倍光澤，雨濕揩之，字終不滅。徐鉉有李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方如筋，與弟鍇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磨處邊際有刃，可以裁紙。《遯齋閒覽》云：祥符中，治昭應宫，用廷珪墨爲染飾，有貴族常遺一丸於池中，踰月入水取之，容色不變，表裏如新。《澠水燕談》：李氏墨有劍脊圓餅，面多爲龍紋，仁宗宴近臣於羣玉殿，常以其香賜之。其後，翰林承旨賜者皆廷珪雙脊龍樣，尤爲嘉品。《春渚紀聞》：相州韓家有廷珪墨，一曰「臣廷珪四和墨」。《後山叢談》：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丸，不爲文理，質如金。潘谷見之而拜曰：「真李氏故物也，我再見矣。」又有張遇墨一團，面爲盤龍，鱗鬚悉具，背有「張遇麝香」四字，張乃後梁供備使。潘谷之墨，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香不衰。陳惟達之墨一篋，十年而香不入，惟作松香耳。又唐質肅公之子有墨曰「饒州供進墨務官李仲宣造」，南唐于饒置墨務耳。又昔人紀徐鉉墨，名「月團」，價值三萬。韓熙載化松堂墨，名「玄中子」。范丞相一墨，表曰「五劒堂造」，裡曰「天關第一煤」。景煥墨，名香璧，副墨子。蘇子瞻詩：近者唐夫子，遠致烏玉玦。

墨之異者。石墨出於延州，沈存中嘗記之，曹公鄴中三臺所藏即此。酈道元《水經注》：洛水之側有石墨山，山石盡墨，可以書疏。徐常侍鉉云：建康東有雲穴山，西有石墨，親常使之。《新安郡記》：黟縣南一十六里有石嶺，上有石墨，土人多采以書。有石墨井，是昔人采墨之所。《瑣碎録》：南雄州江中有石墨，色軟嫩，可層層揭得。土人以鋸解成片，吏人上案牘，童子學書，皆磨以代

墨。顧微《廣州記》：懷化郡掘塹，得石墨甚多，精好寫書。《酉陽雜俎》：無勞縣山出石墨。劉恂《嶺表録異》：雷州廟中，雷雨勃起，人多於野中獲得石，如黵石，謂之曰：「雷公墨也。」又晉李石《續博物志》載《南越志》云：烏鰂懷墨。江東人或取其墨，書契以紿人物，書跡如淡墨，逾年墨消，空紙耳。

謝肇淛《五雜組》卷之一二　三代之墨，其法似不可知，然《周書》有涅墨之刑，晉襄有墨線之制，又古人灼龜先以墨畫龜，則謂古人皆以漆書者，亦不然也。又云古有黑石，可磨汁而書。然黑石僅出延安，晉陸雲與兄書謂三臺上有藏者，則亦稀奇之物，安得人人而用之？況墨之爲字，從黑從土，其爲煤土所製無疑，但世遠不可考耳。至漢始有隃麋之名，至唐始有松烟之制。然三國時皇象論墨，已有多膠黝黑之説，則謂魏、晉以前皆用漆而不用膠者亦誤也。至於用珠則自李廷珪始，用腦麝、金箔則自宋張遇始，自此而競爲淫巧矣。按：太白詩有「蘭麝疑珍墨」之語，則唐墨已用麝。

祁駿佳《遯翁隨筆》卷上《紙筆墨》　上古無墨，惟竹梃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與漆相似。至魏時，始有墨丸，以松煤漆烟，合而和之，于是魏之韋仲，六朝之張永，皆以墨擅名。唐時，高麗歲貢松烟墨。至唐末，有墨工奚超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遷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而廷珪之名遂盛傳，然亦尚用松烟也。宋熙寧間，始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而精工愈甚矣。至金章宗，以蘇合油燒烟爲墨，價與黄金等，則墨之妖矣。「石墨」之説，出諸記傳者甚多，不可殫述。然歙爲墨藪，黟爲歙屬，記雖有黟州石墨之記，未嘗流行，則他處皆未可信。或如中古磨汁之石，不得已而用之耳，烟墨一出，自棄之矣。

唐秉鈞《文房肆考圖説》卷三《紙墨筆攷・墨説古制墨法見〈丹鉛總録〉卷八》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夾和爲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瀋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遺制。唐高麗歲貢松烟墨，多年老松烟和麋鹿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用松烟，墨不甚精。宋熙豐間，張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元祐間潘谷墨見稱於時。自後蜀中蒲大韶、梁杲、徐伯常及雪齋、齊峰、葉茂實、翁彦卿等出，世不乏墨，帷茂實得法，清黑不凝滯，彦卿莫能及。中統、至元以來，各有所傳，可以仿古。

劉大魁《〔乾隆〕歙縣志》卷六《製造》　墨雖獨工于歙，而點烟于婺源，搗制于績溪人之手，歙唯監造精研而已。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二《黄山松》　宋晁貫之《墨經》云：松烟，後唐用宣州黄山、歙州黟山及松蘿山松。李氏以宣、歙之松類易水之松，黄山、黟山、松蘿山之松，品惟上上。穿山石出者，歲所得不過二三株，爲上上。其次曰脂松，曰揭明松，曰紫松，曰簽松，曰黄明松，曰糖松，曰杏松，曰脂片松，凡九等。《老學庵筆記》云：「紹興間，中官欲用西湖九里松烟作墨，新安墨工戴彦衡力持不可，曰松當用黄山所産，此平地松豈可用！」羅願《新安志》云：「黄山朱砂泉旁近，有昔人墨窑數處。」又云：「黄山松煤至精者，造墨可比李廷珪。」又云：「新安墨以黄山名，衢池工者載他山松往造，亦竟不成。」是黄山自古多松，間有穿山石出者，以爲奇品。蓋多取山陰木實清瘦，烟自重黑，而葉夢得《避暑録話》謂黄山松腴烟黑，所言乃是脂片松，下品也。明天啓六年閏六月，山主吴養春家人吴榮在東廠首告，八月，審明程夢庚賣松銀十三萬六千兩，吴養春賣松銀六十餘萬兩。又官估山場木值銀六十餘萬兩，計賣松銀百餘萬。時木值甚賤，又山崖深邃，木值尤賤，當刊松萬萬株矣。今所剩者，皆刀斧所不及，宜多奇品。又程瑞祊《藜床囈語》言：康熙五十七八年間，蒲團、卧龍、破石、迎送、擾龍、倒挂、接引七松，化爲爐炭，其松更寥寥矣。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〇《油烟墨》　古用石墨，後用松烟墨，宋沈括以鄜延石油煤作墨。《東坡志林》謂石油墨堅重而黑，在松烟之上。政和中，醫官寇宗奭作《本草衍義》，言墨用松烟，其石油煤不可入藥。又歐陽季默以油烟墨二遺東坡，乃自埽油燈烟所造。是北宋石油煤墨已行。葉夢得《避暑録話》云：「三十年來，歙人以黄山松漬漆燒烟作墨。余大觀間，取其煤，參以三韓墨三之一，既成，則他名墨皆不及。」又云：「近有油烟墨法，用麻油則黑，桐油則不黑。世多以桐油賤，不復用麻油，故油烟墨無佳者。」《四朝聞見録》云：「紹興間，復古殿供御墨，欲取九里松爲煤，新安戴彦衡言此平地松不可用，力持乃止。」《老學庵筆記》云：紹興中，欲以西湖九里松烟作墨，新安墨工以爲當用黄山松烟。是南宋初有油烟而多用松烟墨。金人元好問有《南中楊生玉泉墨》詩，注言「楊墨不用松烟而用鐙煤。」意鐙煤墨南中作者在紹興後，楊生名文秀，其子彬，傳其法以授耶律楚材者也。《元詩注》又言「宫中以張遇麝香小團爲畫眉墨」。陸友《墨史》云：潭洲墨工胡景純專取桐油烟，名曰「桐華烟」，畫工寶之，以點目瞳子，如點漆。則南宋與金重油烟墨，時猶兼用松烟。今高麗墨似有漆烟，即葉夢

得所謂「三韓墨」。張世南《游宦紀聞》載：宣和六年高麗私覿名品，有松烟墨二十挺。是北宋以前墨用松烟，偶有油烟，南宋以後多用油烟。今松烟、油烟并用，松烟以雍正年間制者爲上，熱河圍場松也。

傳記

蘇易簡《文房四譜》卷五《墨譜》 昔祖氏本易定人，唐氏之時墨官也，今墨之上必假其姓而號之。大約易水者爲上，其妙者必以鹿角膠煎爲膏而和之，故祖氏之名聞于天下。今太行、濟源、王屋亦多好墨，有圓如規，亦墨之古製也，有以栢木烟爲之者尤粗。又云上黨松心爲之尤佳，突之末者爲上。

江南黟歙之地，有李廷珪墨尤佳。廷珪本易水人，其父超，唐末流離渡江，覩歙中可居，造墨故有名焉。今有人得而藏于家者，亦不下五六十年，蓋膠敗而墨調也。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寫逾數十幅，不耗一二分也。

墨或堅裂者至佳，凡收貯宜以紗囊盛，懸于透風處佳。【略】

宋張永涉獵經史，能爲文章，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墨皆自造。上每得永表，輒執玩咨嗟久之，供御者不及也。

蔡襄《端明集》卷三四《文房四説》 墨，李庭珪爲第一，庭寬、承晏次之，張遇易水次之，陳朗又次之。不獨造作有法，松烟自異，當辨是也。【略】

余收歙州父子四世五人墨：超自易水來江南，爲歙人，超之子庭珪，珪弟庭寬，寬子承晏，晏子文用。用之後，墨無傳焉。有孫惟慶，今爲墨務官。李氏墨，超始知名，珪或爲邦，與寬最精好，承晏而下不能用家法，無足取者。世之好奇者多借庭珪姓名，模仿形制以造之，有至好者，苟非素蓄之家不能辨之。備條數等，傳諸雅尚之士，或有未見，他日續其後。

墨貴老久而膠盡也，故以古爲稱。世以歙州李庭珪爲第一，易水張遇爲第二。珪復有二品，「龍之雙脊」者爲上，「一脊」次之。遇亦二品，「易水貢墨」爲上，「供堂」次之。近世兗州陳朗亦爲精。庭珪弟庭寬，子承晏、晏子文用，皆能世業，然差不逮也。近輒絶無有也。

世有王君，得墨易水張遇、歙州李庭珪、庭寬、承晏、文用，又有柴珣、朱君德小墨，皆唐末五代以來知名者。然人間少得之，皆出上方。或有得者，是爲家寶也。

李庭珪墨爲天下第一品，祥符治昭應用爲染飾，今人間所有，皆其時餘物也。其族庭寬、寬之子文用亦造墨，較之其祖，莫能及也。過睢陽，倅車李侯言有庭寬墨，遂得之。李氏墨，余得其三世者，可謂富矣。

新安所作墨甚佳，然其名印以庭爲廷，非是。又肌理不細，椎練不熟，使墨工得一見之，爲語其未至，必能少進其藝。南方蒸濕，古墨尚覺有潤，況其新者，宜以漆匣密藏之，入秋冬間可用耳。

欲求李庭珪墨，終難得。或庭寬、承宴、文用，皆其家法。易水張遇亦爲精好，然庭珪圓墨殊未覩矣。

近得歙烟，令造墨，便有李庭珪風采，不爲浮光，乃知木性隨其地土所異。予嘗有辨，信不誣矣。

昔年洛下爲留守推官事，宋公見遺李庭珪墨。自爾書笥中稍或益之，漸至知墨。墨之説尤爲精微，唐彦猷殊通此理。沈立之見示盤溪木瓶，置水則碧色，宜墨。予按《廣韵》：「樊槻木可以漬水。」蓋聲之誤也。造墨多用秦皮，亦此類。今日微雨差涼，盡出硯墨以觀之。京居少暇，被疾在告，因及之。

王欽臣《王氏談録・李廷珪墨》 公性尤愛墨，持玩不厭，几案牀枕間往往置之。常以柔軟物磨拭，發其光色，至用衣袖，暑無所惜。慶曆中，人有持廷珪墨十丸求售，從子參預，託公草文字，恐溷其思，遽令麾去。公後聞之，極爲歎惜。後此墨尤難得，而屢以萬錢市一丸，其品乃有數等，其「邦」字作「下邦」之「邦」者爲上，作「圭潔」之「圭」者次之，作「珪璧」之「珪」者又次之。其云「奚庭圭」者，最下。蓋廷珪本燕人，奚初姓，後徙江南，其初未奇，久而益佳，故李主寵其能，賜之姓也。雖名號有高下，其間又自有精粗，亦時有僞作者，人亦多惑。公言：「若辨之，當視其背，印云『歙州李廷珪墨』，歙旁缺之左足，與李字之中書，可與子字之足貫，又與廷字之豎書，墨字之右角貫，視之上下相通者爲真。」公又自能造墨，在濠梁彭門，常走人取兗州善煤，手自和揉，妙爲形體，蓋光色與廷珪相上下。既成，分遺好事，悉伏其精。嘗以廷珪墨遺君謨，隴西王之子恂謂公曰：「聞以墨遺君謨，橐中必缺，請以一丸補之。」

蘇軾《仇池筆記》卷下《王晉卿墨》 王晉卿造墨用黄金、丹砂，墨成，價與金等。三衢蔡瑁自煙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而光，殆不減晉卿。胡人謂「犀黑暗」、「象白暗」，可以名墨，亦可以名茶。

陳師道《後山集》卷一八　南唐於饒置墨務，歙置硯務，揚置紙務，各有官，歲貢有數。求墨工於海東，紙工於蜀中。主好蜀紙，既得蜀工，使行境内，而六合之水與蜀同。李本奚氏，以達賜國姓，世爲墨官云。唐之問質肅公之子有墨曰「饒州供進墨務官李仲宣造」，世莫知其何子，頗有家法。以遺黄魯直，魯直以謂不追孫氏所有，而予謂過之。陳留孫待制家，有墨半鋌，號稱廷珪，但色重耳，非古制也。

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五　昔有張滋者，真定人。善和墨，色光黳，膠法精絶，舉勝江南李廷珪。大觀初，時内相彦博、許八座光凝，共薦之於朝廷，命造墨入官庫。是後，歲加賜錢至三十二萬。政和末，魯公辭政而後止。滋亦能自重。方其得聲價時，皇弟燕、越二王吴本「皇弟」作「皇子」，張作「今皇帝」。呼滋至邸，命出墨，謂「雖百金不吝也」。滋不肯，曰：「滋非爲利者。今墨乃朝廷之命，吴本作「命之」。不敢私遺人。」二王乃丐於上，詔各賜三十斤。然滋所造，實超今古。其墨積大觀庫，無慮數萬斤。世謂道君用度廣空帑藏，是悉繆説。别本竝作「誤」。不知元豐、大觀二藏雖研墨，蓋何事不具？仍豐盛異常爾。且以敵犯順時，元豐與内帑，自出河北、山東精絹一千萬匹，他絹則勿取。以是證焉，斯可知已。

晁貫之《墨經・工》　凡古人用墨，多自製造，故匠氏不顯。唐之匠氏惟聞祖敏，其後有易水奚鼐、奚鼎、鼐之子超、鼎之子起。易水又有張遇、陳贇。江南則歙州李超、超之子庭珪、庭寬，庭珪之子承浩、庭寬之子承晏、承晏之子文用，文用之子惟處，惟一、惟益，仲宣皆其世家也。歙州又有耿仁、耿遂，遂之子文政、文壽，而耿德、耿盛皆其世家也。宣州則盛匡道、盛通、盛真、盛舟、盛信、盛浩。又有業珣、柴承務、朱君德。兗州則陳朗，朗弟遠，遠之子惟進、惟追。近世則京師潘谷、歙州張谷。

何薳《春渚紀聞》卷第八《記墨・都下墨工》　崇寧已來，都下墨工，如張孜、陳昱、關珪、弟瑱、郭遇明，皆有聲稱，而精於樣製。

何薳《春渚紀聞》卷第八《記墨・墨工製名多蹈襲》　墨工製名，多相蹈襲。其偶然耶，亦好事者冀其精藝，追配前人，故以重名之也。南唐李廷珪，子承宴；今有沈珪，珪子宴，又有關珪。國初張遇後有常遇，和之子；又有潘遇，谷之子。黟川布衣張谷，所製得李氏法，而世不多有；同時有潘谷，又永嘉葉谷作油烟，與潭州胡景純相上下，而膠法不及。陳贍之後又有梅贍云。耿德真，江南人，所製精者不減沈珪，惜其早死，藏墨之家不多見也。

張邦基《墨莊漫録》卷六《李文叔破墨癖説》　近世墨工多名手。自潘谷、陳贍、張谷名振一時之後，又有常山張順、九華朱覲、嘉禾沈珪、金華潘衡之徒，皆不愧舊人。宣、政間如關珪、關瑱、梅鼎、張滋、田守元、曾知微，亦有佳者。

唐州桐柏山張浩制作精緻，膠法甚奇。舅氏吴順圖每歲造至百斤，遂壓京都之作矣。

前者數工所制好墨者，往往韜藏，至今存者尚多。予舊有此癖，收古今數百笏，種種有之。渡江時，爲人疑篋之重，以爲金玉，竊取之，殊可惜也。今尚餘一巨挺，極重厚，印曰「河東解子誠」，又一圭，印曰「韓偉昇」，膠力皆不乏，精采與新製敵，可與李氏父子甲乙也。

士大夫留意詞翰者，往往多喜收蓄，唯李格非文叔獨不喜之，嘗著《破墨癖説》，云：

客有出墨一函，其製爲璧、爲丸、爲手握，凡十餘種，一一以錦囊之，詫曰：「昔李廷珪爲江西李國主父子作墨。絶世後二十年，乃有李承宴。又二十年，有張遇。自是墨無繼者矣。自吾大父始得兩丸於徐常侍鉉，其後吾父爲天子作文章，書碑銘，法當賜黄金，或天子寵異，則以此易之。」

余於是以兩手當心捧硯惟謹，不敢議。既而私怪予用薛安、潘谷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足，不知所請廷珪墨者，用之當如何也。

他日，客又出墨。余又請，其説甚辯。余曰：「噓，余可以不愛墨矣。且子之言曰：『吾墨堅，可以劃。』然余劃當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以置水中，兩宿不腐。』然吾貯水以盆盎，不用墨也。客復曰：『余説未盡，凡世之墨，不過二十年，膠敗，輒不可用。今吾墨皆百餘年不敗。』余曰：『此尤不足貴。余墨當用二三年者，何苦用百年墨哉！』」

客辭窮，曰：「吾墨得色多，凡用墨一圭，他墨兩圭不造。」余曰：「余用墨，每一二歲，不能盡一圭，往往失去，乃易墨，何嘗苦少墨也。唯是刷碑印文書人乃常常少墨耳。」

客心欲取勝，曰：「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雖然，使其誠過他墨，猶足尚。」乃使取硯，屏人，雜錯以他墨書之，使客自辨，客亦不能辨也。

因恚曰：「天下奇物，要當自有識者。」余曰：「此正吾之所以難也。夫碔砆之所以不可爲玉，魚目之所以不可爲珠者，以其用之不異也。今墨之

用在書，苟有用於書，與凡墨無異，則亦凡墨而已焉，烏在所寶哉！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日用而眩於虛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禍敗之所由召也，吾安可以不辨于墨！」

文叔惟詞翰之好，乃不喜于墨，此不可曉，故併載之。

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六二《墨》 莆陽蔡君謨嘗評澠録有「李廷珪墨能削木墜溝中經月不壞」十四字。夏校云：「庫本黄校無。」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子庭珪度江，「度江」二字澠録作「亡」。至歙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居，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珪或爲邦，弟庭寬、庭實，男承晏，澠録有「承安」二字。無上「庭實」二字。男文澠録作「乂」。用，皆有聞易水。江南又有朱君德、柴珣、柴成務、李文遠，皆澠録作「張」。遇陳贇，著名當時。其製有劒脊圓餅握澠録作「拙」。墨、進貢墨、供堂墨，面多爲龍紋，其模音漫有「宣府」字，或止云「宣城」，著姓氏，或别州府。今人間亦有上二字澠録作「已少」。傳者。仁宗嘉祐中，宴近臣于羣玉澠録無「羣玉」二字。殿，嘗以其墨賜之，澠録有「其文」二字。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諸君承賜者，皆庭珪澠録無「庭珪」二字。雙脊龍樣尤爲佳品。

范成大《范成大筆記六種・吴船録》 辛亥，發恭州。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來合大江。百四十里，至涪州樂温縣，有張益德廟，大觀中賜額雄威，紹興中封忠顯王。蒲氏墨舊出此縣，大韶死久矣，其族人猶賣墨，不復能大佳，亦以賤價故也。

羅願《新安志》卷一〇《叙雜説・墨》 江南黟、歙之地，有李廷珪墨尤佳。廷珪本易水人。其父超，唐末流離渡江，覩歙中可居造墨，故有名。今人得而藏者，亦不下五六十年，膠敗而墨調，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寫踰數十幅，不耗一二分也。《四譜》。

今常侍徐公鉉云：「幼年嘗得李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才如筯，與其愛弟鍇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磨處邊際有刃，可以裁紙。自後用李氏墨，無及此者。唐末，陶雅爲歙州刺史二十年，嘗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

近黟、歙間有人造白墨，色如銀，迫研訖，即與常墨無異，未知所製之法。

奚廷珪墨二品：一品面曰「遠煙香墨」，漫曰「從前奚廷珪」；其一面有特龍，漫曰「供使奚廷珪祖記」。墨皆狹薄輕脆，多斷折，校其精犆不及李廷珪遠甚，安敢望超也。自蔡君謨以來，皆言李廷珪即奚廷珪。唯此言奚墨不及李，又何遠言唐李愷是諸李之祖，不知孰是。

李超墨二品，其面或爲特龍，或曰「新安香墨」，其漫曰「歙州李超造」，或止曰「李超」，其號雖異，亦互有精犆。精意爲之者，廷珪不及也。廷珪大墨有二品，其一面曰「歙州李廷珪」，墨漫有特龍；其一面曰「歙州李廷珪造」，漫有雙脊特龍。小墨有握子者，上止有一「香」字，豐肌膩理，光澤如漆。又有小餅子，面有蟠龍四角，有「供御香墨」字，漫止有一「歙」字。前四品無粗者，非法之至精，曷能臻於此哉？諸李唯超、廷珪爲特嘉，承晏、文用次之，惟慶小挺子優於大墨，可亞廷珪也。宣道、宣德，不知何許人，其形製俱類廷珪，疑歙州人也。李孝美《墨苑》。

曾君示予墨一丸，其面文曰「新安上色香墨」，幕音漫。曰「歙州李廷邽墨」，肌理光膩，與今之李廷珪墨形模不類。其名「邽」、「珪」不同，形製復異，謂之真廷珪墨其可乎！然李超與其子廷珪唐末自易水渡江，至歙州，地多美松，因而留居，遂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超墨世不復傳，襄嘗侍仁宗羣玉宴賜得之，其面文「新安香墨」，其幕「歙州李超造」，與今所示形制相類。予謂超與珪始至新安，各出姓名，尚用「邽」字。超死，而珪業益精，面有龍文，而其名亦用「邽」者，作之有先後也。何以知之？蓋類其父超，且藏蓄數十百年，非僞効也。予既辨之，而墨遂歸吾家，墨哉可無恨矣。蔡君謨《墨辨》。

余收歙州李氏父子四世五人墨，李超之子廷珪，珪之子廷寬，寬子承晏，晏子文用，用之後墨無傳焉。有孫惟慶，今爲墨務官。李氏墨超始知名，「珪」或爲「邽」，與寬最精好。承晏而下，不能用家法，無足取者。世之好奇者，多借廷珪姓名，模倣形制以造之，有至好者，苟非素蓄之家不能辨之。《四説》。

墨貴老，久而膠盡也，故以古爲稱。世以歙州李廷珪爲第一，易水張遇爲第二。珪復有二品，「龍文雙脊」者爲上，「一脊」次之。遇亦二品，「易水貢墨」爲上，「供堂」次之。近世兖州陳元亦爲精。廷珪弟廷寬，寬子承晏，晏子文用，皆能世其業，然差不逮，近絶無有也。廷珪爲第一，廷寬、承晏次之，張遇次之，陳元又次之，不獨造作有法，松煙自異。近得歙煙令造墨，便有廷珪風采，不爲浮光，乃知水性隨其土地而異，予嘗有辨，信不誣矣。

仁宗嘉祐中，宴近臣於羣玉殿，嘗以李超墨賜之，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諸君承賜者皆廷珪雙脊龍樣，尤爲佳品。《澠水燕談》。

祥符中，治昭應宫，用廷珪墨爲染飾。有貴族嘗誤遺一丸於池中，踰年臨池

飲，又墜一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並得墨，光色不變，表裏如新。《遯齋閑覽》。

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募得。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遺官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黝黑，又多木橫裂紋，士大夫不能盡別也。此本可當舊板價之半耳。黃魯直《跋翟公巽所藏石刻》。

晁無斁有李墨半丸，云裕陵故物也。往於秦少游家見李墨，不爲文理，質如金石，亦裕陵所賜，王平甫所藏者。潘谷見之，再拜曰：「真廷珪所作也。」世惟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爲一矣。《陳無己集》。

山谷道人云：潘谷一日過余，取所藏墨示之，谷隔錦囊揣之，曰：「此李承晏軟劑，今不易得。」又揣其一曰：「此谷二十年造者。今精力不及，無此墨也。」取視，果然。《春渚紀聞》。

余爲兒時，於彭門寇鈞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斷圭殘璧，粲然滿目。其廷珪小挺，歲久不見膠彩，而書於紙間視之，其墨皆非餘墨所及。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爲書杜詩十三篇，各於篇下書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一日，謁章季子於富春之法門寺，出廷珪墨半笏爲示，初不見膠彩，云是其大父申公所藏者。其墨匣亦作半笏樣，規製古朴，是百餘年物。

王景源使君所寶古墨一笏，蓋其先待制公所藏者。背銘曰「唐水部員外郎李惜造」，云諸李之祖也。黎介然一見，求以所用端石研易之，景源久之方與。後攜研至行朝，有貴人欲以五萬錢輟研，景源不與也。

沈珪，嘉禾人。初因販繒，往來黃山。有教之爲墨者，以意用膠，一出便有聲稱。後又出意取古松煤，雜用脂漆滓燒之，得煙極精細，名爲漆煙。每云章仲將法止用五兩之膠，至李氏渡江始用對膠，而祕不傳爲可恨。一日與張處厚於居彥實家造墨，而出灰池失於蚤，墨皆斷裂。彥實以所用墨料精佳，惜不忍棄，遂蒸浸以出故膠，再以新膠和之。墨成，堅如石，因悟對膠法。每視煙料而煎膠，膠成和煤，無一滴多寡，故其墨銘云「沈珪對膠，十年如石，一點如漆」，此最佳者也。

有持張孜墨較珪漆煙而勝者，珪曰：「此非敵也。」乃取中光減膠一丸與孜墨並，而孜墨反出其下遠甚。余叩之，答曰：「廷珪對膠於百年外方見勝妙。蓋雖精，煙膠多，則色爲膠所蔽。逮年遠，膠力漸退，而墨色如見耳。若孜墨，急於目前之售，故用膠不多，而煙墨不昧。若歲久膠盡，則脫然無光如土炭耳。孜墨宜用之西北，若入二浙，一遇梅潤，則敗矣。」

黃山張處厚，高景修皆起竈作煤製墨爲世業，其用遠煙魚膠所製，佳者不減沈珪、常和。沈珪、汪通輩或不自入山，多即就二人買煙。今渠用膠止各用印號，墨工製名，多相蹈襲，其偶然邪？亦好事者冀其精藝追配前人，故重名之也。南唐李廷珪子承晏，今有沈珪子晏，又有關珪。國初，張遇後有常遇者，和之子。又有潘遇，谷之子。黟川布衣張谷所製得李氏法，而世不多有。同時有潘谷。又永嘉葉谷，作油煙，與潭州胡景純相上下，而膠法不及。陳瞻之後，又有梅瞻云。

世言歙州具文房四寶，謂紙、墨、筆、研也，其實三爾。歙本不出筆，蓋出於宣州。研久無良材，所謂羅文、眉子者不復見，惟龍尾石捍堅拒墨，與凡石無異。歐陽文忠公作《研譜》，推歙石在端石上，世多不然之，蓋各因其所見爾。方文忠時，二地舊石尚多，豈公所有適歙之良而端之不良者乎？紙則近歲取之者多無復佳品。余素自不喜用，蓋不受墨，正與麻絶相反，雖用極濃墨，終不能作黑字。惟黃山松豐腴堅縝，與佗州松不類，又多漆。古未有用漆煙者，三十年來，人始爲之，以松漬漆並燒。余大觀間，令墨人高慶和取煤於山，不復計其直。又嘗被命館三韓使人，得其貢墨，碎之，參以三之一，既成，潘、張、二谷、陳瞻之徒皆不及。葉左丞《避暑録話》。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二九　《大唐龍髓記》：「墨狻猊」：徐峯善碁，段成式欲盡窮其術，峯曰：「子若以墨狻猊與我，當使子過我十倍。」《龍髓記》。

陳元靚《事林廣記》后集卷之九《評墨》　唐末墨工李超與子庭珪自易水渡江居歙，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故世有奚庭珪墨，又有李庭珪墨，今之言墨者，亦以李庭珪爲第一，易水張遇爲第二。珪復有二品，「龍紋雙脊」爲上，「一脊」次之。遇亦有二品，「易水貢墨」爲上，「供堂」次之。近世兗州陳朗亦精於墨，可以次之。又有王君德墨、柴珣、朱君德小墨，皆唐末五代知名者。

張仲壽《疇齋二譜》卷上《墨譜》

李庭珪　文元背文曰百年如石，一點如漆。

潘衡　時齋姓氏不可辨，僅有御前墨工字。

宣和龍香劑　蒲大韶書窗輕煤，佛帳餘馥。

德壽

葉世英

朱知常香墨
梁杲
復古
華邦憲
雪齋墨寶
藂桂堂李世英墨
胡友直
周朝式
潘衡孫秉彝
李世英男克恭
樂温
蒲彦輝
劉文通
郭忠厚
鏡湖方氏
齊峯
緝熙劉士
寓菴
俞林丘放共製香墨
謝東善慶書寶。
黄表之
徐禧
葉茂實
翁彦卿
王大用

張之翰《西巖集》卷一九《王仲玄傳》 仲玄字子玄，潞州壺關人。父進母李，皆簪纓家。國初兵起，流落德興，又轉徙檀州。子玄始生檀之仙臺里，性澹薄，不喜華靡。稍長，便振拔，以耕鉏養其親，以勞苦代其兄，與人交必誠實，好讀書，務踐履，由是遠近稱其賢。後得製墨法，遂居燕都，不三數載，名動縉紳。雖曰鬻墨，書籍咸與焉。或誘以厚利，令改圖者，子玄止之曰：「墨與書，息固微，尚可近聖賢，接鴻碩，使子孫不墮壟斷中。不過貧儉而已，又奚害？」故終身守其業。初，十五六，在仙臺之白家寺見白金一篋，時寺僧逃去，不能知其孰遺，乃留篋以俟。越翌日，復至寺，有主段禪訪其篋，詢得實而盡歸之。一日，坐墨肆，有客買細硯，見肆中所賣硯，即欲持去。子玄以實告，兹庸石也，果細，當求其家良硯則可。渠嘆謝而去。曩歲，累奉旨造墨，選墨工數十人，俾領之。子玄嘗入山林，立洞窯，取烟之遠者，造龍團至千餘餅，悉極其精妙。每進，上甚嘉賞，賜酒盡醉。當時王澹游、李虚舟、王鹿庵諸公俱有詩文見贈。蓋平昔孝敬廉信類如此。年七十，終於家。娶黄氏，再娶秦氏，生一子，名德修。余爲述其行事，異時史家叙卓行之士，庶幾有考焉。

陸友《墨史》卷上

魏

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太僕端之子，善隸、楷。魏太和中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洛陽、許、鄴三都宫觀始就，詔令誕題署，以爲永制。給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斯喜之法，非紈素不妄下筆。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誕仕至光禄大夫，嘉平三年卒，年七十五。蕭子良《答王僧虔書》曰：「仲將之墨，一點如漆」。

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有韋仲將「筆方合墨法」。晁説之《墨經》竝舉韋仲將墨法、後魏賈思勰法，二法本無大異，而晁氏兩書之。又蘇易簡《文房四譜》載冀公墨法，其人未詳。

晉

張金者，晉人石崇奴。券云：「張金好墨，過市數鬻，并市豪筆，備郎寫書。」又吴淑《墨賦》云：「或名重張金，或妙稱祖氏。」

宋

張永，字景雲，吴郡吴人，裕之子，仕宋至征西將軍。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隸書，又有巧思，益爲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帝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及也。又詔永更製御紙，緊潔光麗，耀日奪目，又合祕墨，美殊前後，色如點漆，一點竟紙。

何薳《記墨》云：近世士人游戲翰墨，因其資地高韵，刱意出奇，如韋仲將、張永所製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製，亦以意加減，指授善工而爲之耳。

如東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銘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是也。又云：賀方回、張秉道、康爲章皆能精究和膠之妙法，其製皆如出犀壁也。又如李元伯、李公照、王仲達、武繼隆、滕元發、邵興宗之徒，往往作墨，然多成於匠手而假名耳。因附著之不復別見云。

唐

李陽冰，趙郡人，官至將作大匠，善小篆。父雍門湖城令。冰兄弟五人皆負詞學。初師李斯《嶧山碑》，後見仲尼《吳季札墓誌》，便變化開闔，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文字之本，悉在心胷。自言斯篆之後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數，識者謂之「倉頡後身」。尤精小學，豪駿墨勁，時謂之「筆虎」。勢如古釵倚物，力有萬夫，無與爲比，周越云：陽冰篆勢，全法崔子玉、張平子碑，不因見夫子書，便變化開闔，蓋竇泉之臆斷也。宋元符間，襄陽米芾遊京師，於相國寺羅漢院僧壽許見陽冰供御墨一巨鋌，其制如碑，高逾尺而厚二寸，面蹙犀文，堅澤如玉，有篆款曰「文華閣」，中穴一竅，下畫泰卦於麒麟之上，幕篆六字，曰「翠霞」，曰「臣李陽冰」，左行書「大曆二年二月造，得旨降入翻經院」，右行書「董作內府丞臣車輔，都監臣趙忠孚」。芾後數載經南徐，過鶴林，僧惟清乞書寶藏額，因難之。清忽開笥取古錦囊，出巨墨如曩時所見者。且言先師昔在京師貴人家，以古琴玉環一作古玉貿得之，乃奉墨授芾。芾受而書畢，亟歸淨名齋，報之以吳道子畫《熾盛光佛》一幀，古銅水罌玉界尺二。芾後書儒釋老書及忠孝賢明事，則用之。

祖敏，本易定人，唐時之墨官也。今墨之上，必假其姓而號之。大約易水煮爲上，其妙者必以鹿角膠煎爲膏而和之，故祖氏之名，聞於天下。晁氏云「古人用墨多自製造，故匠氏不顯。唐之匠氏，惟聞祖敏」。黃秉云：「祖氏易水人，故以濟上爲號。年載已遠，罕有存者」。友按《唐書・地理志》：易州土貢墨。意當時治墨者，不特祖氏。其後，奚、李、張、陳皆出易水製作之盛，有由來矣。

王君德者，唐末人。蔡君謨云：「世有王君德墨，人間少得之，皆出上方。或有得者，是爲家寶也」。《墨經》有唐王君德擣膠用石臼，擣三二千杵，其藥用酢、石榴皮、水牛角屑、膽礬三物，又法用栲木皮、皁角、膽礬、馬鞭草四物。

奚鼐、奚鼎，已上二人，唐末匠氏。鼐墨面曰「光慶」，又印曰「奚鼐墨」，又印曰「庚申」。而鼎墨大槩與鼐同，惟「庚申」字異。見《墨經》及趙寅《墨譜》。

奚庭珪，易水人，或曰李庭一作廷珪，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非也。今之人但見有奚庭珪墨二品。庭珪父即超，何獨有奚庭珪而無奚超也？趙寅達夫嘗收得一種，上印文曰「宣府奚庭珪」，乃知居歙者李氏，籍宣者奚氏，各是一族而名偶同耳。《新安志》云：自蔡君謨以來，皆言李庭珪即奚庭珪，唯黃秉、李孝美云「奚墨不及李」。友按《墨經》云：觀易水奚氏、歙州李氏，皆用大膠，所以養墨。又云：奚鼐之子超，鼎之子起。而別敘歙州李超，超子庭珪以下世家。是族有奚、李之異，居有易、歙之分矣。況《墨說》復指宣府之記爲證，用衆說，從姓氏書之，惟超、起，未嘗以奚稱，則仍李氏，不敢重出云。

李惜者，易水諸李之祖也。葉少蘊云：王景源使君所寶古墨一笏，蓋其先待制所藏者。背銘曰：「唐水部員外郎李惜製」，云諸李之祖也。黎介然一見，求以所用端石硯易之，景源久之方與。後攜硯至行朝，有貴人欲以五萬錢輟硯，景源竟惜不與也。

江南黟歙之地有李廷珪，墨尤佳。廷珪本易水人，其父超，唐末流離渡江，覩歙中可居造墨，故有名焉。今有得而藏於家者亦不下五六十年，蓋膠敗而墨調也，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寫踰數十幅不耗一二分也。常侍徐公鉉爲太簡言，幼年嘗得李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裁如筯，與其弟鍇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磨處邊際有刃，可以裁紙。自後用李氏墨，無及此者。超即廷珪之父也。超墨有二品，其面或爲特龍者，或曰「新安香墨」者，其幕曰「歙州李超造」，一上曰李超，其號雖異，亦互有精惡。王仲蒭云：其父岐公，在仁宗朝被賜超墨，題云「檢校水部員外郎臣超」，後以遺蔡君謨。君謨云：「超與其子廷珪，唐末自易水渡江至歙州，地多美松，因而留居，遂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超之墨世不復傳，襄嘗侍羣玉宴，輒賜得之。其從子條云：「昭陵晚歲開內宴，數與大臣侍從從容談笑，嘗親御飛白書以分賜，更以香藥、名墨徧賚焉。一大臣得超墨，而君謨伯父所得乃廷珪。君謨時覺大臣意歉，有不足色，因密語能易之乎？大臣者但知廷珪爲貴，而不知有超也，既得易，輒欣然。及宴罷，騎從出內門去，將分道，君謨於馬上始乃長揖曰：「還知廷珪是李超兒否？」超有弟起，其墨不傳，子廷珪、廷寬。

廷珪，超之子，世爲南唐墨官。蔡君謨云廷珪墨爲天下第一品，祥符治昭，應用爲染飾，今人間所有，皆其時餘物也。其墨能削木，誤墜溝中，數月不壞。昔年洛下爲留守推官，事王公，見遺廷珪墨，自是書笥中稍或益之，漸至知墨之說尤爲精微。唐彥猷殊達此理。超與廷珪始至新安，各出姓名，尚用「邦」字。

超死而珪業益精，面有龍文而其名亦有用「邦」字者，乃知名字不同形製有異者，作之有先後也。或曰：「何以知之？」曰：「類其父超也。」世之好奇者多借廷珪姓名，模倣形製以造之。有至好者，苟非素蓄之家不能辨，其墨雖歷數百年，研磨尚有龍腦氣，此其驗也。王原叔性愛墨，持玩不厭，几案牀枕間往往置之，嘗以柔物磨拭之，發其光色，至用衣袖，略無所惜。慶曆中，有人持廷珪墨十丸求售，從子參預託言草文字，恐混其思，遽令麾去。既而聞之，極爲嘆息，其後尤難得，而屢以萬錢市一丸。其品乃有邦字，作「下邦」之「邦」者爲上，作「圭潔」之「圭」者次之，作「珪璧」之「珪」者又次之，其云「奚廷珪」者最下。蓋廷珪本燕人，奚初姓，後徙江南，其初未奇，久而益佳，故李主寵其能，賜之姓也。雖名號有高下，其間又自有精麤，亦時有僞作者，人多惑。原叔言辨之當視其背印，背印云「歙州李廷珪墨」，歙傍欠字之左足與州字之中，或其或其二字誤李字之中畫與子字之足貫，又與廷字壬之豎畫，墨字之右角貫，視之上下相通者爲真。又自能造墨，在濠梁彭門嘗走人取兗州善煤，手自和揉，妙爲形體，其光色與廷珪相上下，既成，均遺好事，悉服其精。嘗以廷珪墨遺蔡君謨，隴西李之洵謁之曰：「聞以墨遺君謨，橐中必缺，今請以一丸補之。」蘇魏公云：「高祖以來，所用廷珪墨一挺，於祖父寶之。長四寸，闊一寸，厚一寸，其色之黑，世無物及者，研之無聲，面有「李廷珪墨」四字。蘇子瞻爲顏魯繹作集引，其子復以廷珪墨遺之，金塗龍及銘云「李憲臣所屬賜墨也」。又嘗以蜀中冷金牋試墨，惟廷珪乃黑。陳無己云：「晁無斁有李墨半丸，云是裕陵故物也。往於秦少游家，見李墨不爲文理，質如金石，亦裕陵所賜。王平甫所藏者，其子游以遺少游。潘谷見之，載拜云：「真廷珪所作也，世惟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爲二矣。」吴幵喜蓄墨，收古今名品甚具，諸李所製皆有之，云皆無出廷珪之右者。其堅利可以削木，書《華嚴經》一部半，用廷珪才研一寸，其下帙用承晏墨，遂至二寸，則膠法可知矣。王彦若云趙韓王從太祖至洛，行故宫，見架閒一篋，取視之，皆李氏父子所製墨也，因盡以賜王。後王之子婦蓐中血暈危甚，醫求古墨爲藥，因取一枚投烈火中，研末酒服，即愈。諸子欲各備産乳之用，乃盡取墨，煅而分之，自是李氏墨世益少得。邵公濟云太祖下南唐所得廷珪父子墨，同他俘獲物付主藏籍收，不以爲貴也。後有司更作相國寺門樓，詔用黑漆，取墨於藏主，車載以給，皆廷珪父子之墨。至宣和年，黄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熙寧閒，李舜舉御藥，爲林子中言禁中墨無廷珪成挺者，但有承晏、文用等墨爲古墨之尤者。握子有「香」字乃廷珪，禁中尤珍之。吾家太史云國初平江南時，廷珪墨連載數艘，輸入内庫，太宗賜近臣、祕閣帖皆用此墨。其後建玉清昭應宫，至用以供漆飾，而太史所記，與蔡、邵二説互有異同，故竝載之。廷珪子承浩，蚤世，故墨不多有，其後遂絶。友平生凡五見廷珪墨，其一見之於京師楊好謙家，面作柳枝瘦龍，上印一小「香」字，幕曰「歙州李廷珪墨」，黄羅囊襲之，表以牙籤曰「仁宗皇帝寶字墨」；其一見之於黄可玉清權齋，云是其外家宣和進士陳篆所藏；其一唐子真得於趙氏姑脂澤奩中，銘曰「保大元年歙州進墨務官臣李廷珪造」，後截留「保大」二字，易帖於莊肅幼恭；其一半挺，見之於鑒書博士柯敬仲家，銘曰「保大元年正月七日奉旨造」，幕曰「宏文館供奉庫」左行書云「墨務官臣廷珪」，右行書云「墨務官臣廷寬」；其一見之於洛陽趙顔子之孫許，面作特龍，幕曰「保大九年奉敕造長春殿供御龍印香煤」，左行書云「墨務官臣廷邦、監官臣亮」，右行書云「臣夷中、臣子和、臣卞等進。」試之，皆光澤如新，獨「寶」字墨質雖具，而膠法已敗，疑爲蘇家贋物也。

廷寬，超之次子。蔡君謨云：李超并男廷寬墨，今少見。廷珪爲第一，廷寬、承宴次之。又云：欲求廷珪墨，終難得。或廷寬、承宴、文用皆其家法。子承晏，承晏子文用，文用子仲宣，仲宣子惟益、惟慶。承晏，廷寬之子。蔡君謨云：李氏墨承晏而下，不能用家法，無足取者。熙寧九年，蘇魏公頌同修國史，開局日賜承晏笏挺雙脊龍墨、張遇丸墨、澄心堂紙。及對，神宗曰：「禁中自此少矣，宜寶之。」蘇子瞻云：黄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字，嘗攜古錦囊，滿其中皆是物者。一日見過，探之得承晏墨半挺，遂奪之。潘谷驗墨，摸索便知精麤。一日過魯直，取所藏墨示之，谷隔錦囊揣之曰：「此李承晏軟劑，今不易得。」又揣其一曰：「此谷廿年造者，今精力不及，無此墨也。」取視果然。

文用，承晏之子，能世其業，然墨差不逮，絶無有也。

仲宣，文用之子，亦如其父。陳無己云：南唐于饒置墨務，李本奚氏，以幸賜國姓，世爲墨官云。唐之問，質肅公之子，有墨曰「饒州供進墨務官李仲宣造」，世莫知其何人，頗有家法。以遺黄魯直，魯直謂不逮孫氏所有，而無己，謂過之。陳留孫待制家有墨半挺，號稱廷珪，但色重爾，非古製也。

惟益，仲宣之子。葉少蘊云元祐初京師雜買務貨舊墨，猶有惟益所作千餘挺，當時士大夫爭取之，背印作「歙州務墨官李惟益造」者是也。弟惟慶。

惟慶，仲宣次子，其墨小挺子優於大墨，可亞廷珪。一種有兩頭圜，面有雙

龍捧一牌子曰「供灑龍麝香墨」，幕文曰「歙州李惟慶墨」者，上品也。江南畏中國之威，其供御字竝刻爲「供灑」，一種面印皆同，幕文曰「歙州供進墨務官李惟慶造」者其次也，此後李氏遂無聞。宋仁宗時其子孫尚有爲務官者，歲貢上方，絶不佳，每移文本州責之，殊不入用也。

張遇，易水人。遇墨有題「光啓年」者，妙不減廷珪。宫中取其墨，燒去烟，用以畫眉，謂之「畫眉墨」。蔡君謨謂世以歙州李廷珪爲第一，易水張遇爲第二。遇亦有二品，易水貢墨爲上，供堂墨次之。蘇子瞻云麝香張遇墨兩枚，或自内庭得之，以見遺，藏之久矣。製作精至，非常墨所能髣髴。陳無己見秦少游有張遇墨一團，面爲盤龍，鱗鬣具悉，其妙如畫，其背有「張遇麝香」四字，語曰「良玉不琢，謂其不借美於外也」，張其後乎？《墨經》云：「凡印方直最難，往往多裂。易水張遇印多方直者，其劑熟可知。」葉少蘊云：「兩漢間稱墨多言丸，魏晉後始稱螺，取其上銳必稍，如今之挺形，而丸則其製不可解。」或云乃今之錢子墨。世傳張遇墨乃唐末時物，皆爲錢子，是其遺法，然極不便於研磨，古人爲之，當別有意也。子谷。

谷製墨得李氏法，而世不多有。鄒志完謂遇之子名谷，然云黔川布衣，則疑別有同姓名者。又以處厚亦云黄山，意其自易水徙歙，如李氏，故漫從家世書之。子處厚。處厚在黄山起竈作煤製墨，爲世業，其用遠煙魚膠。鄒志完云：予用處厚墨久矣，而未之識。一旦處厚踵門，問其家世，則谷之子，遇之孫。昔李氏以墨顯於江南，而遇妙得其法，至處厚益恐墜其家聲，不汲汲於利，尤可尚也。

朱逢，歙州人。江南韓熙載自延其造化松堂墨，文曰「元中子」，又曰「麝香月匣」而寶之。雖至親昵友無見之者。熙載死後，盡爲諸妓分攜而去。

陸友《墨史》卷中

宋

柴珣，宋初時人，代居宣城，得一李膠法，出潘、張之上。其作玉梭樣，銘曰「柴珣東窯」者，士大夫得之，蓋金玉比也。其後有柴成務、朱君德二人墨，竝狹小挺，制作不一。

陳贇，易水人。世傳不多，與張遇等。其墨銘曰「易水光真墨」，幕曰「陳贇」。

陳朗，兖州人。宋初避諱，因以「三翁」記之。蔡君謨評墨，以李廷珪爲第一，廷寬、承晏次之，張遇次之，朗又次之。不獨造作有法，松煙自異。君謨得歙煙造墨，便有廷珪風采，乃知本性隨其土地而異。朗弟遠，遠子惟進。楊如晦云歙州諸李稍喜出光，而東山諸陳作一色皴面。皴面便於研試，蓋墨色皴鬧，磨之培增光黑，爲鬻者之利爾。大體入池虽，作細文，入池遲，作皴文，無他術也。欲皮汎逾細而光，當出池時揩刷令淨，以兔皮一番蘸水受之，則應手如角皮，汎墨家言也。

陳已、陳湘、陳相、陳和、陳顯，已上五人皆朗諸孫，膠法雖存，而妙處似非其子孫可傳，故墨不逮昔人。已墨名爲「飛魚鎚子」。相墨所謂「黑龍髓」者，銘曰「世業陳相，遠烟清光」。劉貢父作墨，作「長新」字，長新，陳相也。《墨經》云：究人舊以十月煎膠，十一月造墨，令旋煎旋用，殊失之。故潘谷一見相墨，曰「惜哉！一生膠耳」。

景煥，成都人，隱居玉壘山。嘗得墨材甚精，造止五十團，不復更作，曰：「以此終吾身。」墨印文曰「香璧」，幕曰「副墨子」。煥有文藝，撰《野人閒話》、《牧豎閒談》及畫蹟傳於代。

盛匡道、盛通、盛真、盛舟、盛信、盛皓，已上六人皆宣州一族，大率如奚廷珪樣，幕竝篆文依歙樣香墨。唯通墨挺大，而與諸盛小異。

宣道，或曰宣德，不知何許人。墨皆範張遇，即未究郡國之來，姓名之出。李伯揚以其形製俱類廷珪，疑歙州人也。

姜潛，字至之，兖州人，隱居奉符之太平鎮。文潞公通判州事日訪墨於姜，姜曰：「近頗難得，當求佳煤自製。」久之，攜紙囊訪公，曰：「此即煤也，瀉之則盈盤，按之則如故。」又曰：「此亦可以如茶，啜之無害。」公如其言，啜一茶甌，食頃，忽發欬聲，香氣上襲，芳馥如麝，姜曰：「此所謂麝煤也，研麝入者，傳之悞矣。」墨成，頗珍惜之。

周明法，林鑑、陳泰，已上三人竝兖州名手作墨，其得意者皆不減諸陳，但尚新耳。

王迪，西洛隱君子也。其墨法止用遠煙、鹿膠二物，銑澤出陳瞻之右。文潞公嘗從迪求墨，久之，持煙一奩見公，且請以指起煙，按亦隨復，曰：「此煙之最輕遠者。」乃抄煙以湯瀹，起揖公對啜，云：「當自有龍麝氣，真煙香也。凡墨入龍麝，皆奪煙香而引蒸濕，反爲墨病，俗子不知也。」黄太史以迪爲鎮州人，而家於洛也。

耿仁遂，歙州人。仁遂子文政、文壽，而耿盛、耿德真，皆世其家。德真所製

甚精，惜其早死，藏墨之家不多見也。

王順，兗海人。徂徠獨稱諸陳，順晚出而其法尤精。嘗言墨貴輕清，蓋烟遠則輕，膠遠則清，墨家膩此，多胚闇乏堅緻，非善法也。如李廷珪真墨堅如角石，年逾多而光采如新，斜研薄處可以刻紙，或云廷珪佳煤一斤可受膠一斤，入手堅重，研不滯筆，所以獨貴於世也。楊如晦謂順墨稍堅重，有光，雖濃磨不留筆，似得廷珪妙處。

裴言，元祐中爲曹王造墨，故料精而墨善，比常品差勝。

郭玉，汲人。玉所製墨銘曰「供御郭玉」。

潘谷，伊洛間墨師也。墨既精好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留券取墨，亦輒與之，蘇子瞻聞之，曰「非市道人也」，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豫章黃魯直嘗得李廷珪墨，神宗所賜王安國平甫者，已而遺淮海秦少游，少游愛之，藏錦囊中。墨師過少游，少游出錦囊以示之，墨師手拊錦囊，即拜曰：「真廷珪爲者。疇昔見於平甫家，與此二矣。是豈常墨工所能哉？」後忽取積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趺坐井中，尚持念珠也。谷子遇陳無己，云供備使李唐卿，嘉祐中，以書待詔者也，喜墨。嘗謂予曰：「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損於墨而竟亦不能香也，不若竝藏以薰之。」潘谷墨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香不衰。陳惟進之墨一篋，十年而香一作麝氣不入，但自作松香耳。蓋陳墨膚理堅密，不受外熏，潘墨之香劑中，必入龍麝等也。

東野暉，兗人也。蘇子瞻云暉所製墨，每枚必十千，信非凡墨之比也。

蘇瀚，字浩然，武功人，度支郎中舜元之子，爲祕閣校理，自號「支離居士」。喜造墨，所製皆作松紋皴皮而堅緻如玉石。何子楚與其孫之南仲容游。其家藏不過數笏，子楚得半笏於李漢臣，持視仲容，曰「真家寶也」。神宗朝，高麗入貢，奏乞浩然墨，詔取其家，浩然止以十笏進呈，其自珍祕如此。人有獲其寸許者，如斷金碎玉，爭相誇玩，黃魯直所謂廷珪贋墨出蘇家者，是浩然所作也。

晁貫之，字季一，性無他嗜，獨見墨丸，喜動眉宇。其所製銘曰「晁季一寄寂軒造」者，不減潘、陳。其兄說之，字以道，深於名理，尤喜造墨，著《墨經》三卷，論産松之地，烟煤製造之法，及自古墨工知名者，凡三篇。

朱覲，九華人，善用膠作軟劑，出光墨。滕元發作郡日，令其手製，銘曰「愛山堂造」者最佳。子聰，不逮其父。

僧清一，蜀人也，遇異人傳墨法，有名江淮間，甚貴重之。張居靖善造墨，黃魯直試之，謂其鹿膠極堅黑，作皮肉不減曩時歙州煤。其光澤不足，良以歲月深遠，爽調護耳。

陳瞻，真定人，初造墨遇一異人，傳和膠法，因就山中松取煤。其用膠雖不及常和，沈珪，而置之濕潤，初不蒸敗，此其妙處也。又受異人之教，每斤半千價，雖廉而利常贏餘。何子楚嘗以二萬錢就瞻取墨，適非造墨時，因返金而以斷裂不全者二十笏爲寄，曰：「此因膠緊所致，非深於墨不敢爲獻也。」子楚寶而用之，并就真定公庫轉置百笏，自謂終身享之不盡。南渡一掃無餘，繼訪好事所藏，蓋二二見也。瞻在宣和間已自貴重，斤直五萬，比其身在蓋百倍矣。瞻死，壻董仲淵因其法而加膠，墨尤堅緻，恨其即死，流傳不多也。董後有張順，亦瞻壻，而所製不及淵，亦失瞻法。又有胡德者，瞻之外孫也。

劉寧，真定墨工也。與同郡張順各尊其藝，素不相下。康倬爲章使之造墨，但多以錢遺之，不問所造之多寡，故嘗得佳品。宣和乙巳春，爲章赴官鄭亭，將行，二人皆以墨獻。張力言其墨勝劉，劉云：「無多言，得以試之耳。」取二湯壺，熾炭熬之，使沸，各投墨一笏煮之。自巳及酉，取視之，張墨已融敗拆裂，劉墨堅好如故，叩之琅然，張乃大服，劉曰：「二煤與膠皆一，所以異者萬杵耳。」

常和，隱居嵩山，墨雖晚出，頗自珍惜。膠法殊精，必得佳煤然後造，故其價與潘、陳特高，收其贏以起三清殿，其銘曰「紫霄峯造」者，歲久磨滅，真可截紙。和子遇，不爲五百年後名，而減膠售俗，正如江南徐熙作落墨花，而子崇嗣取悅俗眼，而作没骨花，以敗其家法也。

解子誠，河東人，韓偉昇，已上二人墨挺極重厚，膠力不乏，其精采可與新製敵也。

田守元，一名守真，其墨式形製極精，而煤不甚佳，差勝小潘，然亦多沙耳。

梅鼎、張孜、關珪弟瑣、曹知微、陳昱、郭遇明、梅贍、張雅、高肩，已上十人竝崇寧以來京師名手，皆有聲稱，而精於樣製。

侍其瑛，本良家子，少年流宕京師。元豐中以筆爲業，入太學，供諸生甚勤，不計其直，輒與之，率日至或二三日一至，自爾稍稍受知當世公卿、大夫，遂以筆名家。其後造墨，和劑，製樣稍佳，而膠法未精，不復取重於人。

李清，上黨人，以墨著名。

鄭涓，在重和中造墨，銘曰「凝香閣」者，張達明試之，謂不媿李氏。

薛安、薛容，少室人。容所造墨，用竈君山煤，真奇品也。

張滋，真定人。善和墨，色光黳，膠法精舉，勝江南名手。大觀初，時學士彦、許八坐光疑共薦之，於是命造墨，入大觀庫，是後歲歲加賜錢至二三萬。政和末，蔡京罷相而後止焉。滋亦能自重，方其得聲價時，皇、越二王呼滋至邸，命出墨，謂雖百金弗吝也。滋不肎曰：「滋非爲利者，今墨乃朝廷之命，不敢私遺人。」二王乃匄於上，詔各賜王十斤。然滋所造，實超今古，其墨積大觀庫，毋慮數萬斤。世有「宣和睿製」者，蓋滋所作也。

張浩，唐州人，居桐柏山。其墨精緻，膠法甚奇，吳順圖於每歲造至百斤，遂壓京都之作者矣。案吳順圖於每五字未詳。

王惟清，丁真一，已上二人隱居吳郡，皆能製墨，尤爲米元章所賞識。

高慶和，歙人也。大觀閒，葉少蘊令慶和造墨，取煤於黃山，不復計直，蓋以松漬漆竝燒。又嘗館三韓，使人得其貢墨，碎之，參以三之一。既成，潘、張之徒皆不及。同時有汪通、高景脩，皆起竈作煤製墨，爲世業。

潘衡，金華人。蘇子瞻云衡初來儋耳起竈作墨，得煙豐而墨不甚精，因教其遠突寬籠，得煙幾減半，而墨乃彌黑，其文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皆精者也。常當防墨工盜用印，使得墨者疑。衡此墨出灰池中，未五日而色如此，日久膠定，當不減李廷珪、張遇也。子瞻自儋耳歸至廣州，舟敗，亡墨四篋，平生所寶皆盡，僅於諸子處得李墨一丸，潘谷墨兩丸，自是至毗陵，捐館舍所用，皆此三墨也。葉少蘊云：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爲東坡造墨，海上得其祕法，故人爭趨之。余因問東坡之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得有法在儋耳！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爲煤，夜遺火，幾焚廬。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和之，不能爲挺，磊磈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絶倒。衡因謝去。蓋自別得法，借東坡以行也。」天下事名實相蒙類如此，東坡乃以善墨聞耶。衡今在錢唐，竟以東坡故，售墨價數倍於前。然衡墨自佳，亦由墨以得名，尤用功，可與九華朱覲上下也。有女居廬陵，傳其業。孫秉彝，墨銘爲「金華潘衡嫡孫秉彝」者是也。

潘昱，善造墨。范至能謂二王府帖是昱墨所摹拓。友按黃魯直云：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版，刻法帖墨百本，分遺宮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黝墨，又多木橫裂文，士大夫不能別也。至能號稱博洽，而昱之名不同，疑傳聞之誤耳。

沈珪，嘉禾人。初因販繒往來黃山，有教之爲墨者，以意用膠，一出便有聲稱。後又出意取古松煤，雜松脂、漆滓燒之，得煙極精細，名爲「漆煙」。每云韋仲將法止用五兩之膠，至李氏渡江，始用對膠，而祕不傳，爲可恨。一日，與張處厚於居彦實家造墨，而出灰池失於早，墨皆斷裂，彦實以所用墨料精佳，惜不忍棄，遂蒸浸以出故膠，再以新膠和之。墨成其堅如石珪，因悟對膠法。每視煙料而煎膠，膠成和煤，無一滴多寡也，故其墨銘云「沈珪對膠，十年如石，一點如漆」，此最佳者也。其爲人有信義，庚子寇亂，何子楚避地嘉禾，連墻而居，日爲子楚言膠法，并觀其手製，雖得其大槩，至微妙處雖其子晏亦不能傳也。珪年七十餘終，晏先卒，其法遂絶。時有張孜墨，校珪漆煙而勝者，珪曰：「非此敵也。」乃取篋中先減膠一丸與孜墨竝，而孜墨反出其下遠甚。子楚叩之，云：「廷珪對膠，於百年外方見勝妙。蓋雖精烟，膠多則色爲膠所蔽，逮年遠膠力漸退，而墨色始見耳。若孜墨急於目前之售，故用膠不多而煙黑不昧，若歲久膠盡，則脱然無光，如土炭耳。孜墨用宣西北，若入二浙，一遇梅潤，則敗矣。」滕令嘏監嘉禾酒時，延致珪甚厚，令盡其藝，既成，取小圓磨試，忽失所在，後二年，潯池得之，其堅緻如故，令嘏莊敏公之子所蓄古墨至多而有鑒裁，謂珪曰：「幸多自愛，雖二李不能遠過也。」大觀閒劉無言取蘇浩然製銘，令沈珪作數百丸以遺好事及當朝貴人所藏，未必皆浩然手製。然珪作墨，亦非近世墨工可及，實可亂真也。葉少蘊每勸人多蓄珪墨，珪死後，方知其可貴也。

僧仲球，融州人。世傳李氏膠法，在都嶠山中爲朱儀伯一作相作墨，銘曰「學易堂」者是也。

陸友《墨史》卷下

宋

戴彦衡，新安人。紹興閒復古供御墨，蓋彦衡所造，自禁中降出，雙角龍文，或云米友仁侍郎所畫也。中官欲於苑中作墨竈，取西湖九里松作煤，彦衡力持不可，曰：「松當用黃山所産，此平地松，豈可用？」人重其有守。《新安志》云：彦衡自紹興八年以薦作復古殿等墨，其初降雙脊龍樣是米元暉所畫，繼作圭璧及戲虎樣，時議欲就禁苑爲窑，稍取九里松爲之，彦衡以松生道旁平地，不可用。其後衢池工載他山松往造，亦竟不成。彦衡嘗出貢餘一圭示米公，米公以爲少有其比。

蒲大韶，閩中人。得墨法於黃魯直，所製精甚，東南士大夫喜用之。嘗有中貴人持以進御，高宗方留意翰墨，視題字曰「錦屏蒲舜美」，問何人，中貴人答

曰：「蜀墨工蒲大韶之字也」，即擲墨於地曰：「一墨工而敢妄作名字，可罪也！」遂不復內，自是印識即書姓名云。大韶死，子知微傳其法，與同郡史威皆著名。夔帥韓球令造數千一作十斤，愆期不能就，遣人逮之，舟覆江中，二工皆死，所售者皆其族人及役作竊大韶以自貴之。何子楚云近世所用蒲大韶墨，蓋油煙墨也。後見績仲永言紹興初，同中貴鄭幾仁撫諭吳少師玠於仙人關回，舟自涪陵來，大韶儒服手刺，就船來謁，因問油煙墨何得如是之堅久也？大韶云亦半以松煙和之，不爾則不得經久也。又周昭禮云：大韶，涪州樂温人，聲文子安；梁杲，渠州人，皆世業此。梁膠法精而值直貴，蒲麄而損梁直太半，出蜀者利其廉，攜以來者皆蒲墨也。雖均名川墨，而工製異，外有幸垕，又居蒲下，其家無人。杲有子思温，紹其業。

蒲序，字中庠，隱居涪陵，作墨名世，不爲外飾。其法用鹿膠和劑，極清有光暈，然着濕氣輒皴起，漆之則不復畏濕。曾見序墨一笏於大梁張君錫家，面銘曰「荆璞」，幕曰「黄耳金鉉」，下云「墨隱蒲序製」，或云在廷珪前。序，宋渡江時尚存其後，有蒲雲、蒲彦輝、蒲庭一作廷璋，皆其族人也。

郭彬，不知何許人，米元暉嘗命其製墨，銘曰「山齋」。

王湍，以善墨名。嘗爲葉少蘊言物性相制，固有不可知者，今或急於磨墨而沫起，殆纏筆不可作字，但取耳中塞一粟許投之，不過一再磨，即不復見。少蘊試之，果然。

趙令衿，字表之，宋宗室，封安定郡王子孑覺嗣子。覺，字彦先，幼俊敏有文，世受墨法，手自製，銘曰「雪齋」，爲世所貴，得之者價比金玉。彦先有子十四人，仕皆通顯，惟伯鹿傳其膠法最精，銘曰「超然清芬如在」，「超然」，表之自稱也。世言李氏對膠之妙，彦先以爲非特堅鈍難磨，且終不能黑。其法用煤六分，膠四分，始爲中度，但取煙，貴輕杵，和貴匀熟耳。煎膠以麋鹿角爲上，驢膠次之，阿井膠又次之，至其要訣，又非人所能知也。

吳滋，新安人。滋家世藏汪彦章帖云：「吳滋作墨，新有能聲。」紹興庚申，於新安郡齋授以對膠法，試之當見其佳。孝宗在東宫，以滋所造甚佳，例外犒緡錢二萬。其法取松煙，擇良膠，對以杵力，故滓不留硯。李司農若虚云：「新安出墨舊矣，唯李超父子擅名。近日墨工尤多，士大夫獨稱吳滋，使精意爲之，不求厚利，駸駸及前人矣。」滋領其言云。

何南翔，遂寧人，以墨知名。張魏公留守建康，日以書至蜀，取南翔所製墨。王晦叔爲銘其面曰「立言追聖學，籌筆活蒼生」。

胡景純，潭州人，專取桐油燒煙，名曰「桐華煙」，其製甚堅薄，不爲外飾以眩俗眼。大者不過數寸，小者圜如錢大，每磨硯開，其光可鑑。畫工寶之，以點目，瞳子如點漆。李彦穎云：長沙多墨工，唯胡氏墨千金獺髓者最著。州之大街之西安業坊有煙墨上、下巷，永豐坊有煙墨上巷。今有鄭子儀自謂得胡氏法。俊臣俗名爲「胡院子」。

世英、友直、國瑞、沛然、文中，皆景純子孫，俱世其業云。

葉谷，永嘉人。作油煙墨，與潭州胡景純相上下，而膠不及。

李世英，紹興中在吳秦王益府治墨。一日，王爲世英進墨入內，率一圭重十兩，高宗見其墨挺厚大難執，遂不御而還之，其銘爲「蘗桂堂李世英造」者特佳。子克恭。

華邦憲，孝宗朝供御造墨。其一面曰「選德殿製，淳熙癸卯臣華邦憲造」，幕有特龍如畫。

侯璋汲人、石憲、蕭鳳長沙人、彭雲、彭紹、張楠瀘人、姚孟明、李英才廬陵人、杜大椿、張楚材、朱鼎臣、陳中正，已上十二人咸精其藝。淳熙以來，士大夫喜用其墨，視前代爲無媿矣。

葉世英，閩中人。周子充《玉堂雜記》云：丁酉十一月壬寅，内直宣名至清華閣，既退，中使傳旨賜世英墨五團。世英，御前墨工也。弟世傑。

郭忠厚，以墨名家。忠厚子圮，圮子喜。忠厚墨至今尚有麝氣，其面爲雙脊龍文，幕曰「喜定己卯臣郭忠厚造」。會稽王宣子家藏圮墨一挺，銘曰「復古殿製，端平乙未臣郭圮造」。

胡智，新安人。李司農云智得李氏墨法。其聲陳琦，守婦翁之法，不求速售，故世少知者。司農寓居新安，物色其人，使之造墨，猶有昔人典型。

楊振，字聲伯，長興人。武舉得官，蓄古墨最富，多精品，故所製不下趙彦先。

朱知常，銘曰「朱知常墨」，不下蒲史。

黄元功、詹從之、諸葛武仲、周達先、樊宗亮，已上五人竝居太末，傳趙彦先墨法，頗異常品。

劉忠恕，吳中人。家有墨一挺，形製甚大，止曰「劉忠恕」三字，紋理剥落，試之色澤如新。

劉文通子士先，端平間供御墨工。

葉茂實，太末人，善製墨。周公瑾言其先君明叔佐郡日，嘗令茂實造軟帳，煙尤輕遠。其法用煖閣幂之，以紙帳約高八九尺，其下用盌貯油，炷燈煙直至頂。其膠法甚奇，内紫磺、秦皮、木賊草、當歸、腦子之類，皆治膠之藥。蓋膠不治則滯而不清，故其墨雖經久或色差淡，而無膠滯之患。

楊伯起者，以墨稱。其言取煙欲浮而輕，膠欲老而澈，均調揉治，不失其齊量，然後墨成。雖然，是直其麄耳，至若心解神悟，超然法度之外，吾亦不能評也。

俞林，善慶殿供御墨工。頃在淮南見墨一笏，幕作雲龍文，面曰「俞林、丘放共製香墨」。放，不知何人。

李果、徐禧、戴溶、謝東、黄表之、潘士衡、潘士龍、楊逢辰廬陵人、葉子震、柴德言、周朝式、張公明、張永清、朱仲益、林杲字東卿、舒泰之、舒天瑞、陳伯升天台人、陳道真、鄭宣、方文龍、項應珍、范厚叔、翁壽卿、王大用、翁彦卿、周伯起墨名爲齊峯者，已上二十七人竝宋末名手，如舒泰之、翁彦卿皆嘗供御造墨，其形製少精而多麄，殊不逮前人。豈一物之微，亦與世高下。蓋松煙之法久絶，故劉葉之徒專尚油煙，宜簡版不宜紙也。

高麗

高麗貢墨，猛州爲上，順州次之。舊作大挺，不善合膠，脆軟不光。後稍得膠法，作小挺，差勝，然其煙極輕細。往時潘谷嘗取高麗墨，再杵入膠，遂爲絶等。其墨有曰「平虜城進貢」者，有曰「順州貢墨」，或曰「猛州貢墨」，率長挺而堅薄如革，版其色澤則順不逮猛也。李公擇曾惠蘇子瞻墨半枚，其印文曰「張力剛」，豈墨匠姓名耶？云得之高麗使者。魏道輔云新羅墨有蠅飲其汁，蠅立死，不知何毒之如是也，後常戒人合藥勿用新羅墨。日本亦有墨，徧肌印文，如柿蒂形。

契丹

陸子履奉使契丹日得墨，銘曰「陽岩鎮造」者，其國精品也。滕子濟亦有墨一大笏，爲龍鳳之文，面曰「鎮庫萬年不毀」。

西域

西域僧爲蘇太簡言，彼國無硯筆，但有好墨，中國不及，云是雞足山古松爲之。太簡常獲貝葉，上有梵字數百，墨倍光澤。會秋霖，爲窗雨濕，因而揩之，字終不滅。

金國

劉法，字彦矩，常山人，善博物，自製墨數品，銘曰「棲神岩造」者，佳品也。楊邦基爲畫《墨史圖》，一曰「入山」，二曰「起竈」，三曰「采松」，四曰「發火」，五曰「取煤」，六曰「烹膠」，七曰「和劑」，八曰「成造」，九曰「入灰治刷」，十曰「磨試」。彦矩云初無「入山」、「磨試」二事，而「成造」、「入灰」、「出灰」、「治刷」本四事，楊合爲二，復增「入山」、「磨試」，總成十圖云。

楊文秀，字伯達，本江左人，在金之季，以善墨聞。其法不用松炬，而用鑛煤。子彬得其遺法，以授耶律楚材，楚材授其子鑄，使造一萬丸，銘曰「玉泉萬笏」。

高啓《鳧藻集》卷四《墨翁傳》 墨翁者，吴槐市里中人也。嘗游荆楚間，遇人授古造墨法，因曰：「吾鬻此，足以資讀書，奚汲汲四方乎？」乃歸署門曰造古法墨，躬操杵臼，雖龜手黧面而形貌奇古，服危冠大襦，人望見咸異之。時磨墨潘數斗，醉爲人作徑尺字，殊偉，所製墨有定直，酬弗當輒弗予，故他肆之屢恒滿，而其門落然。客有誚之曰：「子之墨雖工，如弗售何？」翁曰：「嘻，吾之墨聚材孔良，用力甚勤，以其成之難，故不欲售之易也。今之逐利者，苟作以眩俗，卑賈以餌衆，視之雖如玄圭，試之則若土炭，吾竊恥焉。使吾欲售而效彼之爲，則是以古墨號于外，而以今墨售於内，所謂衒璞而市鼠腊，其可乎？吾既不能爲此，則無怪其即彼之多也。且吾墨雖不售，然視篋中則黝然者固在，何遽戚戚爲。」乃謝客閉户而歌曰：「守吾玄以終年，視彼沽者泚然。」客聞之曰：「隱者也。吾儕誦聖人之言以學古，爲則不能以實德弼其中，徒飾外以從俗徼譽者，豈不愧是翁哉？」歎息而去。齊人高啓聞其言以足自警也，遂書以爲傳。翁姓沈名繼孫，然世罕知之，唯呼墨翁云。

孔齊《至正直記》卷二《墨品》 江南之墨，稱于時者三：龍游、齊峯、荆溪也。予嘗試之，二者或煤粗損硯，惟荆溪于仲所造，則無此病，但傷于膠重耳。至順後，或用魚膠者，甚好。于氏已絶嗣，外甥李文遠得其傳，不若老于親造之爲佳。後至元間，姑蘇一伶人吴善字國良者，以吹簫游于貴卿士大夫之門，偶得造墨法來荆溪，亞於李，於可用也。近天台黄修之所造，可備急用。其長沙、臨江，皆不足取，兵後亦亡矣。

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二九《墨》

唐

祖敏　奚鼐易水。　奚鼎鼐之弟。　奚起鼐之子。　陳朗兖州。　王君得

柴珣並唐末五代。

南唐

李超蕭之子，始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　李廷珪　李廷寬　李承宴皆超之子。

李文用承宴之子。　李惟慶　李惟一　李仲宣皆文用子。　耿遂仁歙州。　耿文政　耿文壽皆遂仁子。　耿德　耿盛　盛匡道宣州。　盛通　盛真　盛舟　盛信　盛浩

宋

張遇　潘衡　蒲大韶款曰書窗輕煤，佛帳餘韻。　葉世英嘗造德壽宫墨。　朱知常款曰朱知常香齋。　梁杲　徐知常　葉邦憲嘗造復古殿墨。　雪齋款曰雪齋墨寶。　李世英款曰叢桂堂李世英。　胡友直　潘衡孫秉彝　周朝式　李世英男克恭　樂温　蒲彦輝　劉文通　郭忠厚　鏡湖方氏　黄表之　齊峯　劉士先嘗造緝熙殿墨。　寓菴得李、潘心法。　俞林　丘放　謝東　徐禧　葉茂實三衢。　翁彦卿

元

潘雲谷清江。　胡文中長沙。　林松泉錢唐。　於材仲宣興。　杜清碧武夷。　衛學古松江。　黄修之天台。　朱萬初豫章。　丘可行金溪。　丘世英丘南傑皆可行子。

楊慎《升庵集》卷六六《朱萬初墨》　元有朱萬初，善製墨，純用松烟，蓋取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之不可泯者用之，非常松也。天曆乙巳，開奎章閣，揀儒臣親侍翰墨，榮公存初、康里公子山皆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得禄食藝文館。虞文靖公贈之詩曰：「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歲斧斤違。寸心不逐飛烟化，還作玄雲繞紫微。」蓋紀兹事也。又曰：「萬初之墨沉著而無留跡，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圯父子間。」又跋其後曰：「近世墨以油烟易松烟，姿媚而不深重。萬初既以墨顯，又得真定劉法造墨法於石刻中，以爲劉之精藝深心，盡在於此，必無誤後世，因覃思而得之。余嘗謂松煙墨深重而不姿媚，油煙墨姿媚而不深重，若以松脂爲炬取煙，二者兼之矣。」宋徽宗嘗以蘇合油搜烟爲墨，至金章宗購之，一兩墨價黄金一斤，欲倣爲之不能，此謂之墨妖可也。

楊慎《升庵集》卷六六《玉泉墨畫眉墨》　南中楊生製墨，不用松煙，止以燈煤爲之，名「玉泉墨」。又金章宗宫中，以張遇麝香小御團爲畫眉墨。余謂「玉泉」之名與燈煤無干，只以東坡「佛幌輕烟」爲名，豈不奇絶。

楊慎《升庵集》卷六六《松墨》　古墨惟以松煙爲之。曹子建詩：「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兔翰。」唐詩：「輕翰染松烟。」東坡詩：「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小説》載：王方翼燎松丸墨，富家。《聞見録》云：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仇池筆記》：真松煤遠烟，自有龍麝氣。世之嗜者如滕達、蘇浩然，吕行甫，暇日晴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乃啜飲之。又云：「三衢蔡瑁自煙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而光。近世稱徽墨，率用桐油煙，既非古法，墨成亦用漆爲衣，始光。」東坡云：「光而不黑，索然無神氣，亦復安用。殆此等耶？予得墨法於異人，祇用煙膠成，即光如漆，名之曰『一品玄霜』，殆不虚也。」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一七〇　陶九成載墨工，唐祖敏、奚鼐、奚鼎、奚超、陳朗、王君得、柴珣、南唐李超、李廷珪、廷寬、承宴、文用、惟慶、惟一、仲一，皆超之後。耿遂仁、文政、文壽、耿德、耿盛、盛匡道、盛通、盛真、盛信、盛浩，宋張遇、潘衡、蒲大韶、葉世英、朱知常、梁杲、胡友直、潘秉彝、徐知常、葉邦憲、周朝式、李世英、克恭、樂温、恭子。蒲彦輝、劉文通、郭忠厚、黄表之、劉士先、俞林、丘放、謝東、徐禧、葉茂實。有姓號而無名者，方鏡湖。有號而無姓者，雪齋、齊峰、寓庵。元胡文忠、於材仲、衛學古、黄脩之、朱萬初、丘可行、丘世英、丘南傑。有姓號而無名者，潘雲谷、林松泉、杜清碧，可謂詳矣。然始不載韋誕、張永，宋不載常和、沈珪、陳相、張孜、沈晏、張谷、潘谷、葉谷、常遇、潘遇、陳瞻、王迪、蘇澥、陳昱、關珪、關瑱、郭遇明、江通、朱覲、胡景純、梅瞻、耿德真、何也。士大夫如蘇子瞻、晁季一、賀方回、張秉道、康爲章，皆能製墨，見何薳《春渚紀聞》，陶以柴珣列唐而薳云國初人，其不同乃爾。

陳繼儒《珍珠船》卷二　李廷珪父超，易水人，造墨尤妙，其堅如玉，其紋如犀。

麻三衡《墨志・系氏第二》

周

浮提國人　越王女

漢

田真　尚書令

魏

武帝

東魏
韋誕　賈思勰
梁
張永　冀公
唐
高祖　元宗
奚鼐易水。
陳朗兗州。
南唐
徐熙　徐崇嗣熙子　李　超即鼐之子，渡江後，南唐賜姓。
李廷珪　李廷寬按《墨史》，超之次子。李承晏並超子。《墨史》，廷寬子。
李惟慶　韓熙載
李惟一
耿遂仁按《墨史》作耿仁遂。
耿德按墨史。作耿德真。
盛通一作道。
盛信　盛浩一作皓。○並宣州。
徐鉉
宋
徽宗　范質
汪通一作江通。　常和
朱觀　胡景純
耿德真　郭玘
賀方回　沈師
張懷民　潘衡
葉世英　朱知常
胡友直　張秉道
李世英　李克恭
葉邦憲　晁寄一
雪齋　蒲大韶

康爲章
郭忠厚　郭遇明
方鏡湖　張遇
寓庵　梅瞻《墨史》作贍。
謝東　胡景純
葉□實按《墨史》，葉茂實。
蘇瀣　郭玘
關瑱　董仲淵
王迪　潘秉彝衡之孫。
張孜　朱知常
葉谷　梁杲
金
章宗
元
潘雲谷清江。
於材仲宜興。
黃修之天台。
邱世英
明
查文通
蔡眉陽
程君房
邵青邱
汪一元
汪中山
吳羽吉
江文所
鄭仲嘗
潘嘉客
吳長孺

蘇彥輝
齊峯
黃表之
俞林
徐禧
翁彥卿
陳昱
沈珪
潘谷
沈晏
常遇
胡文忠長沙。
杜清碧武夷。
朱萬初豫章。
邱南傑並可行子。
龍忠迪
羅小華
方于魯
汪伯倫
方林宗
黃鳳臺
丁南羽
程禹伯
葉元卿
方正冕按疑方冕。
方書田

劉文通
何　蘧按蘧疑蕖。
劉士先
邱　攸
蔡　瑁一作滔。
潘　遇
關珪
陳瞻
陳相
張谷
方　正
邵格之
蘇乂元
江晴川
潘方凱
吳去塵
吳左千按汪仲淹《墨書》作左干。
屠赤水
程文登
胡元真
孫玉泉

方坦庵　孫敬泉　許方城　汪時茂　汪熙承
黄昌伯　邵賓王　汪仲嘉
王于凡　吴元象　吴益之
吴名望　葉大木　程周修
朱紹本　汪可泉　孫玉亮
徐　鳳　方　激　方鳳岐
查鳳山　程魁野　汪鴻漸
吴三玉　黄長吉　吴叔大
吴仲實　劉　鐶　汪君政
朱德甫　朱一涵　吴元輔
汪一陽　胡朝用　江之東
汪子元　吴德卿　翁義軒
吴南清　吴　泉　葉鳳池
方楚嬰　汪伯喬　汪春元
汪時育　孫碧溪　侯承之
吴越石　吴乾初　方正泳
汪俊賢　葉君錫
汪德順　吴仲嘉　潘丕承
程孟陽　黄無隅　吴葆素
吴連叔　黄　奂　吴龍媒
吴樂生　程夢瑞　汪前川
胡梅亭　春　宇　畢思溪
吴省元　方栢源　朱　獻
程君亮　吴仲暉　吴君衡
松溪子　曹石葉　吴充符
西　隱　朱　震　方　雲
不二生墨表有不二齋。　游君用　程東里
方季康　程鳳池　汪文憲
劉雲峯　程齊五　胡君理
王　氏　德　美　楊　生

大　激案方于魯名大激。疑重出。

朱　氏
居易山人

麻三衡《墨志・治膠第四》　祖氏，本易定人，唐時墨官也。其妙者必以鹿角膠和之，故祖氏之名，聞于天下。今太行、濟源、王屋，亦多好墨，有圓如規者，亦墨之古製。【略】

《春渚紀聞》曰：陳瞻，真定人。初造，遇異人傳和膠法，因就山中古松取煤，其用膠雖不及常和、沈珪，而置之濕潤，初不蒸敗，此其妙處也。又受異人之教，每斤止售半千，價雖廉，而利常贏餘。余嘗以萬錢就瞻取墨，適非造墨時，因返金，而以斷裂不完者二十笏爲寄，曰：此因膠緊所致，非深于墨，不敢爲獻也。試之，果出常製之右，余寶而用之，并就真定公庫轉置，得百笏，自謂終身享之不盡。金人渡江，一掃無餘，繼訪好事所藏，蓋一二見也，緣瞻在宣和間已自貴重，斤直五萬，比其身在，蓋百倍矣。瞻死，壻董仲淵因其法而加膠，墨尤堅緻，恨其即死，流傳不多也。董後有張順，亦瞻壻，而所製不及淵，亦失瞻法。余偶與曾純父論李氏對膠法，因語及嘉禾沈珪與居彦實造墨再和之妙，純父曰：「頃于相州韓家見廷珪一墨，曰『廷珪四和墨』，則知對膠之法，寓于此也。」

麻三衡《墨志・和製第五》　沈郎中帥鄜延，以石燭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煙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邪。【略】

沈珪，嘉禾人。初因販繒，往來黄山，有教之爲墨者，以意用膠，一出便有聲稱。後又出意取古松煤，雜用脂漆滓燒之，得煙極精細，名爲漆煙。每云：韋仲將法止用五十兩之膠，至李氏渡江，始用對膠，而祕不傳爲可恨。一日與張處厚于居彦實家造墨，而出灰池失早，墨皆斷裂，彦實以所用墨料精佳，惜不忍棄，遂蒸浸以出故膠，再以新膠和之，墨成，其堅如玉石，因悟對膠法。每視煙料而煎膠，膠成和煤，無一滴多寡也，故其墨銘云「沈珪對膠，十年如石，一點如漆」者，此其最佳者也。珪年七十餘，晏先珪卒，其法遂絶。

麻三衡《墨志・和製第五》　《宛委餘編》曰：造墨之妙者，無過魏韋誕，所謂仲將之墨，一點如漆者也。六朝無過張永，五季無過奚超及奚子廷珪，珪在南唐賜國姓，寘之水中，三年不壞。宋有常和、沈珪、陳瞻者，皆妙品也。張遇以龍香劑進御。有隱君子王迪者，止用遠煙鹿膠，而自有龍麝氣，當勝之。至潘谷而妙，駸駸乎廷珪流亞矣。元朱萬初，又谷流亞矣。

麻三衡《墨志・稽式第六》　崇寧已來，都下墨工，如張孜、陳昱、關珪、關

琪、郭遇，皆有聲稱，而精于樣製。【略】

黄山張處厚、高景臨，皆起竈作煤，製墨爲世業。其用遠煙魚膠所製，佳者不減沈師、常和，沈珪、汪通輩或不自入山，亦多即就二人買煙，令渠用膠，止各用印號耳。

九華朱覲，亦善用膠作軟劑，出光墨。莊敏滕公作郡日，令其子製，銘曰「愛山堂造」者，最佳也。子聰不逮其父。

麻三衡《墨志・權質第八》 南唐于饒置墨務，歙置硯務，揚置紙務，各有官。歲貢有數，求墨工于海陽，紙工于蜀中。主好蜀紙，既得蜀工，使行境内，而六合之水與蜀同。李本奚氏，以幸賜國姓，世爲墨官云。唐之問，質肅公之子，有墨曰「饒州供進墨務官李仲宣造」，世莫知其何人子，頗有家法，或以遺黄魯直，直以爲不逾孫氏所有。陳留孫待制家，有墨半挺，號稱廷珪，但色重爾，非古製也。【略】

墨工製名，多相蹈襲，其偶然耶，亦好事者冀其精藝追配前人，故以重名之耳。南唐李廷珪子承晏，今有沈珪子晏，又有關珪。國初張遇，後有常遇，和之子，又有潘遇，谷之子。黟川布衣張谷，所製得李氏法，而世不多有，同時有潘谷，又有永嘉葉谷，作油煙，與潭州胡景純相上下，而膠法不及。陳瞻之後，又有梅瞻。耿德真，江南人，所製精者不減沈珪，惜其早亡，藏墨之家，不多見也。

謝肇淛《五雜組》卷一二《物部四》 李廷珪，唐僖宗時人，其墨在宋時如王平甫、石昌言、秦少游、蔡君謨輩皆有藏者。國朝馬愈《日抄》言：「在英國府中曾一見之。」今又百五十年矣，大内不可知，人間恐不可復得，即張遇、陳朗、潘谷皆無存者。以今之墨，不下往昔故也。

廷珪自易徙歙，遂爲歙人，則歙墨源流其來久矣。廷珪弟廷寬，寬子承宴，宴子文用，皆世其業而漸不逮。又有柴珣、朱君德小墨，皆唐末三代知名者。張遇、王迪、葉茂實、潘谷、陳朗、陳惟達、李仲宣，宋墨之良者也。元有朱萬初，純用松烟。國朝方正、羅小華、邵格之皆擅名一時。近代方于魯始臻其妙，其三十前所作九玄三極前無古人，最後程君房與爲仇敵，製玄元靈氣以壓之，二家各争其價，紛拏不定。然君房大駔，亡命不齒倫輩，故士論迄歸方焉。

徐燉《宋蔡忠惠公别紀補遺》卷之下 蔡君謨常評李超墨。超，易水人，唐末與其子庭珪渡江至歙州，以地多美松，因留居，遂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珪或爲邦，弟廷寬，男承宴，孫文用皆有名。又有朱君德、柴詢、柴成務、李文遠、張遇、陳贇，亦著名江南。當時其制有劍脊圓餅、拙墨、進貢墨、供堂墨，其面多作蛟龍，其幕有「宣府」字，今人間已少傳者。仁宗宴賜近臣墨，其文曰「新安香墨」，皆庭珪雙脊龍樣，尤爲佳品。《浪齋便録》

萬壽祺《墨表》二篇

宋

淳熙朝

朱熹一　葉理一

明

宣德朝

御墨四　方正三

成化朝

羅小華十三　邵格之十

嘉靖朝

方正子冕一　方冕子激一　泳一　方正曾孫鳳岡二

鳳岐三　邵青田一　邵青邱九　邵瓊林二

邵氏一　汪海厓一　汪南石一

萬曆朝

汪元一四　汪啓思一　汪仲嘉三　汪松菴一

汪氏二仲一　方暘泉一　方季康一　孫瑞卿一

孫繼洲一　孫玉泉一　孫氏一　佘雙松

潘嘉客一　潘方凱一　項玄貞一　郭胤高一

吴翼明一　吴民望三　吴孝甫一　吴仲輝二

吴充符一　胡玄貞二　程丙叔一　程用修一

有字號無姓

華陽一　常和一　鐵山道人一　伯瑛氏一

西隱道人一　靈源　仰泉一　乾初氏一

無姓氏字號

碧天無際一　寫經墨一　捻劑二　亭館

竹梧館一　香林館一　介福堂一　鼎菴一

秋水亭一　戲墨　九種

徽外

高麗墨一

萬壽祺《墨表》四篆《古今墨論》 六朝之後，復有李承晏、李文用、陳贇、盛皓、盛道、盛舟、盛真、柴珣、宣道、宣德、朱君德、耿德真，皆類廷珪，爲墨中神品。又猛、順二州貢墨，光澤可愛，皆尊貴不易得。唐玄宗御按墨曰「龍香劑」，一曰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墨之精，黑松使者也。」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龍賓十二。

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一九《制墨名家》 古來制墨名家，常山張順、九華朱覲、嘉禾沈珪、金華潘衡、桐柏張瀕、河東解子誠，獨李氏父子擅名，以能世其業也。

江登雲、江紹蓮《橙陽散志》卷末《備志》 歙工首推制墨，而銅錫、竹器及螺蚄諸品，并號精良。若羅經、日晷，則奇巧獨擅矣。

墨工惟歙最著，以流傳有自也。南唐李超及其子廷珪始作，宋時潘谷繼之。嘉靖後，若羅小華、程君房、方于魯、吴去塵，皆名重一時，半螺寸挺，珍同珙璧。而國朝之貢上方邀宸鑒，則有曹素功。此外，擅名墨藪者尤不下百數十家，胥能行世傳遠。夫文房精玩四，而婺之硯、歙之墨，徽居其二，詎不韙哉。

紀事

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九《合墨法》 好醇煙擣訖，以細絹篩於堈内，篩去草莽，若細沙塵埃。此物至輕微，不宜露篩，喜失飛去，不可不慎。墨一斤，以好膠五兩浸柈皮汁中。柈，江南樊雞木皮也。其皮入水緑色，解膠又益墨色。可下雞子白，去黄，五顆，更以真硃砂一兩，麝香一兩別治細篩，都合，調下鐵臼中，寧剛不宜澤，擣三萬杵，杵多益善。合墨不得過二月，九月，温時敗臭，寒則難乾，潼溶見風日解碎。重不得過二三兩，墨之大訣如此，寧小不大。

陶穀《清異録》卷下《文用門》 副墨子 蜀人景煥，博雅士也，志尚静隱，卜築玉壘山，茅堂花樹，足以自娱。嘗得墨材甚精，止造五十團，曰：「以此終身。」墨印文曰「香璧」，陰篆曰「副墨子」。

麝香月 韓熙載留心翰墨，四方膠煤多不合意。延歙匠朱逢，於書館傍燒墨供用，命其所曰「化松堂」，墨又曰「玄中子」，又自名「麝香月」，匣而寶之。熙載死，妓妾攜去，了無存者。

蘇易簡《文房四譜》卷五《墨譜》

一之叙事

《真誥》云：今書通用墨者何，蓋文章屬陰，墨，陰象也，自陰顯于陽也。

《續漢書》云：中宫令主御墨。

《漢書》云：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東宫故事》：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

《釋名》曰：墨者，晦也，言似物晦墨也。

《陸士龍與兄書》曰：一日上三臺，得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然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

古有九子之墨，祝婚者多子，善禱之像也，詞曰：九子之墨，藏于松煙，本性長生，子孫無邊。

《顧微廣州記》曰：懷化郡掘塹，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寫書。今山中多出朱石，亦可以入朱硯中使。

戴延之《西征記》曰：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書，故號焉。盛宏之《荆州記》曰：築陽縣亦出。

楊雄詔令：尚書賜筆墨，觀書石室。

《墨藪》云：凡書先取墨，必廬山之松烟，岱郡之鹿角膠，十年之上强如石者妙。

《周書》有湮墨之刑，莊子云：砥筆和墨，晉公墨衰，邑宰墨綬，是知墨其來久矣。

陶侃獻晉帝牋紙三十枚，墨二十丸，皆極精妙。

王充《論衡》云：以塗傳泥，以墨點繒，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之污，常在絹素。

歐陽通每書，其墨必古松之烟，末以麝香，方可下筆。

許氏《説文》云：墨者，墨也，字從黑土，墨者煤烟所成，土之類也。

古人灼龜，先以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乃吉。《尚書・洛誥》云：惟洛食。漢文大横入兆，即其事也。

北齊朝會儀，諸郡守勞訖，遣陳土宜，字有謬誤，及書跡濫劣者，必令飲墨水一升。見《開寶通禮》。

酈元注《水經》云：鄴都銅雀臺北曰「冰井臺」，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間，上有冰室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見陸雲與兄書云。

《括地志》云：東都壽安縣洛水之側，有石墨山，山石盡黑，可以書疏，故以石墨名山。

《新安郡記》云：黟縣南一十六里有石嶺，上有石墨，土人多采以書，有石墨井，是昔人采墨之所，今懸水所淙激，其井轉益深矣。

《陳留耆舊傳》云：王邯剛猛，能解槃牙破節目，考驗楚王英謀反，連及千餘人事，竟引入詰問無謬，一見，賜御筆墨，再見，賜佩帶，三見，除司徒西曹屬。

王充《論衡》云：河出圖，洛出書，此皆自然也，天安得筆墨圖畫乎。

《晉令》：治書令史掌威儀禁令，領受寫書縑帛筆墨。

《筆陣圖》以筆爲刀矟，墨爲銼甲。

蘇易簡《文房四譜》卷五《墨譜》 二之造

韋仲將《墨法》曰：即韋誕也。今之墨法，以好醇松烟乾搗，以細絹筛於缸中，筛去草芥。此物至輕，不宜露筛，慮飛散也。烟一斤已上，好膠五兩，浸栲皮汁中。栲皮即江南石檀木皮也。其皮入水緑色，又解膠，并益墨色。可下去黄雞子白五枚，亦以真珠一兩，麝香半兩，皆別治細筛。都合調下鐵臼中，寧剛不宜澤。搗三萬杵，杵多益善。不得過二月、九月，温時臭敗，寒則難乾。每錠重不過三兩。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仲將之墨，一點如漆。」

冀公墨法：松烟二兩，丁香、麝香，乾漆各少許，右以膠水溲作挺，火烟上薰之，一月可使。入紫草末色紫，入秦皮末色碧，其色俱可愛。

昔祖氏本陽定人，唐時墨官也。今墨之上必假其姓而號之，大約易水者爲上。其妙者必以鹿角膠煎爲膏而和之，故祖氏之名聞於天下。今太行濟源、王屋亦多好墨，有圓如規，亦墨之古製也。有以栝木烟爲之者尤麤。又云：上黨松心爲之尤佳，突之末者爲上。

江南黟歙之地，有李廷珪墨尤佳。廷珪本易水人，其父超，唐末流離渡江，覩歙中可居造墨，故有名焉。今有人得而藏于家者，亦不下五六十年。蓋膠敗而墨調也。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寫踰數十幅，不耗一二分也。

墨或堅裂者至佳，凡收貯宜以紗囊盛，懸於透風處佳。造朱墨法：上好朱砂細研飛過，好朱紅亦可。以栝皮水煮膠，清浸一七日，傾去膠清。於日色中漸漸漉之，乾濕得所，和如墨挺，於朱硯中研之，以書碑石。亦須二月、九月造之。

宋張永涉獵經史，能爲文章，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墨皆自造。上每得永表，輒執玩咨嗟久之，嘆供御者不及也。

造麻子墨法：以大麻子油沃糯米半碗强，碎剪燈心堆于上，燃爲燈。置一地坑于中，用一瓦鉢微穿透其底，覆其焰上，取烟煤重研過。以石器中煎煮皂莢膏，并研過者糯米膏，入龍腦、麝香、秦皮末和之，搗三千杵。搜爲挺，置蔭室中俟乾。書於紙上，向日若金字也。秦皮，陶隱居云俗謂之樊槐皮。以水漬和墨，書色不脱，故造墨方多用之。

近黟歙間有人造白墨，色如銀。迫研訖，即與常墨無異。即未知所製之法。

蔡襄《端明集》卷三四《文房四説》 黄山松煤至精者，造墨可比李庭珪，然匠者多貧，人於以求利，故不逮也。近有道人，自能燒烟，遣令就黄山取煤，必得佳者。

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四《雜誌一》 鄜延境内有石油，舊説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生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裛之，乃采入缶中，頗似淳漆，然之如麻，但煙甚濃，所霑幄幕皆黑。予疑其煙可用，試掃其煤以爲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爲之，其識文爲「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後必大行於世，自予始爲之。蓋石油至多，生於地中無窮，不若松木有時而竭。今齊魯間松林盡矣，漸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造煤人蓋未知石煙之利也。石炭煙亦大墨人衣，余戲爲延州詩云：「二郎山下雪紛紛，旋卓穹廬學塞人。化盡素衣冬未老，石煙多似洛陽塵。」

王闢之《澠水燕談録》卷九 南唐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物，爲天下之冠。自李氏之亡，龍尾石不復出。嘉祐中，校理錢仙芝知歙州，訪得其所乃大溪也。李氏嘗患溪不可入，斷其流，使由他道。李氏亡，居民苦其溪之回遠，導之如昔，石乃絶。仙芝移溪還故道，石乃復出，遽與諸溪並行。莆陽蔡君謨常評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其子廷珪渡江至歙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居，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珪或爲邦。珪弟廷寬，男承晏，承晏男又用，皆有聞易水。江南又有朱君德、柴詢、柴成務、李文遠、張遇、陳贇著名。當時其制有劒脊、圓餅、拙墨、進貢墨、供堂墨，其面多作蛟龍，其幕音縵有宣府字，或云止宣，或著姓氏，或别州府，今人間已少傳者。仁宗嘉祐中宴近臣，於宴嘗以墨賜之，其文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諸君承賜者皆廷珪，雙脊龍樣尤爲佳品。

王欽臣《王氏談録·雌黄墨》 公言雌黄爲墨，校書甚良，飛研極細堅，膠揉

爲挺，無油麪器中磨，加以少藤黃，尤佳。

晁貫之《墨經》

松

古用松煙、石墨二種，石墨自晉魏以後無聞，松煙之製尚矣。漢貴扶風隃麋、終南山之松，蔡質《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晉貴九江廬山之松，衛夫人《筆陣圖》曰：「墨取廬山松煙。」唐則易州、潞州之松，上黨松心尤先見貴。後唐則宣州黃山、歙州黟山松、羅山之松，李氏以宣歙之松類易水之松。今兗州泰山、徂徠山、島山、嶧山、沂州龜山、蒙山、密州九仙山，登州牢山，鎮府、五臺、邢州、潞州太行山，遼州遼陽山，汝州竈君山，隨州桐柏山，衛州共山，衢州柯山，池州九華山及宣歙諸山，皆産松之所。兗、沂、登、密之間山，總謂之「東山」，鎮府之山，則曰「西山」。自昔東山之松，色澤肥膩，性質沉重，品惟上上，然今不復有。今其所有者纔十餘歲之松，不可比西山之大松。蓋西山之松與易水之松相近，乃古松之地，與黃山、黟山、羅山之松，品惟上上。遼陽山、竈君山、桐柏山可甲乙，九華山品中，共山、柯山品下。大槩松根生茯苓，穿山石而出者透脂松，歲所得不過二三株，品惟上上。根幹肥大，脂出若珠者曰脂松，品惟上中。可揭而起，視之而明者曰「揭明松」，品惟上下。明不足而紫者曰「紫松」，品惟中上。礦而挺直者曰「籤松」，品惟中中。明不足而黃者曰「黃明松」，品惟中下。無膏油而漫若糖苴然者曰「糖松」，品惟下上。無膏油而類杏者曰「杏松」，品惟下中。其出歷青之餘者曰「脂片松」，品惟下下。其降此外，不足品第。

煤

古用立窑，高丈餘，其竈覓腹小口，不出突，於竈面覆以五斗甕，又益以五甕，大小爲差。穴底相乘，亦視大小爲差。每層泥塗惟密，約甕中煤厚住火，以鷄羽掃取之，或爲五品，或爲二品，二品不取最先一器。今用卧窑，疊石累礦，取岡嶺高下，形勢向背，而或長百尺，深五尺，脊高三尺，口大一尺，小項八尺，大項四十尺，胡口二尺，身五十尺。胡口亦曰「咽口」，口身之末曰「頭」。每以松三枝或五枝徐爨之，五枝以上，烟暴煤麄，以下則煙緩煤細，枝數益少益良，有白灰去之，凡七晝夜而成，名曰一會。候窑冷采煤，以項煤爲二器，以頭煤爲一器。頭煤如珠如纓絡，身煤成塊成片。頭煤深者曰「遠火」，外者曰「近火」，煤不堪用。凡煤貴輕，舊東山煤輕，西山煤重，今則西山煤輕，東山煤重。凡器大而輕者良，器小而重者否。凡振之而應手者良，擊之而有聲者良。凡以手試之而入人紋理難洗者良。以物試之自然有光成片者良。凡墨有穿眼者謂之滲眼，煤雜，窑病也。舊窑有蟲鼠等糞及窑衣露蟲雜在煤中，莫能揀辨，唯唾多可弭之，然終不能無。

膠

凡墨，膠爲大。有上等煤而膠不如法，墨亦不佳。如得膠法，雖次煤能成善墨，且潘谷之煤，人多有之，而人製墨，莫有及谷者，正在煎膠之妙。凡膠，鹿膠爲上，《考工記》曰：「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餌，犀膠黃，莫先於鹿膠。」故魏夫人曰：「墨取廬山松煙，代郡鹿膠。」凡鹿膠，一名白膠，一名黃明膠，《墨法》所稱黃明膠，正謂鹿膠，世人多誤以爲牛膠。但鹿膠難得，煎法用蠟及胡麻者，皆不入墨家之用。案隱居《白膠法》，先以米瀋汁漬七日，令軟，然後煑煎之，如作阿膠淘。又一法，細銼鹿角與一片乾牛皮同煎，即銷爛。唐《本草》注曰：「麋角、鹿角煑濃汁，重煎成膠。」今法取蜕角，斷如寸，去皮，及赤解，以河水漬七晝夜，又一晝夜煎之，將成以少牛膠投之，加以龍麝。鹿膠之下，當用牛膠。牛用水牛皮，作家所謂鄉掘皮最良，剔除去毛，以水浸去塵汙，浸不可太軟，當須有性，謂之夾生。煎火不可暴，常以篦攪之不停手，貴氣出不昏。時時揚起視之，以候厚薄，直至一條如帶爲度。其墨膠不可單用，或以牛膠、魚膠、阿膠參和之。兗人舊以十月煎膠，十一月造墨。今旋煎旋用，殊失之，故潘谷一見陳相墨，曰：惜哉！其用一生膠耳。當以重煎者爲良。

羅

凡煤須用羅，後魏賈思勰曰：醇煙擣訖，當以細絹篩墮內。此物至輕微，不宜露篩，喜飛去，不可不謹。

和

凡和煤，當在淨密小室內，不可通風。傾膠於煤中央良久，使自流，然後衆力急和之，貴潤澤而光明。初和如麥飯許，搜之有聲乃良膠。初取之和下等煤，再取之和中等煤，最後取之和上等煤。凡煤一片，古法用膠一片，今用膠水一斤，水居十二兩，膠居四兩，所以不善。然賈思勰墨法，煤一斤，用膠五兩，蓋亦未盡善也。況膠多利久，膠少利新，匠者以其速售，故喜用膠少。觀易水奚氏、歙州李氏，皆用大膠，所以養墨。時大膠墨紙黃，小膠墨紙微黃，其力以是爲差。凡大膠必厚，厚難於和，和之柔則善，剛則裂。若以漆和之，凡煤一斤，以生漆三

錢、熟漆二錢，取清汁投膠中，打之勻，和之如法。

擣

凡擣不厭多，魏韋仲將《墨法》：鐵臼中擣三萬杵，杵多益愈。後賈思勰法曰：亦擣三萬杵，杵多益善。唐王君德則用石臼擣三二千杵，蓋其擣無數。其擣過粘後，光不可搗，自從臼中掘出爲度。出臼納靜器內，用紙封幂，熳火養之，紙上作數穴以通氣，火不可間斷，爲其畏寒。然不可暴，暴則潼溶，謂之熱粘，不堪製作。凡鹿膠搗成便丸捍，不可遲延，稍遲乃皴裂不堪。若牛膠，擣之一日後，膠行力均，再入臼搗千餘下乃可丸。捍丸時用五人相次，人有錢砧，椎三五百下，舊語曰「一椎一折鬪手捷」，此其法也。初椎成爲光劑，爲硬劑，又過硬劑，爲熱劑。每一劑傳畢五人成熟劑，乃入匠手丸捍。

丸

凡丸劑不可不熟，又病於熱，熱不堪用，雖成，必不光澤，易碎裂。凡急手爲光劑，緩手爲皴劑，一丸即成，不利於再。

藥

凡墨藥尚矣。魏韋仲將用真珠、麝香二物。後魏賈思勰用桦木、鷄白、真珠、麝香四物。唐王君德用醋、石榴皮、水犀角屑、膽礬三物。王又法用桦木皮、皂角、膽礬、馬鞭草四物。李廷珪用藤黃、犀角、真珠、巴豆等十二物。今究人不用藥爲貴，其説曰：正如白麵、清麵，又如茶之不可雜以外料。亦自有理，然不及用藥者良。舊有別集《藥法》一卷。

印

凡底版貴乎直，寧大不小。平版上俯下平，寧重不輕。凡底版銀爲上，面印牙爲上。尋常底版用棠，手版用杞。蓋底版面印，皆以松爲良，與煤爲宜。凡印大墨，以水拭之，以紙按之，然後用印。凡印方直最難用，用多裂。易水張遇印，多方直者，其劑熟可知。

樣

凡墨樣當取則於古，無大小厚薄之限，而賈思勰曰：墨璽不得過二三兩，寧小不大，世人遂以薄小爲貴，謂從前奚庭珪然。宣府奚庭珪之類小墨，在古品中爲佳，不知雙春龍之類大墨，亦不可置在劣等。要之，無大小厚薄，醇煙法膠爲本耳。蓋厚大利久，薄小利新，厚大難工，薄小易善，故匠人不喜於厚大者。然太大則不便於用，太薄則艱於包，當以厚而大者爲佳。

陰

凡墨陰用炭灰、石灰、麥糠三種。炭灰爲上，石灰酷多裂，麥糠慢多曲。惟炭灰爲上，凡用炭灰精篩，弗雜弗濕，其下惟厚，上之厚薄，視墨之大小，時之晴晦。中以薄紙裹之，然置之不平亦曲，見風亦裂。若用石灰蔭，當於新瓦罌中置灰，灰上用紙，紙上復加以灰，不可厚。若用麥糖蔭，以椽架葦縣室中，其上糠底，糠惟平惟均，不可有逆糠。凡蔭室，以靜密温小爲貴，晝夜不去火。然火大則病，火暴亦病，其晝夜候火，隨風日晴晦，最爲難。又有不用蔭者，墨成曝於靜密室中聽自乾。又有以衣被覆之使乾者。

事治

凡事治墨，以水、以兔皮、以滑石、以萊州石、以錢、以鏵頭、以漆、以墨、以墨最不佳，餘錯用之皆良。惟此數物，不及弄成，如弄鞭、弄茶瓢。

研

凡研墨不猷遲，古語云：「研墨如病。」凡研，直研爲上，有研乃見直色，不損墨。若圓磨，則假借重勢，往來有風，以助顏色，乃非墨之真色，惟售墨者圓研。若邪研，則水常揖其半，而其半不及先所用者，惟俗人邪研。凡墨户不工於製作，而工於研磨，其所售墨，則使自研之，常優一暈。凡煤細研之乾遲，煤麁研之乾疾，凡惡墨研之如研泥。

時

凡墨最貴及時，韋仲將《墨法》：「不得過二月、九月。」賈思勰曰：「温時敗臭，寒時潼溶，當以十一月、十二月、正月爲上時，十月、二月爲下時，餘月無益有害。」既得時，須擇晴明無風之日，或當静夜。若燒煤之時當以二月、三月、四月爲上時，八月、九月、五月、十月、六月、七月，水潦土濕，十一月、十二月風高水寒，皆不利。

何薳《春渚紀聞》卷第八《記墨・烟香自有龍麝氣》 西洛王迪，隱君子也。其墨法止用遠烟鹿膠二物，銑澤出陳贍之右。文潞公嘗從迪求墨，久之，持烟一奩見公，見請以指按烟，指起烟亦隨起，曰：「此烟之最輕遠者。」乃抄烟以湯瀹起揖公對啜，云當自有龍麝氣，真烟香也。凡墨入龍麝，皆奪烟香，而引蒸濕，反爲墨病，俗子不知也。

何薳《春渚紀聞》卷第八《記墨・漆烟對膠》 沈珪，嘉禾人。初因販繒，往來黄山，有教之爲墨者，以意用膠，一出便有聲稱。後又出意取古松煤，雜用脂漆滓，燒之得烟極精黑，名爲漆烟。每云韋仲將法止用五兩之膠，止用五兩之膠

「五」，《寶本》作「五十」。而李氏渡江，始用對膠，而祕不傳爲可恨。一日與張處厚於居彦實家造墨，而出灰池失早，墨皆斷裂。彦實以所用墨料精佳，惜不忍棄，遂蒸浸以出故膠，再以新膠和之，墨成，其堅如玉石。因悟對膠法，每視烟料而煎膠，膠成和煤，無一滴多寡也，故其墨銘云：「沈珪對膠，十年如石，一點如漆」者，此最佳者也。余識之蓋二十年矣。其爲人有信義，前後爲余製墨計數百笏。庚子寇亂，余避地嘉禾，復與珪連牆而居，日爲余言膠法，并觀其手製，雖得其大概，至微妙處，雖其子宴亦不能傳也。珪年七十餘終，宴先珪卒，其法遂絶。有持張孜墨較珪漆烟而勝者，珪曰：「此非敵也。」乃取中光減膠一丸，與孜墨並，而孜墨反出其下遠甚。命叩之，曰：「廷珪對膠，於百年外方見勝妙。蓋雖精烟，膠多則色爲膠所蔽，逮年遠膠力漸退，而墨色始見耳。若孜墨急於目前之售，故用膠不多，而烟墨不昧，若歲久膠盡，則脱然無光，如土炭耳。孜墨用宜西北，若入二浙，一過梅潤則敗矣。」滕令嘏監嘉禾酒時，延致珪甚厚，令盡其藝。既成即小丸磨試，而忽失所在。後二年浚池得之，其堅緻如故。令嘏莊敏公之子，所蓄古墨至多，而有鑒裁。因謂珪曰：「幸多自愛，雖二李復生，亦不能遠過也。」

何薳《春渚紀聞》卷第八《記墨・二李膠法》 柴珣，國初時人。得二李膠法，出潘、張之上。其作玉梭樣，銘曰「柴珣東瑶」者，士大夫得之，蓋金玉比也。

何薳《春渚紀聞》卷第八《記墨・軟劑出光墨》 九華朱覲，亦善用膠作軟劑出光墨。莊敏滕公作郡目，令其子製銘曰「愛山堂」造者最佳，子聰不逮其父。

何薳《春渚紀聞》卷第八《記墨・南海松煤》 近世士人遊戲翰墨，因其資地高韵，創意出奇，如晉韋仲將、宋張永所製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製，加減指授善工而爲之耳。如東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銘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是也。其法或云每笏用金花烟脂數餅，故墨色豔發，勝用丹砂也。

何薳《春渚紀聞》卷第八《記墨・雜取樺烟》 三衢蔡瑫，雖家世造墨而取烟和膠，皆出衆工之下。其煤或雜取樺烟爲之，止取利目前也。

何薳《春渚紀聞》卷第八《記墨・油松烟相半則經久》 近世所用蒲大韶墨，蓋油烟墨也。後見續仲永言，紹興初同中貴鄭幾仁撫諭少師吴玠於仙人關，回舟自涪陵來，大韶儒服手刺，就船來謁。因問油烟墨何得如是之堅久也，大韶云：「亦半以松烟和之，不爾則不得經久也。」

何薳《春渚紀聞》卷第八《記墨・桐華烟如點漆》 潭州胡景純專取桐油燒烟，名桐華烟。其製甚堅薄，不爲外飾，以眩俗眼。大者不過數寸，小者圓如錢大。每磨研閒，其光可鑒。畫工寶之，以點目瞳子，如點漆云。

李孝美《墨譜法式》卷上《圖》

采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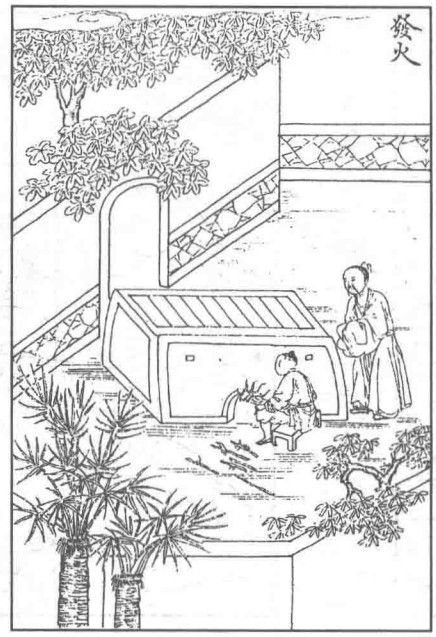
右采松之肥潤者，截作小枝，削去簽刺，懼其先成白灰，隨烟而入，則煤不醇美。

造窯

右造窑用板各長九尺，闊尺餘，每兩板對倚相次，全用泥封合。窑梢一角爲突，蓋以高下，角突大小約二寸徑合。如窑病，燃火有礙，及出烟不快，即開突斟酌修治，事訖，復閉之。窑心地面上亦有出氣眼，直通突外，以備出氣。其窑至十二步陡低一邊，留取煤小門。一邊用石板對倚爲巷，至六步爲大巷，又漸小一步爲拍巷，又五步節次低小爲小巷，又半步爲燕口，只開二寸高五寸。大堂下安臺，臺下鑿兩小池。一池以備積灰，一池以浸小掃箒，以備掃灰。

發火

發火要活，不用多然，然死灰多，則墨不黑也。庭珪墨所以妙正緣此，此造法第一關也。大韶云：造墨何須火力堅，火微烟重自然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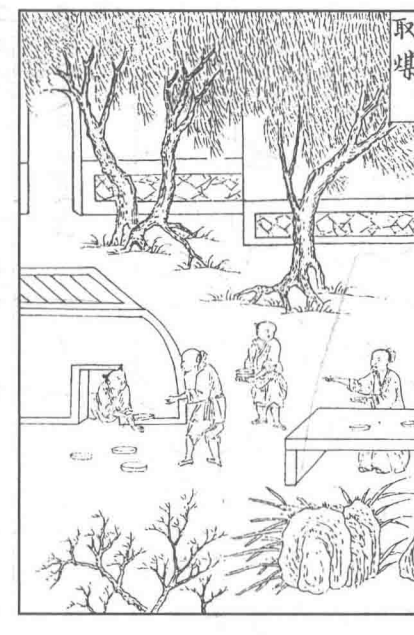


右窑相並三四眼，留一二眼爲減火，每以松三兩枝細細發火，候及六七分，將殘者於別眼然之，應有灰落，即以濕箒掃入池中，無使揚也。別眼皆取常煤。

取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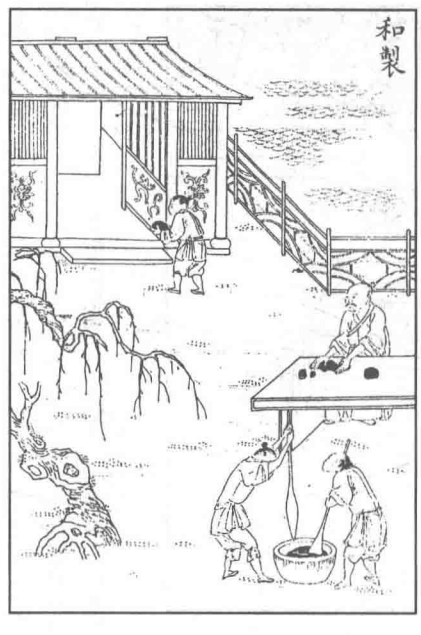
煤貴陳宿，隔旬日尤佳。又一種栢煤，出終南，蒲大韶多用之，李欣父子用之尤妙。栢煤薄，取最不易。

右燒煤自發火止於十日，不候窑冷，令人開巷邊小門而入，以扇子取，分前後中爲三等，唯後者最優，《墨苑》云突之末者爲上。中者次，前者又其次，故窑梢懸板者謂之「茸頭」，揉殺即名「珠子」，他無以加也。



和製

入膠水等分，復用真煙發之，遲二日入套板，俟稍乾，微火薰五七刻，冷後加明膠佳。蒲大韶和製與李氏異，見《宣靖録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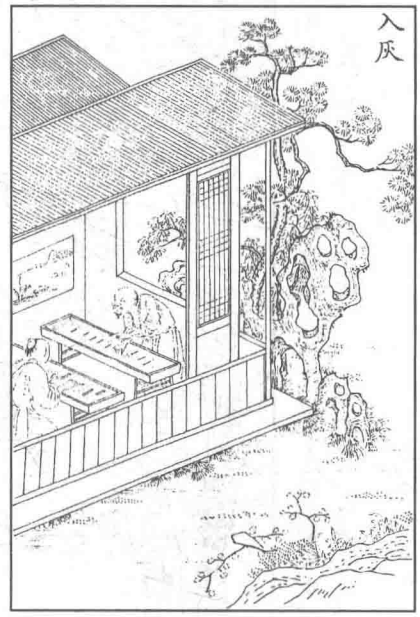


右用好醇煤乾擣，以細絹篩於缸中，篩去草芥，不可露篩，慮飛散也。或用密羅上下各以紙爲袋，篩之亦佳。每和入膠物，拌搜至勻，下鐵臼中，寧乾勿濕，擣三萬杵，多多益善，不得過二月、九月，温時敗臭，寒則難乾。潼溶見風日解碎，重不得過三兩，寧小不大。出《齊民要術》韋誕墨法。

入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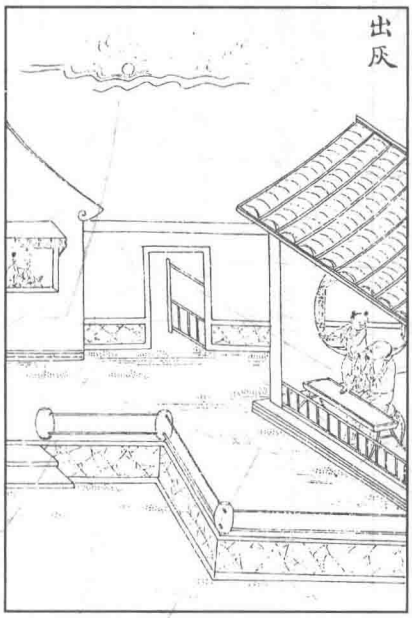
不入灰性燥，不可久用，多則色白，此尤難事。

右用好柴炭灰相半，篩細按平，以紙襯放墨，再以紙覆布灰，令密大約五六日可出矣。亦有不用灰池，於密室中作棚，去地三尺，置箔於上，籍之用糠，麥稻皆可。無害於成。獨兗州陳氏世世用之。



出灰

微火薰一晝夜，細擊之，其滓自落。廷珪法不同，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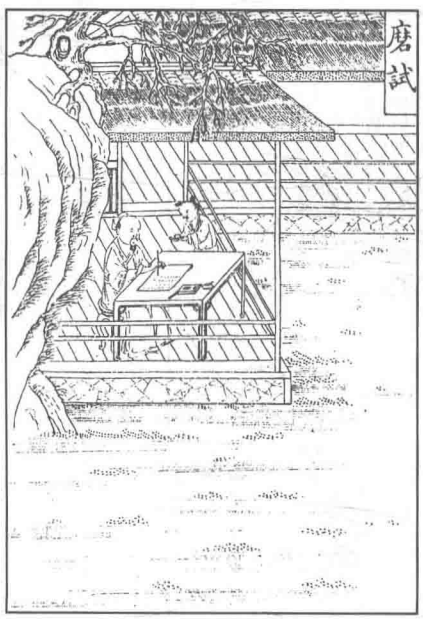


右墨出灰池，以繩辮之，掛梁間，無近牆邊，牆墨曲。候乾，用水刷，令平淨，再以黃蠟滑石出光，有堅緻者至佳，收貯以紗囊，懸透風處。出《墨苑》。

磨試

用舊紫石研新水，不著力磨二刻試佳。磨重則劑易剥，色澤不勻。是蒲墨用栢烟尤不堪重，宣和試墨方其備，今采摘其説。

右研墨要涼，涼則生光，不可熱，熱則生沫，蓋忌其研急則墨熱也。李陽冰云：「用則旋研，無令停久，久則塵埃相污，膠力隳亡，如泥鈍不任下筆矣。」出《墨苑》。



李孝美《墨譜法式》卷下《法》

膠

煮膠要用二月、三月、九月、十月，餘月則不成。熱即不凝，無以作餅。寒即凍瘃，合膠不粘。以沙牛皮或水牛皮，水浸四五日，令極液，淨洗濯，無令有泥，不須削毛，削毛費功，打膠無益。片割著釜中，唯欲舊釜大而不渝者，釜新則燒令皮著底，釜小費著火，釜渝令膠色黑。凡水皆得煮，然鹹苦之水，膠乃更勝。長作匕，匕頭鐵刃，時時徹底攪之，勿令著底。匕頭不施鐵刃，雖攪不徹底，不徹底則焦，焦則膠惡，是以尤須數數攪之。水少更添，常使滂沛，經宿晬時，勿令絶火，候皮爛熟，以匕瀝汁，看末後一珠，微有粘勢，膠便熟矣。以初挹所濾去滓穢，瀉淨乾盆中。挹時勿停火，火停沸定，則皮膏汁下，挹不得也。淳熟汁盡更，添水煮之，攪如初法，熟後挹取，看

皮垂盡，著釜燋黑，無復粘勢，乃棄去之。膠盆向滿，舁著空靜屋中，仰頭令凝。蓋則氣變成水，令膠解離。凌旦，合席上，脫所凝膠口，濕細緊綫以割之。其近盆底土惡之處不中用者，割去少許，然後十字拆破之，又中斷爲段，較薄割作餅。唯末上膠皮如粥膜者爲最，近盆之上者次之，末下者不佳，即苯膠也。先於庭中豎槌，施三重密箔，令免狗鼠，於最下箔上布置膠餅，其上兩重，爲作蔭凉，并扞霜露。膠餅雖凝，水汁未盡，見日即消，霜露霑濡，復難乾燥。旦起至食時，卷去上箔，令膠見日，凌旦氣寒，不畏消釋，霜露之潤，見日即乾。食後還復舒箔爲蔭，雨即納敞屋之下，則不須重箔，四五日浥浥時，繩穿膠餅，懸而日曝，極乾乃納屋內，懸紙籠之。以防青蠅塵土之污。夏中雖軟，相俟至八月秋凉時，日中曝之，還復堅好。出《齊民要術》。

同前

水牛皮不以多少，生去肉并毛根，洗浸極淨，入大鍋慢火煮三兩日，令皮極爛。如水耗，旋添温水，候鍋內有粥面爲度，漸減火，不添水，傾在盆內濾取清汁，不住手攪至濕，務要出盡熱氣。候凝以綫割之。並如前法。

鹿角膠

大鹿角十斤，截成二寸，河水浸一月，洗淨入大鍋，添水五斗，黄膠四兩同煮，常令沸，水耗即添湯。勿入冷水。日夜熬至二斗，方去鹿角，折濾極淨去滓，再入小鍋，用炭火熬至成，貯磁器中，候凝即切作片子，於通風處放乾。

魚膠

鯉魚鱗不計多少，水浸一日，洗令極淨，以無油鍋內添水，用慢火煮一伏時，俟鱗爛，濾去滓，再滓稀稠得所澄，取清者俟凝，勒作片子，或傾在半竹筒內，頓風處俟乾收。

減膠

鰾半斤，膠一斤，同以冷水浸一伏時，先將鰾用笋葉裹定緊繫，水煮百餘沸，去笋葉，乘熱入臼中，急擣至爛，次入浸鹿膠及猪膽汁一盞，藤黄一分，同擣至稀勻得所，就臼放凝，取出勒作片子，放乾。

冀公墨

松烟二兩、丁香、麝香、乾漆各少許，以膠水搜作挺，火烟上薰之，一月可使。

仲將墨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仲將之墨，一點如漆。」

醇烟一斤以上，以膠五兩，温庭筠云：五兩新膠，乾輕入用。出《墨苑》。浸栲皮汁中不，可下鷄子白去黄五顆，亦以朱砂《墨苑》作真珠，按《本草》丹砂作末名真硃。陶隱居云：真珠即今朱砂也。珠字恐是傳寫之繆。一兩、麝香一兩，別治細篩，都合稠。餘見和製圖，其次他法准此。

庭珪墨

牛角胎三兩，洗淨，細剉，以水一斗浸七日，皂角三挺煮一日，澄取清汁三斤，入梔子仁、黄蘗、秦皮、蘇木各一兩，白檀半兩，酸榴皮一枚，再浸三日。入鍋煮三五沸，取汁一斤，入魚膠二兩半，浸一宿，重湯熬熟，入碌礬末半錢，同濾過，和煤一斤。

同前

藥汁一斤，入減膠三兩，浸一宿，重湯煮化令熟，綿濾，和煤一斤，乘熱搜匀。

古墨

紫草、秦皮、皂角、藡木、牛角、胎酸、石榴皮各一兩，細剉，用清水煎，取汁一斤濾過，入膠六兩，青黛半兩同熬，候匀化，再濾過煤一斤於淨盆內，逐旋入膠搜匀。

同前

秦皮、藡木各二錢，甘松、藿香、酸石榴皮半兩，煎汁一斤六兩，浸鹿角膠二兩半，重湯煮，耗一二分，用厚綿濾過，和煤一斤四兩，更入熟漆一兩。

同前

酸石榴皮、秦皮、牛角胎各三兩，黄蘗二兩，五倍子、巴豆各一兩，靛青半兩，碌礬一分，皂角三挺，並剉細，入水二斗，浸一兩宿，入鍋慢煮至七八升，去滓，折濾淨汁，再熬至三升，厚綿濾過，取淨汁一斤，傾大椀內，入猪膽汁半盞，鹿角膠五兩，重湯化熬，令沫散，不住手攪，再以綿濾，煤一斤搜和匀，更入細研藤黄、生龍腦各一錢。

油烟墨

桐油二十斤，大麁椀十餘隻，以麻合燈心旋旋入油八分，上以瓦盆蓋之，看烟煤厚薄於無風淨屋內，以鷄羽掃取，此二十斤，可出煤一斤。秦皮二兩，巴豆、黄蘗各一兩，梔子仁、甘松、香陵、零香各半兩，皂角五挺，細槌碎，以水五升浸一宿，次日，於銀石器內慢火煮至耗半，濾去滓，秤取一斤，入膠四兩再熬，化盡退火，放冷，經宿旋旋入煤搜匀。

同前

清油、麻子油、瀝青作末各一斤，先將二油調匀，以大碗一隻，中心安麻花點

著，旋旋摻入瀝青，用大新盆蓋之，周回以瓦子襯起，令透氣，薰取，以翎子掃之。每煤四兩，用穎川梳頭膠一兩，先以秦皮水煎，取濃汁四兩，并膠再熬，勻化搜煤。

同前

清油一斤，瀝青一斤，先以紫草二莖，燈心十莖，共作一束，可長三寸，於一大椀膠定，傾油在內，掘一地穴子埋定，露椀唇兩指，合以新盆。三五斗大。用塼子三脚襯起，點著草，至夜掃之。酸石榴皮、胡桃、青皮各二枚，呵梨勒一分，青黛半兩，皂角三挺，並碎之，以水二斗煮，及一斗，以綿濾，取汁一斤，入膠四兩，再熬，不住攪，候沫散，和煤一斤。煤少再依前法燒取。

同前

麻子油二斤，掘地坑子，開三吵道，置一大椀，傾油在內，以麻花作心，合以新盆，不襯起，勿令透氣，每一斤油可取煤九錢。紫草、巴豆、秦皮、黃蘗等，分以水煎，取濃汁，放冷，浸膠，候軟，木臼內杵如稀糊，量煤和之。

同前

麻子油、瀝青相半，慢火煉勻。以紫草、細茸三莖、燈心五莖，麻皮纏定，齊截作三寸長，用釘脚插定置椀底。傾油在內，撅一地坑，約深五寸，徑七寸，三面開吵道，各長尺餘，闊四五寸，近坑闊一寸，塼泥蓋了納，去坑口五寸安油碗，坑內以半塼襯定，吵口須近椀下，勿令風吹，著椀唇坑上，合新瓦罐一隻，於口邊開三寸口子，要看火却用濕紙封合，底上開透，作圓口子，徑一寸半，其上以次相乘至七八隻，逐隻只於底上開放，口子自下漸大，唯末上者只留三分小眼子，勿閉合，令出煤氣。每罐唇亦用濕紙封了，點著，候油盡，從上罐掃煤入袋。牛角胎、酸石榴皮、秦皮各三兩，草烏頭、紫草、巴豆、呵梨勒各半兩，細剉一處，用水三斤，浸五七日，慢火熬，耗一半，濾去滓，入膠五兩，化勻，和煤一斤。

同前

以大麻子油沃糯米半碗强，碎剪燈心堆其上，燃爲燈。置一地坑子中，用一瓦鉢微穿透其底，覆其焰上，取烟煤重研過。以石器中煎者皂角膏，并研過者糯米膏，入龍腦、麝香、秦皮末和之。

叙藥

秦皮、解膠益色，一名梣皮，一名石檀。陶隱居云：俗謂之樊槐皮以水漬之和墨書，色不脱。《齊民要術》云：江南樊鷁木也。温庭筠書云：韋曜名方，即永鷁木。藤黄、鷄子清、生漆、牛角胎、至堅。猪膽、鯉魚膽、至黑而澤。甘松、藿香、零陵香、白檀、丁香、龍腦、麝香、碎膠煤氣。歐陽通每書其墨，必古松之烟末以射香，方下筆。地榆、虎杖、卷栢、五倍子、丹參、黄連、黄蘆、紫草、鬱金、茜根、黑豆、百藥煎、蕪木、胡桃、青皮、草烏頭、牡丹皮、棠梨葉、呵梨勒、助色。段成式書云：棠梨所染，滋節多方，梨勒共和，周遮無濕。皂角、除濕氣。梔子仁、青黛、去膠色。黄蘗、研無聲。川烏頭、膠力不勁。酸石榴皮、硯中遲散。巴豆、增肥，多則損光。碌礬、如黑色則敗膠。朱砂、益色。李白《酬張司縣歌》：上黨碧松烟，夷陵丹砂末。蘭麝凝珍墨，精光乃可掇。烏賊魚腹中墨。諸法未見入用。陶隱居云：烏賊腹中有墨，今作好墨用之。

品膠

一魚膠，唯番禺者佳。二減膠，三梳頭，穎川膠山子是也。四鹿角膠，《墨藪》云：凡書必取廬山之松烟，岱郡之鹿角膠，十年之上，强如石者妙。《墨譜》云：祖氏墨必以鹿角膠煎膏和之。五阿膠，鄆膠有兩等，一牛皮，一烏驢皮，和墨必以牛皮者爲勝。六膠。作將冀公墨法唯有好膠，號爲精製，取堅而有色也。

儲泳《祛疑説・墨説》 製墨之法，取烟不過欲其輕遠而水之重輕、膠之分兩，隨時增減，大槩不甚相遠。世人往往入他藥以助其黑色，發其光焰，不知天下至黑，何以加於油烟，入藥一分減色一分耳。惟當事治膠法，煎膠之次，恐其滯也，有藥以醒之，恐其烈也，有藥以敗之，故藥去而性存，膠成而體不雜，膠烟之外不用一藥，此墨之所謂膠法也。夫烟之所以黑者，搗練之功也。今之製墨者，以手搜劑，緩則燥裂，一再蒸之，已失其性，況敢搗練千杵耶。得製膠之法，又能緩膠之性，則入鐵石臼中搗一二千下，膠性如飴，惟意所適，然後作錠，出烟之黑色，發烟之光焰，未有過於此者。區區秦皮、紫草之類，適爲膠法累耳。雅意文房者，不可不知此理。

吴儆《竹洲集》卷一四《雜著・墨説》 蜀人以桐華爲墨，雖一時光黑可愛，然新則滯，久則敗。以歙墨之佳者先後研和用之，則蜀膠爲之融液清澈，而歙煙益精明可鑑。歙人吴滋蓋合兩家之所長，獨步一時，然率以奉權貴，要厚利，士大夫不能多致。雖如予之僻與之居相邇，平生所得止兩圭，今爲福唐張叔潛奪去，不可復得。三衢鄭彦珪得法於歙，取千歲之松枯朽腐敗之餘，刳剔而琢削之，如粤人治香之法，醮以梧桐之液，髹漆之滓。積其煙之輕而遠者，以窮冬沍寒之時，鑿深山澗谷之凝冰，煮堅革而埏埴之。色絶黑而膠清，藏之十年，必有能辨之者。歲寒然後知松柏，雖其煨燼之餘，猶耐久也。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二九 三萬杵。韋仲將《墨方》曰：合墨法以真珠一

兩，麝香半兩，皆擣細後都合下鐵臼中，擣三萬杵，杵多愈益，不得過二月、九月。

張世南《游宦紀聞》卷一　書大字用松煙墨，每患無光彩，而墨易脱。偶得太一宫易高士書符用墨訣試之，果妙。其法以黄明水膠半兩許，用水一小盂，煎至五分，蒸化尤妙。如磨松墨時，以膠水兩蜆殼，研至五色見沸作，再添膠水，俟墨濃可書則止。如覺滯筆，入生薑自然汁少許；或鎔膠時，入濃皁角水數滴亦可。

陳元靚《事林廣記》戊集卷之五《藝圃須知・李庭珪造墨正法》

取煙

清麻油十斤，先取三斤，以蘇木一兩半、宣黄連二兩半、杏仁二兩，碓碎同煎。候油變色，放温，濾去滓，傾入餘油内攪匀。隨盞大小，掘地作坑，深淺令與盞平。滿添油炷燈，安在坑内，以瓦盆子約面濶八九寸、底深三寸許者覆之。仍用方寸瓦片楮起三面，不可太高，又不可太低，每一炊久即掃一度，只可作十盞，若盞多則掃不徹。每取煙次，即剪去燈花，勿抛油内，仍勿頻揭見風，恐致煙落。

合膠

黄牛皮水浸透，拔去毛，仰搦在平板上。取生黄土匀撒皮上，良久，以小刀剗，剗去筋膜，换水頻洗，斫碎入無油膩鍋内，水煎成膠。顧出，薄攤竹隔子上風乾。凡煙四兩，用乾膠一兩一分，打作小片，以水浸軟，却漉出入藥汁内同熬。切忌膠少，膠少則不堅，多又着筆，不宜添減也。

搜煙以上並造墨法

每煙四兩半，用宣黄連半兩、蘇木四兩，各碓碎，水二盞同煎，五七沸，候色變，用熟絹濾去滓，别同沉香一錢半煎，留水四兩許，再濾。次用腦半錢、麝一錢、輕粉一錢半，以藥汁半合研化。先將藥汁入膠同熬，不住手攪，令溶後入腦麝汁攪匀，乘熱傾入煙内，内就無風處速搜和，次就案上團揉，候光可照人，方印作鋌子。先以滑石爲末塗墨入灰池，頓無風處，窖五七日，候乾，取出以棕刷子净刷，且收衣笥中，旬月後取出，不然亦無害，但欲堅勁故也。

灰池

取麥麴或稻稈、菱草等燒成灰，勿搗，羅薄鋪竹箦中，置墨於上，使不相靠，又鋪灰覆之。切忌用柴炭石灰，反能損墨。凡造墨時，或遇霽澁，搜揉不成，更不得添膠水，恐纏筆不堪。宜用斧打千百下，候相着，然後裁捺作鋌極佳。或不用香藥，亦得，惟合和次更加甜榴皮方寸許，取兩茶脚水浸半日，取汁畧煎熱勿沸，傾少許入墨，可令色黑，多則反致色昏。他如鹿角、皂兒等膠，切不可用。

王惲《玉堂嘉話》卷二　磨李廷珪墨法。商台符嘗云：「向抄合萬户，用聚星玉版硯，磨李廷珪墨，求木菴書。硯爲墨所畫，木菴亟止之曰：『用李氏墨有法。若用一分，先以水依分數漬一宿，然後磨研，乃不傷硯。』」

陸友《墨史》卷下《雜記》

《説文》云：墨，書墨也。从黑从土。墨者，煙煤所成，土之類也。

《釋名》曰：墨者，晦也。言似物晦黑也。

《漢書》：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漢中官令主御筆墨。

《東宫故事》：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

《東漢觀記》曰：和熹鄧后即位，萬國貢獻悉禁絶，惟歲時供紙墨而已。

揚雄詔令：尚書賜筆墨，觀書石室。

汲太子妻《與夫書》曰：并致上書墨十螺。

《魏官儀》云：尚書郎秩，試諸郎、故孝廉能文案者。先試一日，宿召會都坐，給筆墨以奏。

陸士龍《遺兄士衡書》云：三上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煙中人，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

《大業拾遺記》：宫人以蛾緑畫眉，疑亦石墨之類。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括帥鄜延，界内有石油，然之煙甚濃，其煤可爲墨，黑光如漆，松煙不及，其識文爲「延川石液」者是也。

《晉令》：治書令史掌威儀禁令，領受寫書縑帛、筆墨。

陶侃獻晉帝箋紙三千枚，墨二十丸，皆極精妙。

《墨藪》云：凡書先取墨，必廬山之松煙，代郡之鹿角膠，十年之上强如石者妙。

南朝以墨爲螺，爲量，爲丸，爲枚，陸士龍《與兄書》：送墨二螺。梁《科律》：御墨一量十二丸。

《漢官儀》：令僕丞賜墨一枚。

歐陽通每書，其墨必古松之煙，末以射香，方可下筆。

唐元宗御案墨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臣乃墨精黑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之官。

盧杞與馮盛相遇於道，各攜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曰：「天峯煤和鰔魚腦入金溪子，手中録《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紋刺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搜杞囊果是三百刺。

許芝有妙墨八厨，巢賊亂，瘞於善和里第。事平取之，墨已不見，惟石蓮匣存。

《老成相墨經》曰：墨文如履皮，磨之油暈者，一兩可染三萬筆。又云墨染紙三年，字不能昏闇者上。凡墨日日用之，一歲纔減半寸者，萬金不換。案《老成相墨經》麻三衡《墨志》作《成老相墨經》。

《文房寶飾》曰：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濕。

徐鼎臣兄弟工翰染飾書具，嘗出一月團墨，曰「此價直三萬錢」，江左士人好事無及之者。

世言蜀中冷金牋最難爲筆，非也。惟此紙難爲墨。蘇子瞻嘗以此紙試墨，惟李廷珪乃黑。

今之小學者將書，必先安神養氣，存想字形在眼前，然後以左手磨墨，墨調手穩方書，則不失體也。又云「研墨如病」，蓋重其調勻而不泥也。又云：「研墨要涼，涼則生光。墨不宜熱，熱則生沫。」蓋忌其研急而墨熱。又李陽冰云：「用則旋研，無令停久，久則塵埃相汙，膠力壞亡，如此泥鈍不任下筆矣。」

沈存中云：南方暑雨時，墨惡蒸溽，可置煴閣中。其法不用，切切以梓木匣貯之。梅月微令近火，但要如人體温，不必太熱，歲久膠性乾透，漸自不蒸。善墨雖蒸不壞，不善者雖焙亦蒸，全在製作，不問蒸也。

《墨經》云：凡墨，擊之以辨其聲。醇煙之墨，其聲清響；雜煙之墨，其聲重滯。若研之以辨其聲，細墨之聲膩，麄墨之聲麄。麄謂之打硯，膩謂之入硯。凡研，直研爲上。直研乃見真色，不損墨。若圜研磨，則假借重勢，往來有風，以助顔色，乃非墨之真色也。沙門惠洪云：司馬君實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斤，或以爲言，君實曰：「吾欲子孫知吾所用此物何爲也。」

蘇子瞻有佳墨七十丸，而猶求覓不已。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李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盡。吕行甫平生好藏墨，士大夫戲之爲「墨顛」。又如滕達道、蘇浩然暇日晴暖，輒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則啜飲之。

唐彦猷清簡寡欲，不以世務爲意。公退一室，蕭然臨書試墨，以此度日。

陸友《墨史》附録徐顯《稗傳》　陸友，字友仁，姑蘇人也。姑蘇爲東南都會，富庶甲於天下，其列肆大賈皆糜衣甘食，其子弟自幼讀書，稍能執筆識姓名，即教爲商賈事，以故文學日少。友仁生市廛闤闠之所，父以市布爲業，獨能異其所好，攻苦於學，隣里多竊笑之，雖其父亦不樂其子之習儒也。及長，益親賢士大夫，往來其家，隣里雖有大姓，賢士大夫不入也。於是復皆自媿，欲教其子以陸君爲法。君善爲歌詩，長於唐人五言律，工漢八分隸、楷，又博極羣物。時海内治平，富家巨室爭以古器物相尚，凡三代以下鐘鼎、銘刻，漢唐以來法書、名畫，皆從陸氏鑒定真贋，一經品題，價遂十倍。嘗觀光上國，奎章閣鑒書博士柯公九思一見，服其精識，而侍書學士虞公集亦善其書，遂相與言於文宗皇帝，未及任用而二公去職。君内顧無知己，乃與柯公南歸吴，闢小室，僅可容膝，中庭植翠竹數竿，旁樹湖石，峯巒秀異。室中左右圖書，集古今雜録，前列烏几，上置天禄、辟邪，紫鳳池，金銅鎮紙，皆可愛玩。客至，出漢博山，出古龍涎，汲虎丘劍池水，煮建溪小鳳團，清坐竟日。自號「硯北生」。著《硯史》、《墨史》，得衛青古玉印，并著《印史》，翰林諸賢皆賦詠之。所爲詩文，有《杞菊軒稾》。年四十八，以疾卒。

劉基《多能鄙事》卷五《造墨法》　碧清桐油不凍損者一斤爲率，以燈盞十個，磚頭架令牢，入油，每盞燈心四莖點上，用有柄砂銚十個覆盞上，相離半寸，銚心煙到如銅錢厚大點，以鵝翎掃取，安浄盆中。煙燈有花即剪去，約取煙八錢次用。

牛皮膠、黄明者春秋一錢，冬二錢，夏不用。阿膠、春秋二錢半，冬一錢二分半，夏四錢。紫礦、五分已上。三件並隔夜浸之。秦皮、五分，先用水半盞浸之。訶子、去核。芭豆、去殼。黄蘗皮、剉碎。酸石榴皮。乾，切碎。已上各半錢。

右將四件並入秦皮，水中浸一時，以砂石器文武火煮，待染手，用夾絹濾去滓，候冷入二膠在内浸，春夏約半日，秋冬定一日，却稱與水共一斤四兩重，湯蒸如飴糖，打令無滓，却將細煙先入盆内，傾入膠水，乘熱急打，搜煉成劑。如膠乾硬，再將布蘸熱湯，布裹所搜劑在湯氣上蒸，再搜入模，趁軟印了即輕手取出，旋燒稻稈灰平鋪匾筲内，用紙襯灰上，却放墨在紙上，仍以灰遮墨，兩日翻過換紙，

更一日取出，木賊打光，却用軟布裹蠟打擦，猪牙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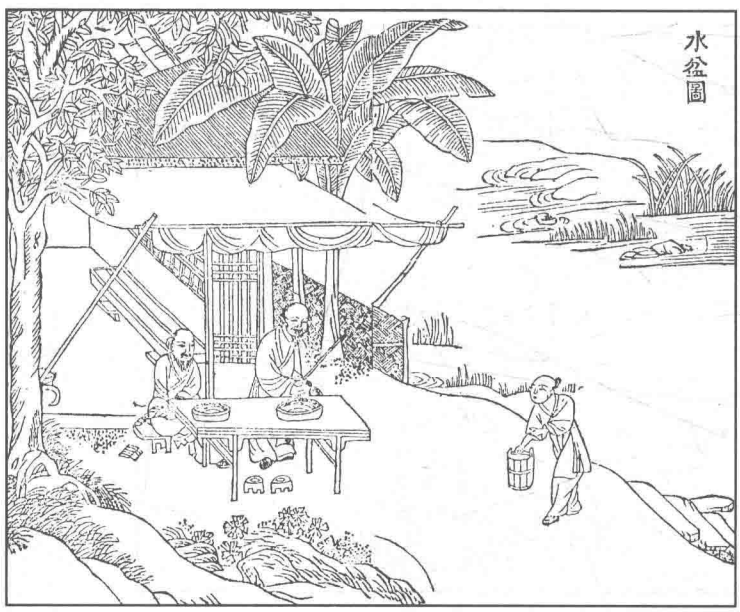
沈繼孫《墨法集要》

浸油

古法惟用松燒煙，近代始用桐油、麻子油燒煙，衢人用皂青油燒煙，蘇人用菜子油、豆油燒煙。以上諸油俱可燒煙製墨，但桐油得煙最多，爲墨色黑而光，久則日黑一日，餘油得煙皆少，爲墨色淡而昏，久則日淡一日。每桐油十五斤，芝麻油五斤，先將蘇木二兩，黄連一兩半，海桐皮、香仁、紫草、檀香各一兩，梔子、白芷各半兩，木鼈子仁六枚，右剉碎，入麻油内，浸半月餘，日常以杖攪動，臨燒煙時，下鍋煎令藥焦，停冷，漉去柤，傾入桐油，攪匀燒之。今時少有用此浸油法者，姑存其古云。

水盆

用圓厚瓦盆，内闊二尺一寸，緣闊一寸，深三寸半，底平緣直，近緣開指大一竅，用緜塞住，以備放水。用長木架，高三尺，閣起水盆，以薄甎七塊，遶盆緣排轉。盆中央置闊緣瓦煙筒一箇，内闊六寸，連緣共闊八寸，高與盆口相齊。筒内亦置薄甎一塊，油餞置各甎塊上，低盆口三分，浸水離餞口三分，中央一餞，用鐵鴨腳穿定燈草，每餞納燈草訖，然後傾油，將長柄煙椀蓋定燒之。如盆中水熱，則頻浸冷水，不可全換冷水，冷則煙不昇上，得煙絶少，但浸水爲妙。若水耗乾，要浸滿時，去了近緣煙椀油餞各一隻，拔去竅緜，放乾，再塞住漏斗，傾水換之，仍以油餞煙椀補滿。若水積久，生膩浮起，以搭籮去之。盆有油膩，乾硬，黏定邊緣，刀鏟去之，清水洗浄，方可再用。一法用杉爲槽貯水，底板最厚，四向牆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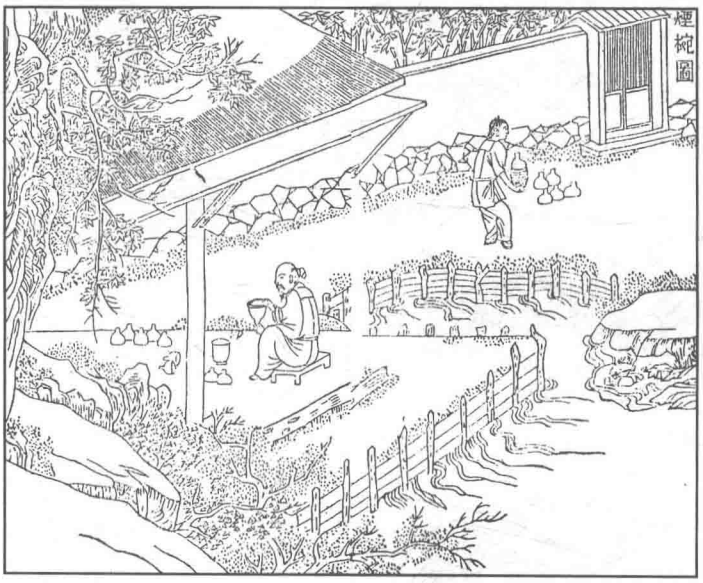
次之，内長七尺，闊一尺四寸，深三寸半，平中用長木梁一條，界爲兩路，麻筋油灰黏固縫道，莫令滲漏。槽尾近底處，開一圓竅，以備放水，高三尺樸兩條閣之，甎襯油艧于水内，煙椀兩路蓋之，每槽用艧椀各二十隻，燒法與水盆同，亦有石爲槽者。

油艧

用壯厚缸沙油艧，闊四寸半，平穩闊足，窑水通滿者，以薄甎襯高，頓放水盆内，低盆口三分，不宜太低，低則煙飛散，拘收不住，得煙少，或置水槽中亦然。若用過油艧，内外不淨，以竹筅子刮之，次以稻稈灰揩擦，若更不淨，用刀鏟淨，再以水洗拭乾。一法不用灰擦，置米飲中煮數沸，刷洗去其油膩。

煙椀

用淘鍊細土燒長柄瓦椀，圓闊五寸三分，深二寸五分，柄長三寸，連柄高五寸五分，内深潭似釜，必磨研十分光滑，以椀唇外置瓦盆緣上，内置瓦筒緣上，須椀心正對燄頭罩之，椀口緣塗些薑汁，急手掃煙，若煙椀油汙内外，皆便拭淨，倘汙煙煤，不堪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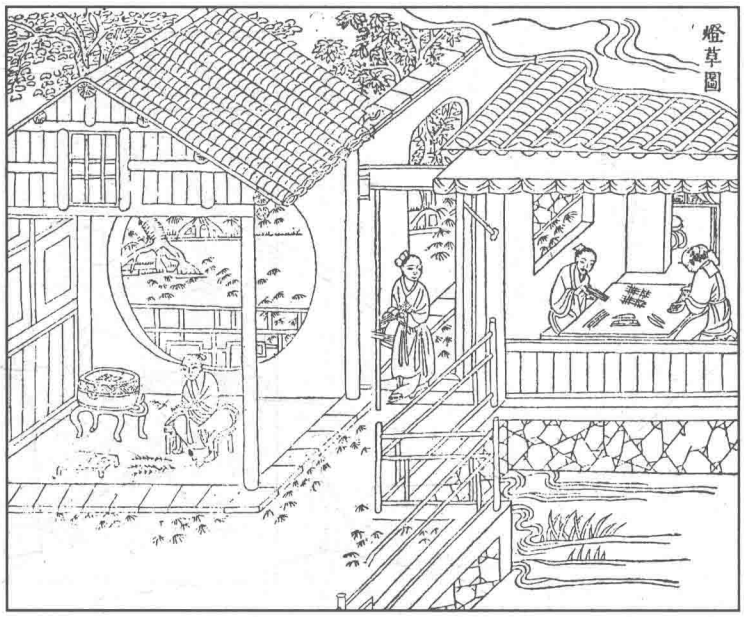
燈草

揀肥大黄色堅實燈草，截作九寸爲段，理去短瘦，取首尾相停者，每用十二莖，以少緜纏定頭于粗板上，以手搓捲成一條令實，復以少緜纏定尾。夏極熱時，減去草兩莖，只用十莖搓捲，仍舊用十二莖，則得煙雖多而不良。候捲得四五百條，方用蘇木濃汁煎燈草數沸，候紫色，漉出，曬令極乾，紙裹藏之，毋令塵汙，用則旋取。

燒煙

宜秋深冬初，于明亮密室，上置仰塵，四向周密，背處開一小門，高限，掛紙

簾，水盆置木架上。盆竅向架外，塞住竅，侵水滿，甎襯油觥于水內。每觥傾油八分，納燈草訖，煙椀蓋之，勿見風，致煙落。約四五刻掃煙一度，則一度剔去燈草，逐觥以筋剪去燈煤，棄于水盆內，否則燈花罩了火燄，煙不能起。以鵝翎掃煙入瓦盆中，經宿，始可併聚一器，蓋之，須以空煙椀一隻替下有煙椀掃之，敲碎巴豆三四粒，納油觥中，發煙燄，得煙多。每日約掃二十餘度，掃遲則煙老，雖多而色黃，造墨無光不黑。室中可置水盆十枚，自早至暮燒之，須揀無風之日，若有風，或煙房不密，得煙皆少。夏煙亦老，必頻換冷水及減燈草爲良，每桐油一百兩，得煙八兩，此爲至能。忌油滴煙中，及紅燄燈花落煙內，則不堪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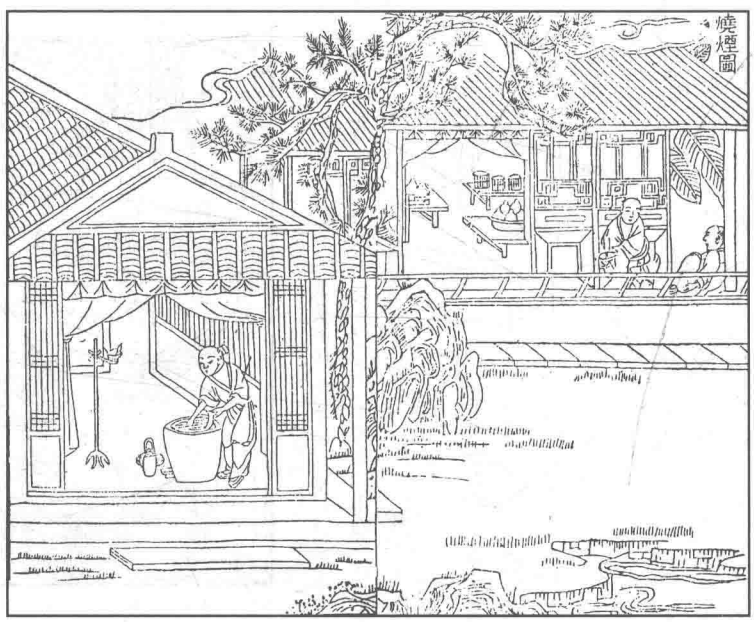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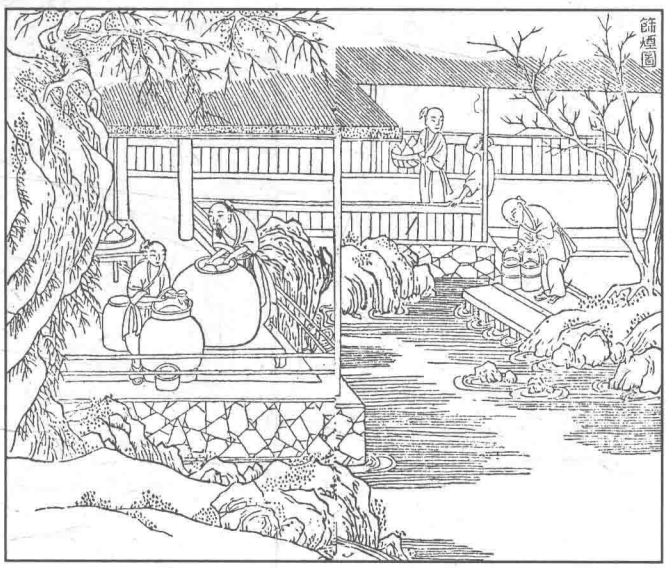
篩煙

于密室中，以手按定細生絹篩子，徐徐麾下小口，光浮缸內，去其毛翎紙屑，貯于紙糊籠中，繩懸梁間，毋近牆壁，以傷濕氣。用則旋取。或皮紙糊袋藏之亦佳，煙乃至輕之物，切忌露篩，露篩則飛，揚滿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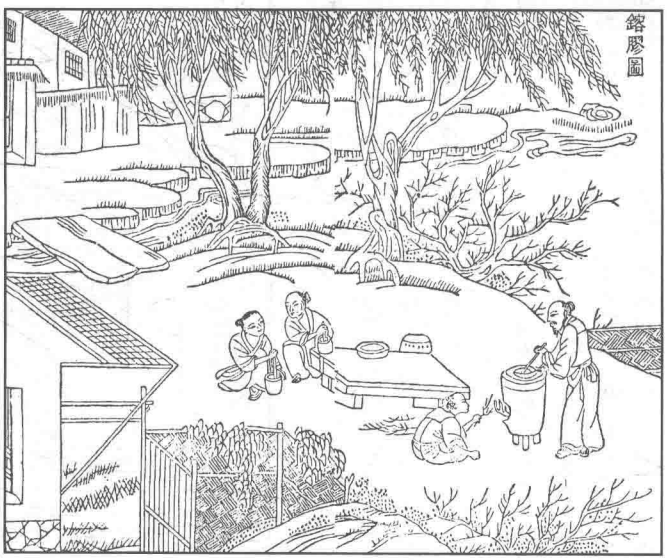
鎔膠

魚鰾膠用清白如緜者，冷水浸一宿令輭，快斧剁碎，每膠一兩，入巴豆仁五粒，搥碎，與膠和勻，箬葉裹定緊繫之，煮十數沸，去箬葉，乘熱入闊口瓶中，急杵極爛無核，和藥汁內，重湯煮化。若用牛皮膠，當揀黃明煎造得法者，有等煎生者煮不化。剉如指面大片子，臨用，先以些水灑潤，候輭，方下藥汁中，重湯煮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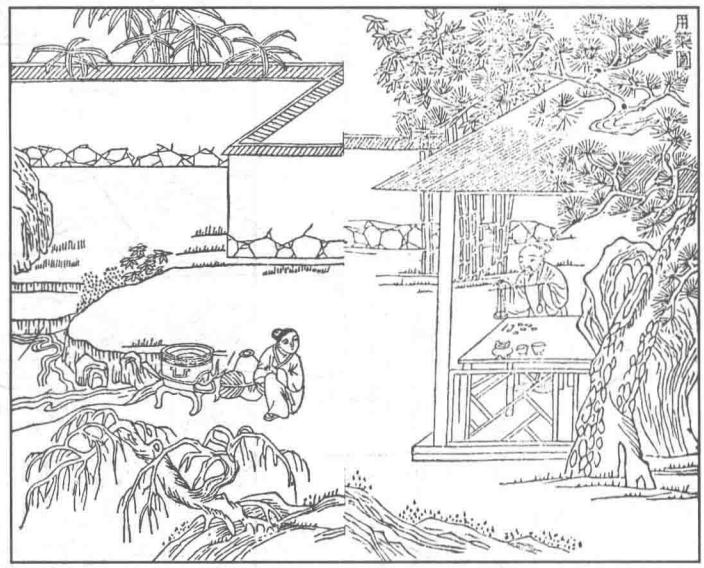


已上二膠，臨鎔之際，用慢火煎，長竹箪不住手攪，候之沫消清徹爲度，煮化得膠清，墨乃不膩，此最緊要大法。每桐油煙一十兩，正月、二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用牛膠四兩半，藥水一十兩，四月、五月、八月用牛膠五兩半，藥水九兩半，六月、七月用牛膠六兩，藥水九兩。每松煤一斤，用牛膠四兩或五兩。藥水四時俱用半斤，春冬宜減膠增水，仲夏、季夏、孟秋宜增膠減水。濾膠用細絹緜濾最佳，若布濾，粗腳並下，製墨有病，藥水亦重絹濾之。魚鰾膠不可純用，止可用九分牛膠，一分魚膠，若二分便纏筆難寫。世俗見坡詩有魚膠熟萬杵之句，便謂墨須用魚膠，凝漠面前，難以説夢。又貨墨者無一人肯辯其非，詐言魚膠良是，由是人信爲然，堪一笑也。凡使牛膠，必以好牛皮，或做鼓處裁下剩牛皮煎成者方好，若熟皮家刮下皮屑煎成者，則力淺不堪用。膠好方始有力，可以減斤兩用，墨因膠少煙多，故倍加黑，名爲輕膠。墨色黑且清，利于速售，但年遠久藏，慮恐色退。若造久藏墨，須用桐油燒煙十兩，陳年半膠四兩半，陳年魚膠半兩，秦皮、蘇木各半兩，煎濃汁搜和，蒸杵製之，歲久愈黑愈堅矣。予舊時荆溪吴國良所造牛膠墨，至今五六十年，儼如古墨，何言牛膠之墨不善耶？世有造熱膠墨者，非膠帶熱下也，于鎔膠之時，傾藥水在内，候膠煮得清熟。若藥水耗少，更添得法，方可搜煙，必上甑蒸透，硬劑杵成熟劑，取出用力揉輭，才堪丸擀上印，如此造者，謂之熱膠墨也。有造冷膠墨者，非膠待冷下也，但以膠投藥水中煮化，不問清濁、生熟，傾入煙中，團得成劑，便上印脱，不蒸不杵，以此膠力不勻，姿質頓劣，如此造者謂之冷膠墨也。凡造膠製墨，宜在正月、二月、十月、十一月，餘月造者，大熱則造膠不凝，製墨多碎，大寒則造膠凍疹，製墨斷裂，小墨尚可，大墨決不可爲也。



用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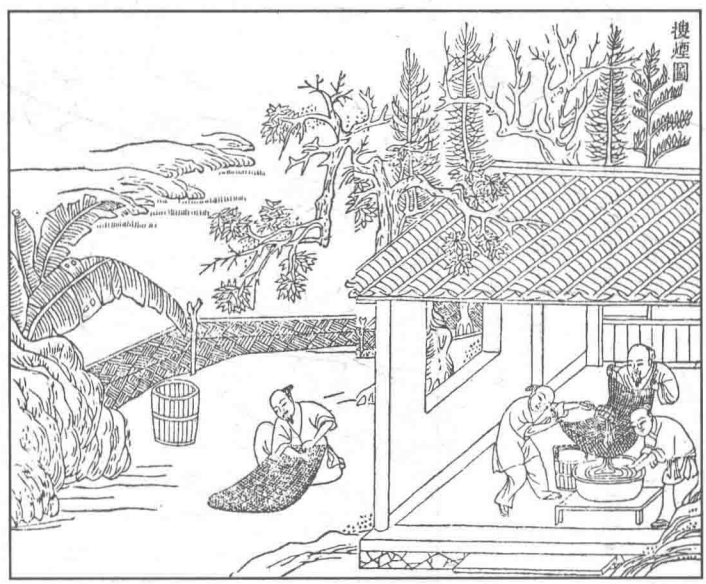
用藥之法，非惟增光助色取香而已，意在經久使膠力不敗，墨色不退，堅如犀石，瑩澤豐腴，膩理可愛，此古人用藥之妙也。藥有損有益，須知其由，且如緑礬、青黛作敗，麝香、雞子青引濕，榴皮、藤黄減黑，秦皮書色不脱，烏頭膠力不



漿、紫草、蘇木、紫礦、銀硃、金箔助色發豔，俗呼豔爲雲頭。魚膠增黑，多則膠筆鋒，牛膠多亦然，又無雲頭，色少黑。魚膠、牛膠皆陳久者好，有用羣隊香藥以解膠煤氣者，但欲其香，不知爲病損色，且上甑一蒸之後，香氣全無，用之何益。惟入薔薇露者，其香經久不歇。其次則丸擀之時，旋入腦麝，天氣冷時，隔宿浸藥，暖時當日五更浸藥，皆浸至辰巳間，帶藥入鍋，煎至濃稠，絹濾去柤，矸清，逼去濃腳用之。先以膠烊開，次下研細杏仁攪勻，細絹抆去柤腳，入前淨藥汁內，重湯煮化，搜煙造黑，蔭乾試之，無泛沫不膩。藥有當研爲細末旋和入劑中者，腦麝、硃砂、藤黃、螺青、金箔之類也。然欲墨之黑，一須煙浩，二須膠好而減用，三須萬杵不厭，此不易之法，不可全藉乎藥也。

搜煙

秤淨煙一斤于白瓷盆，盆置樸上，取煮化膠藥汁，乘熱以緜濾下煙之中央，急手搜勻便入，搜如細砂狀，寧乾勿濕，捻作毬子。如盆底有煙膠粘定，隨即鏟下捻聚，與毬子以布共裹，上甑蒸之。大墨最難搜和，只宜于輭，硬則燥裂。手劑及有紋墨劑宜半輭，脫子墨劑宜極輭，硬則難脫不美滿。洗光墨劑亦宜輭，貴在揉摋多，則墨無病，當於正月、二月、三月、九月、十月、十一月爲之，餘月非宜也。



蒸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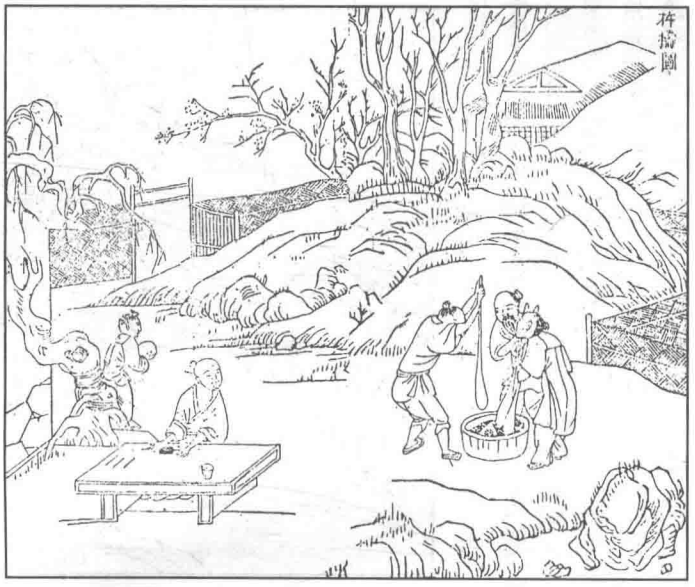
用瓦甑或木甑，嵌在鍋中，底下水莫近甑，甑底以篾襯滿，取前布裹毬子入甑，箬籃蓋之，四圍毋得走氣，猛火蒸之，約十數沸，候甑內氣合，籃上汗下如雨，方可取出，乘熱入臼杵擣。蒸時不可間斷，火氣生熟不勻，一劑必作三次替換蒸之。若杵後仍復乾硬，灑些藥汁再蒸，或秤下塊子停久凝硬，鎚打不輭，揉摋不開者，亦再蒸之。始可用度。

杵擣

用青石臼一枚，外不拘方圓，內深圓光滑如釜，檀木爲杵，長六尺餘，取蒸透毬子傾臼中，乘熱以手按平，徐徐杵打，俱實，乃使二人互杵擣之，擣得成餅，均勻，分一半蒸，留一半擣，候擣得熟，卻換出甑中者擣之，如此互換蒸擣，得十分成熟方可住。擣貴在擣得四向捲起如椀楪，乃摺轉四角再擣，假如辰時下臼擣起，擣到午時方爲成熟，塊劑常要擣温，休得遲慢，凝併定了。若塊劑輥出難擣，再加一人以木鍬捺住擣之，倘乾燥黏杵，灑藥水少許于劑上，不可多，約杵七八百杵，或千杵柔輭成熟爲度，古語云：擣不厭多，愈擣愈堅，此其法也。出臼後，乘熱搓爲條子，任意大小作劑秤之，遲慢則凝硬難搓矣。

秤劑

取出臼成熟塊子置桌上，搓揉作長條，濕布密裹，納温暖釜中，旋取出切爲小塊，秤架上每段秤準，凡濕劑重一兩四錢者，乾之則得一兩，餘皆倣此。秤之放瓷瓶中，濕布罨蓋，或頓湯内，逐塊取出鎚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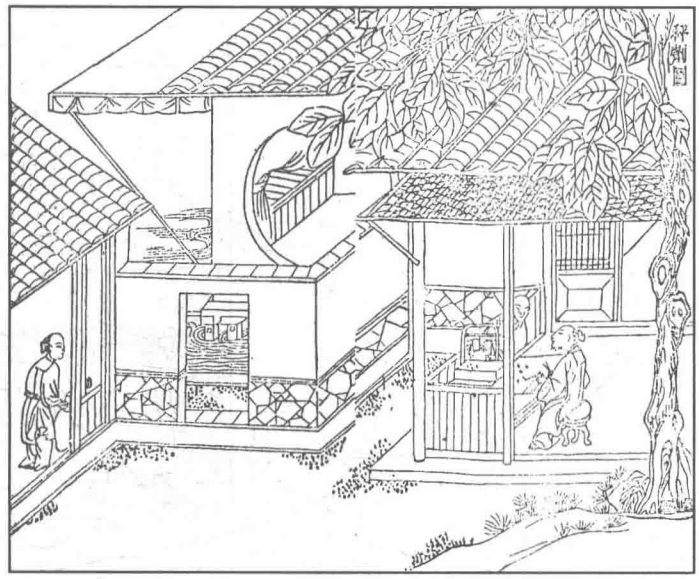


鎚鍊

用五人相次各備鐵碪鐵鎚，每人取劑一丸，鐵鉗夾定，置于碪上，鎚二百餘下，麤劑方成光劑，再鎚二百餘下，光劑始成硬劑，再鎚二百餘下，硬劑方成熟劑，與麪劑相似，方可丸擀。鎚時若乾燥黏杵，略蘸些藥汁潤之，古語云：「一鎚一折闘手捷」，是此法也。

丸擀

以鎚鍊成熟劑子，于光滑硬木桌上摶揉輭，逐塊旋入腦麝，再加摶揉勻，方可丸擀。所貴一氣搓得成就爲善。若搓不熟，則生硬核，或開裂縫，猶如炭紋劑不可冷，冷則乾硬難搓，不能需黏成就。劑大難搓，假如四兩重者，須分作兩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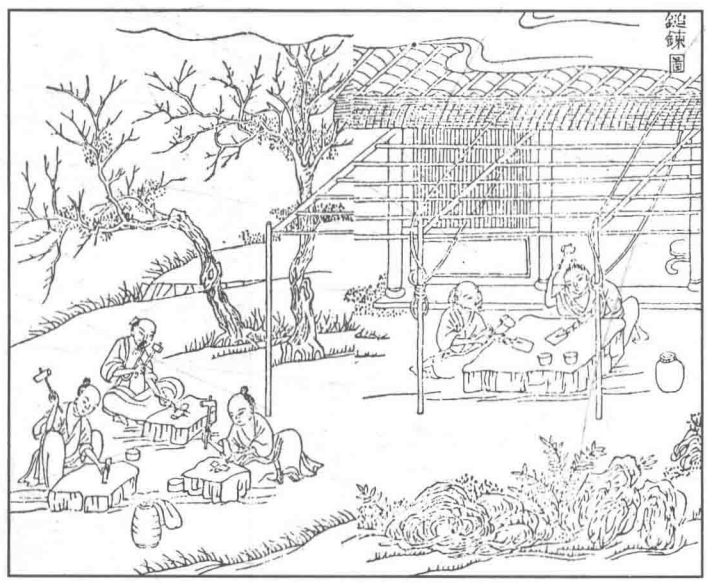
各人搓一塊，候搓得熟，卻併作一塊再搓，方可丸擀，急手爲光劑，緩手爲皴劑。一丸即成，不利于再，必搓得如彈子圓滑，無絲毫摺縫，方以摶板擀成形製，端正捺平，乃上印脱，更入後項香料，久遠研磨，香韵不退。薔薇露、麝香、片腦，右爲細末，再乳如粉，無聲爲度，每入少許丸擀。

樣製

墨之式樣，當取則于古人。無大小厚薄之限，蓋厚大利久，薄小利新，厚大難工，薄小易善，故墨工不喜爲厚大。然太大，則不便于用，太小則難以得色。要之，厚大雖可貴，不若三四兩者得其中也。古墨形製，多有紋理可尚，其法祕而不傳，鮮有知者，兹恐久後湮没，筆于此編，庶傳不朽也。

斜皮紋法

搓摋塊子十分成熟，摶爲彈丸，置當風處少頃，卻輕輕左揉轉成紋，擀長捺平，便上印板，印訖，取起停眼，性定，乃入灰池。



古松皮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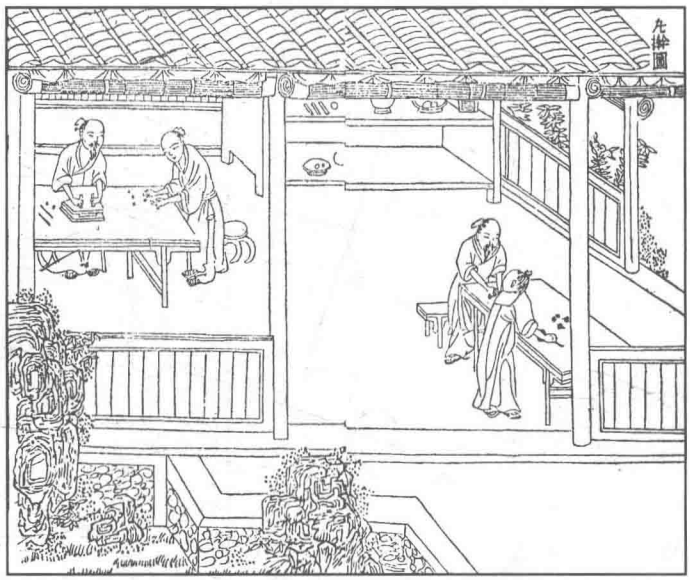
如製八寸長之墨，只擀六寸長條子，用紙簾輥動烘之。若欲麤紋緊火烘，細紋慢火烘，待皮面稍乾，以摶板鬆上聲讀長八寸，用力壓平，即成紋也。候冷入灰，蔭乾刷淨，隨意刻字填金。

金星紋法

以輭劑摶爲彈丸，濃膠水略潤皮面，金箔裹滿，置當風處少頃，候稍乾，向左揉轉成紋，擀長捺平，不用板印，紙襯入灰候乾，不用蠟刷，以玉研光，隨意雕字填青。

銀星紋法

與前金星紋法同，但改用銀箔裹。



羅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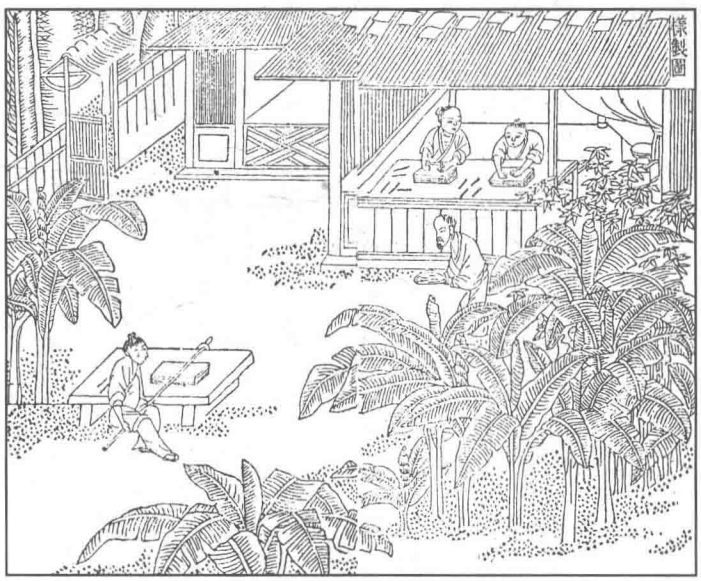
脱子不拘方圓，以稀眼硬生羅，依脱子大小剪下，膠水黏在脱内，上下兩面皆用，或只用一面亦得，取輭光劑子擀長捺平，依脱内大小一體嵌下，用力壓實取出，紙襯入灰，蔭乾刷光，任意刻字，或就刻字脱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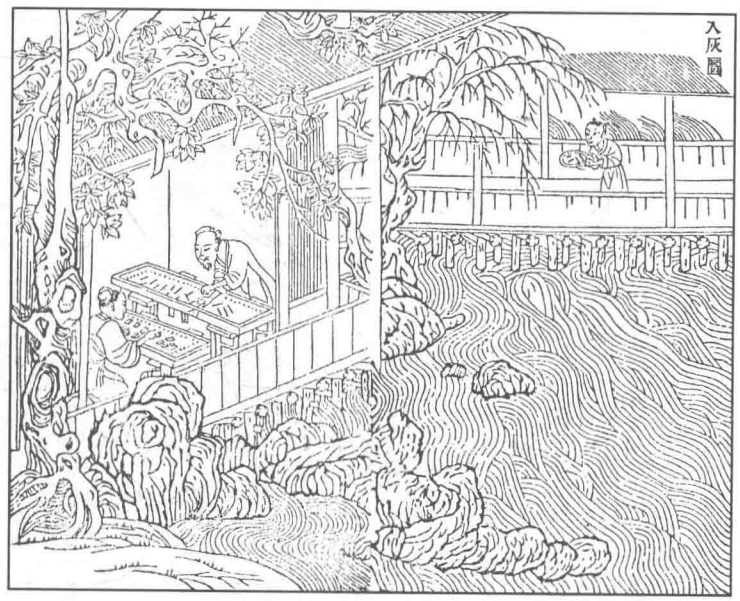
嵌金字法

先鎔化牛膠，以少許薑汁和勻，筆蘸塗刻字内，候乾。以金箔量大小吹上紙，覆半時，新散毫筆拂净，則金字粲然，此法最妙。

入灰

蔭墨須用稻稈灰淋過者，名曰「敗灰」。其灰作池，無性不猛，日中曬乾，羅細用之。以木方盤爲灰池，不問四時天氣，底灰皆用一寸以上，而灰用一寸以下，灰要攤平，不要捺實，實則不能滲濕，蔭小墨不必紙襯，大墨必須紙襯爲佳，一免損色，二免灰入墨紋。每日一度換灰，須以一半乾灰，一半舊灰和勻用之，不可見風，見風墨斷，出灰太輭亦斷，出灰太乾則裂，不輭不硬始可出灰。出灰之後，以刷刷净，便以腦麝錫合灌之，紙裹藏之，若風中吹眼，則墨曲裂，須記下蔭出蔭日期，凡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灰池可蔭二層，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可蔭一層，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可蔭三層。且如蔭三層者，先鋪底灰一寸，排墨一層，又鋪灰一寸，排墨一層，又鋪灰一寸，排墨一層，却鋪灰一寸蓋之，此爲三層也。春冬蔭一錢二錢重者，一日兩夜出灰，秋夏蔭則一日一夜出灰。春冬蔭一兩二兩重者，二日三夜出灰。大略如此，亦難太拘日數，但以墨相擊，其聲乾響，即可出灰。此是蔭松煙墨法，若蔭油煙墨，當稍遲出灰，蓋油煙墨元用藥水倍多于松煙墨，故乾遲也。夏宜高屋陰涼處蔭之，冬宜密室向陽處蔭之。冬灰宜厚，夏灰宜薄。夏秋蒸濕之時，膠怕蒸敗，最難製墨，可停造也。深冬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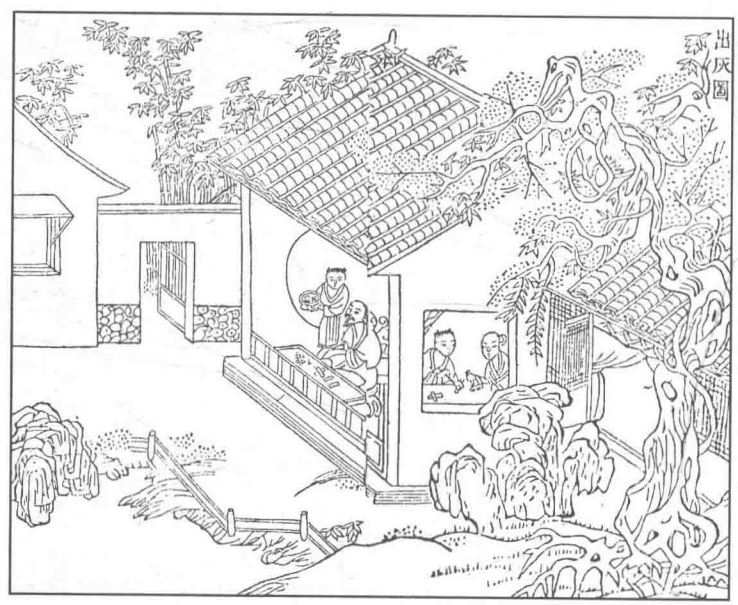




寒之時，膠怕凍敗，亦難造也。冬月濕劑莫久停几案，急急入陰，久陰出灰，遲者則粗白如松煤色，終刷不光，灰濕則曬，天陰則炒，冬寒陰室中晝夜不去火，然火大火暴皆爲墨病，須審用之也。陰大墨法，先用稍乾灰鋪平，底下以紙上下襯墨，以灰蓋之，經一日取出，別換潤灰，如前紙襯灰蓋，一日一度換灰換紙，約五六日，候墨乾時，不用紙襯，只以墨入乾灰，假如辰時一換，午時一換，戌時一換，一日三度，乾灰換之，約五六日，候墨十分乾訖，取出刷淨，且未可上蠟，厚紙裹起無風處，半月之後，方可見風。凡治造半斤重墨，宜用此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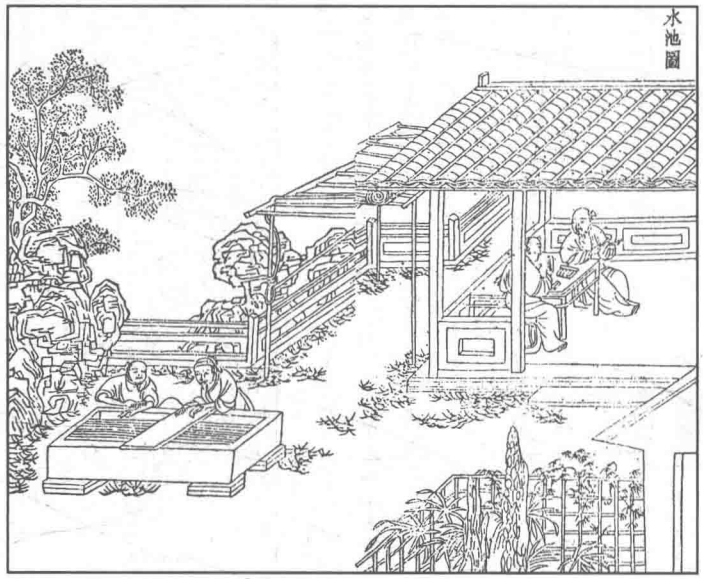
出灰

取墨出灰，刷淨，排細篩中陰晾一兩日，再刷淨，置當風處，吹晾一兩日，候表裏徹乾，以粗布擦去浮煙，硬刷蘸蠟刷光爲度。墨乾硬，刷則光澤有色，未乾而刷，則皮面灰色，永刷不黑，惟水洗研光者，明亮如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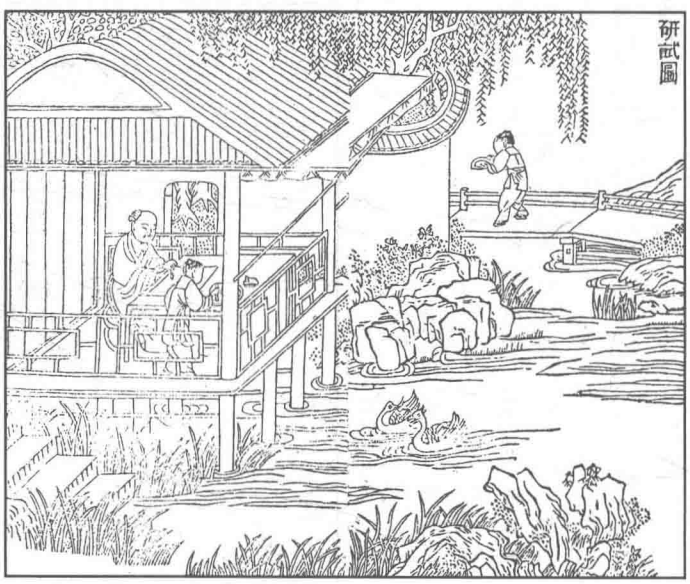
水池

石池貯水，其上置板，板上置墨，以舊細草鞋底蘸些水摩擦，令墨平整，絹帛拭淨，停晾候乾，刷過，粗布擦光，馬牖石打研訖，囊貯懸于高處，候徹乾，紙裹藏之，每俟晴明時取出，乾帛拭過，風中晾片時收之。若蒸濕時，略用火焙，但如人體之温，不可熱也。經三兩夏過，膠性乾透，漸自不蒸。初出灰墨，亦可以焙，焙法于焙籠下置一枚紙灰缸，深埋熟炭團一箇，徐徐焙去濕氣，杉匣藏之，外用黑光漆，内不漆，置牀上近人氣處，以熟漆略刷墨上，免濕蒸侵也。若製下新墨，便經一蒸，精華盡去，不堪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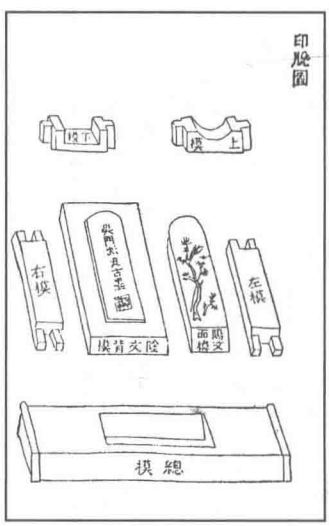


研試

墨徐徐上下直研，自然無沫清徹。若急急縱横亂研，自然生沫漬膩。善墨研之如研犀，惡墨研之如研泥。李陽冰云：用則旋研，毋令停久，停久則塵埃相雜，膠力壞亡如泥，不任下筆矣。墨色以紫光爲上，黑元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爲下矣。光之與色不可偏廢，以久而不渝者爲貴，惟忌膠，光不取也。古墨多有有色而無光者，蓋因蒸濕敗之使然，非善者也。其善者黯而不浮，明而有艷，澤而無漬，是謂紫光，墨之絶品也。以墨試墨，不若以紙試墨，或以硯試，或以指甲試者，皆未善。東坡云：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爲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彩，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治湛如小兒目睛，乃爲佳也。霉天用墨，研過便拭乾，免得蒸敗。凡用墨須滴水研之，不可以墨入硯池擁水研也。



印脫



撙板長一尺一寸，闊三寸，厚一寸。字板長廣不一，隨墨大小，中凸起二分

許，刻如墨之製，雕字畫成文，四周各餘二寸許以置模。捺板亦如其凸起者，而外無餘木以入牆內，墨之厚薄視劑子多寡焉。板並要平正光滑，以棗木爲之。以搏板推擀成形製，置字板上，以捺板平平下印之。若造脫子大墨，最難得劑子滿，脫內又難得實，須用壓麪牀坐木擔壓下，方得四圍都到，稜角美滿。

墨脫之製，七木湊成，四木爲牆，底面兩板，刻銘文畫式于上，分陰陽文合而捺之。外以堅木穴其中，爲箍嵌住，使牆不可開，以一大小，出墨則去箍。

楊慎《升菴集》卷六六《古製墨法》 古墨法云：煙細膠新，杵熟烝匀，色不染手，光可射人。又曰：虬松取烟，鹿膠相揉，九烝回澤，萬杵力扣，光可照人，色不染手。造墨惟膠爲難。古之妙工皆自製膠法，取新解牛革及筋全用之，牛革取其厚處，連膚及毛皆割不用，入冶成膠即以和煙，若冷定重化則已非新矣。今之膠材皆牛革之棄餘，故雖號廣膠，去古膠法猶遠，無怪乎墨品之下也。徽墨今名第一者，上比潘谷、蔡瑁，中間猶容十許人，況李廷珪乎。

項元汴《蕉窗九録・墨録・古製墨法》 古墨法云：烟細膠新，杵熟烝匀，色不用手，光可射人。又曰：虬松取烟，鹿膠相揉，九烝回澤，萬杵力扣，光可照人，色不染手。造墨惟膠爲難。古之妙工，皆自製膠法，取新解牛革及觔全用之。牛革取其厚處，連膚及毛皆割不用，入冶成膠，即以和烟，若冷定重化，則已非新矣。今之膠料，皆牛革之棄餘，故雖號廣膠，去古膠法猶遠，無怪乎墨品之下也。徽墨今古第一者，上比潘谷、蔡瑁，中間猶容十許人，況李廷珪乎。

項元汴《蕉窗九録・墨録・玉泉墨畫眉墨》 南中楊生製墨，不用松烟，止以燈煤爲之，名「玉泉墨」。又金章宗宫中，以張遇麝香小御團爲畫眉墨。余謂「玉泉」之名與燈煤無干，只以東坡「佛幌輕烟」爲名，豈不奇絶。

項元汴《蕉窗九録・墨録・松墨》 古墨惟以松烟爲之，曹子建詩：「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兔翰。」唐詩：「輕翰染松墨。」東坡詩：「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此説載王方翼《燎松丸烟》。《富家聞見録》云：「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仇池筆記》：「真松煤遠烟，自有龍麝氣。世之嗜者，如滕達、蘇浩然、吕行甫，暇日晴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乃啜飲之。」又云：「衢蔡瑶，自烟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而光。」近世稱徽墨，率用桐油烟，既非古法，墨成，亦用漆爲衣始光。東坡云：「光而不黑，索然無神氣，亦復安用？」殆此等耶。予得法墨于異人，祇用烟膠成，即光如漆，名之曰「一品元霜」，殆不虚也。

王肯堂《鬱岡齋筆麈》卷四 藥之有助于墨者，栲皮解膠益色，藤黄、雞子清、生漆、牛角胎至堅，猪膽、鯉魚膽至黑而澤，甘松、藿香、零陵香、白檀、丁香、龍腦、麝香辟膠煤氣，歐陽通每書，其墨必古松之煙，末以麝香，方下筆。地榆、卷栢、五倍子、丹參、黄連、紫草、鬱金、茜根、黑豆、百藥煎、蘇木、胡桃、青皮草、烏頭、牡丹皮、棠棃葉、阿梨勒助色，皂角除濕氣，梔子仁、青黛去膠色黄，墼研無聲。川烏頭使膠力不勁，酸石榴皮令研中遲散，巴豆增肥，多則損光，緑礬加黑色，多則敗膠，朱砂益色，此出古墨譜。然煙之至精者，不假藥物之助，假藥物之助者，皆色不足也。

新安程幼博以漆入油然煙爲墨，自詫前無古人。然宋人固嘗以松漬漆黦以取煙矣。《避暑録話》云：古未有用漆煙者，三十年來人始爲之。古法以瀝青與油等分用，皆取其煙之細也。

造朱墨即以前製過砂每一兩入龍腦二分，廣膠和之，不用餘物爲妙。

邢侗《來禽館集》卷二一《墨談》 方于魯墨擅名歙州，當以色澤規橅取勝，磨之若糨，有香氣，無墨氣，所署非「煙寥天一」，殊謬不然，左司馬公差愧太玄氏董狐。

三十年前，墨止和劑成餅，不施文采，貴在草細，烟真，膠清，杵到，即無香料，汪汪池腹間作清冷觀，舐筆不膠，入紙不暈。今製一取古文奇字，篆籀填銘，鼎敦饕餮，神恠千態，花木蟲魚，幻象百出，妙奪化工，即皮相之鬆采，可鑑梳表蠟裡，無益文苑，有慚上玄。

今三四十年，故家所藏舊市墨，翫之如枯松枝，略無容華。磨之麟勃起藍烟，不深黑。和汁餘升許，都如止水。豪端滑脱，落紙清潤，惜不多得。

羅文龍墨是豪游中哲匠，金相玉質，水煤盡屬上清，高華鮮令，别作妙觀，空青水碧，木難珊瑚，一笏之費，價抵連城。

僕十五年前於都下得一挺，署記爲「辛亥」，政與我生之辰相值。此三十八年間，閱幾家梅月幽香，迺落余手。彈之鏗鏗作金石聲，色理闇然，鑽之彌堅，即煩搏浪一擊，不能驟碎，然亦不欲研磨，寶若軀命。再三十餘年，擬作河間壙中殉，不復令從世代間磨人。

余姻家齊河尹大將軍一日談墨，即從秘緘中取一丸見遺，謂爲胡元時物，兩首作鋭，重可三兩，醇黑，無一字欵識。第絲絲起髮理，太樸中寘含光，恠似北地松煤劑，想易水耳孫流在中原者，差不失彌祖北法耶。顧家婦清心玉映，正何必

黛眉鈿額，迺始爲佳。

吾鄉孟大中丞好藏書墨，一旦朝露便爲里兒攘取殆盡。聞有一挺爲新安朱紫陽先生欵，是趙宋時物，不審作何色象。計今不爲邨舍女兒畫眉，則爲塾師小童塗鴉。千年尤物，類至失職，何但中郎，竈下桐焦。

見江南奉使大瑫製進御數墨，多龍文采翠，表冒黃金塗，中用珠粉、金泥、龍腦、麝臍，色奪朝曦，芬益九竅，如內法醞濃郁饒舌。然乏荷露清遠韵，朝堂高貴，不比寒松居士，墨亦宜然。

松江製墨挺作薄片，多署「龍香劑」，磨之汁清起重嵐，不甚深黑，比之士品，則逸民之儔。

有墨德，有墨才，有墨韻。太上重玄，匪石而堅，入水不漬，着手不污，德也。小而片研，大而巨斗，譬之飲河無不具足，捺管蠅頭，拓箋方丈，利可截紙，汁堪入木，才也。黑擬點漆，翳若浮嵐，澄乃秋水，泛則天花。水煤結其氤氳，木石鬱其爛熳，韻也。合此三者致，足爲墨卿鮮嘲，乃知隃麋策勛，不減凌烟。

墨欲至實，實則烟沉。墨欲至虛，虛則質清。實實虛虛，既沉復清，是曰墨神。

松煤不膚光，桐膏太骨露。要之，松煤則君子闇然，桐膏乃文士符采。研發墨猶之錐利木穴，墨磨礪猶之水滴石穿。剛柔相制，齒落舌存，特亦爾爾。

墨月可盡一笏，筆半之，研可建雲，仍三者功力，悉敵世間夭壽，不必程能課勞，當自賦質有差。

豨膏墨不知從何作始，見今歙製墨銘云：「爾僕不深知墨法，第以臆測恐豨膏。」不能取汁清，想以粕勝耳，粕勝非墨所繇得貴也。鹿角作膠，從來稱尚，何渠不辨此，迺辨豨膏，抑亦宰夫多於捕鹿人耶？言之可資嗢噱。

余托同年友巡江孫侍御爲製數墨，云是受方氏方。略磨之，糊筆不堪作一字。百計爲墨，原不可得，貯之四年所卒無一當。又從年友牛觀察得數挺，愈益不任側理用，然獨新樣可人，不欲棄置，因自失咲，非真賞流。

于魯墨滿天下，聞亦能走四夷，想心手與世代低昂，此猶末季烏衣中僑盼耶，倘亦別有秘合，獨爲司馬公出一辦香，故司馬椐實標目乎。北士局曲，井蛙不免爲墨氏、司馬氏揶揄。

陳繼儒《妮古録》卷四　東坡自製墨，用高麗煤、契丹膠，王叔朗之嘗試，高麗墨無光。

方于魯《方氏墨譜》汪道貫《墨書》　夫墨者，黝而已矣。堅，其德也，色澤，其華也，次也。芬芳，其襲也，刮摩，其飾也，又其次也。投以蠙珠，飾以藻繢，又次之次也。是故察墨之道，自黝始，望而眡之，其光可鑑也，其廉可割也。進而眡之，欲其暐曄而有文也。何所取之？取其純黑不雜也，墨之上也。世之鑑者，藻繢刮摩而已耳，無惑乎其趨之日下也。故塵垢宿墨，非研也；經宿渾濁，非水也；燥濕失中，非摩也；卑隘下濕，非藏也；聞香悅飾，非鑒也。凡墨之黝者，必先之烟，然今之烟與古異。古取之松烟與敗漆滓，今則以桐液矣。欲墨之堅者，必先之和，然今之和亦與古異。古之和以漆，今則以膠矣。取烟之方，和膠之道，市人莫不用之，而知其道者鮮矣。善乎太函氏之授建元曰：「明德非馨，太沖惟莫。」夫非馨，故襲有所不事也；惟莫，則黝而已矣。建元氏用其言，故以技甲天下。嗟乎！「明德非馨，太沖惟莫」，盡之矣。

夫烟者，墨之質也，取烟以桐液，桐液以藏久而焰小者爲上。凡取烟之道，刳木爲槩，仰置之，實以沙及水納鐙其中，鐙之多少視槩短長，鐙酌桐液，以燈草爲炷而然之。別覆瑿燈烟之上，毋太高，太高則烟散，毋太卑，太卑則烟濁。高不過拳，卑不累掌，乃爲得之。桐液入紫草而煉之，燈草以蘇木染茜，何所取之？取其焰小而光彩也。凡取烟，冬則氣凝，其烟聚，故多而濁。夏則氣升，其烟散，故少而清。當暑雨之候，取桐子久盦者爲液，置鐙欲深，覆欲高，煉油而茜草，獨草爲炷而然之。始然則火力大，掃而別置之。既灺無去其燼，久而火力微，烟緩而細，乃取以爲上劑。火力稍微，烟緩而清者爲中劑。故烟有三劑，上劑是爲九玄三極之劑，中劑是爲非烟之劑，掃而別置之者，是爲太紫重玄之劑。下此各以草之多寡爲差，無論矣。世之豨膏爲烟者，獨豨膏則焰大而無烟，且滯筆鋒，雖有光而色白，不如桐液之黝也。入桐液則與桐烟無異矣。故曰：豨膏而麋角，好奇者之過也。

墨之和也以膠，用膠有道，不可過也，過則多滯；不可不及也，不及，則多散。不滯不散，而膠著水欲浥者，製之不善也。善用膠者，因乎時，因乎地。夏少冬多，春秋酌冬夏之中，此因乎時者也。南方氣蒸，膠欲少，北方風烈，膠欲多，此因乎地者也。故用膠之道如不得已，堅而不滯也，潤而不散也，斯善用膠者也。古法用代郡鹿角膠，善墨者或自製膠，欲其潔也，古今異宜。今用麋角，則色稍白。自製則當溽暑而蒸，惟用廣膠，擇最精而潔者，斯無二者之患矣。古法

用栲皮，解膠而益墨色，建元得禁方，用靈草取汁解膠，勝栲皮遠甚。其後用以製膠，故墨色黝潤如漆，靈草之助也。友人莫廷韓評曰：「治墨莫先治膠，膠之質精而墨妙，膠之力久而墨堅，膠之性盡而墨純。質精，故烟膠之相得也和；力久，故烟膠之相入也深；性盡，故烟膠之相劑也化。墨未百餘年不能全也。于魯用法于膠精矣，其堅而純，信可必至，第墨妙方來，難覩其所謂化耳。」知言哉！余嘗謂建元氏曰：「奚氏墨入水經月不壞，何也？」建元氏曰：「此用漆，故墨堅。」然斷而視之，則如煅瓦，又能穴研。又聞用奚氏墨者，先一日漬水中，乃能摩，非今日所宜耳。

伯氏之謂建元曰：「墨者，良于燼。進之，則良于膠。」近世兩者無良，獨以芳澤相媚，末矣。自墨法之失也，有入蠙珠雜寶者矣，有投以腦麝者矣，是皆無益于黝，乃不能窮搜烟和膠之三昧，徒示其糜，以爲豪勝耳。然膠氣新則臭，故腦麝所必用也。用腦麝之法，擇其精者而研之，而澄之，而濾之，墨各爲劑而後入，則香氣不失而墨色不損。

古法合墨入鐵臼中，搗三萬杵，可過不可少，亦甚言之耳。今則搗以木臼，隱以金椎，過數百杵則凝，復蒸之，數蒸則膠性解。過五千杵，墨凝而堅，不復能杵矣。故杵用强有力者，袖數斤鐵椎乃佳耳。

古之爲墨者，爲螺、爲丸、爲餅，皆象也。自羅秘書餙象以衒觀者，而墨象興矣。建元氏之墨爲象五：規者、萬者、珽者、圭者、雜珮者。象所取義六：曰國寶，曰國華，曰博古，曰博物，曰太莫，曰太玄。求之象與義之初，其品有五：爲瑶草，爲大國香，爲大紫重玄，爲非烟，爲九玄三極，其義其象，則表與譜詳之矣。建元之爲象也，其製則請之余伯氏伯玉、李太史本寧，而不佞道貫時佐之。書則請之文博士休承、周山人公瑕、莫太學廷韓、朱王孫貞吉、潘秘書象安、劉文學季然，而不佞亦佐之。畫則丁山人南羽、俞山人康仲、吴山人左干。即付剞劂，必盡毫髮，務極國能，故李太史之序有曰：其品式有經，則王府之關石、和鈞，公輸之準繩也。其追琢美好則偃師之倡，輪扁之斲，宋之玉楮而郢之斤成風也。其詞章則典謨訓誥，渾噩爾雅，即秦漢而下無論也。其族類浩穰，肖像詭特，則九鼎之百物神姦，册府之羣玉，不可形狀也。其芬香郁烈，光彩煜耀，則虞廷之卿雲，太乙之青藜，楚之畹蘭畉蕙也。其文字則河之圖，洛之書，倉頡之篆，孔甲之盤盂，闕里之科斗也。莫廷韓曰：「方式墨品止于非烟，奇于九玄三極，蓋人巧盡，物理窮，過此則爲妖，吾不敢信，自是可以超潘駕李，褒然代興。」又曰：「于魯舉室而治墨，又旦莫精思，故于秋無憾。」非多得方氏之墨者，不知斯言之非譽也。

刮摩自建元氏始也。初，建元薄晝績，始爲刮摩，磋以銼，摩以木賊，繼以蠟帚，潤以漆，襲以香藥。其潤欲滴，其光可鑑。自刮摩興而晝績廢，自墨工盜其法，而善墨者競爲刮摩矣。

謝肇淛《五雜組》卷之一二《物部四》 李廷珪墨，每料用真珠三兩，搗十萬杵，故堅如金石。羅小華墨亦用黄金、珍珠雜搗之，水浸數宿不能壞也。羅墨今尚有存者，亦將與金同價矣。宋徽宗以蘇合油搜烟爲墨，雜以百寶，至金章宗購之，每兩直黄金一斤。夫墨苟適用，藉金珠何爲？淫巧侈靡，此爲甚矣。今方、程二家墨，上者亦須白金一斤易墨三斤，聞亦有珍珠、麝香云。余同年方承郁爲歙令，自造青麟髓，價又倍之。近日潘方凱造開天容墨，又倍之，蓋復用黄金矣。然以爲觀美則外視未必佳，以爲適用則亦無以甚異也，此又余之所不解也。【略】

方于魯有《墨譜》，其紋式精巧，細入毫髮，一時傳玩，紙爲涌貴。程君房作《墨苑》以勝之，其末繪《中山狼傳》以詆方之負義。蓋方微時曾受造墨法於程，迨其後也有出藍之譽，而君房坐殺人擬大辟，疑方所爲，故恨之入骨。二家各求海内詞林縉紳爲之游揚，軒輊不一。然論墨品，人品，恐程終不勝方耳。

于魯近來所造墨亦不逮前。萬曆戊戌秋，余親至于魯家，令製長大挺，每一挺四兩者，然求昔年九玄三極料已不可得。又十年，于魯死，子孫急於取售，其所製益復不逮矣。大率上人之求取無厭，而市者之賞鑒難得，自非巨富而護名，何苦而居難售之貨？此亦天下之通弊也。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六《玩具・新安製墨》 宋徽宗以蘇合油煠烟爲墨，後金章宗購之，黄金一斤纔得一兩，可謂好事極矣。近代惟新安羅龍文所作，價踰拱璧，即一兩博馬蹏一斤，亦未必得真者，蓋墨之能事畢矣。新安人例工製墨，方于魯名最著。汪太函司馬與之連姻，獎飾稍過，名振宇内，所刻《墨譜》，窮極工巧。而同里程君房幾超而上之，兩人貿首深仇。程墨曾介内臣進之今上，方愈妬恨，程以不良死，則方力也。程亦刻《墨苑》，闢奇角異，似又勝方，真墨妖亦墨兵矣。孫司禮隆在江南所造清謹堂頗精，以出内臣手，不爲銀泓所貴，然入用自佳。今徽人家傳户習，凡程鄭素封，競造墨餽遺，爲朱提紫磨伴侣，諸貴人輕之，縢置高閣，間以給佐掾輿儓急需，文房雅道，掃地盡矣。

高濂《遵生八牋》卷一五《附硃墨法》 法用好辰砂一兩，三紅硃二兩，用秦皮水煮膠清浸七日夜，傾去膠之清水，於日色漸漸曬至乾濕得所，以墨印印之，硯中研用甚佳。一法以花朱同螣黄磨點成嘉年内硃砂墨妙甚。

麻三衡《墨志・紀原第一》 西方釋迦佛爲磨休王時剥皮爲紙，斲髓爲墨，寫大乘經。

盛宏之《荆州記》曰：築陽縣有墨山，山石悉如墨。

麻三衡《墨志・煙品第三》 蘇子瞻曰：凡煙皆黑，何獨油煙爲墨則白？蓋松煙取遠，油煙取近，故爲焰所灼而白耳。予近取油煙，才積便掃，以爲墨皆黑，殆過于松煤，但調不得法，不爲佳墨，然非煙之罪也。

《試墨書》曰：松之有利于世者甚博，松花脂、茯苓，服之皆長生。其節炙之以釀酒，愈風痺，强腰足。其根皮食之，膚革香，久則香聞下風數十步外。其實食之，滋血髓。其明爲燭，其烟爲墨。其種産西北者至良，名黄松，堅韌冠百木。【略】

楊升庵曰：「元朱萬初善製墨，純用松煙，蓋取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之不可泯者用之，真非常松。」《墨箋》曰：南中楊生製墨不用松煙，止以燈煤爲之，名「玉泉墨」。

麻三衡《墨志・治膠第四》 《考工記》曰：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大赤，鼠膠餌，犀膠黄。案《攷工記》：鼠膠黑，魚膠餌。此似誤。

衛夫人曰：墨取代郡鹿膠。【略】

陶宗儀曰：「唐高麗歲貢松煙墨，用多年老松煙和麋鹿膠造成也。」

麻三衡《墨志・和製第五》 韋仲將墨方：合墨法，以真珠一兩，麝香半兩，皆擣細後都合，下鐵臼中擣三萬杵，杵多愈善，不得過二月、九月。賈思勰曰：「醇烟擣三萬杵訖，當以細絹篩堝内，此物至輕微，露篩喜飛去，不可不謹。」【略】

《大唐龍髓記》曰：傳記楚王靈夔造紅白二墨，及書寫衣服，黑衣用白書，白衣用紅書，自成一家。

唐陶雅爲歙州刺史，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略】

宋徽宗宣和中，製蘇合油墨，價比黄金。【略】

蘇子瞻自製墨，用高麗煤、契丹膠。王叔朗之嘗試高麗墨無光。子瞻在海南作墨，竈火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凡百丸，足以了一世，餘松明一車，仍以照夜。

王晉卿造墨，用黄金丹砂。墨成，價與金等。

李唐卿，嘉祐中以書待詔者也。喜墨，嘗曰：「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損于墨，而竟亦不能香也，不若並藏以熏之。潘谷之墨，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香不衰。陳惟達一作進之墨，一篋十年，而麝氣不入，但自作松香耳。蓋陳墨膚理堅密，不受外熏。潘墨外雖美，而中疎耳。【略】

蘇浩然澥，自製墨皆作松紋皴皮，堅緻如玉，王迪流也。至金章宗，乃以蘇合汕浸煙爲之，遂與黄金同價，蓋墨妖也。

麻三衡《墨志・權質第八》 潭州胡景純，專取桐燒煙，名「桐花煙」。其製甚雅，不爲外飾以眩俗眼，大者不過數寸，小者僅如指大，每磨研閒，其光如鑑，畫工寶之，以點目瞳子，如點漆云。

宋應星《天工開物》下卷《丹青第十六・墨》 凡墨，燒烟凝質而爲之。取桐油、清油、猪油烟爲者，居十之一，取松烟爲者，居十之九。凡造貴重墨者，國朝推重徽郡人，或以載油之艱，遣人僦居荆、襄、辰、沅，就其賤值桐油點烟而歸。其墨他日登於紙上，日影横射有紅光者，則以紫草汁浸染燈心而燃炷者也。凡爇油取煙，每油一斤得上煙一兩餘。手力捷疾者，一人供事燈盞二百副。若刮取怠緩則煙老，火燃質料併喪也。其餘尋常用墨，則先將松樹流去膠香，然後伐木。凡松香有一毛未淨盡，其煙造墨，終有滓結不解之病。凡松樹流去香，木根鑿一小孔，炷燈緩炙，則通身膏液就煖傾流而出也。凡燒松煙，伐松斬成尺寸，鞠篾爲圓屋如舟中雨篷式，接連十餘丈。内外與接口皆以紙及席糊固完成。隔位數節，小孔出煙，其下掩土砌磚，先爲通煙道路。燃薪數日，歇冷入中掃刮。凡燒松煙，放火通煙，自頭徹尾，靠尾一二節者爲清煙，取入佳墨爲料；中節者爲混煙，取爲時墨料；若近頭一二節，只刮取爲煙子，貨賣刷印書文家，仍取研細用之，其餘則供漆工、堊工之塗元者。凡松煙造墨，入水久浸，以浮沈分精慤。其和膠之後，以槌敲多寡分脆堅。其增入珍料與漱金、銜麝，則松煙、油煙增減聽人。其餘《墨經》、《墨譜》，博物者自詳，此不過粗記質料原因而已。

萬壽祺《墨表》 玉者，德至山陵而黑丹出。

女牀之山，其陰多石墨。

鄜延之川脂流出，即延安石油也，以爲煙墨，松脂不及。

懷化郡掘塹得石墨，精好可寫書。

上古書用黍，中古用石墨，後世用煙墨。

漢有隃麋墨、東宫香墨、鄴中三臺有曹公石墨，造墨有韋仲將墨法，冀公墨法，祖氏墨法，李超、李廷珪墨法，潘谷墨法，麻子墨法，宋徽宗蘇合油墨法。

「書窗拾輕煤，佛帳拂餘馥。辛勤破午夜，收此一寸玉」。蓋言造墨之難也。

山谷取小錦囊，有墨一丸，以示潘谷，谷隔囊探之，歎曰：「今老矣，不能爲也。」出之，乃谷少所作墨，其藝之精如此。【略】

古墨法云：烟細膠新，杵熟烝匀，色不染手，光可射人。又曰：虱松取烟，鹿膠相揉，九烝回澤，萬杵力扣，光可炤人，色不染手。造墨惟膠爲難，古之妙工皆自製膠，今所用雖曰廣膠，去古法遠甚，無怪乎墨品之下也。徽墨古今弟一者，上比潘谷，蔡洎，中間猶容十許人，況廷珪乎。【略】

歷代製墨，各臻神妙，繇漢及于元，論其大畧，明興最上者方、邵、羅三氏，遂爲昭代之冠。嗣是而後，名家不絶，然古用松煤，今皆桐油煙矣。牛膠、鹿膠、阿膠古人互用，而近時多用牛膠，又不自製，則不如古。阿膠在齊、魯遠不可得，皆取諸廣東也。復以熊膽點之，以發其光，解其滯，亦有遠勝於古者。萬曆、天啓之間，程君房、方于魯、吴去塵最著，與方、邵、羅争雄而王，來者不已，後之視今，正未可計量也。程、方、吴三氏別有表。

方以智《通雅》卷三二《器用》 墨以九蒸萬杵爲貴，松烟鹿膠今失久矣。《輟耕録》曰：上古竹挺點漆，中古以石磨汁。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爲之，晉人用凹心硯者，欲貯瀋耳。自後有螺子墨。《卮言》曰：韋誕之墨，一點如漆。六朝無過張永，五季無過奚超及其子廷珪。廷珪在南唐賜姓。宋有常和、沈珪、陳贍，皆妙品也。張遇以龍香劑進御。有隱君子王迪者，止用遠烟鹿膠，而自有龍麝氣，當勝之。至潘谷而妙，駸駸乎廷珪流亞矣，元朱萬初又谷流亞也。蘇浩然澥自製墨，皆作松紋皴皮，堅緻如玉石，王迪流也。宋徽宗蘇合烟墨法，至金章宗乃以蘇合油搜烟爲之，價同黄金。宣廟有龍鳳大定，外有查文通、龍忠迪、方正、蘇眉陽、羅小華、汪中山、邵青丘及子格之、方于魯、程君房、汪仲嘉、吴左干、丁南羽，今則潘嘉客、方凱、吴名望、去塵。《墨法》曰：虱松取烟，鹿膠相揉，九蒸回澤，萬杵力扣。古用松烟，今用油烟，古自製鹿膠，今用廣膠矣。桐油乃黑，菜油則白，秔油秔烟者輕，五秔油一秔烟者重。以漆與紫草入油，六石得一石，烟則望之碧，而日中紫矣。自謂敵程君房，其法不用冰麝而止用豬膽，萬杵之，以冰麝能奪墨之色也。試法磨各墨于研，俟其乾，置水中，則上者乃黑，次則迥白，惟李廷珪作藍色。

吴景旭《歷代詩話》卷六六《松煙》 楊升菴曰：朱萬初善製墨，純用松煙，蓋取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之不可泯者用之，非常松也。天曆乙巳，開奎章閣，揀儒臣親侍翰墨，榮存初、喀喇子山皆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得禄食藝文館。虞伯生贈詩云：「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歲斧斤違。寸心不逐飛煙化，還作玄雲繞紫微。」蓋紀兹事也。

吴旦生曰：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煙松煤夾和爲之，曹子建所謂「墨出青松煙」。而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瀋耳。或謂燎松丸墨起於唐王方翼，不知前此已有也。唐高麗歲貢松煙墨，用多年老松煙和麋鹿膠造成。唐末奚超與子廷珪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尚用松煙。宋元祐間，潘谷作墨，東坡謂其雜用高麗煤，故詩云：「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亦用松煙也。熙豐間，張遇供御墨，用油煙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徽宗以蘇合油搜煙爲墨，金章宗購之，一兩墨價黄金一斤。伯生又有跋云：「近世墨以油煙易松煙，嘗謂松煙墨深重而不姿媚，油煙墨姿媚而不深重，若以松脂爲炬取煙，二者兼矣。」

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一九《造墨之妙》 造墨之妙，以金章宗蘇合油烟墨爲第一，其次則奚廷珪。按廷珪初名廷邦，在南唐賜國姓，遂稱李廷珪。其墨每松烟一斤，用真珠三兩，玉屑一兩，龍腦一兩，和以生漆，搗十萬杵，故堅如玉石，能置水中三年不壞。其珪字作下邦之邦者爲上，圭潔之圭次之，珪璧之珪又次之。作「奚廷珪」者最下。或作「庭珪」字，僞也。《春渚紀聞》稱蘇子瞻、晁季一、賀方回、康爲章皆能制墨。明人墨以羅小華爲第一，程君房、方正邵次之，方于魯又次之。龍忠迪、查文通、蘇眉陽、汪中小、邵青丘、汪仲嘉、丁南羽、潘嘉客、吴名望，皆名重一時。予舊藏君房、于魯墨甚夥，今皆不知所往。于魯不及小華，而所刻《墨譜》精妙絶倫，足供燕閑清玩，所著有《佳日樓詩集》。小華墨以鹿角膠爲上上品，龍柱次之，華山松又次之。邱谷香家舊藏墨頗富，近亦散落殆盡。潘衡墨有金填篆書「墨成不敢用，進上蓬萊宫」十字。潘，宋人。宋熙豐間，張遇供御墨，始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今墨皆油烟，松烟失傳。

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一九《松烟》 造墨古用松烟，漢取諸扶風，晉取諸廬山，唐取易州上黨。唐末，易州李超之子廷珪亡至歙州，歙人傳其法。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字學典》第一四九卷《墨部彙考一》趙希鵠《洞天墨録・古製墨法》 古墨法云：烟細膠新，杵熟蒸匀，色不染手，光可射人。又曰：虱松取烟，鹿膠相揉，九蒸回澤，萬杵力扣，光可照人，色不染手。造墨惟膠爲難，古之妙工皆自製膠法，取新解牛革及筋全用之。牛革取其厚處，連膚及毛皆割不用，入冶成膠，即以和烟。若冷定重化，則已非新矣。今之膠料皆

牛革之棄餘，故雖號廣膠，去古膠法猶遠，無怪乎墨品之下也。徽墨今古第一者，上比潘谷、蔡滔，中猶容十許人，況李廷珪乎。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字學典》第一五〇卷《墨部彙考二》朱常湇《述古書法纂墨》

造雌黃墨法

用雌黃研極細，以水飛過，澄清去水，用秦皮、梔子、皂角各一分，巴豆一粒去皮，廣東黃明牛皮膠半兩，同煎汁，和雌黃，作餅子，陰乾，或用模按成錠亦可。

造硃墨法

造硃墨藥汁如造雌黃墨法，此却用絶好銀硃爲最。

錢泳《履園叢話》卷一二《藝能・製墨》 昔人有云，「筆陳如草，墨陳如寶」。所謂「陳者」，欲其多隔幾年，稍脱火性耳，未必指唐、宋之墨始爲陳也。今人言古墨者，輒曰李廷珪、潘谷，否則程君房、方于魯，甚至有每一笏直數十百金者，其實皆無所用。余嘗見詒晉齋主人及劉文清公書，凡用古墨者，不論卷册大小，幅皆糢糊，滿紙如滲如污。蓋墨古則膠脱，膠脱則不可用，任其煙之細，製之精，實無所取，不過置案頭飾觀而已。

《説文》：「墨者，黑也。」松煙所成，只要煙細。東坡所謂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爲佳也。近時曹素功、詹子雲、方密菴、汪節菴輩所製者，俱可用。如取煙不細，終成棄物。

《清内務府墨作則例》 委署庫掌一員，栢唐阿二名，領催二名，造墨人四名，學手造墨人六名，專司成造獨草墨、三草墨、硃砂墨、燻烟、漂硃等事，俱係隨交隨辦，所用硃砂、銀硃、桐油、燈草、廣膠、排草、零陵香、蘇木、紫草、棉子、白粗布、白檀香、飛金、生漆等項，向廣儲司行取；冰片、麝香、熊膽等項，向藥房行取；猪油、猪膽，向掌儀司行取；銼草向武備院行取；糯米酒向掌關防管理内管領事務處行取；煤炭向營造司行取；凡所用畫匠、漆匠，及夾子、鐵絲、木盤、木墩、桌案、凳杌、缸盆、押竿竹、亮扁、墨模子等項，向營造司行取；磁碗、磁鐸、磁乳鉢、磁擂搥等項，向廣儲司行取；絹羅、馬尾羅、蒸籠等項，向掌關防管理内管領處行取；其鐵頂火、鐵索、掛竿、鐵隔、漏鐵、燈盞、鐵鍋、鐵爐、鐵錘、剪子、木銼、鐵銼等項，不堪用時向武備院營造司更換，如不敷用，另行取用。

做墨定例

做硃墨一料：用硃砂一觔、廣膠六兩、冰片三錢、飛金十張、棉子一錢、白布二尺、炭十觔、煤五十觔，每料得硃墨十九錠，每錠重五錢五分，共重十兩四錢五分。

做獨草墨一料：熏烟子用銅油四百觔、猪油二百觔、燈草二觔，染燈草用蘇木三觔，煤桐油用生漆二觔，煤猪油用紫草二觔，每油一觔得烟子三錢，共得烟子一百八十兩。廣膠十兩，砲製三次，熬水燉膠，用白檀香十二兩、排草八兩、零陵香八兩，濾膠用棉子一兩，過膠用白粗布一丈，每廣膠一觔得净膠十二兩，共得净膠一百二十兩。合墨用飛金六百張、熊膽四兩、冰片十兩、麝香五兩、糯米酒十五觔，熬水燉膠蒸墨共用煤八百觔、炭二百四十觔。收什做細用銼草一觔，應得墨三百兩。打銼做細每兩傷耗五分，共傷耗十五兩，實應得墨二百八十五兩。

做三草墨一料：燻烟子用桐油四百觔、猪油二百觔、燈草四觔，煤油用紫草二觔、生漆二觔、廣膠二十觔，熬水用白檀香十二兩、排草四兩、零陵香四兩，過膠用白粗布五尺，合墨用猪膽八十個、冰片六兩、麝香三兩、糯米酒六觔，熬水蒸墨共用煤八百觔、炭二百四十觔。每油一觔，得烟子六錢，共得烟子三百六十兩。廣膠二十觔，砲製三次，共得净膠二百四十兩。打銼做細用銼草一觔，應得墨六百兩，打銼做細每兩傷耗五分，共傷耗三十兩，實應得墨五百七十兩。

做搨墨刻三草墨一料，净重六百兩。燻烟子用桐油四百觔、猪油二百觔、燈草四觔、廣膠二十觔，熬水用白檀香十二兩，合墨用猪膽五十個、冰片三兩二錢、麝香一兩六錢，過膠用白粗布五尺，熬水燉膠蒸墨，用煤八百觔、炭二百四十觔、每油一觔，得烟子六錢，共得烟子三百六十兩。廣膠二十觔，炮製三次，共得净膠二百四十兩。漂飛硃每銀硃一觔，得漂硃十兩。

乾隆七年三月照南匠徽墨法做獨草墨一料：用桐油四百觔，猪油二百觔，燈草二觔，廣膠十一觔十兩三錢，冰片十一兩五錢二分，麝香五兩七錢六分，熊膽六錢九分一釐二毫，飛金六百張，江米酒十五觔，排草八兩，零陵香八兩，蘇木三觔，紫草二觔，銼草一觔，生漆二觔，棉子一兩，白粗布十尺，煤八百觔，炭二百四十觔，白紬二尺，棉花三觔，京高紙二百張，廣涼蓆一領，連四紙一百張，長五尺，寬四幅，黄布挖單一個，用玉泉山水。

十年七月呈准，做墨糙墨一料：燻烟子用桐油四百觔、猪油二百觔、燈草四觔、水膠二十觔，熬水用白檀香十二兩，合墨用猪膽五十個、冰片三兩二錢、麝香一兩六錢、江米酒三十觔，過膠用白粗布五尺，熬水燉膠蒸墨，用煤八百觔、炭二百四十觔，做細用白紬四尺，棉花六觔，銼草二觔，京高紙四百張，長四尺五寸，廣涼蓆二領，連四紙二百張，長五尺，寬四幅，黄粗布挖單二個，用玉泉山水。做

成實應得黑糙墨六百兩。凡由懋勤殿交出改造黑墨所用冰片、麝香，照核減例用二成，改造紅墨照核減冰片二兩，用六兩八錢六分二釐成做，核減燻獨草烟子，每一料重一百八十兩，需用桐油三百觔，猪油一百五十觔，燈草二十二兩四錢，蘇木三十三兩六錢，生漆二十二兩四錢，紫草二十二兩四錢，按照《墨法集要》內開載，成造黑墨，燻烟用桐油三百觔，芝蘇油一百觔，浸油燒烟用川黄連三十兩，海桐皮、杏仁、檀香、紫草各二十兩，梔子、白芷各十兩，木鱉子仁一百二十枚，蘇木五觔八兩。燒烟用燈草三觔，巴豆二百粒，包裹烟子用榜紙三十張，盛油用徑過一尺二寸缸盆十個，點燈用徑過四寸五分，深一寸五分，厚三分鐵燈盞五十個，裡口徑過一尺八寸，幫厚一寸，除底厚二寸，淨高三寸五分雙竹箍杉木盆十個，高三寸五分，裡口徑過六寸，邊厚一寸隻竹箍釘鐵葉杉木筒十個，徑過五寸七分粗磁碗七十個，剛竹大墨夾子七十個，鐵油絲四兩，徑過一尺二寸，高五寸隻層細絹羅二個。收什粘補漆做陳設二十六方，彩漆墨五分，內破裂墨八十五錠，每錠用漆匠二工，彩漆匠一工，長寬三寸三分紅金四張，黄金三張，飛銀三張，描金墨五分。內破裂墨七十一錠，每錠漆匠二工，描金匠一工，長寬三寸三分紅金四張，黄金三張，飛銀三張，素墨五分。內破裂墨三十三錠，每錠用漆匠二工，以上彩漆匠、描金匠、漆匠，每工工價銀一錢八分。每錠墨用生漆一兩、籠罩漆五錢、土子末一兩，白粗布五寸、白紬一寸。成做四方式墨模一方，長寬三寸六分，折見方寸二十五寸九分二釐，每寸用雕刻工七工，共用雕刻工一百八十一工。六楞式墨模一方，每楞各寬五分六釐，高五寸六分，折見方寸十八寸四分八釐，每寸用雕刻工七工，共用雕刻工一百二十九工。成做底蓋摺套，用棗木見方尺，每尺價銀一兩二錢，檀木見方尺，每尺價銀一兩六錢，熟鐵每觔價銀五分，每錠用紅金二十張，黄金三十張，飛銀十張，每錠用描金匠二工。

謝崧岱《南學製墨劄記・取烟第一》 古法製墨惟用松煤，墨从黑，从土，意者古人以黑土書簡，今京師挑水者有用黑石或木炭畫數壁間，或古人遺法本是如此，亦未可知。松煤之制必在易紙之後，特先儒無及此者，無可證據耳。自南唐李廷珪易用油烟，《西園雜記》謂：用油烟始於宋張遇，非也。松煤之制，遂以不傳，故明沈繼孫《墨法集要》一書，爲近代造墨家之祖，亦止載油烟一法。今詳各油取烟之法，並第各烟之次第如左。

松香即松脂。及桐、麻等油，皆可取烟，僅就已經試用者而論，桐油爲上，係湖南之土產桐油。松香次之，猪油即猪脂。又次之，燈油或曰京師燈油即蘇子油。又次之，麻油即香油。又次之，間然漆取烟，其色更在桐油之上，《墨志》已有此說，但未試用，不知確否。然即次如麻油，猶數倍於市墨之佳者。其取烟之法亦各不同，松香烟大成毬，法用鐵鍋盛之，沙鍋亦可。用綿條數根，將油浸透，不論何油。置於松香之上，用火點燃，松香自然鎔化，烟往上沖，上蓋瓦缸盛水大缸極好，銅鐵缸皆可。以盛烟，但不可太緊，緊則火滅，又不可太鬆，鬆則烟走。大約須空三四寸，以火不滅爲度，不必禁其烟之全不走也。火滅再點，至點不然，則松香盡矣。然後將缸取下，候冷，用小刷取烟。松香一斤，約可得烟三四錢。至各油取烟之法，猪脂先須煎化成油。即照常點鐙之式，用鐵絲作架，將洋鐵皮或銅皮或鐙觴須將凹正對燄頭。架住，罩於鐙火之上，不可太高，高則烟少，以頂著紅燄爲度，但須及時刮取，約一刻餘刮一度，極遲不可過兩刻。恐其久則烟黄，並恐其多而墜也。燈草須揀肥大者，冬以十二莖爲度，夏亦可用八九莖，人言燈草少則烟細，試之殊不然，亦無遠細近粗之說。各油得烟之數，約倍松香，惟桐油則每斤可得烟一兩二三錢。亦有即於讀書燈上取烟者，事雖兩省，惟烟氣逼人，最易傷目，並最污書籍。

附古浸油法

《墨法集要》：桐油得烟最多，爲墨色黑而光，久則日黑一日。餘油得烟皆少，爲墨色淡而昏，久則日淡一日。每桐油十五斤，芝麻油五斤，先將蘇木二兩，黄連一兩半，海桐皮、杏仁、紫草、檀香各一兩，梔子、白芷各半兩，木鼈子仁六枚，右剉碎入麻油內，浸半月餘，日常以杖攪動，臨燒烟時，下鍋煎令藥焦，停冷，漉去柤，傾入桐油，攪勻燒之。今時少有用此浸油法者，姑存其古云。

又用燈草法

又：揀肥大黄色堅實燈草，截作九寸爲段，理去短瘦，取首尾相停者，每用十二莖，以少緜纏定首尾，於粗板上以手搓捲成一條，令實，捲得多條，用蘇木濃汁煎燈草數沸，候紫色漉出，曬令極乾，紙裹藏之，毋令塵汙，用則旋取。

又發燄掃烟法

又：常須剪去燈煤，棄于水盆內，否則燈花罩了火燄，烟不能起。敲碎巴豆三四粒，納油觴中，發烟燄得烟多。每日約掃二十餘度，掃遲則烟老，雖多而色黄，造墨無光不黑。

研烟第二

墨以烟細爲佳，故古人有十萬杵之法，然杵止可施於多烟，且不如研之得力。然不得其法，雖研無功。今詳其法如左：

烟性最輕，無水即飛，見水即浮，雖欲研之，即俗所謂乳。而不受研也。法將

烟置研鉢俗謂之乳鉢，亦曰乳碗。内，用酒浸透，須好燒酒。烟見酒即服，不飛不浮，自然受研。然後畧加清水，便研爲度。如畫家之研顔料，醫家之研眼藥，總以多研爲妙，和膠之後，再須多研。

和膠第三

墨之佳否，係乎和膠，故晁季一《墨經》謂：上等煤而膠不如法，墨亦不佳。如得膠法，雖次煤亦成善墨。是雖指煤墨而言，其實烟墨亦自如此。今詳其看膠之法與和膠輕重之數如左：

膠無論牛、即廣膠。驢，即尋常入藥之阿膠。皆可入墨，總以亮爲上，如用阿膠，京都雷萬春之上中二等可用，下等不可用。蒸化之水清者爲上，畧渾次之，黑而滯者決不可用。筆蘸膠水全不滯筆，寫去若無膠，然則極佳矣。膠水必俟冷透，方可入烟，不然必至不匀。乾烟三錢以入乾膠二錢爲度，既不滯筆，亦不脱落。如嫌其不亮，可再加膠，則自亮矣。此則雖人所好，可自酌量也。

烟三膠二之數，專指白摺大卷及白紙而言，如紅紙及蠟箋則須倍加。

附煎膠法

《墨法集要》：凡使牛膠，必以好牛皮，或做鼓處裁下賸牛皮煎成者方好。若熟皮家刮下皮屑煎成者，則力淺，不堪用。膠好方始有力，可以減斤兩，用墨因膠少烟多，故倍加黑。

又用藥法

又：用藥有損有益，須知其由，且如緑礬、青黛作敗，麝香、雞子清引溼，榴皮、藤黄減黑，秦皮書色不脱，烏頭膠力不凝，紫草、蘇木、紫礦、銀硃、金箔助色發艷，俗呼艷爲雲頭。魚膠增黑，多則膠筆鋒，牛膠多亦然，又無雲頭，色少黑。節欲墨之黑，一須烟純，二須膠好而減用，三須萬杵不厭，此不易之法，不可全藉乎藥也。

《仇池筆記》：三衢蔡瑁，自烟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而光。

去渣第四

烟本極細，又當細研之後，本自無渣，究不妨過篩以臻盡善，且膠雖極佳，究自有渣，終以過篩爲妙，但須稍清，乃能篩出，其篩之之具，今廠肆所謂墨篩者，亦曰墨漏。甚可用。紗不必極細，一層已足，亦不必用兩層。

收餅第五

既篩之後，墨已成矣，然猶不可即用，何也？火氣未淨，其色不潤，且酒性猶存，若以入盒，最易生霉。須盛入餅内，玻璃、紅銅皆可。蓋不可太嚴，須令其透風出氣，愈陳愈佳，縱少亦須在一月以後。臨用之時，將上面清水從容倒去，盡用其墨入盒。如此做法無所謂渣，自上至下皆是一色，萬無以餅底爲渣而不用也。

入盒第六

墨盒瓤子，絨爲上，先須發溼。綿次之，須去粉，用沸水洗淨。但不可太少。墨必極濃入盒，不可太多，以瓤子吃飽，而又上無浮墨爲度。瓤少墨多，極不適用。瓤多墨少，勉强可用。適中之處，久用自知。常須挑撥，免致不匀。如被風乾，可將清水添入，不拘生熟。撥匀再用，不必遽然添墨也。黄連、元參等水俱可不用。

入麝第七

墨以黑爲本，故於文从黑，其餘皆虚文也。古無用麝入墨之事，自宋張遇始用麝入墨，後世遂不免以此爲品題，其實墨之佳否，何嘗在此？如欲畧從時，尚可於入盒時用之，亦不必太多。其實冰片等香足矣，不必用麝，多費而實無益。

附論墨色

《墨法集要》：墨色以紫光爲上，黑光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爲下矣。光之與色不可偏廢，以久而不渝者爲貴，惟忌膠光不取也。古墨多有色而無光者，蓋因蒸溼敗之使然，非善者也。其善者，黯而不浮，明而有豔，澤而無漬，是謂紫光，墨之絶品也。以墨試墨，不若以紙試墨，或以硯試，或以指甲試者，皆未善。東坡云：「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爲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彩，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爲佳也。」

按：色之與光，雖不可偏廢，然色本也，光末也。宋人重黑猶爲不失其本，今人取光而又多取膠光，是末中之末也，即此小事，亦可觀古今之變矣。

成條第八

墨成條塊，全恃膠多。曾用竹筒試作一次，用手搓亦能成條。其膠已約倍於常，然磨較市墨，猶爲極輕。大約今市墨之成條塊者，乾烟一錢入乾膠必在二錢以外，天潮時，墨軟如綿，能作弓形，即此可見膠多。故一成條塊，無論膠輕，已落下乘。見既用墨盒，固可不必成條塊，既成條塊，又須磨細，徒爲多事，今亦畧詳其法，以備一格。分送友朋，用瓶封固亦可。如將墨瓤風乾，並可寄遠。如欲講求樣製，則沈氏名繼孫，明洪武時蘇州人。之《墨法集要》可倣爲之。更欲講求模式刻鏤精工，則程、名君房，明歙縣人，有《墨苑》十二卷。方名于魯，與程同時同縣人，有《墨譜》六卷。二家之書已甚詳矣。

鄒凌沅《通學齋叢書・藝學彙編》 書繪墨料近有造成出售者，購之甚易，依法仿造，恐弗及專工此藝者。但有時購之不便，必須自製，果能仿製得法，自明立法之理。

此墨料以油爲本，凡含油之質，皆合書繪之用。但所製墨料必如尋常便用，方能任意書繪，不滯筆端，并無化散墨迹之弊。常用者二種，一爲流質，一爲定質，法與尋常墨水暨鉛筆同工。

書繪墨料方取牛油或羊油二兩，净蜜蠟二兩，入鐵鍋内，蓋密加熱至能自燃。次取上等洋皂二兩，切成小塊，俟一塊已鎔，陸續加入，頻以桿調和不止，及加完後，俟燃至如前未加洋皂時之油蠟體積相等爲度，但自燃勿令過猛。如見燃發過高，即取離火少頃，再置火上，將未詳，據云係虫類，於樹上作爲巢穴，其色黄明如膠。二兩加入，隨令鍋内火熄，俟全融合，即不可令其再燃。復取熬熟胡麻子油、黑炱調匀，并入鍋内，熬成濃膏，約至減少一半，即成墨料。至應添炱若干，以黑色深淺爲主，用炱愈多愈易研匀，但過多亦不合用。凡墨料已成，傾入紙模冷定成條，或取平面大理石，先用洋皂拭匀，然後傾於石面，及將冷時，另取大理石板一塊，以洋皂拭匀，覆壓墨上，冷定切成長條，即如墨錠。

凡作墨料必經意於鍋内自燃之時，如鍋内火燃不旺，鍋下必復加熱。如鍋内火燃過猛，見鍋内四周全燃，聞有爆裂之聲，必立取鍋離火。設鍋内火仍太猛，以蓋覆之，少停，再加熱，否則墨料全燒壞矣。

試墨料成功與否，取墨料研之，見有黑痕，不與水和匀，即知尚未熬成，必再入鍋内，如法熬之。如終不與水化融和匀，必再入鍋熬融，稍加洋皂。若見油質幾盡，墨無結力，又知火候過度，必再入鍋内，添洋皂與蜜蠟。

以上墨料爲書繪石面所用。若書繪紙面覆印石上者，法印前同，惟多加蜜蠟而已。製定質墨料，方取上等洋皂一兩半，或牛油，或羊油二兩，净蜜蠟二兩半，舍拉克一兩，黑炱四分兩之一，製法同前。所成墨條可削尖同鉛筆，以備用。

印紙墨料用黑炱與熬熟之胡麻子油或核桃油調匀，油墨多寡相配須視乎天時寒暑。嘗有取作成之墨每二十分添入洋靛一分，又有添蜜蠟或牛羊油於内者。設市中常售之墨，覺得太濃，可加熬熟胡麻子油少許，調合備用。至墨之稀濃合宜，印工必常留心，因石質各點中有小孔，加墨時着力過猛，細線必鋪展變粗。墨質過稀，則細線所加之墨亦必漸鋪散，改變原圖。若墨質過濃，則石板無字跡之處，亦易粘墨。總之，加墨之法視所繪之圖與所加之墨，其愛攝力愈能化合，所印書畫自然清爽，設製不如法，二墨無相愛攝力，則所印書畫自淡而無色，且印數張後，原本已無用矣。

鄒凌沅《格致答問類編》 或云：古者用漆寫字於竹簡以爲書，漆書之後皆用石墨。石墨即黑丹，乃地産，或即筆鉛之類。至漢以後，始多用松烟煤，即今時墨也。可見中國墨用雖古，其類無多。不知西國之墨古今有無異同，能否歷存久遠？請詳示之。

答：西國之墨始於何時，幾難查攷，蓋上古無文字，亦無紙張，至中古始有以獸皮代紙之法。若中國，上古無書契，結繩而治，中古始有蒲編竹簡之制，但無論爲何等紙，必有垂久之墨，始能將當時著作傳留後世，否則雖有垂久之紙，而墨數年即退，仍屬烏用。詳考各國所製之墨，其佳者可數千百年不變。古人之墨多有膠與油性，製法以顔料和以樹膠與油。常用之料爲油炱，每炱四分，配膠一分，另加水若干，磨至匀細，用模鑄成條塊或餅，中國至今尚用此法。但數百年來，中國墨在各西國甚爲有名，初呼爲印度墨，不知爲中國所製者。此墨最耐久，但有一弊，如寫於皮或硬紙面，見水易脱。古西人製墨，多以醋代水，又嘗用一種墨，謂之「金墨」，以其有金色也。又有銀墨，亦有以銀朱作紅墨者。古之抄本書間有用紫墨者，如憑券等件則用緑墨，希臘國凡士之親族人等未成人者，以緑墨寫其名號。古人亦有用藍黄墨者，攷西國六百年來，尚未有用黄墨者。又古書凡用金墨、銀墨者，外則敷漆一層，如羅馬、希臘等國，寫字後則敷蠟一層，西曆八百至九百年所抄之書，大半敷以漆蠟。如羅馬則以墨魚腹中黑料爲墨，此魚在水中如遇他魚吞食，則放其墨，令水混，他魚即不能見，待水清已逃去矣。古人所用之墨，間有千年前之抄本比百年前抄本或印本更顯明者，大畧四百年前之墨俱能耐久。史書言東方各王以紅墨寫字，墨盛以金盒，盒鑲各種寶石。據近來之墨可分四大宗：一中國墨，即西人呼爲印度墨者；二西國印書墨；三西國寫字墨；四變色墨，此各墨大半爲黑色。但另有紅、藍、緑各色之墨，西國亦多用之。茲將各墨製法分陳於左：一中國墨。以毫筆書於軟紙最爲合用，西國向不知此墨製法，購自印度爲繪畫等要事之用，今知爲油炱和膠，或外加香料而製。造炱法燃燈上加覆盆，與燈相近，以收其炱。但墨亦有精粗之别，華人盡知，不必細論。二印書墨。此墨爲西國一大生意，有數大廠專製此墨。西紙厚硬，如令潮濕，則墨更易粘連，故西字新聞紙每晨出買時，其紙尚溼，職此故也。其墨大半爲胡蔴油和炱而作，間有松香油或黑松香若干者，亦有加

普魯士藍少許，令色更深者，亦有稍加紅鉛粉者，製法頗繁。法以圓鐵鍋内盛熬成之胡蘇油料，鍋中有立軸，軸上有數刀，以汽機令軸轉動，則刀劃其料成細塊，添以臭等料，轉若干時，令勻，再以軋輪軋之，或研之，即可爲印書之用。若印新聞紙之墨，比印書之墨更廉而稀，因印之最快，濃則不及。其餘他色印書墨亦以此法製之，惟以他色代臭耳。三寫字墨。西國寫字所用墨水沁入紙中，無法洗退，如落於木器之上，可以濃鹽强水洗除，再用淨水揩洗，即無痕跡。製法以瓦瓶能容水十磅者，加碎五倍子一磅，皂礬一磅，瓶中滿以沸過雨水，每日掉和數次，數日即合用。如另加樹膠半磅即成脱墨。寫字後，蓋以濕薄之紙架内壓之，即印成，底稿與原文無異。製藍墨法，將普魯士藍和入草酸消化之即成。製紅墨以蘇木在醋内煮之，加臼礬樹膠少許即成。四變色墨。能於白布寫字，洗之不脱。法以銀養、淡養五即照像必需之料，水中化之，另加淡輕四養水並樹膠，中國墨少許。寫字初不見跡，遇熱則變深黑色。又有數種料，可寫於厚紙，託信局寄與某人，信局視爲白紙，但接信者知之，以火烘紙，其字全顯。此水有一種，謂之「鈷養淡養五」，西藥房中均有出售。

著録

徐鉉《騎省集》卷二三《文房四譜序》　聖人之道，天下之務，充格上下，綿亘古今，究之無倪，酌之不竭，是以君子學然後知不足也。然則士之處世，名既成，身既泰，猶復孜孜於討論者，蓋亦鮮矣。昔魏武帝獨歎於朱伯業，今復見於武功蘇君矣。君始以世家文行，貢名春官。天子臨軒考第，首冠羣彦，出入數載，翱翔青雲，綵衣朱紱，光映里閈，其美至矣。而其學益勤，不矜老成，以此爲樂，退食之室，圖書在焉，筆硯紙墨，餘無長物。以爲此四者，爲學之所資，不可斯須而闕者也。由是討其根源，紀其故實，參以古今之變，繼之賦頌之作，各從其類次而譜之，有條不紊，既精且博。士有能精此四者，載籍其焉往哉。愚亦好學者也，覽此書而珍之，故爲《文冠篇》，以示來者。

蘇易簡《文房四譜後序》　班《志》有言曰：小説家流千三百八十篇。蓋出於稗官道途之説也。孔子曰：「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苟至遠而不泥，庶亦幾於道也。矧善其事者必利其器，尋其波者必討其源。吾見其決洩古先之道，發揚翰墨之精，莫不由是四者，方傳之無窮乎？苟闕其一，雖敏妙之士，如廉頗不能將楚人也。常觀《茶經》《竹譜》，尚言始末，成一家之説，況世爲儒者，焉能無述哉？因閲書秘府，遂檢尋前志，并耳目所及，交知所載者集成此譜。問之通識者，識者亦曰可，故不能棄。其冠序則有右騎省徐公述焉。敢以胸臆之志，復書於卷末云。

蘇易簡《文房四譜》四庫全書提要　《文房四譜》五卷，宋蘇易簡撰。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累官參知政事，以禮部侍郎出知鄧州，移陳州卒，事蹟具《宋史》本傳。易簡所作《續翰林志》，洪遵收入《翰苑羣書》中，已别著録。是編集古今筆硯紙墨原委本末及其故實，繼以辭賦詩文，合爲一書。前載徐鉉序，末有雍熙三年九月自序，謂因閲書秘府，集成此譜，蓋亦類書之體也。其搜采頗爲詳博，如梁元帝《忠臣傳》、顧野王《輿地志》等書，今皆久亡，惟藉此以獲見其畧。其他徵引，亦多宋以前舊籍，足以廣典據而資博聞。凡筆譜二卷，硯、紙、墨譜各一卷，而以筆格、水滴附焉。當時甚重其書，至藏於秘閣。尤袤《遂初堂書目》作《文房四寶譜》，又有《續文房四寶譜》。此止題《文房四譜》，與《宋史》本傳相同，蓋後人嫌其不雅，删去一字也。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蘇易簡《文房四譜》卷末黄廷鑑跋　此書向無善本，照曠閣刊《學津》時，出其家藏抄本，屬校謬誤，殆不可讀，讎勘再三，粗成句讀，而中如《文嵩四侯傳》，及《墨譜》中段、温贈答書狀十五首，不見於他類書徵引者，槩從闕如，緣是録副未梓。己卯冬，晤錢塘夢華何君，云近得鶴夢山房舊抄完本，從之借校，今春夢華何君攜書來，知又新從振綺堂汪氏本校過者，狂喜欲絶，鑑遂從兩本合校一過，補卷一《筆之雜説》脱文四十二條，卷二《筆之詞賦》一條，卷三《硯之敍事》九條，其餘闕文錯字，約計二百八十餘字，其異同處兩通及存疑者不計焉，是書至是可稱完善矣。特未知視《敏求記》所云，絳雲勘對疑似之本，相去又何如也。拙經老人黄廷鑑識。

晁貫之《墨經》四庫全書提要　臣等謹案《墨經》一卷，舊載毛晉《津逮祕書》中，題曰「晁氏撰」，不著時代名字。諸書引之，亦但曰《晁氏墨經》。考何薳《春渚紀聞》云：「晁季一生平無他嗜，獨見墨喜動眉宇，其所製銘曰『晁季一寄寂軒造』者，不減潘、陳。」又稱其與賀方回、張秉道、康爲章皆能精究和膠之法，其製皆如璧。此書中論膠云：「有上等煤而膠不如法，墨亦不佳，如得膠法，雖次煤

而成善墨。」與所言精究和膠亦合，疑爲晁季一作也。然晁公武《讀書後志》但有董棄《墨譜》一卷，而不及此書，不應其從父之作公武不見，是爲可疑。考《讀書志》子部之叙稱：九曰小説，十曰天文曆算，十一曰兵家，十二曰類家，十三曰雜藝，十四曰醫書，十五曰神仙，十六曰釋書，而今本所刊小説之後綴以王氏《神仙傳》、葛洪《神仙傳》二種，併不列神仙之標題，以下即別標釋書類，是今本佚其子部五類、類書一類，適在所佚之中，案《後志》載《墨譜》於類書。其不載亦不足疑矣。季一名貫之，晁説之之兄弟行。朱弁《風月堂詩話》稱其官一曰「檢討」，一曰「察院」，不知實終於何職，其事迹亦無考云。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李孝美《墨譜法式》馬涓序　士大夫之好事者，蓄圖畫書刻器用之類，必皆以傳之久者爲貴。書畫至於漫蝕而不完，器用至於詭怪而難辨，則寶而藏之爲愈至，而或者非之曰：此世俗之人貴耳賤目者也。道藝工巧，無世無之，何獨榮古而陋今乎？是益不然，大抵古人之敦重信實，無所不用其極，故其施之事物，雖各述作不同，然必要之盡善而後已。其才不逮於盡善者有矣，然非能傳之久者也。傳者斷木爲棋，梡革爲鞠，亦皆有法。棋鞠戲玩之用爾，古人爲之猶且不苟，而曰有法存焉，況於不待爲戲玩者乎。嘗考《周官》，究其爲弓矢輪輿之類，斬伐矯揉斲削之功，筋角齒草羽毛之用，必求之天時，審之地氣，然後以工巧成之，其言纚纚，若煩而不可信然，而聖人存之以爲書，後世守之以爲經，由是益知夫古人制作，其用心如此，所以可貴於後世者然也。趙郡李伯揚集《墨譜》三卷，曰圖，曰式，曰法，其講貫品藻無不詳，雖使未嘗留意於其間者，一觀其書而所得過半，善辯者亦不能勝也。其叙祖氏以下數十家，類皆尊尚前輩而以後來者弗及，豈特爲好古者也。蓋伯揚之所集，固嘗稽之舊聞而參以所試矣。其制作之要已能自得其妙，其品第去取信爲不誣，非所謂貴耳而賤目者也。雖然，觀其用心於一物，必臻其極如此，則擴而充之，益知其所學之必到也。紹聖乙亥十一月二十日，承議郎、通判遂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借緋馬涓序。

李孝美《墨譜法式》李元膺序　予友李伯揚以其所次《墨譜》寄予云：「予平生無所好，顧獨好墨。聞人有善墨，求觀之不遠千里。凡得古墨近百品，森然如斷圭破璧，膚理堅細，擊之有聲，試之其光如漆。念世人不能盡見，其久而遂不傳也，乃存其形製，而書工之姓名於其上。又嘗親至魯山，從竈工野人講問爲墨之法，如伐松取煤，品膠用藥，揉劑入灰之類，纖悉畢具。有言所不能載者，則見之圖畫，欲使天下皆知爲墨之法，而從事於其間，庶幾有如古人者出焉。凡爲書三卷，書成久而未有叙文，願求重於君以行乎世。」予讀之而笑曰：「嗟乎，如伯揚，其可謂好事也哉。夫墨，凡案間一閒澹物也，世人徒以簡牘所資，蓋不可少，其亦無足甚好者。而伯揚汲汲焉如有聲色臭味，酷好而力求之，忘其身之勞也，其用心不亦異乎？既自以爲可好，因謂天下之人皆與己同，欲推其所好者共之，其又難哉。此書之出，如昌歜戎菽，不惟同好者少，其又且笑之，以伯揚嗜好之癖也。雖然，亦安知無君子用是以知伯揚者。昔嵇叔夜好鍛，王武子好騎，阮遥集好蠟屐，此其於人之賢不肖，非有所損益也，而載在史册，爲千古之美談。夫君子之觀人，不必於其大者，得其平居言笑之餘，以及其所玩好，而足以窺見其所存。此三物初若無足言，而世有鑽李核障錢簏者，則其清濁何如也？將見百世之下，好事者得《墨譜》而歎焉。因以知伯揚好尚而想見其人，則其風流遠矣，豈止行於一時也哉！」東平李元膺叙。

李孝美《墨譜法式》四庫全書提要　《墨譜法式》三卷，宋李孝美撰。孝美字伯揚，自署趙郡人，仕履未詳。前有紹聖乙亥馬涓序及李元膺序，與《通考》所載合。然二序皆稱《墨譜》，而《通考》則題曰《墨苑》，與序互異，案書中「出灰」、「磨試」二條，注曰出《墨苑》，則《墨苑》別爲一書，《通考》誤也。此本題曰《墨譜法式》與《通考》又別。書分三卷，上卷曰圖，中卷曰式，下卷曰法則，法式乃其中之子目，安得復爲總名？且既曰墨譜，又曰法式，文意重疊，尤乖體例，殆後人妄改，今姑據原名書之，以存其舊。上卷凡采松、造窑、發火、取煤、和製、入灰、出灰、磨試八圖，圖各有説，今惟采松、造窑有圖，説餘皆有説而佚其圖。中卷凡祖氏、奚庭珪、李超、李珪、李承晏、李文用、李惟慶、陳贇、張遇、盛氏、柴珣、宣道、宣德、猛州貢墨、順州貢墨，及無名氏十五家之式，亦各繪面圖、漫圖，惟以奚庭珪、李庭珪分爲二人，且謂奚不如李遠甚，與《南唐書》奚庭珪賜姓爲李之説大異，未詳何據。其目列盛氏在柴珣前，而圖則盛在柴後，傳寫誤也。下卷凡牛皮膠、鹿角膠、魚膠、滅膠、冀公墨、仲將墨、庭珪墨、古墨、油烟、敘藥、品膠十一法，而牛皮膠有二法，庭珪墨有二法，古墨有三法，油烟墨有六法，實二十法。其持論皆剖析毫芒，具有精理。自明以來，油烟盛行，松烟之製久絶，孝美所論，雖今人不能用，然古法古式藉以得傳，亦博物者所當知也。

劉燾《雲莊集》卷五《送造墨楊伯起序》　學者以紙爲田，筆爲耜，而墨其膏液也，三者其重均爾。然製作之法，墨爲最難。予友楊伯起挾此技游四方，得者寶之。予嘗叩其法，伯起歷歷爲予言，烟欲浮而輕，膠欲老而微，均調揉治，不失

其劑量，然後吾墨以成。雖然，是直其牖耳，至若心悟神解，超然法度之外者，予亦不能評也。嗚呼！技之進于道若是夫！雖然，是墨也，作之難，用之尤難。予觀昔之聖賢，以其心之精粹假此而出，一話一言澤潤千古，猶善殖者，匪稷則黍也。後之不賢者，以其心之滓穢假此而出，一點一畫流毒九有，猶不善殖者，匪稂則莠也。然則其用不亦難乎！予故筆是，以告吾徒之用此墨者。

吳澄《吳文正公集》卷一六《贈墨工艾文煥序》　世稱墨爲玄玉，玄名其色，玉喻其質也。蓋墨之堅青光黑者佳。黑青合謂之玄，而黑易青難。但黑不青，緇爾，非玄也。堅光備謂之玉，而堅易光難。但堅不光，石爾，非玉也。前代墨工未暇論，宋南渡後，盛行柯山之墨，在後乃有吾郡之胡焉，七八十年競用湛然之墨。近年又有同邑之艾焉，如楚、吳特起，間齊、晉之霸，其取信於衆，見售於時也，豈偶然哉？不有其實，不能也。而艾工猶欲借重於人言，夫人言何足以爲重？苟無其實，雖百口交譽，虛名而已矣。文煥之墨既信既售，不資予言也，予舊識之，故書此以贈。

吳澄《吳文正集》卷二六《送胡宗時序》　李超暨子廷珪再世居歙，以墨名家。「黄金可得，李墨不可得」，其貴重如此。吾鄉胡湛然，自嘉定癸未於信州龍虎山遇異人，授墨法。堅青光黑，莫能及之。傳其子士楚，子又傳其孫宗亮，宗時，宗權，三世矣。向時與柯山二墨工齊等，今柯山不復有墨，胡墨遂爲第一。蓋工以世工爲善。墨者，文房之寶，非它工比，尤當論其世也。李墨再世，胡墨三世。一家祕妙，人不與知，其獨爲名墨工也宜哉。

吳澄《吳文正集》卷五九《題范清敏公贈墨工序後》　宋嘉定、寶慶間，豐城范清敏公宰崇仁。澄幼稚時，每聽先大父對客談論麾麾，道范公之政神明剛決、公正審悉，不可一二計。蓋自宋初以至季年，邑宰未有能如公者。後爲郡守、部使，其政皆然。澄既熟於耳聞，及見公之一筆於書者，則知公非徒有其政，而又有文、有學、有識也。第所見者不過剖析獄訟之語，而於他文曾不多見。今忽見公贈墨工一序，讀竟，歎曰：「斯地而有斯人也夫！斯時而有斯文也夫！」公謂墨工之售墨不可輕。售非其人，則其墨適足以蠹斯文、蝕吾道。嗚呼嚴矣！公以此爲售墨者之戒，則用墨者之罪爲何如哉？觀公用此墨以蒞官臨民，真無負此墨者。使公得用此墨於皂囊之中，白簡之上，則弼遺補闕，擊奸去邪，上有補於君德，下有裨於國政，是豈小小哉？惜公不得用此墨於彼，而僅得用之彼獄辭訟牒也。公之文既不多見，而此文幾爲人間苞苴廢棄之紙，非吾友陳淵然之卓識高誼，則公之曾孫凱何從而得此家寶也耶？澄之所以把翫不忍釋手，而重歎斯文之幸而存也。淵然，宋江西提刑諱杰之子，與范世媚。凱嘗仕於朝，爲贊儀署丞。

陸友《墨史》四庫全書提要　《墨史》三卷，元陸友撰。友字友仁，吳縣人，其書集古來精於製墨者，攷其事蹟，勒爲一書。於魏得韋誕一人，於晉得張金一人，於劉宋得張永一人，於唐得李陽冰以下十九人，於宋得柴珣以下一百三十餘人，於金得劉法、楊文秀二人。又詳載高麗、契丹、西域之墨，附録雜記二十五則，皆墨之典故也。其間蒐羅隱僻，博贍可觀，大率采自宋人説部者居多。雖其出處不能盡詳，而薈粹成編實可爲文房故事之助。其論奚廷珪非李廷珪一條，據《墨經》載，易水奚庸之子超，龐之子起，又别叙歙州李超，超子廷珪以下世家，是族有奚、李之異，居有易、歙之分，惟其名偶同，足破世所傳江南賜姓李氏之説爲妄，亦頗有資於考據。案《裨傳》載，友仁生市廛闤闠間，父以市布爲業，獨能異其所好，攻苦於學，善爲歌詩，工八分隸楷，博極羣物。奎章閣鑒書博士柯九思、侍書學士虞集服其精識，相與言於文宗。未及任用而二人去職，友亦南歸，自號硯北生，著《硯史》、《墨史》、《印史》，所爲詩文有《杞菊軒藁》，今皆亡佚，惟《研北雜志》及是書尚存。

虞集《道園學古録》卷三四《朱萬初製墨序》　豫章朱萬初，世儒家，敏文而善藝，得古墨法。至京師，頗試作之，相知者一二君子耳。余嘗用之，愛其沈著而無留迹，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圻父子間，而縉紳博雅，殊以其言爲信。聖天子御奎章閣，親翰墨，近臣以爲薦者，上進果稱旨，賜官，可謂榮遇也已。於乎！天下之所謂精藝者，世固有之，其聞不聞，係乎遇與不遇。文房之用，鬱鬱不見采者久矣，一旦際乎文明之盛，遂顯于時，而傳於來世，豈偶然哉？而或者又希其以技進，則亦甚矣。世之論玩物者，固謂之乎？故著其説，以待觀物而知者云耳。

吳皋《吳吳類稿》卷三《贈墨卿胡達義序》　胡湛然氏墨妙當代，賢公卿聞人恒所試用，每善其製作之精，無慊奚易水，亦固信然，名實相須，不誣如此。夫古人一藝能用於時，賢者必亟爲奬與，豈惟昔能然今不能然，亦獨何心，吾於胡達義有感矣。湛然爲達義三世祖，相傳授異人墨法，而擅譽碩儒鉅公間爲甚。舊貢内府，供上用者數矣。收名定價，跨越前代。是由子孫繩其祖武，它工竟莫窺其藩籬，故藝獨精而名益彰。達義所製，良契厥妙，吾恐賢士大夫或莫之究，而貽魚目混珠之憾。余之著其人，蓋著其無忝厥祖，然於奬與古人之意，豈以不敏而敢後於諸公也。是爲贈。至正己丑孟夏之月序。

沈繼孫《墨法集要》原序　余録墨法既成，客有見者曰：舊傳《墨譜》、《墨苑》、《墨經》之類者多矣，又何用録耶？余曰：墨譜諸家，皆雜取墨工之言，非身歷手試，文具而已，不足憑也。聊舉其一以明之。李廷珪之墨，至宣和間，黄金可得，而李墨不可得矣，爲世所貴如此，其方祕密，世無知者，譜乃妄撰之，用數藥煮汁，鎔魚膠和松煤爲之，大可笑也，果可信而可從乎？余初製墨時，諸方並試之，用藥愈多，而墨愈下。其後受教于三衢之墨師，乃並去藥，惟膠煙細和熟杵之，墨成，色黑而光，真所謂如小兒目睛也。具禮報之，師拒不肯受，惟戒不揚其姓名，恐鄉里同業者知之或怨，時洪武之初也，至今不得再見之。余家自此從其法以爲墨，識者謂墨有古意，余思念師之德，追憶師之言，繼又得一僧墨訣，遂并録之。余非敢求多于墨譜諸家也，身所歷，手所試，知其實之不戾于古墨工也。客聞而善之曰：可謂墨之實録矣。請以實録名之，使人知墨之法，實在此不在彼，其言實可信可從，而于墨譜諸家，實有補其所未究也。洪武戊寅歲立春日，吴門沈繼孫序。

沈繼孫《墨法集要》四庫全書提要　《墨法集要》一卷，明蘇州沈繼孫撰。繼孫，洪武時人，自言初受教于三衢墨師，後又從一僧得墨訣，遂併録成書，凡爲圖二十，附載圖一，每圖各爲之説，實近代造墨之所祖也。古墨皆松煙，南唐李廷珪始兼用桐油，後楊振、陳道真諸家皆述其法。元明以來，松煙之製漸亡，惟是法獨傳。繼孫所製今不存，其工拙雖莫可攷，而此書由浸油以至試墨，敘次詳核，各有條理，班班然古法具存，亦可謂深于兹事矣。世傳晁氏《墨經》，其説太略，而明以來，方氏、程氏諸譜，又斤斤惟花紋模式之是矜，不若是書之縷析造法，切于實用，録而傳之，是亦利用之一端，非他雜家技術徒爲戲玩者比也。原本諸圖，皆以施功先後爲序，惟樣製圖後，附以印脱之式，未免參錯不倫，其形製亦頗未合。今以二十圖列于前，而以印脱之式重加訂正，退置卷末，庶端緒秩然，而體例尤爲盡善云。乾隆四十年四月恭校上。

方于魯《方氏墨譜》王穉登《方建元墨譜序》　新都方建元氏，志尚耽玄，情專守黑。隱於墨，欲假墨而藏名；家於墨，非緣墨而射利。殺青成譜，鍥梓盈編，形文畢陳，圖咏並載，合爲五卷，離爲六則。瑞璽靈苻，蒼聖黄琮，卿雲翳虞，貝闕珠宫，作國寶第一。舜衣商鼎，天馬芝房，連理合歡，虎文龍光，作國華第二。穆駿夏碑，蒼珮玄珠，刀筆貨泉，琅玕青藜，作博古第三。百子九英，珊瑚木難，松枝桃根，鳳玦璃環，作博物第四。香雲寶月，五牛三車，貝多鬘陀，法幢紗花，作瀼寶第五。玉洞霞城，烏使鵞賓，碧桃仙杏，紫氣真人，作鴻寶第六。是六者，辨形象則譎誕無涯，叙讚頌則葳蕤可悦。雞舌椒蘭之馥，綃縐襲裾，金膏水碧之精，光芒注目。於是踰糜之説罔有遺漏，玄香之名不勝流播矣。乃其援玉名烏，即霜稱紫，仲將擅譽於一點，士衡侈賜乎二螺。囊裁錢豹之革，劑合針魚之髓。粉芙蓉之蕚而秋渚皆空，煤松樹之薪而春岫無色。幼示浮屠，金壺飛液，精凝羽士，黄屋馮几。斯皆驗往蹟之已然，徵合轍而非謬者與？方君篋饒藏草，筆禪生花，譚風雅則騷壇之選鋒，傳高逸則布衣之祭酒，能俾姓氏，徹於閶闔，聲稱偏乎寰宇，豈惟墨爲名高，抑亦技以人重者耶。萬曆己丑二月初五日，太原王穉登序。

方于魯《方氏墨譜》李維楨《墨譜序》　今之工于墨者，則無如于魯氏矣。于魯，故名大滌，晚乃以字行，更字建元。其爲墨象凡五：曰規、曰矩、曰珽、曰圭、曰雜珮。象所取義六：曰國寶、曰國華、曰博古、曰博物、曰太莫、曰太玄。求之象與義而不能，强而名之者五：曰瑶舟、曰大國香、曰大紫重玄、曰非烟、曰九玄三極。不脛而走四方，不招而市如噎。處布衣之位而重於萬乘，不佞介紹之以左司馬，申之以二仲氏，得至其室縱觀之。其品式有經，則王府之關石和鈞，公輸之準繩也。其追琢美好，則偃師之倡，輪扁之斲，宋之玉楮，而郢之斤成風也。其詞章則典謨訓誥，渾噩爾雅，即秦漢而下無論也。其族類浩穰，肖像詭特，則九鼎之百物神姦，册府之群玉不可形狀也。其芬香郁烈，光彩煜耀，則虞廷之卿雲，太乙之青藜，楚之畹蘭畹蕙也。其文字則河之圖，洛之書，倉頡之篆，孔甲之盤盂，闕里之蝌蚪也。試而用之，不膠漆而固，不烟霧而升，不涅緇而黑，不珠璧而潤，若有若無，若離若合。天之蒼蒼，非正色耶？其壺子之衡氣機耶？即騶衍莫能談，季咸莫能相矣。美哉技也，一至此乎。建元之子嘉樹息父之業而修之，名與建元等。不佞又聞人之言曰：建元始爲墨，市無知者。嘗受學于左司馬，而業奇進，已受知于王氏二美而神愈王，夫孰謂文士無用哉。不佞不文，何敢望三先生，以建元父子之請，不能爲墨序，所爲叙其譜如此。雲杜李維楨撰。

方瑞生《墨海》自敘　夫情有所耽則癖。古來癖者寧少其人？耽《左氏》則有傳癖，耽佳句則有詩癖，耽茗事則有甘草癖，甚至糟丘酒池，常隨石丈呼而袍笏下拜，予誠不能希蹤萬一而癖爲近之。蚤歲癖於硯，繼癖於墨，真如昔人所稱饑當食，寒當衣，孤寂當友朋，殷憂當琴瑟，它好不與易者。呫嗶之餘，輒向故紙堆中，蒐墨林遺事，還自笑窮波斯采寶船，辛苦頭白，有所窺見，隨爲點綴其間，又自咲小兒强作解事語，幾欲罷去，技癢終不能自禁，久之陶家瓶告盈矣。

會碣石舒師有當予言，與予作吾黨仲將，乃按瀘鳩工，益攻搜烟和膠之術，墨且不脛而走四方。一日，友人過予，發篋見書，大噪曰：「此快書也，何不懸諸國門，樹玄家赤幟，乃私爲帳中物耶！」予唯唯謝不敏，玄言日繁矣，安能復揚其波而災梨棗。友人曰：固哉，果若所云，則尼山不必雨墨，龍賓不必著靈矣。常侍之後，何復有內翰，內翰之後，何復有黃、蔡諸人。予不獲已，乃盡出篋中書，書故先後所錯綜而成者，釐爲若干卷，分內外輯。內輯《玄鯖録》厥目惟四，墨之韵事嘉話萃焉，珍錯具陳，恣人嚅嚌，世間信有揚州鶴乎？《仙墨函》厥目惟三，象外標玄，爲默仙特開生面，期與韵人勝士偕作烟雲供養耳。《説墨合》厥目惟八，自抒胸臆，合符作者，卮言未必無當乎，百衲之識，殆將不免。外輯圖者五，稽往古，則古墨有束，墨事有摹，崇昭代則龍賓有乘，玄符有徵，文明丕著，沕穆可還，玄象于是乎藏矣。既卒業，乃高咏虞文靖公詩「寸心不逐非烟化，還作玄雲遶紫薇」。友人曰善則善矣，抑予竊有請焉。主爲墨卿作譜，而闌及楮先生輩，猶曰四君臭味也。至若二仙詠墨語，創爲點睛，已屬脩眉混沌矣。而副墨更收其雜著，不已駢枝乎？識者將必訾其不倫。予曰：唯唯否否。語不云乎？「作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王摩詰畫中有詩，爲花寫生，有四時之花錯集者。顧虎頭號傳神手，頰上益三毫而丰神殊勝，固非規規肖貌間索解也。且子不觀於水乎？清泠一泓，鱗鬣可數，投之纖滓輒溷者，潤沚之觀也。廓而江河，至大瀛海，則萬川供其吐納，浮天浴日，屑雨崩雷，宇宙間奇詭譎怪不可名狀者，舉出没變化乎其中，觀至此，始足窮水之變。孟夫子所謂觀於海者難爲水，此之謂也。友人瞿然曰：大哉言乎！予直拘墟之見者耳，海無盡流，墨亦無盡載，子能以大心總持之，墨海之會端在兹矣，以之名其書可乎？予曰：是吾心也，帝鴻氏之硯實兆厥名，佩有年矣，併識之，以旌吾癖。澹玄方瑞生。

方瑞生《墨海》卷一《玄鯖録》序　海濱有涸鱗，人争鬻之，復且乘潮去，而鱗故自若，曾未測其脩廣何如也。邇者玄工錯煩言興，浩汗難窮，真同望海，欲向此中索佳處，又不啻操任公子釣術，遲六鰲出驚濤間，難矣，難矣！矧蠡測之智如予者耶？方將目眩心奪有駭，若日出已耳，山峙雲興已耳，自非海上客，何能膾神魚？亦惟是，聊爲染指，以望吾腹，題曰「玄鯖録」，竊自比于嚮之作《五侯鯖》者。若曰彼借潤侯門，余拾瀋玄海，同一餕飣云耳。

方瑞生《墨海》王式通序　涉園居士以明方澹玄《墨海》内外輯十卷重印行世，屬爲之序。余謂文士耆尚，往往偏異，鼎彝碑刻硯墨之屬，其施於文房者，靡不有以致之。而漢、唐、宋、明以來，耆墨者特多，單心體製，精擘光色，互相矜尚，蔚爲專門，弆臧螺丸，珍若隨和，風氣所趨，紀述寖富，即澹玄所著者，殆無慮數十百家，何其盛也！康熙中，宋牧仲、張長人竝以臧墨名，有《漫堂墨品》、《雪堂墨品》之作。光緒中，意園祭酒亦耆墨，所臧三十六丸，近歸余友中舟同年，中舟因輯《鬱華閣墨品》、《恐高寒齋墨品》，蓋嘗深慨明墨之難得，一毀於再和墨之製，再毀於翰林御試之用。其近自求得者七十二丸，合鬱華舊臧纔一百八九，然亦竭其力而爲之，以視《墨海》蓋鮮矣。自明訖今垂三百年，中更兵火，故家遺物散失四方，而棄於山陬邨墟者，庸夫愚婦漫不省識，殘璧斷圭淪滅弗覺。再更百數十年，明墨將盡，詎不惜哉！昔歐陽永叔嘗謂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致，雖天下怪奇巧玅可喜之物，莫不兼聚而有也。余則謂耆之至者，物固聚之，顧聚於一時，其勢不能久而無散，散則不可復聚，而墨之聚又非鼎彝碑刻比也。澹玄所列墨品凡以百數，大氏皆亡之矣。然今猶幸得見者，賴有其書存也。雖不得墨之真品，而觀其形製，百世之下足賞翫焉。然則涉園兹舉其可已乎？涉園博涉多通，精校勘之學，曩年得亡友松鄰宋元明四十種詞版賡續景刻，其它景印書甚夥，蓋大有裨藝林者，斯猶吠餘也。戊辰二月志盦王式通。

麻三衡《墨志》李光倬序　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古聖人之所以立成器也，述者亦有事焉。不賾則狹，類弗周也；不隱則陋，法弗辨也；不深則褻，體弗貴也；不遠則囿，用弗彰也。器之利溷，而作者之意失矣。吾讀麻孟璿氏《墨志》，將教天下所以攻之與夫蓄之者，遠之至也，而根究於鬼神之變，倉史之撰焉，深而隱矣。上下諸家，家法之精恉，物材之良苦，如正統系，則以言乎天下之至賾也。夫孟璿非述也，作者之事也。記曰：衣服在躬，不知其名爲罔，世之守成器之利，則不能名者，何可彙舉？獨儒者自號博通著察，出其緒餘，顧于被服之神明者闕如，可乎？是書行，盡砭罔學之弊，不啻有攻于客卿，乃孟璿所以饗客卿之報者，行自此侈大哉。豫章李光倬譔。

麻三衡《墨志》吴之淳跋　《墨志》一卷，明季宣城麻氏孟璿撰。凡分九類，徵引賅詳，論説古雋，似兼李氏《墨譜》、陸氏《墨史》之長。考孟璿名注復社，屯師姑山，兵潰被執，死甚烈，蓋節義之士。其緒餘故自足傳，所作韵語，已略載《明詩綜》，而《墨志》未見諸家著録，近惟知不足齋所刊《墨史》中，偶一附注，亦希世之書也。此舊鈔本，傳自冬心先生，魚豕甚多，先祖亦曾校閱，未及細勘，今春因蔣茂才生沐欲刊入叢書，復悉心參校一過，尚虞疎謬，俟明眼者再審之。道

光戊戌孟夏，海昌吴之淳識於拜經樓。

萬壽祺《墨表》自敘　嗚呼，大文舒矣，玄德孔固。黄帝以來，四千餘年之間，書契既往，黍刀咸謝，漢興踰糜，始進代降，而後天命神靈龍賓出焉，地不愛寶，石墨産於女牀之山，嗚呼，豈不盛與。奚氏南竄易水，與於新安，家擅緑蛾，人握玄珠，世勢趨今而下，才法踰古而尊，攷其大凡，可得而論。南唐北元，歲遐則寢，道失斯擯，咸無足紀。自宋及今，人以世次，墨以代升，攷者不可勝窮。而有楚迺拔，爰成斯編，以次條式。嗚呼！追古人之不作，懷風流之僅存，學墨之道出於大儒，守黑之心是用小割。

六經未絶，六經之絶，絶於文字，守道以經，導民以躬行，文行駢茂，百世之繩，是可得而稱也。今所見者，磨而不磷，其在斯與？敘宋朱熹弟一。

出則以道不以穀，守則以志不以貧。林泉之姿，實惟遐心，爾則三不朽，民到於今。敘葉理弟二。

萬幾之暇，睿藻飛翰，戈劍鈎筆，咸得名焉。顧視自危，惕惕凡凡，玄默思道而天下大治。小物其勤，仰追哲后，臣拜稽首。敘明宣德御墨弟三。

穆穆宣宗，削楮垂論，甯獨玄卿，得備顧問。文學之士，繇之以並進，豈不偉與？敘宣德中方氏、邵氏弟四。

洞溪之水東流入於歙江，萬初既謝，百年之内，若存若亡，美人采蘭，言掇其芳，去者日以續，而來者日以揚也。敘成化中羅氏弟五。

上之所好，其下成俗。父之所傳，其子不瀆。守法戡穀，景命有僕，方、邵、汪之謂與？敘嘉靖中方、邵、汪氏弟六。

文章山海，莫盛於慶曆，楮先生、石衛尉與滕鄉侯奔走趨事，夙夜在公，不能及也。郁郁文獻，國之綱紀，玄德升聞，其來不已。敘萬曆以來汪、方、孫、佘、潘、項、郭、吴、胡、程氏弟七。

炙竹搨籐，圖書蔚止，以右我經史，斯大猷也。山壑之瓌，以紀草木，著書名山，藏之嶽瀆，固不必世之知我乎？敘有字號無姓弟八。

名者身之大疚，知白靡争，與鴻冥冥，世莫得而名，此其最高者與？敘無姓氏字號弟九。

智者寄道於約，仁者守器於翰，顧瞻周道，不如考槃一壑。敘亭館弟十。

戲雖小道，可以觀德。守墨者愚，戲墨者哲。以墨墨者斯無墨也。敘戲墨弟十一。

禮失而求諸野，夏失而議諸荒服，君子所以悲後世也。貢金九牧，其五在外，山海之産，不盡嵩岱，是亦坐諸門外之義耶？敘高麗弟十二。

治言多危，治書多毁，以白爲黑，厥咎孔隤。告爾以古訓，永爾以耽思，以毋忌聲聞晉癖，宋學既堅且確，念兹在兹，奚媿於古人之鴻畧哉？敘古今墨論弟十三。永爾下一本無以字。

萬壽祺年少甫識。

萬壽祺《墨表》黄丕烈跋　馮盛與盧杞相遇於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峯煤和汁魚腦，入金谿子手中，録《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綫文刺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搜杞囊，果是三百刺。蓼龕先生以豹皮跗橐，提古墨數十，日夕枕卧其側，梅花、春雪、菊蕊、秋霜，觀其意思，蕭散若了不關人事，雖晉人之癖，自謂過之，不獨與馮盛遠驅先駕也。然先生蓄墨不止此橐，試天乳之水，踞黄庭之榻，日有臨摹，而此橐則將與劫灰石墨，竝重璆琳，《墨表》之所爲作也，恐永無磨試之日矣。道人笑謂先生曰：「子瞻云：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吾有墨七十枚，而猶求取不已。石昌言蓄墨，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斯言雖小，可以喻大。先生盍散此墨，流傳人間，不則日磨數斗，吞咀墨華，施諸絹楮，以發其山川光怪之氣乎。不然則李公擇見墨輒奪，道人亦不免古人習氣。」嘉慶丁丑初冬，訪松門於吴涇橋，出萬年少《墨表》，托付剞劂曰：「此鮑丈渌飲遺書也，余梓之，以竟彼未竟之志。」遂攜歸付刊。因思向年曾於張白華家見萬所書《祭硯圖》，筆墨古雅，令人愛絶。今又讀其所著《墨表》，余於翰墨因緣抑何深耶。惜老友云逝，賞析惟艱，止此一二素心如松門者，又在異地，不能時常晤語，益知商榷此事爲不易矣。戊寅春分後四日堯翁記。

汪近聖《鑑古齋墨藪》趙青藜叙　天下之墨推歙州，歙州之墨推曹氏，曹氏之名達於九重，幾與南唐李廷珪等。珪父子之來歙也，或謂選於水，或謂利於松，歙之名重天下，烏容過辨其爲松爲水哉？顧猶是松也，猶是水也，而業墨於歙者不下百餘家，何以獨推曹氏？豈其膠獨陳與杵獨到與？抑其取夫烟者獨遠而勻，調於藥者有秘旨與？夫名固不可以苟焉而已也。余頃來歙，汪子夢占從余遊，偕其叔惟高來，出所製墨示余，摩砂於手，恬其堅可以水，鋒可以截也，急滌硯試之，則古香襲人，光炯炯奪雙目，恐世所寶於曹氏之紫玉光亦無以過。惟高語余曰：墨之膠貴陳，杵貴到，烟貴遠，固也，而其要捻在藥貴勻。彼曹氏之

匀調於藥者，吾翁實左右之。不寧惟是，吾翁行輩三人，嘗分處於歙之以墨名者，曹氏外若吴，若畢，則既萃三家之長矣。而吾兄爾臧又於誦讀餘暇，廣搜古式及其製法之所以得與所以失而切究之，則其墨之精良也，固宜，久之讀其《墨藪》，知惟高於乾隆歲辛酉入都供奉内廷，閱三載始歸，然則歙墨之見賞於楓宸者，曹氏特播其名，而惟高躬踐其實也。實大而聲宏，吾以知汪氏之收名也遠矣，書此爲天下之循名核實者導先路焉。惟高尊翁字近聖，鑑古齋主人。時龍集乾隆壬申歲仲冬月之吉，賜進士出身、監察御史、前翰林院編脩、欽點丁卯科鄉試湖南正考官、辛酉戊午兩科鄉試浙江副考官涇上趙青藜拜撰并書。

汪啟淑《飛鴻堂墨譜》孫陳典序

風雅之士每多留意長物，況楮墨筆硯猶爲文人必需，而四者以墨爲要，蓋否則不適用耳。歷朝嗜愛研究諸君指不勝屈，而國朝樸園先生獨嗜之深，愛之篤，不惜黄金一餅、白珠一簞，鳩集海緝數盈千百於歲除之夕，羅列几案祭之，以酒燈燭輝映，陸離奪目，相傳迄今之艷，好事風流不見。幾又百年，突有新安汪君秀峰寓居古小粉墻，英年而屏聲色犬馬之好，獨愛擁鼻苦吟，聚書萬卷，集古今名公印章萬方，興西湖社諸君往還唱酬間暇亦喜聚墨，雖爲數無多，不足以誇越樸園。然考别真贋，選擇精良，收羅諸家，均所膾炙人口者，蓋秀峰其意在精而不在多者耶。一日予偶過訪，出以供玩，真覺古氣磅礴，炫耀銀海回謂：秀峰若何繪以作譜乎！秀峰諾予以是即乞弁言，自愧不文，何敢輕作先馬然欣喜。秀峰多資而好古，真可啟發後人，回贅數言以爲誌，後之君子毋以爲阿其所好也。

乾隆丁卯仲春同學弟晴湖氏孫陳典拜手書

沈初《西清筆記》卷一　上欽定《墨法集要》一書，繪爲長卷，命余逐節分書，御題詩於卷首，入石渠寶笈，令工製墨，取舊所藏墨屑而入之。

彭元瑞《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七《明版子部》　程幼博《墨苑》，二函，十二册。明程大約撰。大約，字幼博，歙人。署銜「鴻臚寺序班」，即墨工程君房也。書十五卷。前六卷，每卷分上下，以所製墨款式、詩詞，繪之爲圖，分六門，曰玄工圖七十九，曰輿圖圖六十七，曰人官圖四十四，曰物華圖九十八，曰儒藏圖五十九，曰緇黄圖五十八。又後九卷，曰墨苑人文爵里，皆時人投贈詩文序贊，惟第四卷中有圖七十七，亦標物華，似續製成圖，欲入之物華類中，而編次無法，又標爲卷四終也。前有萬曆丙午葉向高序，後有大約自序。

吴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四《墨志》　宣城麻三衡著，金壽門先生手寫本。内載元時造墨宜興潘材仲，先君子書云：「某按，元時宜興多造墨名手，若吴國良、吴善、李文遠、陶得和、湯生不知其名，並見倪高士集中，贈詩甚多。然則此書所遺漏者不少矣。」

陸以湉《冷廬雜識》卷三《墨譜》　明方于魯《墨譜》，程君房《墨苑》，繪刻精工，藝林清賞。較其優劣，當以《墨譜》爲勝。《墨苑》中自著序記，語涉矜夸，其搜羅名人題贈雖多，而如顧秉謙、沈潅等筆札亦皆載入，未免薰蕕相雜。且此書爲文房清玩，乃臚列時人，備志科第、官爵，殊乖雅道，不若《墨譜》之能得體要也。《譜》中載汪仲淹《墨書》述于魯之言曰：「試墨如試金，當略其色澤，求其神氣。其法用紫石研，注水涓滴同磨，多少同。磨之二縷如綫，而鑒其光，紫爲上，黑光次之，青又次之，白爲下，黯沏無光，或有云霞氣，又下之下也。」此數語可爲相墨金針。

徐康《前塵夢影録》卷上　張長人仁熙有墨癖，藏古墨三十六品，著《雪堂墨品》，後盡歸之宋漫堂。宋與之同嗜，亦得三十六品，著《漫堂墨品》與《筠廊偶筆》、《二筆》、《怪石贊》，同付手民。相傳宋在黄州時，以友朋所遺之酒，和於一處，名曰「雪堂義尊」，竹垞老人後知之云：何不以各家墨椎碎和膠重擣成劑，名之「雪堂義墨」乎。越百年，蠹藻閣竟有再和墨。標按：再和墨有御製者，金冬心「五百斤油」亦再和墨。

程君房大約有《墨譜》十六巨册，前題後跋，皆有聞於世。圖繪之工，丁雲鵬、吴左千居多，琱鏤之精，爲萬曆時稱絶作。因夥友方于魯建元負心，册後附《中山狼傳》，并圖四幅。所記負心者，不廑于魯，然于魯亦以鬻墨起家。《中山狼傳》一出，方氏蒙垢，遂刻《墨苑》一書以相敵，并出資購焜此傳，故傳世者絶少。方氏書刻工不及程氏，即松煙工料亦不逮。乾嘉年間，藏墨者置程、方二家，不加品藻，以其設肆不足珍賞，第至今又越百年，且遭兵燹，即程方所製之墨，亦不可得，相傳二家皆有上乘，凡一兩以内者，皆名流託胎，無不佳妙，若大塊文章，祇堪悦目耳。近時出有九子墨、九師圖形墨，亦借二家之名，實則爲贋品之最下者。

陸友仁著《墨史》，刊入《知不足齋叢書》，皆紀南唐、兩宋、有元諸墨，今無存

於世者。

《墨表》上下兩卷，禾中名士戴松門光曾輯。自明初以至國初，皆出自收藏，每挺注分兩、長員、方楕各式，惟闕圖列隔三層，校《雪堂》、《漫堂墨品》所記，詳盡多矣。此表於道光辛丑冬，與張次柳少尉凱同遊西泠所得。次柳爲白也應雲太守子，隨任吳門，少年好學，兼有墨癖，遍搜廣采，郡中諸人所蓄，大率歸之，自明初至國朝，約二百餘挺，余爲之作《續墨表》，較前表多逾數倍。後余遊九峯三泖間，公子因回避，改赴澥江，旋遭兵劫，歿於寧紹差次。嘗於申江晤其弟慊，詢之云所藏一無蹤迹矣，惜哉。

謝崧岱《南學製墨劄記》蔣本鑑序　甲申七月，祐生表弟繞道清江，出近年所得，就正於余，以余久同學於舅氏也。讀其中有《製墨劄記》，並得試其所製桐烟，乃歎凡事之必有時會，而著書之未易輕言也。祐生之言曰：「讀書必先分類，必讀盡專門之事，然後可以著筆。」觀其所著，頗不負所言。然今當今之世不用墨盒，雖讀盡《墨經》諸書，能出古人範圍，而强世人之不尚端硯耶？此則關乎時會，有非可强而致者，製墨且然，遑論他哉？祐生視此固爲餘事，然非讀盡此類之書，而又身歷而手試之，亦不能有此數條，甚哉，著書之何可輕言也，祐生勉哉！吾願讀凡書之盡如讀墨書，而確有實際，以静待時會之至，自無負吾舅氏之教矣。適隨漕幕有援閩之行，倚裝書此，非可云序，亦籍以贈別云爾。愚表兄蔣本鑑識。

謝崧岱《南學製墨劄記》自序　庚辰秋，岱始得游大學，與四川劉君摶萬炳靈比屋而居，屢見於鐙上取烟，問之，則曰：「聞之饒君儀庭登逵，可以參入墨盒。」岱詢饒君則曰：「無有師承，想當然耳。」試之，不甚佳，岱效爲之，亦不適用。旋劉君就館南城，於是皆作罷論矣。辛巳冬，學中彭君葆初廷弼筆札，自喜每一臨池，必先去膠數次，岱因理前説與之討論，彭君縱論墨品，以松烟爲最細，叩其法，亦不能道其詳。岱思松烟或者其松香乎？試之，得烟頗多，然猶不知研法。又數月，始漸知和膠輕重之數，其色甚佳，雖市墨去膠數十次，亦不能逮。彭、饒二君雖知其佳，猶存烟不如墨之見，力主必參墨汁及就墨膠之説，蓋以墨值貴，而烟值賤也。岱思墨以烟成，烟即是墨，力主用浄烟爲是，然猶不知收餅入盒之法，時而色深，遠勝市墨，時而色淺，轉不如市墨之最劣者。數字之間，淺深屢異，復用市墨，又惡其色淡而膠筆，不得已，强用之，自壬午春季以後，未嘗復用市墨矣。屢試屢誤，屢誤屢悟，至癸未冬，始漸知收餅入盒之法，遂無忽淺忽深之弊。吳君子中立亭照法製之，亦能適用。饒君亦轉詢於岱，於是問者漸多，岱一一告之，終稍遜於岱所自製，疑岱爲祕者亦有之。此法倡自饒君，劉君和之，而岱實收其成，豈其間亦有數存耶。茲乘放學之暇，將數年所歷試者詳其原委，撰爲八法：

取煙第一　附浸油法　用燈草法　發餤掃煙法
研煙第二
和膠第三　附煎膠法　用藥法
去渣第四
收餅第五
入盒第六
入麝第七　附論墨色
成條第八

名曰《南學製墨劄記》。雖薰烟小道，然於實事求是，講求利用之君子，或亦未嘗無小助焉。惜四君皆不在學，未能與之商榷細訂爾。甲申端節後一日，湘鄉謝崧岱識於南學廣業堂。

藝文

徐堅《初學記》卷二一《文部》　事對：噴紙　點繒葛洪《神仙傳》曰：班孟不知何許人也，嚼墨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王充《論衡》曰：論者既不知累害所從生，又不知被累害者行賢潔也。又塗搏泥，以墨點繒，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之污，常在絹素。二螺　九子陸雲《與兄書》曰：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云燒此消復可用。然不，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鄭氏《婚禮謁文讚》曰：九子之墨，藏于松烟。本性長生，子孫無邊。吐魚　晉掌葛洪《神仙傳》曰：葛玄見賣大魚，謂曰：「暫煩此魚往河伯處。」魚主曰：「魚已死。」玄曰：「無苦。」乃丹書紙內口中，投水。有頃魚化，騰躍上岸，吐墨書，青色如木葉而去。王子年《拾遺記》曰：張儀、蘇秦二人同志，遞剪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畫於掌內及股裏。夜還，更折竹寫之。惠葛龔　投庾亮葛龔《與梁相書》曰：復惠善墨，下士所無。摧骸骨，碎肝膽，不足鳴報。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王隱始成《晉書》，合八十八卷。家貧無紙，未成其志。遂南遊，投陶侃於荆州。又江州投庾亮，乃

獲其紙墨，始書就焉。伐薪買　禱石祠何法盛《中興書》曰：葛洪好學，常伐薪賣買紙墨。干寶《搜神記》曰：益州之西有祠，自稱黃石公。初禱者持一百紙，一雙筆，一丸墨。先聞石室中有聲，便言吉凶，遂不見形。天雨　松烟，《災祥集》曰：天雨墨，君臣無道讒人進。曹植《樂府詩》曰：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兔翰。古人感鳥跡，文字有改判。致夫　賜令《婦人集》曰：汲太子妻《與夫書》曰：并致上書墨十螺。蔡質《漢官》曰：尚書令僕丞郎，月賜渝糜大墨一枚，小墨二枚。筑陽山　懷化溼盛弘之《荆州記》曰：筑陽縣有墨山，山石悉如墨。顧微《廣州記》曰：懷化郡掘塹，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寫書。戴延之《西征記》曰：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以書。供歲時　合珠麝《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即位，萬國貢獻悉禁絶，惟歲時供紙墨而已。韋仲將《墨方》曰：合墨去，以真珠一兩，麝香半兩，皆擣細，後都合下鐵臼中，擣三萬杵，杵多愈益，不得過二月九月。銘：後漢李尤《墨研銘》書契既造，研墨乃陳。烟石附筆，以流以申。

李白《李太白文集》卷一五《酬張司馬贈墨》　上黨碧松煙，夷陵丹砂末。蘭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黃頭奴子雙鴛鬟，錦囊養之懷袖間。今日贈余蘭亭去，與來灑筆會稽山。

吴淑《事類賦》卷一五《什物部・墨賦》　《真誥》曰墨者陰之象，《釋名》曰墨者晦之義。陸雲得之于魏臺，陶侃獻之于晉帝。或名重張金，或妙稱祖氏。王郎既受于嘉惠，張永亦傳其巧思。污扇上而因成駮牛，出池中而更驚童子。王遠書之而入木，班孟噴之而成字。復有二螺九子，上黨踰糜，其堅如玉，其紋若犀。別有吐于魚腹，磨之楯鼻。和冀公二兩之煙，矜仲將一點之漆。揚雄受賜而石室觀書，王肅通靈而東齋注《易》。故有領袖如皂，而脣齒皆黑。至于藏廬岳之十年，給東宫之四丸，王勃之盈衣袖，新室之污陵垣。亦有斲髓明志，刳心表虔，賣薪著業，飲水懲慾。玄光有文嵩之傳，青松吟曹植之篇。斯筆陣之銳甲，實文苑之攸先也。

蘇易簡《文房四譜》卷五《墨譜》　張仲素《墨池賦》：墨之爲用也，以觀其妙。池之爲玩也，不傷其清。苟變池而盡墨，知功積而藝成。俾夜作晝，日居月諸，挹彼一水，精其六言。或流離於崩雲之勢，乍滴瀝于垂露之餘。由是變此黛色，涵乎碧虚。浴玉羽之翩翩，忽殊白鳥；濯錦鱗之漵漵，稍見玄魚。自强不息，克臻其極。何健筆以成文，俾方塘之改色。映揚鬐之鯉，乍謂寓書；沾曳尾之龜，還同食墨。沮洳斯久，杳冥莫測。受涅者必其淄，知白者成其黑。恢弘學海，輝映儒林。將援毫而悦目，豈泛舟而賞心。其外莫測，其中莫見。同君子之用晦，比至人之不炫。冰開而純漆重重，石映而玄珪片片。倘北流而浸稻，自成黑黍之形；如東門之溫麻，更學素絲之變。究其義也，如蟲篆之所爲；悦其風也，想鳥跡之多奇。將與能也，而可傳可繼；豈謀樂也，而泳之游之。恥魏國之沉沉，徒開墨井；笑崑山之浩浩，空設瑶池。專其業者全其名，久其道者盡其美。譬彼濡翰，成茲色水。則知游藝之徒盡，以墨池而爲比。

僧齊己《謝人惠墨詩》：珍重歲寒烟，攜來路幾千。只應真典誥，銷得苦磨研。正色浮端硯，精光動蜀箋。因君强濡染，捨此即忘筌。

段成式《送温飛卿墨往復書十五首》：段云：近集賢舊吏獻墨二挺，謹分一挺送上。雖名殊九子，狀異二螺。如虎掌者非佳，似兔支者差勝。不思吴興道士忽遇，因取上章；趙王神女得之，遂能注《易》。所恨隃麋松節，絶已多時；上谷槲頭，求之未獲也。成式述作中躓，草隸非上，海若白事，足以驅策。詎可供成塚之硯，奪如椽之筆乎？

温答云：庭筠曰：即日僮幹至，奉披榮誨，蒙賚易州墨一挺。竹山奇製，上蔡輕烟，色掩緇帷，香含漆簡。雖復三臺故物，貴重相傳，五兩新膠，乾輕入用。猶怨於潛曠遠，建業阨巖。韋曜名方，即求雞木；傅玄佳致，别染龜銘。恩加于蘭署郎官，禮備于松檟介婦。汲妻衡第，所未窺觀；《廣記》《漢儀》，何當著列。矧又玄州上苑，青瑣西垣，譬字猶新，疑簽上整。帳中女史，每襲清香；架上仙人，常持縹帙。得於華近，辱在庸虚。豈知夜鶴頻驚，殊慙志業；秋蛆屢綰，不稱精研。惟憂瘥物虚投，蠟盤空設。晉陵雖壞，正握銅兵；王詔徒深，唯磨玉硯。捧受榮佩，不任下情，庭筠再拜。

段答云：昨獻小墨，殆不任用。籍帳之力，殊未堅剛；和斲之餘，固非精好。既非懷化所得，豈是筑陽可求。況某從來政能，慚洎祖之市果；自少學業，愧稚川之伐薪。飛卿制肘功深，焠掌忘倦，齊奮五筆，捷發百函。愁中復解玄嘲，病裏猶屠墨守。烟石所附，抑有神手；裁札承訊，忻懌兼襟。莫測庾詞，難知古訓，行當祇謁，條訪闕疑。成式狀。

温答云：昨夜安東聽偈，北窗追涼。枏枕才敧，蘭缸未艾，縹繩初解，紫簡仍傳，麗事珍繁，摛華益贍。雖則竟山充貢，握槧堪書，五丸二兩之精英，三輔九江之清潤。葛龔受賜，稱下士難求；王粲著銘，歎遐風易遠。俱苞輸囿，盡入淙金，遺逸皆存，纖微悉舉。鶚觀鵬運，豈識逍遥；鯤入鮒居，應嗟坎窞。願承

聲欸，以牖愚蒙。庭筠狀。

段答云：昨更拾從士黑聲之餘，自謂無遺策矣。但魏井蛙尚猶自恃，醯雞未知大全，忽奉毫白，復新耳目。重耳誤徹，謬設生慙；張奐致渝，研味難盡。詎同王遠術士，題字入木；班孟何人，噴書竟紙。雖趙壹非草，數丸志徵；汲媛餉夫，十螺求說。肝膽將破，翰荅已疲，有力負之，更遲承問。成式狀。

温答云：伏蒙又抒沖襟，詳徵故事。蒼然之氣，仰則彌高；毖彼之泉，汲而增廣。方且驚神褫魄，寧唯衿甲投戈。復思素洛呈祥，翠嫣垂貺，龜字著象，鳥莢含華。至于漢省五丸，武部三善。仲宣佳藻，既詠浮光；張永研工，常稱點漆。逸少每停質滑，長庸常務色輕。揭乃韋書，知爲宋畫。荀濟提兵之檄，磨楯而成；息躬覆族之言，削門而顯。敢持蛙井，猶望鯤池，不任慙伏宗仰之至。庭筠狀。

段答云：赫日初昇，白汗四匝。愁議墨陽之地，嫩窺兼愛之書。次復八行，盈襞交互。訪伏牛之夜骨，豈望登真；迷良獸之沉脂，虛成不任。更得四供晉主，五入漢陵，隱侯辭著於麝膠，葛玄術成于魚吐。寧止千松，政染二丸。可和僧繻獨擅之才，周顒自謂無愧而已。支策長望，梯几熟眠。方困九攻，徒榮十部。齊師其遁，詎教脱扃。成式狀。

温答云：竊以童山不秀，非鄒衍可吹；脅井無泉，豈耿恭不拜。墨尤之事，謂以獲麟；筆聖之言，翻同倚馬。静思神運，不測冥搜。亦有自相里而分，豈公輸所削，流輝精絹，假潤青泉。銘著李尤，書投蘇竟；字憂素敗，不長飛揚。傳相見貽，守宫斯主。研蛙胎而合美，配馬滴以成章。更率荒蕪，益慚疎略。庭筠狀。

段答云：藍染未青，玄嘲轉白。責羝羊以求乳，耨石田而望苗：殆將壯腸，豈止憎貌。猶記烟磨青石，黛漬幕書，施棖易思，號令難曉。蘇秦同志，傭力有而可題；王隱南游，著書無而誰給。今則色流琅硯，光滴彩毫，腹笥未緘，初不停綴。疲兵怯戰，惟願竪降。成式狀。

温答云：驛書方來，言泉更湧，高同泰畤，富類敖倉。怯矇叟之大巫，駭王郎之小賊。尤有剛中巧製，廟裏奇香。徵上黨之私心，識長安之石炭。鳥黔靡用，龜食難知。規虞器以成奢，默梁刑而嚴罪。便當北面，不獨棲毫。庭筠狀。

段答云：飛卿博窮奥典，敏給芳詞，吐水千瓶，有才一石。成式尺紙寒暑，素所不嫻，一卷篇題，從來蓋寡。竊以墨事故實，巾箱先無，可謂附騏驥而雖疲，遵繩墨而不跌者。忽記鄴西古井，更欲探尋；號略鏤盤，誰當倣效。況又劇問可答，但愧於子安；一見之賜，敢同於郅惲乎？陣崩鶴唳，歌怯雞鳴，復將晨壓我軍，望之如墨也。豈勝懋居慚處之至。成式狀。

温答云：庭筠閱市無功，持摭寡效，大魂障聽，蝸腕傷明。庸敢撫翼鵷鵬，追蹤驥騄？每承函素，若涉滄溟。亦有叢憭尚存，戔餘可記。至于縗從權制，既禦秦兵；綬匪舊儀，仍傳漢制。張池造寫，蔡碣含舒。荷新淦之恩，空沾子野；發冶城之詔，獨避元規。窘類轔羹，辭同拾飴，其爲愧怍，豈可勝言。庭筠狀。

段答云：韞櫝遍尋，緘筠窮索，思安世篋内搜，伯喈帳中更覩。沈家令之謝箋，思生松黛；楊師道之佳句，才擲烟華。抑又時方得賢，地不愛寶。定知災祥不兩，誰論穹昊所無。還介方酬，鬱儀未睨，羽驛沓集，筆路載馳。豈知石室之書，能迷中散；麻繻之語，只辨光和。底滯之時，徵引多誤，殫筆搦紙，慚怯倍增。成式狀。

温答云：昨日浴簽時，光風亭小宴，三跋方歸。臨出捧緘，在醒忘答。亦以蚍蜉久罄，川瀆皆隕。豈知元化之杯，莫能窮竭；季倫之寶，益更扶疎。雖有翰海疊石，溆陽水號，烟城倥咏，剩出青松，惡道遺踪，空留白石。扇裏止餘烏牸，屏間正作蒼蠅。豈敢猶彎楚野之弓，尚索神亭之戟？謹當焚筆，不復操觚矣。庭筠狀。

段答云：問義不休，攬筆即作，何翅懸跋得搥也。小生方更倍鰓，尚自舉尾；更搜屋火，得復刀圭。因記風人辭中，將書烏皂；長歌行裏，謂出松烟。供椒掖量用百丸，給蘭臺率以六石。棠梨所染，滋潤多方；黎勒共和，周遮無法。傅玄稱爲正色，豈虛言歟？飛卿筆陣堂堂，舌端衮衮。一盟城下，甘作附庸。成式狀。

文嵩《松滋侯易玄光傳》易玄光，字處晦，燕人也。其先號青松子，頗有材幹。雅淡清貞，深隱山谷不仕，以吟嘯烟月自娱。常謂門生邴炎曰：「余青山白雲之士，去榮華，絶嗜欲，修真得道，久不爲寒暑所侵，壽且千歲，然猶未離五行之數，終拘有限。予漸覺形神枯槁，是知老之將至矣。余他日必爲風雨所蹶，後因子熾盛，余當神化爲雲氣之狀，升霄漢矣。」其留者號玄塵生，徙居黔突之上，必糜膠水之契，隃麋處士煎鹿角，和丹砂麝香數味，遺而餌之，其後果然，門生皆

以青松子前知定數矣。玄塵生餌藥得道，自黃帝時，蒼頡比鳥跡爲文，以代結繩之政，玄塵便與有功焉。其後子孫皆傳其術，以成道易水之上，遂爲易氏焉。玄光即玄塵曾孫也，家世通玄處素，其壽皆永。嘗與南越石虛中爲研究雲水之交，與宣城毛元銳、華陰楮知白爲文章濡染之友。明天子重儒，玄慕其有道，世爲文史之官，特詔常侍御案之右，拜中書監、儒林待制，封松滋侯。其宗族蕃盛，布在海內，少長皆親硯席，以文顯用也。

史臣曰：古者得姓，非官族世功，則多以地名爲氏，或爵邑焉，或所居焉。松滋侯易氏，蓋前山林得道人也。青松子富有春秋，不顯名氏，其族或隱天下名山，皆避爲棟梁之用也。有居太山者，秦始皇巡狩至東岳，因經其隱所，拜其兄弟五人爲大夫焉。其參玄得道能神化者則自易水之上，後代故用爲姓云。

郭祥正《青山集》卷一一《謝餘干陸宰惠李廷珪墨》 集仙昔與文忠游，文采聲名喧九州。鯤鵬未化忽塌翼，地老天荒雲海幽。篋中嘗秘上賜墨，仁宗所賜李廷珪墨。紫金泥印雙脊虬。名題廷珪姓氏李，此物未省何年留。紋如堅犀刮不動，鏗鏗觸硯蒼煙浮。蜀牋灑落黑勝漆，欲論所直真難酬。麟兒字法肖家學，珍綈寶匣深藏收。并刀截斷輒分我，始信明珠今暗投。嗟予吟筆久已閣，辨舌倒卷剛腸柔。書陳北闕上印紱，志樂南畝親耡耰。得君賜墨竟安用，捧翫反覆增予羞。況君緑髮眸子瑩，才業自副朝廷求。研應煤麝染諫草，扶持世病蒼生瘳。名成功遂取上笏，世閥光熠垂千秋。莫如老鈍默將死，再拜謝貶長江頭。

郭祥正《青山集》卷一一《謝李公擇惠妙墨二餅》 南山采松節，北山割麝臍。燒煙掃煤和去聲膠漆，篆記歲月形蛟螭。集賢學士久珍玩，云初得自扶桑枝。李得於宗室。張翁所作又精絶，磨刮不動猶堅犀，鄴臺古瓦汲水試，黑雲隨手生冰池。況君學術老益富，六經秘法窮無遺。明牕浄几列毫楮，而與此物真相宜。草玄著就垂萬世，忠厚自任陳安危。嗟予吏役久零落，至寶暗贈寧非癡。嗚呼大禹已往不復見，一尺渾厚疑玄圭。

郭祥正《青山續集》卷三《夢錫惠墨答以蜀茶》 墨者質自黑，黑者墨之宜。所以陳玄號，聞之於退之。近世工頗拙，取巧惟見欺。摹成古鼎篆，團作革靴皮。揮毫見慘淡，色比突中煤。誰最畜佳品，鄭君真好奇。贈我以所貴，有不讓金犀。堅如雷公石，端若大禹圭。研磨出深黝，落紙光陸離。較之囊中舊，相去乃雲泥。辱君此賜固以厚，何以報之乏瓊玖。不如投君以耆好，君性耆茶人罕有。建谿龍鳳想厭多，越上槍旗不禁久。我收蜀茗亦可飲，得我峨眉高太守。

人情或以少爲珍，心若喜之當適口。更憐此物來處遠，三峽驚波如電卷。江湖重覆千萬里，淮海浩蕩漣漪淺。舍舟登陸尚相隨，今以答君非不腆。開緘碾潑試一嘗，尤稱君家銅葉盞。

蘇軾《東坡全集》卷九《次韵答舒教授觀余所藏墨》 異時長笑王會稽，野鶩臆腥汙刀几。暮年却得庾安西，自厭家雞題六紙。二子風流冠當代，顧與兒童争愠喜。秦王十八已龍飛，嗜好晚將蛇蚓比。我生百事不挂眼，時人謬説云工此。世間有癖念誰無，傾身障篦尤堪鄙。一生當著幾緉屐，定心肯爲微物起。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非人磨墨墨磨人，餅應未罄疊先恥。逝將振衣歸故國，數畝荒園自鋤理。作書寄君君莫笑，但覓來禽與青李。一螺點漆便有餘，萬竈燒松何處使。君不見永寧第中擣龍麝，列屋閒居清且美。倒暈連眉秀嶺浮，雙鴉畫鬢香雲委。時聞五斛賜蛾緑，不惜千金求獺髓。聞君此詩當大笑，寒窗冷硯冰生水。

蘇軾《東坡全集》卷一四《孫莘老寄墨》 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潘谷作墨雜用高麗煤。魚胞熟萬杵，犀角蟠雙龍。墨成不敢用，進入蓬萊宮。蓬萊春晝永，玉殿明房櫳。金篋灑飛白，瑞霧縈長虹。遥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

谿石琢馬肝，剡藤開玉版。噓噓雲霧出，奕奕龍蛇綰。此中有何好，秀色紛滿眼。故人歸天禄，古漆窺蠹簡。隃麋給尚方，老手擅編剡。分餘幸見及，流落一歎赧。

我貧如飢鼠，長夜空齧齧。瓦池研竈煤，葦管書柿葉。近者唐夫子，遠致烏玉玦。唐林夫寄張遇墨半丸。先生又繼之，圭璧爛箱篋。晴窗洗硯坐，蛇蚓稍蟠結。便有好事人，敲門求醉帖。

馮山《安岳集》卷四《謝人惠兖墨》 故人山東來，遺我數丸墨。握丸大如指，盥手重拂拭。濃磨向日看，古瓦增潤澤。經屑不見紙，清光隱深墨。書云舊所秘，聞今已難得。庭珪死已久，至寶世罕識。御府徒僅存，人間萬金直。兖州擅高價，比歙固少抑。古松亦將盡，神奇漸衰息。文章不見貴，筆硯豈可擲。牢落況此君，雖精淡無色。憐君情好古，投贈兼以臆。世事持此觀，噫嗟共冥默。

黄庭堅《山谷外集》卷四《謝景文惠浩然所作廷珪墨》 廷珪贋墨出蘇家，麝煤添澤紋烏鞾。柳枝瘦龍印香字，十襲一日三摩挲。劉侯愛我如桃李，揮贈要我書萬紙。不意神禹治水圭，忽然入我懷袖裏。吾不能手抄五車書，亦不能寫

論付官奴。便當閉門學水墨，灑作江南驟雨圖。

米芾《寶晉英光集》卷五《墨》 百鍊經來老更奇，暗中光價自然飛。錦囊手跡長顏色，曾是君王乞得歸。

鄒浩《道鄉集》卷五《夢臣惠潘谷墨》 老潘飛躡烟霞去，墨寶流傳能幾許。尚方猶以比庭珪，況復人間故人處。夫君好事追前賢，巾襲深藏二十年。雨暘燥濕莫知數，畢竟挺然金石堅。一朝酒發南箕舌，信在言前可中輟。有如印弄掌握間，稜角雖刓終一決。著書天祿垂無期，雲將掉頭吾弗知。但欣厚意厚若此，來仙閣上信雙眉。我有歙州韞玉石，琢成高秋遠天碧。平時長自水流珠，未省呼童助涓滴。我有常州飽霜毫，千錢一管價不高。真行隸草字百萬，勁鋒凜凜方遒豪。絳人陳元乃其伍，相得懽甚誰能禦。心灰緣此亦復然，和我精神動寰宇。便滌硯，便操筆，便啓軒窗磨此墨，敲冰佳紙適及門，羅列千張耀晴日。也吟詩，也作文，也把《黃庭》摸右軍，并包萬類入方寸，倏忽變化生乾坤。君不見，老子絶學故能學；君不見，孔子捐書故能書。因君起我書且學，我書且學孔老俱。孔老俱，竟何如，寫我長句酬勤渠。

潘谷賣墨時，吕翁嘗過之。指授長生訣，舉世那能窺。但稱衆墨中，谷墨最珍奇。一旦内藥成，解去逃喧卑。忽忽期月後，來與丹元期。夜飲曉分手，丹元初不知，仍留墨數片，屬元付其兒。有兒旋其門，頂白元驚疑。細詰所以然，始知谷如斯。谷仙今幾年，谷墨今在兹。静言人間世，舟壑常密移。朱顔兀槁木，緑髮垂素絲。借令富貴極，畢竟將奚爲。谷乎真可人，得墨吾得師。

鄒浩《道鄉集》卷五《夢臣再以墨來》 孫郎文史外，所好墨而已。龜玉藏櫝中，涓辰乃開視。未嘗輕示人，每戒卞和耻。謂予心事同，分惠真可喜。磨去五之一，餘者恰盈咫。印弄稜角刓，前言戲之耳。蒼頭忽踵門，喘汗殊不止。恍疑皂囊藥，無因至於此。亟取啓緘封，入眼勝雙鯉。其長應天數，其光動晴晷。當暑尚挾纊，豈但什襲比。且云此不刓，品色尤更美。始知雅意來，要以補前毁。想初聞語時，廢書頻拊髀。兵法善致人，所致必如指。一朝下兩城，曾不費一矢。坐令鼎足心，成轍亂旗靡。堂堂莫我過，勢若建瓴水。墨果多乎哉，一一是孤壘。齊城七十二，受降從此始。

謝薖《竹友集》卷三《陳循中求賦高麗墨詩爲作長句》 老松收煙琢玄玉，可試洮州鴨頭緑。來從萬里古樂浪，傳到麻源第三谷。要須岱郡鹿角膠，擣成方解土炭嘲。請君磨研寫新作，一弄潺湲弔康樂。

韓駒《陵陽集》卷一《謝錢珣仲惠高麗墨》 王卿贈我三韓紙，白若截肪光照几。錢侯繼贈朝鮮墨，黑如點漆光浮水。舊傳績溪多老松，奚超既死松亦空。易水良工近名世，真材始不歸潘翁。蕭然南堂一居士，赤管隃麋無月旦。借問玄圭何自來？去年海中持節使。明窗晏坐不怱怱，引紙磨墨寒生風。自笑平生綰蛇蚓，更慚《爾雅》注魚蟲。殷勤二物從來遠，裨海環瀛眼中見。若欲揮寫藏名山，不如却作談天衍。

洪适《盤洲文集》卷四《送唐左史紙墨》 黄山奇峰三十六，聳壑壽松多節目。真工曲突掃芳煤，介圭拱璧陳玄玉。澌河千里兹濫觴，萬穀之皮搗冰霜。肌理細膩色白皙，蜀網剡藤難膺行。使君來自岷峨麓，曾賦客卿朝奏牘。細字不作蠅頭書，高文當有牛腰軸。向來平步第一螭，勇退宛在番之湄。陶泓毛穎幸旅進，快寫《元和聖德詩》。

薛季宣《浪語集》卷三二《墨銘》 膠煤相得，以成其德。研幾惟玄，毋污白。

趙蕃《淳熙稿》卷七《贈墨二首》 奚李風流遠，名家得自賢。粗能明歎識，不暇别中邊。歲計一丸足，癡人連屋懸。此生能幾屐，兹士信超然。

斲我千年質，成兹數寸鑿。當從黑白辨，豈問姓名題。願效文章用，寧辭肌骨刲。先生無浪語，略爲究端倪。

鄭清之《文房四友除授集·陳玄除子墨客卿誥》 昔李斯學於荀況，爲秦客卿，尊寵委任之，乃焚書坑儒，自畔於孔氏，罪不勝誅。爾與毛穎、陶泓之儔，娛侍始皇，乃能黔黑蓋覆，知黑守白，迄全博士書，不至煙滅。魯共王得科斗文字，寫之竹簡，亦與有力焉。遂使百王文物，如五采章施後世，炳然目擊，其有功於名教甚大，與李斯異矣。然則傳千古文章之印，有三代號令之風，磨以歲月，貴飾聖世，其效可殫紀耶。俾陞棘列之光華，實亦松階之積累。宜戒成蠅之誤，務滋脱兔之毫。往欽乃司，毋乏吾事。可除子墨客卿。

鄭清之《文房四友除授集·代陳玄謝啓》 焚膏油而自苦，久懷如擣之憂；升卿掌以驟華，遽沐兼收之寵。俯慙小物，仰累洪爐。伏念某黑水派遥，黟川源淺。自分爲池中之物，伊誰賞爨下之音。堅白辨雄，見比漆園之傲；雌黄口衆，競嗤墨子之非。擊幼安之缶，而歌烏烏；解子雲之嘲，而守默默。面目黧黑，志氣消磨，未能希擣藥之僊，已甘儕飲墨之士。輕重未可問，寧覬死灰之復然；尺寸垂將來，敢作凌煙之遠計。寵非肯媚，突不得黔，徒詫屈原之獨清，寧信老子之守黑。人皆自奮，争先懷金而紆朱；己獨見遺，反誚草玄之尚白。既

論情無膠漆之固，疇見知於杵臼之間。肉食之色既無，塵衣之緇莫滌。玄圭誰錫，故笏空存。家聲莫續於五松，陋品驟躋於九棘。左右斷無即墨之譽，姓名曷至中書之堂。自揆資輕，有慚明試。茲蓋恭遇某官，筆既提而再入，瑟無膠以不調。博極羣書，允謂墨莊之富；善無棄物，均爲夾袋之儲。惟其肯摸索於暗中，所以入收拾之數內。某敢不執愈堅於金石，瑩毋變於丹青。磨涅豈無，恪守磷緇之訓；方圓俱可，肯貽卿阜之譏。

鄭清之《文房四友除授集》劉克莊《陳玄除子墨客卿誥》 秦重卿爵，以客斯爲之。漢仍秦舊，位亞翰林主人一等，優游文字之間，而不責以吏課，有賓友之道焉。爾粲然有文，磨而不鱗，雖嘗見闢於孟軻，而或者謂其與孔子蓋相爲用。來從吾游，質凝重而氣芳潔，所長不在於點竄典謨，塗改雅頌而已。進之卿列，待以客禮。夫膏沃者光燁，漬久者色深，人之於學，何獨不然？予不憚於研磨，爾益思於策勵。

鄭清之《文房四友除授集》劉克莊《代陳玄謝啓》 召同四友，愧濡染之非才；仕至九卿，忽婆娑而就列。皆猶甄之賜也，非媚竈而得之。伏念某分上黨之枝，傳絳人之業。朝磨鐵研，夕映雪窗。雖皴裂欲無全膚，然燥濕終不改度。嗜古文字，班馬之香是薰；與人交游，陳雷之膠不解。弄翰之池盡黑，餬口之窾不黔。偶陪泓穎之名流，殊乏卿雲之妙思。上恩甚渥，月輒給於一枚；舊學都荒，歲纔磨於寸許。中遭點黜，稍見擯踈。嗤畫駑之俳諧，指成蠅之謬誤。仲將之點如漆，世豈無於公評；內史之灰復然，公真有於大造。粤惟先世，僅受松封，曾是鯫生，驟躋棘列。茲蓋伏遇某官，睟然見面，默而知言。潤色廟謨，不假丹青之力；劑量人品，尤嚴皂白之分。既湔鼢黷之誣，亦玷清華之選。某敢不研精游藝，摩頂誦知？杜陵金掌之詩，可謂榮矣；豫子漆身之事，竊有感焉。

李俊民《莊靖集》卷三《墨》 松間老潘谷，何處得玄圭。速置薔薇露，詩仙醉欲題。

王邁《臞軒集》卷一六《試五墨五首》 雪齋凡數種，此種出清漳。或作西齋號，南州許擅場。

長沙游玩地，多有墨工奇。舊説胡光烈，今誇鄭子儀。

柯山葉茂實，膠法頗精堅。潘李今何處，斯人得正傳。

齊峯何處是，似亦出柯山。此是西山物，研磨雙淚潸。

墨上署臣字，必曾經進來。一年磨一寸，須作墨中魁。

陳起《江湖後集》卷七《墨歌》 空山老桐勁如鐵，英枝翦翦夜撐月。霜風著子涵玉膏，烈手崇朝剖融結。別令刳木環清泉，翠缸紙幂籠輕烟。霏霏玄霧掃難聚，斷犀烹煉凝蛟涎。和成萬杵擣圭璧，良工欲售常自惜。絶憐剡水多天藤，又慮端溪欠奇石。久知此藝人罕精，作者未必識者明。九華山下祝公子，頗以膠法成其名。相逢但問詩有幾，以詩換墨兩自喜。酴醾園館已謝春，楊柳池塘正藏水。薰風拂拂吹硯波，呼兒教作病手磨。須臾滿硯片雲黑，無詩可寫如君何。

陳起《江湖後集》卷一〇《柯山製墨胡處士求隸字》 有客落魄遊京都，形服差類山澤臞。袖携一紙故友書，來求古隸銘墨模。我方臨池且自娱，觸撥雅興生江湖。坐扣墨法果不誣，出示數餅泥金濡。質模温潤凝龍酥，麝氣酷烈清透膚。浣濯研沼塵滓無，磨動淳漆生金壺。吴牋半幅翻雪腴，碧雲掩冉生兔鬚。豪家有錢貯金珠，誰肯淡好如吾徒。自憐我爲貧所拘，傾囊盡易令無餘。臨行束擔付獠奴，就索詩句榮歸途。天下具眼不可污，芳名豈借人言沽。

陳起《江湖後集》卷一〇《贈製墨羽人葛太玉》 回公膠法不輕傳，太玉知機合伴仙。安得翠雲蚩象管，書邀風月上蠻牋。

方岳《秋崖集》卷一八《擬文房四制・陳玄除子墨客卿詔》 客卿秦官也，昔者斯爲之，而經籍之禍烈矣，豈其卿！今天下書同文，亦惟爾二三子者是賴。卿自處於膠漆之固，受知於杵臼之間，蓋有賓友之道焉。如珪如璋，儀我九棘，文不在兹乎？其研精覃思，磨以歲月，使翰林主人慨然嘆曰，膏沃者光煜，質堅者氣凝，此其有功於經籍甚大，則予汝嘉。

方岳《秋崖集》卷一八《再擬文房四制・陳玄除凌煙閣學士依舊子墨客卿封松滋侯誥》 勳閣飛翬，騰文章之光燄；侯邦胙爵，割風露之膏腴。眷吾膠漆之舊交，申錫璽泥之新渥。仍陪棘列，大啓茅封。具官某，惡紫而不亂乎朱，知白而自守其黑。如珪如璋，如璧，匪儒者之寶乎？非煙非霧非雲，蓋文字之祥也。故磨以歲月而未易動，每研其菁華而愈益奇。幽然可鑑之光，凛有難犯之色。真御史號爲鐵面，獨專席上之珍；五大夫固已灰心，要豈池中之物。思昔燈窗之夜，定交杼臼之間。詎不念於青氈，退無湯沐；乃相攸於墨壤，申衍租畬。不移金掌之華，峻立寶儲之邃。予欲模寫日月，以爾爲治水之玄圭；予欲筆削《春秋》，以爾爲韞櫝之美玉。其祇典訓，思貢人文。

馬廷鸞《碧梧玩芳集》卷二二《次韵湯叔遜謝筆墨長句》 南屏翁，斯文千古

何終窮，清輝靈氣斗牛充。我從公家二老話此事，寒更支坐燭跋紅。哀哉人琴俱亡天地覆，有刀有玉誰錯礱。翁今歸然魯靈殿，砥柱一葉萬仞中。竭來訪我維摩室，我起于坐欣迎公。驚呼絶嘆吾道厄，客卿潁士委蒿蓬。竈煤葦管不足用，宣城黟水無良工。柰何盲卒乘鈍馬，欲寫傑作稱詞雄。贈公撒雷揮電施敏手，餘事渲染文字如飛蟲。我生哀傷所欠死，十年破硯烟雨濛。一朝洗眼獲玉句，金膏水碧浸方瞳。翰墨場中身老大，期公盛氣晚霞同。崢嶸素論猶激烈，始信迂儒曲學如發蒙。

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卷四《玉泉新墨并序》 尊大人領省得江南楊氏子彬受造墨法甚神絶，令鑄學造一萬丸，其妙即遠過雪堂而蔑視諸家，可與李廷珪相先後焉，命之曰「玉泉新墨」，故作詩以紀其事云。

栢液煤揉冷劑香，枯膠點漆自仙方。風生白兔硯名瞳睛瑩，電走碧雲牋名鴉背光。可笑千金高索價，更憐百紙碎裁鋼。一作鎚。竚情看了人爭道，且置三張在一傍。一作玩來一足方頭筆，莫道張顛酒更狂。

張玉書《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卷一八〇台哈布哈《桐花煙爲吴國良賦》 吴郎骨相非食肉，朝食桐花洞庭曲。洞庭三月桐始華，千枝萬朵搖江緑。吴郎采采盈傾筐，寶之不啻瓊膏粟。真珠龍腦吹香霧，夜夜山房擣玄玉。墨成誰共進蓬萊，天顔一笑金門開。河伯香飛噴木葉，太守噓氣成樓臺。龍賓十二吾何有，不意龍文入吾手。芙蓉粉暖玻璃匣，雲藍色映彤墀柳。玉堂退食春晝長，桃花紙透水油光。筠管時時濡秀石，銀鈎蠆尾凝玄霜。君不聞易水仙人號奇絶，落紙三年光不滅。又不聞唐夫子致烏玉玦，坡老當年書柿葉。惜哉唐李不復見，吴郎善保千金訣，嗚呼吴郎善保千金訣。

劉壎《水雲村稿》卷六《傳生墨銘有引》 昔吁江士大夫評墨，競推傳雲心製作精實，色黝而光瑩。雲既歸岫，墨難復得，乃不知祕傳膠法，已付其宗人某矣。頃予仕閩，是子囊所製求售，好事競市，謂勝雲心。予時欲爲作銘，弗果也，村居小暇，輒與之銘：

誰琢玄玉，緊雲心翁。翁去子來，杵製彌工。貢蓬萊宫，定有賞識。揮灑玉牋，一點如漆。

吴澄《吴文正集》卷五三《游壽翁墨銘》 凡木之類，松之壽爲最，其液降而下者爲琥珀，壽可千歲。其氣升而上者爲墨，壽可萬世。惟爾不朽，此所以久。惟此可久，爾所以壽。壽以此乎，壽以爾乎。此壽爾壽，兩相無窮。爾壽此壽，一將無同。莫明初終，問之墨工，墨工爲誰，游卿壽翁。

吴澄《吴文正集》卷五三《詹見翁墨銘》 以磨則磷，以涅則緇。一時之施，其昭不緇。其久不磷，萬世之信。孰全孰虧，往問詹尹。

吴澄《吴文正集》卷五三《墨銘與袁自心》 袁自心墨最晚出，前山後溪幾若一。其堅如石黑如漆，光燄透紙又宜筆。得此玄圭鎮石室，我爲銘之著其實。儒而墨，有此黑，體剛堅，耐磨研。用濡染，發光燄。文印千年，東魯所傳。

虞集《道園學古録》卷三《謝吴宗師惠墨》 念我哀年不廢書，錦囊古墨送幽居。明窗塵影丹同熟，玄圃雲英玉不如。敢謂文章勝虎豹，祇應箋註到蟲魚。研磨不盡人間老，傳與兒孫尚有餘。

虞集《道園學古録》卷三《三用韵答巢翁就以奎章賜墨贈之》 隣父常思長史書，不辭頻謁惱巢居。臨池三月玄霜盡，對月千篇白雪如。賦敵洛波翔翠羽，歌成湘浦剩文魚。故分瀘石松煙色，猶是奎章舊賜餘。

虞集《道園學古録》卷二九《贈朱萬初四首》 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歲斧斤違。寸心不逐飛煙化，還作玄雲繞紫微。

近世墨以油煙易松滋，媚而不深重。萬初既以墨顯，得真定劉法石刻墨法，以爲劉之精藝深心盡在於此，必無誤後世，因覃思而得之。蓋取千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之不可泯者乃用之，非常松也。烏乎！孰肯舍易而求難？必求古人之成法，而後盡其心者乎？

珥貂鳴珮入明光，新墨初成進御床。草野小臣春夢短，猶懷染翰侍君王。

天曆己巳，天下大定，中外乂安。天子始作奎章之閣于宫庭之西，日親御翰墨。時榮公存初、康里公子山皆近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得禄食藝之館，其名藉甚。邈在草野，豈勝千古之思乎？

延閣晨趨接佩聲，又紆朱紱向江城。丹心要似東陽水，釀作官壺徹底清。

朱萬初以藝文直長，以年勞恩賞出佐帥幕南海，轉丞東陽。東陽文物之邑，俗第以名酒歸之，豈其山川之望哉？韓文公讖丞不負余，余負丞，今丞凡邑之風俗、教命、刑獄、科賦無不得言，言之當無不可行。存乎其人而已，萬初勉之。

頗愛燒香是鼻塵，不應緣艱又勞人。方床石鼎過清晝，一縷山雲伴老身。

深山高居，爐香不可闕。退休之久，佳品乏絶，野人爲取老松栢之根枝葉實擣治，斫楓肪和之。每焚一丸，亦足以稍助清苦，久亦不復爲。今年大

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袖致土速數片，空齋蕭寒，遂得爲一日之供，亦可喜也。

虞集《道園學古録》卷二九《贈朱萬初之官建寧並序》 仲春之望，建寧幕長朱君萬初之官，迂道百里，惠訪山中，存撫老病，深感古誼。得見禁林貴臣名公書報，萬初延閣機暇，得進所製新墨，甚稱旨意。中書傳問所居官，將有朝擢之喜，良爲助慶，因賦此爲别云。

墨卿玄璧進明光，玉硯雲興御榻香。内相貽書傳異賞，中朝垂問仕何方？宗家應訪金絲舊，古道相求草木荒。把筆欲題新感遇，牛衣春夢鬢蒼浪。

迺賢《金臺集》卷一《江東魏元德進所製齊峰墨於上都慈仁殿賜文錦馬湩以寵之既南歸作詩以贈云》 錦襲元圭瑩，龍香秘閣浮。漬毫春黛濕，拂楮翠雲流。繡綺頒宫掖，瓊漿出殿頭。小臣沾雨露，千載荷恩休。

王逢《梧溪集》卷四 君不見王勃醉墨腹稿成，張旭醉墨草聖鳴。生也醉墨心醉畫，落筆迴奪天人精。首法米南宫，繼習北苑董。試臨老閻《職貢圖》，頭飛鼻飲欲活動。去年傳馬大夫，黄冠野服賀監湖。今年寫鍾進士，絶行高名魯男子。不圖木落黄龍灣，寫我弄月扁舟間。醉墨生，復何有，胸中魚鳥在沼囿。所願淳風化日回，上爲至尊千萬壽。千萬壽，良有時，殷高舊貌版築相，漢顯曾草雲臺姿，匪生是望將誰期。生再拜，生再舞，一尊來看最閒園，三花且對江桃柱。

倪瓚《清閟閣全集》卷三《贈墨生》 巖谷春風起，桐花落硎紅。隔水輕烟發，收煤石竈中。豹囊秘玄玉，鵝池生白虹。湯生法潘谷，千載事還同。

倪瓚《清閟閣全集》卷四《贈陶得和製墨》 麋膠萬杵搗玄霜，螺製初成龍井莊。悟得廷珪張遇法，古松煙細色蒼蒼。

桐花煙出潘衡後，依舊升龍柳枝瘦。請看陶法妙非常，一點濃雲瓊椹透。

倪瓚《清閟閣全集》卷六《李文遠製墨次吴寅甫韵》 潘衡墨法老坡傳，承晏昆仍又幾年。獨依山室燒桐子，贈與仙人寫内篇。石竈霞光存活火，夜帷雲影炫晴烟。要知文字遺不朽，猶向詩中咏墨仙。

倪瓚《清閟閣全集》卷六《贈墨生沈學翁》 沈學翁隱居吴市，燒墨以自給，所謂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者也。烟細而膠清，黑若點漆，近世不易得矣。因賦贈焉。

桐煙墨法後松煙，妙賞坡翁已久傳。麋角膠清瑩玄玉，龍文刀利淬寒泉。山癖唯珍白鷺帖，雲窻誰録古苔篇。愛爾治生吴市隱，收煤一室數燈然。

倪瓚《清閟閣全集》卷七《贈墨生吴善》 銅官山下白雲亭，澗底長松長茯苓。傳得潘生燒墨法，墨成持贈寫丹經。

倪瓚《清閟閣全集》卷九《題荆溪清遠圖》 荆溪吴國良，工製墨，善吹簫，好與賢士大夫遊。張貞居每館寓其家，艤舟籬傍，興盡便返，故國良得貞居翰墨爲多。今年夏，予以事至郡中，泊舟文忠祠後，國良便從溪上具小舟相就語，爲援簫作三五弄，慰予寂寞，并以新製桐花煙墨爲贈。予嘉其思致近古，遂寫《荆溪清遠圖》以遺之。實至正十年四月廿一日也。東海倪生記。

吴皐《吾吾類稿》卷三《墨銘》 製劑而圓，益杵以堅；孰爲而傳，有啟自仙。涵濡以研，人文攸宣；永胤之延，守吾之玄。

高啟《大全集》卷九《贈墨翁沈蒙泉》 南朝墨法稱奚家，相國謬費盈連車。堆金欲沽世已少，至今好事成咨嗟。潘生後出亦奇絶，峨嵋仙子嘗相誇。紫殿曾供寫飛白，玉堂每用書官麻。人間留藏敢輕試，傳玩正比雲龍茶。沈翁遠得二子妙，珙璧自美誰能瑕。徂徠老節燒欲盡，萬杵夜搗玄霜華。錦囊贈我忽在几，光怪迸屋驚早鴉。一餅團團未磨缺，似月食盡逢妖蟇。此物宜歸大手筆，濡染竹帛垂無涯。上當紀頌聖功德，下可論載臣忠邪。我今才薄況病退，破硯久棄塵生窪。一朝得此復何用，慚註魚豕箋蟲蝦。摩挲忽動揮灑興，聊吟險句追島叉。高堂淋漓爲君掃，醉汗舊賜宫袍花。

解縉《文毅集》卷四《墨》 北方黑帝驅松使，松使噓烟滿天地。神工幻作元霜飛，一斂搗成烏玉劑。腦麝勻膠香屑屑，巧製如琴復如月。休論價值重如金，貴在玉堂堂上列。出處相同毛與楮，生也同生死同死。結隣好箇石鄉侯，親我更親二君子。天池共沐恩波慣，彩鳳龍光幾璀璨。五經載道孰爲先，匪我傳來那得見。

邢侗《來禽館集》卷二一《程君房墨贊》 陳蔡圍中之甑埃爾，鼻祖也。上黨嶺際之松心爾，正嫡也。至今雲來居歙，徧滿遐逖，繩繩詵詵，攻苦淡骰。墨子之世，其官不貳，其職不溺者耶。

二千卷之點乙汝之，以長楊獵之夸詡汝之，以公輸氏之染削汝之，以相國寺之糅塗汝之，以大宗師之寓言汝之以。嗚乎，此五墨墨非夫晉平公之墨墨也。

其質則墨石之霏屑耶，其膠則墨牡之膚傶耶，其水則墨葉之濫泉耶，其巧則墨翟之飛鳶耶，其亡幸則墨屎之亡賴以殼其真耶。

高奴之脂廬、龍水二物，君臣劑玄髓天章，沈郎解厥理有斐，其文代劂剞。

疇譜汝陳玄，署汝客卿也。磨硯不犁，舐筆不穡，箸紙洪潤以黦，是所謂四美既具，潭潭文府相待而成者也。

又

《邵安與朱萬初帖》曰：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嘉品乏絶。野人爲取老松柏之根、枝、葉、實，共擣治之，斫楓舫屑稐之。每焚一丸，亦足助清苦。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致石鼎，清晝香高齊蕭間，遂爲一日之借，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兼香癖，蓋墨之與香同一關紐，亦猶書之與畫，謎之與禪也。

幼博燃漆成劑，遂一時光價，幾成墨妖。余譙幼博墨劑乏香，幼博譙余墨有墨香，即蘇合贅焉，矧夫龍腦。余復謂幼博：今日墨爲政，胡弗自後香並爲政乎？然香有至韻，沉水栴檀非品也，雕房綺閣非地也，肥肉醇酒非主也，傖儜邋遢非客也，勞薪獸炭非寮也，淪肌撲鼻非賞也。狎湘而將，身卧淚颸，送微熏闢，莽而借舌，清魂烟凝，弱縷或無，見鄙於萬初爾。幼博有意苟令君，余將霑勾三日。

麻三衡《墨志・紀原第一》 論曰：劉熙《釋名》曰：墨，晦也，言似物晦黑也。尚元者，有志焉。上古無墨，文字多用刀筆削竹簡，間以挺點漆作書。洎書策稠濁，力不給，一切倚辦石墨矣。然周書有涅墨之刑，晉襄有墨縗之制。古人灼龜，先以墨畫，則知古者不盡以漆書也。三國時，皇象論墨，已有多膠黝墨之説。則魏晉以前，又不盡用石墨，而用膠墨矣。自石墨無聞，而好奇者，往往取漆煙和松煤爲之。江淹云：墨則上黨松心是也。權輿韋氏，遂有螺丸，至易水父子渡江，庶幾集大成云。久之，治煤不令。宋熙豐間，張遇謀所以入神者，以意用油煙入腦麝合之，聲光一變矣，數百年來，率繇是法。晁氏《墨經》云：奚超以宣歙之松類易水，卜居其間，至于今，歙州墨滿天下，聞亦能走四夷，宣則猶是宣也，而諸盛之藝不傳，毋亦寸有所短歟？顧人人自以爲能探元，是以蒐輯本末，以綴續前事，用備覽觀，以云守墨，則近之已。

麻三衡《墨志・系氏第二》 論曰：嘗讀陶九成所著墨工，未嘗不歎其博，而晉魏之閒闕焉，爲《宛委餘編》所抨，顧賈思勰所出，王氏又未之見矣。古人用墨多自製，故工者不顯。唐以後姓氏稍稍出，而宋元閒以字號者，僅見雪齋、齊峯、寓庵三數人。及省《春渚紀聞》，又未嘗不爽然矣。繇是時士大夫如李愐、徐熙、徐鉉、韓熙載、蘇子瞻、賀方回、王量、晁季一、張秉道、康爲章輩，皆能製墨，多以字行于世。迄有明，有姓字而不名，雖工者有然已。萬曆中，歙州程方用內事相齮軋不貲以爲名高，一時公卿閒有左右袒者，至聲徹禁地。後三十年，有吴去塵者，金章玉質，盡藝入微矣。其羣從中更有羽吉，可謂具體，語云：「劍則干將莫邪，木則楩楠杞梓」，於戲盛哉。

麻三衡《墨志・煙品第三》 論曰：往見故家所蓄前代墨，多古香可掬。研之，栗栗起藍煙，此自是北地松煤，正如玉卮無當。自張遇覃思供御，用油煙入腦麝金屑爲之，盡變古法。金章宗搜宣和蘇合油煙墨，價三倍于黄金。及中統至元以來，師心各至矣。宣德閒，上博古好奇，止基于煙緻而漆之廉，其煤之杰而弗殊，然往往堅質而光不澤，折衷馳驟。而煙之以桐液者，自羅氏始，後之學于此法以治煙者，置木槻仰之，而薄以水，納燈于其腹，酌桐液炷茜草而然之，覆戔置燈煙之上，毋過高，高則渙，毋過卑，卑則濁，非敢徒用液也。姑入紫草焉，以爲色者染之蘇木以悦其容。其焰盛也欲徐，既炮帶燼而微也，欲消息其餘，卒乎燄緩而力弛，遂霍然而起之，姑使無蘊乎，且差等焉，而後即安。嗚呼，能盡矣，雖易水復起，蔑以加焉。夫一藝之微，而窮工極曲，坐而致天下名，實無難者。此雖小道，可以喻大，能無慎哉。

麻三衡《墨志・治膠第四》 論曰：夫膠者，墨之血脈也。譬諸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髮、榮衛、輮結膚寸而合，俄而可以一疏遠矣，豈不重哉。莫稠于膠，而泓然研腹閒，以舐筆不濡者爲貴。清者與天，濁者與地，有以也。夫鹿膠，古墨家最良，而今之用者蓋寡，何邪？好奇者至染指豨膏，豨膏不知從何作始，然膩而無燄，毋亦宰夫多于獵徒故耳。吾在金陵，王于凡贈余自製鹿膠墨，最黝澤奪目，豈獨得古法歟？不務出此，而畏苟難，則以東粤牛膠，質明瑩，煎隔歲者爲良。

麻三衡《墨志・和製第五》 論曰：晁氏稱韋賈言所以治墨之理與古今日新狀，其論甚備。自張遇、潘谷、蔡瑁、朱萬初猶出意矜慎，而況于衆人乎。歙州有名近代，吴拭和膠，精藝深心，略見施行矣，上方犀璧，殆無愧也歟。或曰：松煤遠煙，自有龍麝氣，而嗜者如滕達道、吕行甫、蘇浩然，弄筆之餘，啜飲餘汁，異已。顧往往數百年物，不絶于世，夫一物耳，剛柔而皆用之，遂令永其天年如此。《墨法》云：虱松取煙，鹿膠相揉，九蒸回澤，萬杵力扣，光可照人，色不染手。數言盡之。若夫木難珊瑚，水精金屑，其易水之鄭衛乎！予以蔡瑁之言爲然。

麻三衡《墨志・稽式第六》 論曰：吾讀天寶中黑松使者説，神其事。墨之精，至能幻形爲道士，奇矣！羅龍文乃製小道士墨，及觀薛稷爲墨封九錫，墨即吐異氣，結成樓臺，未嘗不髣髴想見其爲人。而近世弔奇者，日新月異，取古人奇字篆籀，饕餮、蟲魚、鳥獸，竹木、器具，取義象形，千變百出，即皮相之，爛若披錦矣。語云：人貌榮名，且胡爲其足以重墨也。近代程方諸家弄墨，猥不足觀，雖去塵亦作耳目近玩，非不縟采可鑑，無益文苑，吾無取焉。假令去塵但和劑成丸，不施文采，慮無有爲流傳者歟。若南唐韓氏元中子，名尤近雅。聊復取聞見所及古今名式，序次列之，蓋其炫燿，所繇來者漸矣。

麻三衡《墨志・藏蓄第七》 論曰：吾聞之李尤曰：書契既造，研墨乃陳，煙石附筆，以流以申。《釋名》曰：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二者相著，有以哉。惟吾友陸文虎亦寶硯云。文虎爲余言：天都吴去非，藏墨不啻數十百家，以余所知，武林、梁溪，猶有蘇氏遺風。中原兩京，更饒好事，濟南邢氏尤著，今中原陸沉矣，惜哉！南唐初，盛匡道以墨顯于宣，千年以來，何嗜之少也。孫直公頗與余有同志，而直公探元購勝倍于予。豹囊錦襲，極其矜慎，會風日清好，兩家品藻，務爲左右拒，及其久也，相悦以解。或曰：玩物喪志，姑舍是。嗚呼！金玉無足論，以三百綾紋刺，作名利經營，踈囊墨一丸，孰得孰失？此乃向者馮盛所羞也，與其爲白之尚也，毋甯爲元之尚乎。

麻三衡《墨志・權質第八》 論曰：余宣人，故所稱墨，于宣一再致意耳。繇南唐至于今，盛氏之業亡焉，而論墨者蓋寡。余聞墨有數德，匪石而堅，入水不漬，此似義。浩浩乎小大無屈盡之期，此似仁。入堅節之木利可以截楮，此似勇。觀其光，湛湛如秋水之溢于塘，觀其氣，氤氳如曉日，此似有道。古之人，不卑小道，務有所成名，彼操一技之能，必入其室，格物君子，蓋其述也。蘇子瞻目能辨十三家墨法，較然不惑于次第，豈不以學識哉。次尾吴氏之言曰：吾取其質，惟元惟默，于以用之，日新其德。信已。

麻三衡《墨志・語林第九》 論曰：自書契後，綴文之士衆矣。先秦無言墨者，故勿論，惟葛洪、曹植、陸雲、庾肩吾、司馬光、蘇軾，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其言有補于世，顧獨于藝成，衡量進退，不遺餘力。傳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豈近是乎？宣德間，綜核名實，至于技巧工匠器械，咸精其能。嘉、隆之際，歙州墨工，襲易水之蹟而起者，肩背相望，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矣。而探元論著自婁東、濟南、新安、東海以外，何寥寥邪。先民有言，黄稗爲美，博奕爲賢，良有以也。且以温公之名德，于世無所好，獨蓄墨數百斤，嘗語人曰吾欲子孫知吾所用此物何爲也，可謂深遠矣。予故自漢魏以來至于今，掇其議論切于墨事者著于篇，以作語林云。

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卷一五八晁冲之《贈僧法一墨》 黄山之巔百尺松，虬枝偃蓋連羣峰。山神守護魑魅避，道人剪伐天爲容。捫崖蹉踔篝火遠，絶壁暗靄凝煙濃。玄霜霏霏玉杵下，捕麋煮角當嚴冬。陰房風日不可到，律管吹盡灰無踪。小書細字著名姓，黄金照耀圖雙龍。守臣再拜選進日，九關有詔開重重。老儒偶得實天幸，千金更買無由逢。上人淡泊何所好，工書草隸如飛蓬。苦來求我惜不得，一酬十載相過從。君不見玉堂詞人紫垣客，拜賜舞蹈黄羅封。長安紙價猶未貴，江南江北山皆童。

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卷一五八晁冲之《法一以前墨爲未佳復以承宴墨贈之》 我聞江南墨官有諸奚，老超尚不如廷珪。後來承晏復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齊。百年相傳紋斷碎，彷彿尚見蛟龍背。電光屬天星斗昏，雨痕倒海風雲晦。却憶當年清暑殿，黄門侍立才人見。銀鈎灑落桃花牋，牙牀磨試紅絲硯。同時書畫三萬軸，大徐小篆徐熙竹。御題四絶海内傳，秘府毫芒惜如玉。君不見建隆天子開國初，曹公受詔行掃除。王侯舊物人今得，更寫西天貝葉書。

宋犖《漫堂墨品》王原《漫堂藏墨贊》 子墨客卿，太陰之精。銅雀石號，玦烏玉名。累錫袞被，雙脊龍騰。九子頌媾，十螺表貞。南唐車載，善和匣傾。狻猊售偶，隃麋給仍。趙女襄易，羽使趨蠅。金壺汁溢，綈褒丸盈。經木可削，墮水猶礲。昔推二李，近惟一程。方汪擅技，吴邵代興。雪堂義墨，髯翁夙稱。今之漫堂，推宋先生。羅購珍賞，較前倍贏。廣濟張氏，著爲墨經。餉公好事，寶勝瑶瓊。公意靡倦，益之十朋。隔囊品别，淵鑒莫京。潘谷失步，薛稷喪評。藉迺文豹，潘斯錦繒。譜箋姓氏，圖肖象形。甲乙整比，銖兩零星。松心燄澹，油暈文輕。出自萬杵，磨之十層。毛穎宣妙，陶泓受能。一點一漆，一飲一升。蒐討二酉，薈蕞三乘。狀寫生態，牢籠物情。濡髮揮灑，東絹吴綾。倚馬著譔，露書山銘。斯物有託，彰其德馨。我爲贊辭，後世是徵。

宋犖《漫堂墨品》張仁熙《墨論》 宋牧仲使君問於張子曰：「墨有説乎？」張子曰：然，有之。古稱「絳人陳玄」，文房藝一耳，然其道可大焉。由其道者，可以隱，可以癖，可以博物，可以文，可以悟爲文之理，可以教孝，可以佐禮，可以垂訓於後裔，而戒天下之侈也。《釋名》曰：「墨，晦也。」言似物晦黑也。宋潘谷

製墨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蘇子瞻贈以詩曰「布衫漆黑手如龜，未害冰壺貯秋月」，谷殆韓伯休之流乎。陳惟達之墨，與麝並藏一匣，十年而麝氣不入，自作松香耳。蓋膚理堅密，不受外薰，人如此者，何患世俗之靡耶？故曰可以隱。吕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時磨而小啜之。石昌言藏墨，不許人磨。李公擇見人墨輒奪。蘇子瞻蓄墨至七千挺，遇天氣晴霽輒出品玩。而潘谷見秦少游所藏廷珪墨，即下拜曰：「真李氏物，我生再見矣。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爲二也。」此與杜《左》嵇鍛，嗜石而拜，好書而發塚以求，嘔血以思者無異也，故曰可以癖。墨有經、有書、有史、有苑、有辯、有臨帖之墨、有畫墨、有楷書墨、有寫經墨，而程氏《墨苑》，自玄工輿圖，人官物華，儒藏緇黃，建緯授詞，種種臚列，故曰可以博物。吴元中起草，令婢遠山磨隃麋墨，文即佳，故曰可以文。奚超入新都，語刺史陶雅曰：「始公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也，何精焉？」以超之能，多則不精，故曰可以悟爲文之理。初虞世，名士也，善醫，好奪人藏墨，人至以「男早魃」名之。然每得佳墨，必以遺黃山谷曰：「山谷孝於其親，吾最厚愛。」故曰可以教孝。「九子之墨，藏於松煙，本姓長生，孫子圖邊」，鄭氏《昏禮謁文贊》也，故曰可以佐禮。洪覺範禪師云：「司馬温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觔。」或以爲言，公曰：「吾欲子孫知吾用此物何爲者也。」嗚呼，司馬公豈玩物喪志者耶？獨垂訓於後世如此。金章宗用蘇合油煙墨，後人以黃金倍易無覓處。唐明皇好墨，墨精化爲人，如蠅大，行硯間，酬對言語。人主以好墨名，墨卒不可得。明皇墨精，不過與梨園妖姬等，君如此，又何稱焉。故曰可以戒侈。若夫地有墨山，天有墨泉。韋仲將製必以時，搗三萬杵，乃發堅光。王迪用遠煙鹿角膠，而自生龍麝，窮神盡思，妙不可追，此殆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牧仲使君好墨，與予有同嗜者，因舉其大者以告之，作《墨論》。

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二《臭墨》　殘瀋如雲碧作藍，鮑魚過肆味中含。松煙半錠能多許，薰透文心命不甘。

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六《臭墨》　隃麋研透色青藍，膠味薰蒸油氣舍。怕向故人酬白雪，煙煤紙上恐難甘。

彭定求《御定全唐詩》卷五九李嶠《墨》　長安分石炭，上黨結松心。遶畫蠅初落，含滋綬更深。悲絲光易染，疊素彩還沈。別有張芝學，書池幸見臨。

彭定求《御定全唐詩》卷四六八劉言史《右軍墨池》　永嘉人事盡歸空，逸少遺居蔓草中。至今池水涵餘墨，猶與諸泉色不同。

汪近聖《鑑古齋墨藪》卷四附録《諸家題贊》　墨與硯用充貢物，然硯石采於婺源之龍尾山，非歙産也，墨歲貢數十斤，皆購於曹素功氏，他墨不得與，夫非以其名與。然余聞以近聖汪氏墨示人，或反以爲佳，雖號知墨者莫不謂然，其珍重幾與曹墨等，此寧以其名耶。徽墨自昔多聞家，曹氏蓋後起者，而聲價遠出諸家上，夫又安知汪之不將爲曹也。然則名又曷可少與。山右張佩芳

余官羈都下，與家鄉疎濶，山川珍産，思寶而翫之，況濡毫染翰，斯須不可去者乎？汪氏近聖，以墨名家，嘗應召至京師，進呈稱旨，名之不脛而走，歷有年所。今其子若孫能世其業，《詩》曰「無念爾祖」，又曰「永錫爾類」，汪氏有焉。至若選質之精，製作之妙，光之發，香之浮，用之適，評者夥矣，奚俟余言。雲塘程景伊

憶髫年與汪子君蔚共鄉塾，昕夕聚首矣，其爲人也純樸，用心也縝密，接物也和光，心誠喜之。比余宦於京，而汪子習其世業，業墨以名於家。迨余歷卿秩再旬宣中州，而汪子之墨名益大噪，數貢於廷，天子灑宸翰，揚鳳藻，甚稱良焉。蓋其製之純樸如其爲人，工之縝密如其用心。調露於端溪，而騰華於陟釐，和而光也，如其接物，人與墨俱可傳矣。世之親其業而弗善其事，無其實而妄希其名者，視汪子之業墨何如耶？予且勉之矣。畹香江蘭

徽郡人文甲天下，而黃山白嶽之靈，洩奇毓異，不獨鍾於人，而亦鍾於物。蓋汪氏之有《墨藪》，名播寰區，不脛而走，人爭慕之。丁未仲秋，余蒙恩命擢守新安，見比户皆執墨藝，而鑑古齋製作精良，尤推重於時。且司其事者，其志壹，其神静，深藏若虚，勤業而非居奇，列肆而無市心，技也而進乎道矣。而當世之賢士大夫，樂與之交，而名公鉅卿競爲文辭歌詠以誌之，誠汪氏之秘笈，亦藝林之大觀也。今琳琅投贈，又復盈篋，將續付剞劂，乞言於予，因爲之質，敘其緣起，跋數語以應其請云爾。謹齋峻亮

龍賓是否，犀紋還有。冀公煙清，仲將漆厚。藏十年於盧阿，竝二螺於瓊玖。巧傳張永之思，字嚼班孟之口。入木而仙子題門，譯經而青童拂帚。名登御苑聲稱久。試問西園吉士，孰謂非松滋之侯，玄香之首。恕齋明晟

黃山白嶽峙新都，人物交推士大夫。毓秀自來多絶技，而今墨派屬純儒。奚家父子自東遷，劍脊龍紋海内傳。此日九重徵古法，乾隆辛酉詔諭，以御書處所製之墨失其古法，於徽郡募選名手，著府縣著名護送進京教習，于是近聖之郎君惟高赴召焉。羣推汪子是真詮。

製法由來競此都，終須巨眼辨瑕瑜。臨池池上烟雲起，不羨驪龍頷下珠。

易水真傳道自藏，先民遺法重精良。汪君妙技超前後，擣出烏金奪玉光。豈是雍州枯黑水，碧雲滇海作玄霜。麟膏鳳髓休將比，藜閣清輝灑翰香。

隃麋直令筆生春，瑤貴堪爲席上珍。萬杵搗成堅似石，毫端珠玉耀絲綸。

古吴周天式

制起於漢，模繼於唐。客卿號著，督護名楊。斂華養晦，闇然日章。體静而動，質潤而剛。佩之則吉，何用不臧。

汪子近聖，技越尋常。制兼衆萬，法擅諸詳。搜煙三昧，什襲珍藏。堅如金石，其聲鏘鏘。黑如齊漆，其色蒼蒼。朱絺錦軸，字句生香。西園東壁，翰藻流光。秀鍾譙國，輝映玉堂。揮毫花放，宋豔班芳。落紙雲騰，賈壘劉墻。窻几明淨，箋簡精良。臨池雅助，復得玄霜。人生樂事，引興彌長。世須知寶，勝彼玕琅。

子墨子，緻而黑，堅如金，堪削木。不珠玉奪璠璵，不椒麝同蘭馥。光陸離，輝版牘。品題不僅蘇東坡，珍恤豈止黄山谷？我願揮毫者毋信耳，須信目。蘭水李升齡

煙清得一工，倍該萬枝冠。天都名馳御，案入夢添才。子之思噴字，助仙人之幻。是誠天下之奇寶，豈特文房之雅玩。古郎州唐惟安

名馳青史，望重玄光。法宗易水，書啓豹囊。華陽汪子，追古精良。犀紋擅譽，松韵流芳。箋騰異彩，頴吐寒芒。一點如漆，四丸贈香。瑶齋寶製，學士珍藏。袖盈發夢，絹潑成章。業專奕世，山高水長。延令蕭昌

愛新覺羅・弘曆《御製詩三集》卷八六《墨》　與茶奚必較新陳，用佐文房孰比倫。歷歷千言照今古，超超六法顯精神。喚卿呼予謂多事，玩日愒時斯枉珍。磨盡思王才八斗，依然研北此龍賓。

愛新覺羅・弘曆《御製詩四集》卷九六《四藏書屋詠文房四事有序》　文房四事中，墨硯入古，紙入古者已罕見，而筆則不入古，此堅脆之分也。然四者如乾之四德與地之四方，豈可闕一哉。兹得明雕漆匣，恰宜置文房四事於中而藏於書屋，因即以名之。蓋向之詠，詠其事也，向有詠文房四事詩。今之詠，詠其藏也，事雖同而意各殊，因爲之序。【略】

非人磨墨墨磨人，猶有磨焉義未臻。兹以兩枚藏厥用，恰同十翼顯諸仁。厭他五色誇奇品，明代御墨有五色者。喜此元霜愜素珍。著得水天爻上六，由來不速得龍賓。

姚鼐《惜抱軒全集》詩集卷七《論墨絶句九首》

宣和香劑用油烟，奚李前樵竟邈然。筆法而今論篆畫，江南三絶自當年。

涉足塵埃世態生，中休養節久方成。論松略似觀人法，誰及新安戴彦衡。

事見《老學庵筆記》。

朝鮮舊國解燒松，使者朝正數笏從。著硯未能堅似石，卻無膠滯不妨濃。

膠折燕山風莫勝，篋中片片似春冰。時工止解緣邊漆，不悟堅金儼故稜。

除卻廷珪跨乃翁，幾家絶藝後能同。來男作相虞兒匠，何怪方今曹素功。

霄漢樓憑江水空，鶴峯書畫散秋風。盛時猶記先人説，淚與殘丸滴硯中。

先君外家任大理，公藏書畫甚富，皆大理先世鶴峯先生所畜，今有鶴峯墨，奇品也。

程君文筆工無比，姿媚何嘗解俗書。累壓篋中爲長物，不妨啜汁賞心餘。

程魚門多藏程君房、羅小華、方于魯及明内龍香，舊名其齋曰「三長物」，墨其一也。

我愛瑶田善論琴，博聞思復好深湛。才傳墨法五千杵，已失家財十萬金。

程瑶田語云：墨以多杵爲佳，然自千杵以上則難杵數倍于初時。墨不過千杵，瑶田用古法，杵至三千，已極難，而程君房必五千杵。

年年兩袖染成烏，佳字奇文一筆無。惟向天涯寫歸興，故應銘背作思鱸。

范成大製墨事，見《老學庵筆記》。

鑒賞部

紀事

馮贄《雲仙雜記》卷二《墨紋如履皮》 墨紋如履皮，磨之有油暈者，一兩可染三萬筆。《成老相墨經》。

馮贄《雲仙雜記》卷六《墨難減者萬金不換》 丸墨日用之，一歲磨減半寸者，萬金不換，然至難得。《成老相墨經》。

陶穀《清異録》卷下《文用門・月團》 徐鉉兄弟工翰染，崇飾書具。嘗出一月團墨，曰：「此價值三萬。」

陶穀《清異録》卷下《文用門・五劒堂》 范丞相質一墨，表曰「五劒堂造」，裏曰「天關第一煤」，下有臣字而磨滅其名。究其所來，實遼東物也。

《新唐書》卷五七《禮樂志》 既而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爲筆材。

蔡襄《蔡襄集》卷三四《雜著二・墨辨》 曾君視予墨一丸，其面文曰「新安上色香墨」，帮音漫。曰「歙州李庭邽造」。肌理光膩，與今之李庭珪墨形模不類也。其名字不同，邽、珪不同。形制復異，謂之真庭珪墨，其可乎？然李超與其子庭珪，唐末自易水度江至歙州，地多美松，因而留居，遂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超墨世不復傳，襄嘗侍仁宗羣玉宴，輒賜得之。其面文「新安香墨」，其帮「歙州李超造」，與今所視形制切相類也。予謂超與珪始至新安，各出姓名，尚用「邽」字。超死而珪業益精，面有龍紋，而其名亦用「邽」者，乃知名字不同，形制有異者，作之有先後也。或曰：「何以決知之？」曰：「類其父超也。蓄藏於中，數十百年，非僞效也。」予既辨之，而墨遂歸吾家。墨哉，可無恨矣！書其説以贈曾君，或墨之思，攬予説可以少解。嘉祐八年癸卯九月二十八日，莆陽蔡襄記。

蘇軾《仇池筆記》卷上《論墨》 今世論墨，惟取其光。光而不墨，是爲棄墨。黑而不光，索然無神氣，亦復安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然如小兒目睛乃佳。

蘇軾《仇池筆記》卷上《石墨》 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甕，今分寄一螺。」《大業拾遺》：「宫中以蛾緑畫眉。」亦石墨之類也。沈存中帥鄜延，以石燭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烟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耶。

蘇軾《仇池筆記》卷下《潘谷墨》 潘谷墨既精妙，而價不二。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赴井死。人下視之，趺坐井中，尚持數珠也。

蘇軾《仇池筆記》卷下《雪堂義尊》 元祐中，駙馬都尉王晉卿置墨十數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色之淺深。若果佳，當揭和爲一品。昔在黄州，鄰近四五州送酒，合置一器，謂之「雪堂義尊」，今又爲「雪堂義墨」耶。

蘇軾《東坡志林》卷一〇 近時，世人好蓄茶與墨，閑暇輒出二物校勝負，云：「茶以白爲尚，墨以黑爲勝。」予既不能校，則以茶校墨，以墨較茶，未嘗不勝也。

真松煤遠煙，馥然自有龍麝氣，初不假二物也。世之嗜者，如滕達道、蘇浩然、吕行甫。暇日晴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少啜飲之。蔡君謨嗜茶，老病不能復飲，則把玩而已。看茶而啜墨，亦事之可笑者也。【略】

己卯臘月二十二日夜，墨竈火大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幾百丸，足以了一世著書，仍以遺人，所不知何人也。餘松明一車，留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紙。

司馬温公曰：「茶與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矣，然亦有同者。」公曰：「何謂？」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醜黔晳之不同，其德操蘊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爲是。

陳師道《後山集》卷一八《談叢》 寇昌齡嗜硯墨得名，晚居徐，守問之，曰：「墨貴黑，硯貴發墨。」守不解，以爲輕己。嗟乎！世士可與語耶？【略】

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丸，不爲文理，質如金石，潘谷見之而拜曰：「真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見矣。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爲二也。」墨乃平甫之所寶，谷所見者，其子游以遺少游也。又有張遇墨一團，面爲盤龍，鱗鬣悉具，其妙如畫，其背皆有「張遇麝香」四字。潘墨之龍略有大節耳，亦妍妙，有紋如盤絲，二物世未有也。語曰：「良玉不琢，謂不借美於外也。」張遇，後梁供備使。李唐卿，嘉祐中，以書待詔者也，喜墨，嘗謂余曰：「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損于墨而竟亦不能香也，不若並藏以熏之。潘谷之墨，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香不衰。陳惟達一作進

之墨一篋，十年而麝氣不入，但自作松香耳。蓋陳墨膚理堅密，不受外熏，潘墨外雖美而中疎爾。」

南唐於饒置墨務，歙置硯務，揚置紙務，各有官，歲貢有數。求墨工於海東，紙工於蜀。中主好蜀紙，既得蜀工，使行境内，而六合之水與蜀同。

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五　昭陵晚歲開内宴，蓋數與大臣侍從從容談笑，嘗親御飛白書以分賜，仍命内相王岐公禹玉各題其上，更且以香藥名墨徧賚焉。一大臣得「李超墨」，而君謨伯父所得乃「廷珪」。君謨時覺大臣意歎有不足色，因密語：「能易之乎？」大臣者但知「廷珪」爲貴，而不知有「超」也。既易，轉欣然。及宴罷，騎從出内門去，將分道，君謨於馬上始長揖曰：「還知廷珪是李超兒否？」

晁貫之《墨經》

色

凡墨色，紫光爲上，墨光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爲下。凡光與色不可廢一，以久而不渝者爲貴，然忌膠光。古墨多有色無光者，以蒸濕敗之，非古墨之善者。其有善者黯而不浮，明而有艷，澤而無漬，是謂紫光。凡以墨比墨，不若以紙比墨，或以研試之，或以指甲試皆不佳。

聲

凡墨擊之以辨其聲。醇煙之墨，其聲清響。雜煙之墨，其聲重滯。若研之以辨其聲，細墨之聲膩，麁墨之聲麁。麁謂之打研，膩謂之入研。

輕重

凡墨不貴輕，舊語曰：「煤貴輕，墨貴重。」今世人擇墨貴輕，甚非。煤麁則輕，煤雜則輕，春膠則輕，膠傷水則輕，膠爲濕所敗則輕，惟醇煙、法膠、善藥、良時乃重而有體，有體乃能久遠，愈久益堅，濕則弗能敗。自然成質，非輕非重。

新故

凡新墨不及故墨。衛夫人曰：「墨取十年以上，强之如石者。」蓋其愈久益堅，且白物久斯變墨，況其本黑之物。煤久而黑，黑而紫，膠久而固，固而乃發光彩，此古墨所以重於世。凡新墨不過三夏，殆不堪用。凡故墨膠敗者，末之，新煤再和殊善，入膠久之，乃可和。然非大膠久蔭弗可。

何薳《春渚紀聞》卷第八《記墨・潘谷墨仙揣囊知墨》　潘谷賣墨都下。元祐初，余爲童子，侍先君居武學直舍中。谷嘗至，負墨篋而酣詠自若，每笏止取百錢，或就而乞，探篋取斷碎者與之，不吝也。其用膠不過五兩之制，亦遇濕不敗。後傳谷醉飲郊外，經日不歸，家人求之，坐於枯井而死，體皆柔軟，疑其解化也。東坡先生嘗贈之詩，有「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之句，蓋言其爲墨隱也。山谷道人云：「潘生一日過余，取所藏墨示之，谷隔錦囊揣之曰：『此李承宴軟劑，今不易得。』又揣一曰：『此谷二十年造者，今精力不及，無此墨也。』取視，果然。」其小握子墨，醫者云，可入藥用，亦藉其真氣之力也。

何薳《春渚紀聞》卷第八《記墨・洙泗之珍》　東魯陳相作方圭樣，銘之曰「洙泗之珍」，佳墨也。

何薳《春渚紀聞》卷第八《記墨・紫霄峯墨》　大室常和，其墨精緻，與其人，已見東坡先生所書。極善用膠。余嘗就和得數餅，銘曰「紫霄峯造者」，歲久磨處真可截紙。子遇不爲五百年後名，而減膠售俗。如江南徐熙作落墨花，而子崇嗣取悦俗眼，而作没骨花，敗其家法也。

何薳《春渚紀聞》卷第八《記墨・蘇浩然斷金碎玉》　支離居士蘇瀚浩然所製，皆作松紋皴皮，而堅緻如玉石。余與其孫之南字仲容遊，其家所藏，不過數笏。而余於李漢臣丈得半笏，持視仲容，云：「真家寶也。」神廟朝，高麗入入貢，奏乞浩然墨，詔取其家。浩然止以十笏進呈，其自珍秘蓋如此。世人有獲其寸許者，如斷金碎玉，争相誇玩云。大觀間，劉無言取其製銘，令沈珪作數百丸，以遺好事及當朝貴人，故今人所藏，未必皆出浩然手製。珪作此墨，亦非近世之墨工可及，實可亂真也。

何薳《春渚紀聞》卷第八《記墨・寄寂堂墨如犀璧》　晁季一生無它嗜，獨見墨丸，喜動眉宇。其所製銘曰「晁季一寄寂軒造」者，不減潘、陳。賀方回、張秉道、康爲章皆能精究和膠之法，其製皆如犀璧也。

何薳《春渚紀聞》卷第八《記墨・精烟義墨》　余嘗於章序臣家，見一墨背列李承宴、李惟益、張谷、潘谷四人名氏。序臣云是王量提學所製，患無佳墨，取四家斷碎者，再和膠成之，自謂勝絶，此其見遺者。因謂序臣曰：「此亦好奇之過也。余聞之裂墨之妙，正在和膠。今之造佳墨者，非不擇精烟，而不能佳絶者，膠法謬也。如不善爲文，而取五經之語，以己意合而成章，望其高古，終不能佳也。」序臣又曰：「東坡先生亦嘗欲爲雪堂義墨，何也？」余曰：「東坡蓋欲與衆共之，而患其高下不一耳，非所謂集衆美以爲善也。」

何薳《春渚紀聞》卷第八《記墨・唐高宗鎮庫墨》　近於内省任道源家，見數

種古墨，皆生平未見，多出御府所賜。其家高者有唐高宗時鎮庫墨一笏，重二斤許，質堅如玉石，銘曰「永徽二年鎮庫墨」，而不著墨工名氏。

何薳《春渚紀聞》卷第八《記墨・十三家墨》 余爲兒時，於彭門寇鈞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斷珪殘璧，粲然滿目。其廷珪小挺，歲久不見膠彩，而書於紙間視之，其黑皆非餘墨所及。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爲書杜詩十三篇，各於篇下書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何薳《春渚紀聞》卷第八《記墨・墨磨人》 一日謁章季子於富春之法門寺，出廷珪墨半笏爲示，初不見膠彩，云是其大父申公所藏者。其墨匣亦作半笏樣，規製古朴，是百餘年物。東坡先生所謂非人磨墨墨磨人者，不虛語也。

何薳《春渚紀聞》卷第八《記墨・廷珪四和墨》 余偶與曾純父論李氏對膠法，因語及嘉禾沈珪與居彦實造墨再和之妙。純父曰，頃於相州韓家見廷珪一墨，曰「臣廷珪四和墨」，則知對膠之法寓於此。

邵博《邵氏聞見後録》卷二八 太祖下南唐，所得李廷珪父子墨，同他俘獲物，付主藏籍收，不以爲貴也。後有司更作相國寺門樓，詔用黑漆，取墨于主藏，車載以給，皆廷珪父子之墨。至宣和年，黄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也。

黄魯直就几閣間，取小錦囊，中有墨半丸，以示潘谷。谷隔錦囊手之，即置几上，頓首曰：「天下之寶也。」出之，乃李廷珪作耳。又別取小錦囊，中有墨一丸，谷手之如前，則嘆曰：「今老矣，不能爲也。」出之，乃谷少作耳。其藝之精如此。

叶廷珪《海録碎事》卷一九《墨門》 二螺陸雲《與兄機書》云：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今往二螺，兄頗見之否。給香墨《東宫故事》：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上黨松心上黨郡松心作墨。渝糜墨《漢官》云：尚書令僕丞郎，月賜渝糜大墨一枚，小墨一枚。金壺汁《拾遺記》：浮提國獻神通善書二人，出金壺四寸，中有墨汁如淳漆，洒地及石，皆成篆隸。佐老子撰《道德經》十萬言，及金壺汁盡，二人剖心瀝血以代墨焉。蘆阜松煙見紙門。碧松煙古詩云：上黨碧松煙，夷陵丹砂末。蘭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撥。犀紋李庭珪父超，易水人，造墨尤妙，其堅如玉，其紋如犀。九子墨古有九子之墨，祝婚者多子。《文房四譜》：墨一丸會稽太守王朗之子肅，隨在郡東齋宿夜，有女子自地中出，稱是越王女，臨別贈墨一丸。肅方注《周易》，多有滯思，至用此墨，便覺才思通暢。

曾慥《類説》卷九《看茶啜墨》 真松煤遠煙，自有龍麝氣。世之嗜者如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暇日晴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乃啜飲之。蔡君謨嗜茶，老病不能飲，但把玩而已。看茶啜墨，亦事之可笑者也。

曾慥《類説》卷一三 墨爲螺、爲量、爲丸、爲枚，陸雲《與兄書》：送墨二螺。梁科律御墨一量十二丸。《漢官儀》：令僕丞郎賜墨一枚。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二九《墨》 黑松使者《陶家瓶餘事》曰：玄宗御案墨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墨之精，黑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官。

玄香太守 薛稷爲墨封九錫，拜玄香太守，兼亳州楮郡平章事。是日，墨吐異氣，結成樓臺狀，隣里來觀，食久乃滅。《纂異記》。

字三年不昏 《相墨經》：墨染紙三年，字不能昏闇者爲上。

豹皮囊 《文房寶飾》曰：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濕。

魚吐青色 葛玄見賣大魚，謂曰：「暫煩此魚往河伯處。」魚主曰：「魚已死。」玄曰：「無害。」乃丹書紙，内口中，投水。有頃，魚化騰躍上岸，吐黑書，青色如木葉而去。並葛洪《神仙傳》。

懷化塹 懷化郡掘塹，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寫書。《廣州記》。

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六《器用門・墨》 容州多大松，其人能製墨。佳者一笏不盈百錢，其下則一斤止直錢二百，商人舉數則搭賣之。交阯墨雖不甚佳，亦不至甚腐。交人以墨與角硯、鴉筆，併垂腰間。

張仲壽《疇齋二譜・墨譜》 李庭珪墨自昔士大夫論之詳矣。余在前朝時，見前朝御府有一笏，每盛夏曝涼，始得一見，面曰「歙州李庭珪墨」，漫則柳葉雙春龍，倒印小香字，柳葉之端貯以黄囊，標以牙籤，誌云：仁宗皇帝寶字。墨質雖具，膠法已敗，蓋宣和間，諸公嘗云：黄金可得，李墨不可有，今去宣和又幾二百年矣。吾友竹閒楊好謙性嗜古墨，疇昔於鄉閭嘗蓄七八十枚，最高遠者不過潘衡、蒲大韶輩，自來朝京國，首獲宣和龍香劑，又獲李廷珪墨於友人王雲峯家，袖以示余，觀其制度與昔之所見無少異，其敷理細密，膠法堅凝則過之。暇日出所藏墨卅種，命余試優劣。余謂此公案古人已行之矣，東坡先生嘗與彭門寇鈞國試墨一十三種，以竹閒之雅好，固無媿於鈞國，而余之醜畫去坡仙蓋萬萬相遠矣，何足以發露客卿之妙？辭不獲已，因臨喻翁陸季任先生字卅帖以塞命。其庭珪墨自宣和間已歎希有，逮夫前朝德壽、重華二宫好尚如此，僅存一笏，其貴重可知也。今竹閒見之，足以酬素志矣。雖然，物之有成必有虧，如人之有生必

有死，此古今不易之理也。竹閒如此當寓意於物可也，幸無留意而反爲墨所磨我。作是說，竹閒一咲而點頭。時至元第廿三年二月，疇齋張壽希静題。

墨工蒲大懿，字舜美，閩中人。得墨法於山谷，多題云「錦屏蒲舜美」。其子知微，同郡史威亦用其法。

葉茂實墨，雖經久或色黯淡，而無膠滯之患，勝他人多矣。時有趙水月伯鹿亦能用雪齋法，其號爲「超然清芬如在」。祝梅閒作山竈輕煙，毛滄洲作香劑。又有林泉東卿者，亦能制墨汶陽香劑，人云「一點如漆，百年如石」，然皆不及老葉，而所謂翁彦卿、王大用者，時不數之也。

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卷二《食貨一・土産》　墨。出歙、休寧二縣，五代李超及子廷珪造墨。至宋，徽州遂歲以大龍鳳墨千斤充貢。仁宗嘉祐中，宴近臣於羣玉殿，以李超墨賜之，曰「新安香墨」。其後賜翰林，皆李廷珪雙脊龍樣品尤佳。《墨譜》稱：墨之上者，拈來輕，嗅來馨，磨來清。然物有盛衰，工有良苦，不能如舊。今失其傳，惟出休寧城北汪氏者稍佳，其形製猶多以龍爲飾。前志云近黟歙間有人造白墨，色如銀，追研訖即與常。

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卷一二《拾遺》　《遯齋閒覽》云：祥符中，治昭應宫用廷珪墨爲染飾。有貴族嘗誤遺一丸於池中，踰年臨池飲，又墜一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併得墨，光色不變，表裏如新。

黄魯直《跋翟公巽所藏石刻》云：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群臣，今都下用錢萬貳千便可募得。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遺官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黑，又多木横裂文，士大夫不能盡别也。此本可當舊板價之半耳。

《陳無己集》云：晁無斁有李墨半丸，云裕陵故物也。往於秦少游家見李墨，不爲文理，質如金石，亦裕陵所賜，王平甫所藏者，潘谷見之再拜曰：「真廷珪所作也。世惟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爲二矣。」

李孝美《墨苑》云：李超墨二品，其面或爲特龍，或曰「新安香墨」，其漫曰「歙州李超」，其號雖異，亦互有精惡。精意爲之者，廷珪不及也。廷珪大墨有二品，其一面曰「歙州李廷珪墨」，漫有特龍，其一面曰「歙州李廷珪造」，漫有雙脊特龍。小墨有握子者，上止有一「香」字，豐肌膩理，光澤如漆。又有小餅子，面有蟠龍，四角有「供御香墨」字，漫止有「歙」字。前四品無粗者，非法之至精，曷能臻此哉。諸李唯超、廷珪爲特嘉，承晏、文用次之，惟慶小挺子優於大墨，可亞廷珪也。宣道、宣德不知何許人，其形製俱類廷珪，疑歙州人也。

張應文《清秘藏》卷上《論墨》　試墨當用發墨硯磨，一縷如綫而鑑其光，紫光爲上，黑光次之，青光又次之，白爲下，黯白無光或有雲霞氣爲下之下。蔡君謨言奚氏墨能削木，米元章言古墨磨之無泡，（古墨無泡，膠力盡也），故墨以口有鋒刃而無泡者爲貴，至於香味、形制，鑒家畧而弗論。

屠隆《考槃餘事》卷二《墨箋・論墨》　古人用墨，必擇精品，蓋不特籍美于今，更籍傳美於後。若晉唐之書、宋元之畫，皆傳數百年，墨色如漆，神氣賴以全。若墨之下者，用濃，見水則沁散湮污，用澹，重褚則神氣索然，未及數年，墨跡已脱，此用墨之不可不精也。高深甫云：「墨之妙用，質取其輕，烟取其清，嗅之無香，磨之無聲。新研新水，磨若不勝，忌急則熱，熱則生沫。用則旋研，研無久停。塵埃污墨，膠力泥凝。用過則濯，墨積勿盈。藏久膠宿，墨用乃精」，誠鑒墨三昧語。其古今名家造法，備詳墨經、墨書。

邢侗《來禽館集》卷二一《評墨》　研尚端州，近則龍尾。墨貴奚潘，近則羅小華、方方于魯、程君房。紙則澄心、鵠白，今則剡藤、玉山。筆重宣州，諸葛派演，吴興張廷錫、陸子復等俱佳。

王肯堂《鬱岡齋筆麈》卷四　黄山谷先生就書閣間取小錦囊，中有墨半丸，以示潘谷。谷隔囊捫之，即置几上，頓首曰：「天下之寶也！」出之，乃李廷珪之作者。又取小錦囊，亦有墨一丸，谷捫之如前，則嘆曰：「今老矣，不能爲也。」出之，乃谷少時作者。嗚呼！古人一藝之精，至于六根互用如此，此其心可知，口不可得言。而世之人方較量濃淡之間，以爲知音，不亦謬乎！故曰「不知者如鳥之雌雄，其知之者如烏鵲也。」

謝肇淛《五雜組》卷之一二《物部四》　古人書之用墨，不過欲其黑而已，故凡烟煤皆可爲也。後世欲其發光，欲其香，又欲其堅，故造作百端，淫巧選出，價侔金玉，所謂趁其末而忘其本者也。

墨太陳則膠氣盡而字不發光，太新則膠氣重而筆多纏滯，惟三五十年後最宜合用。方正墨，今用之已作煤土色矣，不知仲將何以一點如漆？或曰古墨用漆，故堅而亮；今祇用膠，故數經徽濕則敗矣。余家藏歙墨之極佳者，携至京師，冬月皆碎裂如礫，而廷珪當時政在易水得名，恐用漆之説不誣耳。

徐常侍得李超墨一挺，長近尺餘，兄弟日盡五千字，凡用十年乃盡。宋元嘉墨，每丸作二十萬字。乃知昔墨不獨堅而耐磨，亦挺質長大。羅小華墨雖貴重，

每挺皆二兩餘，規者五兩餘。近來方、程墨苦於太小，大僅如指，用之易盡，而「青麟髓」、「開天容」尤小，家居無事，每遇乞書狼藉時，不一月輒盡，且亦不便於磨也。

唐陶雅爲歙州刺史，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爲？」噫！今之守令取墨，豈直數百挺而已耶？

方于魯《方氏墨譜》附汪道貫《墨書》 古稱善賞識者，徐常侍之下，世不多有。潘谷隔囊而辨天下之寶，固一藝之精，以神用也。若石昌言懸墨滿室，不許人磨。滕達、蘇浩然，吕行甫弄筆之餘，啜其殘瀋，可語極嗜，非直賞鑒矣。建元氏曰：試墨如試金，當略其色澤，求其神氣。其法用紫石研注水涓滴同磨，多少同，磨之一縷如綫而鑑其光，紫光爲上，黑光次之，青又次之，白爲下。黯沕無光或有雲霞氣，又下之下也。蘇長公有言：光而不黑，索然無神氣，亦復安用？賞識精矣。蔡君謨言：「奚氏墨能削禾，故墨口以有鋒刃者爲上。垢積研間者，膠不和也。滯筆鋒者，膠氣濁也。研之有聲者，膠煤不調而製不善也。」元美先生曰：「黯而澤，緻而黑，光可晰，堅于璧。」太函氏曰：「以耳視者慴，以目視者哲，以心視者神。聞聲而雷同，耳視也。按圖而索驥，目視也。觀其象以求其真，心視也。好玄者，苟得其真，隋和具在。」袁履善氏曰：「真物難蓄，燕石市炫。」惜哉評騭之艱也信夫。

《釋名》曰：「墨者，晦也。」《真誥》曰：「墨，陰象也。」然體晦而用章，象陰而理陽，所謂筆陳之銳甲，文苑之攸先」也。

《古墨法》云：「烟細膠新，杵熟蒸勻，色不染手，光可射人。」四語已盡製墨三昧。明德非馨，太冲惟漠，先後一揆也。《仇池筆記》云：「三衢蔡瑁，自烟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而光。彼取光于蠙珠，求芬于腦麝，風斯下矣。」

羅秘書墨，以珠英玉屑取重，人文之巧耳。其搜烟和膠之三昧，實不逮後人。頃以東觀咨訪及之，幾與珊瑚木難同價，物故有所遭哉。世之重奚氏墨，古今同也。然不遇則車載以漆相國寺門，遇則黄金可得而奚氏墨不可得，物之係于所遭如此。

元虞文靖稱朱萬初墨：「沈着而無留蹟，輕清而有餘潤。」二語亦得製墨之妙。

太函氏言：「今之足以卑古者，惟陶氏墨氏。」莫廷韓言：「建元墨可以超潘駕李，裒然代興。」夫卑古超駕，難矣！使建元而遇潘、李，庶幾在鴈行之間。李有廷珪，方有嘉樹，並稱濟美，亦足方駕。宋晁氏有《墨經》，不著其名，其言製墨與今亦小異，今其書具在。方氏《譜》出，當令族賈攫指，秘林讓博，可稱墨家董狐。

高濂《遵生八牋》卷一五《論墨》 高子曰：古之尚墨，若徐鉉墨名「月團」，價值三萬。唐元宗墨名「龍香劑」，致墨精幻形。李廷珪龍紋墨、雙脊墨，千古稱絶。漢時月給尚書令渝麋大墨。范丞相一墨，表曰「五劍堂造」，裏曰「天關第一煤」。金章宗蘇合油烟墨，後欲得之者，以黄金倍易，無可覓處。景煥墨名「香璧」、「副墨子」。五代時，有朱君得柴珣小墨。韓熙載化松堂墨，名「元中子」、「麝香月龍煤」。張遇造易水貢墨，懷民遺東坡墨，名「青烟煤」。又如供堂墨、淵雲墨，兗州陳朗《墨淵》有潘雲谷墨、松丸墨、狻猊墨、松烟墨、九子墨、魚吐墨、天雨墨、陽山石墨、化塵墨、浮提國金壺墨、雷公墨。又若「仲將之墨，一點如漆」等類，皆古名墨也。若今世所尚，以羅小華爲最，羅之墨固善矣。余所見國初查文通、龍忠迪墨，碧天龍氣墨，水晶宫墨，新安方正牛舌墨。石青填字「赤金爲衣」者，蘇眉陽幼年所製，祖李遺法卧蠶小墨。世宗時，邵格之墨，如方于魯、寥天一、九元、三極、國寶、非烟等墨，亦皆精品。前如汪中山翰史，初時製墨，質之佳美，不亞羅墨。其精品以豆瓣楠爲匣，内用朱漆，簽以中款，表曰太極、兩儀、三猿、四象、五雀、六馬、七鶚、八仙、九鷹、十鹿，皆以鳥獸取義。又有元香太守小長墨四種：一曰堯文，二曰卧蠶，三曰亞字，四曰玉階。有客卿四種小元墨：曰太極，曰八卦，曰圓璧，曰瓊樓。有松滋侯四種小方墨：一亞字，二羅文，三九雲，四螭環。有墨挺墨柱。余先得其數種試之，質輕烟紫，可爲九元三極矣，似在羅上，真神品也。今人所見，皆其次品，式樣雖一，而墨質不佳。又如二十八宿元墨，更其下矣，故名即湮没不傳，至後墨印尚存，而質愈下，特爲中山表焉。余爲典客時，高麗使者饋墨，上有梅花印綬，其墨色甚墨而濃厚。以余論之，墨之妙用，質取其輕，烟取其青，嗅之無香，磨之無聲，新硯新水，磨若不勝。忌急則熱，熱則沫生。用則旋研，研無久停。塵埃污墨，膠力泥凝。用過則濯，墨積勿盈。藏久膠宿，墨用乃精。用墨之法無出余數語也。若治墨之精，模式之巧，方于魯所刻《墨譜》似盡善也。奇哉！方之墨哉！客曰：「墨惟適用足矣，何以奇爲？」噫，匪好奇也，墨品精者，不特於今爲佳，存於後世更佳。不特詞翰藉美

於今，更藉傳美於後。若晉唐之書，宋元之畫，傳數百年墨色如漆，書畫神氣賴墨以全。若墨之下品，用濃見水則沁散湮污，用淡重褙則神氣索然，未及數年，墨跡似脱。繇此觀之，則墨之爲用果好奇也，知此則可與言墨矣。故李廷珪詩云：「贈爾烏玉玦，清泉硯須潔。避暑懸葛囊，臨風度梅月。」其寶惜可知。又云：「墨藏石匣中，過梅不霉。」是亦一法。

方瑞生《方氏墨海》卷一《玄鯖録・霏屑》　玄籥既啟，玉屑霏霏，王謝家物，聊借以揮。

南昌縣水竹幽蔚，王右軍典臨川郡曰：「每過此，盤礴不能去」，因號「墨池」。先是梅福種蓮花池中，嘆曰：「生爲我皓，身爲我辱。」遂入洪厓山。

醇老全翁元之敦夫，子瞻同遊南屏寺，寺僧謙出奇茗如玉雪，適會三衢蔡熙之子瑁出所造墨，黑如漆。墨欲其黑，茶欲其白，物轉顛倒，未知孰是，大衆一咲而去。蘇長公

王晉卿致墨三十六丸，凡十餘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深淺。若果佳，當擣合爲一品，亦當爲佳墨。予昔在黄州，隣郡皆送酒，予合置之一器，謂之「雪堂義罇」，今又當爲「雪堂義墨」耶。

墨竈火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幾百丸，足了一世，仍以遺人，所不知者，何人也。

徂徠珠子煤，自然有龍麝氣，以水調勻，一刀圭服，能已鬲氣除痰飲。專用此一味，阿膠和之，擣數萬杵，即爲妙墨，不俟餘法也。陳公弼在汶上作此墨，謂之「黑龍髓」。

阮孚云：「一生當着幾輛屐」，僕云：「不知當用幾丸墨。」人嘗惜墨不磨，終當爲墨所磨。

黄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争以精紙妙墨求之，常携古錦囊，滿中皆是物。一日見過，探之得承晏墨半挺，曰「羣兒賤家雞，嗜野鶩」，遂奪之。

川僧清悟，遇異人傳墨法，新有名江淮間。予與王文甫各得十丸，用海東羅文麥光紙，作大字數紙，堅韌異常，可傳五六百年，意使清悟託此不朽也。

晁無咎有李墨半丸，謂是裕陵故物，王平甫所藏者。潘谷見之再拜曰：「真廷珪所作也。世惟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爲二。」

蜀人景煥志尚静隱，卜築玉壘山下，茅堂花樹足以自娱。嘗得墨材甚精，止造五十團，以此終身。墨印文曰「香璧」，陰篆曰「副墨子」。《玉海》

裴休早肄業太行山，後登顯位，建寺于彼，爲化城寺。寺僧粉額，陳筆硯，俟裴公親題之。裴公神情自若，以衣袖濡墨，書之尤甚遒健。逮歸，侍婢訝其霑渥，裴公曰：「向以之代筆來。」《唐書》

米元章知雍丘，東坡自揚州召還，具酒邀之。既至，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紙二百列其上，置饌其旁。東坡見之，大咲就坐，每酒一行，即伸紙共作字，一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而紙亦盡，乃更相易去，各自以爲平日書莫及也。

余得高麗墨，碎之，雜以潘谷墨，以清悟和墨法濟之爲握子，殊可用。故知天下無棄物，在處之如何爾。和墨惟膠當乃佳，膠當而不失清和，乃爲難耳。清悟墨膠水寒之，可切作水精膾也。蘇長公

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則反是。然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爲貴，墨以古爲佳，又相反矣。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翫之。吕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此又可以發來者之一咲。

司馬温公嘗曰：「茶與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謂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辟如賢人君子，妍醜黔晳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實無以異。」公咲以爲是。

崇寧初，召書學博士米芾書大屏。芾至，顧左右乞宣取筆硯，上指御案間端研，使就用之。書成，捧硯跪請曰：「此研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咲，賜之，芾蹈舞以謝，即抱負趨出，餘墨漬袍袖，而喜見顔色。上顧蔡京曰：「顛名不虚也。」京奏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古書不唯可讀，乃有一種古香可愛，古墨之香，政堪與比。楊用脩

士大夫胷中無三斗墨，何以運管城？然恐醞釀宿陳，書之無光澤耳。如書畫家不善使墨，謂之墨癡。

墨以陳爲貴，余所蓄二墨，形製古雅，當是佳品。桑不善書，未經磨試。昔東坡謂吕行甫知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墨汁少啜之。余無啜墨之量，惟手摩香澤，足一賞也。陸平湖

唐子西有言不能鋭，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静爲用。予每三復於斯言，夫墨之爲道，處於鋭鈍動静之間者也，故壽於筆而天于研。若予非敢謂能鈍能静也，而所謂不能鋭與動則信矣。以墨君之半，歸我之全，其庶幾完久乎？鐵堅

于石，穴於桑氏，顧所歸何如人，研墨之壽夭，殆未有定也。

先人去新都時，父老争賫持佳扇墨詣車前言：「明使君囊無一錢歸遺故人，此歙所産，幸可納受，分餉鄉里。」先人逡巡謝，爲受墨一鋌，扇一握。此與唐杜暹辭婺州紙事適類。當時以暹比漢劉寵，歙父老不識暹事，亦云陶公今之寵也。陶歌菴

書牖中，明几净榻不可缺者，香也。燃沉水香不如聞花香，聞花香不如聽茗香，聽茗香不若觀墨香。墨香非蘭、非麝、非色、非味，逆於鼻，沁於目，故曰「觀」也。人知觀墨之香，可與語墨。

筆禿焉，退于塚。紙敗焉，灰于焰。硯毁焉，處于瓦礫。唯墨雖殘珪斷璧，尚猶争寶。且三物同盡，神去形留，墨出有入，無至於聲臭雙泯，蓋墨默仙也。藏者久視，用者尸解。宋比玉。

劉若愚《酌中志》卷二二《見聞瑣事雜記》 世廟、神廟享國年久，鼓鑄嘉靖、萬曆錢流行甚廣，惟光廟在位僅匝月，先帝仰思泰昌年號尚未鑄錢，遂分鑄，與天啟錢并流通，同使民間。有恭睹泰昌錢而墮泪者。纂臣藏有徽墨四大笏，可重二斤，劑料甚佳。上摹「泰昌元年制」，想是正人君子曾蒙光廟召用禮遇者，藉此墨以志不忘也。纂臣磨用，聞錢法侍郎劉君重慶好古喜墨，遂托一山東人轉賣，且藉此墨滿望劉君據墨具疏，請將泰昌錢亦鑄若干以廣行，奈劉君留墨付值，而泛泛然視爲没要緊事也。惜哉！

萬壽祺《墨表》三篆

正　背　左　右　式

宋

朱熹

升龍　升龍

淳熙年　朱熹製

葉理

小像　圓一丸　長一丸　圓大一丸

七黨碧松煙夷陵丹
硃未蘭麝凝珍墨精
光乃堪掇黄頭奴子
雙鴉鬢錦囊捲之懷
袖間今日贈與蘭亭
去興來灑筆會稽山
右謫仙詶張司馬贈
墨祁門石雲葉理識

明

宣德御墨　龍香御墨　大明宣德年製　圓長一丸

龍香御墨　宣德年造八分書　圓長一丸

宣德元年製　笏二丸

方正　新安振肅坊　方正造碧天龍氣頂荷葉足蓮花麟鳳文　方長一丸

碧天龍氣　金鳳鳴陽　牛舌一丸

極品青煙龜文　新安方正　笏一丸

邵格之

至寶珍藏　邵格之監賞　長方一丸

御墨雙龍　格之氏　長方一丸

墨寶四螭啣尾　太土玄神達摩渡盧像　邵格之製　大圓一丸

神品　得隃麋之妙瀼紹方翼之真傳八分書海陽雲岳邵格之製草書　大方長一丸

宣德年造龍捧珠格之邵氏珍藏龍捧球　長圓一丸

嘉靖庚子年　休邑邵格之精製　大圓長一丸

卧蠶文

神品　格之小像頂盤螭萬曆三年　小長方一丸

邵格之製

神品玄文如犀貿如玉　邵格之製　笏一丸

法沿手超邁于谷

赤水玄珠篆書　邵格之監製　松雀畫　上尖下方長　一丸

羅小華

僊芝　芝文　華道人小篆　大圓一丸

玄霜草書　浪中游螭文　大圓一丸

五螭文兩面　大圓一丸

青蒲幽居　太極　中圓一丸

浮舟　八卦

小華山中客園　五螭文兩面　小圓一丸

龍文小華山人草書雙螭兩面　玦一丸
小華山人篆雙螭兩面　玦一丸
金龍捧珠　頂芝　長柱一丸
華道人墨草篆　雲文　圓長二丸
華道人製隸盤龍　小六角方長一丸
不二齋八分達摩像　方長一丸
龍文　碎塊
方冕　捻劑圓長一丸
上品真煙方正男冕印記新安方正　方長一丸
方激　笏一丸
墨精方冕男激監製　海水子母螭
方泳　笏一丸
絶品墨精新安方正泳製磨驗清香寫時光潤　嘉靖丙辰始用根心中加百料　帶葉瓜
方鳳岡　方長一丸
上品清煙八分書　方正曾孫鳳岡製　大圓一丸
八分文飛白寶方正曾孫鳳岡製　啣芝螭　笏一丸
方鳳岐　新安方正曾孫行螭鳳岐製　笏一丸
極品墨精嘉靖己未　笏一丸
絶品墨精方正曾孫鳳岐　三仰螭　笏一丸
上品清煙鳳岐新安方正監製啣芝螭　笏一丸
邵青田　方長一丸
玉質犀文八分書　邵青田正盈製休邑東門人家印記
雙闌雲角
邵青邱　昔種青門今遺　邵子曰乾南坤北離　玄圃爾祖有疾　東坎西震東北兌東　繩其武十嶽壬寅爲　邵青邱友人邵青正銘　帶葉瓜　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爲順自巽至　八角一丸

坤爲逆　內太極圖外八卦
青門遺種　邵青丘製　瓜子一丸
寶藏東陵侯家篆書　青丘像六和陳有守題　方長一丸
狀元其堅若玉其紋若螭過陶公之妙儼李超之製上螭下闌香重煙清方可是邵青邱自製
印記　青門種瓜人家　方長收角一丸
嘉靖壬子邵青丘製休邑東門人　印記青門種　瓜人家　子母螭金迴文　繞環文　方長一丸
邵瓊林　方長二丸
文昌星贊維星有斗運帝中央次魁揚紀是曰文昌瓊林啓以揆藻迪以含章垂耀小像海陽邵金櫃司祿玉堂皇甫汸譔神品瓊林製
邵氏　大圓一丸
雲臺草書邵氏家藏　雲臺圖
汪海厓　方長一丸
極品荷花文　墨精嘉靖戊子汪海厓監製　方長折角一丸
汪南石
墨精南石子識　嘉靖乙卯汪南石造對拱塗金螭　方長一丸
汪元一　方長一丸
神品功圖煙閣瑞錫玄圭海陽汪元一製上雙龍　方長一丸
功圖煙閣瑞錫玄圭隸書玄神海易桑林里製八分書　方長一丸
文昌像　文昌星贊　皇甫汸譔　錢穀書海陽汪元一製菊花邊　方長一丸
唐薛稷封墨　方長一丸
九錫文兩面頂方勝文海陽汪元一製
汪啓思　方長一丸
大椿堂印玉筋篆兩面水浪文汪啓思監造
汪仲嘉　方長一丸
李法　萬曆丁未秋汪仲嘉建隆復古法墨　圓長一丸
李法行書　萬曆丙午歙汪仲嘉造龍香劑墨寶藏香雙螭文　方長一丸
歙景山堂藏墨　書寶萬曆丙午歙汪仲嘉監造不可磨
汪松菴
漢宮春詩　漢宮春圖　汪松菴製　大圓一丸

汪氏二仲　方長一丸

子墨客卿臨智永書
汪氏二仲製墨

方暘泉　方長上有紐　一丸

方氏暘泉玉筋印記盤螭

方季康　大方長一丸

三台五雲　方季康寶藏　萬曆癸丑年製

孫瑞卿　方長折角　上有紐一丸

墨精新安玉泉孫瑞卿識杏花燕子

孫繼洲　大圓一丸

新安孫繼洲製　杏花魁星

孫玉泉　大方長一丸

萬福攸同　萬曆己亥年製玄府璆琳　邊梅花頂孫玉泉

孫氏　大圓一丸

世掌絲綸八分書孫氏家藏　絲綸圖

佘雙松　小長一丸

上上貞煙　佘雙松製

潘嘉客　捻劑一丸

㊉長龍　紫極龍光
歙潘嘉客墨

潘方凱　大圓長一丸

歙潘方凱製　雙龍

項玄貞　碧寮樓　稚翎項氏藏　玄貞製　長尖上缺下一丸

郭胤高　大圓一丸

六龍御天頌　六龍御天圖不蕪齋家藏郭眉高監製

吳翼明　長方一丸

萬曆丁未歲　吳翼明監製

吳民望　圓長一丸

紫金霜　兩面雙螭　蒲石齋寶藏萬曆壬寅年製

紫金霜墨
蒲石齋藏萬曆年　兩面雙龍

蒲石齋藏墨吳民望製　圓長一丸

吳孝甫　吳孝甫製行書松皮文

吳仲輝　龍香草篆夏季如石一點如泰萬曆丙辰年歙吳仲輝按易水法造笏二丸

吳充符　捻劑一丸

襲常齋藏　吳充符自製

胡玄貞　方長上斜捐一丸

竹節古犀毘八分書　七星胡玄貞製

龍脣八分書　胡玄貞製　兩面蝶束腰　蝶一丸

程丙叔　方長一丸

程丙叔監製　青雲館
天雞文　獸面雷文

程用脩　大圓一丸

世掌絲綸篆　絲綸圖　大國香程用脩監製

有字號無涯　小圓一丸

華陽製麟女送子　送子觀世音　以簫引鳳

常和墨法　立鶴步雲　圓一丸

鐵山道人采琢　香國玄圭篆書　方長圓頂一丸

伯瑛氏真賞　佛帳餘馥　方長一丸

西隱道人　澹然齋珍藏　方長一丸

八分書　紫金霜　契蘭堂監製　仿懷民遺墨　光湛不浮清若童睛靈源　方長折角一丸

篆書　墨龍髓　迴文欄　仰泉　騰內龍龍　翥鳳文鳳篆書　卍字文兩邊方稍長一丸

澹游子來　徐廣車服集
相如題　注曰侍臣加貂蟬者取其清高也乾初氏　篆書　蟬形一丸

無姓氏字號　捻劑一丸
碧天無際　方一丸
寫經墨篆書心經一卷　圓長二丸
捻劑
亭館　方長一丸
竹梧館製篆書　神品玄文如犀質如法沿于超邁于下缺
香林館墨隸書　鳳舌一丸
介福堂　萬曆癸酉年製　圓長一丸
鼎菴篆書　方長一丸

秋水亭官製
二螭
澆水
墨文不在茲
精惟玄惟默
萬曆　贊嗟爾客卿
癸酉　造詣精絶
戲墨　圓一丸
玉池　水山文　小圓一丸
恬愉館　守其墨爲天下式　瓜子三丸
無量亦無邊其昌銘新都汪君理法古　長瓜子一丸
鳩硯　極品　鳩一丸

極品　菡萏一丸
竹胎　極品　筍一丸
龍魚　魚一丸
高麗
鰲山晚煙　竹梅文　方長一丸

萬壽祺《墨表》四篇　造墨之妙無過魏韋誕，所謂「仲將之墨，一點如黍」者也。六朝無過張永，五季無過奚超及其子廷珪，廷珪在南唐賜國姓，置之水中，三年不壞。宋有常和、沈珪、陳瞻者，皆妙品也。張遇以「龍香劑」進御。有隱君子王迪者，止用遠煙鹿膠，而自有龍麝氣，當勝之。至潘谷而妙，駸駸乎廷珪流亞矣。元朱萬初又谷之流亞。蘇浩然澥自製墨，皆作松紋皴皮，堅緻如玉，王迪流也。至金章宗，乃以蘇合油搜煙爲之，遂與黃金同價，蓋墨妖耳。燕人易玄光，字處晦，封爲「松滋侯」，蓋墨精也。薛稷爲墨封九錫，拜「玄香太守」，兼亳州楮郡平章事，甫至窑中，墨吐異氣，結成樓臺，鄰里采觀，食頃乃滅。宋太祖下南唐，得廷珪父子墨同俘獲付主藏藉入不爲貴也。後有司造相國寺門，詔用墨泰，取墨於主藏，車載以給，費用都盡。嘉祐中，仁宗宴近臣於羣玉殿，嘗以其墨賜之，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承旨亦得賜，皆「墨脊雙龍」。至宣和間，黃金可得而李墨不可得也。

南中楊生製墨，不用松煙，止以燈煤爲之，名「玉泉墨」。又金章宗宮中，以張遇「麝香小御團」爲畫眉墨。

麻三衡《墨志・稽式第六》

石墨陽山勞山並出　天雨墨　金壺墨浮提國
雷公墨雷州　魚吐墨東海　塹墨懷化
馬腹墨　一點如漆韋誕
鎮庫墨　榆麋大小墨漢尚書令　松煙墨
石蓮墨許芝　龍香劑唐元宗　天峯煤馮盛
月團徐鉉　元中子
麝香月　龍煤並韓熙載　饒州供墨唐之問
落花墨　沒骨花並徐熙　東窑玉梭
天關第一煤范質　香璧　副墨子並景煥
墨元陳朗　劍脊龍紋　雙脊鯉
拙墨　進貢墨　烏玉玦並李廷珪
軟劑出光朱覲　小握子李承晏　松丸墨
狻猊墨　松煙墨　福庭東閣
九子墨並潘谷　洙泗之珍陳珍　青煙墨
供堂墨　龍香小御團並張遇　德壽宮墨葉世英
海南松煤　雪堂義墨　東坡法墨
淵雲黑並蘇子瞻　蘇合油墨宋徽宗　叢桂李世英
香齋朱知常　紫霄峰墨常和　書窗輕煤
佛帳餘馥並蒲大韶　雪齋雪齋主人　復古殿墨葉邦憲
緝熙殿墨列上光　斷金碎玉蘇瀣　寄寂堂墨晁季一
畫眉墨金章宗　梅花墨高麗國　龍鳳大定
光素大定並宣德御墨　龍香御墨　探微神品並嘉靖御墨

碧天龍氣查文通徐鳳　水晶宮二種龍忠迪　牛舌墨　常和法墨方雲

清悟墨禪　獨草清煙並方正　卧蠶墨蘇眉陽　象墨攝香居士

小道士墨　太清玉　神品　元霜汪熙承

佛元珠　天寶　玉虎符　嶠峯煙王于凡

伏虎　朝陞三級　堯年　元珠液

通天香　臨池志逸　師蠻　驊騮奮步鄭仲常

龍涎香墨　碧玉圭　龍柱並羅小華　未曾有

元黃天符　墨精　清都玉　烏玉液

功臣券　葵花墨　古鳳柱　七寶光

梅花妙品　紫金霜　紫薇墨　慁成

神品並邵格之　上品清煙方正子冕，及方激、方鳳岐並製　太元十種　元草

元香太守四種　客卿四種　松滋侯四種並汪中山　寫經墨

松潤雲春丁南羽　元淵　髻珠並吳左千　天下文明

碧天龍香徐鳳　元元靈氣　重元　同文印

妙品　薤澤　百子榴　吉雲露

還樸齋墨　合懽芳　貝多　月債許方城

青玉案並程君房　寥天一　九元三極　世寶金壺汁

國寶　非煙　函三爲一　鏡石

太紫重元　青麟髓　瑞元極品　紫霜

旃檀香墨　佛幌輕煙　銅雀瓦　家藏乳金黃鳳蠹

龍九子　鳳九雛並方于魯　紫雪吳伯昌　藏墨吳充符

渾金璞玉　極品　鵝羣並方林宗　龍文程東里

狀元墨邵青邱　開天容潘方凱　螽斯墨　蓮佛不二生

大國香　黃金臺　香精　古狻猊吳德卿

千歲苓汪鴻漸　元府天球　水草涵清　玉蘭墨義宇

清華獨步　西崑元玉並孫玉泉　元神蘇文元　清煙墨吳南清

萬杵元霜　元精　百壽江晴川　延州石液

三元元精張少源　元海紫瀾程魁野　松風閣墨吳氏　麒麟墨

一品元霜屠赤水　玉泉臺楊生　元璧德美　元璧孫碧溪

天府元霜江文所　龍川王氏

墅南堂墨　太元吳君實

蒼璧汪伯倫黃長吉　紫金霜吳名望

慧業文心　紫虹

青天碧　紫磨金程禹伯

廬岳遺煙方書田　烏玉玦朱一涵

無名樸　襲明

斷璧　花鐵

不可磨　元璧

嫌漆白　湛晴

紫金光聚　庵摩羅

空青吳去塵　梅溪學舍法墨

虎文吳羽吉　千秋光

天琛吳叔大　梅花園汪仲嘉

紫極龍光　金質潘嘉客

元雲程用修　松雲墨朱紹本

太乙藜　石上雯

琬琰　驪龍涎

煙瑞程鳳池　太元煙程齊五

七合鄰虛曹石葉　元芝程宗尹

澹然齋珍藏四隱道人　元神黃長吉

古犀毘胡元貞　雙節堂墨游君用

二儀墨江之東　法華雨葉大木

墨鋌翁儀軒　紫金世良

玉虎符元所　鹿喜汪俊瓊

元圭吳山泉　名花十友葉鳳池

筑陽山石方楚嬰　元鯨珠汪伯喬

墨林妙品汪春元　封爵銘汪時育

墨精八卦候承之　無質吳越石

瑞應圖　清溪墨吳乾初　極品墨精方泳
元元一氣吳葆素　太乙元神汪俊賢　元神葵墨葉君錫
元戎圖子墨材　龍蟠紫泥大澈　元聖汪德慎
松石間意　意園珍寶陳爾新　夥光潘丕承
松圖書閣　真賞程孟陽　舍利光
放言居法墨黃無隅　素軒真賞吳仲嘉　磨子吳連叔
元龍黃奐　字藻陳君亮　鹿角膠吳龍煤
易水光吳樂生　蘭生程孟端　名岳藏書汪前川
鳳池方伯源　龍香吳仲暉　精式胡梅亭
獨草墨精春宇山人　西子黛汪時茂　一品天香畢思溪
異墨寶藏松溪子　桃花源墨　奇香墨
玩鵝墨　最上乘　鴻寶
紫芝芥無名氏

麻三衡《墨志・稽式第六》　李廷珪墨，有劍脊圓餅，而多爲龍紋。嘉祐中，仁宗以其墨賜近臣，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承旨賜者，皆雙脊龍樣，銘曰「柴珣東窯」者，士大夫得之，蓋金玉比也。

麻三衡《墨志・權質第八》　《墨談》曰：墨欲至實，實則煙沉。墨欲至虛，虛則質清。松煤不膚光，桐膏太骨露，要之松煤則君子闇然，桐膏乃文士符采。又曰：羅龍文是豪游哲匠，程君房可稱墨家董狐，方于魯殆末季烏衣中僑胙。

韓青老農曰：「有持張孜墨較深珪漆煙而勝者。」珪曰：「此非敵也」，乃取中光減膠一丸，與孜墨並，而孜墨反出其下遠甚。余扣之，曰：「廷珪對膠，于百年外方見勝妙，蓋雖精煙，膠多則色爲膠所蔽，逮年遠，膠力漸退，而墨色始見耳。若孜墨，急于目前之售，故用膠不多，而煙墨不昧，歲久膠盡，則脫然無光，如土灰耳。」孜墨産宜西北，入兩浙，一遇梅潤，則敗矣。滕令嘏監嘉禾酒時，延致珪甚厚，令盡其藝，既成，即小丸摩試，而忽矢所在，後二年，濬池得之，其堅緻如故。令嘏，莊敏公之子，所蓄之古墨至多，而有鑒裁，因謂珪曰：「幸多自愛，雖二李復生，亦不能遠過也。」

僞蜀有童子能誦書，孟氏召入，甚嘉其穎悟，遂賜墨一丸。童子誤墮于盆池中，後數年植荷芰，復獲之，堅硬光瑩如初，云是僖宗墨。

《墨箋》曰：「朱萬初之墨，沉著而無留跡，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圮父子閒。」又曰：「松煙墨深重而不姿媚，油煙墨姿媚而不深重。」

《成老相墨經》曰：墨文如履皮，磨之有油暈者，一兩可染三萬筆，墨染三年字紙不能昏闇者爲上。

麻三衡《墨志・權質第八》　高深甫云：墨之妙用，質取其輕，煙取其清。嗅之無香，磨之無聲。新硯新水，磨若不勝。忌急則熱，熱則沫生。用則旋研，研無久停。塵埃污墨，膠力泥凝。用過則濯，墨積勿盈。藏久膠宿，墨用乃精。

衛大夫曰：「墨取十年以上强之如石者。」

麻三衡《墨志・語林第九》　崇禎十年冬，予偶製筆，爲詩贈梅朗三，朗三報以藏墨，且答詩曰：「鼠鬚須寄右將軍，爲爾閑書九錫文。聞説遠山眉黛淺，葛囊聊取緑煙分。」更數日，忽作畫見貽，後綴之以跋曰：「孟璿惠筆，余報之以墨數螺，時孟璿納姬，因體前詩，作《送墨圖》贈之，令想見子京風流如昨日耳。屬是日方與外兄顔庭生飲酒賦詩，因共浮白，爲盡一巵，庭生省畫久之，曰：『正恐右軍亦復不易兼舉。』」頃日撰《墨志》既成，發囊見墨，爲之欷歔，墨則猶是墨也，朗三化爲異物矣，此物殆真能磨人者，蘇子所稱通人一蔽，吾其無方祛也。

彭淵材游京師，十年不歸，一日跨驢南還，以一卒挾布橐，皆斜絆其腋，一邑聚觀，以爲必金珠也。或問之，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敵國矣。」遂命開橐，則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竹一枝，歐公《五代史》草稾一部，他無所有。

孫巨源從劉貢父求墨，而吏送于孫莘老，巨源以求而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留，以其皆姓孫，並爲館職，故吏輩莫得其辨也。劉雅善謔，曰：「何不取其髯爲别。」于是館中以莘老爲大鬍孫學士，巨源爲小鬍孫學士。

黄山谷曰：「潘谷驗墨，摸索便知精粗。」凡百工各妙于一物，與極深研幾者，同一關捩耳。魏晉閒士大夫，往往有人材風鑒，至于反照，便如漆墨，亦潘之流耳。

宣和閒，嘗造香于睿思東閣，南渡後，如其法製之，所謂「東閣雲頭香」也。馮當世在兩府，使潘谷作墨，銘曰「福庭東閣」，然則墨亦有東閣邪。

張仁熙《雪堂墨品》　方正牛舌墨，有「極品清煙」四字。論墨家多推方氏，幾與小華道人等，殆世廟前人也。宋牧仲使君一日謂余曰：「吾藏墨有方正者。」余急呼曰：「得非牛舌墨乎？」發視果然。蓋諸家推方氏以牛舌爲最耳。

邵青邱瓜墨，有「青門遺」三字，亦世廟前人，此絶無僅有者矣。倍價購於舒氏，舒氏以予爲知墨人也，而復售之。

程君房寥天一，萬曆庚戌。余家世藏，經兵火，僅存者。所謂有墨氣無香氣，與于魯反者也。君房墨最玄元靈氣，而有時寥天一反踞其上，蓋所值工料偶勝耳，識者別之。

程孟陽古松煤墨，陰有銘，陽有孟陽像。昔沈珪，嘉禾人，往來黄山，取古松煤，雜脂漆滓燒之，云按韋仲將法，孟陽本此。唐宋以來多松煙墨，少油煙墨，故蘇子瞻得油煙墨而寶之。今油煙勝，而松煙遂少，即有之，質輕善頹昏糇耳，此獨佳絶。孟陽者，松圓詩老程嘉燧也。錢牧齋《列朝詩集》中，極推爲嘉定高士，其墨固足傳也。

又松圓閣墨一截，上大書程孟陽字。

程君房陳玄墨製極大，今存其碎餘，堅光射人，如小兒目睛，可愛。

君房玄元靈氣阿膠墨，萬曆庚戌。薄甚，重不滿錢餘。其製一而厚者，余往往見之，包以綾文，畫牡丹其上，始入匣中，匣亦異今時也。

余端蒙墨精，不知何年製，有墨精緣起，載明皇所見甚悉，極香，亦非近時物。

汪仲嘉公孫合造李法墨，有「百年如石，一點如漆」二語。「李法」二字，近墨家多用之。

汪仲嘉山竈輕煙復古墨，萬曆丙午。

方于魯青麟髓小墨，有「世寶」字，近程鳳池遂以「世寶」名第一墨。

于魯寥天一墨一截。「青麟髓」爲于魯第一墨，余見其數十種，製各不一，有方者，正畫一麟，多用熊膽，舐之甚苦。舌形者，横作龍形者，龍纏身而銜珠於其口者，有云于魯超世之墨者。余有于魯九玄三極墨，亦與君房墨並藏。兵火中，先人手澤也，已贈使君矣，再索視之，云爲好事者奪去，惜哉。按于魯初執事君房家，已自爲墨，遂狎主齊盟，不相下，至訟於官。嘗以贋者應郡守古公重購，古公怒，請驗於汪左司馬，逮而笞之。邢子愿號知墨，每云于魯規模色澤勝耳，左司馬差愧太玄董狐，或別有祕合，爲司馬出一瓣香，未可知也。要之幼博，君房俠于墨，意專在名。于魯多爲利，利則真贋雜出無疑矣。君房墨有次第，而煙皆佳，至最下爲妙品，亦足當上乘，此兩氏之別乎。

潘方凱開天容墨，萬曆庚戌，如草軒寶藏。余舊有數種，方圓不同，皆漱金，亦檢以贈使君。使君所自藏，金退矣，殆藏之未得其道也。

汪季常一莖草墨，萬曆庚戌。

葉環源玉髓墨，形小圓，陰書「環源」，陽書「玉髓」四字耳。又一種，形方，上畫奎像，亦精絶。董玄宰先生生平好用環源墨，環源遂大知名。

吴幹古秋葉墨。

吴玄象紫雪墨亦數種，有玄梵之精，原始之液，九轉百煉，神明紫雪銘，兹所列，乃樸社居士家藏者。紫雪形模皆質古，當熹廟時，百昌以富巨萬賈禍，宜不惜物力爲墨，其真者，不在程方下，近所擬乃俗甚。

吴去塵墨一截，不知何製。去塵在啟、禎時，始爲博古新樣，品目至六十餘種，炫耀光景，較之君房士奏而象箸，大抵倣法世廟時邵格之所爲者，然形式既殊，物料絶勝，其牀頭捉刀，遂復寥寥，不可多遘，久索乃得此，以奉使君。去塵，先孝廉執友也，向所藏頗侈，今乃若海上三山，世變使然耶。

黄賓王龍文雙脊墨，萬曆辛亥，有銘，自書放言居士，東林所稱黄正賓者是也。亦與先君子遊，猶見其扇上詩字云「龍文雙脊」，廷珪舊墨名也，放言倣之。

紫雲閣藏墨，上書「壬寅春製」，不知姓名，亦精甚。

吴君章太紫重玄墨，守玄居監製，世傳其天峰神物佳，余見之，亦松煙之頹焉者。

方澹玄非煙黑，萬曆癸丑，舊見其墨説，公安珂雪先生筆也。歙太常吴先生防兵於蘄，曾出以贈先孝廉，佳甚，今亡矣，此蓋舒氏贈予者。

吴喬年知止堂柔翰齋墨，萬曆戊午，圭形。

詹雲鵬金盤露墨，作落花流水製，漱金，舒小康以壽予，今贈使君。

德藻堂水蒼玉，上書季園墨。

吴蕙卿寫經墨，小不盈寸，上書《心經》一卷。此等殊不異，近見葉柏叟輩亦倣此，所刻《心經》更楷。

羣玉册府大圓墨，不知何人製。

朱一涵雙亭化光墨，鳳文漱金，銘曰：「日中黑帝澄玄亭，月中墨帝亭屬金」，是曰「雙亭」。雙亭之精，澹漠無形。

宰萬物而天下文明，此一涵第一墨，向余多藏之，頃亦難索。一涵，時人耳，遂珍如此哉。

汪美中一莖草墨，天啓甲子。

吳叔大天琛倣古箸小墨。

軟劑天琛倣承晏墨。

新安上色墨，亦天琛，此玄栗齋第一墨，其所倣「雪堂義墨」，皆以天琛行。

涂伯經龍賓墨。

吳鴻漸漱金青麟髓墨。

吳鴻漸玄虬脂、桑林里第一墨。自朱一涵至此，八墨皆時製，所謂檜以下，無識者也。然時墨中，亦有絶佳者，如鳳池世寶，葉玄卿太乙玄靈，柏叟最上乘，不可勝數，亦當旁搜以資著書之用。若小華道人，中山翰史諸公，余間見之，然未易得也。

昔蘇子瞻在黄，於雪堂試墨三十六丸，掄其佳者合爲一品，名曰「雪堂義墨」，歙人吳叔大遂倣其意，作義墨三十六丸，雖不免時製，而肖形取象，物料精工，余昔珍藏之，今墨皆散去，而雪堂墨匣猶存。暇日搜使君所藏，及余家所藏舊墨贈使君者，亦得三十六丸，因以其匣並遺使君貯之，亦雪堂遺意也。又按王朗守會稽，子肅隨之東齋，忽夜有女子從地出，稱玉女，曉别，贈墨一丸，肅方欲註《周易》，因此才思開悟。使君守黄五年，構東齋於雪堂之左，著書吟諷其中，今將母樓詩，往往稱東齋者是也，亦與古人偶合，因附識之。康熙九年人日，書於藕灣精舍。

黄宗羲《明文海》卷四七九邢侗《墨談》　三十年前墨止利劑成餅，不施文采，貴在草細、煙真、膠清、杵到，即無香料，汪汪池腹間作清泠觀，舐筆不膠，入紙不暈。今製一取古文奇字，篆籀填銘，鼎敦饕餮、神怪千態，花木蠹魚，幻象百出，妙奪化工，即皮相之髹采可鑒，梔表蠟裏，無益文苑，有慚上玄。

今三四十年，故家所藏舊市墨，玩之如枯松枝，略無容華，磨之鬱勃起藍煙，不深黑，和汁餘升許都如止水，毫端滑脱，落紙清潤，惜不多得。

羅文龍墨是豪游中哲匠，金相玉質，水煤盡屬上清，高華鮮令，别作妙觀，空青水碧，木難珊瑚。一笏之費，價抵連域。

僕十五年前於都下得一挺，署記爲「辛亥」，政與我生之辰相值。此三十八年間，閱幾家梅月幽香，迺落余手，彈之鏗鏗作金石聲，色理闇然，鑽之彌堅，即煩博浪一擊，不能驟碎，然亦不欲研磨，寶若軀命。再三十餘年，擬作河間壙中殉，不復令從世代間磨人。

吾鄉孟大中丞好藏書墨，一旦朝露，便爲里兒攘取殆盡。聞有一挺，爲新安朱紫陽先生，歙是趙宋時物，不審作何色象，計今不爲邨舍女兒畫眉，則爲塾師小童塗鴉。千年尤物，類至失職，何但中郎，竈下桐焦。

見江南奉使大璫製進御數墨，多龍文采翠，表冒黄金塗，中用珠粉、金泥、龍腦、麝臍，色奪朝曦，芬溢九竅，如内法醞，濃郁饒舌，然乏荷露清遠韵，朝堂高貴，不比寒松，居士墨亦宜然。

松江製墨挺，作薄片，多署「龍香劑」。磨之質清，起重嵐，不甚深黑，比之士品，則逸民之儔。

有墨德，有墨才，有墨韵。太上重玄，非石而堅，入水不漬，著手不污，德也。小而片研，大而巨斗，譬之飲河，無不具足，捺管可作蠅頭，拓箑極于方丈，利可截紙，汁堪入木，才也。黑擬點漆，翳若浮嵐，澄乃秋水，泛則天花，水煤結其氤氳，木石鬱其爛熳，韵也。合此三者，致足爲墨卿解嘲。乃知隃麋策勛，不減凌烟。

墨欲至實，實則煙沈。墨欲至虚，虚則質清。實實虚虚，既沈復清，是曰墨神。

松煤不膚光，桐膏太骨露。要之松煤則君子闇然，桐膏乃文士符采。

研發墨猶之錐利木穴，墨磨研猶之水滴石穿，剛柔相制，齒落舌存，物亦爾爾。

墨，月可以盡一笏，筆半之，硯可逮乎雲仍，三者功力悉敵。世間壽夭，不必程能課勞。當自賦質有差耳。

豨膏墨不知從何作，始見今歙製，《墨銘》云爾。僕不深知墨法，弟以臆測，恐豨膏不能取汁清，想以釉勝耳。釉勝非墨所由得貴也。鹿角作膠，從來稱尚，何渠不辨，此乃辨豨膏，抑亦幸夫多於捕鹿人耶？言之可資嗢噱。

方于魯擅名歙州，當以色澤規橅取勝。磨之若糊，有香氣，無墨氣，所署非煙，寥天一，殊謬不然，左司馬公差愧太玄氏董狐。

余托年友巡江孫公侍御爲製數墨，云是受方氏方，署磨之，糊筆不堪作字，百計爲墨原不可得，貯之四年所，卒無一當。又從年友牛觀察得數挺，愈不任側理用，然獨新樣可人，不欲棄置，因自失笑，非真賞流。于魯墨滿天下，聞亦能走四裔。想心手與世代低昂，此猶末季烏衣中僑胙耶？倘亦别有秘，合獨爲司馬公出一瓣香，故司馬據實標目乎？北士局曲井蛙，不免爲墨氏司馬氏揶揄。

程幼博燃漆成劑，遂一時光價，幾成墨妖。余譙幼博墨劑乏香，幼博譙余：「墨有墨香，即蘇合熬焉，矧夫龍腦。」余復謂幼博：「今日墨爲政，胡弗自後香並

爲政乎？然香有至韵，沈水梅檀，非品也，雕房綺閣，非地也，肥肉醇酒，非主也，傖僧邋遢，非客也，勞薪獸炭，非僚也，淪肌撲鼻，非賞也。狎湘而將身卧淚，颺送微熏，闢莽而借合清魂，煙凝弱縷，或無見鄙於萬初爾。」幼博有意苟令君，余將靣匄三日。

邵安《與朱萬初帖》曰：「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嘉品乏絶。」野人爲取老松柏之根、株、葉、實，共擣治之，斫楓肪屑稐之，每焚一丸，亦足助香。苦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致石鼎清晝香，高齋蕭閒，遂爲一日之借，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兼香癖，蓋墨之與香同一關紐，亦猶書之與畫，謎之與禪也。

有徵余書者，會持一螺半挺以代鵝羣，久之，古墨盈筐，彊效人製豹囊、明光錦諸件別貯之。一日有知我者，當爲立玄晏先生傳也。羅小華舊合雖聲光奕奕，尚不及今中駟，不審何説。

王梅溪履歷丁自申

宋犖《漫堂墨品》 余性嗜墨，向於黄州得三十六丸，詳張長人所撰《雪堂墨品》，今十四年矣。暇日檢笥中，所續得又三十四丸，辨而紀之，名曰《漫堂墨品》云。康熙甲子人日。

止雲館寫經墨，一面方氏珍藏，兩旁彦成專製，萬曆丁未明一元造，上漱金字，嵌珠，重四錢一分。寥天一，下畫一主人方印，一面汪伯玉銘，建元墨，旁辛丑字，重二錢一分。

草玄亭墨，旁庚戌吴汝修製楷書，一面雙螭嵌珠，上倒香字小圓印，漱金，重二錢三分。

龍香劑，説虎齋藏，上庚戌字，灑金嵌珠，重三錢二分。

龍香劑，一面十笏齋篆書，兩旁「萬曆甲辰年」，「歙吴康虞造」，行楷，重四錢五分。

墨皇，一面汪儒仲藏於快雪樓上，己未字楷書，重一錢七分。方于魯瑞元極品，漆成斷文，重七錢五分。

玄蟬露，一面精一齋藏，上「辛亥」，楷書，漱金，重二錢四分。

來喜閣製墨，下覺我方印，萬曆己未楷書，墨首兩面盤螭如古碑，重一錢三分。

九玄三極，一面「建元」二字楷書，式甚奇古，重一錢八分。

羲蒼篆墨，綏麟齋藏，篆書，歙方于魯倣易水法造，楷書，一面龍文子封氏督製，小字漱金，嵌珠，重四錢二分。

玄元靈氣，下程幼博方印，一面程大約銘，上庚「戌字」，旁「君房氏」三半字，薄甚，重二錢一分。

觀妙齋墨，一面「吴肇一製」，旁「萬曆壬子」，楷書，漱金，嵌珠，重二錢四分。

玄玉，一面吴雲卿珍藏，八分書，重三錢六分。

青藜光，一面蘊真閣藏，歙方林宗製，上爲朱太史先生珍賞，上下雲頭，方印「林宗」二字，重四錢六分。

空賞齋墨，楷書，漱金，上嵌珠，重二錢三分。

祝彦輔九玄三極，楷書，邊微高，重二錢一分。

函一墨，下尚友齋印，一面曹和初製，重一錢七分。

玄精，一面閒道人三字，八分書，下東岡印，落花流水式，塗金，重二錢。

寥天一，一面吴玄象監製，楷書，上下作雲頭，重二錢一分。

雙淳化光，一面朱一涵銘，八分書，漱金，漆邊，重九錢二分。

爽閣墨，一面壬戌大年氏藏，灑金，圓而扁，闊一寸，長倍之，重三錢六分。

虚白齋墨，一面壬戌年製，行書，灑金，線邊上圓，重四錢二分。

吴大年倣李法，一面水華居珍藏，上「壬戌」二字，漱金，線邊，重二錢八分。

野弦堂藏墨，一面崇禎元年，楷書，圓印有家字，方印浚明字，重二錢一分。

延陵吴元養墨，篆書，旁崇禎年造，楷書，鎮紙式，重一錢四分。

右墨二十六笏，得之遼左張秀升氏，秀升曾爲新安太守。

大圓墨，一池初緑四行書字，一面盤螭戲水，上旁小華逸史，又水雲居製，楷書，重一兩五錢五分，以粤紗易之米編修紫來。

極品墨半笏，下隸書不全，一面海陽草書字，當是邵格之製，重五錢二分。

當朝一品墨半笏，花邊，一面仙人吹簫立鼇首，重五錢二分。

以上二墨，從子静姪得之，莊敏公舊物也。

文嵩友墨，隸書下葉向榮珍藏，向榮小印，一面牡丹雙鳳，旁萬曆丙辰年造，上大千氏楷書，宣城袁士旦贈，重三錢八分。

赤水珠，兩面雙螭盤繞，旁「柔翰齋」三篆字，上有小銅環，係新安程山尊扇頭物，解贈，重二錢。

玄芝墨，壽星文，一面楷書銘。舊爲漢陽熊次侯太史贈存，實兄奪去，今只

存一段，復從子靜得之，重四錢二分。

玄璧，下程氏君房印，一面盤螭上妙品字，漆色如新，麻城劉子貞贈，重九錢。

吴去塵墨，一面太極圖，一面百子文，上盤螭紐，旁去塵監製小字，亦山尊贈，重一錢二分。

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一九《用墨涂墻》 倪鴻寶在里門頗治園亭，以方于魯、程君房墨調朱砂，涂堅墻壁門窗。門生魯元寵爲徽州推官，多藏墨，先生索之，間數日又索，元寵曰：「先生染翰雖多，亦不應如是之速。」既而知之，曰：「吾所用奉先生者，皆名品也，不亦可惜乎？」

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一九《試墨》 試墨當以發墨硯磨，一縷如綫而鑒其光，紫光爲上，黑光次之，青光又次之，白爲下，黯白無光或有雲霞氣爲下之下。蔡君謨言：「奚氏墨能削木。」米元章云：「古墨磨之無泡。」古墨無泡，膠力盡也。故墨以口有鋒刃無泡者爲貴，至於香味形制，鑒家略而弗論。《卮言》曰：「韋誕之墨，一點如漆，六朝無過張永，五季無過奚超。」超，廷珪父也，廷珪在南唐賜姓李。試墨之法，磨各墨於硯，俟其乾，置水中，上者黑，次則漸白，惟李廷珪作藍色。

徐康《前塵夢影録》卷上 咸豐初年，余於玉峯集街得墨一挺，漆邊，約重兩許，正面陽文「壽山福海」，背面「順治某年製」。

次公嘗得程君房墨，二寸半見方，正面上書「飛龍在天」，下「程君房製」，皆篆字，背面繪龍，古色古香，乃其祖松阿先生舊藏。又秋水閣牛舌墨二挺，與康前所得一模。又有兕觥歸趙墨，正面列兕觥形，陳於几，背面乾隆某年製，亦難得者。標按：次公者乃常熟趙次侯先生，所居舊山樓，有花木泉石之勝，多收藏。

烏衣玉玦，隸書，面王鶴舟謝□□製，背道光某甲子，漆邊，乃曹素功家頂煙，重五錢，易銀五錢。

散氏鬲大員墨，約重斤許，漆邊，面縮樸鬲篆，全文陽識，背楷書散氏鬲三字。鬲舊藏巴予籍家慰祖，故縮樸篆文，絲毫不爽，劫後見之骨董肆，因索直昂，手拓其文，未幾，鬲即爲人購去。巴善篆隸，刻有印譜，蓋徽商而家於邗江者，汪容甫中有别傳，極推重之。標見慰祖有銅都承盤，字體模散氏盤酷似，今藏錢塘汪郎亭鳴鑾師處。

曹文敏大墨，重五兩餘，高數寸，漆邊，長方，雲龍文，下爲波濤，皆陽文。按文敏即文正公振鏞尊人。彭文勤公墨，亦巨挺。

陳曼生墨，面種榆仙館，背曼生製，約六七錢，漆匣，五色漆畫花卉精絶。曼生詩藁，其女夫趙蘭友校刊，竹册雙綫，仿宋體寫，亦古雅。

孫古雲墨，面五千椎，背古雲品定，皆手書，重五錢。

嘉慶年間，館閣作書盛行俞稼園墨，面笏齋膠法，背稼園俞氏造，重六錢，長方式。一時備殿試朝考之需，一挺易銀一兩。北方風燥，惟俞墨可免墋裂。

吴去糜墨，拭得之海寧查氏，尚有原貯漆匣，長方罩蓋，如東倭器式，木胎中粘白絹，有吴氏選製小方朱印文，墨俱作博古樣，僅四種，大小厚薄輕重不等。中惟一蟬形最小，不及二錢重，餘皆完好無裂紋，惜不能全記其形狀矣。辛酉冬，游鶴沙與邵格之墨，同歸鄭齋主人。

明人仿李易水墨，亦祇見過半截，員首有邊，上一孔，洞穿可佩，面曰龍文，下倣廷珪等字，背有嘉靖四三字，惜僅餘半寸有奇，不能計其分兩。

冬心先生墨，贋者最多，真者余僅見大半段，長方厚闊邊，兩面皆作漆書體，面五百斤油，背冬心先生造，字背陽面陰，極肥，約重七錢。

少穆先生拜疏判牘之墨，背道光某年月，約重一兩，四圍細金回龍文，長方式。

余家舊藏大墨一挺，曰「欲其黑」，兩面同上，重一兩。道光八九年，先君司鐸陽湖，得見居士次子桐生别駕於試硯齋，承其惠《快雨堂題跋》二册，菊香膏四笏，歙硯一方，云白鳳膏已罄，菊花香膠料亦無，不能再製矣。

汪心農居士穀得明季阿膠一巨匳，嗅之有菊花香，遂自製墨。最上乘者曰「白鳳膏」，重三錢，背「心農氏製」。其次曰「菊香膏」，大字，背「乾隆辛亥心農製」，字稍小。又有兩種，曰「知其白」，曰「知其黑」，背「心農氏製」，字皆王夢樓太史書，各重五錢半。隨園每託心農以菊香膏料造墨，分貽名公巨卿，余所及見者，如秋帆尚書吟詩之墨，胥員扁形，綫雲環繞，陰面隨園叟衣製。一曰「思元主人吟詩之墨」，長方式，背「隨園叟衣枚恭製」，主人爲豫邸世子。一曰「敬齋相公吟詩之墨」，背「倉山叟袁枚製」，長方式員首。一曰「雨窗先生吟詩之墨」阿林保，一曰「麗川中丞吟詩之墨」奇豐額，背皆書「隨園叟袁枚製」，形色同前，皆重六錢。其分遺女弟子者，式如白鳳膏，重三錢，面「閨秀吟詩之墨」，背「隨園手製」。老友黄心齋國珍云：隨園廣交游，内自王侯，外至封圻，尚風雅者，無不造墨贈遺，如禮邸世子，《小倉山房集》中，見其投贈詩文，必有贈墨。然余生平所見，祇此數種，劫後更爲希覯，若近時肆中所售隨園先生著書之墨，真同泥凷，最爲贋

品下乘，明眼人咸能辨之。

屠琴隖墨，長方，員首足，面「琴塢書畫墨」，背「嘉慶十七年九月□」，重五錢。

黃小松墨，臂員式，正「小蓬萊閣」，隸書四字，背「嘉慶□□秋日小松氏製」，約重五錢。

秋史自製墨，泉刀形，面「即墨之吉貨」，稻芒文，背「秋史款」，漆邊極黝澤，重二兩。又一種與梅溪同製，亦泉刀式，煙質稍遜。又一種，四面綫雲，牛舌形，約重兩許，正面「蟫藻閣再和墨」，楷書陰文，背面橫列曰「邵格之」、「方正」、「程君房」、「方于魯」，分四行，亦楷書，老友顧湘翁云，蟫藻閣，即秋史讀書室名。

阮相國墨，碑形，面碑頭橫列曰「積古齋打碑墨」，兩字一行，下半截光素，背「下截江秋史錢梅溪同造」，皆作古篆，重二兩，扁闊而薄。按江名德量，歙人。

漁洋山人墨，面「蠶尾山房製」，長方式，蘇齋所撰《復初集》中有題詠。

蘇齋詩境墨，面縮樓放翁石刻「詩境」二字，長方形，約重六七錢，字陰文，下署覃溪款。

徐司寇墨，正面紫玉光，二龍銜珠，背「東海徐健庵製」，長方式，重五錢，有曹素功小方印。

商邱宋牧仲犀墨一挺，面「清德堂」，旁雙龍文。撫吳時，多惠政，仁廟南巡，御題「清德堂」以賜。背「牧翁先生清賞」。長方式，重八錢。又自製黃海山花墨，扁方形，約有二十餘種。余曾得四五挺，面畫折枝山花，背題所咏。《漫堂詩集》中有咏山花詩五絶二十首，皆載山中土俗之名，不見於《羣芳譜》。

虞山錢牧齋，有蒙叟墨，正面「牧翁老師珍賞」，背爲天下式，旁注「門人吳閒禮製」，長方式，五錢重。又秋水閣墨，重約八九錢，牛舌形，面同上，背「秋水閣」三字，有闌，旁注「門人吳閒詩製」，滿身綫雲環繞，陰文，字皆居中。後讀《紅豆集》，知吳氏昆仲皆歙産，集中有《秋水閣記》。

周櫟園大牛舌墨，面書「櫟園先生珍賞」，背「賴古堂製」，皆陰文。四圍黑漆，光潤而有細裂文隱隱，約重三兩餘。

程夢陽小象墨，方巾深衣半截身，單邊，重三錢，餘質輕如葉，正面象，背有贊，破漆匣，計十二挺，皆有白綾囊，囊面有「頂煙」二字，一時朋好，分購而盡。

白墨，長方形，約重四五錢。老友朱月椒云是外國所製。余未試磨，亦不知命名之義。

邢子愿墨，方建侯製，陽文贊，即邢自題，漆邊，重八錢，長方式，古香可愛。不是墨，海陽汪氏舶，無年代，臂員式。

明初查文通墨一挺，約長一寸二分，重二錢許。又邵格之墨，長方形，重五錢，余辟兵申江時得之，爲沈均初孝廉樹鏞易去。

明宣德御墨，形如雞卵而扁，正面「御墨」二字，隸書，背「宣德四年」，下曾礪過，通體黝黑，隱隱有漱金細點，握於手，久之嗅有香而微帶腥，中和龍涎也。核之歲月，閱二三百年矣，而無一豪坼裂紋。

石庵相國專用純紫豪，墨瀋稠膩，真一點如漆。人笑王惕甫用濃墨，王曰：「汝未見相國作書耳。」蓋王官國子先生時，曾入相國幕府司箋奏也。

休寧汪近聖，繼曹素功而起，嘉慶、道光閒甚著名，選料極有佳者。劫後惟胡開文盛行，微嫌用膠過重。近有續開詹姓墨鋪，以舊模製墨，料既不佳，且有一面冬心款，一面方于魯造，冒昧從事，實爲墨者笑談。

宋徽宗嘗以蘇合油搜煙爲墨，至金章宗購之，一兩墨價金一斤，人欲倣爲之不能，此之謂墨妖。

老友黃秋士，婁邑小蒸里人。道光中葉，游吳門，爲陶文毅公澍所知，善山水、工人物，擅詩書畫三絶之譽。文毅遊惠山，秋士繪圖鐫石，嵌於聽松庵壁，又畫竹廬圖、石銚圖，同時鐫刻。秋士挾其技於吳門，設顏料印泥箋絹，列肆於門廳，後爲畫室，名花瓷盎，棐几無纖塵，日有賓朋踵門求書畫。嘗飭工製墨，一曰「湘華館選煙」，背有年月，細邊，五錢重，料最細，乃自用者。一曰「衍波閣選煙」，分兩同，肆中應客之求。惜所製兩斤許，劫後從未見過。

海陽汪元一墨，側有崇禎某年製。

櫟園先生嘗蓄墨萬種，歲除以酒奠之，作《祭墨詩》，其友王紫崖話其事，漫賦二律，見《梅邨詩集》。按先生喜徵人刻印作畫，著有《印人傳》、《讀畫録》兩種行世。

宋觀瞥思仁服官東魯多惠政，而極風雅，有《竹梧清嘯圖》，乾嘉名士，題咏將徧，桂未谷曾游其門。歸田後，製家傳一經長員墨，重五錢，漆身漱金。又自爲生壙，有墳圖墨，祇見其四，扁方形，面列墳旁山水，品題之，背有贊，約五錢弱。

知其白，背「時齋氏製」，選煙雖不及菊香膏，而料亦佳，面背皆時齋自書。按時齋爲汪文端公之子，名承霈。吾家鴻寶季父，製心太平軒課詩長員墨，隸書楷書皆有，五錢重，嘉慶某甲子某月。

錢梅溪善趙吳興體，曾爲成邸捉刀，尤蒙蘇齋賞識。梅翁爲武肅王裔，王曾鑄金塗塔，翁因選隃麋佳料，作金塗塔墨。塔形一片，厚半寸，面「金塗塔」三篆字，背「□十□世孫泳仿製」。

王味隒精於製墨，余所見充貢巨挺，名「花十友」，面御製咏花詩，隸書陰文，背折枝花，陽文，約五兩餘一挺，漆邊，長方形。味隒官箴以墨敗，而選煙頗佳。曾刻類帖八大册，似尚風雅，與隨園往還，《小倉山房詩集》中見之。

徐靈胎子名爔號鼎和，一號榆邨，納一伎曰李秋蓉兒，姝麗，妙解音律，靈胎翁爲之著《顧曲雜言》，惜蚤世。榆邨繪圖製墨，徵詩文，墨長方式，面秋蓉度曲小像，背句曰「展卷漫嫌顦顇甚，秋蓉本是斷腸花」，重五錢。

曹素功休寧墨，工繼程、方，而起於康熙朝，六飛臨幸江寧，進呈所製墨，蒙賜「紫玉光」三字。後充貢選煙及發售者，有雙龍文，銜珠，皆扁方形，周圍貼金，無邊廓，陰文楷書填藍，款則陽文，重五錢，千秋光同式。後曹氏後裔，列肆於皖，於吳門，當在乾隆年間。余嘗攜舊所得者眡之，云此種康熙時製作，今不但此種煙料久斷，即墨之木模，亦遺失久矣。余猶記前人云：墨欲黑，茶欲白。欲試其黑，須得蜀中冷金箋，或以黑漆板試之，黄色、青色居多。曹氏選料極精，得邀睿賞，有以哉。

程音田自磨墨，而半截小像科頭陽文，約兩許。音田名振甲，爲名進士，歙人，僑居吳門，曾充銅商，而大折閱，因自號音田，取無心意思，而不知究作何解。標按：程字木庵，好收藏金石，余刻有《木庵藏器目》。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卷一　（咸豐八年九月十九日）爾欽出示藏墨十錠，隨園老人制送瑶圃尚書者。墨紋静細，近時蓋無有也。因見贈金壺仙液墨二方，不及隨園所制，而自屬佳品。

晁貫之《墨經・養蓄》　大凡養新墨，納輕器中，縣風處，每丸以紙封之，惡濕氣相博。不可卧放，卧放多曲。凡蓄故墨，亦利頻風，日時以手潤澤之，時置於衣袖中，彌善。

陳元靚《事林廣記》戊集卷之五

藏墨

東坡藏墨法以滑石、瀝青爲細末勻糝，用紙密封，雖濕處數年不壞。墨工云梅月藏墨于石灰中佳。又法以熟艾同墨藏杉木灰中尤妙，一云豹皮裹墨不蒸。

磨墨

磨墨最宜輕手，有沫着少耳垢同磨則清，不可曉也。濃墨寫大字，入少麻油佳。寫絹帛以薑汁磨墨。

試墨

試墨有法，點墨漆上，與漆争光爲上品也。若欲較墨之優劣，則各抹一點于漆上，則便可見其等差。

鑒墨

墨當取其光，光而不黑是爲棄黑，黑而不光亦復安用？要使光清而不浮，湛湛然如小兒目睛乃佳。

修墨

好墨或損壞，以爐中灰篩過，却燒炭火於灰上，待灰熱，去火，將墨置於熱灰中少時，取出其墨仍舊。

劉基《多能鄙事》卷五《收墨法》　熟艾包墨，梅月置灰中。

方于魯《方氏墨譜》附汪道貫《墨書》　奚氏之墨，墜溝經月而不渝，何論收藏？然古人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濕，何以故？豈非以膠漆異用，新舊異宜，燥濕異調故耶。余友程子虚氏曰：「藏墨藏書，俱貴遠濕。藏墨者，宜置之高閣，蕴以熟艾，納之灰中，能去膠氣而益墨色。」建元氏曰：「墨成而未乾者，遇陰雨則置灰中，易乾而不潰，夏用爐灰，冬雜以石灰，欲其温也。」則藏墨之用灰善矣。夫膠之力不久，其性不盡，棄置而不收，濡漬而不撿，而委于製之不工，不亦難乎？

屠隆《考槃餘事》卷二《硯箋・試新墨》　新墨初用，膠性并稜角未伏，不可重磨，恐傷硯質。

周履靖《羣物奇制・文房》　收墨用皂角柴燒石灰令黄，盒之。墨被尿浸或水浸，色敗而淡，以水煮熱，黄蠟塗之，如磨用時去蠟包，色則如故。

謝肇淛《五雜組》卷之一二《物部四》　古人養墨，以豹皮囊，欲遠其濕。又云宜以漆匣密藏之，欲滋其潤。

唐秉鈞《文房肆考圖説》卷三《紙墨筆攷・藏墨法》　用熟艾和墨收藏，每遇黄霉久雨潮天，則紙裹置於石灰末中，則不致發蒸起白點霉花。常用爐火護之亦妙，但不可烘曬。一濕一烘曬，未有不裂而零落，以致不可研而爲廢棄矣。凡墨錠，厚者可以久藏，薄者不耐風燥潮濕，故隨用亦隨剥裂爾。

雜録

干寶《搜神記》卷四　益州之西，雲南之東，有神祠，尅山石爲室，下有神，奉祠之，自稱黄公。因言此神張良所受黄石公之靈也。清浄不宰殺，諸祈禱者，持一百錢，一雙筆，一丸墨，置石室中，前請乞。先聞石室中有聲，須臾，問：「來人何欲？」既言，便具語吉凶，不見其形。至今如此。

酈道元《水經注》卷一〇《濁漳水》　又作銅雀於樓巔，舒翼若飛。南則金虎臺，高八丈，有屋百九間。北曰冰井臺，亦高八丈，有屋百四十五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燃之難盡，亦謂之石炭。

酈道元《水經注》卷一五《洛水》　洛水之側有石墨山，山石盡黑，可以書疏，故以石墨名山矣。

蘇易簡《文房四譜》卷五《墨譜》　三之雜説

張芝臨池書，水盡墨。

《神仙傳》云：班孟能嚼墨，一噴皆成字，盡紙有意義。

王子年《拾遺》云：張儀、蘇秦同志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畫掌及股裏以記之。

葛洪好學，自伐薪買紙墨。

《災祥集》曰：天雨墨，君臣無道，讒人進。

《神仙傳》：漢桓帝徵仙人王遠，遠乃題宫門四百餘字。帝惡而削之，外字去，内字復見，墨皆入木裏。

揚雄《劇劉歆書》云：雄爲郎，自奏心好沈博絶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俸，息休直事，得肆心廣意。成帝詔不奪俸，令尚書賜筆墨，得觀書于石室。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内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賚油素四尺以問其異，歸則以鉛摘松槧，二十七年于兹矣。

僞蜀有童子某者能誦書。孟氏召入，甚嘉其穎悟，遂錫之衣服及墨一丸。後家僮誤墜於庭下盆池中，後數年重植盆中荷芰，復獲之，堅硬光膩仍舊。或云僖宗朝所用之墨餘者。

唐王勃爲文章，先研墨數升，以被覆面，謂之腹藁，起即下筆不休。幼常夢人遺之墨丸盈袖。

西域僧書言：彼國無硯筆紙，但有好墨，中國者不及也，云是雞足山古松心爲之。僕嘗獲貝葉上有梵字數百，墨倍光澤，會秋霖，爲窗雨濕，因而揩之，字終不滅。

後周宣帝令外婦人以墨畫眉，蓋禁中方得施粉黛。

《漢書》：光武起，王莽令以墨汙渭陵、延陵周垣。

僕將起赴舉年，夢今上臨軒親賜墨一挺，僕因蹈舞拜受，且曰言於座客。有江表郭靖前賀曰：「必狀元及第。」僕詰之，郭曰：「僕有徵方言也。」前春御試，果冠羣彦，而郭公已有他事遁歸江表。後言之于禮部郎中張洎，洎曰：「夫墨者，筆硯之前，用時必須出手矣。手與首同音也。」僕亦自解之曰：「天子手與文墨也。」

顧野王《輿地志》曰：漢時王朗爲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住東齋中。夜有女子從地出，稱趙王女，與肅語，曉別，贈一丸墨，肅方欲注《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抱朴子》：友人玄伯先生以濡墨爲城池，以機軸爲干戈。《汲太子妻與夫書》曰：并致上墨十螺。

葛龔《與梁相書》曰：復惠善墨，下士難求，椎骸骨，碎肝膽，不足明報。

干寶《搜神記》曰：益州西有祠，自稱黄石公。人或饋紙筆一丸墨，則石室中言吉凶。

《本草》云：墨味辛無毒，止血生肌膚。合金瘡散，主産後血暈。磨醋服之，亦主瞇目，物芒入目點瞳子上。又主血痢及小兒客忤，搗篩和水調服之。好墨入藥，粗者不堪。

陶隱居云：樊槐皮水漬以和墨，書色不脱，即秦皮也。

陶隱居云：烏賊魚腹中有墨，今作好墨用之。烏賊者，以其食烏也。

海人云：烏賊魚，即秦王筭袋魚也。昔秦王東遊，棄筭袋於海，化爲此魚，形一如筭袋，兩帶極長，墨猶在腹，人捕之，必噴墨昏人目也。其墨人用寫券。歲久其字磨滅，如空紙焉，無行者多用之。

《國語》：晉成公初生，夢人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世。」故名黑臀。

潁川荀濟與梁武有舊，而素輕梁武。及梁受禪，乃入北，嘗云：「會於楯鼻磨墨作文檄梁。」

今常侍徐公鉉云：「建康東有雲穴，西山有石墨，親常使之。」又云：「幼年常得李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裁如筋。」與其愛弟鎖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磨處邊際如刃，可以裁紙。自後用李氏墨，無及此者。超即廷珪之父也。

唐末陶雅爲歙州刺史二十年，嘗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焉。」

山中新伐木書之，字即隱起。他日洗去墨，字猶分明。又書於版牘，歲久木朽，而字終不動。蓋烟煤能固木也。亦徐常侍言。

今之小學者將書，必先安神養氣，存想字形在眼前，然後以左手研墨，墨調手穩方書，則不失體也。又曰：「研墨如病」，蓋重其調勻而不泥也。又曰：「研墨要涼，涼則生光，墨不宜熱，熱則生沫」，蓋忌其研急而墨熱。又李陽冰云：「用則旋研，無令停久，久則墨埃相污，膠力隳亡。如此，泥鈍不任下筆矣。」

初舉子云：凡入試，題目未出，閒豫研墨一硯。蓋欲其辦事，非主於事筆硯之妙者也。

今之燒藥者，言以墨塗紙裹藥，尤能拒火。

王嘉《拾遺記》：昔老君居景室山，與老叟五人共談天地之數，撰經書垂十萬言。有浮提國二神人出金壺器，中有墨汁，狀若淳漆，灑木石，皆成篆隸，以寫之，及金壺汁盡，二人乃欲刳心瀝血以代墨焉。五老，即五天之精也。景室，即太室、少室也。

王獻之與桓温書扇，誤爲墨污，因就成一駁牛，甚工。

曹不興畫屏風，誤污爲蠅，文帝以手彈之。

義熙中，三藏佛馱跋陁住建業謝司空寺，造護淨堂，譯《華嚴經》。堂下忽化出一池，常有青衣童子自池中出，與僧灑掃研墨。

《宋雲行記》云：西天磨休王斲髓爲墨，寫大乘經。見《筆勢》中。

石崇《奴券》曰：張金好墨，過市數蠡，并市毫筆，備郎寫書。

趙壹《非草書》云：十日一筆，月數丸墨。見《筆勢》中。

劉恂《嶺表録異》云：嶺表有雷墨。蓋雷州廟中雷雨勃起，人多於野中獲得石，狀如黶石，謂之曰「雷公墨」也，扣之鏘鏘然，光瑩可愛。

《典論》云：袁紹妻劉氏性妬，紹死未殯，殺其妾五人，恐死者知，乃髡其髮，墨其面。

曹毗《志怪》云：漢武鑿昆明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僧。」帝以朔不知，難以核問。後漢明帝時，外國道人入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問之，胡人曰：「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灰。此燒之餘。」乃知朔言有旨。又云出《幽明録》。

黄庭堅《山谷簡尺》卷上《與人簡》　大墨一笏，頗堅黑，恨不多耳。

蘇軾《東坡題跋》卷五《書懷民所遺墨》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爲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精，乃爲佳也。懷民遺僕二枚，其陽云「清煙煤法墨」，其陰云「道卿」，既黑而光，殆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

蘇軾《東坡題跋》卷五《書求墨》　阮生云：未知一生當著幾緉屐。吾有佳墨七十丸，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愚耶？

蘇軾《東坡題跋》卷五《書北虜墨》　雲庵有墨，銘云「陽巖鎮造」，云是北虜墨，陸子履奉使得之者。

蘇軾《東坡題跋》卷五《書廷珪墨》　昨日有人出墨數寸，僕望見知其爲廷珪也。凡物莫不然，不知者如烏之雌雄，其知之者如烏、鵠也。

蘇軾《東坡題跋》卷五《記奪魯直墨》　黄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之。常攜古錦囊，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探之得承晏墨半挺。魯直甚惜之，曰：群兒賤家雞，嗜野鶩。遂奪之，此墨是也。元祐四年三月四日。

蘇軾《東坡題跋》卷五《書柳氏試墨》　昨日有人點第一綱龍團，香味十倍常茶，如使諸葛鼠須筆，金鬬子入手，不似有鋒刃，惟有此物似之。元祐八年三月十八日，過柳仲遠試墨，書此。此墨云「文公檜鬒臘」，不知其所謂也。

蘇軾《東坡題跋》卷五《書李承晏墨》　近時士大夫多造墨，墨工亦盡其技，然皆不逮張李古劑，獨二谷亂真，蓋亦竊取其形制而已。吴子野出此墨，云是孫准所遺，李承晏真物也。當以色考之，仍以數品比較，乃定真偽耳。紹聖丙子十二月二十一日書。

蘇軾《蘇東坡全集》卷九九《書裴言墨》　潘谷、郭玉、裴言皆墨工，其精粗次第如此。此裴言墨也，比常墨差勝，云是與曹王製者，當由物料精好故耶？

蘇軾《蘇東坡全集》卷九九《書王君佐所蓄墨》　君佐所蓄新羅墨，甚黑而不

光，當以潘谷墨和之，乃爲佳絶。今時士大夫多貴蘇浩然墨，浩然本用高麗煤雜遠煙作之，高麗煤若獨使，如研土炭耳。

蘇軾《蘇東坡全集》卷九九《書潘衡墨》 金華潘衡初來儋耳，起灶作墨，得煙甚豐而墨不甚精。予教其作遠突寬灶，得煙幾減半而墨乃爾。其印文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皆精者也。常當防墨工盜用印，使得墨者疑耳。此墨出灰池中，未五日而色已如此，日久膠定，當不減李廷珪、張遇也。元符二年四月十七日。

蘇軾《蘇東坡全集》卷九九《書海南墨》 此墨吾在海南親作，其墨與廷珪不相下。海南多松，松多故煤富，煤富故有擇也。

蘇軾《蘇東坡全集》卷九九《書孫叔静常和墨》 孫叔静用劍脊墨，極精妙。其文曰「太室常和」。常和，蓋少室間道人也。賣墨，收其贏以起三清殿。墨甚堅而黑，近歲善墨，唯朱覲及此耳。覲，九華人。

羅願《新安志》卷一〇《叙雜説・研》 昔李後主留意翰墨，用澄心堂紙、李廷邽墨、龍尾研，三者爲天下冠，當時貴之。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二九 一噴皆成字。班孟堅墨，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

字三年不昏。《相墨經》：「墨染紙三年，字不能昏闇者爲上。」

孔齊《至正直記》卷二《學書法》 凡學書字，必用好墨、好硯、好紙、好筆。筆、墨尤爲要緊。筆不好則壞手法，久而習定，則書法手勢俱廢，不如前日矣。墨不好則滯筆毫，不能運動，亦壞手法，此吾親受此患。向者在家，有荆溪墨、錢唐筆，作字臨帖，間有可取處。及避地鄞縣，吴、越阻隔，凡有以錢唐信物至，則遲者必奪之，更鍛鍊以獄，或有至死者，所以就本處買羊毫緜麻絲所造雜用筆，井市賣具膠墨，所以作字法皆廢，僅存得舊墨少許，以自備用，不敢縱研磨也。吴中則不然，凡越、明、温、台之物至者，置之不問，其相去也遠矣。嗚呼！悲哉。

項元汴《蕉窗九録・帖録・淳化閣帖》 宋太宗搜訪古人墨跡，於淳化年中，命侍書王著摹勒作十卷，卷尾俱有篆書，題「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摹勒上石」。用澄心堂紙，李庭珪墨拓打，以手摩之，墨不污手，親王大臣各賜一本，無銀錠紋，初搨者上也，不可得矣，有銀錠紋而墨濃者次也，淡者又次之。

沈榜《宛署雜記》卷一五《經費下・鄉試》 擬墨一斤十二兩，上墨三斤十兩，中墨二斤，下墨三斤十三兩，上墨四十三笏，中墨二十一笏，下墨五十笏。

屠隆《考槃餘事》卷一《帖箋・南北硯墨》 古之北硯，其紋横質鬆而厚，不甚受墨。北墨多用松烟，色青而淺，不和油蠟，故北搨色淡而紋皺，如薄雲之過青天，謂之「夾紗」，作蟬翅搨也。南硯其紋竪，墨用油煙以蠟。及造烏金硯水敲刷碑文，故色純黑而有浮光，謂之「烏金搨」。

文震亨《長物志》卷五《書畫・南北紙墨》 古之北紙，其紋横，質鬆而厚，不受墨，故色澹而紋皺，謂之蟬翅搨。南紙其紋竪，用油蠟，故色純黑而有浮光，謂之「烏金搨」。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字學典》卷一五〇《墨部雜録》 《廣州記》：懷化郡掘塹得石墨甚多，精好寫書。今山中多出此石，亦可以入朱硯中使。

烏賊，舊説名河伯度事小吏，遇大魚，輒放墨，方數尺，以混其身。江東人或取墨書契，以脱人財物，書跡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紙耳。

《申報》同治甲戌三月初六日《印書黑墨出售》 啓者：本館今有外國印書黑墨水出售，其價格外公道。如合意者到正鳳印書館可也。特此告白。二月初弍日正鳳印書館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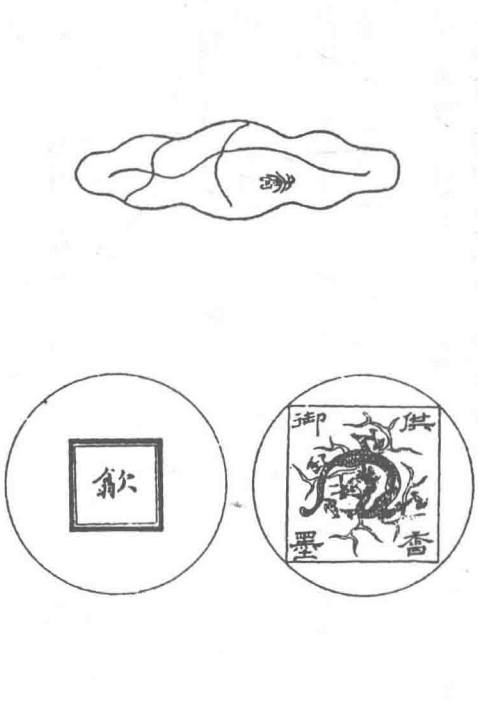
圖録

李孝美《墨譜法式》卷中《式》

右祖氏易水人，故以「濟土」爲號，年已久遠，罕有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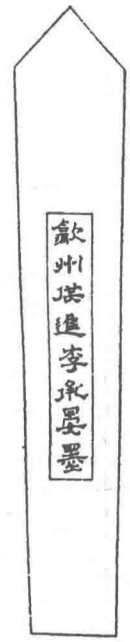
右奚庭珪墨二品，一面曰「遠烟香墨」，漫曰「從前奚庭珪」，其一面有特龍，漫曰「供使奚庭珪祖記墨」，皆狹薄輕脆，多斷折枝，其精牳不及李廷珪遠甚，安敢望超也。

右李超墨有二品，其面或有特龍者，或有「新安香墨」者，其漫曰「歙州李超造」，一止曰「李超」，其號雖異，亦互有精牳，精者其堅如玉，其文如犀，寫千幅紙不耗三分。《墨苑》載徐常侍云：「嘗得李超墨一挺，與弟鍇共用十年乃盡，磨處邊際有刃，可以割紙，自後用李氏墨無及者。」以此知超精意爲之者，廷珪不及也。



右李廷珪大墨，有二品，其一面曰「歙州李廷珪墨」，漫有特龍。其一面曰「歙州李廷珪造」，漫有雙脊特龍。小墨有握子者，上止有一「香」字，其豐肌膩理，光澤如漆。又有小餅子，面有蟠龍，四角有「供御香墨」字，漫止有一「歙」字。前四品無粗者，非法之至精，曷能臻於此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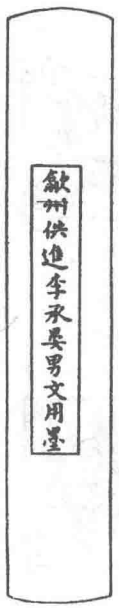
歙州供進李承晏墨



右李承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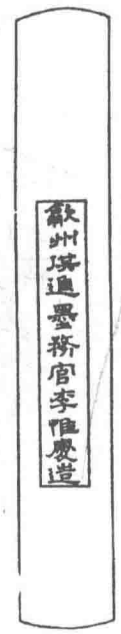
歙州供進李承晏男文用墨

歙州供進李承晏男文用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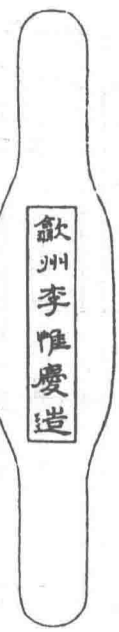


右李文用。

歙州供進墨務官李惟慶造



歙州李惟慶造



右李惟慶。按李氏墨惟超、及廷珪爲嘉，承晏、文用次之，惟慶小挺子優於大墨，可亞廷珪也。

易水供堂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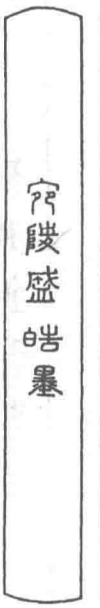
張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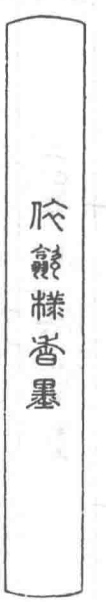
易水進貢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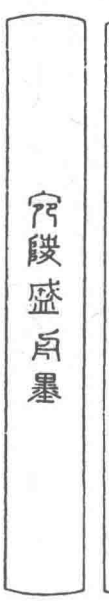
張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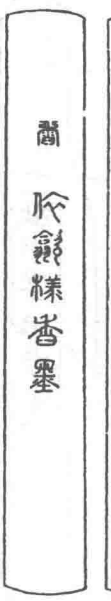
右張遇大墨，二品，一曰「易水供堂墨」，一曰「易水進貢墨」，其漫皆有「張遇」字。又有圓墨二品，面皆有蟠龍，四角有「供御香墨」字，其漫一曰「麝香張遇」，一曰「龍腦張遇」，或云宮中畫眉墨，不知何代所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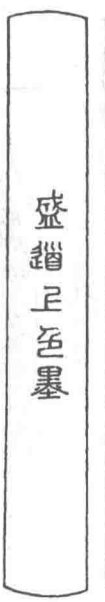
右陳贇，世傳不多，與張遇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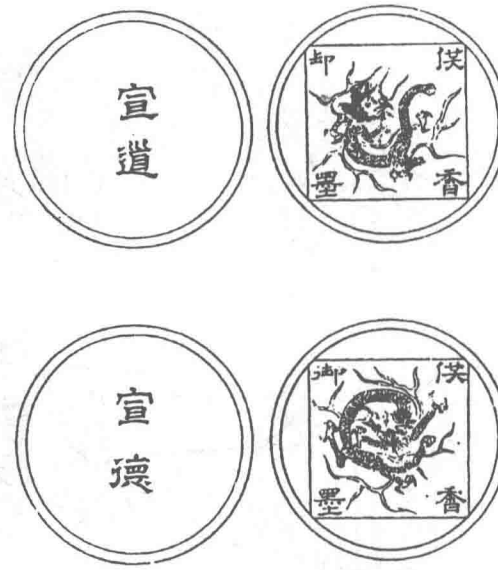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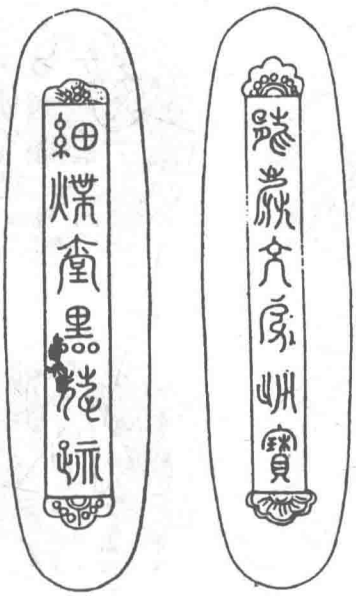
右盛氏四品。

右柴珣。



右宣道、宣德，不知何許人，其形製頗類廷珪，疑歙人也。

右新羅大墨二品，一曰「猛州貢墨」，一曰「順州貢墨」，率長挺，堅輕如革。又有小墨二品，形製實厚，光澤可愛，校其精觔大不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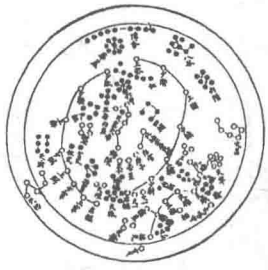


右一品，不知何郡誰氏所製，形製闊厚，紋如靴皮蹙縮，然面漫有字，不類今書，約其文面曰「龍麟文房祕寶」，漫曰「細煤烟黑龍跡」，其色澤如新羅。外有朱君德、耿德真，及兗州諸陳墨，世多收之，皆少精而多觔，故其形製此所不録。

四字璽

天保九如

九字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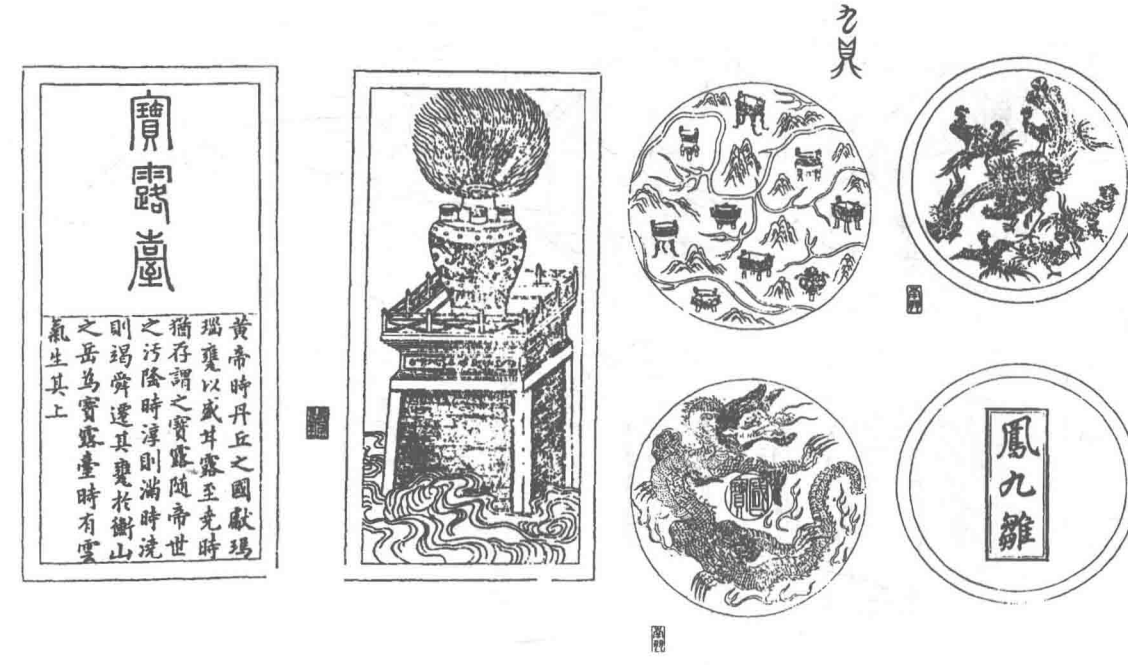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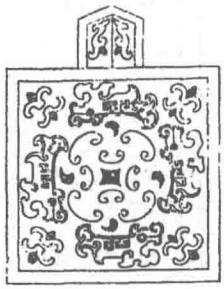
日重光月重輪
星重輝海重瀾

冊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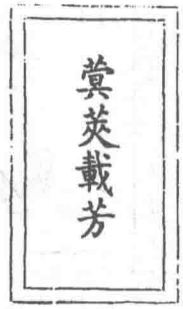
雎鳩
天王在位
化成道昌
嘉禾重穎
胥之宿主
天下和平
五穀豐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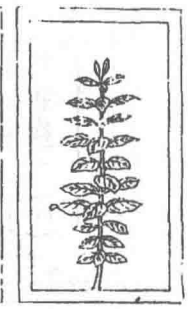
太平有象
五鳳祥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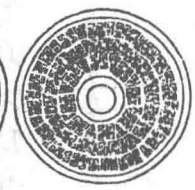

鳳九雛
寶鼎圖
黃帝時丹丘之國獻瑞瑠甕以盛丹露至堯時猶存謂之寶露隨帝世之汚隆時淳則淵時澆則瑞聲遷其甕於衡山之岳為寶露臺時有雲氣生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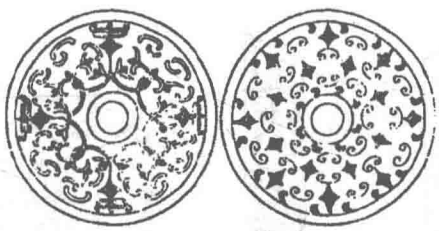
王者用刑罰
平則并是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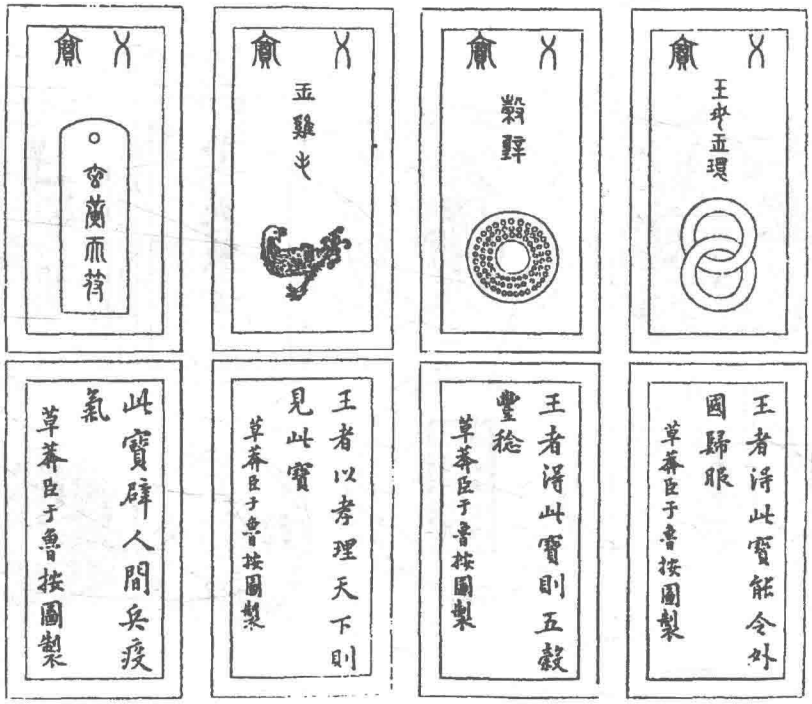

黄英載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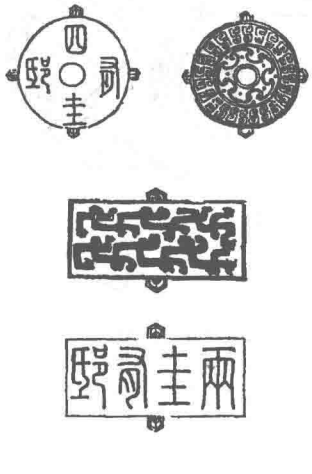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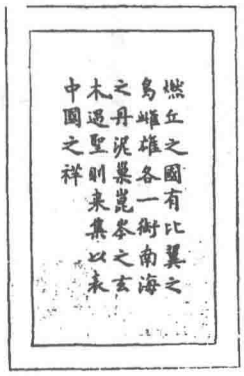
羽山
青鸐




王者治此寶能令外國歸服
草莽臣子魯按圖製
王者治此寶則五穀豐稔
草莽臣子魯按圖製
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此寶
草莽臣子魯按圖製
此寶辟人間兵疫氣
草莽臣子魯按圖製

瑞符八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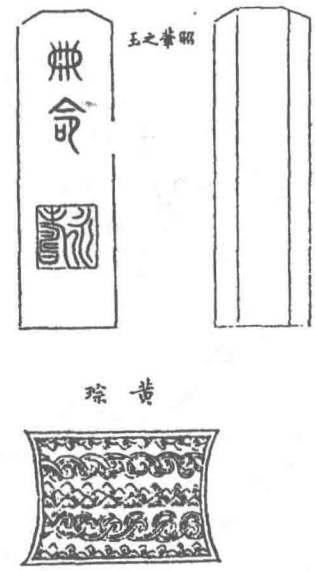

穀圭
青璋
有虞十二章
編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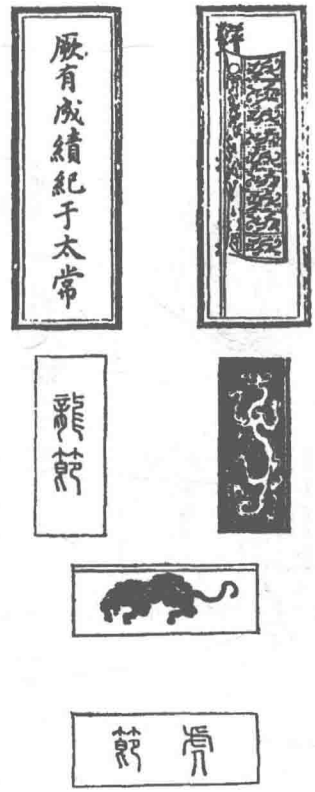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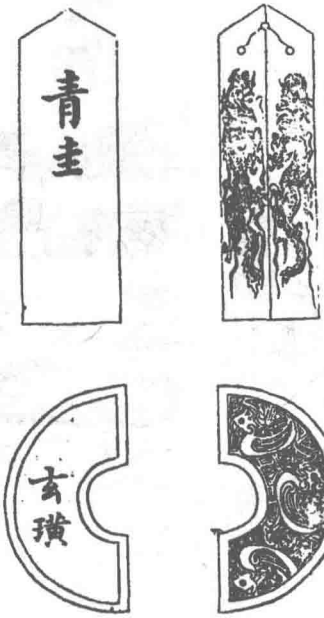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
上御奉天門，召翰林臣出
示元內庫所藏巨桃半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龜雀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
命學士宋濂爲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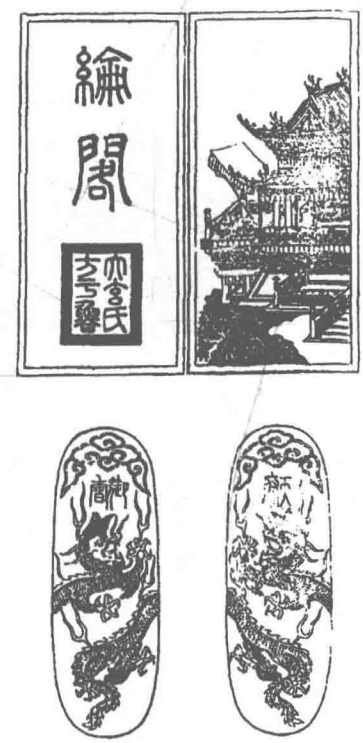
事載《宛委餘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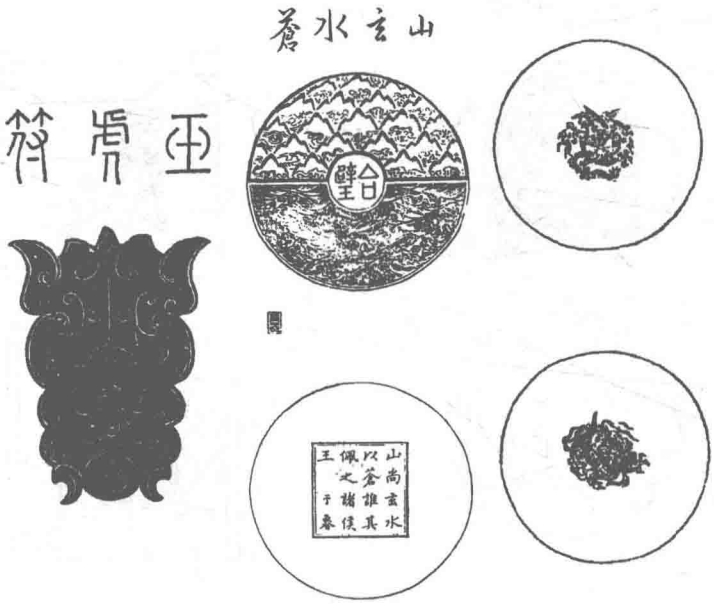
漢宮春
慶庭卿雲
金莖露
歲在甲申
五星聚奎辟
天鷄鳴夜未旦狼
熒五星燭旦北閣起
東觀
帝德隆人文煥
萬曆甲申三月生霸
蘭臺逸史起
明王慎德
四夷賓服
畢之宿主
天下大雨
四夷來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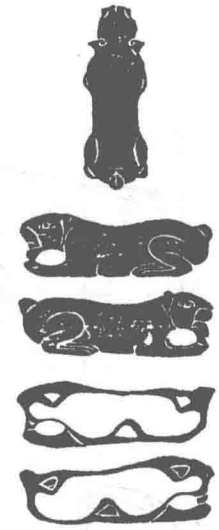

昭黍之玉
黃琮


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龍節


青圭
玄璜


天府紫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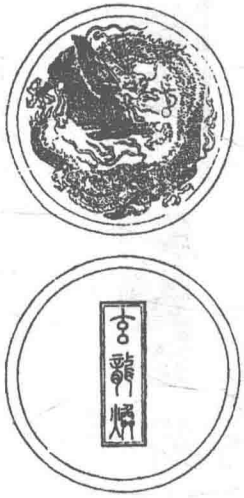

山南玄水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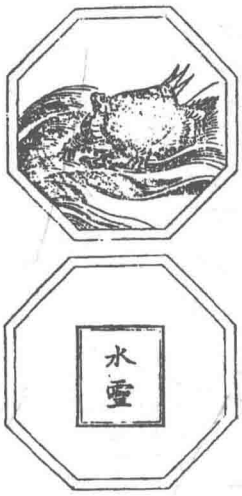


銅虎符長二寸四分，高八分，濶八分，剖而爲二。二片相合，左内有三榫隆起，右内有三四爲卯，以受榫，商銀三行，凡十八字令，不具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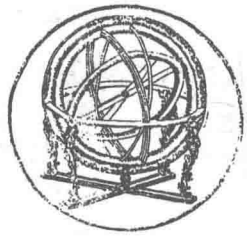
鐵幕形，宛如龍，高尺餘，濶二尺，許黄金，商徵戚小橋作。

功臣封爵銘





璇璣玉衡



龍鳳呈祥

鳳有異龍有鱗
君不獨興必有
良臣
古樂府歌
方于魯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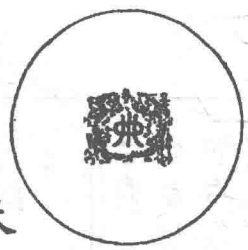
念歲月閱徙
仲山甫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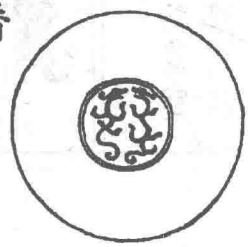
若伶和黃
爾雅鹽梅

月之宿主
天下和平
賢人道用

百川赴巨海
衆星環北辰

衆流歸海
萬國奉君





天府玄香

七枝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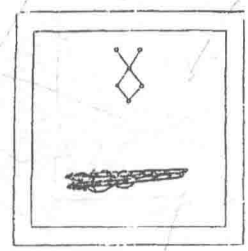
九貢

台閂
坐台垣執斗杓萬靈
和六氣調煌煌閂鉉
禮絕百僚　屠隆銘

龍門

桂子月中落
天香雲外飄

瑞葵益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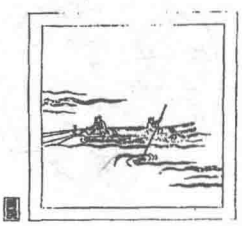


合歡芳
偶木為狀合歡結芳含風解影
引月交光美漢宮之長樂懷振
秀而被香　大玄氏造

北冥有魚
其名曰鯤

觸邪

輯瑞禮上玄禋六宗言萬年爾公爾侯宜維徽瀆之獨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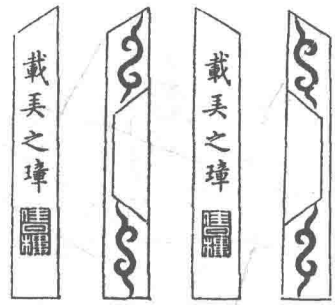
珠胎
雀堆燮統盈虧有無
何我川狐中懷其珠
笑二者華落二者歲
含精吐魄惟胎之光
建元氏造

掌珠

文彩雙鴛央

摽有梅

以介景福


載芙之璋
載芙之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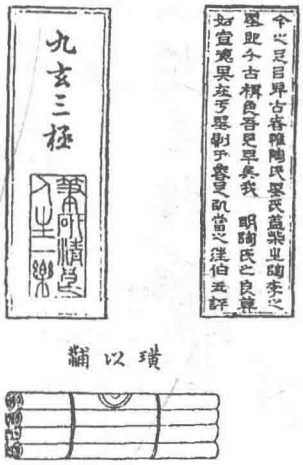
仙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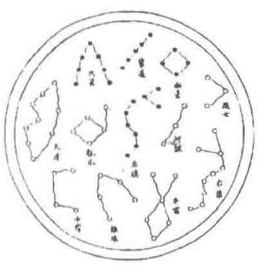
仙李蟠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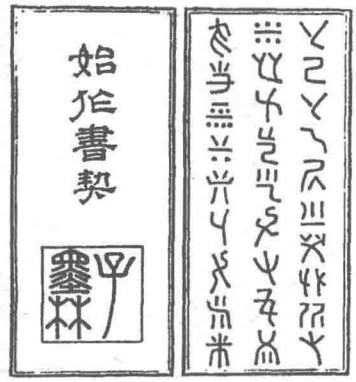
承帝明遮師象山則
宜施稱民永受厥福
承容之常承帝之明
下民安樂受福無疆

崑丘片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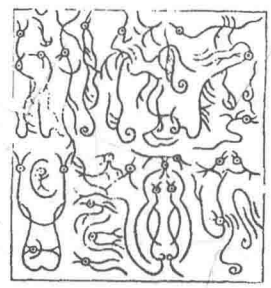
玉堂柱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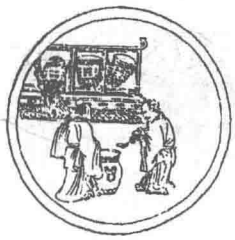






烏篆古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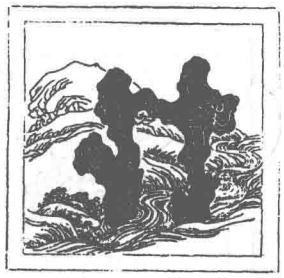


浮金
輕玉

周靈王時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或坐或臥肘間懸金壺四寸上有玉龍之捻封以青泥中有墨汁如膠漆灑地及石皆成科斗之書

萬壑凌風寒霜凝何以藏之玉壺氷五龍封椌青霞已何以注之金壺汁建元民

竹冊編若柄跋如漆對此君摩古文傾八斗藏二兩鸞鳳章金望光



藻鳳

鍊理石
天開我心連石成理依
依與雲永奇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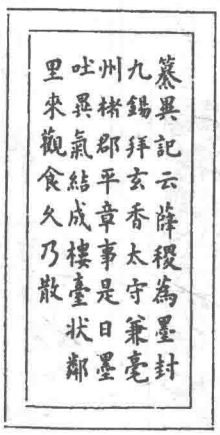
桐圭

八龍之駿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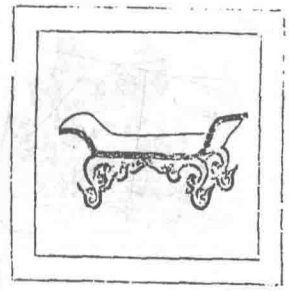
製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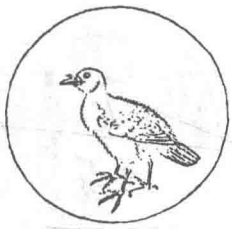
盤中詩自
山樹高鳥
鳴悲起左
右旋環讀
之當徑中
央周四角


墓異記云薛稷爲墨封
九錫拜玄香太守兼毫
州楮郡平章事是日墨
吐異氣結成樓臺狀鄰
里來觀食久乃散

玄香異氣

九子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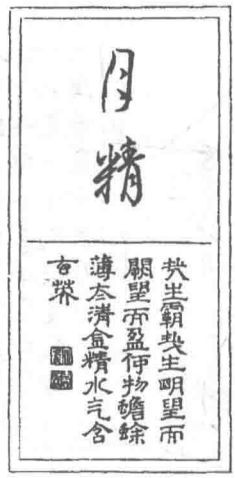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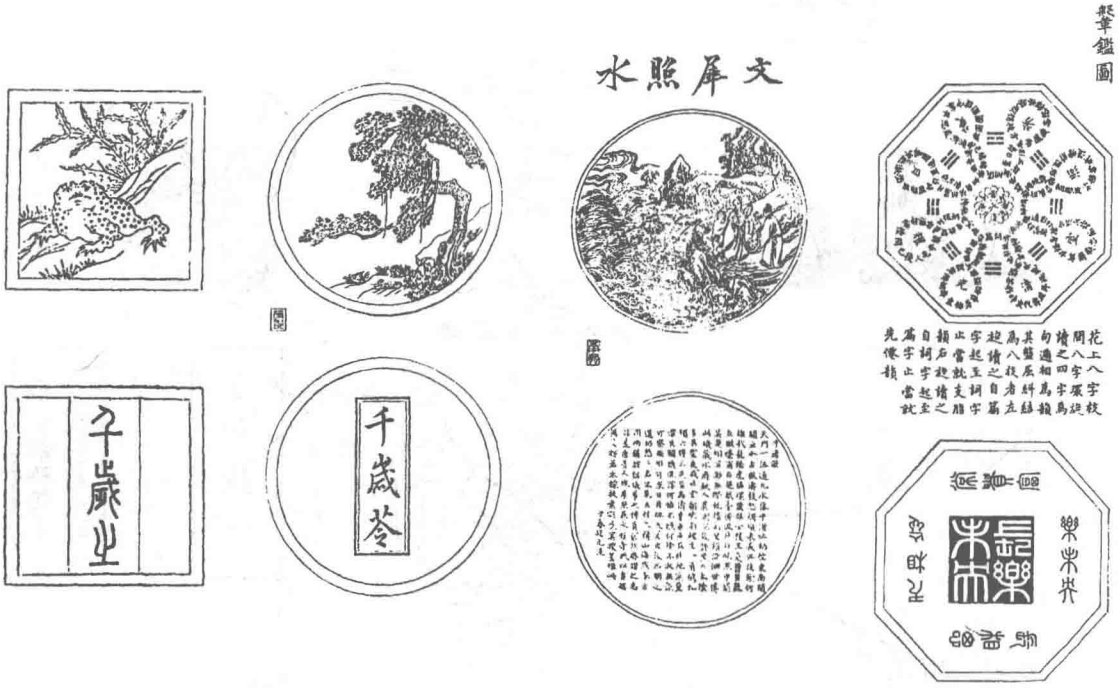


雙魚玦
兩玉為一雙雙魚作佩
言念君子貽之使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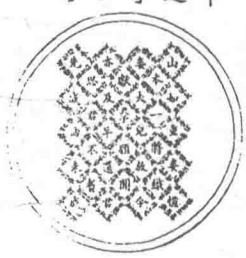
漢玉佩
文采於古秀出於藍
色被光華四方之珍
建元

木有大率
人亦有像
刷三光蔽
八埏吾聞
之王喬偃
佺屠隆
萬曆甲申冬馬
江司馬文子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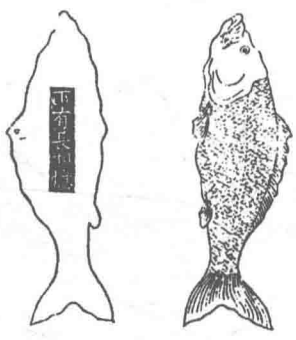

墨華鑑圖
文犀照水
千歲苓
千歲芝
百兩

厥勝錢
伊原模製
百兩



煙細膠新杵熟蒸勻色不染手光可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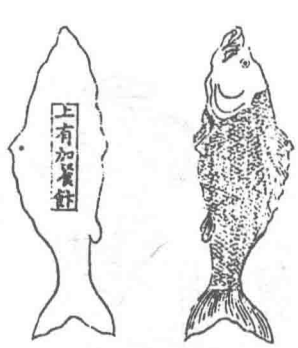
子封法古



玄成比目素結同心
中有尺書載好其音
懷三歲字如蘼南金
我勞永思爾浮爾沉

于春製

此墨用以寫書狀若虎符調其鑿枘而相合空處刻款鑿上有孔以朱絃約之



三臺石墨
濮有險棄龍有螺三臺
藏者鳥用多機雲已矣
人不磨 建元

古文玉形如
是而耳有孔
名不可考

美山神實驗自鬼工六
瑞梅蕊玉韻成紅綠折
于閩出歲開風君子作
佩温。其四 建元氏

桃葉
桃之葉桂之樨君
有心江可涉

曜子嶽
公注的鼠鬚香鼎
銘綠樽鶴青涌墨
却月清旦揚小山
曲。遊山長
建元歲題

石鍾
有鍾齊竽維臺
鹽片石兮崔巍
吐雲霧兮科斗
殷山嵽兮風雷
于曾

名香十客

名石十交

名琴十弁

古茶十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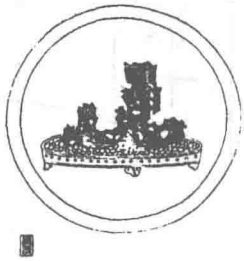
名琴十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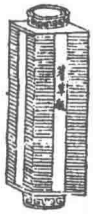
名花十友敘
普宋曾端伯以十花爲十友謂桂傑友菊佳友梅清友荷浮友海棠名友茶蘼韻友茉莉雅友瑞香殊友芍藥豔友蘼蕪禪友各爲之詞張敏叔又以十二花爲十二客各賦以詩余因戲解爲諸墨一曰名花十友一曰名花十二客

名花十二客

玉符

劒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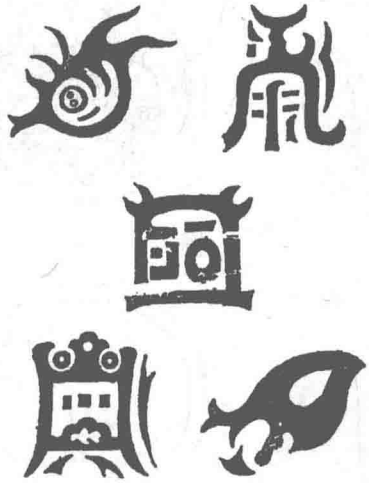
筑陽石

拱壁

于魯褒

方于魯《方氏墨譜》卷四《博物》

大玄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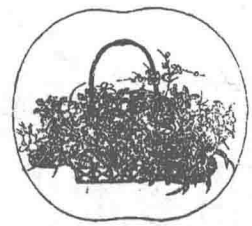


五嶽銘

桐栢霏煙淳丘吐霞靈
篇北岳紗烝西華有爽
蒼水應神禹和岱宗玉
牒七十二家載之太史
金陵石室精靈呵護風
雨弗蝕有光如紅燭奎
壁 屠隆長卿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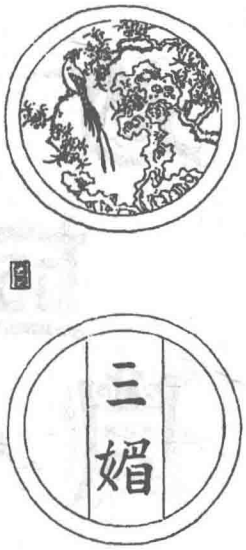
五岳五款象形作式
上凸下平分陰陽刻
各書五山之名
小五岳印四方各一
寸五面刻五岳下第
五岳嚴書四字

百華香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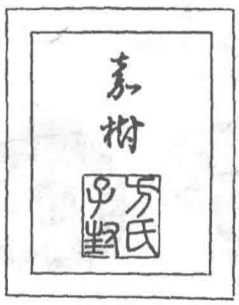
俱飛鰈蝶元相逐
並蒂芙蓉本自雙

七香圖


三媚

佳可樓

珊瑚間木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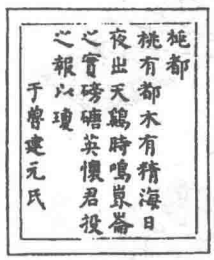

素材

馥珮

龍杜蘅軒芳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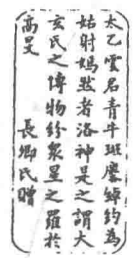
鄉潭

水木湛清華


桃都
桃有都木有猜海日
夜出天鷄時鳴崇峯
心實磅礴英懷君投
心報以瓊
于磨建元氏

玉瑤華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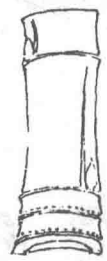
大國香


太乙雲居青牛班麈婦約為
姑射鴻蛩者洛神是之謂大
玄氏之博物約象皇之羅於
高足
長卿氏贈

玦玉烏

豎襴
茗之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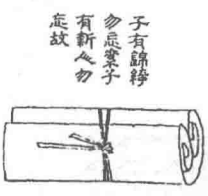
玄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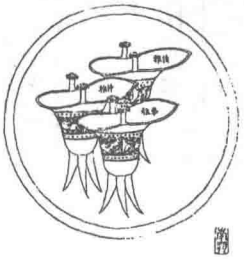

玄池竹
玄池竹玄
立雲玄枝
浮水含風
風煙波梁
露盛玄文

寥天一

交臂連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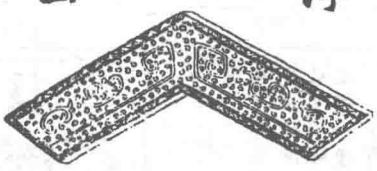
清則福也膏粱則慶也角支德非蓍太冲惟遜伯玉銘于膏晉


束素
子有錦綺多慶賚子有斬心勿疵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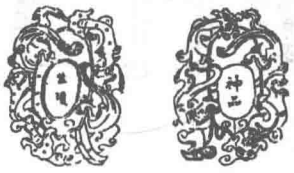

三雁

禮
樂
射
御
書
數

槎根


浮玉

同心連
日分雙帶影
水合兩花香
梁朱超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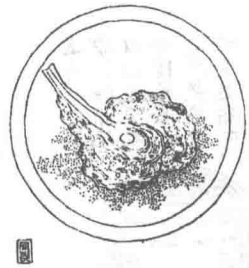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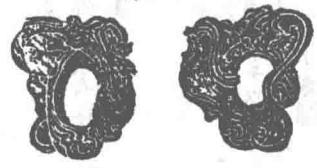
交龍璧

香盒
脂以猩滲銑
以西光玉雕
金錯鳳翥虬
藏雄熊熙以
叶吉其斯兆
男子之祥
于鬯

玄若流香器
滴作長絃鼓
簡馬

香草非
玉之良曷與瑤草之
香楚蘭蕙草以芳蕤
士其温佩君之故懷
君恩
于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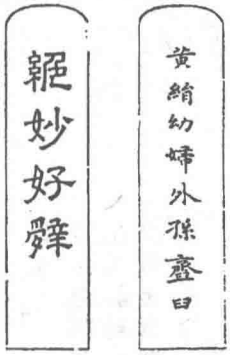


公喬遷

方于魯製

龍鯉洪波蕩、中有神魚致風跋浪吐雲護塵禹門既通天池莫容彼誇九萬爾作飛龍建元

黃綃幼婦外孫齏臼



龜妙好聲

百子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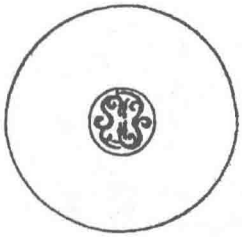
雒熊

棠葉之

結屨樓
欲明欹滅似近似遠洞窗
忽開瑞篆乍捲日照轉丽
風吹戟斷海神登羊將紅
龍女遇号搖翠祐何精
靈之不可究詰洵一氣之
緲緲而虛無
上清弟子

漢玉搔梁

蛇蜕雙螭斜錯其屈漢之廣矣



方墨

詞源倒流
三峽水

巴峽雲濤
青壁峻兮高千尋飛濤
激兮迅且深陽雲蔽兮
晝雲氣巫峽長兮竹枝
急四悲兮鈴紅萬里兮
蹔動詩微波平綠筆潤
清江兮錦文 建元戊

玄鏡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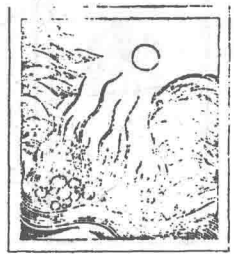
玄象

舉玄民

雄而主騎守黑方氏之子
討黑 木宰杜子封墨

十二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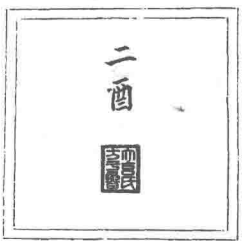
十一



清輝照海月

石床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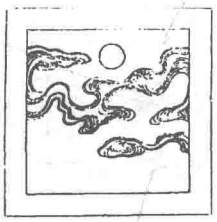
玄洲芬瑰


二酉

燃盡火輪

極樂世界

六根清淨
生歡喜也


法寶
雲用

天
寶

三生花

三生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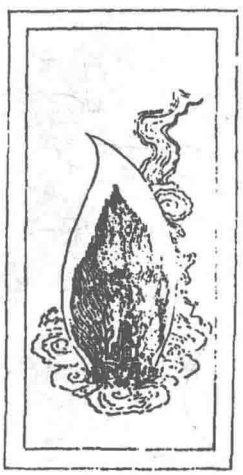
淨土寶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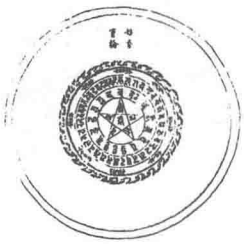
西牆轉

貨泉

五牛圖

寶光雲





五牛圖
一體純白喻真性無染二首漸現喻迷真起妄三體純黑黨垢累纏四首漸白喻背妄歸真五又純白喻返本還源

歪豪艾

龍
法

佛慌輕煙

一字法門海
墨書而不畫
下士鳥先書

佛面竹
雲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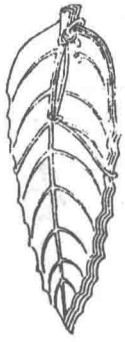
貴蓮蕊

墮樓香

天女散花

佛土青蓮

三歎度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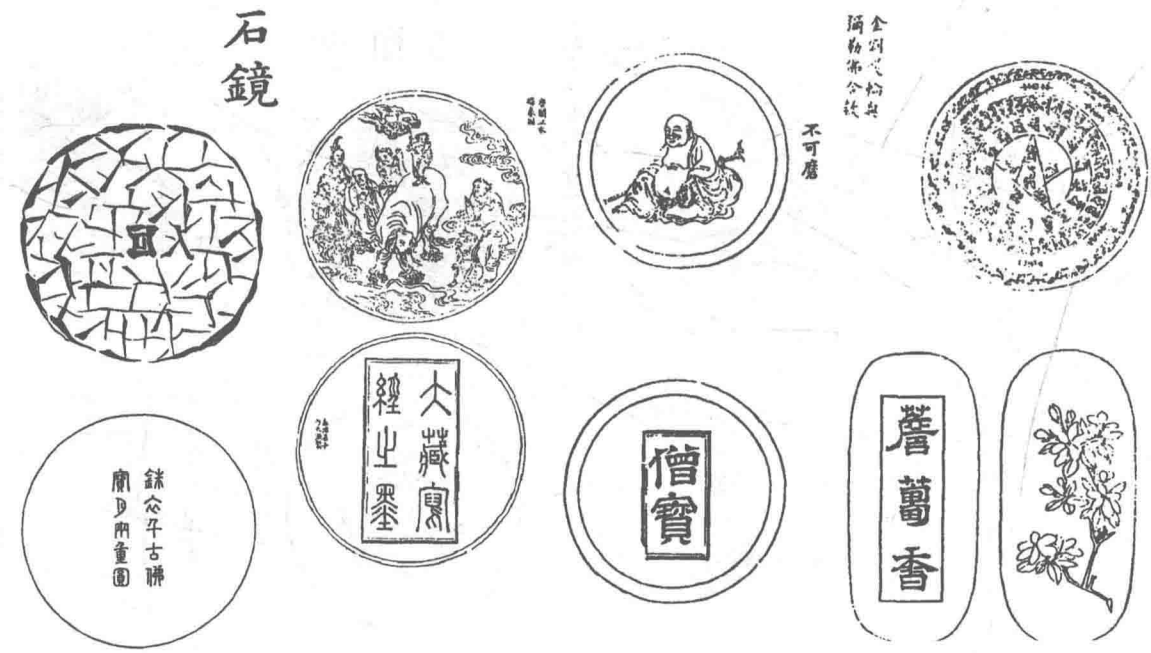


貝葉

種自迦毗移於華壤
畫一葉書可周大歲
居士得之時有佛雲
護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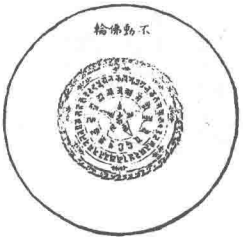
貝葉經咸小樣

菩提枝優鉢苓
貴弘頗見釋迦
長卿銘


石鏡
僧寶
舊蘭香

香雲盞

寶積山



方于魯《方氏墨譜》卷六《鴻寶》

三祖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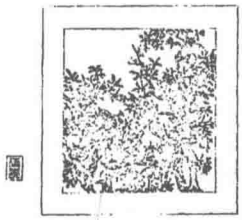
夢緣華

桃花洞

饕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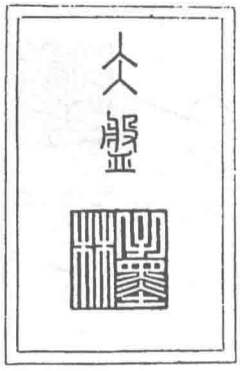
八珠果

三青鳥



七星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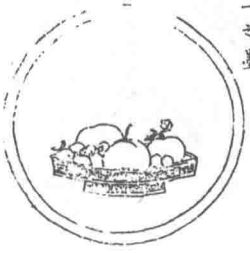
崇侖玄寶


大盤

清華仙露

三玄

弧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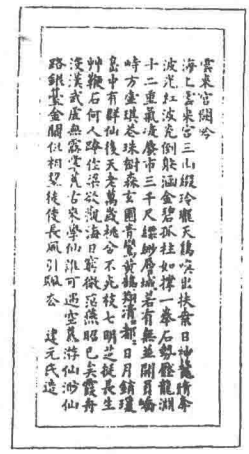

靈寶真一之墨

雲來宮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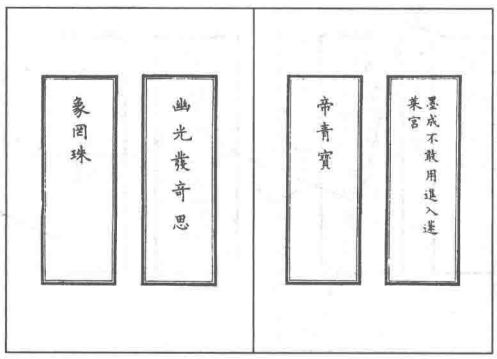
福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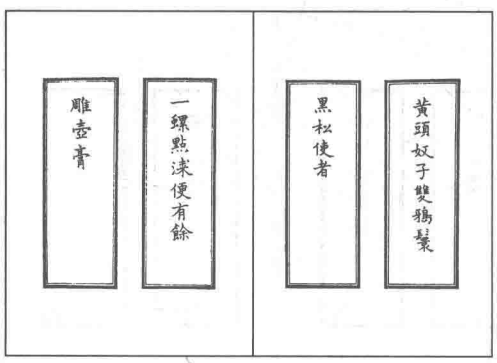
南極見則人主壽昌天下治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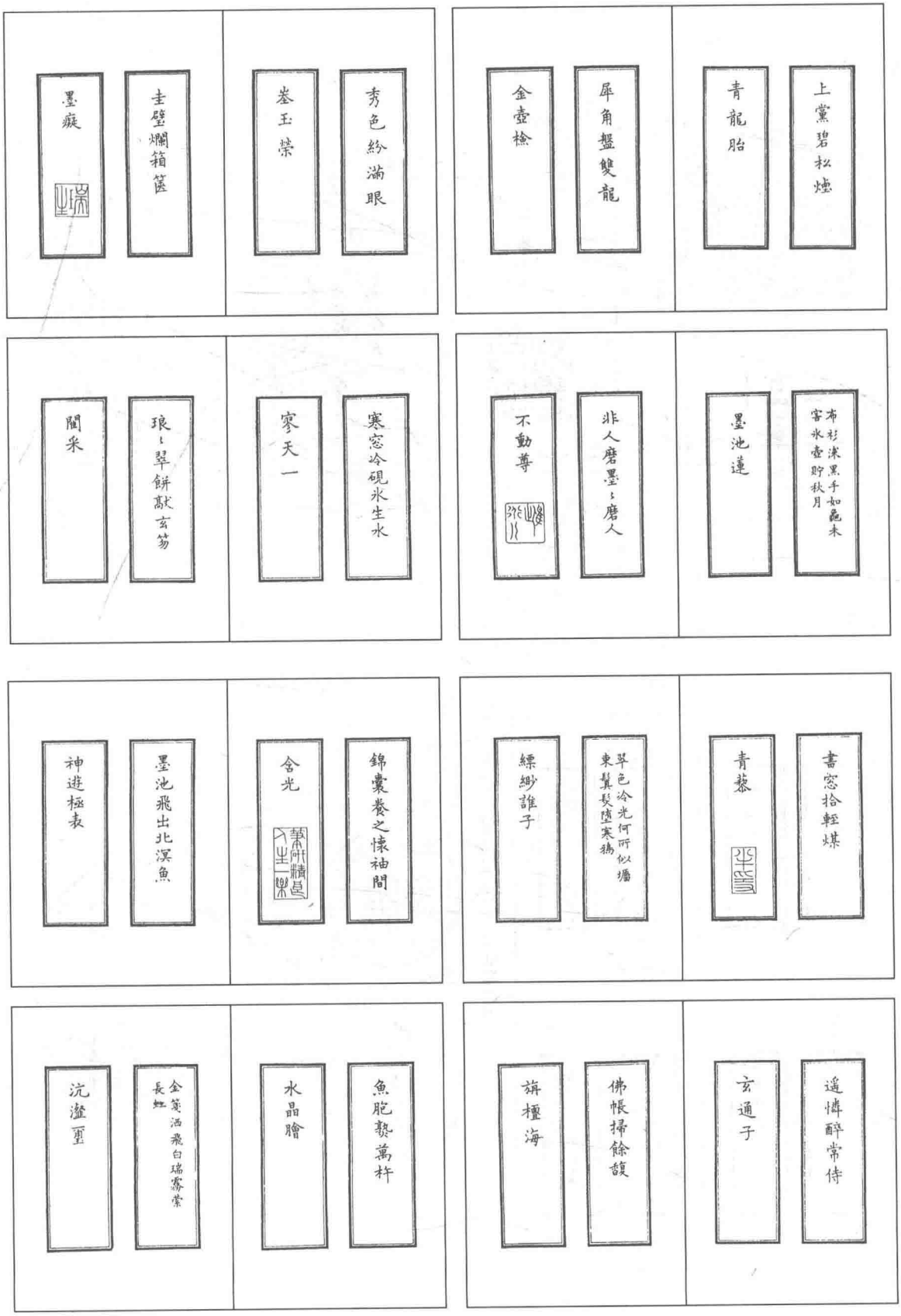
碧棗玄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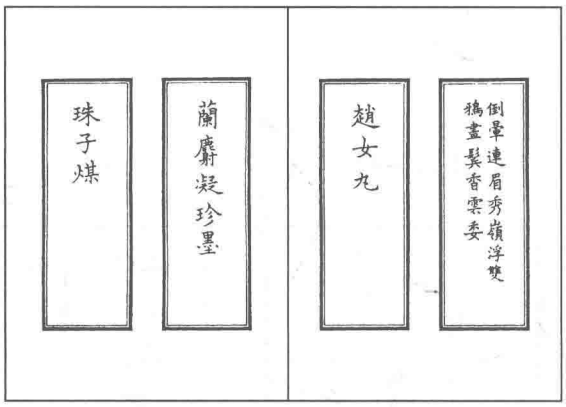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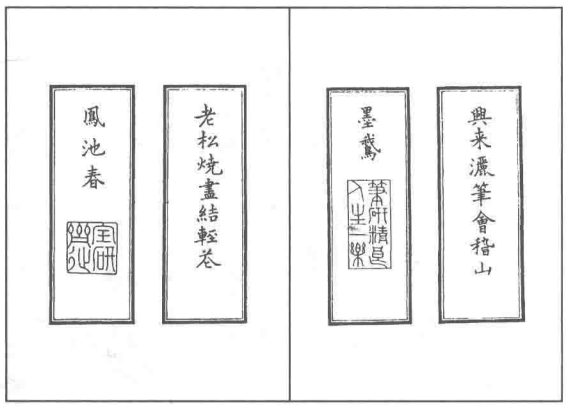
方瑞生《方氏墨海》内輯卷二《仙墨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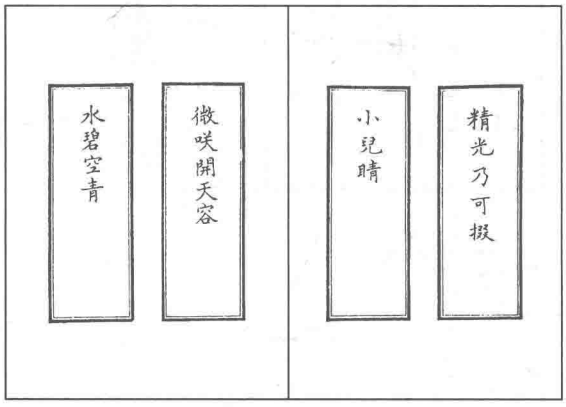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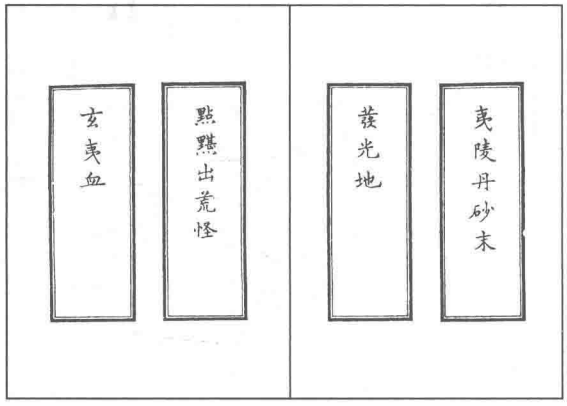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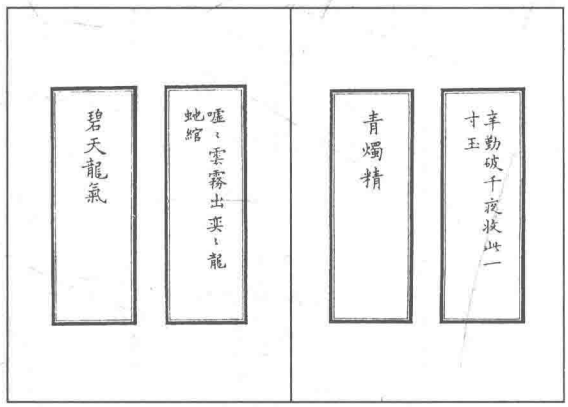

上黨碧松煙
犀角盤雙龍
青龍胎
金壺檢
秀色紗滿眼
圭璧爛箱篋
卷玉榮
墨癡
布衫漆黑手如龜未害水壺貯秋月
墨池蓮
非人磨墨墨磨人
不動尊
寒窓冷硯氷生水
琅玕翠餅獻玄勿
寥天一
閒采
書窓拾輕煤
翠色冷光何所似墻東鬢髮墮寒鴉
青蔡
縹緲誰子
錦囊養之懷袖間
墨池飛出北溟魚
舍光
神遊極表
遥憐醉常侍
佛帳掃餘馥
玄通子
旃檀海
魚肚製萬杵
水晶膾
金箋洒飛白瑞雪棠長虹
沆瀣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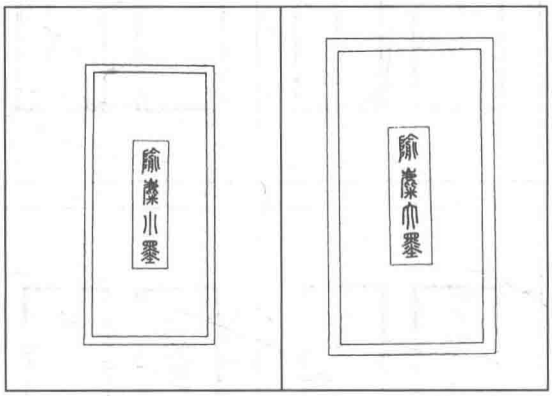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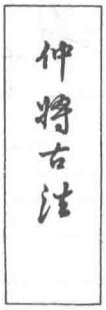
方瑞生《墨海圖》卷一《古墨束上》

墨道日著，墨派亦日繁，顧贋鼎易淆，法燈誰嗣，徵往垂後，何能廢墨家董狐。予是以上遡軒轅，下迨趙宋，圭笏名世者譜之，金元附焉，統曰古墨束云，約其大都庋同簡册，令人復見漢官威儀耳。抑予尤有感焉。墨云古矣，歲久膠敗，其中不無研若土炭者，對膠墨之爲五百歲，名有旨哉。入水經年不渝，超、珪固當鼻祖。

帝鴻氏硯治爲墨海，墨之肇自軒轅，信有徵矣。作墨者一云田真，一云邢夷，並著之，俟博雅者攷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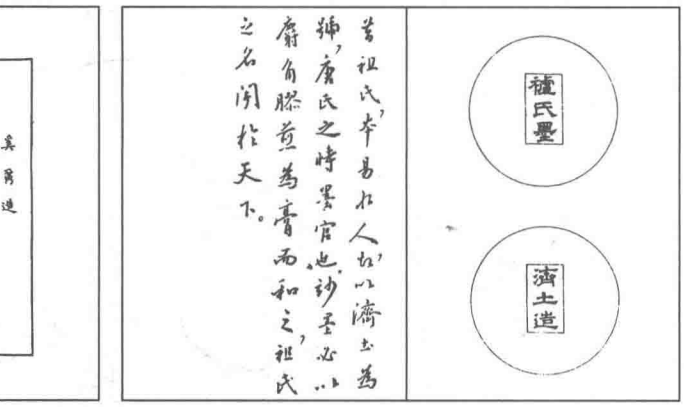


《漢官儀》：尚書郎起草月賜踰糜大墨一枚，踰糜小墨一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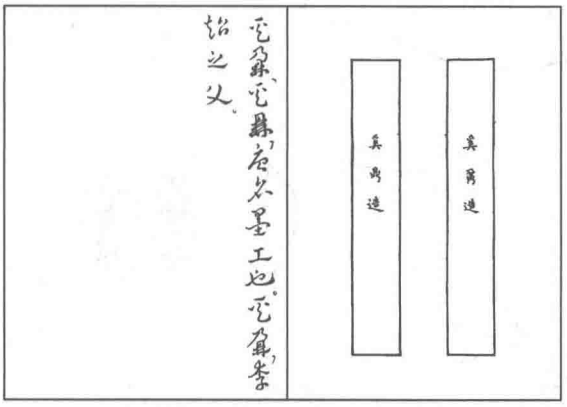


韋仲將善書，自造墨嘗奏記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盡徑丈之勢，方寸千言。故蕭子良云：仲將之墨，一點如漆。窮神盡思，妙不可追。其墨方有珠有麝，議者疑爲後人僞託，至若擣三萬杵，杵多愈益，不得過二月、九月，則非深於此道者，不能作箇中語。

六朝墨無過張永，沈約《宋書》曰：張永涉獵詩史，能爲文章，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墨皆自造。上每得永表啟，執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之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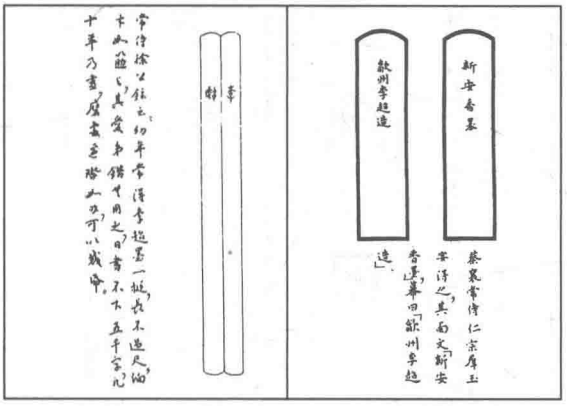


昔祖氏李易水人以漆土為墨，唐氏之時貴官也，沙圣必小爵角脉莫為膏而和之，祖氏之名聞於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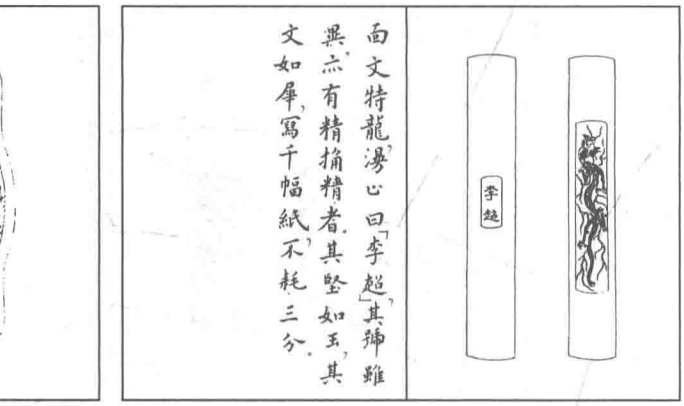
元霖元霖，名公墨工也，元霖，李始之父。

子景源使君所寶古墨二笏，蓋其先所制，公已歲者，背銘曰「唐水部員外郎李惟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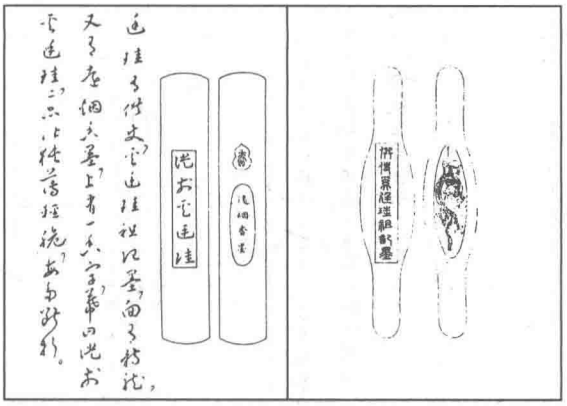


蔡襄掌侍仁宗庫玉，平淳之，其石文「新安李氏」，華曰「歙州李超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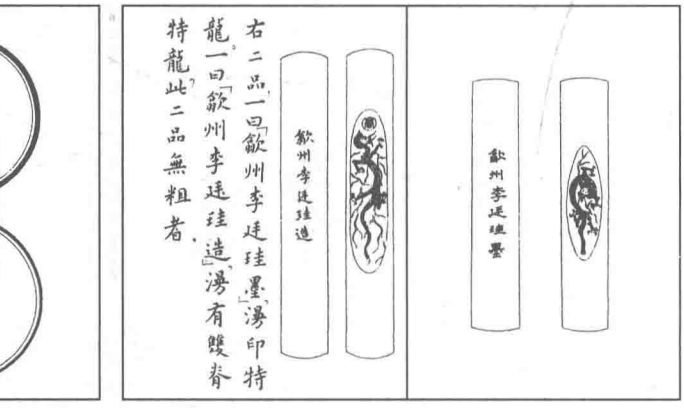
掌侍徐公在玉，初平掌淳李超墨一挺，表不過尺，而大如磁，其愛如錯，千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屋書至磨，如可小銭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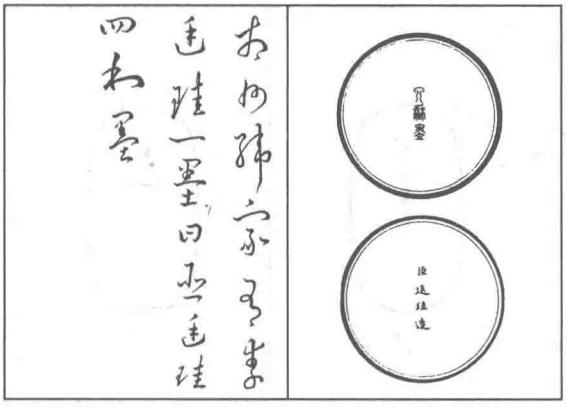
面文特龍，湯心曰「李超」，其殊雖異，亦有精揄精者，其堅如玉，其文如犀，寫千幅紙，不耗三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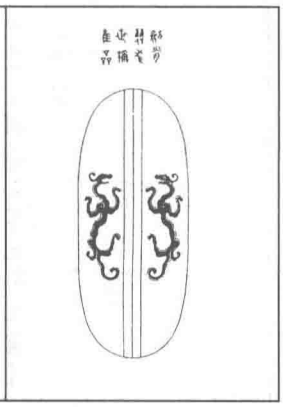
珪玉作文，玉連珪，祖述墨，面文特龍，又有雙螭文墨，上有一文字，篆曰：此本玉連珪，亦小異，特龍經統，如本斜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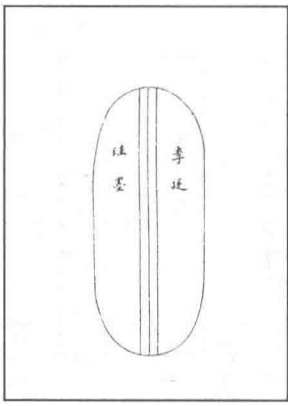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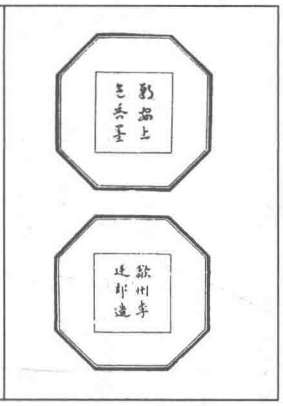
右二品，一曰「歙州李超珪墨」，湯印特龍，一曰「歙州李超珪造」，湯有蹙脊特龍，此二品無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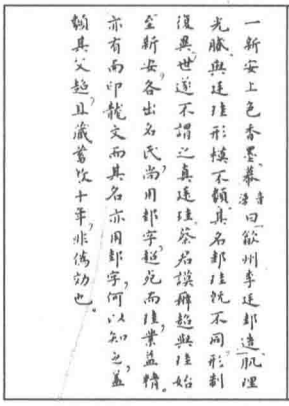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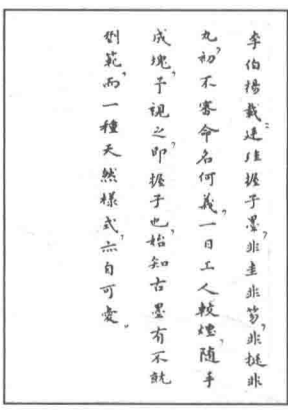
玉珪一墨，曰玉連珪四本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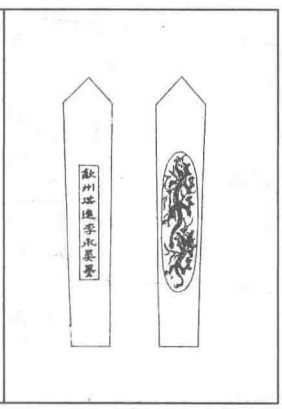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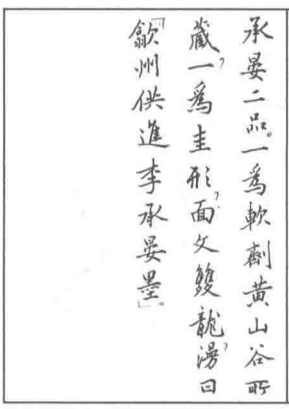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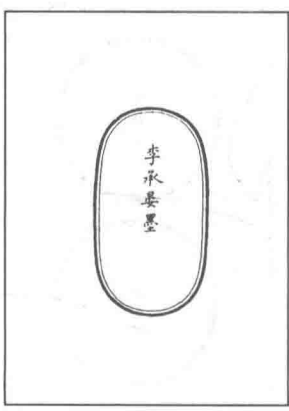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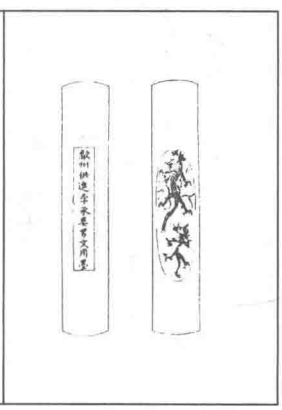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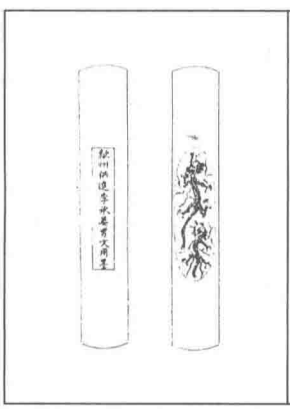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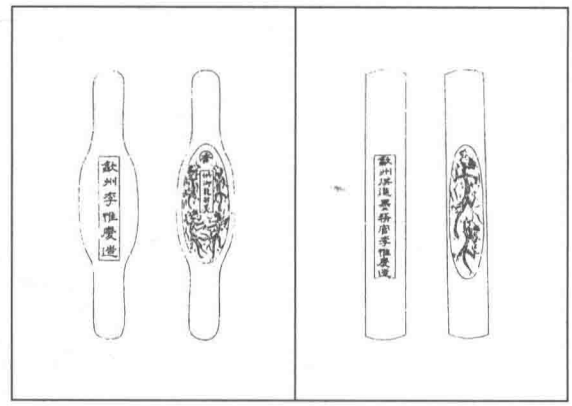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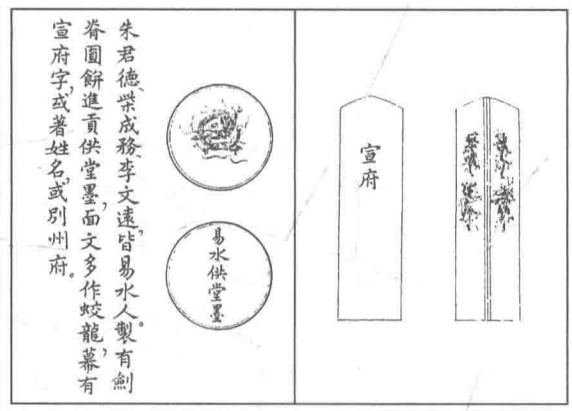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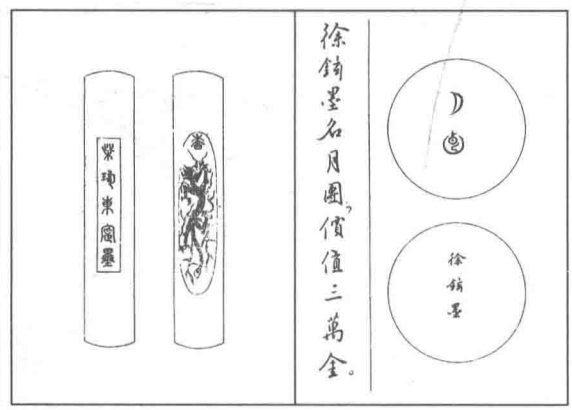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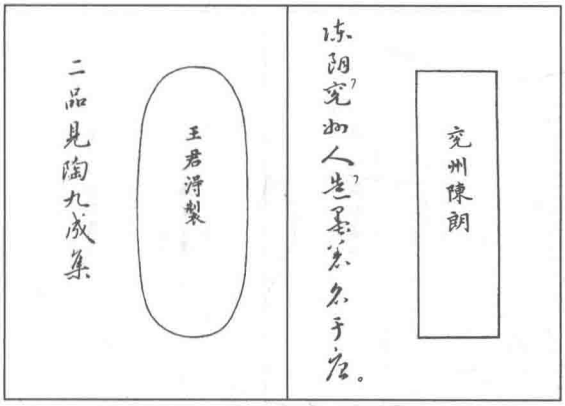
惟慶墨二品。一爲挺狀，面有雙龍，漫曰「歙州供進墨務官李惟慶造」。一爲握形，面四龍蟠供御龍麝墨，上有一香字，漫曰「歙州李惟慶造」。

唐賀循公之子有墨，曰「歙州供進墨務官李仲宣造」，而唐於歙置墨務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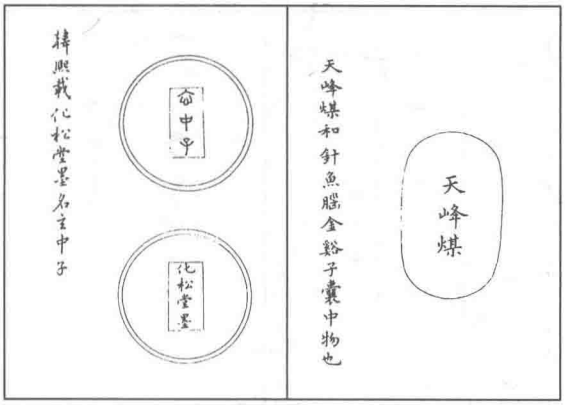
朱君德、柴成務、李文遠，皆易水人。製有劍脊圓餅進貢供堂墨，面文多作蛟龍，幕有宣府字，或著姓名，或別州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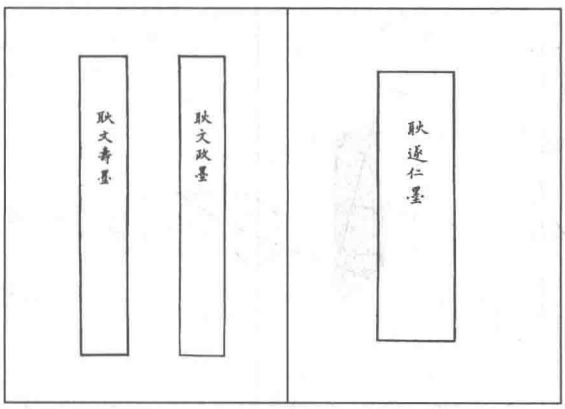
陳朗兗州人造墨著名于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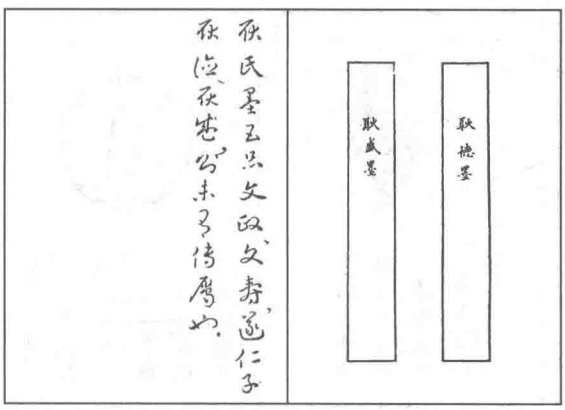
二品見陶九成集



天峰煤和針魚腦金銹子囊中物也

精興載化松堂墨名主中子





耿氏墨工出文政、文壽、延仁子孫，德、威其未詳傳屬如。

魏晉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和蒸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蓋欲磨墨貯滓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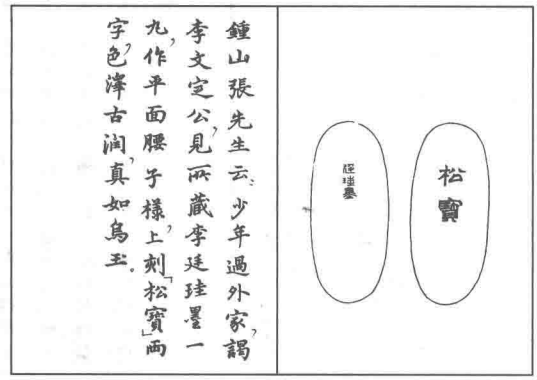
墨丸之後有螺子，亦墨丸之遺製也。趙光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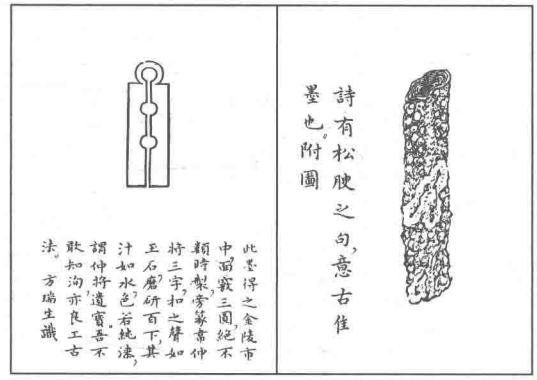
鄴中石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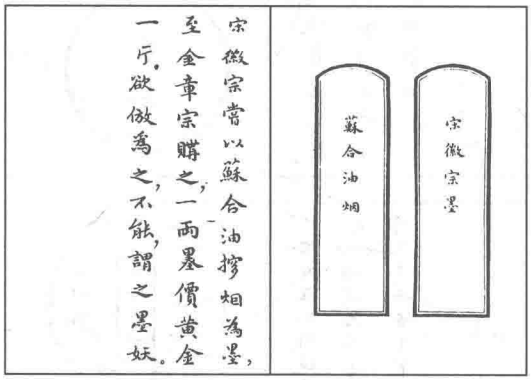
鄭氏婚禮墨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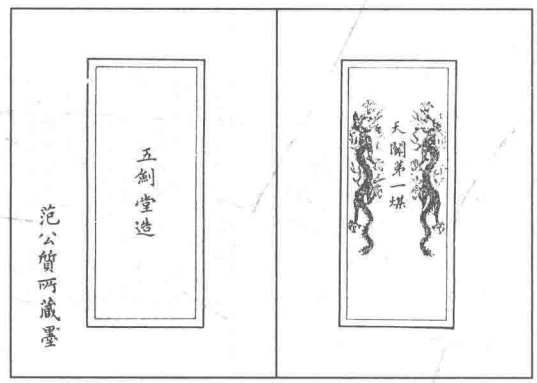
李孝美載盛氏墨四品，而未及盛真、盛信。陶九成載盛氏墨六品，真列舟之前，信屬舟之後，今從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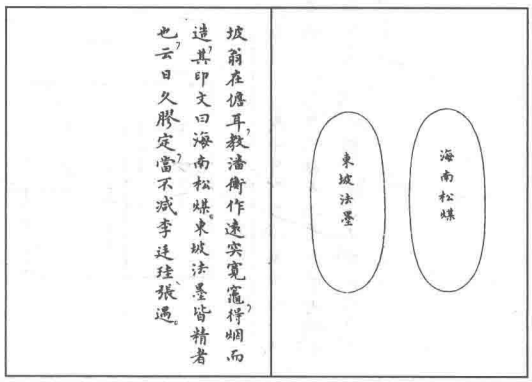
方瑞生《墨海圖》卷二《古墨束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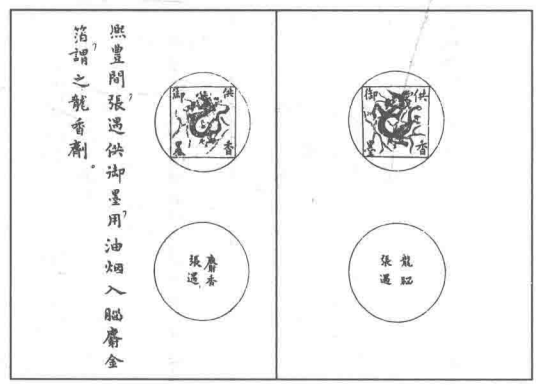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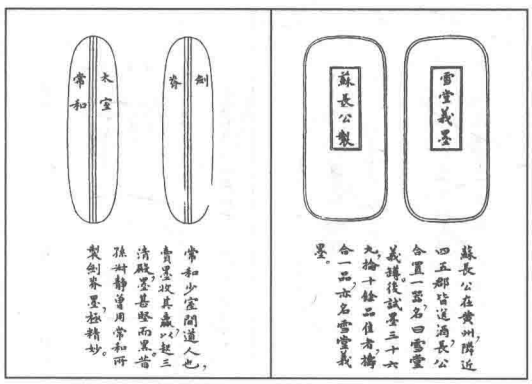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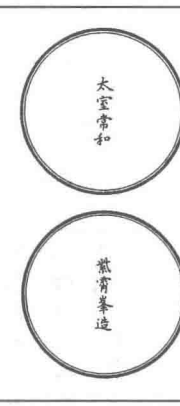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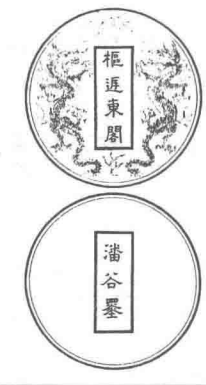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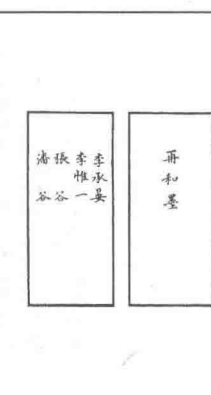




大室常和其墨精緻，極善用膠。余嘗就和得數餅，銘曰嵩霄峯造者，歲久磨處真可截紙。



馮當世在西府，使潘谷作墨，銘云「樞庭東閣」。元祐間，潘谷墨見称于時，其香徹肌骨，磨至盡而香不衰。



幸序，臣家所藏墨，并列李承晏、李惟一、張谷、潘谷四人名氏，謂是王晉提學所製，惠無佳墨，取四家斷碑者，再和膠成之，自謂絶勝。

蘇浩然墨用高麗煤，雜遠烟作松大鼓皮膠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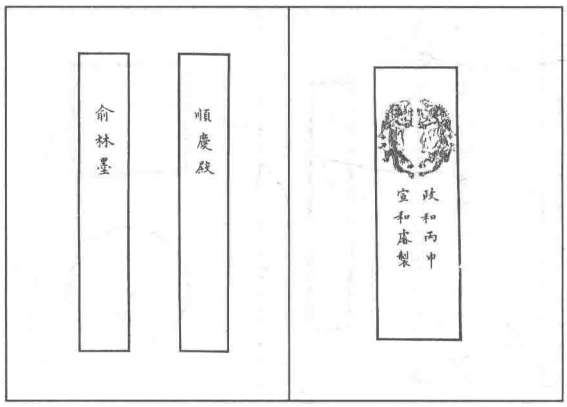
熙于瑶自煙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善墨而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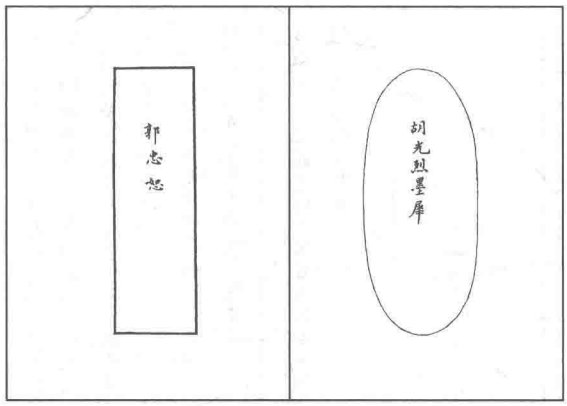
王維清製墨面云淨名齋，兼云姑蘐山人，未元章家所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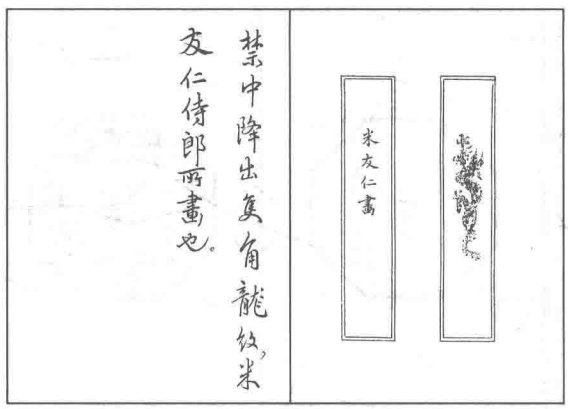
沈珪與張雲厚於居亢實家造墨，而出灰池大於早墓間斷裂。亢實以所用墨料精佳惜不忍棄，遂燕浚以出故脒再用新膠和之，果成堅如石，目曰「怗對脒法」。每規烟料而煎脒，成和煤無一滴多寡，故其墨銘云「沈珪對脒，十年如石，一點如漆」，此家住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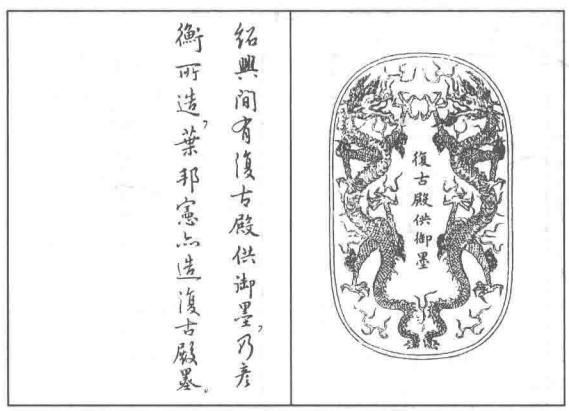
沈珪，吾禾人，初回收墟注來黃山有赦之為墨者，以意用膠一出使有脂於復又出意取古松煤雜用脂漆燒之，浮烟極細，名為漆烟，每云掠拿仲脒法。

潘谷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呼為非市井人也。坡翁賞其墨，更賞其人，贈之詩云「琅琅李餅鹹言笏」。又云「布衫漆黑手如龜，來客求壺貯秋月」。









蒲序墨一笏，古，上有數字佳品，其下光
犀可愛。用公題紀
潘衡墨一已斷，止有潘衡二字，約重四兩，
皆金填篆書十字，墨成不敢用，進入蓬
萊宮。
宣和製龍一笏，佑陵書八字云，政和丙申
宣和庚戌製。
俞林一笏，題順慶殿。
劉士元一笏，題云緝熙殿乙未星砂胡光
烈墨犀。
郭忠恕鏡湖方氏劉文通各一笏。
郭圯一笏，上題緝熙殿。云品題伯仁舉藏

紹興間有復古殿供御墨，乃秀
衡所造，葉都憲云造復古殿墨。

葉茂實墨

徐伯常墨

翁彥卿墨

蜀中茂實徐伯常翁彥卿等出，要不之墨，惟茂實得法，清黑不凝滯。

香劑

未知常造

戴彥衡造供御墨，時有中官，欲於苑中作墨，竊取西湖九里松作煤，彥衡力持不可曰：當用黃山所產，此平地松，豈可用，人重其有守。彥衡新安人。

三衢葉茂實造軟烟，其輕且遠，與他煤絕異。脉法甚奇，中用麝礦，當歸，秦艽，畫燕支沒石子之類，蓋取其活脉而不滯也，故經久而色光不少渝。

逸寿宫墨

葉世英造

李世英譜

李世英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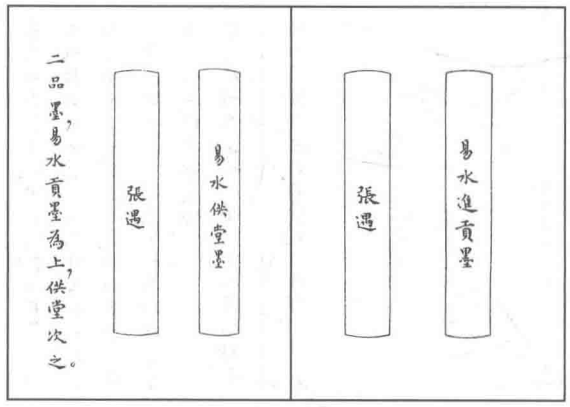
叢桂堂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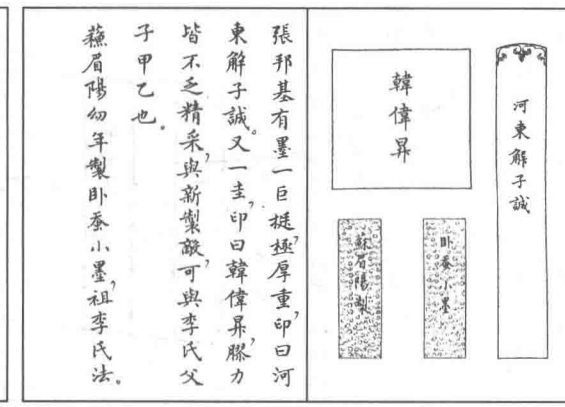
香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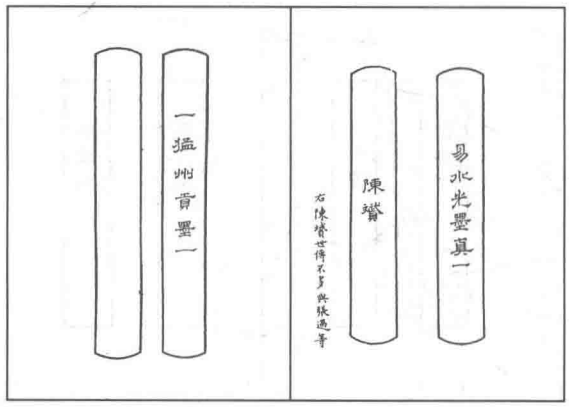
副墨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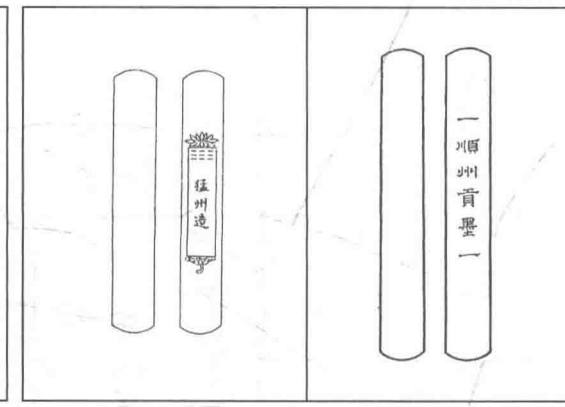
蜀人景煥卜築玉壘山下，茅堂花樹足以自娛，嘗得墨材甚精，造五十團，以此終身，墨印文曰香壁，陰篆曰副墨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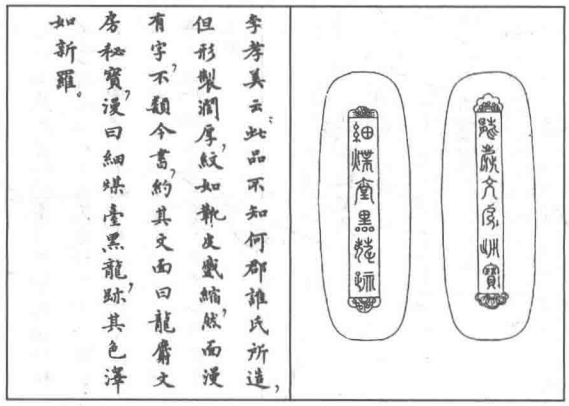
岑傳梅前先生有墨，頗識以新安紫陽，蓋先生不忘桑梓，即紫陽之居猶曰紫陽書堂，書可知矣。邢子愿云：孟中亟索好藏墨，其中一挺為新安朱紫陽先生歎，審是趙宋時物，今已之矣。令人想見其色，豪真同曲阜衣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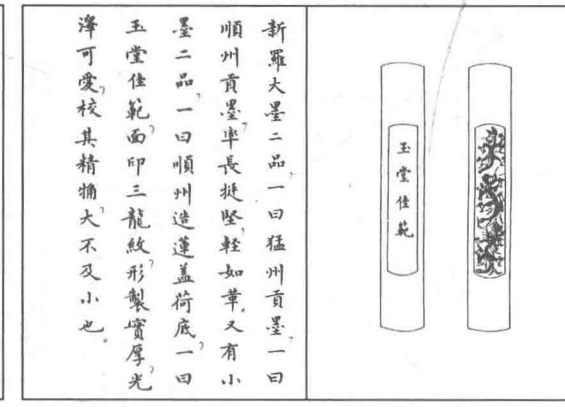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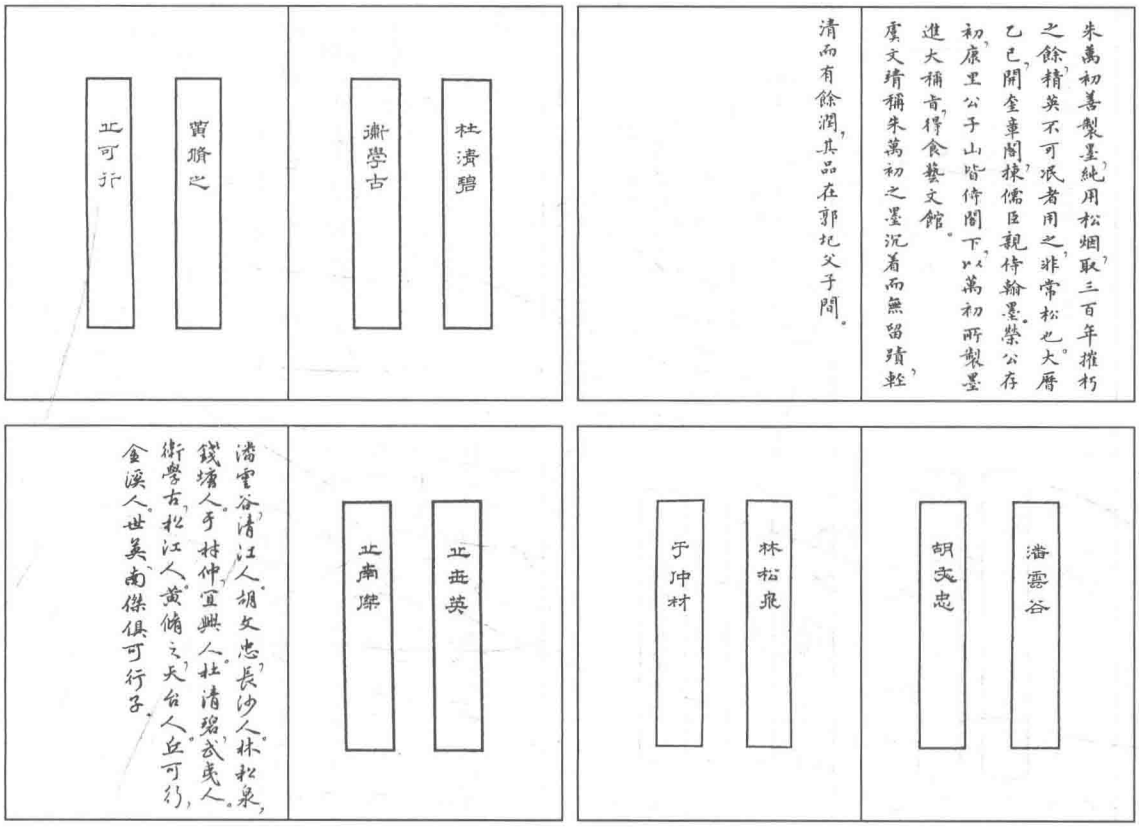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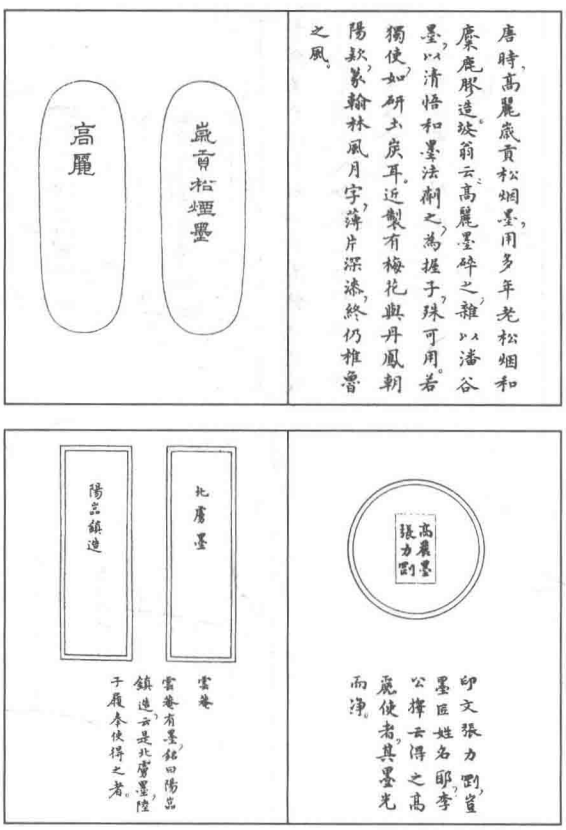


李孝美云：此品不知何郡誰氏所造，但形製潤厚，紋如靴皮蹙縮，然而漫有字，不顧今書，約其文而曰龍膚文房和寶，漫曰細煙墨黑龍，跡其色澤如新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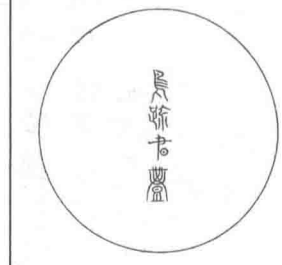
新羅大墨二品，一曰猛州貢墨，一曰順州貢墨，率長挺堅，輕如葦，又有小墨二品，一曰順州造蓮蓋荷底，一曰玉堂佳玩，面印三龍紋，形製實厚，光澤可愛，校其精粗，大不及小也。





方瑞生《墨海圖》卷三《墨事摹》

陸士衡云：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大於畫。蓋左圖右書，古人不廢，墨事可無摹乎？曷爲而分奇勝志盡變也。靈光標勝於巨麗，禹鼎著奇於神姦，原自並存宇宙。宗少文好山水，凡所履歷圖於室，以當卧遊，此亦予之卧遊圖也。撫琴動操，誰屬賞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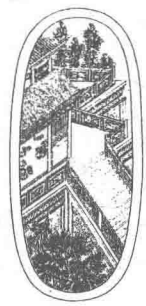
墨出青松煙

書契既造，墨事乃興，
倉史實開，其先者落。
言摹詰簡，皆有自我，
為書唐詩以遺之。

野寺茶香晚，寒天古木悲。室閒有鳥跡，猶似造書時。

辛如張永元

三臺石墨



曹陸遺珍

三臺石墨
陸士龍《與兄書》云：一日上三臺，以書公所施石墨，研十餘片，憒此簡，汝可用。然不見兄之不送二螺。

晉士濤書

石燭凡三名，回水肥，曰石脂，曰石液，今之延安石油也。薰為墨佳甚，唐人延州詩有「石烟多似洛陽塵」之句。

吳中衢

石燭

礫石

天賜墨

碑石圖攷
紀載西北夷有碑石，
其色烏，土人以之書
字，且以洗絕髒具方
角尖，三者上石墨類
也。

黃伯荷錫

西域僧言，彼國無硯筆
紙但有佳墨，中國者不
及也，云是鷄足山古松
心為之。僕嘗獲貝葉
上有梵字數百，墨候
光澤，會秋霖為宮雨
濕，因揀之，字終不滅。
竺士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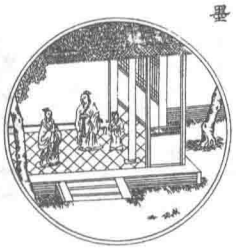
古杉心

石渠搜玄

楊雄為郎三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沉博絕麗之文，願不奪三歲之俸，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俸，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于石渠。

竹浪居士汪承啟書

受經墨



圖紙犢棄賓
繫詒爾穀經
笥腹吁嗟劉
君真樂育

市墨受經

劉祐，字伯祖，仕郡為主簿。郡將小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棄賓，祐悉以買筆墨書具與之，回白郡將言，郎君年可入小學，而但傲浪，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為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滿呈限，白決罰，遂成學業也。

河東薛益書

樹汁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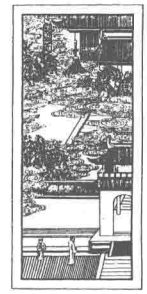
書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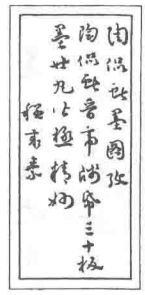
書衣

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嶮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樹之下編茅為卷，削荊為筆，赶樹汁為墨，夜則瞷星望月，暗則縛麻蕭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之。

閔純禮書

運虨齋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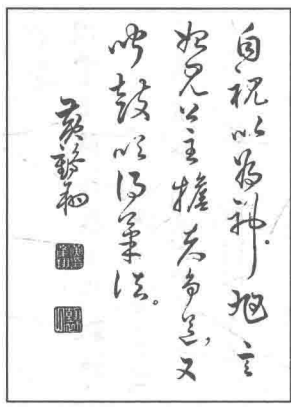


韋蘇州詩云：几閣文墨暇，園林春景深。有悠然之致，余三復為之神往。國史補稱其人寡欲，所至掃地焚香，閉閣而坐，朱子稱其氣象近道，特留之。

几閣文墨暇
園林春景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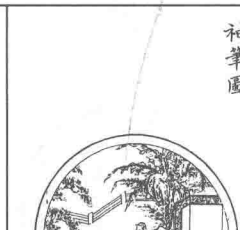
張史醉書

臨池草聖



袖筆圖

裴相國休少讀書河内太行山，後通顯，就山建化城寺，旋受去，原為鎮道經寺，僧彩顏，陳筆硯候公題署，公便展袖濡墨書之，尤更遒絶。逮歸，侍兒訴其沾濕，公曰：「向以代筆。」来方以晉録。



濡袖墨

附録裴相國遺事

裴休贈黄檗山僧詩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上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杯今日渡江濵。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住以此詩呈示黄檗，黄檗不領曰：若形於紙墨，何有吾宗。住問其故，曰：上乘之印，惟是一心，更無別法，心體一空，萬緣俱寂，如大日輪升于虚空，其中照耀，靜無纖埃。證之者無新舊，無淺深，説之者不立義解，不開戸牖，直下便是動念，

即乘其淺休錄之為傳心法要云。

吳學書錄

把玩墨牀

蔡君謨嗜墨
勝連道、藏浩然、日行
有曾毀墨水，蔡君謨
若不能飲，但把玩而已。

聖功書

景室读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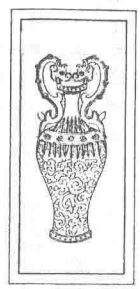
老君居景室山，與老叟五人共談天地之數，撰經書數十萬言，有漢提國二神出金壺中，有墨汁狀若純漆，以寫之。及金壺汁盡，二人乃剖心瀝血以代墨焉。

吳中衡

金壺
周靈王時，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或出或藏，肘間懸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中，有黑汁如點漆，濺地及石皆成科斗之書。

若洲方士記

浮提壺



金壺黑汁

醉墨桃花

桃花石

海東北桃州山傳安期生以醉墨漉于石上，遂成桃花，今名桃花石。

方士翊書

婆羅墨髓事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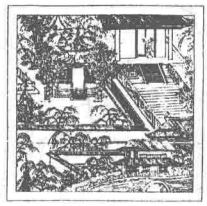
宋雲以魏神龜中至烏萇國，又西至乎揮迦羅，自作國名磨伐至。有天帝化為婆羅門形，謂王曰：我甚知聖注，須打骨作墨，剥皮為紙，取髓為墨。王即依其言，遣善書者抄之，遂成大乘經典，今打骨處祀為琉璃。

阿吉吳文龍書

婆羅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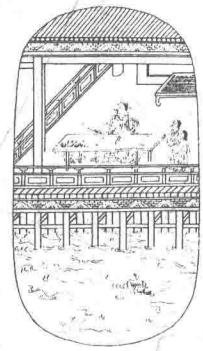
婆羅髓墨

人木山磁



潔桓帝徵仙人王遠題宮門四百餘字悉入木裏

墨皇靈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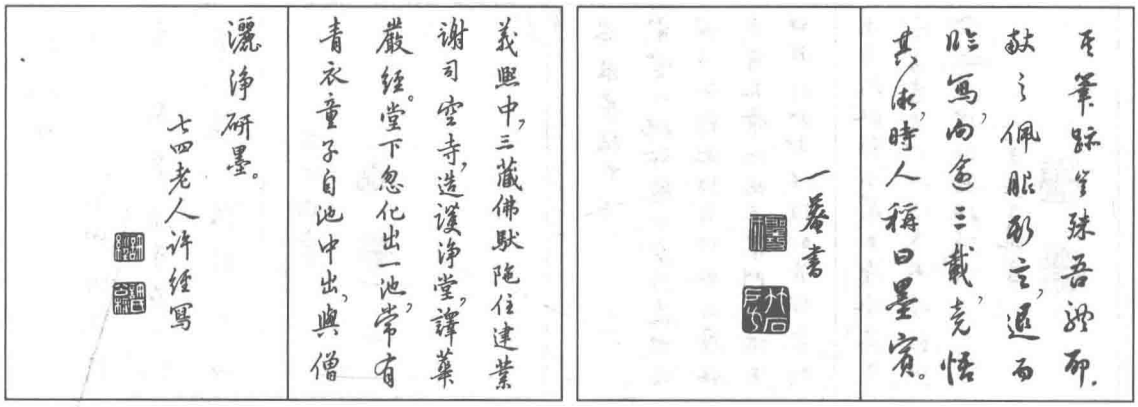
廣州槽歌

右軍筆法冠稱墨皇，如書黃庭時感天台，丈人空中發話，事甚奇。信精妙入神玄寘可格者，李青蓮有詠併圖録之。

右軍本清真，瀟洒在風塵。山陰遇羽客，要此好鵝賓。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

墨窗

王獻之於會稽山見一人黑身披雲而下，左手持紙，右手持筆以遺獻之。獻之受而問曰：君何姓？李渡曰：姓李。曰：筆汁安施？答曰：吾象外為家，不變為姓，不常為李。



至筆跡字殊吾所珍
玩之佩服弥日退而
收藏每三載亮悟
其法時人稱曰墨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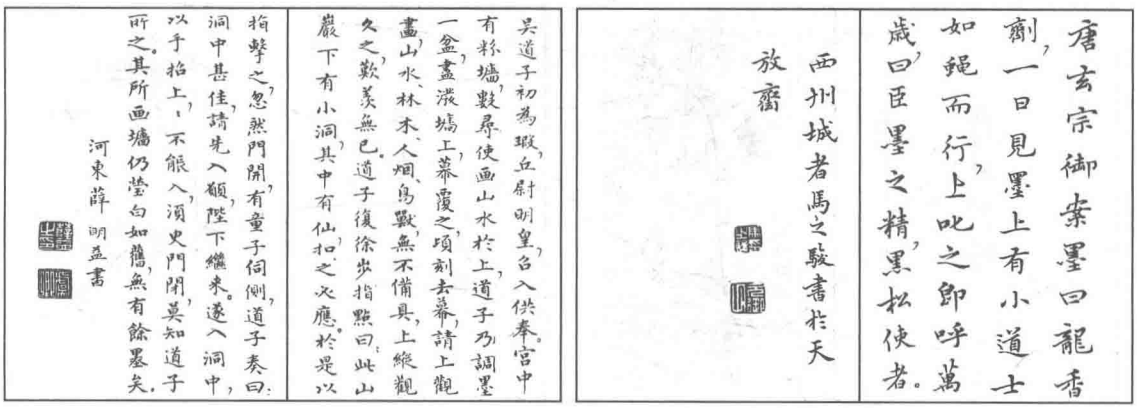
一卷書

義熙中，三藏佛馱陀住建業
謝司空寺，造淨淨堂，譯華
嚴經。堂下忽化出一池，常有
青衣童子自池中出，與僧
灑淨研墨。

七四老人許經寫

淨堂譯經

墨精



唐玄宗御案墨曰龍香
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
如蝇而行，上叱之即呼萬
歲，曰臣墨之精，黑松使者。

西州城者馮之駿書於天
放齋

吳道子初為瑕丘尉，明皇召入供奉。宮中
有粉牆數扉，使画山水於上，道子乃調墨
一盆，盡潑牆上，蒂覆之，頃刻去蒂，請上觀
畫山水林木、人烟鳥獸，無不備具，上縱觀
久之，歎美無已。道子復徐步指點曰：此山
巖下有小洞，其中有仙，扣之必應。於是以
指擊之，忽然門開，有童子侗侧，道子奏曰：
洞中甚佳，請先入，願陛下繼來。遂入洞中，
以手拍上，不能入，須臾門閉，莫知道子
所之。其所画牆仍塗白如舊，無有餘畫矣。

河東薛明益書

色界非實候玄候白一彈指
頃蓬萊咫尺咄哉道子作此
戲劇誰能從之洞門常開

程開甲書

純陽墨

呂僊

洞宵遊閬元寺，僧瀕行以墨兩笏贈，僧藏之。李太臨轉運江西，行部至寺，尋僧問曰：呂先生嘗贈汝金乎？僧悞然自失，我不識呂先生，但前有道士贈吾墨耳，初無金也。出墨視大臨，即金矣。大臨摩挲不忍釋手，欲易以他金，僧不受，但以一笏持贈之，且問轉運何以知此？云得之何仙姑，故未驗耳。明日洞宵復來，僧具以告，洞宵笑曰：此女餧舌，遂與僧擘手出門，宵忽不知所之。

文徵明書

混沌譜

墨澄造化

滋墨

王墨者，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善滋墨畫山水，時人故謂之王墨。多遊江湖間，常畫山水松石雜樹，性多疎野好酒，凡欲畫圖陳紙，飲醺酣之後，即以墨濃或笑或吟，脚蘸手抹，或淡或濃，隨其形狀，為山為石，為雲為水，應手隨意，倏若造化，圖出雲霞，染成風雨，宛若神巧。俯觀，不見其墨汙之迹，皆謂奇異也。

吳郡陸士仁書

石室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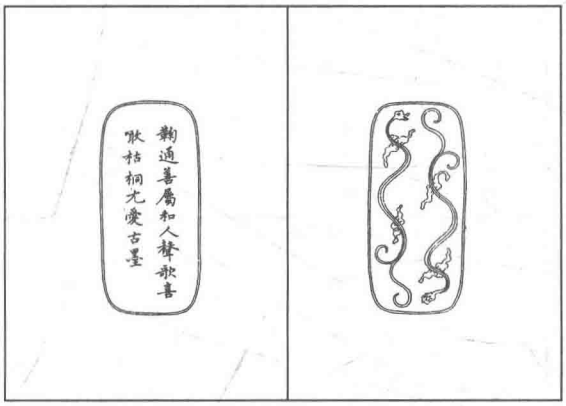
陳希夷隱於華山，有異人墨筆記其聲息曰：此先生華胥調混沌譜也。潛玄墨海，志冕奇勝，余方睡興濃，爛游華胥國，特書此貽之曰：墨主玄而譜混沌，洵奇矣。果有味于混沌一說，將無南華蝶夢，猶屬黃梁未覺，時以紫芽煮豆圖以候，向華山尚睡方香。

鴻石翁曰敬

黃石公石室

華州西有神祠，自稱黃石公，祈禱一百紙，一雙筆，一丸墨，先聞石室中有聲，便真生函，不見形也。

潛水方節庵書于書芝書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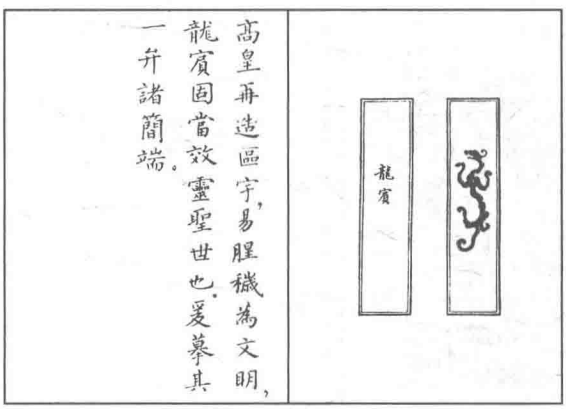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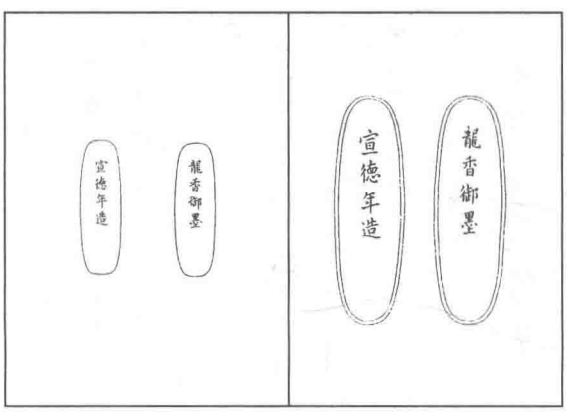
方瑞生《墨海圖》卷四

龍賓乘

墨，文寶也，與造化通，隨世運爲高下，故黑丹呈瑞於山陵，墨龍徵祥於壁沼，玄香吐異於樓臺。徐常侍、蘇端明作者輩出，則奚、潘諸家與之後先輝映，夫豈偶然哉。

昭代運際中天，人文丕著，真足驅班、馬，隸鍾、王，而墨法日工，亦駸駸駕易水而上，洵千載一時也。黑松使者對御案曰：能文之人必有龍賓十二。今日之龍賓效靈，不更殫赫耶？特乘之，竊自附於董、李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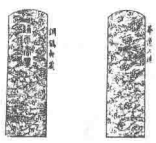




墨不載姓名，特標宣德、嘉靖字。昭代墨法之盛，實此兩朝譜墨者所宜憲章也

一品玄霜

楊用修論墨法於異人，祇用煙膠，成即光如漆，名一品玄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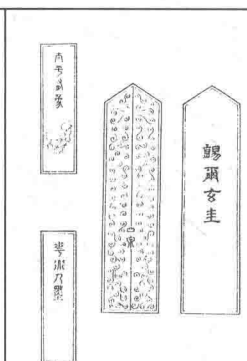


御格出製

御品 玄文如犀筍如玉 濃沿于超邁于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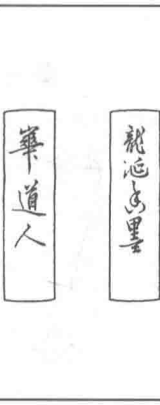
色燦烏金與非煙相伯仲，而製極渾樸有大圭不琢之風，獨惜行世者不無鼠朴涸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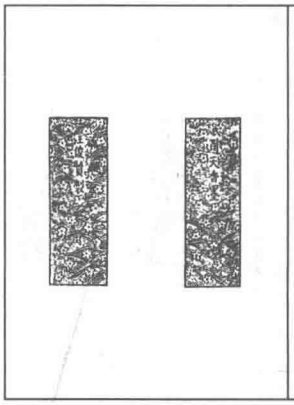
御考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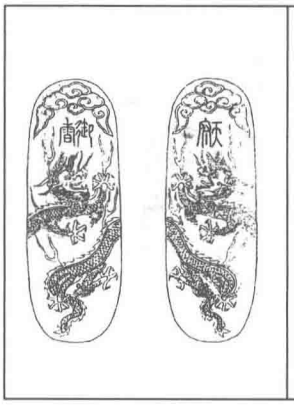
鵝頂玄圭

程蓮史咄嗟向心，誇金壺滓盡三臺已空，誰似此豹囊中玄玉縱橫，紫煙飛走，莫啻鞠通癡耳，為譜兩家。





羅秘書墨屑玉和珠人艷之，幾與黃金同價，然以名售者，真僞易殺，賞鑒家自有的品也。余特據家藏者譜之。



嘉隆間，風氣猶為近古，諸家墨品雖有精麤，大都魯衛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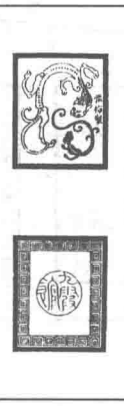
天府紫香
玄水蒼
烏玉
景星圖
意在筆前
怡神志逸
天祿青蔡
方于魯製
玄元寶氣
家天一
萬曆甲辰
幼博藏墨
紫磨金

墨之在萬曆猶詩之有盛唐，名家迭起巖中，方程為之嚆矢，而方有譜，程有苑，轂古搜玄，不遺餘力。彼誠千秋自命者，以不朽之精神攻墨，寧不擅場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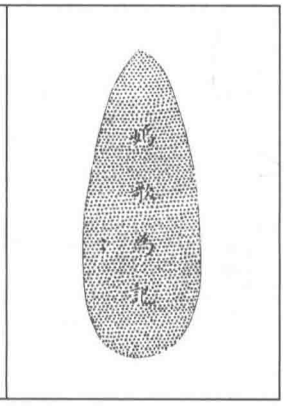
語有之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吾於二氏亦云爰表之以志一時之盛，他如方林宗、潘方凱俱以墨名家者，俟續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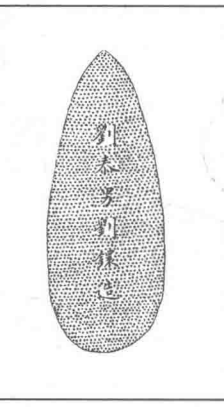
余藏書墨庵命曰培愚閣，或訝之，書蓋人智，何名培愚。予謂盡智正以培愚耳。老氏守愚，頹子如愚，留造化之巧而遊鴻濛之初者，愚也。昔有以蚊愚名齋者，予以培當砭，不亦可乎。書書不能讀典夫，蓋墨而不工臨池，均謂之癡，子之名閣，亦以癡自況耳。滔玄氏泥雪咲曰：子為閣作記矣，請將偕為墨卿作譜，庶第其品著於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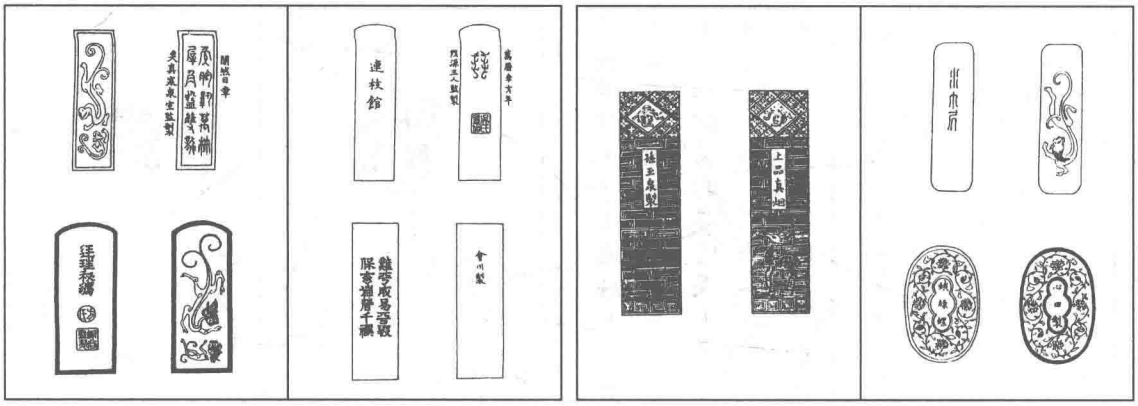
方如騄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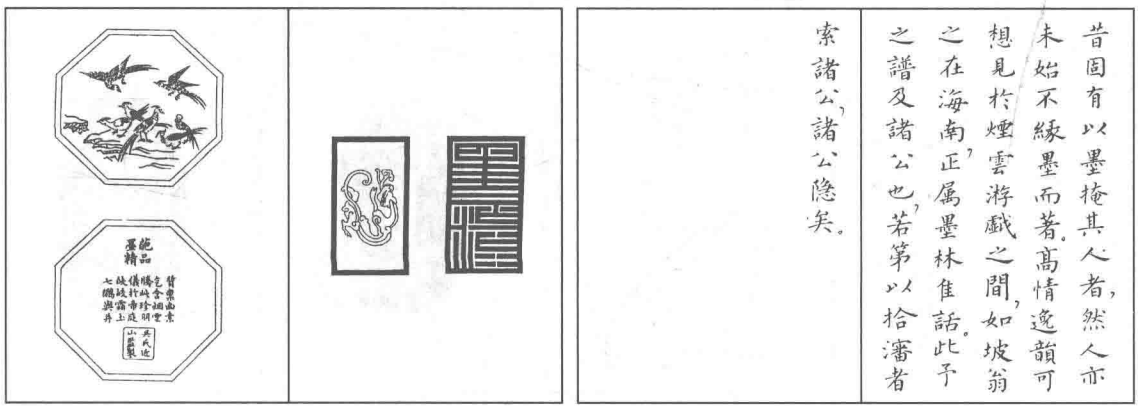


瑩徹肌裏，宛同烏玉，去今之上劑幾徹耳，而不以墨名家，何故？果別有掩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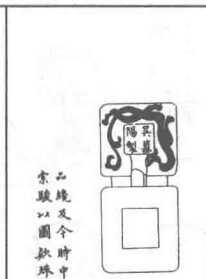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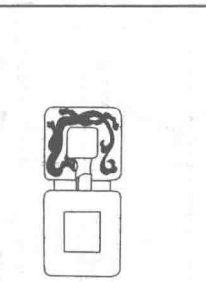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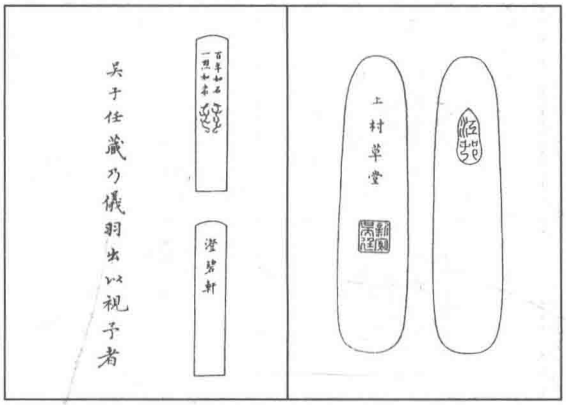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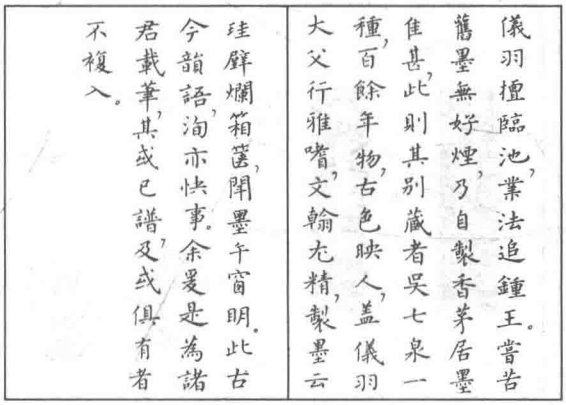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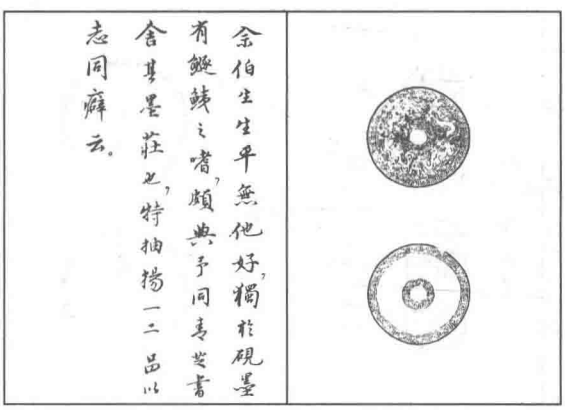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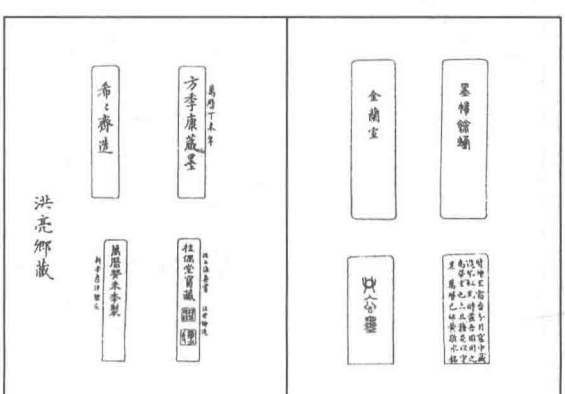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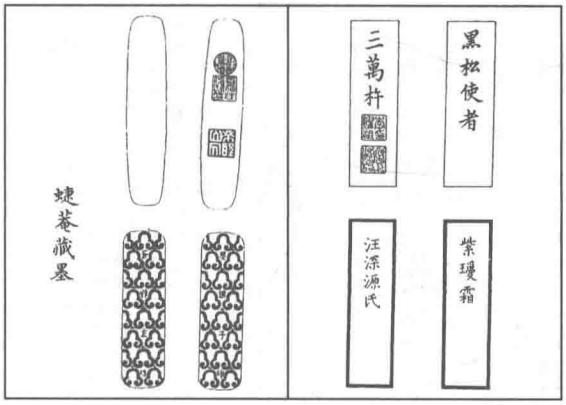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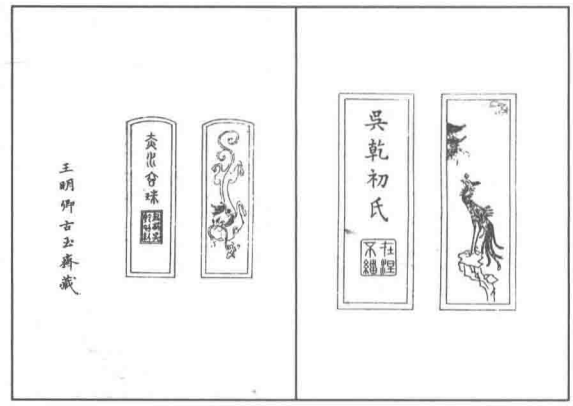
昔固有以墨掩其人者，然人亦未始不緣墨而著。高情逸韻可想見於煙雲游戲之間，如坡翁之在海南，正屬墨林佳話。此予之譜及諸公也，若第以拾瀋者索諸公，諸公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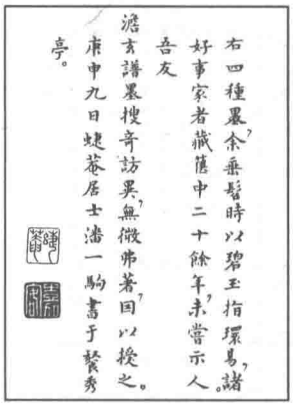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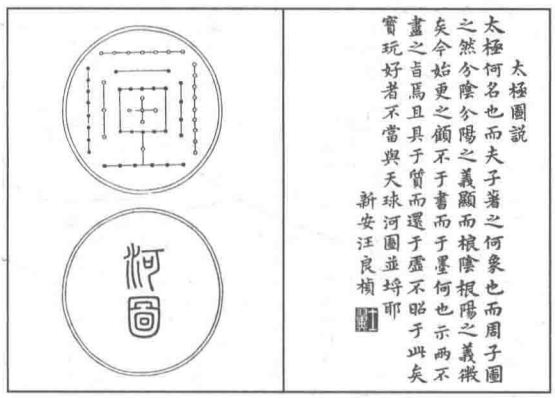
洪亮鄉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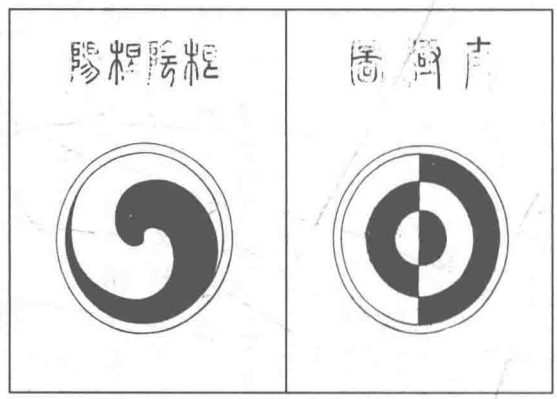

黑松使者
紫瓊霜
三萬杵
汪滸源氏
婕蒼藏墨


吳乾初氏
在璧不緡
奕世守珠
三明卿古玉齋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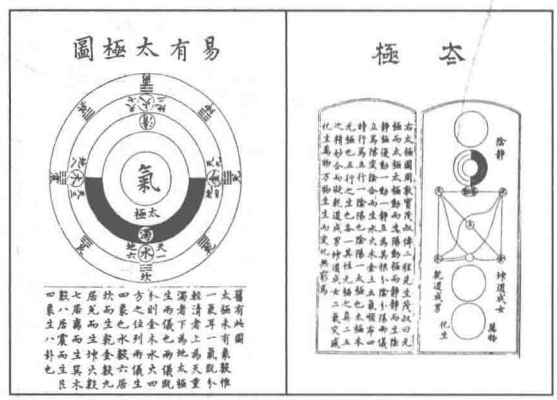

右四種墨余垂髫時以碧玉指環易諸好事家者藏舊中二十餘年未嘗示人吾友
滸玄譜墨搜奇訪異無微弗著因以授之庚申九日婕蒼居士滸一駒書于餐秀亭。

三珠樹
方若松鐫佛閣藏


太極圖說
太極何名也而夫子著之何象也而周子圖之然今陰今陽之義顯而根陰根陽之義微矣今始更之顧不于書而于墨何也示兩不盡之旨焉且具于質而還于虛不昭于此矣實玩好者不當與天球河圖並埒耶
新安汪良楨
河圖


太極圖
陰陽相賜

河圖
生而有象，爲馬爲龍。蒙而有數，五十居中。水北火南，金西木東。各以位置，画測匠工。誰令副署，肖此主同。百和千椎，還於鳴濯。斯文鼻祖，太白之容。我說元妙，不數雕琢。
沈澄


易有太極圖
太極
氣
陰靜
陽動
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
萬物化生

洛書贊

湯湯方割四海其病富圭告成美哉禹功
帝是用嘉錫彼地符配以九疇於變唐虞
丕承維武釋旋而訪父師纘陳治運諧掌
允哉君範非疇安做事有本始不在多言
太玄擬書觸目做焉敬告
君相是訓是行建用皇極而天下平

汪良楠

日晷

垣微小

星而成有載是用以之藏帝府發宿以自明
亂田曉雪樂方和賦烟方去烏白虹何横漢方舊
群禍像不可以阡方大明中天時永旦于
新都程大約撰

東嘉趙士楨書

日晷賦有序

不佞約少而為儒稽大學之餘作鴻臚之雁日侍
及延候唱即焉以倪直故非久謝病乃余儒而改墨
墨成思以易天下未展而家難作棲於福堂重地
愴人刻木期對苦長夜之湯之魏寢盤之太熙麻
麻墨之容光何地鳴寃刻標配日雁期會亟改以
日方昇圖似欣然當心者久之大明出矣曲隱固
單獨也遑捉之刻劃而賦以自廣焉其辭曰
蓋聞鴻濛氏剖健順判玄黃手擘二曜以授浪茫
始無始而亘運世煉陽之精玄陰之睡倉頡而得
蒼鈐剛天地之道若張乎張有拯胎焉狂齊州之
丹穴臨懸寫之大荒伊次寥之高冥御乾行而無
體爾地曜宣熙象帝景開辨矣瞳之而旭晞亭
亭之遑光駕六龍而飛玉虹經睛谷而止扶桑灌
蜜淵而掌去厥大觀之青鳥駕夫鯤之凶爍結構
儀之隅壞循浮曦之順軌標致烏以翱翻若夫行
度惟一石天無二狄揚淳氛震位賢乘亂麻黃
暗景簡運玉漏遑規金鍔辨阿爾其偶輝月星輪

太微垣賦有引

余故郎大行親

帝座三台九列之上脊艦次焉造今十年
往矣齋居之暇中夜興思凝睫睇垣紗焉
悵結于墓氏圖焉聊、草莽之忱爰為賦
而廣之

緬上元之曠眇于昭列象于蒼穹步冀
軫之直北于見太微之中宮閶端門之洞達
于垣位于正中儼執法之左右于對峙于
垣之西東胡皂衣稱謁者于以次直于
三公陪九卿之駕序于引諸侯之後行
紫四星之軒屏于納帝座于中正波辛

天市垣賦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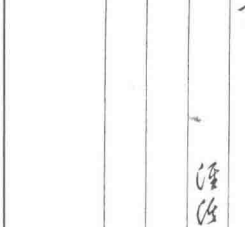
余觀日柳昇賦之鉅矣而畫史氏更以天市垣圖
進南斗之南二十二星東西恒列焉余獺焉廑
日久仰觀有象星入且鑿明不及六七者余之寇
此何日可白聊為垣賦以泄其恨、焉
余閑不而步嚴方甘遘累于位座視座滿于天隙于
若微陛而有靚萬象圖其要光方俯仰賭而復順其
天市之于恒于居南斗之西部市樓車廛肆以列于
辨陰陽之分數天斗斡之平量于歲豐穰之仰寢廣

帛度之永祖于整窮數以及編戶相七以而列九仗
于恂璃、之獻翻安天床之女御于卜
公宮之德溥容貴城之宏閎于母贊衰之典廣被宗
屬之明潤于廠閣寺之延庭臣引侯而拱
帝座于幹泰階于運古被十五國之風語于潤河海
之澤喜余常寵不知其為里于騁徑廑能以步武量
六合之為載于天地鄒而納規器余知白而守黑于
操情于翰墨之圖效斯法而盛斯象于搢紳單于工
賞辯人官而之天市于親東牆之北而久則乘詰干

模于造則數大車土美神牧之道于道于書契于馬
攸取余信有感于斯于莫知其為教為舞

新都程大約撰

東嘉趙士楨書



府白龍黃鉞惟參主文強堂
緯象階平初越時理壽
中土誰紀乳象莫容居等
數熙照說堂庶一日玄殆星
武後萬年一字宙皆唐

龍鳳呈祥頌

於鑠我　皇繩熙　大明光闡聖道以和以平龍見于郊鳳儀于庭隰飛騏銜鈴和鳴應金行之方氣稟火德之精英負靈圖而五彩譜籥韶于九成爾乃騰雲而起搏風而翔燦羽儀於千仞耀神化于八荒雍雍偕賢鏗鏘成章遠而望之儼旭日之暾曜迫而察之像列缺之光芒震茲鱗介之長羽族之王允亞昭　盛世之嘉瑞表　熙朝之吉祥

臣程大約謹頌

日月重光頌有序

天子嗣服有二十載茂德存乎十世廓帝統光祖德嘉與函夏福澤而緩寧之神謨聖真天人協應徵德萬載無疆之麻殆于今而為烈者也于時壬辰八月既望復當流虹之誕方負螽羣夷夏貢庭忙呼祝頌天動雲暘于是日月之瑞獻重光焉唯是天子自昭明德當天繼照通晝夜之知合塗陽之撰芭育玄黃登遞三五以故能茂格重玄鴻孚元始明二曜正六符朗壽星引玉曆綿基圖而永元命葆神凝一太和也萬恭欽明茂德也洪澤顯比至仁也久道化成上算也豈必登奔宮探玄圖表云亭之膝迅幌喻之馭然後能承休造誇瓊琬我不佞訥故守詞垣久叨禁直方備雅頌之業嗚明聖之盛鴻臚典客程大約氏給

天保九如頌有序

天子之御宇紀萬曆元也蓋祈天永命撫至德焉臣子嵩呼而效遐祝曰

天子萬年　天子者天地民物之宰命也天子壽而天地民物之壽隨之此其彰較蓍龜者也的至愚不肖罹于罪戾與供

朝禴一日之役迄今有遐恩焉恭聞

皇上揮灑宸翰爛然天章時時親于墨客卿以隆玄德華蓁之中無疎奉

起居叩近侍秦陰廩而勒天保庶幾劭區區之忱明北面衷悃再謹援風人之義演為頌詩二章敬俯伏稽首以獻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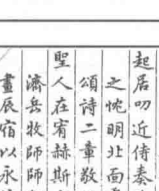
聖人在宥赫斯中興畫夏允殖庾教寧濟濟岳牧師師凝丕烈事雲漢于墨凌統熙畫辰宿以永結繩詩人有言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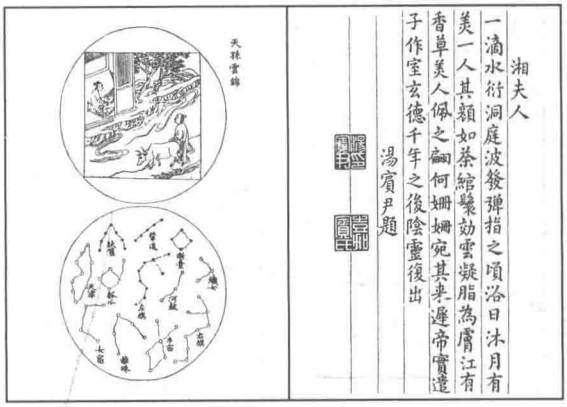
頌聲洋洋敬矣司墨誕告多方

蘭中鳳岡盛訥撰

程士華季哀父書

天保九如





盒苣露篇

栢梁臺高捷元爵以銅鋪擎盒鎮承來夕露
甘如泉汁多供釀浮漏研泪成鼎奠酹斗篇
君王元鬯三萬春

陳三龍

燃石香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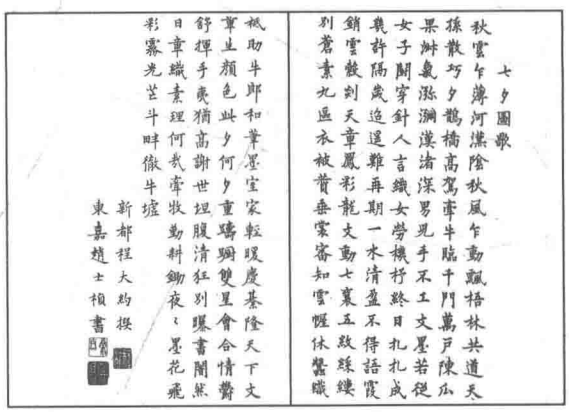
燃石色紅似柿燒有香烟聞數百里煙氣非天劑成香雲香遍滿劑成香雨

天祿雲錦

湘夫人

一滴水衍洞庭波發彈指之頃浴日沐月有美一人其額如荼綰髮効雲凝脂為膚江有香草美人佩之翩何姍姍宛其來遲帝實遣子作室玄德千年之後陰靈復出

湯宥尹題



七夕圖歌

秋雲乍薄河漢陰秋風乍動飄梧林共道天孫散巧夕鵲橋高駕牽牛臨千門萬戶陳瓜果粲衆涼瀰漢渚深男兒不工文墨若徒女子閨穿針人言織女勞機杼終日扎扎成襄許隔歲迢遥難再期一水清盈不得語寢銷雲斂刻天章麗彩龍文動七襄五致絲縷列簀素九區永被黃垂寀審知宵惬休鑿昵

新都程大約撰

東嘉趙士楨書

燃石香雲

黃地脈通天心煙縹緲何陰陰油然作滃然霏霏百里馥蕭森玄者德美琭琳顗楮研兴盍簪論告劼三相条神玉氣剏在會濟用薛承以壬

義陽杜好古

東皇太一

大司命

靈風蕭=伐鼓歙簫翠祈孔蓋容與飄飄執心公方示民不倦名普楚詞我歌且謠

吳郡顧允治

浮漢槎

飛龍在天

飛龍在天

龍之靈徧寀宇神變化氣寒暑出升雲霖下土大人造萬物觀凌太清圖玄譜洞

皇獻光冊府豈曰小補之哉

于若瀛

程君房《程氏墨苑》卷二《玄工下》

時乘六龍以御天

浮漢槎

事典博物誌中苑墨者及之有思動天文之想乎大造漢漢有棚青冥周迴列宿乃閒容星銀河之畔天展湖澄晝牛伊何大農揚靈浮浮者槎以當效舲笙戒時日八月秋清悠然河漢依稀都傳古諏通道莽不知名爰耶歸路爰叩君乎天耶人耶聚神會精百物攸宜萬靈嘉享以語墨德是曰大真

彭好古伯嚴甫撰

東君

六龍御天頌

明明光后撫時握樞駕六飛龍登于天衢而帥清塵風伯戒塗義和捧轂望舒扶輿太白抗旌豐隆擊鼓紅霓先導雲霞後屯千乘萬騎森羅而薄宮成淳立是謂是輔巍巍蕩蕩闓闓九重基布星列羽翼帷宮端居治穆體道執中以明四目以達四聰中道伊何曰仁曰儉月窟輸心穹窿華面重譯來賓載惟載忻德萬斯年享其天春

原任鴻臚寺序班臣程大約謹頌

龍九子

龍九種 三章

楚氣乘青霓涌見龍文識龍種

梅守箕

鳳九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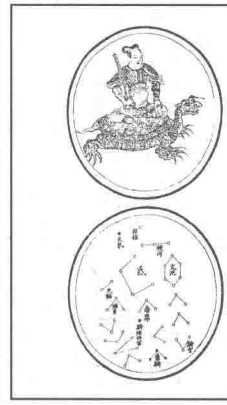
丹山之宂寔產靈禽一母九雛純陽之精惟梧是棲用闡文明翙翙翔而捷竝吭而鳴六德備皆五彩呈形嘻煌煌一毛千金天子當陽來儀紫庭九州四海曰大安寧

程大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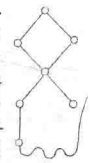
天老對庭

天老對庭頌

黃帝坐於緑庭觀於大皇之野有神鳥者五色而來棲於屋閣其狀也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蛇頸而魚尾鸛顙而鴛腮龜背而龍腹以赤金錯以黃銖開之鼓琴五絲備鳴帝頽而興之于是奏咸池之樂張於洞庭之野乘阪風后乃敷有熊氏拜在廡歌而和焉帝復興而問之是何祥也令何德以感寧予拜旦未有以復也左顧而屬天老天老對曰是大精也產令州之西升山之穴所謂鳳皇者也翔至三百六十而此為之長皇首彩象德戴仁心負義背智抱禮左翼義也右翼順也膺若丹赤負禮也智若石墨蘊知也足下蛇黃龍白受抱義也脅若五音翼信也前象有六則天地日月風緯之異形旗色有九則再日口舌色冠距音履之殊數其飲食也在積石為壎枝為琴瑟竽笙而又有鼗焉一人三謁連卧遞起以間之其鳴也中金鉦而韻石磬而和鼓鼙而應以柷敔為將始為興終為訖為樂為節為時為候為興為廢為詘為伸為俯為仰為疾為徐為高為下為清為濁為宮為商為角為徵為羽為剛為柔為順為逆為文為質為本為末為短為長為遠為近為遲為速為出為入為往為來為屈為信為緩為急為文為武為治為亂為興為衰為哀為樂為喜為怒為愛為惡為貪為廉為取為與為生為死為男為女為牝為牡為雌為雄為陰為陽為天為地為日為月為星為辰為水為火為金為木為土為穀為五為味為甘為酸為苦為辛為鹹為淡為香為臭為腥為臊為羶為朽為腐為香為臭為美為惡為清為濁為上為下為左為右為前為後為表為裏為內為外為大為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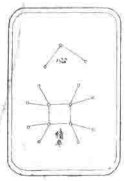


亢宿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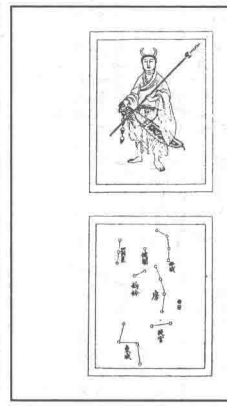


譬桑弧兮直大角之上承攝提左右兮夾帝座之脩明折威兮橫為七頓頏兮兩其一陽門兮庫樓東標客星兮毋庸重內朝兮禮法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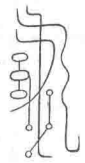
房宿符



坐明堂兮六度布衆趨兮四輔鉤鈐兮上鍵咸易兮東西同爵斉常兮信輕從斉啓兮入部曰精兮本陽順明兮管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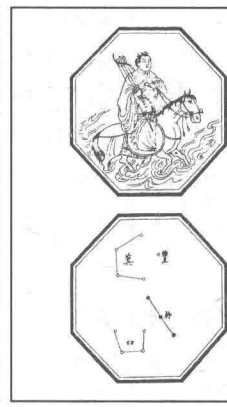
氐宿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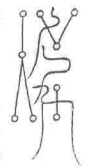
斗方側審天王路窺其在后妃怵解房俄天乳招搖梗河漸亡亀然帝庶燕樂是即黤然允池舟楫是移蓄然衆騎天福是儲是以為康國逸民之賜

心宿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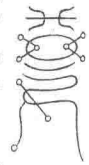
星於中天王正也星於房傍長謹也星於尾諸庶順也積卒十二分而五帝三三相聚法角不生庶徂庶諱而天下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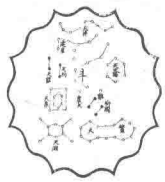


尾宿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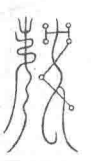


箕宿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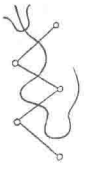


斗宿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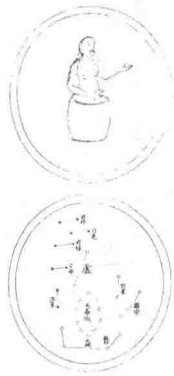
天廟峙六壘縣象狐北斗魁上建貫丘天弁三三九天籥主鎖扇天淵司灌瓶水蠃魚鼈防候及雞狗狗國從何占迤逶鮮鳥郎農夫弄丈人九二狗下守天樑各司存邀召良不儔

牛宿符



天關關梁主犧牲且天田三三數積簽且九坎罹堰塞踈盈且河鼓天捋農寮兵且右旗左旗節制明且姻然織女也峥嶸且貶水漸壘刻漏吏且西芷草道傳游行且

女宿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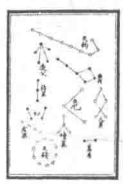


天而須女彷彿簑只離珠為戒序以時只斬
改二爪拉簑二只天津九曲直虛危只奚仲
車巳扶箱緑只十二諸侯以其司只

危宿符

三星者壅危是申五而黑者人氏申三四而幷曰五
而鵲者造父只申七而車府九而天鉤者教邨二而
蓋屋倍而墳墓成邨毀邨四而盧梁十而天鉞表申
棗申將為天之府為天之市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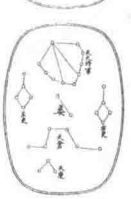
室宿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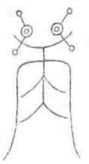
聯壁明矣畜書星矣辟靈轟矣雲雨
盈矣天廐廩矣缺鑽刷矣維辟清矣
維杏階其順成矣

壁宿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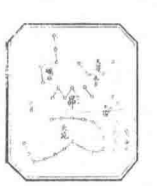
奎宿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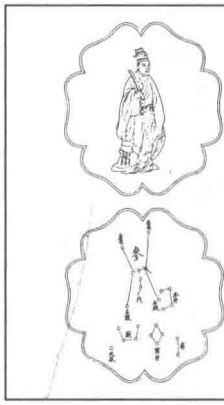
武庫而豐乎而天豕而封乎而外屏幢而天
溷重而土司空而軍門崇而閣道附路通而
王良天駟策斯從而始而終而而課乎庸而



胃宿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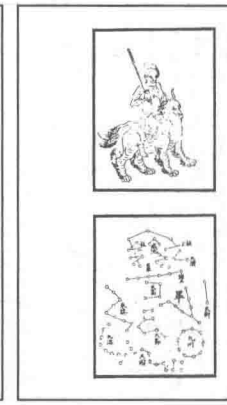


昴而立河之次廩而固天之積太斯陵
幽為閼天為缸礩水事尸不明蕃生孳
水不積河渠刹緬王明普德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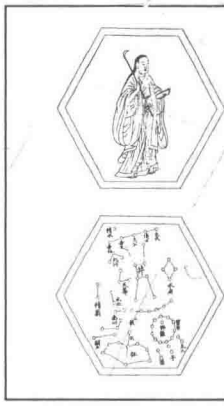
觜宿符

觜觿爲旅候主藏府三壘與峙座旗直取井鉞八柔司怪是主曰至時占吾以較元會吾以驗纔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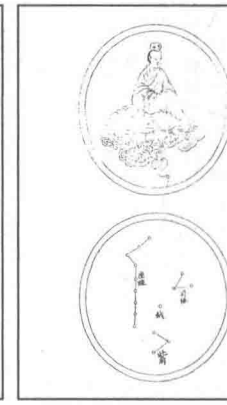
參宿符

而七星之聚然天河之滸然月之女主然天陰之跣數然天苑之廣之然匏纂之僕之然卷舌天讒之鍋之然碻石之爲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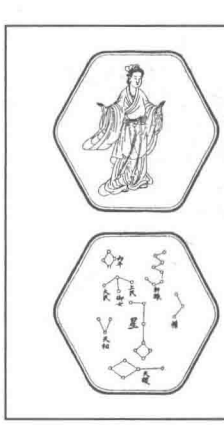
鬼宿符

主九譯應七將兩肩雙足心立象玉井深深窣厠狼軍井沉沉濶器伏天廁神奇屏風東司天災病黃爲壯



畢宿符

畢星八主四夷刑殺占與之附耳胡不徹天節胡然移天高天濱若伍垂天圃旅以其睛九州城率口天圃咸池也不有兩杜横列六諸王九將參旅天下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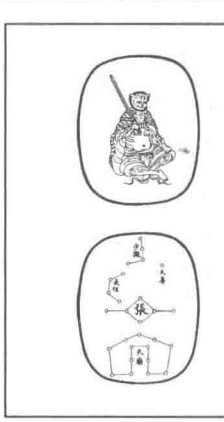


柳宿符

八壘凶之爭倡柳旅列三壘鶉爲涓官宴大酺五壘守九天厨南應知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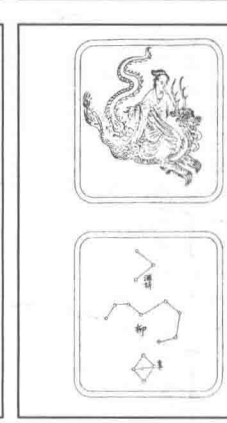
井宿符

東井者何水衡則那積薪積水南河北河天樽三列五諸侯多水府水位行陰置杵野雞司怪軍市以和頑徭受射圃丘蜮蜮丈人子孫森之婆婆於南踽踽乎扶可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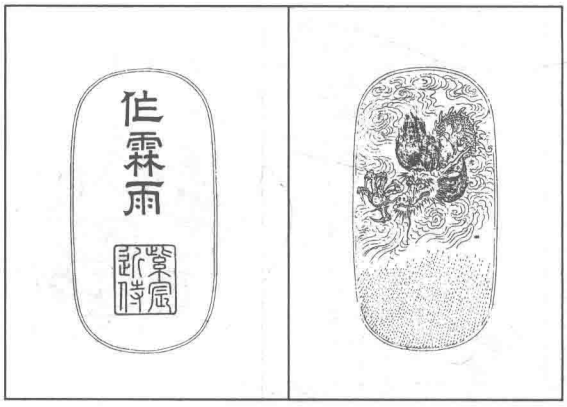
星宿符

星之如鉤柳下生之天都洵美文繡成之后妃膏掐膏準程之東陵十七軒轅形之中台南燈四內平之謚丞三相稷五盛之



鬼宿符

秦方之卅爲天之目中積尸氣星曰爲獨積馬及兵布帛金玉蜂俑伏外厨修祿天狗天社司守司福占有天紀萬壯司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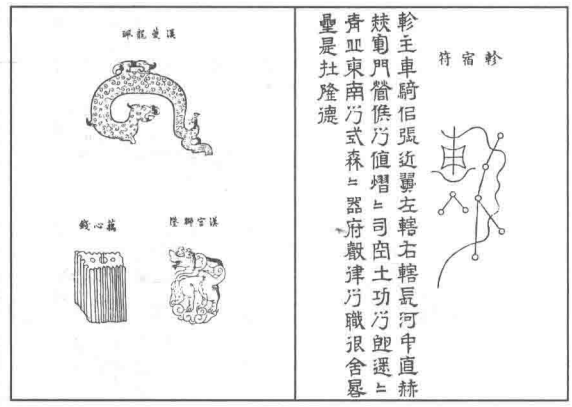


天作霖雨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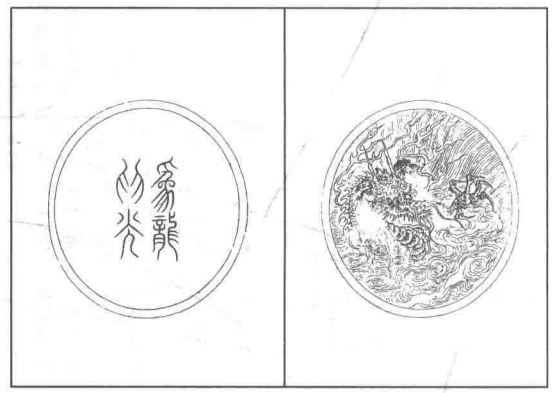
甚哉霖雨之利大也黑雲油ㇾ起于封中膚寸之間而四方之流民立還於宮庭百里之外旦也何伐巫也何德盖興雲者四嶽而為霖者一筆誰尸其功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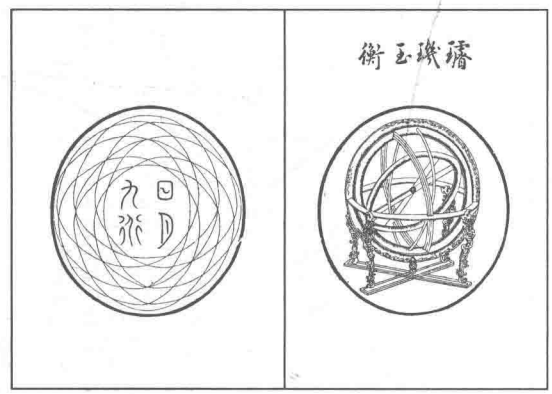
鄉子墨

太倉王衡



程君房《程氏墨苑》卷三《輿圖上》





崐崘天柱

崐崘名區天之八柱日往月來光明隱避誰升此亚遺其玄珠天風颯然為爾滌除

焦竑

五嶽真形圖

掩關弄桑翰天遊宵寥廓遠圖歷十洲近亦探五嶽豹彙啟玄霜真形資領畧邈矣玄黄判紛若書契作洞觀卑萬仞固志躰一壑守默迖吾真寫懷聊獨樂佳興毛穎傳

雲霞剡藤落謝彼無言公解我文字縛何待畢婚嫁還期等汙瞻芥可納須彌嶽應儕竟未畢竟水烟空假合膏火鑠觀化齊有無豁然發一嚆

朱之蕃元介甫

五嶽真形圖

五嶽真形圖叙

維天上古命曰圖精中有圖書之府詎非文字祖哉洎四表以布精魄回地符若龍龍之負河洛尚矣其凝結元莫大於五嶽其聞者藏金版玄書至如孔子之山而則墨水浸出陰原石墨隨縣邑而是皆嶽之支也然則人世之然桐先松以輝簡冊寔繇范符之自然而為之澳其秘故墨苑必晉五嶽猶人爵之首三公說苑云五嶽視三公以能大布雲雨則知墨潭洋天下功更偉於三公何殊雲雨乎而嶽之精毅為四方人欠墨之華國又曷可賒言是文以墨實而墨之象五嶽陰其尊崇其功也幼惲製之精工甲於宇內不具論特論其圖之意而各係之以贊

東嶽泰山贊

天門神府是為岱宗廟名雒何蓬玄空峒玉棠金蓋阿閣秘踪鉄書河伯六達帝宮疇非墨揶抒奇揚功

明省開化文藻鑾隆取精青蔡祓彼辟東義不受孚漯祀泰封

西嶽華山贊

其位太白其質尚玄巨靈擘石辭狩開天東夷特拜為文物先仙官降唐詞苑名賢者綬捡薄墨跡爛然后羊之精繪圖而傳借金液丹煉峰頂煙鳳池藥輪壁合珠聰

南嶽衡山贊

上承冥宿銓德均物璇衡孚精靈洞實冊玉牒字奇錦石文蔚子墨客卿是資是式體離耀明做寔成色作科斗書瀉金壺汁太虛之實特寶古寶石圓千年靈秘靈滋

北嶽恒山贊

魏彼玄岳為蘭臺庶上有玄泉黑帝所字是為登僧坤軸下撫太陰可象兔霜萬杆神草染絳光芒丈許珪辟百四象形依取石剔括柔爾則椎魯

中嶽嵩山贊

嵩高位中亘天毓秀經書自然豈其神搆爰洩輸墨具品文圓玉牧金餅方圓筆毓降生申甫置丸盈袖此精揚光俾輔在宥斯文四昌爾功不後徙前善生祝哼

萬壽

温陵楊道賓撰

古蒲方祖迪書于澍遂陽之清虛館

東西二黎圖

泰山頌

巖巖泰山窄起平地吐歊風雲亭毒元氣七十二代駈王走帝玉檢金泥靈種可觀高者為封堅者為礎玄功告成曠若泰世渾沌循斐舉手能企化為人文闡幽燭昧馬圖龜書

爛焉可紀　陳之龍士奭父

泰山銘

泰山藩宗寔為天孫長茲五岳藐然獨尊應代奮后登封其巔仙宮神府永秘靈文我欽玄功象帝之先大明忽啟炳焉煥焉如欽日覩日出童淵用晦而顯光景群妍程大約

西嶽華山圖

於鑠華山儼金作鎮蓮萼天開河流中瀦萬實跋成九土漸潤德被仁露金聲玉振英文苑是做是圖援儒入墨棄收亲榆知白守黑由摈逮無仰鑽高堅其殆庶乎

浦京南長康記

南嶽衡山

爰取象于太陰兮著絢綠于文章資松黑于喬岳兮借油暈于芝房鍊清煙以成質兮定其名曰龍香毓如漆以比黑兮復似圭以為方上鎪峭嶪之三峰兮俯臨浩淼之沉湘亦有濁寔之為副兮彼田鴈止乎衡陽惟玄冥之所居兮蒼水使者之流芳曾蔵金簡于神禹兮亦化鳥跡而飛颺用是圖當峻于玄玉兮共鶴尾以耀光豈廷珪之所製兮抑詳芝之瘞藏顧深彤管之三萬兮著紈素之千扇爾乃秘之于名山兮同南岳乎靈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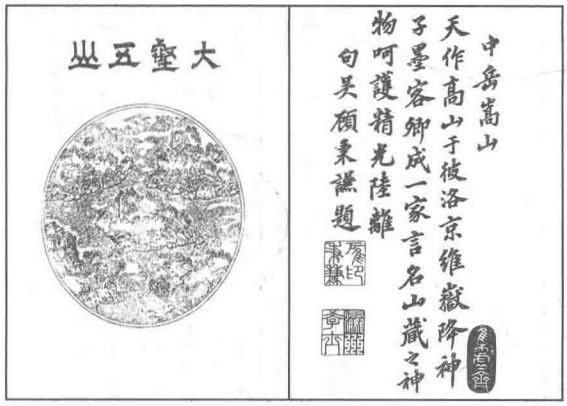
武林姚顧素

西岳華山

東岳泰山圖

萬物資始我峨岱宗王者受命降禪登封玉檢金泥三五篡陰摩頂放踵惟墨之功取制尚象以立乎極光顫歗函纖疑雲出摛華經天作霖觸石卓我松滋充矣若礪

壽樂生浦京南



大壑五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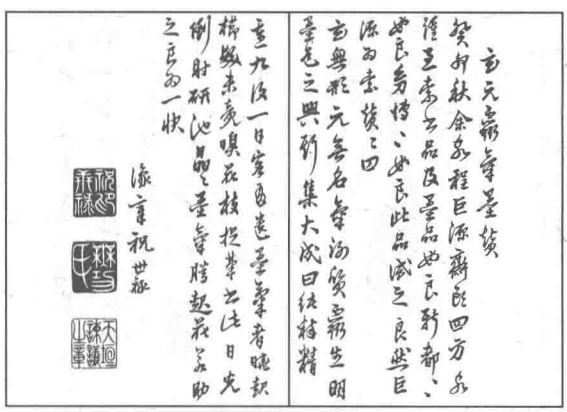
中岳嵩山
天作高山于彼洛京維嶽降神
子墨客卿成一家言名山藏之神
物呵護精光陸離
旬吳顧秉謙題

北嶽恒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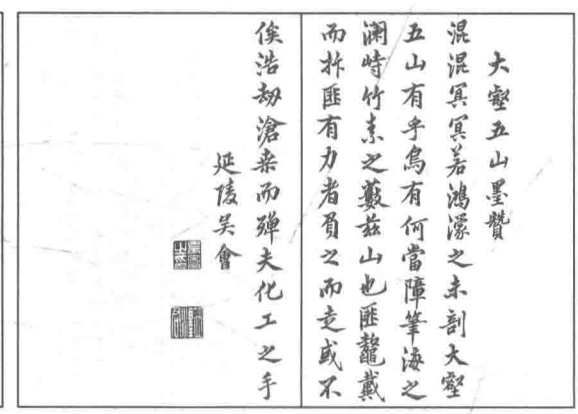
大壑五山
巨壑江洋五山鼇錯仙靈往還與
波出沒鼈背擎之天地現前一念
還真清淨本然
焦竑

中岳嵩山

北嶽恒山
窩神曲陽為太乙總奇之天穹精玄雷為
松滋螺黛之德我不能媸紫秋望禮祀
乎滻源而庶幾與陶諸諸君拼讓于几
前以默守吾太玄
雲間沈文系



大壑五山
范丶大壑水之靈府匯融匯結其山有五神
仙居之亘乎今古隱見無常無有定所元精
氤氲別一區宇真輒于巨鼇之乘誠幻化而
莫覩有即無即吾不得其名言質之西方聖
人曰實有真空是為淨土
玄居士程大約



大壑五山墨贊
混混冥冥若鴻濛之未剖大壑
五山有乎為有何當陣筆海之
澜峙竹素之藪茲山也匪龍戴
而抃匪有力者負之而走或不
俟浩劫滄桑而殫夫化工之手
延陵吳會

玄元嘉筆墨贊
賀知秋余多程巨源齋所四方名
賢至寺士品及墨品如良對都、
邵良多持、邵良此品誠之良然巨
源為余攜二四
方無非元善名筆汪發嘉為生明
筆毫之興所集大成曰仗精精

玄九後一日客自遠墨筆者晚訪
楊數未爽嗅茶枝捉筆立注日先
例射研沈品之墨筆膠趙莊名助
之良為一快
漆園祝世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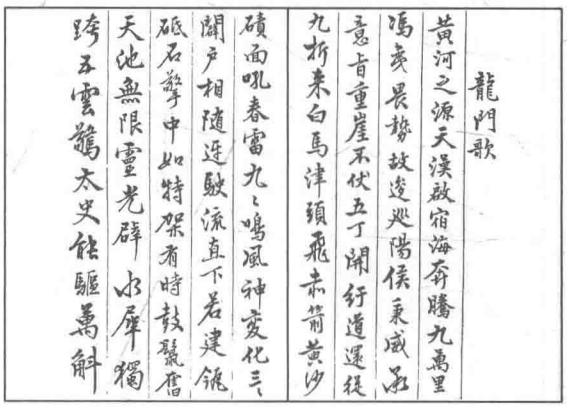
玄元靈氣歌有序
君房氏托於俠困於仕脫於阨隱於墨盡墨之道未以為足
思鼠凡之光可擎毛髮油則黯如也慳濫可塔其煙之色當
佳於油速其前人未及耶洞燭中試半投漆汁火不得離
漸減而投以三之一焱然呈煤取然煙圓結不四均而翅輕
如望天翻彩始在有無之間鑽徵拂而徐精之畫一石僅得
烟十數兩和劑既成不借色於金珠而清光溢目不借靈於
龍屑而幽韻襲人筆泥其濃不渴如水紙受其澤不滯如脂
授諸史氏一試而訝其奇再試而知其所以殊於衆三試而
藏諸懷袖不能不用而不忍輕用惟作小楷乃出就古緘手
自磨研以助書興不能名狀其噴而歸之神化所成奇之曰
玄元靈氣與墨花傳而珍之優為之歌曰
萬顆含氣本一元東玄就剖靈光存物物於物氣乃昜中有神物
為物君托跡桐鄉與漆園化人入火嘯能煽形銷質蠟精魄分真
靈乘氣常藏氣總攝一切歸玄靈出無入有憑吐吞消滴水中窮
河源一粟滿際低昂終日言而未嘗言不言之言善歷聞去胡
得此衆妙門漆書汗簡會其原玄珠在潮力屈羣魔聞能採竟獨
應奇李廣那足論載爾玄德貴人文吁嗟乎載爾玄德貴人文
大明萬曆千寅歲日長至金陵蘭嵎山人朱之蕃書于滿堂之大
隱居

玄元靈氣歌
易水派枯玄德滓千秋墨妙嚼採髓一
支東注新安江黟澤晶熒世少雙徂徠
松彫煙膏皆真贋相迷徒相訾臨池何
處覓翰麋欲燒筆硯咄咄咄忽有寄我
文豹囊開函片片墮玄霜芬芳噴薄龍
麝散光彩陸離珠璣燦初疑墨上蠅細
點齊州漆恨不洒徧九萬笺真須月紿
雙掾筆知是沖玄靈氣鍾蕭颯龜堂香
霧籠咲我守玄方落落彩毫銀管生花
夢
鮑應鰲山甫撰

結玄元靈氣歌
南山有木蕭茗槃虞皇撰之入鼎烹揭煉渾
如膠牙錫吞光含照奪容成千歲陳夏何盈
盈痂哉秦皇思淦城曾如新安撥茗精然以
慕大螺文星澹煙溪漠漠碧雲橫層窠纔得四
銖蛭弹丸珠韞授長卿乍研龍尾瑩且清長
卿懽作鷺人鳴凭几揮毫十斛傾作歌紀事
錫嘉名龍紋劒券莫爭衡居然元始靈光生
散作宇宙空中聲洗硯閣筆了無情寮寮千
載太玄經吁嗟乎寮寮千載太玄經
武林姚履素

孟京產者孟門山及京山也山多產乃以涅石及古礦名夫非墨類也予余也蒙不惠考圖經而得斯二者錫之即石墨山不得專其名予前矣涅而緇石斯磨古而礦色斯驪蒼亡者墨依型熙重形聲以焉支焉墨者池動器盈十三經勒壩等碑
程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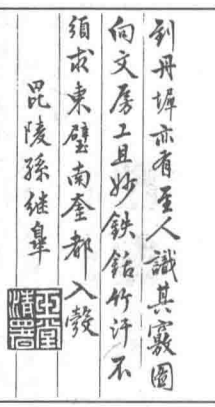
龍門



龍門歌
黃河之源天漢啟宿海奔騰九萬里
馮夷長勢故逶迤陽侯秉威恣意肆重崖不伏五丁開紆道運往
九折來白馬津頭飛赤箭黃沙
磧面吼春雷九乙鳴風神變化三
關戶相隨逐駭流直下若建瓴
砥石擊中如特犎有時鼓鬣唇
天池無限靈光辟水犀獨
踏五雲籠太史能驅萬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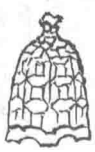
孟京產

玄元靈氣



刻冊增亦有至人識其竅圖
向文房工且妙鉄鉛竹汗不
須求東璧南奎都入穀
毘陵孫維皐

雲山鐘
雲山聚水鐘
出晉元嘉時
善製上書料
斗人不識
有之既



固元天青
崑崙東三千里有岳五色北曰固元黑雲上
升黑水下流魚鳥色如之道家取以爲青聲
變得之轉由爲黑矣墨不足做乎故以天青
名煙而烟煙而非烟古而古之又古以爲青
也鮮以爲黑也妍以爲倩也仙是以系之曰
天
丁士寧書

金膏水碧

金膏水碧
金膏水碧奇寶居也詩人多用之而莫究所
自黃金之膏可以續骨出稼天子傳取山多
水碧出山海經墨子大華俱收之苑安得遺
焉載以詩
金膏有膏水胎有碧山靈崢嶸洞腹滴漉墨
者亦倣巧人時摸六書似同以凝麝蹟
程大約

固元天青

五螭

墨丹
程氏墨苑

黑丹

余讀東京賦浮黑丹石緜句則罹紘異之考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于山陵則黑丹出焉考之輿地則鄜西高陵楊城宜陽汧陽鼎興諸地井洞中皆出石墨黑丹者是已其始名載大戴禮從古尚之矣今上躬謁山陵仁孝之至玄液素緜宜有應者不復故近侍之臣苑而為墨效臣臣忡華之忠頗為聖明頌之欽黑者丹玄緜況瀾溝流於土洞穴井鈴鑿煤工成服監羞臣我禋我永以北面

石燭

石燭凡三名曰水肥曰石脂曰石液今之延安石油也薰烟為墨佳甚唐人延州詩有石烟多于洛陽塵之句故特苑之

水何肥波瀰：石何脂膏垂：仙人可稽釋可裘尊生通靈允若茲煉以烟煤合作黛尚書省下標喻摩

玄玄子程大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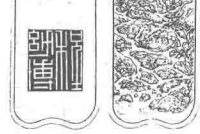
不其

不其即墨山也山有書帶草可入墨又有墨水自平度墨山來入海即墨色名奇矣乃不其山又奇余固處而苑之

不其山積墨上有書帶草墨水浮湯湯抔實測為旱山川競呈奇扶桑峩杲：萬鎰千黃金貽為藝林寶

程涓著

丁士寧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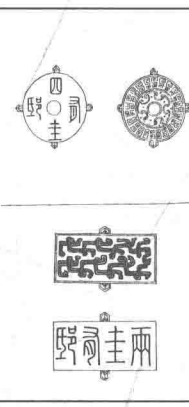


碑石

碑石烏石也西北產以書且染繪焉辭具員方夫三者殆亦石墨類也苑之為碑石

墨以煙墨也人墨以碑墨也天入楮則賸入繪則妍三臺九子尚同然

程涓



賜得雲窗霧閣雙鳳闕

崔嵬宮殿九重居鬱：雲霞五綵舒榮樹千行燦鏁爐天街奏隊攀龍輦夕浮露氣開金掌晨送鐘聲遠玉除迴想十年供奉事宛如昨日詠鑾輿

游氣氛氳御道長五雲多處曉蒼：深宮環珮依龍袞高閣金銀峙鳳皇風動九霄千象緯星臨萬國拜冠索從知子墨新承寵臺上徒容賦柏梁

綸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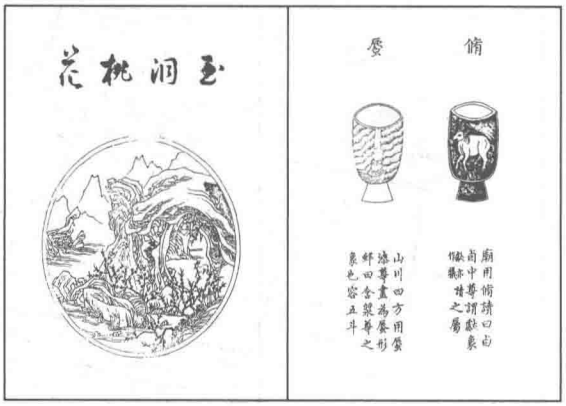
阿閣開：以煌熙北斗踐文昌栖金爵巢鳳皇鑄號紛延日光三壽朋若陵岡攄帝綸揆天章勢沈：夜未央繒繡散垂衣裳酌元斗惟斐棄眞四游紘八方五大業皇哉唐千萬模歎而昌歌以言之永翱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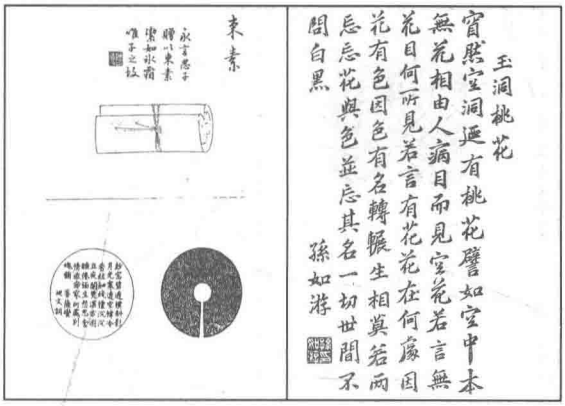
顧起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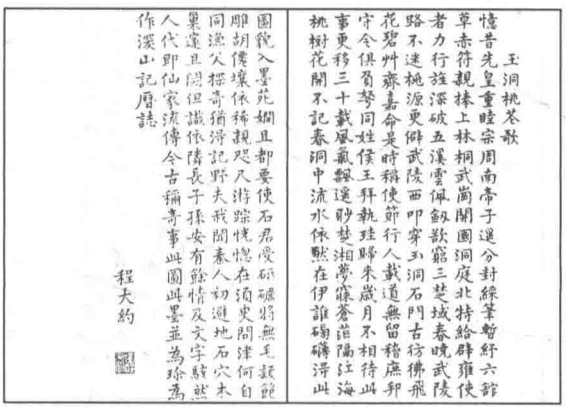
綸閣

盈斗侍臣鵠立恭上金莖露一柢九重樓閣峻升中遐荒瞻卓爾千載明良交喜起庶事咏康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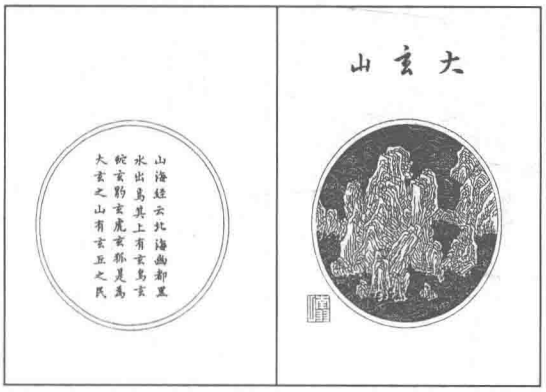
程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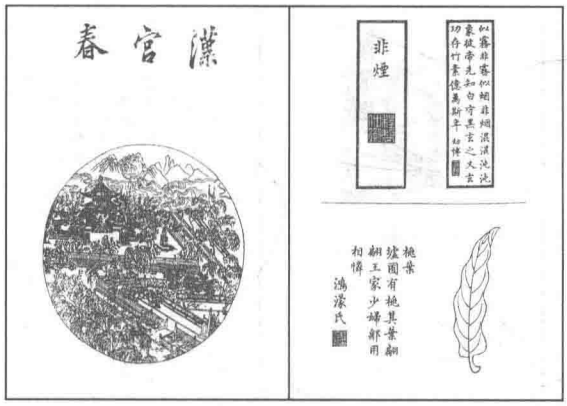






程君房《程氏墨苑》卷四《輿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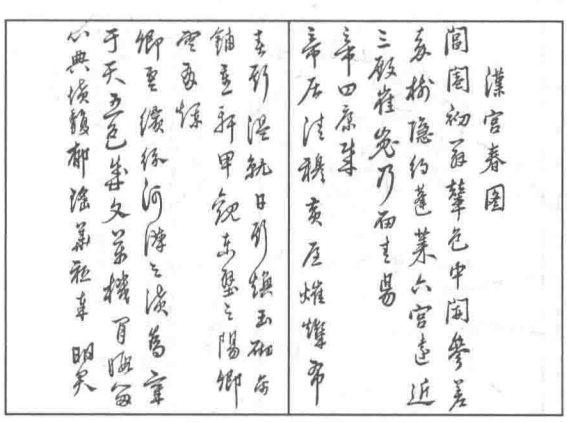
大岳山
峻之若蒼郁野然者湯之郁虎
彌而勁藏之岳立之野而日月之光
郁乃多景宣淳汁黑丹凝霜胜華
胜祖德至而章啓我皇我飢是晦
而以明　長水樂和製

五嶽四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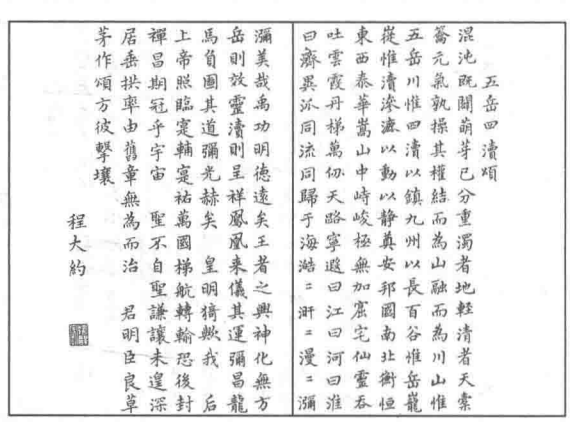
漢宮春

非煙

桃葉
弦圃有桃其葉細
翰王家少婦郎用
相悖　鴻漸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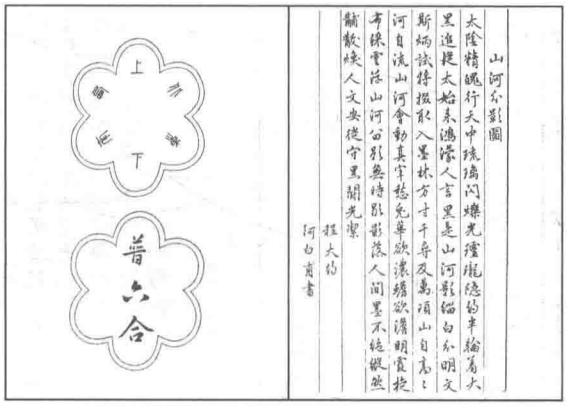


漢宮春園
閭園初華華色中閨參差
多掩隱約蓬萊六宮遠近
三殿莊嚴乃西主昜
幸四康等
幸石渚殿東在雍壅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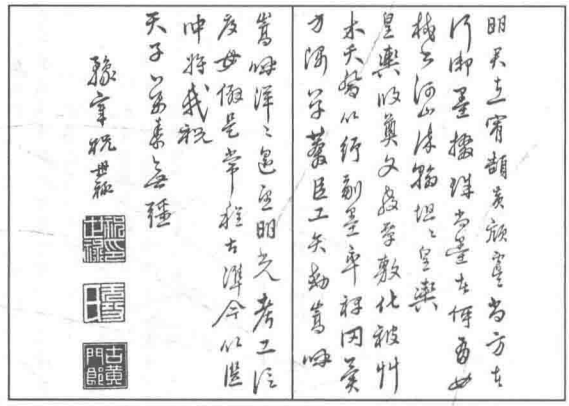
五岳四瀆頌
混池既闢萌芽已分重濁者地輕清者天棄
蕃元氣孰操其權結而為山融而為川山惟
五岳川惟四瀆以鎮九州以長百谷惟岳龍
從惟瀆滌濾以動以靜莫安邦國南北衡恒
東西泰華嵩山中峙峻極無加寔宅仙靈吞
吐雲霞丹梯萬仞天路穿遐回江回河回淮
曰濟異沐同流同歸于海浩＝浡＝漫＝瀰
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王者之興神化無方
岳則放靈瀆則呈祥風風來儀其運彌昜龍
馬負圖其道彌光赫矣　皇明猗歟我　后
上帝照臨寔輔寔祐萬國梯航轉輸恐後封
禪昌期冠乎宇宙　聖不自聖謙讓未遑深
居垂拱率由舊章無為而治　君明臣良草
茅作頌方彼擊壤

程大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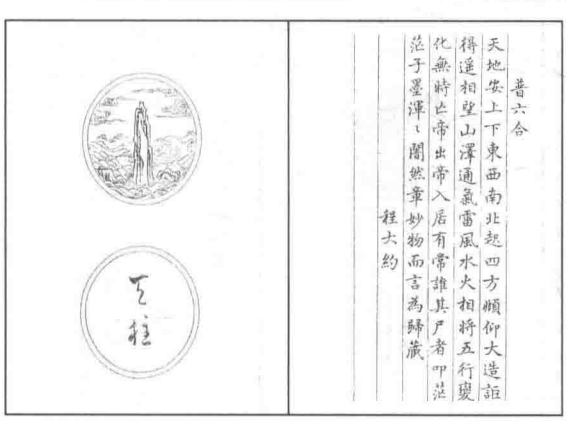
山河分影圖
太陰精魄行天中琥璘閃爍光瓏瓏德鈞車輪為大
黑道提太始未鴻濛人言黑是山河影偏白分明文
斯炳試將拙取入墨林方寸千尋及萬頃山自高水
河自流山河會動真宰超兔華欲濂蠙欲濟明實投
布綠雪浪山河分影無時乳影落人間墨不絕縱然
輔教候人文與德守黑開光輝

程大約
河白閣書



昭哭主宥朝羌頒寧為方主
作御墨播殊常墨主作西
機之河山体物垣之皇樂
皇輿收冀又啟學敷化被竹
未天為以行副墨率祥同美
力河等蕃臣工矢勉為哨
為哨洋之龜座明光考工注
及典御是掌程古準令以進
冲將我祝
天子為集嘉種

豫章祝世祖



普六合
天地安上下東西南北超四方頫仰大造詎
得逞相望山澤通氣雷風水火相將五行変
化無時出帝出帝入居有常誰其尸者叩莊
范于墨潭ㄴ闇然章妙物而言為歸藏

程大約

山河分影

石墨山九曲水

天柱

北平驛武縣之西南有碣石漢武帝常登之望巨海而勒其石枕馬形如柱今柱見立波濤中潮水進退不動不淡今曰天柱子墨氏直之研池者何溟海餘波天柱者何石墨峨峨支空承宇則采相摩七映鷹揚九涼鷹多隨氣潮汐天與水和以文以字千秋不磨

黃公敏劉然書

山玄水蒼

空國香

灩澦九鄉隰耳預爲民好波跛耳廣步慕以爲動禮習戊席以黑爲美鮮鯈所饋空國異佳空國香知白業守異癭隰耳阿鶩牀城某流鬻之碧露疑霜以宿斑正色灩高鼎五祥經言空國遺夢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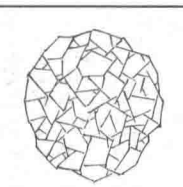
程洵巨源氏

玄國香

石墨山

新安縣密山之南流應九曲入於洛洛水之側有石墨山山石盡黑可以書疏三臺之戲其走類歙余鄉黟山多有之亦以新安名郡然不若縣著矣煙不必松桐柯調不必滕廣阿香不必蘭與麝人不必刮與麝山靈後鬼工突兀出嵯峨森蒼玉及黛螺三臺九井歲何多

程洵



蒼水裂

心眸似瞧松聲與亂葭濟膝能忘思礪
叚臨淇猶自憶承楨君看鰲雲偎團旭
一杯清碧帖玄玉朗朗飛煙黯歙沉挂
派長脉濃宜絲

滎陽鄭焞

辟玉冊府

蒼水玄玉

蒼二蒼必擬而意必古二蒼墨久而爲精爾必必必精墨華脈明爾室必必墨賢脈鼎必玄鏡必二庶脈必墨蒼煙與脈爾今名研應葉戰麻脈光光畫必而作必吾必勝墨與

二西必經閣

阿白甫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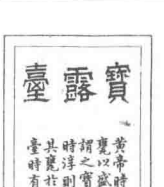
辟玉冊府

苔之華貽陶唐斬五瑞虞用章作六器禮瓚方欽二帝逮夏商為珮為彝于今有光維周興文武王郭斯旗折斯方倾盈億鈞旗瑞信孚尹昭嘉祥德特達于珪璋美周穆紀遐荒秩柔興黑水陽瞻犀玉策府藏鎬琬琰探琳琅庫錄字檢青緗具曰天瑞觀國之光

若之堅練維良若之潤刮維光若之色勁維常若之馨磨維芳晦而明闇而章比德于玉其用無疆

程大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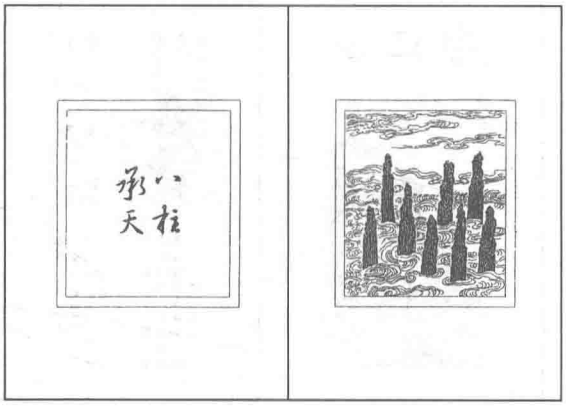
劉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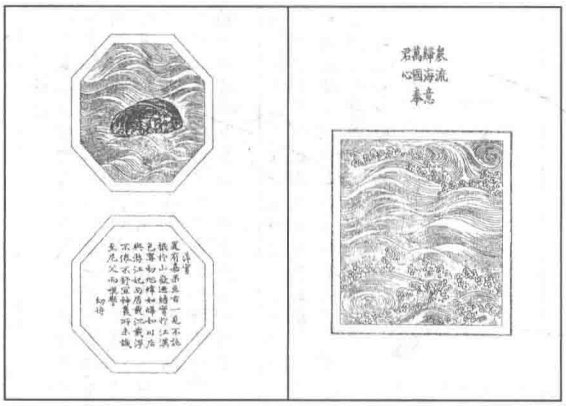
寶露臺

黃帝時毋五之國獻瑪瑙謂之寶露至元時猶存時淳則滿時境則竭齊遺址寬七丈高二丈在衡山之岳為寶露臺時有雲氣生其上

清輝
照
海月


八柱
承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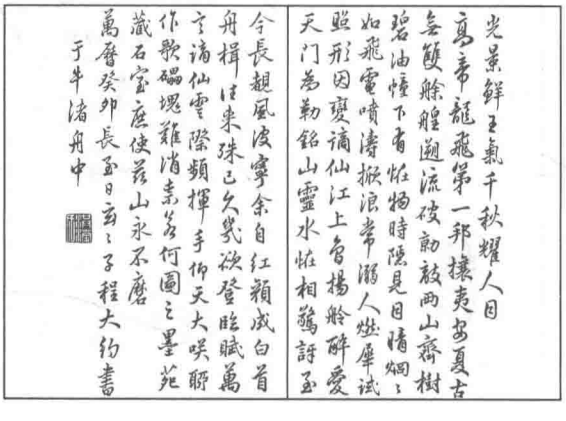
青靈芝


教輝萬君
流海恩
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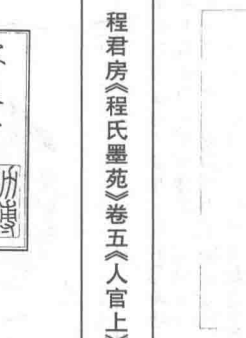
同心結吉
折夢蘅之蘭予贻同心之人字
永用以為好兮 幼博父

天門山歌
滄江瀰漫幾萬里梁山對峙江之
汜繞如地裂諮天開湖澤青霄不
能擬瀰漫浩渺勢擪雄崖蔑此岭
見天工吳楚湖津從此限作固
作鎮資王公庸一跖鯨吞莫南
服天門逸拱鍾山禁雲簇霞連

水木湛清華


光景鮮王氣干秋耀人目
高帝龍飛第一郎據夷安夏古
魯艘艫艦逦流破勍敵兩山齊樹
碧油幢下有壯猶時陰見日晴烟
如飛電噴濤掀浪聿溺人壯犀試
照形因褒誦仙江上曾楊舲醉愛
天門為勒銘山靈水怪相驚訝

程君房《程氏墨苑》卷五《人官上》



白鸞靈區

墨苑卷之五

人官

墨史氏曰天用地地用天天地用人人用天地主我言乎語用而及於人用天地而後兩間之用全也自有書契以來而墨為政大小之用靡非人者是故官止而神王機動而天隨用雖以人而窮變鼓舞之利有人力無所與者庶幾見天則乌中華衣冠之區禮樂明備巍乎煥然光照古今即離題窮髮之鄉離冀貊範無不王者舉奇巧而歸朴素今普遠近之製度居然可考矣作人官

鴻濛氏程大約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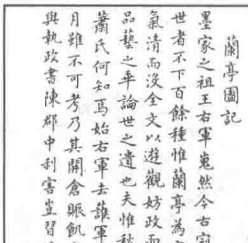
和光氏周之訓書

寥天一

相非相色非色玄之又玄不可思議功德

漱香道人唐鶴徵銘

南都汝氏劉欽書



蘭亭圖

蘭亭圖記

墨家之祖王右軍鬼然今古宛焉右軍墨蹟傳世者不下百餘種惟蘭亭為家哥求者以天朗氣清而淡全文以遊觀妙政而掩全即漢之手品藝之平論世之遺也夫惟秋景而後春記之蕭氏何知焉始右軍去職軍而為會稽其歲月雖不可考乃其開倉賑飢上疏爭吳會賦役與執政書陳郡中刳害豈習清談而廢政事者治暇而務遊觀蘭亭何病哉至其兩諫股浩北伐而策其必敗吾會稽王領根立勛業而後可以有謀趾晉之先後事右軍預燭始之非空談無事實者時不能用至于捉鼻自紀非右軍之志矣昔人謂右軍為藝所掩論其人回出東晉上竟其經略不在茂和安石之下知言哉乃今去永和千百世讀其文而思見其人即其事而想像其地按其圖而親矣其膝六朕可紀

謝萬吟就而反顧之次則上虞令華茂山陰虞谷傳亟執筆欲偶語任城吕本藍城曹逞張吟據地作談天態中軍余軍孫嗣拍手自怡陳郡袁嗳之且觴且吟行余軍王豐之手卷不能釋倏有石梁亭清流中四五童子執事亟盥如如者已王肅之拟鬢而坐余軍司馬虞說執簡而思府主簿任凝束手而了不經意左司馬孫綽竣賦而尚貴餘勇諸賢四十餘人皆天下選

文物雍容拉一時之盛賦詩以四五言今篇有成二篇者有成一篇者有不成篇而以酒篇者三分而鼎立之于時為高會右軍即遊觀於泉石而實以虛談癈務浮文妨要鑒當時之弊故以一死生齊彭殤為妄誕于文為眇論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趙代特出字有重者皆構別體褒轉恣異遂無雷同其時乃有神助他日更書數十本終

注經升

太薛

百子圖

百子圖歌

閭閻萬户何慶門圖中風物宛堪論群兒嬉戲垂滿百化日舒長春漏温盼倩風神剪秋水激昂意氣撇朝瞰小者馳地作虎子大者行空如鵬騫風鳶高放務寨廊竹馬常騎習結也禮容或能談俎豆鬪芳兢得拾荃蘇藉草搏沙作羹飯觀魚激水翻甕盆辨難時指東暈日延佇詎唉面隣豚傀儡開場劉項戲

天祿青藜

歙器銘

在昔唐虞執中立極三王代興守焉靡忒周公思兼制器示型惟虛則歉惟滿則覆正也惟中究見天則繕性理人匪茲焉式尼父是取交神契默聖遠遺徽虛器徒飾三改杜思五斛曹憶義則固尋達人興懷胡以儆心衆諸即墨顏終固衆玄珠可得是曰真觀歙告一德

汪良楨士冀父

銅亞亞器

雍容揖酒唐虞存先導羣芩作羽蓋高標曳楮列旌旛市彬彬成禮樂似聞啞啞多咲言成行在右倏在左群兒自小還自尊己歡拜里金蘭合詎數謝庭玉樹繁鳳麟有美歌毛駌水木居燕窩本源借問桐鄉鷹不億副墨之子洛誦猱

古歙程大約

青黎閣

賦得天祿青藜

我天祿閣沉夜未央燦映圖史耿青藜光東髮授書久糟粕陳縹緗啓牖藉老人閱譚超尋常曲學蓋比阿諂諛嗟荒唐蒜糟發餘緒戴志時翱翔豈必困百家聊以康四方千古寸心在言意兩相忘

朱之蕃書

金人圖

三緘其口而銘於後括囊无咎與戒滋垢孰與嘿守噤金人其陳玄之密友與

于若瀛

金人圖

忘爭戒忘爭寡怒寡事好而逮泌躬泌口勿爲而不與而口其以金注其口黑守棄爭垢之爭繆爭愛之爭以鉛泌後毋使陷欠而當制爭泌肘

樂和聲

金人圖

天祿青藜

美清夜厭赤霄駕觀乘風遊歘飄望天祿止沆寒青藜曳扶行招搖口爲吹火爲燒天老儻然意氣鏡搜秘簑捡繅幘卯金之子坐相邀墨斯絢聿斯標指画千古何逕逕鵠成象故玄超東壁圖書應斗杓

程大約

豈敢圖銘

於爾豈敢武緘其口戢銘于脅殛是守於爾后敢大張其吻戢銘于胞愧卿靡謹密罗小学既瓢靡建狠猴韋服紕襏以屢筮戲民生言語矣践樞機迓骰癰穡局蹶趾放江里攏曈譬譽堅白鳴恣唯黃寔寬

明二兕学竣瓢巍二晉我九列來逐家邊顧家森良陳九駛序咸翳騰說外肆中距啓猴戴體曾是於遠蹟共靡常弋驅而蜾恃姑亮直安從柔辟進其乘本退其齊踏駛二眷滅炎二盾何既雞經羅逐尋斧柯呼且當吸出剖爽人聚齒靡敵刺缶何及爰員溪

創製心墨史輒口與戎暴戎掇讖輕
手何為矧及戔字慎言哥言宜石各
指象作銘詩戟告舜学
獻醒客程大約題

九子墨

九子歌

商之孫子最不億玄德日踏尚白色疇何縛人鋪陳玄默然知白恒守黑鬱乙但練有老松由来易水多良工更取奥脫熟萬杵窮毫犀角盤雙龍本性長生生九子鴟螭鳥王應無比夢寐曾聞十八公禮樂會對三千士陶泓毛頴結綢繆會稽諸生歡相接用世毋膚名處晦人人封作松滋侯

程洵

蘭臺

蘭臺銘

高臺巖巖峙皇邑上有五雲旗紅日下有香草曰以蘭為王者香香什韻何我裳蒞雜靡蕪鋤而去之將馬須玄穹墨色墨不渝願上主君三千歲受茲介福收中吾

程洵臣源父

劉然書

玄香異氣

玄香異氣

點乙其色苓乙其香主德孔明君子之光苓乙其香點乙其色光載簡策實維主性其香苓乙其色點乙有德無為君子之守其色點乙其香苓乙有注井閒啟此斯文

趙士楨

陳玄

陳玄傳

陳玄者登州人也其先有居石州者麝磷涅緇或病其無特操也故不甚顯名既而徙居松陽以功封松滋侯未幾有罪失侯國除玄出祝融之後其庶孽俱褪墟無遺惟玄得其輕清上浮之氣能世其傳聚族而從鉅鹿之睽州採弥集芳以自禱于上帝久而不厭唐虞而出之其光瑩然因代添圍吏為政又與

楊氏父奎而治通術其言並盈天下楊氏為我天下無所利焉玄特無憂自王公大人以至鄉塾市肆工匠暨樂閭不沾其馥而濡其澤者方戰國時天下競於力政玄雖不得志然羽檄交馳未嘗不有賴焉猶浮仕為客卿漢武尊儒右文玄始大顯嘗曰我誠不惜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即九流百家言布諸簡冊汗牛充棟俾謄朋洛誦守之無斁猶吾副也

特予引繩而彈之俾歌頌奏曲者無以自容未可以執一概之也孟軻氏迹以部言距之者為聖人之徒何歟論者終躋之與孔子並豈以聖人之書不得之不著

晉陵唐鶴徵撰

夢人遺墨

廣平程士華書

若夫採鹹梁翰之士臨池而揮灑出無入有變化莫測其軌與我顏吾惡夫太白若摩蝦蟆者易汚常守黑為谷不欲以其功顯爾記云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故雖當坑儒焚書之世吾未嘗不藏器以待時卒不至於廢絕而不嗣也又曰人知我之茹垢納汚而不求白也不知我之潔於自愛纖塵微瞰入之則黯慘失色矣奈何法家者

流剞其面則借我為名貪者黷于貨則借我為名吾知其解也又曰千載而下尚我者楊子雲善成我者韋仲將李廷珪而已故曰知我者稀則我貴然天不變我之道亦不變我其將與天無極我玄終以耆宿見重于世其後子孫往：浙落人間或顯或隱迄今巨子則在歙之程鄉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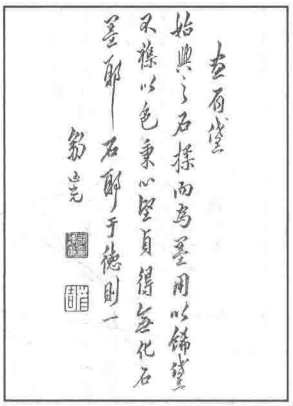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玄生周於濟用晦於歲用然亦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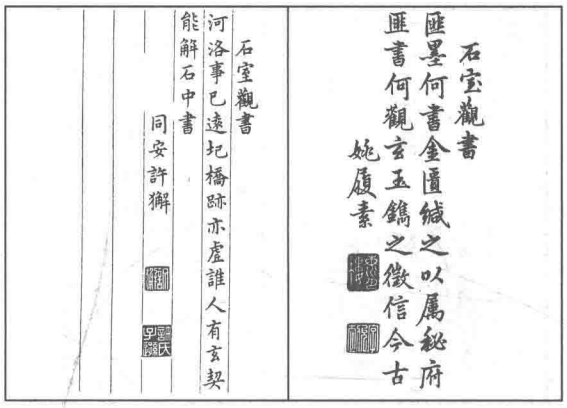
夢人遺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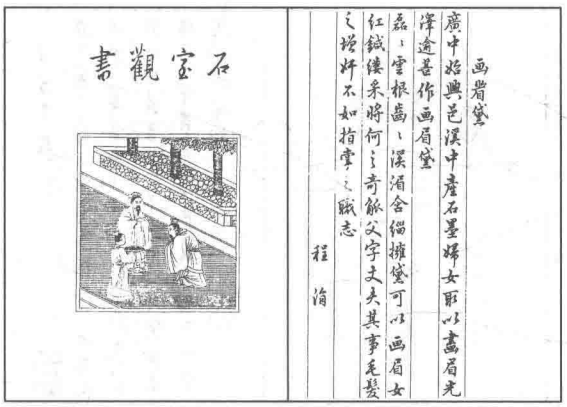
昔人夢浮筆之子復浮墨魁
魁何處歲山川當失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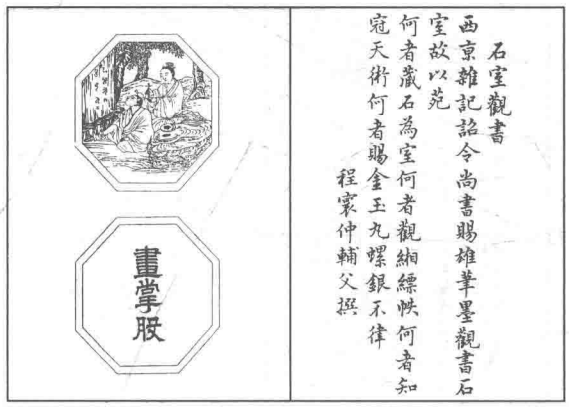
同安許獬

畫眉煤


畫眉堂
始興之石採而為墨用以飾堂
不藤以色秉心堅貞得名化石
墨郎一石郎于德則一
翁方綱


石室觀書
匣墨何書金匱緘之以屬秘府
匣書何觀玄玉鐫之徵信今古
姚履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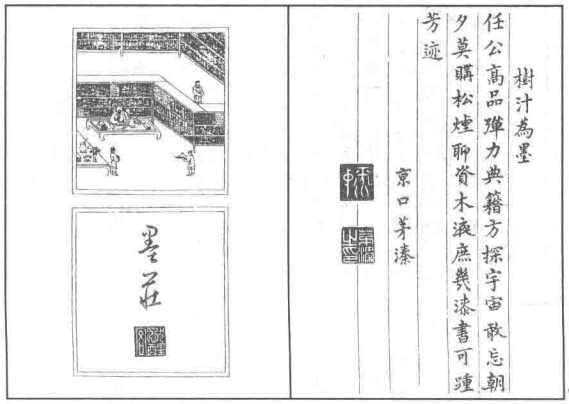

畫眉堂
廣中始興芭溪中產石墨婦女取以畫眉光
澤遠甚作畫眉堂
磊磊雪根齒齒溪湄舍倫擁堂可以畫眉女
紅錢綠采將何比奇飲父字丈夫其事毛髮
比堅好不如指掌之賤志
程洵
石室觀書


石室觀書
西京雜記諮令尚書賜雄筆墨觀書石
室故以苑
何者藏石為室何者觀細縑帙何者知
寇天術何者賜金玉九螺銀不律
程家仲輔父撰
畫掌股

畫掌股
昔者蘇秦張儀二人同志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
無顏記則以墨畫于掌內及股間大掌股之上汗漫
難書非精品不能任也若儀秦者可謂良于墨矣因
作畫掌股
訓斯詁仲斯股烟可觀佛斯彷指斯掌窖靡奧何以
畫之汗以漫精煉大還是黑丹三寸之舌調無端子
墨子功當太官
二酉生程洵
劉侗帝墨

言之文行之遠吾將以汝為與
乃質不足而文有餘其無為虛
車歟
義興吳亮題
掛汁為墨
任永年十四時學無帶
師資莫不速嗤誤妄言
人而不學則何以成哉
徐木之下脇茅為席割
荊為筆點掛汁為墨夜
則映星望月時則繕寫
篤以自娛觀書有合意
者題其末蒙以記其事

君子之車
劉侗帝墨
後漢劉侗佐郡為主簿當
為郡將小子買墨尋援之
經成學焉因譜而入墨
者經在笥者墨在匱散子母
錢摶公卿業二酉程洵


掛汁為墨
任公高品殫力典籍方探宇宙敢忘朝
夕莫購松煙聊資木液庶與漆書可連
芳迹
京口茅溱
墨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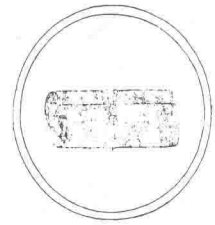
程君房《程氏墨苑》卷六《人官下》

墨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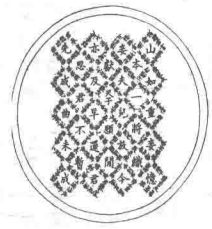
二螺四九自古重錫豈期勞人砌門壘
壁雲護儲胥雨凝陶埴日居月諸坐而
論易

秀水朱國祚

結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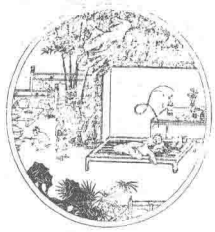
織錦圖徑君字起至還字止



宗冕詣冠奏仲振羽儀於秘省中華史屢司喉古於南宮頃雖歸卧林泉行將名登鼎銘令公子李高七步學富五車鍾鼓詞垣笙簧苑門第清華豈直王珉之于王治文章典雅字殊實至之於實曾射策擬郝林之一枝遥籍知卑之獨坐濟美可必世家何慚大約人非文舉拿登元禮之門名謝仲宣喜倒中郎之屣製作油緜紬曾藏瓊瑤

之報秉懷呈華札蓋羌牒之投數日踏踏
冀中頌祝冕命良史特繪斯圖蕪紙之以蕪
詞且載之於墨苑云頌曰
雒門天迥綸閣震連朝推望士世豔清衡纂
述
帝紀出納
王言
戰宸曲筆

丹紫森嚴蟠躍龍池羽儀鴛



世寧繇綸頌有序

筮閣派清派清水產脩鮫之珠蘇秀巖深山
孚卞和之玉天不閟寶韋彰照奏地不愛寶
允售連城惟我內掘之仁帝重其官故爾西
掖之除世榮其採職代王言授蘭綸之閣
詞宣圖道揮雲龍風之池吳翹典作史書參
裁時政漢高馬遷之手尊寵任職魏嘉列植
之亭清切琴官執情標邁三令擅風流於晉

朝詩賦清新謝客流聲名於春宝盛唐則令
狐之藻丽有宋則司馬之忠純至涉清班蕪
居要地事隆前代光映後賢圖文獻之所共
徵蘭册之所並載者也要以吳世今模陽生
盛典不多見於往昔庶可必於方今恭惟
殿城大宗伯于相公氣識淹通書華豈膽參
宣序序望重台衡經綸蘭歙煥乎湖色
皇猷明建珪璋展也鋪陳

筆花生夢賦有序

若江淹夢人貽筆一枝夢滿生五色花光彩
可愛由是文思日進擅名當時余幼承父命
習計然之策浮游江湖不遑問學中年遘有
所激奮跖戚均姑親任史傾暑大義而已旨
宣一載歸荷家難久困保宮情思無聊閒以
篇籍自娛羞涉吟詠思致寒澁未敢示人一
日偶涉夢境見祭上管成曄然生花喜而美

之雅賞魏明猶益留之文通嘻若之夢為不
與焉吁嗟乎事亦有夫由是漸寵著作之
林宗第巨源壁一二英人時見邑相與彈
射遂使奉教於大雅君子滑宮幽憤之懷傳
播區宇況寬幸釋褐實天之厚恣抑亦精神
之所感召歟為賦篇集墨苑追信其事庶良
史圖而載之併系之以賦云

贊載稽于叢若異江生之筆花銀吳律以述

等皿趙夔而揚範據采色于錦繡會稽菓子雪霰文犀之管既不必貴翠羽之飾抑何必夸爾乃出入六經周旋百代旁幽窈於朗神綜人倫於睫睨與周孟子美里慰史遷於軒牀質情題祀免謝天地實賴以闡牛聖之道揪豈直以紀五車之文字

萬曆甲辰浴佛日高居士程大約紀事

何休學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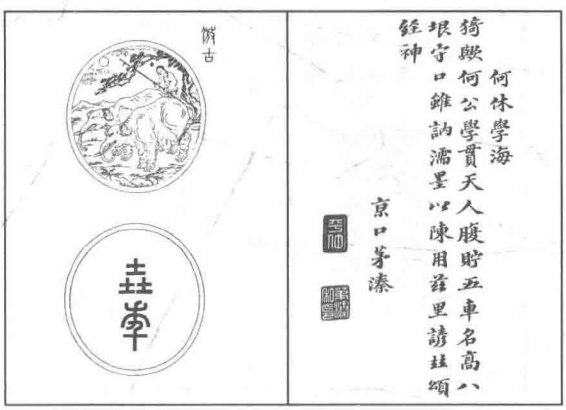
何休未詳多智三禮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古今歷代圖籍莫不成通門徒有問者則為註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守謂之三闕言京師謂鄭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海

倣古

筆花生夢賦題

古者吉月獻夢于王蓋重典也即爰立大事以夢課得之知兆其神乎乃召五人無夢而莊生之縣以物乱于之妣以人宵夢真也故季德襄而人不能夢亡不及獻夢莫者証夢私著記于夢乎何有不佞披髮時陛先大夫于辰陽授交宗兄劬博先生迄今四十餘年每見劬博伸筆而為諸篆文急不索韻緩不如寫而攝索韻而攝索之不多存也組以家雞園園中不佞歲時往省之見葉頭古史山積幾于頭川氏所受者劬博閒謂余曰昔之夜晉筆生花夢占揣持之祥乎然劬博自是日增文興積稿幾二然交人潘伯和往視劬博孫集而甘剖刷不佞劬請之較叢者大相迥異矣揣持之花不為惠連之草乎先生每自賦其事屬墨者苑之先生以夢而得覺不應以覺而驗夢筆墨交施飛雪霧而徹半半晉以為先生之茂墨德一動天文芒乎乃海內士大夫率多先生苑名文能作遠近轍至成百家不朽言人情賢于夢卜誰不信夫欲驗之以驗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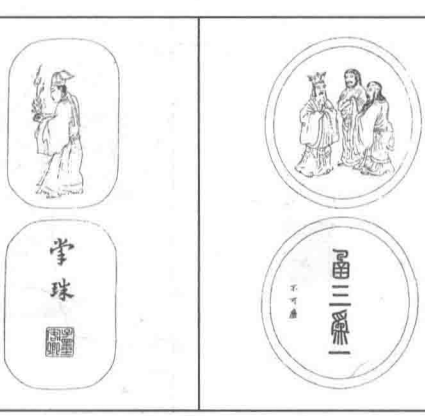
宗華清臣源父書



何休學海

猗歟何公學貫天人腹貯五車名高八埏守口雒訥濡墨以陳用錄里請壯頌經神

京口茅溱



竹林七賢

鷄彝

鳥彝

春祠夏禴裸用鬯鳥彝刻而畫之為鷄鳳鳳之形著於尊上受三升盛明水

制度容受一同鬯彝用成器雷鳥即謂畫鳳鳳形於尊上鳴鳥謂之鳳鳳故也

題竹林七賢圖

山公愛飲世爭傳一飲八斗方兀然阿戎飲與六劉翻輸黃公酒壚前風流應不減羣賢中散酒態更堪憐酣如玉山頹其顏興中誰解識真像步兵清嘯入雲天胸中磊塊大于拳流以百斛獨覺堅途窮慟哭驅車旋奈軍頌酒雖短篇于雲酒漱珠愧馬荷鍾相隨一伍偏仲容圍飲囊括樽大盆盛酒雷富延一吸何妨盡千千向生誰圖資酒錢酣來瀉輸思如泉

混沌道人張泰貞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

掌珠

玄珠歸掌握玩弄以朝夕晴道不須接盈囷亦空壺光餘十乘直價亟連城易只恐此物神不與世俗親江北仍迂佩驪龍未可馴

如得仙掌一舉盡損金滄洲無遺珍

常道立

賦得落日放船好　程　洧

向晚朱光逝新涼傍水生欲教張樂飲須作泛舟行
彩鷁使星度紅船趁月明鴛鴦殊解事愛殺五湖清

賦得輕風生浪遲　江良楨

一水澄如練微茫信晚風流連浮露綠蕩漾落霞紅
洛女凌波襪江妃布鼓空何因上舟檝相與共千鍾

賦得竹深留客處　鮑觀光

翠篠叢幽潔倘然覺夏寒千竿高百尺臨水寄千竿
蔣詡頻年種王猷竟日看此君殊戀客画舸倚前灘

賦得荷淨納涼時　潘萬嗣

幽人期結夏浦溆出新荷碧葉羞郵漆紅英吠綺羅
游魚潛影密舞蝶逐香多采ㇾ誰家女回風裊棹歌

賦得公子調氷水　程大約

何物偏宜夏長安玉井冰但教深著歡豈怕薄寒凝
白髭群加愛青蠅獨見憎盧疑祿蠹客河朔興難乘

賦得佳人雪藕絲　畢力德

美人能愛藕雪以當嘉蔬玉畹色相似氷肌香自如
含情偏熨ㇾ作態故徐ㇾ間恨中心事繇掌欲斷餘

墨池

墨池千載留其名水皆盡黑
今者清昔人臨池累歲月今
人手中荊棘生學書不勤書
不成獨使山陰草聖鳴

孫如洛

墨池

右軍臨池美柔翰濺硯頻教墨花散日居月
諸寧覺深池水盡黑人爭歎蘭亭自昔擅風
流唐主不惜千金求即今
玄聖重翰墨褒余何負松滋侯

程大約

賦得片雲頭上黑　黄公敏

餘潘清川上油然起片雲千峯齊黦澹四野轉氤氳
鷺立仍相狎鷗飛尚一羣座中添逸興況值酒微醺

賦得應是雨催詩　吴文鼐

為問舟中客誰稱鄴下才祇緣詩未就故遣雨相催
思逐千峯起豪從三峽迴倘千金谷令何怕玉山頹

里人洪自寬書

墨池

浮金輕玉

玉堂柱石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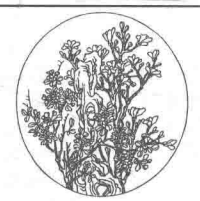
太史氏自言尊燕徼清切近帝閽駕水作天玉作堂
巍ㇾ杜石築天長築天長運歲功四時亭毒享以豐
芝房蘭臺供臣郭右文秉武歸尚鈞頌言萬歲祝
聖人祝
聖人寧萬國禮樂明備中外賜冀帶礪有奎銘山河
府以文章林翰墨

程大約
劉然書

飲中八仙詞

世傳八仙不可見海島迷茫鍾呂面浪游五
岳亦浮雲貌得千齡一飛電何如飲中八仙
人其骨已朽名逾新杜陵作歌譜姓氏宛然
像額見天真舟車意態各殊狀箕倨簡傲時
相親睥睨乾坤小宇宙庚猶日月無冬春咲
呼荷鍤小豎子哆言枕麴非放民何得鯨吞
涸河海直須半飲移星辰擾ㇾ世途勞鞅掌
津ㇾ麴櫱堪養身竭來鬼厭守吾黒才華酒
德并為珠要知生事持螯蟹何須高閣畫麒
麟右揮絲毫左揮筆呼尔八仙若有神須史
應却俱混沌淋漓醉墨淩風塵

程大約
劉然書



瑞蓂益莢

瑞蓂
維茲珠草愾茶吐榮雪物聞氣
旬陽而倾枕河渭之膏壤吸昴
井之玄精靚聊而齊頭類承
露之製並

玉堂柱石

文彩鴛鴦鴛鴦
官槐兔目竹杉香長堤嗳露簇暗黄公
子看花馳馬增王孫挾彈調鶏場鬬鶏
馳馬歡何極細緑圖紅纖春色何宜鴛
鴦戲翻棲芳汀鯽水脏漾翼漾翼漾飛
在緑蕪迴翔矛肯雜鷗鳧朱翹巧靚姍
姍嗜鮒鼓鼙龍翻翠補細葡綠唇牛風
蠟綉缸畫樨時為伴嘍荇偏抱縹帶長
翻簡忽見青萍短簡池芬洶水洗逐浪
沿流向亂花避日影應荷蓋緑回風毛
鑿摹模紅鮮、皎、翩、翩頓令嬝頁千金
嬝浪說青田百六牽塵傳玄鹿三文字
曉遊暮宿總為群傳潍沁洄不暫分兩
暗豫邊繚繞錦月明沙上單御雪沙上

磯邊數不足相、亥頭華池曲澮瑩壚
頭映二株画眉檻底偎溪玉夢逐蓮塘
唱竹枝宿閨爐殺燼暗編相思擬下何
曾睡免合花開每共窺郎鬢只簡中須
潟秀色由來占檐偕剩綠翻池錦上梭
合歡鏘作聖爾庭誰遣女會〇瑩細京
應臨踪向重玄羞池頻共文屏傳报还
還樓望水邊更看鴛鴦歸蘇角頼皇鳥
聲喜畔邇有時攜隙上梳花軒看牖趁
頭川鸞

榮陽鄭瑛撰

百老圖引

伊誰繪此百老圖墨痕畧素真糢糊昆
吾刀濛施剖刷秋毫目力辯精麤冠裳
楚楚見朝代夏鑠彬彬美丈夫招邀會
有鶴書到來往毋須鳩杖扶行歌互答
生氣色彈蒼擊節劇歡娛咲指滄桑今
幾變追呼期羨合吾徒我聞羲皇太古

百老圖

大猷重玄

猷而猷玄而玄較畫一布大千黙黙者黑篆篇者天

之華表歸來神使之蓮步上集搔光化
庶尚皎二以參儽猷婦為狐亦綏二而
變質彼翻蠕之異類既祿素以長年此
清淨之精光必脩真以永世處和守黙
容成示黃帝於崆峒抱靜安恬羨門指
猷陽於蒙頂煉神太乙賣藥瑯琊識猷
氣於函關吐白光於泰岱黃石老而復

少赤松久尚為工駕鹿華陽霧市蓮池
之異執書衡岳靈仙宇之奇錢鑪導
引升虛偓佺服松易辭武陵苔塢避秦
綱之羣麗地肺玉堂定濕儲之四皓聚
徒二室解綬五湖絳縣遺黎已歷六千
餘甲子長安逸士適見五百載銅人招
黃鵠以歸來籌添海屋抱白雲而長往

丹熟函鑪圯叟墮履橋頭涪翁相羊水
許棋敲日月柯爛林中鶴唳風雲笙鳴
嵽上茅君羽化桂父霞升桃熟偷三屈
鵁鶄於漢署狗騎化二呼保媪於華巔
此皆托體神玄列名真誥或服食度筋
骨或猷猷游天山或易玄髓以超凡或
長綠毛而拔宅或石叱王生之鞍或竹

定淮西此俱殊人各臻上壽老者稱道
豪奧長存鬚髮重玄精神更王風馳於
罔寘之埜雲集於沉墨之鄉何班輸之
神工繪百靈不盈一掬豈仙山之詭秘
計寸辟奚啻三京坐卧猷彈俱盡其形
識緇塵之不染飛游談立各逞其技仰
瓊玖之生輝伊希猶聽簫聲彷彿佇看

蛇莒公之龍或熹大樂爐中或煉刀圭
鳥內涔蹄渤澥以七日為千季蠛蠓岷
崦隔兩塵於一剎若斯輕舉莫可窮陳
迺揉艸立醫畫文釋彖渭濱釣帝濟水
傳經賜鳩杖以韋猶迂蒲輪而寵遇香
山逸會玉顏對酒添紅洛社耆英鶴髮
看花競白聽杜宇而占王氣看寒驢而

厦廋巧能縮地術解潛形三島十洲不
滿咫猷竝盡中十羣五聚共招尋樂同
橘底知其白守其黑混沌靈根大能載
小能容煙霞特品為也懷謚逐楚遺蠹
鸚秦螺純非辜散向孔門坦腹土灰有
望希從馬室摛文齊震非睽空見丈三
之日糞霜未擊誰云尺五之天鶴堪痛

於華亭犬已悲於上蔡歲舟未固隣篋
徒哀歷隙之駒難追赴壑之蛇漸沒披
畚竦念非青肝蒼腎之祥對像擬神生
翠水玄丘之想麗眉在目聊一賦寤寐
神山壽域非遙忌八言悠揚化海

詩曰

鶴髮翩二總相羨玉京此日開華

宴覓衆共聚蓬萊山瑞靄長凝蓋
珠殿松古烟横萬古秋丹砂未就
咲浮丘臨圓不盡游仙賞惆悵雲
中十二樓

古歙程大約

百老圖贊

休矣元瑞連ㇾ累十葉光羣河孕精吐嗡運
鍾寶符乘道出入潛化玄功載見常色

陳繼儒

雲臺

臨高臺淺層雲漢家赫ㇾ諸將
承爾家閑爾國庶定山河同社
稷親庸責壯三千伊誰踰附相淺
先佐龍飛位九五太史冊功載憲
府永王朋准五百大者公侯次者
伯占列宿應四七中宵見夢賚
良弼沙中華偶語慈何我仇恚
先秀侯秉信族莊彭內猛士翻
思守四服責吏事保功臣白馬之
盟墨尚新山若礪河如帶國以
永存及苗裔

於越大夫但祿之爾帝越程卿載始有寺俊明光來功滿遠壁建侯錫璋樹滋者金鉉玄太松不如黑韶文字和墨永誓八垠

程卿松滋侯

支機石

雲臺

玉虎符
玉虎符兮從
日南征萬里
兮飽風濤信
美合兮視軼
驍凜明威兮
統淳章
程消

支機石

萬曆閑吳鄒山陝之區數苦纖造時ㇾ閒
天子下明詔覓之君平之肆得卜石焉余因武而衆墨
以屬良史且為之歌倫樂府焉
層宵鋒鈔指仙姬綠雲紫霧拖五絲雲霧風籟笳天
纖薄海為家思越衣紹緯反覆訒然支雲閒女媧萬
補天玄石殊觀溯且堅乞取支機萬斯年
織女勞ㇾ事善穿織成浣濯河之清河清會年者何
人解通文字力耕耘拔時石墨剖案珍千秋為圖摹
無球瑾瓠星辰動北裏共戍白猪鼎花擾
守久章
程消臣孫父

相柳戴封圖
晴則封相之鄉
晴則令宜侯王
天子無戲言朝家
有服事人之好
我示用行黑禮
千秋檢墓御
臣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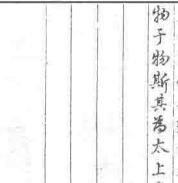
百老圖

墨苑卷之七

物華

墨史氏曰二儀孳而萬彙出凡物之有形者
必著色焉色之為言華也萬物出乎震、東
方青也應五方之色正青間去而勞於成民
以里終焉色嚮者華於墨者無華之華其華
無矣余苑墨而多識乎金石為獸草木之名
天者喬者毛者羽者潛者見者灼、者碌、
者翠羅入焉之章而之睞之之梅而之章之
萬物諸儒墨道滿天下矣要以物乎物而不
物于物斯真為太上者有吉神在乎作物華

楊程客程大約著



百廉歌

贏秦坑詩書早已失其廉鄭鄴遺編宛
然在楚漢諸公不復逐臨淮江陵爽穀
雙列仙老子常騎獨何來什百賤為聲
但見嘶崖紛相續伏臥行立各異情壯
牝邀呼若並富文彩爭臧虎豹姿糗粮
坐饗竺答熬何者良工貌其全即墨加
封堪剖竹只今
聖代右文童高巖大澤勤推轂學士青
衿盛藻思朝端志綏絕指麾遥令文章
重有權白壁若摧黃金鎔試聽呦呦風
際鳴和以九如歌百祿

程大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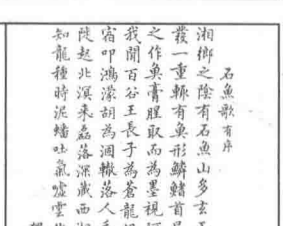
石魚歌有序

湘鄉之陰有石魚山多玄石石色黑而理若雲母開
裂一重輒有魚形鱗鬐首尾宛若刻畫形體具足焉
之作魚青胆取而為墨視阿膠美矣爰有是歌
我聞百谷王長于為蒼龍偶然魚服遊行漆欲窮里
宿叩鴻濛胡為涸轍落人手釣絲綸罟罾守風雷
陵赴北溟乘蟲落深崴西湖久入怪石魚住深山鄰
知龍種時泥蟠吐氣噓雲作玄霧千秋墨彩留人間

獨醒客程大約

石魚

蒼鶩



蒼鶩

晉永嘉元年洛陽東北步廣有二鶩出蒼色者飛翔
冲天白色者止焉譜之入墨苑為臨池者愛之
蒼鶩高飛白鶩向龍二鶩同出蒼者雄蒼鶩深衣毛
羽黑啄餘碧草赤墨今古臨池者稱音王右軍結
文丹字無時寫愛此蒼鶩日作羣

程大約
劉欽書

榮臺烏

榮臺烏

榮臺山南出雜鳥形類鴉烏純黑而姣好較烏赤
烏白蒼烏異焉譜墨烏視瑞應圖重矣
謂烏雁蜜雜烏寘丶非應嘉瑞胡為棄鳴雜烏飛鳴
翻丶曰實姣好具音響振林社林社驟訝暢舞庶衡
直彼鵲白可比雜烏雜烏雅丶薄言愛者爰及前榮
適彼中野赤佰鷹鴻喙而鴟風出丶有衆執知雌雄
雌雄何其三兮者奇曰久映赤雲彩為儀儀此六服
真墨為像文事聿興實庠家雅

程消

雙雄曲

雙雄曲引

逵雄縣之南當秦時聞有陽伯者逐二童子
曰翁曰彼兩童子雄也得雌者霸得雄者王
二童翻飛化為雙雄光武藏雄于此山以為
中興之祥置縣名焉文明之瑞墨宜事矣度
曲而為雙雄
離披五采皆文章雙雄昂崴五鳳皇何物陽
伯者仙史深山手拍二童子

古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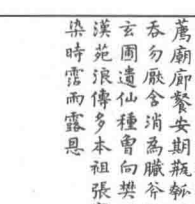
有美翩ㄖ雄子班東飛山陽西水湍誰得人
神作物化得雄者王雌者霸
何處真人白水鄉綍冠首事詹鷹揚卯金重
炎赤符耀一札十行稱墨妙
人言山靈俞兒見逵雄至今名壯縣學林草
莽無叢麻細者嚇號大旂常

古二

古三

古四

黃公敬有功父



萬寶仰成詩

畫本誰閒錦里園球連星繫蓁株根未圖色
秀圖收稔不重苓妍重實繁冊員大小懸崖
審金禪衆差引野猿碧脈琉璃沉玉蒐翠環
磊落照銀盤綺戀尚見龍睛溫胎顆偏垂鶴
頂暄登俎應封黃蠟蒂睒臣髭摘紫撤垣華
林散彩鳥棲熟厭酪含津馬乳溫朱實由來
傳蜀郡絳囊初貢出夷門東方竊喉徵幸壽

宋氏遵王兆于孫釀醴足供孫楚祭和羹合
萬廟廊饗安期瓶軋頻貪嗜老婦祭飣任臥
吞勿厭舍消為臞谷須誇真味喻忠言總來
玄圃遺仙種曹向樊川奉至尊自是浮名從
漢苑浪傳多本祖張騫移封即墨成真果濡
染時霑而露恩

古歙程大約

雒縉有梅其華英英先春凌膓五出九成捏七引典爾調爾羹楓辣之下瓦俞台謝

山尊

象尊

太平有象

太平有象銘

謂太平無象耶下野廡而上標枝庸得服思謂太平有象耶和九土而順四時庸播聲詩象有而無耶維穆穆而美師師無思無為象無而有耶歌擊壤而謹庸衡不識不知余以給上方之瑜廡千秋百世于焉止支

五鳥叙倫

五鳥叙倫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其美矣以莫不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聲聞于天風翰雄雌鴻漸于丘聲應氣求式相好矣母相尤矣黄鳥于飛其鳴嚶嚶翔伊人于永言友生鳳皇鳴矣于彼朝陽羣鳥翠翠羣翠羽莫不來王

劉然書

慶庭卿雲

慶庭卿雲詩三首

中天啓運一元文明陶唐揖讓乃厥虞庭重華曜宇大荒載寧烝黎庶師公卿乃齋水土乃作璣衡受命三物胡庸五兵太平嘉應雲出英英蒼蔚朝臻縈鬱郁紛若烟若霧如珠如米允明且良庶事維貞

其二

於時後又矢和而捺允若且格思若斁陶二女嬪玆九男服勞鷇居穀食壙壑林翳與物偕昌游盤以敖鳳鳥翔舞高翥優游絃歌言謝屯膏

其三

順仰懸寓旦晝舒長卿雲爛縵為龍為光寶幬嘉彙披拂扶桑三風五雨時和歲康曰元曰凱比屋高陽動植何知胡用不減乃生屈軼乃觸神羊歲巡種望有事四方荒服重譯莫不來王曰月光華千秋未央

程大約

劉然書

王者香

王者香

燔煙弱露吹芳洲翠莖緑杪嬌春柔吟香一夜檀心吠海棠注露芙蓉愁眼脂膏剥凝眸鷫鸘鵾無聲啄芳汀晴風初度野塘寒九畹亭亭明月洪漾川漁父歸不歸蘭皐極目但依依斷續菁葦隨雜珮悠揚舞態紅春衣澤花搖蕩蒼鼯叫湘江草長玄猿嘯雲移二女九疑容秋風日落黄陵廟堂艸寧云解慍強栫枝堪繫别離腸豈羨松筠凌素節不言桃李姮青陽深谷幽蒹飄泥泥青逐流芬墮秋水自信逝名隱者馨不獨孤高比君子聖主徵書索逸才凌煙高閣為君開鐘鼎不磨勳業顯莫辭簪筆上蘭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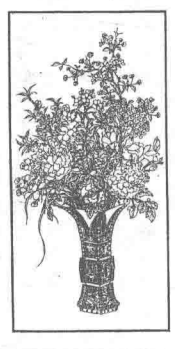
榮陽鄭焯

百卉含英詩

趙昌雅得册青訣傳寫苍神稱玅絶胸次潜施造化功毫端抽出生成茁妖紅艷紫幻中妍粉黛朱顏暗秉别萬態都來指顧間四時不改芳菲節歐陽忽訝壯册午摩詰徒誇蕉無雪浥露迎風澹可憐倚雪映日渺難折只疑張藤筆鋒工未解徐熙墨池埒生澀却承春澤滋枯乾不耐秋風裂武陵佳景依稀見金谷名園方寸列露霑霑玄宫錦繡囊紛紛天近雲霞緻臨池香氣散餘芬落紙容先兆彩眉一朵頻開萬象鮮群株巧就千年碣由來筆而吐奇能自是松煙培種尊托根得所不易移競農當時無謝竭却哭繁華朝露零何如傷爾揚芳烈

古歙程大約

百卉含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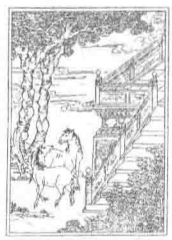


五色鳳池雲

五色鳳池堂

曉龍象集鳳池嘯五色雲垂垂潤折木拂扶桑擁翠蓀持青蒼精鑾鼾規皓魄悅抱練候衣白若英英瑩以瓊為大赤舒雲旌閣以陰沛玄德油然興熙熙黑候隅方宛中央握金鉉垂黃漿雲媚白池楊波書回文年則鄰傳六經在三事等金石正文字雲斯彩慕斯光聖天子坐明堂

程大約



黃金臺

黃金臺

君不見霸主謀臣別易筮驥士白茅輕車秋長城一旦烽不斷百萬齊兵臨易水可憐召祀五旬灰社屋壇傾舊鬼哀邯鄲沼人求馬骨黃金先築鄭郁臺濱西轉戰臨淄失故疆旋看墨壘此崔嵬霜清七十城寧垂淚荼雄圖謾又不見山鬼獻璧祖龍徂中宵蛇母哭鳴烏鳥鳴六解真人石皮舉誰憐勝下支勝下雛零壯心熱蕭條塵中城亭杰堂堂疲策黃金羈裸將魂驚一單咀豐、鵲印映手旂鐵盡三奏逐楚猴淚咳却吹笑溪暴浩湧四海大風秋人世滄桑數回老翁圖王業空如蒂當日黃金上將壇

帝於初山得白澤神教狀言逢萬物之情出封物記

墨精

墨精

唐玄宗見墨上有小道士呼萬歲曰臣墨精也經有之精氣為物鬼神之情狀見矣凡物皆有神考之墨神曰回氏其精之謂與唯精而後可以語墨也墨之不精何以墨為草莽臣蓋有效焉

維墨之精文章斯炳何以見靈

天子明聖

維墨之精六書斯妍何以祝堯

天子萬年

維墨之精九圖品式何以効功

天子建極

維墨之精亘世遺傳何以信庶

天子重玄

玄玄子程大約

百馬圖行

有馬以來諱八駿七名九逸旋相引掖緣聲價一時高留得畫圖千古認當年畫馬江都王筆鋒寫出真乘黃前有支遁後帝諷狸骨蝟頭浪低昂天寶年來數曹霸曾貌唐家照夜白龍池十日霹靂飛去堀一展風雲迫十騶堪憐九匹

百馬圖

烏玉玦

嘉玉苓駟主拳毛騧都疑渥水龍媒種最美汾陽獅子花飛騰蹴踏孫陽姤筋骨權奇遺絹素六法相沿漸寂寥趙家松雪稱獨步訪古搜今盡有無欽伏奔嘶萬態殊經營步驟融心手巧奪生成百馬圖駒駿騶駛無不有驕驁鷹騣頻聚首騄駬驊騮異疲肥駃北騾啼競先後鑾騄美鬣顙相俱歙玉流珠各自娛時聽一幅高堂下圖人太僕盡精廝掇來墨本氣深穩儼見玄駒也大宛煙雪凌空易水寒翠華拂地胡沙捲早晚臨池華太玄鑿寰洋流飲馬泉磨聰吻嗜驕陳敵掃看馳逐散雲烟古來良馬況君子一顧長鳴思萬里要知裂變授加

鞍良工隱意有如此見說天閑冀北閒
高價真傳郭隗來紛。駿骨亦已信相
携直上黃金臺

古歙程大約

八龍之駿銘有引
昔者正公郤父受勅寔用伸八龍之駿以飲于枝洿
之中斯其爲天子之乘天下馬也厲宮放囿養重世
典余各爲銘而勳之墨
赤水之東龍巳乃形是曰天馬逐電行空
右赤驥
太乙用駵山玄水蒼北驪滅沒沙丘之傍
右盜驪
尔驥尔克庸赭廬黑騅白而義是稱其德
右白義
陸超飛翰水躰驚鳧一息千里詎曰軋軻
右踰輪
波斯滄岳斯立汗血溫
右山子
琮轡衮金絡鞾君馬黃
右渠黃
大宛來天馳收爲乘駟
右挚駟
耒北唐御西荒耳綠者滅
右綠耳

辟邪
玉辟邪作者誰閻人世親書帷伊朝夕千歲
期

程洵

維彼狐歎首自月支目光礦礫顛毛披、拔
威孔厲莫克狀之不逢不若功在最尊

程大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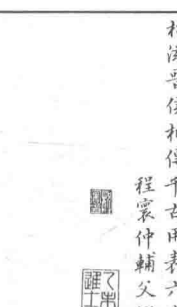
皇之陛其馬歡
沙皇人威儀皇
之澤其馬歡王
皇人壽敦

松風石

松風石

武宗時夫餘國貢松風石方一丈中有
枯松盛夏風、涼颸生于其間亦大異
矣因其異而苑之
謂風石出石不點頭謂松引風松枯胡
颸刮屈盛夏金櫎欲流涼颸矣自而鼓
颸、謂松膠膠謂石贅疱丈人磊落大
夫行仳德藉堅潤寄迹吉洲功滿淺煙
松灘晉侯相傳千古用表六幽

程宸仲輔父撰



盧山之巔非烟而烟藩合吐雲岑流
涌泉昔閟靈奇之歲今操文事之權
問之三天子都曰天何言守吾太玄

義興吳亮采于甫銘

鈞璜

盧山松煙

松風石墨銘
松上風嚴謖兮我聞斯石崖幽谷兮
松下石磬巖兮我今斯石褻偏頗兮
維風火清維石火貞邪松根成永得斯
名相波花兮閱歲千年子孫火精化爲
氣烟　北地米萬鍾

鈞璜
太公鈞磻溪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之兢
在齊其事大哲將有傳會者在乎苑墨者攷
之將以疑信而信疑也
受命之符至人斯孚革命之際至人寘世謂
信靡疑先事有幾謂疑靡信後事則審保佑
命之自天申之佐命龍龍邦家之基

熙陽盐好古

茗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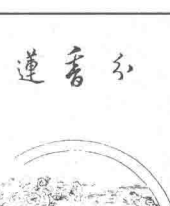
崐崘山之西有茗木木有十華其兎照地楚
天向及之厥木所植黑水出其下故未受其
搏焉取類于墨者無間然矣
嘉茗木兮產黑泉茂玦德兮兎欲燭曦羲和
兮真氣全麗州間兮燭雪配黑帝兮億萬
年

黃公敏

茶亭茶窠

茶亭者何志行也茶窠者何志處也二者皆以先子
華子名傳蓋賠孔子終日讓文墨不能去來帚之
贈重物以重人矣余故譜之入墨而貢之
貢曰茶窠之下若然有松茶亭之畔果然者倘執
與夫之刻之途与聖人達德言盛禮言恭有美清揚
點然其楗

程大約
文昌里程阿甘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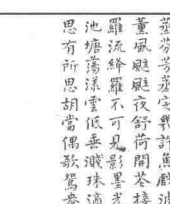


泰初景茅

世羅頖績昭登走在的翊高雲卑陳子
實由哲姬寧輔相裁成左右民洽爾
子墨象太平

蒼山居士項德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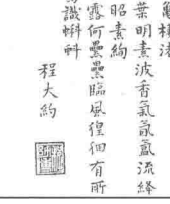
吳大雅好墨生平凡三點綱而鴻工兩快余心是得圃此中
三昧居恒晴拈腕中有鬼目中有神以自評選譜今無其李
廣不頖作五銖贊者謝遲當年世有名彥直教而上之余寸懷
誰笑紀之銘尾以當機論



泰初景茅

小往大來天下平上及泰清下太寧白
茅純束景以征濟之多士惟　國頖萬
季
天子坐明庭

武陵顧起元



父乙爵將酒

過百六值三五丁昌期追太古治無為歌有拮燦星
辰調風雨壽萬年宙合宇一解
降甘露湯醴來弥野順比屋賢時和歲豐民引恬却
走馬以糞其田如疇之康使之二解
知不詐愚老不憚傷卓能指佞羊刀觸狂機心靡前
瀾氣速茫翰藻繪雲漢道路遷遊嵗皇心即墨剖畫
玄黃三解

黃公敏有功父

分香蓮

蓮有華華有香田田蓮葉水雲鄉雲龜時棲魚時戲
陰忽香分散四方東西南北沾衣裳香既可分亦可
合四垂紛轡水中央為爾妝拾入翰墨千秋萬穠派
芬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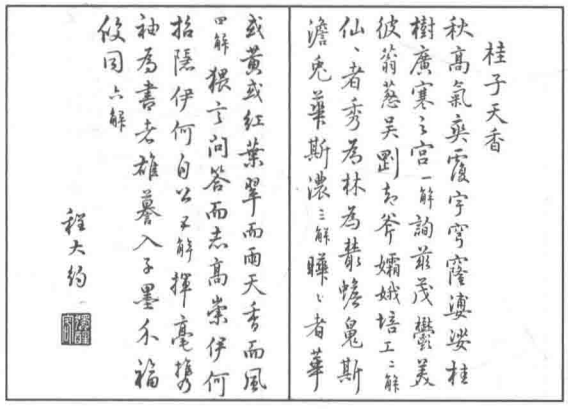
分香蓮曲四解　程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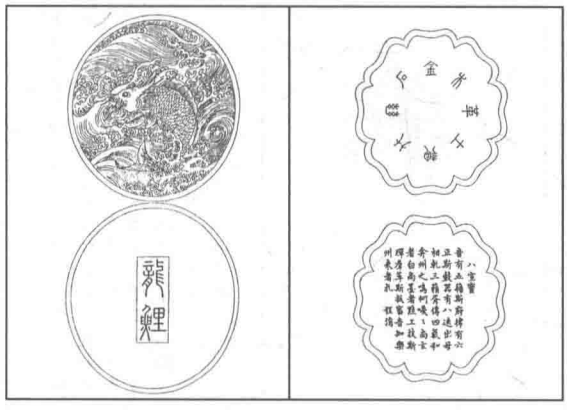
江南蓮葉何田田江南女兒歌採蓮青蛾皓腕秋相
幸袂相牽難再得思江南望江北

泰初景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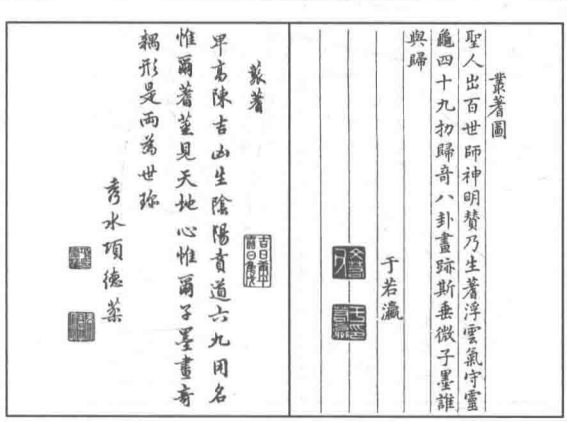
屆福運隆嘉宗三陽朮賢入庸四門肇大闢
拔茅連彙微哉同植鮮亦栽宿枯株莽莫紛
以供輻附驥雅隨翁青雲天遠漸于鴻吉征
在南朮序在東之物則薄之用則重逢生麻
中直蕭艾附蘭葉因林可萬子墨斯功欲二
白榮吾特無逆

程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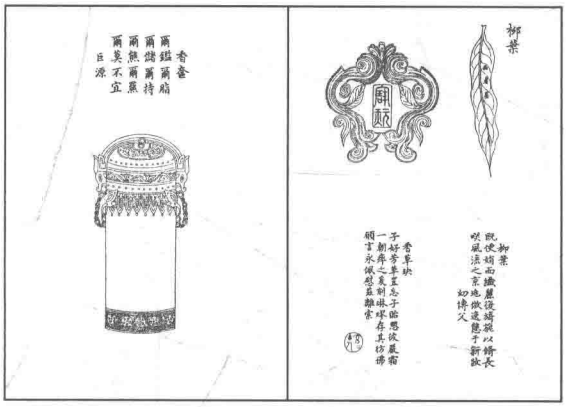

玄壺
王脂
金汁
桂子天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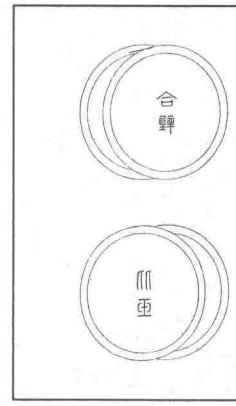

桂子天香
秋月光秋風長月中桂子和
風香誰人移栽向玄圃廓然
無礙清虛廂吳剛手内空持
斧
孫如游
京口茅漆

龍鯉


叢著圖

叢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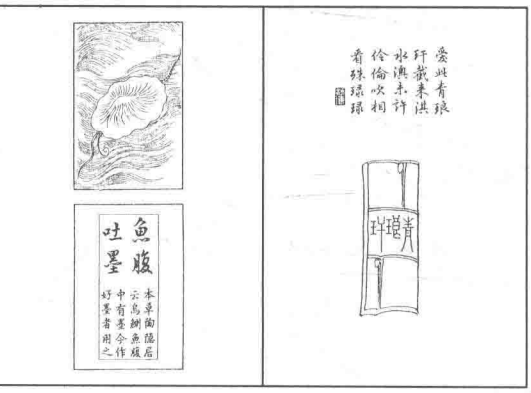
聚精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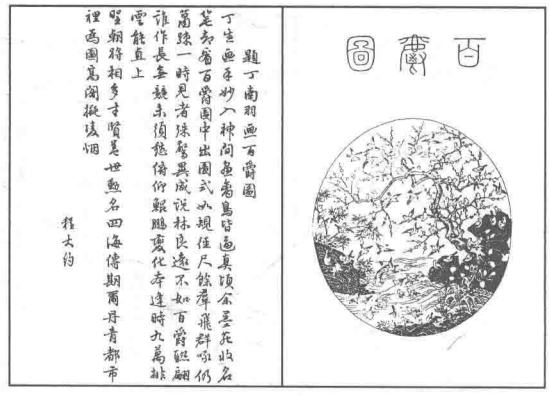
聖人在宥幽贊神明精靈感通蕃物聚生大浙再倍
墨游百莖品物皆出王道咻平
受稽物則物致冥真需紙上覆郁上紛上靈龜下守
縮上通上屈執焉芳馨黃是珍
翕地所歷觀倚以物知來藏往物願以寫奇偶二圖
靈跡斯興車言書契帝代結繩
所儀變化特表埒文擇歸覺物卯象是求當物新簡
準歲斯周言歸聖者嗣百子烁　汪聖脩書

合壁丸

英二尺辟來何所昂山萬仞絕巔處天際繽
紛起白虹林中綽約明深炬合朔魯聞日月
行合劈驚看雌雄侶温向三冬能耐寒凉生
六月不知暑城輸十五重巖泰價值三千歸
舊楚卞氏心哀隱自吞陶朱南好厚如許直
取宜條最美九旦共莊生副墨語

二酉生程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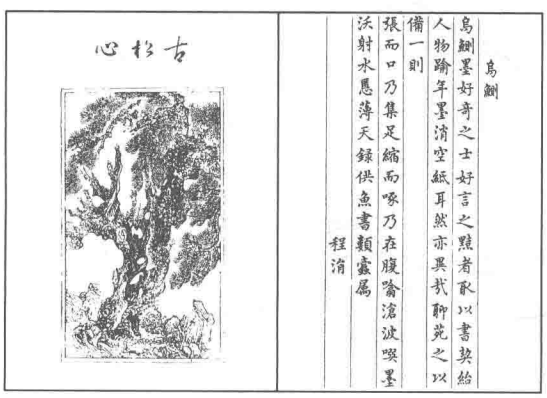




題丁南羽畫百雀圖

丁生畫手妙入神問魚禽鳥皆通真頃余墨花此名
笼勿屬百雀圖中出圖式从規任尺餘群飛群啄仍
蕭疎一時見者咻聲異咸說林良遠不如百雀驅翻
詐作長垂鉤未須能倚仰驚鵲雲化奇逢時九萬鵬
雲能直上
賢朝將相多寸賢是世無名四海儒期爾丹青都市
裡画圖萬閣擬逸烟

程大約



烏銅

烏銅墨好奇之士好言之贋者取以書契始
人物踰年墨消空紙耳然亦異我聊莞之以
備一則
張而口乃集足縮而啄乃在腹嚨滄波噬墨
沃射水鳧薄天録供魚書類蠹屬

程涓

百雀賦

感瑾兌之萬徹陣峴崦之崇立集堂宇之寧
止遁藩籬之隱笘握翾翾之素質鼓翼翼之
殊尤舊緇黃之趨劲挺桑梓之尾脩至夫三
五聯翩百十成羣俯啄黃壤仰棲茂林翔則
依風止則連雲雖薄肌而淺色雅匪戲而古
芬作鳳凰之儔匹魯鶯燕之紛紜嘗錫爵之
為祥習御環之令聞及至朱明竣令東南長
風六月一息鯤化無窮大火西景商飇翮空
宅身逝者膏蛤以繇何變習之無極信條支
之虬隆習西羌之侈獻標大家之文雄爾乃
功滿凌煙壞剪林桐大夫茲拔列侯就封愛
上寵于邯鄲登三事于弘農加子墨為客卿
主圖書奎辟之東

程涓著

題古松心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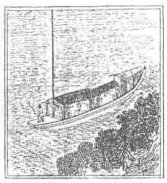
上古有大風拔萬山衆息墜一拳石祖徠千丈折粤自穿胸劫雲氣飛灑跋已經八萬歲墜破浪池穴其內為玄霄素素白分別而露不滯流光輝耀日月顧君惟寶此錠為玄屑兔名多勤松又名兔園職

華亭宋懋晉

惟南有金

江南白嶽厥產烏金功勒竹素藻擅詞林我無妄涅人徒我磷磏勿輕試比以許身

朱之蕃贊幷書



書畫舫

古松心墨

蘇易簡云鷄足山古松心製墨絕佳余因苑得之其言良信云

雖足之陰乳枝森立玉兔分窗青鈴挺答茅扉光照柏齋香侵煙丸萬揚堅潤寸金

程洵

書畫船

有墨者池于彼中流一葦杭之客兩遊遊左圖右書及爾緇縗人曰朱氏之舟吾曰傳蒙之舟

句吳碩東譔題

書畫船墨銘

泛泛蘭舟在彼河湄緑素陸離于為樂斯一泛泛蘭舟在彼河濆圖繪如雲聊樂我云二蘭舟漂漂挂纖搖搖圖書蕭蕭于為逍遥三昔維元章今則仲子米氏流風墨銘墨史四

北地米萬鍾

度索蟠桃

黑松庾銘

氏孤竹封松滋世代久遠誰知之玄釐默貶獨尔為銳上豐下安且順安能為辟漫為圭守帷守黑知者希玄社旅手稱阿旌

陳之龍

黑松使者

題畫船

相彼中流載沉載浮有帆如葉勿見其舟維基下之刻墨乃舟泛泛維基乃舟

紫府吳元麟

黑松使者

敬題畫舫後

右筆之池之可泛舟白室之舟之中容墨之藏兔豪舟載墨郭吳氏之苑耶

吳文企

度索蟠桃

西王母處罷宴北海屋下添籌桃花朱曾結子桑田已變滄洲趙昇自經七試景倩無用三偷

丹崖居士沈文系

繞見梅花開又見桃花落本無玄住心桃花自開落

滿山看桃後孤疑悉除玄心本不着疑何必問桃樹

桃核生桃花亦又生桃不緣前核因那得復果實借問前核何從生是得說不得

文系

芝九筆

鞠通

鞠通 綠色至也背上隆丶起金條文善屬和人聲歌喜食枯桐朽糜古墨居出孫風吐侵琴中殆晶厲端承之類歟苑者不遺細小故所之龍门杖上係華至續丶黃金背起陰小鳴聲于喝大鳴秦八風食邑者何即墨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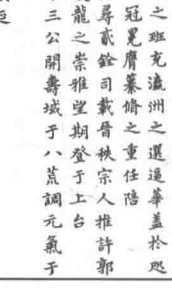
丁丸雪書

大千春

大千椿賦為大宗伯穀翁于相公初度之祝 有序

南華真人曰中古之世有大椿焉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異哉斯人之靈壽無殊于木中之椿非鴻厓浮丘可得而髣髴者也穀城于公者率朝野頌之文雖瓊屬上映南極乃不佞大約故為公門下士歡忭之至倍于恒情敬屬友人丁南羽繪大千椿圖系之以賦以祝封人之祝併勒其事於墨苑傳之于永久云賦曰

搜神異于邃古考靈物于秘經觀論于莊叟等至人于大椿豈偷抑之比性徵窅靈而齊齡爾乃脩幹參雲喬枝礙日下臨濊滉之淵上倚蔥蔱之靡蔵鳳之所徘徊文鸞之所棲息擢顥含青抽榮凝碧稟造化之純精非衆木所能匹若夫千歲之資萬年之質天陵僅蓋之松大谷倒生之栢倏忽滄桑仰凋日月覩茲無芳曙叫奪色彼弱水之九衢窅山之五采明光之長生負丘之不死負雘秀葉玉膏煮髓胃陽霞於德載傲雪霜於窮紀望之早衰避之無始至於天雞已唱陽烏南昇宿霧漸收東方大明集羽族于長條競嘯侶而呼朋振翮丶之奇羲流喈丶之好音其上則玄猿素狖巃嵸文貙武豻援而戲或騰躍而嬉或乍隱而乍見或以昂而以低其下則白鹿赤豹青牛蒼兕或庇其清陰或舐其芳滓或長往而長來或暫伏而趨倚誠耳目之所未接歌詠之所難擬者也故風雷之所震撼而露之所滲漉陰陽四時之涼燠既羊眠于廣隰俊扶疎于大麓枝動搖而彌勤葉飛翻而益簇香飄萬壑色映千嶂衆木所能匹若夫千歲之資萬年之質天陵



清朝薈筆

禁苑踐玉筍之班充滇洲之選通華蓋於咫尺為詞臣之冠冕膺簫脩之重任陪經筵之盛典尋敕銓司載筆秩宗人推許郭之鑒世仰夔龍之崇推望期登于上台特召立蹲乎三公開壽域于八荒調元氣于九重緜祚于萬禩迺

赫接若木之鮮妍杰松遊其下而得道僊佺嗅其氣而長年嘗追思乎嚆翼目周章于載記識光陰之欿邁嗟人生之如寄惟茲大椿壽歟天地何金石之可比豈龜鶴之能儷爰有

東海大老 穀城耆英傳黃石之秘訣像姑射之神人餌瑤草而駐顏服金丹而鍊形翔王喬之兒舄應方朔之歲星方其濯纓

玄香太守

玄香太守

軸也守黑雄也尚玄客卿舊署太守新銓梅守箕

黑水玄玉解生黑水之陽乃峙玄岡爰興寶藏娘子文章德馬模光

玄香太守歌

東書不觀何湯趯嬉游飽食麥中散犬小見玄馬太守西風涼筆春玄岳凌洁洿桃沃澈石黃為城以上子妹四不佳蕾些一座承靈氣氤氳花華出蘭薰窠丨窟丨揚雄宅乃從何字如雲播生梁此不為疲年來玄免中書君文苹

五色題琳琅玄須知字向朝光天子臨軒正為登甲卯詔筆來玄倫耳膚大冊為高文筆札傳室生尚方典鄒功名仿第一為君懷文并抱質無聞墨史仍應隽如看賴名如玩灰

吳文企

帝曆于千祀引黃髮之老臾脩辟雍之遺執公乃高坐宿遄端享殊禮歌天保之嘉章繹詩人之與旨

萬曆甲辰重九日 鄞郡故臣程大約拜書

詰旁烟坪
龍旁烟瑞
方丈之山一名瓌雄東方龍場也地方千里
玉瑶為林雲色皆紫有龍皮骨為山皐散百
頃遇蛻骨之時如生龍或云龍常鬬此膏血
如水流膏色黑者著草木及諸物如漆也
膏色紫光著地凝堅可為寶器燕昭王二年
海人采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昭王為
通雲之臺亦曰通霞臺以龍膏為燈光耀百
里煙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苑以為墨
一大奇事也
方丈蠹魚芳聲龍場瑶瓊林芋雲翔翔鉞
皮骨芳列山崗飛膏血芳河流長美招抹芋
貢遐崖葉高臺芋通天闕燃龍膏芳凝瑞光
盛墨德芋煥文章
義陽彭好古撰
奇石歌
程先生好奇石一立一窒如有情草堂自此
開脸聽意氣似欲無奇章迎置松烟聊自適
嵓嵎元同造化功動搖疑待神朋力百重共
起出丹崖十丈孤標挂青壁臨棟當階勢已
驚顫歘如人態仍遷數枝不敢以伯仲一片
移之動拂拭眼前廉康聊寄情金谷平泉復
何益持去不問巖君平醉來便學陶彭澤五
岳雙峯畫入簷林端何事雲偏白隱處寧孤
立窒情吟時未杜煙霞色揮毫不作令人詩
閉戶重探古人籍攬身奚羣叱羊群投訣何
妨補鑒極芸臺終自想江湖立圃甲乙常相
憶
長洲張教幼于氏撰

龍膏烟瑞
方丈之山一名瓌雄東方龍場也地方千里
玉瑶為林雲色皆紫有龍皮骨為山皐散百
頃遇蛻骨之時如生龍或云龍常鬬此膏血
如水流膏色黑者著草木及諸物如漆也
膏色紫光著地凝堅可為寶器燕昭王二年
海人采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昭王為
通雲之臺亦曰通霞臺以龍膏為燈光耀百
里煙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苑以為墨
一大奇事也
方丈蠹魚芳聲龍場瑶瓊林芋雲翔翔鉞
皮骨芳列山崗飛膏血芳河流長美招抹芋
貢遐崖葉高臺芋通天闕燃龍膏芳凝瑞光
盛墨德芋煥文章
義陽彭好古撰
奇石歌
程先生好奇石一立一窒如有情草堂自此
開脸聽意氣似欲無奇章迎置松烟聊自適
嵓嵎元同造化功動搖疑待神朋力百重共
起出丹崖十丈孤標挂青壁臨棟當階勢已
驚顫歘如人態仍遷數枝不敢以伯仲一片
移之動拂拭眼前廉康聊寄情金谷平泉復
何益持去不問巖君平醉來便學陶彭澤五
岳雙峯畫入簷林端何事雲偏白隱處寧孤
立窒情吟時未杜煙霞色揮毫不作令人詩
閉戶重探古人籍攬身奚羣叱羊群投訣何
妨補鑒極芸臺終自想江湖立圃甲乙常相
憶
長洲張教幼于氏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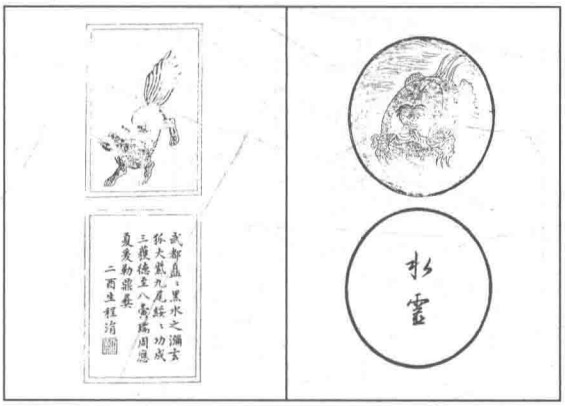
玉堂花瑞
九鼎
一笏輕于四銖片言重于九鼎
四銖之笏可磨也九鼎之言不
可磨也誣為惜爾黔吾自愛吾
鼎
姚履素
靈草煌煌燦紫英天然奇石豁崢
嶸陳玄寫浮孤高趣共結詞壇世
外盟
京口茅溱
九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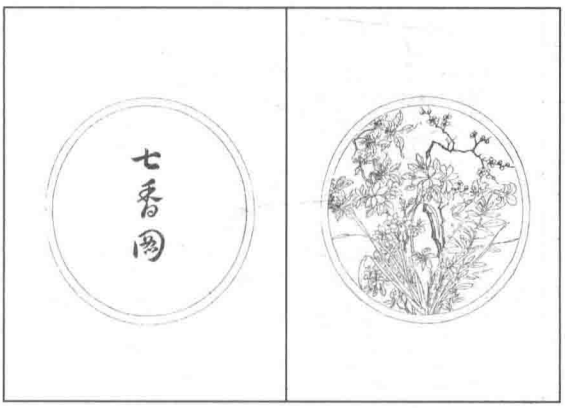
玉堂花瑞
北門禁近有嚴玉堂名葩爛靚檻芬
芳駢幕五色瑞蒼苍王盛典右文雲藻
燕章
吳郡錢允治

五松圖贊
叫嚣隳鼂麟帝崢嶸聚屬支捕嘉經溝鼂猩叠步五
授爵官蔽賁蓬蛩封伕卿標名千年俊結大羅氛生
奚容伕興聘霧災柳芒易暴二上還本濟胡以劍心
雲把盒塑混沌一煮肖像像明鼂屋蛻盡北極疑精
鼎鑊鎮聚璀璨光盈古營料叫鼎鼐璐斧戈珍有四
鼐功最卯宵主紉佩豁落鑿行龍堂習久駁暴
帝京雙南尸璧敘手嬉鼂
伕卿道人內典余敬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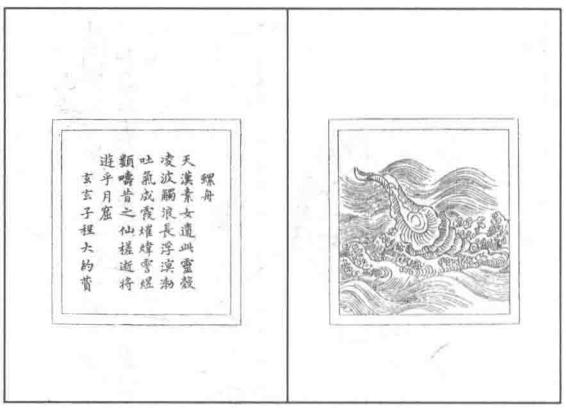
祖徠之松
惟靈山之嵯峩挺貞松之寒彦傲泣寒之雪霜凌撕
宝之崢嶸育四運以不凋歷千年而長衍綠盤結而
盖寂枝幹拔而獨遠形如鸞鳳勢若虬龍衆享雲之
寓頼僧基之重頼抽織筮以森疎奉芳顏之有慈
迎輒飄而舞擊徽靜夜之絲桐上有翠實素顆顆顆
類頼僊食而養性永藉名于仙籙下有斗紫苓
雲藥異獸擷玉菓之秘記延萬齡之長壽笑彼羞惶
以代陳書陋觀臺之石墨趨漢室之榆原

五松
秦時五大夫是徵住之級益
千石六百石七百石之屬當
時風雨休憩大松之下是偏益
扶疏蓋三輛屬車從往而祖
龍秦始皇有焉龍草山川草木
爲戮盡龍部一署之象遂
欣於徵住爲五大夫非有功德
受爵也如事者過一國而五之
離主林之令人共味之閒陳言
偏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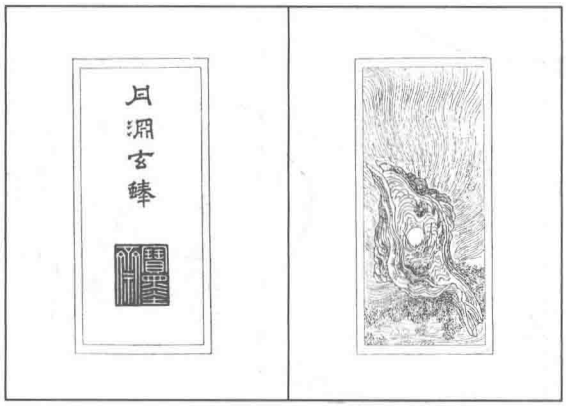

脊松滋侯宰濮假五大夫爲
主雅歌歌能爲最閑汎致澤
園園雨如而識之常有松之
風者非胸中具有丘壑山之住
受爵之四大夫至署頌詩能
畫直阿封子書無五錢號之朱
松心如之一
況淮
杉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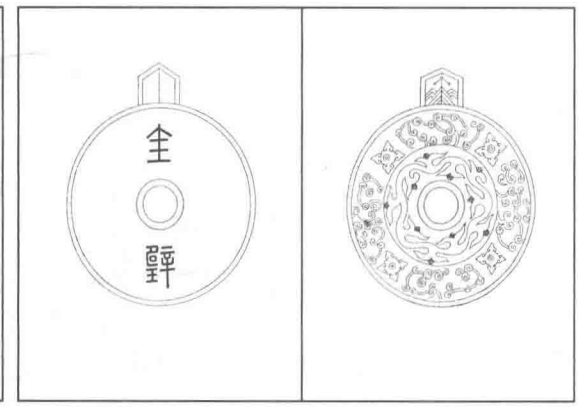

七香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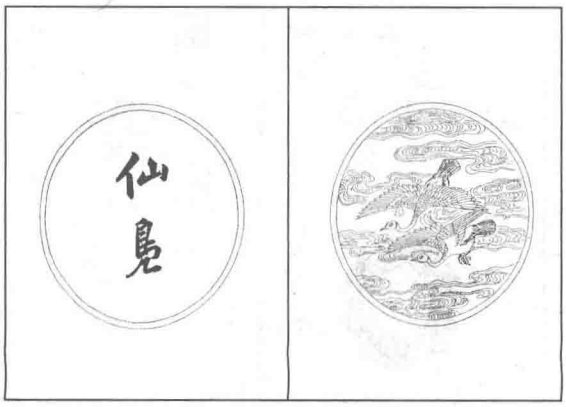
明山
青鵝
金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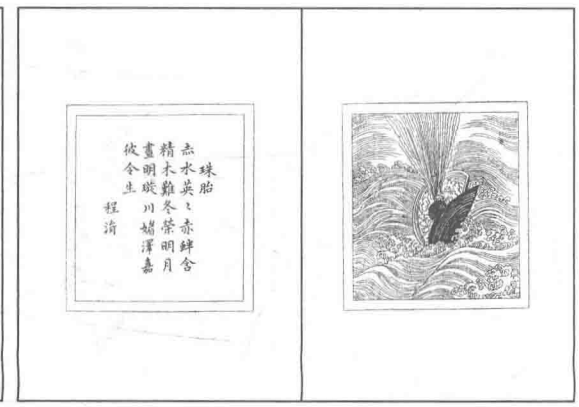

螺舟
天漢素女遺此蜜殷
凌波鵬浪長浮溟渤
吐氣成霞燀煌雪經
顧嘯皆之仙援遊將
遊乎月窟
玄玄子裡大約前

瑤華
玉蘂
俱飛蛺蝶元相逐
並帶芙蓉本自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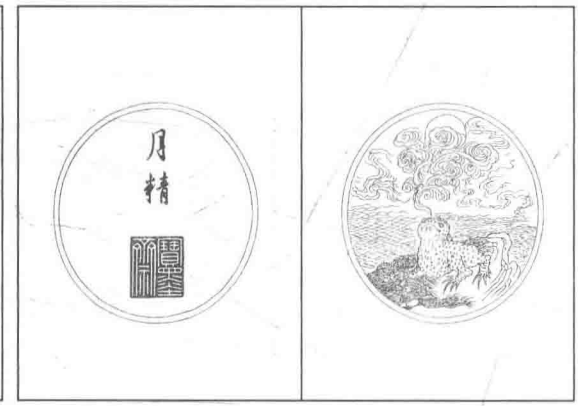

月淵古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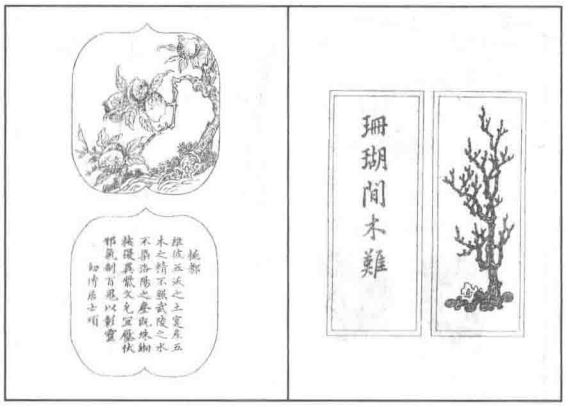

金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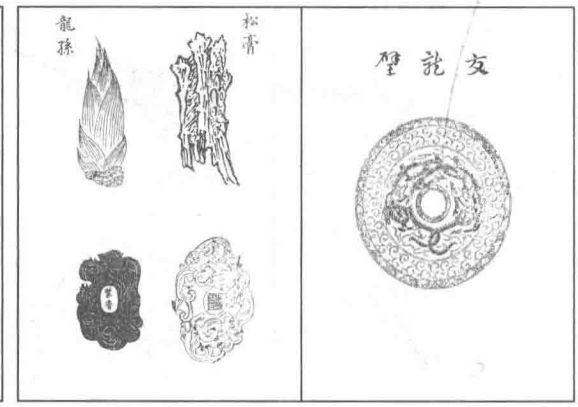

仙鳧


珠胎
赤水英と赤緋舎
精木難冬榮明月
畫明珠川媚澤嘉
攸令生
程涓

龍孫行
淮有碧珠紀有靚來南之美称於斉琅
日駛行山龍變雷鶚怒生穿地而須史
透林成群龍庭摩倉雷紛聲電當其撃
挙木折皮蝦蛇珍體如嬰兒老龍亭之
蔵百尺世遂神筍為孫枝由来後生洵
可畏孫先於祖相捜雖宛不見江南初
戴鏡澄觴與漢合流乃湯：又不見岐
豐王業自幽遷小邾大介生錦：世間
萬事多倒懸嘿：守玄応尚白青色雖
深出於藍未許龍孫愛其遠
唐氷子相


月精


珊瑚閒木難
按徐氏談之土實產五
木之精不獨武陵之水
不染洛陽之塵與珠鄉
銖隨異歡文光宜發伏
郁蔵制百服以新寶
知清居士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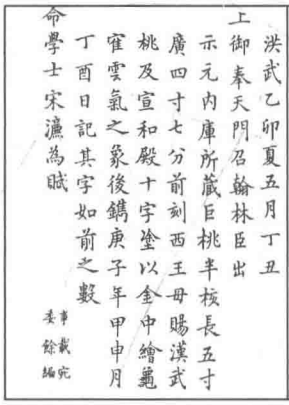

龍孫
松膏
文乾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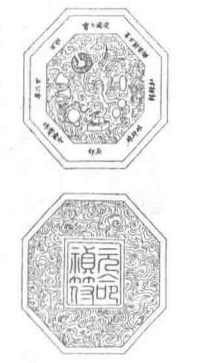
玉麟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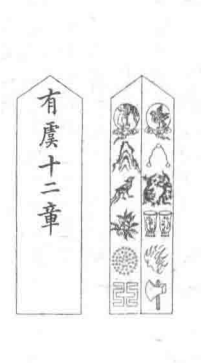
彈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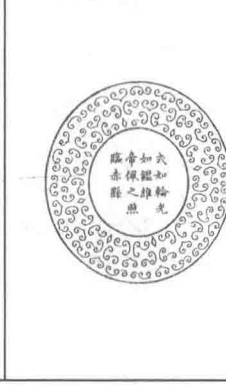
琱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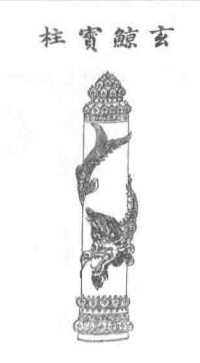
蟠桃核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
上御奉天門召翰林臣出
示元內庫所藏巨桃半核長五寸
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
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蕙
雀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
丁酉日記其事如前之數
命學士宋濂為賦
事載宛委餘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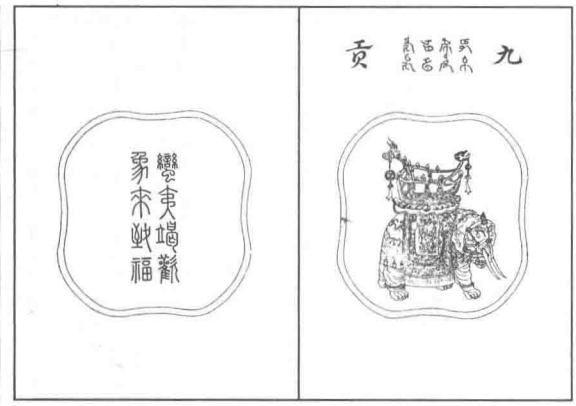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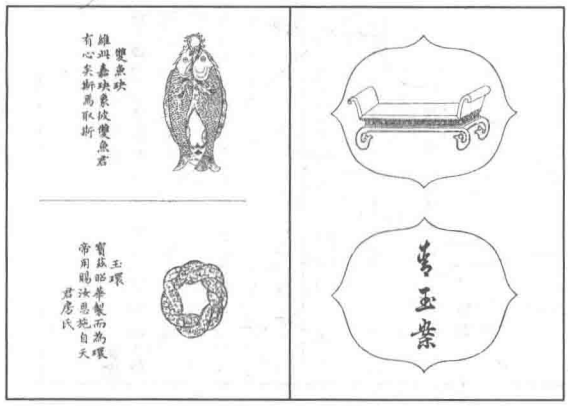

有虞十二章




玄鯨寶柱

常棣之華
雜珮
靈犀
玄犀陽一黄文捷
生衣異者角吐烈
燄精通天析水禦
靈以名
程消


九
貢
蠻夷蝸觸
象來蚊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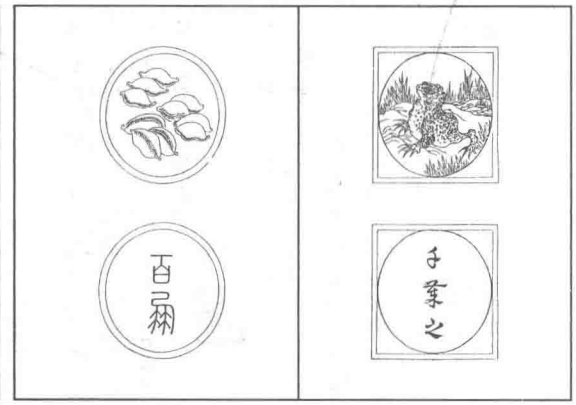

雙魚佩
維與蠡映象成雙魚若
有心矣斯焉取斯
玉環
實蘇郎華製而為環
帝用賜汝慈施自天
君虔民
青玉案

累發狻
筑陽石
戚勝錢
徐原
臻製
是官神銳石曰戚勝不銹不蝕
有缺之處得之四方錢之十倍實彼懷清
之事宜見諸子筆乘
錢唐袁枚

崐岑玄木
慾立之國有比翼之鳥
雌雄各一街南海之舟
泛果見峯之玄水邊暘
則來集以表中國之祥

五雉
雉乘
眞賞齋印

墨充棟之九
儒藏
墨史氏曰大鉅之行天地若二曜五緯
然以韋晦也墨之義也素王垂經惟聖
者事次則錄賢述而不作又次則固為
而已漢儒擬鉅唐儒譔經後世置僧窮
為宋儒陽避其名而陰採其絢反之者
稱為覇儒余不佞充墨墨之文字悉矣
自周易以下萬為之準擬郎譔郎陰陽
其名實郎凡諸百家以類次附勦以潞
戲而已作儒藏
洪濛程大約著
山東劉緜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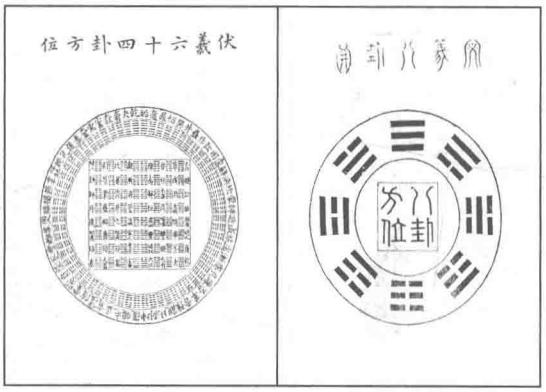

子冢之
百福

伏羲四圖說

此圖圓布者軌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軌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相待之數圖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圓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者也

洪自寬書

龍行雨施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龍德正中當位以時乘彼玄雲在墨之池天下文明普乃德施

吁嗟乎龍兮

旬吳頎秉謨題

牧馬之貞

地興方圖說

此圖口系離數盡午中增盡子中縣盡平中系盡平中易里於子中繩於午中舍里於午中繩於子中系易其南系舍其北方系離數繩於西北增盡於東南系舍其北方系離數繩於西北增盡於東南其北易其北方系舍其北南此二舍舍易相待之數圖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圓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者也

萬曆乙酉季夏吳東岩趙士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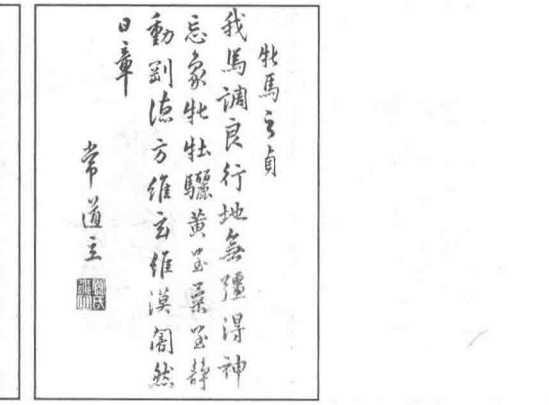
為

幼博白文書于東鮮直廬

坎水
海至

爍乎重離明照四方象義乎巽天下化集惟益玄德賀此用明其守則黑象則光陸續說龜廟列彌章望之冊府萬年久藏

兩南屋士朱化孚


牧馬之貞

我馬調良行地無疆潛神忘象牝牡驪黃牝牝羣黃靜動到流方維玄維漢閑然日章

常道主

坎卦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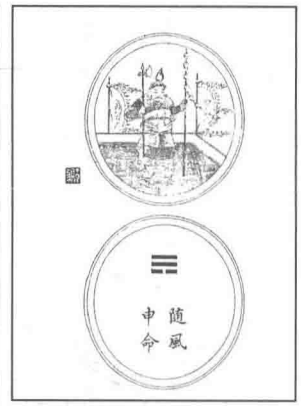
天一生水其光黯然中含離明不火而傳坎雖渙之間文章出焉此君子所以尚古也

王衡

明兩作離

經陽剛龍東陽剛馬行無疆龍戰剛野我馬玄黃龍非龍者蘇秘三千知老大也君子為中宇宙玄說便事六書其物惟時日載物厚且極也

沈淮



古樂府咏游雷主罷

水馬年玄兎來詞臣獻頌挾天才春雷游震
秋緒開帝降元子驩頭回宗廟重罷何康我
百拜謬首臣不敢起穆：淵衆匪誠曷以黄
流在中衆鈔革止玄之又玄作天地始

陳之龍

巽

自青蘋之末而生者帝宜其結也極
萬竅怒歸而成者以遍萬國也重乎
其解慢者
九五之澤也嗟世其永寶之見者必
作也

潛園焦竑

蕭山民

普之辭民者曰所以為扼者為輔也所以為
防者為水也為輿為扼為山為防斯近於固
而不可行然則度翻所云撓其三以飲臣臣
乞盡吞之者其程氏之麋也耶

湯賓尹書

兌

天一氣地兩澤畸象之曰友德
用則共翊文明舍則相守以默

潛園焦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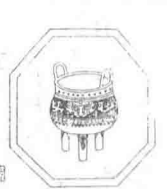
鼎黄耳
雒則有足其行以耳為
其馨香多受帝祉

許獬

解退頌

雒墨維墨辨別白黑吉凶厥德爰分淑慝空
乾儒墨輸墨垂則會壬會墨刑墨用成植兹
正直杜彼姦賊竹挺勁節正色山立蘭茁幽
谷薦香上國荆榛叢棘投裔屏鬼譬我
明辟助乃黜陟衆哉可塞石將孔汾汗簡靡
遁揭如皎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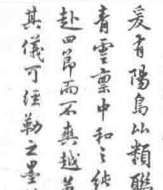
金陵朱之蕃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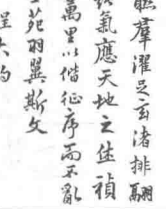


鴻漸羽儀

爰有陽烏以翼聯翩濯之玄渚排翮
青雲雲中和之徒氣應天地之佳禎
赴四節而不爽越萬里而惜往序而不亂
其儀可法勒之墨苑羽翼斯文

程大約





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

天水趙世顯

鴻漸于陸
鴻之羽用之爲儀墨之儀其用不
齊其儀百家儀萬化而宣洩乎斯
文也聖智之基耶
漆渠永宋吉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中孚鳴和
中孚信也古者墨以示行是故鶴鳴子和爾爵我靡相信之至也其爲墨法執加焉因得式而贊之
鳥而啄頭斯長鳥而足翅斯蒼毛羽楚人黑白有章以識書契以服冤衆相期朝野填相忘
程大約著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鳴鶴在陰
仙人曾控王子喬鸞皇接翼同孤高蔥帳繞空出吳市千里一舉凌丹霄綢羅却咲餘聲尚延佇猶嫌猶得性弧鳴夜半聲更奇獨聲霜前色逾淨鼓謂雲中似部原不向林間鉤支遁主人馴養多歲年銑新去故仍留連之聲益慕欣有托翔翔別赴私自憐氷質風翎誇介鳥集君華池啄黍稻飛來五里一徘徊長唳風前主霜曉翻之磊落趾鶺鴒穿之低昂厭鶩鶩高標遠致何冥之頎影支離似客星揄墨傳來實漢遠單棲不羨太湖洋
長洲張教幼于氏

庶務其文
豹澤于霧虎寁生風御之翰墨毫炳與同一時有造千禩宗工
晉安趙世顯

美羊亦有羣銖又銖又銖又

鹿鳴

琴瑟難、玉帛濟、鹿鳴興歌龍
光元禮德音孔昭周行如砥誕藉
墨卿曷登文陛

京口茅漆

東齋註易 有引

漢時王郎為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住
東齋中夜有女子從地出稱趙王女與
肅語曉別贈墨一九肅方欲註易因此
便覺才思開悟苑之為葬編助
高齋舜、清旦閒一編腹笥乎連山郭
君日飽二千石幸神磊、意閒、中夜
靈蹤倏然動地中綽約出雜綢鶯訝胡
然天與帝自云趙女來邯鄲婉孌綽綿
中夜語把贈香劑墨一九墨一九功千
古義皇娥孔俱看補試向宛妃與文姜
郵得片言為易語

程家仲輔父撰

東齋註易

帝若曰咨惟尔羣牧予夙夜欽若
以暨汝方脉汝惟述乃職予命是兩擎
自西河惟雍及沂江漢淄、峨陽抵
西涇渭榮濟陝會陝潏滻洛東漸
封豕小醜彭蠡所被亦莫不又乃
欽尔徐宇而勿瞀予銘爾治功
惟玄墨弼德萬邦年尔績敘

兩南居士朱化孚

東齋註易

王太宇子名肅郡東齋常獨宿一女子從地
出臨別時贈以墨此一挺真神物用註易思
湯淳奎壁照地土花縈趙女王郎俱不死飲
其汁者幾人耳

湯賓尹書銘

梅山航海梅鍾孝
眉梅乐玄生
玄子男生

皖郡王陵

玄壤香天

華維天木維香玉壤維黑茅蕭
蒿採厥艸木墟以墐魚膠廣眉
旋均調攻磨玄掾漆玄杼畫
墨千秋晉準標

程治

歸馬放牛

馬胡歸乎華山陽牛胡放乎桃林鄉偃武脩
文乎垂典章昭回雲漢乎麗三光乎墨用世
乎王道昌

于若瀛

歸馬放牛

放牛乎歸馬偃武乎脩文觚扶藻乎
而龍窗吐氣毋乎耀眉金帝威而乎
嘉而垂而苴茅乎參辰而乎庫乎著
精將延喜之玉乎而策夫豈徒燕貽
乎而銘

項德葉

歸馬放牛

歸而馬華山下放而牛桃林幽干戈載
戢鉛槧載脩武功政成文命率敷百官
循令一人肯慶九圍式四國正寶我墨
墨為政

程治著

大旱霖雨歌

堯時十日出烁金石鑠流百穀燬命羿聞
弓仰射天九烏隋死一烏在旁風喜霽晴招
呼萬民魚苦塵于存誰驅屏翳歛列缺三日
甘霖勢若渾酒史天地為再闢誰其尸之帝
者力草木鮮華民命延萬以為歌惟默之呼
嗟衡壞胡為孽 四明陳之龍

大旱霖雨

皇王解網澤良相築巖心胡爾旱魃虐
如焚瓊蒼林川潰盡封秘蜥蜴不可尋
靈德格幽冥揮戈驅六龍盈盈墨池水
散作普天霖萬畦秀如滌千山綠轉深
豈謂黑松使翻作土龍吟至今半圭玉
風雨共銷沉 武林姚履素

大旱霖雨

皇上太甚鑠石流金我禾枯悴戲
草其復有雲油然出我高岑興雨
寘之我此甘霖我禾其登蔽我民
心肖德所感度鉛墨林

東嘉趙士楨

松心

雁維松心上堂所采會圖歲寒柯葉
不改鬱為醇煙紫雲霏微黼黻
皇猷日麗星祥

潛園焦竑

竹箭

於維竹箭擅美東南浮筠玉立天
風珊珊誰對此君翰舒鉛摘猶注太
玄賴茲子墨

潛園焦竑

程君房《程氏墨苑》卷一〇《儒藏下》

三變大成圖

墨卦

墨卦

墨元亨利貞利用書可貞无咎
彖曰墨晦也體剛而用柔由實而外虛石得
水而順行是以元亨利用書而天下順也治
百官而察萬民墨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煙媒合作墨君子以論世辨物
初九摩拭石濡于墨可貞吉
剛曰摩石濡墨貞初試也
六二摩角斯膠輔脂斯膏以利書大吉
剛曰摩角輔膏品母備也
六三母或成之膜實藏之終吉
剛曰膜實藏之用可竟也
九四封如蒼如白赫翰如卬墨封吉
剛曰封之即墨不亡吉乎
六五天下文明王用書於上堂大吉
剛曰天下文明王用上堂用晦明也

出谷遷喬

鳥出幽谷人超塵濁超塵達
天如鳥喬遷德日巍然心日
冲然為天下谷抱默守玄

孫如游

出谷遷喬

幽谷遷喬

上九塵項放煙以利天下而況咎
剛曰雜卦无咎天下利也
昔宇文柱作筆卦謂人言筆始于秦其不見
稱于孔子易也固宜乃究所由來則包羲氏
之八卦夏后氏之九疇尤科斗鳥跡鍾鼎籀
篆之文非任筆安所施哉筆之制未備而筆
之用則古與墨俱無先後論也然墨之始乃
漆而後以煙猫之手筆也孔子贊易而歸于
中古憂患之作于世道升降之間深致感焉
文王之美里囹圄之居柬憂患深矣宗元竊
謹幼博先生以誣居囹圄者垂七載余時之
適從與論易屬工人以墨進因畫此卦同憂
患焉卦成而先生事大白墨之義居然可知
誰惟知者觀之而思過半矣
勉賢里人程鴻臣源著

儒者崴百金是妝東五西未爰踵尼丘疇其
函之君子用休
四裔思皇九有同車式之用之其麗無量為
白為黃為珪為璋誕錫庶府畢事尚方稽首
萬季
天子之光
桐鄉八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四章
章十句
萬曆壬寅端陽月吉
江夏丁應泰撰

墨材

墨曰麻以厥鄰用供尚方以厥材供于絲窩惟其人
墨若品列曰我有玄工與齒物華人官儒歲綴貢曰
于圃厲克勤亦厥工先精勞肆祖厥精勞肆祖滋胃
偶人拉人鑿肆亦不信工度攸敢物執
乃將監厥親為工曰無重煤無浮膠至聚芜萬至類
幷印合由以容工其效風夜祇成事厥命曷以惟漢
惟馨自古制若茲監閱依數
惟曰若取材既閱細末惟其量劑為厥模制若作鉅
細惟視萬主若作光澤既勤磨制惟其堂丹雘
今工惟曰
當守既勤用玄德勗為青萬邦慷應中外以孚亦既
用玄德漢典簡樂萬邦允懷
六書既同中國文車追王度于光氏
肆工惟德施普濟夷裔咸若用普敷文命
乙若茲監惟曰匆替引于萬年惟工以沒以升歲歲
時時永保歲
程大約著
鮑觀先書

墨莞擬詩

秩秩桐鄉幽幽松岡以液以滋玄露濃濃言
泥其膏焰而引光萬章式靈烟燼維良
奕奕者大河洄者泉鐙之楹之實沙以延攜
赤蓼墓也大沖公就席玄居士侍四墨有桐鄉之液以待飄風夜堰煙
以待流清水大清湯以待鼎鼐有如此者
墨有不愛金珠而沿情以為寶不斷熙爛而洞燭以為調不擇年屢而
計黃以和堂青而月來也退相而賴親也非時不見不求翻得乎歟
一不可不求難事乎其難而後獲不求數事乎其備物有如此者
朋興是則是效
既藻既繪既刮既摩芬馥之金層珠磋三
劑載較百嘉以和君子攸佩云如之何
俯斯畢法仰斯象觀玄工漢漠與圖湧湧疇
其攬之君子攸刊
彬彬其徵人官斯舒燦燦其鼮物華斯訪疇
其撰之君子攸稱
如如者流緇衣是求玄玄者脩黃冠是謀維

墨行

太沖公閒於玄居士四夫子之名墨也墨行者與儒行者與玄居士四
漢以前儒墨之稱齊於一漢以後儒墨之稱析於二今閒之也若子之
名也實其行也名行何以異
太沖公四載閒墨行玄居士四華緒之不能應其穀縠考之乃留史傳
赤蓼墓也大沖公就席玄居士侍四墨有桐鄉之液以待飄風夜堰煙
以待流清水大清湯以待鼎鼐有如此者
墨有不愛金珠而沿情以為寶不斷熙爛而洞燭以為調不擇年屢而
計黃以和堂青而月來也退相而賴親也非時不見不求翻得乎歟
一不可不求難事乎其難而後獲不求數事乎其備物有如此者

墨有和縣縣掘如行其大行如慢小行如偷慢則如手搦則如拔其綏
有而愚謝也墨若有堂也其揭和有如此者
墨有範圍齊勳其離毓集如圍心中規矩劍棄不潛幸解之前
多令不留直方之利廣其物以鼓而也實其人以鼓而也擬形容而象
時宜以言備也其周為有如此者
墨有精之以崇持滿之以實暑持履不齟其質緻之約衆討之持百練
固不裂其絲愛頂及踵不缺磨滑謝持來踵不移其力注者不出來者
不數古人與持今人與居石沙骨靜精白從之先謂有動陳言從之墨
之動為之靜其運用有如此者
墨有可琴而石可漚也堂有可用而不可棄也有可棄而不可珠是亦
墨有可琴而石可漚也堂有可用而不可棄也有可棄而不可珠是亦
多用梅而弱舍熟而光輕旋而貞義精物而居方其與地有如此者
墨有華上則忽公華下則默有程功積事稼墻而推物之各其以至男
教斯興芳茂女德不遺公宮其人宮有如此者
墨有觀物動物者以親上也植者以親下也飛翔相薄也鱗介相鮮也洪
祖先也續相致也其物華有如此者
墨有玄墨而黃袍陳組而傳副而作之前弗有也鼎而觀之又不加後
也不錄昌而為司子立其而祖至司弟與弟弟也其儒業有如此者
墨有空則實墨精則寧大上好明而清淨自遠以與人恬湯以如服
近文章脩心性練飾如錦繡不窮不遺其出入翊衛有如此者
古者重墨：此儒並今者重墨：為儒用言德者墨之年也元神者墨

大行俠杖圖

贈浮巨川舟揖
陸海試淌湯洋漢河廣誰能鼓輕舸出陂
登祿襍獨抱康時心玄珠探象罔資遒涉洁
游宣仁潤舯恭慶執多苦享安兒繫友掌振
彼洪濤中臥之義皇上與世共安流陶然寄
俯仰逢瀛在潤沼達觀覆恬養
蘭嵎朱之蕃書

四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大行賻于
楚觀用墨
初大行為國子生會有楚之役大宗伯
將事焉寵也使竣楚王連饗之又朗日
饗於齊宮饗禮甚盛大行觀焉觀用墨
王賜之以向史榮墨墨之貴賤輕重焉
史墨對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
之以書契則墨家興始在和滋而取載
繼轉桐鄉煤膠合而出之其為製也杵
石和金鈸芳眉實子是乎取之其出之
也翰檀褥徽禄位四民于是乎用之其
藏之也豹囊錦帙以辟濕露其出之也
名澂管城水部楮生各以類應其出入
也時率主之內墨皆與焉稽古臣工信

恭默思道夢
帝賚予良弼

廢事物叢法而求之畢力而造之公始
用之歷歲而始出自閩閻庠序以逮司
府至于南方無不愛墨山人取之嫵人
爐之聚人墨之力人搗之模人範之工
人蒸礪之夫墨以古貽而以今式其製
之也精其用之也徧則沈無留阻輕無
滯津嗅無革氣研無纖蠹入頡則澤飛
白則潤儔之久遠堅澄如漆以陳為貴
反是則賤而輕重因之真詰之首肇藏
墨之道也王說乃東帛加璧賦湛露之
章以報行人行人賦瓊瑤之章復史墨
再拜受之乃報命
楚黃西陵一寮居士彭好古撰

恭默思道賚
恭以默默以思悅予忽予道在茲
上帝臨女恤女私賚女良弼宿為
箕中興天下清且夷
程大約

反禾起木

恭默思道
道可受不可思天何言哉行四時
惟默与恭昇帝秉列星降之為
鹽梅殷邦嘉靖其在茲
潛園集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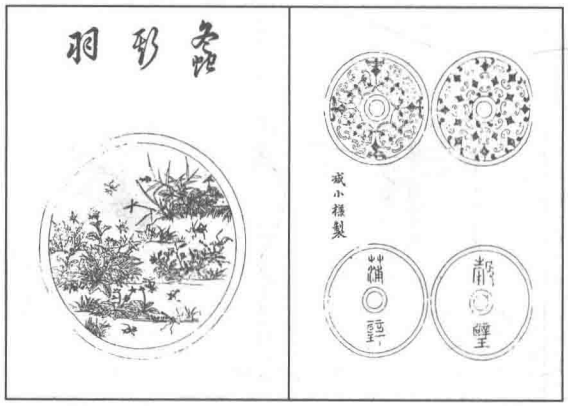
若作梓材
既勤樸斲

反禾起木
聖人先天君相造命風雷倏霽
如響斯應凡為具雲鬼神條
枏一念不斂天地促令副墨傳之
善事惟敷
濮渠沈儋朱宗吉

反禾起木賚
皇天無私惟德是輔金縢事顯爰霽
其怒居高聽卑捷于影響以禍以福
今古不爽
程大約

若作梓材
既勤樸斲
古日有小
善日自強
嗟彼梓材爰資樸斲以爾守言大莫
矣斲黝矣淺輮豹囊庳幄為妖為神
爾則自躍吾茅還吾之朴
項德棻

若作斲輿
爰幄塗楹



調鼎鹽梅

貢金冀九鼎享帝資大烹濟水味匪和鹽梅

用乃弘嘿美幽叢爰立盛寒盟謝波春英

飛序改實始成鍚湯有餘滋醞函含孫清揮

手酌元化溥世如調美五氣任斯重負俎寧

潔名鼎食非所玲盡謝鴈生平

朱之蕃書

城小楼製

補袞

補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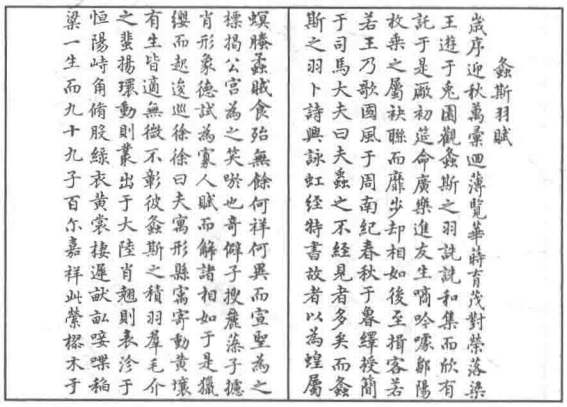
天孫夜織雲錦裳山龍日月垂文章翬褕被戊

削紛且長誰我恥娜居洞房微綸迫昧結明

光補成五色緯以煌手挼羅厲中自將

天子服之壽而昌垂衣端拱朝明堂

頴起元



盤斯羽賦

歲序迎秋萬彙回薄覽華蒔育茂對榮落梁

王遊于兎園觀盤斯之羽說說和集而欣有

託于是厥初受命廣樂進友生嘀吟嘆鄒陽

枚乘之屬秩聯而靡步却相後至揩客若

若王乃歌國風于周南紀春秋于魯繹稜簡

于司馬大夫曰夫盤之不經見者多矣而盤

斯之羽卜詩興詠虹经特書故者以為煌屬

蜮螣蟊賊食殆無餘何祥何異而宣聖為之

標揭公宮為之笑咏也奇儔子搜麤落子摠

肯形象德試為寓人賦而解請相如于是獵

纚而起逡巡徐徐曰夫寓形縣寓寄動黃壤

有生皆適無微不彰彼盤斯之積羽犀毛介

之斐揚環動則叢出于大陸肖翹則表淦于

恒陽峙角脩股綠衣黃裳接遝歊訛喔喋稻

粱一生而九十九子百尔嘉祥斯蒙擢木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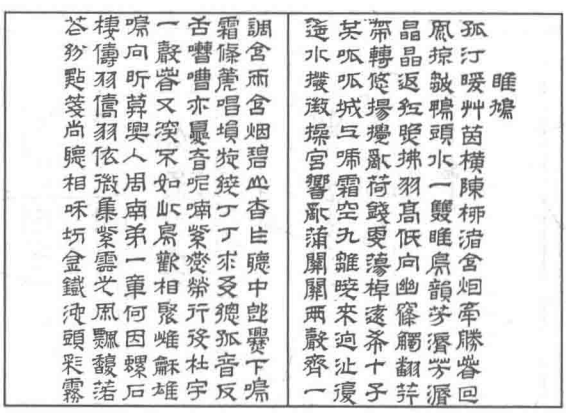
皇上崇儒重道

之伊誰維仲山甫補袞

之爵登庸府是崇勳之

若盤鑪美京鍾

兩南居士朱化孚



睢鳩

孤汀暖卅茵横陳栁渚含烟牽勝誉回

風掠鼓鴨頭水一雙睢扇韻芳濬芳濬

晶晶返紅睫拂羽高低向幽篠翩翻幷

帶轉悠揚擾獸荷錢更濠棹遠斧十子

芙呱呱城与啣霜空九雛唼来迴沚瘦

遙水攙徼操宮響蒭蒲闢闢兩敲齊一

調含兩含烟碧血杳白驍中齁饗下嗚

霜條荒唱塤狡狡丁丁求爻飀孤音反

舌嚽嚽亦鬘杳呢喃緊燮榮行交杜宇

一敲誉又深宋如此扇歡相聚雌雄雄

嗚向听葬興人周南弟一車何因螺后

棲傷羽儔羽依徵集緊雲光風飄馥藹

荅紛點箋尚臕相呥坊金鐵沌頭彩霧

周雅敲揚清曲于是乃作而賦覓之丶歌丶

曰何覓丶兮羣飛繽紛于于肇載雲天于

拱日睪宜純丶兮頴不違又績而為揖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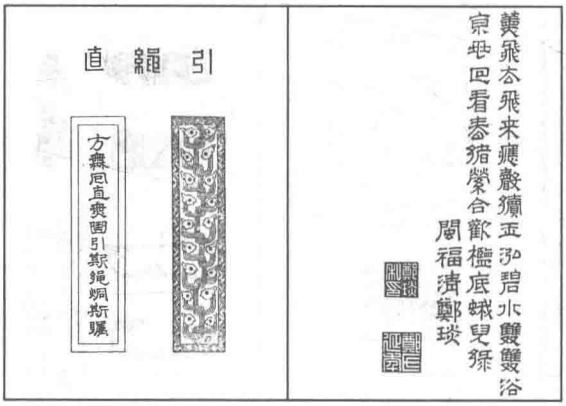
歌丶曰何揖丶兮欽羽迺蒙積于羣載鳴長

風于吸實雲宜鰲丶于嚴不數歌竟王遂首

宵乃顧枚牀起而為亂丶曰盤斯羽于麟之

趾美振丶于諸公子宜萬姓于傳千禩綏福

禄于歌樂只王亟稱善乃屬侍人獻壽蓋辟



黃飛太飛来翀叡獵亟卲碧水雙雙浴

京巴回看秦猪縈合歡櫺底蛾兒猱

閩福清鄭琰

引繩直

方轉同直與圓引繩烱斯曠

睢鳩

譜諸子墨復之無斁

程大約

盤斯羽

盤斯生于于天田羽肅肅于行翩翩綠間黃

于裳衣鮮棲遲訣訛喔喋稻粱百朋九子宜

爾嘉祥

程洵

劉然書

天命玄鳥
降而生商

玄鳥生商
論被玄鳥宜啓商祚桓：商王龍騰鳳翥玄德載升玄風攸布百祿駢臻雲仍無斁

京口筆漆

天命玄鳥贊
繫玄高氏殘祥拾商玄德幷聞于湯有光分
茅烏衣甸績桐鄉亳州褚郡藉爾平章
海虞瞿汝稷

賢皇泰篆

吉日兮丁

但啟之筮實立山觀出之石斯文承爲周野泰野晴楊雪平原匪祈惟水傳夏指神爲用光永吉

黃皇石鼓周宣刻文四章篆文相傳謂機曰籀日不利出師刻石存殿序觀行筆結字就此李斯小篆之權三代文字實基於此時刻郡縣之碑漢傳爲嫡天子事

萬曆乙酉長至日東石趙之相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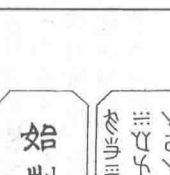
嵩山漢隸

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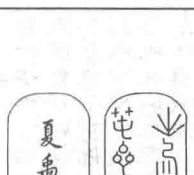
青山
隸書

箕時工福以書爲先大臣必自惟仁乃金於皇漢主撫運之初受封之嚴冀紅長孝嵩山之石斯文勒焉夜爭奏鋼人銅狗有佐儀神兔仙之術方而信自西乃千佛尊法尊甲之自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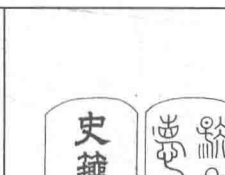
雪吉



始制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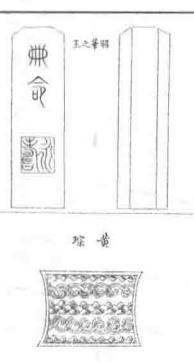
夏禹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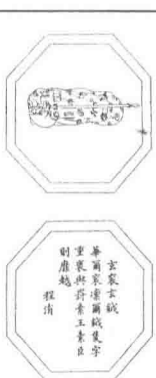
史籀書

秦丞相
李斯書

銅虎符長二寸四分高八分闊八分剖而爲二二片相合左內有三榫隆起右內有三凹爲卯以受榫商銀三行凡十八字今不具載



黃琮



程君房《程氏墨苑》卷一一《緇黃上》

墨苑卷之十一

緇黃

墨史氏曰儒生誦法孔子孔子猶龍柱下而恒星西土也二氏之談焉至孟子興而始以好辯名然詆楊而楊逃之詆墨而墨逃之鼎立之分名教維均流傳逸令而弘明清淨之風宏以遠矣是故錄全函飜貝葉布方冊率墨焉實則維用之重哉余苑墨搜二氏式而式名取之不式而式者亟取之庶氣函三之義萬有之道也玄該之施及永矣作緇黃

程大約著

茅聞詩書

二室翻注

二室繙經

夫二有言多言數窮不言而言二而不言是謂玄同知白守黑一以是終嗚呼猶龍之所以猶龍也與

頎刻元泰初

二室繙經

古佛道場崑戟二室誦聲喃喃匪朝伊夕孰知墉壁託法熾然三歲雖多在一指端

焦竑

二室繙經

惟古先生是為太上景室絕顏日月臨燭五天人師共談法象棡衆為畢起萬為玉奚提伊何現神者相為紀文言金汁來貯盡儲告湯晡乀忻悵瀝血代墨剝心無怎不二門闢大衆同命用彼昭乀啟此快快何以名之至仁無量

一壑居士彭好古

承墜法雲
徧覆一切

玉幷玄霜

雲魁仙子飛輜軿致詞歸去秋宵乀藍橋清水凝寒綠幕幷聲乀隔茅屋翠袖娉婷如東素玉纖對客琴秋露海山徼笑白日墓寧如此是景真路河漢迢乀皇霊匝良玉一雙為誰出霜膏一搗三千年誰以丹梁玄變玄赤乳天禍宿下天相將攜手凌青冥玄精靈變難具述墨卿拾滴合仙術

陳勲

玉幷玄霜

長卿方病渴劇佟欲解醒神仙如可接藍橋漿正清

許獬

法雲

石端平水清泠相磨盪雲冉生攝一切彰萬靈盡可盡形無形平等施自性寧

聽默居士朱之蕃書

玉幷玄霜

三生圖

三生石

玄來玄渥水水水內外徹兜
底三生石經劫墨可磨石不滅投之墨未亏东列

翁方綱

仙居臺閣吟

我聞仙人好樓居層櫚列檻凌太虛我聞官人騶臺閣九列三事高聯絡百尺魏巍在上頭手捫星斗銀河流神真貴介享無詣玉皇殿前香案吏祇今閬閬多儁人天子萬季社稷臣

程棨仲輔父撰

仙居樓閣

山河大地本虛空空中何處安樓閣仙人樓閣者難尋
墮見雲間雙白鶴

許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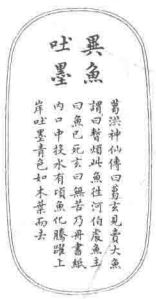
三生石

當其為石不知其將為墨也今其為墨不知其復為石也石亦一圓澤墨亦一圓澤精魂經幾萬劫而猶然守黑似此精進吾不知其所極也

滕庵湯賓尹書

仙居臺閣

異魚吐墨



萬洪神仙傳曰葛玄見青大魚謂曰暫相捨河伯處魚去曰魚已死玄曰無苦乃與書紙內口中投水有頃魚化騰躍上岸吐墨青色如木葉而去

異魚吐墨

玄海浩渺魚龍秘藏變化青紙吞吐文章深以斑管龍尾餘芳昔見珠于李波主曾被釣于魴鱒王

施履素

異魚吐墨

取尔腹中墨寫尔腹中書但解相思意勿許故人疎

同安許獬子邁甫

三

吐墨魚

投盡能食在爾則吐食則果腹吐則炫目惟食而吐文乃彰告尔墨士為乃腹毋為乃目

梁溪翁方綱

三車偈

法本無法何有于車鏡中之影空中之花一亦無一何有于三會三歸一一不容言

金剛漩輪贊

輪轉法即法轉輪即輪與法其俱轉即其俱不轉即轉而不轉不轉而轉是之謂轉法輪是之謂漩輪觀

玄居士程大約

洋河輒水

瑞應鮭云時尼連河水長甚深佛以自然神通斷水令輒流

洋河輟水偈

無可奈何厄連大河滾滾滔天萬
國同波誰能遏抑藉茲神力
錫用玄圭洚水不溢

明山居士龍

答祥河輟水問

問尼連可殊衆河河水可殊衆水水若不殊流當不
殊佛何神通能輟其流
答佛與凡夫自性中原有此河亦有此水即河非河
即水非水非河無流無輟無之斯輟有之斯流
能有能無能流能輟佛性如是凡夫性亦如是性本
如是有何神通三千大千世界亦當作如是觀以河
觀河以水觀水滔滔不息無有是處

萬曆甲辰上元玄玄子蔣沐書于玄玄室

烏金

我聞桑田變滄海滄海亦復為桑
田乾坤萬古經幻物倏忽變化空
茫然何況世間俛仰墨不啻滄海
一粒粟洞仙為墨僧為金眞耶幻
耶眩人目試令山僧問洞賓為金
為墨何者眞洞賓應向山僧笑笑
却神仙亦幻身

孫如游

洋河輟水歌

天一生水古來傳此是人性真淵源安流急
溶浪瀰漫喜怒哀樂若窗櫺夫子胡歎在川
上水哉水哉當心實沫泗滙迎萬古流恒河
定水相離長滿水論性性不疑達者自信愚
者嗤過頰在山由搏激天樸不斫人力為厄
連河滿嗟逝者滔滔晝夜者不舍誰令中輟
流東西水信無分杆上下

彭好古

烏金

烏金記呂氏墨也

洞賓遊閩元寺墨寺僧懶行以墨画芻贈僧歲之已
李大監轉運江西行部至寺尋僧向田呂先生常瞻
汝金乎僧忧然自失我不識呂先生但前有道士瞻
吾墨耳初無金也出墨視大監即金矣大監摩挲不
忍釋手欲易以他金僧不受但以一芻轉贈之且向
轉運何以知與云得之何仙姑教来驗耳向回洞賓
復来僧與以告洞賓呉曰此女鈹舌逐與俱去出
門去不知所之

萬年枝墨贊

綫如茂如温如柔如貴則上堂杖以為
奚私乎萬年之枝無乃長筑外
援等凝子秋芳哉二不朽者
其以斯

延陵世會

玄光靈芝

萬年枝

萬年枝

上古有木蟹大年結枕元氣撫青天
物誠有之人胡不然乎秋大業稱立
言竹邨素邨金石堅哉墨卿行
勉旃

句吳顧東讀題

萬年枝

有鶴名太平專植萬年木青蔥蜿
檜栢曰照光曄煜儻庶五色芝可
佩岡陵祝

吳郡錢允治

玄光靈芝

煌煌神芝生玄圃瑞光璀璨雲
房吐誰其移之國書府漢家九
莖何足數天子此歌垂萬古我扣
擣圖献
明主

句吳顧東讀題

青精芋

青精草

青精仲一名天南燭經云服草木之正氣與神通食青陽之精令不復陽正謂此也故道家以飯青精佛家以餌伊蒲子墨子安能捨之作青精草墨玆壤有若草叢生莖葉如掬玄露莽如流芳馨條風扇聚卉動搖揚青精蘭孟托綸廬墨飯玄黃庇篮名南天燭文字浮光榮

程 洎著

墨燋

晉葛洪好學嘗伐薪書以買紙墨詩人多之乃有斯咏

燋夫何為斧斤日持負薪朝出沽酒夕歸云胡詩書不識文字售墓市慶將欲美以前躯牛羊高陟隴崗草木夭喬爛然文章冥心斟酌得心應手意銳學書志不在酒仙篆成雲霧隸八分元華載紀揩于無垠

程 洎著

咬墨成字

噴墨成字

神仙傳云班孟能噀墨一噴皆成字竟紙若有意義墨耶人耶況有能辨之者苑以為墨

鉶斗輔類舌龍蛇白練裙但實子墨子毋用中書君

黃公敏

墨樓

陰岐黑棗

周穆王時西王母進也顆頲時紫挂成林其實如棗老子時玉文之棗實如瓶河中蘇氏女之棗無核黃鵠磯小吏之竊食棗如瓜與則異矣要以譜墨無如陰岐家馬

岐之陰地斯黑棗黑色墨二葉實既華德音不瑕西方之貽何似東家

玄玄子程大約

實樹低枝

經云佛在祂洽事欲起池上忽有實樹枝自低下佛因攀而出

噀水墨

實樹低枝

金身淨不垢何當浴清池拂拭事日新貽貽孙赫曦一浴澡天宇再浴澡地維濯濯洗毛髮直以沁心脾罷浴躍無因實樹忽低枝戒珠週自環振衣庸方思佛性物物足草樹詎無知

邢陽彭好古

鼻

鼻　蝀鼻

莊生化蝶

噀水墨實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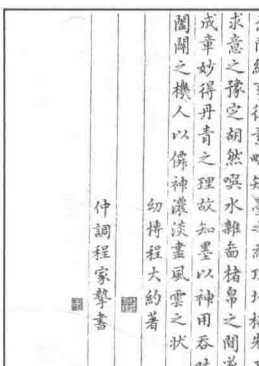
上人即呂仙也善畫不用筆墨但含墨水噴紙帛上自然成山川花木宮室人物之狀略加拂拭而已

愚聞墨質凝重藉水而後順行水德輕清得墨而後渾化萬石君之基托津以相須営城子之持輸默以自得故周翰而明允舉天下之能事以明而晦久易上古之治功

愚聞繪事後素嘗知墨之為功巧格先工允求意之豫空胡然噀水離面揩帛之間遂爾成章妙得丹青之理故知墨以神用吞吐抄閣閘之機人以傳神濃淡畫風雲之狀

幼持程大約著

仲調程家摹書



莊生化蝶圖歌和

鴻臚幼博宗兄作

人生若大夢、寐皆有因與周尼父見元聖思賢上帝賚良臣周也何為化為蝶如入南柯且曦穴銀然熟睡、復醒栩、遽、寧差別世途幾態多模糊營松夢庵皆虛無誰向夢中復捉夢醒後

嘆噫收中音我聞至人眇無夢思慮凝然寐不動可紱畫夜通知咲共造物相玩弄與爾嬉遊文莽場如同莊惠論漆梁且支一枕黑甜士黔息千秋況墨卿

宗弟洎撰

吳文驊書

莊生化蝶

南華真人悟道機著書十萬言精微非薄湯武詘堯舜意見卓越知者希欲齊物我一生死泯泯有象都無始恨恕變化焉能常小智閒閒殊可鄙請君看我夢中身化為蝴蝶往來翩翩豁通志覺後蓮然踪已陳覺非真覺夢非夢周也蝶也徒搦弄周為蝴蝶蝶為周自是轉輪不動此意何人識家深而方釋者居波林教演三車窮萬劫冥證莊生化蝶心以斯觀化可見百年轉眄如流覺傳與悠悠塵世入冥青浮雲卿足憐

泥墨金

韓忠獻公琦晚年延方士事長生洞窗鶴衣坫面求謁韓意輕之問何能曰能墨即掘地坎溲焉韓不悦洞窗和株坎中泥輒墨成遞去韓公隨眡視之乃良金也金識吕字破之徹肌理韓追悔無已故茲圖焉作泥墨金

愚關大庭膳唱泰五色之卿雲名世崇熱扶中興之皎日証遠秦榆之晚節圖究松梧之貞姿遂疑周僕之藏乃怖真龍之降故擅馬皆驚安係大星之墜冶金識識尚遺化土之傳

愚關金結土浮相違之迹畏迫土隆金孕相生之理不証眡遺矢於人身採化機于坎土盤事烟煤之合竟成煽刻之功故尚方文苑競將金石之磨斫九有千秋畢弄神仙之文墨

程大約著

泥墨金

法雲慧日

固早識雲固暗知日如彼空華緣相變色空本無着華何處滯雲日非空亦非日出若日出者還從日入說合眼時畫何窮：見雲與日色陰晴識圖沖妙明雲日俱寤是知儒當守墨白當守黑

髮僧沈文系

古人木

書入木

漢宮帝徵仙人王遠、乃題宮门四百餘字帝恶而割之外字吉内字復見仙從靈異非世緯注所能磨滅也苑

吉宿集芳華寫清龍涎液芳風霄園玉兎杵宁蝦蟇凡入木石芳書廉刻不曰涅白異翅汗青維肆威福豪尔神靈

黄公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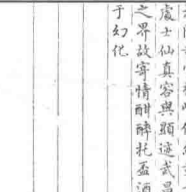
紫磨金

純陽墨化金

純陽游戲武昌市千錢一鋌墨誰蓄即金非墨墨非金幻化攄神隨反復買墨論價如買金得墨成金駭流俗仙家惜墨勝惜金堪笑人苦不知足筆啣硯種可給生何必無金滿籯匱君不見漢武皇阿嬌深貯黄金屋又不見石季倫綠珠高樓隨金谷積金本欲貽子孫豈意金多招禍速治世賤金價同土塊士

寶墨重懷玉青蛇騰去白鶴飛以金易墨明無欲請游書契未興時金藏于山墨藏木語言文字同揮除莫逆以心笑以目

聽默生朱之蕃書



紫磨金

洞賓呂真人為墨者貨武昌墨笏寸餘直三千旬日莫售也王氏鼓刀者某子甲有意子真人之昂其直衆三千市焉且酔以酒別歸無寐夜半有叩戸聲墨者衆故錢遷之奚詰旦視墨乃紫磨金上有呂字尋墨者不復見嘻嘻異矣因作紫磨金而鮮為之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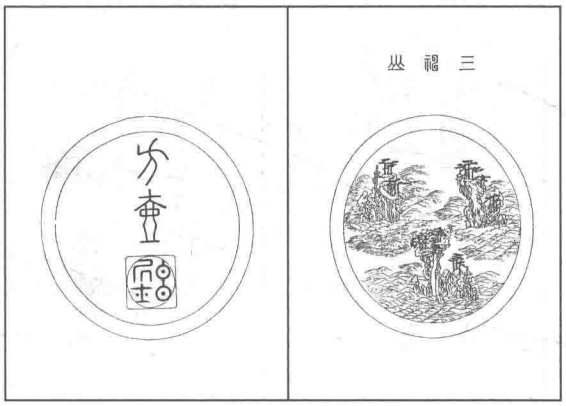
悉聞天有顧道之勝而故之章仙有寄攄恒拄而亦怕露理兆鐘焰縱浜點于風塵駭異振奇宣神道于炬赫故市墨昂售物色凡界之豪賢終夜界運轉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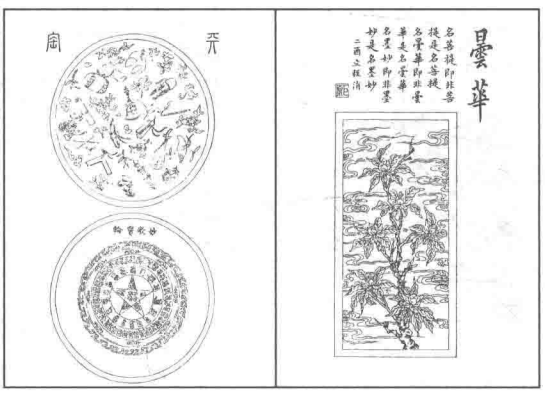
清都之峻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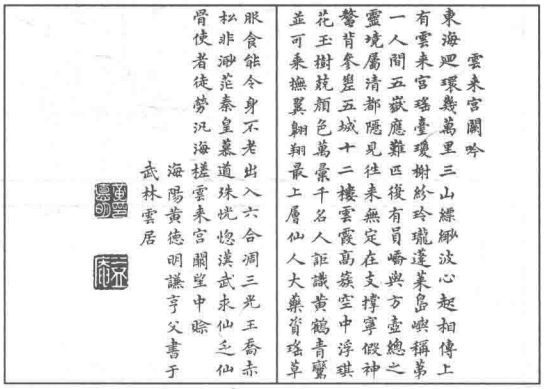
悉聞黄宜樓時倫紀載于祥官碧華洲連摘賦鮮于虚士仙真寄與題述武昌之都江漢汪洋敘膀文殊之界故寄情酣酔托盃酒於乾坤操娃回昌歌精鎪于幻化

程大約著

蒲萬嗣書







聲有八是曰器器則可陳音有五是曰理理則無垠律有十二是曰濁濁則有倫聲出音音歸律樂其可考非曰人造法離理理離器樂其至道是曰天寶

程大約
劉然書

程君房《程氏墨苑》卷一二《緇黃下》

梅檀海歌

大滿海予石嵯峨現寶殿予時慈和
紛馥散大羅慈雲開曙月座波
德叔等期宴云多

程洵

黃金獅子座

青牛函谷玄聖鬼服夷狻魯郊案王符
祝爰有猴猊座升黃屋鐘記神獸似狨
天鹿函極仁人飢棄以穀載副厚舉調
財馴伏彩駿背昂青蓮步蹴曛龍褫北
疇象騰陸

潘象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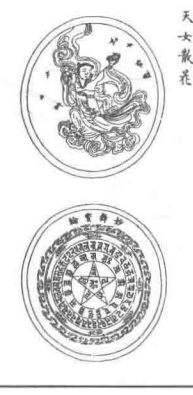
五牛圖辨

昔者孟氏道性善毋能同有生於犬牛及其求放心而喻雞犬抑何先後不倫類也釋氏出世歸善於守心譬則牧牛毋令縱逸人之性猶牛之性無間然矣像教者繪為五牛其一體純白喻真性無染其二首漸黑喻迷真起妄其三體純黑喻業垢繫縛其四首漸白喻背妄歸真其五又純白喻復本還源宗門品第犁然具矣學人誦法孔孟庸得靡然趨於黑白間夫白受染白則始矣白責元咎白則終矣是吾儒之所謂白也老氏玄聖道德極於無上知其白守其黑忘其或汙而預善之玄尚白矣禽滑釐之徒宗墨而祖釋注素絲焉泣其數於染也夫由易與禮之訓也終始以白者也生之謂白猶白之謂白與其為真純也者為復反也者莫白也若也由墨與老之說也不始終以白者也白人之白也無異於白牛之白者與其為起妄也者業垢也者莫白也若也且也素絲之易於染而黼黻文章胥此以出黑是守矣竟其守而為天下白又奚嫌焉調伏既駭牛且何擇來復黑牛而庸繫絆起然獨往何害自在又久之而受令如譬人牛俱亡白無所白黑無所黑嗒然忘矣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皦皦乎不可尚已

夫其不緇也亲庸格於受責庸罹於咎墨安所事態而老氏亦安所事守戒牛之力視龍象雄黑白之為宗門重也爰屬之墨卿必有能辯之者

程大約

南郭劉鉉書



天女散花冷

冷散花：散何飄遙天女現法身法王冥
香入流深惆悵上林桐漸細御溝水散花
花如回綽約非予比冷散花中天雨華龍
枝帝寶霞占女子霞散未染水不著
此花何能爾羽蓋冷散花蒙首詩紀
西湖陣榮請記者煙梢生

龍馬琛九筆勇出白庵通閩畫芸宝女
書古池蓮宝華意思同誰不向花修生
意誰不向花托素衷素衷生意妙相
持游丝飛飄住為宇仁者自生分別想
至人喀住大自互散散花之欲散仍来
散散聲欲斷專来影煙歸侍者閩昭
陽郭子人宝井梓胡丝而帚扔付王天

閩烟、美且妥予手會須播種華占偽寧
煩宝言謹還為高唱散衣冷與东相忘
結習人要使法天龍色相忘為大地布
黃金

程大約

劉鉉書

孫勒賁

尒龍尒象尒南大藏是曰持以其用無央況點尒空莊嚴尒相是曰應世其作善上尒顧尒力尒觀尒趙揚引庸切跏趺庸放是曰出世其數喜量

海陽程洵 劉然書

掃象圖

掃象圖銘

潛采可名瀹采可象片偈萬分悉歸大藏歸副轡名忘則典象汎掃帝庭是棄最亘

潘緯書

達磨真性頌

掃象圖贊

象即非象夫何可掃非象即象夫何不掃玄而解之拂拭非真默而識之森羅非妄墨乎吾與爾深入鄰羅迺窅矣

寶林居士顧起元

掃象圖

有象即無象即而掃為最上耶象有即象無即而又掃以除即有象無象之先掃與不掃之間其玄之又玄者即

于若瀛

達磨真性頌引

達磨之來天竺也泛重溟周三寒暑而後至及達震旦面壁九年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乃其十二時歌五葉一花之偈亦微染綺語習焉至于皮膚骨髓之豁抑何蹉次淺深車ㄨ較著也獨真性頌字僅二十學人以璇璣圖法讀之成四十首計八百字每首用韻四至俱通迴環不窮夫人真性亦猶是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四十者可舉而百八百者可舉而千萬矣夫性為生命生命為天地根夫真乃生生乃不滅不滅之謂猶永存永存者真是故生老病死憂生耳目口鼻身意賊志豐約幽紛惑知理事欲陳亂思造次顛沛患難撼守夫然者謂之諸緣為諸緣起者起則滅滅則不生不生者亡夫性為真為離為性為情為緣為理為空為忘為照為窅為身為至為淨為明為圓為始為終為常為妙為極備矣夫歸于真妄乃潛為天地先天地之先造之無前生于一縲乃役為人物辟人物之辟乃登無極成性存ㄨ潭ㄨ淪ㄨ為出入之門是為獨尊信斯言也四十首者縮而一二則奇偶矣成八百字者迟而十五則因重矣夫是之謂性夫是之謂真命極之旨其庶幾乎八萬瀆門十方世界智者觀之而思過半矣

學人程大約

劉然書

青牛繫氣墨贊

只曰尹喜多事遂致老聃饒舌西關紫氣也平常副墨五千傳不滅滅不滅玄之又玄不可說任徑別下註脚來萬里寒光一條鐵

吳郡叢淑

函關青牛紫氣歌

琴關瀹器阿司生降官圖寇本上精拈字ㄨ閻聊寄姓伯陽子古留仙名方瞳冗鐫鼻足趾齊牛西度逢尹喜紫氣暫停函谷關五千文字皆眞慧援ㄨ體粕關黃庭獨有墨池漱松扃手握靈煙尊造化胸中獃會意金經瀹瀲風塵鐫信鼂宸玉牝慧衆壯斷君吾盡洩玄樸書此贈君君官鴨

松浦野漁余敬中

青牛紫氣

大方

渾然者精煇然者舉細則無滯發則無艱金堅玉潤迹無以加義然而齊者是為大方之家

臣源

青牛紫氣

關門載ㄧ紫氣彌ㄧ國當關尹真人何之青牛秝駕強為著書東度莫留西流莫追道不可道亡名亡知億萬應數五千文緯知雄知白守黑而雌是曰玄德不可度思是曰猶龍剡可射思

程洵

如來柱銘

謂爾擎天亭毒者全謂爾砥川中流者旋爾鎮八埏奄峙爾巔爾巷百廛棟隆爾堅立靡爾專移靡爾遷爾高爾圓爾畢爾悛爾聖爾賢爾玄爾仙爾終少劬爾結大季爾不知其然而然吾以子墨子傳

程涓

列子禦風

列子禦風

此身何着獨立太空奚有於御奚待於風有所待也猶有爲也有待有爲玄風日移欲追無爲行所無事潭沱萬天結繩而治

孫如游

七佛偈

題丁南羽畫列子御風圖

昔達畤人吳山窩謂我飄然有仙骨別來碌碌走紅塵二十三春度趁忽謫期應未滿風波長河浪埋名酒肆中沉飲恣兀兀思遇洪厓與赤松便拋妻子速扣從鸞鶴不為下迨逆雲外蹤蓬萊瀛洲邨可涉菖蒲瑤草空羊羊丁生豈是令威後葛家仙翁亞画手閒畫至人在林藪泠然御風騰九有風吹衣帶殊福禮猶行應與道為偶画圖不及掌来大荒宇宙無餘過見此令人神思清恍惚真仙遥入塵程君酷愛画重幣購名筆口誇頑庸頭未易丁生定有時着緇衣敬寫維摩居丈室有時戴黃冠貌出遊身乘太乙人間世無多日逝將脫屣訪仙術向平嫁嫁何須舉

泯池道人張泰貞

象网玄珠

大盤

維摩說法圖

新都江世會摹
古唐士芳監製

三生花

維摩詰像 濡侗齊序

中辰冬月從余趣中過程涓臨帋博士邸舍既出墨苑相示次巫貓黃齊維摩詰默識淵旨此罗新淨圓象色夫象雖塵眉仰以異默百皆叁十式菩薩各且意讀來式而維摩以一默攝心則維摩不告而意旨固已違天下萬象悬彙默不出此墨固體物不遺眉兮是且既焉余雖摩詰居士本來弗色身倘而墜肴色辨聚還吾默

三十二菩薩從默演前齊維摩詰屋士以一默攝以一默攝心叁十式義顯三十式義顯此默次義貨吾倘方丈室能容百萬前雖默足且倘紛收庫聚詰一鉢養众飢此義不可撤一默乘众齊此法不甲說吾以問維摩維摩次不知所說眉何濡請問吉居士无零雖漱々吳光相具草

東林蓮社圖

題東林蓮社圖歌 有序

晉永熙九季歲在己未惠遠法師搆精舍於廬山廵回東林與十八高賢結蓮社行深念佛三昧以脩淨業是會現居士身者則有陶淵明范宣子徐孺子劉遺民現比丘身者則有遠公僧伽提婆支道林僧康淵竺法深于法開竺道壹現宰官身者則有中軍殷淵源據許玄度刺史王輔嗣文學王敬仁左丞王敬言孫興公王坦之餘聽法者濟ㄒ雲仍諸公不招日集惟陶靖節或日一至或數日一至遠因以酒誘之欣然命籃輿趣至至則無酒輒攢眉而去叫東林蓮社有自来矣前人多繪其圖以傳其事先是余得其圖於文太史氏聽之事佛齋中乙巳初春程幼博先生見而嘉之揀入墨苑蓋取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之義時墨苑既成刻載緇黃部未屬余

題其說漫為之歌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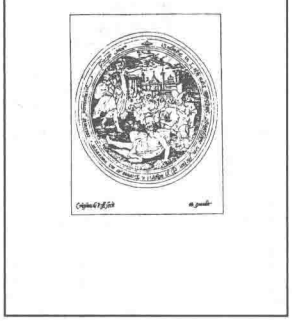
遠公結社廬山岑蓮華滿座開東林十八高賢日相聚長脩淨業為行深社中招引遞禪客野服籃輿度阡陌登壇無酒輒攢眉歸去来兮雙眼白常言吾醉即吾真醉裏真如旬裏身何似無醒亦無醉自在空禪不染塵昕以遠公獨超脫頗愛陶君能曠達適意投来拂意還窗中解悟真衣鉢文家太史擅丹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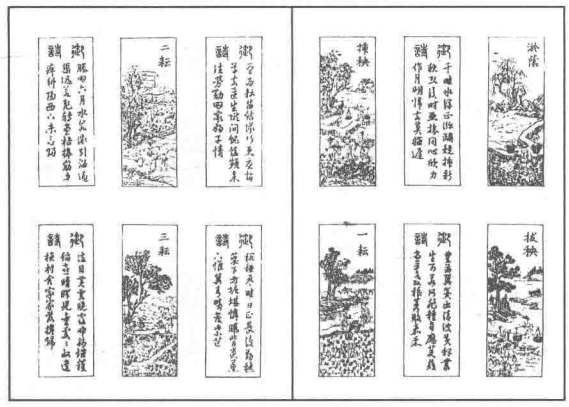
繪圖紀勝縣空庭顧我生平躭飲癖六願常醉不願醒披拂此圖多慷慨前賢故社今安在惟餘飲者留其名寧知萬法皈三昧三昧由来廣大千無生無滅亦無禪儘教舍我弘慈愛即識真空奉太玄程君自是探玄者千古招尋追往社採圖入墨思深哉摩頂放踵利天下

沙園居士吳文龍撰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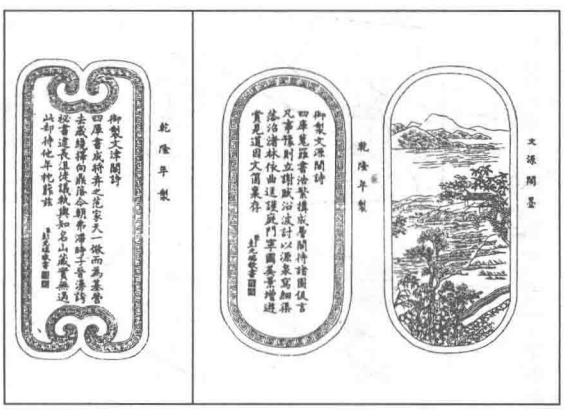
御製畊織圖詩墨

汪近聖《鑑古齋墨藪》卷一《御製畊織圖詩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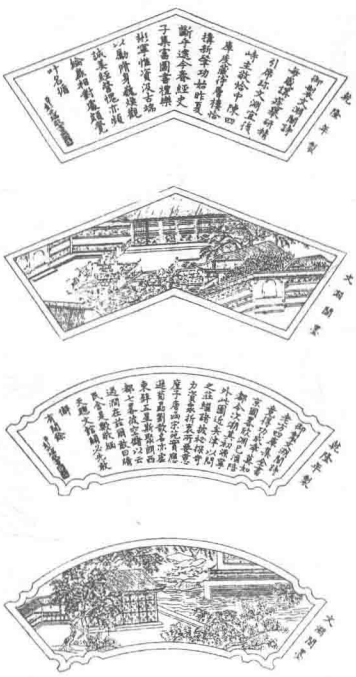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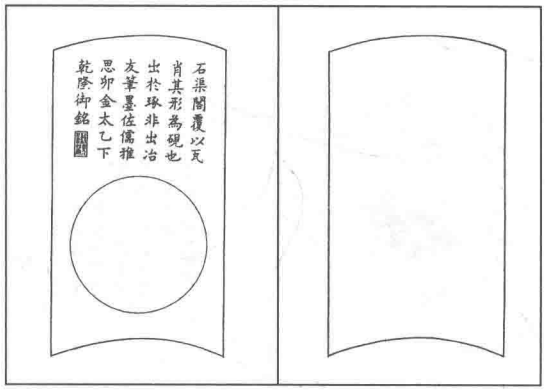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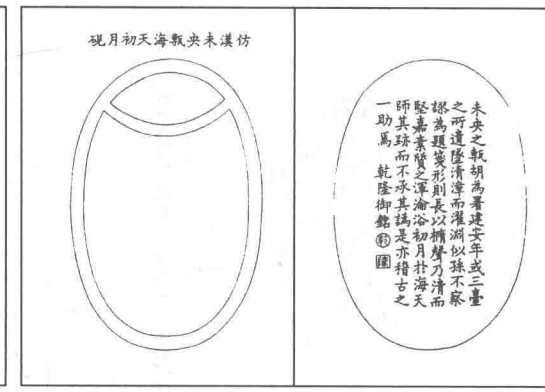
汪近聖《鑑古齋墨藪》卷一《御製羅漢贊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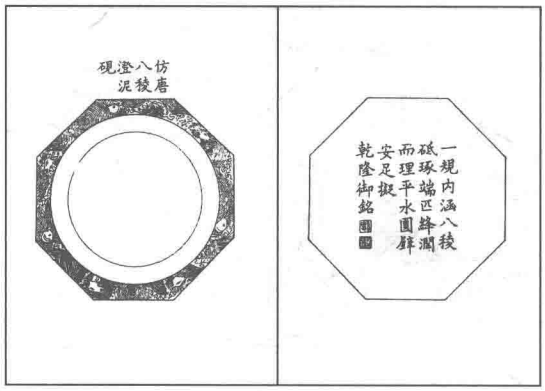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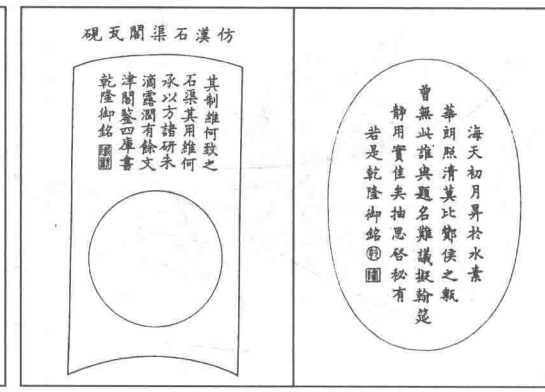
汪近聖《鑑古齋墨藪》卷一《御製四庫文閣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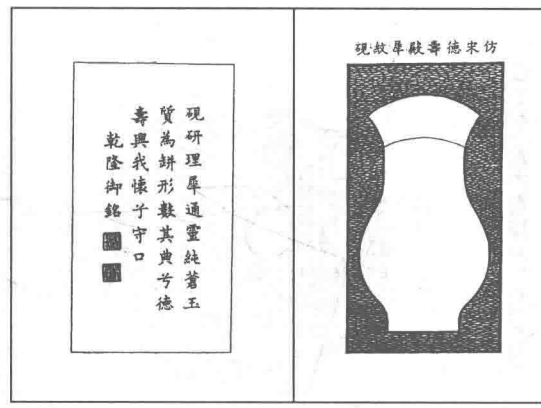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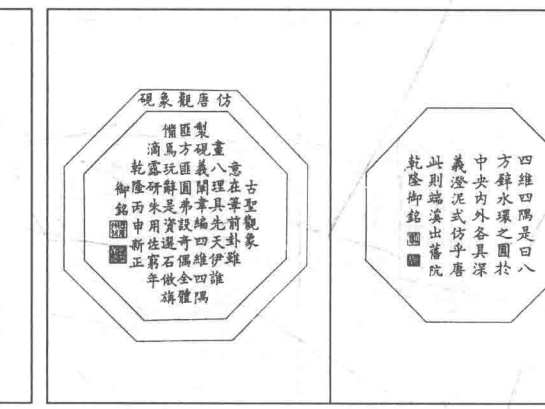

石渠閣覆以瓦
肖其形為硯也
出於琢非出冶
友革墨佐儒推
思卯金太乙下
乾隆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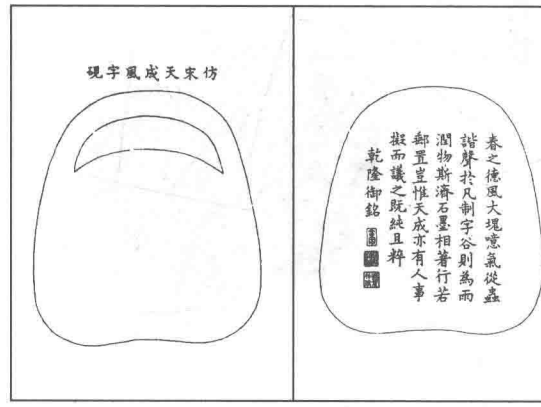

仿漢未央瓻海天初月硯
未央之瓻胡為著建安年或三臺
之所遺隆清潭而灌淵似珠不聚
謀為題篋形則長以橢聲乃清而
堅嘉素質之潭渝初月於海天
師其琢而不承其謡是亦稽古之
一助焉 乾隆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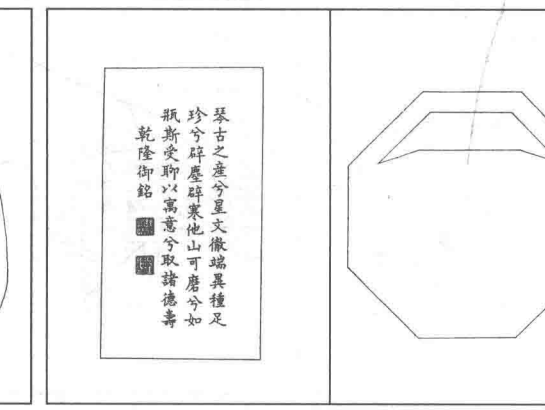

仿唐八稜澄泥硯
一規内涵八稜
破琢端匠斡澗
而理平水圓辟
安足擬
乾隆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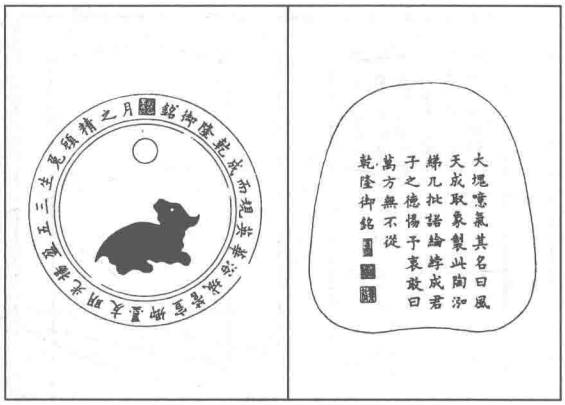

仿漢石渠閣瓦硯
其制維何致之
石渠其用維何
承以方諸研朱
滴露澗有餘文
津閣鎏四庫書
乾隆御銘
海天初月昇於水素
華朗照清莫比鄒侯之瓻
曹無此誰與題名難議擬翰是
靜用實佳奚抽思昏松有
若是乾隆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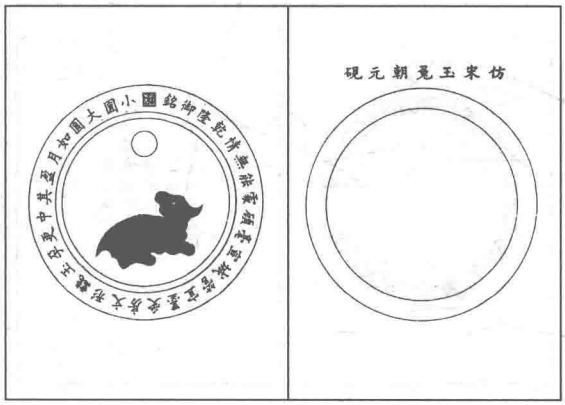

硯研理厚通靈純蒼玉
質為餅形製其典兮德
壽興我懷子守口
乾隆御銘
仿宋德壽殿犀紋硯


仿唐龍泉硯
製硯畫意在筆前卦雖
八理具先天伊誰
會硯義闡幸編四維四隅
匣方匣圓弗設奇偶全體
惟馬玩辭是資遐石做旗
滴露研朱用佐窮年
乾隆丙申新正
御銘
四維四隅是曰八
方辟水環之圖於
中央内外各具深
義澄泥式仿乎唐
此則端溪出舊院
乾隆御銘


仿宋天成風字硯
春之德風大塊噫氣從蠢
諧聲於凡制字谷則為而
潤物斯濟石墨相著行若
鄭置豈惟天成亦有人事
擬而議之既純且粹
乾隆御銘


琴古之產兮星文徹端異種足
珍兮碎塵碎寒他山可磨兮如
瓶斯受聊以寓意兮取諸德壽
乾隆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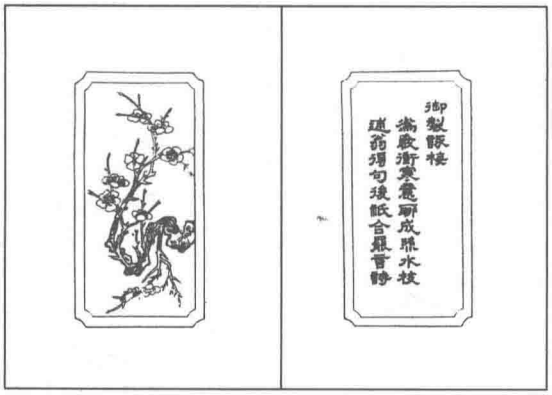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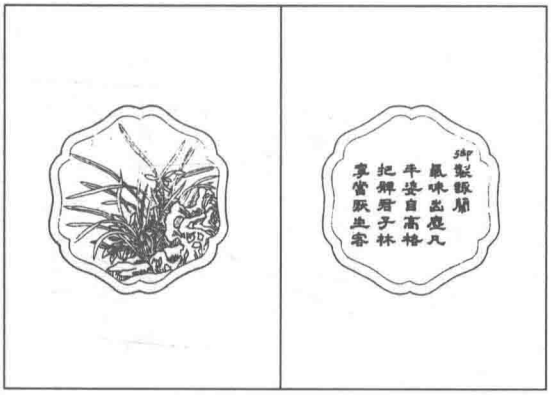
汪近聖《鑑古齋墨藪》卷一《御製淳化軒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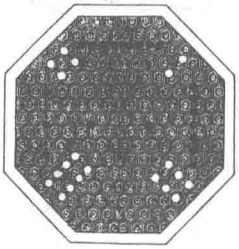
汪近聖《鑑古齋墨藪》卷一《御製快雪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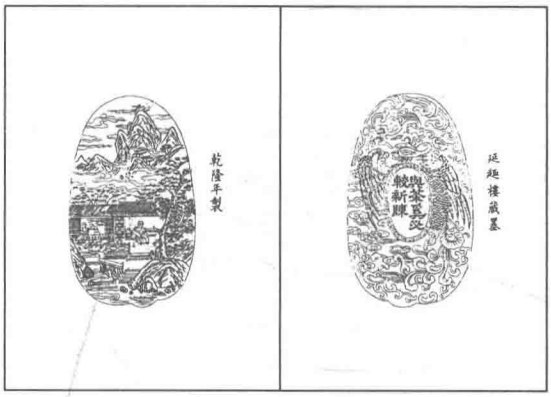
汪近聖《鑑古齋墨藪》卷一《御製四友圖詩》

汪近聖《鑑古齋墨藪》卷一《御製四靈圖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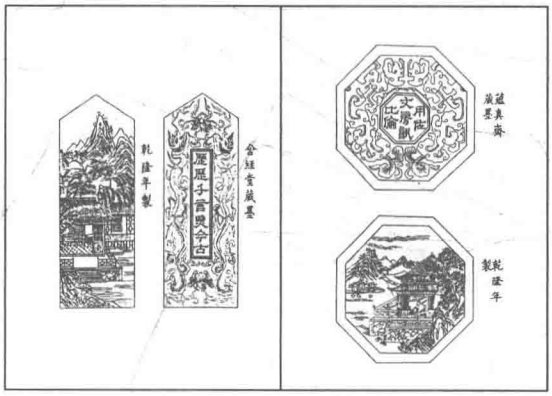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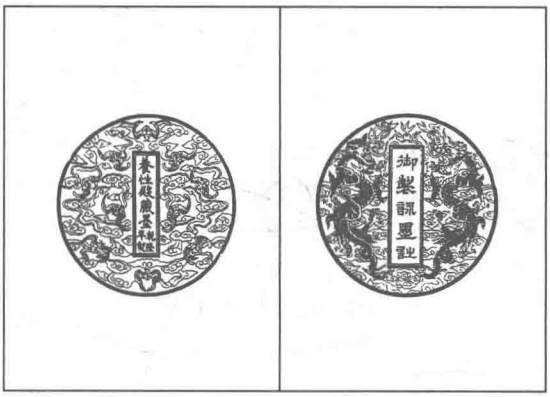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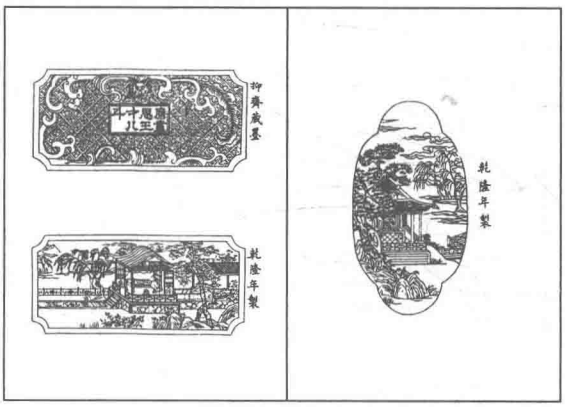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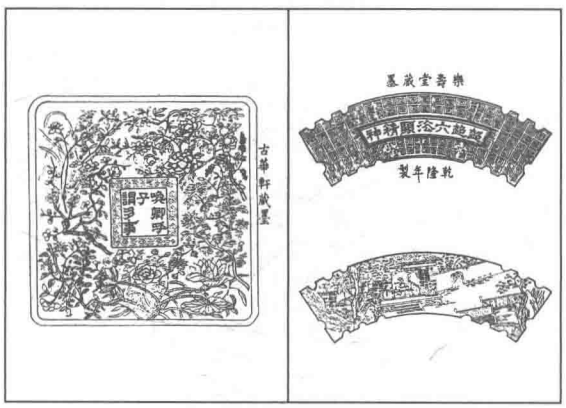

乾隆年製
延趣樓藏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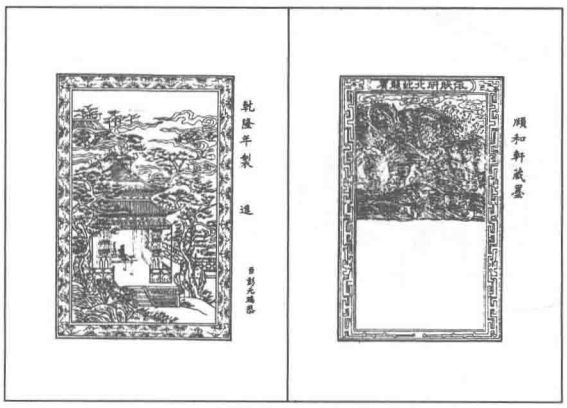
御訊卯靈詘
磨耳馬足誰傳
像扶幼養祥綏祥
識敷祥來回鼠
聖心定昌黎作
解義猶猜右磨
臣彭元瑞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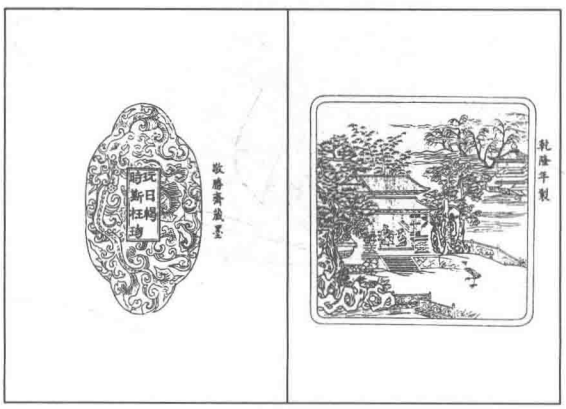

乾隆年製
會經堂藏墨
延真齋藏墨
乾隆年製


御製詠墨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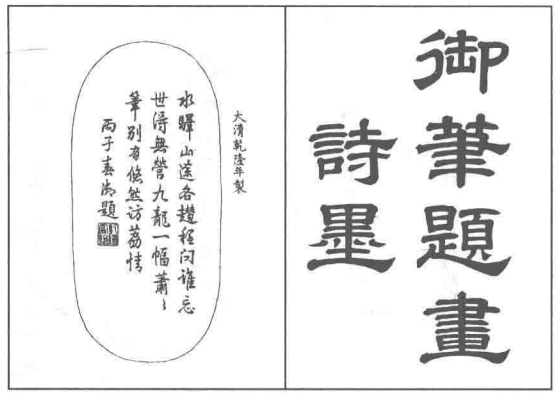

乾隆年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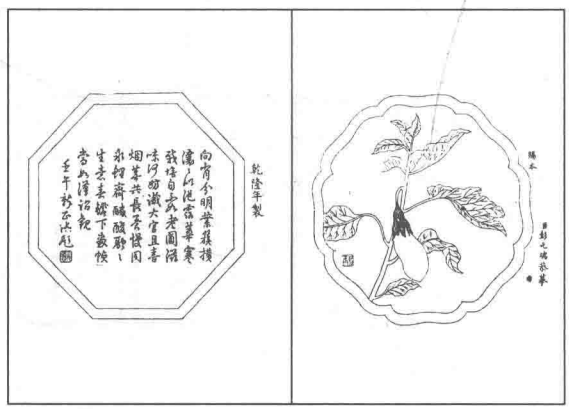

古華軒藏墨
樂壽堂藏墨
乾隆年製


乾隆年製
順和軒藏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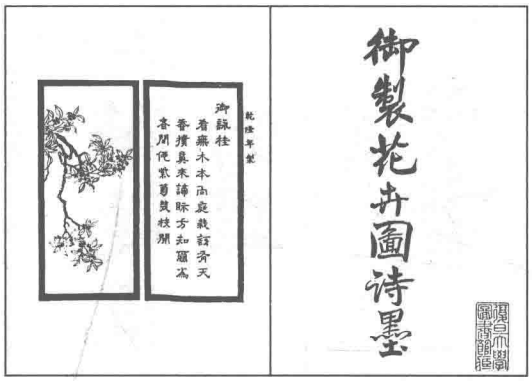

敬勝齋藏墨
乾隆年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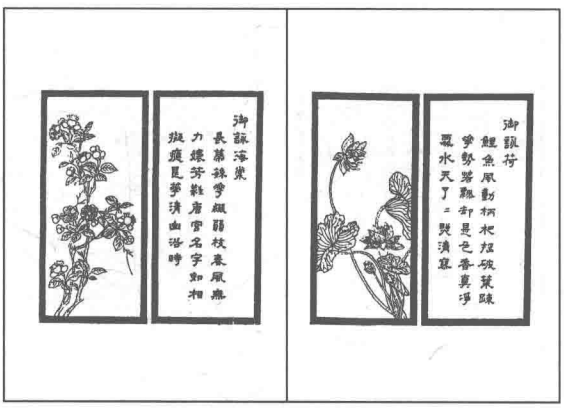
御筆題畫詩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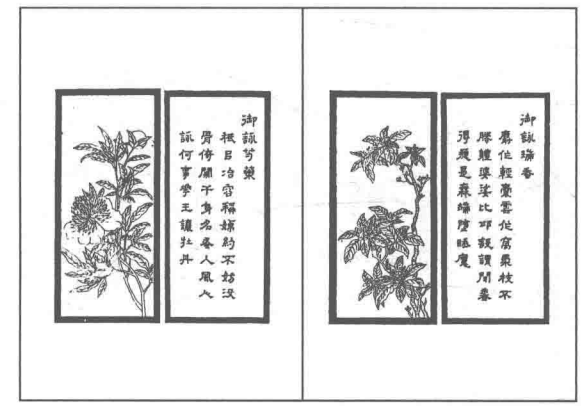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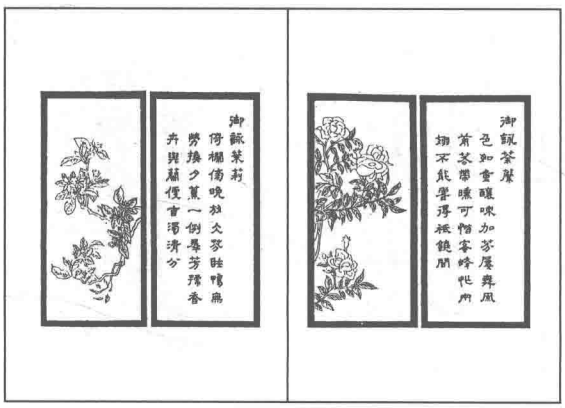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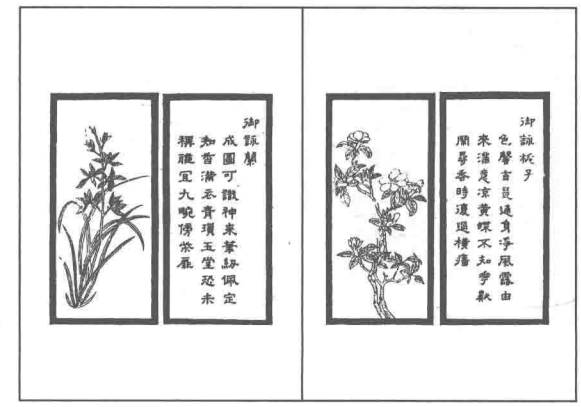
汪近聖《鑑古齋墨藪》卷二《御製花卉圖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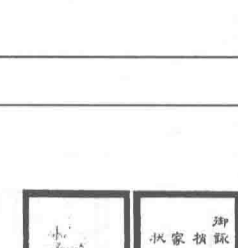


御詠玉蘭
迎春樹二綻芳蕤蘭想清
香玉想梁卻已詩人稱木
筆便尋書席笑年黃

御詠牡丹
欲滴濃二露未乾倉卒那
辨紫朱欄屈閭陶宅應須
此秘合東山伴謝安

御詠緑萼
常開要裏翅殷色亦艷風
前淡蕩香卻恨無心花木
種那如世有令和鄭

御詠羅仙
揚袂風合踏秋晚界景偏
宜對月明一檀開庭風露
下驂來定是董雙成



御詠紫薇
更宜春閣答莫莊庭柯暮
丈許相係不棲求歸承枯
樹笑似山僧着繁衣

御詠雞冠
叠卷層舒貌蒜猶采同花
根腳花姻玉翅雖合成雙
種將贈雖人一衒看

御詠蠟梅
捐頭磬口數含香撚蠟雖
家製女郎何必匿二鞍形
狀纖歸早是有蒜黃

御詠水仙
心鎌黃金瓣戴玉玉金皇
足累清高傳种茶開雖裸
風八斗堪應子建賓

御詠百合
瓣根瓣二芳同魁挺幹擎
花一色開鼓使有香昇凡
品祇宜分供陰游館

御詠秋紗
砌角庸邊採風殊盈二掌
濕露華濃香開省識秋風
到預剪紅紗製五銖

御詠錦茶
淺紫淡紅麗蕊繁開時頗
足踞秋園如菽應憶詩人
與況數所句風化原

御詠香花
憐惟有慈金燕穿花是無
言君過檐所拿一筹厚枝
上風圓常得見苔開

御詠杞花花
白花如雪雪中放覓與梅
香讓不多高市一時激故
事即教跪拜從東坡

御詠蕃薇
芳園風物正營營喚買蕃
薇獨出羣蕊掇英如濕
手采和雖撰讀其文

御詠芙竹桃
亦復物＝亦如＝淡紅疎
翠竹半深遠昌宮尚廣頭
望正是元家淨句曾

御詠翠雀
居然眼翅如生勤晚露承
采吐細芬便有避蜂啟綠
蓋何妨物願本圖看

御詠石楠
枝頭綠緝拂新霜應是園
亞濕露漙啟使淵村先淨
遇清賞那惜暇痲香

御詠紫菊
碎英紫＝猶遇身色與開
庭判斷春却合花經汪常
植為曾京北悟田真

御詠玫瑰
火衣為花羣佗香枝頭紅
日射娘嬉當山碧朵天白
由賠色何曾定有常

御詠山丹
莫競蔡＝蛇傷陰豔晨紅
羅裙蝶舞比似誰市應致
恢山人何得有月心

御詠玉蓉
蔵價非高品自絜幽雪淨
色護庶陰東村儘有效顰
者也解摘来頭上蓉

御詠迎春
採得春来春逐迎花於春
亦持多情謂他不必爭時
到會見棚府紅頭并

御詠珍珠蘭
番＝黃粳擬珠珍重名烹
湯宿滿異花譜都賴色正
繁從知記載僧誰真

御詠繡毬花
吳度江南見花采秩羣枝
上雲擁採珍瓏簇散煙霞
雖歐纖真宜山水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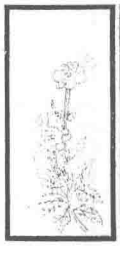
御詠長春
逐月枝開密寵紅天然頭
踏報春風草高螺動旋綠
鈴傳越陽和上露甕

御詠牽牛
河畔黃姑采新單服箱空
望露華薄連延莫引纖枝
上抱樹秋蟬為唱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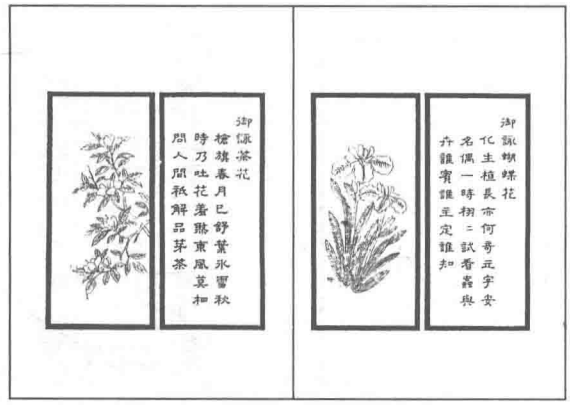
御詠梨花
喜白為爭輝着紅傳報趙
是水晶宮十分靚豔質何
嗤殷有一般林下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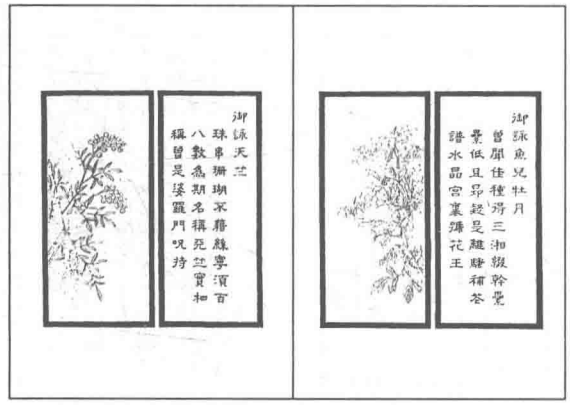
御詠薤寿前
花大如盃含作色漢＝瑞
露湛瓊危跂西拠歌南山
壽未識華封免所辭

御詠石竹
石側嫩娟致洽曲有枝有
葉却非僑不於霜遠看積
節五色應述王子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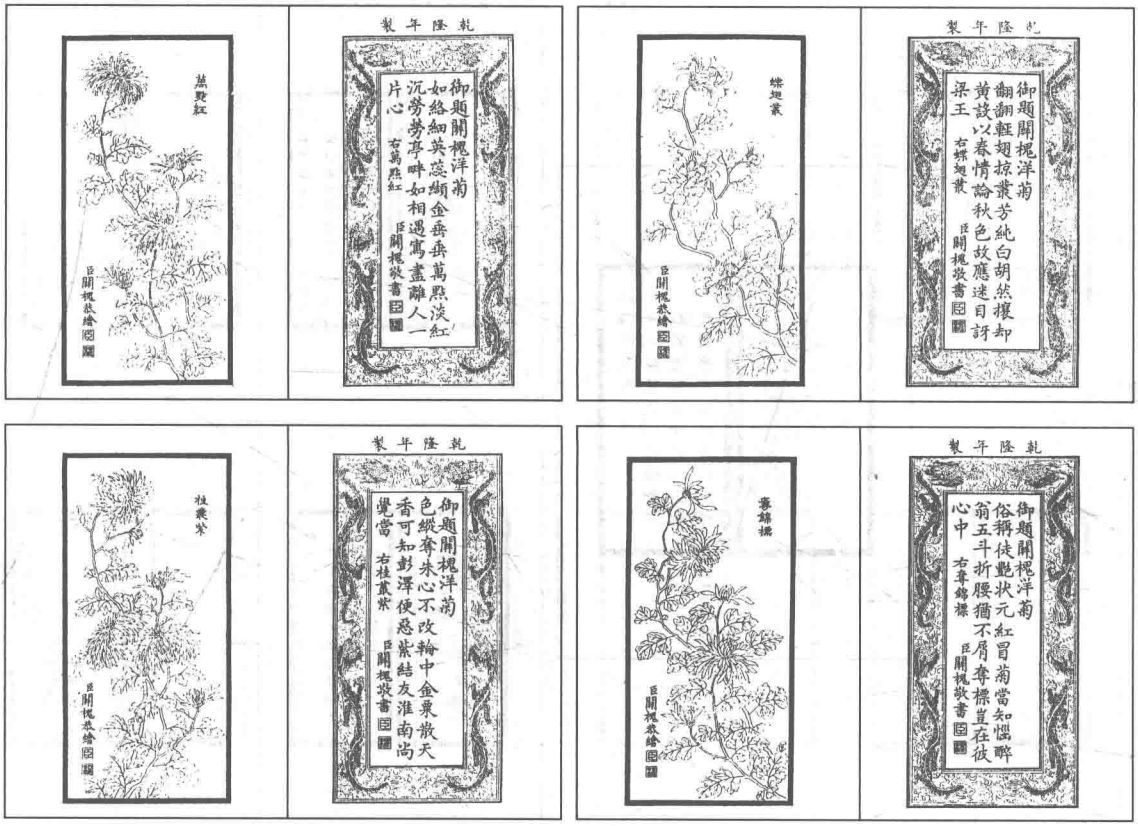


御詠罌粟
開到衆棄盈歌殘不供實
用祇供觀芙他罌粟雜蓉
粟卻與貧人作一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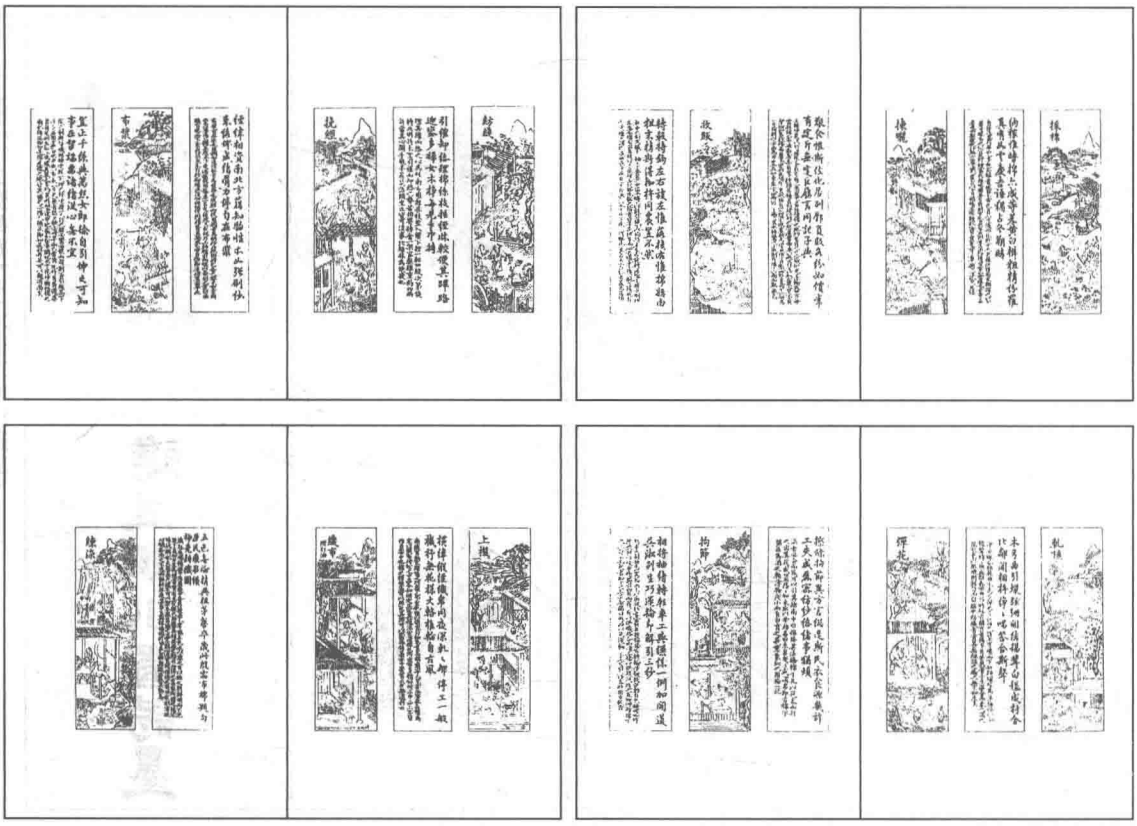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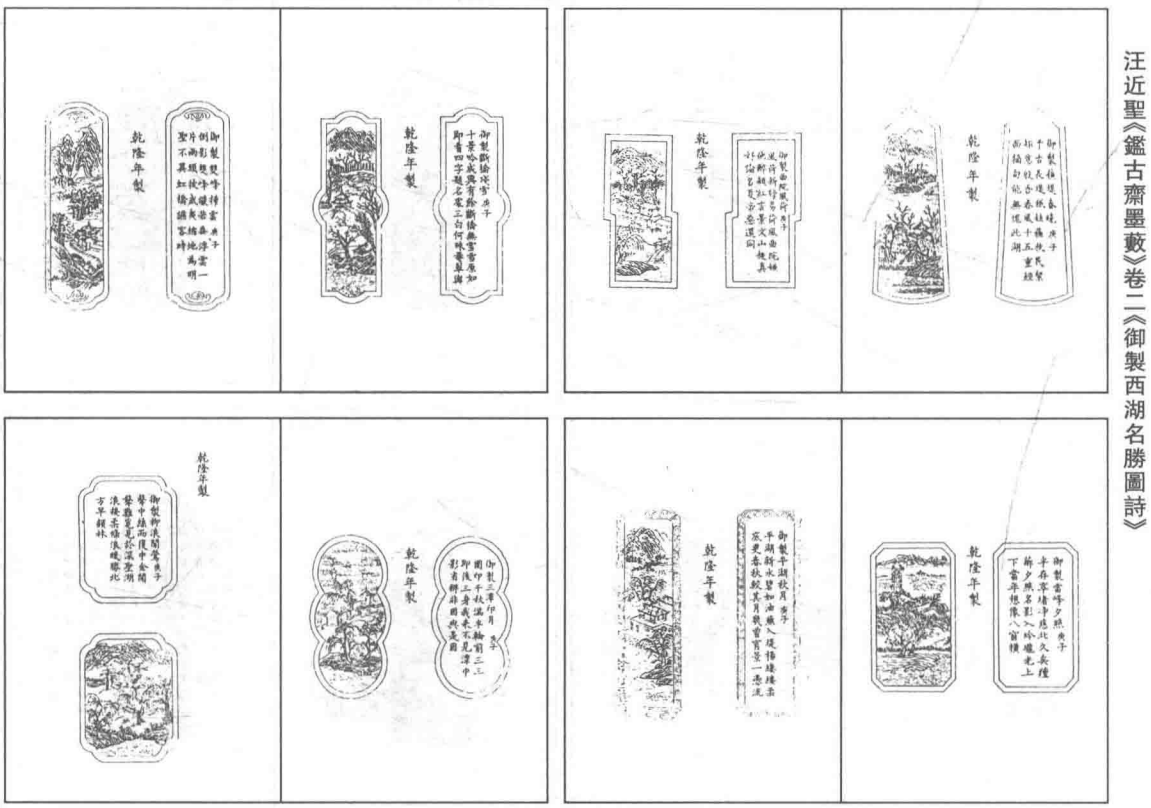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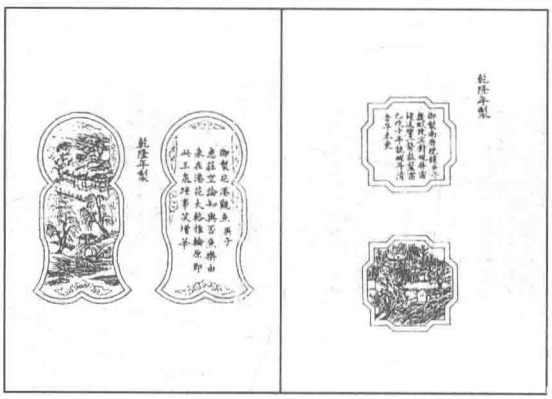
汪近聖《鑑古齋墨藪》卷二《御題洋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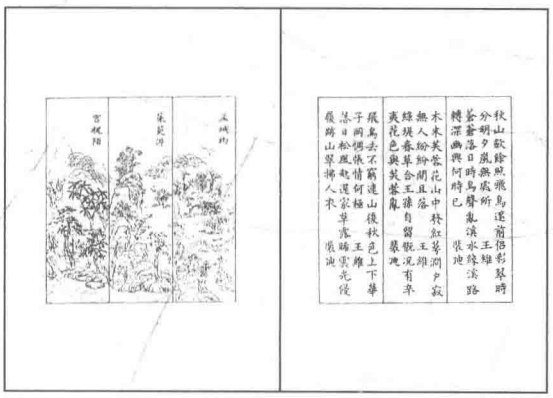


汪近聖《鑑古齋墨藪》卷二《御製棉花圖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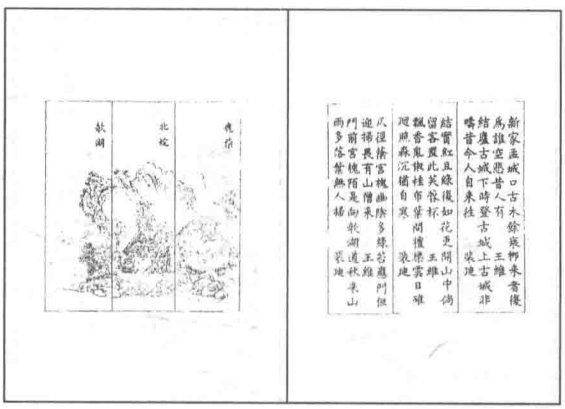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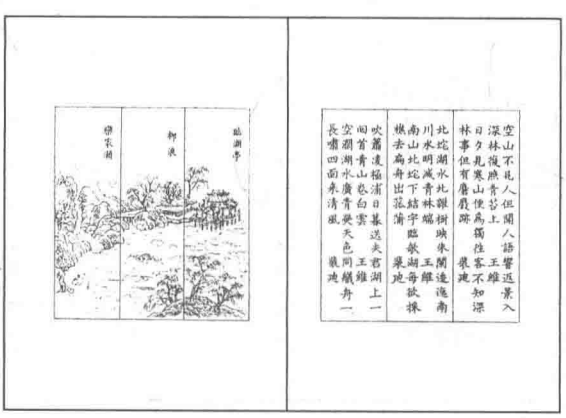






進呈輞川圖詩墨





汪近聖《鑑古齋墨藪》卷二《御用彩硃》

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王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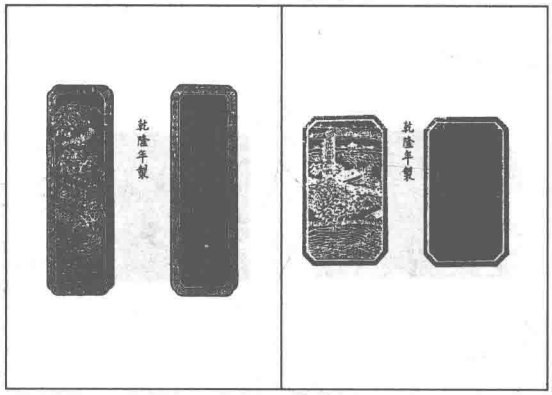
来過竹里館日與道相親出入惟山鳥幽深無世人　裴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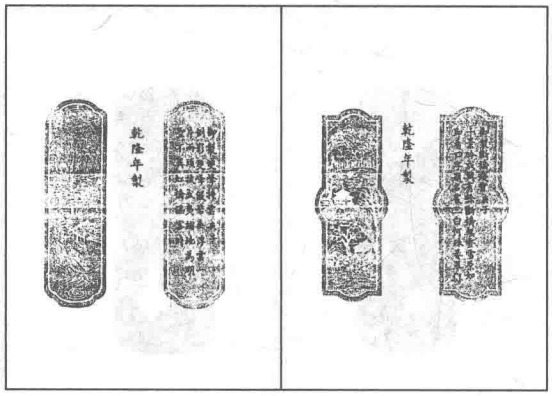
古人非徹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歎林樹　王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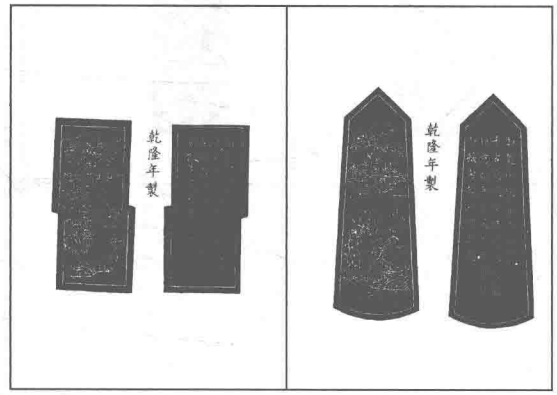
好閒娶成性果此詣宿諾今日漆園遊還同莊叟樂　裴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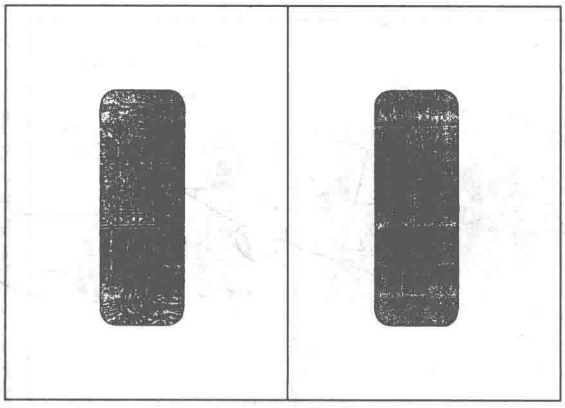
桂篘迎帝子杜若贈佳人椒漿奠瑶席欲下雲中君　王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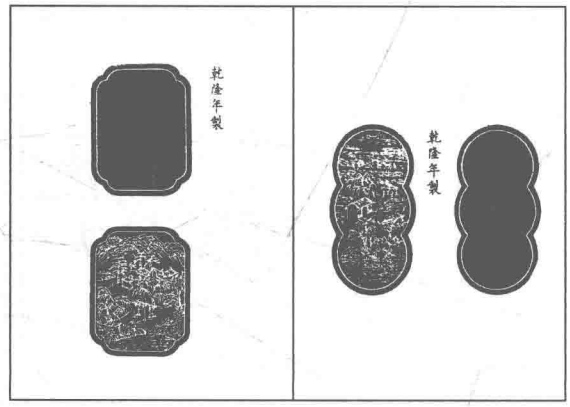
丹刺窅人衣芳香留過客幸堪調羚用願君垂採摘　裴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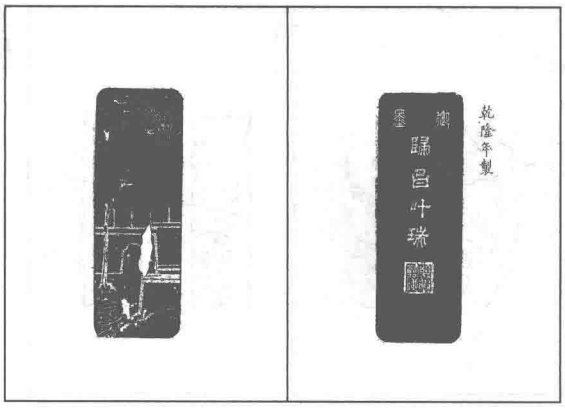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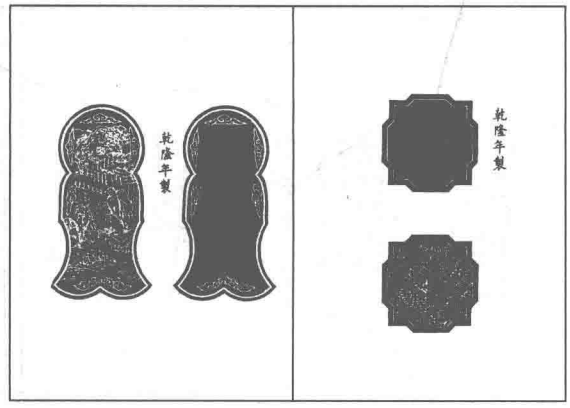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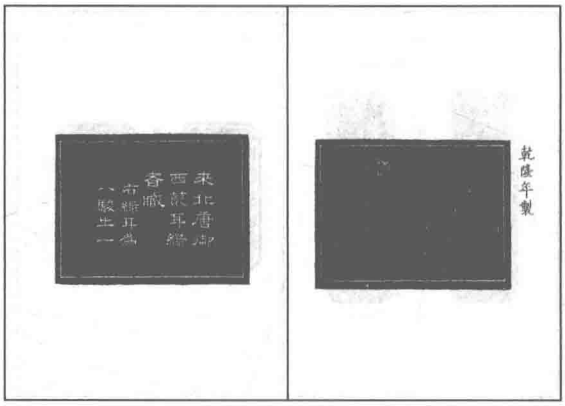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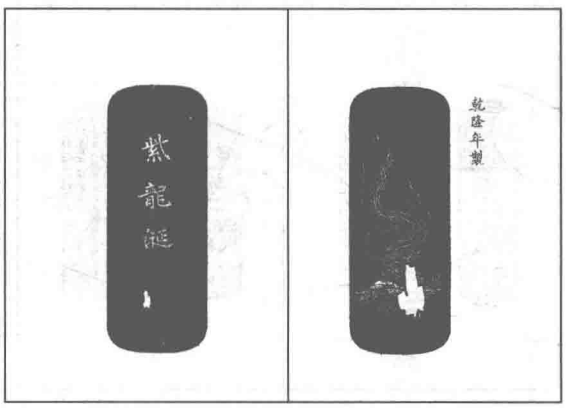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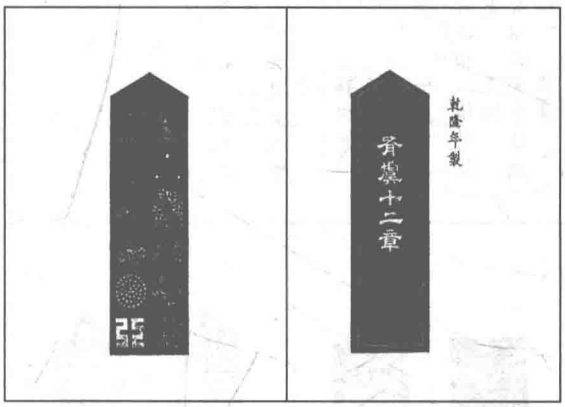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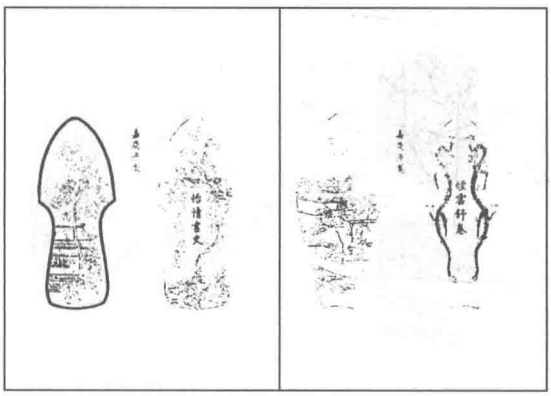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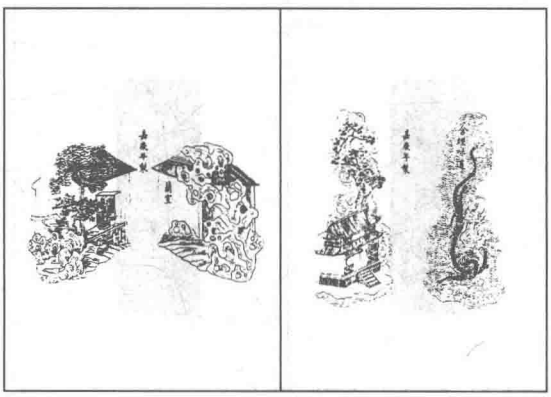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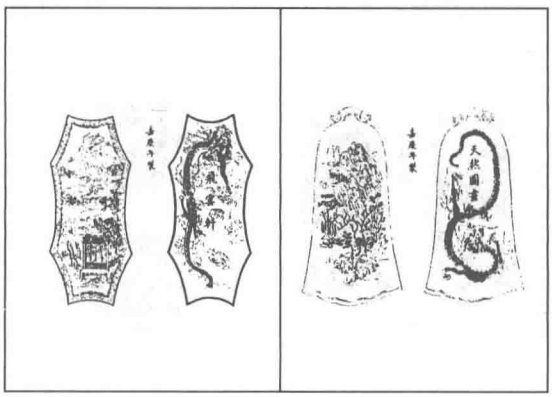

乾隆年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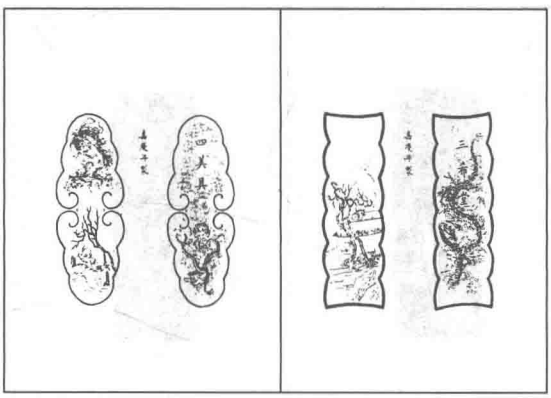

乾隆年製
墨龍舒


乾隆年製
晉帖十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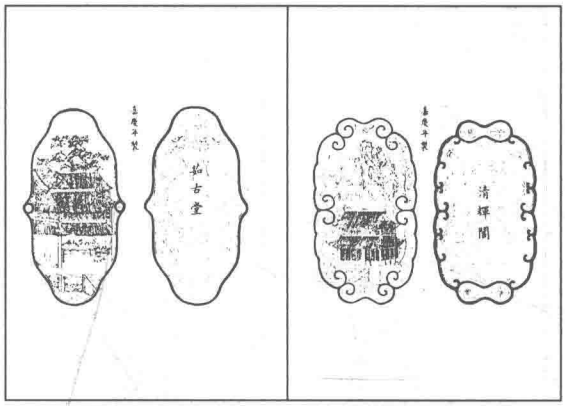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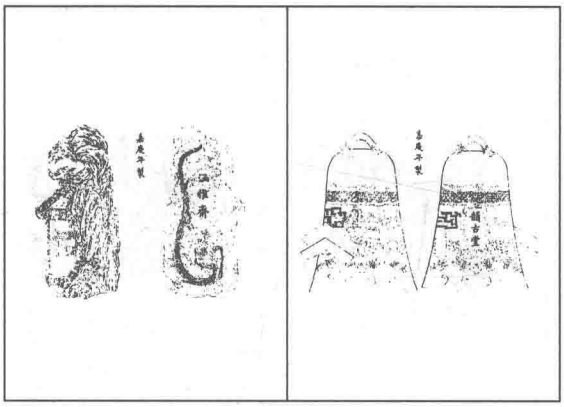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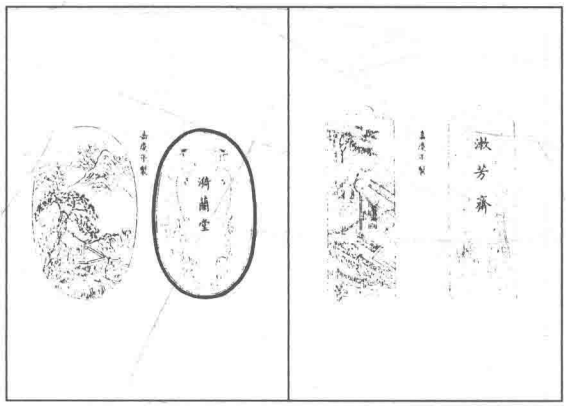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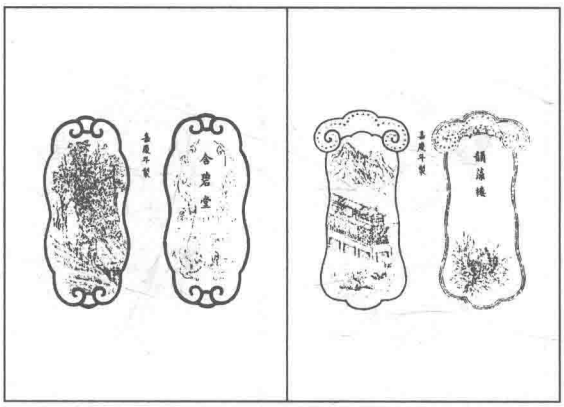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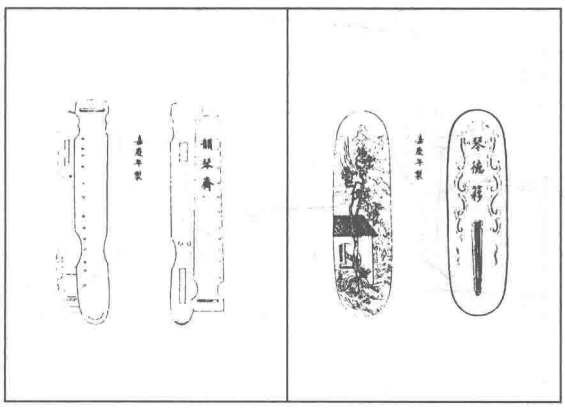
芝蘭室
碧琳館
長春仙館
玉玲瓏館
古籟堂
墨畫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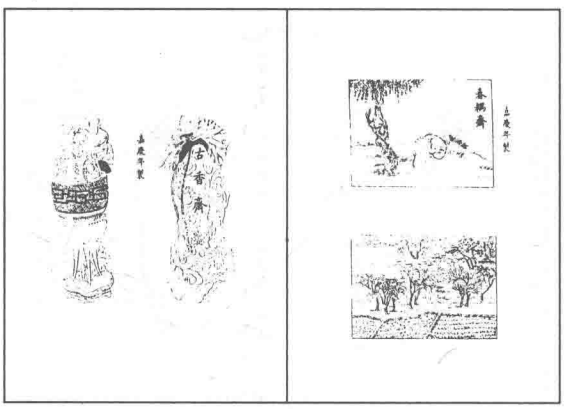

清暉閣
拙古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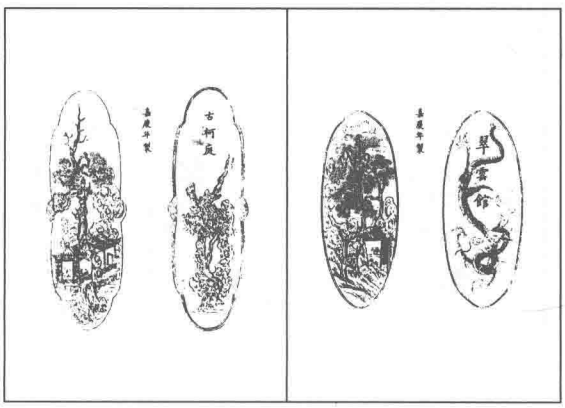

補古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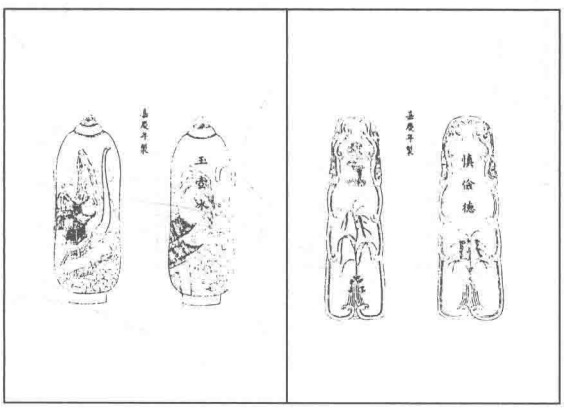

漱芳齋
滴蘭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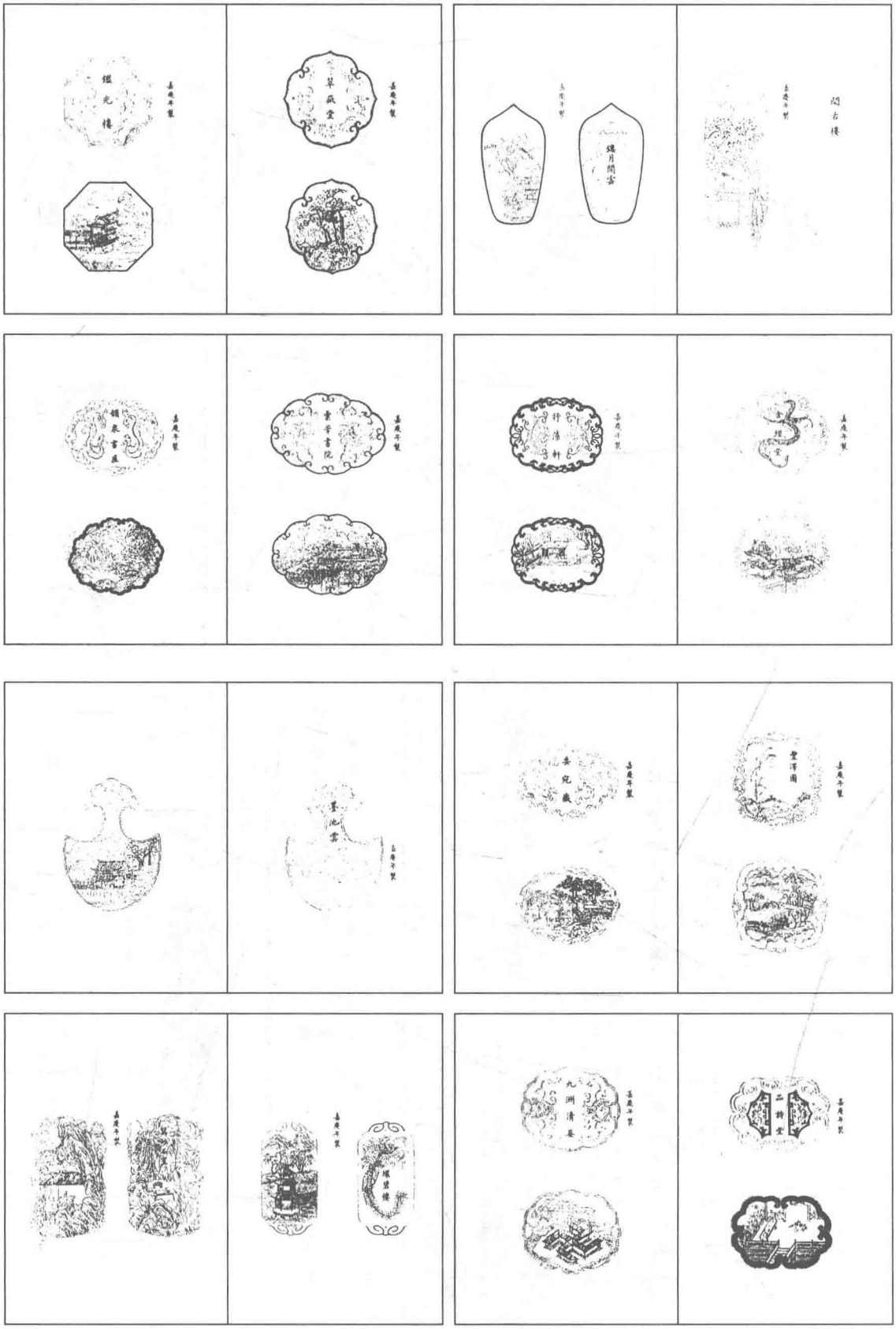

補蕗齋
含碧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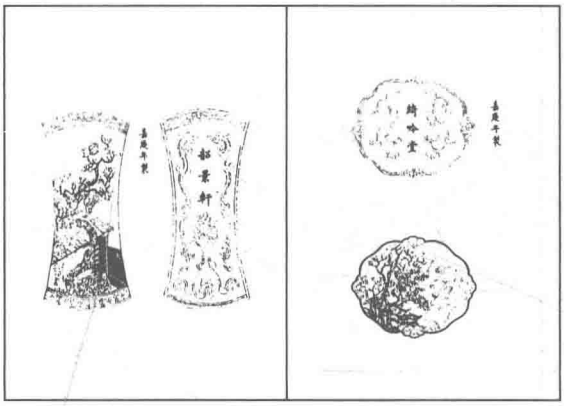

琴德齋
補琴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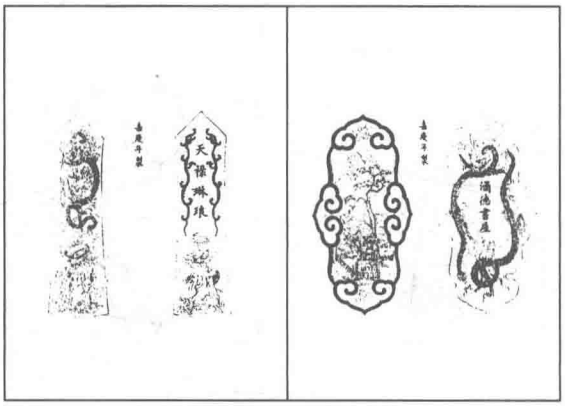

古香齋
春柳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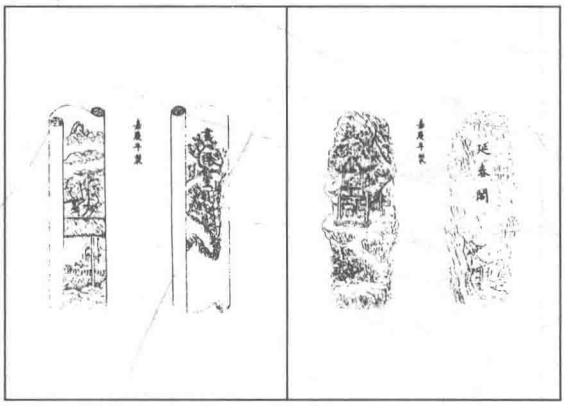

古柯庭
琴雪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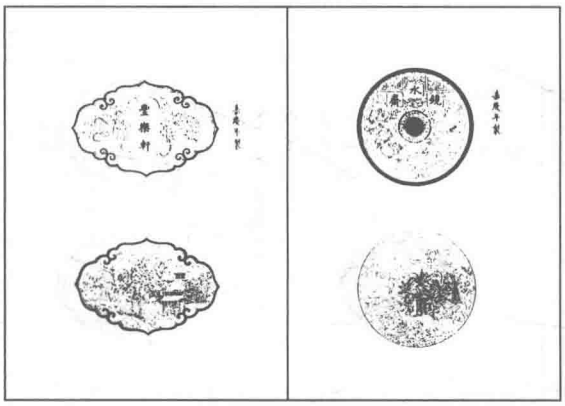

玉盛林
補倫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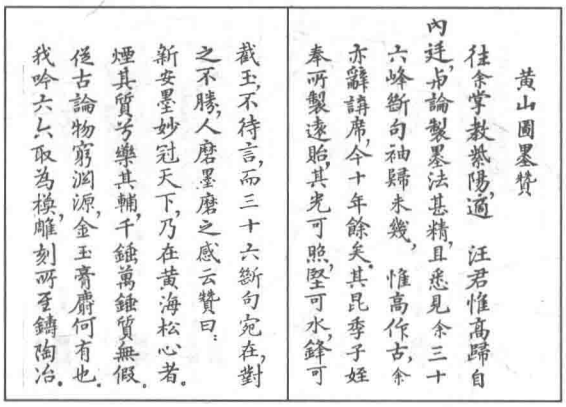






汪近聖《鑑古齋墨藪》卷四

黃山圖



黃山圖墨贊

往余掌教樂陽適汪君惟高歸自內延命論製墨法甚精且惠見余三十六峰斷句袖歸未幾惟高作古余亦辭講席今十年餘矣其昆季子姪奉所製遠貽其光可照堅可水鋒可截玉不待言而三十六斷句宛在對之不勝人磨墨磨之感云贊曰：

新安墨妙冠天下乃在黃海松心者煙其質兮樂其輔千鍊萬鍊質無假俗古論物窮淵源金玉齊膚何有也我峰六六取為模雕刻呵至鑄陶冶

文士興半發豪遊名山大川勞車馬不如歸來坐明牕研墨香結山英社二美雙清擅兼長公之知音樹風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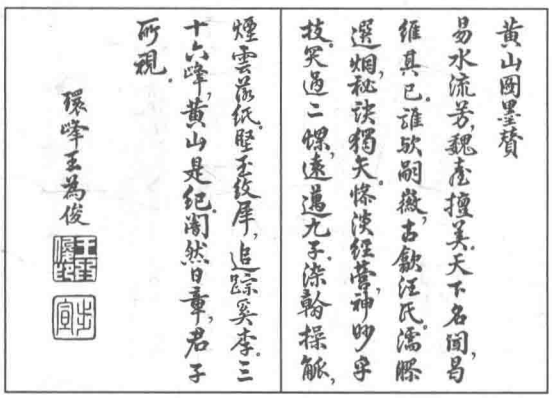
時

乾隆丙戌嘉平之吉

星閣趙青黎拜手書於涇邑寶

峰之弗措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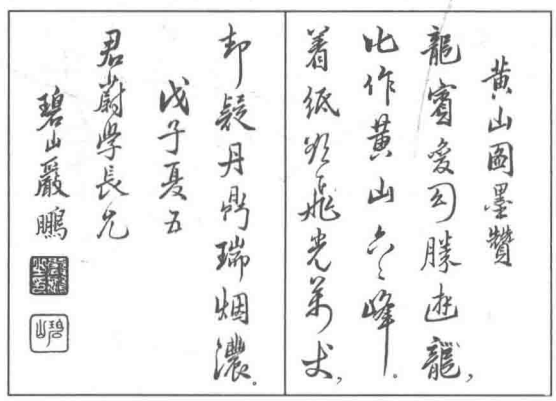
新安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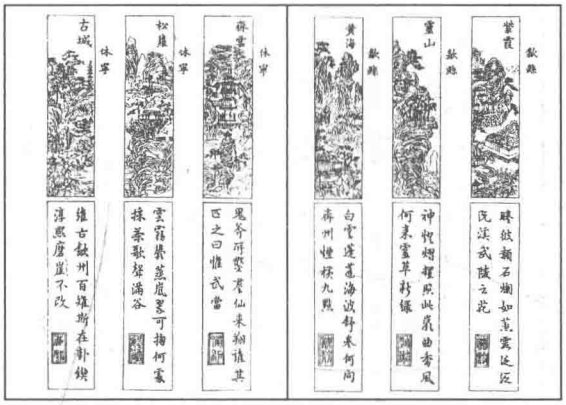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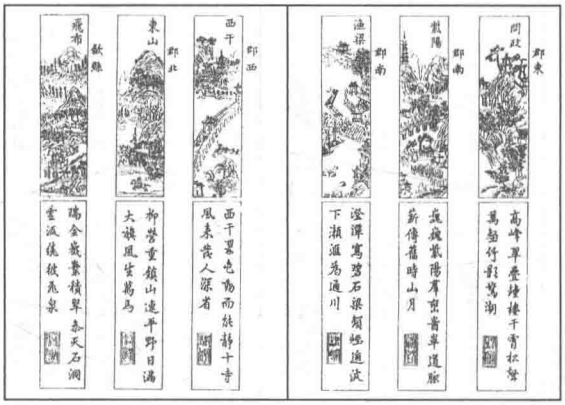
黃山圖墨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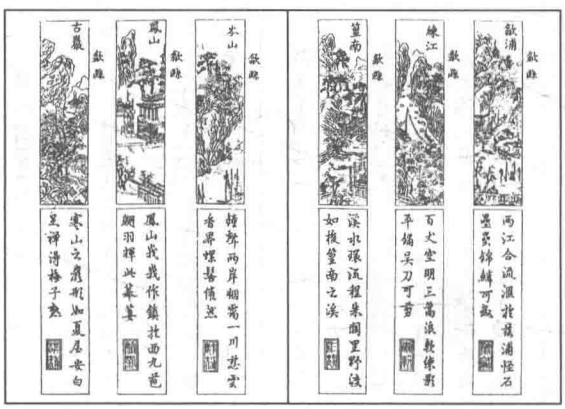
易水流芳魏庵擅美天下名圖易維具已誰欵嗣徽古歙汪氏濡墀選烟秘訣獨矢悚淡經營神妙手技突過二懌遠邁九子添翰操觚煙雲落紙堅柔後犀追踪奚李三十六峰黃山是紀閣然日章君子所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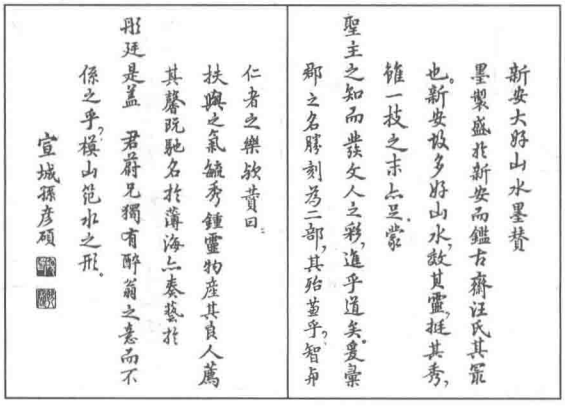
璞峰王為俊











題為玉叢弥墨

于閔拱璧種出多緣上黨松煙實原無價
蓋宋文典冊每因以煇耀彤庭即書畫名流亦籍而張聲藝苑披圖尋病諸往日樓寶黑如林依樣製新載望古齋蓂臨

紀物侍賜密而恣賞千秋古玩重心滴清露以軒廊一種幽香撲鼻知白守黑我得爰此忠吾似是而非人或哂其皮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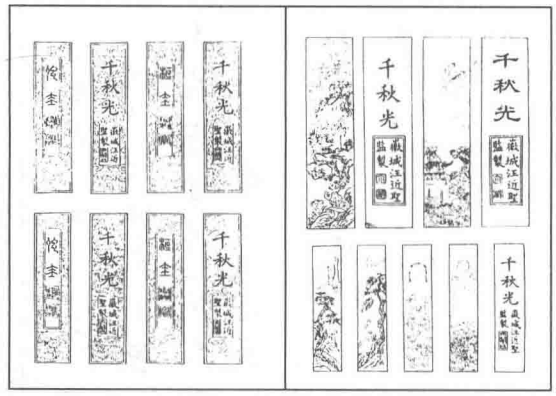
石舟孫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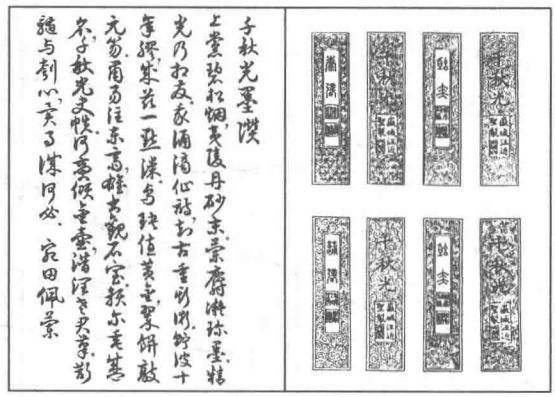
新安大好山水墨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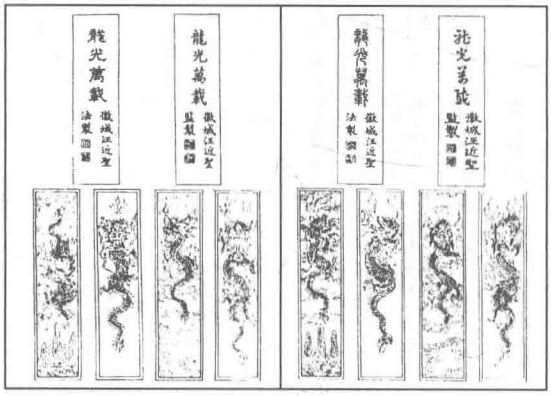
墨製盛於新安而鎚古齋汪氏其最也。新安披多好山水，故其靈，挺其秀，雖一技之末，亦足常聖主之知而裝文人之彩，進乎道矣。爰彙鄒之名膠剡為二部，其殆莹乎，智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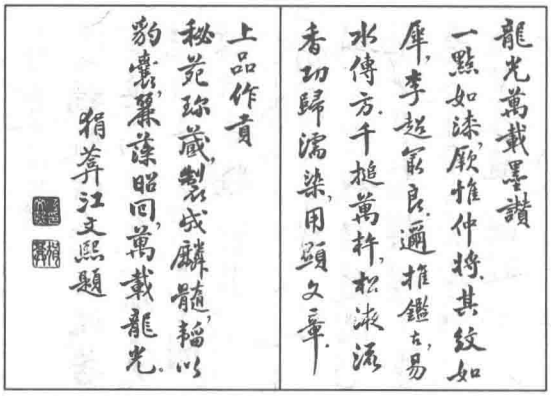
仁者之樂欤黄曰：扶輿之氣毓秀鍾靈物産其良人薦其馨既馳名於薄海亦奏藝於彤廷是蓋　君蔚兄獨有醉翁之意而不係之乎，模山范水之形。

宣城孫彦頊


千秋光
徽城汪近聖監製


千秋光墨潢
千秋光墨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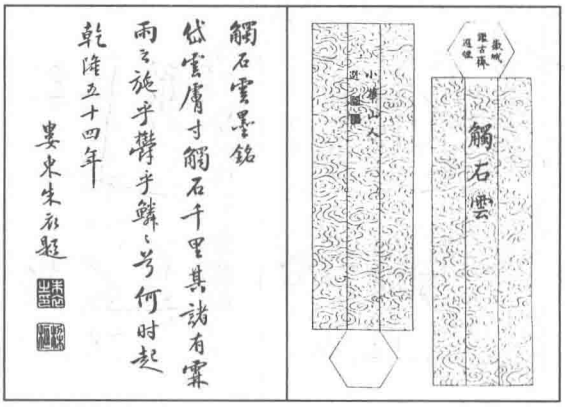

龍光萬載
龍光萬載
龍光萬載


龍光萬載墨讚
一點如漆厥惟仲將其紋如
犀李超能良通推鑑古易
水傳方千杵萬杵松淑流
香功歸濡染用頭文章
上品作貢
秘苑琳藏製成麟髓輝以
豹囊纂藻昭回萬載龍光
猶養江文照題

題謹古齋龍翔鳳舞墨
戴海飛來火有等吹篇響
激碧雲天四靈紀瑞標美義
點緻烟光入硯田
海陽吳錫齡

天青
天章

恩承湛露
恩承湛露墨讚
元霜萬杵噬魚膜緻作犀紋墜似玉浦劉張祖並
稱良前有李李後潘岳新安汪氏法最工鑑古爭
傳名類郁作貢上方秘府珍石渠金馬咸購書繡
細染遍琳瑯多湛露承　恩正銳沃文章光氣射
斗牛雖云晦默實炳煜華陣由來作鎧甲吏使詞
鋒礪銛鏃
謹齋江昀


觚石雲
觚石雲墨銘
低雲膚寸觚石千里其誰有霖
雨之施乎聲乎聲兮何時起
乾隆五十四年
婁東朱彩題

麝香月墨贊
景宗孽孽遺臍香，妲娥搗藥劑月光，合為元圭燭生芒，磨之旋之氣滿堂，要使天下士成文章。
古鄜周濂

麝香月墨贊
龍涎近統煙霞氣，象齒齊開星斗光，自是山珍妥幻巧，無泛幡窟味芬芳。
乾隆五十七年歲次壬子仲春之月上澣秀水沈炳垣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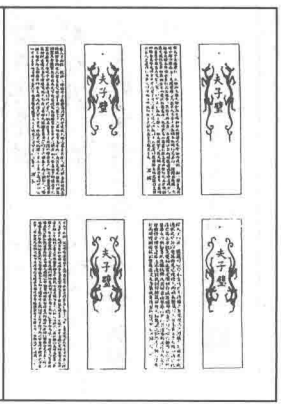
麝香月墨贊
蘗端撒彩，臍內流芳，雲英搗就，兔窟生光，乾隆辛亥冬日雲閒徐長發題

麝香月墨贊
麟膏撒馥，豹髓流光，冀公遺製，輝映玉堂，壬子仲春之月申江徐慰祖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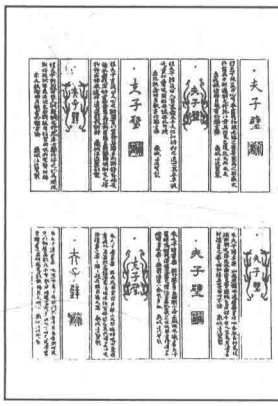
疏江書屋 木齋地 栻製

出門何所見一派大江流
山色千峰晚蘆華兩岸秋
人歸黃葉渡船泊白沙洲
緩步天門上風高月滿樓
秋日登天門山 木齋地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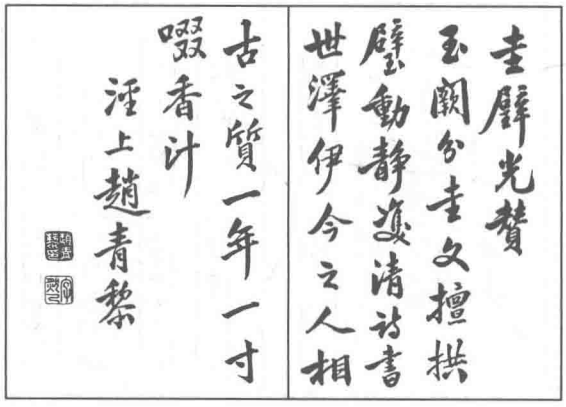
地險江流壯天空霧氣消
一帆開曉日萬里趁秋潮
坐勢界南北松風連暮朝
長吟還縱目蒼隼正摩霄
曉發采石作 華溪金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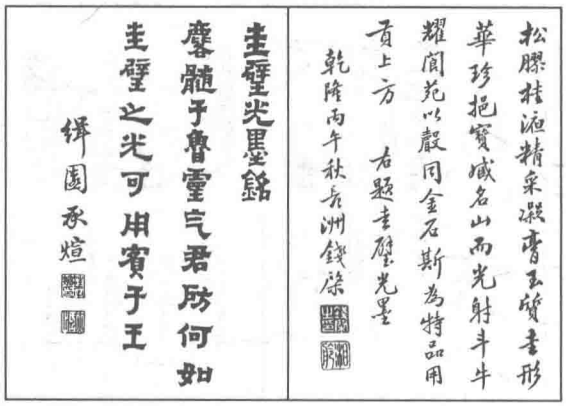
夫子壁圖



夫子壁墨讚
金縢之堂，丹書之璽，琮璜其珍，瑾瑜其貢，氣吐白虹，文輝朱鳳，百代摩挲，七枚寶重，惟吾 汪君，聲華遠衆，宅近宮墻，家鄰軒洞，檜影凌空，杏花香夢，術授延珪，書貽季重，追之琢之，其險其磨，什之襲之，其磨其礱，昔歲京華，天街飛鞚，日煥楓宸，雲瞻松棟，寵拜攀坡，恩分鶴俸，玉局追陪，金臺供奉，銅雀淵源，龍賓伯仲，染向御爐，天衣無縫，千杵搗成，一丸贈送，潭水踏歌，青蓮是頌。
震亭曹學詩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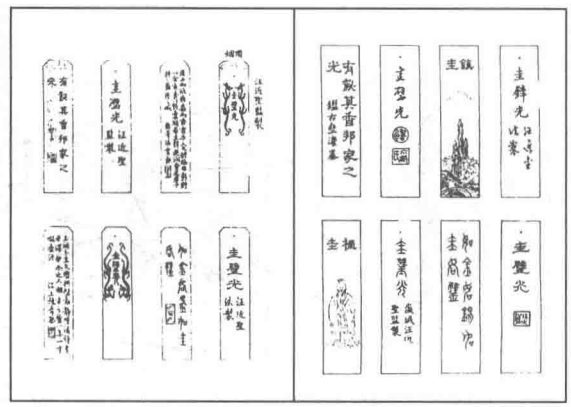


圭壁光贊
玉蘭台圭文擅拱
壁動靜夔清詩書
世澤伊今之人相
古之質一年一寸
啜香汁
汪上趙青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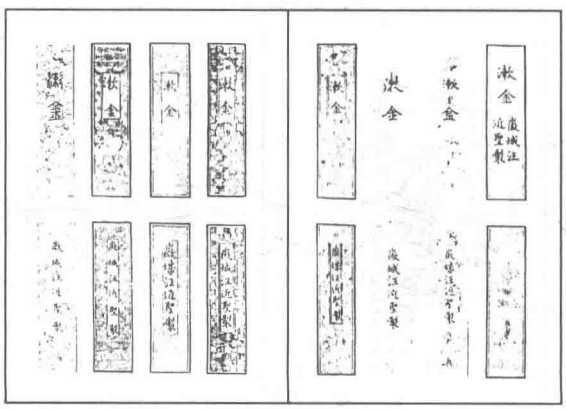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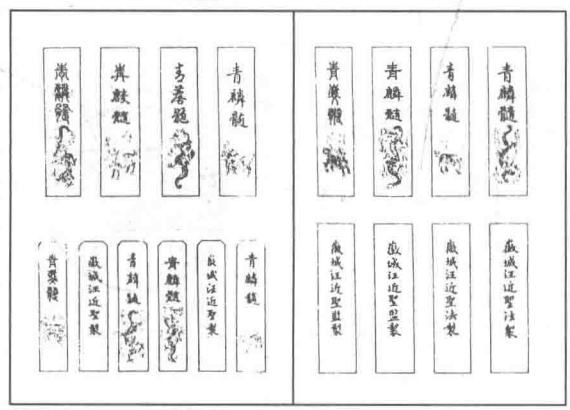
圭壁光墨銘
麝髓子魯靈气君所何如
圭壁之光可用賓于王
研園承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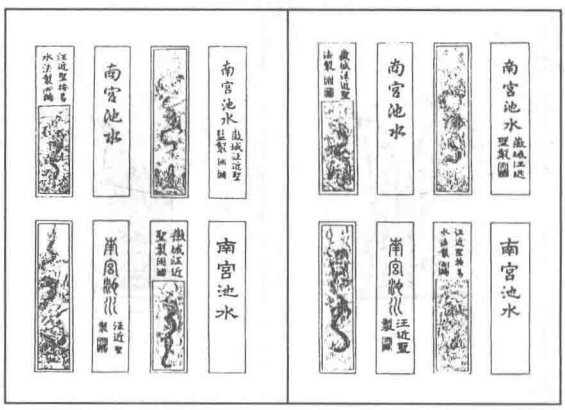
松膠柱油精采滅膏玉質圭形
華珍抱寶誠名山而光射斗牛
耀閭苑以殼同金石斯為特品用
貢上方　右題圭壁光墨
乾隆丙午秋長洲錢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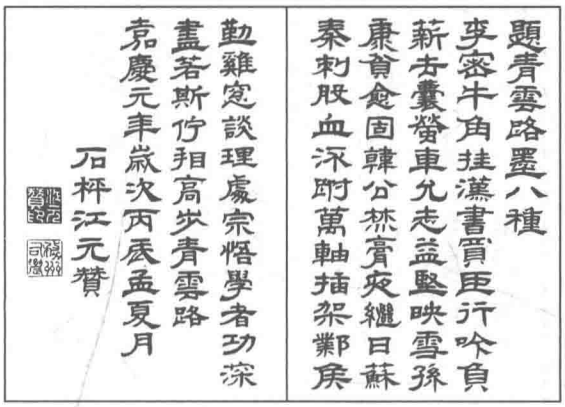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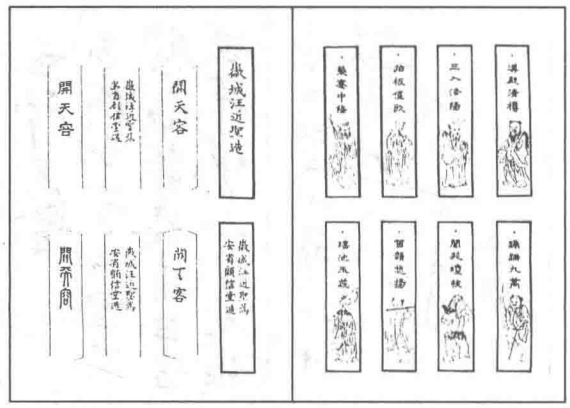
圭壁光銘
圭壁之光上應奎壁畜
書之府收宜天下文章
見式溶溶乳窞漸漸易
水千四百丰合由而美
見可人臨川之池而貴
洛陽之紙
東墅謝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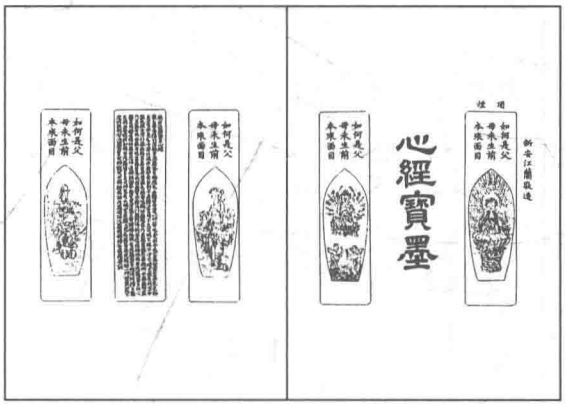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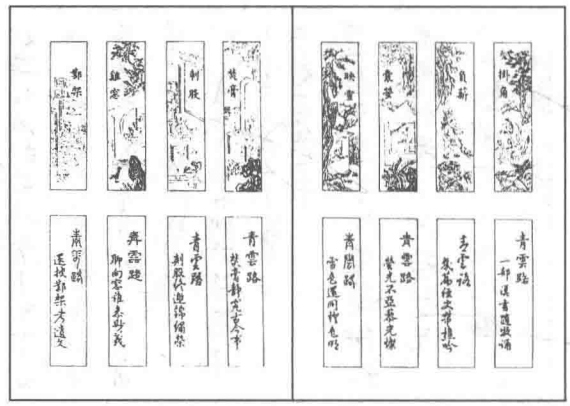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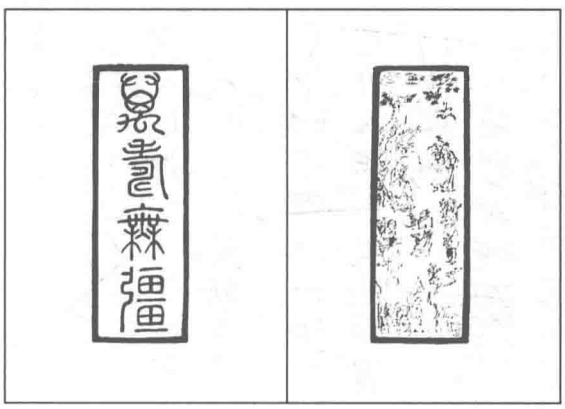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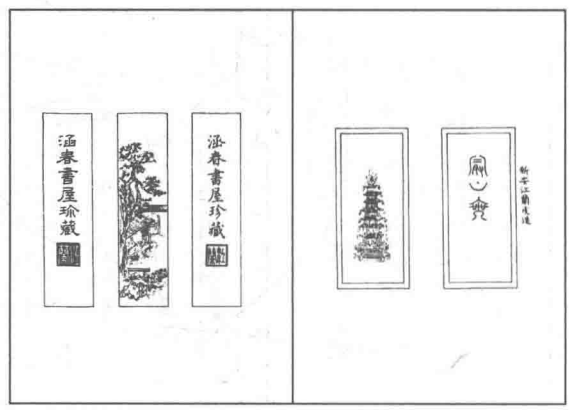

題青雲路畧八種
李密牛角挂瀟書買臣汗吟負
薪古囊螢車允志益堅映雪孫
康貧愈固韓公埽齋夜繼日蘇
秦刺股血泝廼萬軸插架鄴侯
勤雞寔談理處宗悟學者功深
盡若斯佇翔高步青雲路
嘉慶元年歲次丙辰孟夏月
石柈江元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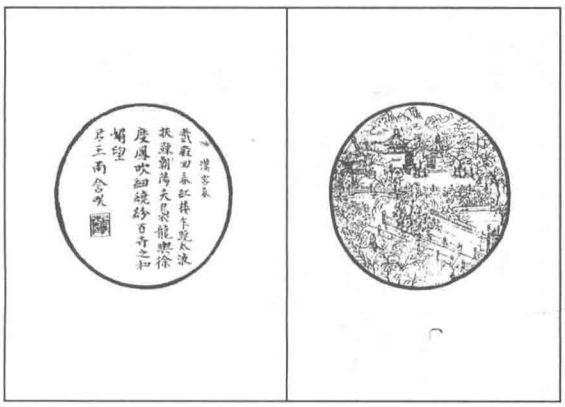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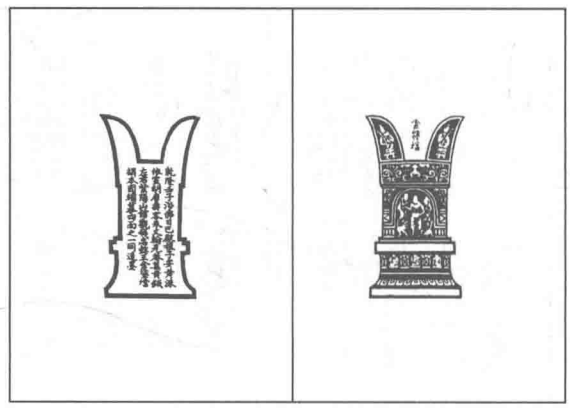

心經寶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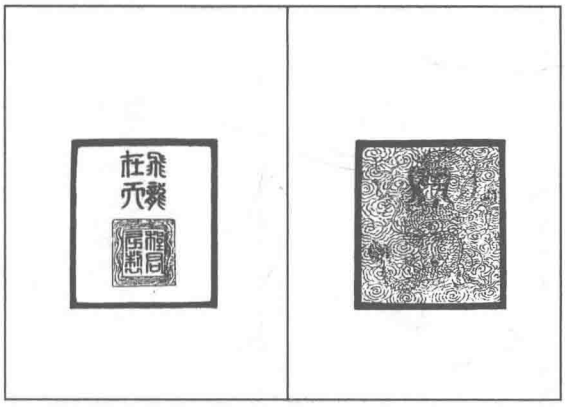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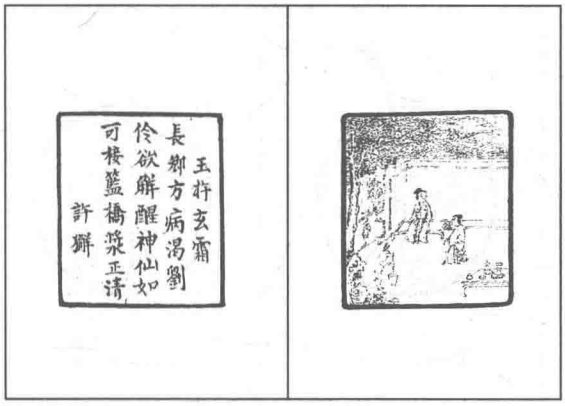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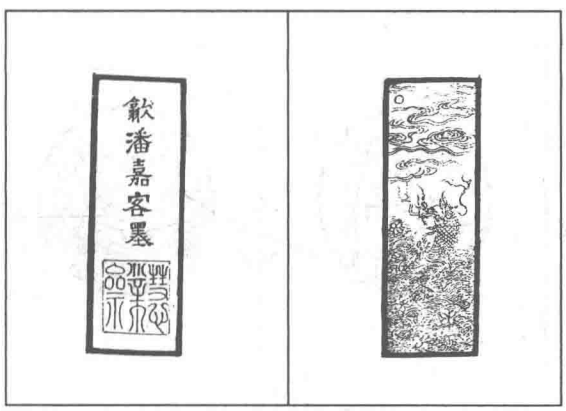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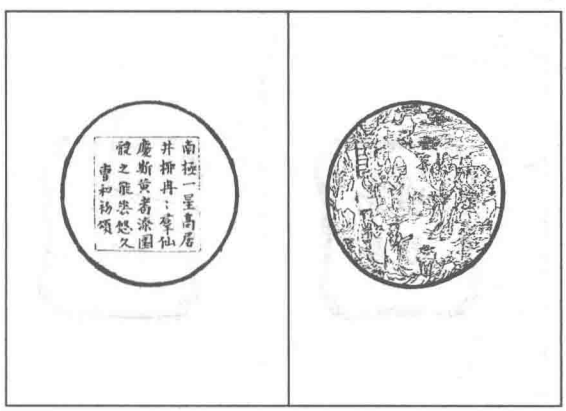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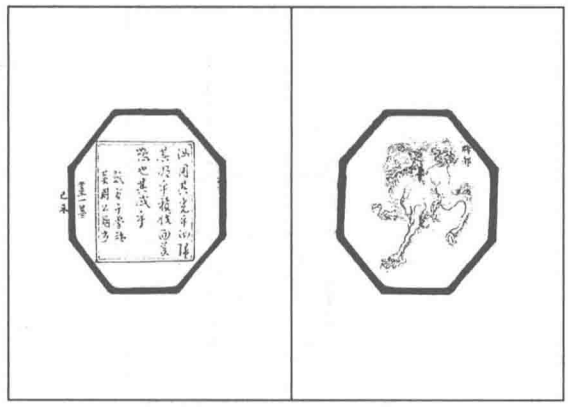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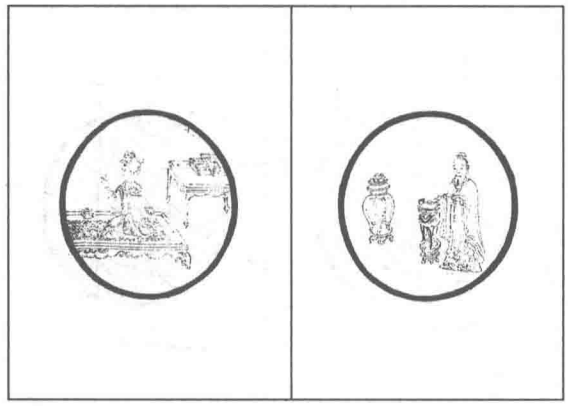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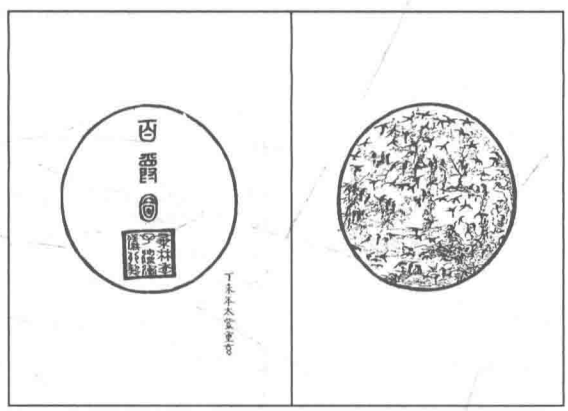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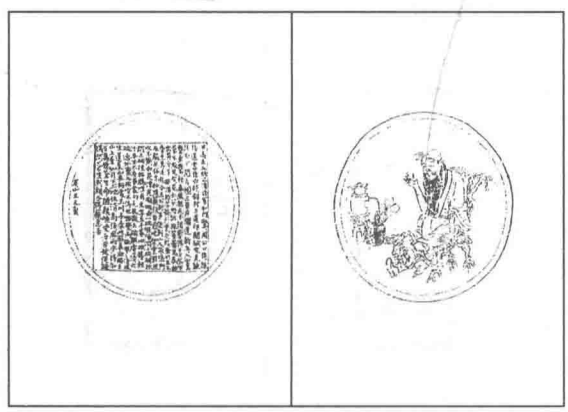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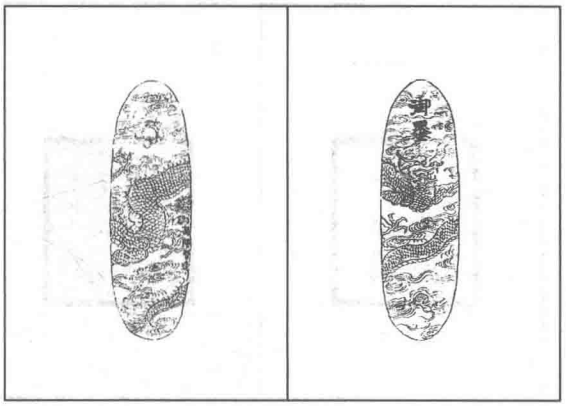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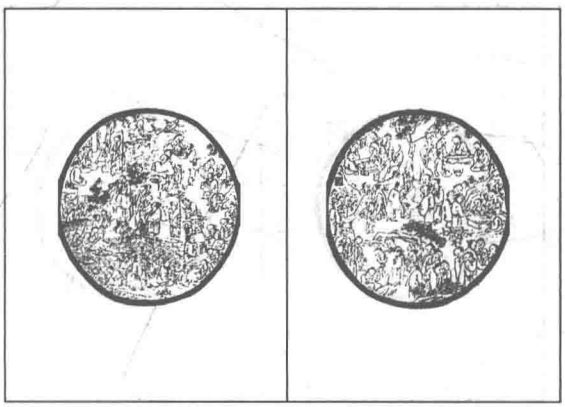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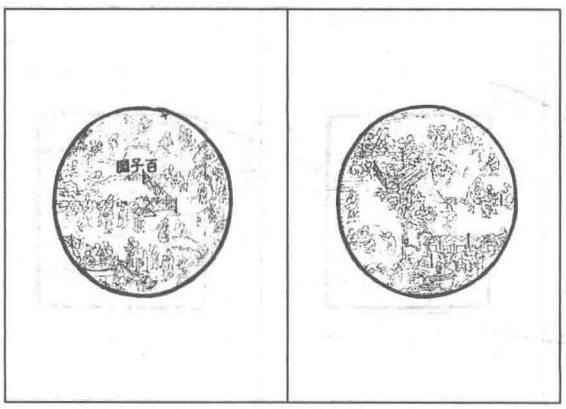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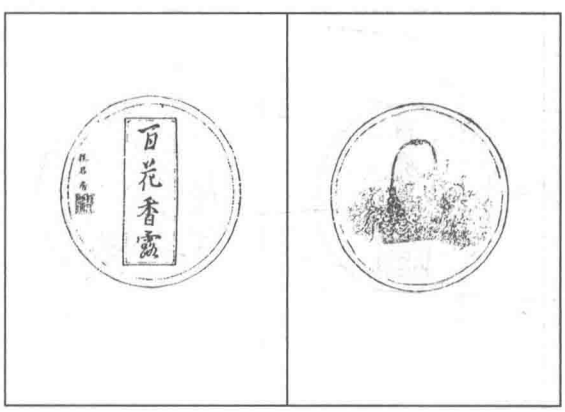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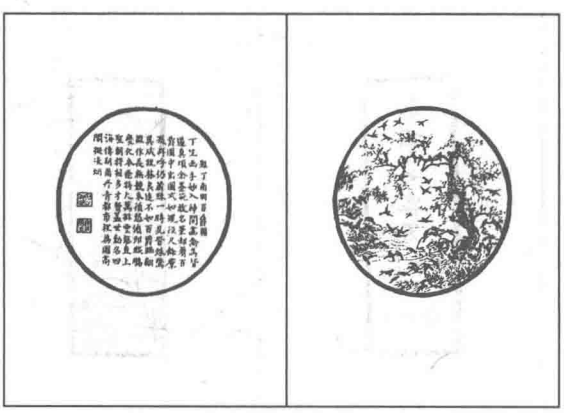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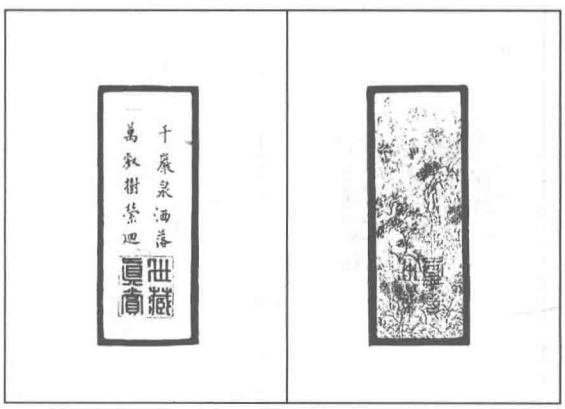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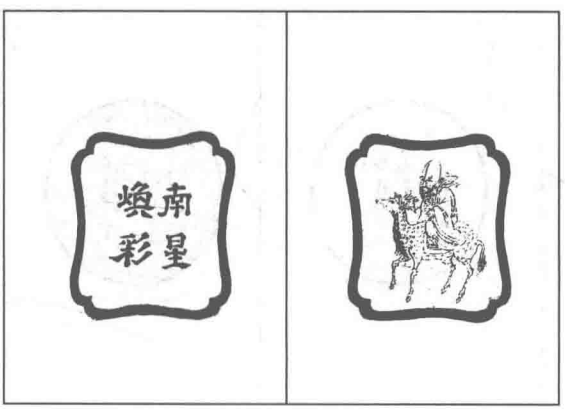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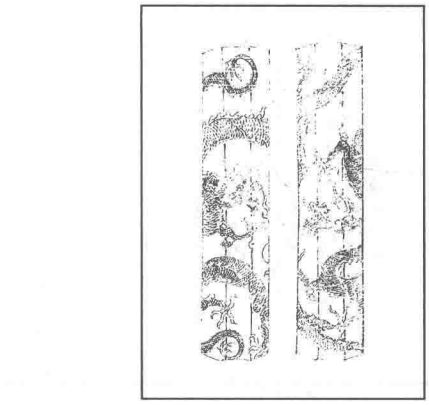



百花香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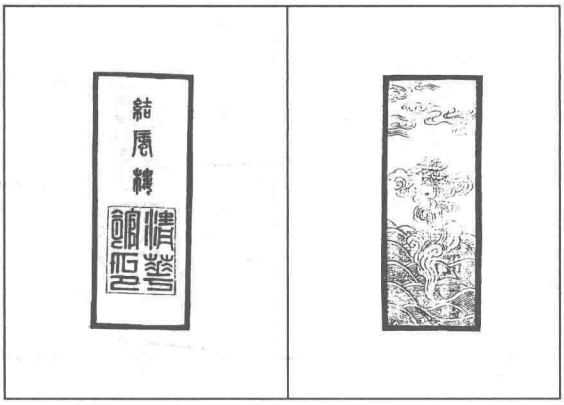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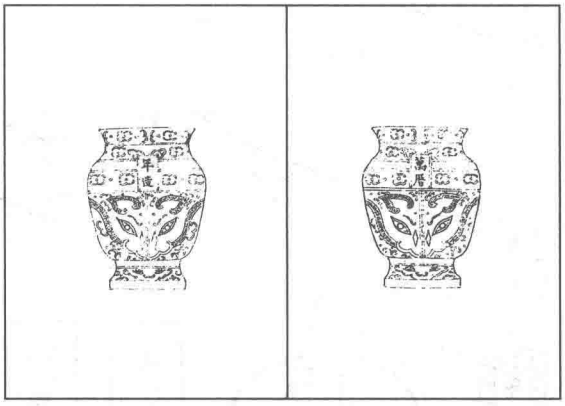

千載泉流落
萬象樹紫迴
真賞
珍藏


南星
煥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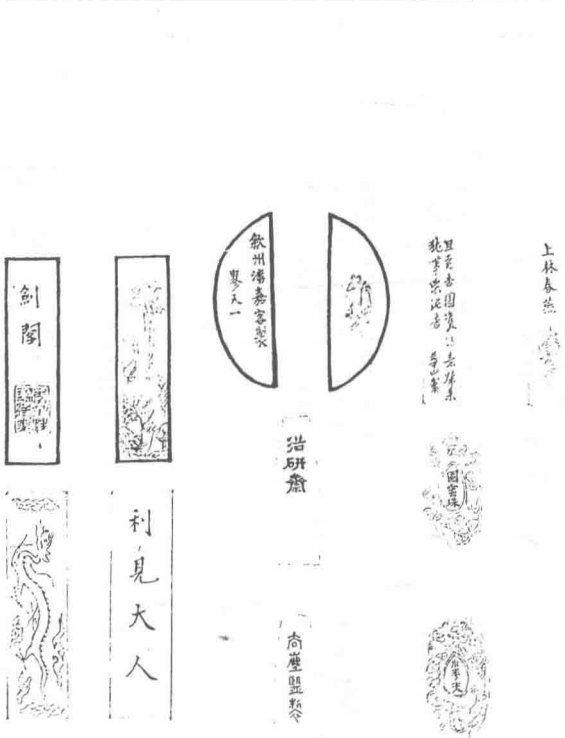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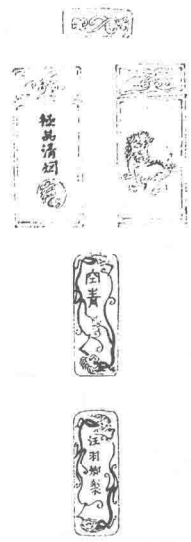
結屬轉
程君房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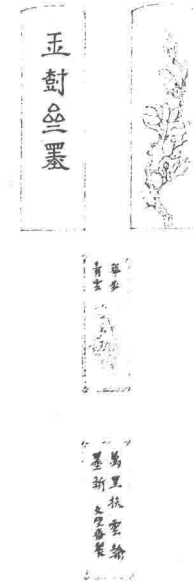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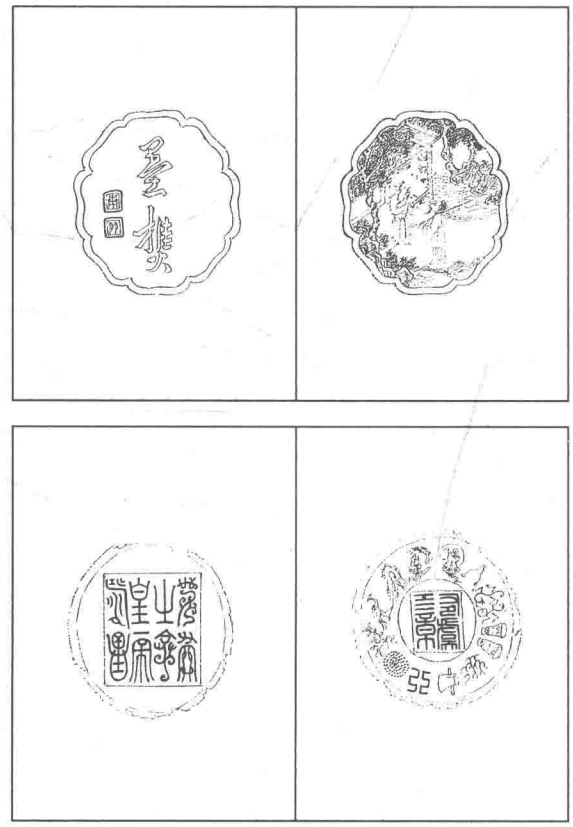


程君房製
虎溪三嘯
寥天一
龍鳳呈祥
黃應泰製









附二：製筆總部

《附二：製筆總部》提要

我國的毛筆作爲一種書寫工具，不但是古人必備的文房用具，而且在表達中華書法、繪畫的特殊韵味上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筆還寄託著中國古代文人記録歷史、分辨曲直、實現志向的濟世情懷。

文字中最早的「筆」字出現在商代甲骨文上。春秋戰國時對筆的稱呼各地都不同，楚稱「聿」，吴稱「不律」，燕稱「弗」，秦稱「筆」，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才統一稱爲「筆」。秦朝之後，筆匠們開始將筆的一端掏空，將筆頭納入空腔之中。毛筆的形制從此確立。元、明以後，毛筆的主要産地集中在浙江、湖南和江蘇等地，以山羊毛製作羊毫筆著稱於世。

毛筆的製作關鍵在於筆頭，古人云「筆之所貴在毫」。製作毛筆筆尖的材料主要是獸毛禽羽，即動物纖維，也有少量用植物纖維的，選毫不同決定了筆頭的長短、剛柔、粗細及使用特點的差異。中國古代製筆的材料種類豐富，主要有羊毛、兔毫、黄鼠狼毛、初生嬰兒的胎髮等。最初筆毫多以兔毛製作，有紫毫和花白之分，紫毫取自兔項脊及尾，軟而圓健，是相當名貴的毛筆。羊毫筆用羊毛做成，古代以嘉興、硤石生産的羊毫爲第一，秀水等縣次之，多以青羊毛爲之。湖筆也多以羊毫取勝，製湖筆用的是杭嘉湖地區的山羊毛，山羊必須在冬季宰殺，經專業筆工的揀擇，經十道工序，方由羊毛成爲羊毫。狼毫筆通常用黄鼠狼的尾毛做毫，優質的黄鼠狼毛産在東北，力介於羊毫、紫毫之間，質地較脆，不耐摩擦。用兩種以上不同的毫可以製成兼毫筆，一般以狼毫或紫毫與羊毫合製而成，以一種毫爲芯柱，用别種毫覆蓋在外面。筆匠們爲了提高製筆工藝，還不停探索用各種動物毛製筆，如雞毛、鼠須、山馬毫、豬鬃、鹿毫等，形形色色不下百種。

毛筆的名貴除了體現在筆頭所用的珍貴毫毛上，也表現在筆管的材料及裝飾上。筆管的材料以竹子最爲普遍，但有時爲顯示地位和尊貴，筆工也常使用名貴材料做筆管，如金、銀、玉、象牙、玳瑁等，《朝野僉載》稱：「歐陽通以象牙犀角爲筆管。」即使用竹竿，也要選上等斑竹，並鑲嵌象牙、玉、香木等作爲裝飾。單從使用功能上來説，竹製筆管當然最爲適宜，且竹子取材容易，輕便實用，又價廉物美。竹管筆也可分爲白竹管、方竹管、紫竹管、湘妃竹管、馬鞭竹管等。

我國所産毛筆中最負盛名的當屬湖筆，被譽爲「筆中之冠」。「湖筆」之聞名於世，當在六、七百年以前的元朝。元以前，

以宣筆最有名氣，蘇東坡、柳公權都喜歡用宣州筆；元以後，宣筆逐漸爲湖筆所取代，據《湖州府志》記載：「元時馮慶科、陸文寶制筆，其鄉習而精之，故湖筆名於世」，「湖州馮筆妙無倫，還有能工沈日新。倘遇玉堂揮翰手，不嫌索價如珍珠。」人們願以千金重價求買湖筆，足見其聲譽卓著。湖筆的故鄉在浙江湖州的善璉鎮，當地幾乎家家出筆工，户户會製筆。湖筆亦稱湖穎，所謂「穎」，就是指筆頭尖端有一段整齊而透明的鋒穎，業内人稱之爲「黑子」，「黑子」的深淺，就是鋒穎的長短，是用上等山羊毛經過浸、拔、並、梳、連、合等近百道工序精心製成的，白居易曾以「千萬毛中揀一毫」和「毫雖輕，功甚重」來形容製筆技藝的精細和複雜，所以有「毛穎之技甲天下」之説。

對於毛筆的鑒賞，古人總結爲尖、齊、圓、健，稱「筆有四德」。「尖」指筆尖要鋒利，筆鋒愈深長愈佳，所謂鋒毫畢露，尖鋭無比；「齊」是指整體的筆毫，必要均勻整齊，將筆頭之前鋒壓平，其鋒頂毫端，應齊整無參差，合時乃尖如一點；「圓」是指筆頭的造形，要端正飽滿，如春筍般，整支筆吸墨後提起，自然圓渾乃爲佳品；「健」是指毛的品質，要能剛柔適度，配料要相輔相成，筆鋒、筆腰、筆腹、力點要均勻始能運筆自如，揮灑暢順，轉折、逆鋒不枯澀如流雲。

基於各類文獻對製筆材質、製筆工藝及筆的保存等記録，本總部下設經目有二：

一、《製造部》。收録製筆原料、製筆工藝、製筆工具及製筆名家的有關材料，包括綜述、傳記和紀事三個緯目。製筆原料與製筆工藝往往混雜交融，因此，不做强行分割。

二、《鑒賞部》。收録對各類製筆工藝的優劣品評、對各類筆的鑒賞和使用等方面的材料，設紀事、藝文和雜録三個緯目。選擇材料時主要側重對製筆工藝的評價，選擇部分和鑒賞筆有關的軼聞故事。紀事緯目分爲兩部分，一是收録有關筆的鑒賞、品評的材料，二是收録有關保存筆的各種方法的材料。

目録

製造部……一〇一七

綜述……一〇一七

傳記……一〇二一

紀事……一〇二五

鑒賞部……一〇三五

紀事……一〇三五

藝文……一〇三七

雜録……一〇四六

製造部

綜述

劉熙《釋名》卷六《釋書契》 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

崔豹《古今注》卷下《問答釋義第八》 牛亨問曰：「自古有書契已來，便應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蒙恬始造即秦筆耳，以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又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

郭璞《爾雅注疏》卷四《釋器第六》 不律謂之筆。注：蜀人呼筆爲不律也，語之變轉。

徐堅《初學記》卷二一《文部・筆》 叙事。《釋名》曰：筆，述也。謂述事而書之也。案《博物志》：蒙恬造筆。又案《尚書中候》：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此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之名，而秦獨得其名，恬更爲之損益耳。故《説文》曰：楚謂之聿，吴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是也。《西京雜記》云：漢制，天子筆，以錯寶爲跗音夫，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扈爲之，又以雜寶爲匣，厠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漢書》云：尚書令、僕（射）、丞相、郎，月給大管筆一雙。傅玄云：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黄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其筆非文犀之柅，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矣，則其事也。

馬鎞《中華古今注》卷上《簪白筆》 簪白筆，古珥筆之遺象也。腰帶劒珥筆，示君子有文武之備焉。

蘇易簡《文房四譜》卷一《筆譜上附筆格》 一之叙事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依類象形，始謂之文，形聲相益，故謂之字。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户？」揚雄曰：「孰有書不由筆？」苟非書，則天地之心，形聲之發，又何由而出哉？是故知筆有大功於世也。

《釋名》曰：「筆，述也。謂述事而言之。」又成公綏曰：「筆者，畢也，謂能畢舉萬物之形，而序自然之情也。」又《墨藪》云：「筆者，意也，意到即筆到焉。」又吴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也。又許慎《説文》云：「楚謂之聿。聿字，從聿一。又聿，音女涉反。聿者，手之捷巧也。故從又從巾。秦謂之筆，從聿竹。」郭璞云：「蜀人謂筆爲不律。雖曰蒙恬製筆，而周公作《爾雅》授成王，而已云簡謂之札，不律謂之筆，或謂之點。」又《尚書中候》云：「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詩》云：「静女其孌，貽我彤管。」又夫子絶筆於獲麟。《莊子》云：「舐筆和墨。」是知古筆其來久矣。又慮古之筆，不論以竹以毛以木，但能染墨成字，即呼之爲筆也。昔蒙恬之作秦筆也，柘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非謂兔毫竹管也。（見崔豹《古今注》。）秦之時，併吞六國，滅前代之美，故蒙恬獨稱於時。又《史記》云：始皇令恬與太子扶蘇築長城，恬令取中山兔毛造筆，令判案也。

《西京雜記》云：漢製，天子筆以錯寶爲跗音夫，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扈爲之。又以雜寶爲匣，厠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又《漢書》云：尚書令、僕射、丞相、郎官，月給大筆一雙。篆題云「北宫工作」。

又傅玄云：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黄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非文犀之柅，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綉之衣，踐雕玉之履。

王子年《拾遺》云：張華造一作進。《博物志》成，晉武賜麟角筆管，此遼西國所獻也。

《孝經援神契》云：孔子製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緑沉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録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乎？

崔豹《古今注》云：今士大夫簪筆佩劒，言文武之道備也。晉蔡洪赴洛中，人問曰：「吴中舊姓何如？」荅曰：「吴府君聖朝之盛佐，明時之俊乂。朱永長理物之宏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皋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伯威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鴻鵠之徘徊，懸皷之待槌。此諸君以洪筆爲鋤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墨爲稼穡，以義理爲豐年。」出劉氏《小説》，又出《語林》。

《文士傳》云：成公綏口不能談，而有劇問，以筆答之，見其深智。

吳闓澤爲人傭書，以供紙筆。

《世説》：王羲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筆。又云：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

魏曹公聞吴與劉先主荆州，方書，不覺筆墜地。何晏亦同。司馬宣王欲誅曹爽，呼何晏作奏，曰：「宜上卿名。」晏驚，失筆於地。

晉王珣，字元琳，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人説曰：「君當有大手筆事。」後孝武哀策謚文，皆珣所草。又云是王東亭。

《漢書》：張安世持橐簪筆，事孝武數十年，以備顧問，可謂忠謹矣。

《梁書》：紀少瑜，字幼瑒，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遂進。

梁鄭灼，家貧好學，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必削而用之。

隋劉行本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座，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能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柳公權爲司封員外郎，穆宗問曰：「筆何以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

《景龍文館集》云：中宗令諸學士入甘露殿，其北壁列書架。架上之書，學士等畧見《新序》、《説苑》、《鹽鐵》、《潛夫》等論。架前有銀硯一，碧鏤牙管十，銀函盛紙數十種。

揚子《法言》云：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

《論衡》曰：智能之人，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能自通也。

曹褒，字叔通，常慕叔孫通爲漢禮儀，夜則沉思，寢則懷鉛筆，行則誦文書。當其念至，忽忘所之。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問其故，對曰：「臣願爲諤諤之臣，墨筆執牘，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

司馬相如作文，把筆嚙之，似魚含毫。陸士衡《文賦》云：或含毫而邈然。

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常記録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逸者，以斑竹管書之。故湘東之譽，播於江表。

《東宫舊事》：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枝，銅博山筆牀一副。

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於父，常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爲管，貍毛爲心，覆以秋毫，松煙爲墨，末以麝香，紙必須用緊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也。

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以筯和之，惲驚其哀韵，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自筆捶之始也。

《史記》：相如爲天子遊獵之賦，賦成，武帝許尚書給其筆札。

又漢獻帝令荀悦爲《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

江淹夢得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後有人稱郭璞，取之。

君子避三端，其一曰：文士之筆端。

漢班超常爲官傭書，久勞苦，乃投筆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焉能久事筆硯？」

陸雲《與兄士衡書》曰：「君苗每常見兄文思，欲焚筆硯。」

魏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堵而立，問曰：「此何官也？」辛毗對曰：「御史簪筆書過，以記陛下不依古法者。今者，直備官眡筆耳。」

左思爲《三都賦》，門庭藩溷，必置筆硯，十稔方成。

薛宣令人納薪，以炙筆硯。

又魚豢《魏畧》曰：顔斐，字文林，爲河東太守。課人輸租，車便置薪兩束，爲寒炙筆硯，風化大行。

禰衡爲《鸚鵡賦》於黄射座上祖之子，筆不停綴。又阮瑀援筆草檄立成，曹公索筆求改，卒無下筆處。

揚雄每天下上計孝廉會者，雄即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

《史記》：西門豹爲鄴令，投巫於水，復投三老，乃簪筆磬折，向河而立，以待良久。

崔豹《古今注》云：牛亨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赤管，言以赤心記事也。」

曹公欲令十吏就蔡琰寫書，姬曰：「妾聞男女禮不親授，乞給紙筆一月，真草惟命。」於是繕寫送之，文無遺誤。

王粲才高，辯論應機，屬文舉筆便成。鍾繇、王朗各爲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敢措手。

袁子《正書》云：《尚書》以六百石爲名，珮契刀，囊執版，右簪筆焉。

僧智永學書，舊筆頭盈數石，自後瘞之，目爲退筆塚。見《筆勢》中。

《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可以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於脩《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薛宣爲陳留，下至財用筆硯，皆爲設方署利用，必令省費也。

王充好理實，閉門潛思，户牖墻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謝承《後漢書》云：楊璇，字機平，平零陵賊，爲荆州刺史。趙凱横奏檻車徵之，仍奪其筆硯。乃齧臂出血，以簿中白毛筆染血以書帛上，具陳破賊之形勢，及言爲凱所誣，以付子弟詣闕自訟，詔原之。

王隱《晉書》：陳壽卒，洛陽令張泓遣吏賫紙筆，就壽門下寫《三國志》。

《謝莊傳》云：時宋世祖出行夜還，勑開門。莊居守曰：「伏須神筆，乃敢開門。」

《王僧虔傳》云：齊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

孔稚圭上表曰：聖照玄覽，斷自天筆。

庾廙，字幼簡，侍中袁豹雅慕之，贈鹿角書、格蜂硯、象牙筆管。

陶弘景，字通明，年四五歲，常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遂爲善隸。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每居常以廉潔著稱，爲晉陵太守，雖牙管一雙，猶以爲費。

《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脱，陷文不活。

蔡邕《與梁相》：復惠善墨良筆，下工所無重。惟天恩厚施，期於終始。工一作土。

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縉紳之士者，縉笏而垂紳帶也，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像。

《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注云：「謂從於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

《典畧》云：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爲丞相軍謀祭酒，曹操令作狀奏孔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

蔡襄《端明集》卷三四《文房四説》 新作無池研，龍尾石羅紋、金星如玉者佳。筆，諸葛高、許頓皆奇物。紙，澄心堂有存者，殊絶品也。墨，有李庭珪、承晏，易水張遇亦爲獨步。四物文房推先，好事者所宜留意，散卓筆心長，特佳耳。

唐仲友《悦齋文鈔》卷九《筆記》 《静女》之詩曰：「貽我彤管，彤管有煒。」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禮》曰：「史載筆。」《博物志》乃謂：「蒙恬造筆。」非始造也，其製作至恬而始精爾。至漢以降，乃有寶跗、玉匣、翠羽、黄金、隋珠、和璧、文犀、象齒、麟角之飾，珍矣，於適用則未也。善乎王右軍之論曰：「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又曰：「有人以緑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録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而後爲寶也？」此深知筆之利病者也。漢制，天子筆皆以秋兔之毫，蓋造筆當以兔毫爲正，譬如硯必用石，鑑必用銅。傅子乃言：「豐狐之柱，秋兔之翰。」歐陽通用狸毛爲筆，覆以兔毫。其尤精者則有鼠鬚、猩毛，皆人搜奇而用之，甚至於髡人鬚而征其直者，真好異之過也。晉王隱《筆銘》云：「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此思其上者不可得，故思其次者，較諸嶺南用鷄羽之屬差勝耳，惟羊毫勁健，宜於大字，用以覆兔毫作方寸以上書，清勁可愛，下此則少圓熟矣。毛穎之族，中山爲望，漢時諸郡獻兔毫出鴻都，惟趙國毫中用。時人皆言兔毫無優劣，管手有巧拙，此論固當矣，然自江以南，兔毫皆不可用。大抵兔生於平原者沙平草軟，則毛長而勁；生山林者，出入荆棘間，則剉鋭而短，故不入用，無他故也。唐給集賢諸學士歲千五百皮，亦止以四郡所貢者，良由此爾。古人以筆爲鋤耒，欲善其事，必利其器，則筆固不可不擇。然古人善書者，又以不擇紙筆爲工，虞世南以是辨歐、褚優劣，至如張伯英墨池、智永師筆塚，所用之多若此，必不暇精擇也。然鑑筆亦甚難事，柳公權求筆於諸葛氏，卒還其先與者而取常筆，況他人乎？噫！筆之用至廣大矣，用之以斡旋洪鈞，陶冶萬類，是爲化筆；用之以鋪張閎休，鼓舞羣動，是爲椽筆；用之以鎔範衆言，恢宏至道，是爲文筆；誅姦諛，發潛德，時則有史筆；肅朝列，糾官邪，時則有白筆；讞疑罪，斷詳刑，時則有丹筆。援筆以寫龜圖，則彝倫叙焉；抽毫以命才子，則文賦作焉；分金銀斑竹之飾以紀述名士，則功德文章著焉。記久明遠，開物成務，著古昔之唏唏，傳千里之忞忞，捨我其誰？若古大賢以筆端膚寸霈爲霖雨，其次者亦粉澤王化，丹青王猷，使當時號大手筆。又其次作文之士，下筆不能自休，稠人廣坐，援而書牘，曾不停綴，專意述作者至於門墻藩溷，悉置紙筆，文字一傳，使作者心服，欲焚棄筆硯。嗜書者禿千兔之翰，以字畫名其家，古人用筆，端不苟然也。故以符應之，著形於夢寐，則有點額兆孫氏之祥，如椽應大册之異。五色爲藻思之符，出爲靈響，尚能與博陵生商古今而論得失也。惜乎世訛道喪，文武異途，

始有投筆而求封侯，恃長槍大劍，而以毛錐子爲安用者，是可歎已。況乎爲上者既不中書，流而爲刀筆吏，惡俗且恃以爲嚚訟之資，至號珥筆之民，則吾所不取也已。大丞相以管城子賜僚屬，明窗淨几，拂歙石，研松煤，寄興乎楮先生之門，於是乎書。

陳元靚《事林廣記》戊集卷之六《筆》 《博物志》云：「蒙恬製筆。」董仲舒荅牛亨之問曰：「夫有筆之理，與書同生。」周公援筆，寫龜負圖，其來尚矣。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一七〇《説部》 舊傳蒙恬始爲筆，或曰非也。周公綏管，夫子絶筆，或曰當時用漆書竹簡，有點畫而無丿乀，蒙恬始爲兔毫也。或又曰恬作筆，柘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非兔毫也。又《博物志》：恬爲筆，以狐狸毛爲心，兔毛爲副。心即柱也，其不同乃爾。昌黎《毛穎傳》依《博物志》。又右軍所著《筆經》略云：諸郡毫惟中山兔肥而毫長，可用。先用人髮杪數十莖，裸青羊毛并兔毳裁，令齊平，以麻紙裹枝根令治。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又云：世傳張芝、鍾繇用鼠鬚筆，筆鋒勁强有鋒芒，余未之信，鼠鬚用未必能佳，甚難得。昔人用琉璃、象牙爲管，重則躓矣。近有人以緑沈漆管及鏤管見遺，用之經年，頗可愛翫。右軍言：「故當第是時，已失中原矣，安能必得中山毫也。」又記云：右軍書《蘭亭禊序》，用蠶繭紙，鼠鬚筆。

《博物志》有虎僕毛筆，嶺外少兔，以雞雉毛作筆，亦妙。此即蘇長公所謂「三錢雞毛筆」也。又云：蜀中石鼠毛可以爲筆，其名曰「鼷」。又人鬚作筆甚佳。大抵皆不足論，唯兔毫，其次羊毛耳。

漢製，天子筆以錯寶爲跗。晉武賜張華麟角筆管。湘東王記録名賢，忠孝全者以金管，德行精粹者以銀管，文章贍逸者以斑竹管。唐人詩云：「盛德好將銀管述。」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强者爲刃，要者爲輔。參之以縈，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鉤，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

宣城諸葛氏，其先爲右軍父子製筆，聞柳公權善書，以舊製法筆遺之，公權謂不堪用，乃復更以常筆，公權稱善，諸葛嘆曰：「柳學士不如右軍父子多矣。」

謝肇淛《五雜組》卷之一二《物部四》 太公筆銘云：「毫毛茂茂，陷水可脱，陷文不活。」則周初已有筆矣。衛詩稱「彤管有煒」，《援神契》「孔子作《孝經》，簪縹筆」，又「絶筆於獲麟」。《莊子》：「畫者吮筆和墨。」則謂筆始蒙恬，非也。崔豹《古今注》謂：「恬始作秦筆，以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果爾，則退之《毛穎傳》謂中山人蒙恬賜以湯沐者，亦誤矣。

徐炬《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一九 《説文》云：楚稱筆謂之「聿」，吴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張華《博物志》云：秦蒙恬造筆。《千字文》亦云「恬筆倫紙」。《古今注》曰：牛亨問於顔師古曰：「古有書契，即當有筆，皆稱蒙恬造筆，而恬乃秦人耳，其故何也？」師古曰：「蒙恬但能爲秦筆爾。古筆以枯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非兔毛竹管也。」由此觀之，蒙恬所造者，今之羊毛筆耳。蒙恬載毛穎以歸始皇，封諸管城，累拜中書，後人呼筆爲「管城子」、爲「中書君」，即此。因筆頭之尖，又呼爲「尖頭奴」。按《毛穎傳》或謂古無筆，以鉛畫木記字，故曰「鉛槧」。至楚，以芒梗爲之。蒙恬以竹爲管，以毛爲毫。王右軍曰：紙者，陣也。筆者，刀楯也。墨者，兵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

祁駿佳《遯翁隨筆》卷上 李石《續博物志》云：王叡有言：書契以來，便應有筆。世傳始於蒙恬，殆非也。按太公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脱，陷文不活。」又周公有綏管之説，孔子有絶筆之文。至於孔子作《孝經》，簪縹筆，衣絳單，向北而拜，則筆之來久矣。或曰：當時以刀刻畫爲筆，非今所用之筆也。然太公「毫毛茂茂」之言，豈非今之以毛作筆哉。當是蒙恬之製最精，故世傳之耳。然《筆經》云恬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未用兔毫，則韓文公《毛穎傳》，猶失於考證也。至右軍《筆經》云，中山兔肥而毫長，則用兔矣。

唐秉鈞《文房肆考圖説》卷三《紙墨筆硯・筆説》 上古結繩以治，未嘗有筆。黄帝垂裳，蒼頡造文字，然後易之書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書有六義。契，約也。兩書一契，同而别之謂之契。而筆始作焉。筆者述也，謂述事而言之也。按《尚書中候》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士載言。」則知秦以前已有筆，而獨秦之蒙恬以造筆名著者，想恬更爲損益之故耳。然名稱各異，楚謂之「聿」，吴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筆之稱，直延之今也。漢制筆雕以黄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管非文犀，必以象牙，極華麗矣。今狼狐以下雜毛，皆可爲筆，而惟秋兔之毫爲最，王右軍《筆經》曰：「惟趙國毫中用。」然時人咸言兔毫無優劣，管手有巧拙之語，予意匠工果需巧手，而毫管亦須選擇。我儒寒素，日事硯北，使用毛穎，何求華美。但竹管必選堅重圓直，則手執轉運，可以從心，無牽强掣肘之病。穎

頭必選尖、齊、圓、健四字完備，又要剛柔二字相濟者，用之方可揮寫自如也。上四字乃筆之體，言外象也，下二字乃筆之用，言內才也。尖者筆頭尖細也。齊者於鹵間輕緩咬開，將指甲拳之使扁排開，內外之毛一齊而無長短也。圓者週身圓溜飽湛，如新出肥土之筍，絶無低陷凹凸之處也。健者於指上打圈子，絶不澁滯也。柔者指頭上圈時，不覺硬強。剛者圈停提起，筆頭自能尖整者是也。凡筆外餘之毛，或以雉尾蓋之，則五色可愛，亦足助發文思。若大提筆，必須用豬鬃，每根劈分四五根爲之，則健爽鬆泛，且其心長，而舒斂稱意，揮灑自如也。

梁同書《筆史・筆之始》　《法苑珠林》二十五卷：昔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有仙人名最勝，不惜身命，剥皮爲紙，刺血爲墨，析骨爲筆，爲衆生故。

成公綏《棄故筆賦》：「有倉頡之奇生，列四目而並明，乃發慮於書契，采秋毫之類芒，加膠漆之綢繆，結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元管，屬象鹵於纖鋒。」是筆始於皇頡也。

《物原》：虞舜造筆，以漆書於方簡。

《困學紀聞》引《御覽》太公《筆銘》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脱，陷文不活。

《尚書中候》云：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寫之。

《援神契》云：「孔子作《孝經》，簪縹筆。」又：「絶筆於獲麟。」

《曲禮》：史載筆。

《詩》：彤管有煒。

《爾雅》：「不律謂之筆。」《説文》：「筆，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吴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

《莊子》：畫者吮筆和墨。

《博物志》：「蒙恬造筆。」《初學記》：「秦之前已有筆矣，恬更爲之損益耳。」

《韓詩外傳》：周舍爲趙簡子臣，墨筆操牘，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

《淮南・本經訓》：「蒼頡作書，鬼夜哭。」高誘注：「以爲鬼或作兔。兔恐見取豪作筆，害及其軀，故夜哭。」

崔豹《古今注》云：白筆，古聿之遺象也。腰帶劍，首聿筆，示君子文武之備焉。

鄒炳泰《午風堂叢談》卷六　筆用羊毫，蓋自秦漢已然。《史記》蒙恬取中山兔毫造筆，而崔豹《古今注》：蒙恬作筆，以柘木爲管，以鹿毛爲柱，以羊毛爲被，所以蒼毫非爲兔毫竹管也。後漢韋仲將筆亦用兔毫及青羊毛，凡兔毫必用秋兔，仲秋寒暑調和，毫乃中用，羊毫亦然，要在揀頡如法。今人喜用純羊毫筆，筆工失其法，力弱而神不調和。其兼毫一種，以兔毫及羊毛兼用，差覺圓勁，然亦易敗。郭天錫得杭州潘又新筆，書小楷數千而不伐，今亦無此筆工矣！

傳記

蔡襄《端明集》卷三四《文房四説》　筆，用毫爲難。近宣州諸葛高造鼠鬚散卓及長心筆，絶佳。常州許頓所造二品，亦不減之。然其運動隨手無滯，各是一家，不可一體而論之也。

房用之筆果可用，鋒齊勁健。今世筆例皆鋒長難使，比至鋒鋭少損，已禿不中使矣。

邵博《邵氏聞見後録》卷二八　宣城陳氏，家傳右軍《求筆帖》，後世益以作筆名家。柳公權求筆，但遺以二枝，曰：「公權能書，當繼來索，不必卻之。」果卻之，遂多易以常筆，曰：「前者右軍筆，公權固不能用也。」予從王正夫父子，得張義祖所用無心毫，雖鋒長二寸許，他人不能用，亦曰右軍遺法也。義祖名友正，退傳之子，居昭德坊，不下閣二十年，學書盡窺右軍之妙，尚以蔡君謨爲淺近，米元章爲狂誕，非合作，然世無知者，如其所用筆，可嘆也！獨王正夫父子好之云。

蔡絛《鐵圍山叢談》卷六　宣州諸葛氏，素工管城子，自右軍以來世其業，其筆制散卓也。吾頃見尚方所藏右軍《筆陣圖》，自畫捉筆手於圖，亦散卓也。又幼歲當元符、崇寧時，與米元章輩士大夫之好事者爭寶愛，每遺吾諸葛氏筆，又皆散卓也。及大觀閒偶得諸葛筆，則已有黄魯直樣作棗心者。魯公不獨喜毛穎，亦多用毛鬚主簿，故諸葛氏遂有魯公羊毫樣，俄爲叔父文正公又出觀文樣，既數數更其調度，繇是奔走時好，至與挈竹器、巡閭閻、貨錐子、入奴臺、手妙圭撮者，爭先步武矣。政和後，諸葛氏之名於是頓息焉。吾聞諸唐季時有名士，就宣帥求諸葛氏筆，而諸葛氏知其有書名，乃持右軍筆二枝乞與，其人不樂。宣帥再索，則以十枝去，復報不入用，諸葛氏懼，因請宣帥一觀其書札，乃曰：「似此特常筆與之爾。前兩枝，非右軍不能用也。」是諸葛氏非但藝之工，其鑒識固不弱，所以流傳將七百年。向使能世其業如唐季時，則諸葛氏門户豈遽滅息哉！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陸游《渭南文集》卷二五《書屠覺筆》 建炎、紹興之間，有筆工屠希者，暴得名。是時大駕在宋，都在廣陵，又南渡幸會稽、錢塘，希嘗從駕。自天子公卿朝士，四方士大夫，皆貴希筆，一筒至千錢，下此不可得，晁侍讀以道作詩稱譽之。有吳先生師中，字茂先，得其筆，以一與先少師，希之技誠絶人，入手即熟，作萬字不少敗，莫能及者。後七十餘年，予得其孫屠覺筆，財價百錢，入手亦熟可喜，然不二百字，敗矣，或謂覺利于易敗而速售，是不然，價既日削矣，易敗則人競趨它工，覺固不爲書者計，獨不自爲計乎？乃書希事，庶覺或見之。

朱熹《晦庵集》卷七六《贈筆工蔡藻》 予性不善書，尤不能用兔毫弱筆。建安蔡藻以筆名家，其用羊毫者尤勁健，予是以悦之。藻若去此而游於都市，蓋將與曹忠輩争先云。淳熙元年八月五日朱仲晦父書。

樓鑰《攻媿集》卷七九《贈筆工吕文質》 四明吕文質居桃源谿上，多游浙右，作筆殊佳，在人品中則賈長頭也。近筆工苦無兔毫，文質深入淮楚，始得之。韓文公作《毛穎傳》及贊，終始以中山爲言，意其爲定武也。傳雖寓言，然其中云「蒙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則非定武也。今溧水有中山，去縣纔十五里，《元和郡縣志》云「出兔毫，爲筆精妙」。此縣唐屬宣州，今隸建康宣城，筆舊有名于世，豈以此耶？文質試往訪求之。

趙希鵠《洞天清禄集・古畫辯》 孫太古，蜀人，多用游絲筆作人物，而失之軟弱，出伯時下，然衣褶宛轉曲盡，過於李。

陳造《江湖長翁集》卷三一《題筆工俞生所藏書法》 俞處士造筆精緻甲吴中。俞頗能書，理則然，然餬口不餘，見古碑法書，捐衣食求之，不論價，此亦奇嗜癖好，未可以常情計。所蓄多善本，此軸真蹟可寶，士大夫願得之者，俞能有之，予敢以市工例視之耶？

屠隆《考槃餘事》卷二《筆箋・工》 古者蒙恬創筆，南朝有姥善作筆。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瑩管如玉。宣州有諸葛高，常州許穎，國朝有陸繼翁、王古用，皆湖人，住金陵。吉水有鄭伯清，吴興有張天錫，惜乎近俱失傳其妙，大抵海内筆工，皆不若湖之得法，畫筆以杭之張文貴爲首稱，而張亦不妄傳人。今則善惡無準，世業不修，似亦可惜。揚州之中管鼠心畫筆，乃以落墨、白描佳絶，水筆亦妙。

屠隆《紙墨筆硯箋・筆箋・筆經》 劉向《説苑》：王滿生説「周公籍筆牘書之」，則周公時已有筆矣。韋誕《筆經》曰：製筆之法，柒者居前，毳者居後，强者爲刃，悫者爲輔。參之以縩，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曲中勾，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又柳公權一帖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取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掣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此帖論筆之妙頗盡，故粹書之。

謝肇淛《五雜組》卷之一二《物部四》 相傳宣州陳氏世能作筆，有右軍與其祖《求筆帖》藏於家。至唐柳公權求筆，老工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若退還，可以常筆與之。」既進，柳果以爲不堪用，遂與常筆，乃大稱佳。陳退嘆曰：「古今人不相及，信遠矣！」余謂柳書與王所以異者，剛柔之分耳。右軍用鼠鬚筆，想當苦勁，非神手不能用也。歐、虞尚用剛筆，蘭臺漸失故步，至魯公、誠懸，雖有筋肉之别，其取態一也，宜其不能用右軍之筆耳。公權又有《謝筆帖》云：「蒙寄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撇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闊圓潤。」即此數語，公權之用筆可知矣。

筆之所貴者，毫中用耳，然古今談咏多及鏤飾。劉婕妤折琉璃筆管，晉武賜張茂先麟角爲管，袁粲贈庾廣象牙筆管，南朝筆工鐵頭者能瑩管如玉，湘州守贈李德裕斑竹管，段成式寄温飛卿葫蘆筆管。《西京雜記》：「天子筆管，以錯寶爲跗，雜寶爲匣，厠以玉璧翠羽。」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黄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悲翠。湘東王筆有三等，金玉爲上，銀竹次之。至於王使君，以鼠牙刻筆管作從軍行，人馬毛髮，屋宇山川無不畢具。噫！精則極矣，於筆何與？譬之擇妹者，不觀其貌而惟衣飾之是尚也，惑亦甚矣。

歐陽通，能書者也，猶以象牙、犀角爲筆管，況庸人乎？右軍謂：「人有以琉璃、象牙爲筆管者，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惟有緑沉、漆竹及鏤管可愛。」余謂筆苟中書，則緑沉、漆鏤亦不必可也。

僞唐宣王從謙喜用宣城諸葛氏筆，名爲「翹軒寶帚」。君謨所謂諸葛高者，想其子孫也。吴興元時馮應科筆，至與子昂、舜舉擅名三絶，可謂幸矣。今之工者，急於射利而不顧敗名，上之取者，虧其價值而不擇好醜，故湖筆雖滿天下，而真足當臨池之用者，千百中一二也。

方以智《通雅》卷三二《器用》 聿即筆，後人加竹。周公綏管，夫子絶筆，蒙

恬始爲筆，瑁玻瓈鏤金爲管，或緑沉漆管、棕竹紫檀花梨管，然皆不若白竹之薄標者，最便持用。南朝有姥善作筆，開元中，筆匠名鐵頭，宣州有諸葛高，常州許穎。謂柳學士不如右軍父子者，諸葛也。近時陸繼翁、王古用皆湖人，住南京。吉水有鄭伯清，吴興有張天錫，今俱失傳其妙。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一二《新淦筆工》 宋岳侍郎珂《玉楮集》載，唐世有刺郡江表者，時宰囑以新淦出筆，託製以相寄。刺史至，召佳手，一老父應命，百日才得二管，馳貢相府。既訝其遲，又薄其鮮，試之，乃絶不堪，大怒曰：「數千里勞寄兩管惡筆來。」刺史聞之懼，欲罪老父，老父訴曰：「使君勿草草，我所製乃歐、褚所用，丐先示以相君翰墨，再製；苟不稱，甘就鼎鑊。」既示之，笑曰：「如此，只消三十錢筆。」不日獻五十管，馳上之，相一試大喜，優賜匠者。夜窻偶試毘陵張顥筆，因爲賦詩云：「世間未必無皐夔，九疑虞舜不可追。武皇銳意開絶漠，摧鋒乃亦有衛霍。嗟哉格物本一理，顧人所用何如耳？筆工在昔本市傭，束毫傳管求售同。誰云進伎不進道，意匠輒與歐褚通。虔州刺史覓佳筆，雙筓何堪須百日？星馳一騎到長安，試手鳳池隨棄擲。老奴恂慄丞相嗔，能用此筆能幾人？願窺翰墨減工製，必使揮毫誇入神。斗柄初回開電笑，秦篇果符人所料。中山聚族倘未殫，束帛那容及年少。是知人才用舍識別惟一心，皐夔衛霍無古今。妍媸能否惟在上所使，此筆區區正其比。我生識字僅一丁，眼前所見徒毘陵。未知當年新淦定何若，正恐鍾衛二王無合作。君不見此老一去知幾年，當時鑒裁無復傳。紛紛鵝毛抱筩賣，恰費書傭三十錢。」岳公，忠武王孫，所著有《桯史》、《金佗粹編》等書。此集凡八卷，乃故衡王府抄本也。集中又有贈李微之秘監詩，自注云：「微之以吏館牒來，索予所撰《東陲筆略》。」此書不知尚傳於世否？識其目，當更訪之。又《學圃萱蘇》載：唐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求筆帖》。至唐柳公權求筆於宣城，先予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能書，當留此筆；不爾，退還，即可以常筆予之。」柳果以爲不入用，別求，遂予常筆。陳曰：「吾先予二筆，非右軍不能用也。」與此絶相類。

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一九《制筆名手》 明季陸繼翁、王古用，皆湖州人，住南京，工制筆。又吉水鄭伯清、吴興張天錫，皆以制筆有名公卿間。宋《江湖長翁集》有題筆工俞生藏書跋。謝肇淛《西吴枝乘》記元時吴興三絶：趙松雪書，錢舜舉畫，馮應科筆。又元時張進中者，字子正，都城耆老，善制筆。管用堅竹，毫用鼬鼠，精銳宜書，吴興趙子昂、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彦，皆與之善，尚方有所需，非進中筆不用，進中每自持筆入宫，必蒙賜酒食。《太平清話》言宋時有鷄心筆、小兒胎髮筆、猩猩毛筆、鼠尾筆、狼毫筆，近日復有以貂毫制者，某咏猩猩毛筆云：「生前幾兩屐，身後五車書。」明神宗文華殿用市中筆，貼筆匠楊彦章名紙。

梁同書《筆史・筆之匠》 李仲甫 《列仙傳》：仲甫，潁川人。漢桓帝時，賣筆遼東市上，一筆三錢。有錢亦與筆，無錢亦與筆。

韋昶 《書斷》：晉韋昶好作筆。王子敬得其筆，歎爲絶世。昶字文休，誕兄，官至散騎常侍。

南朝姥 《酉陽雜俎》：南朝有姥善作筆，蕭子雲嘗書用，筆心用胎髮。

鐵頭 開元中筆匠，能瑩管如玉，莫傳其法。亦見《酉陽雜俎》。

管子文 《開元遺事》：有書生謁李林甫，稱管子文，後化爲筆。《大唐奇事》：管子文去後，有故舊大筆一，其人攜以白李林甫，林甫以筆置書閣，焚香拜祝，其夕，筆忽化爲一五色禽飛去，不知所之。

黄暉 齊己《寄黄暉處士詩》：蒙氏藝傳黄氏子，獨聞相繼得名高。鋒鋩妙奪金雞距，纖利精分玉兔豪。

萇鳳 《龍鬚志》：羅隱喜筆工萇鳳，語之曰：「筆，文章貨也。吾當助子取高價。」

汝州士 石晉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闔户而出，面街鑿壁，實以竹筒，如引水者。有人置三十錢，一筆自躍出，以勢力取之，莫得也。筆盡則取錢，攜一壺買酒，吟嘯自若，率常如此，凡三十載，忽去不知所在，又數十年，復有見之者，顔貌如故，人謂之筆仙。

顧筆仙 《續文獻通考》：宋顧筆仙鬻筆遇仙，年九十七。一日積葦庭中，自舉火焚之，乘火雲而去。

諸葛高 歐陽公《聖俞惠宣州筆》詩：聖俞宣城人，能使紫豪筆。宣人諸葛高，世業守不失。

李晟 許頴 歐陽公《筆説》：余書惟用李晟筆，雖諸葛高、許頴，皆不如。

葛生 《林逋集》：予頃得宛陵葛生所茹筆十餘筒，其中復得精妙者二三焉。每用之，如揮百勝之師，横行於紙墨間，所向無不如意，惜其日久且弊，作詩二篇以録其功。

吴政 吴説 《東坡外集・書吴説筆》云：吴政已亡，其子説，頗得家法。

程弈　《東坡志林》：錢塘筆工程弈，所製有三十年前意味，使人作字，不知有筆。

李文政　東坡詩自注：昔李公擇種竹館中，戲語同舍：「後人指此竹，必曰李文政手植。」劉貢父笑曰：「文政不獨繫筆，亦知種竹耶？」以其姓氏適同，故云爾。

俞俊　東坡《覓俞俊筆》詩：筆工近歲説吴俞，李葛虚名總不如。

張武　《六硯齋三筆》：山谷《與王直方柬》云：子瞻明日必來，當設硯席於清涼處，多堆佳紙俟之。張武筆，其所喜也。

杜君懿　東坡云：君懿筆，藏二三十年不盡。

楊仲　山谷《與黄斌老書》云：偶得楊仲筆，似可用，謾寄十枚。

吴無至　《山谷題跋》：有吴無至者，豪士晏叔原之酒客，今乃賣筆於市，作無心散卓，大小皆可人意。《通雅》引作吴無星，恐訛。

張耕老　山谷《試張耕老羊毛筆》云：老羝拔穎，霜竹斬幹，雙鉤虚指，八法回腕。張子柬筆，無心爲樸。雞著金距，鹿戴千角。

嚴永　山谷《跋王孝子孫寒山詩後》云：「試嘉陽嚴永獺毛筆。」又《跋與楊景山書古樂府後》云：「邑中老儒楊景山乞書，因取嚴永舊無心棗核筆書。」又有《贈筆工嚴永帖》。在戎州時。

張真　山谷《跋戲答陳元輿詩後》云：眉山楊明叔作墨瀋，請作大字，試舒城張真筆。

張通　山谷《筆説》：張通既作筆有聲，故書戒之。

郎奇　侍其瑛　李展　山谷《書侍其瑛筆》云：南陽張又祖，喜用郎奇棗心散卓。今侍其瑛秀才以紫豪作棗心筆，含墨圓健，恐又祖不得獨貴郎奇而捨侍其也。宣城諸葛高三副筆，鋒雖盡而心故圓。弋陽李展雞距，書蠅頭萬字而不頓。今都下筆師如蝟毛，作無心棗核筆，可告以諸葛高、李展、侍其瑛也。

吕道人　吕大淵　張遇　諸葛元　山谷《筆説》：「歙州吕道人，非爲貧而作筆，故能工。黟州吕大淵，悟韋仲將作筆法，爲余作大小筆二十餘枝，無不可人意。見余家有割餘狻毛，則以作丁香筆，周旋可人。往在僰道，有嚴永者，蒸獺毛爲余作三副筆，亦可用。又爲余取高麗猩猩毛筆解之，揀去倒豪，别撚心爲之，率十六七，用極善。」又云：「張遇丁香筆，撚心極圓，束頡有力，可學徐季海《禹廟》詩字，侍其瑛、諸葛元，皆不能也。

元道寧　吴希照　林爲之　以上三人，據吴師道《禮部集》，皆見山谷帖。

閻生　李慶　張鼎　山谷《林爲之送筆戲贈》詩：閻生作三副，規模宣城葛。外貌雖鋭澤，豪心或麤糲。巧將希栗尾，拙乃成棗核。李慶縛散卓，含豪能不洩。病在惜白豪，往往半巧拙。小字亦周旋，大字難曲折。時時一毛亂，乃似逆梳髮。張鼎徒有表，徐偃元無骨。模畫記姓名，亦可應倉卒。

鄭友直　山谷草書杜詩，試鄭友直筆。見孫退谷《庚子銷夏記》第八卷。

許頓　蔡君謨云：宣州諸葛高，造鼠鬚及長心筆絶佳。常州許頓所造二品，亦不減之。

諸葛漸　蔡忠惠紀之，見《吴禮部集》。

柳材　柳東　李之儀《姑溪題跋》：元祐中，錢唐倪本敦復通守當塗，抵書相問勞，籍以十筆，其籤云「河東柳材」，試之頗相入，自後訪柳不可得，而念不少輟。異時，予得罪流是邦，既到，首幸得償所念，而材乃歷陽人，死已久，得柳東，所藝宛轉抑揚，二十年之負悦然見慰。問之，蓋材族人，於是知淵源有自來也。

屠希　晁説之《贈筆處士屠希》詩：「屠希祖是屠牛坦，今日卻屠秋兔豪。自識有心三副健，可憐無補一生勞。」陸放翁詩：「屠希一筆價必千，紹興初載海内傳。高皇愛賞登玉几，求書早暮常差肩。」紹興間，希嘗從駕，四方皆貴希筆，一筒至千錢。

朱元亨　陸放翁《跋後山居士長短句》末云：紹興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雪中試朱元亨筆書。

吕文質　樓鑰《攻媿集・贈筆工吕文質》云：四明吕文質，居桃源谿上，多游浙右，作筆殊佳。在人品中，則賈長頭也。

俞珣　樓攻媿《試俞珣長頭筆》詩：倦游俞老入中州，霜兔抽豪飽盛秋。平日相親管城子，結交今得賈長頭。

周壽　楊誠齋有《試毘陵周壽墨池樣筆》七古一首。

蔡藻　一作澡　《朱子題跋》：「蔡藻造筆，能書者識之。因試其所製棗心樣，喜其老而益精。」元吴澄詩所謂「蔡澡朱所褒」是也。

汪伯立　《六研齋筆記》：謝墅知徽州，於理廟有椒房之親，貢新安四寶：澄心堂紙、汪伯立筆、李廷珪墨、羊斛嶺舊坑硯。

仲璋　黄伯思《東觀餘論・跋干禄字碑後》云：試姑蘇仲璋筆。

賀發　《玉楮集・試廬陵賀發竹絲筆》詩：此君素以直節名，延風揖月標韵

清。何人心匠出天巧，縷析豪分勻且輕。居然束縛復其始，即墨紆朱封管城。世閒官爵豈必計，且幸一家同汗青。

沈俊之　《文丞相集》有《沈俊之筆贊》云：厥體孔良，厥心孔端。資汝心匠，達汝心官。

劉遠　謝郎　元遺山詩：宣城諸葛寂無聞，前後兩劉新策勳。謝郎神鋒恨太雋，雖然豈不超人羣。前劉不知何名。

馮應科　吳興馮筆，至與子昂、舜舉擅名三絶。吳澄《謝馮筆》詩：「坡公詫葛吴，蔡澡朱所褒。邇來浙西馮，聲實相朋曹。」仇遠詩：「精藝惟數馮應科。」

張進中　字子正。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彦、吳興趙子昂，皆與之游。以一筆工，而數得持筆入禁中。見元王士熙《張進中墓表》。王惲有《贈進中》詩。

吳昇　姚愷　陸震　楊鼎　楊茂林　沈秀榮　仇遠《金淵集·贈溧水楊老》詩：「浙閒筆工麻粟多，精萩惟數馮應科。吳昇姚愷已難得，陸震楊鼎相肩摩。中山博士子墨卿，貽書薦至楊茂林。」又《贈沈秀榮》詩：「近知沈子萩希有，洗擇圓齊易入手。不論兔穎與羊毛，染墨試之能耐久。」

潘又新　郭畀天錫《客杭日記》：客有惠杭州潘又新筆者，書小楷數千而不伐，可愛可愛。

范君用　郭天錫有《贈筆工范君用》七律。

范君實　張伯雨有《贈筆生范君實》詩。

温生　王冕元章有《謝友惠温生筆》詩。

許文瑶　張光弼有《贈製筆生許文瑶》七古，見《文苑四先生集》。

周伯温　錢竹汀少詹跋鐘鼎款識云：其墨蹟元時爲謝長源所得，有周公謹、趙子昂、柯敬仲、周伯温、幹克莊、達兼善、王止仲諸人題識。克莊之跋云：「至正元年後五月廿二日，在武林驛，以潘雲谷墨，試張掖周伯温所遺黄羊尾毛筆。」伯温，名沙剌班，由宿衛起家，歷江西肅政廉訪使。嘗與克莊同修遼、金、宋三史。西北之境，有黄羊焉，相傳西夏有國時，嘗取其尾豪爲筆，歲久亡其法，伯温以意命工製之，館閣諸公多爲賦詩，蓋色目之好事者。

陸文寶　明陸樹聲《清暑筆談》：國初吳興筆工陸文寶，醞藉喜交名士。楊鐵老爲著《穎命》，託以秦中書令制官。復自注：「中書令，秦無此官。」

陸繼翁　曾棨贈詩：美哉文寶名已久，當有家法傳繼翁。

施文用　《戒庵漫筆》：宏治時，吳興筆工造筆進御，有細刻小標記云「筆匠施阿牛」。孝宗鄙其名，易之曰「施文用」。

劉節文　傅子封　解縉有《贈筆工劉節文》七古，甘彦初有《贈筆工傅子封》七律，並見《文苑四先生集》。

許穎　常州人。

王古用　湖人，住南京。

鄭伯清　吉水人。

張天錫　吳興人。以上四人，見《通雅》，言與陸繼翁同時。

張文貴　《考槃餘事》：畫筆以杭之張文貴爲首稱。

錢叟　朱竹垞集有《贈筆工錢叟序》，我朝名人詩文集中，標筆工姓名者當復不少，予寡陋疏嫩，不能徧檢録出，儻有好事者爲予補之，則幸甚。

劉必通　孫枝發　今世京師散卓水筆，此二家最擅名。

夏岐山　沈茂才　潘岳南　王諤廷　陸錫三　姚天翼　沈秀章　王天章　陸世名　以上九人，予常用其筆，岐山、岳南製尤佳。予悼之云：「曾聞筆是文章貨，健鋭圓齊製必良。可惜夏潘亡已久，一番抽管一悲涼。」「陸、沈、姚、王亦有聞，試來畢竟未精純。評量記取涪翁説，李慶閣生是等倫。」

徐康《前塵夢影録》卷上　梁山舟晚年專用羊豪，《頻羅庵集》中有《筆史》一卷，中有弔潘岳南詩云：「可惜岳南亡已久，一番抽管一悲涼。」同時後輩有蔣山堂仁亦專用羊豪，即小楷亦用之轉健，遂薦於山舟，潘生亡後，其法亦絶。至道光時，有李馥齋能作卷心，大可作擘窠，小可作楷，即朝考廷試，皆可揮灑，須一金一枝，名噪京師。吳門則陸榮昌爲最佳，善作紫狼豪，顧耕石侍讀元熙極賞之，字之曰「蓉仙」。陸之後有池玉書，嘗云，馥齋深得古法，以紫豪而兼羊穎，尖齊圓健，四德俱備，此法今失傳矣。

紀事

揚雄《法言》卷三《問道篇》　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署】或曰：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不亦可乎？曰：人砥則秦尚矣。

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九《筆墨第九十一・筆法》 韋仲將《筆方》曰：先次以鐵梳兔毫及羊青毛，去其穢毛，蓋使不髯，茹訖，各別之，皆用梳掌痛拍，整齊毫鋒端，本各作扁，極令均調平好，用衣羊青毛、縮羊青毛，去兔毫頭下二分許，然後合扁，捲令極圓。訖，痛頡之，以所整羊毛中，或用衣中心，名曰「筆柱」，或曰「墨池」、「承墨」。復用毫青衣羊毛外，如作柱法，使中心齊，亦使平均。痛頡，內管中，寧隨毛長者使深，寧小不大，筆之大要也。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九《江南道》 中山，在縣東南一十五里，出兔毫，爲筆精妙。

段公路《北户録》卷二《雞毛筆》 番禺諸郡如隴右，多以青羊毫爲筆。昭州擇雞毛爲筆，其三覆鋒亦有圓如錐，方如鑿，可抄寫細字者。昔溪源有鴨毛筆，以山雞毛、雀雉毛間之，五色可愛。徵其事，得非入江淹夢中者乎？且筆有豐狐之毫，傅子云：漢末筆非文犀之柎，必象遺之筐，豐狐之毫，秋兔之翰。虎僕之毛，《博物志》：有獸緣木，似豹，名爲虎僕，毛可以爲筆也。蜫蛉鼠毛，《廣志》云可以爲筆。鼠鬚，均州出。羧羼羊毛，邛朔取腋下族毛。麝毛貍毛，鄭公虔云：麝毛筆一管寫書直行四十張，貍毛筆一管界行寫書八百張。馬毛，嘉州。羊鬚，陶隱居燒丹，封鼎際，用羊鬚筆。胎髮，吴嫗多以小兒髮爲柱筆。鄭虔云蕭祭酒常用之。又，韋仲將《筆方》云筆柱或云墨池，亦曰承墨。又有柳筆、皮筆、鐵筆也。龍筋《金陵拾遺》具。爲之。然未若兔毫，其宣城歲貢青毫六兩，紫毫三兩，次毫六兩，勁健無以過也。今嶺中亦有兔，但纔大於鼠，比北中者，其毫軟弱，不充筆用，是知王羲之歎江東下濕，兔毫不及中山。又煬帝取滄州兔養於揚州海陵縣，至令勁快，不堪全用，蓋兔食竹葉故耳。然次有鹿毛筆，晉張華嘗用之，不下兔毫。按《博物志》云：筆，蒙恬所製。世有短書名爲《黄仲舒答牛亨問》曰：蒙恬作秦筆，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非兔毫也。夫有筆之理與書同生具。《尚書中候》云：龜負圖，周公援筆寫之。其來尚矣。

劉恂《嶺表録異》卷下 番禺地無狐兔，用鹿毛、野狸毛爲筆。又昭富春勤等州則擇鷄毛爲筆，其爲用與兔毫不異，但恨鼠鬚之名，未得見也。

蘇易簡《文房四譜》卷一《筆譜・二之造》 韋仲將《筆墨方》：先于髮梳梳兔毫及青羊毛，去其穢毛訖，各別用梳掌痛正毫齊鋒端，各作扁，極令勻調平好，用裹青羊毛，毛去兔毫頭下二分許，然後合扁，卷令極固。痛頡訖，以所正青羊毛中截，用裹筆中心，名爲「筆柱」，或曰「墨池」「承墨」。復用青毫外，如作柱法，使心齊，亦使平均，痛頡内管中，宜心小不宜大。此筆之要也。

王羲之《筆經》曰：《廣志會獻》云：諸郡獻兔毫，出鴻都門，惟有趙國毫中用。世人咸云兔毫無優劣，筆手有巧拙，意謂趙國平原廣澤無雜草木，惟有細草，是以兔肥，肥則毫長而鋭，此則良筆也。凡作筆須用秋兔，秋兔者，仲秋取毫也，所以然者，孟秋去夏近，則其毫焦而嫩，季秋去冬近，則其毫脆而禿，惟八月寒暑調和，毫乃中用，其夾脊上有兩行毛，此毫尤佳，脊際扶疏，乃其次耳。采毫竟，以紙裹石灰汁，微火上煮令薄沸，所以去其膩也。先用人髮杪數十莖，雜青羊毛并兔毳，凡兔毛長而勁者曰毫，短而弱者曰毳。惟令齊平，以麻紙裹柱根令治，用以麻紙者，欲其體實，得水不脹。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然後安之。惟須精擇，去其倒毛，毛杪合鋒令長九分，管修二握，須圓正方可。後世人或爲削管，或筆輕重不同，所以筆多偏握者，以一邊偏重故也，自不留心加意，無以詳其至。此筆成合，蒸之令熟三斗米飯，須以繩穿管縣之水器上一宿，然後可用。世傳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鋒端勁强有鋒鋩，余未之信。夫秋兔爲用，從心任手，鼠鬚甚難得，且爲用未必能佳，蓋好事者之説耳。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近有人以緑沈漆管及鏤管見遺，緑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也。余嘗自爲筆甚可用，謝安石、庾稚恭每就我求之，靳而不與。

《博物志》云：有獸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以取爲筆。嶺外尤少兔，人多以雜雉毛作筆亦妙，故嶺外人書札多體弱，然其筆亦利。其云至水乾墨緊之後，髦然如蠶焉。所以《嶺表記》云：嶺外既無兔，有郡牧得兔毫，令匠人作之。匠者醉，因失之，惶懼，乃以己鬚製上。甚善，詰之，工以實對。郡牧乃令一户必輸人鬚，或不能逮，輒責其直。

宣城之筆，雖管答至妙，而佳者亦少，大約供進或達寮爲之則稍工。又或以鹿之細毛爲之者，故晉王隱《筆銘》云：「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蓋江表亦少兔也，往往商賈齎其皮南渡以取利，今江南民間使者，則皆以山羊毛焉。蜀中亦有用羊毛爲筆者，往往亦不下兔毫也。

今有以金銀爲泥書佛道書者，其筆毫纔可數百莖。濡金泥之後，則鋒重澀而有力也。

淮南王《畢萬術》曰：取桐燭與柏木及蠟俱内筩中百日，以爲筆，畫酒自分矣。

蘇易簡《文房四譜》卷一《筆譜・三之筆勢》 今之飛白書者，多以竹筆，尤不佳。宜用相思樹皮，梵其末而漆其柄，可隨字大小，作五七枚妙。往往一筆書一字，滿一八尺屏風者。

《墨藪》云：王逸少《筆勢圖》：「先取崇山絶仞中兔毫，八九月收之，取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强者妙。」

今之小學者，言筆有四句訣也：「心柱硬，覆毛薄，尖似錐，齊似罄。」

歐陽通自重其書，必以象牙犀角爲管，貍毛爲心，覆以秋毫。見《敍事中》。

秦蒙恬爲筆，以狐貍毛爲心，兔毫爲副。見《博物志》。

蜀中出石鼠，毛可以爲筆，其名鼷。

李陽冰《筆法訣》云：夫筆大小硬軟長短，或紙絹心散卓等，即各從人所好。用作之法，匠須良哲，物料精詳。入墨之時，則毫副諸毛，勿令斜曲。每因用了，則洗濯收藏，惟己自持，勿傳他手。至于時展其書，興來不過百字，更有執捉之勢，用筆緊慢，即出于當人至理確定矣。

《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 蘄州蘄春郡，上。土貢：白紵、簟、鹿毛筆、茶、白花蛇、烏蛇脯。【略】

昇州江寧郡，至德二載以潤州之江寧縣置，上元二年廢，光啓三年復，以上元、句容、溧水、溧陽四縣置。土貢：筆、甘棠。【略】

越州會稽郡中都督府，土貢【略】紙、筆、署預、黄連、碌青。

宣州宣城郡，望。土貢【略】紙、筆、署預、黄連、碌青。

董逌《廣川書跋》卷七《歐陽詢帖》 余求前人論書，必先擇筆，至於動作皆得，如意非是，未嘗書也。韋昶善書而妙於筆，故子敬稱爲奇絶。然書必托於筆以顯，則筋骨肉理皆筆之所寄也，率更於筆，特未嘗擇而皆得佳趣。虞伯施謂詢不擇紙筆皆得如意，此正紀其實耳，宜遂良不能及也。

朱彧《萍洲可談》卷二 造筆用兔毫最佳，好事者用栗鼠鬚或猩猩毛以爲奇，然不若兔毫便於書也。廣南無兔，用雞毛，然毛匾不可書，代匱而已。近世筆工，宣州諸葛氏，常州許氏，皆世其家。安陸成安道、弋陽李展之徒，尚多馳名於時。宣人善治竹管，瑩潔可愛，亦有以葦爲管者，貴其輕。高麗使過常州市筆，諸許待其解舟，即急售之，半無毛頭，以爲得計。

馬永卿《嬾真子》卷五 退之以毛穎爲中山人者，蓋出於右軍經云「唯趙國毫中用」，蓋趙國平原廣澤，無雜木，唯有細草，是以兔肥，肥則毫長而鋭，此良筆也。

李石《續博物志》卷一〇 王叡云：有書契以來，便應有毫，世傳蒙恬制，非也。崔豹曰：蒙恬以枯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毫，非今之竹兔也。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 鷄毛筆。嶺外亦有兔，然極少，俗不能爲兔毫筆，率用雞毛，其鋒踉蹌不聽使。

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六《器用門・筆》 廣西多鬬雞，羽毛甚澤，人取其頸毛，絲而聚之以爲筆，全類兔毫，一枝直四五錢。然毫短，鋒齊軟而無力，止宜細書。苟字大半寸，難書矣。嶺外亦有兔，其毫乃不堪爲筆。静江府羊毫筆則絶佳，蓋馳聲於深廣也。

陳槱《負暄野録》卷下《論筆料》 韓昌黎爲《毛穎傳》，是知筆以兔穎爲正。然兔有南北之殊，南兔毫短而軟，北兔毫長而勁，生背領者其白如雲，霜毫作筆絶有力。然純用北毫，雖健且耐久，其失也不婉。用南毫，雖入手易熟，其失也弱而易乏。善爲筆者，但以北毫束心，而以南毫爲副，外則又用霜白覆之，斯能兼盡其美矣。古人或用貍毛、鼠鬚，今都下亦有製此筆者，大抵只是於兔毫中入數莖同束。聞之工者云，但可以助力，且作美觀，然不可多用，多用則大龕澀。閩廣間有用雞羽、鴈翎等爲筆，余嘗用之，究其軟弱無取，殆亦求奇之過。《酉陽雜俎》載：南朝有姥，善束筆，心用胎髮。蕭子雲嘗用之，似是取其軟熟。此法今不復見於用。吴俗近日卻有用竹絲者，往往以法揉製，使就揮染。或謂是苕枝，而冒稱曰竹絲。江西亦有緝竹爲輕綃者，疑未必不可爲此也。

陳槱《負暄野録》卷下《二毫筆》 歐陽通以貍毛爲筆，以兔毫覆之，此二毫筆之所由始也。以羊合兔，盛於今時，蓋不但剛柔得中，差宜作字，而且價廉工省，故人所競趨。番陽張彦實待制名杞元注云：犯光廟御諱。敦，嘗爲賦詩云：「包羞不借虎皮蒙，筆陣仍推兔作鋒。未免吹毛强分别，即今同受管城封。」

陳槱《負暄野録》卷下《毫錐名筆》 世稱筆之鋒短而鋭者爲毫錐，蓋本白太傅詩云有「毫鋒鋭若錐」之語，白自注云：時與元微之各有鋒纖細管筆，攜以就試，相顧輒笑，目曰毫錐。

周密《癸辛雜識前集・筆墨》 先君子善書，體兼虞、柳，余所書以學柳不成，學歐又不成，不自知其拙，往往歸過筆墨，諺所謂不善操舟而惡河之曲也。汎觀前輩善書者，亦莫不於此留意焉。王右軍少年多用紫紙，中年用麻紙，又用紙未義製紙，取其流麗，便於行筆。蔡中郎非流紈豐素，不妄下筆。韋誕云：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墨，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後可以建徑丈之字，方寸千言。

韋昶善書而妙於筆，故子敬稱爲奇絶。漢世郡國貢兔，惟趙爲勝。歐陽通用狸毛筆。皇象云：真措毫筆，委曲宛轉，不叛散，嘗滑密沾污，墨須多膠紺黝者，如此逸豫。余日手調適而歎娛，正可小展試。近世惟米家父子及薛紹彭留意筆札，元暉謂筆不可意者，如朽竹篙舟，曲筋哺物，此最善喻。然則古人未嘗不留意如此，獨率更令臨書不擇筆，要是古今能事耳。

陶宗儀《説郛》卷三一下　筆神曰「佩阿」，硯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卿」，筆神又曰「昌化」。

陶宗儀《説郛》卷九八王羲之《筆經》　漢時諸郡獻兔毫，出鴻都，惟有趙國毫中用，時人咸言兔毫無優劣，管手有巧拙。

有人以緑沉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録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彫琢，然後爲寶也。

昔人或以瑠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

諸郡毫惟中山兔肥而毫長，可用。先用人髮杪數十莖，裸青羊毛并兔毳，裁令齊平，以麻紙裹枝根，令净。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

世傳張芝、鍾繇用鼠鬚筆，筆鋒勁强，有鋒芒，余未之信。鼠鬚用未必能佳，甚難得。

嶺外少兔，以雞毛作筆，亦妙。

蜀中石鼠毛可以爲筆，其名曰「鼷」。

人鬚作筆，甚佳。

漢製，天子筆以錯寶爲跗。

晉武賜張華麟角筆管。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强者爲刃，要者爲輔，參之以縏，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鉤，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

《永樂大典》卷二二七八《吴興續志・土貢・歸安縣》　筆。本縣善璉村居民大半能制筆，其筆視他處爲特勝。自馮應科、陸穎之後，代不乏人。農耕之暇，輒縛筆，客旅轉致于四方者甚衆。居民藉此藝，備耕作之利焉。

《（成化）湖州府志》卷八《土産》　筆出歸安縣東南善璉村，舊有馮應科、陸穎，皆善製筆，近時王古用所製亦妙，至今人多習其藝，故湖州之筆冠於天下。

《（成化）湖州府志》卷八《土産》　筆料：

筆管共一萬三千五百八十七箇，

山羊毛一十斤五兩，

兔皮一百二十八張。

陸深《儼山外集》卷五《春風堂隨筆》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强者爲刃，要者爲輔。參之以縏，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鉤，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此數言簡約，未知誰所爲，可題爲筆經。

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五《毫管産》　兔用肩毫，取其勁也，有全用者，有參半者，故筆有全肩半肩之號，今筆標多作堅字者非。筆簹竹，冬管不蛀，交春乍者則蛀。造筆羊毛，天下獨出嘉興，峽石爲第一，秀水等縣次之，嘉善、崇德、海鹽俱不甚佳。

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七《筆墨》　筆墨二事，士人日與周旋，不可茫然莫識其梗概也。曩時買墨於金閶，吴山泉餉余以文衡山帖一，中乃記墨法也。余邑孫大雅《滄螺集》有《贈筆生張蒙序》，二文論筆墨大略具矣，並存之。

《序》曰：「昌黎韓子傳毛穎爲中山人，中山非晉，乃唐宣州中山也。宣州自唐來多擅名筆，而諸葛氏尤精。諸葛嘗遣其子授筆柳誠懸，且語其子曰：『柳學士善書，當留此筆，不爾即以常筆與之。』既而柳果以不入用，別求他筆。其子不能知，諸葛語之曰：『前所進者，非二王不能用也。』柳爲一代法書，而不知諸葛之用意，諸葛之藝，乃能過誠懸之書，信乎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也。國初，此法流吴興，自馮應科、陸穎輩首被趙文敏賞識，而宣州之筆殆無聞焉。余嘗以筆何勝於宣、湖，筆工有不能言，此蓋未見韋續論筆之過。其法取崇山絶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毫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强爲善。大抵巖石陟絶，其兔下上奔突，舉身之力皆聚於毫；至八九月霜降竹枯，聳身曲脊以耐寒栗，則其力愈勁。宣、湖又山郡，兔材易集，故家有其業，業有其人。至於用意之妙，齊鋒不難，而腰强爲難，鋒齊者類不能强，腰强者有不能齊，雖趙文敏用馮陸筆，亦僅得其齊，而罕得其强。余雖不善書，然私識其故，而有以知韋説之不謬。吴興陸用之精於爲筆，不在馮穎之下。徙居婁江，授其甥顧秀巖，秀巖又授其甥張蒙，世傳筆法，如出一手。自漳泉廣海，賈舶來吴，艤舟岸下，百金易之，殆無虚歲。雖淞之士大夫求筆，有不待遠走百里而取之几席之下矣。生論筆之利病，辯析至到，始余識之吴郡學宫，數求余言，時造次欲書未暇也。後余還淞，其請益堅，故

序以廣士君子之知，而歎識者之稀也。」

項元汴《蕉窗九録・筆録》 筆法

製筆之法，以尖、齊、圓、健爲四德。毫堅則尖。毫多則色紫而齊。用麻帖襯得法，則毫束而圓。用以純毫，附以香狸，角水得法，則用久而健。柳帖云：副齊則波掣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筆之元樞當盡於是。今八毫少而狸麻倍之，筆不耐寫，豈筆之咎哉，爲不用料耳。

毫

筆之所貴者在毫。廣東番禺諸郡，多以青羊毛爲之，以雉尾或鷄鴨毛爲，蓋五色可觀。或用豐狐毛、鼠鬚、虎毛、羊毛、麝毛、鹿毛、羊鬚、胎髮、豬鬃、狸毛造者，然皆不若兔毫爲佳。兔以崇山絶壑中者，兔肥毫長而鋭，秋毫取健，冬毫取堅，春夏之毫則不堪矣。若中秋無月，則兔不孕，毫少而貴。朝鮮有狼尾筆，亦佳，近日所製尤絶妙。

管

古有金管、銀管、斑管、象管、玳瑁管、玻璃管、鏤金管、緑沈漆管、椶竹管、紫檀管、花梨管，然皆不若白竹之薄標者爲管，最便持用。筆之妙盡矣，他又何尚焉。冬月以紙帛衣管以避寒者，似亦難用，悉不取也。

式

舊製筆頭式如筍尖最佳，後變爲細腰葫蘆樣。初寫似細，宜作小書用，後腰散，便成水筆，即爲棄物矣。當從舊製可也。

邢侗《來禽館集》卷二一《筆附》 頗憶李唐筆工，用羲之法製數莞筆餉柳誠懸，誠懸大恚，謂不中揮染，工人復依今製重饟，柳乃大加稱賞，遍爲延譽。工人夷然不屑，遂用是定右軍，誠懸光價。良工苦心，亦大高識。大較魏晉間布豪如鐵，一味整健，下此便取隨指腕柔調，安得字裏銀鈎。僕私自語：世有辨筆人，迺能辨書，談何容易。

陳繼儒《珍珠船》卷二 《筆偈》云：圓如錐，捺如鑿，只得入，不得却。言縛筆要緊，一毛出，即不堪用也。

汝穎有高士，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室。十筆盡，雖勢要官府督之，無報也。後數十年，見者顔色如故，時謂筆仙。

顧起元《説略》卷二二《工考上》 李石《續博物志》載：王叡云：「有書契以來，便應有筆，世傳蒙恬制，非也。《太公陰謀》筆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脱，陷文不活。周公綴管，夫子絶筆。《援神契》言：孔子作《孝經》，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筆之來久矣。或曰：當時用漆書竹簡，有點畫而無丿乀，蒙恬始爲兔毫也。《古今注》荅牛亨曰：恬作筆，以枯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非兔毫竹管也。又《博物志》：恬爲筆，以狐狸毛爲心，兔毛爲副。心即柱也，其不同乃爾。《西京雜記》：漢天子筆，管以錯寶爲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扈爲之，以雜寶爲匣。揚雄《荅劉歆書》：把三寸弱翰。《會稽典録》：盛吉拜廷尉持丹筆。《拾遺記》：任末削荆爲筆。陸士龍《與兄書》：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折琉璃筆管。《拾遺記》：張華造《博物志》，晉武賜麟角筆。以麟角爲筆管，遼西國所獻也。又《小説》曰：王右軍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筆。又右軍《筆經》云：世傳張芝、鍾繇用鼠鬚筆，筆鋒勁强有鋒芒，余未之信。鼠鬚用未必能佳，甚難得。昔人用琉璃、象牙爲管，重則躓矣。近有人以緑沈漆管及鏤管見遺，用之經年，頗可愛翫。《紀閒談》云：南朝有老嫗，善作筆，胎髮者尤佳。又有筆工名鐵頭，能瑩管如玉。梁湘東王紀録名賢，忠孝純全者以金管，德行精粹者以銀管，文章贍逸者以斑竹管。陶隱居燒丹封鼎際，用羊鬚筆。紀元瑜夢人贈青鏤管筆。晉王隱《筆銘》云：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異物志》：有人鬚筆，蜀有出石鼠毛，可爲筆。鄭公虔云：麝毛筆，一管寫書，直行四十張。狸毛筆，一管界行寫書，八百張。又記載：嶺外有獸，似豹緣木，名虎僕，毛可爲筆。又有鴨毛筆、雞毛筆、雉毛筆。《盧氏雜説》：王使君有筆管，中間刻《從軍行》，人馬毛髮，屋木山行，無不精絶。《搜神記》呼曰：一雙筆，一丸墨。梁簡文帝《荅徐摛書》云：乍置筆床。南朝以四管爲一床。梁令云：寫書，筆一枚一萬字。蔡君謨爲歐公寫《集古録序》，潤筆以鼠鬚栗尾筆、銅緑筆格。

謝肇淛《五雜組》卷之一二《物部四》 古人書烏文小篆，似不用筆亦可，自真草八分興而筆之權逾重矣。鍾繇、張芝、王右軍皆用鼠鬚，歐陽通用狸毛爲心，蕭祭酒用胎髮爲柱，張華用鹿毛，嶺南郡牧用人鬚，陶景行用羊鬚。鄭虔謂：「麝毛一管可書四十張，狸毛八十張。」又有用豐狐、蜿蜒、龍筋、虎僕及猩猩毛、狼毫、鴨毛、雀雉毛者，恐皆好奇之過。要其純正得宜，剛柔相濟，終不及中山之兔，下此則羊毫耳。然羊毫柔而無鋒，終非上乘。

王右軍嘗嘆江東下濕，兔毛不及中山，然唐、宋推宣城，自元以來造筆之工即屬吴興，北地作者不敢望也。吴興自兔毫外，有鼠毫、羊毫二種，近乃以兔毫

爲柱，羊毫輔之，剛柔適宜，名曰「巨細」，其價直百錢。然行書可用，楷非所宜。

蔡君謨云：「宣州諸葛高造鼠鬚及長心筆絶佳，常州許頓所造二品亦不減之。」則君謨尚用鼠鬚筆也。今吴興作者，間用鼠、狼毫。臧晉叔以貂鼠令工製之，曾寄余數枝，圓勁殊甚，然稍覺肥笨，用之亦苦不能自由，政不知右軍、端明所用法度若何耳。

鼠鬚苦勁，何以中書？陸佃《埤雅》云：「栗鼠蒼黑而小，取其毫於尾可以製筆，世所謂『鼠鬚栗尾』者也，其鋒乃健於兔。」然則實尾而名以鬚耳。栗鼠若今竹鼯之類，亦非家鼠也。

方以智《通雅》卷三二《器用》　散卓者，甖筆也。廣川引皇象曰：欲作草書漫漫落落，宜得精毫甖筆宛轉不叛散者。張友正草字用筆過爲鋒長。甖音而兗切，即借作兗字。山谷書：吴無星筆言能兔毫筆也。有柱有被，有心有副。右軍《筆經》曰：中山兔肥毫長，故可用。世傳張芝、鍾繇用鼠鬚筆，嘗謂東晉已失中原，右軍安能必得中山毫，《蘭亭》用繭紙、鼠鬚筆書繭紙，或泛溟來乎。《博物志》有虎僕毛筆。山嶺外少兔，以雞雉毛亦妙，子瞻所云「三錢雞毛筆」也。又云：蜀石鼠回鼷毛可爲筆。眉公《妮古録》：宋時有雞毛筆、檀心筆、小兒胎髮筆、猩猩毛筆、鼠尾筆、狼毫筆。筆有四德，銳、齊、健、圓。今人毫少而狸鬚倍之，安見德乎？古有以金、以銀、斑象、玳作無心散卓。若提筆去紙，則諸葛筆敗矣。侍其瑛亦能之。南陽張又祖喜用郎奇棗心散卓作瘦勁字，此總謂宛轉滿志耳。彦遠《論書》言：右軍有行草，分寸即縣筆之用也。其跋張旭《郎官石柱記》言：愔音樹鋒鱗勒峻磔，抑左升右，仰策輕揭，緊趯音立闇收。此君固善形容用筆矣。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一六《器語・茅筆》　白沙喜用茅筆，所居圭峯，其茅多生石上，色白而勁，以茅心束縛爲筆，作字多樸野之致，白沙嘗稱爲茅君。有詩云：「茅君稍用事，入手稱神工。」又云：「長揖謝茅君，安静以待終。」又嘗稱爲茅龍，其詩云：「茅龍飛出右軍窩。」今新會書家倣之，多用茅筆。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字學典》第一四八卷《筆部雜録》　《禮記・曲禮》：「史載筆，士載言。」《正義》：史謂國史，書録王事者。王若舉動，史必書之，王若行往，則史載書具而從之也。不言簡牘，而云筆者，筆是書之主，則餘載可知。《爾雅》云：「不律謂之筆。」郭云：「書筆名，四方之異言也。」士謂司盟之士，言謂盟會之辭，舊事也，必載盟會之辭者，或尋舊盟，或用舊會之禮，應須知之，故載自隨也。《述古書法纂》：《曲禮》曰：史載筆蓋畢舉萬物之形，故謂之「筆」。

《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字學典》第一四八卷《筆部雜録》　《雲仙雜記》：白樂天作紫毫筆詩云：「宣城石上有老兔，食竹飲泉生紫毫。」余守宣時，問筆工毫用何處兔？答云：陳、亳、宿數州客所販，宣自有兔毫，不堪用。蓋兔居原田則毫全，以出入無傷也。宣兔居山，出入爲荆棘樹石所傷，毫例短禿，則白詩所云非也。白公宣州發解進士，宜知之，偶不問耳。【略】

東坡題跋：宣州諸葛氏筆擅天下久矣，縱其間不甚佳者，終有家法，如北苑茶、内庫酒、教坊樂，雖弊精疲神欲强學之，而草野氣終不可脱。

近年筆工不經師匠，妄出新意，擇毫雖精，形製詭異，不與人手謀。獨錢塘程奕所製，有三十年先輩意味，使人作字，不知有筆，亦是一快。吾不久行當致數百枝而去，北方無此筆也。

余在北方食麋兔極美，及來兩浙江淮，此物稀少，宜其益珍，每得食率少味及微腥，有魚蝦氣，聚其皮數十以易筆於都下，皆云此南兔，不經霜雪，毫漫不可用，乃知此物本不産陂澤間也。

近日都下筆皆圓熟少鋒，雖輭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衰，蓋製毫太熟使然也。粥筆者既利於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使，惟諸葛氏獨守舊法，此又可喜也。

繫筆當用生毫，筆成，飯甑中蒸之熟一斗飯，乃取出，懸水甕上數月乃可用，此古法也。

散卓筆惟諸葛能之，他人學者皆得其形似而無其法，反不如常筆，如人學杜甫詩，得其麤俗而已。

唐林夫以諸葛筆兩束寄僕，每束十色，奇妙之極，非林夫善書，莫能得此筆，林夫又求僕行草，故爲作此數紙。

久在海外，舊所齎筆皆腐敗，至用雞毛筆，拒手獰劣，如魏元忠所謂騎窮相驢脚搖韁者，今日忽於孫叔静處用諸葛筆，驚歎此筆乃爾蘊藉耳。

今日於叔静家飲官法酒，烹團茶，燒衙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喜事。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字學典》第一四八卷《筆部雜録》　《清暑筆談》：製筆者，擇毫精粗與膠束緊慢皆中度，則鋒全而筆健。近來作者鹵莽，筆既濫劣，惟巧於安名以蘄售。一種毫過圓熟者，不能運墨，用之則鋒散而墨漲，以供學人作義，易敗而售速。予性拙書，用筆不求備，然駑馬無良御，益窘蹶矣。【略】

《廣博物志》：筆星星氣有一枝末銳似筆也。

《偃曝談餘》：《古今注》云：彤管，赤漆耳。史官載筆以志心事也。注《漢官儀》又曰：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一官工作」。《搜神記》又曰：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薦下曰：簪之出入辟惡，凡舉事皆無恙。則彤管又若祓不祥者。然古或漆，或鏤，或以象，或以琉璃，至緑沈斑管，而後今始盡用竹矣，故右軍書：斯亦可愛，詎以金寶雕珍爲貴也。

南朝呼筆四管爲一牀。

《太平清話》：宋時有雞毛筆、檀心筆、小兒胎髮筆、猩猩毛筆、鼠尾筆、狼毫筆。

梁同書《筆史·筆之料》 兔豪　出宣州溧水縣中山，在縣東南一十五里，製筆精妙。見《元和郡縣志》二十八卷。右軍《筆經》云：「中山兔肥豪長，故可用。」

青豪　紫豪　顔師古《隋遺録》：「張麗華試東郭鋭紫豪筆，答江令璧月句。」段公路《北户録》：「宣城歲貢青豪六兩，紫豪三兩。」白樂天詩：「每歲宣城進筆時，紫豪之價如金貴。」又云：「宣城石上有老兔，食竹飲泉生紫豪。」

羊鬚　《天中記》：陶隱居用羊鬚筆，封丹鼎。

羊毛　天下獨出嘉興，硤石爲第一，秀水等縣次之，嘉善、海鹽皆不佳。

青羊　《樹萱録》：番禺諸郡，多以青羊毛爲筆。

黄羊　西北之境有黄羊，西夏有國時，嘗取其尾豪爲筆。錢少詹大昕説。

鹿毛　馬縞《中華古今注》：「蒙恬始作秦筆耳，以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豪，非兔豪竹管也。」晉王隱《筆銘》：「豈其作筆，必兔之豪。調和難禿，亦有鹿毛。」張華用鹿毛筆。《地理志》：蘄州土貢鹿毛筆。

麝毛　貍毛　鄭虔謂麝毛一管，可書四十張，貍毛八十張。《朝野僉載》：「歐陽通筆，用貍毛爲心，覆以秋兔豪。」《樹萱録》：番禺諸郡爲筆，或用麝毛、貍毛。

鼠鬚　《法書要録》：右軍寫《蘭亭序》以鼠鬚筆。《世説》：右軍得筆法於白雲先生，遺之鼠鬚筆。又云：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歸田録》：蔡君謨爲永叔寫《集古目録序》，歐以鼠鬚栗尾筆爲潤筆。

虎僕　見《博物志》。李日華《六研齋二筆》云：皇甫松賦：「書抽虎僕。」虎僕者，小獸，狀似貍，善緣樹，皮毛斑蔚如豹。取其尾毳縛筆，最健。即九節貍也。

虎毛　《雲仙雜記》：有僦馬生甚貧，遇人與虎毛紅筅筆一枝，曰：「所需但呵筆即得之。」

蜫蛉　《廣志》：蜫蛉，鼠毛可以爲筆。

豐狐　龍筋　猩猩　狼豪　《文□披沙記》：筆有豐狐、蜫蛉、龍筋、虎僕及猩猩毛、狼豪，雖奇品，而醇正得宜，不及中山兔豪。《考槃餘事》：朝鮮有狼尾筆，亦佳。

石鼠　出蜀，毛可作筆。見《廣韵》「鼦」字注。

貂鼠　明臧晉叔以貂鼠令工製筆，圓勁，稍覺肥笨。

狨毛　獺毛　二種見山谷《筆説》。

鶖毛　白香山《渭村退居》詩：對秉鶖毛筆，俱含雞舌香。

鴨毛　鴨毛筆，見《北户録》。

雞毛　雉毛　《博物志》：山嶺外少兔，以雞雉毛亦妙。《樹萱録》：番禺諸郡爲筆，或用山雉、豐狐之豪。陳眉公《妮古録》：宋時有雞毛筆、檀心筆。檀心不知何物。

雞距　白香山《雞距筆賦》：足之健者有雞足，毛之勁者有兔毛。就足之中奮發者利距，在毛之内秀出者長豪。黄山谷詩：宣城變樣蹲雞距，諸葛名家捋鼠鬚。

豬毛　王佐《文房論》：永樂初，吉水鄭伯清以豬鬃爲筆，健而可愛，其心則長。

黄毛　《續文獻通考》：朝鮮國貢黄毛筆。

胎髮　蕭祭酒筆，用胎髮爲柱。唐齊己《送胎髮筆寄仁公》詩：内惟胎髮外秋豪，緑玉新裁管束牢。

人鬚　張懷瓘《書斷》：「嶺南兔，嘗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筆。醉失之，大懼，因翦己鬚爲筆，甚善。更使爲之，工人辭焉，以實對，遂下令使户輸人鬚。或不能致，輒責其直。」出《嶺南異物志》。

荆筆　《拾遺記》：任末，字叔本。年十四，削荆爲筆。

荻筆　《南史》：陶宏景四五歲，以荻爲筆。

木筆　《孔六帖》：于闐以木爲筆。

竹絲筆　見岳珂《玉楮集》。

仙茅筆　見《朱竹垞集》。

梁同書《筆史・筆之製》《通雅》云：筆有柱有被，有心有副。

《妮古録》云：筆有四德：鋭、齊、健、圓。《考槃餘事》云：製筆之法，以尖、齊、圓、健，爲四德。

韋誕《筆經》：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强者爲刃，耎者爲輔。參之以縈，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句中鉤，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

《柳公權帖》：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豪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掣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

李詡《戒庵漫筆》：兔用肩豪，取其勁也。有全用者，有參半者，故筆有全肩、半肩之號，今筆標作「堅」字，非。筆幹，竹冬管不蛀，交春斫者則蛀。

《避暑録》：筆出於宣州，自唐惟諸葛一姓，世傳其業。治平、嘉祐前，得諸葛筆者，率以爲珍玩。熙寧後，世始用無心散卓筆，其風一變。

山谷《筆説》：宣城諸葛高，繫散卓筆，大概筆長寸半，藏一寸於管中。

東坡云：「近日都下筆皆圓熟少鋒，雖輭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衰，蓋製豪太熟使然。鼷筆者既利於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使。唯諸葛高獨守舊法。」又云：「繫筆當用生豪。筆成，飯甑中蒸之，熟一斗飯，乃取出。縣水罋上數月，乃可用，此古法也。」又云：「杜君懿膠筆法，藏筆能二三十年。每一百枝，用水銀粉一錢，上皆以沸湯調研如稀糊，乃以研墨膠筆，永不蠹，且潤軟不燥。」

《考槃餘事》：東坡以黄連煎湯，調輕粉蘸筆頭，候乾收之，則不燥。山谷以川椒、黄檗煎湯，磨松煙染筆藏之，尤佳。若有油膩，以皁角湯洗之。」又《文房寶録》云：養筆以硫黄酒舒其豪。

衛夫人《筆陳圖》有云：筆取崇山絶仞中兔豪，八九月收之，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强者。

右軍《筆經》：諸郡兔豪，惟趙國豪中用。趙國平原廣澤，無雜草木，唯有細草，是以兔肥豪長而鋭。須仲秋收之。采豪竟，先用人髮杪數十莖，雜青羊毛并兔毳，裁令齊平，以麻紙裹柱根。次取上豪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然後安之。毛杪合鋒，令長九分，管修二握，須圓正方可。

李陽冰《翰林禁經》有九生法：一生筆，純豪爲心，輭而復健。

《山谷題跋》：筆工最難，其擇豪，如郭泰之論士，其頓心著副，如輪扁之斲輪。

製筆謂之「茹筆」，蓋言其含豪終日也。《笠澤叢書》有《哀茹筆工》詩一首，林逋集有《美葛生所茹筆》詩二篇。元王惲《贈筆工張進中》詩云：「進中本燕産，茹筆鐘樓市。」今製法如故，而「茹筆」之名隱矣。

《南部新書》：柳公權《筆偈》曰：「圓如錐，捺如鑿，只得入，不得卻。」蓋縛筆要緊，一毛出，即不堪用。

白香山與元微之各有纖鋒細管筆，攜以就試，目爲豪錐。見香山《代書百韵》詩注。

柳宗元《楊尚書寄郴筆》：知是小生本樣，今更商搉，使盡其功，獻長句云：截玉銛錐作妙形，貯雲含霧到南溟。

《考槃餘事》：舊製筆頭式如筍尖，最佳，後變爲細腰葫蘆樣，當從舊製。

《西京雜記》：漢制，天子筆管以錯寶爲跗。

晉《東宫舊事》：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

陸機與弟書：在平原嘗按行曹公器物，有琉璃筆一枝。

《拾遺記》：晉武帝以《博物志》成，賜張華麟角筆管，遼西所獻也。

《朝野僉載》：歐陽通以象牙、犀角爲筆管。

《五代史》：蘇循獻晉王畫日筆三十管。

《清異録》：僞唐宣春王從謙，用宣城諸葛筆一枝，酬以十金，號爲「翹軒寶帚」。

右軍《筆經》：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近有人以緑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斯亦可玩，何必金玉？

《梁書》：元帝爲湘東王時，記録忠臣義士文章之美者，用筆有三品：一金管，一銀管，一斑竹管。

《青箱雜記》：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

《珍珠船》：隋高僧敬脱善書大字，筆長三尺，其麤如人臂，乞書者一字而已。

《清異録》：開元二年，賜宰相寶相枝各二十，斑竹筆管也，花點勻密，紋如兔豪。

顧況詩：手把山中紫羅筆。

段成式寄温飛卿葫蘆筆管。

《孔六帖》：李靖五世孫彦方，其舊物有佩筆，以木爲管，敓，刻金其上，別爲環以限其間，筆尚可用也。

《研北雜志》：袁伯長有李後主所用玉筆，管上有鐫字文，鏤甚精。

《山堂肆考》：唐世舉子入場，嗜利者争賣健豪圓鋒，其價十倍，號「定名筆」。

《汗漫録》：司空圖隱中條山，芟松枝爲筆管，曰：「幽人筆當如是。」

《盧氏雜記》：德州王使君椅家有筆一管，麤於常用，刻《從軍行》一幅，人馬、毛髮、屋木、亭臺、遠水，無不精絶，似非人工，云用鼠牙刻，崔郎中鋌文有《王氏筆管記》。

《戒庵漫筆》：御用筆，冬用綾裹管，裹襯以緜，春用紫羅，至夏秋用象牙、水晶、玳瑁等，皆内府臨時發出製造。

《通雅》：古有以金、以銀、斑象、玳瑁、玻瓈、鏤金爲管，或緑沈漆管、棕竹、紫檀、花黎管，皆不若白竹之便持用。

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一九《毫筆》　《續博物志》云：「有書契以來，便應有毫，世傳蒙恬制，非也。」崔豹曰：「蒙恬以枯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毫，非今之竹兔也。

和珅《欽定大清一統志》卷一〇二《蒲州府・土産》　筆出永濟縣，以兔豪爲之，佳者不減湖州所造。

錢泳《履園叢話》卷一二《藝能・選毫》　筆以吴興人製者爲佳，其所謂狼毫、兔毫、羊毫、兼毫者，各極其妙。然毫之中有剛柔利鈍之不同，南北中山之互異。每一枝筆，只要選其最健者二三根入其中，則用之經年不敗，謂之選毫。相傳趙松雪能自製筆，取千百枝筆試之，其中必有健者數十枝，則取數十枝拆開，選最健之毫迸爲一枝，如此則得心應手，一枝筆可用五六年，此其所以妙也。諺云「能書不擇筆」，實妄言耳。

大凡書家以小筆書大字必薄，以大筆書小字必厚，其勢然也。功夫淺則薄，功夫深則厚，其理然也。余幼時聞老輩作書，有取香火燒其筆尖，然後用之者，故其書禿，無有鋒穎，以此爲厚，不亦謬乎！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一　御用筆，向皆選取紫毫之最硬者方得奏進，筆管皆鐫「天章」、「雲漢」等字。上以其不合用，命英協揆時爲户部尚書。以外間習用者進試之，取純羊毫、兼毫二種，命仿此製造。復以管上鐫字每多虚飾，命以後各視其筆，但鐫「純羊毫」、「兼毫」字而已。

梁章鉅《浪迹叢談》卷九《記筆三則》　盧言《雜説》云：「世傳宣州陸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後子孫猶能作筆。至唐柳公權求筆於宣州，先與二管，謂其子曰：『柳學士能書，當留此筆，如退還，即可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爲不入用，遂與常筆。陸云：『先與者非右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遠矣。』」

世俗言蒙恬始造筆，非也。《尚書中候》言神龜負圖，周公援筆寫之；又《援神契》言孔子作《孝經》，secondary 是周、孔時已有筆矣。成公綏有《棄故筆賦》云：「有倉頡之奇生，列四目而并明。乃發慮於書契，采秋毫之顛芒。加膠漆之綢繆，結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玄管，屬象齒於纖鋒。」是筆之制，已備於倉頡時矣。《淮南子・本經訓》云：「倉頡作書，鬼夜哭。」高誘注：「鬼或作兔，兔恐取毫作筆，害及其軀，故夜哭。」制筆率用兔毫，或用羊豪、鷄毛、鼠須、狼毫、貂毫。此外有用鹿毛者，見《中華古今注》；有用麝毛、貍毛者，見《朝野僉載》及《樹萱録》；有用狨毛、獺毛者，見黄山谷《筆説》；有用鵝毛者，見白香山詩；有用猩毛者，見王荆公詩；有用雉毛者，見《博物志》；有用猪毛者，見王佐《文房論》；有用胎髮者，見唐齊己詩；有用人鬚者，見《嶺南異物志》。

制筆謂之茹筆，蓋言其終日含毫也。《笠澤叢書》有《哀茹筆工》詩，《林逋集》有《美葛生所茹筆》詩。今制筆者尚守此法，但以口餂之使圓，而茹筆之名，鮮有人道者矣。

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卷九《梁山舟創筆飲》　文房佳供，以錫或磁爲之，用以養筆者，世皆稱爲筆插，實筆飲也，倡自梁山舟學士。學士工書負重名，以毛穎染墨後，一經燥枯，便不適用，爰出新意，掇錫方二寸餘，高如之，面設四穿，大小各二，以受卓筆。中容水數合，使得上潤毛穎，不至漸濡而止，名曰「筆飲」，學士自造，銘以寵之。

陳康祺《郎潛紀聞三筆》卷九《筆估鐫字筆管之原始》　苕上筆估，多於竹管鐫字，以爲徽幟，攷此製始於康熙以後。沈文恪公荃家藏法帖，嘗蒙聖祖御筆書「落筆風雲」四字於卷端。諸城劉文清公亦嘗蒙高宗宸題「清愛堂」、「天香深處」扁額。二公感激恩遇，管城鐫刻，比之勒鼎銘鍾，不意苕估之摹仿爲之也。「落筆風雲」諸種，今中書君之庸劣者，尚冒其名。

王闓運《〔光緒〕湘潭縣志》卷一一《貨殖四》　羅汝懷修縣書，作物産志，盡海内所同，有無殊異者。其巧匠名工，傅伯達治筆，江又盛剪，柳泰盛綫，傳業國初，及居仁帽，清芝香粉，同仁錫器，元泰醬，祥華饎，亦各以贍家起名。

鑒賞部

紀事

馮贄《雲仙雜記》卷六《筆封九錫》 薛稷爲筆封九錫，拜墨曹都統、黑水郡王兼毛州刺史。《龍鬚志》。

陶穀《清異録》卷下《文用門・寶筭》 僞唐宜春王從謙，喜書札，學晉二王楷法，用宣城諸葛筆，一枝酬以十金，勁妙甲當時，號爲「翹軒寶筭」，士人往往呼爲「寶筭」。

陶穀《清異録》卷下《文用門・寶相枝》 開平二年，賜宰相張文蔚、楊涉、薛貽寶相枝各二十，龍鱗月硯各一。寶相枝，斑竹筆管也，花點勻密，紋如兔毫。鱗，石紋似之；月硯，形象之，歙産也。

陶穀《清異録》卷下《文用門・定名筆》 唐世舉子將入場，嗜利者争賣健豪圓鋒筆，其價十倍，號「定名筆」。筆工每賣一枝，則録姓名，俟其榮捷，則詣門求阿堵，俗呼「謝筆」。

歐陽脩《歐陽脩全集》卷一二九《筆説・李戡筆説》 余書惟用李戡筆，雖諸葛高、許頌，皆不如意，戡非金石，安知其不先朝露以填溝壑？然則遂當絶筆，此理之不然也。夫人性易習，當使無所偏係，乃爲通理，適得聖俞所和《試筆詩》，尤爲精當。余嘗爲原甫説，聖俞壓韵不似和詩，原甫大以爲知言，然此無他，惟熟而已。蔡君謨性喜書，多學，是以難精。古人各自爲書，用法同而爲字異，然後能名於後世。若夫求悦俗以取媚，兹豈復有天真耶？唐所謂歐、虞、褚、陸，至於顔、柳，皆自名家，蓋各因其性，則爲之亦不爲難矣。嘉祐四年夏，納涼於庭中，學書盈紙，以付發。

歐陽脩《歐陽脩全集》卷一三〇《試筆》 宣筆

宣筆初不可用，往時聖俞屢以爲惠，尋復爲人乞去。今得此甚可用，遂深藏之。

《蔡襄集》卷三四《雜著二》 李噢下於績溪，而優於由拳，與烏田相埒。循州藤紙微精細而差黄，他處以竹筋，不足道。房用之筆果可用，鋒齊勁健。今世筆例皆鋒長難使，比至鋒鋭少損，已禿，不中使矣。

趙令畤《侯鯖録》卷四《東坡評諸葛氏筆》 東坡云：「諸葛氏筆，譬如内庫法酒、北苑茶，他處縱有佳者，殆難得其髣髴。」余續之曰：「上閣衙香，儀鸞司椽燭，京師婦人梳妝與脚，天下所不及。」公大笑。

葉廷珪《海録碎事》卷一九《筆門》 天筆孔稚珪表：聖照玄覽，斷自天筆。筆一床《搜神記》：南朝呼筆四管爲一床。緑沉管《筆譜》：人有以緑沉漆管筆遺王逸少。文翰將軍文翰將軍，筆也。筆仙汝潁有高士，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室，十筆盡，雖勢要官府督之，無報也。後數十年見者，顔色如故，時謂「筆仙」。麟筆《吴融詩》：偶持麟筆侍金閨。牙管羲之《筆經》：昔人以琉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泚筆疑當作「涉筆」也。寶跋《西京雜記》：漢制，天子筆以錯寶爲跋，以秋兔毫爲之。狡兔翰陳思王《樂府》：墨出青松煙，筆出狡兔翰。趙國毫《唐志》：漢諸郡獻兔毫，書鴻門題，唯趙國毫中用。《筆偈》筆偈云：圓如錐，捺如鑿，只得入，不得却。言縛筆要緊，一毛出，即不堪用也。柔翰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注云：柔翰，筆也。左太冲詩。虎僕《博物志》：有獸緑文，似豹名虎僕，毛可爲筆。三寸弱翰揚子雲《荅劉歆書》曰：天子上計，孝廉會者。雄嘗提三寸弱翰筆，以問其異語。麟肎筆見紙門。鼠鬚筆見上已門。

曾慥《類説》卷一三《墨紙》 呼筆爲「雙」，爲「床」，爲「枚」。梁簡文《荅徐摛書》：時設書幌，乍置筆床。四管爲一床也。

張栻《南軒集》卷一八《贈熊辯筆説》 頃年得溧陽顧綱散卓棗心，制度殊不類近世筆，邇來試使熊辯爲之，蓋不減綱，寒牕作字，十數紙不厭，良覺慰意也。然此筆殆不入時人手，辯不可以難售而詭遇，會有賞音者。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二九《筆》 兔毫管手　王羲之《筆經》曰：漢時諸郡獻兔毫出鴻都，惟有趙國毫中用，時人咸言曰：兔毫無優劣，管手有巧拙。

姚勉《雪坡集》卷四二《試筆因成》 是筆也，南昌賀發之所造也，發以筆名，聞自昔矣。暇日，友人攜筆以遺，且曰：「珍之平生，將不廢其用。」因以廬陵羅燮之墨試之，紙潤而光皎，字峭而體勁，果非劣毫者。

陳元靚《事林廣記》戊集卷之五《評筆》 番禺諸郡多以青羊毛爲筆，或用雞鴨毛，或以山雉毛，五色可愛。又有豐狐毛、虎僕毛、鼠鬚、羊毛、麝毛、狸毛、羊鬚、胎髮等，然皆未若兔毫。亦須取崇山絶仞中之兔，八九月收之，若中秋無月則兔不孕，兔不孕則毫少筆貴。夫筆須鋒齊勁健，今世筆皆鋒長少損，已禿不中用矣。宣州諸葛向，常州許頓造鼠鬚散卓長心筆絶佳。

王惲《秋澗集》卷四六《雜著・筆説》　燕之筆，霜雪穎也，勁而莫爲屈；楚之毫，炎蒸之毳也，柔而易爲書。勁與柔何俟多論，獨念夫用之有難易也。余以心無所用，近集三代已來輔臣相業，述《調元事鑑》。筆爲日課，資閒中一樂，機格間，燕、楚之材皆具。柔和者易於得字，腕不知勞也；勁挺者艱於如意，手指既據，致牽其臂而爲困。然不數日，燕鋒方練，布畫愈精，顧楚産已敗，而不任吾用矣，予於是乎感焉曰：此何異於相之用人也？昔霍將軍子孟欲顓事權，利其庸鄙者相，故李蔡、石慶、王訢、楊敞，使之充位而已。霍終不聞讜言，其族隨敗而無餘。唐相蕭嵩亦以韓休柔易而薦之，及其當位，持議方剛，殆不少撓，至有「不意能爾」之嘆，而開元之政蔚有可觀，後之君子居於人上者，正當毋友不如己者可也。苟專以庸鄙便己爲心，其如邦家何！作《筆説》。至元丙戌夏六月三日也。

楊瑀《山居新語》卷三　《圖畫見聞志》載唐刺史王倚有筆一管，稍粗於常用筆，管兩頭各出半寸，中間刻從軍行一鋪，人馬、毛髮、亭臺、遠水，無不精絶，每一事刻從軍詩兩句，似非人功，其畫迹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雕刻。

鄭元祐《僑吴集》卷六《贈製筆温生》　今春予入杭，貞居張尊師方建神光樓葛井西，師與予知舊，因留宿樓上，對酒聯句。予尚左不善書，而師之書知名天下。予出句捷甚，師捉筆便書，然屢索輒叱其弟子，謂筆不佳。最後出一枝，上標温國寶姓名，師乃喜曰：「是固揭學士所賞識。」予雖不善書，見師用筆書不已，因取傍赫蹏小紙試之，誠善筆也。

孔齊《至正直記》卷二《筆品》　予幼時見筆之品，有所謂三副二毫者，以兔毫爲心，用紙裹隔年羊毫副之，凡二層。有所謂蘭蓯者，染羊毫如蘭芽包。此三副差小，皆用筍擫葉束定，入竹管。有所謂棗心者，全用兔毫，外以黄絲線纏束其半，取其狀如棗心也。至順間，有所謂大小樂墨者，全用兔毫散卓，以線束其心，根用松膠，緝入竹管，管長尺五以上，筆頭亦長二寸許，小者半之。後以松膠不堅，未散而筆頭摇動脱落，始用生漆，至今盛行于世，但差小耳，其他樣皆不復見也。筆生之擅名江、浙者，吴興馮應科之後，有錢唐凌子善、錢瑞、張江祖出，近又吴興陸穎、温國寶、陸文桂、黄子文、沈君寶，頗稱于時。丙申以後，無復佳筆矣。

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卷一九江光啓《送姪濟舟售硯序》　謝公堅之知徽州也，於理廟有椒房之親，貢新安四寶：澄心堂紙、汪伯立筆、李廷珪墨、硯則取之舊坑。

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三《御用筆》　朝廷用筆，每月十四、三十日兩次進御，各二十管。冬用綾裹管，裹襯以緜，春用紫羅，至夏秋用象牙、水晶、玳瑁等，皆内府臨時發出製造。弘治時，吴興筆工造筆進御，有細刻小標記云：「筆匠施阿牛。」孝宗見而鄙其名，内傳以小名對，敕易名曰「施文用」，至今猶然。右二事，吴興筆工張永賢説。

周履靖《羣物奇制・文房》　評筆：筆貴鋒齊勁健。今世鋒少易損禿，不中用矣。

謝肇淛《五雜組》卷之一二《物部四》　草書筆須柔，然過柔無鋒，近墨猪矣。皇象謂草書「欲得精毫莞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非神手不能道此筆中事也。巨細，筆直柔耳，若要楷書正鋒，須是純毫，大約鋒欲其長，管欲其小，頭欲其牢，柱欲其細，吴興作家多不辨此也。

南北異宜。兔毫入北地，一經霜風即脆，故長安多用水筆，然不過宜於傭胥輩耳。今書家賣字爲活者，大率羊毫，不但柔便耐書，亦賤而易置耳。古人退筆成塚，倘有百錢之直，貧士安所辦此？

漢揚子雲把三寸弱翰，賫白素三尺，問異語，「弱翰」，柔毛筆也，故今人相沿動稱「柔翰」，然則筆之尚柔，其來久矣。

紙須白而厚、堅而滑，筆須健而圓、長而輕，墨須黑而有光，硯須寬而發墨。置之明窗浄几，時書一二段文選、小説，亦人間至樂也。

孫承澤《春明夢餘録》卷九《文華殿・神宗遺事》　西壁一几，几上筆硯無甚珍異，筆皆市中所買，上貼筆匠楊彦章名，紙皆折簡，一如士人所用，其樸如此。

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一九《名家用筆》　趙松雪遇筆有宛轉如意者輒剖之，取其精毫别貯之，萃三管之精，令工總縛一管，則真草巨細無不可，項子京嘗欲仿之。見李實君《紫桃軒雜綴》。近日劉崇如墉自太原守罷歸，居相國邸第，破新筆，自揀精毫，重加縛束，不付之工人也，揮洒和軟，有得心應手之妙。

沈初《西清筆記》卷一　寫泥金字不可用毫筆，於前門筆鋪中市其最下者，董香光所謂三文錢雞毛筆，今則須五六文矣。泥金寫於羊腦箋上更非此不可，緣受金多能徐下，令金色平滿，軟滑順手。年時寫《華嚴經》，始用毫筆，繼易水筆，最後得此筆，凡三易而後始得焉。

沈初《西清筆記》卷二　上所常用中疎易散，第用其鋒，書少時，輒易之乃

可。有名「經天緯地」者，一管中藏四筆，尚可用。微嫌其鋒短少滯，其餘雖飾觀而未適於用。

黃本驥《湖南方物志》卷七《郴州府》 郴筆有詩見《柳子厚集》中。《霏雪録》載：吴人稱雪庵居士謁趙松雪，出郴筆兩枝，王右丞雪裏芭蕉一幅，公曰：「爾欲吾題此邪？」吾郴之筆在元猶重，今豈無嗣其藝者？《餘冬序録》。楚南筆無佳製，惟郴筆稍可用。燕泉生於其地，未始以他郡挍之爾。《瀟湘聽雨録》。唐柳宗元楊尚書寄郴筆，知是小生本樣，今更商搉，使盡其功，輒獻長句：截玉銛錐作妙形，貯雲含霧到南溟。尚書舊用裁天詔，内史新將寫道經。曲藝豈能裨損益，微辭祇欲播芳馨。花陽卿月光輝徧，毫末應傳顧兔靈。

徐康《前塵夢影録》卷上 柳公權一帖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豪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齊則波掣有馮，管〔細〕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混，鋒長則滋潤自由。余按誠懸所説，洵製筆者之金鍼，然非法書名家，亦未易解此。

陳元靚《事林廣記》戊集卷之五 收筆

東坡以黄連煎湯，調輕粉蘸筆頭，候乾收。山谷以蜀椒、黄蘗煎湯，磨松煤染筆，藏之不蛀，尤佳。

洗筆

洗筆之法：以器盛熱湯浸一飯久，輕輕擺洗，次却用冷水滌之。若有油膩則以皂角湯洗，甚佳。

劉基《多能鄙事》卷五《筆墨紙硯·收筆法》 以水畧浸濕，蘸輕粉少許，手撚筆頭令匀入心，晾乾收之最佳。或用雄黄，能折筆鋒。椒末生網虫，苦苣汁不能久，前項最良也。

項元汴《蕉窗九録·筆録》 藏

筆以十月、正二月收者爲佳。《文房寶飾》云：養筆以硫黄酒舒其毫。蘇東坡以黄連煎湯調輕粉蘸筆頭，候乾收之，則不蛀。黄山谷以川椒、黄蘗煎湯，磨松烟染筆藏之，尤佳。

滌

妙筆書後即入筆洗中，滌去滯墨，則毫堅不脱，可耐久用。寫完即加筆帽，免挫筆鋒，若有油膩，以皂角湯洗之。

瘞

古人重筆，用敗則瘞。今人委之糞土，似非雅厚。昔趙光逢薄遊襄漢，濯足溪上，見一方磚類碑，上題云：「髡友退鋒郎，功成鬢髮霜。冢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後題獨孤貞節立，磚上積有苔痕，此蓋好事者瘞筆之所。

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一九《藏筆之法》 東坡以黄連湯調青粉蘸筆，候乾收之。山谷以川椒煎湯磨松烟染筆藏之。近日汪松泉司空以紅花、黄連煎水，發筆磨墨皆用之。

唐秉鈞《文房肆考圖説》卷三《紙墨筆砚》 膠筆頭耐久不落法

筆頭，匠工每以松香鎔化粘之，往往不固，易於墮落，必須自將松香剔净，以粉糰或角黍尖，杵搗如膠黏之，可直至穎尖禿盡不墮。若要着水之排筆，施力取勢之提筆，則以嚴漆膠之，更固而不畏濕矣。

洗筆

士人用筆書寫，寫畢，即以筆於清水中擺去墨汁，又以素紙於筆外抹去餘墨，原不使墨少存留。倘遇不諳惜筆者，偶留宿墨於上，以致穎毫堅黏，必須洗去，方得穎毫仍舊輕活靈變。法用磁盞盛熱湯，頻探數過，俟一飯頃，宿墨潤透，輕輕擺洗，次用冷水滌之。若沾油膩，則以皂角湯洗，清水過之。

藏筆

東坡以黄連煎湯，調輕粉，蘸筆頭，候乾收之。黄山谷以蜀椒、黄柏煎湯，磨松煤染筆藏之，皆可以免蛀。余每以紙封筆帽空孔處，又多置蜀椒、樟腦於筆匣中，殊覺省便而辟蠹，且又芳馥悦意。筆匣亦以香樟木爲之。余家書櫝、衣箱、卧榻，皆用香樟木造，取其不生蠹，不生蝨也。

藝文

徐堅《初學記》卷二一《文部·事對》 文犀　翠羽《傅子》曰：漢末筆，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筆，以雜寶爲匣，厠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吴律　趙毫許慎《説文》曰：筆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吴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王羲之《筆經》曰：漢時諸郡獻兔毫，出鴻都，惟有趙國毫中用。時人咸言，兔毫無優劣，管手有巧

拙。寫圖　書牘《尚書中候》曰：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謝承《後漢書》曰：第五永爲督軍御史督使幽州，蔡邕等天下名才士人皆會。祖餞於平樂館，高彪送永在坐，因援筆書牘。當面　銘心蔡邕書曰：侍中執事，相見無期。惟是筆疏，可以當面。傅玄《筆銘》曰：韓韓彤管，冉冉輕翰。正色玄墨，銘心寫言。寶跗　金匣《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筆，以錯寶爲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傅子》云：漢末一筆之匣，彫以黃金，飾以和璧。加點　益字吴祚《國統》曰：吴主孫權，嘗夢北面頓首於天帝，忽見一人以筆點其額。舉以問徵士熊循，循曰：「吉祥矣！大王必爲主。王者人之首，額者王之上。王上加點，主字之象也。」《吴志》曰：諸葛恪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使人牽一驢入，乃於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纏帛　鏤管傅玄《筆賦》曰：於是班匠竭巧，名工逞術，纏以素帛，納以玄漆。王羲之《筆經》曰：有人以緑沉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録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彫琢，然後爲寶也。象管　寶匣王羲之《筆經》曰：昔人或以瑠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筆，以錯寶爲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扈爲之，以雜寶爲匣，厠以玉璧。班投　顔炎《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投筆嘆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魚豢《魏略》曰：顔裴爲河東太守，課人輸租車，便致薪兩束，爲寒冰，炙筆硯。制彤管　綴翠匣傅玄《鷹兔賦》曰：兔謂鷹曰：「汝害於物，我益於世。筆髦被札，彤管以制。」《傅子》曰：漢末一筆之匣，綴以隋珠，文以翡翠。立憲成功　雕金飾璧蔡邕《筆賦》曰：昔蒼頡創業，翰墨作用，書契興焉。夫制作上聖，立憲者莫先乎筆。詳原其所由，究察其成功，鑠乎煥乎，弗可尚矣。《傅子》曰：漢末一管之匣，彫以黃金，飾以和璧。賦　後漢蔡邕《筆賦》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兔，性精亟以慄悍，體遄迅以騁步。削文竹以爲管，加漆絲之纏束。形調搏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畫乾坤之陰陽，讚宓皇之洪勳。盡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典文。紀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覲。傅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彝倫。綜人事於晻昧兮，贊幽冥於神明。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位也。新故代謝，四時次也。圓和正直，規矩極也。玄首黃管，天地色也。晉傅玄《筆賦》簡脩毫之奇兔，撰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芬之以幽蘭。嘉竹翠色，彤管含丹。於是班匠竭巧，良工逞術。纏以素帛，納以玄漆。豐約得中，不文不質。爾乃染芳松之淳烟兮，寫文象於紈素。動應手而從心，煥光流而星布。詩　梁簡文帝《詠筆格詩》英華表玉笈，佳麗稱珠網。無如兹制奇，彫飾雜衆象。仰出寫含花，横插學仙掌。幸因提拾用，遂厠璇臺賞。梁徐摛《詠筆詩》本自靈山出，名因瑞草傳。纖端奉積潤，弱質散芳烟。直寫飛蓬牒，横承落絮篇。一逢掌握重，寧憶仲升捐。讚　晉郭璞《筆讚》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經緯天地，錯綜羣藝。日用不知，功蓋萬世。銘　後漢李尤《筆銘》筆之强志，庶事分別。七術雖衆，猶可解説。口無擇言，舸不及舌。筆之過悞，愆尤不滅。晉王隱《筆銘》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難秃，亦有鹿毛。啓　梁庾肩吾《謝賚銅硯筆格啓》烟磨青石，已踐孔氏之壇；管插銅龍，還笑王生之壁。西域胡人，卧織成之金簟；游仙童子，隱芙蓉之行障。莫不並出梁園，來頒狹室。

吴淑《事類賦》卷一五《什物部・筆》　禮曰：士載言，史載筆。古以爲能述事而言，故謂之爲述。又以爲能畢舉萬物之形，亦謂之爲畢。故秦謂之筆，楚謂之聿，而吴謂之不律。若乃漆管緑沈之妙，文犀象齒之殊，博山爲牀，錯寶爲跗。静女嘗貽於彤管，周公曾寫於龜書。爾其中山之毫，北宫之製，秦將蒙恬之造始，官師路扈之精麗。周舍執之而司過，班超投之而立事。怒王思而逐蠅，傷盛吉而流涕。驚何晏而遽失，駭曹公而忽墜。阮檄而曾訝立成，禰賦而未嘗停綴。至於湘東三品，春坊四枝，含毫緬邈，搦管徘徊。楊璇染血而書帛，陶景用荻而畫灰。觀其染清松之微煙，奉纖毫之積潤，白牙碧鏤之奇，雞距鹿毛之雋。王充之户牖墻壁，左思之門庭藩溷。削荆既自於任末，捶琴更聞於柳惲。或以作鋤耒於詞園，或以爲刀削於文陣。若至趙國秋毫，遼西麟角，鋒必九分，管唯一握。逢陸機而欲焚，過仲宣而見閣。闚澤既自傭書，安世亦嘗持橐。枕中而每欲傳方，薦下而還聞辟惡。鄭譯假潤以爲辭，曹褒懷鉛而嗜學。僧虔晦迹而見容，卜商括囊於則削。若夫陸倕授之於幼瑒，郭璞取之於江淹，白雲先生以鼠鬚而傳法，晉陵太守謂牙管之傷廉。至於上剛下柔之名，三束五重之美，夢大手於詞臣，表赤心於史氏。給相如而賦遊獵，供荀悦而成《漢紀》。蔡琰求之而寫書，王隱授之而修史。耽白見識於辛毗，撝縹嘗聞於夫子。別有點高洋而作主，賜渾瑊而録功。太初有不畜之慎，歐陽有不擇之工。至有寶胡盧而彌珍，却琉璃而若重。婕妤折之而尚存，鄭灼削之而更用。顔裴則炙以課薪，智永則瘞而作塚。亦聞采彼龍鐘，截兹箘簬，痛頡爲嘉，懸蒸有度。清麗識傅玄之銘，瞻逸仰嵇含之賦。行本明佩刀之職，公權陳正心之喻。訝蠅集於苻堅，卜蛇銜於管輅。仲將留神於製作，稚恭見求而斬固。傳毛穎於韓公，自毫錐於白傅。逸少驚入木之七分，仲尼止獲麟之一句。斯濡翰之爲用，誠詞家之急務也。

蘇易簡《文房四譜》卷二《筆譜下・五之辭賦》　蔡邕《筆賦》：序曰：昔蒼頡創業，翰墨作用，書契興焉。夫制作上書，則憲者莫先乎筆。詳原其所由，究察其成功，鑠乎煥乎，弗可尚矣！賦曰：惟其翰之所生，生於季冬之狡兔。性精亟而慄悍，體遄迅而騁步。削文竹以爲管，加漆絲之纏束。形調搏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畫乾坤之陰陽，讚宓羲之洪勳。盡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典文。紀

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覲。傳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彝倫。綜人事於晻昧兮，贊幽冥於神明。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位也；新故代謝，四時次也；圓和正直，規矩極也；元首黃管，天地色也。云云。

晉傅玄《筆賦》：簡脩毫之奇兔，撰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芬之以幽蘭。嘉竹挺翠，彤管含丹。於是班匠竭力，良工逞術。纏以素帛，納以玄漆。豐約得中，不文不質。爾乃染芳松之淳烟兮，寫文象於紈素。動應手以從心兮，煥光流而星布。柔不絲屈，剛不玉折。鋒鍔淋漓，芒跱鍼列。

傅玄《筆銘》曰：韓韓彤管，冉冉輕翰。正色玄墨，銘心寫言。光讚天人，深厲未然。君子世之，無攻異端。

傅玄《鷹兔賦》云：兔謂鷹曰：毋害於物，有益於世。華髦被體，彤管以制。蒼頡創業，以興書契。仲尼賴之，定此文藝。擬則天地，圓盡萬方，經理羣品，宣綜陰陽。內敷七政，班序明堂。道運玄昧，非筆不光。三皇德孔，非筆不章。

梁簡文《詠筆格》詩：英華表玉笈，佳麗稱珠網。無如茲制奇，雕飾襍衆象。仰出寫含花，橫插學仙掌。幸因提拾用，遂厠旋臺賞。

梁徐摛《詠筆》詩：本自靈山出，名因瑞草傳。纖端奉積潤，弱質散芳烟。直寫飛蓬葉，橫承落絮篇。一逢掌握重，寧憶仲升捐。

晉郭璞《筆讚》：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經緯天地，錯綜羣藝。日用不知，功蓋萬世。

後漢李尤《筆銘》：筆之强志，庶事分別，七術雖衆，猶可解說。口無擇言，駟不及舌。筆之過誤，愆尤不滅。魏傅公選《筆銘》：昔在上古，結繩而治。降及後代，易以書契。書契之興，興自頡皇。肇建一體，浸遂繁昌。彌綸羣事，通遠達幽。垂訓紀典，匪筆靡修。實爲心畫，臧否斯由。厥美宏大，置類鮮儔。德馨之著，惟道是將。苟逞其違，禍亦無方。

梁庾肩吾《謝賚銅硯筆格啓》：烟磨青石，以踐孔氏之壇；管插銅龍，還笑王生之璧。西域胡人，用織成之絳簟；游仙童子，隱芙蓉之行陣。莫不盡出梁園，來頒狹室。

嵇含《試筆賦》序：騁韓盧，逐狡兔，日未移晷，一縱雙獲。季秋之月，毫鋒甚偉，遂刊懸崖之竹而爲筆，因而爲賦。

賈耽《虞書歌》：衆書之中虞書巧，體法自然歸大道。不同懷素只攻顛，豈類張芝惟扎草。形勢素，肌骨老，父子君臣相揖抱。孤青似竹更颼颼，闊白如波長浩渺。能方正，不隳倒，功夫未至難尋奧。須知孔子廟堂碑，便是青綃中至寶。

成公綏字子安《棄故筆賦》：序曰：治世之功，莫尚於筆。筆者，畢也，能畢舉萬物之形，序自然之情也。力未盡而棄之糞掃，有似古賢之不遇。於是收取，洗而棄之，用其力而殘其身焉。

有蒼頡之奇生，列四目而兼明；慕羲氏之畫卦，載萬物於五行。乃發慮於書契，采秋毫之穎芒。加膠漆之綢繆，結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玄管，屬象齒於纖鋒。染青松之微烟，著不泯之永蹤。則象神仙，人皇九頭；式範羣生，異體怪軀。注玉度於七經，訓河洛之讖緯；書日月之所躔，別列宿之舍次。乃皆是筆之助，人日用而不寤，迄盡力於萬鈞，卒見棄於衢路。

唐張碧《答張郎中分寄翰林貢餘筆歌》：

圓金五寸輕錯刀，天人摘落霜兔毛。我之宗兄掌文檄，翰林分與神仙毫。東風吹柳作金線，狂湧辭波力生健。此時捧得江文通，五色光從掌中見。江龍角嫩無精彩，畫日揮空射烟靄。誰能邀得懷素來，晴明書破琉璃海。揚雄得之《甘泉賦》，胸中白鳳無因飛。他年擬把補造化，穿江入海剜天涯。昨宵夢見歐率更，先來醉我黃金觥。手擎瑟瑟三十斗，博歸天上書《黃庭》。夢中擺手不相許，悵望空乘碧雲去。

梁吳均《筆格賦》：幽山之桂樹，恒縈風而抱霧。葉委翳而陸離，根縱橫而盤互。爾其負霜含液，枝翠心赤，翦其匡條，爲此筆格。趺則嵂嵂方爽，似華山之孤上。管則員員峻逸，若九疑之争出。長對坐以銜烟，永臨窓而儲筆。

梁元帝《謝宣賜白牙鏤管啓》：春坊漆管，曲降深恩；北宫象牙，猥蒙霑逮。雕鐫精巧，似遼東之仙物；寫圖奇麗，笑蜀郡之儒生。故知嵇賦非工，王銘未善。昔伯喈致贈，才屬友人；葛龔所酬，止聞通議。豈若遠降鴻慈，曲覃庸陋。方當琉璃無當，隨珠過侈。但有羨卜商，無因則削。徒懷曹植，恒願執鞭。

白樂天《雞距筆賦》：足之健者有雞足，毛之勁者有兔毛。就足之中，奮發者利距；在毛之內，秀出者長毫。合爲手筆，正得其要；象彼足距，曲盡其妙。圓而直，始造意於蒙恬；利而銛，終逞能於逸少。斯則創因智士，製在良工。拔毫爲鋒，截竹爲筒。視其端，若武安君之頭小；窺其管，如元元氏之心空。豈不以中山之明，視勁而俊。汝陰之翰，音勇而雄。一毛不成，采衆毫於三穴之內；四者可棄，取銳武於五德之中。雙美是合，兩揆相同。故不得兔毛，無以成起草

之用；不名雞距，無以表入墨之功。及夫親手澤，隨指顧，秉以律，動以度。染松烟之墨，灑鵝毛之素。莫不畫成屈鐵，點成垂露。若用之戰陣，則摧敵而先鳴。若用之草聖，則擅場而獨步。察所以，稽其故，雖云任物以用長，亦在假名而善喻。向使但隨物棄，不與人遇，則距畜縮於晨雞，毫摧殘於塞兔。安得取名於彼，移用在茲？映赤管，狀紺趾乍舉；對紅箋，疑錦臆初披。輟翰停毫，既象於翹足就棲之夕；揮芒拂銳，又似乎奮拳引鬬之時。苟名實之副者，信動靜而似之。其用不困，其美無儔。因草爲號者質陋，折蒲而書者體柔。彼皆瑣細，此實殊尤。是以搦之而變成金距，書之而化出銀鉤。夫然則董狐操，可以勒爲良史；宣尼握，可以削定《春秋》。夫其不象雞之羽者，鄙其輕薄；不取雞之冠者，惡其柔弱。斯距也，如劍如戟，可繫可縛。將壯我之毫芒，必假爾之鋒鍔。遂使見之者書狂發，秉之者筆力作。挫萬物而人文成，草八行而烏跡落。縹囊或處，類藏錐之沈潛；團扇忽書，同舞鏡之揮霍。儒有學書臨水，負笈登山，含毫既至，握管未還。過兔園而易感，望雞樹以難攀。願爭雄於爪距之下，冀得雋於筆硯之間。

竇紱《五色筆賦》：物有罄奇，文抽藻思。含五采而可寶，煥六書而增媚。豈不以潤色形容，昭宣夢寐。漬毫端之一勻，潛合水章；施墨妙於八行，宛成錦字。言念伊人，光輝發身。拳然手受，灼若迷真。載帛驚纈文漸出，臨池訝蓮綵長新。效用辭林，驚宿鳥之丹羽；呈功學海，間游魚之彩鱗。所以成盡飾之規，得和光之道。輕肆力於垂露，閣流精於起草。俾題橋之處，轉稱舒虹；當進牘之時，尤宜奮藻。掌握攸重，文章可驚。揉松烟而霞駮，操竹簡而淚凝。倘使書紳，繡鞶之容斯美；如令畫象，丹青之妙足徵。卓爾無雙，斑然不一。摛握彩以冥契，刷孤峰而秀出。紛色絲兮宜映練囊，暈科斗兮似開細帙。動人文之際，懷豹變於良宵，呈鳥跡之前，想烏凝於瑞日。當其色授之初，念忘形而獲諸；魂交之次，驚目亂之相於。相發揮於拳石，幾遷染於尺書。秉翰苑之間，媚花陰而蔚矣；耕情田之上，臨玉德以温如。是知潛應丹誠，暗彰吉夢。嘉不亂之如削，意相宣而載弄。混青蠅之點，取類華蟲；迷皓鶴之書，思齊彩鳳。故可以彰斯薤葉，點綴桃花。舒彩牋而增麗，耀彤管而孔嘉。彼雕翠羽而示功，鏤文犀而窮奢，曾不如披翰藻而發光華。

僧貫休《詠筆》詩：莫訝書紳苦，功成在一毫。自從蒙管束，便覺用心勞。手點身難棄，身閒架亦高。何妨成五色，永願助風騷。

白樂天《紫毫筆》樂府詞：紫毫筆，尖如錐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喫竹飲泉生紫毫。宣城工人采爲筆，千萬毛中揀一毫。毫雖輕，功甚重，管勒工名稱歲貢，君兮臣兮勿輕用。勿輕用，將何如？願賜東西府御史，願頒左右臺起居。搦管趨入黄金殿，袖毫立在白玉除。臣有奸邪正衙奏，君有動言直筆書。起居郎，侍御史，爾知紫毫不易置。每歲宣城進筆時，紫毫之價如金貴。慎勿空將彈失儀，慎勿空將録制詞。

韋充《筆賦》：筆之健者，用有所長，惟茲載事，或表含章。雖發跡於衆毫，誠難穎脱；苟容身於一管，豈是鋒鋩。進必願言，退亦處默，隨所動以授彩，寓孤貞而保直。修辭立句，曾無點畫之虧；游藝依仁，空負詩書之力。恐無成而見擲，常自悚以研精。擇才而丹青不問，應用而工拙偕行。所以盡心於學者，常巧於人情。惟首出筒中，長憂銼鋭；及文成紙上，或冀知名。以提挈不難，發揮有自，縱八體之俱寫，亦一毛而不墜。何當入夢，終期暗以相親；倘用臨池，詎欲辭於歷試。今也文章具舉，翰墨皆陳，秋毫以削，寶匣以新。但使元禮之門，不將點額；則知子張之手，永用書紳。夫如是則止有所托，知有所因，然後録名之際，希數字於伊人。

衛公李德裕《斑竹管賦》：余寓居於郊外精舍，有湘中太守贈以斑竹管，奇彩燦爛。愛玩不足，因爲小賦以報之。

山含沓兮瀟湘曲，水潺湲兮出幽谷。緣層嶺兮茂奇篠，夾澄瀾兮聳修竹。鷓鴣起兮鈎輈，白猿悲兮斷續。實璀璨兮來鳳，根聯延兮倚鹿。往者二妃不從，獨處茲岑，望蒼梧兮日遠，撫瑶瑟兮怨深。洒思淚兮珠已盡，染翠莖兮苔更侵。何精誠之感物，遂散漫於幽林。爰有良牧，采之巖趾。表貞節於苦寒，見虚心於君子。始操截以成管，因天姿之具美。疑貝錦之濯波，似餘霞之散綺。自我放逐，塊然巖中，泰初憂而絶筆，殷浩默以書空。忽有客以贈鯉，因起予以雕蟲。念楚人之所賦，實周初之變風。昔漢代之方侈，增其炳煥，綴明璣以爲柙，飾文犀而爲玩。見傅玄。徒有貴於繁華，竟何資於藻翰。曾不知擇美於江潭，訪奇於湘岸。況乃彤管有煒，列於詩人。周得之而操牘，張得之而書紳。惟茲物之日用，與造化而齊均。方寶此以終老，永躬耕乎典墳。

韓愈《毛穎傳》：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鼈，世傳當殷之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

姬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號曰東郭巍，狡而善走，與韓盧争能。盧不及，盧怒與宋掇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使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毫，簡牘是資。天下同其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圄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之管城，號「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强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時事，無不纂録，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説，皆所詳悉。又通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始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李斯、中軍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而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常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宫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置，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絶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踈，秦真少恩哉！

段成式《寄温飛卿葫蘆管筆》往復二首：桐鄉往還，見遺葫蘆筆管，輒分一枚寄上。下走困於守拙，不能大用。瓠落之實，有同於惠施；堅厚之種，本慙於屈穀。然兩思榮器，愁想酒杯，嫌苦菜而不吟，持長柄而爲贈。未曾安筆，却省藏書，八月斷來，固是佳者。方知緑沈、赤管過於淺俗，求太白麥穗，獲臨賀石班，蓋可爲副也。飛卿窮素絹之業，擅雄伯之名，泌泝九流，訂銓百氏。筆洒瀝而轉潤，紙襞績而不供，或助操弹，且非玩好。便望審安承墨，細度覆毫，勿令仲宣等閒敢詠也。成式狀。

温庭筠答：庭筠累日來洛水寒疝，荆州夜嗽，筋骸莫攝，邪蠱相攻。蝸脘傷明，對蘭缸而不寢；牛腸治嗽，嗟藥録而難求。前者伏蒙賜葫蘆筆管一莖，久欲含詞，聊申拜貺。而上池未效，下筆無聊，慙況沈吟，幽懷未叙。然則産於何地，得自誰人，而能累以裁筠，輕同舉羽？豈伊簫草，空操九寸之長；何必靈芝，獨號三株之秀。但曾藏戢册省，永貯仙居，供笑遺民，還永佳種，惟應仲履，忽壓煩聲。豈常見已墮遺犀，仍抽直幹，青松所染，漆竹非珍，足使玳瑁慙華，琉璃掩耀。一枝爲貴，豈其陸生；三寸見稱，遂兼揚子。謹當刊於巖竹，寘以郊翰，隨纖利而爲牀，擬高低而作屋。所恨書裙寡媚，釘帳無功，實靦凡姿，空塵異貺。庭筠狀。

陸龜蒙《石筆架子賦》：梧可延年，簾能照夜，直爲絶代之物，以速連城之價。爾材雖足重，質實無妍。徒親翰墨，謾費雕鐫。到處而人争閣筆，相逢而竟欲投篇。若遇左太冲，猶置門庭之下；如逢陸内史，先焚章句之前。寶跗非鄰，金匣不敵。直堪諫諍之士，雅稱玄靈之客。謝守邊城雨細，題處堪憐。陶公嶺畔雲多，吟中合惜。或若君王有命，璽素争新，則以火齊、水晶之飾，龍骨、象齒之珌，窺臨舊硯，襞染生春。衛夫人悶弄綵毫，思量不到；班婕妤笑提丹筆，眄睞無因。若自戟山，如當樞几，則叨居談柄之列，辱在文房之理。誠非刻畫，幾受譴於纖兒；終假磨礲，幸見容於夫子。可以資雪唱，可以助風騷，莫比巾箱之貴，堪齊鐵研之高。吟洞庭之波，秋聲敢散；賦瑶池之月，皓色可逃。若有白馬潛心，雕龍在口，鉤羅不下於三篋，裁剪無慙於八斗。零陵例化，肯後於雙飛；玄晏書成，願齊於不朽。

陸龜蒙《哀茹筆工辭》：夫子之肱兮何綿綿，耕不能耒兮漁不能船。截筠束毫，既勝且便。晝夜今古，惟毫是鐫。爰有茹夫，工之良者。責其精犖，在價高下。闕齧義牙，尚不能捨。旬濡數鋒，月禿一把。編如蠶絲，汝實助也。我書之奇，渾源未衰，惟汝是賴。如何已而，有兔千萬，拔毛止皮。散漶鈍銼，縻觚靡辭。圓而不流，銛而不欹。在握方染，亦茹之爲。斲輪運斤，傳之者誰？毫健身殞，吾寧不悲。

段成式《寄余知古秀才散卓筆十管軟健筆十管書》：竊以《孝經援神契》夫子簪之，以拜北極。《尚書中候》周公授之，以出玄圖。其後仲將稍精，右軍益妙，張芝遺法，鬧氏新規。其毫則景成愈於中山，麝柔劣於羊勁。或得懸蒸之要，或傳痛頡之方。起自蒙恬，蓋取其妙。不唯玄首黄琯之製，含丹纏素之華，

軟健被於一牀，雕鏤止於二管而已。跗則大白麥穗，臨賀石斑。格爲仙掌之形，架作蓮花之狀。限書一萬字，應貴鹿毛；書紙四十枚，詎兼人髮。前件筆出自新淦，散卓尤精。能用青毫之長，似學鐵頭之短。況虎僕久絶，桐燭難成。鷹固無慙，兔或增懼。足使王朗遽閣，君苗欲焚。户牖門墻，足備其闕也。

余知古《謝段公五色筆狀》：伏蒙郎中殊恩，賜及前件筆。竊以趙國名毫，遼東仙管，曾進言於石室，奏議於圜丘。經阮籍而飛動稱神，得王珣而形製方大。妙合景純之讚，奇標逸少之經。利器莫先，豈宜虚授？某藝乏鴻彩，膺此緑沉，降自成麟，翻將畫虎。空懷得手之媿，如無落度之憂。春蚓未成，豐狐濫對。喜並出圖而授，驚逾入夢之徵。將欲遺於子孫，清白莫比；更願藏之篋笥，瑞應那同。捧載明恩，伏增感激。謹狀。

殷元《筆銘》云：宣神者言，載言者書。受以毫管，妙有以敷。彌綸二儀，包括有無。

孔璠之《筆讚》曰：亹亹柔翰，敷微通神。時淪古冥，玄趨常新。

文嵩《四侯傳・管城侯》：毛元鋭，字文鋒，宣城人也。其先黄帝時大昂流於東野而生。昂宿一名旄頭，遂姓毛氏，世居兔園。少昊時因少暴農之稼，爲鵄鳩氏所擒誅之，以爲乾豆。其族有竄於江南者，居於宣城溧陽山中，宗族豪盛。元鋭之世二代祖聿，因秦始皇時遣大將軍蒙恬南征吴楚，疑其有三窟之計，恃狡而不從，使前鋒圍而盡執其族，擇其首領酋健者縻縛之，獻於麾下。大將軍問聿之能，曰：「善編録簡册，自有文字已來，注記略無遺漏。」大將軍奇之，用命爲掾，掌管記。及凱旋，聞於上，爲築城而居，其族遂以文翰著名。其子士載，漢時佐太史公修史，有勁直之稱。天子因覽前代史，嘉其述美惡不隱，文簡而事備，拜左右史，以積勞累功封管城侯。子孫世修厥職，能業其官，累代襲爵不絶，皆與名賢碩德如張伯英、衛伯玉、索幼安、鍾元常、韋仲將、王逸少、王子猷並爲執友。歷宋、齊已來，朝廷益以爲重。鋭之曾大父如椽，與王珣爲神契之交。大父如圭，與江文通、紀少瑜有綵毫鏤管之惠，皆文章之會友也。鋭爲人穎悟俊利，其方也如鑿，其圓也如規。其得用也稱旨，則默默而作，隨心應手，有如風雨之聲者，有如鸞鶴迴翔之勢、龍蛇奔走之狀者。能爲文多記，不倦濤染，光祖德也。起家校書郎直館，遷中書令，襲爵管城侯。聖朝庶政修明，得與南越石虚中、燕人易玄光同被詔，常侍御案之右，與華陰楮知白爲相須之友。天子以六合晏然，志在墳典，因詔元鋭專職修撰。鋭久蒙委用，心力以殫，至於疲憊，書札粗疎，懼不稱旨，遂懇上疏告老。上覽之，嘉歎曰：「所謂達士知止足矣。」優詔可之，曰：「壯則驅馳，老則休息，載書方册，有德可觀。卿仰止前哲，宜加厚禮，可工部尚書致仕就國，光優賢之道也，仍以其子嗣職焉。」

史臣曰：管城毛氏之先，蓋昴宿之精，取髦頭之名以爲氏，以與姬姓毛伯鄭之後毛氏，不同族也。其子孫則盛於毛伯之後，其器用則編及日月所燭之地也，天子至於士庶，無不重之者也。朝廷及天下公府曹署隨其大小，皆處右職，功德顯著，宗族蕃昌云。

米芾《寶晉英光集》卷五《筆》　摹畫由來妙手知，彩箋落處直疑飛。寸心用盡終須補，贏得霜毫禿後歸。

王十朋《梅溪先生後集》卷一《會稽風俗賦》　生兩腋之清風，興飄飄於蓬島。剡藤蕃番，管城斑斑。越紙出於剡，舒元輿有《悲古剡藤》文。《圖經》：「越出筆管。」冰敲嵊水，張伯玉詩：「敲冰呈巧手。」注云：「越俗呼敲冰紙爲巧手。」竹翦顧園。《述異記》：「越中有顧家斑竹。」製於蒙、蔡之手，游於羲、猷之間。友陳元與端紫，仝文字於人寰。

朱熹《晦庵集》卷八四《跋蔡藻筆後》　蔡藻造筆，能書者識之，此故沅州吕使君語也。因試其所製棗心樣，喜其老而益精，并深山陽鄰笛之感。慶元丙辰冬至前五日，晦翁書。

薛季宣《浪語集》卷三二《器物十四銘・筆銘》　一言非，駟莫追。寫之不得，永瑕玼。心正筆正，筆法哉！

釋居簡《北磵集》卷六《管城子》　或謂管城子鋭而天，非知言也。文場掉鞅，詞林奏技，舍子則誰與？子則沾溉餘潤，點發新奇，卒成其志，功其懋哉！故知有用於世者，一日爲壽，不則百年爲夭也審矣。余鈍而無用，視子則有媿。

鄭清之《文房四友除授集》竹溪林史君《代毛穎謝表》　短才易乏，年已逼於二毛；新渥載沾，封有同於五管。何功簡牘，有玷絲綸。伏念臣東郭裔微，宣城居僻。羣游巖穴，本無嫌於衣褐之徒；一落市朝，偶見憐於副墨之子。志雖酬於脱穎，嘲莫解於沐冠。何嘗嘆白首之蹉跎，乃誤被黑頭之任使。初入連山之筮，以同書占；及待衡石之程，與執燭伍。誰稱毫士，見謂筆公。曲直巧拙，其人是隨。每私慙於四友，貨錢注記，唯上所使。誠見縛於微官，或責效於短長，或視時而冷暖。霜毛半減，日力易疲，莫酬題柱之言，安有如椽之夢。楮知白嘗反面，以臣點汙而見疑。石虚中恃麤才，欲臣流落而後已。獨蒙拂拭，未忍棄

捐。豈非以內札施行，無漏言於片字；中書進擬，或任怨以一勾。忠粗竭於毫芒，恩久居於掌握。俾乃墨守，聊代筆耕。上林借一枝，已愧卓錐之貧士；渭川封千畝，重懷孤竹之清風。辱此獎提，若爲輸寫。茲蓋恭遇陛下，游戲翰墨，收拾英髦。察其不二之心，憐其欲禿之髮。謂非罪見絶，豈容無一字之褒；使有功不侯，是自負丹書之約。遂使管窺之士，復叨茅胙之榮。臣敢不盡力簡編，酬恩湯沐。對揚麻卷，幸襲元銳之封；期效棗心，時進公權之諫。

鄭清之《文房四友除授集》安晚先生《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制》

制曰：造書代結繩之政，孰與圖回；將軍拔中山之豪，式隆任使。載疇爵秩，庸賁時髦。中書令管城子食邑若干户，食實封若干户毛穎，美秀而文，神明之胄。本長生於月窟，亦分配於日辰。何特顯於秦漢之間，蓋自別於衛聃之裔。記夙標於明眎，得而稱焉；昔見逐於韓盧，非其罪也。俾歸掌握，爰布腹心。簡牘是資，拔一毛利天下；文明以化，知百世俟聖人。通篆籀於古今，公春秋之褒貶。自蒙恬始資其用，至韓愈復傳其功。博學强記，無以尚之；殫見洽聞，有如此者。雖嘗賜湯沐之邑，未能展摹書之規。賞不酬勞，位宜稱德，爰剖丹書之券，大開孤竹之封。期益廣惠施之五車，毋但樂渭川之千畝。分土壤黑，勒勳汗青。於戲！萬里封侯，豈效昔賢之投筆；三朝受籍，遹觀寰宇之同文。往盡乃心，毋替朕命。可進封管城侯，依前中書令、加食邑若干户，食實封若干户。

鄭清之《文房四友除授集》後村劉中書名克莊，字黄夫《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制》

提筆居公槐之位，久倚任於英豪；剖符拓孤竹之封，肆褒崇於勳舊。仍加書社，庸勸士林。其官某出明視之宗，生廣寒之府。自伏羲造書而後，至蒼頡製字以來，居然貫通，靡不鈔纂。始避秦師之獵，甘處隱淪；繼入周人之置，遂陪衆俊。朕方興文治，妙簡譽髦。尊顯以史遷之官，緜歷乎汾陽之考。華顛欲禿，豈辭拔楊氏之一毛；清節自持，素恥嘗晉臣之三窟。雖勳名異乎定遠之燕頷，然摹畫妙於右軍之鼠鬚。供内廷肆筆之娱，開寰宇同書之兆。或寫諸琬琰，或勒在鼎彝。博古通今，雖百世可知也；策功行賞，何萬户足道哉。益湯沐之舊畬，渙絲綸之新渥。於戲！古者重分茅之爵，是謂封君；聖人有微管之言，深嘉仲父。毋廢朕命，以昌斯父。

鄭清之《文房四友除授集》後村劉中書《代毛穎謝表》

位冠鳳池，初乏英髦之譽；爵班侯國，忽加采食之封。沐寵懷慚，摛辭敍感。伏念臣中山舊族，東土寒生。昔西伯詢蒭蕘，首往遊於周囿；及孝王好賓客，復延致於梁園。遂由衣褐之徒，獲預汗青之列。居常摹畫軍國之務，非但馳騁文字之間，盡挫鋒芒，不覺顛毛之禿。久居掌握，豈勝指目之多，或誣其就縛於蒙恬，或議其見絶於孔子，或笑武安之頭銳，或嘲蒲璧之心長。衆方吹求，上獨拂拭。屢削牘而祈閑退，每賜劄而示眷留。得於涵濡，庶幾直諒友直；賜之湯沐，豈若恩澤侯哉。茲蓋伏遇陛下，奎壁之光燭天，雲漢之章飾物。嘉臣冰霜勵操，素無三窟之謀；察臣巖穴奮身，非有五樓之援。疏分茅之異渥，酬執簡之微勞。臣敢不盡心服勤，碎首圖報。上林一枝，今以借汝，親逢明主之右文；渭川千畝，比之對君，深愧古人之辭富。

李俊民《莊靖集》卷三《筆》

不見中書君，不聞老成人。爲君作佳傳，繼者皆尖新。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第三《羊毫筆一首》

拔到髯生族，多因兔穎稀。只宜茅舍用，難向玉堂揮。弄翰虚名似，吹毛本質非。兒曹貪價賤，鴟蚓掃如飛。

元好問《遺山集》卷四《劉遠筆》

老巍力能舉玉杵，文陣挽强猶百鈞。惜哉變化太狡獪，嚮也褐衣今虎文。宣城諸葛寂無聞，前後兩劉新册勳。謝郎神鋒恨太雋，雖然豈不超人羣？三錢雞毛吐皇墳，尖奴定能張吾軍。何時酌我百壺酒，爲汝醉草垂天雲。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二《贈李郡王筆》

管城從我自燕都，流落遐荒萬里餘。半札秋毫裁翡翠，一枝霜竹翦瓊琚。鋒端但可題塵景，筆下安能劃太虚。聊復贈君爲土物，中書休笑不中書。李郡王嘗爲西遼執政。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四《贈搏霄筆》

一札霜毫綴玉枝，管城家世出東涯。遼東筆。鋒端有口能談景，紙上無聲解寫詩。免向江淹求彩管，莫學班氏棄毛錐。贈君聊助文房用，賦就《離騷》寄我知。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九《燕京大覺禪寺奥公乞經藏記既成以詩戲之》

詞源老去苦無多，强著閑文讚釋迦。逍健兔毫生月窟，光明蜃紙出新羅。茶爐幾瓣龍涎燼，玉板十分鳳墨磨。此起科差真可笑，湛然陪酒更陪歌。新獲紫玉板硯於友人。

方岳《秋崖集》卷一八《擬文房四制・賜毛穎辭免進封管城侯恩命不允詔》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抑天之將喪斯文，則投棄於班超，疏薄於史弘肇者，皆一世豪也。此漢文帝所以慨然於飛將軍之不逢歟？方今天開文明，穎異

輩出，卿以神明之後，濡染多聞，泰山毫芒，功在百世，一徹侯豈足道哉！顧獨以山中丈人自高，若不屑於孤竹之管者，諗老而禿，匪朕攸聞。《詩》不云乎：「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朕固爲斯文計也。《傳》不云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卿而不得與於斯文乎？亟釐乃封，毋格予命。

方岳《秋崖集》卷一八《擬文房四制・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加食邑制》 揮毫長紫薇之省，允藉時髦；拓封仍清渭之川，就開侯社。誕孚有衆，增賁斯文。具官某，胄出神明，世稱豪雋。獨掃千人之陣，諸學士閣手避之；老挾九秋之霜，儒家者注心久矣。自簡拔乎廣寒之府，旋染濡乎子墨之卿。蒐輯羣言，十行俱下；勒成鉅典，一字不遺。蓋將補造化而天無功，豈但落雲煙而紙爲貴。施及蠻貊，煥乎文章。朕詳延英豪，網羅遺逸。掌握之間惟所使，極五三載籍之傳；毫毛之益不敢忘，矧上下結繩之代。用加茅土，俾衍圭腴，罔投爾而恢定遠之封，方援爾而書汾陽之考。有嘉衷赤，勳在汗青。於戲！今天下書同文，朕既博觀於鳥迹；惟君子才兼德，爾無自絶於麟經。往盡乃心，奚煩多訓。

虞集《道園遺稿》卷三《與筆生》 聖明天子御奎章，翰墨昭回日月光。畫殿風微雙鳳翥，春池波暖六龍驤。侍臣近榻誇先得，内史開函喜自將。借問紫毫誰所製？發揮神化未渠央。

虞集《道園類稿》卷一五《黄羊尾毛筆贊並序》 萬物之類甚多，而草木飛走，性情形體盡之矣。天生之，地成之，人用之。天地生成萬物之類，以備萬事之用，人得而用之，所以參乎天地而貴於物也。伏羲因圖而有畫，神禹錫疇而有書，而聿之用始矣。聿之以竹者，加竹以别之，傅之以毛，而筆之用日廣。草木之枝，飛走之羽毛，凡可爲聿之用者，無不效其材矣。西北之境有黄羊焉，玉食之珍品也。西夏之人，有取其尾之毫以爲筆者，歲久亡其法。張掖劉公伯温，嘗命筆工之精技作而用之，果稱佳妙。其修史著廷，蓋嘗用之。中朝之士，咸爲之賦。而伯循、廷心、伯敷，又稱傑作於一時者也。公廉於江西，亦以告予。惜乎髦矣，不能及諸君子之盛，姑述之以贊云。

古史操聿，圖畫文字。屬毫就濡，轉便分隸。爰歷凡將，奇觚快意。名書之家，世資精技。毛翰須鬣，隨取銛利。觀象兑澤，角趾其類。非麋非麇，黄以爲異。飲雪於池，茹豐於氾。獸人效鮮，鼎食之貴。生而善馳，射不容羿。趨風不回，毋踐後□。冰霜勁强，末穎全鋭。治擇約束，工嘆未試。筠管犀弢，妙絶當世。維時天禄，校書更歲。日書萬言，其用不匱。聖明幾暇，書法遊藝。繰藉以進，發揮文思。雲漢昭回，海嶽衣被。吁嗟豐美，日薦厚味。俎几之餘，近以微棄。矧是草野，誰録其細？紀功旗常，載事纂記。增光日星，摹寫天地。一寸之弱，莫究其至。況乎俊髦，濟濟可致。立賢無方，君子之志。

解縉《文毅集》卷四《筆妙軒》 管城子爾能圖天文，又能貌地理。六經修纂點畫明，羣書著述文章美。作之之始稱蒙恬，後來毛州刺史傳。近代喜稱陸文寶，如錐如鑿還如椽。善書不擇新與故，一鋒殺盡山中兔。江淹夢斷多才華，班超投却成奇遇。聞君製作非尋常，尖齊員健良有方。當窻特書風雨作，臨池點染烟雲香。百體書中盡神妙，金雀虎爪生輝耀。懸針垂露更清新，不作拙工使人誚。陸君早爲人所稱，英氣凛凛當青春。何時攜取獻天子，圖畫麒麟閣上人。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一七《仙游茅筆歌酬徐檢討釚》 君不用鐵梳梳秋兔毫，亦不用束青羊毛。别搜凡材逞妙技，鼠鬚虎僕非爾曹。吾聞仙游郭外山最高，仙人九鯉雲中遨。紫鱗三百二十四，白蝦蟆吠黄雞號。有時懸厓忽題科斗字，是豈不律人間操。茅田深深野火燒未盡，樵夫蒐豎赤脚騰磽埆。拔茅連茹縛作將，指節六寸之體兼頭尻。桃枝竹罷火熨帖，鹿角菜免膏煎熬。誰與智者叛此物，將毋九何一范授以刻髓之蘆刀。垂虹亭長嗜奇癖，一牀載得還吴艚，分我一管已足豪。當其運腕大稱意，筆頭公喜長堅牢，人生知己隨所遭。良工對之但駭謭，足使李展汗走屠希逃。

褚人穫《堅瓠丁集》卷二《紫姑咏筆》 《齊東野語》載紫姑《咏筆》云：「系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穎縛尖圓。狂僧堪笑堆成冢，豪客曾聞掃似椽。窗下玉蜍涵夜月，几間雪繭涌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閑居筆記》：解學士縉亦有《咏筆》詩云：「紫竹纖毫綫扎成，如龍似虎伴書生。渴來玉硯池中飲，飽向花箋紙上行。寫本告王臣宰懼，題書入廟鬼神驚。雖然不是龍泉劍，曾與君王定太平。」

褚人穫《堅瓠壬集》卷一《毛穎後傳》 廣平申和孟涵光作《毛穎後傳》，微有寄託，亦滑稽之筆，可與前人江瑶柱、羅文諸傳相比。其略曰：穎以老病謝中書事歸，而往來研山、甬上，愛防風山水，遂移居焉。是時陳玄隱天都，楮先生在剡，陶泓遷於端州，時時相遇，爲方外交。適有人自長安來，言沛公入關時，蕭何盡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乃嘆謂玄等曰：「吾輩竭生平纂録，將與竹帛垂無窮，今遂爲他人有耶？」因欷歔不自勝，遂發狂，常科頭散髮，不與士大夫相見，士大

夫亦厭之，擲不復顧。餅師、酒媪或見而呼之，命登記所業籍，欣然爲書。然書又潦倒，不稱人意。其後穎死而子孫繁衍，日益盛，皆能文工書畫。烏衣象服，珮玉襲紫，綺裘照耀，江左四方達者聞之，爭聘掌書記。先是穎懲己孤立被廢，命子孫十人爲曹，所至遞用事，故寵任久不衰。四方黠者亦拂飾冒穎支庶，識者輒能辨之。於是中山之族微，而防風甲天下。

史氏曰：自楚漢遞興，能者皆起效一技，而穎獨以老病自全，挺立不屈，豈慕孤竹之遺風歟？然身晦而子孫用，使富貴不絕，可謂善處名實者矣。

秘永仁《抱犢山房集》卷二《敗筆》 管城觸處破愁城，吐墨吞毫百萬兵。掃盡鋒鋩猶勝劍，誅心斧鉞掌中擎。

查慎行《敬業堂詩集》卷三七《以紫檀鏤管筆一雙饋院長兼呈拙句》 客從吳興來，遺我雙不律。森然秋兔穎，毫末羞自匿。削管用紫檀，可手製新出。免冠頭不禿，肯入中書室。我老腕力微，何心計贏絀。學書疑有鬼，覓句懶無匹。留之注蟲蝨，如膠柱鼓瑟。故用移贈公，庶幾副其實。吳俞世不作，吳政、俞俊皆北宋時筆工也。諸葛法久失。錢沈亦名流，後來費評隲。雖非金與銀，鏤刻分纂述。猶勝斑與赤，輕脆抱空質。上將點絲綸，次亦標甲乙。含毫特餘興，揮灑膏繼日。新年富新咏，傳示盈卷帙。浩汗或掣鯨，精微乃貫蝨。儲材等武庫，應敵在倉卒。不以老見輕，有作例牽率。余雖勉屬和，十駕争及一。從公乞餘波，仍以詩侑筆。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字學典》第一四七卷《筆部彙考・筆部藝文一》周武王《筆銘》 毫毛茂茂，陷水可脱，陷文不可活。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字學典》第一四七卷《筆部彙考・藝文二》

筆　唐李嶠

握管門庭側，含毫山水限。霜輝簡上發，錦字夢中開。鸚鵡摛文至，麒麟絶句來。何當遇良史，左右振奇才。

李員外寄紙筆　韓愈

題是臨池後，分從起草餘。兔尖針莫並，繭浄雪難如。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

楊尚書寄郴筆知是小生本樣令更商榷使盡其功輒獻長句　柳宗元

截玉銛錐作妙形，貯雲含霧到南溟。尚書舊用裁天詔，内史新將寫道經。曲藝豈能裨損益，微辭祇欲播芳馨。桂陽卿月光輝徧，毫末應傳顧兔靈。

筆　楊收

雖非囊中物，何堅不可鑽。一朝操政柄，定使冠三端。

詠宣州筆　耿湋

寒竹漸虚受，纖毫任幾重。影端緣守直，心勁嫩藏鋒。落紙驚風起，摇空浥露濃。丹青與紀事，捨此復何從。

酬馬彧　韓定辭

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

筆　闕名

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蛟龍運八行。縱使江生未相賞，應緣自負好文章。

謝人自鍾陵寄紙筆　僧齊己

故人猶憶苦吟勞，所惠何殊金錯刀。霜雪剪裁新剡硾，鋒鋩管束本宣毫。知君倒篋情何厚，借我臨池價斗高。詞客分張看欲盡，不堪來處隔秋濤。

筆離手　薛濤

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箋紙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羲之手裏擎。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字學典》第一四七卷《筆部彙考・藝文二》

詩筆　宋林逋

青鏤墨淋漓，珊瑚架最宜。静援花影轉，孤卓漏聲遲。題柱吾何取，如椽彼一時。風騷兼草隸，千古有人知。

聖俞惠宣州筆戲書　歐陽修

聖俞宣城人，能使紫毫筆。宣人諸葛高，世業守不失。緊心縛長毫，三副頗精密。硬輭適人手，百管不差一。京師諸筆工，牌榜自稱述。纍纍相國東，比若衣縫蝨。或柔多虚尖，或硬不可屈。但能裝管榻，有表曾無實。價高仍費錢，用不過數日。豈如宣城毫，耐久仍可乞。

乞筆　曾幾

市上無佳筆，營求亦已勞。護持空雪竹，束縛欠霜毫。此物藏三穴，煩公拔一毛。不圖髯主簿，取用價能高。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字學典》第一四七卷《筆部彙考・藝文二》

贈筆工陸繼翁　明曾棨

吳興筆工陸文寶，制作不與常人同。自然入手造神妙，所以舉世稱良工。有時盤礴坐軒東，石盤水清如鏡中。空山老兔脱毛骨，簡拔精鋭披蒙茸。平原

霜氣在毫末，水面猶覺吹秋風。製成進入蓬萊宮，紫花彤管飛晴虹。九重清燕發宸翰，五色絢爛皆成龍。國初以來稱絶藝，光價自此垂無窮。惜哉文寶久已死，尚有家法傳繼翁。我時得之一揮灑，落紙欲挫詞場鋒。棗心蘭蕊動光彩，栗尾雞距争奇雄。竭來簪此扈仙蹕，欲補造化難爲功。夢中無人授五色，安得錦繡蟠心胷。閒來書空不成字，縱有篆刻慚雕蟲。幸今太平重文學，玉堂金馬多奇逢。莫言盛世少知己，爲我寄謝管城公。

鐵筆行爲王元誠作　王守仁

王郎宋代中書孫，鑄鐵爲筆書堅珉。畫沙每笑唐長史，拔毫未數秦將軍。高堂落筆神鬼怒，九萬鸞箋碎如霧。鉛淚霏霏灑露盤，金聲錚錚入秋樹。鳥迹微茫科斗變，柳薤凋傷悲籀篆。鼓文已裂岐陽石，漆燈空照山陰繭。王郎筆藝精莫傳，幾度索我東歸篇。毛錐不如鐵錐利，吾方老鈍君加鞭。矢爾鐵心磨鐵硯，淬鋒要比婆留箭。太平天子封功臣，脱囊去寫黄金券。

毛錐行　程嘉燧

茅生輕舟如畫閣，自嫌浮家不得泊。我栖一樓如凍蠅，跬步出遊還不能。安得逐子東西去，載酒千斛長如滬。買斷烏程與顧渚，松醪松風瀉花乳。興酣貰我千兔毫，亂掃谿藤落風雨。隨手翻瀾乞與人，自豪快意無所取。茅生叩門肝膽露，知我平生重毫素。只今十指如懸槌，生花吐穎將何爲。牀頭大劒且無用，愧爾徒贈雙毛錐。

羊毫筆　瞿佑

毛穎年深老不能，中書模畫歎難勝。管城忽現左元放，草澤不容嚴子陵。壁上榴皮功可述，門前竹葉事無憑。剛柔何必吹毛問，耐久真堪作友朋。

筆　郭登

綰蚓塗鴉不自嫌，却將毫末强揪撏。中書老矣真無用，猶向人前要出尖。

謝車叔銘寄筆　僧德祥

寄來名筆自湖州，珍重齋中什襲收。早晚翻經有僧到，芭蕉先種待新秋。

顧嗣立《元詩選初集》卷四二謝宗可《鼠須筆》　夜逐虚星上月宫，奮髯奪得管城公。橐中不攪吟窻夢，指下先争翰苑功。莫笑硯池濡醉墨，絶勝倉廩飽陳紅。半生齧盡詩書字，散作龍蛇落紙中。

顧嗣立《元詩選二集》卷八郭天錫《贈筆工范君用》　光分顧兔一毫芒，徧灑春分翰墨場。得趣妙從看劍舞，全身功貴善刀藏。夢花不羨雕蟲巧，試草曾供倚馬忙。昨過山僧餘習在，小書紅葉拭新霜。

愛新覺羅・弘曆《御製詩四集》卷九六《四藏書屋詠文房四事有序》　文房四事中，墨硯入古，紙入古者已罕見，而筆則不入古，此堅脆之分也。然四者如乾之四德與地之四方，豈可闕一哉。兹得明雕漆匣，恰宜置文房四事於中而藏於書屋，因即以名之，蓋向之詠，詠其事也，向有詠文房四事詩。今之詠，詠其藏也。事雖同而意各殊，因爲之序。

久爲草語豈無稽，俗云墨久爲寶，筆久爲草，蓋不以爲珍也。四事文房要欲齊。燥濕得宜收亦易，管濡有籍用休擠。文當斤艷方遵軌，書在藏鋒似印泥。懷素祇稱珍敗物，豈如硯匣伴玻璨。

雜録

蘇易簡《文房四譜》卷一《筆譜・四之雜説》　在昔受爵者必置賚於草詔者，謂之「潤筆」。鄭譯隋文時自隆州刺史復國公爵，令李德林作詔。高祖戲之曰：「筆頭乾。」譯對曰：「出爲方牧，杖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帝大笑。

梁簡文爲《筆語》十卷。今書莫得見。

《幽明録》：賈弼夢人求易其頭，明朝不覺，人見悉驚走，弼自陳乃信。後能半面笑半面啼，兩手兩足并口齊奮，五筆書成，文辭各異。

齊高洋夢人以筆點其額，王晏哲賀曰：「王當作主。」吴孫權夢亦同，熊循解之。

梁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後文章大進。見叙事中。

《搜神記》曰：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枚於薦下，曰：「可使人簪之，出入辟惡，舉事皆無恙。」又與上類，壬甲李乙，凡與書皆無恙。

《西陽雜俎》云：大曆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擲筆高尺餘，以足接之，曾無失落，書跡尤楷。

石晉之末，汝州有一高士，不顯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室家，至曉，闔户而出。面背街鑿壁，貫以竹筒，如引水者。或人置三十金，則一管躍出，十筆告盡，雖勢要官府督之，亦無報也。其人則携一榼，吟嘯於道宫佛廟酒肆中，至夜酣暢而歸，其匹婦亦怡然自得。復爲十管，來晨貨之。如此三十載，後或携室徙

居，杳不知所終。後數十年復見者，顏色如故，時人謂之筆僊。

魏末傳曰：夏侯太初見召還，路絶人事，不畜筆，其謹慎如此。

今之筆故者往往尋不見，或會府吏千百輩，用筆至多，亦不知所之，或云鬼取之判冥。

昔有僧惠遠製《涅槃經疏》訖，呪其筆曰：「如合聖意，此筆不墜。」乃擲於空中，卓然不落。唐越州法師神楷造《維摩經疏》亦然，後迎入長安。

《酉陽雜俎》云：長安宣平坊有賣油而至賤者，人久疑之。逐入樹窟，乃見蝦蟇以筆管盛樹津，以市於人。發掘而出，尚挾管瞪目，氣色自若。

今都會間有運大筆如椽者，寫小字，小如半麻粒許，瞬息而就。或於稻粒之上寫七言詩一絶，分間布白，歷歷可愛。

《闕史》云：術士如得一故筆，可令於都市中代其受刑，術者即解化而去，謂之筆解。

《本草》云：筆頭灰，多年者燒之，水服，可以療溺塞之病。

《列仙傳》云：李仲甫，潁川人。漢桓帝時賣筆遼東市上，一筆三錢，無直亦與之。明旦，有成筆數十束。如此三年，得錢輒棄之道中。

魏王思爲大司農，性急。常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怒逐蠅不得，還，乃取筆擲地毀之。又蠅集苻堅筆以傳赦。堅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臺，有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筆端。去於市中爲黑衣小人，大呼曰：「官今大赦。」

《御史臺記》云：臺中尚揖，揖者，古之肅拜也，故有「臺揖筆」，每署事必舉筆當額。有不能下筆者，人號爲「高楮筆」。往往自臺拜他官，執筆亦誤作臺揖者，人皆笑之。

德宗在奉天與渾瑊無名官告千餘軸，募敢死之士。賜瑊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功伐，即署其名授之。不足，即以筆書其紳。

唐相裴休，早肄業於河内之太行山。後登顯位，建寺於彼，目爲化城寺。旋授太原節鎮，經由是寺，寺之僧粉額陳筆硯，俟裴公親題之。裴公神情自若，以衣袖濕墨以書之，尤甚遒健。逮歸，侍婢訝其霑渥，裴公曰：「向以之代筆來。」

王子年《拾遺記》云：任末年十四，學無常師。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菴，削荆爲筆，刻樹汁以爲書。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燃蒿自照。

劉峻與沈約、范雲，同奉梁武策錦被事，咸言已罄。而峻請紙筆更疏十事，在座皆驚視失色。

晉陸士龍云：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折琉璃筆管，此其時也。出《時照新書》。

《會稽典録》云：盛吉字君達，拜廷尉，每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向垂涕。

《晉春秋》云：何禎少孤，常以縛筆織扇爲業，善爲智詐，由是知名。

王隱始著《國史》，成八十八卷。屬免官居家，家貧匱，筆札未能就，遂南遊陶侃，又還江州，投庾元規，規乃給其筆札，其書遂成。

《天合百録》云：西天龍猛尊者，常用藥筆點山石爲金寶，濟施千人。

唐法師楚金刺血寫《法華經》，筆端常有舍利。

古者吏道必事刀筆，今亦有藏刀於管者，蓋其遺製者也。

段成式以葫蘆爲筆，以贈温飛卿。書在詞賦門。

柳公權不能用羲之筆。見筆勢中。

今之職官斷大辟罪者，署案訖必尋毀其筆，蓋彰其惻隱也。醫工常取之，燒灰治驚風及童子邪氣。

謝承《後漢書》云：劉祐爲郡主簿，郡將之子出錢付之，令買果實，祐悉買筆墨書具以與之。

魏管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牀上當有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失之。」果然。

諸葛恪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乞筆益兩字，因聽與之。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大笑，乃以驢賜之。

趙伯符爲丹陽郡，極嚴酷。典筆吏取筆失旨，頓與五十鞭。

羅什撰譯，伯肇執筆，定諸詞義，學者宗之。

《魏略》：張既爲郡小吏而家富，自念無自達，乃畜好刀筆版奏，伺諸大吏無者，輒奉之。

吴孫權常夢北面頓首於文帝，顧而見日，俄而日變爲三日。忽見一人從前以筆點其額，流血於前，懼而走之，狀似飛者，復墜於地。覺以問術士熊循，循曰：「吉祥矣，大王必爲吴主。王者，人之首。額者，人之上。王加點，主字也。在前而來，王者之羣臣也。雖王意未至，而羣下自逼矣。血流在前，教令明白，當從王出也。」權乃詢之大臣，遂絶於魏。

太熙中童謡曰：「二月盡，三月初，桑生葚蕾柳葉舒，荆筆楊板行詔書。」後王瑋殺汝南王亮，帝以白虎幡宣詔收王瑋誅之。瑋手握青紙，謂監刑者曰：「此詔書也。」蓋此應之。

《宋雲行記》云：以魏神龜中至烏萇國，又西，至本釋迦往自作國，名磨休王。有天帝化爲婆羅門形，語王曰：「我甚知聖法，須打骨作筆，剥皮爲紙，取髓爲墨。」王即依其言遺善書者抄之，遂成大乘經典。今打骨處化爲琉璃。

桐燭筆分酒。見造筆。

《夢書》云：夢筆研，爲縣官文書所連也。

又云：夢得筆研憂縣官。又云：磨硯染筆，詞訟陳也。

古詩云：有客從南來，遺我一把筆。

《國語》云：智襄子爲室美，士茁懼曰：「臣秉筆事君，記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莊子》曰：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

《東觀漢記》：永平年神爵集宫殿官府，上假賈逵筆札，令作《神爵頌》，除蘭臺令史，遷郎中。

《晉書》：赫連勃勃謂隱士京兆韋祖思曰：「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

《賀循傳》：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爲丹陽内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

《劉穆之傳》：宋高祖素拙於書，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終不能，以稟分有自。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爲大字徑尺，亦無嫌大。既足有所苞，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宋世祖歡飲，令羣臣各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作書。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上令顔師伯執筆。慶之曰：「微生值多幸，得逢聖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悦，衆美其辭意。

齊虞玩之小嫻刀筆，汎涉文史。

後魏世宗常勑廷尉游肇有所降恕，肇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能令臣曲筆。」

嵇含《筆銘》曰：采管龍種，拔毫秋兔。

陸雲《與兄機書》曰：案視曹公器物，筆枚所希，聞黄初二年，劉婕妤折之。見此復使人悵然又有感處。筆亦如吴筆，又有琉璃筆一枝。

王允將誅蔡邕，馬日磾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後漢》，爲世大典。」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今不可使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無益聖德，我黨復蒙訕謗。」

後漢來歙伐公孫述，爲刺客傷腰。召蓋延以屬軍事，自書遺表訖，投筆抽刃而絶。光武省書攬涕。

後漢周磐，字堅伯，年七十三。朝會集論終日，因令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奥，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

《搜神記》：益州有神祠，自稱黄石公。祈者持一雙筆及紙墨，投於石室中言吉凶。有聲而無形。

石晉朝丞相趙瑩布衣時，常以窮通之分禱於華岳廟。是夜夢神遺以一筆二劍，始猶未寤，既而一踐廊廟，再擁節旄。

近朝丞相馬裔孫幼干禄，祈於上邏神，夢與二筆，一大一小。後爲翰林學士及知貢舉，自謂應之，大拜之日，堂吏進二筆，大小與夢相符。

石晉之相和凝，少爲明經，夢人與五色筆一束，自是文彩日新，擢進士第，三公九卿，無所不歷。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二九　毛錐子　洪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劒，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五代史》。

黑水郡王　薛稷爲筆封墨曹都統、黑水郡王，表兼毛錐刺史。《龍鬚志》。

是筆可當面　蔡邕書曰：侍中執事相見無期，惟是筆疏可以當面。

祝穆《方輿勝覽》卷一五《江東路甯國府・土産》　紫毫筆自居易詩：「起居郎，侍御史，爾知紫毫不易致。每歲宣城進筆時，紫毫之價如金貴。謹勿空將彈失儀，謹勿空將録制詞。」

沈榜《宛署雜記》卷一五《經費下・鄉試》　半堅筆二百三十枝，全堅蘭蓯筆三百枝，本筆八十枝，判筆三百八枝，高本筆四十枝，川毫筆四十枝，鼠毫筆三十枝，熟鼠毫筆四十枝，謄録水筆二百四十枝。

沈初《西清筆記》卷一　浙省供御之筆有名小紫穎者。

《〔道光〕宜黄縣志》卷一二《土産志》　水筆。

《欽定户部則例》卷四三《税則一・崇文門用物税則》 筆管每萬枝税捌分肆釐。數珠每百觔税陸分。扇骨子每拾把税叁分。南筆每百枝規矩每分各税壹錢貳釐。

《欽定户部則例》卷四六《税則四・山海關用物税則》 筆管每萬枝税捌分陸釐。

南筆每百枝、唱板每拾副、天平每架各税壹分貳釐。

《欽定户部則例》卷四九《税則七・坐糧廳用物税則》 筆管每箍柒百枝，落地各税肆釐，起京各税壹釐。

《欽定户部則例》卷五一《税則九・臨清關用物税則》 細竹器筆每千枝税陸分叁釐。

《欽定户部則例》卷五二《税則一〇・淮安正關用物税則》 筆管每擔税陸分。

《欽定户部則例》卷五五《税則一三・滸墅關用物小販税則》 筆管大捆每肆捆，小捆每陸捆，各作壹擔，掃帚每貳百把作壹擔，每擔各税肆分。

《欽定户部則例》卷五九《税則一七・東海關用物税則》 筆管每萬枝税壹錢肆分。【略】乾筆每百枝、斑竹小車每輛、竹圈屏簾每副，各税肆分。水筆每百枝、響竹每百把，竹火筒、竹剔簽、竹帽架每百箇，竹帳架每副，各税貳分。

附三：製硯總部

《附三：製硯總部》提要

硯在中國古代又稱爲「研」，是古人書寫作畫時用來研磨顏料的研磨器。硯的産生早於筆墨紙。見於文獻的硯製造始於黄帝，宋代蘇易簡《文房四譜·硯譜》中「叙事」載：「黄帝得一玉鈕，治爲墨海焉，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從考古材料看，硯最早出現在仰韶文化時期，隨著製筆技術的提高和製墨工藝的發展，製硯經歷了一個從粗到細到精到實用與藝術鑒賞并珍的過程，也經歷了一個由研磨器到書寫硯、由多種材質到以石材爲主的過程，逐漸形成了以端硯、歙硯、洮硯、澄泥硯四大名硯爲主的硯文化和製硯工藝。製硯在中國傳統文化傳播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硯的優劣直接關係到用墨的好壞，而用墨的好壞事關筆的書寫美醜和留存長久。優則發墨不廢筆，劣則不發墨廢筆。硯就材質而言，有石硯、木硯、竹硯、陶硯、瓦硯、磚硯、鐵硯、銅硯、銀硯、金硯、玉硯、水晶硯、澄泥硯、翡翠硯、瑪瑙硯等，不一而足；就産地而言，有古端州（今廣東肇慶）的端硯，有古歙州（今安徽歙縣）的歙硯，有古洮州（今甘肅卓尼、臨潭、岷縣）的洮硯，有古絳州的澄泥硯，有古易州（今河北省易縣）的易水硯，有古苴卻鎮（今四川攀枝花市江南一帶）的苴卻硯，有古虢州（今河南靈寶市）的虢州硯，有産於今山東的紅絲硯、徐公硯，有産於今遼寧的松花石硯等等。古人製硯精雕細琢，硯品種豐富，不僅僅限於實用，還兼具造型、詩文或圖像雕刻等多種文化傳承和藝術欣賞的功能，硯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硯在古代不僅代表文人墨客的文化情懷，更是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代表，不僅在書寫中國歷史的過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傳播傳承中國傳統文化過程中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本總部下設綜述、傳記、紀事、著録、藝文、雜録和圖録等七个緯目，盡可能地收録一九一一年以前的有關硯的製造方面的材料。每個緯目録文均按作者年代順序排列。

目録

綜述……一〇五七
傳記……一〇七一
紀事……一〇七七
著録……一一四三
藝文……一一四九
雜録……一一六八
圖録……一一七八

綜述

《歐陽修集編年箋注》卷七二《譜記・硯譜》 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本以子石爲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爲上。又以貯水不耗爲佳。有鸜鵒眼爲貴。眼，石病也，然惟此岩石則有之。端石非徒重於流俗，官司歲以爲貢，亦在他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玩好而已。

歙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爲貴，其石理微粗，以手摩之，索索有鋒芒者尤佳。余少時又得金坑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端溪以北岩爲上，龍尾以深溪爲上。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爾。

絳州角石者，其色如白牛角，其文有花浪，與牛角無異。然頑滑不發墨，世人但以研丹爾。

歸州大沱石，其色青黑斑斑，其文理微粗，亦頗發墨。歸峽人謂江水爲沱，蓋江水中石也。硯止用於川、峽，人世未嘗有。余爲夷陵縣令時，嘗得一枚，聊記以廣聞爾。

青州紫金石，文理粗，亦不發墨，惟京東人用之。又有鐵硯，制作頗精，然患其不發墨，往往函端石於其中，人亦罕用。惟研筒便於提携，官曹往往持之以自從爾。

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彦猷。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彦猷甚奇此硯，以爲發墨不減端石。君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芒者尤發墨；歙石多芒，惟膩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青州、濰州石末研，皆瓦硯也。其善發墨，非石硯之比，然稍粗者損筆鋒。石末本用濰水石，前世已記之，故唐人惟稱濰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尤擅名於世矣。

相州古瓦誠佳，然少真者，蓋真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作瓦埋土中，久而鑿以爲硯。然不必真古瓦，自是凡瓦皆發墨，優於石爾。今見官府典吏以破盆瓮瓦片研墨，作文書尤快也。

號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爲第一，而今人罕用矣。《文房四譜》有造瓦硯法，人罕知其妙。向時有著作佐郎劉羲叟者，嘗如其法造之，絶佳。硯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而羲叟物故，獨余嘗得其二：一以贈劉原父，一余置中書閣中，尤以爲寶也。今士大夫不學書，故罕事筆硯，硯之見於時者惟此爾。

羅願《新安志》卷一〇《叙褚説・研》 龍尾黝研，章聖皇帝所常御也。乾元升遐，以賜外戚劉氏，而永年以遺其舅王齊愈。臣拭得之，以遺臣宗孟，且銘之曰：「黟歙之珍，匪斯石也。黝形而縠理，金聲而玉色也。雲蒸露湛，祥符之澤也。」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也。《蘇文忠公集》。

余家有歙研，底有款識云「吴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銘云：『松操凝煙，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五絶』。」所頌者三物爾，蓋謂研與少微爲五邪？蘇公説。

今歙州之山有石，俗謂之龍尾石，亦亞於端。若得其石心，巧匠就而琢之，貯水之處，圓轉如渦旋可愛。蘇參政易簡《文房四譜》。

端石在端溪，色理瑩潤，本以子石爲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譌，遂以紫石爲上，又以貯水不耗爲佳。有鸜鵒眼爲貴，眼，石病也，然惟北巖石則有之。端石非徒重於流俗，官司歲以爲貢，亦在佗研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翫好而已。歙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爲貴，其石理微麤，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鋩者尤佳。余少時又得金坑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端溪以北巖爲上，龍尾以深溪爲上，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爾。歐陽公《研譜》。

君謨言端石瑩潤，惟有鋩者尤發墨。歙石多鋩，惟膩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研端溪無星石、龍尾水心緑，紺如玉石，二物入用，餘不足道也。蔡君謨《文房四説》。

青州石末研受墨而費筆，龍尾石得墨遲而久不燥。羅文石起墨過龍尾，端溪，龍窟巖紫石又次之。古瓦類石末，過此無足議也。

蘇易簡《文房四譜》中載研四十餘品，以青州紅絲石第一，端州斧柯山第二，龍尾石第三，餘皆在中下，雖銅雀臺古瓦研列於下品，特存古物耳。《類説》。

婺源研在唐開元中因獵人葉氏逐獸，至長城里，見疊石如城壘狀，瑩潔可愛，因攜之以歸，刊粗成研，温潤大過端溪者。後數世，葉氏諸孫持以與令。令愛之，訪得匠手，琢爲研，由是天下始傳。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歙守獻研，并薦研

工李少微。國主嘉之，擢爲研官，令石工周全師之。其後匠益多。今全最高年，能道昔時事，并召少微之孫明訪僞告，不獲。今山下葉氏繁息幾數百户，乃獵者之孫也。唐積《婺源研圖譜》。

凡取石，先具牲醪祝版，擇日齋戒。至山下，設神位十餘於壇，祝訖發之。稍褻慢，必有蜂蠆虫蟒毒物傷人，蓋神物所憎，不欲廣傳人間，所得不過百十枚即竭矣，又當再祝之。前後嗾死者十餘人。今皆預祀享也。唐侍讀《研譜》云：二十年前，頗見人用龍尾石研。求之江南故老，云：昔李後主留意翰墨，用澄心堂紙、李廷邦墨、龍尾研，三者爲天下冠，當時貴之。自李氏亡，而石不出，亦有傳至今者。景祐中，校理錢仙芝守歙，始得李氏取石故處。其地本大溪也，常患水深，工不可入。仙芝改其流，使由别道行，自是方得之。後縣人病其須索，復溪流如初，石乃中絶。邑官復改溪流，遵錢公故道，而後所得盡佳石，遂與端石竝行。按《圖經》：龍尾山在婺源縣長城里，今雖多故坑，無有石出。環縣皆山也，石雖出他山，實龍尾之支脈，俱得謂之龍尾。《歙研説》。

唐公《研録》云：嘗過金陵，於翰林葉道卿處見研，方四五寸，色淡青，如秋雨新霽，遠望莫天，表裏瑩潔，都無文理，蓋石之美者。云得於歙，不知出於何坑，今不復有。祁門縣出細羅文石，酷似泥漿石，亦有羅文，但石理稍慢，不甚堅，色淡，易乾耳。此石甚能亂真，人多以爲婺源泥漿石，當須精辨之。歙縣出刷絲研，甚好，但文理太分明，無羅文，間有白路、白點者是。《辨歙石説》。

涵星研，龍尾溪石風字樣，下有二足，琢之甚薄。先博士君得之於外姓姪黄村成伯。成伯以嗜研，求主婺源簿，顧視一老研工甚。至秩滿，研工送之百里，探懷出此研爲贐，且言明府三年之久，所收無此研也。黄始責其不誠，工云：「凡臨縣者，孰不欲得佳研？使每研必琢石，則龍尾溪當泓爲海不給也。此石歲采不過十數，幸善護之。然研只如常研，無甚佳者，但用之，至灰埃垢積，經月不滌，而磨墨如新，此爲勝絶耳。」先子性率，不耐勤滌，得此，用之終身。出何薳《春渚紀聞》。其父武學博士去非也。

陳櫝《負暄野録》卷下

論筆墨硯

硯貴細而潤，然細則多不發墨，惟細而微有鋩鍔，方其受墨時，所謂如熱熨斗上煽蠟，不聞其聲，而密相粘滯者，斯爲上矣。墨貴黑光，筆貴易熟而耐久，然二者每交相爲病，惟墨能用膠得宜，筆能擇毫不苟，斯可兼盡其善。又硯忌枯燥，則易吸水；墨忌濡溼，則易昏滯；筆忌乾捺，則毫隨膠折。故愛硯之法，當以縗匣相之，不惟養潤，亦可護塵。研墨當旋，滴水勿使停積。昔人多用硯板，不鑿墨池，政恐膠久而凝滯也。用筆時，當先以清水濡毫，令稍軟，然後循毫理點染，仍别置洗具，用畢，隨即滌濯，勿使留墨，則難禿也。藏墨當以茶蒻包之，又以綿裹而入於櫝，則蒸溻不能入，藏筆宜皂角子水調鉛粉蘸上，則不生蠹。如上諸法，留意文翰者皆能知之，今謾書示兒輩耳。如藏筆墨，則高挂，用木匣懸於梁棟間。

論硯材

硯以端溪爲最，次則洮河，又次則古歙，又次則劍溪，此外如淮安辰溪諸郡，雖亦有之，然皆不足俎豆其閒。端歙所産，皆有新舊坑之别。惟舊坑者爲上，今已淪爲深淵，不可復取。但聞人閒時有收得者，亦絶希罕。新坑亦閒有可采，然百不一二。端石有眼，本非硯之所貴，特以此表其真耳，故辯之者有活眼、死眼之殊。活眼凡有數暈，黄赤相閒，所謂鴝鵒眼者乃佳。若但純黄或純緑色，模糊不明了者，則爲死眼，此無足取，兼多有僞爲者，須細察之，方可見也。歙石有四種紋，一曰刷絲，乃直紋也；二曰蘆菔，乃交羅紋也；三曰眉子，上有黄黑紋如眉；四曰金星，狀若灑金；此四紋者，惟刷絲爲上，其閒復有差等，但金星之質，最頑不堪用。洮石今亦絶少，歙之祁門有一種石，淡緑色而理細，土人以之爲假洮石，但性極燥，故爲賤耳。劍溪出黯淡灘，有石子，爲之妙甚，東坡所謂鳳咮，以爲出於北苑鳳山之咮。今其地初不聞有佳石，不知何以稱此。廬陵人工造澄泥瓦硯，規倣銅雀，然其質枯燥。又南中人以琲瑛琢硯，久則拒墨。漆硯亦然，本取漆匠案卓上自然久積者，質堅而鋩利於研磨，今人乃旋累漆僞爲，體虚而滑，不可用，大抵皆非硯之正材也。

趙希鵠《洞天清禄集・古硯辯》

世人論硯者，皆曰多用歙石，蓋不知有端。殊不知歷代以來，皆采端溪。至南唐李主時，端溪舊坑已竭，故不得已而取其次，歙乃端之次，其失一也。近時好事者作硯譜，惟分端溪上中下三巖，不知下巖惟有舊坑，無新坑，上中二巖，則皆有新舊坑，於歙亦然，其失二也。世之論端溪者，惟貴紫色，而不知下巖舊坑，惟有漆黑、青花二種，初未嘗紫，無他，未曾睹古硯，其失三也。余慮世人貴耳鑒而無心賞，故述《古硯辯》，惟説端、歙而不他及。蓋他石皆不及端、歙，或强以爲硯，寧不羞見子墨客卿乎？是説非老於用硯者，其孰知之。

端溪下巖舊坑，卵石黑如漆，細膩如玉，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有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排星斗異形。石居水底，須千夫堰水汲盡，深數丈，篝火下縋，深入穴中，方得之。此品南唐時已難得，至慶曆間，坑竭。下巖舊坑又一種卵石，去膽方得，材色青黑，細如玉，有花點，如筋頭大，其點別是碧玉清瑩，與硯質不同，唐吳淑《硯賦》所謂點滴青花是也，故名青花子石，今譌爲青花紫石。李長吉詩已誤作紫字，其實未嘗紫也。青點之中，或有白點如粟，排星斗異象，水溼方見，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品南唐時已難得。慶曆間，坑竭。已上二品石，久用鋒鋩愈出，不退鈍，不假磨礪。下巖上有一坑，出此二種石，別無新坑，所謂新坑，蓋元坑已盡而別開一坑，下巖則否。

端溪中巖舊坑，石色紫，如新嫩肝，細潤如玉，有眼小如菉豆粒，純緑色而無暈，或有緑絛紋，或白絛紋如綫。蓋豎而圓者爲眼，横而長者爲絛紋。此種亦是卵石，外有黄膽包絡，扣之無甚聲，磨墨亦無聲，久用鋒鋩不退，不假磨礪，今此坑取之亦竭。中巖新坑，色淡紫，眼如鴝鵒，眼大重暈而緊小其中，如瞳人狀，石老者扣之有聲，嫩者無甚聲，磨墨則微有聲。石有枯潤，潤者雖難得，然久用則鋒鋩退乏，必假磨礪。今此品難得，遂爲希世之寶，百研之中，見一二耳。世人見其希有，又未曾見古研，遂目此爲下巖舊坑，不知此去下巖已低三等矣。

端溪上巖新舊坑，皆色灰紫而粗燥，眼大如雄雞眼，扣之瑯然，磨墨相拒如鋸聲，久用則鋒乏，光如鏡面，不堪用。然舊坑差勝新坑，今士夫所藏研多此品。

他處石類端溪而非者，有一種瀫石，出九溪瀫溪，表淡青，裏深紫而帶紅，有極細潤者，然以之磨墨，則木塞而不鬆快，愈用愈光，而頑硬如鏡面，間有金綫或黄脈直截如界行相間者，號紫袍金帶。高宗朝，戚里吳琚曾以進御，不稱旨。一種辰沅州黑石，色深黑，質粗燥，或微有小眼，黯然不分明，今人不知，往往稱爲黑端，相去天淵矣。今端溪民負販者，多市辰沅研璞而歸，刻作端溪樣，以眩士大夫，被獲重價。若辰沅人自鐫刻者，則大雕篆，或作荷蓮、水波、犀牛、龜魚、八角、六花等樣，藻飾異常，雖極工巧，而材不堪用，此亦辯辰沅研之一法。

歙溪龍尾舊坑，色淡青黑，湛如秋水，竝無紋，以水溼之，微似紫，乾則否。細潤如玉，發黑如泛油，竝無聲，久用不退鋒，或有隱隱白紋，成山水、星斗、雲月異象，水溼則見，乾則否。此亦是卵石，故難得，大者極不過四五寸，多作月研，就其材也。或有純黑如角者，東坡最貴重此品，今得之亦貴重不減端溪下巖。然龍尾舊坑雖極細，猶微澀墨，端溪下巖則直如鏃盤塌蠟矣，以此爲辨。南唐時，方開龍尾舊坑，今已無之。新坑色亦青黑，無紋而粗燥，礪墨退筆，久用則鈍乏，有極大盈三尺者。

羅紋、刷絲、金銀閒刷絲、眉子，四品新舊坑，四品舊坑，竝青黑色，紋細而質潤如玉。羅紋真如極細羅，刷絲如髮密，眉子如甲痕，或如蠶大，金銀閒絲亦細密，久用不退鋒，磨墨無聲，無闊大者，然皆次於龍尾舊坑，亦南唐時開坑，今已無，如得之，貴重不減龍尾舊坑。四品新坑，竝紋粗而質枯燥，且不堅。眉子，大者或長二三寸。刷絲，每條相去一二分。羅紋如羅花紋，拒墨如鋸，久用退乏光硬，大者盈一二尺，甚大者三尺。金星新舊坑，竝麄燥淡青色，雖金星滿面，然礪墨退筆，久用退乏，大者盈尺。別有一種黑石金星，姿質亞端溪下巖漆黑石，乃是萬州懸金崖金星石，色漆黑，細潤如玉，隱隱金星，水溼則見，乾則否，發墨如泛油無聲，久用不退乏，非歙也。今萬崖亦已取盡，如得之，不減端溪下巖。

銀星新舊坑，竝麄燥，淡青黑色，有星處不堪磨墨，工人多側取之，置其星於外，謂之銀星牆壁，拒墨如鋸，久用退乏如鏡面，大者盈尺。

除端、歙二石外，惟洮河緑石，北方最貴重。緑如藍，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巖。然石在臨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爲無價之寶。耆舊相傳，雖知有洮研，然目所未睹。今有緑石硯名爲洮者，多是瀫石之表，或長沙谷山石。瀫石潤而光，不受墨，堪作砥礪耳。

荆襄鄂渚之間，有團塊黑玉璞，正與端溪下巖黑卵石同，而堅縝過之，正堪作研，惟不如玉器出光留其鋒耳。但黑中有白玉相間，甚者闊寸許，玉石謂之間玉瑪瑙，其白處又極堅，恐梗墨，若用純黑處爲研，當在端溪下巖之次，龍尾舊坑之上。

硯匣不當用五金，蓋石乃金之所自出，金爲石之精華，子母同處，則子盜母氣，反能燥石，而又誨盜。法當用佳漆爲之，研雖低，匣蓋必令高過寸許，方雅觀。然只用琴光素漆，切忌用鈿花犀毗之屬。四角須布令極牢，不宜用紗。匣取其容研，而周圍寬三紙，或作皁絹襯尤妙。今人於匣底作小穴，小竅容指，本以之出研，而多泄潤氣。但令匣稍寬，不必留竅，或有墨汁流下，多汙几案，又或匣底之下作豹脚，取其可入手指，以移重研，此尤非所宜，蓋硯實則易發墨，虚則否，故古人作研，多實其趺，又加以絣褥，正爲是也。

趙希鵠《洞天清禄集・研屏辯》 古無研屏，或銘研，多鐫於研之底與側，自東坡、山谷，始作研屏，既勒銘於研，又刻於屏，以表而出之。山谷有烏石研銘

屏，今在婺州義烏一士夫家，用南康軍烏石，蓋烏石堅耐，他石不可用也。

洪景盧《夷堅志》云：一士夫赴官就道，其子婦方懷娠，轎夫顛仆而半產，乃翁呼轎夫欲治之。夫曰：「逗曉不辨道路，爲一石所礙。」翁不信，親往視之，匾闊微如玉，良璞也。攜詣玉工，解作三片，青質白章，成山林雲月飛鳥像，歷歷分明，自取其二，以一謝玉工。工治作屏，因貴璫以獻御府，惜其無對，召工問之，工具以士夫姓名對，被旨以重賞宣取，湊成三屏，置之玉虛殿。

永州祁陽縣石，雖成紋，然景叢雜不清楚，又多刻畫而成，以手摸之，有凸凹可驗，閒有自然者，不甚佳。

蜀中有石，解開自然有小松形，或三五十株，行列成徑，描畫所不及，又松止高二寸，正堪作研屏。屏之式止須連腔腳高尺一二寸許，闊尺五六寸許，方與蓋小研相稱，若高大非所宜。其腔宜用黑漆或烏木，不宜用鈿花犀毗之屬。

取名畫極低小者嵌屏腔亦佳，但難得耳。古人但多留意作阮面大如小盤者，亦宜嵌背，苟非名筆，則不可，或用古人墨蹟亦妙。

謝肇淛《五雜組》卷之一二《物部四》　硯則端石尚矣，不但質潤發墨，即其體裁，渾素大雅，亦與文館相宜。無論琉璃金玉，靡俗可憎，即龍尾、紅絲見之亦當爽然自失。政似邢夫人衣故衣時，能令尹夫人自痛不如也。

皇象論草書宜得精毫莞筆，委曲婉轉不叛散者，紙欲滑密不沾污者，墨欲多膠紺黝者。梁竟陵云：「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仲英之筆，窮神盡意。」獨於硯無稱焉。蓋硯視三者稍可緩耳。今人知寶數十百金之硯，而不知精擇紙筆，以觀美則可耳，非求實用者也。子邑左伯，字仲英，當作「伯英」。張芝字考章，誕奏魏公書可見。

柳公權論硯，以青州爲第一，絳州次之，殊不及端。今青州所出石即紅絲硯也。唐彥猷亦謂紅絲石爲天下第一，蔡君謨問其故，曰：「墨，黑物也，施於紫石則曖昧不明，在紅黃則色自現，一也；斫墨如漆，石有脂脉，能助墨光，二也。」其言甚辨。然余習於用端，有解有未解耳。

唐李咸用《端溪硯》詩有「着指痕猶濕，經旬水未低。鴝眼工諳謬，羊肝土乍刳。捧受同交印，矜持過秉珪」等語。劉夢得《謝人惠端州石硯》詩：「端州石硯人間重。」李賀《青花石硯歌》云：「端州匠者巧如神，露天磨劍割紫雲。」則知唐人原重端硯。朱新仲《猗覺寮雜記》又載柳公權論硯云：「端溪石爲硯，至妙，益墨，青紫色者可直千金。」則非不知貴也，難得故耳。

蔡君謨云：「東州可謂多奇石。自紅絲出後，有鵲金黑玉硯，最爲佳物。新得黃玉硯，正如蒸栗續。又有紫金硯，又得褐石黑角石，尤精。向者，但知有端巖、龍尾，求之不已，遂極品類。」余之所好，有異於人乎？近代莆田參知蔡一槐酷好硯石，足迹半天下，凡遇片石佳者，必收行囊中，常有數十百枚。蔡氏可謂世有硯癖矣。

端硯雖有活眼、死眼之別，然石之有眼猶人之有斑痣，其貴原不在此。但端石多有眼，以此別其爲端耳。宋高宗謂端硯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不必以眼爲貴。余謂石誠佳，即新者自可，亦不必以舊爲貴也。

今之端硯，池皆如綫，無受水處，亦無蓄墨瀋處，其傍必置筆池。若大書，必置碗盛墨，亦頗不便。間有斗槽者，便爲減價。此但論工拙耳，非擇硯者也。余蓄硯多，擇有池者，吾取其適用耳，豈以賣硯爲事哉？及考宋晁以道藏硯，必取玉斗樣，每曰：「硯石無池受墨，但可作枕耳。」乃知千古之上，亦有與余同好者。

宋時供御大內，無非端石。航海之難，舟覆於莆之涵頭，禁中之硯盡落民間，然其始，人尚未知貴重。其後吳人有知之者，微行以賤直購之，久而漸覺，價遂騰涌，高者直百金，低亦不下一二十金。而莆人耳目既熟，轉市新石，妙加鐫琢，視之宋硯毫髮不殊，散之四方，於是吳人轉爲所欺矣。

銅雀瓦雖奇品，然終燥烈易乾，乃其發墨，倍於端矣。洮河綠石，貞潤堅緻，其價在端上，以不易得也。江南李氏有澄泥硯，堅膩如石，其實陶也。有方者，六角者，旁刻花鳥甚精，四周有羅篆紋，較之銅雀又爲良矣。

馬肝、龍卵，色之正也；月暈、星涵，姿之奇也；魚躍、雲興，石之怪也；結鄰、璧友，名之佳也；稠桑、栗岡，地之僻也；金月、雲峰，製之巧也；芝生、虹飲，器之瑞也；青鐵、浮楂，質之詭也；頗黎、玉函，用之靡也；磨穴、腹窪，業之篤也；盧擲、陶碎，道之窮也。

楊雄、桑維翰皆用鐵硯。東魏孝静帝用銅硯。景龍文館用銀硯。今天下官署皆用錫硯，俗陋甚矣。

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二錢，廉者之言也，然亦殺風景矣。質潤生水，自是硯之上乘，譬之禾生合穎，麥秀兩岐，可謂多得一石穀，纔直二百錢乎？蕭穎士謂石有三災，當併此爲四也。

韓退之《毛穎傳》，名硯爲陶泓。鄭畋、盧携擲硯相詬，王鐸嘆曰：「不意中

書有瓦解之事！」則唐人硯尚多用瓦也。

袁豪贈庾翼以蜂硯，蔣道支取水上浮查爲硯，則硯之不用石，蓋多矣。

高濂《遵生八箋・燕閑清賞箋》中卷《論硯》 高子曰：硯爲文房最要之具。古人以端硯爲首。端溪有新舊坑之分。舊坑石色青黑，温潤如玉，上生石眼，有青緑五六暈，而中心微黄，黄中有黑點，形似鴝鵒之眼，故以鴝鵒名硯。眼分三種，暈多晶瑩者，謂之活眼；有眼朦朧，暈光昏滯者，謂之泪眼；雖具眼形，内外焦黄無暈者，謂之死眼。故有「泪不如活，死不如泪」之評。又以眼在池上者，名曰高眼，爲佳；生下者，爲低眼，次之。惟北岩之石有眼，餘坑有無相間。或有七眼、三五眼，如星斗排聯者，或十數錯落，上下四旁生者。或有白點如粟，貯水方見隱隱，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爲下岩之石，今則絶無，有則希世之珍也。上岩、中岩之石，皆灰色而紫如猪肝，總有一眼，暈少形大，如雄鷄眼，扣之摩之俱有聲，質亦粗礪，即今之端石是也。歐陽公以端之子石爲佳，以子石生大石中，爲石之精，其發墨光潤，貯水不耗，爲可貴耳。古有端石貢硯，無眼，其細膩發墨，色青光潤，此必下岩石也。想貢硯在宋，官司取多，不暇剪裁取眼故耳。貴在發墨，何取於眼？無眼者，但不入於俗眼，鑒家何礙？歙石出龍尾溪者，其石堅勁發墨，故前人多用之。以金星爲貴，石理微粗，以手磨之，索索有鋒芒者，尤佳。歙溪羅紋，如羅之紋，細潤如玉；刷絲，如髮之密，金銀間刷絲，亦細密；眉子，即峨眉也。如甲痕，爲舊坑四種石也，色俱青黑。其新坑者，羅紋如蘿菔紋，刷絲每條相去一二分，眉子或長一二寸。金星新舊坑石色雖淡青，質并粗燥。銀星新舊坑同。故歙石有龍尾、金星、蛾眉角、浪松文等名。有種湖廣沅州出石，深黑，亦有小眼，廣人取歸作硯，名曰黑端。沅人取作犀牛、魚、龜、荷葉、八角等式。瀘溪石，淡青色，内深紫而帶紅，極細潤，用久光甚，有黄脉相間，俗號紫袍金帶。有僞造者，以藥鑿嵌成之，自有痕迹。洮河緑石，色緑微藍，其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岩，出陝西，河深甚難得也。今名洮者，俱瀘石之皮，乃長沙山谷中石，光不發墨。廣東萬州懸岩金星石，色黑如漆，光潤如玉，以水潤之，則金星自見，乾則無迹，極能發墨，用久不退，在歙之上，端之下岩石可并也。浙之衢石，黑者亦佳，多不發墨。他如黑角硯，紅絲硯，黄玉硯，褐色硯，紫金硯，鵲金墨玉石硯，皆出山東。水晶硯發墨如歙。蔡州白石硯，浮蓋山仙石硯，丹石硯，唐州唐石硯，宿州宿石硯，吉州紫石硯，淄州黄金硯，金雀石硯，青州石末硯，熟鐵硯，紫金石硯，用不發墨。青石硯，蘊玉石硯，戎石絳石硯，淮石硯，寧石硯，宣石硯，吉石硯，夔石硯，如漆發墨。明石硯，萬州磁洞石硯，相州銅雀瓦硯，未央宫瓦頭硯，柳州柳石硯，出龍壁下；成州成石硯，出栗亭。瀘硯，濰硯，南劍州魯水硯，宿州樂石硯，號州澄泥硯，登州駝基島石硯，歸州大陀石硯，江西寧府陶硯，形肖銅雀。高麗硯，上鑿花巧。梁公硯，銀硯，銅硯，磚硯，漆硯，蚌硯，磁硯，硯之出處不可勝紀。衆硯中龍尾發墨，池水積久不乾。端溪美惡俱能發墨，中有受水燥濕之别，羅紋過於龍尾。銅雀硯沉水千年，原質亦細，故易發墨而不甚燥，亦不壞筆，他則無足議也。唐之澄泥硯，品爲第一，惜乎傳少，而今人罕見。古之名硯，如陳省躬有仙翁硯，陶穀有兩池圓硯，名曰璧友。和魯公有雪方池硯，周彬公友人有金棱玉海硯，徐鼒之有小金成硯，宣城有四環鼓硯。李後主有生水硯，内有黄石子，子在則水，無子則涸。孫之翰有呵水硯，一呵水流。丁晉公有水硯，一泓墨水，盛暑不乾。劉義叟造瓦硯。丁寶臣緑石硯，即緑豆端也。謂之玉堂新制，送王介甫，故介甫詩有「玉堂新制世争傳，況是蠻溪緑石鐫」之句。蘇長公硯，銘曰：「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錘，以致斯珍。」此言下岩端石在宋亦難采取如此，況後數百年矣，何能易得？若余所見硯有百方，皆名硯也，不能一一悉記，舉其可寶者言之。如端溪天生七星硯、緑端石硯、玉兔朝元硯、子石硯、山字子石硯、天成白玉風字硯、漢碧玉圭硯、唐澄泥八角大硯、未央宫磚頭硯、德壽殿犀紋石硯、天潢硯、龍尾石筒瓦小硯、洮河緑石硯、銀絲石硯、古瓦鴛硯、靈壁山石硯、龍尾石段硯、興和磚硯、石渠瓦硯、豆斑石硯，此皆硯之極少而至精妙者，圖其形體，共海内鑒家賞之。噫！有硯存笥，如范喬之遺子者，能幾人哉？人能賤金玉而寶硯石者，又幾人哉？況佳硯之不得其主，又不知其幾矣。他如沉於深淵，掩於厚土，毁於兵燹，敗於顛覆，災於記算之旁，困於學究之側，其幾又何勝於千百計也，惜哉！

潘之淙《書法離鉤》卷二《適志》 《翰林禁經》云：書法有九生：一生筆，純毫爲心，軟而復健。二生紙，新入簏笥，潤滑易書，即受其墨，若久露風日，枯燥難用。三生硯，用則貯水，畢即乾之；司馬云：硯石不可浸潤。四生水，義在新汲，不可久停，停不堪用。五生墨，隨要旋研，凝和墨光爲上，多則泥鈍。六生手，適攜執勞，腕則無準。七生神，凝神静思，不可煩躁。八生目，寢息適瘖，光明分明。九生景，天氣清明，人心舒悦。備此九者，乃可言書。

潘之淙《書法離鉤》卷六《利器》 東坡云：使人作字，不知有筆，亦是一快。又云：製墨之妙，正在和膠。今之造佳墨者，非不擇精烟，而不佳絶者，膠法謬

也。又云：研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又云：研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研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放，艸書苦無法。

書譜云：水太漬則肉散，太燥則肉枯，乾研墨濕點筆，濕研墨乾點筆。又云：磨墨之法，重按輕推，遠行近折，濃則滯，淡則薄，麤則多累，積則不勻。又云：研池寬面細，每夕一洗，則水墨調勻，骨肉得所。端石取細潤停水，歙石唯取填澀，發墨兼之，斯爲美矣。又云：初學須用佳紙，今後不怯；用惡筆，今後不擇筆。凡書不得自磨墨，令手顫觔骨木强，是大忌也。磨墨不得用研池中水，令墨滯筆迄，須以水注汲新水，臨時斟酌之。

潘之淙《書法離鉤》卷九《原研》 劉氏云：研者堅也，研也。太公曰：石研孔箸。其用久矣。唐皆鳳池研，中心如瓦凹，故曰研瓦。援筆因勢凹則鋒圓，書畫亦圓。今研如砥，援筆則鋒多偏。近有鐓心凸研，援筆則三角矣。

坡翁云：建州北苑鳳凰山，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石，聲如銅鐵，作研至美，如有膚筠然。此殆玉德也。疑其太滑，然至益墨，余名之曰鳳咮。

又云：僕好用鳳咮石研，然論者多異同。蓋自少得真者，爲黯黮灘石所亂耳。

淄石號韞玉研，發墨而損筆。端石非下嵓者，宜筆而褪墨。二者當安所去取？用褪墨研，如騎鈍馬，數步一鞭，數字一磨，不如騎騾用瓦研也。

端溪石出肇慶府端溪下嵓，舊坑卵石，色黑如漆，細潤如玉，有眼，眼中有暈，六七眼相連排，星斗象。此嵓慶曆閒坑已竭。又有一種卵石，去臕方得，材色青黑，細潤如玉，有青花如箸頭大，似碧石青瑩，或有白點如粟，排星斗象，水濕方見。皆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二種石最貴。下嵓止有一坑，出此二種石，其色未嘗紫也，別無新坑。

端溪中嵓，舊坑亦卵石也。色紫如嫩肝，細潤如玉，有眼，小如菉豆，或有綠條文，或有白條文。堅而圓者爲眼，横而長者爲條。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種石亦貴。外有青臕色，久用鋒鐓不退。北宋時坑已取竭。中嵓新坑石色淡紫，眼如鸜鵒，眼中有暈，嫩者扣之無聲，磨墨微有聲。

端溪上嵓，舊坑、新坑石皆灰色，紫而麤燥，眼如雞眼大，扣之、磨墨皆有聲，久用光如鏡面。舊坑稍勝新坑。惟端溪有眼。古云無眼不成端。其眼有活眼、淚眼、死眼，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又云：眼多石中有病。

辰沅州出一種石，色深黑，質麤燥，或有小眼。端溪人取歸，刻作端樣，稱爲黑端。辰沅人自製者，多作犀牛、八角等樣。又有一種滲石，出九溪滲溪，表淡青，内深紫而帶紅，有極細潤者，久用則光如鏡面。或有金線及黄脈相閒者，號爲紫袍金帶。

歙溪石出歙縣龍尾溪，舊坑卵石，色淡青黑，有細紋，潤如玉，水濕微紫，或隱隱有白紋，成山水星月異象。燥則否，大者不過四五寸，多作月研，就其材也。或有純黑者。此石最貴，不減端溪下嵓，南唐時方開，至宋時盡矣。龍尾溪新坑石，色亦有青者，質麤燥，有極大者，盈二三尺。

金星舊坑、新坑石，淡青色，竝麤燥，大者盈尺。

銀星舊坑、新坑石，色淡青黑，竝麤燥。有星處不堪磨墨，多側取爲研，大者盈尺。

萬州懸岩金星石，質亞端溪下嵓，色漆黑，細潤如玉。水濕金星則現，乾則否，極發墨。

洮河緑石，色緑如藍，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嵓，出臨洮大河深水底，甚難得。今有緑石研名洮石者，多是滲石之表，或是長沙山石也。滲石光而潤，亦不受墨。

銅雀研，乃銅雀臺瓦，入水多年，故滋潤發墨。世多僞者。

未央研，乃未央宫瓦，亦注水經久，好事者以爲研。

李漁《閑情偶寄》卷一〇《器玩部上》 暖椅式如太師椅而稍寬，彼止取容臀，而此則周身全納故也。如睡翁椅而稍直，彼止利於睡，而此則坐卧咸宜，坐多而卧少也。前後置門，兩旁實鑲以板，臀下足下俱用棚。用棚者，透火氣也，用板者，使煖氣纖毫不洩也，前後置門者，前進人而後進火也。然欲省事則後門可以不設，進人之處，亦可以進火。此椅之妙，全在安抽替於脚棚之下。只此一物，禦盡奇寒，使五官四肢，均受其利而弗覺。另置扶手匣一具，其前後尺寸，倍於轎内所用者。入門坐定，置此匣於前，以代几案，倍於轎内所用者，欲置筆硯及書本故也。抽替以板爲之，底簽薄磚，四圍鑲銅。所貯之炭，務求極細，如爐内燒香所用者。置炭其中，上以灰覆，則火氣不烈而滿座皆温，是隆冬時別一世界。況又爲費極廉，自朝抵暮，止用小炭四塊，曉用二塊至午，午換二塊至晚。此四炭者，秤之不滿四兩，而一日之内，可享室煖無冬之福，此其利於身者也。若止利於身而無益於事，仍是宴安之具，此則不然。扶手用板，鏤去掌大一片，

以極薄端硯補之，膠以生漆，不問而知火氣上蒸，硯石常煖，求無呵凍之勞，此又其利於事者也。

朱彝尊《説硯》 端州於今爲肇慶府。山石多可製硯，惟水巖最上。水經鬱溪東至高安縣爲大水，蓋蒼梧至是五百里，有羚羊峽以束之，峽勢將盡，其左折而北趨，有峰曰朝天岩。端溪之水出其陰，溪長一里許，廣不盈丈。自水口北行三十步，有穴。窺之，止容一人，俛伏捫而入，積水灌其中。凡取石，必先以瓠汲水，自内而外，若傳杯然。水涸，熬豚膏，燃紙爲燈，由穴而入，中漸廣，分三涂，穿洞半里抵岩壁，岩高三丈，上下皆剖石，不可鑿也。鑿石之工多黄岡村民，日役不過四十人，坐卧偃側其内，得石自内傳乎外，一如汲水法。岩三層，石分三品焉。上岩者，質純而艷，微紫；中岩者，質潤而凝，色漸青；下岩者，質淡而細，色近白，有眼。沉水觀之，若有蘋藻浮動其中者，是曰青花，試以墨，若熬釜塗蠟者然，斯爲美矣。其餘紋不同，紫氣奔而迴磚，謂之水捺；聚而爲輪，謂之金錢；紫氣既竭，白氣次之，謂之蕉葉白；凝緑若灑注，謂之翡翠；白凝於緑，纖而長者，謂之玉帶；黄氣亘其上若虹，謂之黄龍；若縷，謂之金線；點墨瘢相比，謂之雀斑；丹若粟者，謂之硃砂；斑斑蝕如蟲嚙，謂之蟲蛀；旁色赭者，謂之鱣血邊。其爲眼不同者有鸜鵒眼，有鴉眼，有象眼。黄謂之鴉，碧謂之鸜鵒，眼不貴黄也。圓者爲鴝鵒，爲鴉，長者爲象，眼不貴長也。或三五其暈，或七九其暈，暈有奇而無偶者也。辨水岩者必於是驗之，思過半矣。朝天岩在水岩之南，産石易與水岩混，亦有蟲蛀，有玉帶紋，有金線。若翡翠似矣，恨微黄；黄龍似矣，(恨)燥；蕉葉白、火捺似矣，恨糢糊；硃砂斑似矣，恨太低。其眼，四旁若漬，睛翳不明，此泪眼也。形體備而光采全無，此死眼也。自此而外則屏風山背有石，西坑有石，北嶺有石。大抵拒墨者，多向日視之，見有若繁星者，有若金銀氣者，其理粗，其質燥，其聲堅響，其色深紫，或如猪肝，或如黛緑，或如敗錦，或間道如松木紋，皆石之下者也。宣德岩在屏風山半，開自宣德年，品在朝天岩之上，山多虎患，故歲久無采者。要之，得水岩而諸山之石可廢，得青花兼鴝鵒眼者，而諸品又可廢矣。三水梅花坑去端溪四十里，在三水縣境，産石亦有鴝鵒眼，較之水岩無異也。然徑尺之石，眼或多至百數，光滑易製，不知硯者惟眼是求，挾之以爲希世之寶，特宋人之燕石耳。予遊嶺表，正值采硯時，購水岩石百餘，久盡散去。海鹽周福柱從余學詩，以端石硯爲贄，乃追憶舊日所得，爲説示之，俾審所擇焉。

盛百二《淄硯録》 余以戊子夏承乏般陽。明年春，訪淄石硯材所自出，采取十餘車，聚工琢之。先成硯三百餘，無一可者，心頗悔之，後得一小方，四面天然，邊者細潤，發墨亞於端州上品，中横青黄色，紋若龍尾，名之曰蒼龍尾硯，以視淄人，咸以爲自來官工所琢硯，無及此者。乃諮訪取材之法，及官工之弊，復成硯數百，其中可者不過二十餘方，閒閱前人談硯之説，隨手記録，以爲《硯譜》，而鄰封所産者亦連類及之。八月，丁母憂，未竟之，石悉散於人，硯亦隨人所取，存者什一而已。譜時有增益，然十年以來，山陰興盡，視同敝帚矣。今夏任城山長吴江錢子巽齋寄示談硯數條，并勸令付梓，因次其先後，易名《硯録》，恐見聞未廣，災梨尚有待，姑述其本末如此。時乾隆己亥八月朔也。

宋熙寧中，初尚淄硯。温公修《資治通鑑》，神宗躬擇其尤者賜之。當時有韞玉、金星、青金、黑玉等名，諸家之論以爲發墨損筆，又謂其可與端、歙相上下，放翁《蠻谿硯銘》云：龍尾之羣從，而淄韞玉之伯仲也。大約淄石之等不一，昔人或得其一二，而品第之，恐偏而無當也。昔時取石之處，或云金雀山，或云梓桐山石門澗，今則在淄川東北二十餘里河東莊之仙巖洞，一名洞子溝者是也。兩厓相對，鐵色壁立，南北厓各有洞，可容數十人，中爲澗壑，流水自東而西注，東畔巨石平鋪，方廣數十畝，皆硯材也。徑尺之石，高下不同，方寸之石，腹背過異，其麤者必鬆，石粉與墨俱下，損筆尤甚。以出於璞者爲佳，韞玉所以名乎？形如卵，俗名鳳皇子者爲最，猶端溪之子石也。《端硯譜》云：石有黄膽胞胳，鑿之，方見硯材，所謂子石。蔡君謨又謂之紫龍卵。歙硯亦然。東坡《硯銘》云：東坡硯，龍尾石，開雀卵，見蒼壁。其四面天然邊，或三面天然邊者次之，然已不易得矣。取之之法在不惜石，用大石兩相擊，因其理自解而擇之，或從罅處攻之，方數尺之石，僅得一掌焉，不可必也。邊有鐵色者，紫者，白者，黄者，其白與鐵色者，或恐其滑，黄色者又恐其疏。有明質暗花如竹草形者，人以爲奇貴，然欲其在背，而面則以純爲貴。有紺青、紫雲、沈緑、褐色等名，亦有似蕉葉白者，似火捺者，似玳瑁者，不易得也。亦有黄龍文及金綫銀綫如斷文者，石之經脈也。昔人謂其久則斷裂者，蓋以此，以無爲貴。然不必天然邊而佳者亦有之，以鑿試之，大都質麤者理疏，琢磨之功省。雕鏤之，墨染之，蠟炙之，以炫於肆者，皆是也。攻堅者工力數倍，雕鏤不易，施且損器，工所忌，故輒匿之，或棄之，或以其美竊之，官所取以大而方正者爲尚。又或爲屏，刻書與畫以供口。案：遇碎石則捐之，無異買櫝而還珠矣。金星不欲堂，研墨處有如銅屑偏布者非佳也。又有一種金星多且大，石

甚疏，不久即窪，金星林立如枚矣。淄地多山，石之可爲硯者不乏。當不獨仙巖，即余所采尚不及水坑，遺珠恐不免，安得好事如北海公者乎。

唐彦猷《硯録》淄州。淄州縣最爲多石，所謂青金石者，其色青黑相混，性少堅，潤而發墨者，可與端、歙相上下，但不甚美好。

《讀書誌》：唐詢《硯譜》二卷，亦名《北海公硯録》。

又云：淄川金雀山石，色紺青，堅潤，出歙石之右，而研墨須倍之，以此反不逮，蓋潤密之故。又云：青金石出梓桐山石門澗中，其色青黑相參，有如銅屑徧布，亦有純色者，理極細密而堅，叩之無聲。

集説

東坡題跋：淄石號韞玉，發墨而損筆。端石非下巖者宜筆而褪墨，二者當何所去取？用褪墨硯，如騎鈍馬，數步一鞭，數字一磨，不如騎驢用瓦硯也。

米元章《硯史》：淄州石理滑易乏，在建石之次。

按《顔山雜誌》云：石自有發墨而不損筆者，二公皆未之見也。

王闢之《澠水燕談録》：梓桐山青金石，或曰即自然銅。范文正早居長白山，往來於此見之，後知青州，遣工取爲硯，發墨類歙石，東方人多用之，因名范公石，然不耐久，久則恒自斷裂。

高似孫《硯箋》云：淄州金雀山有韞玉、金星二石，中硯。又云《寰宇記》：淄州産長理石。邵康節《金雀硯詩》：銅雀或常有，未嘗見金雀。金雀出何所，必出自雲岳。翦斷白雲根，分破蒼岑角。水貯見温潤，墨發如瀲灩。

唐夢賚《濟南府志》：反蹤。古城東北洞子溝石亦可礲硯。蔡君謨所謂雀金恐是金雀。黑玉，東州奇石也。王文學敏人，負石壘其父墓，凡麗牲之碣，皆洞石爲之，其父文學瑞永，殫心韵學，好古工詩，敏人工畫，固可與雀金爲三友矣。

曹昭《格古要論》：黄金硯出淄川。

按《金雀山邑志》無據，《濟南志》似即洞子溝，然金雀之名，問之土人皆不知。即省志、郡志、益都、博山志皆不載。或云金嶺鎮南有金山，即金雀，未敢謂然。梓桐之桐，今作橦，在縣治東北十餘里，與贔山比肩，有前洞、後洞，所謂石門澗者，洵不誣矣，但不聞有硯材。然此山與仙巖相距僅十里，雖不連屬，或當時以其相近而概舉之，亦未可知。至《寰宇記》所謂長理石，恐是藥材。

《魏書・地形志》：東清河郡治般陽，所屬繹幕縣，有隴水，即瀧水也。鄒縣有金雀山，郡縣並劉宋僑置，非平原之鄒與繹幕也。般陽即今淄川縣治，隴水既在今縣境内，金雀山當亦不遠。

孫文定公沚亭廷銓《顔山雜誌》：硯石産顔神鎮北庵上村倒流河側，千夫出水，乃可以入，西偏則硬，東偏則薄，惟中坑者堅潤而光，暎日視之，金星徧體，暗室不見者爲最。星大者，最下。

按此恐即《硯箋》所謂金星石也。但暎日視之，金星徧體，雖他處亦有之，不獨此也。顔神鎮爲今博山縣治，宋時屬淄川，元時爲行淄川縣治。庵上村石，亦淄石也。然孫公作記，至今百二十年，而庵上村石人不顧而問焉。又唐豹巖爲本邑人，其撰《濟南志》亦云淄石坑在顔神。於洞子溝略言不詳，未知何故。

《顔山雜志》云：崇禎間有人於巖後鑿煤井攻山出石，其理自然而解文成鱗甲，悉如魚龍，一邊凸起，一邊凹，如相印鑄。按此仙巖亦有之，或如葉如花如龍如鳳，然其石往往理疏。

《歙硯譜》云：硯成塗墨與石相益，於洗濯不惹墨漬，初使塗以薑汁，研即著墨，今人云以塗礬非也。今之爲淄石者亦然，無不塗以墨，次用蠟以藏其拙，若石質堅潤，琢磨又精，墨自不漬，何必蠟乎？又石理欲卧不欲立，立者雖堅，宿墨三日不滌，即剥蝕矣，大約與端不同，亦或因燥之故，蠟墨之於硯，猶木之漆，火炙之欲其蠟墨之異入也，而石已枯矣。

萩林先生《端硯譜序》：石理直則順，故拒墨；横則逆，故留墨。善製硯者，用其横理，則與墨相迎如膠漆，且落墨細，用久不滑。家南箕翁謂：端石宜用側面，信然。

附録青州韞玉　萊蕪石　石末　紅絲

米元章《硯史》：青州韞玉硯，理密聲清，青黑色，白點如彈，不著墨。

按：余得高子益所製臨淄鳳皇山石硯，色黑，堅潤，冬月不凍，旁有白點如礬，不受墨，豈即青州之韞玉乎？或謂鳳皇山與淄石同一脈，蓋青淄脣齒。又淄水出原山，由益都臨淄以入海，凡産淄水之旁者，皆可名淄石。《山東通志》云：淄硯出益都西山淄水間。然則安知淄不可爲青，青不可爲淄也。余見淄石屏，色黑，方徑尺，上有紅雲，作撝日弢霞之象，下有白點如雪花，與鳳皇石同。子益名緒增，司理繩東先生之後，有硯癖，遇佳石即自琢之。

柳公權云：青州石末硯第一，絳州次之。

歐陽文忠云：潍州石末硯，皆瓦硯也，甚善發墨，非石硯之比，然稍麤者損筆鋒。石末本用潍州石，前世已記之，故唐人惟稱潍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尤擅名天下矣。

唐彦猷《硯録》：潍州北海縣山所出爛石，土人研澄其末燒之爲硯，即柳公權所云青州石末硯者，潍乃青之故北海縣也。

按閩人有以木爲胎，屑端石調漆爲硯者，亦輕而發墨。

東坡云：柳公權論硯甚貴青州石末，謂墨易冷。世莫曉其語。此硯青州甚易得，出陶竈中，無潤澤理。

蔡襄《文房四譜》：石末，受墨而費筆。

李之彦《硯譜》：青、潍州石末硯，皆瓦硯也。柳公權以爲第一者，當時未見歙石，以爲上品耳。

葉夢得《石林避暑録話》：柳公權記青州石末硯，墨易冷。冷字或爲泠，凡頑石捍堅，磨墨者用力太過而疾，則兩剛相拒，必熱而沫起，俗言磨墨如病兒，把筆如壯夫。又云：磨墨如病風。手皆貴其輕也。泠與泠二義不相遠。石末本瓦硯，極不佳，至今青州有之。唐中世未甚知有端歙石，當是以瓦質不堅，磨墨無沫耳。物性相制，固有不可知者，今或急於磨墨而沫起，殆纏筆不可作字，但取耳中塞一粟許投之，不過一蕞，磨即不復見。頃墨工王湍言此，試之，果然。

按：石末固未爲佳，公權以比絳州澄泥，爲第一耳。

蘇易簡《文房四譜》其硯譜載天下之硯四十餘品，以青州紅絲石爲第一，端州斧柯山石爲第二，歙州龍尾山石爲第三。

按此條一作唐李石《續博物志》。

唐彦猷《硯録》：嘗聞青州紫金石其傳之四方，多以鐵銅而匣片石于其中，頗類永福石。嘉祐六年，余知青州，至即訪紫金石所出，于州之南二十里曰臨朐縣界，掘土丈餘乃得之。然石有重數，土人所取者不過第一、第二重，至第四重則澤尤甚，而色又正紫。雖發墨與端、歙差同，而資質殊爲下。青之西至淄川縣境最爲多，石有青金石，又有金雀山石。又得登州海中駝基島石，全類歙石而文理皆不逮也。其後得青州益都縣石工蘇懷玉言，州之西四十里有墨山，山高四十餘丈，西連兗州，凡三百里，山頂出泉，縣流至山下，清甘芬香，與諸泉特異，傳謂有靈草生于上，泉出于其間，故清染而香。由山之南盤折而上五百餘步，乃有洞穴，深約六七尺，高至數丈，其狹止能容一人。洞之前復有大石欹縣欲墜者，石皆生於洞之西壁，不知重數，如積疊而成，大率上下皆青，或赤石數重，其中乃有紅黄而其文如絲者一，相傳曰紅絲石。去洞口絶壁，有鐫刻文字，乃唐中和年采石者所記，竟不知取之何用，迄今經二百餘年不復有人至，其上者獨山下民，時往視之，莫不指以爲奇寶。余既聞其説，意謂可取爲硯，丞遣白直偕蘇氏而往，初頗戕，以高險不可得入，因厚給其資，勉之使行。既往六七日，僅得方四五寸者二。其外有若皮膚掩蔽，漸以麤石磨治，已而理盡露，華縟密緻，皆極其研，既加鐫鑱，則其聲清越，鏘若金石，殆非耳目之所聞見。亟命裁而爲硯，以墨試之，其異于他石有三。他石不過取其温潤滑瑩，此乃漬之以水而有滋液出于其間，以手磨拭之，久黏著如膏，一也；它石與墨色相發不過以其體質堅美，此乃常有膏潤浮泛墨色，故其相凝若純漆，二也；他石用訖，甚者不過頃刻，其次止終食之間，墨即乾矣，此若覆之以匣，數日墨色不乾，經夜即其氣上下蒸濡著於匣中，有如雨露。此三者，雖世之稱爲好事者，非精于物理則無由得之。其采鑿于洞中，皆就壁間先鑿去其上下石，然後乃及美材，每患引鑿之不能加長，故所獲無大者。又在外多黄，近内則紅，雖其體則均而色未能純。後乃于洞之側穿爲一穴，其廣袤丈，掘土至六七尺，往往得成片者，大或踰尺，而色皆純，其土不常土，皆成乳末，推尋石之聚結，蓋山髓脈也。自辛丑夏四月至癸卯春三月經二年，凡工人數十往，其所得可爲硯者大小共五十餘。一日，洞門爲巨石摧撗而人不可復入，其石遂絶。今人有得之者皆洞外黄赤之石，尚假此名，殊非真也。余往令端人崔之才、歙人汪琮購求得二州之石品第一者，愛而用之，平居未嘗須臾去也。自得兹石，而端、歙皆置於衍中不復視矣。因論著古今所載之石及自所見，隨其優劣而次序之，分爲上下二卷，非敢傳於他人，姑欲貽諸子孫，後將有所得則當續而廣之，以成吾之志也。

又云：青州墨山紅絲石其外有皮表，或白或赤者，有文如林木之狀，既加磨礱，即其理紅黄相參，二色皆不甚深，理黄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黄，若其文上下通徹勻布，此至難得者。又有理黄而文如柿者，或無文而純如柿者，或其理純紅而文之紅又深者，若黄紅相雜而不成文，此其下也。文之美者則有疑轉連接團圓，方二三寸，而其絲凡十餘重，次第不亂，或如月暈，自心及外可及六七重者，或如山石而尖峯奇勢皆具者，或如禽魚雲霞花卉之類者。此但論石之文采不一，至於資質潤美，以及發墨則皆均也。其石久爲水所浸漬，即有膏液出焉。若久乾者以手拭之則有白屑被其上，乃膏液之所結積也。凡爲硯初用之固有法，

今更不載，惟精于物理者自當得之。然世之人罕有識者，往往徒得之而不能用也。悲夫！此石之至靈者，非他石可與較，故列之于首云。

米元章《硯史》：紅絲石作器宋佳，大抵色白而紋紅者慢發墨，亦漬墨不可洗，必磨治之。文理斑石赤者不漬墨，發墨有光而紋大不入看。慢者經暍則色損，凍則裂乾，不可磨，墨浸經日方可用，一用又不可滌，非品之善。

李之彥《硯譜》：紅絲石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唐彥猷甚奇此硯，以爲發墨不減端石。

杜綰《雲林石譜》：青州縣縣上疑有脱字。紅絲石産土中，其質赤黄紅，文如刷絲縈繞石面而稍軟，扣之無聲，琢爲硯，先以水漬之乃可用。蓋石質燥渴，頗發墨。唐林甫彥猷作《墨譜》當作硯録。以此爲上品。

錢異齋大培云：令從深洞仰而剜取，正如唐彥猷法，未聞産土中。石質有好惡，不繫有聲無聲，如彥猷所云，扣之其聲清越者，亦未嘗不佳。

按：杜謂産土中，恐以臨朐紫金石爲紅絲石矣。得非青州之下脱臨朐二字乎。

王漁洋《分甘餘話》：唐詢《硯録》以青州黑山紅絲硯爲第一。今黑山在顔神鎮，友人趙子和作羹琢二石以贈，雖發墨而甚損筆，且麤硬。彥猷所云不知何據。昔人品果以緑李爲第一，居荔枝上，亦此類也。

按：黑山，《硯録》作墨山。又《博山志》云：山在縣東南十里。他山石青，黑山石黑，産鐵，不聞其可爲硯。且去益都甚遠，與《硯録》四十里之數不合。余初得紅絲石，聞在益都之苔頭，距淄川東界十餘里，其石紅白相間，紅多而白少，白如玉。受墨，紅處漬墨且麤硬。或云：以中白而四邊紅者爲佳。恐不確。曾見趙秋谷紅絲硯，似香色而間有絲，近見紅絲硯頗有與秋谷硯相類者，云出益都西三十五里之黑山，蓋即墨山，漁洋誤以爲顔神之黑山也。又臨朐盤龍山石，其色紫理疏，土人亦謂之紅絲，恐即《硯録》所云紫金石也。

錢異齋云：紅絲石産黑山，東距益都治三十五里，山下有王孔莊。《硯録》黑作墨，或以名不雅改爲墨山耳。又云：亘三百里。則黑墨非有兩山，當是産王孔者爲紅絲，産顔神者石黑。自雍正以前顔神亦益都也。王文簡屬紅絲於顔神，傳聞之誤。

又云：紅絲石美惡不齊，前人褒貶亦迥異。米元章詆之太甚，若蘇易簡、唐彥猷以爲端歙所不及，又似不虞之譽。近來新琢之硯，誠未爲大佳。培在益都日購得舊硯二，皆天然山水樹石，肌理細膩，此誠他石所不能兼者矣。

王漁洋《池北偶談》：鄒平張尚書延登，崇禎中遊泰山，宿大汶口，偶行飯至水濱，見水中光芒特異，出之則一石，尺許，背負一小蝠一蠶，腹下蝠近百，飛者伏者，肉翅如蠶，若天然，有小凹，可受水，下方正可受墨，因製之爲硯，銘之曰：泰山所鍾，汶水所浴。堅勁似鐵，温瑩如玉。化而爲鼠，生生百族。不假雕飾，天然古緑。用以作硯，龍尾繼躅。文字之祥，自求多福。故名多福硯。《爾雅》：蝙蝠，服翼。郭璞注：齊人呼爲蠛蠓故又名蠛蠓硯。

按：此石萊蕪往往有之，不聞有光，人亦不之貴，其色緑，有深淺不同，又有如螻一作沃。村石色者，華東尚書所得，蓋特異于衆。在大汶口距萊蕪五十里爲泰安縣境，則不獨萊蕪有也。淄川西南至萊蕪界八十里有原山焉。其水南出爲汶，北出爲淄，今入博山縣。戊子秋，張萊蕪愚髯曾以二石見貽，長方四寸餘，其背有如蝙蝠影，如蜂蝶、蜻蜓者數十，文皆凸起，其一石面有珠、蝙蝠影，大寸餘，卻不易得，名之曰鴻福硯。可爲讀《易》研朱砂品此石，在八月十三日，爲聖壽節。銘曰：皇建敷錫，地不愛寶。來自丹穴，翔若朱鳥。如天之福，黎庶壽考。滴露細研，情遊羲昊。

曹溶《硯録》

一山川

江從西南來數千里，海從東北湧入不二百里，夾江兩岸皆山，至峽乃對束而起，氣不外行，合水之秀，因産硯石。

左江發源於交趾，經容縣至南藤縣，至南甯之合鎮，而與右江合。

右江發源于雲南之富州，入廣西田州，經柳州至南寧，而與左江合。

府江發源于全州，自湘山寺分水西南流至桂林爲灕水，東北流至衡州爲湘水，灕水自桂林下平樂至梧州爲府江。

以上三江，分合爲二，入梧州大江，即漢武使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處。西流入廣東界，經封川、德慶至肇慶，而爲端溪，一名西江，羚羊峽束之，兩山對峙，廣不盈里。

左江從交趾來，經南寧，下烏蠻灘，流至潯州。

右江從牂牁江來，出慶遠，流至柳州，下象州，至潯州，兩江合流而至梧州，達肇慶。又府江從全州湘山寺分水，過三十六陡，西南流至桂林爲灕水，東北流

至衡州爲湘水，灕水自桂林下平樂，則爲府江，越昭平至梧州，三江始合流而入於端溪矣。夾江兩岸，緜山複嶺，無有窮際。

端溪之水，出峽口，經廣利墟，下九江，過新會縣入海。廣利墟在三水縣西北數里，海潮至則直入峽口，至梧州乃已。

高峽山

自全州出道州，下龍虎關，逕平樂、賀縣至德慶，下端州。

全州

漱玉巖。

桂林府

桂山，灕山，湘山。

德慶州

三洲巖一名玉乳巖，石室中有石乳，蒼緑色，間類佛像、鐘磬、禽魚之屬，溪名端溪，有宋李綱玉乳巖三大字。

香山

端州

爛柯山　高峽山

東三十里曰高峽山，在黄岡，都高百餘仞，周四十里，與爛柯山相對。江流至此，夾束而小。相傳有羊化石，因名羚羊峽，又名高要峽。又二十里乃至産硯之山，山在郡之東南，東西南三面距江。

東南五十里曰爛柯山。在溪頭，都高數百仞，周五十里，峰如卓筆，常有雲霞。俗傳王質觀棋處。其麓隔溪二石巖正産端硯之所。有國朝用硯歲月枚數及董工官姓名。

東北三十里曰瀝水。源出北山諸澗，出羚羊峽，今作浮屠於石頂，以扼水口。

西七十里曰蒼梧水，源出爛柯山，有瀑布焉。

南爲大江，在府城南，出夜郎豚水，經牂牁水合衆水入海，亦名西江。

廣西水自雲貴交流而來，皆合蒼梧。左江正派始於盤江之北盤江，出烏撒，達貴州普安之東，南盤江出霑益、六涼、潕江通海。而皆會於阿迷，達貴州羅雄之南，兩江合而下泗城、田州，至南寧合江鎮，又與麗江合。麗江出交趾廣源州，經太平、思明府，兩江合而下横州，至潯州南門爲鬱江，即古牂牁江。漢武帝使歸義侯發蜀罪人下牂牁江，會於番禺，即此。右江正派始於柳江，源出都匀府，下獨山，經慶遠，至柳城與大融江合。過柳州與洛溶江合，下象州與都泥江合，始濁，乃入大藤峽。出峽過潯州北門爲黔江，黔、鬱二江合於潯東門，而下蒼梧，與府江合，府江一名灕江。灕江源興安之海陽山，一水相離，北入楚爲湘江，南入桂爲灕江，三水合流，出封川，過廣東入海。

數千里之水，奔流趨肇慶，而羚羊峽束之，左峽又横出，當江之衝，吸秀含靈，乃理勢之自然者。

二神理

山石在水土深奥中，自洪荒來不見風日，故質輭性澤，含滴弄芬，不雨而潤，入手如玉，叩之鏗然金聲，貯水則經歲不縮，受墨則膩而相親，含筆則護毫而加秀。

三采鑿

山拔地數百尺，其入山之口東南向，常年爲土所掩，刳土深丈餘，始見石。門高不逾七尺，廣不過五尺，皆巉削廉鋭，人矮行乃得入，望之黯黯然。入洞又復下行數十步，蛇蟠蚓曲，達於采石之所。中空如一閒屋，每丈許留石柱拄之，如是者凡三四處，蓋自唐以來積工劖鑿之所致也。空處皆受水，四時盈而不涸，蓋地勢窪下，山外雨潦既灌輸其中，又石理堅蒼細嫩，衆山精潤之氣，交萃於此，雖微雨潦水亦自滿，春夏秋三時，山足皆水，不見涯涘。開山者，秋盡冬初，募人累數百，人操一瓢，林立如貫魚，舀水瓢中遞出之，人足不移而水潛去，費莫大於此。水既去已，以枯藁藉足，然脂油之燈，使烟不灼目，仰而鑿石，人日一方，石皆圓，縱横之理，有小白脈可察，因而鑿之。凡石十方之内，中材者不二三，中材五十方之内，品貴者不二三，品貴百方之内，有眼者不二三，有眼十方之内，方圓五六寸可製爲硯者不二三。蓋格愈上則病愈多，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求其純粹縝細，一片紫玉，難之又難，百金不與易也。入水者爲下巖，稍高者爲中巖，山頂者爲上巖。下巖過中巖，中巖過上巖，其質迥異他石，要以水坑爲貴，識者自辨。

國朝爲封禁，設一把總守之。今則荒草彌望，石礫没徑，人跡罕到，然深水所封，天地祕固，非王侯將相不能議開。故雖土人不能得之，其號爲端溪，售於外方者，皆他山之石。至貴則山頂之石，同類而異氣者也。

四品類

有眼青花紫石爲最貴，眼取外圓内碧，端正有神，層暈分明，深淺相間，暈或九層、或七層、或五層，暈中有晴，睒睒欲照，如譜所稱鴝鵒者，上也。選眼之法，

大小適中，輸廓合度，碧多於黝，層各異色。若大或過量，小或似菽，散漫扁側，黃白參錯，昏眵失睛，平淺乏暈，皆昔人所云死眼、淚眼之擬也。石之蘊積，歷久衆理畢備，質既邁常，文乃溢出。眼者，石之至文也，如道德之士，能爲文章，其文有本，故眼不虛生，必起青花有據，非雲非霞，若星若霧，紫烝黑章，駢跗疊鄂，花聚之處，可察眼路，然有花繁而無眼者，未有無花而生眼者也。

無眼青花紫石次之。石必尚紫，紫必尚花，此元章論硯語也。

純紫石又次之。剛不過拒，柔不受刓，愉愉緻緻，悅澤如美人之膚，清空如雨後之天，不泥一形，不偏一色，才藏於中而德彪於外，斯石家之極則矣。

蕉葉白又次之。石納水滋，色乃過淡，細嫩之極，與墨相嫕，嫌其過柔，久或剥落，粤人最重此品，以數十金享之。

火黯紋又次之。石體精堅而不拒墨，紫暈艷發，錦雲蔚然而起，濃淡相間，或拂紋如螺，或繢彩如繡，質之純之剛者。以上五種，皆端溪貴族，遠近交重，物無異評者也。外此則有金線，深黃界道，粲粲若真金。有黃龍，色視金線而淺，散漫成片，中亦具五色。有鐵線，青紫之中純黑，忽二三寸許，勁直可鑑。有硃砂，則爲朱點，赤處特高。有翡翠，其色正緑，沈沈近人。翡翠一石中或數見，不若硃砂之孤生，然翡翠者，眼之肇端，其品爲不羣矣。有雨點，其色黑，離離參差，粤人稱爲雀斑。有蟲蛀，石中夾砂，砂體水囓之而空，乃成剥蝕之狀，惟宋坑中有之，亦佳品也。以上數者，非石所貴，然辨端石者録之，以他石皆無此數種也。

五別種

硯山將起，其發祖處爲屏風巖，其石性硬而滑，不發墨，俗呼爲屏風背。離高峽山里許，東南處最高起，名朝天巖，其石類上巖，色紫而乾，久乃拒墨。此二種與水巖同祖，往往足以亂真。過此則有梅花坑，眼最多而具五色。黃坑在七星巖之西北，産紫石而近紅。又有白端、緑端，皆七星巖之産也，品爲最賤。又有老鼠坑、將軍坑，皆不堪入目。惟宣德坑石深紫色，堅細發墨，爲山坑中上品，可與水巖作中駟。今此坑搜采已罄，絶不可得，惟收藏家偶一有之。

六辨訛

下巖雖在水中，石皆稠結蔓生，斧鑿乃脱。今人見圓石如卵，輒指爲水中自生，不知端溪之水，一自外侵，一自上漬，重崖密趾，狀若竇穴，竝無驚濤巨浪，安得轉石成子乎？又謂巨石懸空，中孕小石，此尤不經。石皆横生，其受鑿處紋理具在，必有黃胞，中無空處，又安有小石乎？又謂蟲生石間，蛀處成窗。察窗乃砂所爲，水滌之而中空，即水或生蟲，未必啗石。又謂石之在巖，輭如土粉，出巖見風，質始堅挺。詳詢工人，竝無此事。

七鑑戒

粤人不能用石，製成硯後，每融蠟封之，取其光瑩耀目。最可恨者，先用烈火燔硯，令極熱，然後傅蠟其上，則先融後凝，渾然無迹。石本水德，今乃火攻，芳潤之性，十損其五。蠟本韌膩，受塵垢，不數年磨去舊蠟，再上新蠟，蠟數上而石全枯矣。蠟中視石，如隔雲見月，昏翳悶人，且蠟石不發墨，未審於硯何補也。粤工多俗，往往刻作龍鳳花草之形，粗鄙萬狀，甚或嵌眼割面，蒙欺不一，自非解人，未易語此。若供以清泉，閟以漆室，精毫良墨，稱其名貴，雅人所知，兹録所略也。

水坑初入之處，山氣未深，土氣相錯，其石作黃白色，中有紅斑，與下巖石不類。閒有精堅，結成眼亦作黃色。

石成眼處，四圍多裂紋駭脈，蓋精華畢萃於眼，往往百病叢生。

曹昭、王佐《新增格古要論》卷七《古硯論》

端溪下巖舊坑石

端溪出廣東肇慶府，端溪下巖舊坑卵石，色黑如漆，細潤如玉，有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排星斗象，此巖宋慶曆間坑石已竭矣。又有一種卵石，去標方得材，色青黑，細潤如玉，有青花如筋頭大，似碧玉青瑩者，或有白點如粟，排星斗像，水濕方見，皆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二種石最貴，下巖止有一坑出此漆色，青花二種石，其色未嘗紫也，別無新坑。

端溪上巖舊坑新坑石

端溪上巖舊坑、新坑石，皆灰色，紫而粗燥，眼如雄雞眼大，叩之磨墨皆有聲，久用光如鏡面。舊坑稍勝新坑，惟端石有眼。

古人云，無眼不成端，其眼有活眼、淚眼、死眼、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又云，眼多者石中有病。

端溪中巖舊坑新坑石

端溪中巖舊坑赤卵石，色紫如嫩肝，細潤如玉，有眼小如菉豆，或有緑綫紋，或有白綫紋。堅而圓者爲眼，横而長者爲綫紋。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二種石最貴。外有横膘包絡，久用鋒芒不退，此石宋時此坑取亦竭矣。

中巖新坑石，色淡紫，眼如鴝鵒眼大，中有暈，嫩者扣之無甚聲，磨墨微有

聲，久用鋒芒退乏。石有枯潤，潤者亦難得，此石下巖低三等矣。

端溪古論　出《方輿勝覽》，新增

唐柳公權曰：端州有溪曰端溪，其硯有赤白黃色點者，謂之鴝鵒眼；或脈理黃者，謂之金線紋。

《端州郡志》云：有青紋者，謂之青綠，其短者謂之眼筋，下巖石亦有之，色微斑者，謂之火黯者，下巖無此。又有曰赤裂，曰黃霞，曰鐵線，曰白鑽者，圓而深，如鑽眼，曰壓矢，其色斑駁。其舊坑則有龍巖、汲綆、黃圃三石。汲綆全無眼。其新坑則有後磨、小湘、唐寶、黃坑、蚌坑、鐵坑六處，皆不及上三石。

蘇易簡《硯譜》：端溪硯，水中者石色青，山半者石色紫，山頂石尤潤，如豬肝色者佳。若匠者識山之脈理，鑿一窟，自然有圓石青紫色者，琢而爲硯，可值千金，謂之子石硯。

《東軒筆録》：魏泰曰：端溪硯有三種，曰巖山，曰西坑，曰後磨石。石色深紫，嶺手而潤，扣之清遠，有青緑圓小鴝鵒眼，乃巖石。其次色赤，呵之乃潤，鴝鵒眼色紫，紋慢而大，此乃西坑石也。其下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乾而少潤，謂之後磨石。西坑硯三，當巖石之一，下後磨石三，當西坑之一，其品可知。

宋丁寶臣知端州，以端溪緑石硯送王荆公，謂之玉堂新樣。

隋、唐、宋皆爲端州，宋徽宗封端王以潛邸，始改肇慶府。端溪在高要縣，下巖在大江中，又名北壁，有龍潭硯最佳。

評硯見《事林廣記》，新增

端硯出端溪，有上下巖、西坑，餘處悉其下也。惟北巖爲上。北巖即上巖，色理瑩潤有銼者，尤發墨，本以紫石爲上。紫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又有草蒙茸，金線紋，惟有眼者最貴，謂之鴝鵒眼，石文精美，如木有節，今不知者乃以爲病。惟上巖石有眼，眼之佳者，青緑黃三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九市，其大者尤爲希有，或布列硯中，如北斗、心、房星之形，世人以眼多少爲價之輕重。其生於墨池之外者，謂之高眼，生於内者，謂之低眼。高眼尤爲尚。然又有活眼、淚眼、死眼。黃黑相間，黧精在内，晶瑩可愛，謂之活眼；四傍浸清，不甚鮮明，謂之淚眼；形體略具，内外皆白，殊無光彩，謂之死眼。大抵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死眼勝無眼也。

吴震方《嶺南雜記》上卷　端石出肇慶府羚羊峽東，有上岩、中岩、下岩之列，有水坑、旱坑之分，有舊坑、新坑之目。其宋時舊坑，包公所謂不持一硯者，今亦無所得石矣。其石之精麤美惡，人人聚訟，皆由身不至端溪，以耳爲目，此倡彼和，究竟莫能辨真石也。彼地唯一僧及二三武弁識之，蓋以前當事者開坑，令其監督，日與土人石工及好事者，收藏者講究，故能略識其梗概也。大約不論石之大小，眼之有無，以細潤光嫩者爲上，其發墨與否，久而後貴，初出未有不發墨也，造爲種種異名，以炫遠近，古無此也。其眼亦不論大小，以層次分明、色澤圓活者爲佳，藏硯之人故自矜許，掌大舊坑非數十金不可致。至於城外廟前，掛中所賣者皆屏風岩，旱坑之石，價極賤，即新坑亦不可得矣。余無辨硯之識，無購硯之資，故不能言硯。侯官高兆，固齋客游於端，適值開茹，考訂殊確，著論一篇，可謂善言石者矣，録之於左。【略】

永樂、宣德間開坑，未幾俱罷去。崇禎末，蜀人熊文燦總督兩廣日，指揮蘇萬邦藏石工於江西緝火，中夜開坑，不敢自日中也。丁亥後，守禁罷，至今凡六開坑。工受官役，日有程，不擇膚理，鑿伐拆裂，宋、元、明五百餘年未聞也。大抵石理日剥，精華日盡，氣韵顔色不能一執成説，要以老坑具妍姿者爲定。余至端州，值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訪之石工，其言殊别，徵其説，各護所偏。余既喜身親古人未言之見聞，複重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而出，天地真蕴、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山便成陵谷，無有問津之處。爰述於編，庶幾後之君子觀覽寶藏，知此石實雲漢之鐘萃，三江五州之榮衛，或可以小慰於真宰也。

陳恭尹跋云：硯之用，發墨，不損毫，二者盡之矣。不損毫，常硯皆能之，唯發墨之也，非親試水岩不知也。他硯麤則銼墨，細則拒墨，水岩則不然，玉肌膩滑，拊不留手，著水研墨油油然，若與墨相戀不舍。墨愈堅者，其戀石也彌甚，以他硯並之，水之分數同，墨同手同，而爲研之數，水岩常少於他硯十之三四。每春夏間積雨時，墨竟日用之，則稜角軟腐反張，唯水岩可免此病。驟以他硯易之，頃刻不勝其苦矣。硯槽之水，隆冬極寒，他硯常冰，而水岩獨否。具此數妙，雖使椎樸無文，猶將拂拭用之。況其體質之美，千奇百變，不可殫窮，豈南離文明之德獨萃於端溪耶？

固齋所考剖析辯證，已無遺意。然近歲往往有一二所新出之石，氣韵顔色幾足亂真，不深心識别，鮮不爲所眩惑。亦有出自水岩，如固齋所云精華日盡，

不能一執成説者。跋曰：余嘗撰《石語》一篇，言端溪石頗詳核。而以天地英華日消月剥爲恨。固齋客端州，盡得三洞之精蘊，辨析毫芒，大洩神理，俾羚羊寶藏一一肺肝如見，美惡精粗，莫逃淵鑒。自唐以來，罕有能言及此者，真端溪之幸也。固齋來值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其美亦不如昔，因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無遺，天地真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兩峽將成陵谷。而雲漢之扶輿、三江之滎衛無以複完，恐爲斯地之災眚。嘻！誠仁人君子之用心哉。

范端昂《粵中見聞録》卷九《地部六・硯石》　唐宋古硯，大率老坑。新坑十餘種，然皆不及水巖。水巖在羚羊峽口之東，自端溪北行三十步，一穴在山下，高三尺許，乃水巖口也。匍匐而入，至五六丈，爲正坑。從正坑右轉數丈，爲西坑。坑門最小。從其旁入爲中坑。從正坑左轉十余丈爲東坑。東坑外，即大江矣。

三坑石俱有三層。上層稍粗，中層多鴝鵒眼，下層破碎不受斧鑿。三坑石俱有火捺、蕉葉白，而東洞尤美者，以其有青花也。青花之外，有若黄龍文者，朱黑點者，麻鵲點者，水氣縈折，如一道川流者，圓文如水花珠涌有層數者，拖緑纖長如玉帶者，黄若絲縷名金綫者，斑蝕如蟲嚙名蟲蛀者，兩旁色頗名爲鱣魚之邊者，凡十餘種。其火捺以紫氣奔而回磚，又如血暈，散開若雲霧之氣。或小而圓輪若金錢者，蕉葉白以純白成大片者，黄龍文以黄氣散布鴻鴻濛濛者，麻鵲斑以點黄如粟者，朱砂翡翠以紅緑分明者爲上。眼大者如五銖錢，小者芥子，以活而清朗有黑睛，非肉非泪非死者爲上。眼貴碧不貴黄，貴圓不貴長，貴多暈，暈至十餘重者。大率暈有奇無偶。

凡石外皆有粗石，粗石内連膘，部膘乃得石，非見石即堪作硯也。硯之用，發墨、不損毫二者盡之。平常硯皆能不損毫，惟發墨之妙，必親試水巖乃知。他硯粗則銼墨，細則拒墨；水巖玉肌膩理，着水研墨，若與墨相戀不舍。每春夏間積雨時，墨竟日用之，則稜角軟腐反張，水巖硯獨不然。硯槽之水，隆冬極寒，他硯常冰，而水巖獨否，所以可貴。

大抵硯石以純粹無瑕疵，色如羊肝淡紫，生氣蒸蒸者爲上，眼非所貴也。宋朝水岩猶未開，皆于七星巖北、將軍北取石，其石色黑無眼，質亦粗，至今黄岡石估尚取之。

羚羊峽西北岸，有村曰黄岡，居民五百餘家，以石爲生。琢紫石以制硯，琢白石、錦石以作屏風、几案、盤、盂諸物，歲售天下，逾萬金。錦石亦出羚羊峽中，青質白章，多作雲霞、山水、人物、蟲魚物，以爲屏風、几案，不讓大理石，但質微脆耳。名媛《劉蘭雪集》載有「李年姒賦《緑衣》新成，林孺人拉往唁之，李年姒命一青衣端擎古硯，逼余贈以處變詩。翌日余起，臨妝前，青衣以紅綃裹硯惠余，因謝而勖之。」詩曰：「銅崔雲封澤未干，摛文墨海起狂瀾。蟾蜍滴帶陰山潤，鴝鵒星分壁水寒。晉帝賜同麟筆重，王慈取并素琴端。不磷磨盡堅如許，敢作他山一石看。」

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端硯》　端硯之辨最難，非生長斯土悉心窮究者，不能知也。嘉應吴石華學博蘭修從事於斯，著《説研》六則，兹并節録之：

水巖，亦名老坑，明萬曆後所開，内分四洞，曰大西洞，曰小西洞，曰正洞，曰東洞。按趙希鵠《洞天清録》：「下巖有舊坑無新坑，上中二岩則皆分新舊。」此宋所稱舊坑也。陳子升《硯書》：「明成、弘間，端石有老坑之名，即宣德朝天諸巖之石，水巖開於近日。」此明季所稱老坑也。高兆《端溪硯考》：「正洞、東西洞，土人皆名老坑。」景日昣《硯坑述》：「老坑有中洞、東洞、西洞之分。」此康熙後所稱老坑也。

周氏《硯坑志》：「治平坑，土人又稱巖子坑。」據此，則巖仔坑又即宋之下巖也。宋下巖塞自崇觀前，今水岩開自萬曆後，地越四五里，作譜者混而一之矣。

水巖大西洞，猶宋之下巖北壁，皆稱絶品。次小西洞，次正洞，東洞爲下。《廣語》云：「東洞尤美。」《端溪硯考》云：「正洞爲上，東洞次之，西洞又次之。」皆不足據。

端石之美五：一青花，欲細不欲粗，欲活不欲枯，欲沉不欲露，欲暈不欲結，如淄塵黟於明鏡，如墨瀋着於濕紙，斯絶品矣。一魚腦，白如晴雲，吹之欲散，鬆如團絮，觸之欲起者，是無上品。亦名魚腦凍。凍者，水肪之所凝也。白而嫩者次之，灰與紅下矣。一蕉白，如蕉葉初展，含露欲滴者上也，素潔者次之，黄而焦藍而灰下矣。一天青，如秋雨乍晴，蔚藍無際者上也，陰而晦下矣。青花者，石之榮。魚腦、蕉白者，石之髓。天青者，石之肉。榮無質，必傅他質而著之，傅於天青者上品，傅於魚腦、蕉白者無上上品，惟大西洞有之。一曰冰紋凍，白暈縱横，有痕無迹，罥如蛛網，輕若藕絲，是謂異品，亦出大西洞。他洞白紋如綫，適

損毫墨，雖曰冰紋，非所尚矣。

唐詢《硯録》云：「眼生墨池外者曰高眼，内曰低眼，高眼尤尚，以不爲墨掩，常可睹也。」按硯心必不宜有眼，水巖石眼外層有淡墨暈，眼嵌石中，其圓如珠，初磨見淡墨圓暈，即眼皮也。愈磨愈大，層亦愈多，晴見而眼適中矣。再磨則晴去，愈磨愈小，層亦愈少，皮見而眼去矣。故宜眼處見晴而止，不宜眼處見皮而止，毋再磨也。

石工治硯成，鍛以火，傅以蠟，飾外而戕其中，甚矣其害也。凡硯積墨之下，其石易泐，正由火攻傷其水質耳。

宋、明俱有硯貢，我朝悉除去之。每歲端午，督撫但以端硯九方，隨葵扇、葛布、香珠進之，皆新坑純净之石。嘉慶中，用麻子坑，近用茶坑。其第四則形容石質妙處，不減毛西河《觀石二録》。

震鈞《天咫偶聞》卷七《外城西》 墨合盛行，端硯日賤。宋代舊坑，不逾十金，賈人亦絶不識。士夫案頭，墨合之外，硯石寥寥。即有者，不過新坑禮貨，取其追琢之工，供玩而已。

傳記

《漢書》卷八三《薛宣傳》 宣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静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研，皆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郡中清静。遷爲少府，共張職辦。

《魏書》卷六六《崔亮傳》 時隴西李沖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沖，沖召亮與語，因謂亮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胸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即爲誦之，涕淚交零，聲韵不異。沖甚奇之，迎爲館客。

顔之推《顔氏家訓》卷七《雜藝第十九》 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每嘆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雖然，厮猥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也。

《晉書》卷五四《陸機傳》 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鋭漂逸，亦一代之絶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

《晉書》卷九四《范喬傳》 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媟辭。弱冠，受業於樂安蔣國明。

《隋書》卷五〇《宇文慶傳》 宇文慶字神慶，河南洛陽人也。祖金殿，魏征南大將軍。仕歷五州刺史、安吉侯。父顯和，夏州刺史。慶沉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周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爲腐儒之業！」於時文州民夷相聚爲亂，慶應募從征。

《南史》卷二二《王慈傳》 慈字伯寶。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内齋，施寶物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硯及《孝子圖》而已，義恭善之。袁淑見其幼時，撫其背曰：「叔慈内潤也。」

《南史》卷二五《到彦之傳》 鏡子蓋，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慨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疋。後慨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慨曰：「得無貽厥之力乎？」又賜慨《連珠》曰：「硯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

《北史》卷八一《張景仁傳》 景仁爲兒童時，在洛京，曾詣國學摹《石經》。許子華遇之學中，執景仁手曰：「張郎風骨，必當通貴，非但官爵遷達，乃與天子同筆硯，傳衣履。」子華卒二十餘年，景仁位開府，數賜衣冠、筆硯，如子華所言。

《舊唐書》卷一七《文宗本紀下》 十二月壬申朔，諸道鹽鐵轉運榷茶使令狐楚奏榷茶不便於民，請停，從之。癸丑，太子太保張茂宗卒。甲子，敕左右省起居齋筆硯及紙於螭頭下記言記事。

《舊唐書》卷八九《狄仁傑傳》 未幾，爲來俊臣誣構下獄。時一問即承者例得減死，來俊臣逼脅仁傑，令一問承反。仁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唯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必得

減死。德壽意欲求少階級，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何牽之？」德壽曰：「尚書爲春官時，執柔任其司員外，引之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行此事！」以頭觸柱，流血被面，德壽懼而謝焉。既承反，所司但待日行刑，不復嚴備。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拆被頭帛書冤，置綿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之察。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以告變。則天召見，覽之而問俊臣，俊臣曰：「仁傑不免冠帶，寢處甚安，何由伏罪？」則天使人視之，俊臣遽命仁傑巾帶而見使者。乃令德壽代仁傑作謝死表，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謂曰：「承反何也？」對曰：「向若不承反，已死於鞭笞矣。」「何爲作謝死表？」曰：「臣無此表。」示之，乃知代署也。故得免死，貶彭澤令。武承嗣屢奏請誅之，則天曰：「朕好生惡殺，志在恤刑。渙汗已行，不可更返。」

《舊唐書》卷一一五《郭承嘏傳》 郭承嘏字復卿。曾祖尚父汾陽王。祖晞，諸衛將軍。父鈞。承嘏生而秀異，乳保之年，即好筆硯。比及成童，能通《五經》。

《舊唐書》卷一六〇《劉禹錫傳》 禹錫晚年與少傅白居易友善，詩筆文章，時無在其右者。常與禹錫唱和往來，因集其詩而序之曰：「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於視草，視竟則興作，興作則文成。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大和三年春以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

《舊唐書》卷一六五《柳公權傳》 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真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綵、瓶盤等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

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爲勳戚家碑板，問遺歲時鉅萬，多爲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別貯酒器杯盂一笥，緘縢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權哂曰：「銀杯羽化耳。」不復更言。所寶唯筆硯圖畫，自扃鐍之。常評硯，以青州石末爲第一，言墨易冷，絳州黑硯次之。

《舊唐書》卷一七八《鄭畋傳》 五年，黃巢起曹、鄆，南犯荆、襄，東渡江、淮，衆歸百萬，所經屢陷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據之，致書與浙東觀察使崔璆，求鄆州節鉞。璆言賊勢難圖，宜因授之，以絶北顧之患，天子下百僚議。初，黃巢之起也，宰相盧攜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爲淮南節度使，令扼賊衝，尋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及崔璆之奏，朝臣議之。有請假節以紓患者，畋采羣議，欲以南海節制縻之。攜以始用高駢，欲立奇功以圖勝。攜曰：「高駢將略無雙，淮土甲兵甚鋭。今諸道之師方集，蕞爾纖寇，不足平殄。何事捨之示怯，而令諸軍解體耶！」畋曰：「巢賊之亂，本因饑歲。人以利合，乃至實繁，江、淮以南，薦食殆半。國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戰，所在節將，閉門自守，尚不能枝。不如釋咎包容，權降恩澤。彼本以饑年利合，一遇豐歲，孰不懷思鄉土？其衆一離，則巢賊凡上肉耳，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羣議然之，而左僕射于琮曰：「南海有市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令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上亦望駢成功，乃依攜議。及中書商量制敕，畋曰：「妖賊百萬，橫行天下，高公遷延玩寇，無意翦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危，在我輩三四人晝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稅駕之所矣。」攜怒，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投之。僖宗聞之怒，曰：「大臣相詬，何以表儀四海？」二人俱罷政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舊五代史》卷一二六《馮道傳》 （莊宗）遽命道對面草詞，將示其衆。道執筆久之，莊宗正色促焉，道徐起對曰：「道所掌筆硯，敢不供職。今大王屢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韜所諫，未至過當，阻拒之則可，不可以向來之言，諠動羣議，敵人若知，謂大王君臣之不和矣。幸熟而思之，則天下幸甚也。」俄而崇韜入謝，因道之解焉，人始重其膽量。

《新五代史》卷二九《桑維翰傳》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桑」與「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爲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

《新五代史》卷六一《楊行密世家》 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而李景聞之，遣人盡殺其族。周先鋒都部署劉重進得其玉硯、馬腦碗、翡翠瓶以獻，楊氏遂絶。

《歐陽修集編年箋注》卷一三一《試筆・南唐硯》 某此一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國時，於歙州置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

號硯務官，歲爲官造硯有數。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其石尤精，制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窳。此硯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原叔家不識爲佳硯也，兒子輩棄置之。予始得之，亦不知爲南唐物也。有江南人年老者見之，凄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寶惜之。其貶夷陵也，折其一角。

沈括《夢溪筆談》卷九《人事一・孫之翰不受硯》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擔水，才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秦觀《淮海集》卷三三《銘穎師研》 穎師十二歲以書爲東坡、大滌二公所稱，他時豈予以紫石硯贈之，銘其下曰：三生懷素法穎上，此處轉大法輪。

唐積《歙州硯譜・匠手第九》

縣城三姓四家，一十一人。

劉大，名福誠；第三，第四，第五，第六。

周四，名全，年七十；周二，名進誠；周小四。

周三，名進昌；劉二，無官名；朱三，名明。

靈屬里一姓三家，六人。

戴二，名義和；第三，第五，第六。

戴大，名文宗；戴四，名義誠。

大容里濟口，三姓四人。

方七，名守宗；男慶子。胡三，名嵩興。

汪大，號汪王二。

吴曾《能改齋漫録》卷一四《記文・汪彦章敬慕韓子蒼》 汪彦章視中書舍人韓公駒子蒼，前輩也。紹興初，韓寄寓臨川，汪來守郡，通啓曰：承作者百年之師友，爲斯文一代之統盟。別簡云：僕知有公而公不知有僕，藻老矣，願焚筆硯以從公遊。蓋前輩相敬慕如此。

曾敏行《獨醒雜志》卷六 江彦明，吉之永新人，喜作詩，事母極孝。母嘗有疾，彦明攜筆硯坐牀下，進藥之餘，吟詩自遣，遂以詩名。

曾敏行《獨醒雜志》卷八 今人製陶硯，惟武昌萬道人所製以爲極精，余初未信也。廬陵有劉生者，自言傳萬之法，然最佳者不能十年輒敗，至有三五年遂刓泐不可用者。余頃因歉歲，有野人持一風字樣求售，易以斗米，滌濯視之，亦陶硯也。其底有萬字篆文，意其爲萬所製，用之今餘三十年，受墨如初，雖高要、歙溪之佳石，不是過也。聞武昌今尚有製者，乃萬之後。

范成大《吴郡志》卷四一《仙事》 蔣生，吴郡人。好神仙，弱歲棄家遊四方，學鍊丹不成。後得目者章仝素爲隸，兒生几上瓦硯，忽曰：「先生好烹鍊之法，夫仙丹食之則骨化爲金，安有不長生耶？今先生之丹能化石硯爲金乎？」生心甚慚，以他詞拒之，曰：「汝傭者，豈能知神仙事乎？無妄言。」仝素笑而去。後月餘，衣中出小瓢，云：「是中有丹，能化土爲金。顧此硯以刀圭傅之。」生以爲誕妄，罵之。仝素尋卒，以簀盛屍，將瘞之，忽亡其屍，徒有巾帶衣履存焉。藥鼎下有美光粲然，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餘化爲紫金矣。《宣室志》。

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三甲編《大乾夢》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謁大乾，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云「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迓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朋交相勉，乃質之文公。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不能爲硯；劍止能爲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毁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則不然，虚靈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爲跖而暮爲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

趙彦衛《雲麓漫鈔》卷五 嘉泰二年六月，紹興府山陰農人，闢地得古磚於黄閔岡，字十行云：「郎耶王獻之保母，姓李名意如，廣漢人也。在母家志行高秀，歸王氏柔，慎恭勤，善屬文，能草書，解釋、老旨趣。年七十，興寧三年歲在乙丑二月六日，無疾而終。下闕十二字。望葬會稽，下闕九字。岡下，殉以曲水小硯，交螭方壺，樹雙松於墓上，立貞石而志之。悲夫！後八百餘載，知獻之保母宫於兹土者，尚下闕二字。焉。」尚書李公大性伯和，時持浙東憲節，嘗見，云：硯色紫而潤，後有「晉獻之」三字，傍有「永嘉」二字。硯後歸錢清王畿家。畿好古，三槐王氏後，模得其本，出以示余。志字大小甚類《蘭亭敘》，其間「曲水會稽」字，尤逼敘，筆力逍逸，真有父風。或云乃近人僞爲之，有五驗：蓋集王字，故大小不等，一也；書「晉獻之」三字而不著姓，獻之決不若是，二也；婦人謂嫁曰歸，既爲人保母，不當言歸，復云「志行高秀」，皆非學者語，三也；獻之非善日者，而云「八百餘載」，四也；古人墓塼文皆突起，無刊字者，五也。以此推之，良有理。

《宋史》卷二五〇《師約傳》　師約字君授，少習進士業。英宗欲求儒生爲主壻，命宰相召克臣諭旨，令師約持所爲文至第。明日，獻賦一編，即坐中賦《大人繼明詩》，遂賜對，選爲駙馬都尉，尚徐國公主。授左衛將軍，面賜玉帶。又賜《九經》、筆硯，勉之進學。

《宋史》卷二六一《劉重進傳》　顯德三年，世宗聞揚州無備，遣宣祖、韓令坤與重進等往襲取之，又爲先鋒都部署，進克泰州。初，楊行密子孫居海陵，號永寧宮，周師渡淮，盡爲李景所殺。重進入其家，得玉硯、玉杯盤、水晶盞、瑪瑙盌、翡翠瓶以獻。

《宋史》卷二八七《王嗣宗傳》　嗣宗尤睦宗族，撫諸姪如己子，著遺戒以訓子孫勿得析居，又令以《孝經》、弓劍、筆硯置壙中。

《宋史》卷二九六《查道傳》　道幼沉嶷不羣，罕言笑，喜親筆硯，文徽特愛之。未冠，以詞業稱。侍母渡江，奉養以孝聞。

《宋史》卷三〇三《唐詢傳》　詢少刻勵自修，已而不固所守，及知湖州，悅官妓取以爲妾。好畜硯，客至輒出而玩之，有《硯録》三卷。

《宋史》卷三一二《王珪傳》　嘉祐立皇子，中書召珪作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内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仁宗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脩聞而歎曰：「真學士也。」帝宴寶文閣，作飛白書分侍臣，命珪識歲月姓名。再宴羣玉，又使爲序，以所御筆、墨、牋、硯賜之。

《宋史》卷三一六《包拯傳》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以父母皆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亡，拯廬墓終喪，猶裴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數來勸勉。久之，赴調，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産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

《宋史》卷三三一《沈遼傳》　遼追悔平生不自貴重，悉謝棄少習，杜門隱几，雖筆硯亦埃塵竟日。間作爲文章，雄奇峭麗，尤長於歌詩，曾鞏、蘇軾、黄庭堅皆與唱酬相往來，然竟不復起。

《宋史》卷三五一《劉正夫傳》　政和六年，擢拜特進、少宰。才半歲，屬疾，三上章告老，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病小愈，丐東歸，詔肩輿至内殿，長子皐民掖入坐。從容及燕雲事，曰：「臣起書生，軍旅之事未之學，然兩朝信誓之久，四海生靈之衆，願深留聖思。」明日，徙節安静軍，起充中太一宫使，封康國公。將行，賜之詩及硯筆、圖畫、藥餌、香茶之屬甚厚。

《宋史》卷四三二《胡旦傳》　旦喜讀書，既喪明，猶令人誦經史，隱几聽之不少輟。著《漢春秋》、《五代史略》、《將帥要略》、《演聖通論》、《唐乘》、《家傳》三百餘卷。斲大硯，方五六尺，刻而瘞之，曰「胡旦修《漢春秋》硯」。

《宋史》卷四四〇《安德裕傳》　安德裕字益之，一字師皐，河南人。父重榮，晉成德軍節度，《五代史》有傳。德裕生于真定，未期，重榮舉兵敗，乳母抱逃水竇中。將出，爲守兵所得，執以見軍校秦習，習與重榮有舊，因匿之。習先養石守瓊爲子，及年壯無嗣，以德裕付瓊養之，因姓秦氏。習世兵家，以弓矢、狗馬爲事。德裕孩提即喜筆硯，遇文字輒爲誦讀聲，諸子不之齒，習獨異之。既成童，俾就學，遂博貫文史，精於《禮》、《傳》，嗜《西漢書》。

《宋史》卷四四四《秦觀傳》　元祐初，軾以賢良方正薦于朝，除太學博士，校正祕書省書籍。遷正字，而復爲兼國史院編修官，上日有硯墨器幣之賜。

《宋史》卷四五七《种放傳》　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爲？果爲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

《金史》卷九五《移剌履傳》　世宗方興儒術，詔譯經史，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

《金史》卷九五《董師中傳》　師中工文，性通達，疏財尚義，平居則樂易真率，其臨事則剛決，挺然不可奪。弟師儉，初業進士，欲籍其資廕。師中保任之，密令人代給堂帖，使之肄業。師儉感其義方，力學後遂登第。方在政府，近侍傳詔，將録用其子，師中奏曰：「臣有姪孤幼，若蒙恩録，勝于臣子。」上義之，以其姪爲筆硯承奉。與胥持國同輔政，頗相親附，世以此少之。

《金史》卷一〇一《承暉傳》　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好學，淹貫經史。襲父益都尹鄭家塔割剌訛没謀克。大定十五年，選充符寶祇候，遷筆硯直長，轉近侍局直長，調中都右警巡使。

《金史》卷一二一《夾谷守中傳》　興定元年，監察御史郭著按行秦中，得其

事以聞。詔贈資善大夫、東京留守，仍收其子兀母爲筆硯承奉。

《金史》卷一二一《王晦傳》 初，晦就執，謂其愛將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蒙公見知，安忍獨生。」併見殺。詔贈榮禄大夫、樞密副使，仍命有司立碑，歲時致祭。録其子汝霖爲筆硯承奉。

《金史》卷一二六《王元節傳》 孫國綱，字正之。業儒術，尤長吏事。爲人端重樂易，或有忤者略不與校，亦未嘗形於怒色。大安三年，試補尚書吏部掾，未幾，轉御史臺令史。宣宗聞其材幹，興定三年特召爲近侍，奉職承應，甚見寵遇，勒留凡三考，出爲同知申州事。無何，召爲筆硯直長，擢監察御史，秩滿，勅留再任，蓋知其材器故也。

《金史》卷一二九《蕭裕傳》 遥設亦與筆硯令史白荅書，使白荅助裕以取富貴，白荅奏其書。海陵信裕不疑，謂白荅構誣之，命殺白荅於市。

《金史》卷一三二《烏帶傳》 子瑭，本名烏也阿補，以曾祖阿魯補功，充筆硯祇候。

郎瑛《七修類稿》卷一四《國事類》 懷恩，不知何許人。成化間，御史林俊劾季曉，詔下獄，且不測。恩叩頭，極言救解。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我，不然，彼何知宫中事？」以硯擲之，不中，復撲以筆。脱帽俯伏不起，上命扶出，至東華門，遇鎮撫，曰：「若等諂梁芳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

謝肇淛《五雜組》卷之七《人部三》 米元章與富鄭公婿范大珪同游相國寺，以七百金買得王維《雪圖》，因無僕從，借范人持之。行游良久，范主僕俱不見，翌日，遣人往取，云已送西京裱背矣，米無如之何，因以贈之。余謂此老平日好攘人物，見蔡魯公、王右軍書則叫呼欲投水，挾而得之，爲天子書《千文》，則并禁中端硯而袖出。今日遇范，亦出乎爾反乎爾者也，可爲絶倒。

張岱《夜航船》卷七《政事部・不持一硯》 包拯知端州，州歲貢硯，必進數倍以遺要人，拯命僅足貢數即已。秩滿歸，不持一硯。

張岱《夜航船》卷八《文學部・焚棄筆硯》 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茂先嘗謂之曰：「人之爲文章，常患才少，而子患才多。」機弟雲曰：「茂先見兄文，輒欲焚棄筆硯。」

張岱《夜航船》卷一三《容貌部・女博士》 甄后年九歲時，喜攻書，每用諸兄筆硯。兄曰：「欲作女博士耶？」后曰：「古者賢女未有不覽經籍；不然，成敗安知之？」

張岱《夜航船》卷一四《九流部・碎却筆硯》 李泌在衡山事明瓚禪師，師瓚云：「欲學道者，先將筆硯碎却。」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一一《汪少微傳》 汪少微，歙州人也。常於順義元年撰《歙硯銘》云：「松操凝煙，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四絶。」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一二《何敬洙傳》 何敬洙，廣陵人。軀貌短陋，而趫捷有力。幼遇亂，吴楚州刺史李簡得之，給事左右。簡性殘忍，僕厮有小過，率置之死。敬洙與其伍手搏階下，有持簡所寶硯過者，戲曰：「誰敢破此？」敬洙時被酒，厲色曰：「死生有命！」乃一擲碎之。翼旦，簡視事，退聞硯毁，詰主者，具以實對，即命擒至，皆謂必死矣。簡妻素奇敬洙，匿之堂奥。旬日，簡謂已逃去，亦置不問。會有烏逐簡而噪，避之輒隨至，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此！」敬洙善射，命中無所遺，故思之。語未畢，敬洙挾朱彈鐵丸拜於前，拜起，一發斃之。簡大喜，不復治毁硯事。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二八《蒯鼇傳》 （蒯鼇）常蓄龍尾硯，友人欲之而不言，鼇亦心許之，未及予也。一日，友人不告而歸，鼇悔恨，徒步數百里，追及，授硯而還。猶以素行爲有司所擯，至後主未始登仕版，迨國亡銓授未及，遂不復謀仕。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八二《忠懿王世家下》 二年春，宋帝取王草書以進，詔賜金匣玉硯及龍鳳墨、紅緑筆、蜀牋盈丈紙皆百數。

《明史》卷一九一《汪俊傳》 弟偉，字器之。由庶吉士授檢討。與俊皆忤劉瑾，調南京禮部主事。瑾誅，復故官。屢遷南京國子祭酒。武宗以巡幸至，率諸生請幸學，不從。江彬矯旨取玉硯，偉曰：「有秀才時故硯，可持去。」後罷官之歲，偉亦至吏部右侍郎，偕廷臣數争「大禮」，又伏闕力争。及席書、張璁等議行，猶持前説不變。轉官左侍郎，爲陳洸劾罷，卒於家。

《明史》卷二九八《楊黼傳》 楊黼，雲南太和人也。好學，讀《五經》皆百遍。工篆籀，好釋典。或勸其應舉，笑曰：「不理性命，理外物耶？」庭前有大桂樹，縛板樹上，題曰桂樓。偃仰其中，歌詩自得。躬耕數畝供甘膳，但求親悦，不顧餘也。注《孝經》數萬言，證羣書，根性命，字皆小篆。所用硯乾，將下樓取水，硯池忽滿，自是爲常，時人咸異之。

《明史》卷三〇四《懷恩傳》 員外郎林俊論芳及僧繼曉下獄，帝欲誅之，恩固争。帝怒，投以硯曰：「若助俊訕我。」恩免冠伏地號哭。帝叱之出。恩遣人告鎮撫司曰：「汝曹諂芳傾俊。俊死，汝曹何以生！」徑歸，稱疾不起。帝怒解，

遣醫視恩，卒釋俊。

王士禛《香祖筆記》卷三　東嘉趙士楨，字嘗吉，能詩工書，明文華殿中書。一日出内府藏硯，悉刻前代年號，命士楨改製，刻萬曆字。内有一硯，乃唐文皇賜虞世南者，士楨奏云：「太宗賢主，世南名臣，乞留此硯，以彰前代君臣相與之美。」從之。

王士禛《香祖筆記》卷七　甲申七月，門人李子來先復自奉天少京兆遷少廷尉，歸京師，遺松花硯一，紺色白文，徧體作雲錦形，試之細潤宜墨，類端溪之下岩。後有續《硯譜》者，品當列洮河龍尾紅絲之上。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一九《墳語・劉龔墓》　劉龔墓在番禺東二十里。其地有南亭、北亭，海潮圍遶，中不過十餘里，墓在北亭洲旁，疑即昌華苑地也。崇禎九年秋，洲間有雷出，奮而成穴。一田父見之，投以石，空空有聲。乃内一雄雞，夜盡聞雞鳴，於是率子弟以入。堂宇豁然，珠簾半垂，左右金案玉几備列，有金人十二，舉之重各十五六斤。中二金像冕而坐，若王與后，重各五六十斤。旁有學士十八，以白銀爲之。地皆金蠶珠貝所築。旁有便房，當窗一寶鏡，大徑三尺，光燭如白日。寶硯一，硯池中有一玉魚能遊動。碧玉盤一，以水滿注其中，有二金魚影浮出。他珍異物甚衆，不可指識。

錢泳《履園叢話》卷六《書舊・蘭堂少宰》　嘉善家蘭堂少宰名樾，中乾隆壬辰進士，歷官至吏部左侍郎。少工書法，歷踐清華。年七十餘，自營生壙，一切飭終之具，皆自經理。一日早起，命家人將書籍、筆硯、字畫、什物及生平玩好之具，盡行點檢，關鎖封固，若將有遠行者。遂坐後堂，翛然而逝。余見少宰爲翰林時，其貌絶似趙榮禄畫像。過五十後，兩耳下忽添長鬚。至七十餘，鬚髮俱白，惟兩耳下鬚尚黑，亦罕見者。少宰歿後二十年，其令子熙屬余刻神道碑，立於墓左，裴回丙舍者三日而去，時道光壬辰四月也。

錢泳《履園叢話》卷九《碑帖・墨妙亭詩刻》　宋孫莘老嘗知湖州，彙集漢、唐諸賢名蹟石刻於郡齋，署曰墨妙亭。東坡爲作記，並賦詩刻石，中有云：「吴興太守真好古，購買斷缺揮縑繒。龜趺入座螭隱壁，空齋晝静聞登登。」蓋紀實也。《吴興志》云：元人守湖州，粗砂大石皆磨去，是以漢、唐諸刻無有存者，惟存東坡詩一石而已。後此石亦斷缺不全。其一片嘉靖中王陽明守仁謫龍場驛丞時得之，曾琢爲硯，存十二字，見裘文達公曰修記。一時朝貴俱有詩，蔣心餘七古一首尤爲絶妙。其一片天啓初黄石齋道周得之，亦琢爲硯，存十七字，爲吴興姚玉裁所藏，後歸桐鄉汪氏，當時如厲樊榭、丁龍泓、蔣心餘諸公亦各有詩紀之，載吾友張芑堂徵君《金石契》中。余幼時猶見搨本，今《戲鴻堂帖》所刻全篇，是思翁取舊刻重摹，非真蹟入石也。

錢泳《履園叢話》卷一七《報應》　蘭州有秦某者，自幼出門謀生，爲督撫堂官，日積月累，家頗饒裕。年過四十，尚無子，忽自省曰：「吾以家資數萬將欲與誰耶？」遂攜萬金入京，將報捐道員。又自念曰：「官場如戲場，一朝下臺，皆非我有，不若不官之爲美也。」盡以橐中金購買書籍，捆載而回。一到家，先立義學，以教鄰里之不能習業者。每當朔望，親詣學舍，輒以筆墨紙硯給賞諸生，以鼓勵之。并立行仁堂，以濟貧乏。凡施衣、施棺、施藥之事，靡不周至。未幾，連生兩子，長維嶽號曉峯，中乾隆庚戌進士，入翰林；少子某，亦中鄉榜，官山西知縣。後秦某年九十餘，享福二十年而卒。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四　盧村硯余在中州曾得其一，瓦質而龜形。余既莫知其所出，試以墨亦不甚奇，未之重也。及試陝州，見士子有用此者，問之，云：「殊不易得，有不發墨者僞也。」然不能言其詳。山長馮夢花綬，浙人也，在陝久，見而問之，乃爲余具道所攷。時當冬寒，且言遇寒不凍，驗之果然。馮有長詩一章，前有序敘述甚詳，記以備考。序云：「村在陝州城南三十里，傳有隱士盧景者，好造瓦硯，硯成悉瘞之庄壁間，村以是得名。然莫詳其時代，州乘亦逸其人，惟硯窑故址猶在。人於得硯處時見開元古錢，因疑硯爲唐時物云。硯之大者徑尺，小者三四寸，形製如箕，如瓢，如龜鱉之甲，下有兩足或四足，質似麤而甚薄，然堅緻密栗不可磨削，性發墨而不滲。以盛水，暑月不涸，寒月不凍。或謂其古澄泥類也。硯之在村隨處皆有，乃入土輒數丈，上多居人屋廬，禁人發掘，必俟其旁庄崩裂，始争鋤土出之。又往往爲沙石壓損，完者百不得一，故村人甚秘惜焉。辛未夏，於州城偶得之，因記以詩：「鏗然片瓦堅於鐵，大或如瓢輕如葉。陝人貽我向我言，此爲古硯歲千百。父老相傳作硯人，姓盧名景多高節。平生造硯不賣錢，窖之土内如埋璧。至今時代不可稽，求之志乘皆湮没。廢窑毁敗子孫亡，村以盧喚未曾易。窑外村前百丈庄，田夫往往揮鋤掘。掘時常見開元錢，粘泥附硯相狼籍。以錢證硯硯可知，當是唐時人手澤。吾聞盧綸尉閿鄉，又聞盧奐守二虢。豈其後人隱是村，借端猶奮文人烈。不然尋常陶埴家，好名孰抱如斯癖。其時澄泥出虢州，更傳石琢稠桑驛。唐人硯譜竟寶之，勝於龍尾斧柯石。二者年來早失傳，搜羅不得人争惜。此硯當時不著名，胡爲歷

劫難磨滅。尾圓頭銳腹低凹，一池似月環其額。案頭昂首類於蟾，裙邊舒足跋同鰲。偶爾金壺勺水傾，積旬曾未虞枯竭。研之三匣墨如雲，一泓終日凝靈液。瓦當銅雀世紛紛，孰優孰劣無能別。詞人寶愛過琳腴，銀箋珊管勳同策。吁嗟乎！作字張芝尚有池，吟詩魏野常留宅。足與黃流底柱共千秋，誰知更有區區陶瓦稱奇絶。」

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八《紀文達公逸事》 紀文達自言：自四歲至老，未嘗一日離筆硯。乾隆壬子三月，偶在直廬，戲謂友人云：昔陶靖節自作挽歌，余亦自題一聯曰：「浮沈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百年之後，諸公書以見挽足矣。劉文清公墉笑曰：「上句殊不類公，若以挽陸耳山，乃確當耳。」越三日，而陸副憲訃音至。文達紀之《槐西雜志》，以爲事有先兆云。

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卷一〇《金冬心慊從各擅一藝》 冬心徵士，以書畫遨嬉名勝四十餘年，所攜傔從，亦各擅一藝。甬東朱龍善琢硯，新安張喜子界烏絲闌，會稽鄭小邑兒工鈔書，吳趨莊閏郎操縵能理琴曲，涇陽蔡春解歌元白新樂府。

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卷一一《知州得蒙恩賜》 雍正五年，馮少寇以知州開復，蒙世廟超授廬州知府，並於請訓之日，特賜貂裘錦綺、端硯法帖諸珍。五品微員，初起廢籍，仰膺特達至此，中材以上，蔑不奮興矣。

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卷一三《張石州之狂放》 平定張石州穆，以優行貢成均，道光己亥應順天鄉試，攜瓶酒入，監搜者呵曰：「去酒。」石州輒飲盡，而揮棄其餘瀝。監者怒，命悉索之，破筆硯，毀衣被，無所得。石州捫腹曰：「是中便便經笥，若輩豈能搜耶。」監者益忿，乃摭筆囊中片紙有字一行，謾曰：「此懷挾也。」送刑部，譴白其枉，然竟坐擯斥。石州淵博無涯涘，世以東京崔、蔡目之，微眚見黜，固由賦命之奇，然亦太使氣已。

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卷一五《賜硯》 彭文勤公之先德補堂宮贊廷訓，嘗拜聖廟御銘松花石硯之賜。及文勤值南書房，高宗復以松花石硯賜之，亦經聖廟御銘者，時謂之雙硯合璧。公因畫《賜硯圖》，以慶遭遇。公在乾隆朝，所受歲時例賞，文房珍物，與衆共被者，不可殫計。其被特恩專賜，亦有二硯：一爲進《重排千文》所賜鳳沼澄泥硯，本秀水朱氏物；一爲編類千叟宴詩册所賜仿宋梁苑雕龍端石硯，文勤尤珍襲之，與合璧二硯同庋，以詒後人。至公孫邦疇，繼美爲詞臣，理可得硯，然以遺命世世傳大宗，遂歸硯於湖南知縣邦畴。國恩門緒，永戴光榮，片石璆然，與彝鼎寶珪等貴矣。

陳康祺《郎潛紀聞三筆》卷一二《韓襄毅遺硯之遭際》 雷侍郎以誠以一硯贈曾文正公，蓋韓襄毅雍之故物。硯刻瓶形，襄毅自題曰韓瓶硯。後歸王文成公，題硯背數十字，至本朝歸阿文成公，而青浦王侍郎昶題硯匣，復百餘言。咸豐中入雷侍郎手，則曲阜孔繼鑅所貽也。亡弟中書君好蓄古硯，非有詩銘篆刻者不收。余嘗相約爲硯箋，采録頗廣，顧無遭際如斯硯者，二文成、一文正爲開闢後有數偉人，韓襄毅之忠勤，雷侍郎之勛伐，蘭泉宥涵之博雅，似亦世不多見。榮哉石兄，吾願具袍笏而拜也。

震鈞《天咫偶聞》卷三《東城》 貴雲西侍郎慶平生有硯癖，刻有《詠研詩》一册，皆同人倡和之作，余曾於廟市見之。又鐵梅葊先生有歐陽文忠南唐官硯，歐公題云：此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國時，於歙州造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研務官，歲爲官造硯有數。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官硯也。其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窳。此硯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家，不知爲佳硯也，兒子輩棄置之。予初得之，亦不知爲南唐物。有江南年老者見之，悽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寶惜之。其貶夷陵也，折其一角。皇祐三年辛卯，龍圖閣直學士歐陽修記。又先芝圃方伯福藏有岳鄂王硯，刻王手書銘云：持堅守白，不磷不淄。下有謝疊山藏記，文文山銘，于忠肅、王文成題字，曾歸董思翁。二硯，法石帆皆有詩。

紀事

陶穀《清異録》卷下《文用門》

壁友　余家世寶一硯，不知何在。形正圓，腹作兩池，底分三魚口以承之，紫潤可愛。背陰有字云「壁友」，銘云：「華先生製。天受玉質，研磨百爲，夫惟歲寒，非友而誰。」似是唐物。

雪方池　和魯公有白方硯，通明無纖翳，得之於峨嵋比丘，公自題硯室曰「雪方池」。

金稜玉海　武昌節度掌書記周彬公，余同僚，一硯四圍有少金紋如陷製者。處士方薦獻詩曰：「金稜玉海比連城，假借文章取盛名。」

仙翁硯　南昌陳省躬，好硯成癖。晚得一枚，腹有四眼，徐鉉名之「方相石」。省躬以近凶不用，自號爲「仙翁硯」，蓋取道家四目老翁之説。

小金城　小金城，命者徐鬧之硯，體純紫，而截腰有緑紋如城之女墻，是以得名。

四鐶鼓硯　宣城裁衣肆，用一石鎮，紫而潤。予以謂堪爲硯材，買之，琢爲四鐶鼓硯，綴以白玉環，方圓逾一尺。

畦宗郎君　歐陽通善書，修飾文具，其家藏遺物尚多，皆就刻名號。研室曰「紫方館」，金苾盛研滴曰「金小相」，鎮紙曰「套子龜」、薰陸香魁。「小連城」、王鼗，一作「壬壇」。「千鈞史」，水瑩鐵眠兒。界尺曰「由準氏」，芒筆曰「畦宗郎君」，夾槽曰「半身龍」。

三災石　蕭穎士文爽兼人，而矜躁爲甚。嘗至倉曹李韶家，見歙硯頗良，既退，語同行者：「君識此硯乎？蓋三災石也。」同行不喻而問之，曰：「字札不奇，研一災；文辭不優，研二災；窗几狼籍，研三災。」同行者斂眉頷之。

張洎《賈氏譚録》　絳縣人善製澄泥硯，縫絹囊置汾水中，踰年而後取，沙泥之細者已實囊矣。陶爲硯，水不涸焉。

唐積《歙州硯譜》

采發第一

婺源硯，在唐開元中，獵人葉氏逐獸至長城里，見疊石如城壘狀，瑩潔可愛，因攜以歸，刊粗成硯，温潤大過端溪。後數世，葉氏諸孫持以與令。令愛之，訪得匠手，斲爲硯，由是山下始傳。至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歙守又獻硯，并薦硯工李少微，國主嘉之，擢爲硯官，令石工周全師之，爾後匠者增益頗多。今全最高年，能道昔時事，并召少微孫明，今家濟源。訪僞誥不獲，傳多如此。今山下葉氏繁息幾數百户，迺獵者之孫。

石坑第二

羅紋山，亦曰芙蓉溪。硯坑十餘處，蔓延百餘里，皆山前後沿溪所生，溪水中殊無石，好事者相傳多云水中石。又見蘇易簡《硯譜》云：歙州龍尾山石，亦端溪之亞。訪於彼俗，雖有龍尾山，而山實無石，蓋好事者取其美名以咤於世。今次其石品與地坑之名如後。

眉子坑，在羅紋山，開元中發。屬程於地，從溪下至取石處九丈五尺，其闊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坑皆無土相雜。

羅紋裏山坑，在羅紋山後，李氏時發。今廢五十餘年，名色未詳。

羅紋坑，在眉子坑之東，李氏時發。地向屬王仁高，今絶籍，爲硯户戴義八人共請之，歲輸山税三十金。自山下至取石處，計七十五丈，闊十八丈，深十五丈三尺，石藏土中。今土深三四丈乃至石也。見石處謂之寨頭也。

水舷坑，在眉子坑外，臨溪。冬水涸時，方可取，春夏不可得。發地丈餘迺至石，率多金花。眉子地屬程於。

水厴坑，在羅紋山西北，地屬王十五。景祐中發。今廢四十年，自水舷至坑五丈五尺，闊一丈三尺，穿籠取之，久廢不可得。蓋石工不知攻取法，石裏如浪紋。

溪頭坑，又曰主持山，在羅紋山金星坑之北，約二三里，廢已二十年不取。其石金星，率多虚慢焉。

葉九山坑，在溪頭坑之西約一里，不取已三十年。有眉子石，紋麤慢，與溪頭相次也。

羅紋金星坑，在羅紋山西北。自羅紋坑相去四十五丈，今廢不取。蓋工用多，所得少也。

驢坑，在縣之西北七十里，屬詹觀。景祐中，曹平爲令時取之，後王君玉爲守又取之，近嘉祐中刁璆爲尉又取之，其石有青緑暈也。

濟源坑，在縣之正北。凡三坑並列。曰碧裏坑，在山上，色理青瑩。及半里，有水步石，大雨點白暈。次十里，入裏山，石青細有金紋花暈，厥狀不常。

洞靈巖，在縣西北一百二十里，三洞相連。石産巖之左右，無定處，材璞至少而瑕脉多，或有絶病，瑩净者可擬端溪之品，而石理燥慢。

浙石，屬衢州開化縣，俗謂之玳瑁石。其紋正如玳瑁，傍視則有波紋者，可爲碑材、帛磶、柱礎之類，至易得。

攻取第三

凡取石，先具牲醪祝版，擇日齋戒，至山下，設神位十餘於壇墠之上，祝訖發之，若稍褻慢，必有蜂蠆蟲蟒毒物傷人之患立出。蓋山川、神物所擁護祕惜，尤不欲廣傳人間，所得不過百十枚即竭矣，又當再祝之。前後被囓死者十餘人，今皆預祀享也。冀其陰助，不得不愛重之。

品目第四

眉子石其紋七種：

金星地眉子，對眉子，短眉子，長眉子，簇眉子，闊眉子，金眉子。

外山羅紋其紋十三種：

麤羅紋，細羅紋，古犀羅紋，角浪羅紋，金星羅紋，松紋羅紋，石心羅紋，金暈羅紋，絞絲羅紋，刷絲羅紋，倒理羅紋，烏釘羅紋，卵石羅紋。

裏山羅紋一等：

金星踈慢。

金星其紋三種：

葵花，金暈，金星。

驢坑一等：

青色緑暈。

洞靈巖紫石，大小者如肝色。今産浮梁縣巖嶺，處處有，其匠者或琢爲茶甌，凌冬不可用也。

浙石一等：

紋如玳瑁班。

水舷金紋厥狀十種：

金紋如長壽僊人者，青班金紋如鶴舞者，金紋如雙鴛鴦者，金紋如斗者，金紋如枯槎僊人者，如金雲氣者，眉如卧蠶者，如雙魚蹲鴟者，金紋如湖中寒鴈者，如金壺餅者，余常見之。

修斲第五

硯斲初成，先以蠟塗内外，蓋與石相益，須借此則温潤光潔可愛，於石殊無損，而便於洗濯，不惹墨漬。初使以生薑汁塗研處，即着墨，今人多不知此，云是瑕病，以墨蠟蓋滅痕璽，又云不發墨光，始初磨墨，兼帶少蠟，滯暗墨色故也。使三五度，則無此病矣。又出墨色者便使益好多漬難愛護，欲着手氣，必成痕迹，故人多用蠟蓋，免此患也。硯須每日洗浣，去其積墨敗水，則墨光瑩澤也。

名狀第六

端樣，舍人樣，都官樣，玉堂樣，月樣，方月樣，龍眼樣，圭樣，方龍眼樣，瓜樣，方葫蘆樣，八角辟雍樣，方辟雍樣，馬蹄樣，新月樣，鐍樣，眉心樣，石心樣，瓢樣，天池樣，科斗樣，銀錠樣，蓮葉樣，人面樣，毬頭樣，寶餅樣，笏頭樣，風字樣，古錢樣，外方裏圓，筒硯樣，蟾蜍樣，辟雍樣，方玉堂樣，尹氏樣，蝦蟆樣，犀牛樣，鸚鵡樣，琴樣，龜樣。

已上並擇取樣製古雅者，繪之於圖，餘數名雖多種，狀樣都俗也，不取。

石病第七

雞脚如麻石，黯色類雞脚印行迹。烏肫有痕如木葉，若肉中之脞也。隔路如墨痕，如蚓跡行路。浪痕，徧纏如細帛紋，其色或淺或深。黑色贅子若烏豆狀，隱起礙手，鞕藏於石中，或開之迺有大璽。搭線斜紋，若硯斷，硬線有起處隱手，名工亦不能礪平也。斷紋，有紋兩不相着。石上有微塵孔者，乃石之膚也。黄爛者，土中石皮也。

道路第八

自歙州大路一百八十里至西坑口，入山三十里，至羅紋山，皆山谷大林莽，盤屈鳥道也。自婺源縣大路三十里，過溪，皆大嶺重複，九十里至羅紋山下。自州至濟源口一百九十里，入小路，七十里至濟源，自縣至濟口八十里，入小路，七十里至濟源。

匠手第九

縣城三姓四家，一十一人。

劉大，名福誠，第三；第四；第五；第六。

周四，名全，年七十；周二，名進誠；周小四。

周三，名進昌；劉二，無官名；朱三，名明。

靈屬里一姓三家，六人。

戴二，名羲和；第三；第五；第六。

戴大，名文宗；戴四，名義誠。

大容里濟口，三姓四人。

方七，名守宗；男慶子；胡三，名嵩興；

汪大，號汪王二。

攻器第十

箕畚，銃，鐵大小鎚，長短鑿，鋼屑，鍘頭，鴉觜鋤，木柧。

大宋治平丙午歲重九日。

蘇軾《東坡志林》卷四《紅絲石》 唐彦猷以青州紅絲石爲甲。或云惟堪作骰盆，蓋亦不見佳者。今觀雪菴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許爾。

米芾《硯史》 人好萬殊，而以甚同爲公，甚不同爲惑，喻之而移，非真得

之，更而得之，則必信其守。夫博弈由賢乎已，則吾是文，必不見嗤於賞鑒之士。

用品

器以用爲功，玉不爲鼎，陶不爲柱。文錦之美，方署則不先於表出之綌；楮葉雖工，而無補於宋人之用。夫如是，則石理發墨爲上，色次之，形製工拙又其次，文藻緣飾，雖天然，失硯之用。

玉硯

玉出光爲硯，着墨不滲，甚發墨，有光，其云磨墨處不出光者，非也。余自製成蒼玉硯。

唐州方城縣葛仙公巖石

石理向日視之，如玉瑩，如鑑光，而着墨如澄泥不滑，稍磨之，墨已下而不熱生泡。生泡者，膠也。古墨無泡，膠力盡也。若石滑磨久，墨下遲，則兩剛生熱，故膠生泡也。此石既不熱，良久墨發生光，如漆如油，有豔不滲也。歲久不乏，常如新成，有君子一德之操。色紫可愛，聲平而有韵，亦有澹青白色，如月如星而無暈，此石近出，始見十餘枚矣。

温州華嚴尼寺巖石

石理向日視之，如方城石，磨墨不熱，無泡，發墨生光，如漆如油，有豔不滲，色赤而多有白沙點。爲硯則避磨墨處，比方城差慢，難蔪而易磨，亦有白點，點處有玉性，扣之聲平無韵。校理石揚休所購王羲之硯者，乃此石，今人所收古硯，間有此石，形合晉畫，約見四五枚矣。

端州巖石

巖有四，下巖、上巖、半邊巖、後礫巖。余嘗至端，故得其説詳。下巖第一，穿洞深入，不論四時，皆爲水浸。治平中，貢硯，取水月餘方及石，石細，扣之清越。鸜鵒眼，圓碧暈多，明瑩。石嫩甚者，如泥無聲，不着墨；清越者，温潤着墨快，不熱無泡，然良久微滲，若油發豔，亦有不乏者，然方城温巖十磨，此石三十磨方相及。下巖既深，工人所費多，硯直不補，故力無能取，近年無復有，聞有仁廟已前，賜史院官硯多是，其後來歲貢，惟上巖石。上巖在山上，石性乾，紫色深，理麄性硬，眼黄，差不圓，而青色淡。其巖深處，間有潤者，而眼終不如下巖也。有着墨者，拒墨者，其着墨者，初用半月前甚快，蓋細砂石所發出理也；半月後則退。生光撻墨，又須以柔石發之，已而復然。拒墨者，雖新成便拒墨，此等石，扣之聲皆堅響而老。半邊巖者，在山半，石理同上巖，色多青紫，近黑，多瑕而眼長如卵。有瞎眼者，中是白點。死眼者，黑點而暈細。翳眼者，或青或黑，横亂其眼。又多青不成眼，圓點横長青間道如松木紋。其極麄者費筆，而稍細者多乏。後礫石，土人刻爲盆、印合、壓紙、兒戲之物，多夾砂無眼，少瑕，間有極細軟者，發墨不乏，扣之無聲。土人不貴，而用實有在半邊上巖之上者，不可常得。又徧詢石工，云子石未嘗有，其在巖中，實於大石版上鑿，豈有中包一子者。余嘗謂：若溪流中多有卵石，容差褊可蔪面磨墨，所謂石子，世因訛爲子石。至有斷様相似而爲之者，於理必不於大石中心復生卵子也。世之好奇者，又以歙州羅紋石作子石，硯文本直，兩頭取鋭則紋脱短，至左右頰自然成漩紋，便謂之是真子石，可笑！緑石帶黄色，亦爲硯，多以爲器，材甚美，而得墨快，少光彩。已上硯，平生約見五七百枚，十千已上無估。

歙硯婺源石

歙州有硯圖，石峒最多種，而赤紫石多瑕。土人以線脈隔爲三種病，今人以細羅紋無星爲上。少時見一硯於士人趙光弼家，其様上狹四寸許，下闊六寸許，如二十幅紙厚，色緣如公裳，而點如紫金，斑斑勻布，無羅紋，點中無竅，自後不復覩與此等者。又士人周昌諤處，見一小圓硯，青羅紋，一星紫金如鵝眼錢。此二硯最奇。大抵發墨不乏，獨以色如常之石，而以奇恠爲品高，亦有赤紫色石，無文理，少瑕，光澤如棗木，土人以爲香爐之類，亦斲爲硯，與墨鬬而不相入，經日便滑，不可研矣。又嘗一士人家，見一金絲羅紋硯，其紋半金半黑，光彩與常異。此外麄羅紋刷絲、羅紋爲次第，約見千餘枚矣。但以色與瓦磚等，品故不能高。今但曾官歙者，必收百餘枚，土人以爲生，終日成一硯，少有病，不直數十金，幸完仍好，直五七千已上無估。

通遠軍滴石硯

石理澁可礪刃，緑色如朝衣，深者亦可愛。又則水波紋，間有黑小點，土人謂之湔墨點。有緊甚奇妙而硬者，與墨鬬而慢甚者，滲墨無光，其中者甚佳，在洮河緑石上。自朝廷開熙河，始爲中國有。亦有赤紫石，色斑，爲硯，發墨過於緑者，而不匀淨。又有黑者，戎人以礪刃，而鐵色光肥，亦可作硯，而堅不發墨。

西都會聖宫硯

會聖宫石，在溪澗中，色紫，理如虢石，差硬，發墨不乏，扣之無聲。

青州青石

色類歙，理皆不及，發墨不乏，有瓦礫之象。

成州栗亭石

色青，有銅點，大如指，理慢，發墨不乏，亦有瓦礫之象。

潭州谷山硯

色淡青，有紋如亂絲，理慢，扣之無聲，得墨快，發墨有光。

成州栗玉硯

理堅，色如栗，不甚着墨，爲器甚佳。

歸州緑石硯

理有風濤之象，紋頭緊慢不等，治難平，得墨快，滲墨無光彩，色緑可愛，如貢色，澹如水蒼玉。

夔州黟石硯

色黑，理乾，間有墨點，如墨玉光，發墨不乏。

廬山青石硯

大略與潭州谷山同。

蘇州褐黄石硯

理麄，發墨不滲，類夔石。士人刻成硯，以草一束燒過爲慢灰火煨之，色遂變紫，用之與不煨者一同，亦不燥，乃知天性非水火所移。

建溪黯澹石

理如牛角，扣之聲堅清，磨久不得墨，縱得，色變如灰，作器甚佳。

陶硯

相州土人自製陶硯，在銅雀上。以熟絹二重淘泥澄之，取極細者，燔爲硯，有色緑如春波者。或以黑白埴爲水紋，其理細滑，着墨不費筆，但微滲。

呂硯

澤州有呂道人陶硯，以別色泥於其首純作呂字，内外透，後人効之，有縫不透也。其理堅重與凡石等，以歷青火油之堅響滲入三分許，磨墨不乏，其理與方城石等。

淄州硯

淄石理滑易乏，在建石之次。

高麗硯

理密堅有聲，發墨，色青間白，有金星，隨横文密成列，用久乏。

青州嵇玉石紅絲石青石

理密，聲堅清，色青黑，白點如彈，不着墨，墨無光，好事者但置爲一器可。紅絲石作器深佳，大抵色白而紋紅者慢，發墨，亦漬墨，不可洗，必磨治之。紋理斑石赤者不漬墨，發墨有光，而紋大不入看，慢者經暍則色損，凍則裂，乾則不可磨墨，浸經日方可用，一用又可滌，非品之善。青石有麄文如羅，近歙，亦着墨不發。

號州石

理細如泥，色紫可愛，發墨不滲，久之石漸損凸硬，墨磨之則有泥香。

信州水晶硯

於他硯磨墨汁傾入用。

蔡州白硯

理滑，可爲器，爲朱硯。花蘂石亦作小朱硯。

性品

大抵四方硯發墨久不乏者，石必差軟，扣之聲低而有韵。歲久漸凹不發墨者，石堅，扣之堅響，稍用則如鏡走墨。余所品謂：目擊自收經用者，聞雖多，不録以傳疑。古硯無不佳，豈不嘗落非好事者手用之，則尋棄擲之矣。惟久在人間，賢庸並善，是以不乏傳也。

樣品

晉硯見於晉顧愷之畫者，有於天生礨石上刊人面者，有十蹄圓銅硯中如鐓者，余嘗以紫石作之。有上圓下方，於圓純上刊兩竅置筆者，有如鳳字兩足者，獨此甚多，所謂鳳凰池也。蓋以上並晉製，見於晉人圖畫，世俗呼爲風字。蓋不原兩足之製，謂之鳳足。至今端州石工，以兩眼相對於足傍者，謂之鳳足。鳳之義，取五色英文，燦然成章也。今人有收得右軍硯，其製與晉圖畫同，頭狹四寸許，下闊六寸許，頂兩純皆綽慢，下不勒成痕，外如内之製，足狹長，色紫，類温巖，中凹成臼。又有收得智永硯，頭微圓，又類箕象，中亦成臼矣。又有人收古銅硯，一龜銜一硯如蓮葉，兩足，龜腹圓，墨水不可出，以筆頭就之則出。又參政蘇文簡家收唐畫《唐太宗長孫后納諫圖》，宫人於瑪瑙盤中托一圓頭鳳池硯，似晉製，頭純直微凸，如書鳳字，左右純斜刊，下不勒痕摺，向頂亦然，不滯墨，其外隨内勢簡易。其後至隋唐，工稍巧，頭圓，身微瘦，下闊而足或圓爲柱，已不逮

古。至本朝，變成穿高腰瘦，刃闊如鉞斧之狀。仁廟已前，硯多作此製，後差少。資政殿學士蒲傳正收真宗所用硯，與仁廟賜駙馬都尉李公炤鳳池硯，形製一同。至今尚方多此製，國初已來，公卿家往往有之。仁宗已前賜史院官硯，皆端溪石，純薄，上狹下闊，峻直不出足，中坦夷，猶有鳳池之像。或有四邊刊花，中爲魚爲龜者，凡此形製多端下巖奇品也。嘉祐末，硯樣已如大指篦，心甚凸，意求渾厚，而氣象益不古，純斗故勒深，滯墨難滌，心凸故點筆不圓，常如三角簇。蓋古硯皆心凹，後稍正平，未有凸者，始自侍讀學士唐彥猷，作紅絲辟雍硯，心高凸，至作馬蹄樣，亦心凸，至磨墨溜向身出，觀墨色則凸高增浮泛之勢，援毫則非便也。其晉銅硯，雖如鏃，然頂殊平，以便援毫。今杭州龍華寺收梁傅大夫磁硯一枚，甚大，磁褐色，心如鏃，環水如辟雍之製。下作浪花擢環近足處，而磨墨處無磁油，然殊着墨。古墨稱螺，亦恐不若近世堅，不然，殆不可磨也。又丹楊人多於古塚得銅硯，三足蹄，有蓋，不鏤花，中陷一片陶。今人往往作硯於其中，翻以爲匣也。唐墓中間有得如蓮葉，中凹兩足，如鳳池之製，甚薄，足或如棗也。今歙人最多作形製，而土人尤重端樣，以平直斗樣爲貴。得美石無瑕，必先作此樣，滯墨，甚可惜也。大抵石美無瑕，方可施工，璞而厚者，土人多識其藏，疾不復巧製，人或因其渾厚而美之。余嘗惡歙樣俗者，凡刊改十餘硯，纔半指許，便有病見，頓令人減愛。其端人不斲成，祇持璞賣者，亦多如是。陳文惠丞相家，收一蜀王衍時皇太子陶硯，連蓋，蓋上有鳳坐一臺，餘雕雜花草，涅之以金泥紅漆，有字曰：鳳凰臺。此製方直，上狹，笋在硯上，中甚平也。唐之製，見《文房四譜》；今之製，見《歙州硯圖》，故不重出，此人力所爲也。吾收一青翠疊石，堅響，三層，傍一嵌磨墨，上出一峯，高尺餘，頂復平，嵌巖如亂雲四垂以覆硯，以水澤頂，則隨葉垂珠滴硯心，上有銘識，事見唐莊南傑賦，乃歷代所寶也。又收一正紫石，四疊，下有坐有足，巧於瘦盂，足上起一枝，細狹，枝上盤兩疊，長七寸餘，闊四寸餘，如靈芝，首銳下闊，天然鳳池之象，中微凹，點水磨墨，可書十幅紙，石理在方城之右，此非人力所成，信天下之瓌寶也。

何薳《春渚紀聞》卷九《記硯》

端溪龍香硯

臨汝史君黃莘任道所寶龍香硯，端溪石也。史君與其父孝綽，字逸老，皆有能書名，故文房所蓄多臻妙美。硯深紫色，古斗樣，每貯水磨濡，久之則香氣襲人，如龍腦者。云先代御府中物。任道既終，其子材納之壙中。

歙山斗星硯

歙之大姓汪氏，一夕山居，漲水暴至，遷寓莊户之廬。莊户，硯工也。夜有光起於支牀之石，異而取之，使琢爲硯石。色正天碧，細羅文中涵金星七，布列如斗宿狀，輔星在焉。因目之爲斗星硯。汪自是家道饒益，懼爲要人所奪，祕不語人。每爲周旋，人一出，必焚香再拜而視之。方臘之亂亡之矣。僧謙云。

龍尾溪月硯

三衢徐氏所寶龍尾溪石，近貯水處有圓暈幾寸許，正如一月狀，其色明暗隨月虧盈，是亦異矣。余母舅祝君子與之姻家，數見之，今不知所在。

玉蟾蜍硯

吳興余拂君厚家所寶玉蟾蜍硯，其廣四寸而長幾倍，中受墨處獨不出光，云是南唐御府中物。余與許師聖崇寧間過余氏借觀，時君厚母喪在殯，正懷硯柩側。已而聞袖中嘖然有聲，視之，蜍腦中裂如絲，蓋觸戶氣所致也。

端溪紫蟾蜍硯

紫蟾蜍，端溪石也。無眼，正紫色，腹有古篆「玉溪生山房」五字。藏於吳興陶定安世家，云是李義山遺硯。其腹疵垢，真數百年物也。其蓋有東坡小楷書銘云：「蟾蜍爬沙到月窟，隱避光明入岩骨。琢磨黝赬出尤物，雕龍淵懿傾瀣渤。」安世屢欲易余東坡《醉草》，未許，而以拱璧易向叔堅矣。即以進御，世人不復見也。

丁晉公石子硯

黃叔幾爲余言，丁晉公好蓄瑰異，宰衡之日，除其周旋爲端守，屬求佳現。其人至郡，前後所獻幾數百枚，皆未滿公意。一日，硯工見有飛鷺翹駐潭心，意非立鷺之所。因令没人視之，見下有圓石大如米斛，塊處潭中，似可挽取。疑其有異，即以白守，集漁户維舟出之，石既登岸，轉仄之間，若有涵水聲。硯工視之，賀曰：「此必有寶石藏中，所謂石子者是也。相傳天産至珍，滋蔭此潭，以孕崖石，散爲文字之祥。今日見之矣。」即叢手攻剖，果得一石於泓水中，大如鵝卵，色紫玉也。中剖之爲二硯，亟送其一，公得之喜甚。報書云：「硯應有二，何爲留一自奉，得無効雷豐城之留莫邪否！此非終合之物也。」守曰：「天下至寶，不可萃於一家，以啓人貪心。」託以解職後面獻，而公以擅移陵寢事，籍其家矣，而硯不知所在。

金龍硯

余友何持之，滕莊敏之甥，所蓄瑰異，多外舅故物，而有賞鑒。爲余言，其親党氏有先爲端州者，得二岩石硯璞，藏之再世矣。後其孫於京師得鐵鏡，背銘高古。有道人請爲磨治，云須得美石，有鋒刃而不劇，如端溪石者，發其光彩，則盡善矣。因以一璞付之鏡湖以歸，曰：「是非尤物，硯璞殆希世之珍，非與我百千，不能賞余精識，且出斯寶也。」其孫驚異許之，而持璞去。三日來示，曰：「使公見其梗概也。」細視之，則石面脈理深青色，盤絡如柏枝狀，漫不曉其爲何等物也。道人索酒引滿，大笑，復持璞去，曰：「後十日可賀，請宿備所償之直，吾將遠遊湖海，不能待也。」及期出硯，硯正圓，中徑七八寸，渾厚無眼，如馬肝色，中盤一金色龍，頭角爪尾粲然畢具。會有知者，即以進御，或言禁中先已有一硯矣。

呂老煆研

高平呂老，造墨常山。遇異人傳燒金訣，煆出視之，瓦礫也。有教之爲研者，研成堅潤宜墨，光溢如漆。每研首必有一白書「呂」字爲誌。呂老既死，法不授子。而湯陰人盜其名而爲之甚衆，持至京師，每研不滿百錢之直。至呂老所遺，好奇之士，有以十萬錢購一研不可得者。研出於陶，而以金鐵物劃之不入爲真。余兄子碩所獲，而作玉壺樣者，尤爲奇物。余嘗爲之銘曰：「真仙戲幻，煆瓦成金。老呂受之，鑄金作瓦。置之籬壁，以睨其璞。顧彼瓠甓，爲有慚德。範而爲研，以極其妙。」則金瓦幾於同價。

澄泥研

悟靖處士王衷天誘所藏澄泥研，正紫色而堅澤如端溪石，扣之鏗然有聲，以金鐵劃之，了無痕聲。或疑是澤州呂老所作，而研首無「呂」字。其製巧妙，非俗士所能爲。天誘云，米元章見之，名孫真人研。是非固無所稽考，自是一種佳物也。

銅雀臺瓦

相州，魏武故都。所築銅雀臺，其瓦初用鉛丹雜胡桃油搗治火之，取其不滲，雨過即乾耳。後人於其故基，掘地得之，鑱以爲研，雖易得墨而終乏温潤，好事者但取其高古也。下有金錫文爲真，每研成，受水處常恐爲沙粒所隔，去之則便成沙眼，至難得平瑩者。蓋初無意爲研，而不加澄濾，如後來呂研所製也。章序臣得之，屬余爲詩，將刻其後，云：「阿瞞恃姦雄，挾漢令天下。惜時無英豪，磔裂異肩踝。終令盜抔土，埏作三臺瓦。雖云當塗高，會有石槽馬。人愚瓦何罪，淪蠹翳梧檟。錫花封雨苔，鴛彩晦雲罅。當時丹油法，實非謀諸野。因之好奇士，探琢助揮寫。歸參端歙材，堅澤未渠亞。章侯捐百金，訪獲從吾詫。興亡何復論，徒足增忿罵。但嗟瓦礫微，亦以材用捨。從令瓠甓餘，當擅瓊瑰價。士患德不修，不憂老田舍。」

南皮二臺遺瓦研

魏武都鄴，築三臺以居，銅雀其一也，最爲壯麗。後世耕者，得其瓦於地中，好事者斲以爲研，號爲奇古。歐陽文忠公嘗得於謝景山，作歌以酬之者是也。魏武既破袁紹於冀州，紹死，逐其子譚於南皮，築臺以候望其軍，而名曰袁侯臺。魏文帝與吳質從容遊集於南皮，亦築臺以居，名譙友。至今南皮有二臺故址在焉。人有得其遺瓦，形製哆大，擊之鏗然有聲。「吾之子蓬，取其斷缺者，規以爲研，其堅與鐵石競，屢敗斲工之具，僅能窾之，而特潤緻，發墨可用。知昔人創物制器，雖甚微者，皆所不苟，非若後世之簡陋也。」此先君所序。而蓬銘之曰：「方峥嶸煥奕於一時之盛兮，詎知夫隆棟必傾而華榱終折。洎毀擲埋委於千載之下兮，孰期乎澡澤薦藉而參夫文房四寶之列。蓋物之顯晦也有時，而事之興廢也常迭。遺材良而質美者，雖亘千古兮，不隨衆物而湮滅。」

端石蓮葉研

余過嘉禾王悟靖處士，坐閒有客懷出蓮葉研，端石也。青紫色，有二碧眼，活潤可愛，形製復甚精妙，正如芳蓮脱葉狀，其薄如五六重紙，大如掌，磨之索索有聲，而墨光可鑒也。其人甚惜，不可得。特記其精製，喻研工，終不能爲也。

風字普研

風字研，石色正青紫相參，無眼甚薄，研心磨已窪下，背緑皴剥，殆非近代物。與墨爲入，光灩如漆。王天誘見之，以爲普研。後易銅鑪於章序臣。序臣攜至行朝，爲一嗜研貴人力取去。其人所蓄數百枚，而此研爲之冠也。

烏銅提研

烏銅提研，余於錢唐得之。製作非近世所爲，柄容墨漿可半升許。亦爲章序臣易去，關子東見之，而銘之曰：「鑄金爲觚，提攜顛倒。時措之宜，發於隱奥。寒暑燥濕，不改其操。君子寶之，庶幾允蹈。」

古斗樣鐵護研

余兄宗勝所用鐵護研，端溪石，正紫色，無眼，古斗樣，温潤如玉。爲滌者墮

地，缺其受水處。慨惜之餘，乃取以漆固而鐵護其外，中固無傷也。遠銘之曰：「左瞽馬宮，形則虧矣，胸中之書，震耀百世。」

吳興許采五研

吳興許采，字師正，字畫規模，鐘司徒殆窺其妙。自爲兒時，已有研癖，所藏具四方名品，幾至百枚，猶求取不已。常言吾死則以研甃壙，無遺恨矣。最佳者，得蔡君謨所寶端溪研一，圓厚寸餘，中可徑尺，色正青紫，緣有一眼才如箸大，名之「景星助月」。又得二石，一以分余，玉堂樣，色紺青類洮河石，面有十數暈，金翠周閒，與孔雀毛閒金花正相類，甚宜墨，而不知石所從出。又一端石，古斗樣，長尺餘，馬肝色，下有王禹玉丞相書「玉堂舊物」四字。又圓研，下岩石，有二碧眼，中極窪下，温潤發墨，師正常所用者。莫養正爲之銘曰：「圓如月，窪如尊。勿謂其琢削不巧，見謂椎魯無文。即而視之，其中甚温。」又一端石，玉堂樣者授余，深紫色無眼。余命之曰「端友」，且爲之銘云：「君子取友必端，子有韞玉之美，復具眼而知默，祈漸摩以窮年，何爲子之三益也。」

趙水曹書畫八硯

水曹趙竦子立，文章翰墨皆見重於前輩。遠先博士爲徐州學官日，趙獻狀開鑿吕梁百步之嶮，置局城下，最爲周旋。其《重定華夷圖》，方一尺有半，字如蠅頭，而體製精楷。蘇州張珙妙於刊鑱，三年而後成。甚自祕惜，不易以與人，與其所獲丁晉公家王右軍小楷《樂毅論》，櫝藏自隨，得之者以爲珍玩。先子所得，才三四數也。其所用硯，端石長尺餘，闊七八寸，温潤宜墨。云端石若此大者至艱得，求之十年而後獲。上下界爲八硯，云性懶滌硯，又不奈宿墨滯筆，日用一現，八日而周，始一濯之，則常用新硯矣，故名八面受敵云。

趙安定提研製

《研譜》稱唐人最重端溪石，每得一佳石，必梳而爲數板，用精鐵爲周郭。青州人作此，至有名家者，歷代寶□。余於崇寧閒見安定郡王趙德麟丈所用一枚，作提研製。紹興四年復拜公於錢塘湧金門賜第，出研案閒云：「生平玩好，盡喪盜火。而此研常所受用，復外拙，貪者不取，得周旋至今。」余亦撫之悵然也。近章伯深偶於錢塘鐵肆中得一枚，絶與趙類而非是也。求易余東坡所畫《鵲竹》而得之。工製堅密，今人不能爲也。

龍尾溪研不畏塵垢

涵星研，龍尾溪石，風字樣，下有二足，琢之甚薄。先博士君得之於外姪黄材成伯。黄以嗜研求爲婺源簿，既至，顧視一老研工甚至。秩滿而研工餞之百里，探懷出此研爲贐，且言：「明府三年之久，所收無此研也。」黄始責其不誠，工云：「凡臨縣者，孰不欲得佳研。每研必得珍石，則龍尾溪當泓爲鯨海不給也。此石歲采不過十數，幸善護之。」然研如常研，無甚佳者，但用之至灰埃垢積，經月不滌而磨墨如新，此爲勝絶耳。先子性率，不耐勤滌，得此用之終身云。莫養正爲之銘曰：「膚寸之珍，雲蒸霧出。小而有容，如摩詰室。老何肺腸，與之爲一。季子受之，周旋勿失。」

鄭魁銘研詩

永嘉林叔睿所藏端石，馬蹄樣，深紫色，厚寸許，面徑七八寸，下有鄭魁銘詩，隸字甚奇，云：「仙翁種玉芝，耕得紫玻璃。磨出海鯨血，鑿成天馬蹄。潤應通月窟，洗合就雲溪。常恐魍魎奪，山行亦自攜。」研之妙美，盡於銘詩，而末句所寄，旨哉。

李端叔銘僧研

比邱了能，蓄端研古斗樣，青紫色，有二眼，碧暈活潤。背有李端叔銘云：「踏碓是向上機，不識字是第一義。遂乃傳子傳孫，至今爲祥爲瑞。有美了能比邱，人上長出一頭。名字半露消息，伎倆非聞思修。發明前身不識字，後身湧出江河流。墨可泐，一能兩身，具眼者識。」李丈家集遺此銘，故録之。

躍魚見木石中

徐州護戎陳皐供奉，行田閒遇開墓者，得瑪瑙盂，圓浄無雕鏤紋，盂中容二合許，疑古酒巵也。陳用以貯水注硯，因閒硯之中有一鯽，長寸許，遊泳可愛。意爲偶汲池水得之，不以爲異也。後或疑之，取置缶中，盡出餘水，驗之魚不復見。復酌水滿中，須臾一魚泛然而起，以手取之，終無形體可拘，復不可知爲何寶也。余視之數矣。時水曹趙子立被旨開鑿吕梁之嶮，辟陳督役，目覩斯異。因言其頃在都下，偶以百錢於相國寺市得一異石，將爲紙鎮。遇一玉工求以錢二萬易之。趙不與，玉工歎息數四，曰：「此寶非余不能精辨，餘人一錢不直也。」持歸幾年，了無他異。其季子康不直工言，以斧破視之，中有泓水，一鯽躍出，撥刺於地，急取之亡矣。是亦斯盂之類也。余又記《虞庭雜記》所載，晉出帝既遷黄龍府，虞主新立，召與相見，帝因以金盤魚盆爲獻。金盤半猶是磁，云是唐明皇令道士葉法静治化金藥成，點磁盆試之者。魚盆則一木素盆也，方圓二尺，中有木紋成二魚狀，鱗鬣畢具，長五寸許。若貯水用，則雙魚隱然湧起，頃之遂成真魚。覆水則

宛然木紋之魚也。至今句容人鑄銅爲洗，名雙魚者，用其遺製也。

銅蟾自滴

古銅蟾蜍，章申公研滴也。每注水滿中，置蜍研仄，不假人力而蜍口出泡，泡殞則滴水入研，已而復吐，腹空而止。米元章見而甚異之，求以古書博易，申公不許，後失之。或見之寶晉齋。申公之孫伯深云。

雷斧研銘

余經雪川，偶得數雷斧於耕夫，雖小大不等而體皆如玉，因擇其厚者窪而爲研。膚理銳澤，取墨磨研而墨光可鑒。但恨其大而薄者，不容窪治，則以鐵爲周郭，如青州提研所製，亦几案閒一尤物也。因銘之曰：「石化殞星，龍雨刀槊。是從震霆，散墜風雹。形實斧也，其質玉璧。窪而爲硯，以資銳澤。與翰墨而周旋，誅姦諛之死魄。」

魏泰《東軒筆録》卷之一五　余爲兒童時，見端溪硯有三種，曰巖石，曰西坑，曰後歷。石色深紫，襯手而潤，幾於有水，扣之聲清遠，石上有黯，青緑間，暈圓小而緊者謂之鸜鵒眼，此乃巖石也，采於水底，最爲士人貴重。又其次，則石色亦赤，呵之乃潤，扣之有聲，但不甚清遠，亦有鸜鵒眼，色紫緑，暈慢而大，此乃西坑石，士人不甚重。又其下者，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照如沙中雲母，石理極慢，乾而少潤，扣之聲重濁，亦有鸜鵒眼，大而偏斜不緊，謂之後歷石，士人賤之。西坑硯三當巖石之一，後歷硯五當西坑之一，則其品價相懸可知矣。自三十年前，見士大夫言亦得端溪巖石硯者，予觀之，皆西坑石也。邇來士大夫所收者，又皆後歷石也。豈惟世無巖石，雖西坑者亦不可得而見矣。

朱彧《萍洲可談》卷二　端州石在深谷中，細而潤。初爲官封之，已難得；後興慶建軍，以王地禁采石，不復可得。石上有鸜鵒眼，宛若生者，暈多而青緑爲貴，磨翦終不可去，俗傳透石涎也。端硯藏久無不甎者，以石潤，久亦乾，故不平，如溼木乾則不平。

姚寬《西溪叢語》卷下　王建《宫詞》：「延英引對碧衣郎，紅硯宣毫各別牀。天子下簾親自問，宫人手裏過茶湯。」恐是用紅絲研，江南李氏時猶重之。歐公《研譜》以青州紅絲石爲第一。此研多滑不受墨，若受墨，妙不可加。王建集中有作工研，又作洪研，皆非也。《雲溪友議》載元子芝明經制策入仕，亦有此一篇，未知孰是？

端硯，下巖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温潤而澤，儲水發墨，叩之有聲。但性質堅，礦斷裂，尤多瑕疵。

秋楓巖，石色微淡，可亞下巖，堅潤不及。

梅根巖，一名中巖，桃花巖，一名上巖。二巖石俱皆沙壤相雜，無水泉，色淡而燥，肌理稍疏，然中巖又勝上巖。

新坑，石色帶紅紫，其文細密，材質厚大無瑕，然止是崖石，頗乏堅潤。後歷石與新坑略相似，又處其次。

西坑六崖，石色青，微黑，佳者如歙石，麛羅紋，而發墨過之，石眼圓暈數重，青白黄黑相間，極大者爲最勝。

土人以晶瑩圓明，中無瑕翳者爲活眼，形模相類，不甚鮮明者爲淚眼，形體略具，内外皆白，殊無光彩者爲枯眼。

洪适《辨歙石説》

細羅紋石文如羅縠精細，其色青瑩，其理緊密堅重，瑩净無瑕璺，乃硯之奇材也。

麛羅紋似細羅紋而文理稍麤。

暗細羅紋羅紋雖細晦而不露紋理，隱隱石色微青黑。

刷絲羅紋石紋精細纏密如刷絲然。

金花羅紋羅紋地上間以金花亂點，大細不常，如畫工銷金。

金暈羅紋金暈數重如抹畫者，或暈如卵形及杏葉，皆重疊數重。

金星羅紋細金點如撒星者，有金抹如眉子者，有横抹金紋，長短不定者。

算條羅紋比刷絲紋理疎而麛大，正如排算子。

角浪羅紋直紋數路，如角浪然。

瓜子羅紋比細羅紋尤細，狹如瓜子者。

細棗心無羅紋，而石紋兩頭尖如棗核。

麛棗心較細棗心而麛。

水波紋理横細如晴晝微風，清沼漣漪之紋。

對眉子石紋如人畫眉而細，遍地成對者。

錦蹙石暈如畫雲氣，間金暈如蹙錦然。

錦蹙眉子石紋横如眉子，間有金暈。

羅漢入洞石中有金暈如雲氣，下有羅漢龕座之形。

金星眉子眉子疎而匀，石紋如人字鱔肚紋，間有金暈金星者。

鱔肚眉子眉子疎而匀，石紋如人字鱔肚紋，間有金暈金星者。

鴈攢湖眉子硯心有紋暈如注池，四外眉子密密，如羣鴈飛集之狀。

菉豆眉子石理稍黑微暗而斑，內有短密眉子紋。

金花眉子眉子石中有金花金暈者。

短眉子眉子密短而勻。

長眉子眉子長而差大。

泥漿細羅紋而尤温潤，乃羅紋下坑石。

卵石

雨點石

羅紋上坑石色微重，中坑石色微淡，下坑即泥漿石。

棗心坑皆乾坑，故石微燥。

水波坑亦是棗心石。

祁門縣出細羅紋石，酷似泥漿石，亦有羅紋，但石理稍慢，不甚堅，色淡易乾耳。此石甚能亂真，人多以爲婺源泥漿石，當須精辨之也。

歙縣出刷絲硯甚好，但紋理太分明，無羅紋，間有白路白點者是。

洪邁《容齋續筆》卷一二《銅爵瓦硯》　相州，古鄴都，魏太祖銅雀臺在其處，今遺址髣髴尚存。瓦絶大，艾城王文叔得其一以爲硯，銅黄魯直，東坡所爲作銘者也。其後復歸王氏。硯之長幾三尺，闊半之。先公自燕還，亦得二硯，大者長尺半寸，闊八寸，中爲瓢形，背有隱起六隸字，甚清勁，曰「建安十五年造」。魏祖以建安九年領冀州牧，治鄴，始作此臺云。小者規範全不逮，而其腹亦有六篆字，曰「大魏興和年造」，中皆作小簇花團。興和，乃東魏孝静帝紀年。是時正都鄴，與建安相距三百年，其至於今，亦六百餘年矣。二者皆藏姪孫僩處。予爲銘建安者曰：「鄴瓦所范，嘻其是邪？幾九百年，來隨漢槎。淬爾筆鋒，肆其滂葩。僩寶寶此，以昌我家。」銘興和者曰：「魏元之東，狗脚于鄴。吁其瓦存，亦禪千劫。上林得雁，獲貯歸笈。玩而銘之，衰淚棲睫。」贛州雩都縣故有灌嬰廟，今不復存。相傳左地嘗爲池，耕人往往於其中耕出古瓦，可窾爲硯。予向來守郡日所得者，刓缺兩角，猶重十斤，瀋墨如發硎，其光沛然，色正黄。考德儀年，又非銅雀比，亦嘗刻銘于上，曰：「范土作瓦，既埴既已。何斷制於火，而卒以囿水？廟于漢侯，今千幾年？何址麾祀歇，而此獨也存？縣贛之雩，曰若灌池。研爲我得，而銘以章之。」蓋紀實也。

洪邁《辨歙石説跋》　研出端谿，其色如猪肝蒲萄，中邊瑩澈，光可以鑑，粹然「紫琳腴」也，患太滑，不肯受墨。歙石細者，肌理如絲穀，如涵星泓，如眉有稜，四壁垣垣削成，類文玉蒼璧，而短處在不爲毛錐地，好事者病焉。邁智不足鑒物，頗幸蓄兩研，其一正方，爲斗形，徑可五寸許，腹有東坡先生爲仲豫銘二十四言，常篋櫝藏弆；其一橢爲風字，鏗然而輕，提携周旋，且二十年久，稱意便足。曩寓五領，無所買，莫府於歙嘗出捐三千錢，售眉子石一，隨輒予人莫惜。始之以識察之不精，中之以二者之先入，他無在顧眄者，故差若省事。景伯兄治歙期年，能納其民於不忍欺之鄉，斷斷廷下，至無一迹，獨念翰墨衆君子乘集吾土，而主人莫之省，既揭蘇氏《文房譜》於四寶堂，又别刻研説三種。以書來，令綴語其下，顧前云云，不能巧自飾也。客或謂兄曰：使君雅無長物，諸郎桉頭研，不百錢直，今使家挾是書，人具是眼，則芙蓉龍尾之珍，不幾於盡。公亦能忘薏苡嫌乎？兄以手推客曰去。紹興三十年十月二日，弟左承議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邁跋。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一　謝景魚名淪滌硯法：用蜀中貢餘紙，先去黑，徐以絲瓜磨洗，餘漬皆盡，而不損硯。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　高廟謂：「端硯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何必以眼爲貴耶。」晁以道藏硯必取玉斗樣，喜其受墨瀋多也。每曰：「硯若無池受墨，則墨亦不必磨，筆亦不必點，惟可作枕耳。」

唐彦猷《硯録》言：「青州紅絲石硯，覆之以匣，數日墨色不乾。經夜即其氣上下蒸濡，着於匣中，有如雨露。」又云：「紅絲硯必用銀作匣。」凡石硯若置銀匣中，即未乾之墨氣上騰，其墨乃著蓋上。久之，蓋上之墨復滴硯中，亦不必經夜也。銅錫皆然，而銀尤甚，雖漆匣亦時有之，但少耳。彦猷貴重紅絲硯，以銀爲匣，見其蒸潤，而未嘗試他硯也。

高似孫《剡録》卷七《畫》

秦系硯

秦系《山居詩》：「洗硯魚仍戲，移樽鳥不驚。」系注《老子》，穴山石爲研。

剡西古硯

剡開元鄉民劚土值研，色下嵓也，渾璞泐蝕，受墨處獨砥中窳凹處，唐以前物。銘：玉在深山，有道則見，山耶石耶？陵谷幾變。嗚呼！此玉不晦不炫，不以知貴，不以棄賤。

八角石硯

剡丁發硯於破冢，外肖羲畫，内鑿禹海，越手輕爽，石性已空，入土老也。銘：二火一刀研，與人俱高。甲乙丙丁硯，與數不逃。石之饕，志之勞，文之騷，人之豪。

施宿《會稽志》卷一三《觀東廡》 乾道中，上皋畊者得古磚，有文曰：五鳳元年三月造。以獻府牧洪文惠公，文惠命鐫以爲硯，置案間，意甚愛之。然所著《隸釋》、《隸續》皆不載，豈以其篆體非隸字耶。

葉樾《端溪硯譜》

謹按：端州治高要縣，自唐爲高要郡。皇朝政和初，以太上皇潛藩，賜號肇慶府。府東三十三里有山，曰斧柯。在大江之南，蓋靈羊峽之對山也。斧柯山，峻峙壁立，下際潮水。自江之湄登山，行三四里，即爲硯崫也。先至者曰下崫，下崫之中，有泉出焉，雖大旱未嘗涸。下崫之上，曰中崫，中崫之上曰上崫，自上崫轉山之背曰龍崫。龍崫，蓋唐取硯之所，後下崫得石，勝龍崫，龍崫不復取。自山之下，分路稍東，至半邊山諸崫。西南沿溪而上曰蚌坑，龍崫、斧柯山脚谷中也。大抵石以下崫爲上，中崫、龍崫、半邊山諸崫次之，上崫又次之，蚌坑最下，此崫石之品也。下崫石乾則灰蒼色，潤則青紫色。崫有兩口，其中則通爲一穴，大者取研所自入也。小者泉水所自出也，故號曰水口，即陳公密所開也。崫之北壁，石背爲泉水所浸，瀰漫湧溢，下流爲溪，崫之中，歲久崩摧，石屑翳塞，積水屈曲，淺深人所莫測，以是石工不復能采矣。今世所有下崫硯，唐五季國初時物也。今欲得下崫北壁石者，往往於泉水石屑中得之，若南壁石，尚或可采，然自崇觀以後，亦罕得矣。北壁石，蓋泉生其中，非石生泉中也，則潤可知矣。崫之上，雖秋冬乾旱，亦未嘗涸，有泉珠散落如飛雨不絶。北壁石眼正圓，有青緑碧紫白黑暈十數重，中復有瞳子。南壁石即泉水半浸者，稍不及北壁眼之暈，色皆少淡。下崫、上崫皆有。山半上崫之穴，陟而取石；中崫之穴，或陟或降；下崫之穴，降而取石。上崫有三穴，上穴曰土地崫，以土地祠居其上名焉。中崫曰梅樹崫，下穴今石工以爲中崫者是也。下穴兩口，其間通爲一穴，皆中崫也。土地崫亦有兩穴，其中亦相通。土地崫石色帶黄赤，眼亦如之。梅樹崫石微黄，赤稍輕而帶灰蒼色，眼黄緑。中崫兩壁石與梅樹崫同，而少勝焉。北壁石則與下崫南壁石相類，而少劣焉。

大抵石性貴潤，色貴青紫，乾則灰蒼色，潤則青紫色，眼貴翠緑圓正，有瞳子。石有眼，則易分品第。若性枯燥，色黄褐。乾則灰蒼色，潤則青紫色。眼赤黄，皆下品也。眼赤黄輕，青緑重，即漸爲上品矣。

龍崫石色深紫，眼少。有即類中崫半邊山者。

半邊山諸崫，石色少灰青，與下崫南壁石、中崫北壁石相類，但眼不若下崫，則眼暈少爾。中崫者層暈多，青緑赤黄紫色皆淺淡不同。

然半邊山崫極多眼。

半邊山崫，近南者眼大，暈差少緑，近北者眼少，暈愈少，所謂菉豆眼。

蚌坑石性堅，顔色深紫，有眼，即黄白微帶青色，不正，無瞳子，雖潤亦不發墨。眼偏斜不正，無暈道，有翳。

黄坑石，即與上崫石相類。新坑石，與半邊山石之劣者相類，但半段碎小耳。

小湘峽在州之西四十里，其石類崫石，而性軟燥，色深紫，如蚌坑及後歷石，眼亦類蚌坑石，大抵潤及坑石，而發墨勝之。

後歷山，在州北十里，石性軟燥，色深紫帶黄赤，間亦有眼，極類蚌坑，堅潤不及，發墨勝之。

崫石取諸崫，斧併力然後可得。凡崫石皆有黄臕，如玉之瓜蓏也，胞絡黄臕，鑿去方見硯材，世所謂子石也。子石崫中有底石，皆頑石，極潤，不發墨，又色汙雜，不可硯，端人謂之鴨屎石。底石之上大率如石榴子，又如塼坯。自底至頂，中作三疊，下疊居底石之上，最佳品也。石必有眼，端人謂之脚石。中疊居下疊之上，次石也。眼或有或無，端人謂之腰石。上疊居中疊之上，又次石也。皆無眼，端人謂之頂石。頂石之上，皆蓋石也，亦頑麤而不堪用。大抵三疊石皆有麤臕絡，無非子石，世人乃謂別一種子石，非也。蓋往往有崩落崫中泉水中者，其形偶圓類卵，人或中摸得之，故妄有此説。

蚌坑石取於山下澗谷中，皆波濤所擊，風日所曝，雷雨所摧，皆頑很不才之物也。但人能到其處，皆可拾取，端人謂之野石，蓋遍地是也，甚易得之，而他處人不識，往往反愛之，正以大璞少瑕翳耳。其小湘石、後歷石，皆掘地取，崫石不假油蠟，久則自光潤，後歷非油蠟則不堪用，歲次油蠟敗，則麤燥不堪用矣。

蚌坑，自鼎湖山諸谷水聚爲大溪，轉斧柯山下，出大江中，半邊山諸崫，有大秋風、小秋風、獸頭、獅子、桃花、河頭、新坑、黄坑等名，皆在斧柯山下，蓋山

之麤也。

凡有眼之石，在本崫中尤縝密温潤。端人謂：石嫩則眼多，老則眼少；嫩石細潤發墨，所以重有眼也。青脉者必有眼，故腰石、脚石多有青脉，而頂石多瑩浄，端人謂青脉爲眼筋。夫眼之别者，曰鸜鵒、曰鸚歌、曰了歌、秦吉了也。曰雀眼、曰雞眼、曰貓眼、曰菉豆，各以形似名之，翠緑爲上。

李賀有《端州青花石硯歌》，蓋自唐以來，便以青眼爲上，黄赤爲下。

硯之價，下崫水底脚石十倍於南壁石，南壁石十倍於中崫北壁石，半邊山南諸崫倍於中崫南壁石，半邊山北諸崫及龍崫、中崫南壁倍上崫諸穴石，上崫諸穴倍小湘石，小湘石倍後歷、蚌坑石。後歷之佳者，亦與上崫諸穴價等。

硯之形製，曰：平底風字，曰有脚風字，曰垂裙風字，曰古樣風字，曰鳳池，曰四直，曰古樣四直，曰雙錦四直，曰合歡四直，曰箕樣，曰斧樣，曰瓜樣，曰卵樣，曰璧樣，曰人面，曰蓮，曰荷葉，曰仙桃，曰瓢樣，曰鼎樣，曰玉臺，曰天研，東坡嘗得石，不加斧鑿以爲研，後人尋崫石自然平整者倣之。曰蟾樣，曰龜樣，曰曲水，曰鐘樣，曰圭樣，曰笏樣，曰梭樣，曰琴樣，曰鑿樣，曰雙魚樣，曰團樣，曰八稜角柄秉硯，曰八稜秉硯，曰竹節秉硯，曰硯磚，曰硯板，曰房相樣，曰琵琶樣，曰月樣，曰腰鼓，曰馬蹄，曰月池，曰阮樣，曰歙樣，曰吕樣，曰琴足風字，曰蓬萊樣。

宣和初，御府降樣造，形若風字，如鳳池樣，但平底耳。有四環，刻海水魚龍三神山，水池作崑崙狀，左曰右月，星斗羅列，以供太上皇書府之用。

石之病者，有曰鐵線。乃是膽皮隔處，若於線上鑿之，則應手而斷。

曰瑕，白文。

曰鑽，如蛀蟲眼。

曰驚，斧鑿觸裂者。

曰火黯，一名熨火焦。惟崫石有之，斜班處如火燒狀。

曰黄龍，灰黄色，如龍虵横斜布石上。

唯火黯，端人不以爲病，蓋崫石必有之，他山石皆無。

右縉雲葉樾交叔傳此譜，稍異於衆人之説，不知何人所撰，稱徽祖爲太上皇，必紹興初人云。淳熙十年七月二十四日，東平榮芑書。

祝穆《方輿勝覽》卷一二《福建路南劍州・土産》 石硯。葉少蘊云：「此石有二種：其一出鹵水，去黯淡四十里，細潤而不甚發墨；黯淡灘石宜墨，而膚理不逮，然世亦未知此石之可珍也。」蘇子瞻鳳咮硯，或以爲此石。

祝穆《方輿勝覽》卷一六《江東路徽州・山川》 龍尾山。在婺源東南百里，西連武溪。開元中，獵人葉氏見石瑩潔，鋤粗成研，子孫持以獻令。令訪匠琢，由是世始傳。一名羅文山，有石理所似爲名。

祝穆《方輿勝覽》卷三四《廣東路肇慶府・土産》 端硯。柳公權曰：「端州有溪，曰端溪。其硯有赤白黄色點者，謂之鸜鵒眼。或脉理黄者，謂之金線紋。」《郡志》云：「有青紋者，謂之音絛。其短者，謂之眼筋。下巖石亦有之。色微班者，謂之火黯，下巖無此。又有曰赤裂，曰黄霞，曰鐵線。曰白鑽，圓而深如鑽眼。曰壓矢，其色班駮。其舊坑則有龍巖、汲綆、黄圃三石，汲綆全無眼。其新坑則有後歷、小湘、唐寶、黄坑、蚌坑、鐵坑六處，皆不及上三石。」蘇易簡《硯譜》：「端溪硯，水中者石色青，山半者石色紫，山頂石尤潤，如猪肝色者佳。若匠者識山之脉理，鑿一窟，自然有圓石青紫色者，琢而爲硯，可直千金，謂之子石硯。」《東軒筆録》：「魏泰曰：『端溪硯有三種：曰巖山，曰西坑，曰後磨石。石色深紫，襯手而潤，叩之清遠，有青緑圓小鸜鵒眼，乃巖石。其次色赤，呵之乃潤，鸜鵒眼，色紫，紋慢而大，此乃西坑石也。其下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乾而少潤，謂之後磨石。西坑硯三當巖石之一，後磨石三當西坑之一，其品可知。』」李賀《紫石硯歌》：「端州石匠巧如神，露天磨刀割紫雲。紗帷晝睡墨花春，輕漚漂沫松麝薰。」昔丁寶臣知端州，以詩送緑石硯於介甫，所謂「玉堂新樣」者。介甫以詩報之云：「玉堂新樣世争傳，況以蠻溪緑石鐫。嗟我長來無異物，愧君持贈有新篇。久埋瘴霧看猶濕，一取春波洗更鮮。還與故人袍色似，論心於此亦同堅。」蘇子瞻《硯銘》：「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縋，以出斯珍。」

《歙硯説》 唐侍讀《硯譜》云：二十年前，頗見人用龍尾石硯，求之江南故老，云昔李後主留意翰墨，用澄心堂紙、李庭邽墨、龍尾硯，三者爲天下冠，當時貴之。自李氏亡而石不出，亦有傳至今者。景祐中，校理錢仙芝守歙，始得李氏取石故處，其地本大溪也，常患水深，工不可入，仙芝改其流，使由别道行，自是方能得之。其後縣人病其須索，復溪流如初，石乃中絶。後邑官復改溪流，遵錢公故道，而後所得盡佳石也，遂與端石並行。按《圖經》龍尾山在婺源縣長城里。唐開元中，葉氏得其地，嘗取石爲硯，不見稱於世，故無聞焉。蘇易簡《硯譜》云：龍尾山石，亞於端溪。今雖多故坑，無有石出。環縣皆山也，而石雖出他山，寔龍尾之肢脉，俱得謂之龍尾。

自州一百八十里至西坑口，入山谷林莽，盤屈鳥道，又三十里，自縣三十里過溪，大嶺重複，九十里並至羅紋山下。

自州一百九十里，自縣八十里，並至濟口，入山，又七十里至濟源。

龍尾山，亦名羅紋山。下名芙蓉溪，石坑最多，延蔓百餘里，取之不絶。

眉子坑，在羅紋山之西，從溪下至坑十餘丈，坑中無土，深丈餘，闊二三尺許。

羅紋裏山，在羅紋山後。

羅紋舊坑，地名寨頭，即錢云所訪南唐采石故坑也。

水絃坑，在眉子坑外，臨溪，至冬水涸，方能取之。入地丈餘，石多金花。

水蕨坦坑，在羅紋山西北，其理若浪。

溪頭坑，在金星坑之北五里。

葉九坑，在溪頭之西一里，亦有眉子，其理麤慢，與溪頭坑石相上下。

金星坑，在羅紋山西北，相去四十五丈。

驢坑，在縣西北七十里。景祐中曹平爲令，後王君玉爲守，嘉祐中刁璆爲尉，皆取之，其石青中緑暈。

濟源坑，在縣之正北，三坑相連。

碧裏坑，在濟山上，色理青瑩。相去半里，有水步石，大雨點石，十里外有裏山石，青細有金紋花暈，其狀奇恠不常。

洞靈巖，在縣北一百二十里，三洞相連，石産於巖之左右，無定所，色擬端溪，麤而燥，復多瑕纇。

澍石，出衢州開化縣界，斑若玳瑁然。

麻石，三尺中隱硯材數寸而已，猶玉之在璞也。坑往往在溪澗中，至冬水涸，合三二十人方可興工，每打發一坑，不三數日必雨，雨即坑壠皆堙塞，較其工力，倍金銀坑中取礦者，此其所以貴也。往時必先祠以中牢，方免諸患。

大抵攻琢貴精，治之不盡工，雖有佳石，亦常硯而已。每得一石，以鐵鑿擊之，候其聲清圓，乃可攻治，度其所宜，然後制樣，須令人捧，不然，内諸稻穀中，欲其不實也。

蘇易簡云：硯有薄如紙者，蓋以薄爲利用云。

龍尾石，多産於水中，故極温潤，性本堅密，扣之其聲清越，婉若玉振，與他石不同，色多蒼黑，亦有青碧者。采人日增，石亦漸少，有得之巖崖中者，色白而燥，殊不入用。

眉子，色青或紫，短者、簇者如卧蠶，而犀紋立理；長者、闊者如虎紋，而松紋從理。其曰鴈湖攢與對眉子，最爲精絶，凡九品：

鴈湖眉子　對眉子　金星眉子　菉豆眉子　錦蹙眉子　短眉子　長眉子　簇眉子　闊眉子

大抵石頑則光滑，而磨墨不快；石麤則黏墨，而滲漬難滌，唯麤羅紋理不疎，細羅紋石不嫩者爲佳。凡十二品：

細羅紋　麤羅紋　暗細羅紋　松紋羅紋　角浪羅紋　金星羅紋　刷絲羅紋　倒地羅紋　石心羅紋　卵石羅紋　泥漿羅紋　箄子羅紋

麤羅紋稍細者，易爲磨墨，細羅紋稍堅者，最能發墨。或者以易磨墨爲發墨，非也。唯蔡君謨論得其要，墨在硯中，隨筆旋轉，滌之泮然盡去，此乃石性堅潤，能發起，不滯於硯耳。若刷絲、松紋、角浪，皆以其理疎，易於磨墨。至於金星之類，乃其餘事，自有優劣，獨泥漿一品，較之諸石，紋理細密，富於温潤，但多不甚堅實。瓜子羅紋，紋若瓜子羅紋然，此最佳者也。出水波坑中，幸而得之，不可期，或取羅紋側爲之，甚能亂真。

驢坑，石色青緑暈，今不復出。士大夫家間有藏者，亦罕見之。

棗心，青潤可愛，中有小斑紋，中廣上下皆鋭，形若棗核然，雖少疵瑕，多失之頑固。

唐公《硯録》云：嘗過金陵，於翰林葉道卿處見一硯，方四五寸許，其色淡青，如秋雨新霽，遠望暮天，表裏瑩潔，都無紋理，蓋所謂硯之美者也。云得於歙，不知出於甚坑，今不復有。

裏山一種，金星而疎慢。

水絃金紋凡十種：

青斑如舞鶴者　如長壽仙人者　如雙鴛鴦者　如枯槎仙人者　如朝霞雲氣者　如湖中寒鴈者　如雙魚蹲鴟者　如壺瓶者　如卧蠶者　如斗者

硯以瑩浄爲先，小有痕線，皆不足甚貴，石病有十：

痕如蚓行迹。雞腳如雞迹，麻石黯色。烏肫有痕如木葉，若肉中脞也。浪痕徧纏，如布帛紋，作淺深黑色。贅子如烏豆隱起礙手，開之多成大墨。搭線斜紋，若斷裂者。黄爛者，土中石皮也。硬線高起隱手，雖良工不能礪平也。石上有微塵孔者，石之膚也。斷紋，兩不相着。

硯之形制不一，古人有以蚌爲之者，取其適用而已。舊有古端樣，并世傳晉右軍將軍王逸少端樣，皆外方内若峻坂然，使墨下入水中，至寫字時，更不費研磨之工。今之端樣，蓋其遺法也。或有爲硯板、硯鏡之類，微坳其首而已；或直用平石一片，别以器盛水，旋滴入研墨，以此知今人不如古人書字之多耳。

《硯譜》

李後主硯

李後主留意筆扎，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者爲天下之冠。

右軍風字硯

會稽有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尺餘，色正赤，用之不減端石。云右軍所用者，石揚休以錢二萬得之。

紅絲石

青州紅絲石，外有皮表，磨礱即其理，紅黄相參。理黄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黄。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唐彦猷其奇此硯，以爲發墨不減端石。蔡君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鋩者尤發墨；歙石多鋩，惟膩者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

鳳咮石

蘇子瞻云：僕好風咮石，少得真者。唐彦猷以青州紅絲石爲甲，或云唯堪作骰盆。

端硯

蘇公易簡云：柳公權論硯，青州石爲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言端石。世傳端溪中有草，蒙茸可愛，匠琢石成硯，用草裹之，故自嶺表迄中夏而無損。或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絶頂者，尤潤，如豬肝色者佳。其貯水處有白赤黄色點者，謂之鸜鵒眼；脉理黄者，謂之金線紋。其山號斧柯，昔人采石爲硯，必中牢祭之，不爾，雷電失石所在。

鸜鵒眼

端石有眼者最貴，謂之鸜鵒眼。石紋精美，如木有節，今不知者，乃以爲石病，吁，可痛哉！石有上下巖，西坑、後歷，悉其下也。惟上巖有眼。眼之美者，青黄緑三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九重，其大者尤爲希有。或布列硯中，如北斗心房之形。土人以眼多少爲價重輕。其生於墨池之外者，謂之高眼，生於内者曰低眼，高眼尤可尚，以不爲墨漬，常可睹也。或云：取石祭以中牢，故老云無之。又云：石有金線爲美，正其病也。唐彦猷。

子石

端石以子石爲上。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流俗訛爲紫石，又以貯水不耗爲佳。有眼爲貴，眼，石病也。官司歲以爲貢，在它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翫好而已。歐陽永叔。

端溪

端溪有斧柯、茶園、將軍地，同是一溪，唯斧柯出者，大不過三四指，一兩呵津汗滴瀝，真難得之物。茶園次之，將軍又次。鄭樵

活眼死眼

蘇易簡作《文房四譜》，譜言：四寶，硯爲首。筆墨兼紙，皆爲隨時收索，可與終身俱者，唯硯而已。譜中載四十餘品，以青州紅絲石爲一，斧柯出第二，龍尾石第三，餘皆在中下。雖銅雀臺古瓦硯列於下品，特存古物耳。端所出有四：岩石爲甲，石屋次之，西坑又次之，後歷爲劣。巖與西坑相去二十里，石屋、後歷七里，而所産迥然不同，猶建安産茶，北源壑源去沙溪十數里而優劣差殊。而巖石又分上下，又有活眼、死眼之别。圓暈相重，黄黑相間，鑿精在内，晶瑩可愛，謂之活眼；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淚眼；形體略具，内外皆白，殊無光彩，謂之死眼。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死眼勝無眼。

龍尾石

歙石出於龍尾溪，以金星爲貴。予少時得金坑礦石，堅而發墨。端溪以北巖爲上，龍尾以深爲上，龍尾遠於端溪上，而端石以後出見貴爾。歐陽永叔

李賀詩

永叔以端溪後出，不然。李賀有《端州青花石硯》詩云：暗灑蒼泓冷血痕。則謂鸜鵒眼，知端石爲硯久矣。

諸州硯

淄州金雀石，色紺青，聲如金玉。又有青金石，叩之無聲，發墨。青州紫金石，狀類端州西坑石，發墨過之。吉州（吉水）縣紫石，亦類西坑。登州馳基島石，上有羅紋金星。絳州角石，色如白牛角。歸州大沱石，江水中石也，止用於川峽人。宿州出樂石，潤膩發墨，但無石脉。萬州有懸金崖石，又有磁湖石。洮河出緑石，性腴不起墨，不耐久磨。牢山丹石，滑澤堅膩。古瓦硯出相州魏銅雀臺，里人因掘土，往往得之。號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爲第一，今人罕用。澤州道人吕翁作澄泥硯，堅重如石，手觸輒生暈，上著吕字。青濰州石末硯，皆瓦硯也，柳公權以爲第一，當時未見歙石，以爲上品耳。

硯賦

傅玄《硯賦》云：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劉道友以浮查爲硯，知古亦有

木硯。

銅硯蜂硯

劉聰謂晉懷帝曰：「頃贈朕拓木銅硯。」袁豹贈庾翼蜂硯。

水精硯

丁恕有水精硯，大纔四寸許，爲風字樣，用墨即不出光，發墨如歙石。

玉硯

鎮潼留後李充伯得玉材，琢爲圓硯，發墨可愛。

碧玉硯

許漢陽筆以白玉爲管，硯乃碧玉，以玻瓈爲匣。

鐵硯

青州熟鐵硯，甚發墨，有柄可執。晉桑維翰鑄生鐵硯。

漆硯

《晉儀》注：太子納妃有漆硯。

竹硯

《異物志》云：廣南以竹爲硯。

滌硯

凡硯須旦滌之，縱未能，亦須日易其水，洗宜用小氈片或紙；若久用，石色爲墨漬污，即以麩炭磨洗，復如新矣。苦寒不宜用佳硯，石理既凍，墨亦少光。

帝鴻氏之硯

黄帝得玉一紐，治爲墨海，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又太公《金匱硯書》曰：石墨相著，邪心讒言，無得污白。是知硯其來尚矣。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

孔子硯

伍緝之《從征記》云：魯國孔子廟中，石硯一枚甚古朴，孔子平生時物也。及顔路所請者車亦存。

硯溪

《永嘉郡記》云：硯溪一源多石硯。《述異記》云：洞庭湖一陂有范蠡石牀、石硯。

一篋磨穴硯

古人有學書於人者，數年，自以藝成，告而去辭。師曰：「吾有一篋物，可附於某處。」及山之下，絶無所付人，封題亦甚不密，乃啓之，皆磨穴者硯數十枚，方知師夙所用者，乃返山，服膺至皓首，方畢其藝。

補百碎硯

石晉時，關右有李處士能畫馴狸，能開端硯。百碎者賞歸旬日，即復舊如新琢成，略無瑕纇，但莫得其法。

後主青石硯

李後主得青石硯，墨池中有黄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用之不耗。每以自隨。後歸朝，陶穀見而異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拽其手，振臂就取，後主請以寶玩爲謝，陶不許。後主曰：「唯此硯能生水，他硯皆不可用。」陶試數十硯，水皆不生。後主索之良苦，陶不能奈，曰：要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地上即死，自是硯無復潤澤。

真材本性

硯當用石，鏡當用銅，此真材本性也。以瓦爲研，如以鐵爲鏡耳。

王惲《玉堂嘉話》卷三　米元暉所藏古端硯，其背刻云：「此硯色青紫而潤，下巖石也。先公得於山谷若文室中。磨李庭珪墨，試諸葛氏筆，世間真有楊州鶴也。」後題曰：「元暉。」山谷云：「虎兒筆力能扛鼎，好着元暉繼阿章。」米因以字之，亦羲之、獻之例也。

王惲《玉堂嘉話》卷五　米先生《端州斧柯山石説》

端州石出高要縣斧柯山。山前臨大溪，其絶頂，匠者於此鑿石，歲久乃成洞穴，今已極深邃。洞中常有水，至春冬水涸采石。中陰黑無所覩，但以手捫石，隨大小取之。凡石理之精麤，即良工往洞中，且不能别，至於瑕玷璺脈，須出洞乃可識，故有累日月而不得一佳者。大抵以石中有眼者爲最貴，世謂之鸜鵒眼。蓋石文精美如木之有節也，不知者反以爲石病，吁！可痛哉。凡取石有四，曰上巖、下巖、西坑、後歷。上巖之石最精，下巖次之。惟上巖之石乃有眼，眼之美者，皆緑黄二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八九重，其狀皆圓，以色鮮美、重數而圓正者爲上。其大者尤爲稀有，絶大者乃如彈丸。有布列硯中，或如北斗，或如五星，心、房之形者，價不減數萬。其生於墨池之外，謂之高眼，其内者爲低眼。曰高眼者，以其不爲墨所漬掩，常可覩於前也。無眼者雖資質甚美，不出千錢。石之品有數種，其色正紫而微有青潤無芒，叩之無聲，此近水者也；其色微紫而不深重，近日視之略似有芒，叩之有聲，此巖壁之石。二者最爲發墨，乃石至精者。

其次青紫參半，或紫而近赤，或青多紫少，皆石之下也。端人爲硯，凡色之不佳者須用佛桑花染漬之。初亦可愛，經水即如故。又山有自然團子，或云剖其璞而得焉，謂之子石。又謂石之有金線者爲美，此正其病也，端人亦不取云。唯材之大者尤爲難得，每購求方六七寸而亡病脈者，固亦少矣。比歲所貢方硯者五，皆以尺爲準，然止於巖石之中品。或眼，工人輒鑿去之，恐異日復求不可必致也。

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八《雙硯堂》　周待制白岩先生仁榮買地於府城之鄭捏兒坊，拗義塾以淑後進。築礎時，掘地深纔數尺，有青石，獲雙硯，硯有欵識。乃唐鄭司户虔故物。塾既成，遂名雙硯堂。爾後，先生之弟本道先生仔肩登庚申科，仕至惠州判官。虔字弱齊，俗譌爲捏兒云。

曹昭、王佐《新增格古要論》卷七《古硯論》

欽溪龍尾石舊坑

欽溪，龍尾溪舊坑赤卵石，色淡青黑無紋，而温潤如玉，水濕之微紫，或隱隱有白紋，成山水星月異像，乾則否。大者不過四五寸，多作月硯，就其材也。或有純黑者。此石至貴，不減端溪下巖石。

舊坑，南唐時方開龍尾溪坑，至宋取盡矣。

龍尾溪新坑，色亦青黑，質粗燥，有極大者盈二三尺。

欽溪羅紋、刷絲、金銀閒刷絲、眉子，俱舊坑四品。舊坑石皆青黑色。紋細而潤如玉，曰羅紋。如細羅紋刷絲如髮密。金銀閒刷絲亦細密，眉子如甲痕，或如蠶大。

已上石亦南唐時開，至北宋時無矣，得之貴重不減龍尾舊坑。

四品新坑，石質並枯燥，紋亦粗。

羅紋如蘿茷，紋大者盈二三尺。刷絲每條相去一二分。眉子或長二三寸。

金星舊坑新坑

金星舊坑、新坑，石淡青色，並粗，大者盈尺，久用則退乏。

銀星舊坑新坑

銀星舊坑、新坑，石淡青黑色，並粗燥，有星處不堪磨墨，多側取爲硯，久用則退乏，其小者如鏡面，大者盈尺。

佐家有一團硯，面上多白點，如粟米大，此銀星也。

類端石

湖廣辰、沅州出一種石，色深黑，質粗燥，或有小眼，端溪人取歸，刻作端石樣，稱爲黑端。今湖廣辰州府沅州。

辰、沅二州人自製者，多作犀牛龜魚八角等樣。

瀝溪石，有一種石，出九溪之瀝溪，石表淡青色，内深紫而帶紅，有極細潤者，久用則光如鏡，或有金線及黄脈相閒者，號爲紫袍金帶。今九溪衛，在湖廣常德、辰州二府界。

紫袍金帶，多有僞者，蓋以藥成之，分明有拆痕可驗，真者自不同也。

洮溪硯

嘗聞洮河緑石，色絶如藍，其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巖石。此石出陝西臨洮府大河深水中，甚難得也。

今有緑石硯名洮石者，多是瀝石之表，或湖廣長沙府山谷中石也。瀝石潤而光，卻不受墨。

萬州金星石

萬州懸崖金星石，資質亞於端溪下巖石，色漆墨，細潤如玉，水濕之，則金星自見，乾則否，極發墨，久用不退乏，非欵比也。如得之，不減端溪下巖石。在廣東海外瓊州府。

衢硯新增

衢硯，今浙江衢州府所出，開化縣黑石最佳，大者三尺，但多不發墨。

端硯

柳公權曰：端州有溪曰端溪，其硯有赤白黄色點者，謂之鴝鵒眼，或脈理黄者，謂之金線紋。

《郡志》云：有青紋者，謂之青緌，其短者謂之眼筋，下岩石亦有之。色微斑者，謂之火黯，下巖無此。又有曰赤裂，曰黄霞，曰鐵線。曰白鑽，圓而深如鑽眼。曰壓矢，其色斑駁。其舊坑則有龍岩、汲緑、黄圃三石，汲緑全無眼。其新坑則有後歷、小湘、唐寶、黄坑、蚌坑、鐵坑六處，皆不及上三石。

硯名出《廣記》，此下俱新增。

龍尾硯、金星硯、羅紋硯、蛾眉硯、角浪硯、松紋硯、豆斑硯，已上俱出欵縣，皆硯之異名，其石皆出於龍尾溪，金星尤佳。

紅絲硯，黑角硯，黄玉硯，褐色硯，紫金硯，鵲金墨，玉石硯，已上俱出東州，唐彦猷作紅絲硯，自號爲天下第一。

子石硯，鴝鵒眼，緑緌環，已上俱出廣東端溪。紫石硯，出吉州。黄金硯，出

淄州。金雀石硯，出淄州。熟鐵硯，出青州。磁洞石硯，出萬州。懸崖金星石硯，出萬州。古瓦硯，出相州，即銅雀硯。魯水硯，出南劍州。樂石硯，出宿州。綠石硯，出洮州。角石硯，出絳州。石末硯，出青州。澄泥硯，出虢州。大陀石硯，出歸州。駝基島石硯，出登州。石末硯，發墨而廢筆。龍尾，得墨遲而久不燥。羅紋石，起墨過於龍尾。端溪龍窟巖紫石又次之。古瓦類石末，他無足議。

洗硯法出《廣記》，新增。

凡硯須日滌之，過二三日即墨色差減，縱未能滌，亦須易水。春夏蒸濕之時，墨久留其間，則膠力滯而不可用，尤要頻滌去之。

洗硯不得使熱湯，亦不得用氈片故紙，惟以蓮房枯炭洗之，最佳。

端溪自有洗硯石，或掇皁角水洗之，亦得。

半夏切平洗硯，大去滯墨。

又黃蠟補硯尤佳。

李賢《明一統志》卷一六《池州府》 硯。出歙縣龍尾山武溪，其品有五，一曰眉子石，有七種；二曰外山羅紋，有十三種；三曰裏山羅紋，有二種；四曰金星，有三種；五曰驢坑，有一種；世總謂之龍尾硯。大抵歙石之珍者，以青色綠暈多金星者爲上，然近深溪者尤佳。

李賢《明一統志》卷二五《登州府》 硯石。蓬萊縣海中巖磯島下出，名羅文金星硯，又名雪浪硯。

李賢《明一統志》卷二九《河南府》 澄泥硯。俱陝州出。

李賢《明一統志》卷三七《寧夏衛》 洮石硯。宋張耒詩：「贈君洮河綠石含風漪，能淬筆端利如錐。」

李賢《明一統志》卷四三《衢州府》 硯。常山、開化二縣出。

李賢《明一統志》卷四六《寧波府》 石硯。在慈溪縣西南五十里白巖山崖罅間，有石硯。可見而不可得，人異之。

李賢《明一統志》卷七二《邛州》 蒲江硯。蒲江縣出，其發墨與端、歙不異。

李賢《明一統志》卷八一《肇慶府》 端硯。高要縣羚羊峽對山出硯，有三種，巖石爲上，西坑次之，後（磨）（歷）又次之。其色深紫，瑩潤，扣之其聲清遠，有青綠、黃重暈圓點者謂之鴝鵒眼，爲巖石，其色赤，呵之乃潤。鴝鵒眼色紫紋漫而大者爲西坑石，其色青紫，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乾而少潤者爲後（磨）（歷）石。又有子石在大石中，匠者識山之脉理，鑿一窟自然有圓石青紫色者，琢爲硯，可直千金。

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八《硯貴洗》 硯宜常洗，不洗則滯墨，滯墨則損筆。

陸樹聲《清暑筆談》 硯材惟堅潤者良，堅則緻密，潤則瑩細，而墨磨不滯，易於發墨。故曰：「堅潤爲德，發墨爲材。」或者指石理芒漉，墨易磨者爲發墨，此材不勝德耳，用之損筆。

蔡忠惠題沙隨程氏歙硯曰：「玉質紬蒼理緻精，鋒鋩都盡墨無聲。」此正謂石理堅潤，鋒鋩盡而墨無聲矣，安能損筆？而坡仙乃謂硯發墨者必損筆，此不知何謂？

端硯以下巖石紫色者爲上，其貴重不在眼，或謂眼爲石之病，然石理堅潤而具活眼者固自佳。若必以有眼爲端，則有飾僞眼於凡石者，西施捧心而顰，病處成妍，東家姬無其貌而效顰焉者也。

王圻《稗史彙編・文史門・文用》

端溪硯

端溪出下岩，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瀦水發墨，呵之即澤，研試則如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皆沙壤相雜，不惟肌理既粗復燥，而色赤如蚌，新舊坑皆不可用，製作既俗，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予亦不取。大抵瑕翳於石有嫌，況病眼、假眼，韵度尤不足觀，故所藏皆一段紫玉畧無點綴者可也。

雪方池

和魯公有白方硯，通明無纖翳，自題硯名曰雪方池。

金陵玉海

武昌節度掌書記周彬公，予同僚，一硯四圍有小金紋，如陷，製者處士方薦獻詩曰：金陵玉海比連城。

仙翁硯

南昌陳省躬好硯成癖，晚得一枚，腹有四眼，徐鉉名之方相石，省躬以近亥不用，自號爲仙翁硯，蓋取道家四目老翁之說。

小金城

小金城，命者徐鼒之硯，體純紫，而纖腦有線紋如城之女墻，是以得名。

四鐶鼓硯

宣城裁衣肆中用一石鎮子而潤，予謂堪爲硯材，懇售之，琢爲四鐶鼓硯。

三災石

蕭穎士文爽而矜躁，嘗至李韶家見歙硯，頗良。既退，語同行者曰：「君識此硯乎，蓋三災石也。」同行者不喻而問之，曰：「字札不奇，一災也；文辭不優，

二災也；窓几狼籍，三災也。」同行者斂眉頷之。

雷硯

九峯孫公所居山後，有雷破一石，村人得工磔以獻，一如輪，一如斧，皆有孔，滑澤可愛，琢以爲硯，號雷輪、雷斧二硯，自爲之記。豐公說。

南唐硯

南唐有國時，造硯於歙州，其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硯務官，歲爲官造硯，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其石老，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予此硯得自王舍人原叔家，原叔不識佳研也，子孫輩棄置之。予始得之，亦不知爲南唐物也。有江南人年老見者，悽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寶惜之。某貶夷陵時損其一角。

硯封九錫

薛稷又爲硯封九錫，拜離石鄉侯，使持節即墨軍事長史兼鋌面尚書。鳳翔《退耕傳》

高宗硯銘

宋高宗建炎中以己所常用之硯賜綦崇祀，硯上刻御書銘曰：「操觚濡墨兮，中有殺生。造次必思兮，令世可行。」吁，大哉王言也。司刑者宜以此銘，置爲硯屏，日與之相對，誠可與官箴所謂「爾俸爾祿」者同爲不刊之言也。

端歙石

世人論硯者曰多用歙石，蓋不知有端石，歷代以來皆用端溪。至南唐李后主時，端溪舊坑已竭，故不得已而取其次，歙乃端石之次也。近時好事者作硯譜，惟分端溪上中下三品，不知下岩惟有舊坑，無新坑，上中二岩，則皆有新、舊坑，於歙亦然。世之論端溪者，惟貴紫色，而不知下岩舊坑惟有漆墨、清花二種，初未嘗有紫色者，此無他，未曾覩古硯也。予慮世人貴耳鑒而無心賞，故述古硯惟說端、歙二溪，而不他及，蓋他石皆不及端、歙，或强以爲硯，寧不羞見子墨客卿乎。

端溪下巖舊坑

端溪下巖舊坑，卵石黑如漆，細潤如玉，磨墨無聲，有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者，及如排星斗之異形。石居水庌，須千夫堰水汲盡，深數丈，篝火下搥，深入穴中，方得之。此品南唐時已難得，至慶曆間坑竭。下岩舊坑又一種卵石，去臕方得材，色青黑，細如玉，有花點，如筋頭大，其點別是碧玉青瑩，與研質不同，唐吴淑《硯賦》所謂「點滴青花」是也。故名青花子石，今訛爲青花紫石。李長吉詩已訛作紫字，其實未嘗紫也。青點之中或有白點，如粟，排星斗異象，經水方見，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品南唐時亦已難得，慶曆間坑竭。已上二品石久用鋒芒愈出，不退鈍，不假磨礲，下巖上有一坑出此二種石，別無新坑，所謂新坑蓋元坑已盡而別開一坑，下巖則否。

中巖舊坑新坑

端溪中巖舊坑，石紫色，新嫩肝色，細潤如玉，有眼小如菉豆粒，純緑色而無暈，或有緑條紋，或白條紋如線。蓋竪而員者爲眼，横而長者爲條紋。此種亦是卵石，外有横臕包絡，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久用鋒芒不退，不假磨礲。今此坑取之亦竭。中巖新坑色淡紫，眼如鴝鵒眼，取其大重暈而緊小其中如瞳人狀，石老者叩之有聲，嫩者無聲，磨墨則微有聲。石有枯潤，潤者雖難得，然久用則鋒芒退乏，必假磨礲，今此品難得，遂爲希世之寶，百硯之中止見一二耳。世人見其希有，又未嘗見古硯，遂目此爲下巖舊坑之石，不知此去下巖已低三等矣。

黎石辰沅石

有一種黎石，出九溪、黎溪，表淡青，裏深紫而帶紅，有極細潤者。然以之磨墨則木塞而不鬆快，愈用愈光而頑硬如鏡，而間有金線，或黄脈直截如界行相間者，號爲紫袍金帶。高宗朝戚里吴鋸曾以進御，不稱旨。又一種辰沅州黑石，色深黑，質粗燥，或微有小眼，黯然不分明，今人不知，往往稱爲黑端，相去天淵。今端溪民負販者，多市沅硯璞而歸，刻作端溪樣以眩人目，南士大夫被獲重價，若辰沅人自鐫刻者，則大雕篆，或作荷蓮水波、犀牛龜魚、八角六花等樣，藻飾異常，雖工巧而材不堪用，此亦辨辰沅硯之一法耳。

歙溪龍尾

歙溪龍尾新坑、舊坑，石色淡青，黑湛如秋水，並無紋，經水微似紫，乾則否，細潤如玉，發墨如泛油，並無聲，久用不退鋒芒，或有隱隱白紋，成山水、星斗、雲月異象，水濕則見，乾則否，此亦是卵石故。難得大者，極不過四五寸，多作月硯，就其材也。或有純黑如角者，東坡最貴重此品，今得之亦貴重不減端溪下岩。然龍尾舊坑雖極細，尤微澁黑，端溪下岩則直如鐵盤塌蠟矣，以此爲辨。南唐時方開龍尾舊坑，今已無之。新坑之石，色亦青黑無紋而粗燥礪墨退筆，久用則鈍乏，有極大盈二三尺者。

歙溪勝龍尾

歙溪羅紋、刷絲、金銀間刷絲、眉子、新舊坑石並青黑色紋，而質潤如玉。羅紋真如極細羅，刷絲如髮密，眉子如甲痕，或如籱大，金銀間絲亦細密，久用不退鋒芒，磨墨無聲。無闊大者，然皆次於龍尾舊坑，亦南唐時開，今已無矣，如得之貴重不減龍尾舊坑。四品新坑並文粗而質枯燥，且不堅。眉子大者或長二三寸，刷絲每條相去一二分，羅紋如羅，茯紋拒墨如鋸，久用退乏，硬大者盈二三尺也。

金星石

金星石，新舊坑並粗燥，淡青色，雖有金星滿面，然礪墨退筆，久用退乏，大者盈尺。別有一種黑石金星，質亞於端溪下岩漆黑石，乃是萬州懸金崖金星石，色如黑漆，細潤如玉，隱隱金星，水滋則見，乾則否。發墨如汎油無聲，久用不退乏，非歙也。今萬崖亦已取盡，如得之不減端溪下岩之石也。

銀星石

銀星石，新舊坑石並粗燥，漆青黑色，有星處不堪磨，墨工人多側取之，置其星於外，謂之銀星墻壁，拒墨如鋸，久用退乏。如鏡面大，亦有盈尺者，估視鐫琢而用。

洮河緑石

除端、歙二石外，惟洮河緑石，此石最貴重，緑如藍，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巖，然石在臨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爲無價寶。耆舊相傳雖知有洮研，然目所未覩。今或有緑石研名爲洮者，多是黎石之表，或長沙谷山石黎石，潤而光，不受墨，堪作砥礪耳。

黑玉硯

荆襄郢渚之間有團塊墨玉璞，正與端溪下岩黑卵石同，而堅細過之，正堪作硯，雅甚，如作玉器則光溜有鋒耳。但黑中有白玉相間，甚者闊寸許，玉石謂之間玉瑪瑙，其白處又極堅，恐梗墨。若用純黑處爲研，當在端溪之下，龍尾舊坑之上。

硯匣

硯匣不當用五金，蓋石乃金之所自出，金爲石之精華，子母同處，則子盜母氣，反能燥石，而且誨盜，當用佳漆爲之。硯雖低，匣必令高過寸許，方可藏之。然只用光素漆，切忌用犀皮細花之屬，四角須用布，令極牢，不宜用紗。匣取其容硯而周圍寬三指，作皂絹襯之尤妙。今人於匣底作小穴、小竅容指，本以之出研而多泄潤氣，令匣稍寬，不可留竅，或有墨汁流下多污几案。又或匣底之下作豹脚，取其可入手指以移重研，此尤非所宜。蓋硯實則易發墨，虚則否。故古人作硯多實其趺，又加以絣褥，正爲是也。

葛仙巖石

硯之美者無出於端溪之石，而米芾元章作《硯史》則以唐州方城山葛仙翁巖石爲冠。元章謂：方城巖石石理向日視之，如玉瑩如鑑光，而着墨如澄泥不滑，稍磨之則已下，而不熱生泡，發墨生光，如漆如油，歲久不退嘗如新，誠有君子一德之操。色紫可愛，聲平而有韵。此石近出，始見十餘枚，故列之於首。然此説恐未爲公也。予外氏居唐州，而方城外邑也，予往來必過仙公山下，地名新塞，居民多以石爲工，所貨之硯紫、青、白三種石也，亦作鼎斛、盤盂之類。其硯如吴郡嶧村石之易得，一枚不過百錢。惟有一種曰太陽坑石，乃元章所謂近出者，坑在山巔，其石色如端溪，堅重縝密，作硯極發墨，不數磨而已盈硯，殊可愛也。蓋元章性急，每用磨墨發艷甚易，故以適意爲快，然多損筆墨，故士人謂之筆墨劊子，可與端州後瀝石相抗焉，得居上巖、下巖二石之上也。予在京西時擇求數年，得一巨璞，琢爲玉斗樣，不知者以爲無眼之端溪也。渡江以後亡之。

石取發墨

器以用爲功，玉不爲鼎，陶不爲柱，文錦之美，方暑則不先於表出之紿，楮葉雖工，而無補於宋人之用。夫如是，則石理發墨爲上，色次之，形製工拙又其次也。文藻外餙，雖天然失硯之用。

赤岩石

石理向日視之如方城石，磨墨不熱，無泡，發墨生光，如漆如油有艷，不滲，色赤而多有白沙點。爲研則避磨墨處，比方城差慢，難斷而易磨，亦有白點，點處有玉性，聲平無韵，楊休所購王羲之硯者，乃此石。今人所收古硯間有此石，形合《晉書》，約見四五枚矣。

歙硯婺源石

歙州有硯嗇，石崗最多種，而赤紫石多瑕。土人以線脉隔爲三種〔病〕，今人以細羅紋無星爲上。

通遠軍溉石硯

石理澁可礪刀，緑色如朝衣，深者亦可愛，又次則水波紋，間有黑小點，土人

謂之滃墨點。有紫者甚奇紗而硬者，與墨鬬，慢者滲墨無光，其中者甚佳。

西都會聖宮硯

會聖宮石在溪澗中，色紫，理如虢石，差硬，發墨不乏，扣之無聲。

青州青石硯

色類歙，理皆不及，發墨不乏，有瓦礫之象。

成州栗亭石

色青，有銅點，大如指，理慢，發墨不乏，亦有瓦礫之象。又成州有栗玉硯，理堅，色如栗，不甚着墨。

潭州谷山硯

色淡青，有紋如亂絲，理慢，扣之無聲，得墨快，發墨亦有光，大約與廬山青石硯同。

歸州緑石硯

理有風濤之象，紋頭緊慢不等，治難平，得墨快，添墨無光彩，色緑可愛，如秘色，淡如水蒼玉。

夔州黟石硯

色黑，理乾，間有墨點，如墨玉光，發墨不乏。

蘇州褐黄石硯

理麤，發墨不滲，類夔石。土人刻成硯，以草一束燒過爲慢灰煨之，色遂變紫，用之與不煨者一同而不燥，乃知天性非水火所移。

建溪黯澹石

理如牛角，扣之聲堅清，磨久不得墨，縱得色變如灰，作器甚佳。

陶硯

相州士人自製陶硯，在銅雀臺取泥，以熟絹二重陶泥，澄之，取極細者，燒爲硯，有色緑如春波者。或以黑白填爲水紋，其理細滑，着墨不費筆，但微滲。

呂硯

澤州有呂道人陶硯，以別色泥於其首，純作呂字，内外透。後人效之，有縫不透也。其性堅重，與瓦石等，以瀝青火油之滲入三分許，堅響，磨墨不乏，其性與方城石相等。

高麗硯

理堅密，能發墨，色青間白，亦有金星，隨横文密成列。

虢州石

理細如泥，色紫可愛，發墨不滲，久之石漸損凹硬，墨磨之，則有泥香。

信州水晶硯

用他硯磨墨汁傾入用，因光滑不能發墨故耳。

蔡州白石硯

理滑，可爲器，爲朱硯。花蕊石亦作小朱硯。

李後主硯

李後主留意翰墨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者爲天下之冠。

右軍風字硯

會稽有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尺餘，色正赤，用之不減端石云。右軍所用者，後楊林以錢二萬易之。

紅絲石

青州紅絲石，外有皮表，磨礱即其理，紅黄不滲，理黄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黄，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

龍尾石

歙州出於龍尾溪，以金星爲貴。予少時得金坑礦石，堅而發墨。端溪以北岩爲上龍尾，以深爲上龍尾，遠在端溪上，而端石以後出見貴耳。李賀有端溪青花石硯詩云：暗洒蒼弦泠血痕。蓋謂鸜鵒眼，知端石爲研久矣。

品硯

淄州金雀石，色紺青，聲如金玉。又有青金石，叩之無聲，甚發墨。青州紫金石，狀類端溪西坑石，發墨過之。吉州吉水縣紫石亦類西坑。登州罷基島石，上有羅紋金星。絳州角石，色如白牛角。歸州大沱石，江水中石也，止用於川峽人。宿州出樂石，膩潤發墨，但無石脈。萬州有懸金厓石，又有磁洞石。洮河出緑石，性軟不起墨，不耐久磨。山舟石滑澤堅膩。古瓦硯出相州魏銅雀臺，里人因掘土往往得之。虢州澄泥石，唐人品硯以爲第一，今人罕用。澤州道人吕翁作澄泥研，堅重如石，手觸輒生暈，上著吕字。青濰州石末硯皆瓦研也，柳公權以爲第一，想當時未見歙石，以爲上品耳。

硯賦

傅玄硯賦云：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劉道友以浮查爲硯，知古亦有木硯。

銅硯蜂硯

劉聰謂晉懷帝曰：贈朕柘木銅硯。袁彖贈庾翼蜂硯。

水精硯

丁恕有水精硯，大才四寸許，爲風字樣，用墨光發如歙石。

玉硯

李允伯得玉琢爲圓硯，發墨可愛。

碧玉硯

許漢陽筆以白玉爲管，硯以碧玉爲之，以玻瓈爲匣。

鍊硯

青州熟鍊硯，甚發墨，有柄可執者。桑維翰鑄生鍊硯。

漆硯

《晉儀》注：太子納妃，有漆硯。

竹硯

《異物志》云：廣南以竹爲硯。

帝鴻氏硯

黃帝得玉一紐，治爲墨海，其上篆大字曰：帝鴻氏之硯。

孔子硯

孔子廟中石硯一枚，甚古朴，孔子平生時物也。

硯溪

《永嘉郡記》云：硯溪一源多石硯。《述異記》云：洞庭湖一陂有范蠡石牀、石硯。

硯形製

硯之形製：曰平底風字，曰有脚風字，曰垂裙風字，曰古樣風字，曰鳳池，曰四直，曰古樣四直，曰雙錦四直，曰合歡四直，曰箕樣，曰斧樣，曰瓜樣，曰卵樣，曰璧樣，曰人面，曰蓮樣，曰荷葉，曰仙桃，曰瓢樣，曰鼎樣，曰玉臺，曰天硯，曰蟾樣，曰龜樣，曰曲水，曰鐘樣，曰圭樣，曰笏樣，曰梭樣，曰琴樣，曰鼓樣，曰雙魚樣，曰團樣，曰八稜角柄硯，曰八稜秉硯，曰竹節秉硯，曰硯磚，曰硯板，曰方相樣，曰琵琶樣，曰月樣，曰腰鼓，曰馬蹄，曰月池，曰阮樣，曰歙樣，曰琴足風字，曰蓬萊樣。

宣和初御府降樣造形，若風字如鳳池樣，但平底耳。有四環刻海水、魚龍、三神、山水、池作崑崙狀，左日右月，墨斗羅列，以供太上皇書府之用。

高濂《遵生八箋·燕閑清賞箋》中卷

高似孫硯箋諸式

鳳池硯　玉堂硯　玉臺硯　蓬萊硯　圭硯　辟雍硯　房相硯　郎官硯　風字硯　鼎硯　人面硯　曲水硯　八稜硯　四直硯　院硯　蓮葉硯　馬蹄硯　鳳池硯　圓池硯　天硯　玉環硯　舍人硯　水池硯　大師硯　蟾硯　東坡硯　都堂硯　內相硯　葫蘆硯　鐓硯　隻履硯　雙履硯　月池硯　方池硯　笏硯　斧形硯　瓢硯　壁硯

續硯式

琴硯　鷹揚硯　鶯硯　山字硯　太極硯　箕硯　漢壺硯　鳳嗉硯　松段硯　山石硯

滌藏硯法

佳硯，池水不可令乾，每日易以清水，以養石潤，不可一日不滌。若用二三日不滌，墨色差減，滌者不可磨去墨銹，此爲古硯之征。滌以皂角清水爲妙，滾水不可滌硯。以半夏切片擦硯，極去宿墨。以絲瓜瓤滌洗，總不如蓮房殼收起，以水浸軟滌硯，去垢起滯，又不傷硯。不可以氈片故紙揩抹，恐氈毛紙屑，以混墨色。大忌滾水磨墨，茶亦不可。新墨初用，膠性并稜角未伏，不可重磨，恐傷硯質。冬月當預藏佳硯，以粗硯用之，可以敵凍。寒時以火炙冰，當用四角挣爐，架火硯上，微暖逼之，或用硯爐亦可。得青州熟鐵硯用之，甚宜。春夏二時，霉潦蒸濕，使墨積久，則膠泛滯筆，又能損硯精采，須頻滌之。以文綾爲囊，韜避塵垢，藏之笥匣，不可以硯壓硯，以致傷損。硯之佳者，最爲難得，今所尚者，未必佳品。人俱貴耳賤目，以愚隸家。彼所爲寶，豈真寶哉？又不可以不察。

後硯圖，皆余十年間南北所見，或在世家，或在文客，或落市肆，重索高資。鑒家未見，按圖未必盡許爲奇。即內中一二易得之石，亦異常品。故余賞其諸硯質之堅膩，琢之圓滑，色之光采，聲之清泠，體之厚重，藏之完整，傳之久遠，豈世俗所謂硯哉？海內必有見者，見則必以余爲藻鑒的確。余雖未博，目中見此爲佳，第恐沉歿，圖志不忘。愧余筆拙，未盡形容。若爲浮借，余素不善。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六《玩具·端州硯材》　端州爲今肇慶府，古硯材所出，然惟下巖子石爲第一品。自宋徽宗窮全盛物力，采貢以進，除內府所藏，自親王大璫，及兩府侍從以下，俱得沾賜。嗣後沙壅水深，不復可施工，此硯遂

爲絶世奇寶。靖康南渡，士大夫各攜以過江。及德祐隨駕，又攜至閩中，至莆田舟覆，人硯俱没，盡爲彼中士人所得。正、嘉中，士紳始知貴重，流入吴中争購之。閩人因僞造以欺肉眼，今宋端硯滿天下，皆莆中贋物也。真下巖既不可得，乃及中巖，今中巖亦盡，而上巖之新坑，始以充四方所需。刓滑拒墨，幾同頑石，耳食者所櫝藏，無一堪用。頃己亥歲，粤東珠池内臣李鳳，始命蛋人以餘技試之下巖，皮囊絞水窮日夜，久之始見，則皆如玉璞，膽裹絡包，中含奇質，斲之纔得硯材。豐膩細潤，有目所未覩。始知古所稱子石，非紫石也。所得凡百枚，水復大至，蛋人幾溺，旋泅以出，而下巖又復閉矣。憨師分得數十隻，歸以餉所厚宰官。今東南復見下巖，如還宣和舊觀，皆憨師力也。

施閏章《硯林拾遺》　東谷李之彦作《硯譜》，縉雲葉樾作《端溪硯譜》，襄陽米芾作《硯史》，曹繼善作《歙硯説》，其散見諸書者不可枚舉，硯説備矣。順治壬辰夏以命使粤，肇慶府，古端州也，所寓郭外天寧寺，咫尺端江，聚硯爲市，旁諏參校，稍益舊聞，作《硯林拾遺》。宣城施閏章尚白父。

一硯阬

端溪在肇慶府城南，一名端江，臨江一山，半浸水中，鑿石琢硯，以穴深入水者爲佳。其石有層次，率尺許爲一層，上膚下滓，中爲純美。阬近江者曰水巖，色潤如膚，呵之成液。其次距水畧遠曰朝天巖，石色稍燥。最遠者曰屏風背，燥逾甚。山之尾曰梅花阬，下矣。

一辨舊阬

吾鄉秦正野嘗署肇慶府學博，藏大石廟廡下，發以贈余。有硯工李氏，跛一足，最良，謂之李拐老，使斫之以水拭石，驚曰：「水巖也。」余問：「果舊阬否？」工掉頭匿笑曰：「阬何新舊。」因問之，曰：「京師貴人耳食舊阬之説久矣，我土人不識也。自有天地來即有此石，石何新舊。漢以前不通中國，唐宋硯充貢，官爲監鑿，滿貢數則封穴，它毋得盜，取一阬既盡，更鑿一阬，故稱新舊，但斫水近遠，不以新舊高下也。若舊阬浮上更鑿之而深，入得水氣逾多，則新勝舊矣。今官家不禁藩鎮，有司日役百千人鑿取無算，蓋硯房盡發時也。公已得驪珠，復何舊阬之羨耶？」

一取硯材

石既授工削成硯材，隨其横竪大小得三十餘方。一日與同年沈僉憲正岳過瀝湖訪朱公子暇，朱賀曰：「聞君得水巖石，曾琢硯否？」余曰：「琢就。」朱憮然曰：「惜不令我見。水巖之妙在潤而發墨，石故有理，凡木直截處多鋒稜，横斲則平順，石理亦然。庸工治硯如切肪，横側而分之，平鋪爲硯，猶操莫耶，而用其背也。宋貢硯皆鈍滑磨墨如磨鏡，病正坐此。」然則如何？曰：法當用石鋒直立而層截之，則面面發墨矣。」試之良然。

一辨硯眼

鸜鵒眼貴活、貴少、貴在空間處不受墨掩。活眼，黑白明潤，有八九重暈，瞭然瞳子。畢國兆司理端州，蓄一眼，體質修妍，色正純紫，一眼在眉額間，流盼如水，銘曰美人硯。又一石片作秋葉，眼大如猫睛，層暈尤多。最後從天寧寺收得佛手石，掌上七星爛陳，如人所位置，遭亂失去，尤物信難久據也。

葉樾交叔《硯譜》云：「端人謂石嫩則眼多，老則眼少。此語未然。今俗所稱梅花阬石，枯燥通體皆豆瓣眼。」歐公又謂：「有眼者十無一二，發墨亦未盡然。」

李之彦《端硯譜》辨活眼、淚眼、死眼甚精，惟云「死眼勝無眼」太過。眼不活則混雜無光采，不如無眼，故昔人以眼爲石病，當以瑩潤無瑕爲上。

一石采

石色純紫第一。近者稱名種種，有白光浮出紫緑之間曰蕉葉白。有間作殷紅大點如火烙赤痕曰火衲文，一曰火捺，古稱熨火焦者是也。或雜彩碎點紅曰丹砂碧，曰翡翠。或硯傍纍纍空蝕曰蟲蛀。案《硯譜》石上有微塵孔者，石之膚也。今謂之蟲蛀。李賀《端州青花硯》詩：「暗洒蒼宏冷血痕。」則是翡翠之類。

一子石

歐陽公以子石爲石精，生在大石中，俗謂爲紫石。米襄陽言徧詢石工，實在大石版上鑿取，並無中包一子者，蓋若溪流中卵石，可嶄面磨墨，是謂石子，世因譌爲子石。余案米説良勝，今端人泅浴溪中摸得之水底者是也。其石受水氣生成，上下削平，四圍不斷，往往潤麗多奇狀。葉交叔又謂嵐石鑿去黄膽胞俗方見硯材，是爲子石，亦似非。

沈正岳嘗親見一人鑿石水底得尺許，如紅玉，軟如土壤，掬而出之，登岸乃堅，其手摸處劃然指痕。

一硯品

昔李後主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硯三者爲天下冠，當時貴之。端石尚未大顯，自宋以後端石盛行，今士大夫無復言龍尾者矣。龍尾如清寒道人，時見機穎端口，如風流學士，竟體朗潤。

端硯版無水池，宋貢硯水池淺狹，硯身太高。銅雀瓦賡，沈泥弱，洮硯如碧玉不下墨，登州罷磯下墨而麁獷，淄州、南康堪作硯奴。歙金星、眉子硯細潤發墨，舊稱在婺源長城里，近世歙人多言在歙縣獄底，地近不可得，咄咄怪事。余嘗有《古硯歌》端州舊貢宮禁嚴，老阮尺寸人爭羨。亂來萬事無留餘，江根石窟搜羅徧。眉子金星歙轉無，馬肝鸜眼端翻賤。

一硯式

石產於端而工不善斲，近日官吏餉貴人命工鏤琢，有星宿海、珊瑚、鳥、龍虎、風雲、赤雲捧日、三台、獨柱、人物、山水等名狀，愈工愈俗，是爲石災。吳人仿宋式故爲刓損，蒙以墨瀋，便成古物，別一種不盡琢磨，半留本色，謂之天然研，殊有風韵。余友顧見山工部得王弇州硯，山峯壑都具，受墨處轉隘，嘗示余索銘，蓋硯也而怪石供矣。

一辨發墨

曹繼善論歙硯云：麅羅紋稍細者易爲磨墨，細羅紋稍堅者最能發墨。或以易磨墨爲發墨，非也。惟蔡君謨能言硯德，墨在硯中隨筆旋轉，滌之泮然盡去，此乃石性堅潤，能發起不滯於硯耳。黎逢《石硯賦》「水隨暈而還周，黑浮光而黛起」。

一琢硯

解石之鋸，無齒，視墨繩處撒沙加水引鋸斯入，蓋籍沙爲鋸鋒也。

一藏硯

貯硯宜退光漆木匣，不宜紙，漆潤紙燥也。紫檀、花梨之類粵東人多尚之，亦香燥不養硯。古有琉璃硯匣、珊瑚筆架。

一滌硯

粵富人喜櫝大硯，不著墨，中土人喜藏宋硯，不求適用。用硯但數洗濯不留宿墨爲佳。諺云：「寧可三日不洗面，不可三日不洗硯。」余友有癖硯者，每晨盥面水移注木盆，滌以蓮房，浸良久，取出風乾，水氣滋漬積久有光，俗所名包漿也。忌柬帖紙拭，能傷硯鋒。硯留宿墨重磨則減黑，或磨墨在硯，黑光浮動，停食頃用之，光色頓減，惟試以金扇立見。

硯有初發墨久而鈍者，亦如刀劍須磨淬，用杉木鬆炭磨一遍，則石鋒煥發，名爲發硯，藥地老人常用此法。按：《硯譜》：石爲墨漬污，以烬炭磨洗如新。米《硯史》亦云：「以柔石發之。」

包孝肅守端州秩滿，不持一硯。余初至，柬沈僉憲索硯云：「莫學龍團一硯無及。」得水巖大石，方直可尺餘，琢硯二十片，又重購得二三石子，鸜鵒眼絶奇者，拊不離座，客目爲硯淫。載歸，次平樂，會賊陷桂林，盡棄舟篋脱身，東踰梅嶺歸，笥中硯十亡其六七矣。始自笑曰拙於書而勞於硯，不亦或與「人生當著幾兩屐」，於硯亦云。親交過存，將去都盡。既十許年，發敝篋得此稿，追次而録之，以志余所得於端江者若此，貯之巾箱即號爲石友可也。

甲辰正月八日，愚山居士施閏章又記於雙溪之寄雲樓。

葉夢珠《閱世編》卷七 硯石，昔推嶺南端溪石爲第一，次則歙石，外此無別石也。近年來，蘇州觀音山有石可以琢硯。初出時，硯工就其石之體製爲之，不拘方圓，假充古硯，人以重價購之，幾與端硯等。其後市上賣者日衆，價遂日賤，不能混淆古硯，體製亦從方圓，類於端、歙，其如石質稍粗，不堪珍玩何！故每方所值不過二、三錢而已。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五《石語・端石》 羚羊峽口之東有一溪，溪長一里許，廣不盈丈，其名端溪。自溪口北行三十步，一穴在山下，高三尺許，乃水巖口也。匍匐而入，至五六丈爲正坑。從正坑右轉數丈爲西坑。坑門最小，從其旁入爲中坑。從正坑左轉十餘丈爲東坑，東坑外即大江矣。坑中水淵停不竭，以罌甕傳水，注槽筧中，水稍竭，乃可下鑿。石有三層，上層者稍麁，中層多鸜鵒眼，下層在水底，多破碎不受斧鑿。凡西、中、東三洞皆然。三洞皆有蕉葉白、火捺，而東洞尤美。其美也以有青花微細如塵，隱隱浮出，或如蠛虱脚者爲上，麁點成片者次之，蓋石細極乃有青花，青花者石之精華也。外則有若黄龍文者，朱砂點者，麻鵲斑者，水氣紫折如一道川流者，圓文如水花珠湧有層數者，拖緑纖長如玉帶者，黄若絲縷名金綫者，斑蝕如蟲嚙名蟲蛀者，兩旁色赭名爲鱣魚之邊者，凡十餘種。其火捺以紫氣奔而迴磚，又如血暈散開，有若雲霧之氣，或小而圓輪若金錢者。蕉葉白以純白成大片者。黄龍文以黄氣散布，鴻鴻濛濛者。麻鵲斑以點黄如粟者。朱砂翡翠以紅緑分明者爲上。眼大者如五銖錢，小者芥子，以活而清朗有黑睛，非肉非淚非死者爲上。眼又貴碧不貴黄，貴圓不貴長，貴陽不貴陰。黄明爲陽，緑暗爲陰。貴多暈，暈至十餘重者。大率暈有奇無偶，然與黄龍、金綫等紋，皆石之病。火捺、蕉葉白亦乃石皮，而青花麁者，又巖底最下一層，不足貴。大抵上下及四旁者皆不精，上層爲天花板，麁燥，最下爲沙板，

過細又不精。惟中層者，純深秀嫩，一片真氣，如新泉欲流，又如雲霞氤氳，温柔長煖，斯乃石之髓也，得之可以盡廢諸巖石矣。予嘗得其一，名曰水肪，其序云：「端石有五質，水質爲上，此水之質也。水之精華所結，虚而爲雲，實而爲石。人見以爲石，吾見以爲水，故以水肪稱之。肪者水之膏腴也。」銘曰：「水爲石命，火爲石性。斯水之精，以玄而聖。其質尚柔，温然可敬。」

唐宋古硯，大率老坑、新坑等十餘種，落墨而不發墨，雖有墨痕繡蝕，古色可愛，然不費水、不費筆墨，未有如水巖之美者。他若黄坑、錦雲、梅花坑、屏風背、宣德巖、朝天巖諸石，率燥溼，渴筆飲墨，久用輒成鏡面，惟水巖石停墨不乾，墨著筆端即起，積痕細薄，披之盡脱，以薑及浮炭片磨洗宿墨，復堅細浮潤如故。墨如雲氣蒸湧，少研輒滿，其體重而輕，質剛而柔，摩之寂寂無纖響，按之若小兒肌膚温軟，嫩而不滑，秀而多姿，握之稍久，掌中水滋，蓋《筆陣圖》所謂「浮津耀墨」，無價之奇者也。水巖在老坑之内，宋治平中於此采硯，東坡所謂「千夫堰水，挽綆汲深，篝火下縋，百夫運斤而得之」者。初從頭洞至水坑，自高而卑，二里許，魚貫而入，不得昂首直腰。中有軒有竇，或盤或援乃得至。以猪脂漬布燃照，沿洄曲水而行，行皆向東。初至者爲西洞，其石無眼。又入爲下巖，宋所開坑，名曰康子巖者也。此巖最寒，能傷人。又入爲東洞。康子之前爲南洞，多蕉葉白。其後爲北洞，石彌純粹，水彌深，近外江水，久必有穿漏之患，昔人取石留數柱，虞其頹圮，今名爲東留柱、西留柱，亦取之，以木柱代矣。凡石外皆有龕石。龕石内連臍，剖臍乃得石。火捺者，石之堅處，血之所凝，故其色紅紫或黑。蕉葉白者，石之嫩處，膏之所成，故其色白。其一片純潔無斑類，真紫碧青，微有青花，如秋雲綿密，或如水波微塵，視之不見，浸於水中乃見，必須心如毫髮，乃知其妙。此石乃在窮淵，水之所凝，雲之所成，玉而非玉，冰而非冰，水爲其氣，雲爲其神，其石之質欲化，而冰之體已堅，此真端溪之精英，其價過於瑶瓊者也。凡香有結，石亦然。香木之結者爲香，端石之結者爲硯。其石大至數尺，去其不結者，取其結者，僅得掌許，故硯之大而佳者最難得。通水巖中，石之結者無幾，非片片皆精好也。

端溪之南第一峯，第一條坑爲水巖，第三條爲文殊坑，當中一條爲虎坑。水巖之上爲屏風背，爲朝天巖，爲新坑，爲巖仔，爲宣德巖。宣德巖久已無石。西洞今亦鑿穿，江水入焉，不可以復鑿，即鑿亦僅容二斧四人而已。中洞尚可容六斧十二人。東洞可容四斧八人。更番鑿之。此巖自宋治平四年重開，有内官魏封勒名其上。封當與江西石匠數十人，被巖裂壓死洞中，今巖口有魏太監墳，葬其客魂而已。石匠常爲怪，叫呼擲礫以嚇人。入洞者毛髮凛然，憂鬼魅之爲害，或亦山靈不欲精華盡出於人間也。他若亞婆坑在峽北，從第一條坑而入。黄坑在峽南，從龍華寺後而入，石皆有眼，而色紫質龕。梅花坑在峽口東，從沙步典水村而入，石亦多眼，眼大而暈重，不甚分明，質青亦龕，則山靈之所不甚吝惜者也。當宋時，水巖未開，皆於七星巖北將軍嶺之下，名爲將軍坑者取石。其石色黑無眼，質亦龕，至今黄岡硯估尚取之。然諸坑石皆易取，惟水巖積水淵渟，非具大力者不能取。取必於冬始，於春終，天寒江落，峽水淺，乃可列炬而入，杓泉而出，金錢之費雖不貲，然得佳石無幾，蓋天地之精華有盡，一卷之多，與蛟螭争於水府，崖壁一坼，性命齊捐，噫嘻，可不畏哉！大抵佳石之得，良有命焉，不可以人力强求。予少頗畜硯，以熊制府所開石爲最。次則某藩王所開石。今時石皆不如昔，蓋端溪精華亦已盡矣。嘗從友人得一硯。名之曰大璞，有《乞硯行》，頗能形容其美。辭云：「羚羊峽東惟端溪，水巖之口臨江低。石師匍匐下絶磴，中穿四洞先東西。使君最嗜紫雲片，脚踏青天割爲硯。青花細細似微塵，蕉葉白中時隱見。空濛雨氣成黄龍，欲散不散浮水面。猪肝淡紫方新鮮，帶血千年色未變。中間火捺暈如錢，半壁陰沉望似烟。翡翠朱砂非一種，斑斑麻鵲點多圓。斯是水巖石中髓，水之精華結淵底。就中純粹含乾德，紛紛脂玉慚肌理。入手温然煖若春，浮動心花兼意蕊。姑射冰凝總在神，昭儀膏滑那濡水。玉骨雖剛按似柔，生氣周身舞不靡。鸜鵒何須活眼多，雲霞亦是空天滓。使君命匠細磨礱，中有三方最高美。其餘浸潤水盤中，水碧金膏盡糠粃。分我東洞一大臠，似方非方非石子。縱横六寸甚端厚，蕉葉青花相間起。前者兩片琢未成，贈我已與瓊瑶似。使君割愛本非常，不貪爲寶吾難已。」而大璞銘云：「水巖一角，天然大璞。自成圭璋，不用追琢。蕉葉白凝，火痕丹渥。文聖之純，潛龍之確。水涌雲蒸，書成不覺。一氣氤氲，其元在朔。與我心華，殷勤浣濯。」

磨硯，先以水巖口之前亞婆井龕石磨之，次以靈山寺前細沙和龕石磨之，次以蚶蛇坑之石細磨之，又以飛鼠巖之石細細磨之，然後上蠟，使顔色增潤。或僞爲佳眼其上，蠟以沃之，亦可觀。予詩云：「石工欺汝只纖毫，翡翠朱砂總未高。鸜鵒眼多堪抵鵲，梅花坑好可磨刀。」大抵石以純粹無諸瑕疵，色如羊肝淡紫，生氣蒸蒸者爲上。眼非所貴，水巖率無眼。眼者石之筋絡，亦石類也。然石美亦不妨有眼。相傳下巖舊坑卵石，色黑如漆，細潤有眼，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

扣之清越，研之無聲，著墨不熱無泡，良久微浸，若油豔發，此至慶曆間已少。中巖在山半，名半邊巖，其卵石紫嫩肝色，細潤有眼，小如緑豆，有條紋或白或緑，扣之及研皆無聲，外有黄膽包絡，久用鋒芒不退，宋時此坑取之亦竭矣。中巖新坑，石色淡紫，眼如鸜鵒，有暈，其嫩者扣之無甚聲，磨墨有微聲，久用鋒芒退乏，此不及下巖遠甚。上巖舊坑有青紫。新坑石皆灰色，紫而麄燥，眼如雞眼大，扣之磨墨皆無聲，有松板紋，久用光如鏡面，比中巖又遠不及。總之，水巖石佳者有窮，自宋至今，英華日消日削，金鑛、銀坑、砂窟且已告盡，而況於九淵神髓，美踰瓊瑶者乎？比年斧斤不輟，山靈告哀，有力者負之而趨，無以自保。予嘗爲文以弔水巖，又有歌云：「水巖之石水精子，帶血羊肝純作紫。火捺金錢朵朵圓，白凝蕉葉爲肌理。年來巖底采無餘，鬼斧神工多得髓。紛紛散入富豪家，什襲文綾與絳紗。未雨那知泉有本，長乾争見墨生花。緑塵半與圖書積，安得松烟飽朝夕。真氣徒含天一深，空光未有雲霞迹。琉璃作匣枉稱珍，終日隨身詎有人。風雅紛葩思賦客，春秋羽翼憶經神。君今欲采珪璋質，尺寸微瑕皆勿失。天留淳樸與遺人，鬼瞰高明悲巨室。」

羚羊峽西北岸，有村曰黄岡，居民五百餘家，以石爲生。其琢紫石者半，白石、錦石者半。紫石以製硯，白石、錦石以作屏風、几、案、盤、盂諸物，歲售天下踰萬金。性多狡黠，善以贋坑石惑人，每得重價，白石即西洋諸番亦來買取。蓋黄岡衣食於石，自宋至今，享山巖之利數百年矣。予有黄岡詩云：「村小當高峽，家家擁石林。琢磨兒女力，揮灑聖賢心。」又云：「此地耕桑少，人人割紫雲。雙鎌天際至，一片水坑分。」其南岸金渡村居民，則以龍鬚蒲席爲生。

宋熙寧中，杜諮知端州，禁民毋得采石，而知州占斷，人號爲杜萬石。周濂溪時提點廣南東路刑獄，惡其奪民之利，因爲起請，凡仕於州者買硯毋得過二枚，遂爲著令。葉石洞云：宋貢硯，惟賜史官，故端硯重於天下，杜諮遂以蒙詬。夫有尤物，皆足厲民。正統後，采硯之使不至，人直礪視之，非惟上所好耶？善乎子罕之辭玉也，曰「懼喪吾寶」。嗟嗟，吾寶無喪多矣，而奚人之寶爲？傳稱唐有韋承慶，左遷高要尉，有餽紫硯者，置案上，歲餘起辰州刺史，復以還之。包孝肅知端州，秩滿，有一硯，投於羚羊峽口。馬晞驥判肇慶府，有潛以奇硯獻者，晞驥曰：「此亦長物也」。謝之。噫，若三公者，可謂無喪其寶者哉！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五《石語・端溪硯石》 侯官高兆固齋云：端州分野直星紀。僧一行曰：天地兩戒山河，與天之雲漢始末。謂星紀得雲漢降氣，爲百川下流云。羚羊峽距郡東三十里，東三江之水，其山産石類璊玕。唐宋以來，才人文士，采作硯材，蘇文忠稱爲寶石，蓋東西粤扶輿之脈蕴閟也。未至峽十里爲大鼈山，皆牛毛細皴，宛如畫境。峽山青蒼對峙，江流泓浄，頗似嚴瀨。峽石鑛凡十一。北岸坑曰阿婆，曰白婆塡，其石質黯黝不鮮，佳者亦有火捺紋、蕉葉白。可亂水巖、朝天巖。惟青花中黄星密灑如塵，眼大於螺，若人張目，湛湛無神，真賞家以此辨定。碧點長斜，似眼無瞳，每石一片，可得十二三點，十數點者。梅花坑在峽外三水境中，峽將盡岸，南山坳有洞，書「宋治平四年，差太監魏某重開」，土人名曰巖仔坑。其石叩之聲泠泠，久磨能滑。旁有塚，相傳其時開鑿中虚，崩閉數百十人，太監死焉，守土者葬其冠服於此。坑下度小山曰新坑，其石細潤微青，蕉葉白亦青。西上越水澗。隔裏曰朝天巖。土人名山坑爲隔裏。其石堅實。不能滑膩。火捺紋成結不運，若蠟炬着壁斜燄，及燒損几案處。蕉葉白色晦氣黄，純潔無痕者亦可貴。古塔巖其石比朝天巖，無火捺紋、蕉葉白。古塔巖後爲屏風背。其石木如，譬猪肝曝於風日。宣德巖在屏風背下，去水巖二里許，其石髣髴水巖，今不可得。巖仔坑東有洞，廣如屋，曰棲安洞，舊時開坑石工所棲之所。又東有小山圓阜，下爲水坑。折上數十武，有萬曆二十八年差督理珠池市舶内官監太監李鳳開坑封坑月日立石。洞臨江口，小於圭竇，石工裸身，盤盛豨膏，燃火腰鎚，螺旋而進。入洞西轉，有淵不測，先投以石，聞水聲，急轉西折，不則墜深淵矣。正洞容工一二十人。由正洞入西洞，西洞漸寬。東洞舊納四人，二人運鑿，二人仰卧，膝前置磁盤燈於胸以燭之，不能坐立捧。今容七鎚，且十四人矣。取石一人秉鎚，一人捧燈。三洞，正洞石上上，次東洞，西洞又次之。土人皆名曰老坑。石三層，上層近山沙，透漏如蠹蝕，曰蟲蛀，其質微遜中層，常有翡翠雜拉。中層火捺紋、蕉葉白，其絶品。東瓜穰，青花及眼生蕉葉白。下，石工所名下層石也。又下，麻鵲斑，紋成魚凍，或如唾涎，亦有眼，眼中瞳含沙多脱去。此中石時有蔚藍者，秀色可餐，不一見。下此底坂石云。中層、下層火捺紋，如朝霞蔚起，散若馬尾，若刷絲縈繞，絢采熊熊，大當錢，有芒，曰金錢火捺，品上上。黯然黑色曰錢捺，如蚓曰鳳涎，皆石疵。蕉葉白上下四旁必有火捺紋掩映。舊坑皎潔比紈素，近坑白中雜出青花也。青花上品若澗沚細藻，朱碧瑩然，繻縷隱隱，又如魚兒隊行。青花明顯如石花菜者，石工稱爲芊紋，品中中。三洞眼各異。正洞眼赤，圜如珊瑚鳥目。石嫩，眼侵土氣者若象牙，其瞳分明，亦足賞。東洞眼碧色，數暈，對之奕奕射人，曰鸜鵒眼，圓正明

媚者不易得，他洞偶一有之。西洞眼黑，圜瞳一黍如豉。三洞石，正洞下層第一，入手温潤柔膩有生氣，鮮潔蒨麗，磨之與墨相親，摩挲心動。東洞西側深處曰飛鼠巖，其石有紋曰黄龍，斜亘石面，工指爲瑕。正洞亦有黄龍紋，游揚如雲氣，如薄羅，亦移人情。三洞俱水中，冬日引水盡乃可取。正洞北潭底水深不可引，時有鬼神。東洞徑傾仄，水工列小童長跪舉杯勺揚水，水乃涸。以故開坑先引水閱月，費金錢至累千金。舊制把總一員，專轄守坑。律令盜坑石比竊盜論，其厲禁如此。永樂、宣德間開坑，未幾俱罷去。崇禎末，蜀人熊文燦總督兩廣日，指揮蘇萬邦致石工於江西，縴火中夜開坑，不敢自日中也。丁亥後守禁罷，至今凡六開坑。工受官役日有程，不擇膚理，鑿伐坼裂，宋元明五百餘年未聞也。大抵石理日剥，精華日盡，氣韵顔色，不能一執成説，要以老坑具妍姿者爲定。予至端州值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訪之石工，其言殊別，徵其説，各護所偏。予既喜身親古人未言之見聞，復重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而出，天地真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山便成陵谷，無有問津之處，爰述於編，庶幾後之君子觀覽寶藏，知此石實雲漢之鍾萃，三江五州之榮衛，或可以小慰於真宰也。

陳恭尹跋云：硯之用，發墨不損毫，二者盡之矣。不損毫常硯皆能之，唯發墨之妙，非親試水巖不知也。他硯麤則銼墨，細則拒墨。水巖即不然，玉肌膩理，拊不留手，着水研墨，則油油然若與墨相戀不捨。墨愈堅者，其戀石也彌甚。以他硯並之，水之分數同，墨同，手同，而爲研之數，水巖常少於他硯十之三四。每春夏間積雨時，墨竟日用之，則稜角軟腐反張，唯水巖可免此病，驟以他硯易之，頃刻不勝其苦矣。硯槽之水，隆冬極寒，他硯常冰，而水巖獨否。具此數妙，雖使椎樸無文，猶將拂拭用之，況其體質之美，千奇百變，不可殫窮，豈南離文明之德，獨萃於端溪耶？固齋所考，剖析辨證，已無遺義。然近歲往往有一二所新出之石，氣韵顔色，幾足亂真，不深心識別，鮮不爲所眩惑。亦有出自水巖，如固齋所云，精華日見，不能一執成説者。

大均跋曰：予嘗譔《石語》一篇，言端溪石頗詳核，而以天地英華，日消月剥爲恨。固齋客端州，盡得三洞之精蘊，辯晰毫芒，大洩神理，俾羚羊寶藏，一一肺肝如見，美惡精麤，莫逃淵鑒，自唐宋以來，罕有能言及此者，真端溪之幸也。固齋來值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其美亦不如昔，因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無遺，天地真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兩峽將成陵谷，將雲漢之扶輿，三江之榮衛，無以復完，恐爲斯地之災眚。噫嘻，誠仁人君子之用心哉！予嘗爲文弔水巖，有曰：「嗚呼水巖，有此寶藏。斧斤自戕，精靈日喪。尺寸之膚，雲情水狀。氣含九淵，無以自養。日燠月寒，晝夜摩盪。似剛似柔，面粹背盎。白葉青花，瓊瑶不讓。大璞難完，經營巧匠。天地大文，惟人醞釀。豈在一卷，光華可仗。水坑雖美，於寶無當。作者之聖，不以爲尚。述者之明，不以相貺。嗟爾三洞，有消無長。山腹穹然，穿穴相向。無石可觸，雲不能上。發育無功，厲生腑臟。負之而趨，巖巖大創。有力之人，肩項相望。山靈自災，敢云無妄。曷不崩頹，淪於沆瀣。捲彼牂江，以自深廣。」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一三《藝語・製硯》 陳中洲有小端硯，其賦有云：「水巖紫雲，硯惟此珍。誰其琢之，事諸巷人。堂似坳則非坳，池既鑿而未鑿。底欲刳而不刳，邊務擴而即擴。」四語盡硯式之妙。

胡渭《禹貢錐指》卷四 金吉甫云：怪石如今萊之温石，可爲器。今青州黑山紅絲石，紅黄相參，文如林木，或如月暈，如山峰，如雲霞，如花卉，即古怪石也。淄川梓桐山石、門澗石，色若青金，紋如銅屑，理極細密，亦奇石，但不如紅絲石之堅。凡此諸品皆可爲器用，今取以爲硯。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一四《談藝四・心太平菴硯》 有漁於道士洑者，得一硯，八角，製作古雅，背鐫「心太平菴」字，蓋陸放翁故物也。和州項副使得之，今歸淄川畢載積州守際有。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一四《談藝四・灌嬰廟瓦》 吉水李梅公侍郎元鼎有硯，五瓣如梅花狀，質如黄玉，雜翡翠丹砂之色，纍纍墳起，云是灌嬰廟瓦，一時文士多賦之。故友鄒程村祇謨作《硯考》，引洪文敏《容齋隨筆》灌瓦硯銘爲證。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一五《談藝五・謝道韞硯》 孫北海侍郎承澤藏謝氏道韞小硯一，有銘云：「絲紅清石，墨光洪璧，資我文翰，玉砆堅質。」末有道韞字。家兄考功云：「詳其文句，可迴讀，然倒正皆殊不工。砆音厲，水激石聲，作冰字用尤誤，恐非謝筆耳。」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一六《談藝六・銅雀硯辨》 崔後渠《彰德府志》辨硯云：「世傳鄴城古瓦硯，皆曰曹魏銅雀，塼硯皆曰冰井，蓋狗名而未審其實。魏之宫室，焚蕩於汲桑之亂，趙燕而後，迭興代毁，何有於瓦礫乎？」《鄴中記》云：「北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蘚。筒瓦用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闊一尺。版瓦之長如之，而其闊倍。今或得

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見。古塼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塼筒者，花紋年號如塼，內圓外方，用承簷溜，亦可爲硯。」宋刺史李琮，元豐中於丹陽邵不疑家得唐元次山家藏鄴城古塼硯，背有花紋及萬歲字，與《鄴中記》合。又曰「大魏興和二年造」，則唐賢所珍，已出於南城矣。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〇《談異一・蠙蠁硯》 張華東公延登，崇禎丁丑三月遊泰山，宿大汶口。偶行飯至河濱，見水中光芒甚異，出之，則一石可尺許，背負一小蝠、一蠶，腹下蝠近百，飛者伏者，肉羽如生，蠶右天然有小凹，可以受水，下方正受墨。公製爲硯，名曰「多福硯」，銘之云：「泰山所鍾，汶水所浴。堅勁似鐵，温瑩如玉。化而爲黽，生生百族。不假雕飾，天然古緑。用以作硯，龍尾繼躅。文字之祥，自求多福。」《爾雅》：蝙蝠，服翼。郭璞注：齊人呼爲蠛蠓。因又名之曰「蠛蠓硯」。公門人劉文正理順、馬文忠世奇、夏考功允彝、高中丞名衡諸公皆爲銘贊，亦奇物也。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五《談異六・擊硯圖》 吴匏菴嘗蓄一銅雀瓦硯，甚珍之。一日，出示其友，某公惡曹瞞，拔劍擊之，立碎。匏菴懊惜。時沈石田在座，乃援筆於便面作《擊硯圖》，匏菴大喜。崇禎間，有都司胡琳者遊吴中，以十金購得之，珍惜甚。病且革，手握扇不可解，家人遂以殉。琳，武進士，商丘人。所藏又有蒲廷昌獅子一軸，亦神品。宋牧仲犖中丞説。

李光地《御定月令輯要》卷一四《七月令》 灘哥石硯。增《名勝志》：番禺縣光孝寺有古硯。刻云：大唐神龍改元七月七日。天竺僧般剌蜜帝至寺，僧出此硯視之，乃灘哥石也。

李光地《御定月令輯要》卷一七《冬月》 七寶硯鑪。原《開天遺事》：内庫中有七寶硯鑪一所，曲盡其功。每至冬寒硯凍，置於鑪上，硯水自消，不勞置火。冬月帝常用之。

春風膏硯。增《物類相感志》：冬月令水不冰，以楊花鋪硯槽，名文房春風膏硯。

李光地《御定月令輯要》卷一七《冬月》 水絃坑石。增《歙硯説》：水絃坑在眉子坑外，臨溪，至冬水涸方能取之，入地丈餘，石多金花。

李光地《御定月令輯要》卷一八《雜記》 羲之石硯。增《玉海》：太平興國八年十月己丑，越州獻羲之石硯。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三二《李廷珪傳》 江南以澄心堂紙、龍尾硯按龍尾硯，元宗時硯官李少微造，見《潛溪集》。及廷珪墨爲文房三寶。

姚際恒《好古堂書畫記・續記》

續收書畫奇物記丁亥秋以後

宋端石璞硯，長六寸，闊四寸，厚一寸，平底方直，未琢池沼。蘇東坡銘并引曰：吾宗養直，少而好直。東坡居士贈以璞硯，且銘之曰：「我友三益，取溪之石，寒松爲煤，孤竹爲筆，蓬麻效紙，仰泉致滴，斬几信鉤，以全吾直。」文集載此銘，其引與之小異。曰蘇堅伯固之子庠，字養直，妙齡而有異才，贈以端硯，且銘之曰云云。案：銘硯贈人，止宜如石所言，不應稱其名，且及其父名，若集傳世，自宜詳其父子之名，使人知之，彼此互異，其爲真蹟，益可無疑。養直號後湖居士，文章品望有名當時，既爲其硯石淡青紫如馬肝，細潤如玉，叩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有鸜鵒眼二，真下巖奇品，可謂三絶，世之寶硯也。較予舊所藏十一硯，豈後來居上，例宜爾耶。世之墨刻致佳者，以真蹟入石；今此硯銘，乃公親書於石，故與墨蹟等，予搨有數十本，以待貽好事者云。

陳齡《端石擬上・擬水坑計十種，又上層及異色者數種》

水巖古亦稱斧柯。

端州即今廣東肇慶府。之東三十六里，有山曰斧柯，今名爛柯。在大江之南，峻峙壁立，一十餘里爲高峽，山之對山也。江流至是夾束而小，故名高要峽，屬高要縣。亦名羚羊峽。峽勢將盡，左折而北趨，有小山曰硯巖，朝天巖，蓋其主頂也，以當東南數千里瀉入之江流，逆收西北二百里湧上之海潮，會合於此。而端溪之水出其陰，蓋自屏風巖發祖，迤邐至此，含靈吸秀，故産名璞，南離文明之德，或畢萃於斯。其下即爲水巖，去郡幾五十里，與斧柯之麓，僅隔一溪耳。水巖之口小於圭竇，須匍匐而入，唐宋以來，皆於此采硯，其工值之費，采取之艱，備見諸家論説，故兹編之所略也。初入漸寬處，爲洞口，自高而卑，方達水坑，無論四時，皆淵停不竭。先至者爲正洞，從正洞右轉爲西洞，又從旁入爲中洞，即唐時所開下巖，名唐子巖者。又從正洞左轉爲東洞。其唐子之前爲南洞，又名南壁者；其後爲北洞，又名北壁者，土人皆名老坑，唐宋之論硯者，所稱斧柯是也。其頭洞之石雖已深入，然未經水滋，爲土氣相錯，故其石多作黄白色，中有紅斑，最深處亦有作灰青色者，與下水坑有異，間有眼，亦作黄色，四圍便多裂紋駁脈，以其色不佳，皆不甚采取，故不多見。其南、北、中三洞之石，中洞下巖者，

色最涪古，石極細嫩，有純黑色，及青黑色帶青花者，有鴝鵒眼，宋時采取已竭，今古硯中亦罕見，此品即有，亦唐五季及宋初之物。其南壁石多蕉葉白，有眼極佳，但暈少而淡。北壁石，色青紫，質彌純粹，眼正圓，有十餘層暈，尤可愛，蓋北壁之美，水彌深也，今俱少見。其正、西、東三洞之石，以東洞爲上，其眼多碧暈，如鴝鵒眼；正洞次之，其眼多赤圜，如珊瑚鳥目；西洞又次之，其眼多黑圜，中瞳一粟如豉。東洞爲上者，以其蕉白、火捺尤美，有細細青花浮動於質中耳。三洞石俱三層，層各尺許。上層近山沙，齧蝕有蟲蛀，或有翡翠，眼甚少，質稍堅，色純紫，潤而豔，謂之頂石。中層本多眼，質精細，色漸青淡而凝，謂之腰石。下層亦有眼，質軟嫩，色近白，秀而姿，謂之脚石。其中下二層皆有蕉葉白、火捺紋，明瑩與山坑迥別；俱有黃龍硃砂，翡翠、黃膽等紋，能令人摩挲心動。其最上一層爲天花板，極粗燥，不堪硯，謂之蓋石。最下一層爲沙板，又過細潤，且不發墨；或紋成魚凍，或如唾涎，眼中多含沙，亦多破損，不受斧鑿，以其多汙雜，故謂之鴨屎石。惟此中偶有蔚藍者，秀色可餐，而亦絶少，今以水坑而具青花者，另録於左，以供博覽。

蕉葉白間青花品在紫玉、淡紫、黑端、諸青花之上。

水坑東洞下層之石，質極細嫩，色漸近白，謂之蕉葉白，以瑩潔明淨、無斑駁者爲佳。質中有微微紅氣，如傅粉勻脂者，有隱隱青花，如寒波微塵者品上上。其旁必有火捺紋，如雲蒸霞蔚，爲之掩映，間有鴝鵒眼，對之能奕奕射人，水溼觀之，則氣凝於白，儼若浮酥，色帶微紅，宛如滲血。擬其色，譬之美人初醉；試以墨，譬之熬釜塗蠟。此吴伯悳、朱竹垞妙於形容，宜乎寰中共寶，過於璠瑶者也。若蕉葉白色晦而微黃，火捺紋質實而不散；青花則黑黝而過露，質性則枯燥而多瑕，依稀近似，神韵索然，此即旱坑中之贋品，淵博家自能鑒别耳。

紫玉間青花品在蕉白間，青花之次。

水坑東洞中層之石，質性細潤，色極紫豔，謂之紫玉，以純乎一色，無雜拉者爲佳。質中有穠豔紅氣，如暖日天桃者；有隱約青花，如遊魚在藻者，品亦上上。其間必有鴝鵒眼，光彩煥發，爲之輝映。置之水中，覩其氣色，則豔若桃花；察其肌理，則紫翠欲滴。米元章之論硯石必尚紫，紫必尚花，葉交叔之端品有眼則嫩，嫩則發墨。信乎，古今同寶，物無異者也。若紫玉，則色深而乏豔，青花則氣渾而成片，鴝眼則翳淚而鮮神，質性則堅實而不潤，似欠神情，絶無生韵，此實旱坑中之别産，老鑒家亦能辨之。

淡紫間青花品在紫玉間，青花之次。

水坑東洞中層之石，質本細潤，亦有色紫稍淡，謂之淡紫，以潤澤純净無斑類者爲佳。質中有淡淡紅氣，如葡萄初熟者；有細細青花，如蘋藻欲浮者，品亦上上。其上間有黃龍紋，悠揚煥爛，爲之點綴，或有眼、或無眼。有則絶佳，沈水觀之，辨其質，色如帶血羊肝；言其神韵，則一片真氣。悦澤如美人之膚，曹秋岳善譬之詞；温軟如小兒之肌，屈翁山妙喻之語。宜其遐邇争重，出於尋常者也。若淡紫則色木而氣黃，青花則枯黯而不散，文彩則汙雜而不純，質性則理粗而乏豔，絶無佳趣，實鮮丰神，此亦旱坑中之一種，難爲識者之觀也。

黑端間青花品在淡紫間，青花之次。

水坑中洞下巖之石，質極軟嫩，細潤如玉，其色青黑而帶灰蒼，溼則微紫，謂之黑端，以明瑩光澤，無駁脈者爲佳。質中有青花甚明瑩，散則如兩點，聚則如藻荇者，品亦上上。或有鴝鵒眼，有則絶佳；每每成星斗象。或有鸂鶒血斑。亦明潤，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甚發墨，經久不乏，因質過嫩，最易成凹，昔智永硯或以此。予曾得一古硯於虎林，是此石，長四寸許，闊二寸許，厚不過三分，眉池高額，額有銘識，漫滅不能辨，中已成凹。後攜往江右，偶爲頑童洗滌，池内忽斷，遂因材改製爲宇宙硯，縱横尚有二寸許，猶可寶惜，爲好事者購去，今不復重見。此種此坑，宋時已竭，蓋唐以來，便以青花爲重，故李賀有《端州青花石硯歌》。若質堅花粗，及紋枯色晦者，皆宋時之旱坑，雖亦古淡可喜，未免有拒墨之嫌。

右水坑青花四種，皆古今之最推重者，品上上。如無青花則正洞、西洞亦有三種，如蕉葉白，則潔如紈素；紫玉，則艷若桃花；淡紫，則嫩如羊肝。下巖舊坑中亦有三種，如中洞、南洞、北洞，俱純深秀嫩，古若圭璧，亦雅人之所珍重。品上中，大都入手皆温潤如玉，不雨而澤，研墨則不熱無泡；若油發豔，摩之俱寂寂無纖聲，視之則烝烝有生氣。此外更有三洞上層之石，及異色可入者，品亦上下。故水坑之有青花及無青花者，共計十種，以及上層異色等品，皆山川元氣之所鍾聚，南離文明之所孕育，非諸山坑中下之品，小可比擬。或能親見水巖上上佳品，别其品性，察其精彩，不獨諸山之石可廢，即各護所偏之諸説，亦可廢矣。因爲端石水坑擬。

陳齡《端石擬中・擬山坑計三十三種》

中巖舊坑新坑

在郡東五十里硯巖之山半，居下巖之上。舊坑色微青紫，如嫩肝，質性細

潤，有碧眼，小如菉豆而無暈，謂之菉豆眼。又有緑絛、白絛紋，扣之微有聲，磨墨則無聲，久用鋒鋩不退，宋時此坑已竭。新坑色淡而微青，質性微堅，間有黑色青花，眼如鴝鵒而有暈，扣之、磨墨皆微有聲，久用退乏。其坑亦竭，今宋硯中皆不能多見。

上巖舊坑新坑又名北巖，有土地巖、梅樹巖二處，梅樹巖石近中巖，覺稍勝。

在硯巖之山半，居中巖之上。舊坑色青紫，新坑色灰紫，質俱粗燥，有松板紋及粗花紋，眼如雞眼大而黄青者，亦淡差不圓，扣之、磨墨皆有聲，用稍久則光如鏡面，亦有新成便拒墨者。今坑亦竭，所見宋硯，此石爲多，世所謂宋端也。

龍巖

自上巖轉西南，在上巖之山背，斧柯山腳谷中石也。色正紫，眼甚少，質性細潤，與中巖相等。唐時取硯以此，後下巖得石勝龍巖，乃不復取，故今甚少見。《端州郡志》舊坑又有汲綆黄圃，新坑又有唐寶鐵坑。鄭樵又有茶園之名，魏泰又有西坑之目。今並不傳無攷，故附及之，以俟博雅。

半邊山諸巖有大秋風、小秋風、獸頭、獅子、桃花河頭等名。

自龍巖下稍東，在斧柯山麓。色紫帶灰青，眼極多。近南諸巖，有類下巖南壁石，眼大暈少；近北諸巖，與中巖相等，暈愈少，亦菉豆眼也。其細潤者亦可愛，但易乏。今見宋硯之多眼者，皆此石，但多瑕。

新坑

在斧柯山麓，爲半邊山之新坑，非後之類水巖之新坑也。産石佳者，與半邊山相等，但多碎小，亦宋時所開，有三四暈眼。

黄坑

在斧柯山麓，亦半邊山之坑，産石與上巖相等，亦宋時所開，有三四暈眼。

蚌坑

自龍巖西南，沿小溪而上，宋時取之山下澗谷中，色深紫，性堅而潤，不發墨，有眼偏斜，黄色而帶微青，無暈而翳，端人謂之野石，甚易得，多大璞巨材，且無瑕纇，但品最下。

朝天巖古亦稱斧柯，故後龍巖諸坑，皆仍其舊説，有七洞。

在郡東五十里，居水巖之南，爲水巖之主頂，高要峽東南最高處也。端溪之水出其右，與水巖一氣相通，故産石似水巖之上層，較他山之石爲最貴。但色紫而乾，亦有白中帶紫者，質皆堅實，不能滑膩，久則拒墨。間有細潤者，極類水巖，不易鑒別，恨色帶微黄，無青花隱隱浮於骨中耳。亦有蟲蚌、黄膽、金線、黄龍、硃砂、翡翠、蕉白、火捺等紋，亦有眼，但蟲蚌則大，黄膽則枯，金線則黄，龍則燥，硃砂則形大而不鮮，翡翠則色黄而汙雜，火捺紋則成結而不運，蕉葉白則色晦而氣黄。得純净大片者，亦可貴。眼多淚翳，暈多而明炯者亦可愛。近充老坑售於外方，皆是此種。

巖仔坑

在水巖之西，與新坑相近。宋治平中所重開，其石似宋端，扣之聲泠泠，久用能滑。

新坑

在朝天巖之西，與巖仔坑相近，質嫩細潤，色紫微青，蕉葉白亦青，有眼亦四五暈，極類水巖，但不發墨，今亦不可得。

屏風巖土名屏風背，有黄竹根、梨花根等名。

在水巖之南，爲硯山發祖處。其石木如，其聲堅響，其性硬滑，不發墨，其色紅紫，譬猪肝暴於風日，間有質細者，色微帶黑，有青紫粗花，及長條緑紋，亦有黄膽、蟲蚌，但枯闇無致，置水池中，能數日不乾，因與水巖同祖共氣，故其佳者似水巖，亦足亂真。今粤中市人者，多此種，其黄竹根、梨花根者最佳。又有一種粗而發墨，亦間有緑石色深如黛，亦發墨。

宣德巖亦稱宣德坑。

在屏風背之山半，去水巖二里許，品在朝天巖之上，明宣宗時新開，爲山坑中之上品。質性堅細，色紫發墨，或一方中，五色俱備，其最嫩者，彷彿水巖，亦有眼，但止三四暈，而多淚。今洞塌，搜采已罄，絶不可得。亦有粗硬者，色深紫近黑，久用能滑。

古塔巖

在屏風背之前，其石比朝天巖，無蕉葉白、火捺紋，喜多大材巨料，無缺爛驚龡之病。土人每取爲硯售人，惜稍久便不發墨，惟作颼颼響耳。

黄龍坑

在高要峽之南，龍華寺後而入，産石色紫，質粗，久則光如鏡，面亦有眼。

右峽之南岸一十四坑，皆屏風背、朝天巖之支脈。

高要硤即羚羊峽，峽北岸即高硤山。

在郡東三十五里，峽之北岸，産錦石，青質白章，多作雲霞、山水、草木、蟲魚

諸形，可爲硯，亦發墨，土人多以爲屏風、几案、床榻之屬。

白娑墳

在高要峽之北，靈山寺後，石色微黑，黯黝不鮮，又多破損，而不發墨。其最佳者，白紫色，多横紋，有火捺紋，蕉葉白。偶得純净者，可類水巖，今亦少有。惟可辨者，青花中黄星密灑如塵，眼大如螺，若人張目，湛湛無神耳。

啞婆墳亦稱啞婆坑，一作阿婆墳。

在高要峽之北，靈山寺背，色紫質粗，亦有眼，内有佳者，爲深坑，有蕉葉白、火捺紋，可充水巖，但帶黄色而無寶光，亦乏青花浮於腠理耳。品與朝天巖相等，惜多破碎。

鐵窟

在靈山寺右，石出爛土中，殊不佳，品最下。

七星巖

在郡東北六里，黄崗之前，踞高要峽之西北。産石名白端，色白如雪，作朱硯最佳，有花紋者，爲白錦石，具山水、草木、雲氣、物象，堪爲屏風、几案之類。

黄岡流坑附。

在七星巖背，羚羊峽之西北。産石色深紫，如猪肝，或有近紅者，質極粗燥，研墨有聲，用稍久，鋒鋩即退乏。又有洞産緑石，名緑端，其色淡碧，質有粗細，俱不發墨，堪作硃硯，一名緑豆石今粤肆所售者，不出洞中，乃大雨時石，從沙中泛出，俗呼爲流坑石，殊不佳。

將軍坑又名小將軍坑。

在七星巖北將軍嶺之下。宋時水坑未開，曾取此石，色黑紫，或有紅紫色者，質最粗礪，亞於屏風背，無眼，多破碎，今無取之者，宋硯中有此石。

老鼠坑

産石與將軍坑等，不堪入用。

錦雲坑

産石青紫色，有花，質堅燥，不發墨。舊硯中間有之，土人稱錦雲石。

黄山巖

産石紅者極粗，淡色者極枯，即細者亦不發墨，最多且賤，近充蕉葉白多此種。

小仙坑

産石色紅紫，質甚嫩，有花紋不細，雖可觀，而不發墨。

右峽之北岸一十一坑，皆高峽山七星巖之支脈。

梅花坑

在峽口之外，廣州三水縣境中，去端溪四十里，從沙步典水村而入。産石淡青色，如死灰，質粗且堅，光滑易裂，不發墨，且多眼。或具五色，一片可得十數點者，或一方中有通身皆眼者。其眼大黄而暈少，晴不分明，此越産之最下者。一曰碧點長斜，似眼無瞳者，誤。

後歷巖

在郡北十里，宋時所開，掘地取之。石性軟而且燥，色深紫帶黄赤，間亦有眼，極類蚌坑，或有一兩暈，堅潤不及，發墨實過之。間有極細軟者，用在半邊之上。

小湘峽

在郡西四十里，宋時所開，亦掘地取之，頗類巖石，質性軟而不潤，色深紫如蚌坑石，眼無瞳亦如之，發墨勝坑石。

企文坑

在西門外石靈山寺之陰，石質近粗，有蕉葉白、火捺紋，品在啞婆墳之下。

上蕉園一名相公坑。

在石靈山，石質細膩，類水坑，有眼。

下蕉園

在頂湖山麓，郡之東北三十五里，其石大約與上蕉園等，亦有眼。

通天巖

在郡南陽江縣境，漢陽江之南，石質粗細不等，多大材，小者覺佳，亦有五六重暈眼。

天堂坑

在郡西南新興縣境中，産緑石，最細嫩，發墨，光彩可愛。

右離峽外産，共八坑，與峽之南北岸支脈不相連屬。

右山坑三十三種，大都以宣德、朝天、中巖、龍巖、半邊、新坑、上蕉、下蕉、白婆、啞婆，彷彿水坑者爲上，餘俱次之，皆不堪入目，以其有極枯燥而渴筆飲墨者，有極粗礪而銼墨廢筆者，有堅滑如牛角者，有汙雜如敗疽者，有板實而木如者，有鏗然而金聲者，有起雲母點者，有起蜒蚰光者，有如松木紋者，有如玳瑁斑

者，此皆山坑中下之品。耳食之徒，每以端目矜誇而珍之，反以佳品爲嫌。因爲端石山坑擬。

陳齡《端石擬下・擬文彩計一十三種》

鴝鵒眼

石之備妙處，至文所著也。故青花聚處，可察眼路，未有粗礪之石而生佳眼者也。以圓正明媚，層暈分明，其瞳炯炯欲照者佳。如青碧紅黃相重，光彩明瑩者爲陽眼，品上上；青緑碧黑相重，光彩幽暗者爲陰眼，故次之。層暈分明，形體稍長者，又次之。若翳淚、黃赤等眼，反爲石累，旱坑中常有之，品斯下矣。論眼之目，以生於墨窩之外者爲高眼，生於墨窩之内者爲低眼，形體圓正者爲鴝鵒眼，形體尖長者爲象眼，層暈明媚者爲活眼，光彩全無者爲死眼，輪郭寬大者爲怒眼，層次模糊者爲翳眼，四旁浸漬者爲淚眼，中有白點者爲瞎眼，含沙脱去者爲病眼。有點無沿者名之曰斑，則非眼矣。若水坑産石，正洞之眼則赤圜，西洞之眼則黑圜，東洞之眼則碧色，皆層暈緊密，光彩奪目，他洞偶一似之，或三五七九其暈，或至十餘暈者，皆有奇而無偶。舊坑中巖石，多淺碧小眼，雖無暈亦佳。水坑中之嫩石，眼侵土氣，作淡黃，純白色者次之。一種旱坑赤紫石，眼作純紅者，石質微軟，及有緑眼中一黍紅者，石最粗硬，眼雖可觀，品亦下矣。然水坑之石，具絶佳之眼，每多破裂汙雜，其純净者甚難得。

青花

石之極細處，精華所發也。以朱碧倩麗、紫翠欲滴者爲佳。如寒波細藻，輕煙微塵，隱約乎中者，品上上。如蘋如藻，若霧若星，浮動乎中者次之。如東瓜瓤，如石花菜，微露乎中者又次之。若粗大模糊，枯暗不鮮，間有黄星密洒，非旱坑中之白婆墳，即屏風背，品爲下矣。

蕉葉白

石之最嫩處，膏液所成也。以絶潔明瑩，大片無斑駁者爲佳。然亦有數種，如剖生魚肉之純白者，舊坑有之；如羊肝帶血之微紅者，西洞有之；如葡萄初熟之微紫者，正洞有之；如青磚帶水之微黑者，新坑有之。以上五種，四旁必有火捺之氣散開掩映於上，惟東洞蕉白，色微青而帶紅艷，以有青花品上上。舊坑及正洞、西洞，亦鮮潔倩麗，故次之。新坑雖潤澤細膩，但久用退乏，又次之。惟白中微黃，是旱坑中朝天巖、白婆墳、啞婆墳、企文坑等處所産，多横紋，更多焦黄色細紋縱横於腠理，色晦氣黄，亦枯槁不潤，品爲下矣。

火捺紋

石之微堅處，血氣所凝也。以紅暈豔發，絢彩熊熊，不踞墨窩者爲佳。或如朝霞蔚起，或如血暈散開掩映乎旁，性與石等者，品上上。或散若馬尾，或聚若金錢，點綴乎上，性微堅者，品中中。若蠟炬之燒堊壁，若熨斗之焦几案，成結不運，性極堅者，品下下。若紫艷者能滲出紅氣，黑潤者能散出青花，亦蕉葉白上之美紋。未可以旱坑中紫，與木如之鳳涎形如蚓也。黑與鐵似之鐵捺目之也。

黄龍紋

石之最佳處，精氣所形也。以悠揚有緻，鴻鴻濛濛者爲佳。若淡如泥金，而色豔如雲如霞，縹緲欲動者，品上上。赤如真金，而色明如龍如蛇，糾纏屈曲者，品中中。黄如染赭，而色呆如虹如蜺，直硬交錯者，旱坑中亦有之，品下下。又有淡若金泥，環繞石腹，名金帶圍者；又有燦如鋪石，細亘石面，名金線紋者；又有黄如穴粟，散而成點，名麻雀斑者；今人以近皮處之雨點紋黑色者，名雀斑。又有赤若真金，聚而成圍，名金圈者，此皆紋之貴者也。若或形如山水，勢若烟雲，此又紋之奇，而品之妙矣。

硃砂斑

石之堅硬處，紫氣所凝也。以紅潤肖真者佳。若偶見一二點，生於墨窩之外者，爲上上。大塊叢生，或如鱓血者，次之。枯暗難平者，旱坑中有之，品下下。

翡翠斑

石之駁雜處，眼之所漸也。以淺碧瑩潤者佳。若蕭疎數點，生於四旁者爲上上。密如灑汁或帶微黃者，次之。枯暗夾砂者，旱坑中有之，品下下。

蟲蛀

石之剥蝕處，砂水所齧也，以位置合度者佳。或斷或連，生於四旁者，爲上上。形勢少致，或帶黄砂者，次之。大片穿漏者，旱坑中有之，品下下。

黄膿

石之包絡處，真蘊所發也，以明瑩鮮潤者佳。若黄如柔栗，金碧朱紫錯陳者爲上上。純黄不雜，或如鱓血者，次之。枯燥汙雜者，旱坑中有之，品下下。

右文彩九種，其前五種爲水坑中之美紋，中層、下層之佳品，以此徵之，故有則爲貴；其後四種，雖亦水坑中之紋，然恐美中不足，故無則亦可。至若紋之直

而纖長者，緑凝於上謂之緑絛，白凝於緑謂之玉帶。紋之細而纖長者，黑而有光謂之鐵線，黄而有瑕亦謂之金線，此皆坑石之瑕，以無爲貴，好事者故美其名者也。然攷前輩諸説，或以鴝眼、青花、蕉白、火捺、黄龍爲瑕，爲病者，或以緑絛、玉帶、金線、鐵線爲美紋者，各出臆見，未之或攷。因爲端石文彩擬。

徐毅《歙硯輯考》　龍尾山，高二百仞，芙蓉之支也。西連武溪，山石可作硯。一名羅紋山，以石有羅紋，故云。《廣輿記》載其品有五，金星者佳。

唐積《婺源硯圖譜》云：婺源硯在唐開元中因獵人葉氏逐獸至長城里，見壘石如城壘狀，瑩潔可愛，因攜之歸，刊粗成硯，温潤大過端溪。後數世葉氏孫持以與令，令愛之，訪匠手琢成，由是天下始傳。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歙守獻硯並鳷工李少微，元宗嘉之，擢爲硯官，令石工周全師之。今山下葉氏繁息幾數百户，乃獵者孫也。

《歙硯説》云：凡取石，先用牲醪祝板齋戒，擇日至山下設神位十餘於壇，祝訖發之，稍褻慢必有蜂蠆蟲蟒毒物傷人，蓋神物所惜，不欲廣傳人間，所得不過百十枚即竭矣。又當再祝之，前後囓死者十餘人，今皆預祀享。唐侍讀《硯譜》云：二十年前見人頗用龍尾石硯，求之江南故老，云：昔李後主留意翰墨，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硯三者爲天下冠，當時貴之。自李氏亡而石不出，亦有傳至今者。景祐中，校理錢仙芝守歙，始得李氏取石故處，其地本大溪也，常患水深，工不可入，仙芝改其流，方得之。後縣人病其需索，復溪流如初，石乃中絶。邑官復改溪流，遵錢公故道而後所得盡佳石，遂與端石並行。按《圖經》龍尾山在婺源長城里，今雖多故坑，無有石出。環縣皆山也，石雖出他山，實龍尾之支脉，俱得謂之龍尾云。

宋蘇軾《龍尾硯歌》：「黄琮白璧天不惜，顧恐貪夫死懷璧。若看龍尾寶石材，玉德金聲寓於石。與天作石未幾時，與人作硯初不辭。詩成鮑謝石何與，筆落鍾王硯不知。錦茵玉匣俱塵垢，搗練支牀亦何有。況瞋蘇子鳳咮銘，戲語相嘲作牛後。碧天照水風吹雲，明窗净几清無塵。我生天地一閒物，蘇子亦是支離人。粗言細語都不擇，春蚓秋蛇隨意畫。願從蘇子老東坡，仁者不用生平别。」按：《黄山谷集》載《東坡硯贊並序》曰：余舊作《鳳咮硯銘》，其略云：蘇子一硯名鳳咮，坐令龍尾羞牛後。已而求硯於歙之武溪里，人云子有鳳咮，何以爲羞，忿然不平，竟不可得。適有奉議郎方君彦德有龍尾大硯，甚奇，謂余若能作詩少解前語即當奉餉，乃作此歌。

黄庭堅《硯山行》：「新安出城二百里，走峰奔巒如鬬蟻。陸不通車水不舟，步步穿雲到龍尾。龍尾羣山聳半空，居人劍戟旌旛裹。樹接籐騰兩畔根，獸卧崖壁撑天宇。森森冷風逼人寒，俗傳六月常如此。其間石有産羅紋，眉子金星相間起。居民山下百餘家，鮑戴與王相鄰里。鑿礪磨形如日星，刻骨鏤金尋石髓。選堪去雜用精奇，往往百中三四耳。磨方剪鋭熟端相，審樣狀名隨手是。不輕不燥稟天然，重寶温潤如君子。日輝燦燦飛金星，碧雲色奪端州紫。遂令天下文章翁，走吏迢迢來澗底。時陳三日酒傾醇，祓祝山神神莫鄙。懸崖之處覺魂飛，終日有無難指擬。不知造化有何心，融結之功存妙理。不爲金玉資天功，時與文章成里美。自從元祐獻朝貢，至今人求不曾止。硯工得此贍朝餐，寒谷欣欣生暗喜。願從此硯鍾相隨，帶入朝廷揚大義。寫開胸臆化爲霖，還與空山救枯死。」按此山谷奉朝命取硯，與鮑曰仁善，因主其家，作此以留記。

又留題二首：「虎邱山嘯有閒名，黄公何事硯山行。浩興狂吟欠籠壁，心惟口頌不虚稱。門内君子集君子，硯誇龍尾載羣史。帝王當日命諄諄，天下名賢多到此。」「名賢曾到此山登，愛硯欣然作硯行。鐫石留題光動影，令人頌罷有餘情。」

白石山人程棨《題硯石生輝》：「文星化石絶塵泥，生成五美賽端溪。神光徹夜摇山岳，靈氣長年貫壁奎。可笑宋朝孫之翰，一硯三萬錢不換。書生十載硯磨穿，聖朝詔上親賢館。」

樂野公《題硯石生輝》：「天地鍾靈石蘊奇，胎成山水古今稀。文人珍惜爲珠寶，噴出煙雲動帝畿。」

晦翁遺跡：「虹井書齋寓硯山，樂觀斯景近仙關。描成小影龍蛇耀，留與人間作寶看。」

邑人游泰亨《遊硯山》二律：「久聞山産硯，此日始經行。地匪當時主，坑存舊日名。異材難鑒别，亂石俱縱横。空谷寒烟重，淒然百感生。」「歙硯聞天下，初尤寶舊坑。羅紋徵異品，龍尾播佳名。緊足誰優劣，莊基孰重輕。時人渾未識，概以硯山稱。」

蘇文忠公《硯説》云：予家有歙硯，底有歙識，云「吴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銘曰：「松操凝煙，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五絶。」所頌者三物爾，蓋謂硯與少微爲五絶邪？

宋謝墅知徽州時，嘗於舊坑取石貢理宗。初坑上常有五色雲氣如錦衾，郡檄

隨雲所覆處斲之得佳石。有白文繞兩舷宛轉如二龍，既發爲硯而雲氣不復見矣。

歐陽永叔云：「歙石出於龍尾溪，以金星爲貴。予少時得金坑礦石，堅而發墨。端溪以斗巖爲上，龍尾以深爲上，龍尾遠於端溪上，而端石以先出見貴爾。」

唐公《硯録》云：嘗過金陵，於翰林葉道卿處見一硯，方四寸許，其色淡青如秋雨新霽，遠望暮天，表裡瑩潔，都無紋理，蓋所謂硯之美者也。云得於歙，不知出於甚坑，今不復有。按：此石即眉紋坑之素質而細嫩者，其色淡碧。

曹繼善云：龍尾石多産於水中，故極温澤，性本堅密，扣之，其聲清越，婉若玉振，與他石不同，色多蒼黑，亦有青碧者。采人日增，石亦漸少。

石坑

眉子坑在羅紋山，開元中發，屬程於地。從溪下至取石處九丈五尺，其闊三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坑皆無土相雜。

水舷坑在眉子坑外臨溪，冬水涸時方可取，春夏不可得。發地丈餘乃至，石率多金花眉子，地屬程於。

水嶡坑在羅紋山西北，地屬王十五。景祐中發，自水舷至坑五丈五尺，闊一丈三尺，穿籠取之。久廢不可得，蓋石工不知攻取法，石理如浪紋。

羅紋坑在眉子坑之東。李氏時發，地向屬王仁高，今絶籍，爲硯户戴義八人共請之，歲輸山税三十金。自山下至取石處計七十五丈，闊十八丈，深十五丈三尺，石藏土中，去土深三四丈乃至石也。見石處謂之寨頭。

羅紋坑又呼爲舊坑，與緊足坑、莊基坑三坑並列，相去百餘步，而緊足、莊基石品次之，舊坑又自爲三，曰泥漿，曰棗心，曰緑石。泥漿温潤細密而不甚堅實，棗心細者青潤可愛，中有小斑，粗者微燥，緑石質理稍慢，惟羅紋稱上云。

水波坑産瓜子羅紋，不可多得。與羅紋下坑相近，久失其詳。

羅紋金星坑在羅紋山西北，自羅紋坑相去四十五丈，今廢不取，蓋工用多，所得少也。

溪頭坑又曰主持山，在羅紋山金星坑之北約二三里，廢已多年，不取其石，金星率多虚慢焉。

葉九山坑在溪頭坑之西約一里，不取已久。有眉子，石紋粗慢，與溪頭相次也。

廬坑在縣之西北七十里，屬詹觀。景祐中曹平爲令時取之，後王君玉爲守又取之，近嘉祐中刁璆爲尉又取之，其石有青緑暈也。

濟源坑在縣之正北，凡三坑並列。曰碧裡坑，在山上，色理青瑩。及半里有水步坑，石大雨點白暈。次十里入裡山坑，石青細有金紋花暈，厥狀不常。按：廬坑與濟源坑石俱瑩潤，第較眉子、羅紋，其質稍緩，至水步石雨點白暈者即陸深春風堂所著刷絲紋，正視之，見黑點疎疎如灑墨云云者也。

麻石，三尺中隱硯材數寸而已，猶玉之在璞也。坑徃徃在溪澗中，至冬水涸，合三二十人方可興工，每打發一坑，不三數日必雨，雨即坑壠皆堙塞，較其工力倍金銀坑中取礦者，此其所以貴也。徃時必先祀以中牢，方免諸患。

廟前坑在羅紋山古廟前，石如紫玉色，間以金星。景祐時發，取石數塊，即迷其處，至今失傳。

品目

眉子石紋十四種

對眉子石紋如人畫眉而細，遍地成對者，其色青碧，其質潤潔。

水浪紋理横細如晴晝微風，清沼漣漪之狀。

雁攢湖眉子硯心有紋暈如汪池，四外眉子密密如羣雁飛集之狀。以上三種稱絶。

錦蹙石暈如畫雲氣，間以金暈如蹙錦然。

錦蹙眉子石紋横如眉子，間有金暈。

羅漢入洞石中有金暈如雲氣，下有羅漢龕座之形。按：即今名太極圖者。

金星眉子眉子疎匀而有金星間之。

鱔肚眉子眉子疎而匀，石紋如鱔肚紋，間有金暈金星者。

菉豆眉子石理稍黑微暗，而斑内有短密眉子紋。

金花眉子眉子石中有金花金暈者。

短眉子眉子密短而匀。

長眉子眉子長而差大。

闊眉子眉子闊而色微黑，長者、闊者俱如虎紋。

簇眉子眉子密細，間攢一處，與短眉子相似。

水舷金紋十種即在眉子坑外臨溪，亦眉子紋也。

青斑如舞鶴者。

如長壽仙人者。

如雙鴛鴦者。

如枯槎仙人者。

如朝霞雲氣者。
如湖中寒雁者。
如雙魚蹲鴟者。
如壺餅者。
如卧蠶者。
如斗者。
石以眉子爲絶，而眉子品目不一，要以石色青碧，石質瑩潤而紋理匀净者尤爲精絶。

外山羅紋十七種

瓜子羅紋比細羅紋尤細，狹如瓜子者，乃羅紋之奇材也。
細羅紋石紋如羅穀精細，其色青瑩，其理緊密而堅重。
粗羅紋似細羅紋而紋稍粗。
暗細羅紋羅紋雖細，晦而不露，紋理隱隱，石色微青黑。
刷絲羅紋石紋稍疎如刷絲然。
金花羅紋羅紋地上間以金花亂點，大細不常，如畫工銷金。
金暈羅紋金暈數層，如林畫者，或暈如卵形及杏葉，皆重疊數重。
金星羅紋細金點如散星者，有金抹如眉子者，有黄抹金紋長短不定者。
算條羅紋比刷絲紋理踈而粗大，正如排算子。
角浪羅紋直紋數路如角浪然。
細棗心無羅紋而石紋兩頭尖如棗核。
粗棗心較細棗心而粗。
泥漿細羅紋而尤温潤，出羅紋下坑。
松紋羅紋縱理如松紋。
紋絲羅紋如手指紋。
古厍羅紋較角浪紋精細而立理。
卵石羅紋有暈如卵形。
雨點羅紋又名烏釘羅紋，即濟源坑之水步石，紋理如刷絲，間以雨點而色質淡慢。

裏山羅紋一種。

金星疎慢

粗羅紋稍細者易爲磨墨，細羅紋稍堅者最能發墨。或者以易磨墨爲發墨，非也。惟蔡君謨論得其要，墨在硯中隨筆旋轉，滌之泮然盡去，此乃石性堅潤，能發起不滯於硯耳。若刷絲、松紋、角浪皆以其理疎易於磨墨。至於金星之類乃其餘事，自有優劣，獨泥漿一品較之諸石紋理細密，富於温潤，但多不甚堅實。瓜子羅紋紋若瓜子，此最佳者也，出水波坑中，幸而得之，不可期。

金星紋三種

葵花
金暈
金星

廬坑一種

青色緑暈

眉紋、羅紋俱有金星，惟審石質之高下，金星乃餘事耳。且金星有隱者、現者，總爲石中寶光，大抵隱者其石質尤嫩。

石病

雞脚如麻石黯色，類雞脚印行迹。
烏肫有痕如木葉，若肉中胜也。
隔路如墨痕，如蚓迹行路。
浪痕偏纏如布帛紋，其色或淺或深。
黑色贅子若烏豆狀，隱起礙手，鞵藏於石中，或開之乃有大墨。
搭線斜紋若硯斷裂者。
硬線有起處隱手，雖良工亦不能礪平也。
斷紋有紋兩不相着。
塵孔石上有微塵孔者，乃石之膚也。
黄爛土中石皮也。

硯以瑩净爲先，小有痕線皆不甚貴。龍尾各種俱佳，每多間以石病即爲白璧之瑕。至眉子文質尤美，於他種而惟此痕線偏多且有檢之無疵，及製之則有微疵者，非什伯不得一二完璧，是以稱難稱絶。人每謂歙亞於端，蓋只見其疵者，或如後載之僞者，而未見歙之真與全耳。

修斲

硯斲初成，先以蠟塗内外，蓋與石相益，須借此則温潤光潔可愛，於石殊無損而便於洗濯，不惹墨漬。初使以生薑汁塗研處即着墨，今人多不知此，云是瑕

病，以墨蠟蓋滅痕璽，又云不發墨光，始初磨墨兼帶少蠟滯暗墨色故也，使三五度則無此病矣。又出墨色者便使益好多漬難愛護，欲着手氣必成痕迹，故人多用蠟，蓋免此患也。硯須每日洗浣，去其積墨敗水，則墨光瑩澤也。按：古用蠟法是矣，今以黑漆拭之不留迹尤妙。再查蠟滑漆澁，幾掩石質，不便初用。莫若底與旁用漆，正面拭以胡桃油，則石質顯而初用利矣。此爲正法補録。大抵攻琢貴精，治之不盡工，雖有佳石亦常硯而已。每得一石，以鐵鑿擊之，候其聲清圓，乃可攻治，度其所宜，然後製樣，須令人捧，不然内諸稻穀中欲其不實也。

蘇易簡云：硯有薄如紙者，蓋以薄爲利用云。

名狀

端樣　舍人樣　都官樣
玉堂樣　月樣　方月樣
龍眼樣　圭樣　方龍眼樣
瓜樣　方胡蘆樣　方辟雍樣
八角辟雍樣　馬蹄樣　新月樣
鐓樣　眉心樣　石心樣
瓢樣　天池樣　科斗樣
銀錠樣　蓮葉樣　人面樣
毬頭樣　寶餅樣　笏頭樣
風字樣　古錢樣　外方裡圓樣
筒硯樣　蟾蜍樣　辟雍樣
方玉堂樣　尹氏樣　蝦蟆樣
犀牛樣　鸚鵡樣　琴樣
龜樣　補録一品樣　三台樣
東坡案頭方樣　鼎樣　銅雀樣
宋東井樣　太極圖樣　亞字樣
天然樣　隔水淌漕樣　螃蟹樣
鵝樣　鐘樣　竹節樣
井田樣　欽風字樣　唐高貢樣
插手樣　蕉葉樣　天雞樣
梧桐樣　鷹樣

以上並擇取樣製古雅者，餘數名雖多種，狀樣都俗也，不取。

硯之形製不一，古人有以蚌爲之者，取其適用而已。舊有古端樣，並世傳晉右軍將軍王逸少端樣，皆外方内若峻坂然，使墨下入水中，至寫字時更不費研磨之工，今之端樣蓋其遺法也。或有爲硯板、硯鏡之類，微坳其首而已。或直用平石一片，別以器盛水，旋滴入研墨，以此知今人不如古人書字之多耳。

評訂

石何爲貴？發墨爲貴。發墨何爲貴？以細潤發墨而不燥不滯爲尤貴。論者執以端溪無尚，前載蘇子《龍尾歌》並歐陽子《辨硯説》已有確証，不爾盍取所鍾，以上兩端較之，則優劣無難立見。

凡石質堅者必不嫩，潤者必多滑，惟歙石則嫩而堅潤而不滑，扣之有聲，撫之若膚，磨之如鋒，兼以紋理縐縵，色擬碧天，雖用積久，滌之罄無墨漬，此其所以遠過於端溪也。

眉子坑、羅紋坑並産羅紋山，二者俱佳，而羅紋稍遜於眉子，説者以羅紋爲最，蓋指其山名云。

辨僞

曹繼善云：歙縣出刷絲紋硯甚好，但紋理太分明，無羅紋間有白路白點者是。愚蒞歙已久，品石不計萬千，從未見邑石有堪作硯者，此仍承訛踵謬，前序已辨之明矣。

黟縣石色青黑，堅潤有聲，間以金釘，乃石瑕也。硯工混以金星歙硯名，然其質滑甚，磨久將穿，而釘如故，實石中下乘。愚初至新安幾爲所誤，及考龍尾真僞始辨，乃今之文人學士猶有指此爲歙，且以之家藏珍重者，惜乎歙誣矣，而學人何以自許。

祁門縣出細羅紋石，酷似泥漿，但石理稍慢，不甚堅，色淡易乾耳。此石能亂真，人多以爲婺源泥漿石，當須精辨之也。

玉山縣童家坊去龍尾二百五十里，産石可作硯，能發墨，但其色淡青欠瑩潤，土人斲以紋理微者充羅紋，以紋理顯者充眉子。此等甚能亂真，彼耳食者不詳來歷，惟貪價廉，購製盈篋，以爲奇貨，現與龍尾並行，實有珠目之混，識者急宜留心甄别。

德興縣大安地方去龍尾一百六十里，亦産硯石，俗名刷絲，其紋横，理如眉而不活，間有雨點灑墨斑，質滑色淡，亦與眉子混行，大抵兩山皆龍尾之

支云。

常山石多種，青黑兼金星者肖黟而無聲，亦僞歙。餘肝色、緑色並開化石如玳瑁、浮梁之紫石不一。

附辨歙端法

端之堅老者如馬肝、蟲蛀、火烙文等，易發墨而粗，細嫩者如焦葉白、青花、鳳眼等發墨細而稍緩，久用則退鋒，且墨滯於石，滌之不去。惟歙之眉子、羅紋各種愈嫩愈發墨，有細潤如玉者發墨如汎油，並無聲，久用不退鋒，墨亦不滯於石，雖積數十年，一旦滌之其質立見。欲辨高下惟將端、歙並置案上，以一器注水研之，記其數熟少熟多，則發墨之利鈍可見，研畢以盒覆之，閱時日啓驗其墨孰乾孰濕，則石之潤燥立明。

李光庭《鄉言解頤》卷四《物部上・煖硯》 筆硯精良，人之樂也。冰炭制化，硯之災也。當得意疾書之時，而水丞腹堅，石君面皺，能無興阻？世之爲煖硯者，店鋪用鐵硯，書大字者翻用瓦罐蓋，謂之墨海，其下皆可貯火。昔在內閣時，有以錫匣硯空其下以貯熱湯者。余曾得有柄古銅斗，廣二寸許，高如之，携作煖硯，頗適用，有句云：「軟塵香土雪花霏，薇省冰窗筆結紐。以湯貯斗硯墨融，起草拈毫心應手。中書老矣走風塵，悔不携君飲江酒。」云云。又六十年前冬月潞河小試，有以火酒磨墨者，人曰字色較白，不如清醬，試之果然。或曰淺淡質白，文家所忌。今加作料，氣味自當深厚，高列無疑。「何人執筆效公權，處處冬烘理硯田。石出老坑才脱劫，墨蒸熱海又薰天。半穿青鐵重歸冶，一縷紅絲竟欲然。倘遇段維吟興發，眼前煎餅認匀圓。」

李光庭《鄉言解頤》卷五《物部下》

永安甎　開元瓦

近日瓦當硯甚多，僞者大半，甎硯較少。以造室之物爲硯，似乎穿鑿，然陶泓之號，由來舊矣。果其字體分明，文理堅緻，勝於劣石，且有古意。數年前，劉寬夫侍御贈甎硯，方五寸，壁篆「永安」二字。己酉正月，於廠肆得唐瓦一塊，長尺有五寸，厚寸許，中鑿微凹，左鐫「開元十一年梁昇卿摹」九字。《儒行》有「瓦合」，俗以士子制藝爲敲門甎，甎瓦爲硯，固其所也。數番引玉愧投甎，贈我陶泓勖悦研。無極銘殊千歲瓦，永安文合五銖錢。促趺執卷留陳迹，視景趨公憶昔年。幾度摩挲遲著墨，壓茶炊餅共垂涎。病身肯負上元宵，購得開元硯一凹。與我不妨爲瓦合，問渠曾否作甎敲。有文幸免空腔誚，無罅休占敝甕爻。二尺陶泓千歲久，青銅三百未虚抛。

江登雲、江紹蓮《橙陽散志》卷末《備志》 硯石出婺之龍尾山，而曰歙硯，以婺固古歙州地也。至謂産歙獄井中，則誕矣。蓋土人稱石之腴美者，曰肉石，稱硯坑曰阱，因誤以爲獄井耳。

沈心《怪石録》 蘊玉石，産益都縣淄水中，色青黑，質堅，昔人多取以作硯。

蘇軾《雜記》：淄石蘊玉硯，發墨損筆。

米芾《硯史》：青州蘊玉石，理密聲清，青黑色，白點如彈，不著墨。

高似孫《硯箋》：淄州金雀山有蘊玉、金星二石，中硯。按：蘊玉石産淄水，續古誤爲金雀山。

《皇宋類苑》：淄州石門澗石青黑，相錯如雜銅屑，理極細密，范文正公居白山以爲硯，發墨類歙石，久則裂。

張卯《淄硯銘》：泰岱之靈，淄水之精，龍賓爲友，觸石雲生。

金雀石，産益都縣金雀山，色紺青，質堅，宜作硯。

唐詢《硯録》：金雀山石紺青潤密，叩如金玉，用墨不逮歙。

邵雍詩：銅雀或常有，未嘗見金雀。金雀出何所，必出自靈嶽。翦斷白雲根，分破蒼岑角。水貯見温潤，墨發如鑱削。

紫金石，産臨朐縣沂山下土中，色紫如端溪東洞石，質堅，作硯頗佳。

唐詢《硯録》：紫金石出臨朐，色紫潤澤，姿殊下。

《米芾帖》：紫金石與石軍硯無異，唐端出其下。

《李廌帖》：晚唐競取紫金石，芒潤清響，國初已乏。

紅絲石，産臨朐縣黑山，質甚堅，其文理詳唐詢《硯録》。

唐詢《硯録》：「紅絲石紅黄相參不甚深，理黄者絲紅，理紅者絲黄，其紋匀徹。石工蘇懷玉言州西四十里，盤折而上五百餘步有洞，狹容一人，洞前大石敧懸，石生於洞之兩壁，洞口絶壁有鐫字，唐中和年采石所記。蘇公得石四五寸，旋加磨治，文華緻，聲清越，墨膏浮蒸，濡如露，異於他石。一日洞門石摧，遂絶。」又：「紅絲石宜銀匣，氣澤蒸溼，墨色不乾。」

歐陽修《硯譜》：紅絲石須飲水，乃發墨。

《蘇軾帖》：紅絲發墨，謂勝端則過。

米芾《硯史》：青州紅絲石，大抵色白而紋紅者慢發墨，亦漬墨不可洗，必磨治之。紋理斑石赤者不漬墨，發墨有光，而紋大不入看。慢者經暍則

色損，凍則裂，乾則不可磨墨，浸經日方可用，一用又須滌，非品之善。

《蔡襄帖》：唐彦猷以紅絲石爲天下第一石，有脂脈助墨光。

李之彦《硯譜》：蘇易簡以青州紅絲石爲第一，斧柯山第二，龍尾石第三，餘皆在中下。紅絲石須飲水使足乃可用。

王闢之《澠水燕談録》：唐彦猷嘉祐中守青社，得紅絲石於黑山，琢爲硯，紅黄相參，文如林水，或如月暈，或如山峯，或如雲霧花卉。自有膏潤泛墨色，覆之以匣，數日不乾，彦猷作《硯録》品爲第一。

杜綰《石譜》：青州紅絲石産土中，其質赤黄，紅紋如刷絲縈繞石面，而稍輭，扣之無聲，琢爲硯先以水漬久，乃可用。蓋石質燥渴，頗發墨。唐林甫彦猷作《硯録》，以此石爲上品。

王世貞《宛委餘編》：古硯皆心凹後稍平正，未有凸者。始自唐彦猷作紅絲辟雍硯心高，至作馬蹄樣亦心凸，援毫則非便也。

李良年詩自注：秣陵鎮人從土中見石函如古銅，剖之得圓硯，黯然而澤，銘凡十六字：紅絲青石，墨光洪璧，資我文翰，王砯堅質。末有道蘊二字。按此當是紅絲石硯。

罷磯石，産蓬萊縣海中罷磯島，琢以爲硯，甚佳。色青黑，質堅，其有金星雪浪紋者最不易得。

唐詢《硯録》：登州駝基島石，色黑，羅紋金星，發墨類歙。

石末，出濰縣，以濰水中石碾極細末，復漂浄，陶爲硯，故名石末，自唐時已重之。

蘇軾《雜記》：公權論石末云「墨易冷」，世莫曉其語。青州易得無足珍，唐人作羯鼓鞚，豈硯材乎。

《蔡襄帖》：青州石末，受墨而費筆。

歐陽修《硯譜》：青州、濰州石末皆瓦硯也，其善發墨也，非石硯之比，然稍粗者損筆鋒。石末本用濰水石，故唐人惟稱濰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尤擅名於世矣。

《太平御覽》：柳公權評硯，以青州石末爲第一，言「墨易冷」，絳州黑硯次之。

李之彦《硯譜》：青濰州石末皆瓦硯也，柳公權以爲第一，當時未見歙石，以爲上品耳。

高似孫《硯箋》：公權記石末硯墨易冷。或爲冷，堅磨力兩剛拒，必熱而沫。磨墨如病兒，貴其輕也。唐中世未甚知有端、歙，當是以瓦質不堅，磨墨無沫耳。

王世貞《宛委餘編》：柳公權蓄硯以石末爲第一，絳州者次之，後始重端、歙、臨洮。

袁樹《端溪硯譜記》 肇慶，古端州也。端溪在德慶州界，溪近端山，故名。大江之水發源夜郎，徑牂牁、鬱林、蒼梧、灕江會端溪而下至肇城，統名端江，由羚羊峽以入海。峽之迤東右側第二山，硯坑在焉。考唐柳子厚謂：端溪石至妙益墨，青紫色者，可值千金。李長吉有《青花紫石硯歌》，謂端州匠巧如神，端石之重由來久矣。坑在江側，登岸百餘武，即達洞門，由山根穴墜而深入。其取水之法，詳見《曝書亭集》。入洞里許，有兩石横亘，中通一穴。入則仰卧先以足，出則俯卧先以首，名磨胸石。再入爲梅花椿洞，初劈時存石爲柱，以防傾陷，後人并取其柱易以巨木爲梅花形也。椿左側爲老東洞、大東洞，石色黄，眼作牙色。右側爲老西洞、大西洞、小西洞，石色白，質細嫩，罕有眼，間有眼者作碧色。由二洞深入爲老中洞，多天青色，無蕉白，眼亦青。三洞之石惟西洞爲最，而大西洞尤佳。西洞之石其質分四層。第一層名天花板，色紫赤，多斑釘；第四層名底板石，色青黑，多斑剥筋紋，間有浄者，面作蜒蚑光；惟二層、三層質細膩而輭堅，色融和而光潤，蕉白、青花、黄龍、火捺、冰紋、魚腦、麻雀斑、米鼻注、玉帶、鳳涎、水蛙、鏖金、硃砂、翡翠、無美不備。惟水線、斑釘横斜交錯，且質嫩多驚紋，觸手迸裂，求數寸完璧不易得。中洞之石久已罄絶。西洞自康熙年間采鑿都盡，蔽於蓁莽者又數十年，世之所得東洞爲多。大概端州之石多具硯材。由硯坑側登山三四里，名屏風崖，亦有坑，俗名坑仔崖，即新水坑也。蕉白、青花各種俱備，最多眼，眼色緑且無水線，以貌取之，猶在老坑上。新坑之側有飛鼠崖，坑各種皆具，惟扣之有聲。距峽東二十里横查司對岸有坑，爲東坡所開，名老蘇坑，石色亦全備，其音響尤甚。近老蘇坑一山名龍尾坑者，最多眼，皆水坑也，惟用久即拒墨。又坑仔崖側有坑，亦名新坑。郡城北七里許七星巖後有盤古坑，開自宋時，因名老宋坑，色作豬肝色，佳者名豬肝凍。其旁又有新坑，名新宋坑，石紫色，其堅滑更遜老宋坑。又峽東南五里許，鼎湖山後有錦雲坑，石色黄赤，多黑眼，及松木虎斑紋，名錦雲端，皆旱坑也，多拒墨，土人重眼，遂多贋工，儼然鸜鵒，而板滯乏生動，甚無取也。石以水坑爲佳，無音爲最。惟西洞者潤澀相

兼，久且益墨，雖取裁過薄者，扣之不能無聲，然審之不作銅音、瓦音，即斑紋交錯者，其飲墨終遠勝他石，此其所以爲寶歟。乾隆庚子歲，孫廉使春巖公監司肇羅道，開采西洞，方涓吉啓穴，雷雨暴作，穴中煙霧蒸騰，工不得入，乃爲文祭告山靈，越三日始息。每日用汲水工二百名，厚給工價，晝夜更汲，自九月初一日至十二月十五日方涸水見石。越歲辛丑三月朔，忽有虎來穴前，攫食犬彘，日夕守卧，任驅不去，似有呵護狀，而穴中春泉亦湧發，工不能施，遂止。山川之寶，造物所靳，豈偶然哉！余於夏五始臨郡，下車即訪求石友，已爲大力者羅致無遺。峽爲入省要津，月一再度，恒低徊於溪閒不能去。壬寅冬，方伯鄭公復捐俸開采，命余董其事，獨啓大西洞，惜興工較遲，閱癸卯正月既望始涸水見石，未市月春泉驟生，獲石無幾，而完璧尤難。迺聚先後所獲石，規之範之，各就其材，得硯大小百二十方，惜今之粤工類多匠氣，雕琢巉頑，未克供坡老鏤銘，繁欽作頌。顧念希世者貴，登席乃珍。老坑自此番開閉後，水深石盡，坑闊洞危，將不可復得。故以天地人物分列四等，凡老坑之盡美無疵者，品居天字；新坑之質色俱美，未忍下置者列爲天二，以別之；老坑之瑕瑜互見者列爲地字；其稍次與新坑之佳者列爲人字；雜坑諸石統列物字，並圖形爲譜。有最賞心者聞爲之銘，愧不能追孝肅之清風，投硯成渚。他日歸舟不名一錢，而妄呼萬石，以視到溉之移南宮之袖，當更爲千古一噱耳。譜既成，因爲之記。

和珅《欽定大清一統志》卷五七《蘇州府四》 巉村硯。《姑蘇志》：出靈巖山下，石硯佳者，不減歙材。

和珅《欽定大清一統志》卷一三一《兗州府三》 尼山石硯。出曲阜縣尼山，文理精膩，亦稱雅品。柘硯出泗水縣柘溝，其地産赤填瓶盎，亦可爲硯，滑潤如石，謂之柘硯。梁公硯出魚臺縣，其地善爲陶硯，文理潤膩，面色碧緑，謂之梁公硯。

和珅《欽定大清一統志》卷一三七《登州府》 硯石。《明統志・硯石》：蓬萊縣海中巖磯島下出，名羅文金星硯，又有雪浪石。

和珅《欽定大清一統志》卷一七五《陝州》 瓦硯。《唐書・地理志》：虢州貢瓦硯。《説郛》：虢州澄泥硯，唐人品之，以爲第一，硯理細如泥，色紫可愛，發墨不滲。

和珅《欽定大清一統志》卷二〇〇《鞏昌府》 硯石。洮州廳出。

和珅《欽定大清一統志》卷二一一《階州》 雲石硯。《郡志》：出階州。

和珅《欽定大清一統志》卷二三三《衢州府》 硯山。在常山縣南二十里，出紫石及金星石，皆可作硯。《明統志》：常山、開化二縣出。

和珅《欽定大清一統志》卷三四六《肇慶府》二 硯。《寰宇記》：端州出硯石。蘇易簡《硯譜》端溪有斧柯、茶園、將軍池同是一溪，惟斧柯出者大不過三四指，最津潤難得，茶園次之，將軍次之。葉樾《端溪硯譜》：肇慶府東三十三里有斧柯山，峻峙壁立，下際潮水。自江湄登山行三四里即爲硯崗，先至者曰下崗，中有泉，雖大旱不涸。又上曰中崗，又上曰上崗。自上崗轉山之背曰龍崗，自山之下分路稍東至半邊山諸崗，西南松溪而上曰蚌坑石。以下崗爲上，中崗、龍崗、半邊山諸崗次之，上崗又次之，蚌坑最下。

朱棟《硯小史》卷一《端州二十六品》 古人用硯最重端州，有上中下巖之分，南北壁之異，東西洞之目，新舊坑之別，水旱巖之殊。讀自宋以來諸公譜，其議論評斷殊異所聞。巖石開自李唐，先取中巖而後下巖著，下巖最老之坑竭於慶曆。陳公密水口旋開，治平中巖仔重闢，此皆趙希鵠指爲中巖新舊坑，南北宋諸公即以此爲下巖者也。元則不能考，曾設官專轄守坑，盜石比竊盜。有明一再開於永樂、宣德、萬曆，未幾罷去，然例禁尚嚴也。本朝文治極隆，精華屢發。或探原穴以求珍，或闢别巖而取石，以今所見，合古所云，可互證而不必盡同。要以水巖發墨爲上品，於是稽其時代，敘其巖坑，詳其品目，定其妍媸，考其初開、既竭之本末，明著於編，疑者姑闕，好古之士欲取而藏之，是可稽焉。

龍巖

葉譜云：自上巖轉山之背曰龍巖。龍巖爲唐人取硯之所，後下巖得石勝龍巖，龍巖不復取，石色深紫，眼少。

高似孫曰：龍巖石深紫，類中巖、半邊山。

王漁洋曰：上巖之背曰屏風巖，石質堅勁，最發墨，然肌理粗燥，損筆，亦稱龍巖石。

高固齋曰：屏風石如猪肝曝於風日，粗燥不堪。

丁寶夫曰：唐宋古坑硯共有十餘品，最老者曰龍巖，曰汲綆，曰黄圃，龍巖最佳。

將軍坑

米南宫曰：斧柯、茶園、將軍同一溪，斧柯絶難得，茶園次之，將軍又次之。

《硯録》曰：當宋初水巖未開，於七星巖北將軍嶺下取石，名將軍坑。石黑無眼，質亦粗。

下巖舊坑漆黑卵石

趙希鵠曰：色淡青，微黑如漆，細潤如玉，有眼六七相連如星斗。此卵石，扣磨俱無聲，當時已難得，慶曆間竭矣。

下巖舊坑青花子石

趙希鵠曰：此亦卵石，去臙方得材，色青微黑而帶紫，細潤如玉。有花點如筋頭大，或白點精瑩如星，水濕方見，扣磨亦無聲。以上二品並産於最老之坑，深水之底，發墨如油泛，逾月不乾，久用不鈍，滌之泮然。南唐時已少，至慶曆間竭矣。祇此舊坑産二品石，別無新坑。所謂新坑蓋元坑竭而別開者也。

水巖舊坑紫石

宋無名氏譜曰：巖有兩口，中通，故名水口，陳公密所開也。北壁石背爲泉水所浸，蓋泉生石中，非石生泉中，其潤可見，眼正圓，五色暈十數重，具瞳子。南壁係泉水半浸者，稍遜北壁，眼暈亦淡。北壁深莫測，工不復采。南宋所有下巖硯，唐五季宋初時物也。欲求下巖北壁石者，往往於泉水石屑中得之。若南壁尚可采，然崇觀以後亦罕得矣。

趙希鵠曰：色紫如新嫩肝，細潤如玉，眼如緑豆，純淥無暈，或具白絛紋如線，此卵石外絡黄臙，扣磨無甚聲，久用鋒不退，發墨異常。仁廟時亦竭。

米史云：穿洞皆水，治平中貢硯，取水月餘方及石。石細，聲清越，眼圓，碧暈明瑩，嫩甚者如泥，無聲，不著墨。清越者温潤，著墨快，不熱，無泡，良久微添，若油發豔。巖深費多，硯直不補，近年不復取。聞仁廟前賜史院官多此石，以後歲貢，惟上巖而已。

《皇朝類苑》云：石色深紫，襯手潤，扣之清遠，有青緑，暈圓小而緊，曰鴝鵒。采於水底，最貴重。

高似孫曰：紫如猪肝，密理堅緻，瀦水發墨如玉，磨無聲。

高深甫曰：峽將盡，岸南山坳有洞，書宋治平四年差太監魏某重開。土人名曰巖仔，其石聲泠泠，久磨能滑。

永樂重開水坑

陳道山曰：永樂中遣中使采水巖西洞，石細潤發墨。明初斧斤不輟，今已鑿穿。

成化重開水巖

錢黍谷曰：水巖開於成化中，此開之最後者，得石最難，至中原者絶少，中州士夫亦罕見之。舊有二穴已坍，北鑿一穴以入，取石之處已抵於江數尺矣。排坐用七十餘人月餘而水始涸，此水巖之所以難得也。其石聲不錚錚，色不純匀而無不純之痕，石無紫赤如猪肝者，紫中微帶淡白淺青之色。其紫處有中濃外淡，或圓如錢，或散成片者，俗謂之火捺。淡白處如雲如烟無定形者謂之蕉白。又有青花、黄龍等紋。佳處原不在此，總之色如霞光雲氣，遠望紛積、近視無較然之痕，其質膩滑而潤，比他石稍温，撫不留手，可以暗中摸索而得，江南惟曹秋岳巖伯玉可與論此。

萬曆重開水坑

王宇泰曰：今世所傳宋貢硯非下巖石，至我明萬曆二十七年奉詔開采，使蛋人泅而取之，則硯生其中，有黄臙如玉璞，鑿見硯材，百不得一，於是下巖石始復出世。又云：硯材多石璞，去臙方得，有至心皆粗石不可硯者，其如霞如錦如水波紋者，百千中之一二耳。又云：今日所得直追中唐，遠出宋硯之上何啻千百倍，亦一時之盛。蓋硯之發墨以用久不退乏爲貴，今世所有古端硯，雖光如鏡面，而以墨試，索索而下覺有芒，用久不乏者多唐末宋初物。至盛宋時巖穴閉絶，無此種。於硯則重古，於墨則重香，俗子之見。

高固齋曰：從巖仔坑東有洞，廣如屋。舊時開坑，石工所棲。東有小山圓阜，下爲水巖，折上數十步，有萬曆二十八年差督理珠市舶内官監太監李鳳紀開坑封坑月日立石。

王漁洋曰：下巖出水南北壁皆曰中巖，北壁勝南壁，以其險仄，故北壁佳者尚有數處。土人選壁作穴，漸入漸小，只容一人，深入數十丈，窮日之力才一二硯，皴圻砂蝕者多，間有醇似下巖，惟潤不及。南壁堅潤相似，坼裂砂線更多，即有清醇氣韵而質稍嫩，三四年後鋒退滑不發，須柔石更磨治之，萬曆中所采皆此石也。此與上巖都在宋坑洞口之内。

初重開水巖老坑

曹秋岳曰：入水爲下巖，稍高爲中巖，山頂爲上巖，以有眼青花爲上。青花非雲非霞，若星若霧，紫氣黑章，駢跗疊萼，花聚之處，可察眼路，然有花繁而無眼，未有無花而生眼者也。其次爲無眼青花，石必尚紫，紫必尚花，元章論硯語也。又次爲純紫，石剛不過拒，柔不受刓，悦澤如美人膚，清空如雨後天，不泥一形，不偏一色，石家極則也。又次爲蕉白，石絀，水滋色澹，細嫩之極，與墨相親，嫌其過柔，久則剥落。粤人最重此品，以數十金售之。

高固齋曰：洞臨江口，入洞西轉至正洞，容工二十人，石上上。東洞次之，西洞又次之。土人皆名老坑石，凡三層。上層近山多砂，透漏如蟲蝕，曰蟲蛀，其質微遜中層，常有翡翠拉雜并火捺、蕉白。其絶品東瓜瓤青花及眼生蕉白之下，石工所名下層石也。又有麻鵲斑紋，成魚凍，或如唾涎，亦有眼，眼中瞳子含砂多脱去。此石時有蔚藍者秀色可餐，不多見。下此爲底板石云，舊坑皎潔比紈素，此與竹坨合。近坑白中雜出青花也。眼亦各異。正洞眼赤圓如珊瑚鳥目，石嫩眼侵土氣者如象牙，其瞳分明，亦足賞。東洞眼碧，暈數重，曰鴝鵒，圓正明媚者不易得，他洞偶一見之。西洞眼黑，圓瞳，一黍如豉。正洞下層第一，入手温潤柔膩，有生氣，鮮潔蒨麗，磨與墨相親。東曰飛鼠，亦在水中，石微不及。

《石語》云：水巖匍匐而入至五六丈爲正坑，從正坑右轉數丈爲西坑，坑門最小，從其旁入爲中坑，從左坑左轉十餘丈爲東坑，東坑外即大江矣。石三層，上層稍粗，中層多鸜鵒眼，下層在水底，多破碎，不受斧鑿。凡西中東三洞，皆蕉白火捺，而東洞尤美，以有青花，微細如塵，隱隱浮出，或如蟻虱脚者爲上，麩點成片者次之。石極細乃有青花，青花石之精華也。火捺、蕉白石皮亦有之，青花粗者亦巖底最下一層石，不足貴。大抵上下四旁皆不精，中層純深秀嫩，一片真氣如新泉欲流，又如雲霞氤氳，温柔長煖，斯爲石之髓，停墨不乾，墨着筆端即起積痕細薄，披之即脱，發墨如雲氣蒸湧，少研輒滿。又云：唐宋古硯大率老新坑十餘種，落墨而不發墨，不如水巖之美。水巖在老坑内，治平中於此采硯，初至爲西洞，石無眼。又入爲下巖，宋所開，名康子坑。又入爲東洞，康子之前爲南洞，多蕉白，其後爲北洞，石彌純粹。青花以秋雲綿密如水波微塵者爲上，眼以活而分明有黑睛非肉非淚非死者爲上。

王新城曰：宋坑以此巖爲第一。巖在水中，色如羊肝，温如紫玉，時有緑點或緑筋如黄不雜，銀線不帶油暈，無穴蝕皴坼而氣韵深厚，隱隱有光，扣之清越，撫之水流，其眼圓大，淺青深碧相間，時帶黄赤暈數重，亦有不作眼者，皆希世寶也。更有純隶無暈者，不多見。此種石皆發墨不乾，歷久不滑。

竹垞曰：端石皆可製硯，惟水巖最貴。羚羊峽勢將盡其左折而北趨有山曰朝天巖，端溪之水出其陰，溪長一里許，廣不盈丈。自水口北行三十步有穴，窺之，止容一人。俯伏捫而入，積水灌其中。凡取石必先以瓠汲，自内而外若傳杯然，水既涸，熬豚膏然燈由穴入，中漸廣，分三塗，穿洞半里抵巖壁，日役不過四十人。巖高三尺，石分三品。上巖者，質純而艷，色微紫；中巖者，質潤而凝，色漸青；下巖者，質淡而細，色近白。皆有眼如鴝鵒，有青花如蘋藻，試以墨如熬釜塗蠟然，斯爲發墨。

高小琴曰：巖不論中下，坑不講舊新，果出水中，别有一種，雅韵細潤，發墨始終不滑，不待試而知。

吴公重開大西洞吴淞巖官肇慶太守，乾隆癸酉重開水巖作紀。

吴淞巖純年曰：肇慶城東三十里之羚羊峽，高數十仞，坐東北向西南，左抱諸巖，右臨江水，端溪一道前繞入江。硯坑洞門在半山之下，蒲伏迤逦而進即小西洞，再進爲正洞。而至大西洞，洞勢微高，開鑿年久，中如大屋，自洞口至底相懸約二十八九丈，每隔三尺排坐一人以遞水，開至東洞須坐四十餘人，至西洞須坐八十餘人，方得水乾。其采石之法一如運水人數。坑巖原分三層，下爲上品，但巖洞年久深遠，惟冬月水涸時可采，而運石車水先須兩月有餘，一至春水發生，技無所用。坡翁云：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繩，以出斯珍。洵乎，開采之不易而老坑之所以可貴也。又云：宋以前所開諸坑今已無石，間有之，石色紅紫不發。惟今之水巖爲老坑，凡四洞，其小西洞及正洞已枯竭，而東洞石質亦粗燥，故今之水巖石必出自大西洞者佳。大西洞亦分上中下三層，其質各異。上層衆美畢備，惟色澤遜潤，落墨易乾；下層石多水紋，面背迸透，且雜砂釘，難求全璧；中層爲石之腴，青花、蕉白之爲美，其大彰明較著者，或有翡翠與雛鴝眼，或水波、水裂紋，亦大西洞石之美者。其瑩潔無疵，罗衆美而色較青，名天青色，此大西洞稍上之石，他處無有，亦上品也。要之，石果出大西洞者質必細膩，襯手潤，與墨相親而無叛，扣之沈著，日光照耀無形，爲諸坑所不及。

高小棄曰：端溪之南第一峯第一坑爲水巖，中間爲虎坑，第三坑爲文殊坑，水巖之上爲屏風，背爲朝天巖，爲巖仔，爲新坑，爲宣德巖，凡五處。從第一坑而入，峽北爲亞婆坑，峽南爲黄坑，峽口東爲梅花坑，皆不如水巖。水巖之石，皆不如大西洞。

楊公重開大西洞

高桐村曰：乾隆丁酉楊公景素總督兩廣，用三千餘金開大西洞。石色淡紫，眼具鴝鵒，多水波、水裂紋，雖新琢之硯，細潤不乾，且極發墨。另有一種澹青如羊肝石者尤不易得。

中巖舊坑石

葉譜云：上巖、中巖皆在山半，上巖之穴陟而取石，中巖之穴或陟或降。

《古硯辨》曰：色澹紫，眼如鴝鵒，重暈緊小有瞳子。石老者叩之有聲，嫩者無甚聲，磨之則微有聲。石有枯潤二種，雖難得，久用鋒退，必假磨礲。今此品已極少，百硯中見一二耳。世人見其希有，又目未見古坑石，遂以此爲下巖硯，不知此石已低却下巖三等矣。

高深甫曰：中巖石色灰紫，眼大而暈少。

《端硯譜》曰：中巖南壁石與梅巖同而稍勝北壁石，與下巖南壁同而少劣。

陳道山曰：中巖在山之半，其坑初脱水，故石質亦細潤，眼亦圓，暈分明，具瞳子。初成亦極下墨，與水中石無異，試以墨微嫌其滑，反不如新開水巖之如膠似漆爲堪用也。嘗得黄涪翁遺硯，下有銘曰：南離所産，中巖之精。其妙悉如前所云，而終嫌其滑。後又得二宋硯，及他處所見不下十餘方，其至佳者亦如此，可見脱水之石未免外潤中乾，今人惟古硯是珍，尚非真賞。

上巖舊坑石

唐彦猷曰：端溪以上巖爲最精，眼之美者紫緑黄三重，多者八九重，圓若畫成者貴，大者尤稀。色正紫微青，潤無芒，叩無聲，此近水者也，其色微紫而不深重，近日視之似有芒，扣有聲，此巖壁之石，最發墨，惟材之大者更難得，方六七寸而無病脈者已少。比歲所貢方硯五，皆鑿去眼，恐異日復求不可必致也。

米南宫曰：上巖在山上，石性乾，紫色深，理粗性硬，眼黄不圓。其巖深處間有潤者，終不如下巖妙也。有著墨者，初用半月前甚快，蓋細砂石所發出理也。半月後生光撻墨，又須以柔石發之，已而復然。拒墨者，雖新成便拒墨，此等石扣之皆堅響。

葉譜云：上巖有三穴。上穴曰土地巖，以土地祠居其上名焉。中穴曰梅樹巖。下穴今石工以爲中巖是也。下穴兩口通爲一穴，皆中巖也。可與前中巖參看。土地巖亦有兩穴，中通，産石黄赤，眼亦如之。梅樹巖石微黄赤，稍輕則帶灰蒼眼，黄緑。

《古硯辨》云：上巖新舊坑色灰紫而質粗燥，眼大，爲雄鷄眼，扣之璫璫，然磨則相拒如鋸聲，久用鋒退，光如鏡面，不堪用。舊坑差勝新坑，今士大夫多藏此品。

高深甫曰：上中巖石皆灰紫，眼暈少而形頗大，謂之雄鷄眼，扣磨有聲，質亦粗礪，即今之端石也。

王漁洋曰：色微赤，質微燥，亦以進御，然不及中巖，亦在宋坑洞口之内。

顧蘭谷曰：唐侍讀《硯録》極稱上巖，知爾時中下漸枯，上巖初闢，其舊坑亦尚近水也。米公距唐幾五十年，宜其粗燥，然尚云巖深處間有潤者，至宋渡南後遂無問津。

典水梅花坑

竹垞云：在三水縣境，産石有眼，方之水巖無異，然逕尺之石多至百數，光滑易裂，特宋人之燕石耳。

王漁洋曰：石帶灰白青色，質理堅燥，有方五六寸而眼至數十者，扁長不圓，名鵝眼。

高固齋曰：碧點長斜，似眼無瞳，每石一片，可得十餘點。

後歷坑

米老曰：後歷石，土人刻作盆、印合、壓紙、兒戲之物，多夾砂，無眼，少瑕。間有極細軟者，發墨不乏，扣無聲，土人不貴，而用實在半邊上巖之上。又《類苑》米帖云：巖石爲甲，後歷爲劣。

《東軒筆録》云：石色青紫，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砂中雲母，乾而少潤，乃後歷石也。

無名氏譜云：後歷山在州北十里，石性軟燥，色深紫微黄。間亦有眼，極類蚌坑，堅潤不及，發墨過之。

高似孫曰：石性軟滲，色紫帶黄，赤眼，類蚌坑，非油蠟不光潤。

王漁洋曰：蚌坑之後山曰後歷，大於蚌坑而更劣。

丁鬨環曰：品在蚌坑上，宋硯中偶一見之，不易得。

西坑石

《事林廣記》云：端溪有上下巖，西坑餘處悉其下。

《硯録》云：石有四，上巖最精，下巖次之，西坑、後歷皆其下也。

《東軒筆録》云：色赤，呵之乃潤，鴝鵒眼，色紫，紋漫，爲大西坑石。

李東谷《硯譜》云：巖石爲甲，石屋次之，西坑又次之。

竹垞曰：西坑石拒墨者多。

半邊山石

《巖石譜》云：在斧柯山下，稍東有大秋風、小秋風、獸頭、獅子、桃花、河頭、

新坑、黄坑等名，諸品石色少灰青，與下巖、南壁、中巖、北壁石相類。

米襄陽曰：半邊山在山之半，石理同上巖，色多青紫近黑，多瑕，眼長如卵。瞎者，中是白點。死眼者，黑點，暈細。翳眼者，或青或黑横亂其間。又多青不成眼，或間道如松木紋極粗者，損筆，而稍細者多乏。

葉譜云：半邊山諸品石色少灰青，但眼暈少。又云：近南者，眼大暈差，少近北者，眼小暈愈少，謂之菉豆。

蚌坑石

葉譜云：石性堅，色深紫，有眼，黄白，或微青不正，無瞳子，雖潤不發，與半邊山相類。

《皇朝類苑》云：三十年前人所得巖石皆蚌坑石，近收者後歷也。又云：蚌石取於澗谷，曰野石，昧者愛其大璞少瑕。

王新城曰：隔峽水西南曰蚌坑，沿山産石，有青、有紫、有豆菉，皆堪作硯，但質枯色嫩耳。

小湘石

宋無名字譜云：小湘倍後歷、蚌坑。

王新城曰：小湘石有銀星不發，止可調朱。

漪雲曰：小湘在州西四十里，石性軟燥，不堪用。

宣德巖

錢黍谷曰：巖開宣德間，産石亞於水巖而勝於老坑。老坑則開於宋，非采鑿既枯，即水深難采矣。

竹垞曰：巖在屏風山半，開自宣德，品在朝天巖上，巖多虎患，年久不采。

曹秋岳曰：石色深紫，堅細發墨，爲山坑中上品。今搜采已罄，絶不可得。

高固齋曰：巖在屏風背下，去水巖二里許，産石仿佛水巖，今難得矣。

黄坑石

王新城曰：石室山之北嶺曰黄坑，色醇紫而微黄赤，温潤細密，惜不甚堅，扣無聲，頗發，然難貯水，宋坑之外以此爲良。

張六花曰：此坑竹垞太史以爲拒墨。

丁淇園曰：黄坑石與上巖石相類。

朝天巖

竹垞曰：朝天巖在今水巖之南，産石易與水巖混，亦有蟲蛀、玉帶、金線。翡翠似矣，恨微黄。黄龍似矣，恨枯燥。焦白似矣，恨糢糊。硃砂斑似矣，恨大眠。

高固齋曰：從新坑西上越水澗隔裏曰朝天巖，石堅實，不滑膩，火捺成結不運，若蠟炬著壁斜斧及燒損几案處。蕉白色、晦氣黄，純潔無痕者亦可貴。

古墝巖

高固齋曰：石似朝天巖，無火捺、蕉白。

北岸坑

高固齋曰：北岸坑曰阿婆，曰白婆墳，石質黯黝不鮮，佳者亦有火撩、蕉白，可亂水巖、朝天巖，惟青花中黄星密灑如塵，眼大於螺，若人張目狀，淇淇無神。

金星石

王新城曰：石出德慶，黑如漆而多金星，亦發，微燥，品在宋坑中巖下，朝天巖上。

錦文端石

王新城曰：北嶺之東曰錦文端，石質堅勁，色青紫，濃淡相間如錦，扣之清揚，甚發墨，然粗而少潤，品在黄坑下。

新坑

高固齋曰：從巖仔坑下度小山曰新坑，其石細潤，微青，蕉葉白亦青。

王新城曰：出宋坑洞口環山皆曰新坑，石色極嫩，淡紫帶白，有油暈，俗贋呼水巖，亦曰蕉葉白，扣無聲，用一二年鋒盡退，今世所貴重，未深察也。又云：自宋坑以西其眼如豆如麻大小，悉圓正。

論曰：世人多稱下巖，其坑早竭於慶曆。自宋及今，屢開屢竭，苟出於深水之底者，獨非漆黑青花之亞乎。他如龍巖、後歷以及近今所闢十餘坑，亦下巖之别派，世並珍之。嘗謂水巖之石初出，當無不佳，久伐漸歸枯竭。諸譜各就所見而語其真，而棟更欲參觀以求其合，乃知既枯之老坑反不及後闢之水巖得用，早巖之宋硯遠不若水坑之新製可珍，此意非深於用硯者不知也。

贊曰：大江前繞，兩峯翠積，斧柯、羚羊對時。南離文明，鍾兹山澤。上下層巖，蛟龍窟宅。南北壁開，東西洞僻。水底千夫，割取寶石。紫比嫩肝，温同古璧。濕見青花，潔凝蕉白。硃砂斑爛，鴝鵒圓碧。此皆水巖，千金難闢。龍巖蒼蒼，開自李唐。宋元明後，選穴成坑。爰求幾片，琢爲雅硯。泉生石中，津輝池面。上應奎躔，中藏百川。大煥文章，象合坤乾。紅絲熟鐵，無此瑩潔。方城温

巖，遂茲迅發。凌歙轢洮，珍爲獨絶。逾月不乾，千古不竭。

朱棟《硯小史》卷一《歙州》 龍尾山，在我邑之長城里。或謂唐開元時葉氏始取石爲硯，或謂南唐後主始開坑，或謂龍尾石産水中，或謂水中本無石，或謂彼處雖有龍尾山，山實無石出。棟自高祖若沖公遷金山，不得至故里而訪之，故皆不論。論其石所謂亞於端溪者，前人之論皆不虚，因次其石品與一切地坑之名如後。

龍尾坑

《新安志》云：龍尾在婺源東南，産石過端溪。

《歙硯説曰》：龍尾石多産水中，温潤堅密，扣之清越，婉若玉振，色蒼黑，亦有青碧者。

《古硯辨》云：色澹青黑，無紋，湛如秋水，以水濕之微似紫，乾則否，細潤如玉，磨無聲，發墨如油泛，久不退鋒，或有隱隱白紋成山水、星斗、雲月象，水濕則見，亦是卵石難得。大者不過四五寸，多作月硯，就其材也。或有純黑如角者，東坡最貴重，不減下巖端溪。然龍尾舊坑雖極細，猶微澁墨，端溪下巖直如鏡盤揭蠟矣，以此爲辨。舊坑已竭，新坑青黑無紋而粗燥礪筆退墨，久用鈍乏，有大盈三尺者。

《歙硯譜》云：龍尾古坑無石，他山皆龍尾支脈，謂之龍尾坑，延蔓百餘里，取不竭。又云龍尾石，端溪之亞。

蔡記曰：龍尾水心石，緑紺如玉，入用。

唐録云：三十年前過金陵，於翰林葉道卿家見一硯，方四五寸，色澹青如秋雨新霽，遠望暮天，表裏瑩潔，都無文理。云得於歙。此龍尾石也，當出於端之右。

歐公曰：龍尾在端溪上，端溪以後出見貴耳。又云：石堅勁，發墨，金星爲貴。石理微粗，手摩之索索，有鋒鋩者尤佳。端溪以北巖爲上，龍尾以深溪爲上。

東坡曰：曇秀龍尾硯，所謂澁不留筆，滑不拒墨者，製以拱璧，闕月爲池，蔣公希舊物。

《石林避暑録》云：龍尾石拒墨。歐公推歙在端石上，世不然之。

羅紋坑

歙百八十里至西坑口，入山三十里至羅紋山，皆川谷林莽鳥道。婺源大路三十里過溪，大嶺重複，九十里至羅紋山。

《歙硯説》曰：龍尾，亦名羅紋。山下爲芙蓉溪，石坑最多，取之不竭。又云：蘇易簡謂龍尾亞於端溪。今已無石，環縣皆山也，石雖出他山，皆龍尾肢脈。坑在寨頭，即錢仙芝訪南唐采石故坑。

米南宫曰：歙州石，今人以細羅紋無星者爲上品。

《辨歙石説》云：細羅紋如羅縠之細，其色青瑩，其理緊密堅重，瑩浄無瑕，硯之奇材也。暗細羅紋，晦而不露，紋理隱隱，色微青微黑。瓜子羅紋比細羅紋尤細，狹如瓜子者出水波坑，幸而得之，不可期，此最佳品。泥漿羅紋比細羅紋尤温潤，紋理細密，但多不甚堅。此羅紋下坑石也。羅紋上坑石色微重，中坑石色微澹，下坑即泥漿石。又云：大凡石頑則光滑，而磨墨不快；石粗則黏墨，而滲漬難滌。惟粗羅紋理不踈，細羅紋石不嫩者佳。又云：粗羅紋稍細者易於磨墨，細羅紋稍堅者最發墨。

洪景伯《歙硯譜》與前説同。又祈門縣亦出細羅紋，酷似泥漿，理慢不堅，色淡易乾，能亂真。

唐録曰：龍尾最多種，性皆堅密，扣有聲，蒼黑者佳，而色之淺深不一。其理或如羅紋，或如竹根横紋。

蔡記曰：龍尾石得墨遲久不燥，羅紋石起墨過龍尾。

《硯箋》云：細羅紋最温潤，暗細羅紋青黑不露，瓜子羅紋狹如瓜子，金星羅紋點如星細如眉，金暈羅紋數重如畫，金花羅紋花如銷金。又有古犀羅紋、石心羅紋、絞絲羅紋、刷絲羅紋、松紋羅紋、卵石羅紋，凡十二品。又云：裏山羅紋金星踈慢，外山羅紋似細羅紋稍粗。又有鳥釘角、浪算子之名。

刷絲坑

《歙譜》云：刷絲，文理分明，無羅紋，理踈，易磨墨。

眉子坑

《硯説》云：眉子，色青或紫，短者、簇者如卧蠶，犀紋，長者、闊者如彪紋、松紋，其鴈湖對眉，最爲精絶。

《硯牋》：眉子石十二品。金花金暈者曰金花眉，眉陳金星間之者曰金星眉，遍地成對者曰對眉，短密而勻者曰短眉，差大而長者曰長眉，心暈如池，密如鴈集者曰鴈湖眉，横如眉而有金暈者曰錦蹙眉，黑斑内有短密者曰菉豆眉，踈而勻兼有金星及暈者曰鱔肚眉，又短而簇者曰簇眉，闊者曰闊眉，純是金色者曰金眉。

《歙譜》云：眉子坑在羅紋山西，從溪至坑十餘丈，坑無土，深丈餘，闊二三尺，開元中發。

金星坑

高似孫曰：金星坑在羅紋山西北。

歐陽公曰：少時得金星礦石，發墨在端溪之上。

《硯録》云：有金星布列成南北斗狀者，有金文回環成月暈者。有石文團轉，大逕三寸餘，當硯之中，謂之硯臺。有其理緑色而黑文横其上，纖長如眉，雜以金星者。有金交如魚如蠶如雲如月者。見殿省丞崔氓風字硯，大盈尺，有金線環匝其外，池中具金魚，其心亦有金魚，殊可怪也。又於錢仙芝校理所見二硯，其一中有金，月下有二雲覆翼之；其一中有金，北斗傍有二雲左右之，色頗青。此種昔所未有，三十年來方見之。

《古硯辯》云：羅紋，刷絲、金銀間刷、眉子四品。舊坑並青黑色，紋細，質潤如玉。羅紋如極細羅，刷絲如髮密，眉子如甲痕如卧蠶，金銀間刷亦細密，久用不退鋒，磨無聲，皆次於龍尾。舊坑開於南唐，今竭。四品新坑皆紋粗質燥且不堅。眉子大者長三二寸，刷絲每條相去一二分，羅紋如蘿茷紋拒墨如鋸，久則退，乏光，硬，有大盈一二尺者。又云：金星新舊坑石色淡青並粗燥，金星滿面，礪筆，退墨，久用退乏。銀星新舊坑色青黑，亦極粗燥，有銀星處不堪磨。丁閬環云：金銀星石有星處堅不能磨，工多側琢，置其星於傍，美其名曰金銀壁，乾燥不發墨。

黄琴友曰：近出歙州石一，有金銀星，便堅硬拒墨且不發。合諸《古硯辨》之金銀間刷，歐文忠之金星礦石，亦見古今物産之殊。

碧裏坑

《硯箋》曰：在濟源坑外，石色青瑩。半里有水步坑，十里外有裏山，石青而細，有金紋，花暈狀不一。

濟源坑

《硯牋》曰：與水步、碧裏三坑並列。

水嚴坑

《硯牋》曰：在羅紋山西北。景祐中，發石如浪，今不可得。

棗心石

《歙硯譜》曰：棗心清潤有小斑紋爲乾坑石，微燥失之頑。又曰：棗心兩頭尖如棗核，又如晴晝微風，清沼漣漪。

水舷坑

《硯牋》曰：在眉坑外，冬涸可取，丈餘方至石，多金花、眉子。

驢坑

《歙硯譜》曰：在縣西北。景祐中，令曹平取之，守王君玉取之。嘉祐中，尉刁璆取之。石青緑暈，今不復出。

溪頭坑

《硯箋》曰：在金星坑北，金星虚慢。

葉九坑

《硯牋》曰：在溪頭坑西，有眉石，粗慢。

靈巖山

《歙硯譜》曰：山有三洞相連，璞少瑕多，燥慢。瑩者擬端溪。

麻石

《硯牋》曰：麻石中隱硯材數寸，猶玉在璞，産溪澗中，冬涸可取。

緑石

《米史》云：趙元弼硯，緑如袍，點如紫金，斑斑匀布，無羅紋。

《硯牋》曰：暈有星斗、雲霞、仙人、鴛鶴、魚鴈之狀。東坡詩：皎皎穿雲月。陳舜俞詩：石間圓影疊金坡。是其狀也。

嚴舫漁曰：端溪亦有緑石硯。見《硯牋》。王荆公詩「玉堂新樣世争傳，況是蠻溪緑玉鐫」是也。惟宋人譜録皆不載。按白石、緑石皆産端州七星巖。

論曰：宋賢如蘇、米、曹、趙諸公皆謂歙亞於端，惟歐文忠、唐侍讀則言端遜於歙。夫兩公生仁廟間，適當端州中下巖封塞之後，爾時歲貢惟取上巖，上巖之品不及龍尾老坑，并不如羅紋舊産。因時立説，有未可厚非者，究當以前説爲長。侍讀去南唐開坑時尚近，又得其友周頌者知婺源，欲求佳石至再不能獲。余家世居月潭，舊藏羅紋古硯，温潤益墨。又得端州宋坑硯三，儘畢生之用，寶而藏之，不可得也。

贊曰：巖封斧柯，靈鍾黟歙。伊誰肇端，實始於葉。而至南唐，爰探龍窟。割取碧雲，修成澹月。材小，多作月硯。羅紋續開，角浪蛾眉。松文瓜子，古犀刷絲。出此寶石，莫非奇材。隱涵星斗，珍逾瓊瑰。

朱棟《硯小史》卷二《青唐温陝萬登六州》 唐公作《硯録》，以紅絲冠諸州；

米老成《硯史》，以方城温巖列端右。至懸金、駝基、洮河三品，宋人並珍，不減古端溪，皆足録也。余特置六州所産於端、歙後而次第之。

青州黑山紅絲石

唐侍讀曰：青州益都石工蘇懷玉言，州之西四十里有黑山，高四十餘丈，山頂出泉，懸流至山下，清甘芬香，與諸泉特異。由山南折而上五百步，乃有洞，深六七尺，高數丈，其狹止容一人。洞前後有大石欹懸若墜者。石生洞中，兩壁不知重數，如積疊然。大率上下皆青，或紫者數重，中有紅黄而紋如絲者，相傳爲紅絲。石洞口絶壁有鐫字，乃唐中和年采石者所紀，不知取以何用。今經二百餘年，不復有人至其上。余聞其説，意謂可作硯，急遣其往。初以險辭，厚給勉之使行，六七日僅得方四五寸者二。外有皮，以粗石磨治，文理盡呈，華縟密緻，極其妍，扣之鏘若金石，即裁爲硯，以墨試之。其異於他石者有三：他石不過以温潤瑩滑爲美，此乃浸以水而有滋液出焉，以手磨之，久則黏著如膏，一也；他石與墨色相發，不過體質堅潤，此乃常有膏潤浮泛，墨色相凝若純漆，二也；他石用過甚者不過三四日，其次不終日間即乾，此石覆以匣，數日墨如故，經夜其氣上蒸，匣上如雨露，三也。采則於壁間先去其上下石，乃及美材。每患引鑿不能長，故無大者。乃於洞側穿一穴取之，往往得成片大踰尺者。自辛丑四月至癸卯三月，工人數十往，得可爲硯者大小共五十餘方。一日洞門爲巨石摧掩，石遂絶。今人所得皆洞外黄赤之石，尚假此名，殊失真也。又云：其理黄紅相間，色不甚深。理黄者絲紅，理紅者絲黄，其文上下通徹勻布，此至難得。又有理黄而文如柿者，或無文而純如柿者，或理純紅而文之紅又深者，若紅黄相襍而不成文者，此其下也。文之美者有旋轉連接團圈，方三二寸，而其絲凡十餘重，次第不亂者，或如月暈自心及外可六七重者，或如山石而尖峯奇勢皆具者，或如雲霞花卉禽魚類者，石之文不一，而發墨則均。此石之至靈者，故列之於首。須飲以水使足用之。

蔡端明曰：唐彦猷以紅絲爲天下第一，石有脂脈助墨光。

東坡與君謨帖曰：紅絲發墨，謂勝端則過。棟按：蘇大參《文房四譜》特置紅絲於下品，即余向所經見之硯，亦嫌粗燥不堪用，何唐、蘇兩公嗜好懸殊若是之甚？及細玩是録，詳敘得之之由，石質之異，膏液之潤，發墨之精，即不及端之下巖、歙之龍尾，恐非他山之石所可及。然則大參與余經見者，安知非即洞外黄赤之石耶？宋人諸譜言人人殊，皆當作如是觀，不獨紅絲一種已也。

唐州方城縣葛仙公巖石

米南宫曰：石理向日視之如玉瑩，如鑑光，著墨如澄泥不滑，稍磨之墨已下而不熱生泡，良久發墨生光如漆如油有艷不燥，歲久不乏，常如新。色紫可愛，聲平有韵，亦有淡青白色如月如星而有暈，此石近出，始見十餘方。

張静渠曰：《石譜》謂此石出土中，潤而頗軟，一淡青，一緑，一深紫，一灰白色，質不甚細膩，扣無聲，頗發墨。如此則尚不如歙溪舊坑，而米公乃與温巖同列端州上，則知初出之石無不佳，而其説爲可信也。

温州華巖尼寺巖石

米公曰：石理向日視之如方城，磨墨不熱無泡，發墨生光如油漆，不燥，色赤多白點，爲硯則避磨墨處，比方城差慢，難嶄而易磨，白點有玉性，扣之聲平無韵，挍理石揚休所購王右軍硯乃此石，今人所收古硯亦間有此石。

棟按：《雲林石譜》謂石出水中有横紋微粗，亦與米史異，但《硯録》載揚休以錢二萬購右軍硯，稱其理細不減端溪，此蓋唐侍讀所親試者，即温巖可知矣。

陝州洮河緑石

《古硯辨》云：除端、歙二溪外，洮河緑石北方最貴重。緑如藍，潤如玉，發墨不減端州下巖，然産臨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爲無價之珍。

李之彦譜云：洮河出緑石，性腴不起墨，不耐久磨。

高深甫曰：發墨如下巖，出陝西深河，甚難得。今名洮者俱濛石之皮，乃長沙山谷中石，不發墨。

萬州懸金厓石

趙希鵠曰：質亞端溪下巖，漆黑，石細潤如玉，金星隱隱，水濕方見，磨無聲，發如油泛，久不退乏，非歙比也。今亦取盡，得之不減下巖。

唐録云：色正黑，體潤密而色晻昧，有文如銅屑，或如楚石，大點似豆，此最佳者，扣無聲，發墨在歙下。

高深甫曰：粤東萬州懸金厓石極發，用久不退，在歙之上，可並端州下巖。

登州駝基島石

唐録云：色青黑，具羅紋金星，甚發墨，全類歙，而文理不如。

李東谷譜云：駝基石上有羅紋金星。

董寄廬曰：島在海中，産石似歙而益墨殊勝，有枯潤二種，得之澗水中者尤佳。端、歙二溪鮮精石，家藏此硯而寶之。

丁筠莊曰：此品舊硯極潤而發，是處皆端、歙石，而島石偶一見之。

論曰：昔平原董太史寄廬示余駝基島石，細潤如玉。後於上谷肆中復見此石，索價過昂，不及購，至今惜之。又於徐四立夫所見一巨硯，云出溫巖，皆極發，知前人之言不我欺也。屢訪黑山紅絲，已重開而不得見，餘皆歷代采取耗矣。因念江湖海岳大於陝之洮、青之黑山者不可勝數，特無好事如侍讀儀部諸名公者物色而搜采之，故不著於世。余遊南北二萬餘里，凡遇高山大川，登臨賦詩，輒作是想云。

贊曰：黑山紅絲，融液凝脂。方城奇質，發墨如漆。溫巖正赤，右軍所擇。萬庢懸金，王孫特珍。希鵠，宋宗室。臨洮大河，嵐浸渌波。駝基小島，星爛蒼昊。一聯標格，欲壓元白。六州精英，幾壓端院。

朱棟《硯小史》卷二《潭建歸號十四州石》 自青、唐六州外，又得十四品：曰谷山、曰鳳咮、曰大沱、曰廬山、曰終葵、曰夔石、曰青金、曰紫金、曰西都、曰牢山、曰宿州、曰青雀、曰吉州、曰永嘉，賞鑑家苟能識古坑而藏之，是亦可貴。

潭州谷山石

米史云：色澹青，有紋如亂絲，理慢，扣無聲，得墨快，發而有光。

建州鳳凰山鳳咮石

蘇文忠曰：山在建州北苑，有石聲如銅鋘，作硯至美，如有膚筠然，此殆玉德也。疑太滑，然至益墨。熙寧間國子博士太原王頤始知爲硯，而求名於余，名之曰鳳咮。

《蘇魏公集》云：延平石出水底，温瑩縝密，有玉之德，益墨色。

米史云：黯淡石，聲堅清，磨久不得墨。

《硯牋》云：東坡鳳咮蓋黯淡灘石，一出鹵水，去灘四十里，細潤不發墨，灘石宜墨，膚理不及鹵水。

歸州大沱石

唐録云：扣之無聲，石色蒼而黄者不甚堅，正緑者堅，微少温潤，上皆有文如林木狀，或如灑以墨汁者，或有圓逕一二寸如月狀中雜以林木者。獨色緑者，中有黄緑相錯如青州薑跋石，琢爲硯，往往有文斷裂，幸而完者十亡一二，發墨過端、歙而潤澤不逮也。此石世罕有知者。

歐陽公曰：荆州巴江大沱石色青黑斑斑，其文微粗，頗發墨。

李東谷云：大沱石江水中産也，止用於川峽。

高似孫曰：石有風濤象，青黑，理微粗燥，墨無光。

廬山青石

米史云：與潭州谷山石同。

號州終葵石稠桑硯附

《通典》云：號州歲貢鍾馗石硯十。

米史云：號石細紫可愛，發墨不滲，久漸凹，磨墨有泥香。

李濟翁《資暇録》云：元和初叔祖宰號，山澗得一紫石，琢爲硯，名稠桑硯。

夔石

米公云：色黑理乾，間有黑點如墨玉，發墨可用。

高深甫云：色如漆最發。

淄州淄川縣青金石

唐録云：石出梓桐山石澗中，色青黑相參，紋如銅屑布其上，亦有純色者極細密而不甚堅，扣無聲，其發略似歙而色不逮。

《類苑》云：淄州石門澗石理極細密。范文正公居長白山以爲硯，發墨類歙石，久則裂。

李東谷曰：淄川青金叩無聲而發墨。

米公曰：淄州石理滑易，在建石之次。

《硯譜》云：淄州韞玉硯發墨損筆。

高似孫曰：按《寰宇記》淄州産長理石。

青州紫金石

唐録云：余知青州，至即訪此石，蓋出於州之南二十里曰臨朐界，掘土丈餘乃得，石有數重，人所取者不過第一二重，若至第四重，潤澤尤甚而色又正紫，雖發與端、歙同，而質微下。

歐譜云：此石理粗不發墨，京東人用之。

《硯史》云：紫金與右軍硯無異，端、唐出其下。

李譜云：狀類端西坑而發墨過之。

《硯牋》云：晚唐競取紫金石，芒潤清響，國初已乏。琢製不精，惟一臠平耳。

吉州永福縣紫金石

唐侍讀曰：色近紫，理粗不潤，亦類端之西坑而尤發墨。

米史云：狀類端州西坑石，發墨過之。

西都會聖宮石

米史云：石出溪澗中，色紫，理如虢石差硬，發墨不乏，扣無聲。

牢山丹石

李東谷曰：滑澤堅膩而發墨。

高似孫曰：唐氏譜天下硯不知茲石銘。銘曰：彤池紫淵，出日所浴，蒸爲赤霓，以貫暘谷。是生斯珍，非石非玉。又云：唐林夫遺某丹石硯，粲然如芙蕖出水，殺墨宜毫。後元章以徐熙《牡丹圖》易唐林夫硯。

宿州樂石

《硯史》云：潤膩發墨無石脈。

淄川金雀石

《硯譜》云：淄州金雀山有蘊玉、金星二石，中硯。邵堯夫詩：承貯見温潤，發墨如瀉濯。其妙可知。

唐録云：石色紺青，聲如金玉，姿質出歙上，而磨墨須倍之，以此反不及，蓋由潤密之甚耳。

永嘉石

《永嘉記》云：硯溪一源多石硯。

《鄭剛中集》云：永嘉觀音石硯比端溪尤良，潤微不及。

論曰：昔在京師，客蔭臺王宫贊所。宫贊濟南人，雅好硯，如淄州青金、青州紫金、淄川金雀以及潭之谷山，號之終葵，收藏古硯頗富，暇則取佳墨一試於明窗净案間，且相與上下其議論，兩年之間，所得於良友者多，然後知前賢所品初無浮借也。此十四品經見者過半，亦藉古人之銘詞而識之，品類繁多，鑑賞非易。

贊曰：世重端歙，此在所遺。名賢卑賞，並擅英奇。難追龍尾，可躡駝基。

朱棟《硯小史》卷二《石末澄泥》 唐初書家林立，大概多用陶硯，而其品特珍。自端、歙開後，聲價漸微矣。然間有一二宋製，留傳於世者，較古瓦已覺此勝於彼，其爲唐人所作者概可知也。唐硯罕見，而其法在，宋製極美，而其硯存，詳著於編，以爲羣石之亞。

青州石末硯

柳公權記：青州石末第一，磨墨易冷。

唐録云：硯出維州北海縣，皆縣山所出爛石，土人澄其末而燒成，即公權所謂青州石末是也。濰乃青之故北海縣，而公權以爲第一者，未見歙以上品耳。

歐公曰：濰州、青州石末硯甚善，發墨非石硯之比，然稍粗者損筆。石末本用濰州，前世已記之。故唐人惟稱濰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尤擅名於天下。

蔡君謨曰：青州石末受墨而費筆。

《東坡雜説》云：公權論石末云墨易冷，世莫曉其語。青州易得，無足珍唐人作羯鼓鞚，豈硯材乎？

《硯史》云：唐人稱濰州石末硯發墨麤損筆，今青州擅名。

《石林避暑録》云：公權謂石末墨易冷，兩剛相拒必熱而沫磨墨如病兒，貴其輕也。唐中世未甚知有端、歙，當是以瓦質不堅，磨墨無沫耳。

澄泥硯

歐公曰：虢州唐人以爲第一，劉義叟妍譜法造之絶佳。余得其二，一贈原父，一置中書閣。今士大夫不學書罕事筆硯，硯之見於時者惟此。又云：澤州金道人澄泥硯有吕字，堅緻可試墨。又王孜藏古硯，識者曰吕公造，旁篆二方圈，玉色金聲，奇物。

《墨池編》云：舊傳澄泥法，以夾布囊盛墐泥水中擺之得細者，澄去清水，令微乾，入黄丹飛過，加胡桃油，捕搜如麵，入模中壓令至堅，微蔭乾，利刃琢成，以稻草并黄牛糞和燒一伏時，然後入蠟，貯米醋蒸六七度，含津益墨，不亞於石。

米史云：絳縣人善製澄泥硯，以細絹二重淘泥澄之，取極細者燔爲硯，有色緑如春波者，或以黑白填作水紋，其理細滑著墨不費筆，但微滲。澤州有吕道人陶硯，以别色泥於首刻作吕字内外透，後人效之，有縫不透也。其理堅重與凡石同，以瀝青油之滲入三分許，磨墨不乏等方城。又相州陶硯在銅雀上，緑如春波，細滑著墨不費筆。

李東谷云：澤州吕翁澄泥硯堅重如石，手觸輒生暈。

高深甫曰：唐澄泥品爲第一，惜傳少，今人罕見。曾見一八稜硯，質細而堅如玉，下有篆書「明理宣跡，平水圍璧。建武庚子」十二字，并刻躍鯉奔馬於四周波浪中。按建武有三，漢光武、東晉元帝及齊明帝皆以此紀年，唐祇有建中耳。此定爲唐澄泥，未免失考。

顧蘭谷曰：澄泥之最上者爲鱔魚黄，其次爲菉豆砂，又次爲玫瑰紫。黄中斑點大者爲豆瓣，小者爲菉豆，有此砂者皆發墨，然不若硃砂澄泥之尤妙。曾見

一小圓硯上刻「宣和」二字，一鶯，研極精工皆古而發，潤而細。嘗聞絳縣澄泥縫絹袋於汾水中，踰年泥實囊，則其細可知矣。又有韓澄泥，出通州，近亦難得。

磁硯

《硯史》云：杭州龍華寺收梁傅大夫甕硯，甕褐色，磨墨處有磁油然，殊著墨。

《硯牋》云：梅聖俞答王幾道遺磁泥古硯詩：澄泥叢臺泥，斷瓦鄴宮瓦。初從故人來，來自邯鄲下。

缸硯

《硯牋》云：蜀老以藥煮破缸爲硯，欒城有《破缸硯賦》。

論曰：唐人重陶硯，宋人亦珍之，獨侍讀以出於陶灼，非自然不足道，尊之太過，抑之太過，皆非平允之論也。大槩此品以古見貴，置古硯於端、歙間實堪鼎足。

贊曰：土以水清，硯以火成。水火既濟，質朴文明。

朱棟《硯小史》卷二《古磚古瓦》　瓦硯與澄泥、石未類也，而甚不同。石未諸品起後世，瓦則自魏而漢而周，歷年甚久。既興和遺物亦在宋唐以前，無怪前賢之珍於他硯也。余竊疑澄泥之法陶灼多端，磚與瓦安能如是乎？即如鄴記具載陶灼之法，秦漢之瓦能盡若此乎？余非好古而愚者，祇取前人紀載如干種列澄泥後，其未經作硯者，雖多聞，不録以取譏。

羽陽宮瓦

《橘軒雜録》云：鳳翔，古雍州，秦穆公羽陽宮故基在焉。其瓦有「羽陽千歲」古篆文。昔雲中馬勝公得之，陰字在硯之左，奇古非銅雀比。

《東觀餘論》云：長安民獻秦穆公羽陽宮瓦十餘枚。若今筩瓦，然首有「千歲萬歲」字。

阿房宮磚

程正夫《巴剌椀歌序》云：有客自燕至，出阿房宮磚硯，如蜜蠟色，肌理瑩滑如玉，厚三寸，方可盈尺，頗發墨。

未央宮瓦

《硯譜》云：宮在長安，漢高七年丞相何所營造也。宮中諸殿瓦身如半筒，而覆簷際者其頭有面外向，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强，篆有四字，字有六等，曰：「漢并天下」，曰「長生未央」，曰「儲胥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萬壽無疆」，曰「永壽無疆」，曰「太極未央」。面至背厚一寸弱，其背平可磨墨。唐宋以來往往出之土中，去其身以作硯，故名瓦頭研。

漪雲上人曰：嘉慶戊午夏，貞溪曹式金茂才歸自長安，購得未央瓦頭二，一全，一存其半，皆琢爲硯。其全者復碎爲三，歎惜累日，乃爲二坨索歸，改製二硯，一如半月，一如三脚蝦蟆狀，所篆「長生未央」四字，剖分兩處矣。然雖新琢，温潤發墨有光，真堪寶貴。二坨即將如蝦蟆狀者轉贈於邃，邃不敏，當書《法華經》以報。

未央宮磚

高深甫曰：此硯色黄形如腎，長六寸，闊四寸，厚一寸，扣之聲清而堅，背有「建安十五年」陽字一行，上篆「海天初月」四字。

新製未央瓦硯

吉水王功載曰：宣德中，寧藩造漢未央瓦硯，改作今布瓦樣極緻，人多寶玩。研墨不渴，高八寸强，闊六寸，厚一寸弱，有銘，凡十一行，行每六字，末有「臞仙書」三字，字皆古隸，下有「寧國」二字印，硯上有池，左有「炎漢古甓，維天所錫」，右有「子子孫孫，永寶世襲」八篆字。下有「爲愛甄陶之質，宜加即墨之封」篆文十二字，凡四行。其背中間「未央宮東閣瓦」六字，左有「大漢十年」四字，右有「鄭侯蕭何監造」六字，俱隸書。

長樂宮瓦

二坨曰：斷瓦一角背有「長樂片瓦硯」五篆字，下刻文待詔銘十六字，乃隸書也。色青黑，細潤發墨，奇古異常，向爲吴興楊翁異撰准所藏。己酉，遇於保陽，出以相示，以余苦愛，特贈之。楊翁博雅慷慨，今之古人也。

飛廉館瓦

王新城曰：元王文定惲《秋澗集》中有《飛廉館瓦硯歌》。

石渠閣瓦

高深甫云：曾見此硯背篆「石渠閣瓦」字，上有懶翁銘，傍刻「嘉靖五年改製」，質堅如玉，叩之聲清。

漢祖廟瓦定州漢祖廟上瓦。

《硯牋》云：《梅聖俞詩》：硯取漢廟瓦，誰惜漢廟隳。從古一如斯，吾今對之悲。

楚王廟磚

《宣城駐記》云：楚王廟磚可爲硯。

灌嬰廟瓦

《隨筆》云：贛雩都灌嬰廟左有池，得瓦可爲硯。余守郡得刓闕兩角，重二十觔，瀋墨如潑，沛然正黄。

王新城云：李梅公侍郎有硯五瓣如梅花狀，質似黄玉，襍翡翠丹砂之色，云是灌廟瓦。鄒程村作《硯考》引洪文敏《容齋隨筆》《灌瓦硯銘》爲證。

銅雀臺瓦

《文房四譜》云：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硯甚工，貯水數日不燥。世傳云：昔人製此，俾陶人澄泥以絺綌濾過，加胡桃油埏埴之，故與他瓦異。

《硯録》云：瓦出相州，多斷折，色青，内平瑩，不類今瓦，上印工人姓氏，八分隸也。間有全者，工刓其中爲硯，煮以瀝青，發墨可用，好事者以古特珍。

歐録云：相州瓦誠佳，然少真者。又云：大名相等處作假瓦。

蔡帖云：色青肉厚，以古見貴，多工姓氏，隸古。

米帖云：銅雀硯甚發墨，可使。

賈氏《談録》云：鄴郡三臺舊瓦琢硯勝於澄泥。

晁氏《客録》：銅雀瓦驗有三錫花雷布鮮疵是也，風雨雕鐫不可僞。

《老學庵筆記》云：銅雀瓦皆陽字，紀「建安十五年造」。聞土人云：瓦甚大，一片可爲四硯。

《類書》云：鄴城古瓦細潤如玉，發不費筆，此古所重者，而今絶無，鄴民僞造以紿遠方，殆不可用。

高深甫曰：江西寧府陶硯形肖銅雀，作僞者是處有之。

周閒園曰：昔分守鄴州，客持一銅雀硯求售，益都馮氏家藏物也，價重未及購，遂爲虹橋朱秀才所得，即置十三硯齋中，古藻盎然，摩挲心動。

避暑宫瓦

香姜閣瓦

冰井臺瓦

楊升庵曰：曹操臺瓦已不可得。宋人所收乃高歡避暑宫、冰井臺、香姜閣瓦也。亦引洪容齋爲證。

興和磚硯

崔後渠《彰德府志·辨硯》云：世傳鄴城古瓦硯皆曰曹魏銅雀磚硯，皆曰冰井，蓋狗名而未審其實。魏之宫室，焚蕩於汲桑之亂，燕趙而後，迭興代毁，何有於瓦礫乎？《鄴中記》云：北齊起鄴南城屋瓦加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蘚。筒瓦用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在面。瓦長二尺，闊一尺，版瓦之長如之而其闊倍。今得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黄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見。古磚大者方四尺，上有盤龍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和即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古磚筒者花紋年號如磚，内員外方，用承簷溜，此亦可爲硯。宋刻史李宗元豐中於丹陽邵不疑家得唐元次山家藏鄴城古磚硯，背有花紋及「萬歲」字，與《鄴中記》合。又曰大魏興和二年造，知唐賢所珍已出於南城矣。

吕藍衍《鄴臺瓦辨》云：昔傳鄴瓦皆金銀丹砂之屬陶成琢治爲硯，愈薄愈堅，縝膩廉密，發墨宜筆不燥，金砂之性猶存也。此説不確。鄴瓦以十萬計，用金銀丹砂費且不貲，當時未必爲此，乃夸誕者作此説欺人爾。

丁筠莊曰：堅實瓦磚經四五百年當無不爛，近見二垞翁自琢未央瓦硯，一面有隸文處，渾古的真；一面用雕鐫處，堅硬如石。若似近時陶器，安能歷二千餘年，然則雜以丹砂濾經絺綌，然乎，否乎？要之古人之物，其力量有如此者。

論曰：高似孫謂殫極受用，莫過後山，其詩曰：書生活計亦酸寒，斷磚片瓦寧求備。此語殊不盡然。斷磚片瓦唐時已極重，何況南宋！近人以數十金得鄴臺半磚，而余家雀硯亦用白金十金購之。上谷漢物且然，矧自漢以上乎？夫天下固多輕於當時，重於後世者，而好古之癖往往更以古人棄擲之餘聘爲席珍，列諸上品，不惜傾囊倒篋而搜求者，彼瓦硯特其雅焉者也。

贊曰：關中鄴中，歷傳幾主。荒宫故基，難尋柱礎。何來瓦礫，特發於土。重作池臺，復近窗户。摩挲紀年，揮毫弔古。經萬冰霜，作黑風雨。

朱棟《硯小史》卷二《玉晶瑪瑙硯》 硯始黄帝而始作之，硯實本乎玉，後世或以陶，或以石，或以金而忘其祖，不知玉質與筆墨有甚相宜者，即類於玉，如晶如瑪瑙，亦與玉略相似者，復類聚而爲之紀。

玉硯

蘇譜云：黄帝得玉一紐，治爲墨海，上篆以文曰：「帝鴻氏之硯。」

《西京雜記》云：天子以玉爲硯，以酒爲滴，取其不冰。

李方叔云：玉於用墨處不出光便有芒。常袞詩：宫樣玉蟾蜍。意以玉爲

之，若爲硯滴又何怪焉。

《攬轡録》云：田皐好論器玩。云：宣和玉硯在張浩家已葬。

蒼玉硯

米公云：玉出光爲硯，著墨不滲，甚發有光。或云玉不出光者，非也。余自製成蒼玉硯。

陸友仁曰：宋徐容齋玉硯不甚白，高至一尺，受墨處不光，可研。又葉森舊有紹興内府玉硯，作壺樣，下碾字曰「玉壺」，磨墨處光，研墨亦起。

《遵生八牋》有天成蒼玉風字硯。

《硯譜》云：成州栗玉硯堅不著墨。養直銘云：色如蒸栗玉之質。

蔡帖云：黄玉硯如蒸栗。

碧玉硯

《西清詩話》：張亶見海中樓閣金碧，琅珮者數百人，揖亶賦詩，硯碧玉色。

《硯牋》云：貞元中，許商舟行湖中，青衣迎入一府，女郎請書《江海賦》。碧玉硯，銀水，玻瓈爲匣。

高深甫曰：硯形如圭，四面土秀黄剥纏滿隙處，本質乃菠菜緑也，殆秦漢之物。

翡翠硯

《韵石齋筆談》云：隨州何青邱家藏此硯，磨以金霏霏成屑如墨瀋，乃其尊人閣學公宗彦遺物。

張六花曰：此産滇南，不及于闐之精潔，色翠可愛，其佳者價等羊脂，而於近日尤重。

墨玉硯

蔡帖云：墨玉硯最爲奇物。

《古硯辨》云：荆襄鄂渚之間有團塊墨玉，璞與端溪下巖卵石同，堅緻過之，堪作硯，不出光以留其鋒，但黑中有白玉相間，甚者闊寸許，名間玉瑪瑙，其白處極堅拒墨。用純黑者作硯，當在端溪下巖之次，龍尾舊坑之上。

張六花曰：近日石子中墨玉甚多，匠視爲棄物。

水晶硯

《硯録》云：丁恕有水晶硯，用墨處不出光，發墨如歙。

米公曰：水晶硯磨墨汁入用。

論曰：晶玉之性極堅細，温澤不出光，以留其鋒，方能著墨，蓋不虞不發而患其難磨也。必謂光其墨堂者，好奇之過，諸品堅不易琢，至小者非破數十工不成，工價幾與材料等，因此益貴重。

贊曰：硯以玉琢，其製最古。似玉之堅，亦以類取。君子珍之，欲如其貞；君子存之，欲如其温。

朱棟《硯小史》卷二《銕銅銀硯》 碑版文字，金與石並重，而硯亦然。但五金之性各不同，金錫性軟不受磨，惟銅與銀有作之者，而銕尤精，特志三品於晶玉硯後。

鐵硯

《拾遺記》云：張華撰《博物志》成，武帝賜青鐵硯，此銕于闐所貢。

《五代史》云：桑維翰鑄鐵硯，曰硯弊敗改而他任。

賈氏《談録》云：青州熟鐵硯發墨。

歐譜云：青州銕硯製作頗精。

《硯牋》云：洪厓先生歸河内，舍人劉守璋贈揚雄鐵硯。

銅硯

李方叔帖云：米元章鑄生銅硯甚佳。又曰：銅硯易研敗筆。

《硯北襍志》云：見銅持硯類箕樣，長近一尺，池旁作倭人坐其上，後有一獸，以前二足撫倭人之身，作牛首，其地作細花紋甚精，必倭人舊物。

銀硯

魏王操《雜物疏》云：御物三十種，有純銀參帶硯一枚。

《三十國春秋》云：上燕謂劉聰曰：卿贈朕銀硯憶否？

論曰：三品中銀硯可不蓄，銅尚可磨，而鐵最古。鐵性堅剛，利用之則近武，鈍用之文雅乃爾，亦一奇也。

贊曰：不化青錢，乃作硯田。其品不俗，肯依寒氈。畢竟輸鐵，窮且益堅。

朱棟《硯小史》卷二《各州常品》 無人不書是處産硯，必求至精至美者而用之，勢難遍給。乃知雅硯不可少，常硯尤不可不多，其種博采尚多遺，當隨見聞而補入。

滾石

米史云：石理滷可礪，深緑可愛，有波紋小黑點謂之滃墨，點緊者與墨鬬慢者滲墨無光，佳者在洮石上。

瀘石

山谷曰：瀘川石硯黯黑受墨，視萬厓中正砦，無眉。

戎石

《硯牋》云：戎州試金石類淄石。

中正砦石

《硯牋》云：縝栗密緻德也，礱而不琱質也，生石之淵中正砦、蠻溪之別也。

成石

米史云：成州栗亭石色青，銅點大如指，理慢發墨。

石鐘山石

《東坡帖》：米元章得山硯於湖口石鐘山側，甚奇。

九溪潨石

趙希鵠曰：出九溪潨溪，表澹青，裏深青而帶紅色，有極細潤者，磨則澁，不鬆快，愈用愈光，硬如鏡面，間有金線，或黃絡直截如界行。高宗朝戚里吳琚曾以進御，不稱旨。

黃琛友曰：按朱輔《蠻溪叢咲》謂石出潨溪，於陶金井中取之，近亦難得。有紫綠二色，圍黃線者名金繫帶。近見此石甚多，皆作鎮紙等物，爲硯則滑不堪磨。

嚴舫漁曰：金繫帶，俗稱紫袍金帶。或云近多僞作，以藥成之，然真亦不足貴，何用僞爲？又有僞洮石，即潨石之表，或長沙山谷中石也，潤而不下墨。

辰沅州黑石

《古硯辨》云：色黑質粗燥，或微有小眼黯不分明，今人不知，稱爲黑端溪。端人負販者多市此璞，歸刻作端樣眩人，江南士大夫被獲重價而材不堪用。單煒以沅石硯遺吳琚進重華宮。

絳石

歐譜：絳州角石色如牛角，有花浪，頑滑不發墨。

《蔡帖》云：黑角有佳趣。

寧石

《九域志》云：寧州歲貢硯十枚。

宣石

李太白詩：麻牋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

明石

《米帖》：明州石硯甚麤。

柳石

柳柳州《山水記》云：龍壁下多秀石可爲硯。

灘哥石

《澹寮居士集》云：袖龍改元，天竺僧示灘哥石硯。王燮，西人，習知西川，言灘哥石黧黑，在積石軍西。

易石

王秋厓曰：石產易州，色紫性不堅，時有緑點如眼，無瞳，能下墨。

巉村石

丁謂環曰：產蘇之靈巖巉村，有澹青者，有黃色者，古坑頗發墨，俗名老巉村，今已取竭。新產滑燥不堪，肆中多是。

黛陁石

劉貢父有《黛陁石硯詩》。

太湖石

皮日休序曰：處士魏不琢買龜頭山疊石硯，高不及二寸，其仞數百，謂太湖硯。

《拾遺記》云：吳郡有硯石山。

淮石

《硯牋》云：楊次公作辟雍硯，有詩。

僊石

《皮日休集》云：浮蓋山仙壇洞有仙石硯。

《硯牋》云：汪藻有浦城縣浮蓋山《仙石硯詩》。又云：高常與客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外稜孤聳，內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物。

褐石

《蔡帖》云：東州褐色石可硯。

白石

《江淹集》云：宋高祖賜建平王景素石硯。

米史云：蔡州白石硯理滑。

蔡子池石

劉澄之《永初山水記》：興平縣蔡子池穴深二百丈，石青堪硯。

吳興青石

高宗翰《墨志》：虞龢論吳興青石質滑停墨。

唐石

唐録云：唐州紫石，色澤可愛，膩不發墨，人以爲端。

《硯牋》云：唐石佳者與端亂真，特以無眼辨。

開化石

丁寶夫曰：衢州常山開化産石，堅潤如歙，色黑不發，大盈三尺。

魯水石

高深甫曰：石産南劍州。

尼山石

方渭濱曰：産今兗州。

方城石

高度峯曰：石出南陽之方城山，有紅緑二種，不發墨。

靈壁山石

《遵生八牋》。

蜂硯　木硯

晉袁豹贈庾翼蜂硯，與木硯俱見《墨池編》。

漆硯

《東宫故事》：皇太子初拜有漆硯。近見馬公丹巖藏古硯一，體輕發墨，白山先生遺物。

高麗硯

唐録云：茹孝標高麗黄石硯，墨光可鑑。

米史云：高麗硯堅密有聲，發墨，色青間白，有金星，或云硯上多鑿花巧。

論曰：以上各種特不發墨耳，落墨則同。嘗有友人規余曰：某以一拳粗石、一勺清泉隨處皆可書，子所蓄者能勝此乎？況筆墨之妙與不妙豈在硯之精與不精乎？此語頗有理，因推廣其意而贊之。

贊曰：硯取其潤，水濕奚枯；硯取其發，墨厚自腴。競説豬肉，都食菜蔬；争求錦繡，不如布襦。才華世忌，或遜蠢愚。尋常之物，恒適時需。苟可紀事，即抵碑碑；苟可賦詩，即等璠璵。若成三災，美亦無須。古不講硯，人多善書；我今作史，自信非迂。廣采常品，用告通儒。

朱棟《硯小史》卷三《史論十二則》

論色

唐人云：水中石色青，山半石色紫。宋人云：乾則灰蒼色，潤則青紫色。講求古硯者大抵以澹青爲最貴，青紫、青黑者次之，紫又次之，灰蒼爲下。又有一種正赤者亦爲古所尚，而在端州石中雅所不取。

端州石無論青紫、蒼赤而於細潤濃澹之間別有一種韵致，方是水坑，若枯燥無神雖青不貴。

論聲

大抵四方石硯發墨久不乏者石必差軟，扣之無聲，或聲平而無韵，或聲低而清越。不發墨者石質堅勁，扣之璫璫聲響。此石自然之性，不難一擊而知。

論眼

杜季揚《石譜》云：下巖石謂之鴝鵒眼，上巖下穴謂之鸜哥眼，上巖下中穴謂之鷄翁猫兒眼，半邊山謂之雀兒眼，了哥眼，土人以此别之。

圓正、明媚、翠緑、淺深相間，暈作十數重，具瞳子者曰鴝鵒。又有鴉眼、象眼，黄謂之鴉，碧謂之鸜鵒眼，不貴黄也。圓者爲鴝鵒爲鴉，長者爲象眼，不貴長也。暈則有奇無偶，辨水巖者必於是驗之。大概石嫩則眼潤，乾則枯。

眼有三種，暈多精瑩謂之活，朦朧昏滯謂之淚，内外焦黄無暈謂之死。活勝淚，淚勝死，死勝無。又以眼在池上曰高眼，池下爲低眼，眼特取其高。

端人謂石嫩則眼多，老則眼少。嫩石細潤發墨，所以重有眼也。青脈者必有眼，故腰脚石多有之，端人謂之眼筋。又有赤眼圓如珊瑚鳥目，翠眼緊小無瞳，均爲下品。

宋高宗以端石之有眼爲病，而諸譜皆貴重，然磨墨處必須避之。

論青花

宋人論硯大概不講青花，惟《古硯辨》始據唐吴淑《硯賦》「點滴青花」一語以証古坑青花子石，然祇云有花點如筋頭大，其點碧玉精瑩與硯質不同。又云：青黑中有白點如粟，排星斗異象，水濕方見，此古坑之青花，而與近時所論殊不合。青花粗點叢襍勿貴也，惟浮沈石面零星隱見，諦視之如髮絲，如鼠跡，如蠅翅，間錯成文者佳。或如澗沚細藻浮動其中者，或如魚兒隊行於水者，或如秋雲

綿密，或如水面微塵，是皆上品。或有明顯如石花菜者，石工稱爲芋紋，品中中。此惟水坑才有之，旱巖無有。

王性之《端硯銘》曰：下巖星殞，彤霞爛然。呵噓餘潤，雲液神泉。是亦青花注脚。

論蕉白

蕉葉白，古亦無是語。端石之性潤則青紫，乾則灰蒼，近今所出梅花巖等石灰白居多，此乃石之本色，瞽者遂以此爲蕉白，誤矣。所謂蕉白者上下四旁必有火捺紋掩映，竹垞所云「紫氣既竭，白氣次之」是也。又考白婆墳、朝天巖諸坑都有火捺蕉白，可亂水巖，乃知蕉白之妙不必純而成片，須要潤而有神。

凡端石有火捺處質必堅勁，滑不可磨，至蕉白處性必差軟益墨，乃知火捺爲石之病，而蕉白爲可貴也。有火捺然後有蕉白，宋人以爲病者在此，不以爲病者亦在此。

有一種火捺蕉白全具而不發墨者，乃是石之皮，不可不察。

論石紋

紫氣奔而迴薄曰火捺，聚而爲輪曰金錢，絢采熊熊，大如錢而有芒者。黯然黑色謂之銕捺，如蚓者謂之鳳涎，凝綠若灑汁謂之翡翠，白凝於綠纖而長者謂之玉帶，黃氣亘其上若虹者謂之黃龍，若縷者謂之金線，點墨瘢相似謂之雀斑，又名鷓鴣斑，丹若粟者謂之硃砂，斑如雲霞燦爛者謂之古斑，剥蝕如蟲嚙者謂之蟲蛀，旁色赭者謂之鮀血邊，此皆無害。更有向日視之有若繁星者，有若金銀氣者，有若敗錦者，有若松木紋者，皆石之下者也。

前人論端石之病七：曰銕捺、曰鳳涎、曰斑、白文。曰鑽、如蟲蛀。曰驚、斧鑿觸裂者。曰火黯、曰黃龍。論歙石之病十：曰石黯，類鷄迹；曰烏豚，若肉脞；曰隔路，如蚓跡；曰浪痕，如帛紋；曰贅子，若豆；曰擔線，斜文斷裂；曰硬線，起處隱手；曰斷紋，兩不相着；曰石孔，石之膚，曰黃爛，上中石皮。

端石中又有冬瓜瓤者，亦以形似名，高固齋以爲絶品，與青花、蕉白並珍，近人亦以爲病，余謂以上諸病不礙墨堂，却無大害。

論三疊石

凡巖石皆有黃膽如玉之瓜蓼也，鑿去方見硯材，世所謂子石也。子石自底至頂中作三層，下疊居底石之上最佳品也，其石必有眼，端人謂之脚石；中疊居下疊之上，次石也，眼或有或無，端人謂之腰石；上疊居中疊以上又有次也，皆無眼，端人謂之頂石；頂石之上皆蓋石也，粗頑不堪用。若底石尤頑，雖細不發，又色汙雜不可以硯，端人謂之鴨屎石；底之上大率如石榴子，又如塼坯云。

三疊石皆有粗絡，無非子石，世人乃謂別有一種子石，非也。往往崩落澗中摸取其形如卵，故妄名之。

論發墨

余按：米趙諸公皆謂發墨之妙，如漆如油；又謂下巖之發直如熬盤搗蠟；東坡先生則云硯之美止於滑而發墨。至君謨所論尤極明晰，直謂發墨非易磨，墨在硯中生光發豔，隨筆旋轉，滌之泮然立盡，乃石性堅潤，能發起不滯於硯耳。故識者以易磨爲下墨，墨如油泛爲發墨，得水坑之佳者，下墨、發墨二者相兼，別坑下墨則有之，發墨者殊少。今人不善書，不知硯，不解用墨，并所謂發墨者而亦昧之。逸峯云如以易磨爲發墨，則一切粗石皆可重，曷貴水巖？

前人譜中往往誤認下墨爲發墨，無怪後人不知也。余嘗得一小方硯，具火捺、蕉白，生一眼於池之端，細潤，磨無聲，且極下墨，稍磨即濃，畧作數字墨遂沈底，其池面惟水一潭，如着灰塵狀，化水不能作書，重作四五磨，墨復上泛，須臾墨沈如故。此種硯作書毫無光彩，又不受用，所謂不發墨者如是。

石之粗鬆者大概易磨而石漸損，歲久微凹，此二等石也。宋坑之極佳者其質必堅，堅非老之謂，質雖堅而理仍細，須潤澁相兼，浮津輝墨，故可貴。若一種堅老之石亦滑，不發墨。至美之硯以一匙水則用三十多磨，取匣蓋覆之，少頃復加十餘磨，墨光都浮水面，隨手用去，硯如新洗不留餘。若不發之石，墨必研至如膠厚然後可用，且易乾，一日十數磨，愈磨愈積愈多，不但死墨黯淡，作字無光，而且一日不洗則硯池堆積滯而難滌，故發墨必藉乎水巖。

君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鉅者尤發墨，歙石多鉅惟膩理者特佳。此説亦有理。

前人論端以眼爲貴，自國初以來皆重青花，近時又尚蕉白。余謂惟青而近黑者古今無異詞，無不發墨。

論形製

繁欽銘：有規如馬蹄，銳如蓮葉，上圓下方如圭如璧者，有圓如盤而中隆起水環之者，謂之辟雍，亦稱分題。硯腰半微坳謂之郎官樣者。有連水滴器於其首而爲之穴者，旁以導水焉，閉其上穴則下之穴水流注硯中，居常畧無沾覆。

唐録云：硯之形製古今相傳有如鼎足者，如人面者，如蟾蜍者，如風字者，如瓜狀者，如龜形者，如馬蹄者，如葫蘆者，如璧池者，如鷄卵者，如琴足者，亦有如琴者，有外方内圓者，有内外皆方者。或有虚其下者，亦有實之者，此二種皆上銳下廣。又有外皆正方別爲臺於中謂之墨池。此皆余嘗見者。

米老《硯史》云：晉硯見於顧愷之畫，有天生疊石上刊人面者，有十蹄圓銅硯中如鐵者，余嘗以紫石作之。有上圓下方於圓純上刊兩竅署筆者，有如鳳字兩足者，此最多，所謂鳳凰池也。以上皆晉製，世人呼爲風字，蓋不原兩足之製。今端人以兩眼相對於足旁者謂之鳳足，鳳之義取五色成文，燦然成章也。有收右軍硯，頭狹四寸許，下闊六寸許，頂兩純皆綽慢，下不勒痕，外如内之製，足狹長，色紫，類温嶰，中凹成臼。又收智永硯，頭微圓，類箕象，中亦成臼。又收古銅硯，一龜銜一硯如蓮葉，兩足，龜腹圓，墨水不可出，以筆頭就之則出也。隋唐工稍巧，頭圓身微瘦，下闊足圓爲柱，已不逮古。至本朝變成穹高腰瘦，刃闊如鉞斧狀，仁廟前多此製，後差少。資政殿學士蒲傳正收真宗所用硯與仁廟賜駙馬都尉李公炤鳳池硯，形製同，至今尚方多此製，國初已來公卿家往往有之。仁廟前賜史院官硯皆端溪石，純薄，上狹下闊，峻直不出足，中坦夷，猶有鳳池意。或四邊刊花，中爲魚爲龜者，凡此形製多端下嶰奇品也。嘉祐末，硯樣已如大指粗，心甚凸，意求渾厚而氣象益不古，純斗故勒深，滯墨難滌，心凸故點筆不圓，常如三角簇，蓋古硯皆心凹後稍平正，未有凸者，始自侍讀學士唐彦猷作紅絲辟雍硯，心高凸，至作馬蹄樣亦心凸，磨墨溜向身，墨色凸起，增浮泛之勢，援毫則不便也。唐墓中有得如蓮葉，中凹，兩足如鳳池，製甚薄，足或如棗。陳文惠丞相家收一蜀王衍時皇太子陶硯連蓋，蓋上有鳳坐一臺，餘雕花草，涅之以金泥紅漆，有字曰「鳳凰臺」，此製方直，筍在硯上，中甚平也。唐之製見《文房四譜》，今之製見《歙州硯圖》，故不重出。

南唐李氏于歙州置硯務官，歲爲官造硯有數，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往往鏤邊，極工巧。

余考前製之外尚有玉堂、玉臺、蓬萊、房相、舍人、太師、都堂、内相、東坡、曲水、八稜、四直、圓池、玉環、隻履、雙履、月池、方池、人面等製，皆是宋琢，可以爲式。近今有作長方硯，四面留闊邊，硯首作巨池，與池面似斷而連，受墨處則又微窪，俗稱攬潮硯。製雖不古，受用異常。

風字有五：曰垂裙風字，曰平底風字，曰有脚風字，曰古樣風字，曰琴足風字。四直有三：曰古樣四直，曰雙錦四直，曰合歡四直。八稜有二：曰八稜秉硯，曰八稜角柄秉硯。又有瓢、鐘、鼎、笏、鼓、梭、竹節、仙桃、琵琶、雙魚、月硯、硯碑諸式，雖古皆小樣。

論古硯

古硯之見於譜者曰：孔子硯，在孔廟，製甚古朴。右軍硯，一石，夷叟家古鳳池。一石，揚休所得風字。獻之硯，保母墓中殉葬，曲水小硯，黑而潤，底刻「獻之」，旁刻「永和」。智永硯，李商隱硯，蟾蜍樣，篆「玉溪生山房」。許敬宗硯，李衛公硯，絶妙者曰結鄰。柳誠懸硯。公權所寶惟硯，自裹鎞之。侯宗亮硯，唐彦猷得，上刻「延和」。此皆載諸硯牋者。而高深甫又載陳省躬仙翁硯，陶穀兩池圓硯，名璧友。和魯公雪方硯，周彬公金稜玉海硯，徐鬭之小金成硯，宣城四環鼓硯，李后主生水硯，即青石硯。孫之翰呵水硯，丁晉公水硯，又端溪天生七星研，玉兔朝元硯，唐澄泥八角大硯，未央宫磚研，德壽殿犀紋石硯，龍尾石筒瓦小硯，刻「烏玉」二字。石渠閣瓦硯，背篆「石渠閣瓦」四字。傍刻「嘉靖五年改製」。興和磚硯，硯首有「黄玉」二字。古瓦鴛硯尾有「元章」二字，蓋米氏珍藏印。皆可以備稽考。

孫北海承澤家藏謝道韞小硯，有銘曰：絲紅清石，墨光洪璧，資我文翰，玉砆堅質。末有「道韞」字。西樵王考功詳其文，可迴讀。

張夢符孔孫云：今御府有寶硯，上有蒼龍横硯沼中，世所謂嶰花是也。又有聚寶硯，玉板太乙船無眼而潤，悉稱寶石。

陳公密縝知端州，部民蓄奇硯，破其家得之。硯面熨斗焦如黑龍奮迅，二鴝爲目，每晦則雲霧輒興。公密没，歸張仲謀。政和間入禁中，書符其後，龍德宫服玩，爲都監王殊所匿。

寶晉齋硯山大不盈尺，或云長尺餘。高半之，中隔絶闊，前後五十五峯，一作前聳三十六峯。大猶手指，左右引兩陂陀而中鑿爲硯。一作東南有一磴，横出方平，可二寸許，鑿爲硯。有華蓋峯，月嶰，方壇，玉筍，翠巒，上洞，下洞三折相通於龍池，遇天雨則津潤，池中滴水少許，經旬不竭，李唐時物也。後歸南唐后主，主亡流轉數十家歸米南宫，刻其下，述所由來甚詳，有「寶晉齋」三篆字，及襄陽米氏世珍印。後米與蘇仲恭學士易北固甘露寺海岳庵地，遂歸蘇氏。至宣和又入御府。南渡後爲天台戴運使覺民所得，後歸其族人某，時相賈似道求之不與，攜持兵亂間，寢處與俱，乃獲全。又歷四百年，不知更易幾姓，至新安許文穆公國家，已而歸嘉禾朱文恪國祚。此研竹垞曾攜之京，爲崑山徐司寇購去，今不知所在。

僧秩周有端州石，屹起成山麓，平可受墨，米公得之甚喜，抱眠三日，屬東坡爲之銘。

李元元暉蓄米南宮端硯，背刻小米題字曰：此硯色青紫而潤，下巖石也。先公得於山谷丈室中，磨李廷珪墨，試諸葛氏筆，世間真有揚州鶴也。

虞純中硯薄唇斗池，背數星雲襲之，古玉堂硯也。銘曰：琢山骨，維端溪。星晢晢，雲襲之。懸絶壁，下斗池。

李焯，字公炤，自號和光子。周益公家有其講道齋所用硯，背刻篆曰「公炤」。又仁廟嘗以端州硯賜李焯。

玉免朝元硯，是細羅紋，刷絲，石圓，逕六寸，高一寸五分，面有葱色，免月二像巧若畫成，無凹凸以湊形似，真五代前物也。旁刻「建中靖國元年改製」，下刻篆書曰「一拳石兮呈祥，俾翰墨兮增光。出煨燼兮不敗，伊蘇氏兮其昌。張九成識」，又二行「子子孫孫，永古寶之」。

李元時古端硯廣踰尺，厚二寸，栗澤芒潤，具端石之美，琢製甚質，容水處深而底平，非邇來所有。

杜叔元君懿藏許敬宗硯，潤如玉，殺墨如風，微窪，真四百餘年物。後漁人於浙江網一銅匣，鑄許敬宗硯，兩方足，匣有容足處，即敬宗物也。君懿嘗以此硯求東坡志墓，坡辭之。其子沂復以硯求孫莘老，孫笑曰「敬宗在正堪斫以飼狗耳，何以硯爲」。

有漁於道士洑者得一硯，八角，製作古雅，背鐫「心太平庵」字，蓋放翁故物也。《劍南集》有《心太平庵詩》。三字出《外景經》「行間無事心太平」是也。此硯和州項副使得之，後歸淄川畢州守載積。

元章龍尾硯旁有「辛卯米芾」四字印，舊藏黃公道周家，後爲方侍御邵春所得。

米老云：吾收一青翠疊石，作三層，傍一磴平磨墨，上出一峯，高尺餘，頂復平，嵌巖如亂雲四垂，以覆硯，以水澤頂，則隨葉垂珠滴硯心。上有銘識。事見唐莊南傑賦，乃歷代所寶也。又收一正紫石，四疊，下有座有足，巧於瘿盂，足下起一枝細狹，枝上盤兩層，長七寸餘，闊半之，如靈芝，上銳下闊，天然鳳池像，中微凹，點水磨墨，可書十幅紙者，石理在方城右，非人力所成，信天下之瓌寶也。

玉帶生，文信國所遺硯也。生紫衣玉帶，實産於端，資質微粗，曾於信國周旋，故文士交口稱道。家竹垞、吴荆山諸先達皆作歌以贈之。

緑端松磬硯，長七八寸，蓋硯板也。上刻松枝石磬而以半磬作硯池。趙松雪銘其陰，細潤發墨。

趙魏公乙未自燕回，出所收圓端硯及洮石硯，洮名緑漪，如玉斗樣。又葉森曾見公一端石壁雍硯，名曰大雅。

董宗伯端州大硯長尺餘，闊半之，下有四足，色紫黑，質堅，頗下墨。後歸張文敏，今在周閒翁別駕處。

米太僕友石以五百金購一硯山，具七十二峯。明季流寇之亂，米氏奔迸，以古器數簏寄戚家，此爲一士夫所得。又寶一風字硯，知六合時入覲京師，往返兩月，硯墨尚未乾也。

王新城云：余舊蓄一硯山，長可五六寸，高半之，自頂至麓皴法天然，巖巒秀絶，爲大力者負之而趨，每憶之輒作米公蟾蜍淚滴之歎。

論硯價

右軍風字硯大尺餘，色正赤，理細，用不減於端，左史石揚休以錢二萬得之。仁廟中，中下巖既不能采，特重上巖，如石有鴝鵒眼布列硯中，或如北斗如五星心房像者，價已不減數萬。

宋人云：硯之價下巖水底脚石十倍於南壁石，南壁石十倍於中巖北壁石，半邊山南諸巖倍於中巖南壁石，半邊山北諸巖及龍巖中巖南壁倍上巖諸穴石，上巖諸穴倍小湘石，小湘倍後歷、蚌坑石，後歷之佳者亦與上巖諸穴石等。

《東軒筆録》云：西坑石三當巖石之一，後歷石三當西坑之一。

嘉靖間，福建有許姓者常估於蘇，過文衡山玉蘭堂，見案頭一硯，文頗珍重，許曰：「此硯閩中是處皆有。」文咲曰：「此宋貢硯也，乃端溪舊坑，不易得者。」許知其説，逾歲即攜宋貢硯二十至姑蘇，文見大駭，歎至寶何若是之多。因易其四，士夫爭購之，得高價。乙卯許復攜三十方欲赴蘇，覬厚值。時海上倭亂，遂客金陵，爲都中士大夫所獲，詢其所自，蓋得諸鄉村古寺及訓塾中，此殆宋室將衰，遷於南海，故閩廣是處有之。

米太僕硯山每天欲雨則水出，欲霽則先燥，太僕購以五百金。

王新城曰：下巖水底脚石價十倍於南北壁，南北壁十倍於龍巖、上巖，龍巖、上巖倍小湘，小湘倍後歷、蚌坑。

吴青壇曰：藏硯之人矜許掌大舊坑，非數十金不可致。至城外廟前肆中所

賈者皆屏風巖、旱坑石，價極賤，即新坑不可得矣。

前人謂端石紫而青者價值千金，今世所傳古水坑硯價反不貴，何也？蓋欲覓水巖老坑千百硯中無一硯，能辨水巖老坑亦千百人中無一人，乃知前代識者多故貴在物，今人識者少故貴在識也，然惟京師可求，他處無有。

論用硯

凡斲石硯成先以粗石磨治之，次用原石輕磨，或用細京磚帶水細擦，然後以洗淨頭髮一團，乾磨令細，再用黃蠟塗之，顏色便潤。硯有破處鎔瀝青調元損石末綴之無痕，若調生漆尤妙。石晉時關右李處士能補碎硯，畧無瑕。或云以黃蠟和墨火烘補之，非良法也。

昔人云：寧可三日不沐面，不可一日不洗硯。多洗則不燥且得神氣，一日不滌膠凝滯筆，墨亦無光。春温夏熱時霉蒸易起，尤宜頻滌。滌硯須用新汲水，不宜置爨及熟水，尤忌温水，另置大木盆，不可用磁銅器以防碰損，若於活水池頭臨流淨滌則尤妙也。

新斲之硯欲其潤，都用洗面湯候冷浴之，祇可暫用。

用鮮蓮房去四周青皮及内外白筋硬殼候乾，以六七枚爲一束，用線紮緊浸軟洗硯，次用絲瓜老筋亦能去垢。唐侍讀璚片故紙俱可揩洗，此最傷硯，不可從。

硯有積墨乃見古舊。張仲素《墨池賦》曰：「苟變地而盡黑，知功積而藝成。」又云「變此黛色，涵乎碧虚。」形容積墨妙矣。如有堆積處或謂之墨綉，當用生半夏切平磨之即去。侍讀又謂用麩炭磨濯，其説亦非。

硯宜頻易新水。

硯用則貯水，畢則乾之，久浸便不發墨。

研墨用直硯爲上，乃見真色，不攪墨。若圓硯磨則假借重勢，往來有風，雖助顏色，失墨之真。

新墨膠重多稜角，祇宜輕磨，方不壞硯。

以尋常之墨試佳硯，亦能發艷生光，特恐損硯耳。若常硯而用佳墨，不能盡墨之才，昏暗無色。

硯池水不可乾，所以養其潤，養硯以文綾，貴乎隔塵。

苦寒不宜用佳硯，石理既凍，墨亦減光。

晁氏《墨經》云：墨粗謂之打硯，墨細謂之入硯，墨不取其粗。石性堅膩如玉，潤澤無瑕，端之大概。晉宋間往往以器貯墨汁，不在磨墨也。

硯匣不可用五金，蓋石乃金所自出，金爲石之精華，子母同處則子盜母氣，反能燥石，況金堅石軟，必至挫傷，須用舊墨檀及紫花梨獨木雕成，蓋内再上洋漆以收濕氣，則墨不化水而生光。或用舊紫楠亦儘古雅。

硯匣用木，火氣耗津，用洋漆作之最有講究，其法以貢緞作胎，絹亦可。外用鹿角霜或碗砂和生漆塗上，再用褪光，歷久不壞。

匣蓋去硯必須高却寸餘，若硯本高者則又不拘。

匣取其容硯，周圍必須寬却三紙，尤爲合宜，底用細絹襯，不可用氈。

朱棟《硯小史》卷三《陶泓逸事》 蘇譜載：硯始自帝鴻，知硯即製於有文字時，在四譜中當推最古。夏鼎見於繁頌，金匱僅有硯銘。惟孔廟硯存，乃是春秋時物。至典午後所傳名硯，即存天壤間，亦恐鮮識真之目，故博求古硯者當從趙宋始。

高宗《御押鄭亨仲詩》：石渠東觀天尺五，右文儲硯一百九，銅匣珠囊漢瓊玖。《館閣録》止云秘閣硯七十五耳。

晏元獻夫人王超女，元獻有古硯，王氏舊物也，號傳婿硯。元獻婿富鄭公，鄭公壻馮文簡，文簡孫壻朱聖予，聖予壻滕子濟，俱爲執政，硯今藏滕氏。朱之孫女又適洪景嚴，亦登三府，盛事也。

李后主有青石硯，墨池中有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用之不竭。後歸朝，陶穀見而異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索之良苦，陶不能奈，曰：要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出地即死，自是硯無復潤澤。

江南故老云：李後主所用龍尾石爲天下冠。蘇魏公守杭，梁況之倅勤過，蘇公一見異之，既别遺以硯，曰：「爲異日玉堂用。」元祐六年，梁草蘇公拜右相麻，所用乃蘇公硯。

王文叔守洛，得銅雀瓦於深水中，其子爲硯，歸，黃涪翁製銘於下曰：「維曹氏西陵之陶瓦其屋，歌舞以除風雨。初不自期，爲翰墨主。不有君子，長與甓爲伍。」硯惡褪墨，大概瓦硯皆宜筆而下墨。

丁晉公宅光州，臨終以一篋寄，題五十五年姓丁人來作通判分付，至是歲丁僑來，即公之孫，發篋一匣貯大端硯，上小竅覆以碁子，揭之水一泓流出。

周仁熟與元章交契，一日米言得一硯非世間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而識。周

曰：「公雖博物，所得真贋各半，特善誇耳。」米起取諸笥，周命取水，未至呕以唾點磨墨，米變色曰：「硯污不可用矣。」爲公贈，繼歸之，米終不納。又米老嘗以端硯呈子瞻，子瞻故唾之，因以爲遺。

荆公過東坡，有硯愛之曰：當集句以賦。唱曰「巧匠鑿山骨」，久之不成篇，命駕去。

龍尾在婺源東南，開元中獵人葉氏逐獸至長城，見疊石瑩潔，攜歸，刊成硯，温潤過端溪，持獻令。令訪匠琢爲硯。南唐元宗時歙守獻硯，薦工李少微，擢硯官。

龍尾石求之江南故老云：後主留意翰墨，特貴重之。景祐中，錢仙芝守歙，得李氏取石處，大溪水深不可入，改流别道方可得入，病其須，復溪如初，石中絶，仍改溪流遵故道，所得盡佳石。

徐鉉得銅雀瓦，注水試墨即滲，鉉咲曰：「豈銅雀之渴乎？」

明内府藏硯皆刻前代年號，命文華殿中書趙士正改製，刻萬曆字。内有一硯乃唐文皇賜虞世南者，士正奏曰：「太宗賢主，世南名臣，乞留此以彰前代君臣相與之美。」從之。

潘稼堂云：自罷禁以來三四百年水坑開采止十數次。

唐紫端硯無眼，宋硯乃有眼。

錢黍谷謂：唐硯必無端石，宋硯必無水坑。二語似非篤論。

水坑明自永樂、宣德一再開，正統後采石之使不至粤，直至萬曆重開水巖。

張世南《遊宦紀聞》：高廟嘗書數語賜曹勛云：端璞出下巖，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瀦水發墨，呵之即潤，研試如玉無聲，此上品也。中下品皆沙壤相襍，不惟肌理麄而色亦如後歷新坑，皆不可用，製作既俗，又滑不留墨，即石之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瑕翳於石有嫌，况病眼假眼韵度尤不足觀，故所藏皆一段紫玉略無點綴。此亦可備論宋硯之一則，急取而録之。

端巖鑿成深穴，探穴中不可睹，但捫取之，日祇數石，在洞别其精粗，有累日不得一佳石者。

凡入穴采石必先以中牢祭之，否則雷霆勃興，失石所在。

熙寧中杜諮知端州，禁民采石，而杜獨占之，世人謡稱杜萬石。濂溪周子時提點廣南東路刑獄，惡其奪民之利，因爲題請，凡仕於州者買硯毋得過二枚，遂著爲令，諮因蒙詬。

《九域志》：包孝肅公傳》曰：端歲貢率數十，公知端，歲滿不持一硯歸。

蘇子美云：筆硯精良，人生一樂。

東坡嘗得石，不加斧鑿以爲研，後人尋巖石自然平整者傚之曰天研。此在各樣品之外，而品獨高。

唐蕭穎士嘗至倉曹李韶家，見歙硯頗良，既退語同行者曰：「識此硯乎？蓋三災硯也。」問其故，乃謂「字札不奇爲一災，文詞不優爲二災，牕户狼藉爲三災」。硯乎硯乎，能免斯譏乎？

《石林避暑録》云：硯中沫起，取耳中塞一栗投之，一再磨不復起。

坡翁龍尾月硯銘：「蓼蓼兮霧縠石，宛宛兮黑白月。其受水者哉生明，而運墨者旁死魄。照千古其如在，耿此月之不没。」端硯銘云：「千夫挽緆，百夫運斤，篝火下縋，以出斯珍。一噓而泫，歲久愈新。」又云：「與墨爲入，玉靈之食。與水爲出，陰鑑之液。匪以玩物，維以觀德。」其作孔毅夫硯銘曰：「澁不留筆，滑不拒墨。瓜膚而縠理，金聲而玉德。」斜川亦有銘云：「置之冰凝，凄然其似秋。噓之露泫，熙然其似春。」前人謂端得春温，歙同秋爽，而端歙之佳者温爽咸備。此種銘字字精深，皆匪苟作。

錢泳《履園叢話》卷一二《藝能・硯硯》 石之出於端州者，概而名之曰端。端非一種，種非一類，只要質理細，發墨易，便是佳硯。其他名色甚多，如鸜鵒眼、黄龍紋、蕉葉白之類，而石質粗笨，不發墨，則亦安用其名色耶？近日阮雲臺宫保在粤東，又得恩平茶院石，甚發墨，五色俱有，較端州新院爲優，此前人之所未見。

石之細而發墨者，亦不必端州，即如歙之龍尾、蘇之巉邨、漢宫之瓦當、魏、晉之宫殿磚，松花江之砥石，俱可爲硯。近又以日本國石爲硯者，皆出於通州福山一帶，人家牆壁内時時有之，相傳爲明時倭寇入江南壓船帶來者，其質堅而細，甚發墨，有黄紫黑三種，莫名其爲何石，近亦漸少矣。

余嘗論硯硯之工，全在乎取材，不必問做手。如硯材不佳，雖妙手亦何能爲耶？曩時在小倉山房識江寧衛鳧溪，手段卻好，惟所硯之硯皆是棄材，不過陳設案頭，與假古銅磁飾觀而已。

錢泳《履園叢話》卷一二《藝能・周製》 周製之法，惟揚州有之，明末有周姓者始創此法，故名周製。其法以金銀、寶石、真珠、珊瑚、碧玉、翡翠、水晶、瑪瑙、玳瑁、琲渠、青金、緑松、螺甸、象牙、密蠟、沉香爲之，雕成山水、人物、樹木、

樓臺、花卉、翎毛，嵌於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風、桌倚、窗櫺、書架，小則筆牀、茶具、硯匣、書箱，五色陸離，難以形容，真古來未有之奇玩也。乾隆中有王國琛、盧映之輩，精於此技，今映之孫葵生亦能之。

李兆洛《端溪研坑記》　古硯石之最著者，青州、絳州，今時則惟端溪。其山在肇慶城東三十里之羚羊峽内，高可數十仞，面西南，左抱諸巖，右臨江水，端溪遶其前而入江。坑洞之口在半山下，進洞口轉右爲摩胸石，堅不可鑿入，裸而蒲伏以進，旁有出水小池，進數武，有梅花樁五，松木爲之，高二尺餘，徑五六寸，前人用以撐石角者。凡洞中曲折處，俱有此樁。迤邐而進，即小西洞口，無石可采，久經沙石壅閉。再進即東洞，洞勢向東，故名。其地較西洞略高，其水流入正洞，故易消涸，但石質稍遜，可無庸采。過此路逕漸低，形如釜底，有名樓脚者，有名凸篷者，皆石工因其形以名之。再進即正洞，一如小西洞，無石可采。自凸篷左轉，即大西洞門，亦因向西，故名。地勢微高於正洞。洞内開鑿年久，寬大如屋，石工以鑿下廢石，隨時填砌，以防傾頹。自洞口至洞底，高下相懸約二十八九丈，一路高止三尺，寬止三四尺，不能起立。石工入者，各携小磁罈一，竹箕一，罈可容水五升，箕可貯石十餘斤，每隔三尺，排坐一人，并燃一燈，晝夜汲水外遞。洞門外開一小溝，設扉車一，用篾筐挹注内水至車下，乃扉之入溪。進之東洞須排坐四十餘人，至西洞須排坐八十餘人，方得相接，其采石一如運水人數，隔三五日，又須引去客水一次。采石必看明石脉，見鮮潤有色者然後下鑿，否則遇鑿火出并亦無用也。一歲之内，惟冬月水涸時可施工。而運石扉水，先需二月餘，一經春水發生，雖欲汲扉，技無所施矣。

端溪硯石，宋以前所開諸坑，今已無石，間有之，石色紅紫，不發墨，無可取者。惟水巖爲老坑，凡四洞，其小西洞及正洞已無可采，而東洞石質，亦復粗燥，故今之水巖石，必出自大西洞者佳。大西洞石，上中下三層質又各異。上巖之石，衆美畢備，惟色澤遜潤，落墨易乾；下巖石多水紋，面背迸透，且砂釘夾雜，欲求完璧僅矣；中層則石之腴也，青花、蕉白之爲美，其大彰明較著，茆蕉白不必純而成片，要潤而有神，色青花粗點叢雜弗貴也。惟浮沈石面，零星隱現，諦視之如髮絲，如鼠跡，如蠅翅，間錯成文者良。設一片之中，青花、蕉白二者交并，而又兼有火捺紋，如金錢圓而生動，此千百片中僅見之珍。非蕉白、非青花，亦非火捺，而或有黄龍，即金線。或有銀線，或有翡翠，或有雌鴝眼，或有水波氷裂文，亦大西洞石之美者，其瑩潔無疵，略衆美，而色較青，名曰天青，此大西洞中層稍上之石，他處無有，亦上品也。至或一片内，五色備具，如雲霞燦爛，曰古斑，曰硃砂斑，能令觀者炫目，則大西洞間出之奇矣。他如鷓鴣斑、如冬瓜瓤，人以爲石之病，其實不然，若不礙墨堂，姑聽之可耳。要之石出大西洞者，必石質細膩，襯手而潤，與墨親而無叛，扣之則其聲沈著，日光照耀無影，此爲諸坑所不及，即水巖東洞，亦相遜遠矣。

羚羊峽之口，正北向，入峽口數百武，其東有小水入之，即端溪口也。方冬時，涓涓細流耳。兩山夾溪之北，即硯石山山口，口自溪口連峯邐迤而東南，以漸高聳，其傍溪之山，僅小阜，高可十丈，其麓則老坑在焉。自舟登陸，可百步許，至坑口，口向巽，容一人側身入，入即窈黑，且益窄，蛇行乃可進。山無樹木，石之出於土者，率頑劣破碎，無可觀者。而至粹之硯，乃在其裡坑之西。緣山麓而傍江者，爲東洞山之背，爲叢坑。逾脊北下，在峽口外緣江者曰獅子口，曰水鬼洞。水鬼洞直在山下，逼江水咫尺，遥望可見。自老坑口東望，第二峯高處，有石徑，徑上石隙有鑿跡。導者云：此爲坑仔巖。山皆陡峭，不敢上，仿佛見巖上有刻字焉。導者云：自老坑而東，過宣德巖、老巖洞、坑仔歷而後至坑仔巖，皆在山半，不盡可望見也。坑仔之上，即屏風巖。踰脊北下爲屏風背，其右有飛鼠巖，有坑尾。自坑仔巖之麓，循而東行，轉而北，爲麻子坑，亦在山中，徑甚峭狹。自坑仔巖至麻子坑，中間經青花坑、瓦昂洞、杉篷巖、松樹根、龍尾青、朝天洞、石埲洞諸坑，或高或下，皆在山上。自麻子坑進山，爲早歷蕉，其背爲散錦青花，此皆與老坑相近者也。峽之外背硯洲而東北，曰沙步，自沙入曰塗口鄉，有坑曰老蘇坑。坑之對山迤東，爲飛來洞，亦曰坑頭。自麻子坑迤北，曰望夫山。又北，有龍華寺，寺後有上田坑、下田坑、虎坑、鐵穩坑。望夫山之後有文殊坑、金雞坑。望夫山之北，尚有金毛獅子、龍仔角等坑，石工亦不甚了了矣。此皆距端溪稍遠，然皆與端溪同脉者也。峽之西對端溪者曰靈山，蓋即羚羊山。山口有天后廟，廟之後，有七嶺根坑。循而南至羚羊汎，凡二十里，中間有大頭竹根坑，有阿婆巖，有金雞坑，有白婆墳，有黄魚坑，有朝京巖。朝京巖之下，有青石坑，此在端溪對峽者也，皆在緣江峽上，舟行約略可指。肇慶府城之西，有七星巖。巖之北爲北嶺，嶺下有宋坑，所謂將軍坑也。北嶺亦名將軍嶺。今洞口石壓下，不復可取。居人於其旁取石，謂之陳坑，其西爲雜坑，其下爲錦石坑，石皆相似，隨在可取。無巖洞，嶺之西爲東岡山，有東岡坑，出緑石，其下又出紅石，皆可爲硯。東岡之北，又有蟾蜍坑，坑之上爲新坑，相近又有唐寶坑。七星巖之

西，有出米洞，洞之後曰希岡。岡下爲九龍坑，亦曰梅花坑。其蒲田則在府城東之小湘峽，新蘇坑則在恩平縣之境，距端溪遠者且百里，而石色大概相似，以其同在端州，故皆謂之端石云。予所身至者，惟老坑及坑仔巖，其獅子口，朝京岩之類舟中望見之，餘皆詢之老工，得其大畧。石工云：舊開今廢之坑甚夥，渠等所不知，及知之而不能名者尚多也。

凡坑口無不險隘，僅一竇，圓尺許，解衣扶服乃可入，既入，亦僅容傴僂，問石工何不鑿作令廣，云：此是石骨，不可鐫。凡洞中石之中硯材者，外皆石骨包之，必尋其脉絡，曲折而後可取，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或寬或隘，皆鑿至石骨而止。故老坑中深至半里許，而無尋丈寬闊處，亦無尋丈徑直處。

石材中又分四層。初層頑獷夾沙不可用，二層、四層則粗燥而無潤，亦可琢治，以三層爲最佳。而此層次又非劃然分判，或一石中而三、四層間出，得完全無疵者絶難，但其中有數寸精美，可以受墨，即其傍稍雜二層、四層，不盡割棄矣。每采石出坑，初層則盡棄之，謂之石渣，老坑洞口，石渣如山，坑久不開，人於渣中檢視，亦時獲可用者。

石工謂石之青紫色者曰天青，成片青白色曰蕉葉白，四圍有火捺中暈白如脂者曰魚腦。其論石以魚腦爲貴，然魚腦極大不過二三寸，而四周火捺，極難得純淨。又魚腦心中，每有沙蛀，求大片魚腦，且無沙蛀，千不得一。魚腦黄色則又不貴矣。天青、蕉白，便有成片盈尺者，而蕉白意稍枯燥，不及天青之温潤。宋徽宗一片紫玉之語，真當家也。麻子坑魚腦殆不減老坑，而天青不如也。東洞坑仔巖俱有魚腦，沈水視之甚膩，出水覺無情，色亦稍黄。

石之細玩可愛者，無如青花，隱浮於青紫之上，似黑非黑，如紗如縠，如藻如波，映日視之，五色鮮潤，其成點者，謂之青花，結色稍黑矣。小即不嫌，大即韵魚腦，無青花，質嫩而精神不足也。麻子坑亦有青花，而不及老坑之神致深邃，餘坑皆無。

老坑時有縱横紋，或黄或白，乍視似劈裂，而細視無瑕者，工人謂之金銀線，其理甚勁而净，不以爲病，其黑紋隱起如線，磨之不平者，謂之鐵線，若在墨堂，則甚爲害矣。又有細白紋，縱横三五道，白紋旁作微暈，如畫家渲染者，謂之氷文。洞之下入水最深處乃有之，不易得也，亦非他坑所有，其鐵線則往往而是矣。石釘者，未化頑質，包於石中者也。堅不可鐫，爲石之大病。然老坑之釘，或白如玉，或紅如丹砂，或黑如漆，或青如黛，有一釘中而五色俱備者，工人謂之五彩釘，但不在墨堂，便覺點綴生妍，轉增其美。又有石斑如古銅色者謂之古斑，如鸚哥緑者謂之翡翠，皆非釘也。翡翠他坑多有，而鮮麗不及，古斑亦間有之，而五彩釘則老坑所獨矣。

有青白色浮於石面，大片閃閃爍爍如塵沙者，謂之冬瓜瓤，似是石之膘，老坑有此者，大抵是二層石。有散漫黄色者，謂之黄龍紋，似是石之膈脉者，皆疵也，亦有色如飛動點綴可喜者。

辨硯固不在眼，然眼之佳，晶瑩可愛。老坑有眼者甚少，予見老坑數百方，有眼者纔一二方耳。麻子坑眼亦殊可觀，然亦不易得也。石工能以他石之眼嵌於此石，視之幾無形跡可尋。故凡眼之不當硯位者，琢下別儲之，以爲他用，眼之佳者一枚值百錢也。亦止麻子坑可觀，梅花坑眼極多，然小而黄，不足取。

硯之斷者，石工能接之，視之無跡也，但細碎之塊，則不能粘合，詢其法，不肯言，但云：須燒斷處極熱，以藥塗而合之。燒終損硯，非佳法也。

石坑雖多，工所取者，亦不過四五坑耳。麻子坑爲新坑之最佳者，餘則坑仔巖、朝京巖、飛来洞、蟾蜍坑，取其石色尚類老坑也。其餘諸洞，或已竭，或爲石壓塞，或石質不佳，不利售，故莫之取也。肆中所鬻者，大抵皆陳坑、新蘇坑，以其取之甚易，又價賤而易售耳。余屬石工，每坑必索取一二，凡得二十餘種，種種各別，究以麻子坑爲最佳品。

凡硯坑不論在山頂山下，其中無不有水，故取石必先去水。又洞中雖冬月亦暖，故入洞者，無不躶體，洞中無不黑暗，故入采者，無不持燈。燈在洞中，氣無所洩，煙煤皆著人體，故采石而出者，下身沾黄泥，上身受烟煤，無不剥駁如鬼。

凡采石者，先雇工搭篷廠，儲糧食，備水罐，蓄油火，工之價，日率百文，食日一升，先入洞運水出之，水涸乃采石。麻子坑涸水不過三五日，故開采工費，十餘金即足。老坑須一日，晝夜輪班而作，須役二百餘人，故涸水之費，已需千金，若采石兩三月，則其費又倍之矣。所采之石，每日各以朱别之，聚於一所，而嚴守之。所得之石不分美惡，皆以日計，主工者得七日，諸工人得三日，工既畢，坑既封，乃爲鬮而分之。凡坑但硯肆有力者，即可募工開采，不請於官，老坑則必制府撫軍主之，乃開。麻子坑則知縣得主之。老坑自嘉慶六年開後遂無開者，故其石日少，但如手掌大温潤無疵者，即值一二十金，其不甚精美者，亦須一二

金；若五六寸成方無大疵，則在百金以上矣。彼都喜事文士，及守令服官此土者，無不願醵金集事，而合河中丞守孝肅投硯之戒，終不許也。

嘉慶庚辰，先生遊粵東，館於康蘭皋中丞所，越二年乃歸，此稿作於是時，中間頗有重沓，殆由隨時劄記，無意爲書，後人輯録，遂無由詳定之爾。

咸豐癸丑二年後學高承鈺謹識。

梁章鉅《浪跡續談》卷二《王右軍墨池》　今温州郡署東偏有墨池，旁有石刻「墨池」二大字，相傳爲王右軍守郡時所鑿，而鎮戎署中亦有之。或云彼是真蹟，而此是後人附會者，或云鎮署之墨池，初亦没於民間，而後理出之者。余謂《晉書・王羲之傳》並不言其守永嘉，惟郡、縣舊志，皆承宋、元數修之後，紀載鑿鑿。舊志《祠祀門》有王謝祠，在華蓋山下，祀晉郡守王羲之、宋郡守謝靈運。邑人王叔杲有《王謝祠記略》云：「兩賢治郡之績，雖世遠莫詳，而任敬序（原誤爲「亭」）《郡志》嘗曰：『永嘉自東晉置郡以來，爲之守者，若王羲之治尚慈惠，謝靈運招士講書，由是人知向學。』蓋並以循吏稱，而聲跡流播，泉曰墨池，堂曰夢草，坊曰康樂，民至於今稱之。」又《郡志・坊表門》有五馬坊，謂王羲之守郡，嘗控五馬出游，故名。又引萬曆舊志，謂墨池在城内墨池坊，王右軍臨池作書於此，米芾書「墨池」二大字。又葉式《墨池記》云：「右軍刺温，多惠政，暇輒復臨池。其制方，其水冽。或云即右軍滌研所，至今水面時時見墨點如科斗，汲之無有。」又石門勞大與《甌江逸志》云：「温州自百里坊至平陽時百里，皆種荷花，王羲之自南門登舟賞荷，即此地。」又舊志載城北八里有華巖山，中有黄巖洞，其石可爲硯。王右軍帖云：「近得華巖石硯，頗佳。」又引謝靈運《與弟書》云：「聞惡溪道中九十九里，五十九灘，王右軍游此，嘗歎其奇絶，遂書『突星瀨』於石。」又云，郭公山有富覽亭，額係王羲之筆。亭久圮，字跡猶存。凡此皆右軍在永嘉之實事，想宋、元以前尚有他書可徵，不能因《晉書》本傳偶未及之，遂斷爲右軍必未守永嘉也。今署東墨池上，隸書石刻「墨池」二大字，跋云：「《郡志》載右軍爲永嘉太守，於署鑿池，曰墨池。攷《晉書》，右軍無守永嘉事，池之有無，疑信間耳。前守劉君，諱德新，嗜古士也，因亭前有方塘，石刻『墨池』字以實之，歲久剥落，余修葺公廨，恐前人之意遂湮，命兒子壎作隸體重鐫焉。傳信歟？傳疑歟？俟論定於博聞之君子。乾隆彊圉大淵獻厲相月書於署東之留閒軒。斟城李琬。」按李係山左壽光人，乾隆丁亥戊子間守郡，距今不及百年。此石刻語意游移，殊不足爲墨池重，但惜米襄陽舊跡，不知何時爲大力者負之而趨耳。又按《四朝聞見録》云：「留元剛，字茂潛，以宏博應選，使酒任氣。永嘉劉錫祖、父掩據義之墨池且百年，後爲世僕所發，公斷其廬，得池於卧内，劉氏遂衰。」留茂潛爲丞相申公之子（子當爲孫），建炎中知温州軍州事，當時此事甚偉。所可笑者，劉氏以前賢名蹟，掩之卧内，不知是何肺腸耳。

何傳瑤《寶硯堂硯辨》

四洞先後次序

端石甚夥，其最者爲老坑，坑止一門，内分四洞。至佳者曰大西洞，而拱篷屬焉；次曰正洞，而洞仔屬焉；次曰小西洞；最次曰東洞，而廟尾屬焉。今石工以正洞及小西之佳者爲小西洞，最次者爲正洞，非不知名實紊淆，但欲藉西洞名目以動人，遂致相沿貽誤耳。兹列四洞先後之序，辨其精粗之品，其近似雜坑則分隸各洞後，而以硯巖圖終焉。

大西洞

大西洞中分五層，頂石色青紫，質粗厚，多火捺、紗紙紋、蚰蜈光，間有蠅頭、青花而色黯淡，無足貴。次爲二層，其天青如晨星初没，朝旭未升，有静穆淵渾之妙，其青花有大小相襍，精彩參差者爲子母青花，有細如纖塵，玲瓏透露者爲蟻脚青花，其蕉葉白如新剥蕉心，細膩滑澤。曹秋嶽謂蕉白石質過柔，久或剥落，品不足貴，其説非也。旁有一片紅如臙脂者曰臙脂捺，有色較深重者曰火捺。然火捺第覩托蕉白以成佳品，其質堅不發墨，祇宜在研上截及兩旁耳，鴝鵒眼亦然。眼大如小指頭，色深碧，晴或白如銀，或黑如漆，俱有光氣逼人，外有黑線圈，内有黑白暈，佳者暈至四五層。有暈無晴謂之盲眼，有晴無暈謂之死眼，晴暈俱無謂之翡翠，點不成眼樣謂之翡翠紋；以上數種皆同三層，而凝結温軟畧遜之，眼則諸層無，稍異也。三層中微分上下層。上層曰腰石，扣之如片瓦聲。老坑皆作木聲，惟此稍異。色微紫，非真紫也，深青揚紫耳。曹秋嶽高廟俱謂端石難得，純粹縝密如一片紫玉者，米襄陽謂石必貴紫。宋高宗云：璞出下岳，其色純紫。洪景盧云：色如猪肝，如葡萄，中邊瑩徹，其光可鑒粹然，紫琳腴也，皆謂宋坑耳。今之談硯者膠守諸説，動謂無端不紫，謬甚。多眼，往往有石僅數寸，竟至八九珠或十餘珠者，多青花，大如緑豆，小如椒實顆顆，有膩脂一縷迴環者曰玫瑰紫青花。下層天青較二層及腰石益加温潤軟結矣。有極細青花，小於蟻脚，日下視之，浮動如生者曰鵝毛氄青花，其大如指頭，小如黑豆，皆有一縷黑線或膩脂線環繞，内悉鵝毛氄凝聚而成者曰青花結。蕉白則細滑而渾融，其有一種生氣團團圞圞如澄潭月漾者曰魚腦

凍；錯落疎散者曰碎凍。《端硯考》以魚腦凍爲下品，誤也。魚腦凍及蕉白旁之火捺，其圓如輪者曰金錢捺；捺上有青白氣浮起者曰火燄青，更有一線紅色廻環其外者曰臙脂暈。魚腦凍、蕉白與火捺相接處有細紋縷縷，如一道活水圓旋曲赴，中多成串鳧毛氄青花者曰馬尾紋；有如冰如雪，非烟非霧，乍見之祇一片白氣，日光照之如藕絲交罥，有形無跡者曰冰紋凍。李氏《硯辨》謂：馬尾紋、冰紋祇與金線、水線等皆石質之最下，誤也。凡此皆質色兼良石，品之最貴者也。下此四層又曰三層脚底石，稍粗硬，佳者亦有天青、青花、蕉白、魚腦凍、碎凍，然瑜瑕互見，多火捺、蚰蜒光、銀線、金線、水線，三線惟銀線尚細密，不損毫，餘皆粗疎，摩之觸手。多蟲蛀，緑質五采釘，白質五采釘，釘之堅實拒刃，襍坑所無，時人藉此辨真贋，然皆石之疵也。每層佳石必有一層石殼，或黄白色、或純白色，其堅實雖不及五采釘，然亦拒刃，石上得此必多方護留，以爲大西證據，人皆以上品目之，其實石有此則必佳，而所以佳者不在此也。五層底板，不堪硯材，大塊者製爲墨盤、墨海，其留墨猶勝於襍坑云。

舊蘇坑 一名西岸

質微硬，色純青，青花、蕉白、天青俱似大西洞，但扣之作金聲，石工惡其易識，擊之使裂，無聲可辨，然反覆細驗，其粗硬渴燥氣，究不能揜，近所取更不佳。

朝天巖 一名三煇坑

質色並佳，惟蕉白稍少活氣，天青、青花俱似大西洞，然青花俱大如椒子，顆顆無分，且每顆中必有白點，扣之亦作金聲。老坑青花亦偶有中藏白點者，然必各種青花大小相襍，若一律無分者不可不辨。

龍爪巖

色青白，質少細潤，有青花作暗黑色，蕉白、魚腦凍，俱似大西洞。然石面多縱横白筋，石工謬托爲冰紋凍，不知冰紋必融液細膩，石筋則頑硬麤疎，且時有青筋，狀若細縷翡翠，每條之中首尾分緑白二色，與冰紋凍判若淄渑矣。

老巖

質細結，色嫩白似大西洞，蕉白、魚腦凍、馬尾紋，尤似水巖。然多長點、圓點、石榴仁，雖最嫩細中亦無生活氣，老坑四洞未見有此。

白線巖

多白筋，如粗銀線，石工以之充冰紋凍，然石筋粗大無活色，且一片紅灰混濁氣，無潔白融液如大西洞冰紋者。

坑仔巖

色微紫，質略細，金聲，無天青，其蕉白、魚腦凍之細嫩者，甚似大西洞，然嫩而不化，如以粉塗成者，其旁必有蠅矢點，似細青花而色甚淡，日下察之，滿面蟻脚、油迹，有緑質、五采釘，極鬆脆，可以指甲刮去。有帶黄氣者其質稍燥，甚似小西東洞。要之兩洞亦無蠅矢點，況巖石燥必作金聲。

麻子坑

色青，質細，甚似大西洞，然眼大如拇指頭，蕉白魚、腦凍皆實而滑，如粉塗成者，天青微紅。青花，多極長點，不浮動，且多織蓆紋，縷縷相續，直而不曲，其有黄龍者，可混小西東洞，然兩洞亦無織蓆紋。

正洞

正洞層數如大西，頂石色青紫，質粗鬆，多蚰蜒光，無青花，有砂氣砂眼，間有罌細者，然帶旱氣。二層無天青，色罌同大西腰石，而乏深蘊氣，亦有各種青花，然甚稀疏，少茂密者。蕉白，色亦潔白，質亦細滑，而絶少精細。青花、火捺淡臙脂色，多蚰蜒光，眼則深淺碧色，皆有晴，同大西洞。間有一種純白者，色如新剥象牙，晴如黑漆，暈數亦常至四五層。翡翠紋亦有白者，蓋翡翠紋與眼質本同類，第因其形似而異名耳。三層無分上下，有蟻脚青花、鳧毛氄青花，及青花結，無玫瑰紫。青花間有罌粗大者，其外有一層白線圈，或淺碧線圈，曰蛤肚紋青花。其産於水最深處者，有天青、蕉白、魚腦凍、碎凍、馬尾紋。且青花浮動所少者精彩色；蕉白光潤所少者鮮嫩色；魚腦凍、碎凍亦渾融，所少者純粹色；馬尾紋亦層折，所少者細膩色；則謂正洞之所以遜大西者不在質而在色可也。舊説以爲正洞多蕉白、魚腦凍、馬尾紋，但一片紅色、黄色、灰色、枯白色、古銅色，其中多如拔去猪鬃毛孔者曰猪鬃眼，黄黑點大如椒子者曰麻雀斑。不知此特洞仔中次一等石，若即一端以例全體，不幾失廬山真面目耶。無上品冰紋凍有縱横銀線罌粗，大不融液，或有如金色者曰金線，如硬裂痕者曰木線，二線皆有迹，且金線之旁更隱隱有一道黄氣，迥異大西之渾化無痕，石工亦呼爲二層冰紋云。有白點大如緑豆者曰石榴仁，今呼爲白玉點；有白筋大於金線約一倍者曰白間紋；微夾一縷嫩青色者曰青間紋，今皆呼爲白玉帶；有竝無青白筋而質理横生者曰横間紋；其横間紋内外精粗各異者曰天地分；天地分四洞皆有。有黄氣或成條、或成段，色如淡金者曰黄龍。五者雖無損毫之病，然質不能發墨，

色不足悅人，當與翡翠紋無晴、眼大、火捺同爲瑜瑾之瑕也。《新語》以白玉點、白玉帶比美蕉白，魚腦凍，兼謂四洞皆同，近來談硯者多因之。李氏《硯辨》謂黃龍僅次於青花、蕉白。二說均誤。四層雖至佳者亦無天青、青花、魚腦凍，縱有蕉白必不純，多火捺、蚰蜒光、黃龍、金線、水線、粗銀線、蟲蛀、曹秋嶽謂蟲蛀爲石之佳品，惟宋坑有之，殊不然。綠質五采釘、硃砂質五采釘及麻雀斑，又曰蝦蟇斑，斑紋稍長曰鷓鴣斑，各層皮殼多淡黃少純白。五層底板，全不堪用。

軟石洚巖

天青、蕉白俱似正洞，然質軟滑而實，色蒼白而枯，細看有黃黑晦氣。

硬石洚巖

質微硬，上層色紫白，下層色青白，似正洞，然亦有黃黑晦氣。

打木棉蕉巖

質微燥，蕉白、魚腦凍，似正洞，然紫色橫紋密密相間，不離寸許，細看有渴燥氣，質理亦疎。

塘竇巖

色青紫，質細嫩，似正洞，然鬆而不結，日下視之，尤易見。

蟾蜍坑

質細嫩，色青紫，似正洞天青，然多硃砂釘，而釘中有黑點，多水線，而線中有砂氣，其質實而硬，以刀試之，較他石爲難入。

大坑頭石

色紫，質薄，蕉白有大盈尺者，青花皆作長點。佳者似正洞，然石榴仁多而成團，扣之其聲石而大。

蒲田坑

色紫白，質粗疎，青花、蕉白似正洞；但青花暗黑無光，蕉白枯燥殊少細膩氣。

宋坑

質細結軟滑，可比正洞。色純紫如馬肝，瑩徹渾活，多鮮豔翡翠及綠色蟲蛀，端谿之佳石也。但此巖搜采已罄，惟收藏家間有之，今石工所售皆礪石耳。礪石出北嶺山，不堪硯材，以爲碑碣，久不剥落云。

小西洞

小西洞，層數如大西頂，石色微紅，質鬆薄，多蚰蜒光、猪鬃眼，無青花，或有淡色黃龍。二層間有天青，微帶灰藍及蒼白色。青花有蛤肚紋者，有蟻脚者。蕉白色紅而混濁，質薄而疎鬆。蕉白中少青花，火捺。金錢捺亦有鮮豔如淡臙脂，團結而不散者。然紫黑色較多，眼滌，淺碧，白三種，翡翠紋亦三色，與正洞同。三層色較青白，有蟻脚，青花、蛤肚紋，青花及青花結，然不多，產於水最深處者，天青之靜穆如大西而少淵渾氣。天青中亦有青花、蕉白、魚腦凍、碎凍、馬尾紋，然青花最多蛤肚紋而少浮動氣，青花之最弱者也。魚腦凍、碎凍佳者亦活現而少渾融氣，魚腦凍之最弱者也。蕉白中難得青花，尤少光潤氣，蕉白之最弱者也。馬尾紋近火捺處每有一種晦昧色而少層折，馬尾紋之最弱者也。則謂小西洞之所以不及正洞者，雖在色而實在質可也。蓋正洞截大西之脉，潔净精微之致，雖不及大西而凝結深厚，究無彼此之別。小西屬大西之支，温軟秀滑之姿，雖間比正洞而結鬆壯弱，實有天壤之殊。近來鑒硯家多謂小西三層、蕉白、魚腦凍縱少青花而純青不紅，直不啻大西，其次者祇帶微紅色，必不至或黃或灰，非正洞所能及。不知其説實囿於石工以正洞及小西之佳者爲小西最次，則爲正洞之説，斷不足憑。按：正洞、洞仔間有質甚鬆而色甚灰、火捺甚散，不及小西者，然此實非其中之佳品。若舉一以例其餘，豈特小西足加於正洞已乎。況小西亦非絶不灰不黃者，嘗問諸故老，云正洞、小西難分，畢竟正洞尚壯，而小西甚弱，此言深中兩洞利病。今小西石青白者多帶淡藍色，淡藍則灰氣也。微紅者多帶蒼赤色，蒼赤則黃氣也。灰則疎鬆，黃則枯燥，其質之遠遜正洞也何疑。無冰紋凍，亦少細密銀線，白質五采釘，緑質五采釘，皮殼僅深淺黃兩種。四層色紅不鮮艷，質硬而碎裂，多金線、水線、鐵線、石榴仁、麻雀斑、猪鬃眼、青間紋、白間紋、横間紋、黃龍、黃碧、翡翠紋、硃砂釘、硃砂質五采釘，間有三五寸略净者，究不適於用。底板尤多蟲蛀，不中硯材矣。

飛鼠巖

質鬆，色白微灰，似小西天青石，然青花色黯淡，每顆中必有白點。

青點巖

質細，色似小西天青，然眼色甚枯，滿面皆紗紙紋，不着水更爲易辨。

七稔根巖

色紫，質滑，蕉白、天青純白色，眼俱似小西，然旱氣太甚，無青花，滿身金點，斜視之星光隱隱照人。

結白巖

質結、色白微紫，似小西二層，然多緑點，或長或圓，皆如粗青花，蕉白徧身白色，無火捺，未見無緑點者。

菱角肉巖

質粗，色白，蕉白似小西三層，然質鬆而不實，色白而不潤，火捺亦多而散渙。

朝敬巖

色紫，質硬，有蛤肚紋、青花，無小青花，似小西二層，但多鐵砂釘，老坑所無。其三層蕉白青白色，魚腦凍古銅色，亦似東洞之次者，然一石中蕉白、魚腦凍判分兩色，老坑亦無。

龍尾青巖

色紫白，質略粗，似小西二層，間有甚青者，然一片枯氣，且多緑色小長點，斜視滿面蚰蜒光，扣之有石聲，有金聲。

東洞

東洞層數如大西，頂石及洞口，皆乾枯朽爛，無可節取。二層色紅黄，質枯燥，有青花及青花結，然鬆而不結，暗而不潤，多蚰蜒光、黄龍、猪鬃眼、麻雀斑，又有形如黄龍而色較紫黑者曰泥氣及黄碧、黄白、純黄三種紋，狀如翡翠。眼色亦然。歐陽文忠謂眼爲石之病，如此數種有真不如無。間有純碧、純白者暈多至四五層，其睛究粗黑無光，甚少佳品。近廟尾者色尤紅，質尤燥，紗紙紋尤密，即磨鶉極細滑，反側視之，必有一種枯燥氣，此東洞之最次者也。三層略少紅燥氣，其天青色老，無上三洞之鮮潤，其青花色淡，無上三洞之活現，即有茂密者，細視之，覺青花以外，其石質必微粗，色必微晦，蕉白紅色、黄色、灰色者居多，其最精者亦純白，惟求蕉白中之青花則不可得。魚腦凍、碎凍、紅色、黄色、蒼黄色者居多，其最精者亦鮮嫩，惟求魚腦凍中之青花亦不可得。且多麻雀斑、猪鬃眼、石榴仁、金線、水線、硬銀線、黑砂線等紋，或狀如冰紋而不渾融，石工亦謂之東洞冰紋、火捺。有淡紅而灰者，有深紫而黑者，皆不團結，馬尾紋或微黄、或淡紅，殊不生動，間有有數種之美，而無數種之惡者，不特可比小西洞，即置之正洞中亦幾無辨。大凡石之結者，其外必有一層皮殼，東洞之皮殼皆黄赤色，皮殼之裏必有一道黄氣浸淫入石，闊約一指許，至純之中斷不能無襍，此東洞之品所以居四洞之終也。四層仍有青花，點粗色暗，有蕉白皆紅黄色，有火捺，紫黑色，多黄龍、黄紋、金線、水線、鐵線、黑砂線、泥氣、麻雀斑、猪鬃眼、石榴仁、青間紋、白間紋、横間紋、硬蟲柱、硃砂釘，有暑净者如小西四層，不堪適用。底板亦與小西洞無別。

果盒絡巖

色黄赤，質粗，蕉白微紫，青花粗散，似東洞。然眼紫色，蟲蛀、砂釘黑黄色，極鬆脆，指甲可刮去。

黄蚓矢巖

色白，質粗，蕉白微紫，似東洞之次者，然多眼，色深青，暈三二層外有黑圈，睛與暈不分明。東洞以青色眼爲難得，且無顆顆睛暈皆不分明者。

虎尾坑

色青白，質鬆，多蕉白，似東洞。然火捺太淡，且蕉白之中多小長白點，縱磨鶉極滑，亦帶一種渴氣，石工謂之鹵氣。

白蟻窩巖

色紫白，多蕉白，似東洞。然質太粗，且多蟲蛀，若白蟻窩然。

藤菜花巖

色青而晦，似東洞之嫩者。然甚多石榴仁，且多紅色直紋。

黄坑

色紫，質細，蕉白紫黄似東洞。然火捺淡紅色，其燄氣散布滿面，老坑即不盡結實，亦暑收斂。

砂皮洞

青花、蕉白、火捺俱似東洞之佳者。然少細膩氣，其次者一片渴燥矣。

阿婆坑

質硬，色老，佳者亦似東洞三層。且有青花、蕉白，然青花中有白點，眼大於麻子坑，無光氣，其暑粗者則滿面金星，密灑如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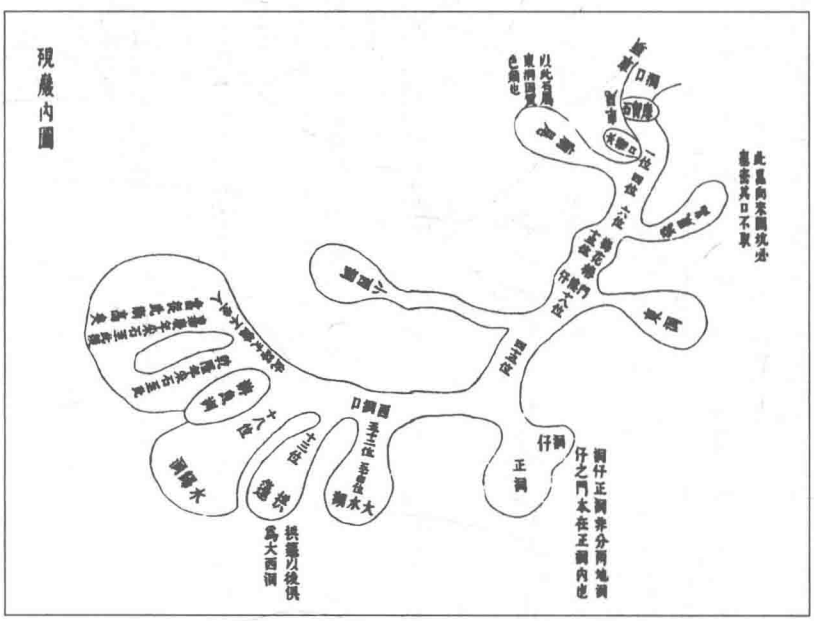
宣德巖

質堅細，色純紫，似東洞及宋坑之佳者。間有鴝鵒眼，亦端石之佳品也。然此巖搜采已罄，博識諸老猶艷稱之，瑶亦幸獲見之。

自宋以來，硯譜、硯説如林，然按水巖開於萬曆二十八年，則從前之説斷難盡合於今石矣。明季迄今，人自爲書，家自爲説，非者是之，是者非之，無怪乎《通志》譏其以耳爲目也。間有言之稍當，第於精者詳之，粗則畧之，至於真贋之辨，尤罕有及者。亦知辨硯之難，不難於識精粗，而難於決真贋乎！夫端溪之老坑止一而襍坑不下七十種，即質色甚類老坑者，亦不下十數種，苟非於同之中詳辨其異，於異之中詳辨其同，自難必魚目不混珠，碱砆不亂玉也。瑶世居此鄉，

高曾以來嗜好無間，先君子尤具特識，求硯者每得一言，輒以爲定評。不肖聞見所及，悉條記之，猶懼掛一而漏萬也。道光己丑，黄香石先生以修郡志來端州，見而稱之，遂出以問世，冀博雅君子補所不逮，使後人無譏以耳爲目，則幸甚幸甚。

洞本嵌空相通，然必循路方可達。入洞匍匐自上而下，摩胸石横亘，伏而過。凡涸水施工，列坐傳汲，水槽口爲第一位，其第四位通廟尾，六位通飛鼠巖，此巖亦有口出，距洞門不遠，十三位抵梅花樁，十五位門樓仔，十八位分通東洞、小西洞，二十三位最低須欹首，三十一二位稍高離頂一二拳，四十三位正洞口，四十七位最高可起立，五十二位横路下大水湖，五十三位接水，五十四位起水。過此約六七尺爲拱篷口，轉下拱篷，十三位起水吴太守繩年取石處，逾拱篷口約六七尺爲水歸洞口，轉下坐十八人起水，自拱篷以後，總名大西洞，以水歸洞石尤佳。再過經遊魚洲，乾隆末年采石已至此，嘉慶初漸入而高矣。洞未挹水注游魚洲，再流入水歸洞。水罌遞傳至水槽口，瀉入漕内，車出洞門，約用八十餘人，至大西洞。香山黄培芳繪圖並識。



跋

《寶硯堂硯辨》者，石卿先生所著也。洩洞府之精華，剖扶輿之秘奥，可謂文

房之諍友，石丈之知己矣。噫！自道光癸未，瀛與修邑志，延訪石工，言人人殊，難以徵信。至若唐宋以來，雖傳硯譜，郡邑前志未著圖經，繪之爲圖，匯其衆說，實自《高要志》始。今此書詳加辨正，晰分四洞，條列諸巖，如古鏡照人，靈犀燭水，洞見肺腑，不爽毫髮，苟非家學相承，安能有此真鑒哉！則此一編，即謂寶研先人手澤存焉可也。道光十年庚寅孟春，姻弟黄登瀛謹跋。

徐康《前塵夢影録》卷上　米南宫《硯史》所論，與今不合。蓋宋時盛行歙縣羅紋，今好古家尚有藏弆者，若水阮之眉紋、刷絲亦發墨，未可厚非。南唐李氏有墨務官，專督采歙石，是爲采石之鼻祖。附識於此。袁壽皆愷家藏其先德五硯，築樓於楓橋，家富藏書，五硯拓本册題咏不少。余辟兵申江，見於查氏，乃五硯中三硯，一爲元静春居士，一爲清容老人及明袁褧物。元硯乃澄泥黄色，明硯則山石旱陂硬滑。查得之袁氏後裔，其直頗昂，然只可品玩古人手澤，不足爲文房揮灑之用。按劫後五硯尚存，近爲吾鄉潘秋谷所得。

石田大硯，天然形，向在白下某姓。孫文靖公建牙兩江，有某邑令緣事爲上官齮齕，勢甚危。有友云：文靖絶苞苴，而愛石成癖。若以重資購此硯以獻，是圍當可解。某令如計以行，費至五百金云。咸豐間孫氏僑居閶門，不但古雲一支止有孤寡，即賓華亦作古矣。歲闌以此硯出售，價四十金。硯厚一寸餘，從横不及八九寸，豫粒民立太守見之，愛不忍釋，而苦無貫石田資，不得已脱貂裘入長生庫，如其直。明春，秋士爲畫金貂換硯圖，與硯之打本同裝，一時傳爲美談。越一歲，豫公隨王壯愍有齡督軍至浙，同時殉難，此硯不知下落矣。硯正面井形，背刻陽文牛形，六面皆刻字，明代人居多。太守盟心珍秘，從不示友共賞，即打本亦不能乞一紙，余先於飛鳧人處一見，後於裝池壁上，匆匆相遇，未記題者姓名，然沈翁書畫，皆鈐「白石翁」。或得此硯，而有「石田」之號歟？

紫山翁每以不得顧氏所珍石鼓硯爲平生憾事云。硯背縮摹北宋搨十鼓文，石質乃明水阮絶品。嘉慶年間硯在京師，蘇齋曾見之，蓋露香園舊物也。顧氏有復刊閣帖影宋本内經。兄名從德，弟名從義，弟官方伯歸，築露香園，覓異種水蜜桃，種之成林，實大如碗，可重八兩，俗因稱之曰半斤園桃。今大徑黄泥廣一帶，皆種水蜜桃，而顧氏巨桃久絶。

紫山翁善書能琴，於分隸尤妙。所蓄文房精品極夥，如硯則特賞盧阮，大小計百枚，皆有青花，築百花庵以庋之。其最愜心者，廑一枚如掌大，以烏角沈香製匣，真翁山所品水舫也。

舊藏康里子山研，紅漆匣，繪五采花卉，并有「蒙古」四字在四角，匣爲絹胎，入水不沈，研面一瓶形，背刻銘十六字，下書「巙巙子山研」。質黄黑色，澄泥不甚佳。中襯鹿皮一頁，背面書「崇禎某年月」。此研於道光乙未春，吾師朱碧山太守自邗江來，曾寓吴門半月，太守善指畫，長幀大幅，皆粘紙於牆，爲之兔起鶻落，令人不敢諦視，署款亦懸筆以書，真奇才也。太守爲山陰人，其弟曾爲江右太守，以躭嗜於煙，罷官，師因作《説海傳》傳奇刺之。余時學畫，遂以子山研及舊拓般若壺題名爲贄。

李申書先生兆洛官鳳臺時，以經術飾吏治，百廢具舉。其親家爲吴江吴山子育，翁邀之同往，增修縣志。暇時，訪劉厲王遺迹，土人訛爲琉璃王，臺已久堙，碎甓甚多，皆具五色，細膩堅韌，砍之大中研材，小者隨其形，篆作印章，大小不等。山翁能自琢研，佳者申翁作銘。山翁每於午餐後，令館童攜具檢歸。後甎印盡爲鄧守之所得，展轉售於澄江陳以和式金。陳與余爲舊交，曾拓以見餉。山翁爲漢槎先生後，其家法，但令子孫讀書，入泮不許應鄉試，至今不改。

王海日先生華澄泥大硯，質鱓肚黄色，四方形，徑尺，中起員臺，四周槽中皆細文，波浪層疊，取海天旭日意。背有先生自銘，四側皆明人題辭看款。楠木匣，匣面亦明季及國初人題識。按先生爲陽明父，《明史》有傳。

蓮鬚閣大硯，番禺黎美周遂球故物，頂側篆書蓮鬚閣三字。石乃明末之水阮，凡翡翠釘、白玉點、鐵捺悉備，然石材太巨，故瑕瑜互見。美周粤東名士，邗江影園雅集，各賦黄牡丹詩，冠其曹，當時稱爲牡丹狀元。

十硯齋主人黄莘田，藏硯最多。余四十年前遊雲間，曾得其一，背有記六七行，爲十硯之一。後於吴門得一小方硯，中起一員臺，臺下環繞波濤文突起，背刻莘田銘，下方印曰「黄任」。咸豐己未冬得大硯，方而四角模棱，天然形，面刻「美無度」三字，厚一寸，四方八寸，面微窪，以受墨瀋，旁鐫「非君美無度，何以□瓊琚」十字，此十硯之甲品，靡顔膩理，拊不留手，令人意消。劫後復得雲月硯，背傅玉露題畫赤壁圖，陽文，雲月在面上左首。山石崎荻，水波微雲，各極其妙。兩側圖章三，下刻吴門顧二孃製，篆書。此硯爲潘椒坡攜至楚北武穴，遇大缸廑賸半截。莘田曾任高要四會，正開阮采石，故所購獨多。罷官後，攜至吴門，佳石多付顧二孃手琢，而自爲銘，題品其甲乙。其友劉慈贈顧詩云：「一寸干將切紫泥，專諸門巷日初西。如何軋軋鳴機手，割徧端州十里溪。」亦見《隨園詩話》。同時澥江陳星門兆崙亦有詩貽顧，見陳詩集。莘田善詩工書，其詩註中引顧二孃

逸事云，能以纖足踹機軸之繩，即知石之美惡。古人有履豨之伎，同於庖丁解牛，真神乎技矣。莘田初刻詩，名《秋江集》，未幾板片散失，閩人爲之重刻，且箋釋之，間，不冇媚上官，因之被劾，歸舟渡江，以巨幅書大字曰「飲酒賦詩，不理民事，奉旨革職」，懸之檣竿，風趣正不惡也。莘田係康熙某科乙榜，至乾隆某年，重賦鹿鳴，年已八十四五矣。

順治三年丁亥至康熙廿六年丁卯，凡六開坑。《廣東新語》云：「予少時頗蓄硯，以熊開府文燦所開石爲最，次則耿藩所開，云尚藩。」按：熊在明末，尚藩削於康熙十九年，則開阮在六次之一。又竹垞《説硯》云：「予游嶺表，正值采硯時。」按：竹垞度嶺，在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已在六開阮之後矣。又雍正三年冬，開水巖，吴繩年官肇慶府，著有《端溪志》。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孫春巖嘉樂官肇羅道，開采西洞。初啓工，忽有虎來攫食犬豕，日夕守卧不去，繼之，春水驟發，工不能施而止。四十七年冬，方伯鄭公源璿捐俸開采，命郡伯袁香亭澍董其事，以時促，獨開大西洞。惜春水驟生，獲石無幾，製硯百二十方，袁公爲作《端溪硯譜記》。嘉慶紀元八月，廢慶府廣玉開阮，得大西洞石六千塊有奇，小西洞石約千凷。廣有《開阮記》刻石。六年，知府楊有源復開。道光八年冬，高要縣丞陳銓，雇役舀水，至洞傍力盡而止，未至西洞也。道光十三年冬，盧厚山宫保坤撫粤，適歲祲，與同官議以工代賑。十一月開工，次年正月取石，三月水長封陂。吴石華蘭脩目擊其事，著《端溪硯史》三卷。老友王鶴舟玉璋宦粤久，頗知各阮石質，曹翁秋舫載奎目力亦佳，因翻刻《硯史》，圖皆黄秋士繪。嘗以水歸洞硯贈左青士，所謂梭子式，玫瑰青花。水歸洞在大西極深處，最難得者。申江徐紫翁亦巨眼，嘗云：「硯品至盧阮，殆觀止矣。」且以前開采一次，有一次之良材，色澤各有不同。余於劫中，見一硯髹員式，蕉葉白之上乘，名冰綃，周圍有銘，紫翁自著，肆主索價太昂，旋爲他人購去。希世之珍，失之交臂，惋惜累日。

陳康祺《郎潛紀聞三筆》卷一〇《紀文達硯銘用意》　紀文達公性好硯，嘗以九十九硯名其齋。硯必有銘，信手摛辭，皆有深意。如赤石硯云：「迂士得之，琢雕爲樸。」淄石硯云：「刻鳥鏤花，彌工彌俗。」螭紋硯云：「雕鏤盤螭，俗工之式。」仿宋硯云：「石則新，式則古。與其雕鏤，吾寧取此。」圭硯云：「腹劍深藏，君子所惡。」紫石硯云：「摭一語于葩經，曰尚有典型。」升恒硯云：「作頌稱觥，用兹摛藻。」黼斧硯云：「黼黻升平，藉有文章，老夫耄矣，猶思拜手而賡颺。」留耕硯云：「作硯者誰，善留餘地。忠厚之心，慶延於世。」壺盧硯云：「雕畫壺盧，實非依樣。」又曰：「既有壺盧，無妨依樣。」金水附日硯云：「金水二星，恒附日行，天既成象，地亦成形。」月提硯云：「緬思昌黎，百川手障。」挈瓶硯云：「守口如瓶，鄭公八十之所銘。我今七十有八齡，其循先正之典型，毋高論以驚聽。」劉文正公硯云：「如鄭公笏，千秋生敬。」又一硯云：「此是乾隆辛卯歲，醉翁親付老門生。」公歿後，其門人出公所藏硯，各拓一本，用昌黎《石鼓歌》韵，紀之以詩。

陳矩《天全石録》

春波影

石産穆坪外朗江心。江即《説文》所謂沫水也。石質青，文黑，狀類波瀾起伏，中時露金痕，冬不凍，可爲硯材。余獲一盈尺者，波文中露龍尾，尤異也。此物春夏間江浪如山不易采，冬浪平乃綞巧匠琢取之。舊例充硯貢，六年僅貢五硯，蓋難之也。昔東坡隨老蘇曾遊此山中，猶有景蘇亭遺址。惜東坡之來其年方幼，又爲時不久，故未見箸録。石之顯晦蓋有時與？并記之而綴以銘曰：鴨頭泛影，繡石瓏玲，色媲唐窑，雲破天青。

古苔痕

玉溪産白石，堅潤若玉，有斑文作黑緑色，酷肖苔痕，金點縱横，燦爛可愛。製爲硯，頗養水受墨，佳品也。

又一石出穆坪家朗江中，色淡緑而文淡黑，亦若破苔痕，以其質稍乾，用製印章。古人有尋古廟破苔痕賞玩者，惜未見此兩石耳。

蕉葉緑

靈關爲蜀後户，天險也。飛巖插空，奔泉如雷，過其地者，莫不震耳駴目。石産關之小溪中，地名小紅林，與外朗江石色同，而質遜其潤，品稍次之。余曾得盈尺者，製爲大硯，風韵可人。贊曰：清溪片石，可人如玉。生與小紅鄰，分得緑天緑。

古遺墨

玉溪産石，堅潤如玉，已著録矣。余拾得一拳，長尺餘，製爲雙硯，黑肌而黄脈，皮亦作黄色，其光可鑑，不退墨，能養水，硯石之美也。《説文》玖石次玉，黑色者，此其是與。

梅花浪

光緒辛丑春，天全小河奔流中獲此石，質如江波，點落梅花片，朱白掩映，艷若雲霞，觀者疑爲梅水所化，琢爲硯，尚有横斜清淺之致，石之清麗，以此爲極。

銘曰：水弱梅瘦，化石則堅。問石前身，曾否伴逋僊。

鑑光硯

明代陳眉公繼儒，性癖硯，家有硯廬，嘗語人曰：「文人之於硯如美人之於鏡，不可須臾離也。」辛丑秋七夕，州人有以古硯來售者，形大於掌，色青而潤，銀沙徧體，光能鑑物，又能養水發墨，然則一器而兼適文人、美人之用矣。眉公蓄硯雖富，未有如此奇者，可不寶諸。銘曰：清心鑑影，如對菱花。黑蛟起舞，光動銀沙。

著録

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一四《跋婺源硯譜》 龍尾刷絲，秀潤玉質，天下硯石第一。今其穴塞已數年，大木生之，不復可取。或因洪水漂薄，沙礫間得異時斧鑿之餘，至瑣碎者亦治爲硯，縱横不盈二三寸，稍大者即是故家所藏舊物，士大夫既罕得見，故能察識者少，而遂以端石爲貴。端石絶品猶不能大勝刷絲，東坡《鳳咮硯銘》云：「坐令龍尾羞牛後。」此乃武夷灘石，那得度龍尾前！一時謔語，非確語也。

《宋史》卷二〇七《藝文志》 《端硯圖》一卷；蘇易簡《文房四譜》五卷；唐績《硯圖譜》一卷；唐詢《硯録》二卷；李洪《續文房四譜》五卷。

陳齡《端石擬》卷首吴雲序 《端石擬》三卷，海鹽陳介亭先生所撰。先生於書無所不窺，生平箸述甚富，喜收藏古人名迹、泉鐘鼎彝器之屬，尤酷耆硯石。嘗薈萃趙宋已來各家硯譜，攷諸前聞，證以目驗，以成此一書。其中辨别坑洞之高下，石質之優劣，剖析毫芒，無隱不顯。好古者，澄心静氣，循轍以求，是書也，實可爲端石元鑑矣。余生也晚，不獲接先生音塵，屬先生裔孫仙海太守，知余有同耆，以弁言見屬，將授梓人。余卒讀之，既服先生衡鑒精當，尤服先生青花硯歌一篇，中有句云：「得之不得云有命，慎勿妄求生毁訾。」又云：「人閒清福享最難，幸獲斯珍已爲儗。」詞意深遠，無所不包，不特爲許正夫輩下一針砭而已。仙海文章政事卓絶一時，固知其淵原必有所自也。他日訪得吟賸及地學、算法諸書，彙刊行世，是尤藝林一快事也，余將拭目以俟。癸酉春二月，後學吴雲。

陳齡《端石擬》自序 予少時，誦讀之暇，惟古是好，鼎彝之外，蓄端石數種，以供揮灑，奈何祝融妬我而奪去。今且老矣，猶耿耿於懷，不獨此身未能一至端溪，得窺羚羊寶藏，且無購硯之資以遂所好。數年來，足跡無定時，得與曾客端者爲之討論，及於四方好古家，出其所藏而品定之，於是閱歷漸廣，稍具識見，因取向所編輯米元章、葉交叔、唐彦猷、蘇易簡、曹明仲、曹秋岳、屈翁山、高固齋、吴伯宷、朱竹垞之諸説徵之，未免各隨所見，各護所偏。竊不自揣，據所聞見爲是擬而折衷之，庶幾水旱有分，真僞有辨。端溪靈蘊，水巖神髓，一旦得以白之，予雖未能羅而致之，然亦聊慰所好，故是擬信足傳其髣髴，亦無忝於山靈可知矣。時乾隆庚午歲重陽後一日，桐溪歸棹漫題山水上之人。

庚午夏初，邑之好事者争尚端石，凡市廛村學搜索殆盡。於是，硯估叠至，動以水坑、青花、蕉白、紫玉、淡紫爲名，咸得厚值，購藏之家，莫之或辨，每每出以品定，不過宋人一燕石耳，未免見嗤於識者。予因有《端石擬》之作以白之，蓋擬其質、色、文、彩，以爲水巖之徵，至於石之能事，固足可稱，則鮮及之。今年夏，復檢前編，乃續擬水坑八德，以申其説，庶幾有補乎騷雅之一得。其一曰歷寒不氷，質之温也；二曰貯水不耗，質之潤也；三曰研墨無泡，質之柔也；四曰發墨無聲，質之嫩也；五曰停墨浮艷，質之細也；六曰護毫加秀，質之膩也；七曰起墨不滯，質之潔也；八曰經久不乏，質之美也。具此八德，質已邁常，信爲古今之瓌寶，可遇而不可求者也。知硯之士，幸獲水巖名璞，能時於明窗浄几，授以松煙，飽以兔穎，試觀其德，以盡水巖之能事，則遭逢之幸，豈偶然哉？慎勿匣以琉璃，襲以異錦，藏之名山，置之高閣，與塵封土瘞者何異？吾恐水巖靈蘊，八德既備，一旦出之，未忍久爲甘此寂寂也，圓機之士幸祈鑒之。辛未五月望前一日書於藜閣。

陳齡《端石擬》陳方瀛跋 右《端石擬》三卷，附藜閣十硯銘，係先六世祖介亭公手著也。公生於康熙中年，家本閩之同安，先以海氛未靖，七世祖玉昇公遵聖祖遷海之令，去家鄉十餘載，始卜居於浙之海鹽。公以入籍未幾，不欲應有司試，性磊落，又不屑事舉子業，遂貫穿百家，精地理、醫學，博涉羣書，網羅古彝器，日惟攷訂異同以自娱。晚年好道尤篤，自號青陽道人，鍵户鑪丹，人有以神仙目之者。時嘉禾項氏中落，天籟閣所庋，强半歸余家。數傳而先大父螺洲公早世，先大夫方在襁褓中，門祚衰微，故物零落，鮮有存者，爲清儀閣所得居多，

庚辛以後，浮家靡定，先澤所留，盡付劫灰矣。是册於邑城復後得之，故紙堆中尚有公遺像，并蒲團静坐圖，有吾郡王穀原比部、錢獐石宗伯諸家題句，及手抄《黄庭》諸經，皆完好無剥蝕，似未經兵火，豈冥漠中有呵護者歟。而所著《文圃山人吟賸》及地學、算法各種，皆不可復得。此册亦有數處闕文，今仍其舊，付手民以廣流傳。於戲，公天才績學，一生未遇。吾家本閩中巨族，自遷浙二百餘年，書香不絶如縷，非公厚德，曷以臻此。小子不才，不能仰承先志，追念世澤，負疚滋深。同治十一年壬申冬日七世孫方瀛謹識。

徐毅《歙硯輯考》序　天地鍾靈，有不世出之偉人，亦必有不易覯之奇物。新安文公之發源也，素稱大好山水，如黄山白嶽，練水浦江所産蒼松怪石不可勝計，而最著者惟硯然，其原有不得不辨者。自前人創奇，以爲出自歙嶽井中，盤屈以下，伏水底鑿之，得石曰歙硯。余始而疑，繼而駭，以爲硯雖微物，實宇宙靈秀之氣，文人寶之，以佐聖天子，出治四方，文章黼黻，揆厥所由，亦綦重矣。而顧産於獄之井中，深窪晦黑，憂愁陰險之地，不幾於褻厥靈也哉。歲在甲寅，奉命出守新安衛，目覩井洞隘小，無從出入，詢之紳士故老，考之圖輿諸書，並無入井求硯之説。及按唐積《硯譜》并蘇、黄文集，其形諸詩詞歌咏班班可考，始知是硯出自婺源之龍尾山，蓋新安稱古歙州，婺隸於歙，不曰龍尾，而曰歙者，統於同也。向之所傳乃前人創説，好爲怪誕不經，後人承訛踵謬，附和雷同，其誣罔不可信往往若此。雖然，猶有説。夫物非目覩不足信。心知硯之源矣，而不得硯之真，未始不爲窮理格物之一闕。幸值我皇上御極之初，以文明經理天下，諸臣工仰體上意，搆求精硯，以備文房。先是大中丞孫委其事於前太守楊，以余協理，繼則大中丞陳暨臬憲劉皆檄余尚辦前後數役。凡紳士家藏古式與硯山居民所存之老坑舊石，悉用重價徵取，搜羅幾遍。而石之粹然者，温潤静潔，文理縝密，撫之若柔膚，磨之如利鋒，方以端溪，其質其色無不遠勝，所進果稱上意，夫益信蘇、黄諸君子之著作確而足徵，所當采輯彙編爲考證之一佐者。惟是天下大矣，山川名物繁矣，而獨以此空前軼後之質産於歙者何也？蓋硯山近我文公闕里，兩間精英之氣蓄積深，斯絶人絶物，並峙而出，誠造化之有心歟。余文不足録，政不足考，他日者負笈登闕里之堂，講學課業，暇併呈政於硯，倘得我公以少微目之，斯亦平生之大幸也。嵗乾隆庚申蒲月，渠陽徐毅書於新安之米山堂。

《歙硯説》四庫全書提要　《歙硯説》一卷，《辨歙石説》一卷，不著撰人名氏。陳振孫《書録解題》載之，亦云皆不著姓名，左圭《百川學海》列於唐積譜後，卷末有跋，稱紹興三十年十二月弟左承議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邁跋，跋中稱景伯兄治歙，既揭蘇氏文房譜於四寶堂，又别刻《硯説》三種云云。案景伯爲洪邁兄洪适之字，則此二書，似出於适，然與邁跋三種之説不合。考适《盤洲集》，有蘇易簡《文房四譜》跋，稱説歙硯者凡三家，品諸李者有《墨苑》，以踵此編，然則此二種，蓋與唐積之譜，共爲三種，皆适所刻，以附於文房譜之後者，實非适所自撰也。硯説兼紀采石之地，琢石之法，及其品質之高下。《歙石説》則專論其紋理星暈，凡二十七種，辨别頗爲詳悉。唐詢北海公《硯録》見於《郡齋讀書志》者，今其本久已失傳，惟此書引有兩條，及無名氏《硯譜》引有一條，猶可以考見什一云。

《端溪硯譜》四庫全書提要　《端溪硯譜》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末有淳熙十年東平榮芑跋曰：右縉雲葉樾交叔傳此譜，稍異於衆人之説，不知何人所撰，稱徽祖爲太上皇，必紹興初人云云。是當時已不詳其出誰手矣。其書前論石之所出與石質石眼，次論價，次論形製，而終以石病。考端硯始見李賀詩，然柳公權論硯，首青絳二州，不言端石，蘇易簡《文房四譜》亦尚以青州紅絲硯爲首，後端硯獨重於世，而鑒别之法，亦漸以精密，此譜所載，於地産之優劣，石品之高下，皆剖晰微至，可以依據。至於當時以子石爲貴，而此獨辨其妄，榮芑以爲稍異於衆人之説，蓋指此類。然自米芾《硯史》已云徧詢石工，未嘗有子石，芾爲洽洸縣尉，嘗親至端州得其詳，而其言正與此合，亦足以知其説之確也。

《歙州硯譜》四庫全書提要　《歙州硯譜》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惟卷末題有「大宋治平丙午歲重九日」十字。考之陳振孫《書録解題》載有《歙硯圖譜》一卷，稱太子中舍知婺源縣唐積撰，治平丙午歲云云。其年月與此相合，然則此即積書矣。中分采發、石坑、攻取、品目、修斲、名狀、石病、道路、匠手、攻器十門。所誌開鑿成造之法甚詳，蓋歙石顯於南唐，宋人以其發墨，頗好用之，士人藉是爲生，往往多作形勢以希售。米芾嘗譏其好爲端樣，以平直斗樣爲貴，滯墨，甚可惜。而此書名狀門内實首列端樣，亦可以考見一時風尚也。《書録解題》作圖譜，米芾亦稱今之製見《歙州硯圖》，而此本有譜無圖，蓋左圭刊入《百川學海》時，病繪圖繁費，削而不載，今則無從考補矣。

《硯史》四庫全書提要　《硯史》一卷，宋米芾撰。芾有《畫史》，已著録。是書首冠以用品一條，論石當以發墨爲上；後附性品一條，論石質之堅軟。樣品

一條，則備列晉硯、唐硯以迄宋代形製之不同。中記諸硯，自玉硯至蔡州白硯，凡二十六種。而於端、歙二石，辨之尤詳。自謂皆曾目擊經用者，非此則不録，其用意殊爲矜慎。末記所收青翠疊石一，正紫石一，皆指爲歷代之瓌寶，而獨不及所謂南唐硯山者，或當時尚未歸寶晉齋中，或已爲薛紹彭所易歟。芾本工書法，凡石之良楛，皆出親試，故所論具得硯理，視他家之耳食者不同。其論歷代制作之變，考據尤極精確，有足爲文房鑒古之助者焉。

李兆銘《端溪硯坑記》附《增訂端溪硯坑志》序　譜誌之作，所以使後人有可考據也。獨至《端溪硯譜》，則不盡然。言人人殊，執其書以考今之坑洞，而賞今之岩石，多不相符，疑古人未嘗親歷其地，辨其石，徒以得之傳聞者，涉筆成書，謂之好事則可，謂之傳信則不可也。李長吉有《青花紫石硯歌》，則知端石唐時已重，然所咏僅紫端之有眼者。其實端不盡紫，紫亦不盡佳也。後人謬譏其訛子石爲紫石，不知原有紫端、緑端、白端之名，且云端溪中別有一種子石，歐陽公亦以爲小石在大石中生者，不知坑底卵石，皆堅頑絶不宜墨。惟洞内石壁精華所結處，有粗臞胞絡於外，從中鑿取硯材，斯爲子石，可以盡祛千古之疑。且古人多以所見之二二石，遂爲妍媸定論。蔡君謨、米元章偶得佳石，故以端爲佳，歐陽公未得佳石，又以端爲劣。王荆公得緑端爲美，不知其並不發墨。惟坡公云：「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縋，乃得斯珍。」則與今之水坑采石無異矣。

汪啓淑《飛鴻堂硯譜》卷首方岳薦《飛鴻堂硯譜叙》　夫譜者，普也。心有所好，普而列之，用清源用溯流也。故有年譜、有家譜、若菊、若茶、若羣芳、若琴棋印畫，悉皆有譜，名不一，義無不一。秀峰工於字學，筆墨精良，外尤留心覓硯。自唐宋元明以迄我朝，苟聞潤如玉，黝如漆，聚墨多，可飽霜毫者不計地遠近、金多寡，必搆求而得，固已盈笥而積架間。有銘言新警，篆刻離奇，難其重不能時玩，延名手摩而下之，彙成一譜，置之案頭，臨池稍暇，逐一按觀。凡古銘古篆，畢集於目睫間，則譜固惟其便，亦取硯無塵及可謂真知篤好矣。余耕是，髮已種種，因筆拙，此中佳妙茫未有知，偶於涉獵，見米顛得賜御硯抱持而出，墨汁淋漓袍袖，興會豪邁，心亦嚮往。今披是譜，爰杜數言以弁於首。屏山方岳薦書於武林卧月樓，時乾隆丙寅年嘉平月朔日。

朱棟《硯小史》黄霆序　物莫頑於石，石而爲硯，良工追琢，文士品題，傳諸奕世，猶什襲而珍藏之，此無他，天生其材必不使終老巖阿而不盡其材也。同里二坨朱子良硯材也。縝密如玉，温潤如端州上品，至詩才古雅，音韵清越，直駕龍尾、靈璧而上矣。所著《硯小史》原原本本，無一字無來歷，無一語不蕴藉，無一圖不精采，爲硯説法即爲身説法，并爲世之俗不可醫者説法也。或曰俗不可醫者，案頭無用是編，讀一二行而昏昏欲睡矣。余曰：此朱子立説之時早向佛前發願，堪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余不文，生不雅不俗之間，亟勸朱子登諸梨棗，見賞藝林，將見頑石點頭，而況寶硯乎哉。亦焉有俗人而不如頑石者哉！同學弟黄霆拜序。

朱棟《硯小史》薛體淇序　作史有三長，曰識，曰才，曰筆。讀書不貫串則無才，論斷不精確則無識，文詞不典贍則無筆，班馬范史而外代有其人，互有得失，深歎史才之少，正所以見史才之難。金山二坨朱司馬余同硯友，亦良史才也。工詩古文詞，早賦壯遊，長安久客，其意氣原欲讀中秘書，其才識不難充左右史，惜以數奇，七試秋闈，再薦不售，僅以詩名儕偶間，雅多著述。且平生有硯癖，得古今十三研，名其齋曰十三硯齋。滴水輕研，清辭滿紙，初不知境遇之窮。暇取古今論硯之書，倣史家例共成四弓，曰《硯小史》，簡鍊不如似孫而貫串勝之，古朴不如彦猷而精確過之，博雅莫如襄陽而典贍更倍之，此殆具龍門、扶風、順陽之才，而合之者，非亦體大思精者耶。二坨出晦庵先生後，年方壯盛，他日登玉堂歷鳳池如其所作石生之傳云云者，不僅目爲詩人，且進而成良史，則是編也，特其見端者也。是爲序。嘉慶戊午桂月四日，同里愚弟薛體淇拜撰。

袁樹《端溪硯譜記》楊復吉跋　端溪硯石舊有葉氏之譜、蘇氏之譜，言之詳矣。香亭先生兹記簡而明，約而達，更能括其大。凡先生詩格竟體温麗，與難兄隨園異曲同工。今觀兹記，文筆之駿偉，亦復不相上下也。乙丑仲春震澤楊復吉識。

何傳瑶《寶硯堂硯辨》戴熙序　余曩者有辨研癖，余之癖蓋不癖研而癖辨，世之可黑、可白、可寶、可商、可薰、可蓄、可飴、可茶、可賢、可否者，必求其所自出，察其所由歸，真知灼見，於余之胸勤勤焉、懇懇焉。出所得而辨諸人，務使賢者不沈埋於庸俗之手，不賢者得駕乎其上，予然後心始快，此真予之癖也，而偶寓於研。然而余之於硯也，求不當，察不精，出所得而辨諸人，人不予信。同輩鑒研之勝予者，就正之，又率高自位置，浩博無涯涘，與以研輒嫚罵，目或不正視，大都少見者其説固，多見者其詞游。余覺其中之無有也，故十餘年來，人不余信，予不自信而亦不信人。去年秋，奉命視粤學，獲見吴李廉蘭脩所輯《端溪

研史》，列諸説而按以目驗，日夕誦之，究其端緒，始知向之喋喋者曾百不得其一二也。孝廉所采諸説以何石卿傳瑤《寶研堂硯辨》爲最多而説亦最詳，石卿余不知何許人，訪孝廉已物故，方恨其書之無可證，今年試録遺，有膺名而入者，石卿也，余則大喜。俟其投卷，出七研問之，石卿優三研，劣圓硯，侃侃諤諤，無所依違，退而出其書，與其言合，石卿之於研可謂精矣，辨可謂明矣，説不固，辭不游，真知灼見，務與人以可信。石卿蓋信人也，予見石卿不獨喜石卿之能辨研，又自喜能辨石卿之爲人。且予固癖辨者，苟持其辨研之術，爲辨人之術，則他日因辨所不必辨，而遂能辨其所必辨焉，不可謂非石卿啓之，爰爲敘。道光十九年七月下澣，督學使者戴熙譔并書。

何傳瑤《寶硯堂硯辨》黄培芳序　端州星紀上應雲漢，山川孕育，産爲硯材，若羚羊峽之水巖石，殆兩粤地脉精華融結而成者也。唐宋以來，説硯者以端爲稱首，顧言人人殊，即考之國初，亦與今異。如以正洞爲上上，次東洞，西洞又次之，皆相背而馳，其他談石質名目高下，更無論矣。昔人有云：菁華日見，不能執一成説，善夫！余以輯郡乘來端州，訪寶硯堂於北郊，晤何石卿茂才，玩賞其先世所藏硯。尊甫碧山公尤神於鑒别，石卿家學相承，雖老石工尚遜其精識。余勸其勒成一編，以裨藝苑。暇日石卿手稿示余，義例甚善，大體仿《山海經》之四山分爲四洞，而以各襍巖相類者分坿焉。俾閱者既識其真，又得晰其疑似，如辨淄澠，如洞見癥結，剖論微至，遠有端緒，非取辨於立談之頃，與夫耳食悠謬之言可比也。余喜山川融結之奇不終閟，而後之説研者，咸得所依據焉，因以拙繪硯巖内外圖就正之，屬其授梓，以公諸世云。道光九年己丑小春香山黄培芳謹書。

何傳瑤《寶硯堂硯辨》林召棠序　予素不解硯，友人舟過羚羊，十錢市片石，予試而佳，乞焉。十餘年南北舟車，矮屋明窗，相伴皆此物也。甲午來端州，水巖適啓，揮毫之士，聚必語硯，予若不聞也。既狎見之，試請質之，而遂嗜之。間何石卿茂才尤精識，就求商畧，因得所著《硯辨》讀之，喜曰：此風胡、薛燭相劒之文也。吾乃今别龍淵巨闕矣。端州士人以藏硯相矜重，尤推石卿所寶爲冠絶。尊甫碧山先生特精鑒，馮魚山前輩謂可作《硯史》者。石卿既生硯鄉，承家學，又飲食嗜好於是，宜其析疑表微校量毫末間也。往時紀曉嵐先生論端硯云：宋人極重紫石，紫石不可得，乃貴蕉葉白，蕉葉白又不易得，近人乃貴青花。近時石工以純青爲絶品，遇紫石棄不視，好尚固殊耶。抑昔美今惡耶。今日水巖佳石，磨瑩精好，秀氣浮動，如春烟麗波。然持校百十年前物，其渾厚堅深，乃不古若。一巖所産，孕精儲氣，華樸隱顯，執柯伐柯，其則猶遠，矧咫聞影測，動曰：吾意其如是，殆不爽耶。今日以此事推石卿，雖曰硯之董狐可矣。道光丁酉六月吴川林召棠書。

何傳瑤《寶硯堂硯辨》高鴻序　余少時粗解翰墨，即有硯癖。每購端産，雖片材輒庋几案間，握玩不置，思一品别之。然巖分水旱，尚屬懵然，又安知水巖四洞，亦遞呈差等也。歲壬辰，幕遊端州。明年冬，開采水巖，至來春而畢。余既觸所好，會逢其適，遂懸價購求，並承友人持贈，得石數十觔，集匠開琢，日取諸史譜箋考，與廣記縣志讀之，證以目力，質以疑僞，梗概得矣。繼又讀何石卿先生《硯辨》一書，其書析水巖爲四洞，洞附近似諸坑淄澠畫然，剖析絫黍，青花結、魚腦凍、冰紋凍諸論既能發精蘊，抉淵微，至於不在質而在色，雖在色而實在質數語尤爲總握其要，旨哉言乎！辨硯之難，不難於識精粗而難於決真贋，然非薈萃見聞，别徵心得，惡能道此哉。余雅愜素懷，用壽梨棗，刷贈知交，世有嗜同吾癖者乎，此其指南矣。道光丁酉六月仁和高鴻謹序。

于敏中《欽定西清硯譜》卷首《御製西清硯譜序》　向詠文房四事，謂筆硯紙墨，文房所必資也，然筆最不耐久，所云「老不中書」。紙次之；墨又次之，惟硯爲最耐久。故自米芾、李之彦輩率譜而藏之，以爲藝林佳話。内府硯頗夥，或傳自勝朝，或弆自國初。如晉玉蘭堂硯、璧水暖硯，久陳之乾清宫東西暖閣，因思物緐地博，散置多年，不有以薈綜稡記，或致遺佚失傳爲可惜也。因命内廷翰臣甄録品次，圖而譜之，凡舊藏者若干枚，新獲者若干枚，其棄置庫中爲之剪拂刮磨鬱爲奇品者又若干枚。譜既成，欲命于敏中擬四六引言以行之。既思題句銘辭皆自作，且六日而成四十首，所爲惜淪棄、悟用人、慎好惡、戒玩物無不三致意焉，則又不可以無文而不序其梗槩也。昔許采一文人耳，藏硯幾至百枚。兹百年太平，石渠、天禄之府貯硯多至二百枚，亦不爲過而。予以爲已過者，蓋意有所好，必有所繫。若謂文房之資立言傳道，有異他物之爲，嗟夫！是予所以自解乎？抑亦所以自訟乎？乾隆戊戌孟春月下澣。

《欽定西清硯譜凡例》　一、自帝鴻創墨海之規，金匱載硯書之訓，硯之爲制尚矣。嗣後香姜銅雀間出劫灰，龍尾鵁睛别珠山骨。若宋蘇易簡、蔡襄諸人所譜，米芾之史，高似孫之箋，或摭佩之士享其敝帚，或好古之家矜其耳食，非陋即誣。是譜著録遠溯漢代，近逮本朝，凡經名人鑒藏佳硯，悉係内府舊儲，繪圖

著説，冠以御序，并錫名曰「西清硯譜」，允堪匯成巨觀，徵信墨林。

一、諸家硯譜雖間及收藏銘款，不過偶爾標題，未能遍加品藻，我皇上文思天縱，萬幾餘暇，既拔其萃，登諸翰筵，且寵以天藻，或銘或詩，信手拈出，如化工之肖物，而於斂時錫福、慎樞機、惜隱淪、戒玩物尤殷殷致意，蓋即小喻大，而聖人心法治法全體大用備焉已。

一、陶泓結友，首契墨卿，兩漢以降，玉蘭壁水著美晉時，菱鏡石渠標奇唐代，古硯流傳大約陶石二種爲夥，是譜所登，先陶於石，以未央之瓦、三臺之甎較之六朝製石，閱代尤遠，從其朔也。

一、古今佳硯固貴質美工良，而鑒賞品題因人增重，是譜叙次按時代先後，而於命名象物義取斷章，其曾經名流手澤者即以人系硯，冠於每代之首，以志雅尚。

一、是譜所登諸硯或供臨池御用，或經鑒定弆藏什襲，各有專司，如乾清宫東西暖閣三友，則緗帙同排，兩晉則綈几對列，他若十干標古而篋貯琳瑯，衆品羅珎而箱盈磊砢，譜中雖按時代裒次，散見各卷，而於圖説仍附識緣起，並與其餘陳設各硯，均於每卷子目下詳書硯貯某處，庶即分見合更便撿閱。

一、譜内硯説先尺度，次石質，次形製。無論硯及硯匣，凡收藏名人姓氏出處必核其紀年署款，公私印記，與歷朝史傳文集説部諸書符合與否，細加考證，呈覽甄定，即隻字半章亦必旁搜詳訂，間有闕疑，愈昭矜慎。其前人銘跋成文者另録附御題之後，下逮臣工奉勅恭和之作，亦得榮預簡末。

一、前人譜硯往往詳於説而畧於圖，惟明高濂《遵生八牋》圖説並列，然亦畧具形模，未彰全體。是譜所繪尺度既用線法收分，其不及分者注明硯圖之首，至其形製刻畫若蓬萊、道山、蘭亭等圖，細至夔蝸、蟲鳥無不摹寫入微，而於石質損駁、眼、蛀、金星、翡翠之屬尤極意皴染，各開生面。其有一圖繪至三四面者，蓋御題鈐寶及前人銘款印記分列各面，非是不能彙其全也。

一、是譜薈萃古今，得硯二百，陶則漢甓稱首，而唐宋以下澄泥舊製胥隸焉。石則晉硯開先，而端歙艾村諸舊石屬焉。餘若玉磁二種，雖曾載米史而流傳頗尠，且不適用。紫金、紅絲之類雖諸家亦曾記録，而石質較遜，祇堪附載，以備一體，不登正録。洪惟我朝發祥東土，混同緑砥，德比玉温，琢硯進御，經列聖暨皇上御題者甚富。謹擇其質良製佳者譜諸附録之首，以見文運肇興，扶輿彰瑞。至於硃墨二硯、倣古各式，均出睿裁評定，乙夜披章，淋漓丹墨，以殿斯譜，不獨如獅尾神王，抑足爲石友慶遭逢於不朽云。

乾隆四十三年歲在戊戌嘉平月臣于敏中、臣梁國治、臣王杰、臣董誥、臣錢汝誠、臣曹文埴、臣金士松、臣陳孝泳奉勅恭校訂。臣門應兆奉勅恭繕。

吴繩年《端溪硯志》梁詩正序　硯之爲用大矣，硯石之重端溪久矣。自唐以來，率以端谿品在歙谿之上，争寶貴焉。而譜研者不一家，評研者亦不一説。世人每依據爲品第，皆耳食也。夫時代歷久遠則陵谷亦有遷移，前人之論述詎可盡概於今日？自非探尋洞穴，推究豪芒，其能悉地脈之消長，而窮石理之精微哉。予表弟吴君淞巖以才擢守肇慶。越二年，改成事理，端谿其所治也，遂以餘閒相視開采，規費親勞，未幾工竣，稔知夫巖坑今昔之殊，質理精麤之别，暨庠水鑿石工力艱辛之狀，爰作端谿小志三卷，郵以示予，並移硯以贈。予詳閲其圖，玩其記，旁覽其采輯諸説，淞岩之於是投也，可謂勤矣。夫一硯材之細而審訂精覈若此，則其治民率屬可知矣。傳之於世，將以是志之著明，參以前人之評隲，端谿顛末可盡得焉，其爲風雅之助豈淺鮮哉。或謂宋包孝肅知端州，秩滿不取一研，史册稱美，淞巖毋乃異是乎？予謂不然，孝肅之不取一研，表其廉也，淞岩之有事茲役，普其利也，以山川精氣之結供承明著作之資，上以貢之朝廷，下以贈之賓友，取多用宏，裨益斯大，豈可以彼而例此雖然，予爲更進一解，昔蘇文忠不云乎？「詩成鮑謝石何預，華落鍾王硯不知」，又曰「真手不壞，真研不損」。寄語淞岩曉人不當如是耶？因書以爲序。薌林梁詩正，時乾隆丁丑夏五既望。

吴繩年《端溪硯志》全祖望序　宋人之爲研譜者曰蘇易簡，曰李之彦，曰唐積，爲《研史》者曰米芾。唯唐氏著録於《宋志》，然唐譜竟亦無片語傳者。及端歙争長，洪文安公有《歙研譜》，曹繼善有《歙研説》，其爲端研譜者曰葉樾，又有無名氏之《端研圖》，亦著録於《宋志》而今皆不可得見。明人所重唯端研，故石洞葉先生春及以講學魁儒亦爲端研譜，而今端志莫之載也，豈非文獻之脱失乎？吾友吴兄淞巖守肇慶，政通人和，有事開采，因爲《端溪小志》三卷，是固圖經之鼓吹也。其時予開講於溪上，因得爲之序。唯端谿之研材近亦竭矣。予欲當事諸公少休息之，以需神靈之醞釀，嘗有詩以爲研田告困，不厲民而實足以養民，雖日事開鑿無害也。淞巖固二千石之良也，必其使山有儲材而後能使地不愛寶，其以吾言爲然否。天章山長全祖望。

吴繩年《端溪硯志》杭世駿序　天地精英之氣磅礴，鬱積融結而爲山川，出雲降雨，朝嵐夕靄，變幻而不可方物，莫山若也。然觀其外或嶙峋而不可磨礱，

剖其肌或麄劣而不中攻錯。一過再過，棄擲而不復把玩者衆矣。獨粤中之山與他省異。靈山之石可鋸而爲屏，東安之石可琢而爲几，德慶之金星、高要之錦石，屏風巖之錦白，其可以利器用者僂指而不勝數也。端州羚羊峽屹然矗立於大江之濱，蒼秀綿麗，俯壓群岫，呵護之以鬼神，擁衛之以虎豹，驟侵犯焉則毛髮噤竪，喘汗反走而不敢再過，其尊嚴清峙又非他山之所得而儕也。山理縝栗而潤，可中硯材，唐宋以來暴殄取之，迄無寧歲，而山靈未嘗告竭焉。環溪而處者種子孫穀婦子仰衣食於山靈者，凡數百家，山靈亦若閔其飢，劬予取予求卵而翼之以代造物者之施濟，則山靈之爲功於端之民者大矣。吾友錢唐吴君淞巖守肇慶之二年，因民利導，百廢具脩，適當開采，先期蠲吉，躬親相視，登高一呼，子來響應，不數月而歲事，得石千枚。上上者貢之天府，以光聖天子卿雲麗日之治，磨丹握管，沛施雨露，以潤澤下土之焦枯。次者移贈賓僚，得以展布其設施，而不敢私一石焉。是一役也，不妄役一民，不虐使一夫，踴躍奔走，人忘其勞。淞巖恐後人之不察斯意也，暇繪爲圖，著説以辨其始，終成書三卷，題曰《端谿研志》，督序於余。昔宋包公拯知端州，嘗興斯役，不取一研而歸，史表其清介。夫自宋迄今，前後之守端州者不知更歷幾人，守端州者之有事開采者又不知更歷幾輩，而今之稱頌人口者獨一包公。繼自包公而後其可以信今而傳後者舍吾淞巖莫與也。親民守土之吏，寶是硯而用之，舉筆而輒思山靈不敢愛寶，以衣食斯民之意，則硯雖小物，豈無關於治道之大乎。不揣檮昧，輒陳其所見，而以復於淞巖，遂即以爲硯志序。乾隆十有九年歲在閼逢閹茂壯月朔，舊史杭世駿。

吴繩年《端溪硯志》彭端淑序　昔之評硯者有三，青州也，端溪也，歙也，而品端於次。端之産硯有三，上巖也，中巖也，水巖也，而水巖爲最。水巖之硯亦有三，青花也，蕉白也，火捺也，而青花爲最。青花之妙在隱現中濡水乃辨，得之良難，火捺則人皆見之，而余獨喜蕉白。蓋蕉白之妙有三：能蓄水一也，不拒墨一也，不損毫又一也。曩余獲端硯於京師市肆中，其中爲蕉白四面皆火捺衛之，若雲蒸霞蔚，閃爍無定，殆杜少陵所云「其滑乃清波，其光或雷電」是也。用之數年，能蓄水不拒墨不損毫，取他人所稱青花諸品較之，皆莫能及，若龍尾、紅絲吾固不得而知也，然竊意端州産硯之區當必有更佳於是者。適受命來肇，郡守吴公淞巖出數硯示余，其狀非一，青花、蕉白、火捺外，或眼若鴝鵒，或紋若金絲，或點若朱砂，或采若翡翠，襯手而潤，扣之清越，蓋山川之靈鍾此奇石，怪變不測如斯，乃嘆曩之所賞猶未盡也。既而淞巖復以所著《硯志》三卷質余，博采古今評論，又自爲説記極詳，且悉云親歷水巖，倩人力捐重貲閱數月而後得取，非易易也。淞巖守肇，留心民事，興利剔弊，而於硯瑣事亦務精詳如此，後之博雅君子當必有采於是也已。眉山彭端淑樂齋氏題。

吴繩年《端溪硯志》卷末何夢瑶跋　瑶家距端溪二百里而近，未嘗一至水巖，於硯精確殊不辨，所購皆贋鼎，蕉白、火捺雖具而枯黯無神，蓋西岸石云。今年春，忝主天章書院講席，郡守淞巖吴公以硯見餉，其一純粹無瑕顙，青花細若遊塵，其一肌理清潤，旁有銀線，並佳品也。因復得讀其所著《硯志》，自是頗能識别。又嘗疑昔人品題諸洞甲東乙西，今則反是，或謂東美已盡，若人材然，地無硃砂，遂上赤土，讀志始知石工但以洞門所嚮爲名，故東西易方，東洞靈秀所鍾，藏畜未竭，今不異昔也。公遇事精詳，衡鑒不爽，歲試賞拔士，悉院中翹楚，有觸目琳瑯之歎，孰謂此地無材者，君子不誣十室未嘗物也，妄謂楚南多石，如或者之見，祇自形其謬妄，去公遠矣。硯之有美無瑕者不易得，自昔已然，但當棄瑕録用，瑕瑜不掩正真，品必欲求全，反爲僞飾所欺，然亦坐未嘗物色耳，讀是志如親歷水巖矣。南海何夢瑶跋。

吴繩年《端溪硯志》卷末吕伊跋　硯石之重端溪尚矣。淞巖吴君擢守肇慶之歲，適有事於開采，程功董役之暇，因爲輯録《硯志》三卷，徵引甚精覈，而冠以端州硯坑圖，記大西洞硯石説各一篇。《春秋公羊傳》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古今之爲硯説者言人人殊，蓋傳聞不如所聞，所聞不如所見者，大抵如斯也。自斯編出而凡欲因以辨真贋，考妍醜者既流觀泛覽於古今人之所云，而又一折衷以淞巖之説，庶幾其思過半矣乎。而吾益有感於淞巖之治郡也。夫鼓吹風雅，扶樹道教，硯之爲物薄而用可重焉，矧其爲貢之尚方，以備聖天子宸翰之灑者哉。淞巖爲人，詳密精審，動中程度，自開工之始，以迄工竣之餘，既目擊其殫思畢力，敬謹從事矣。即此一編之作，亦辨晰推求，反覆再三，若惟恐偶有訛誤焉者，則夫臨民率屬之大，其不肯聊且粗略以内負厥心可知也。古大臣小物克勤，正於人所忽不經意之處，愈以徵其恪□有位焉。不然淞巖固良二千石也，豈與經生家之誇博綜矜考據者等哉。讀是編者，夫亦可深長思矣。同學愚弟耜堂吕伊跋。

吴繩年《端溪硯志》卷末王永熙跋　右《端溪研志》三卷，郡憲吴公所采輯也，鐫於乾隆丁丑之秋。越庚辰，公俸滿，循例入覲。挈眷旋里，遂載版以去。未幾，公下世，原版不復可見，而所貽數帙不足以應索者。因稍節其複，仍爲三

卷，付剞劂氏重鋟之，既供同好之求，且得以廣公之傳云。楚州王永熙跋。

王繼香《醉盦硯銘》俞樾序　古人槃盂几杖無不有銘以自警也。後世不復有此意，且尋常什物亦無可銘。吾人於日用之物，其必宜有銘，且銘之而宜者，其惟硯乎？《東坡集》中多硯銘，皆詼譎有奇致，余喜誦之。醉盦王子示余《硯銘》一册，命意雋永，用筆崛峭，可與東坡諸銘並傳矣。昌黎云：「若使乘酣逞雄怪，造化何以當鐫鑱。」今以醉盦勒銘，斯真乘酣而逞雄怪矣。爲硯一喜，爲硯一驚。己卯春日曲園居士俞樾。

王繼香《醉盦硯銘》沈寶森序　余石交王君子獻，早歲蜚聲，爲騷壇周鄧，近年隨宦勾東，益耽古藝，尤工八法。君越中舊家，先世藏硯不少，經亂散失，因復購集，懲其易散，各繫以銘贊，計十九首。鄧人士傳鈔殆遍，乞出己貲付刊，君不能禁，乃寄示余。余羸老也，以視子獻之雋銳，其才可懷，其年尤不可及，苟充其好古之癖，研經而砥道，則物恒倫敘之地，安知庸焉常焉者之不更勝於新奇也。至銘辭之古雋簡潔，越縵言之詳已，余何能贊一辭也。戊寅十二月上澣，山陰沈寶森。

王繼香《醉盦硯銘》李慈銘序　銘辭樹骨於《選》，而左以《世説》、《語林》之名，雋精致密察，發爲光華，無美不臻，與題悉稱，上之足與鍾嶸《詩品》、懷瓘《書斷》等並絜天芬，次之亦足與蘇黄題跋、米岳評贊等同標禁臠，題下小序亦皆峻潔雅令，有不盡之旨。崑山之玉片屑皆珍，即此孤行已爲卓絶。京師冬夜，寒雪滿窗，燭火霜清，茶光月綺，點讀一過，筆舌俱香。戊寅十月二十一日丙夜，越縵李慈銘識。

王繼香《醉盦硯銘》王蛻序　銘辭之作，肇端先聖。銘之爲言名也。遇物能名，君子是程。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道不可見，因器而流形，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醉盦王子銘其硯十又九。一物之微貫乎終始，片語之貴重若球琳。不曰白乎，不曰堅乎，涅不淄而磨不磷乎？爲同爲異，必有能言之者。戊寅季冬望日，黄巖王蛻題記。

王繼香《醉盦硯銘》自序　硯之製以玉、以晶、以銀、以錢、以瓦、以甎、以澄泥，以哥窯，最奇者以竹，以紙，而石其庸者也。硯之石曰青州，曰絳州，曰歙磯，最異者曰賀蘭，曰松花，而端與歙其常者也。硯之象爲窪，爲仰，爲衰，爲橢，其巧者爲雲鳥，爲器物之屬，而方圓其質樸者也。硯之誌有譜，有録，有傳，有史，有記，有箋，有説，有評，有圖畫，其題目一二者有歌詩，有銘贊，而於銘贊爲尤宜。唐宋已來，品題富矣。自後世胡墨合、墨壺之製，於是擣者盆磨者，磴人樂其事半而功倍也，爭以奇巧相尚，而好硯者或寡矣。余先世不乏藏硯，至家君搜羅益富，一燬於火，再燬於兵，蕩焉泯焉，劫後稍稍物色，四方朋輩亦投其所好，雖不逮向者什之三四，而足資品題者可十餘枚。石多端歙，象半方圓，非質樸即庸與常焉。余庸常人也，則數硯之歸余宜也。余不善相硯，亦未嘗癖於硯，特自歎冷落棄置適類乎此，又懼物之聚而必散也，因各系銘贊以傳之。雖然，物之傳否存乎其人，余非其人也，微特岳忠武之端石，文信國之玉帶，與夫趙忠毅、黄忠端、張忠烈之遺硯，焜燿宇宙。硯固以人重，即李之結鄰、米之研山、蘇之涵星、陶之璧友、徐之金城播諸藝林，亦文房嘉器也。而庸庸如余，雖銘之贊之，適以累硯之質且樸，又奚足爲硯重。然而琢磨之範，砥礪之資古人能自得師則即以硯爲砥焉、礪焉、砭焉，可也。銘云乎哉。光緒三年歲在丁丑秋九月，會稽王繼香識。

王繼香《醉盦硯銘》葛元煦序　《醉盦硯銘》一卷，會稽王子獻孝廉箸也。孝廉爲景瑗廣文仲子，性敏才贍，工詩古文詞，近隨侍四明，偶與座客品硯，醉後援筆撰《硯銘》若干首，一夕而成，詰旦好事者傳鈔殆遍。余未識孝廉，從其門下士潘笙甫舍人處得窺副本，愛不釋手，爰付之梓，以公同好。舍人述其師乃祖諱銘，故稿中銘悉作詺。又言孝廉五應春官不遇，南返遂陶情詩酒，放浪於蛟門鮚埼間，宜其譬伊之致時露行間，窺豹一斑，識麟半趾，亦足以覘其所蘊矣。光緒五年閏三月仁和葛元煦理齋氏識。

盛百二《淄硯録》沈楙悳跋　秀水盛柚堂先生，山左循吏也。鳴琴之暇，留意文房。兹《淄硯録》一卷，余購之書賈，雖寥寥數則，而援引精詳，行書莊重，如見其人。自云見聞未廣，弗付剞劂。然淄硯字有專録，先生采摭之餘，兼能旁及鄰封所産，亦可以繼米史、高箋成一家言矣。辛丑秋日吴江沈楙悳識。

藝文

韓愈《韓愈外集》卷五《高君仙硯銘并序》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外稜孤聳，内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物。寶而用之，請予銘底：

仙馬有靈，迹在於石；稜而宛中，有點墨迹。文字之祥，君家其昌。

韓愈《韓愈集》卷三六《雜文・瘞硯銘》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舂官，實三年登上第。行於褒谷，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於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李賀《李賀詩全集・楊生青花紫石硯歌》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佣刓抱水含滿唇，暗洒蒼弘冷血痕。紗帷晝暖墨花春，輕溫漂沫松麝薰。乾膩薄重立脚勻，數寸光秋無日昏。圓毫促點聲靜新，孔硯寬頑何足云。

徐鉉《騎省集》卷一四《硯銘》 它山之石，是斲是治。荊藍表瑩，雲露含滋。執簡而至，磨鉛在茲。言出乎身，文以行之。噫嗟君子，慎爾樞機！

吳淑《事類賦》卷一五《硯賦》 采陰山之潛璞，琢圓池於壁水。成墨海於一紐，侔夏鼎之三趾。選自斧柯，置之綈几，或采於吳都山下，或取於永嘉溪裏。若夫蓮葉馬蹄之狀，圓天方地之形。木則貴其能軟，玉則取其不冰。鴿曾聞於銜水，蟻或見於沈腥。滴蟾除之積潤，點鴝鵒之寒星。爾其郎官之樣，終葵之製，甄后則以爲常用，宇文則不能久事。劉弘嘗接於晉武，彭祖曾同於宣帝。盧携怒以相投，韓愈述其先瘞。至於梁武不珍於翔鳳，道支初得於浮楂。蚌貽庾翼，鐵遺洪涯。玩薇茫之金線，重點滴之青花。亦聞稠桑美石，興平青色，筆運翰染，浮津輝墨。學時方俟於凍開，洗處常聞於水黑。張華以麟筆同賜，王慈以素琴并得。取端溪者價重千金，出青州者名標第一。或爲祖先而增感，或因雷霆而遽失。至其汾水精奇，墐泥妙絶，歙山既重於龍尾，西域但施於竹節。秘雀臺之滑膩，寶栗岡之潤潔。斯所以作城池於筆陣，非徒比石墨於讒説也。

宋祁《宋景文集》卷二《古瓦硯賦》 有知己者，貺予以古瓦硯一枚，温潤可嘉，寶玩無斁。感物銘惠，因爲賦之。其詞曰：粤有雅器，以硯爲謚。本瓴瓦之微物，荷坯陶之洪施。嗟興廢之靡常，念終始而殊致。昔何爲而湮没，今何爲而見異。得非大厦雲構，飛甍山峙。凌霧概日，横廓蔽里。宫窈窱而相屬，闕觚稜而叢倚。敞金谷之爲樓，會叢臺而成市。莫不狀翠鱗而隱軫，浮青煙而旖旎。陽烏結阿以上承，玉女飛牕而下視。忽代往而棟撓，俄人非而室燬。遇昆陽之飛屋，逢霍家之徹第。化魏宫之鴛翼，災柏梁之魚尾。於是星墜冰散，光沈物遷。狼籍舊圃，沉埋野田。失虬檐之瑞色，掩銅雷之餘鮮。朽壤晦兮何日，縹苔封兮幾年。或深耕而出壠，或被發而當阡。詎毀方之可冀，甘勝注之長捐。何智者之胥會，爛奇姿之下顛。感無情之舊物，將有用於羣賢。爰究爰度，載磨載鐫。因其窳以爲受，即其陋而成研。我質具矣，幽光粲然。純漆侔黑，潤珉訂堅。謝泥塗之幽處，升文史之長筵。或兔穎而前試，或雞距而相鮮。荷提携於手澤，涵文飾於言泉。若乃尼父作經，太沖能賦，伯英臨池，王充置柱，君苗未之焚棄，范喬見而悲撫。雖寶肆之非齒，幸哲人之攸御。摩頂至踵兮墨之徒，將效勤於斯語。

蘇軾《東坡全集》卷九六《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洗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予劍，參筆墨。歲丙寅，斗南北。歸予者，黄魯直。

蘇軾《東坡全集》卷九六《故人王頤有自然端硯硯之成於片石上稍稍如磨治而已銘曰》 其色馬肝，其聲磬，其文水中月，真寶石也。而其德則正，其形天合。其於人也略是，故可使而不可役也。

蘇軾《東坡全集》卷九六《周文炳瓢硯銘》 以汝爲硯，罌肖而瓢質。以汝爲瓢，硯剖而腹實。飲西江之水，吾以汝礪齒。懸河之辯，其以爾借面。不即不離，孰曰非道人之應器。

蘇軾《東坡全集》卷九六《王定國硯銘二首》 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發劍，予以試墨。劍止一夫敬，墨以爲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以納諸聖賢之域。

月之從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將此是似。黑雲浮空，謾不見天。風起雲移，星月凛然。

蘇軾《東坡全集》卷九六《唐陸魯望硯銘》 噫先生，隱唐餘。甘杞菊，老樵漁。是器寶，實相予。爲散人，出叢書。

蘇軾《東坡全集》卷九六《天石硯銘并敘》 某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穀行宅隙地中，與群兒鑿地爲戲。得異石，如魚，膚温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爲硯，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某，曰：「是文字之祥也。」某寶而用之，且爲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於德，或全於形。均是二者，顧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散亂。明年至黄州，求硯

不復得，以爲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書笥，忽復見之。甚喜，以付迨、過。其匣雖不工，先君手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蘇軾《東坡續集》卷二《偶於龍井辨才處得歙硯甚奇作小詩》 羅細無文角浪平，半丸犀璧浦雲泓。午囪睡起人初静，時聽西風拉瑟聲。

蘇軾《東坡續集》卷二《次韵和子由欲得驪山沉泥硯》 舉世争稱鄴瓦堅，一枚不換百金頒。豈知好事王夫子，自采臨潼繡領山。經火尚含泉脉暖，吊秦應有淚痕潸。封題寄去吾無用，近日從戎擬學班。

蘇軾《東坡續集》卷一〇《孔毅甫鳳咮石硯銘》 昔予得之鳳凰山下龍焙之間，今君得之劍浦之上黯黮之灘。如樂之和，如金之堅，如玉之有潤，如舌之有泉。此其大凡也，爲然爲不然。然也雖胡越同名猶可，不然徒與此石谿而産，何異於九鵬而一鸇。

釋惠洪《石門文字禪》卷二〇《端硯銘》 破韜玉之蒼石，出孕金之晴川。解碧谿之封裹，割紫雲之芳鮮。從連眉之僊子，供倒流之詞源。

釋惠洪《石門文字禪》卷二〇《歙硯銘二首并序》 東坡得唐林夫歙硯絶妙，然其心甚隆，坡惜之，以向林夫曰：「琢硯者欲磨平其隆，百年之後用之，方爲妙耳。」

外儼豐碩，中含清堅。而質常潤，如舌有泉。滑足金光，碧生霧曉。平其微隆，多年方妙。

體切玉潤，膚刷絲文。書城之友，歙谿之珍。貌貴端重，德貴粹温。是故覺範，於硯亦云。

釋惠洪《石門文字禪》卷二〇《龍尾硯賦并序》 予所蓄龍尾硯，比他硯最賢。龔德莊從予乞曰：「此石宜宿玉堂，豈公所當有耶？」既以與之，又戲爲之賦。其詞曰：

柳子嘗有言曰：「硯之美者，唯青石最賢，而絳石次焉。自絳、青而下，蓋亦不數，而世亦無傳。」何温然之子石，出高要之晴川。方其始造也，祠中牢以匈祐，犯驚湍之洄漩。探萬仞之崖腹，取勁石之堅圓。裹碧草以徑出，割紫雲之明鮮。縈金縷於廓岸，張鴟目於坳淵。於是房以玉室而綈以錦衣，名以虚中而以居默字之。適風檑之春晝，偶莫逆於書幃。管城子方蒙茸而落帽，燕客儼峨峨之豐頤。愛知白之盡展其底蘊，而看君答煙霞之譚詞。粲古今於立頃，而觀者若未始與聞。而有知以其有是之德，故君子見録而不遺也。蓋嘗罥網而出鯉，昭以佳瑞而生之。涸於順山而鴿致，浴於越池而水縮。姿端重而有墨侯之封，腰微坳而作郎官之狀。逸于闐青鐵之羣，秀蟾蜍玉器之上。又嘗污盧携之怒裾，印太真之醉掌。泮紫金於藥鼎，鎗清聲於書幌。殆其棄而弗用也，猶賸餘骸於弟子，痤朽骨於草莽。而狂生乃以鐵竊其名，而市工仍以瓦肖其像。由此硯之難致，故紛謬僞之欺誑也。顧予此硯之清堅，出於歙溪之湄水。乃陋南荒之蜮肝，而竊自比於龍尾。匀數寸之秋光，温一片之和氣。疑初得於魯祠，何朴美之如此！從予游亦有年，愛其忍垢之類己。嗟所值之不遭，紛白眼之相視。獨一龔之可人，輒傾蓋而見喜。將提携而去歸，置玉堂之棐几。稔亨奮而逃窮，脱怒罵之焚毁。終未免腹洞於暮年，而猶勝支牀於壯歲。子行勉矣，予將觀子與管城輩耕於無所不知之鄉，而至豐年之義理也已。

釋惠洪《石門文字禪》卷二〇《五老硯銘并序》 杜季楊奉使湘南，過九江，見廬山而愛之。得拳石於九嶷山之下，類五老峰。有坳其痕如硯，季楊欣然置几案間，名之曰五老硯。余觀之於南楚門舟中，爲之銘曰：

廬山五老，寒翠倚天。公嘗過之，望見垂涎。揭來幽夢，時歷其顛。九嶷之下，得石如拳。二三君子，聚首比肩。豈其遊戲，分身則然。下有坳處，形如玉淵。疑有神龍，風雷播掀。以當吾硯，刷其芳鮮。醉中落筆，粲義雲煙。我作銘詩，擘窠爲鐫。袖歸中朝，爲好事傳。

釋惠洪《石門文字禪》卷二〇《王裕之求硯銘爲作此》 吾聞大梁之東郭有硯臺焉，而自然成坳淵，挽九江之水以爲滴，聚桐柏之色以爲煙，借温江卓筆之峯以蘸其尖，展青天以爲紙，書吾餞君之詩情與曠野以相連。吾輩留滯南楚思上國而未得以還轅，雖然會當與君握手州橋踏月以話湘川。是時君必折蟾宫之桂，我亦腰金紆紫揖讓於人主之前。此言蓋理有固然，非狂且顛也。

楊萬里《誠齋集》卷九七《七星研銘》 端溪七星研，紫巖先生故物也。其子敬夫以遺予，則銘而藏諸。

金玉其聲，追琢其泓。端溪之英，紫巖之明。維仲敬父，詒我誠叟。發櫝瞻之，日中見斗。楊氏所客，墨氏所國。逃楊逃墨，子將奚適？

李洪《芸庵類稿》卷六《紫微龍尾硯銘》 余生歲在己酉，大駕南巡，先公扈從，掌誥紫微閣下。渡江故物散逸，得龍尾圜硯焉。於時天子焦勞庶政，躬攬豪傑，思濟多艱，以圖中興復古之功。初詔誥命令布於四方，武夫悍卒讀之流涕，按劍而志存伊吾之北矣。將相同心，共獎王室。聖主推赤心置人腹中，故建炎

德澤，深結民心。惟我先公以一身執羈靮，從上於艱險中，能導上意，鏗鏘震盪，濃墨大字，摹寫天地，發揮日月，俾民咸曰大哉王言。方其搦寸管於屬車警蹕之間，使如雷如霆，號令迅速，與夫吮墨盾鼻而草檄，橫槊馬鞍而賦詩，固不俾矣，斯硯有助焉。皇天悔禍，成今日中興之業，亘越古昔，丕丕之基，對天無競，緊前日作士氣，得民心之故也。彼有曝茆簷之冬日，話玉堂於田舍，況茲硯爲李氏之寶，豈與文房之玩可同年而語哉！謹勒爲銘，以示子孫，使毋忘先德，益勵報君之忠也。

月團團兮，望舒之魄也。顧兔薦穎兮，燃桂以爲墨也。雲蒸霧蔚兮，中興之德澤也。從冰龍兮，浮日域也。拂扶桑兮，宇宙窄也。驅雷霆兮，拯人厄也。戮鯨鯢兮，妖蟇磔也。玉振金聲兮，君子德也。摛藻天庭兮，文華國也。韋編三絶兮，探其賾也。抱槧懷鉛兮，玄尚白也。志在《春秋》兮，麟之獲也。誦龍蛇之章兮，去無迹也。子孫寶之兮，不在乎龍尾之石也。

李洪《芸庵類稿》卷六《漆硯銘有序》　昔北海侯譜硯，載古以玉石、雷斧、鐵甓爲者，惟晉太子納妃有漆硯，余得之永嘉，髹工凝漆而成，勒銘識之。

孚尹縝栗，謂爾玉質。温潤而澤，則凝其石。追琢就窪，墾然無瑕。鄭人腊鼠，荆山抵鵲。靡涘三獻，薦於几格。意鹿臺髹工之棄，孔壁汗簡之餘。友陳玄與毛穎，伴草玄而著書。

薛季宣《浪語集》卷三二《研銘》　剛方正潤，磨而不磷。凹凸無庸，不安則震。

樓鑰《攻媿集》卷八一《族兄德潤硯銘》　惟端溪下巖之石，藏古麗州之樓氏。用以射策閱三世，孫子相傳寶千祀。

樓鑰《攻媿集》卷八一《王端本硯銘》　四圭兩圭同一邸，未聞一璧踞十趾。玉有五色今乃紫，磨以禹圭滃雲起。羲獻傳家不知幾，傲睨揮毫約詩史。淮水不絶璧不毁，書種綿綿尚百世。

崔敦禮《宫教集》卷一二《硯銘》　異哉，崔子之硯也！鏤獸以爲模，環山以爲池。獸有炳蔚可見之文，山有清明秀異之姿。斯二者皆象夫君子所爲。異時藻潤邦光，粉飾王庭，則出而用，不然且柙而藏之，所謂天在山以蓄德，含其章而發之以時者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之四《買硯詩》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其除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

葉寘《愛日齋叢抄》卷三　《夢溪筆談》記商洛間兵官賦詩云：「人生心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檄去。頗類坡詞「不如歸去，二頃良田無覓處；歸去來兮，待有良田是幾時」。近如徐淵子詩乃云：「俸餘宜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甎。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

方岳《秋崖集》卷一八《擬文房四制・石鄉侯石虚中除翰林學士誥》　朕慨想碩儒，煥興文治。它山之石可攻玉，既久琢磨；《祈招》之音式如金，是資潤色。時予端彦，遂長禁林。具官某，温潤乎其粹中，凝重乎其方外。磨而不磷，常面屈其坐人；鑽之彌堅，亦眼高於餘子。有美傅巖之璞，居然孔席之珍。一卷石未足多，乃獨專於文翰；萬斛泉所宜出，且世掌於絲綸。屬禁省之久虚，趣宗工而入直。方且研究乎墨卿之妙，與之提携乎香案之旁。歷代寶之，龜玉無櫝中之毁；台輔器也，鼇扉極天下之英。是爲天子私人，所謂文章宿老。噫，出一言以悟主，正賴切磨；煉五色以補天，毋忘起沃。其發爾蘊，以昌斯文。

方岳《秋崖集》卷一八《擬文房四制・賜石虚中辭免翰林學士恩命不允詔》　處翰墨之林，非毫士即素士也，而得端士之難，若卿者可謂端也。已直方大，其學《易》者歟？金玉其相，其學《詩》者歟？望之儼然，即之也温，其學《禮》者歟？潛珍巖穴之中，獻璞匠石之手，所以磨礲其性質，追琢其文章，有年於此矣。入直鼇禁，時從予游，寶而器之，遠出時彦。若曰頑鈍，則誰汝孚。鳴謙雖休，毋或辭費。

《硯譜》

謝銅硯筆格啓

庾肩吾《謝銅硯筆格啓》云：煙磨青石，已踐孔子之壇；管插銅龍，還笑王生之壁。

石硯賦

黎逢《石硯賦》云：琢而磨之，其滑如砥。欲研精而染翰，在虚中而貯水。水隨量而還周，墨浮光而黛起。明而未融，是以爲用。久而不渝，故以爲美。成器尚古，微闕里於素王；匠法增華，參會稽之内史。又云：一拳之石取其堅，一勺之水取其浄。又云：對此大匠，厠諸鴻筆。見琢於殺青之晨，爲用於草玄之日。

硯詩

僧貫休硯詩云：低心蒙潤久，入匣更身安。

石虛中傳

文嵩《石虛中傳》云：石虛中，字居默，器度方圓，中心坦然，若汪汪萬頃之量，封即墨侯。與宣城毛元銳、燕人易玄光、華陰褚知白皆同出處。

虞集《道園學古録》卷三《謝張書巢送宣和瀘石硯》 巢翁新得瀘州硯，拂拭塵埃送老樵。毀璧復完知故物，沈沙俄出認前朝。毫翻夜雨天垂藻，墨泛春冰地應潮。恐召相如令草檄，爲懷諸葛渡軍遥。

虞集《道園學古録》卷四《韓氏陶硯銘爲潘憲臣作》 大陶軒轅範阿泓，摶丹合土水火並。隤然凝質幾天成，重厚密澤堅方平。發揮文章著光晶，磨涅千歲無毁傾。潘甫愛之如奉盈，有虞尚陶爰勒銘。

虞集《道園學古録》卷四《洮硯銘爲陸友仁作》 雲生洮中化完玉，膚理縝潤色正骍，保而用之吴郡陸。

虞集《道園學古録》卷四《硯銘爲斡克莊作》 毓德深泓，達材清明。磨礱圭角，浸潤光精。至溥之澤，至華之英。作爲文章，以頌治平。

揭傒斯《揭傒斯全集・詩集》卷四《硯山詩》 山石出靈璧，其大不盈尺，高半之；中隔絶澗，前後五十峯，東南有飛磴横出，方平可二寸許，鑿以爲硯，號曰硯山。在唐已有名，後歸於李後主。主亡，歸於宋米芾元章，刻其下，述所由來甚詳。宋之季，歸於天台戴運使覺民。後又歸其族人。宰相賈似道求之弗與，攜持兵亂間，寢處與俱，遂獲全。大都太乙崇福宫張真人，本戴氏子，今年春貽書得之，請予賦詩。其辭曰：

何年靈壁一拳石，五十五峯不盈尺。峯峯相向如削鐵，祝融紫蓋前後列。東南一泓尤可愛，白晝玄雲生霮霼。在唐已著羣玉賦，入宋更受元章拜。天台頌洞雲海連，戴氏藏之餘百年。護持不污權貴手，離亂獨與身俱全。帝旁真人乘紫霞，尺書招之若還家。陰崖洞壑寒谿斫，宛轉細路通褒斜。崑崙蓬萊與方壺，坐卧相對神仙居。硬黄從寫《黄庭》帖，汗青或抄《鴻寶》書。秦淮咽咽金陵道，此物幸不隨秋草。顧君谷神長不老，浄几明窗永相保。

黄道周《黄漳浦文選》附録朱辰應《記黄石齋斷碑硯後》 先太傅文恪公舊藏米海岳硯山，閱三傳至公曾孫竹垞太史，攜至京師，王尚書阮亭見之，歎爲奇物，賦長謌焉。先時公少子尚寶公（諱大定）曾出以贈公門下士石齋黄公。公以先師所寶，不敢受，祇題斷句四章而去。太傅文孫上舍（諱茂暘）闡德録疏其事，且云行笈中止斷碑一硯，則是物蓋早與石齋周旋矣。石齋謫戍下獄，備嘗艱苦，莊烈帝終以儒者優容之，則所云「曾從霹靂推車去，又得滂沱自在春」，是硯蓋亦患難中一友也。讀其銘詞，猶可相見。明命既傾，石齋致命唐藩。先尚寶間關東浙，石齋寄尚寶手簡，以隆中有子、晝錦有孫爲勗，不知仍用是硯否耶？又聞石齋兵敗婺源，其夫人致書石齋，言忠臣有國無家，勿以内顧爲念。所用者更有他硯邪？是不可得而考已。雖然，宋王伯厚得士如文文山，千古傳爲盛事。先太傅主天啓二年會闈，是科先後自靖者凡二十有三人，石齋實不愧文山。後死尚論者即以先太傅海岳研山擬王氏校士之硯，而石齋之斷碑以之並文山玉帶生，夫何歉哉？是日既展閱吾友張芑堂所摹拓本，適拜掃先太傅賜墓暨尚寶碧血埋藏之所，仰見松柏烈烈，不啻親聆石齋鬼門相候云云也（句見黄公與尚寶手簡）。

錢秉鐙《藏山閣集選輯・端溪石硯歌》 端溪出石硯，有三種：巖石爲上，西坑次之，後磨又次之。

端州有石色皆紫，端州紫石硯盈市。入市買硯苦不佳，佳者舊坑今在水。前者尚書來搜坑，總督丁魁楚。發兵障溪涸溪底。溪水玲瓏赴巖深，此坑宛在深巖裏。泅人没水舟然灰，腰斧穿巖及坑止。坑中捫石截如泥，精粗不辨誰者是。回身攀舷向灰擲，石被風僵兼火炙。琢出猶存火衲文，最佳乃是蕉葉白。點石取名獻尚書，泅人出水渾搜索。即今尚書一門屠丁後降虜被屠。壯士磨刀復誰惜！我聞此言自歎息，浪説鴝鵒眼能碧端人不重此。我有歙硯亦非真，筆鋒掃禿何曾釋。只道端州硯易尋，那知滿市屏風石！歸來洗硯還著書，此硯雖粗書盈尺。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一三《製硯》 陳中洲有小端硯，其賦有云：「水巖紫雲，硯惟此珍。誰其琢之，專諸巷人。堂似坳而非坳，池既鑿而未鑿。底欲刳而不刳，邊務擴而即擴。四語盡硯式之妙。

戴晟《寤硯齋集・柴邨上人自廣南來攜水坑石一片春日過訪出示且許帶歸次早送還書此志感》 粤閩行萬里，一硯不離身。云是端溪石，堪爲席上珍。青花浮紫玉，蕉葉浄秋雯。覓句烟霞外，時時潑墨新。

常怪留雲子，年來硯愈珍。摩挲客意重，什襲主情真。濯垢愁氷漬，揮毫畏墨淪。何如師視此，色相不生塵。

戴晟《寤硯齋集・商盤贈余藏珠硯繫之以詩依韵奉答》 方壁圓輪做作殊，光生書卷映明珠。蘇黄銘硯千秋重，何事輕投到小夫。

戴晟《寤硯齋集・玉收南歸以斗硯贈之》 端硯纔盈二寸餘，好同臂閣伴幽

居。松煤一著烟雲起，待展晴窗細字書。

金埴《不下帶編》卷二　餘姚黄徵君梨洲宗羲硯銘云：「毋酬應而作，毋代人而作，毋因時貴而作。寧不爲人之所喜，庶幾對古人而不怍。」觀此銘而其人如見已。

陳齡《端石擬・藜閣十硯銘附》　卷荷硯銘有金星、金雲、黄龍、蟲蛙等紋。

蒐巖璞之瑰奇，遽卷荷之體段。呈象則景星慶雲，兆形則龍文蟲篆。吾將恒處其北，而破古人之萬卷。

龍尾石硯銘有角浪紋。

□□□□道替，世言名古學廢。吾甯違世耽六□，欲學屠龍先割尾，一幅春波爲剪取。

緑荷硯銘首琢一螺，色深緑，頗肖。

斯一田，斯一螺，信不磨。

龍珠硯銘此有眼端石。

惟端之英，有龍之靈，以著文明。

舊端方硯銘

守其正也所以直，惟其端也所以方，是以君子友之而不忘。

白端硯銘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毋使不分，以汙我白。

石尊硯銘

惟尊有六，未聞以石。尊乃酒器，何以盛墨。以之飲兔，能鴻吾業。爲之結鄰，欲觀其德。

天然子母硯銘

萬物肇形，陰陽自判。惟彼石母，衆子依戀。女媧□鍊而具五色，五丁開遂而成斯硯。吾將攜置□□□几之府，窮摹太古鴻濛之篆。

天然青花端硯銘

斯端友也，予每愛其含英吐華而不琢，淳樸鎮静而不磨，殆將授之以即墨，恒爲予之楷模。

星月交輝宇宙硯銘并序　有大小二眼。

庚午中秋，梧桐鄉汪映波，以渠曾祖碧巢先生所藏星月交輝硯璞見遺，予曾於愛賢齋品爲第一，朱竹垞所謂「得水巖而諸山之石可廢，得青花而兼鴝鵒眼者，而諸品又可廢矣」。因製爲宇宙硯，硯成，乃銘之曰：

月之華，星之光，古今輝耀，天地文章。

復作青花硯歌以識其妙：

端州之東卅六里，斧柯高峽相對峙。夾東江流入峽來，特然一峯當水起。含靈吸秀千萬年，蘊閟精華在水底。山川鍾萃産硯材，龍尾紅絲應□□。自唐迄今采欲竭，鬼斧神工無休止。初穿□□□深入，中洞却在深淵裏。自南及北水彌深，南壁北壁今俱圮。最佳正洞及東西，東洞精華尤無比。明瑩細嫩秀可餐，帶血羊肝山骨髓。蕉葉白内隱青花，寒波微塵差相似。四旁火捺散流霞，膩粉凝脂浮腠理。瑩瑩鴝眼欲照人，能令瞥見生歡喜。文奇質異不易覯，山靈吝惜無過此。得之不得云有命，慎勿妄求生毁訾。人間清福享最難，幸獲斯珍已爲儗。吾將結鄰伴老頹，爲渠先撰端石擬。

右銘之硯，大小十枚，非盡石質之美而及其銘，蓋供予日夕從事而識之。世所謂行硯、坐硯，實供朱供墨之需耳。因録《端石擬》竟，并作是歌，而筆其餘幅。

錢陳群《香樹齋文集》卷一〇《謝顧少司馬惠筆硯紙墨匣啓》　盈尺裁身，徑寸納量。胸羅四友，卷之密以退藏；富比百城，出其善而遠應。采老坑於端渚，龍尾一絲；研新樣於錦江，螺紋廿叠。畫疆食采，封即墨於芥中；分野名湯，居管城於圻内。又復懷鉛待試，注水斯盛。按部就班，司契爲匠。開來馬上，抽妙思於湧泉；留伴枕函，寄清吟於題壁。儼衣裳之在笥，慎爾話言；規忠信於倚衡，守兹筐鑰。西洋客至，驚秘製之精微；東觀人歸，便輕駄之携挈。花場月夕，雖一奚而可將；蘭佩蓀紉，敢再拜而敬受。

沈心《怪石録》　汪藻《紅絲硯銘》：餐霞道士赤膚肌，隱然脈絡辭紅絲。千齡不敗堅且湮，誰其忍者斲厥屍。

歸莊《紅絲硯銘》：孔壁音，寂已久。藉爾以爲文，黄絹幼婦。

徐渭《罍磯硯銘》：稠隃麋，一何捷，敗穎兔，猛於獵。馬善走，蹄必齧，才難哉。又：拔中山，吾汝訝。猶勝彼攻即墨者，終歲而不能下。

□□□《駝基硯銘》：姚寬《西溪叢語》曰，登州駝基島石可琢硯，島海運道也，新城王季木遺余駝基研，爲之銘曰：海島有石，取以琢硯。涉彼風濤，登於書案。世無淮安，誰復海運。晴窗摩挲，使我三歎。

朱彝尊《罍磯石硯銘》：靈罍磯，左海圍，沐日浴月衆所歸。我懷斯石置棐几，金星繁，倍龍尾。

魏坤《罍磯研歌》：青州紅絲已罕得，淄川中坑亦虛擲。旅懷直窮海之濱，貪買罍磯一片石。久從絶島埋雲根，蛟涎噴激鯨波吞。千夫冒險入崖底，劚取山骨鮫宮裏。碎點金星照水寒，平堆雪浪隨風起。古來硯材世難全，香姜銅雀空流連。何如此石出東海，龍尾可並南唐傳。匣中端溪潤如玉，理滑翻愁磨未足。如騎鈍馬鞭不動，一步一蹶行局促。輸汝發墨少滯艱，鈔書臨帖娛老顏。煙丸碾處雜蜃氣，縹緲想見三神山。

于敏中《欽定西清硯譜》卷一《御製題漢未央宮東閣瓦硯》 噲豨越布皆功狗，相國發縱常居守，楚歌四起霸業墮，漢王南面朝九有。功成治定作未央，連雲樔棟將侈富。叶。翡翠參差覆反宇，日射華光入文牖。燕啄皇孫炎火微，頓教闕户嗟豐鄗。金銅仙人辭漢去，清淚汍瀾肩肘。一木難支大厦傾，荆煙塹露埋形久。何人湔剔供濡毫，青鐵視此翻覺醜。呵之有澤理緻精，弊而不壞純且厚。以静爲用故永年，尚卿螺子爲文友。銅雀硯亦擅佳名，陶成四百年以後。共置明窗净几間，阿瞞有知應自咎。鄴侯豈藉是硯傳，是硯真因鄴侯壽。

臣梁詩正銘：元雲蒸，蒼玉獲。未央瓦，鄴侯作。軼甘泉，藐銅雀。刀筆意，早相託。到於今，伴圖籍。播清芬，石渠閣。

臣張若靄識語：前千百年漢家爲宫，陶人效之，鄴侯監之。後千百年漢宫何在，耕者得之，文房用之。

臣董邦達七言古詩：未央宫成刀筆吏，參差萬瓦如鱗次。宫殘一片寶於珉，斑斑猶見鄴侯字。巧匠鐫鑱作硯材，墨卿管子同駈使。黝色長沾雨氣青，堅光不礙霜華漬。回眸當年萬瓦羣，羞與噲等名相厠。

臣汪由敦銘：炎祚開，紫宫新。陶甓良，垂千春。宜豪墨，壁府珍。

臣勵宗萬銘：歲古不磨，物堅斯壽。宫弗厭卑，器亦求舊。眷兹鴛飛，用儕鳳咮。製樸以淳，質渾而厚。潤色鴻文，功昭世宙。

臣陳邦彦銘：漢宫鴛瓦兮匪玉匪石，承明鳳池兮如圭如璧。長奉君王染翰，分億萬年其無斁。

臣裘曰修銘：阿房火後未央出，高拂星辰薄雲日。轉眼銅駝卧荆棘，瓦聲墮地秋蕭瑟。雨蝕沙埋光彩溢，題字摩挲未全失。緊誰規作文房物，觀乎人文占象吉。招邀龍賓走不聿，龍以緹緗副芸帙，用佐休明彰敷敳。

于敏中《欽定西清硯譜》卷一《御製漢未央宮北温室殿瓦硯銘》 赤帝肇基，鄴侯正宅，陶人爲瓦，堅若金石。霄露凝精，曦陽耀魄。歷歲二千，印花暈碧。佳士振奇，摩挲惋惜。曰是良材，不襲而澤，潤宜柔翰，緻泛松液。作硯惟寶，重逾拱璧。鑒賞秘藏，流傳屢易。曩遘陽九，淪委沙礫。貢珍天府，輝映東壁。臨池静對，俛仰今昔。締構經營，英姿奕奕。懷賢興慕，鑑古增惕。何有區區，文章字畫。龍賓就召，蟾蜍滴瀝。摛藻西京，卿雲接跡。

臣汪由敦銘：陶之精，堅以瑩，柧稜特起雄漢京。閱年幾何來書府，日摩挲氣逼古。

臣張若靄銘：露凝仙掌，殿隱卿雲。鱗差櫛比，黄屋玢豳。翔鴛顧影，眠柳摇春。一器之傳，珍逾尺璧。誰其繼者，工斯埏埴。陶泓楮生，銘兹炎德。

臣董邦達銘：未央宏麗，温室深嚴。漢宫遺製，既雕既鐫。珊瑚作架，玳瑁成函。泐銘其上，用志大凡。

臣梁詩正銘：卯金銷，留瓦注。鴛鴦影已分，蟾蜍氣方吐。猶記當年簪筆人，巡簷默數庭前樹。

臣勵宗萬銘：來自漢室，寶此研田。玉不碎兮瓦亦全，盛以仙露潔且鮮。

臣裘曰修銘：漢業既成，未央是營。温室深閟，萬瓦鱗次。越數千年，瓦猶獲全。登之文囿，用爲硯田。製自工師，珍同圭璧。物無棄材，視此遺甓。

臣陳邦彦銘：縝而潤，栗而温，漢社已屋，宫瓦猶存。昔同樹不語，今並石能言。

于敏中《欽定西清硯譜》卷一《御製題漢銅雀瓦硯》 笵土爲瓦瓦成石，石瓦土兮誰本質。摩挲蒼玉認前朝，尚有建安年可識。相州當日築高臺，鴛瓦精傳陶氏術。鉛丹細搗褁胡桃，大浸稽天不漏滴。貯歌藏舞鄴齊雲，更擬二喬陳筠席。仲謀孟德今何在，相争霸業春氷釋。銅雀棲荆室奉頹，谷陵遷變匪朝夕。遂使人於帛縷物，一器千金乃不易。何人規爲潤色生，窪尊圓月中繩尺。歲月既久火性沉，潤似端溪老坑出。松滋寶帚獲嘉朋，書媒文畝資幽適。詎數號州土貢佳，呵之直欲流神液。寄情竹素玩古今，松雪齋中想捉筆。非人磨墨墨磨人，東坡果入維摩室。

臣梁詩正銘：范土鍛火，出離入巽。匪石同堅，得水永潤。

臣汪由敦銘：色黝象天，分涵太素，玉潤金堅兮奎壁護。

臣勵宗萬銘：慎濯磨，壽者静，萬斯年，圖疇永。

臣董邦達銘：陶斯成，净無垢。隆其形，静則壽。發爲文章，函蓋九有。

臣陳邦彦銘：賦形陶冶，鍊質氷雪。温如玉，堅如鐵。以供墨池，與圭璋埒。

臣張若靄銘：高臺何在，遺瓦獨存。墨君管子，介紹無言。

臣裘曰脩銘：昔以成臺，徵歌貯舞。茲以臨池，研今泳古。遥遥千載，物換星移。片瓦何知，惟所用之。

于敏中《欽定西清硯譜》卷一《御製題漢銅雀瓦硯》 硯之珍者宋時端，漢瓦更古千載焉。長盈尺横五寸寬，背隸建安十五年。容齋故物或疑然，内府舊器向題篇。未央銅雀各一全，得茲三友佳話傳。於面滴水不易乾，拭水乃潤蒸露溥，承溜含滋理可詮。何物不可致有言，恩哉蒿目吾於賢。

于敏中《欽定西清硯譜》卷一《御製漢銅雀瓦硯銘》 金仙一去，鄴臺荒也。銅雀片瓦，羽之吉光也。窪其中以爲硯，温潤而栗，直以方也。前有甘泉，後香姜也。得此以鼎足，貯金壺宜文房也。龍尾珍於宋，紫雲割於唐也。傳之千載，數百載非弗寶貴矣，不若斯之壽而臧也。勒爲此銘，發神雀之藻耀，表甄官之精良也。亦以慨奸雄之骨已朽，建安之年號不亡也。

臣梁詩正銘：銅雀雙鳴五穀熟，幻化長留硯田宿。墨池清泚星光屬，依稀照影漳河曲。

臣張若靄銘：鄴土猶新，漳流不蝕。用佐古香，代文以質。

臣裘曰修詩：鄴都漳水流涓涓，高臺遺跡埋荒烟。行人拾得臺上甎，既鬻既治煩磨鐫。中央彷彿月未圓，凹之如沼還如田。絳人管子來因緣，爰登筍席陳琱筵。其陰題識尚宛然，製自建安十五年。上鑱寶貨之古泉，下刻呦鹿伏且眠。布痕猶皺膚理堅，土花千載受氣全。墨池雲湧風仙仙，至今一瓦仍流傳，舊時銅雀知誰邊。

臣汪由敦銘：神雀軒舉，藏歌貯舞。高臺既傾，驚沙宿莽。萬瓦鱗鱗，遺此片甲。質瑩而澤，襲之寶匣。豈無良材，龍尾鳳咮，閱歲踰千，曷若汝壽。

臣勵宗萬詩：銅臺瓦，沈漳水，風日盪摩波濯洗。光潤出河凝石髓，苞蘊經天緯地文。鄴下空驚七才子，春華秋實兼所收，陶鑄典墳括圖史。

臣董邦達銘：銅臺燬矣，隻瓦猶新，臺因時圮，瓦以硯珍。質温而栗，光黝而純。緊無馬肝，古色漸湮；緊無鳳咮，追琢損真。維此范土，堅埒貞珉。面隆腹窪，肉好邊均。以濡不律，以砥龍賓。圖球共寶，棐几長春。

臣陳邦彦詩：歷盡漳河晝棟塵，琢成良硯襲芳裀。池凹微染苔痕碧，欵字長留舊迹新。棐几明窗供雅玩，舞衫歌板認前因。濃磨子墨裁青史，猶記三分漢鼎人。

于敏中《欽定西清硯譜》卷一《御製漢銅雀瓦硯銘》 月露澹澹，流爲靈液。烟雲蒼蒼，毓此元碧。翳高臺之片鱗，邁媧皇之遺石。

明文徵明銘：凌風欲翔，涵月無漬。片瓦留傳，琢成如砥。緬遺制於黄初，潤苔花而暈紫。映墨池以相鮮，比鳳咮之爲美。

于敏中《欽定西清硯譜》卷一《御製題漢銅雀瓦硯》 静爲用復泰爲貞，净几文房永伴清。毛舉不須説毛穎，陶成原得號陶泓。鄴臺一旦辭榱棟，漳野多年埋棘荆。可惜建安空紀歲，爾時覬覦早深萌。

硯首銘：惟天降靈，錫我曹甓。值時清明，遇人而出。惜彼陶甄，乃古器質。翰墨是封，以彰以述。

于敏中《欽定西清硯譜》卷一《御製題漢銅雀瓦硯》 偶憶瓦硯或尚有，居然此器呈座右。未央銅雀各存一，貯之乾清題句久。斯蓋其次未經詠，徒命西清試吟手。重觀歷歷作古人，不覺悵然爲搔首。四時代嬗刻無停，信哉何物如汝壽。然予更復致疑焉，瓦片識年理難剖。即今宫殿黄瓦覆，何曾一一年歲鏤。或云六朝好事者，所倣爲之誌不朽。此事雖假亦久哉，惡知非真亦非苟。

臣汪由敦銘：伊昔之鉅麗，瓦也有餘媿。而今之遭逢，登几席以雍容陳秘殿。松花汎臺安在哉，瓦爲硯可鑑。

臣勵宗萬銘：凌雲已欹，歌臺何處？片瓦猶存，潤滋僊露。墨侯守之，管城永固。

臣裘曰修銘：割據空，歌舞寂，弔荒基，得遺甓。始摩抄，繼湔滌，召工師，慎脩飾。良材呈，嘉名錫。侣中山，容子墨，堪爲朋，用比德。芸閣中，縹囊側，更千年，永無極。

臣梁詩正銘：建安片瓦今依然，神工遺結文友緣，珍逾蒼玉千秋傳。何似當年燦金碧，臺荒空惜參差跡。

臣張若靄銘：質堅以樸，色黝而渥。用佐豪端，揚清激濁。陋彼魏家，賦詩横槊。

臣陳邦彦銘：舞臺荒，瓦成石。謝紛華，司簡册。煥堯文，傳羲畫。硯長存，歌停拍。建安遺，一片碧。

臣董邦達詩：層臺高峙臨清漳，銅雀錫號耀天閶。縹瓦鱗鱗甃禁墻，當塗易代何蒼涼。土花蝕透碧鴛鴦，揭來尋向鄴城疆。建安紀年字一行，輸之天府等琳琅。如琢如磨精且良，不須刓圓更毁方。陶泓清泚疑截肪，彩毫輕試墨花香。錦綺縐緘七寶裝，掩映圖史琴書傍。抉雲漢兮分天章，以壽貞珉千秋光。

于敏中《欽定西清硯譜》卷二《御製多福硯銘》 惟古有訓，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幽贊化育。承天之序，厥惟艱哉，視民如傷，孰釋予懷。毋曰九重之宫而安其躬，念蓂屋之竊歎，每憂心以忡忡。毋曰八珍之膳而供其宴，念糲食之尚乏，嗟何能以下嚥。錫福謂何，遑云建極。期愆尤之或鮮，恒小心而翼翼。我心如是，我志在兹，視此碾石，貞堅不移。庶天祖之鑒佑，致風雨其咸時。斯蒼生之多福，即予一人之多福，永與溥海而共之。

平州銘：汶水之清，實毓其精。人心抱質，翰墨流英。貽厥孫子，紹我家聲。

又：獲硯即如獲田，有田正可種福。願我世世子孫，慎毋懈於畊讀。

無款識語：見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遺於子孫者不可不培。

白鼬緣人贊：太山所鍾，汶水所浴。堅勁如鐵，温潤似玉。化爲飛鼯，生生百族。不假雕飾，天然古緑。用而作硯，龍尾繼躅。文字之祥，自求多福。

臣任蘭枝銘：朵雲片玉出測阜，噓氣如虹工衝斗。貢之明堂列几右，赤文緑字無不有。毫端膚寸百靈走，崇朝徧灑歡孩耆。翊贊文明發豐蔀，蒸出芝菌作林藪。民俗登三歲餘九，用介景福俾單厚。九重斂仰志謙受，精意祓濯孚盈缶。敷言錫福騰萬口，尚勵乃績一乃守。含章静嘿遠氛垢，萬歲千齡奉我后。

臣蔣溥銘：維皇建極，錫福下民。言傳號渙，灑澤爲春。覩兹石英，德象坤厚。蓄故能容，静故能壽。肅陳丹几，夙夜懋勤。根柢經訓，扶質敷文。抱貞守一，沾濡朝野。漸之摩之，悠也久也。遜志時敏，聖學日新。仁耕義耨，廣運陶鈞。福被萬邦，中正是秉。銘厥金石，用配盤鼎。

臣劉統勳銘：中和純粹，毓質惟良。以綏多福，嘉名乃彰。福之滋培，既深且長。福之推暨，品類咸昌。體立用行，炳蔚斋皇。有典有則，如圭如璋。味道之腴，漱藝之芳。澤沛蒼黎，輝映巖廊。德洋恩溥，若時雨暘。引之申之，積厚流光。日新又新，茀禄用康。文同九有，慶錫無疆。

臣彭啓豐銘：雲根出山，霞蔚其文；墨池灑潤，結藻流芬。以介繁祉，百福千祀。與金並堅，比玉同美。挹彼注兹，潤色鴻熙。出納綸誥，恩膏溥施。静德無聲，榮光似鏡。正直守中，端凝主敬。維德之馨，錫賚有銘。盤盂並鑒，彝訓是經。我皇至德，受釐保佑。配命自求，乾行坤厚。天葩刊珉，輝光日新。建極錫福，箕疇載陳。

臣張若靄銘：坦坦平平，宜文宜質。温温穆穆，如圭如璧。其體常貢，其用不息。動以研天下之精，静以立天下之則。從心而不踰乎矩，因時而不滯乎物。是之謂造福之田，揆天之筆。藹藹爲雲，膚寸也而沛垂天之澤。淵淵其淵，涓滴也而凝江海之液。渙汗其大號而義貫六經，燦麗其絲綸而文成五色。蓋萬物之壽也，而悉本於王心之一。萬年之和也，而皆蘊於皇衷之密。神之聽之，多福是錫，民之質矣，徧爲順德。

臣鄂容安銘：維兹珉石，膺受多福。樸然天成，渾渾穆穆。體端而静，性堅以貞。以濡以沐，潤色蒼生。濡之以毫，爲霖爲雨。曾不崇朝，徧於寰宇。沐之以墨，如綍如綸。沛若江河，達於崑崙。勿謂萬類，聚之几席。藉此方寸，通其呼吸。雖有萬事，資以助之。著於一紙，九有勿遺。運行在心，吐納在腹。一滴涓涓，中外咸渥。膺福者硯，錫福者天。虚中以應，億萬斯年。

臣介福銘：相兹貞石，采自幽谷。追之琢之，温其如玉。供清玩於九重，肇嘉名以多福。明明我后，錫極庶民。宵衣旰食，與物偕春。福緣天降，亦由自求。遵道遵路，朝野咸休。乃啓丹帷，乃拭綈几。嘉兹硯之堪珍，煥絲綸於遐邇。涵濡宇宙，潤色太平。永斯年於億萬，熙久道兮化成。

于敏中《欽定西清硯譜》卷二《御製題漢甎石渠硯》 寶藏漢時墨，器類楚王磚。質異洪家譜，珍傳朱氏編。陶泓信此耳，居默彼誰焉。設寄鳳池容，寧知八影遷。

于敏中《欽定西清硯譜》卷二《御製題漢甎虎伏硯》 古甎疑出未央宫，泥質全澄色類銅。小篆何人刻虎伏，於菟那足擬文雄。

于敏中《欽定西清硯譜》卷二《御製題魏興和甎硯》 扣如金石聲和緩，背識興和年造。宛彼其偏安世季晚，何有此哉郁翰苑，信乎斯文行之遠。

于敏中《欽定西清硯譜》卷二《御製唐石渠硯銘》 方盈寸有半，圍以渠而周。銅乎石乎泥乎合一，相閱千秋。邊幅雖小，其用無窮，如寸田，贊化工。

于敏中《欽定西清硯譜》卷二《御製唐澄泥六螭石渠硯銘》 石渠唐硯，久藏内府兮。賁來六螭，物必有偶兮。呵之發潤，筆花墨雨兮。竟體剥蝕，華紋吞吐兮。玉尚有焉，況斯甎土兮。何物永堅，爲之意憮兮。

于敏中《欽定西清硯譜》卷二《御製唐八稜澄泥硯銘》 汾水澄泥絳縣製，賈氏譚録詳紀事。建武庚子分明識，海馬飛魚出波際。佐我文房之五藝，揮毫祇欲書亥字。

于敏中《欽定西清硯譜》卷三《御製題宋宣和澄泥硯》 澄泥貢硯識宣和，小

篆分明泐未磨。撫不手留質古玉，暎教心澹色春波。出陶底異銅臺瓦，受墨偏宜棐几娥。温室餘閒常命什，勑幾惟覺慚磨歌。

臣蔣溥詩：幾度叢臺漉水和，流傳古質未消磨。西清識篆猶青汴，東璧分牋自衍波。半沼春泉宜静友，一圭膩玉薦雲娥。宸章燦處烟光濕，不數端州石硯歌。

臣汪由敦詩：綈几揮毫心手和，宋時尺璧愛詩磨。濕涵雨氣龍鱗片，潤浥寒芒鵠眼波。毛穎舊傳陶是友，雲仙漫詫墨爲娥。金聲玉德蒼顔古，長沐榮光帝作歌。

臣梁詩正詩：良工舊製出延和，宣示依然瑩不磨。鳳咮相看齊拱璧，龍文宛在識迴波。似從滴露添餘鏽，疑有涵星照影娥。閱世今知遭際好，千秋長得奉宸歌。

臣劉統勳詩：以陶代石土膏和，宋製流傳妙琢磨。金錫同堅留古暈，蚌珠比潤泫微波。試來蒼壁浮星彩，浴向清池映月娥。長佐揮毫天藻麗，紫雲舊句漫成歌。

于敏中《欽定西清硯譜》卷三《御製題宋張栻寫經澄泥硯》 南軒曾是友龍賓，師事胡宏授受真。治郡立朝多實踐，空言道學豈其人。

于敏中《欽定西清硯譜》卷三《御製宋澄虎符硯銘》 聞之説命事須師古也，物豈不然於硯尤宜斯語也。宋代澄泥其形爲伏虎也，小篆曰符蓋以用於軍旅也，磨盾伊誰爰乃成其露布也，觀象玩占我則念夫革之九五也。自新新民應天順人之矩也，古色斑斕文房朝夕與處也。曰金曰石無不可也，世間萬物曷莫不生於土也。

于敏中《欽定西清硯譜》卷三《御製題宋澄泥虎符硯》 式爲兵符形似虎，意寓炳文濟其武。坡云磨甕可供書，奚必陶泓稗爾許。

于敏中《欽定西清硯譜》卷三《御製宋澄泥虎符硯銘》 貌其金，質其土。象虎符，詰戎旅。彰斯文，濟彼武。草露布，是資汝。

于敏中《欽定西清硯譜》卷三《御製宋澄泥虎符硯銘》 汾州舊製囊沙漳，是陶是冶良工整，如金如石爲用静，大人虎變其文炳，自新新民吾應省。

朱棟《硯小史》卷四《賦文詩圖・銅雀硯賦》 池繞陣雲，筆餘覇氣，歌作歐陽，歐有古《瓦硯歌》。詩成韓魏。韓有《古瓦硯詩》。埋蓬蒿而土蝕，古址荒涼；問事業於陶泓，崇臺髣髴。我思當年武帝，特建文昌。時應當塗之讖，臺增割據之場。宫中妓列三千，人傳侈靡；樓上雀高丈五，勢極飛翔。金碧生暉，上下都裝翡翠；琉璃映日，參差悉覆鴛鴦。《晉書》銅雀臺皆鴛鴦瓦。雙闕浮於太清，特命愛子而作賦；中天開以華館，復集多士以成章。謂斯臺之永固，樂終古而未央。無何而西陵忽起墓田，南城頓除歌舞。月夕空懸，總帳不是芳辰；甲子復出，金墉旋更典午。考興修於後趙，尚有樓臺；遭兵燹於汲桑，早無廊廡。時發舊瓦之二三，年刻建安之十五。河山如故，曾照魏國之斜陽；姬妾分香，嘗蔽鄴宫之陰雨。前人制造，半行漢隸之文；有客摩挲，一片曹家之土。佇想爾時，公讌早依文士以同居；那知此日，明窗猶與我儕而弔古。由是列之於譜，稱之爲田。潤比未央之瓦，舊同長樂之磚。視錫花之流精，氷霜剥落；驗土斑之乾翠，風雨雕鐫。黄成金玉之坯，胡桃油泛；紫作葡萄之錦，雷布紋連。論品却勝紅絲，光浮漆匣；滴水常如碧沼，墨泛松烟。誠佳嫌少真，徐常侍咲疑其渴；好事愛其古，晏元獻裁破難全。物在北齊東魏以前，自昔則瓶瓠同擲；品入竹垞石田之月，歷今則翰墨爲緣。當步三曹之宏麗，如與七子而周旋。重起而爲之亂曰：銅雀鑄兮宫殿開，司馬禪兮漸傾頹；汲桑亂兮付劫灰，瓦礫多兮埋塵埃。既無臺兮存陶坯，厥爲硯兮仍稱臺。如有造五鳳樓之手兮，豈特重曹魏之多材。

水坑端硯

先筆起光焰，心低用極寬。幾研如許發，一月不曾乾。雲護池中暖，泉生石裏寒。春温兼秋肅，清粹勝琅玕。

未央片月硯

未央宫闕久成邱，圓瓦飄殘缺月修。簾外曉寒袍未賜，猶分前殿半輪秋。

疎影

端硯

朝天巖峻，甚神工割得，紫雲三寸。或重青州，或重潭州，那及此君温潤。興來蘭蕊松烟合，看墨海，濤翻千頃。又盡人，端友相稱，體格十分方正。不見羅文居默，早中書待詔，能取侯印。虚中字居默。子獨何爲，幾載磨礲，不向鳳池争勝。玉堂新樣君無愧，祇伴著，琴書清冷。到後來，見貴有期，歐公云端以後出見貴。高眼一時難認。

前調

題硯

開奩微笑，喜一池墨泛，恍臨清沼。半挺烏丸，幾轉輕研，陣陣黑雲縈繞。龍巖風雨前宵甚，祇一霎，池邊飛到。歎年來，以硯爲田，潤澤不愁枯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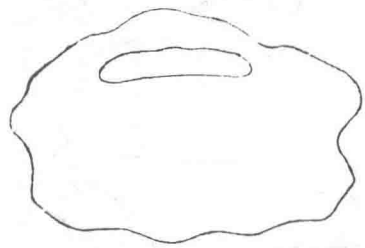
況自山中求得，比雀臺舊瓦，出身還好。星斗瑩然，藻沚依然，隱見青花多少。金稜玉海連城重，豈輸却，中書才料。見羅文傳。倩何人，捧向尊前，題遍江南花草。

宋硯銘

噫！此古坑硯之琢於宋，多少名人曾其經，六七百年而暫爲我用。

蕉白硯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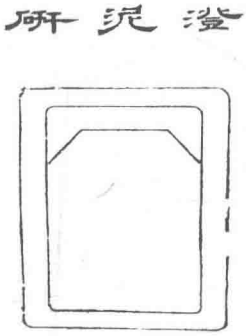
一片石，不盈尺。紫間青，青間碧。中漸淡，露蕉白。發如油，潤如璧。琢者嚴舫漁，銘者朱二垞。



端坑石子，色澹紫，細而發，長四寸，闊如之，厚四之一，亦柏鄉魏氏物，下有「貞庵」二字篆文。

銘

如此自然，外潤中堅，用公之硯，如見公焉。虹橋。



此宋澄泥，色如春波，墨同油泛，下有「碧玉」二字。

銘

或產於澤，或出於絳。或作於虢，或陶於相。此唐賢之所尚，歷千餘年其無恙。虹橋。

形如峭壁不假琢削而成，蒼翠可珍不徒以發墨見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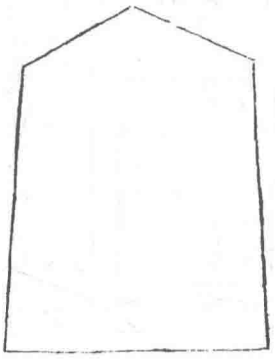
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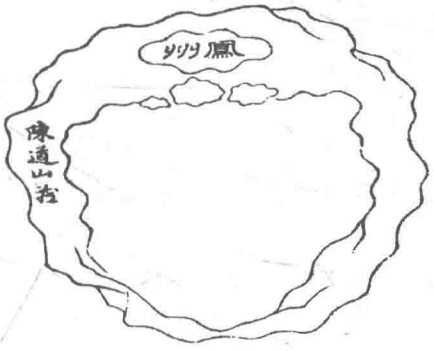
何處洞天，飛來峭壁，秋嵐氣清，秋潭寒碧。桐村高景光。

此石產登州鼍磯島，色青緑如龍尾，發墨不燥，余特愛而銘其陰。

端歙既枯，此石仍在。采自小磯，中藏巨海。戊午重九，二垞居士。

駝基石，青間碧，具雪浪，中凝白。細而發，且潤澤。方寸池，勝尺璧。女史高静貞。





形如圭，色如黛。墨浮津，鋒不退。産海中，珍海内。子香丁益琳。

端石子硯

此端石子硯，色澹紫細潤而發，長一尺，闊如之，厚三寸，重十一觔半，端産之石莫有過於此者，亦爲閒環所藏。

銘

百夫運斤，乃出斯珍。斯真山川之精英，蘊結而成，莫之與京。閒環丁益琳。

鄭用錫《北郭園詩鈔》卷二《破硯》 呵水何曾弗值錢，磨人磨墨總堪憐。一場瓦礫封侯地，半截江山草檄天。但得良田休問稅，難防衆口莫求全。無端又抱彈丸恨，擲得枯魚各惘然。

陸以湉《冷廬雜識》卷六《器銘》 器之有銘，由來遠矣，見於歷朝者不可悉數，茲擇近人所作辭旨簡質者録之。方望溪侍郎《硯銘》：「磨而不磷，静以守黑。」又《澄泥硯銘》：「甄之陶之久益堅，琢之磨之好且完，善而藏之德乃全。」錢竹汀宫詹《圓硯銘》：「懷孔之璧，守老之黑。」又《筆管銘》：「毋用汝鋭，可以百歲。」紀文達公《截刀銘》：「當斷則斷，以齊不齊。利器在手，孰得而參差。」又《瓜硯銘》：「無用者半，益之以枝蔓。君子摛文，鑒於茲硯。」金冬心《缺角硯銘》：「頭鋭且禿，不修邊幅，腹中有墨君所獨。」梁山舟學士《自用硯銘》：「磨不磷，涅不緇，堅白之德吾所師。」又《小硯銘》：「不彫不琢，完爾太璞。」又《摺疊扇銘》：「一闔一闢，造化在手。明月半規，清風滿袖。」程易疇學博《小員硯銘》：「余能方弗能員，宜與而相周旋。」吴江周叔斗茂才夢台《印泥盒銘》：「紅泥田，玉龍耕種垂蜿蜒，收令名，乃有年。」孫愈愚明經《筆銘》：「三寸管，一丈舌，慎持之，有鬼責。」嘉興錢警石學博泰吉《印匣銘》：「保其名，在退藏，用之不輕終身臧。」楊至堂河督《硯銘》：「涅不緇，蕉葉白，知其白，守其黑，説心研慮介於石。」高伯平明經《朱硯銘》：「勘六籍文字之益，惟中藏者赤。」余嘗作《筆銘》云：「純兮兼兮判厥品，朱兮墨兮視所近，勤習慎持，用無不宜。」又《墨銘》云：「色闇德馨，體剛堅而用文明。早夜研摩，以成我名。」

林占梅《潛園琴餘草簡編・黄莘田端硯歌》 得來好硯同好友，日日摩挲常在手；伴吟墨使陳静軒，資寫《黄庭》向晴牖。閩中同嗜本有人，十硯老人莘田叟；直如硯癖子瞻翁，不讓風流錢可久。湖曲百篇擅竹枝，草箋一部描花柳。楊次也李嘯村當時並盛名，津津膾炙千人口。許都高士媲雙丁，鄴架連篇方二酉。行徧江南又嶺南，喜近素馨田百畝。平生作吏拙催科，能扇仁風遍原藪。放衙花底紙揮毫，判牘筵間盃在口。相關性命硯兼花，自寫胸懷詩與酒。因此罷官歸去來，清時何害風流咎！囊中祇賸二千金，半購端溪紫雲母。歸裝十硯剩餘貲，還取珠江兩姝秀。桃葉桃根泛棹歸，燕子樓中甘白首。陳迹回頭百十年，浮雲變幻成衣狗。舊物星分到海東，連城荆璞爲吾有。《香草箋》中此硯詩，玉堂佳句鐫其後。《香草箋》有詩曰「何年修禊吴剛」云云，即鐫於此硯之後，隸書，篆印俱佳。漫説牛毛白蕉鹿，勿誇鴝眼青華剖。賺稱銅雀贋未央，泥瓦尤嫌難滌垢。茲珍潤發細如脂，元玉之聲清越扣。我有清夜簫鐘琴，棐几明窗堪配偶。吾儕立脚重彝倫，大德不逾何足醜！自來物固因人傳，花木亦當敬歐九。君不見信

國當年玉帶生，珍同圭璧輝琮玖？造就金剛不壞身，二謝之名隨不朽。我硯人間亦既稀，無德以資良愧忸。於今猛省□修虔，善行嘉言書座右。化爲丹篆吐紅光，萬丈冲霄懾星斗。

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一一《紀文達硯銘》 潘文恭公初入翰林，以歙硯求銘於紀文達，公爲之銘：「稜稜有骨作作芒，取墨則利穎亦傷，緊包孝肅豈不剛，我思韓范富歐陽。」案：文恭少年渾涵端重，文達正當以風骨勖之，何反慮其過剛，殊不可解。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六履端親王永珹《銅雀瓦硯歌》 阿瞞漢賊非漢臣，營窟乃在漳河濱。銅雀高臺入霄漢，參差瓦縫排魚鱗。太息人生祇如夢，光陰老向軍中送。分香賣履事難言，望斷西陵含隱痛。中原劫運幾滄桑，棟宇飛灰草樹荒。石墨那堪供染翰，硯材差喜發幽光。幻化本鴛鴦，成斑亦鸜鵒。佳品自澄泥，奇珍踰美玉。卻想觚稜金碧時，琉璃片片亞檐垂。誰能磨盾頻飛檄，但説臨江自詠詩。到今遺瓦苔斑駁，文房好倩良工斲。君不見建安年號記分明，漢鼎雖遷留正朔。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八烏爾恭阿《喜得唐子西硯周澗東孝廉檢示貴耳集賦謝》 孔云友多聞，潤東我益友。告以古硯銘，《貴耳集》載久。北宋唐子西，篆刻俱名手。賴君學淵源，賦詩傳不朽。喜極忘效顰，犯曉詩筒走。舊蓄宣和鸚，歙石頗不醜。兩硯都非常，或有鬼神守。暇當就我看，無歸飲我酒。食肉亦何俗，杯盤羅菘韭。雄談受益多，循循猶善誘。昨許鐫一行，高朋能運肘。爲篆石琴藏，嘉慶歲丁丑。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一黄宗羲《讀上蔡語録上蔡家極有好硯後盡舍之一好硯亦與人慨然賦此》 有宋上蔡謝先生，一硯不留磨破瓦。要使胸中自廓然，世間何物更難捨。而吾平生玩物心，擾擾無殊於野馬。忽然北風捲土去，不名一錢在屋下。突兀三硯真奇物，天將史筆委之野。一硯龍尾從西土，傳之朗三宣城梅朗中。傳之我。燕臺頌洞風塵中，留之文虎甬上陸捋。亦姑且。十年流轉歸雪交，余書室名「雪交亭」。治亂存殁淚堪把。一硯括眼暈九重，秋水時向明窗瀉。丁子王作合玉硯，千祀古文出亡社。三硯縱横傍短檠，雪崖無煙亦瀟灑。昔年送女入甬東，穴壁偷兒不相假。吾時聞之在中途，欲行不前奈兩踝。嬌兒阿壽恐吾傷，乞得滑硯强吾寫。吾爲阿壽勉强笑，握筆終然多牽惹。開卷今見上蔡事，使我愧汗如盛夏。丈夫力不能自割，偷兒真爲益我者。兒亡三載硯四年，有賊不向貧家打。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四五汪琬《嚴氏傳硯齋》 迢迢先澤冠東吴，太守詒謀近亦無。絶勝風流王内史，祇著小卷付官奴。

室有牙籤映縹緗，庭前書帶數叢長。封胡羯末今如許，未怕年來硯沼荒。

燕寢凝香有昔賢，百年手澤至今傳。銅山錢埒知多少，不敵君家寶硯田。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五〇曹寅《題啓南先生莫斫銅雀硯圖》 未央宫中一尺瓦，不知遺恨漳河下。錫花雷布誰作模，鴛央離合無真假。阿瞞心雄天厭足，平生只欠西陵吴。飛來銅雀亦辜恩，可憐難覆如花肉。與奸作瓦罪莫辭，與人作硯遭磷淄。粉身何惜鹿盧碎，渴筆恐辱屠沽兒。隱君正史先救硯，麟經獨炳丹青傳。君不見瓊林寶藏無不收，王莽之頭斬蛇劍。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五〇方登嶧《端州采硯行》 紫雲硯采端州畔，端州城峙牂牁岸。峽束羚羊復北趨，十里青山聳天半。山腰有穴僅容人，山脚端溪流洊洊。溪源暗與穴凹通，積水灌中泥不暖。瓠罌往汲如傳杯，水枯石出寒雲散。豚膏然紙匍匐行，旭日無光曉不旦。俯身直入中漸寬，東西中洞三塗判。西洞望之皆卻足，劖鑿傷厓厓欲斷。中洞東洞半里穿，巖壁嶙峋起玉案。上巖石質豔且純，馬肝色比朝霞燦。質潤色青分中巖，不及下巖居其冠。微白冉冉淡秋光，撫手摩之生石汗。石髓精華結淵底，生成獨與水爲伴。七暈九暈鸜鵒睛，微塵細藻秋花亂。鸜眼或五暈，或七暈，九暈，暈數有奇而無偶。有暈無睛者，謂之死眼；有睛若潰者，謂之淚眼；黄白色者，鴉眼；長者，象眼；圓而緑者鸜眼也。置水中若蘋藻浮動其内，曰青花。二者惟下巖硯備之，餘皆無。欲散不散氤氲生，亘虹氣聚黄龍貫。石紋有黄而長亘其上者曰黄龍。蕉葉凝脂鱣血紅，雀點斑斑漉墨翰。白而潤者曰蕉葉，白旁色赭者曰鱣血，邊點墨瘢相比者曰雀斑。細粟丹砂玉帶長，緑勻翡翠苔花曼。紅若栗者曰硃砂，斑白凝于緑纖而長者曰玉帶，凝緑若灑汁者曰翡翠。奔爲火捺聚金錢，絳雲割取分霄漢。紫氣奔而散者曰火捺，紋聚而圓若輪者曰金錢。水衝石蝕蟲齧餘，黄金細縷添宫綫。石闕盤旋若墨池者曰蟲蛀紋，黄龍之細若縷曰金綫。三巖辨色色不同，墾瑕無掩瑩光面。朝天巖産阿婆灘，硯柯易紊玫瓌衔。朝天巖、阿婆灘皆産石亦佳，易與水巖混。西坑北嶺屏風山，披離敗錦松紋見。西坑、北嶺、屏風背皆有石或紅白模糊如敗錦，或間道如松紋，下品也。宣厓虎患采者稀，坑遠梅花質尤賤。宣德厓在屏風山半。宣德年所開，品居朝天巖上而不及水巖。梅花坑去端溪四十里，産石多鴉眼，至數十百，光滑而易裂，石之最下者也。什襲琉璃百硯充，不及水巖餘一片。香

山宰相何吾驺。粤制府，吴伯成。前後開巖相繼武。鉤索不惜捐千金，尺寸藍田雜硎砮。日役黄岡數十人，黄岡去端州十里，村人以取硯爲生，此硯藪也。胥吏督程運斤斧。匿好獻醜工師情，荆璞由來能預剖。迂性生平有硯癖，操舟三泊黄岡浦。比户千家琢石聲，村民恃此充羹釜。購得下巖六寸餘，五星灼耀東南聚。色和容輭融春膏，昭儀臂滑羅襦舞。瑩潔神凝太液冰，生氣濛濛時欲雨。緹縗十重等鴻寶，磨礱搜輯心良苦。産者無多購者多，山靈側耳聽我歌。硯兮硯兮慎所擇，須向石渠虎觀揮毫馳騁帝王側，否則窮深山，游大澤，枕圖書面倚巖阿，供高人文士淋漓紛葩之華墨。毋入富豪叢，毋使市兒竊，終古風塵埋玉玦。硯兮硯兮生莫竭，常使霄漢之間饒奇物，待我他年此地續舊游，買船載石神術移山向吴越。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五九李茹旻《漢元硯歌》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春，余得此硯，石色深黑，長尺許，廣五寸，厚可三寸，堅潤無兩，光可鑑物，著手即汗。上一池，一龍蟠之，足皆三爪。中受墨處稍窪，環暈，微有墨漬，小孔，四隅觚稜漸没，兩牆款識皆小楷。右偏序云：「武德四年，上開弘文館，臣在陪從，上命寫《列女傳》於屏。上嘉賞，旋賜漢元硯。受以歸，遂銘焉。銘曰：不磨者神，可傳者形。形神並妙，天地長貞。君恩申錫，有永其珍。虞世南識。」下有私印。硯陰中虚，四圍輪郭肉好，上鑱「漢元」二字，體係小篆。下雕一象凸出，製亦渾樸。按谷永《訟陳湯疏》有「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之語，則此漢元當係製作年代。蓋漢初無年號，《史記》：「高祖入關，立爲漢王，稱漢元年。」意即此時所造。蕭何經紀周到，百物具備，悉極精良，故能有此。又小篆始於李斯，漢初六書尚仍秦舊，亦其證也。至虞永興楷書，歷取數帖較之，筆法略同，覺此豐神更勝，當非贋質。又其石最重，體段無多，重至十有二斤，亦所稀覯。因珍藏之，爲作此歌。或疑大内之物，何以龍非五爪，客有曰：「龍五爪，大内通用物也。上所親御者特用三爪，取通三才之義，亦以少爲貴者耳。」又曰：「上用五爪，太上用三爪。」二説未知孰是，并附記之。

巨璞胚胎飽精液，光怪迸起崑崙坼。元氣淋漓滄溟窄，嶽祇駭走神工擘。陽九方回祖龍厄，誰其獲者帝子赤。西京制詔多乃績，真宰上訴天應惜。未央煙燄將炎赫，雷電晦冥失踪跡。太原公子握天策，流轉依然在宫掖。中壘遺編亡故册，詔行祕書書屏帝。書罷隻字無差忒，帝嘉五絶聲嘖嘖。稽首拜賜歸第宅，紀恩鐫銘深鏤刻。六十三字釵釵劃，一字可抵南金百。至今桑海幾變易，神物揭呵無缺隙。中磨研處稍窪潟，千年墨蝕龍香碧。顧我塗鴉澀如棘，書法嫩學由夙昔。遠媿前賢妙鉤畫，安用聯坳各盡墨。徒爾嗜古有奇癖，欽此寶物世希得。爲置左右圖書側，玉潤金堅照顔色。吁嗟萬物會有役，精爽一片肯虚擲。方今上有聖明辟，補天何當助微礫。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六八張若靄《奉勅恭題青宫時所畫菊花水仙卷子》　琉璃硯匣塵不生，墨君管子相逢迎。紛披紅紫何足貌，此中寄託殊遥情。冰霜肌膚旃檀心，大羅仙子來玉京。金尊牙版豈復垢，皎然萬劫瑶杯擎。西風吹草草不緑，重臺猶占東籬名。坐枝雙鳥鳴嚶嚶，淵明乍參師語清。同生浄土良足貴，西湖配食堪餐英。毫端造化信點染，春風秋露來無聲。以此栽培徧萬物，都看弱植喬林成。青宫閒暇窮物態，徐黄邊趙難抗衡。萬幾偶一展蜀素，那能如昔多經營。臣得拜觀重命識，墨林藝圃沾恩榮。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七〇陳梓《寄高村張遜菴》　九間茅屋占高村，十里溪雲水到門。晴雨機關漁父熟，桑麻經濟老農尊。竹窗緑照蟾蜍硯，花徑紅開鸚鵡樽。幽興尋常休浪擲，風塵京洛馬頭昏。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七〇沈堡《御賜砥石硯歌贈石庭上人》　道人昔歲游京邸，天子召見離宫裏。賦就初春瑞雪詞，侍臣奏上龍顔喜。拂衣歸卧高雲中，仍向空山食松餌。萬乘南巡明聖湖，遂朝行在登丹所。臨軒玉音何琅琅，賜來砥石硯一方。緑質無玼浮玉色，翠紋結秀生瑶光。我聞此石出遼水，水碧爲胎金作髓。温潤無殊歙穴青，堅良且邁端溪紫。只今聖主重文章，珍物通靈皆異常。已見馬肝貢殊域，尤多鳳味羅巖廊。皇情祇眷此硯美，挨藻時時憑玉几。拜爵應封即墨侯，錫名且號虚中子。石公棒硯辭京師，好磨松節臨清池。奈園祕笈日勤寫，頌揚帝德高巍巍。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七一劉綸《王文成斷碑硯》　談兵早佩威寧劍，謫官獨抱端明硯。端明匪硯是斷碑，割剩天邊紫雲片。十二字餘墨妙詩，節角依然露生面。丞哉丞哉定誰負，鐫名鈐印相矜衒。蠻煙瘴雨久沈霾，重捫十指精神見。乃知古之學道人，定力非關出研鍊。君不見江岸衣冠匿影過，幾曾寥廓扑虞羅。厥後大功潰成九華坐，聞召即至回謴訶，此時此硯百偏憑摩挲。想當下南昌，檄書快意蠲宿疴。及其歸陽明，語録微指醒羣魔。而於學道之人一一若無預，儒林將相史策空分科，何來高第弟子入室還操戈。逆閹固無論，張桂庸足苛，只合擡持二松四槐日對哦。請因公硯質疑義，石不可轉墨可磨。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七四金德瑛《制硯歌贈陸莆塘孝廉》　書生硯田苦耕耘，田之授受由他人。莆塘乃欲創物始，月斧自闢蒼雲恨。渾然元圭質素璞，疆場凹凸逐手分。平留掌面蕉葉色，細出鐘鼎雷回紋。零星小石逞游戲，一滴

滉瀁珠含脣。晴窗曉日光鮮新，高吟《騷雅》追《皇墳》。袖閒無聲運斧斤，淵淵古氣相氤氳。鍾王韓杜未落紙，隱約逗露先天文。囊中蓄得端溪品，相戒不許俗手捫。每愛青花浮荇藻，恰遇妙斲鐫琱琨。餘工試與遣暇隙，譬運重甓連朝昏。文章已出戒剽竊，制器那用躬辛勤。知君寓意弗苟且，詩筆掃盡窠臼陳。硯成獨許享其逸，此田屬我長子孫。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八〇叶觀國《邱芷房編修庭濰贈長生無極瓦硯》

瓦當文字録者誰，百十二種形模奇。長生無極乃其一，云是阿房舊宫之所遺。自從銅雀香姜收作硯，甍磯龍尾名空馳。埏埴況在漢魏上，筆法頗疑丞相斯。編修校士向關隴，軺車來往驪山陲。蘄年蘭池訪陳跡，但餘瓦礫縈荆茨。偶然拾自清渭湄，製爲墨沼蒼璆姿。匣裝氈裹遠餉我，重之奚翅十朋龜。我聞羽陽之瓦出荒壟，流傳藝苑如韓碑。甘泉一枚誇拊獲，當年羣雅留歌詩。豈意神物興有時，珠聯璧合何纍纍。紛綸延壽益壽字，鄭重億年萬歲辭。祕文吉語爲國瑞，何異器車銀甕祥姚姬。我爲墨磨雙鬢絲，無多來日徒嗟噫。晴窗拂几看硯背，死籍可落應軒眉。冷金細拓侑石鼓，井華新汲研隃麋。老來懶事蟲魚注，持寫《黄庭内景》師楊羲。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八一錢載《二硯歌》 文信國玉帶生硯在内城，攜謝文節橋亭卜卦硯訪之，並陳於几而作歌。

昨見文節橋亭硯，卻思玉帶生未見。悠悠人海人豈知，豈知信國硯在斯。二公英靈亘天壤，相友相於日來往。二硯相望五百年，嘉會之禮無因緣。得邀謝硯訪文硯，是有鬼神非偶然。文山硯在疊山右，端州恂堅歙不後。信國硯銘云：礪爾之皇兮。橋亭卜卦硯程文海銘云：不食而堅。此几此几逢今辰，此堂此堂記春晝。炷香敬爲雙忠悲，再拜恭惟兩文壽。丹心詩未題零丁，伯顔兵未趨皋亭。公方性豪厚奉己，硯亦務寡稀勞形。信國硯銘雖未紀歲月，要是在平居勤王之前。轉茶坂頭初旅食，建陽市上罕交識。公祇麻衣哭向東，硯應黧面愁占北。何榮何悴貞節同，見二硯不見二公。墨而揭銘即鐘鼎，匣而分手仍萍蓬。堂閒几净意繾綣，一片清氣留虚空。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九五汪志伊《初頤園中丞以書來索端硯爰將素用之硯贈之媵以詩》 鈐閣由來有四友，鐵面尚書交獨久。呵之輒澤扣無聲，性堅質潤媲瓊玖。静鎮不摧龍鬚鋒，坦懷善發元香守。其才其德兩無倫，相與摩挲肯釋手。觸來雲氣時騰騰，臨池一洗較龍吼。況此區區稱良田，一璅笑予勝千畝。孜孜窮日倒枯腸，全藉滓妃才八斗。滓妃沈醉墨花香，高詠頤園梅爲首。思梅應擬梁何遜，曾消滇池幾杯酒。滇池飛來雙鯉魚，尺素螯辛胥幼婦。殷勤索硯指端溪，豈似書生習氣狃。當年白筆簪蘭臺，臺閣風生職不負。節旄今擁碧雞山，載道口碑歌父母。歷歷不自曰能賢，鐵面婆心無出右。惟此硯兮潤且堅，差堪與君作敵偶。我何割愛竟與君，知君三立能不朽。知君三立能不朽，温厲蚤希魯中叟。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九六程尚濂《秦夫人硯歌爲雲楣賦》 秦夫人良玉將略具詳本傳。其檄書章奏，皆自爲之，世罕知者，爲武功掩也。陳子雲楣謁夫人祠墓，作長歌弔之。嗣孫懷庭報以夫人所遺硯，雲楣囑題，爲賦長句。

秦夫人，真將軍，將軍能武兼能文。白桿縱横萬人敵，奇功書作垂天雲。生小學書仍學劒，草檄飛章留一硯。片石真同玉帶生，血染隃麋淚如霰。一出平播州，再出殲奢酋。河山破碎箭滿眼，乃欲孱婦補此已缺之金甌。督師早以蜀爲壑，中丞已入賊之橐。請纓則易借箸難，萬夫之雄一箇弱。孤軍慷慨先勤王，努力撑拄支危疆。平臺召對誠僅事，況復宸翰垂煌煌。雲楣居士拜祠廟，古木荒煙一憑弔。感爾高歌泣鬼神，瓊瑶竟效投桃報。硯修七寸廣半之，古製渾渾森角圭。惜哉將軍遺墨盡煨燼，歸然此硯獨與名山垂。我來爲爾摩挲久，虹氣猶疑貫星斗。木蘭從軍甯復論，紛紛列女誰能偶。聖朝史筆何嶙峋，特標一傳褒殊勳，硯乎硯乎萬古不朽齊貞珉。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九六吴錫麒《題鄺湛若硯銘并洗硯池題字拓本》

硯側鐫「天風吹夜泉」五字，下有明福洞主印，今藏王蘭泉廷尉處。鄺露洗硯池在粤東光孝寺，翁覃溪學士使粤，拓其字以歸，與銘合裝成軸，索題。

君詩乃在瀟湘洞庭間，嘐殘竹魄凋蘭顔。乞歸一勺楚江水，手洗芙蓉不自閒。此硯從君共往還，此池流水日潺湲。海南遺字老風雨，誰念畸人閱歷艱。高莫高於鴉咋山，遠莫遠於鬼門關。天令絶域顯文字，銅柱細剔苔花斑。壺笙蘆管盡收拾，記成《赤雅》誰能删。藍胡二月歌羣蠻，嬋娘妙舞摇花鬟。鸚之鵡之雙活眼，見君手畫蛾眉彎。歸來抱琴死忠義，片石寂寞留人寰。招君魂兮渺渺，石有淚兮潸潸，雲車霧駕安能攀。天風颯颯夜泉起，明福洞邊聞珮環。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〇五翁樹培《南唐官硯歌》 背鐫皇祐三年歐陽文忠記。

百六十字輝星躔，永叔所得原叔傳。我從皇祐溯保大，後先俯仰已百年。宋興百年盛文治，龍圖學士登集賢。搜碑手題《集古録》，傳信新訂薛史編。夷陵舟中伴行笈，玉堂僊直供丹鉛。回思初得二十載，雙桂樓下屏風前。牡丹姚魏譜京洛，鸚鵡眼暈摹方圓。公時南京作留守，此硯先已來應天。沈湮棄置忽

顯豁，押尾小印精雕鐫。昇平回首憶疇昔，江南野老詞淒然。自言幼時嘗及見，金陵舊有負郭田。先朝元宗重文史，縹緗器具能精妍。承明石渠富珍祕，廷珪之墨澄心箋。是時歙州置硯務，餼廩月給唐國錢。龍尾山頭剔蒼骨，羅紋坑底淘清泉。尚方歲取有程課，箕裘世業彌精專。溪流漸湮山脈斷，滄桑變後歲月遷。摩挲此硯三歎息，無端棖觸增流連。一代繁華説江左，萬古靈秀鍾山川。李少微名漫題記，謝景山瓦曾周旋。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〇六舒位《宋謝文節公橋亭卜硯歌》《卜硯集》云：「硯，歙材，修九寸七分，廣五寸六分，額篆橋亭卜卦硯五字，面左右有元集賢學士程文海銘，背有明永樂間閩人趙元識揹地得硯之由。團湖坪，三寸鏑。建陽市，一片石。更無鸜鵒好紋留，應作蟾蜍清淚滴。自從歷劫厓山麓，坑雲五色無人剔。荆棘難尋祕閣頑，泥塗何況橋亭卜。不怨魏行省，但笑留承旨。無勞程集賢，猶有趙處士。始知神物難久埋，南谿七十三間開。得之地下竄狐兔，捧出座上生雲雷。銅爵香姜不足數，玉帶水雲乃其伍。肯草蠲除詔，留伴趙孟頫。願寫生祭文，移贈王炎午。石飛海立五百年，硯兮硯兮爾良苦。憶當流落朝天橋，早識三日無江潮。祇爲趙氏一塊肉，未入楊家七客寮。好事留傳閱兵燹，黑者踰麋碧者蘇。鼠肝蟲臂已不惜，龍眼犀紋那可辨。重其人者物可悲，一書卻聘生光輝。驚鶴徙倚詹尹市，飢鳳太息曹娥碑。嗚呼寶祐初開蕊珠榜，放膽文章慨以慷。三十功名石不言，淒涼資國蜘蛛網。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〇八程含章《弔端坑》　千夫挽水水千尺，百夫篝火火青碧。蛇行猿引争幽宫，日向端溪鑿硯石。端溪石硯美如何，地肺天精山水腋。寶墨融融津液生，銀毫湛湛心手適。坐令歙石與澄泥，奴隸一朝盡滅色。自從唐宋元明來，鬼斧神工響未寂。山腹如懸破釜空，百孔千瘡罔護惜。臨流我爲端山歌，山靈有知定隕泣。直木先伐古所悲，甘泉先竭事歷歷。珠池寶井怨誰招，金鑛銀坑總自賊。古來幾人如孝肅，肯使精華留餘力。君今有翼飛天涯，天涯難絶匠人蹟。請君變作青石峯，壽與長江共無極。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一三叶燕《二硯窩歌》　滎陽老死埋雙硯，蝕盡土花色不變。講堂卜築忽吐奇，珍重題名世争羨。淵源近溯幻江村，三絶風流承一線。平生結鄰萬石君，虢州割得東坑片。當年西署供酸磨，風霜驅作雲霞縵。後來一麾天南陲，猶勝司户古州竄。簿書無事鞭朴閒，千兔飽霜逐飛電。歸攜石叟伴征橈，卧看煙嵐出晴案。可憐詞場竟疎闊，百年遠受祝融譴。靈物終須鬼神護，留作雲仍香一瓣。蕭條異代復異族，什襲堂中同紀甗。何況骨肉一氣通，餘燼拾來歸篋衍。摩挲作歌誌終始，改闢新規還舊觀。潤沾亭畔半生澤，光映閣中二老面。半生亭、二老閣皆高州所築。自是伯孫述祖德，豈比彦猷招客玩。我嘗落帆造其窩，俯仰拂拭發長歎。人生學業相砥磨，正在接續凄涼見。草生書帶昔威蕤，雲起墨池今華絢。滎陽遥矣高州遠，二硯窩中一以貫。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一三宋湘《查大理滄家藏謝文節橋亭卜卦硯屬余爲詩》　摩挲賸墨玉庚庚，想見夷齊萬古情。國既無人焉問卜，臣猶有母此埋名。從容豈愧文丞相，流落曾聞玉帶生。同是出頭一方石，人歌人哭至今并。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一四吴嵩梁《周定王蘭雪硯翁覃溪師屬賦》　銘云：「割葉雲之片石兮，漾璧木之元光。」款署蘭雪背日東書堂寶。周藩宫裏端溪石，留與蘇齋試煙墨。四百年來璧水香，鐫題古篆看猶識。駿虞獻後歸大梁，不願移封就洛陽。師儒曾聘劉長史，詞賦雅重東書堂。鎮平博平皆好士，南陵西亭亦相繼。本草圖成爲救荒，幽芳千種誰重繪。汴河横決浪如山，迎取金容没水還。一片仙雲依舊紫，卻隨玉椀出人間。元朝宫樹傷心碧，樂府當初歌不得。斜陽秋草十三陵，今日蟾蜍淚重滴。未央殘瓦永平磚，都與人家作硯田。尋常故物知何限，名字關心特可憐。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一四金衍宗《宋胡忠簡遺象硯歌和謇石》　硯爲陽湖吕幼心郡丞榮所藏，背有鐫象，題曰澹庵先生小象，紹興戊寅四月朔錢塘馬和之寫。李綱趙鼎棄如遺，兩宫北狩無還期。不知父兄但知母，檜也和議逢其私。惟時詔諭正通使，公切忠憤形乎詞。想當草疏硯在側，血淚濡墨揮淋漓。能如公言斬倫檜，同仇大義敷天知。小朝廷甘作臣妾，雖蹈東海夫何辭。一封朝奏夕萬里，硯亦漂轉天之涯。玉堂花甎恍夢寐，孤臣九死惟汝隨。公之心腸本鐵石，閒情偶賦何瑕疵。滄江久卧歲云晚，倔强猶昔霜盈髭。侍郎硯背貌公象，千秋面目無磷淄。嗚呼老秦既死姦黨逐，曷不賜環徒量移。金甌破碎賸一角，六經勒石空昭垂。思陵工書善品硯，惟於忠佞迷妍媸。雖然薰蕕不同器，我於倫也重嗟咨。十年五使數往返，宛轉虎口瀕艱危。顯仁之返亦其力，局中心苦局外訾。始拘繼脅卒乃殉，庶與皓弁無差池。公時在譙盛酬唱，定亦心折垂涕洟。狎邪市井語太激，詎料抗節終如斯。此如歐公斥司諫，高亦君子非等夷。吾儕論世貴平恕，因賦公硯兼及之。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一四金衍宗《晉永嘉甎硯歌》　硯左刻「永嘉六年施

令英作」八字。吴與菁山土人掘井得之，余堉董勤甫見贈製爲硯。玉馬出地蒼鷲飛，侍中碧血濺龍衣。豆田天子更何在，銅駝荆棘埋煙霏。永嘉略比唐天祐，無主猶承正朔舊。中原鼎沸神州沈，一角菁山爲誰守。居民曉起争汲泉，轆轤井眉雙瓶懸。銀牀金榦杳莫問，昆明劫灰餘此甎。銅雀硯材世所豔，字體鍾王況不欠。賞奇須待博物才，臨平石鼓豐城劍。董郎貽我徑尺瓊，墨海聊作良田耕。斷紋似具鸜鵒眼，新亭涕淚含晶瑩。君不見排牆下有王夷甫，運甓陶公亦徒苦，笑渠消受石三災，何如化作劉伶墳上土。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二一 路德《張忠烈公硯爲曹我屺少府作》 涇渭東流似奔馬，客到秦中訪秦瓦。張公破硯出市中，我屺於長安市上得公遺研。經年未售識者寡。曹君一生耕硯田，得如拱璧珍拳拳。道此本是故鄉物，張公，鄞人，少府即浙人。二十四字蒼水鐫。硯有張公自題銘辭共二十四字，銘曰：「投鼠支牀，幾經摩劫。堅貞不渝，何嫌碬裂。佐我揮濡，長此昕夕。」楚人得弓意殊快，無心相遇真天緣。昔年義旗竪海上，軍敗烹龍志猶壯。公兵敗遁入舟山，即今定海，舉舟師奉魯王趨崇明待潮大洋山，山上有羊羣，取烹之，羊乃龍所化，頃刻風雷大作，各舟盡覆，惟公與魯王數人得生。魯王已死唐王孱，坐使孤臣氣彫喪。遯迹自擬蠖身藏，乘勢還思螳臂抗。白蝯無聲健兒入，柳鎌香風吹習習。公至象山島中結茅，屋後有大樹，蓄白蝯其上，凡有登岸者，蝯即鳴，公得乘舟而逸，當道者數年不能得公。有舊卒爲普陀僧者，常至公所，蝯所熟識，僧至不鳴，官偵知之，誘僧先往而以兵隨之，遂被擒。何人伏鑕尚從容，笑看錢塘好山色。錢塘江上一抔土，右鄰忠肅左忠武。公詩有：「日月隻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山」之句。鄉人遂葬公於于岳二墓間。椒漿恨未酹忠魂，手澤今朝快一撫。國破安用身獨完，此硯與人同膽肝。趙璧拌教碎秦柱，玉帶詎肯隨黄冠。滄桑變換二百載，到今墨繡猶斑斕。君不見虞山甘作長樂老，貳臣傳裏名難剜。梅村祭酒號詩史，惜哉所欠惟一死。張公大義心炳然，玉碎終知勝瓦全。此硯他年返枌社，士林佳話争流傳。雙松别墅好風日，墅爲香山尉盩厔時舊蹟，少府葺之。仙尉開軒布吟席。錦軸新裝松雪書，牙籤更檢《子山集》。會須移向别牀攤，莫近張公一片石。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二三王嘉禄《齊雲樓甎硯》 月華泠浸吴城樹，一片紫雲飛不去。霜寒碧甃埋鴛鴦，土花蹙鱗融麝香。朱甍綺檐挂參斗，元和使君來置酒。滿闌芍藥嚥春紅，山頭鯉魚飛化龍。緑墀香塵印羅韈，可憐焦土阿房宫。鬼鐙散螢寒貼貼，灰蝶棲煙抱黄葉。銅爵香姜共爾愁，玉蟾淚滴凝清秋。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二九李家駿《訪薛宜堂》 花氣滿闌干，相逢意灑然。君憑詩作業，我以石爲田。得句雲歸洞，談經月在天。三更人不寐，鐵硯欲磨穿。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二九邱光華《朱竹垞太史著書硯歌爲曹種水言純賦》 太史跋扈翰墨場，罷官長揖歸故鄉。北垞之南南垞北，有亭萬卷羅縹緗。著書等身老彌篤，如起廢疾鉞膏肓。經兼鄭孔史班馬，此硯晨夕時相將。憶昔太史返大庾，一百八石載歸航。硃砂斑紅雀斑黑，鸜鵒眼碧鴝眼黄。已聞榜人竊其九，餘亦散盡無留藏。復從何處得端産，軒然一笑誰能詳。曹君博物清門彦，頻年鼓棹游維揚。傾囊購得太史硯，巧偷豪奪嗤襄陽。近來好事工作僞，片瓦輒欲誇香姜。即如樊榭跋此硯，謂曾過眼見數方。晴窗展玩三歎息，魯鼎真贋空評量。物因人重僞亦好，況喜石質尤精良。流傳儻入俗人手，何異黠鼠銜生薑。誰知精靈默呵護，前歸樊榭後古香。從兹定見虹貫月，滄江夜夜生光芒。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三四錢泰吉《盤谷硯歌寄酬衎石兄》 少讀《昌黎集》，夢想盤之中。大行山字老未識，何緣腳踢幽人宫。吾兄知我饒硯癖，爲致盤中一片石。面含淺紫背深碧，泉甘土肥養玉液。況有隴西隱君此焉宅，盧老韓公共游屐。斯文元氣久蘊積，能使鳳咮龍尾皆辟易。我今對此硯，卻憶貞元初。吐蕃大入寇，烽火傳邊隅。西川節度屢破敵，庶幾不愧大丈夫。鬼夷此日負海鳴，天子宵旰勞遠謨。樓船將軍盛兵衛，輕裘坐展籌海圖。書生不能草羽書，枉持一硯頻欷歔。硯兮硯兮吾語汝，但願龍起大擇驅天吴，一朝滅此釜底魚。硯刻魚龍之象。遠行不勞吉日出，少陵句。采山釣水容吾徒。平沙緑浪榜方口，用昌黎和盧郎中送盤谷子詩句。與兄窮探極覽相嬉娱。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三六邵懿辰《陳小鐵貳尹受硯圖》 相國之硯太僕藏，中丞手傳犀角郎。人弓人得意冰釋，西華葛帔秋風涼。公私劫劫憂桂玉，石田何從覓稻粱。遺作衙官博斗食，鷺棲枳棘摧文章。昔對君苗欲焚硯，羈齡速藻驚老蒼。浮邱閣中餞君别，下筆磊磊騰珠光。南驅北走寖日月，長抛筆墨親風霜。新安程生江夏黄，或躋學省升玉堂。君與齊名獨堙戹，不復射策下名場。喬木灰飛萬金散，何恤區區拳石亡。男兒七尺志自强，塵中手板莫黯傷。起家曹掾八州督，龍蛇變化嗟何常。神駒赤汗終千里，太僕中丞流澤長。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四八于源《趙忠毅公東方未明硯拓本》 五更待

旦森袍笏，一疏書成奪奸魄。事成不成未可料，已拌貶謫同貞石。白日委鬼作嘯聲，毒霧蔽天天不明。荷戈幸免碧血禍，觚稜回首難爲情。雁門關外埋秋草，此硯何年復歸趙。流傳曾入繡衣手，即今猶爲子孫寶。百年不灑蟾蜍淚，乾坤正氣留銘字。尚傳金石重人間，更想摩挲鐵如意。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五七孫海《題巨子馥慕硯圖》 寒碧一拳光四澈，鴝眼晶瑩濾秋月。紙上墨痕黯黮濕，疑是幽人心上血。手澤蹉跎五十年，此硯能穿心不穿。收入畫圖寓深意，晴雪落水生玉煙。我昔曾題《夢硯圖》，唐子方中丞有《夢硯圖》。舊游一夢春模糊。嚴寒呵凍碾冰花，爲君重賦玉蟾蜍。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六四諸可寶《澄心堂歌》 青華鏤筆紅絲硯，澄心堂紙白於練。宮中保儀女掌書，江山如笑排鶩燕。姊妹承恩侍李皇，提鞠剗鞦事荒唐。通天一帖題昭後，初月雙趺創窅孃。燒槽琵琶腰玉柱，君王小令歌行路。別翻曲子念家山，彈絶冰絃愁日暮。瓦官閣下黄花波，嘵鳥聲聲帝奈何。最笑倉皇辭廟日，聽來猶有教坊歌。君不見官家恨不作詞史，金粉南朝悉如此。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六六譚宗浚《鄺湛若天風吹夜泉硯歌》 書君懸鍼垂露之奇篆，寫君離鸞別鶴之悲吟。忠魂縹緲去已久，但有貞珉一片知君心。當年此石誠非偶，滃鬱春雲落君手。用之愈久德愈全，合伴書窗爲益友。鴉咋嶺，鬼門關，孑然書劍來猺蠻。山魈獰獰伏洞裏，巨蟒瞰腸懸林間。硯乎辛苦定同歷，幸不棄置埋榛菅。不然軍中時草檄，擲筆懸空飛霹靂。丹心耿耿長不磨，願與東南支半壁。積城一角陰雲愁，日影慘淡悲清秋。奇才豈僅屈宋並，毅魄直同張許游。片石猶存豈君意，悔不烽塵遭破碎。硯池點點浮青痕，尚似憂時賈生淚。橋亭字，墨妙碑，此硯與之應並重。忽憶舊時好琴癖，畫有同嗜安能一一搜剔全無遺。我來摩挲有款識，閒對遺蹤思往事。洗處曾來虞苑游，光孝寺洗硯池爲鄺湛若隸書。捧時定合青琴侍。青琴湛若侍兒也，見《嶠雅》君今騎鶴歸太虚，硯亦轉徙經燕吴。願祈六丁下攝取，永鎮朱明洞府神仙都。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七〇丁立誠《孫仁甫文炳奎出觀先世所藏温公澄泥硯李延平有題名南宋爲魏鶴山得見真西山跋明有文衡山觀款》 南唐澄泥第一品，北宋黨碑第一人。匪硯之重，世自不敢輕。況其温温玉質，娟娟出水蓮丰神。硯之方正見公德，硯之圭角表公節。公兮硯兮皆可述，獨樂園中説《周易》。墨花濡染傳家集，鳳味龍尾伯仲間。只許橋亭謝升堂，玉帶文入室。前有觀者李延平，後有觀者文徵明，其中更有西山鶴山來同盟。八百載後歸之樂安孫，可與宋雕《資治通鑑》稱爲兩足尊。君家藏宋刻《通鑑》，劫後尚存殘本。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七二吴受福《明姜給諫埰宣州老兵硯爲陽湖左杜文孝廉運奎題》 昔也居諫官，起草曾侍惠文冠。今也爲戍卒，枕戈待焚君苗筆。不以囓蛟龍，不以鋤榛莽。給諫别有硯銘云：爾有目，蛟龍之窟不能囓；我有鋤，榛莽之區不能除。氈裘毳幕溷斯養，此石遭際抑何枉。遐想當年黨禍侵，烏臺風骨争森森。役車蒼皇猶未赴，神州胡乃先陸沈。吁嗟乎！石齊斷碑誰所守，鄭生天風汝其友。一坏荒土敬亭右，硯兮終古與之長不朽。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七八宋書昇《銅雀臺瓦硯歌》 漢火未熄妖星芒，銅雀一現朱雀藏。高臺巍峩連漳起，鄴下媚狐肆披猖。鳳柱對蹲雙結綺，虹橋創挂若迴廊。年月迴環書蝌蚪，琉璃金碧覆鴛鴦。漢家兵戈既鼎沸，横槊歸來樂未央。大兒彈碁幼傅粉，一門父子盛文章。惆悵東風慕嬌女，朝露慨慷對杜康。阿房歌絃秦公子，陽臺雲雨楚君王。分香賣履留遺囑，兒女之情抑何長。建安去此二千載，太息阿瞞骨已霜。一世之雄今安在，獨留瓦片豔文房。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八六歸懋儀《題女史葉小鸞眉子硯》 螺子輕研玉樣温，摩挲中有古吟魂。一泓暎瀉桃花水，洗出當年舊黛痕。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八七汪端《秦溝粉黛磚硯歌》 涇邑某氏藏古硯，澄泥也。紅白青翠，斑剥錯落若珠璣，上有建業文房印。余忠宣銘注以爲秦阿房宫溝宫人傾粉澤脂水所成，洵異物也，紀之以詩。南唐硯山不可見，人間猶賸南唐硯。香姜銅雀久銷沈，幻出秦宫雲一片。六國蛾眉競曉妝，歌臺舞殿起阿房。星熒明鏡驪山遠，漲膩凝脂滑水香。四圍錯落珠璣細，粉暈斑斑黛痕翠。臨波想見卷衣人，玉姜豔選文馨麗。深鎖長門卅六年，魚膏銀海閟重泉。御溝空照秦時月，春水流花冷暮煙。楚人一炬悲焦土，留得殘磚碧苔古。建業文房好護持，鍾山小隱風流主。金鏤應填絶妙詞，新聲曾譜恨來遲。紅羅亭榭瑶光殿，知付娥皇付保儀。一行題跋忠宣筆，昆刀細劃龍山雪。早春獨殿賦梅花，不礙廣平心似鐵。何處香花識舊墩，百年流轉到清門。松煙寒滴蟾蜍淚，蘭篆紅銷蜥蜴魂。秦臺未到吹簫處，秦山尚有宫人墓。澄心堂紙玉管毫，夜鐙還寫《阿房賦》。《研北雜志》：袁伯長藏有李後主玉管筆。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八八宗婉《漢宫瓦硯歌》 千年古殿生蒿萊，瓦礫變化成良材。文房珍翫何足道，盛衰貴賤亦幻哉。誰人作硯供書契，云是帝鴻古遺制。琢玉奇珍祇飾觀，澄泥别樣誇新製。辟雝風字古樣鐫，合歡秋葉新

題籤。小者文場便懷袖，大者椽筆揮雲煙。硯材百種此尤寡，陶質蒼然古而雅。問年神雀五鳳初，託地長生未央下。當年立杖覆千官，此日抔泥出寒野。良工琢付識者藏，摩挲日久騰輝光。儲以水晶玻璃之寶匣，配以珊瑚翡翠之筆牀。更聞此硯能發墨，濡染淋漓殊自得。凹處猶餘土蝕痕，中央已沒苔花色。君不見玉龍金鳳銅雀臺，於今無地無塵埃。又不見離宮別館三十六，望裏莘莘走麋鹿。羨爾猶存歷劫身，芸窗珍重伴詞人。他時攜上通明殿，書徧吟毫五色新。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九二繆寶娟《題漢未央瓦硯歌》 紫雲一片土花結，寒光隱隱凝霜雪。流落人間三千年，不隨碑碣同磨滅。古來宮闕盛炎劉，未央宮與阿房侔。阿房一炬成焦土，漢家片瓦猶千秋。片瓦功能奪真宰，蛟龍泣罷嘐痕在。質堅不爲歲月磨，色古豈歷風霜改。昌溪吴氏寶用之，滄桑變幻不可知。洪子嗜古有奇癖，得從古市光陸離。盛以寶盒盤蛟螭，奇氣掩映珊瑚枝。岱翁銘字工刻鏤，鄭侯古篆形模舊。精金可鑠石可灰，此物永並鼎鐘壽。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九三玉井《自題梅花緑端硯》 人住緑梅簃，夫子齋名。眉比梅花緑。不用畫雙蛾，寫鴛鴦卅六。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二〇〇金永爵《紀曉嵐紫石硯歌》 十硯先生癖於硯，罷官歸里瓶無粟。惟有詩束兩牛腰，端坑奇石聲相觸。就中濟陽井叔刊，日夕摩挲愛尤篤。篆籀蒼勁銘其背，八角廉稜截紫玉。金櫻手捧隃麋香，莘田侍兒金櫻妙解文翰。品月題花幽事足。淬妃欣説遇鉅公，曉嵐情雅不入俗。山斗聲名徧華夷，徂夏我讀《灤陽録》。西清常共襆被攜，小泓晴虹光怪數。松園前輩金公履度。駕星槎，邂逅論交蒙贈辱。筆勢矯矯傳海邦，渴驥奔泉無踶跼。春風吹落經畹齋，趙秀三。几案清哦佐醖酴。繭紙百幅白如銀，寶物如今於我屬。見此宛若對昔賢，浄水蓮房手自浴。留作吾家永寶用，豈數金綫與蛾緑。六傳百有九年間，鸜眼幾點記往躅。爲證邵亭文字祥，明窗續成《中林曲》。錢塘吴中林庭華有《十硯先生歌》。

王繼香《醉盦硯銘》

聖珉

家君嘗詣衢州謁宣聖楷木象，歸途得一硯，類水巖石，囊至婺齋，令歙工琢池，試以墨，經月不涸。或曰可名夫子硯，嫌其黷也，易之曰聖珉。

磨不磷，涅不緇，百世師。

崑山片玉

厚寸許，徑七八寸，深紫色，肌理細膩，發墨而不費筆。理潤而澤，聲清而越。温其如玉，君子之德。

七星

色黝，徑尺，腹有鴝眼七，布列如斗宿狀。

北斗睒睒孕石君，紫芒上騰昌斯文。

蒼玉虬

歙州龍尾石，有紋鱗鱗，瀋墨如潑，永叔云石堅而發墨，殆類此。龍尾之精黑雲聚，蜂耶鉏耶何足數。一勺之多，用作霖雨。

青鐵

歙石，蒼堅如鐵，銼墨而極細緻，殊不似元章之筆墨劍子也。

錚錚其聲，蒼蒼其形。是乃孝肅之面，廣平之心。

鐘硯

堅其質，黝其色。追或蠡，此不泐。發爲文章，聲出金石。

天然硯

下巖品，最宜墨，其式渾樸可喜。

犖犖落落，琭琭珞珞。不雕不琢，抱素見璞。

斧硯

蜂坑石，似風字而殺其額，似鳳字而刖其足，有若斧者焉。

割地胏，剸山骨。斷龍尾，屍鯨血。墨吏髡，筆公禿。藻帝廷，惟汝力。

雙龍戲珠

亦下巖妙品，硯眉有眼如珠，旁鐫二龍，蜿蜒奮迅，若欲破壁飛去也。

蒼虬對舞墨海渾，石鱗蚴蟉珠吐吞，助爾筆勢跳天門。

白石硯

知白守黑，爲天下式。

黧璞

質厚温潤，色如磬，著墨不滲。

博而厚，澤而黝。虚以受，貞以久。元之又元理誰剖，或將訾汝爲墨守乎否。

靜真先生

密理堅緻，温然粹然，昔人號硯曰「潤色先生」、曰「巖屋上人」、曰「鐵面尚書」，余獨取其静而真也，謚之曰静真先生。

客卿醢矣禿友匊，汝奚獨壽，寂然不動。

金帶圍

其理細滑，腰有黄紋束如帶，此方處士詩所謂金稜者也。

拜即墨侯，封萬石君。錫之鞶帶，以旌乃勳。

琨胎

余再從叔父念亭子英濤工書，善相硯，劫後得水巇石，自琢之，拾其餘規爲小硯，置墨合中。戊辰秋以賜余，越四稔叔旅歿雲和，而片石至今在案，對之泫然。

圓如鏡，靈如滿，弢汝光，刮汝垢。於虖此先叔氏念亭子所手授也。「人生安得如汝壽！」用坡句。

蓮葉硯

余年十九喜弄柔翰，張魯封世丈景燾亟賞之。里鄰中遂争以紙素索書，陳明經慶榮乞作楹帖，以手治蓮葉硯爲潤筆。時方寫《金剛》《法華經》，戲作口頭禪耳。

蘸貝葉紙，寫《法華》字。秋露下垂，活潑潑地。

箕箔硯

黑肩紫背，通體肖竹節，窪小池環，以篠刓其右，尤古拙，左有黄氣，悉鏤竹葉。古虞章子沛和所詒也。

粤南枏竹硯，兹硯轉模竹。咄哉陶泓住箕谷。外震内艮相倚伏，置諸文房可醫俗。

星魄

脈理堅粹，呵之即澤，試墨則如磨玉而無聲。

長庚下謫光熠熠，其品靈壁才磐石，沐日浴月沃冰雪。奈何歲歲飲墨汁，玉蜍爲爾淚頻滴。

行医硯

硯小而方，色紺青，類洮河石。曾攜之滹嚴瀨，經吴門，歷燕趙，過泰岱，浮溟渤，舟車顛簸，未嘗稍損，石之良也。

而乾之剛，而坤之方，而艮之時行，利用出入，動無不臧。

石田

堅重縝密，紫潤可愛，平時自用硯也。

墨爾鐮，筆爾耒，歛之書倉，收之學海。千百年後乃有秋，毋爲目前歎惡歲。

附録舊作

宋端宗屐硯

石徑尺許，内凹外刓，底如屐形，一足，刻端宗押，見陶馨之屐硯履歷。友人胡半癡得之，屬爲詺。

有扁斯石，形下成器。天水之朝賜汝履，六百年來折幾齒。

葉小鸞眉子硯

爲女弟子沈甄昭詺。

女郎之碧玉耶，織星之支機耶。一鉤月魄仙人遺耶，畫眉深淺問淬妃耶。噫，斯殆當日草返生香之詩者耶。

端友

爲餘杭王生瀚詺。

砥礪廉隅，琢磨元旨。與子墨交，其淡如水。

硃硯

爲陸小畬比部詺。

保其赤，莫近墨。貴陶元，以浴素。毋看朱而成碧，心中丹，眼中血。

紫琳腴

叔弟繼穀蓄端石一片，徑四寸，純紫，發墨。因取范石湖詩意名之，且泐詺焉。

其平如砥，其薄如紙。守貞取默，是之取爾。

雜録

酈道元《水經注》卷二五《泗水》 廟屋三間，夫子在西間東向，顔母在中間南向，夫人隔東一間東向。夫人床前有石硯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時物也。

《南史》卷六《梁本紀》上卷六 四年春正月癸卯，詔「自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顔，勿限年次」。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有司奏：吴令唐倩鑄盤龍火鑪、翔鳳硯蓋。詔禁錮終身。丙午，省《鳳凰銜書

伎》。戊申，詔「往代多命宮人帷宮觀禋郊之禮，非所以仰虔蒼昊，自今停止」。

《北史》卷七〇《劉璠傳》 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徐堅《初學記》卷二〇《文部・硯第八》 《從征記》曰：魯國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蓋夫子平生時物。《漢書》云：宣帝微時，少與張彭祖同硯席書。《後漢書》云：王充於室內門戶牆柱，各置筆硯，著《論衡》八十五篇。魏武《上雜物疏》云：御物有純銀參帶圓硯，大小各一枚。《晉書》云：武帝與劉弘同年，少同硯書。《東宮故事》云：晉皇太子初拜，有漆硯一枚，牙子百副，紀有漆書硯一，則其事也。

晉銀　孔石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永嘉六年，劉聰引上入讌。上謂曰：「卿爲豫章王時，朕與王武子相造，卿贈朕以柘弓銀硯，卿憶否？」聰曰：「安敢忘之？且恨爾日不得早識龍顏。伍緝之《從征記》曰：夫子床前有石硯一枚。作甚古朴，蓋夫子平生時物。

奪刺史　借府君謝承《後漢書》曰：楊班爲荊州刺史，趙凱橫奏檻車徵，奪其筆硯。《劉道玉傳》曰：劉根字君安，能召鬼。張府君語曰：「聞君能使人見鬼，可使形見，不者加戮。」根曰：「借府君前筆硯。」因書奏以扣几。須臾，五百鬼縛府君死父母至。

魏后數用　晉帝少同王沈《魏書》曰：甄后九歲喜書，數用諸兄弟筆硯，謂曰：「汝當習女工而學書，當作女博士耶！」后曰：「古賢女皆覽前代成敗，以爲己戒。不知書，何因見之？」梁元帝《忠臣傳》曰：劉弘，沛國人也。弘寓居洛陽，與晉武帝同年，少同硯書。

銀帶　金池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純銀參帶硯一枚，純銀參帶圓硯，大小各一枚。傅玄《硯賦》曰：即方圓以定形，鍛金鐵以爲池；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加采漆之膠固，含沖德之清玄。

溪源　石穴《永嘉郡記》曰：硯溪一源，中多石硯。劉澄之《宋永初山川今古記》曰：興平石穴，深二百許丈，石青色，堪爲硯。

御筵　置柱繁欽《硯頌》曰：鈞三趾於夏鼎，象辰宿之相扶；供無窮之祕用，御几筵之優遊。謝承《後漢書》曰：王充於室內門戶牆柱，各置筆硯而作《論衡》。方員　班散繁欽《硯讚》曰：或薄或厚，乃員乃方；班采散色，漚染毫芒。點黛文字，耀明典章。生翰墨　含清玄繁欽《硯讚》曰：顧尋斯硯，乃生翰墨。自昔頡皇，傳之罔極。傅玄《硯賦》曰：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加采漆之膠固，含沖德之清玄。

篇籍永垂　讒邪無污李尤《硯銘》曰：書契既造，硯墨乃陳；篇籍永垂，紀志功勳。太公《金匱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元得污白。

[賦]晉傅玄《硯賦》采陰山之潛樸，簡衆材之攸宜；即方圓以定形，鍛金鐵而爲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儀。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加采漆之膠固，含沖德之清玄。[詩]楊師道《詠硯詩》圓池類璧水，輕翰染烟華；將軍欲定遠，見棄不應賒。[頌]魏繁欽《硯頌》有般倕之妙匠兮，睨詭異於遐都。稽山川之神瑞兮，識璿璇之內敷。遂縈繩於規矩兮，假下氏之遺模。擬渾靈之肇制兮，效羲和之毀隅。鈞三趾於夏鼎兮，象辰宿之相扶。供無窮之祕用兮，御几筵而優遊。[讚]魏繁欽硯讚方如地象，圓似天常；班彩散色，漚染毫芒。點黛文字，曜明典章；施而不德，吐甄無疆。浸清甘液，吸受流光。[銘]魏王粲《硯銘》爰初書契，以代結繩；人察官理，庶績誕興。在代季末，華藻流淫；文不爲行，書不盡心。淳樸澆散，俗以崩沉；墨運翰染，榮辱是若。念茲在茲，惟正是宅。

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八《巨骨》 李司徒勉，在汀州曾出異骨一節，上可爲硯。云在南海時，有遠方客所贈，云是蜈蚣脊骨。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河南道》 《郡國志》云：「闕里，背洙面泗。有夫子床，前有石硯一枚，石作甚樸，云夫子生平所用物。」

《新唐書》卷三八《地理志》 號州弘農郡，雄。本虢郡，治盧氏。義寧元年，析隋弘農郡三縣置。貞觀八年徙治弘農。天寶元年更郡名。土貢：絁、瓦硯、麝、地骨皮、梨。

《新唐書》卷四九上《百官志》 內直局　內直郎二人，從六品下；丞二人，正八品下。掌符璽、衣服、繖扇、几案、筆硯、垣牆。

蘇軾《蘇東坡全集》卷一三一《學書爲樂》 蘇子美嘗言：「明窗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爲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爲樂，則自足有餘。

趙令畤《侯鯖録》卷四《東坡評美硯》 東坡云：硯之美者必費墨。

何遠《春渚紀聞》卷六《東坡事實・營妓比海棠絶句》 先生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於營妓供侍，扇書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頗知書札，坡亦每顧之喜，終未嘗獲公之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顧視久之，令琪磨硯，墨濃取筆大書云：「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即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醉而散。

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九 贛之雩都尉，廳後舊有灌嬰廟，臨其池上。廟毀，

往往瓠甓墮池中，歲年不可計矣，因刀鑷工取半瓦爲礪石，人見而異之，遂求其瓦爲硯，於是有灌瓦之名。求者既多，今罕得全瓦。好事者以銅雀瓦不復有，亦謾蓄之。

吴曾《能改齋漫録》卷一《事始・端溪硯》 端州石，唐世已知名，許渾《歲暮自廣江至新興》詩云：「洞丁多斲石，蠻女半淘金。」自注云：「端州斲石。」李賀《青花紫石硯歌》云：「端州匠者巧如神。」柳公權論硯，亦云端谿石爲硯至妙也。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一 祕閣有端硯，上有紹興御書一「頒」字。唐有準勑惡詩，今又有準勑頒硯耶。

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三五《雜色儀制》 熙宗立，又增「專經」、「神童」、「法律」三科爲雜科，然不擢用，止於簿尉。專經至於爲直省官，事宰執，持筆硯。童子科止有趙憲甫位至三品。此太宗、熙宗繼世取士之科也。

《宋史》卷五《太宗本紀二》 夏四月庚午，罷端州貢硯。

《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陝西》 號州，雄，號郡，軍事。崇寧户二萬二千四百九十，口四萬七千五百六十三。貢麝香、地骨皮、硯。【略】

寧州，望，彭原郡，興寧軍節度。本軍事州，宣和元年賜軍額。崇寧户三萬七千五百五十八，口一十二萬二千四十一。貢菴閭、荆芥、硯、席。

《宋史》卷九〇《地理志六》 肇慶府，望，高要郡，肇慶軍節度。本端州，軍事。元符三年，升興慶軍節度。大觀元年，升下爲望。重和元年，賜肇慶府名，仍改軍額。元豐户二萬五千一百三。貢銀、石硯。

《宋史》卷一二二《禮志二五》 六月，詔翰林寫先帝常服及絳紗袍、通天冠御容二，奉帳坐，列於大升輿之前，仍以太宗玩好，弓劍、筆硯、琴棋之屬，蒙組繡置輿中，陳於仗内。

《宋史》卷四九一《外國七》 又别啓，貢佛經，納青木函；琥珀、青紅白水晶、紅黑木槵子念珠各一連，並納螺鈿花形平函；毛篦一，納螺柸二口；葛篦一，納法螺二口，染皮二十枚；金銀蒔繪筥一合，納髮鬘二頭，又一合，納參議正四位上藤佐理手書二卷及進奉物數一卷、表狀一卷；又金銀蒔繪硯一筥一合，納金硯一、鹿毛筆、松烟墨、金銅水瓶、鐵刀；又金銀蒔繪扇筥一合，納檜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

《遼史》卷四《太宗本紀下》 秋七月癸亥，南唐遣使奉蠟丸書。【略】壬申，晉遣使進水晶硯。

《遼史》卷四五《百官志一》 筆硯局。筆硯祇候郎君。筆硯吏。

《遼史》卷四五《百官志一》 承應小底局。筆硯小底。

《金史》卷四三《輿服志下》 大定二年制，百官趨朝、赴省，並須裹帶。五品以上官，趨朝則朝服，赴省則展皂，雨雪沾衣則從便。凡朝參，主寶、主符展紫，御仙花或太平花金束帶。近侍給使、供御筆硯、直長、符寶吏紫襖子，塗金束帶。

《金史》卷五三《選舉志三》 筆硯承奉，舊名筆硯令史，大定三年，更爲筆硯供奉，後以避顯宗諱，復更今名。正隆二年，女直人遷敦武，餘歷進義，無出身。大定二年格，初考女直遷敦武，餘保義，出職正班從七品。吏格，初都軍，二、三下令，四、五中令，六上令。

《金史》卷五六《百官志二》 筆硯局，直長二員，正八品，掌御用筆墨硯等事。泰和七年以女直應奉兼。舊名筆硯令史，大定三年改爲筆硯供奉，以避諱改爲承奉。

《金史》卷五七《百官志三》 司經，正八品。副，正九品。掌經史圖籍筆硯等事。

《金史》卷五八《百官志四》 筆硯承奉、閤門祇候、侍衛親軍百户，十二貫石，絹四匹，綿三十兩。東宫筆硯，六貫石。

《元史》卷一七七《張思明傳》 五年，除西京宣慰使，嶺北戍士多貧者，歲凶，相挺爲變，思明威惠並行，邊境乃安。因疏和林運糧不便事十一條，帝勞以端硯、上尊。

李賢《明一統志》卷一〇《常州府》 硯池。在武進縣鄒浩墓側，世傳浩洗硯於此。

李賢《明一統志》卷六八《保寧府》 捧硯亭。在南巖上。宋司馬池嘗携其子光遊此，因賦詩命光捧硯，後遂以捧硯名亭。

李賢《明一統志》卷六九《叙州府》 硯石溪。在長寧縣牛心山後峰，石如磐，可以爲硯。

李賢《明一統志》卷七八《漳州府》 硯石嶺。在龍巖縣東，峰巒秀麗，氣脉融和，取其石作硯，甚光潤。

李賢《明一統志》卷八〇《惠州府》 洗硯池。在興寧縣治西南。五代時，羅孟郊嘗建亭，讀書於此，滌筆硯久之，池水盡黑。

郎瑛《七修類稿》卷五〇《奇謔類・異寶》 嘗讀《春渚紀聞》，有人蓄碼磄大

硯，注水硯間，則水中有一小鯽游泳可愛，去水則無也。《夷堅志》亦載，人有銅盆，凡水注滿，則雙鯽撥剌出水矣。無水無之。予未之信。後杭醫朱某家造墳，得土中二磁碗，偶注酒於中，則頃刻有綠苔浮滿酒中。意其不潔所致，及滌淨復注亦然。飲之，又未嘗有物也。予女夫家有礪石水盆，架於天井中，水滿則綠苔浮面，去水則無。惜今碎敗，不堪蓄水，與古人所載魚事相同。不知此爲何等異寶。

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八《鋤地得金印古硯》 楊五川《南宮集》中有《月華硯銘引》，載金印古硯事，曰：「昔景泰中吾東溪府君守安，有二農夫偶耕於野，得埋金焉，詣州請平。試問其狀，曰：『始吾運鉏於田，覺鏗然有聲者三，視之方得石蓋，去石而金見。』命洗土視之，則古金印也，其文爲『壽亭侯印』。又命取石至，則硯也。府君乃歸其印於朝，取其硯而償若直焉。硯之在予家餘六十載。正德己卯孟秋十有二日記。」所謂東溪府君者，即《通紀》諸書所載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當時以其上于司馬書出爲安州知州者是也。

于慎行《穀山筆塵》卷二《紀述一》 經筵進講，在文華前殿，日講在殿後穿廊，正字在後殿東閣設一幄，次又東一室，乃上所遊息。一日同二三講臣入視，見窗下一几，几上設少許書籍，又一二玉盆，盆中養小金魚寸許，上所玩弄也。西壁一几，几上筆硯無甚珍異，筆皆市中所買，上貼筆匠楊彦章名，楮皆折簡，一如士人所用。其朴如此。

謝肇淛《五雜組》卷之四《地部二》 黄州東百里有孔子山，相傳孔子適楚，嘗登此山。上有坐石，草木不侵。有硯石，每雨輒有墨水流出。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四《外郡・靈巖山》 靈巖山有夫差館娃宫、響屧廊、浣花池、采香徑等勝，固吴中麗矚也。其石最佳者中硯材，次亦當碑碣諸用。

高濂《遵生八箋・起居安樂箋上・居室安處條》 高子曰：書齋宜明静，不可太敞。明净可爽心神，宏敞則傷目力。窗外四壁，薜蘿滿墻，中列松檜盆景，或建蘭一二，繞砌種以翠芸草令遍，茂則青葱鬱然。旁置洗硯池一，更設盆池，近窗處，蓄金鯽五七頭，以觀天機活潑。齋中長桌一，古硯一，舊古銅水注一，舊窑筆格一，斑竹筆筒一，舊窑洗一，糊斗一，水中丞一，銅石鎮紙一。左置榻床一，榻下滾脚凳一，床頭小几一，上置古銅花尊，或哥窑定瓶一。花時則插花盈瓶，以集香氣；閑時置蒲石於上，收朝露以清目。或置鼎爐一，用燒印篆清香。冬置暖硯爐一。

高濂《遵生八箋・燕閑清賞箋上・叙古鑒賞》 《洞天清録》云：「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而風雨憂愁，輒三之二，其間得閑者，才十之一耳。况知之而能享者，又百之一二。於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爲樂，不知吾輩自有樂地。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明窗净几，焚香其中，佳客玉立相映，取古人妙迹圖畫，以觀鳥篆蝸書，奇峰遠水，摩挲鐘鼎，親見商周。端硯涌岩泉，焦桐鳴佩玉。不知身居塵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

劉守章贈洪崖先生揚雄鐵硯、四皓鹿角枕。卞敬家有無患枕。

陶貞白有雀尾爐。唐内庫有七寶硯爐，至冬寒硯凍，放上即化，不用火炭。

武帝賜于闐青錢硯，遼西麟角筆，南越側理紙。唐賜宰相張文蔚龍鱗月硯，寶相枝。筆也。

唐彦猷作紅絲硯，自號爲天下第一。

歐陽通善飾文房，其命藏硯石室曰紫方館，貝光曰發光地菩薩，研滴曰金小相，鎮紙曰小連城千鈞史，界尺曰由准氏，筆曰畦宗郎君，槽曰半身龍，裁刀曰治書奴。

寶晉齋有天成硯山、玉蟾蜍，皆希世奇珍。

吴應箕《讀書止觀録》卷二 山谷誡子弟云：「吉蠲筆墨，如澡身浴德；指拭几硯，如改過遷善。敗筆浣墨，曠子弟職。書几書硯，自點其面。惟弟惟子，臨深戰戰。」讀書者當觀此。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六《神語》 南海廟有玉簡、玉簫、玉硯、象鞭。林靄所獻銅鼓。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四《蟲語・蚱蜢異》 香山黄雙槐先生瑜，官長樂時，有豪氓殺人匿其屍，訊不詞服，法司欲從疑釋。先生請自訊。忽有蚱蜢折左股斃於硯池，謂曰：女折其左股，沈黑水池中，神告我矣。氓驚服。其洗濁冤奸多此類。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一一《談藝一・飛廉館瓦》 元王文定惲《秋澗集》，有《飛廉館瓦硯歌》，略云：「劉郎杳杳秋風客，神鳥冥飛憶初格。豹章爵首尾蟠蛇，建章千門風冽冽。」云云。此亦在銅雀之前，知漢瓦無不可爲硯也。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一二《談藝二・羽陽宫瓦》 《橘軒雜録》：「鳳翔府，古雍州，秦穆公羽陽宫故基在焉。其瓦有古篆『羽陽千歲』字，昔雲中馬勝公得之。陰字，在硯之左，奇古，非銅雀所及。」《東觀餘論》云：「長安民獻秦穆公羽

陽宮瓦十餘枚，若今筒瓦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字。」《老學叢談》云：「銅雀瓦皆陽字，紀建安十三年造。嘗聞其土著人云，瓦甚大，一片可爲四硯。」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一八《談藝八・敏速》　《南唐近事》載處士史虛白嘗對客弈，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紙筆，先定題目，隨口而書，略不停綴，數食之間，衆製皆就。《封氏聞見記》：雒縣尉張陟，在中書日試萬言，令善書者三十人，各操紙執筆，俱占題目，身自巡席，依題口授，周而復始，午後，詩筆俱成，得七千餘字。《唐詩紀事》：長沙王璘日試萬言，崔詹事廉問表薦於朝，先試之。璘請十吏，皆給筆札，璘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黄河賦》三千字，復爲「鳥散餘花落」詩二十首，皆可謂敏速矣。又韋皐嘗於二十四化設醮，請符載撰齋詞，於時飲摩訶池上，載命小吏十二人捧硯，人分兩題，緩步池間，各授口占，其敏如此。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一九《談藝九・米太僕研山》　米太僕友石萬鍾家藏一研山，有七十二峯，洞壑奇絶。每天欲雨則水出，欲霽則先燥。太僕以五百金購之。明末流寇入京師，米氏奔迸，以古器數簏寄親戚家，此物遂爲一士夫所得。又寶一風字硯，太僕知六合縣時，嘗入覲北京，往返兩月餘，硯墨猶未燥也。康熙戊午夏，公孫紫來漢雯知長葛縣，行取入都，出硯示予，爲説如此。紫來今官翰林（待）〔侍〕講。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一《談異二・離非女子》　故友南粤陸漢東卿孝廉，有小硯，是南漢劉鋹宫中物，有鋹宫人離非女子篆銘。卿死子幼，此硯不知流落何所。石埭令姚六康子莊爲予言之，姚亦粤人。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二《談異三・王祭酒》　吾郡歷城明翰林王公敕，字雲芝，成化甲辰進士及第第三人。諸生時，讀書卧牛山寺，夜見地有火光，發之，得石匣。匣有書二册，讀之，遂能御風出神，知未來休咎。生平異事甚多，嘗與僧采枸杞山上，僧先下扣門，公已先在啓扃。官河南、四川督學，試日，諸生見鎖院牕廡各有一公危坐。一日見白雲一片，命騎追之，雲落地化爲石，色如雪，煮食之，其甘如飴，曰：「此雲母也。」行輝縣山中，忽下輿拜曰：「丈乃在此。」令掘地，得奇石，置之百泉書院。又於道左古垣中，開視得紫石硯二枚，各有鴛鴦一隻，雌雄相向。嘗云：「地如竹篩眼，凡有異寶皆可見。」又采杞僧臨終，公問所欲，曰：「欲富貴兼之。」公曰：「但堪作一藩王耳！」朱書其背曰：「蜀王。」比王生第二子，背上隱隱有書字。尹恭簡旻瘨疾，問之，曰：「有大鶴入室飛旋，已而颺去，公之神也。」果然。官終南國子祭酒，預知死期。怛化時，四城門皆見公羽衣鶴氅而去，如雲水道人。鄉人於良鄉道中遇鼓吹從南來，視之，乃公也。王陽明素推服之，張尚書鶴鳴爲作傳。先贈司徒公生時，大父方伯贈司徒公取公名名之。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六《談異七・鬼粥硯》　淄川王某，大理卿筠蒼公曾孫也。康熙己巳上元日，遊顔神鎮城隍廟，時方卓午，遇一老叟，持古硯自廟中出。王曰：「粥乎？」叟曰：「適已粥之矣。家尚有一硯，與此類。明日幸過訪，當以相贈，不須價也。」且告以家在某村，正王歸路必經處。翌日，如言訪之，至村外一林墓側，有茅舍，叟已候門。見王曰：「渴乎？有漿可飲。但所居湫隘，不敢延入，君候於此。飲畢，當出硯相贈耳。」少選，出漿飲之，飲甫畢，王遂發狂奔走，直上山巔，雖澗壑荆棘不避。遇樵人數輩識之，舁歸其家，迷不知人，卧病數月始愈。

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録》卷一《何家奇石》　寂音《石門文字禪》有云：「何忠孺家有石如硯，以水灌之，則枝葉出石間，如叢桂狀。」亦奇物。

胡渭《禹貢錐指》卷五　黄鎮成云：浮磬出泗水之濱，非必水中，蓋浮生土中不根著者。金吉甫云：浮磬如今硯石之取子石者，蓋石根不著巖崖而特生，故謂之。

李光地《御定月令輯要》卷三《每月令》　硯務官原　歐陽修《試筆》：南唐有國時，於歙州置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硯務官。

龔煒《巢林筆談》卷三《硯名玉帶袍》　楊鐵崖詩「雪水初融玉帶袍」。玉帶袍，錢塘士女曹妙清硯也。其名艷異，但不知於硯義何取？

惠棟《九曜齋筆記》卷二《楹書櫝硯》　《陳留志》曰：范喬，字伯孫。年二歲，祖父馨臨終執其手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留與之。後家人告喬，喬執其硯涕泣。《御覽》五百十九。羅泌《路史》曰：楹書待子，櫝硯貽孫。楹書，晏子事。櫝硯，即范馨也。

惠棟《九曜齋筆記》卷三《石墨相著》　武王書硯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

黄中松《詩疑辯證》卷二《彤管》　自有書契以來即已有筆，不獨創始於秦矣。況乎黄帝之硯，黄帝得玉而篆曰：帝鴻氏之硯。周公之硯，周公硯銘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晉靈公之硯。如蟾蜍腹容五合水。

趙翼《陔餘叢考》卷二一《乞巧》　《續博物志》：山東風俗，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卧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寐，或欲刺文繡，事筆硯，理

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天。卜以乞巧。

吴繩年《端溪硯志》卷中　有青花鴝鵒則無火捺、蕉葉白，考之土人，上巖多黄龍，中則火捺、蕉葉白，下始有青花、鴝鵒眼，不相兼也。端人重鴝鵒如珠玉，而蕉葉白乃睥乎後矣。

右嚴繩孫《説硯》。

端溪産硯之坑凡十有一，惟水巖爲上。水巖内有三洞，曰中，曰東，曰西。冬月水涸乃可采。自溪登岸北行三十步有山，穹然如寶蓋，其乳下垂爲穴。穴高三尺，小如圭竇，是爲水巖巖口，止容一人，石工裸身先用兩足投下，然後以手攀巖口，腰縋徐徐而入，匍匐伏行，度半里許爲中洞。從中洞左轉數丈，其勢趨上爲西洞，洞門益狹。又從中洞右折而下五六丈爲東洞，東洞鄰於大江矣。春夏之交洞爲江水浸灌，迨秋漸退，以匏運汲，自内達外，魚貫接遞，有如傳杯，至水竭，始下鑿。蘇東坡所謂：「千夫堰水，挽綆汲深。篝火下縋，百夫運斤而得之」者。東洞今已鑿穿，不可復鑿，即鑿亦應鎚而碎，不成硯材。中洞可容六鎚十二人，或四鎚八人。西洞亦如之。洞中幽黑，不知晝夜，熬豚膏爲盤燈以燭之。凡鑿各分石堂，兩人共一堂，一堂一燈，一鎚，鑿一人，卧一人，彼此更替。蓋洞偪須曲脊仰鑿，非更替不能耐勞也。上層石質麤爲天花板，最下一層雜沙泥爲沙板，俱無用。惟在沙板之上一層，雲氣滃鬱，新泉欲流，得石之髓，三洞皆然。洞石有火捺、蕉葉白、麻雀斑、黄龍、玉帶、米鼻蛀、蟲蛀、鳳涎、鏸金、硃砂、翡翠之屬，以辨真僞，而青花、鴝鵒眼尤爲至寶，不可多得。以諸品常雜見於中層，青花、鴝鵒眼獨見於沙板之上一層也。火捺必紫氣縈薄，圜如金錢。蕉葉白必瑩光如玉。麻雀斑必微綴數點，與金粟相似。黄龍有如金碧山水紋者，有黄氣連蜷如龍纏護石兩旁者。玉帶如白虹拖在雲中。米鼻蛀如粒米藏入石縫。蟲蛀，蟲蝕入石逗出小孔也。鳳涎如金汁。鏸金，金色隱現，入水則明，出水則澹。硃砂，爛如芙蓉，或如膩脂一點，浮在石上，光照几案。翡翠如翠羽青緑相間，粲成鸞采。至若青花其爲魚文、萍藻、馬尾線不一，演漾波上，散爲瀾漪。亦有名白花，如銀絲一縷繞於空際者，然不多見也。鴝鵒眼爲圓、爲暈、爲碧，色暈必數重，晴如點漆，點漆者活眼也，翳則爲死眼，弗貴也。三洞之石，中洞與東洞石色紅而帶黄，如一片鴻濛，精華内蓄，其氣深，其神穆。西洞石色如羊肝，常若在水，光彩煥發，生氣上騰。其他諸坑石多産於山，石工采琢無時，朝操鎚入，暮可攜石而歸。朝天巖未嘗無火捺、蕉葉、黄龍，而其色枯。寶塔巖鴝鵒眼不減三洞，而其石黑理不能發墨。亞婆坑眼如緑豆，亦有碧色，而石頑塊不堪。巖仔石，石工常取鬻充水巖，然色嫩而氣薄，不可耐。近有新坑，爲西江水大衝出，在水巖東洞之側，亦有可觀，但多鏡面，與明瓦星易損毫。屏風背紫而堅。往時相尚宣德巖，品在朝天巖之上，而今無復存。梅花坑，方寸之石眼輒數十，無一晶瑩，對之徒敗人意。總之，端溪之石得水巖而諸巖可廢，得青花而諸石可廢，得鴝鵒眼而象眼、鴉眼俱可以不論也。又水巖爲煙雲之氣釀成，故其氣清，舉之甚輕，諸石全受沙土濁氣，舉之甚重。故善辨水巖者不在日中見石，夜來以手按石，其凍如冰，沾之欲濕，則得之矣。

右錢以塏《嶺海見聞》。

羚羊峽水泓迅，多曲風，觸山迴環，舟行者檣帆多不測。入夏雨漲，上下殊險，兩岸石齒崢嶸，不可艤泊。北岸昔人鑿壁闢徑，以便縴役，可容軒輿，有一二處峻陡者，舍輿可徒，殊坦然也。硯坑在峽東口南岸，老坑離岸數十丈，坑南有山神祠，口高不逾四尺，闊如之。蓋闢鑿爲寶，不知始采者何以知之，而闢荒吸腴也。入口仄，而下投以石，水聲泙泙然。工曰：坑浚五十丈，百金之費可汲而盡也。石之可硯者三層，餘皆山礪耳。上層火捺重濁，蕉葉白亦老，中層較嫩，下層更勝，至青花獨下層有之。石之具火捺、蕉白者多眼，而青花石無之。青花石亦有二種，石脚者，質色黝細不雜，花紋如縷，漬水始現。其中下二層之間亦有粗花最現，雜蕉白中，蓋蕉白之花非青花也，其佳者往往有眼，最難得。宜墨唯取蕉白、青花。若火捺散布中間則爲廢石，蓋火捺堅硬不宜墨，若在邊隅則無礙也。此色惟坑石有之，存此著辨耳。眼以翠緑圓正層叠者名鴝鵒眼爲上，此硯譜説也。今觀老坑石，眼雞卵形，色翠緑、淡緑二種，僅二三層，及見古塔巖石眼圓正而色淡緑多層紋，似乎古人之説，不無舛也。古塔坑在山腰，其質亦細膩，亦有火捺、蕉白，但無下坑蓬勃生發之氣，然眼多光彩，巧纖可愛，較下坑過之。第坑眼外輪有黑暈中圈淡紅，巖眼中圈黑色而外無暈，中睛亦黑色，不如坑睛之紅耳。坑出石多，而佳者百之一二，巖出石艱，而佳者十之二三，故巖石之價其省數倍。巖石止一層可觀，色純紫，坑石碧有火捺者始紫，今鬻於市者皆亞婆坑、朝天巖石，渾乎紫矣。

老坑有中洞、西洞、東洞之分，然統於一竇，俱謂之坑。坑之北離江岸數武曰文殊坑，今名新坑，石質酷類老坑，稍粗，亦有火捺、蕉白、青花，但眼色金黄，中多翠緑紋筋，估人名曰翡翠以飾聽。予窺其理，此坑去老坑僅數十武，與坑石

一脉，蓋此處筋紋爲脉之行，而精華結聚於老坑成眼，故有貴賤之分。予己卯冬鑿洞得石四百片，僅得二青花石，一爲六寸磚，一爲子石，其磚以贈鈕玉樵而子硯留鐫説於背，以志佳者之難得也。

石之病者曰砂釘，大如指頂，頑硬如釘。曰蟲蛀，石内有孔如蝕。曰鐵線，即砂釘之細長者。曰重皮，若夾灰然，石之分層也。曰驚紋，非其質也，蓋錘鑿之過。曰火捺紋，赤黯如雲，形硬不宜墨，然在邊隅則貴，此文惟坑石有之，以是辨真贋也。亦有淡濁二種，曰黄龍石，有黄痕如薄雲流行。曰鷓鴣、麻鵲斑，黑白點如豆大，或如虱蟻，不識者誤指爲青花。曰亂麻斑，或黑或黄或緑，紋横殊無條理。曰翡翠斑，有重緑淺緑二種，或成塊，或斜紋長，石之精華，其盡處尺許結爲眼。諸病惟火捺、黄龍、鷓鴣斑、麻鵲斑、亂麻斑、翡翠斑，工不以爲嫌，蓋無妨於墨，惟不飾玩耳。

眼蓋石之精華，其層暈翡翠，造化自然之工巧，彩光奪目，良可寶玩。眼之佳上者，石質必細潤，其大小材器不同則工鑿之稱材與不稱材耳。坑眼不及古塔巖，而塔石大遜於坑。又新坑朝天巖、屏風背各洞石俱有眼，恐執眼論石未免魚珠，故識者論硯有佳石不用眼之説。眼佳者質雖佳而材器未必成全，則亦等諸無用之物，若材質成全，雖無眼自可寶用。其説大是，然究不如材質與眼兼備者之更可寶也。予論硯有六要：一要質，二要材，三要眼，四要位置，五要體式，六要琢磨。質不美潤等諸粗礪，材不成全止堪委棄，佳石無眼，樸而無文，眼在要脚爲墨所掩，若體製琢磨，存乎人力，達者自有賞鑒。大率佳石雖無眼可用，而佳眼非好石則不可用，故古人重質不重文也。估人作硯必用蠟漬火熨，若佳石斷不宜。新製者雖琢磨精細，終覺生澁，莫如手磨久之，饒有神氣。

眼有活眼、死眼、淚眼之説。大率層暈分明，翠緑紅晴者潤，其黑晴者亦潤，若金黄、土黄、象牙枯骨色者燥也，雖兼暈晴不貴，並無暈晴益下。

沈南箕稱端硯多拒墨，宋人式用側面，故磨久不滑，亦一説也。余試之矣，質嫩俱宜墨，色濁、質老、硬者不宜，是無論側面與否也。南箕特未得佳者，故篤於信耳以立説耳。巖石豎矗旁爲正面，上頂下脚俱側宜知。

采石先汲水盡，洞屈曲轉運不易，置木斗車輪繫轉出之，有窒礙處則工人轉相遞出，勿用瓦磁器易破。工在内鑿采甚難，洞矮，手足之力不能舒，主人從其工程每以塊之多寡督責工人，速於報命，往往大材小鑿，甚以頑石充數，故必兩工夥一錘代其勞逸，以材之大小定課程而不必區區於多，寡間。

硯山名爲斧柯，其山端正，故又名端山，山之外爲桃溪村，故硯譜有桃花巖之名。至下巖、中巖、上巖、大秋風、小秋風、半邊山、土地巖、小湘巖、後瀝巖各説有可考有不可考者。土地巖，譜稱巖有土地祠，今土地祠在老坑左數丈許，則老洞之爲土地巖也。老坑、新水坑皆在山脚，洞口斜入地腹，則下巖疑爲山脚諸坑之渾名。至古塔、屏風、朝天並無名數。旱坑俱高在山腰，離脚三里許，是爲中巖，而最上則山頂，更無洞口舊蹟。其大小秋風或即朝天、屏風諸洞，而今昔異其名，未可知也。半邊山巖當即今所謂古塔者，其坑口山形如削壁立，以形命名，似不爽矣。若大小湘巖，今要邑禄步司轄在郡西二十里，與坑東西相隔五十餘里，坑産緑、黄石二種，可爲器用。工人亦製硯磚，名曰緑端，全不宜墨。若後瀝巖譜稱在城北數里，即七星巖也。其石五色，蓋大理之類，工人取其漂白者製硯磨硃，游人多有鬻之者。二者俱非坑類。舊有將軍坑在巖後將軍嶺，而譜未載。作譜者米南宫。□石洞皆好古名儒稱，嘗至端而説頗疎漏，毋亦足跡之未周歟。

天寧寺前水街，硯市也。石皆紫色，無眼、無火捺，黄龍、蕉白、翡翠諸色，詢之稱爲亞婆坑。此坑在峽中北岸龍門汛東諸山，有數洞。余嘗至其坑，坑止丈餘，無水，山石之細者也，價至賤，每磚不過分計，今嶺外所稱紫端拒墨者皆此物。余家居曾以重價購其二，珍之而無用。竊怪端硯之著稱，不知所謂，今得之矣。

石工采石多匿其佳者，須偵察之。凡采石先禱祝於土地祠，稍晦夜有虎至坑口，爲茅寮蔽風日，夜必宿舟防虎。古塔坑去江遠，勢必宿寮絶火□□之。此山多飛石，弗論晝夜，時有石空而來，擊落有聲，不知所解，或云山魈爲之。

予在端三年，以硯爲嗜好，然無力開巖，屢購於估，不可得佳者。偶得一石，大如掌，細花縷縷，質甚粹潤，寶之，勒名其上，題曰夢筆峰。

古塔巖即半邊巖之新坑也，其石比朝天巖無火捺紋，蕉葉白，多鴝鵒眼，石估鬻此，每獲重價。

火捺取活，蕉白取嫩，火捺外輪而蕉白内束不雜者佳。佳硯池水不可令乾，每日易以清水，以養石潤，不可一日不滌。若用二三日不滌，黑色差減。滌者不可磨去墨繡，此爲古硯之徵，滌以皂角清水爲妙。或以洗臉水滌净，復過清水令自乾，切勿用滾水，以半夏切平擦硯。極去宿墨。以絲瓜瓤滌洗又不如蓮房殼收起以水浸軟滌硯去垢，起滯又不傷。硯不可以氈片故紙揩抹，恐氈毛紙屑以混墨色，大忌。滾水磨墨，茶亦不可。新墨初用膠性并稜角未伏，不可重磨，恐傷硯面。冬月當預藏佳硯，以粗研用之，可以敵凍。寒時以火炙冰，當用四脚挣

爐架火硯上微煖逼之，或用硯爐亦可得。青州熟鐵硯用之甚宜。或云真老坑硯即在塞北苦寒之地，着水不凍，惜予在都時未得一硯以試之。春夏二時霉溽蒸濕使墨積久則膠泛滯墨筆，又能損硯精采，須頻滌之。文綾爲囊韜避塵垢，藏之笥匣，不可以硯壓硯，以致損傷。

右景日昣《硯坑述》。

硯山，在端州羚羊峽東口南岸，離峽岸南上數武曰文殊坑，又南爲砂皮洞，即硯譜所稱虎坑也。虎坑之南爲飛鼠巖，又上爲宣德巖，巖口刻宣宗遣官監督姓名及開坑封坑月日。再南爲治平坑，土人又稱曰巖仔坑，亦刻宋治平四年差太監魏封重開字。治平之南爲水巖，治平間亦於此采石，又名康子巖。諸洞俱在山麓，西向相去不出四十丈。内外水巖之上爲屏風背、爲朝天巖、爲新坑、爲古塔巖，即半邊山巖也。山之東背爲桃溪村，故硯譜有桃花巖之名。惟水巖之石迥異諸洞，洞高不踰四尺，潤如之。自宋開采至今，自高而卑，其深約二里許。洞中之水屈曲淵渟，采石者必先集黄岡石工自洞口魚貫而入，列坐其間，寘燈於洞之兩旁，以甕汲水，次第傳出，水漸落而工與燈亦漸加，若汲至底，必須工三百輩晝夜更番，閱月乃竭，水竭而後采石。明設把總一員專轄，律令盜石者比竊盜論，其厲禁如此。今雖無此禁，然民間不得擅采，即當軸風雅，亦往往以金錢之費不貲而止。此非具大力者必不能舉，舉必於冬天寒江落之時。水巖之内分四洞，匍匐而入，不得昂首直腰，至五六丈爲正洞，又名爲大西洞。從正洞又轉六七丈爲小西洞，因其門最小故也。從其旁入爲中洞。又從正洞左轉十餘丈爲東洞，東洞之北即飛鼠巖，此外廼峽内大江矣。每洞可容三四槌或多六七槌，餘工仍轉甕遞汲，否則水漸聚而槌無所施矣。其石之可硯者僅一線，如金銀礦之砂路，上下四旁俱黄色麤厲，如工人壘提修路之物。而一線之物又必有如膜如膘包之絡之，去膜與膘然後得石。然石又分三層，近山而砂水透漏，石中如蟲蝕，名曰蟲蛀，火捺重濁，蕉葉白老而不潤。中層較嫩，下層更勝，至青花惟下層爲最，過此則爲底板石矣。中洞石色青而深，西洞青而淺，東洞多紫色，若一片純紫而鮮妍者爲紫羊肝，即宋時馬肝石也，今亦罕覩。火捺、蕉白、青花、硃砂斑、翡翠、麻鵲斑、鴝鵒眼、黄龍紋、猪鬃眼，三洞皆有，他洞亦間有之，特妍醜不同耳。火捺者血之所凝，蕉白者膏之所成；蕉白四旁必有火捺掩映以顯其秀。火捺如朝霞蔚起鴻鴻濛濛爲上品，如玫瑰紅，如馬尾臨風飄揚無定爲馬尾火捺，或如五銖錢四輪有銎，色淡而暈爲金錢火捺，俱可貴。或如火燒漆器，或堅黑如鐵，名鐵捺者俱礙墨不取。蕉白者必一片白潤，彷彿芭蕉葉上霜花未乾者爲至寶；若如紙灰色枯而無神亦不貴。青花者如花青細如蠟虱脚，或波面微塵，視之無形，沃水乃見斯爲上品；若粗點及成片無生動氣者次之；而青花之内得有火捺如玫瑰紅、馬尾，如豆大金錢紅而不紫，潤而不枯，暈而不結，而火捺之内復有細青花者更爲絶品。又一種如冬瓜瓤，一種如五色雲霞，一片磅礴生氣，殊不可見。硃砂斑翡翠者以鮮妍光彩不礙墨堂者，有亦無害。麻鵲斑者如麻鵲細斑，若有若無，亦可玩也。鴝鵒眼者貴圓不貴長，貴活不貴死，貴明不貴暗，貴多暈至十餘重者，大率暈有奇無偶，大如豆，小如芥子，黑白分明，有肉有晴，晴貴黑，肉貴碧，不貴黄，若如人張目湛湛無神及泪眼、肉眼、無晴者俱下下。但眼在墨堂雖好必去，而好眼又不易得，非若古塔巖盈掌之石有眼數點及十數點者，且三洞之眼又各異。中洞眼圓赤如珊瑚鳥目，若土氣相侵如象牙色者亦不貴。東洞眼碧色，多暈，對之奕奕射人，然多鷄卵形，圓正明媚，亦不易得。西洞眼有瞳如黍，其色漆黑，亦足賞。黄龍紋恍如一縷黄雲，悠悠揚揚，又如泥金圖畫，沃水燦爛者爲上。猪鬃眼凡石見之皆非上品，然甚落墨，久而不滑。又有白痕如線名曰水線，頗不拒墨，若在邊亦無礙。至於砂釘大如指，堅異常。及有線如鐵線者，皆拒槌鑿，即石工亦不取。大約三洞之中以秀色可餐，入手温柔，握之稍久掌中水濡，硯與磨之無纖響，無浮沫，無水泡而墨輒濃，經三宿不涸者爲至寶。雍正元年冬，余客端州，適開砂皮、飛鼠、文殊三坑，因躬至其間采石，及遍歷諸洞，猶以不得親入水巖爲恨。至三年冬，始開水巖，余廼得入洞采石，前後共二百餘片。又於端舊家得陳文恭一硯，旁刻「白沙藏硯」四字，硯之通體斑剥，墨痕繡蝕，古色愛人，乃刻「梅山周氏真賞」六篆於其陰。然其寬與長亦不及三四寸，厚亦不過六分，蓋水巖之石，欲得盡善盡美。洵如屈翁山所云「大不盈掌」，景東暘亦云「石大至數尺，精美者僅掌許耳」。至於亞婆坑、白婆墳俱在羚羊峽北岸，其石質黝黯不鮮妍，佳者亦有蕉白、火捺。黄坑在羚羊峽西口南岸龍華寺後，石亦有眼，而色紫質粗。羚羊峽中龍門汛左有坑數處，坑無水，其石亦紫而無蕉白、青花，今嶺北所稱紫端者是也。梅花坑在峽東口，從典水村而入，石亦多眼，眼大而無神，質青而粗。朝天巖石堅而不嫩，細而不膩，火捺結而不暈，蕉白氣晦無彩，得純潔無斑者亦可貴。巖仔坑石扣之聲泠泠然，久磨必滑。古塔巖石質亦細膩，然火捺、蕉白少蓬勃生發之氣，惟鴝鵒眼員正而色淡緑，多層紋，明媚可愛，石工鬻此每得重價。屏風背石色如猪肝，曝於風日，絶少生氣。

宣德巖石彷彿水巖，今不可得。惟飛鼠巖石淡紫而潤，間有黃龍紋。砂皮洞石蕉白、青花、火捺均有之，而細膩不及水巖，然較諸洞則飛鼠、砂皮兩洞猶爲可嘉。至文殊坑石頗似飛鼠巖而滋潤不無少遜矣。新巖石細潤，微有青花、蕉白，久之光如鏡面，不發墨也。宋以前水巖未開，俱於七星巖北將軍嶺下采石，其質粗而色青，無蕉白、青花、火捺，亦無眼，至今名將軍坑，又名北嶺坑也，黃江石工尚取之。七星巖石潔白如玉，製硯磨硃及磬與水注諸文玩，間有黑色山水紋如大理石者，製屏風與香几諸器。小湘巖在城西二十里，産黃緑二色石，常爲器具，其緑者製硯，名曰緑端，全不宜墨。其他處，余未親歷者不敢以道路傳聞，附會其説焉。

右梅山周氏《硯坑志》。按周氏不知其名。

水巖水阬同實異名，未開爲巖，已鑿爲阬，無水爲旱巖、旱阬，有水爲水巖、水阬。羚羊峽兩岸皆研山，唐宋以來取材不下數十處，皆無考。惟峽西首南岸梅花阬有宋治平四年太監重開題石，峽東首南岸爲阬仔巖，巖之東有小山土人呼老阬，山下爲水阬。舊時阬禁甚嚴，今已弛，惟以巨石塞口，土人具呈官准即開。

水阬中分三硐，正硐石爲上，西硐次，東硐又次。正硐北淪深淵，怪物藏焉，水深不可引。由正硐左轉爲西硐，右轉爲東硐，每硐石分三層，上層山沙透漏如蟲蛀，質微遜，中層方佳，下層爲最。東硐多帶黃龍紋，不似飛鼠巖之晦暗少神氣也。

石之青脉者必有眼，故辨石老嫩以眼爲驗，但眼在石中，剖之恰好始獲具眼，少失分寸，或中藏未露，或旁鑿截去，同此一片妙質，徒以不見眼爲劣，不亦固哉。至反以有眼爲石病，則矯枉過正，胥失之矣。正硐眼赤圜，唐人所咏鵝眼是也。西硐眼鴉，東硐眼黑，總以瞳子分明圓活明媚爲上。他若有眼無瞳，有瞳無神爲死眼，爲瞎眼，爲淚眼，皆不足貴。至有片石可得數十眼者，尤石之疵。北岸亞婆、白婆等阬石最多，此則不容以眼名之矣。

新坑在屏風、朝天諸巖之間，微有沙潤縈紆白，質緊而滑，亦有火捺，毫釐千里，識者立辨，不待磨玩之久也。

右佟雅慶復《汗漫吟詩注》。

吴繩年《端溪硯志》卷下　崔生居端巖，於後巖百丈坑得紫龍卵造硯，長尺，廣減尺之四，厚重粹潤，若有德君子，眼暈六七重無纖瑕，近手潤澤可劘墨。來遺，余試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諸葛漸筆。

右蔡君謨硯記。

杜叔元藏許敬宗硯，後官杭，漁人於浙江網一銅匣，鑄許敬宗硯，兩方足，匣有容足處，即敬宗物。叔元子遺孫莘老，莘老憎其人，求得之，端石也，潤如玉，殺墨如風，微窪，真四百餘年物。

右東坡雜紀。

丁晉公自海外徙宅光州，臨終，以一巨篋寄郡帑中，題云：「候五十五年，有姓丁來此作通判，可分付開之。」至是歲，僑來貳郡政，即晉公之孫，計其所留年月，尚未生。啓視之，但一黑匣，貯大端硯一枚，上有一小竅，以一碁子覆之，揭之，有水一泓流出，無有歇時，温潤之甚，不可名狀。丁氏子孫至今寶之。

右王明清《揮麈餘録》。

胡堂長伯量記度常卿涵星硯，云：寶慶丙戌秋八月，渝州度使君正奉詔入京，過金陵，出其所藏坡仙涵星硯，而盧山胡詠記之曰：硯端石以石眼在池得名，形方以今尺度之可廣四寸，其表倍蓰，高寸有半，上廣下殺，其陰容掌不啻，面出玉斗爲池，斗之半微爲窪坡，如半月，用以限墨。星在池者十有三，下皆乘以雲氣，大者四，其二近半月，其二倚南壁，而一復差大而高，外微緑中黄，瞳如針眼而紺碧，衆星此爲獨勝。小者九，二倚東壁，二倚西壁如參商然，五者中立，一高二次而三低，如聚東井然。汲泉滿地，粲粲相輝，半月止墨，元雲霾隸而下，古人制作之精如此！星在陰者二，上列四字曰「癸巳端巖」，下三字曰「子容記」。子容，蘇丞相頌，意其初得也。東壁之外有墨書「子瞻」二字，下有三字，惟泓字髣髴，二不可辨。西壁外「子功」二字。使君曰：硯陰七字，本亦未刊，以借觀者衆，懼把玩之多，遂成泯没，故李氏刊之。按：坡詩有《以涵星硯贈范淳夫侍講》《風月石屏贈子功中書》共二首，詩中模寫與此硯實合，以年譜考之，當在元祐八年癸酉。硯後歸李才元家，其孫家於成都。之成都呆史君以五十緡購得之，外周以二緑匣。蓋陰各有朱字紀歲月及士人姓名。外者已亥洋州造大方誌，内者辛未杭州後洋沈上牢。坡仙元祐己巳以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至辛未二月九日除翰林承旨，則内匣爲坡仙在杭作無疑，距作詩爲先三年耳。范、李後爲姻家，故硯歸李云。

右張世南《游宦紀聞》。

陳公密縝知端州，部民蓄奇硯，破其家得之，硯面熨斗焦如黑龍奮迅，二鴝爲目，每晦則雲霧輒興。公密没，歸張仲謀。政和間，入禁中。

右《蘇養直集》。

李元暉蓄米元章端石研，其背刻元暉題字云：「此研色青紫而潤，下巖石也。」

御府寶硯曰蒼龍，横沿内有龍形横硯池中，世所謂巖花是也。

右陸友仁《硯北襍志》。

賈侯有硯，端之異石也。温潤堅結，渾然天成，而不資匠鑿之力。余嘉其能全於樸而致於用也，故名之曰「渾沌」。

右郝經《渾沌硯賦序》。

丁寶臣知端州，製緑石研送王介甫，謂之「玉堂新樣」。王荆公報之以詩云：「玉堂新樣世争傳，况以蠻溪緑石鐫。」

右《類林》。

御府有聚寶硯、玉版、太乙船，無眼而温潤，皆寶硯也。杜季陽端石蟾蜍硯篆「玉溪生山房」，李商隱硯也。

趙子昂端石辟雍硯，名曰「六雅」。

右周密《雲烟過眼録》。

緑端松磬硯，長七八寸，蓋硯板也。其上刻「松枝石磬」，而以半磬爲硯池，細潤發墨。趙子銘其陰。

文太史得古端硯，鋭首豐下，形如覆盆，面縷五星聚奎及蓬萊三島，左右蟠雙螭刳其背令虚，鐫刻東坡製銘。一龜横出作扈扈狀，文縷精緻，不知何時物也，因命爲「五星硯」。

右《妮古録》。

乾隆壬申，余在歷下，有客匣硯至，啓之，則結緑硯也。余曰：是非新城王氏物乎，余聞此硯久矣，何爲乎來哉？客曰：「第觀之硯，端溪之老坑也。」面平無池。厚寸許，縱五寸，衡得縱之半，色若馬肝而差淡，質細潤，青花隱隱如荇藻浮動，别有嫩緑斑，歷歷若晨星之在天，故錫以嘉名也。其背有隸古書，漁洋老人銘曰：「此非結緑也。何以沿結緑之名，殆如虎賁之似中郎耶？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右旁署幔亭珍藏，亦隸古，書體類唐人，韶逸可愛，蓋老人屬□人林吉人舍人所書也。觀已，余復詢如前。客曰：「幔亭孫某者以此贈，因公癖好此，且鑒賞之精也，故奉覽，敢索記而繫吾名焉，雖以硯易文，固所願也。」余曰：噫嘻，不愛名硯非人情也，愛之而欲取之，是蹈兩手三硯之譏也。矧余文惡足以當之。夫物有聚必有散，王氏之物可贈客，客可贈余，余亦可他贈，贈或轉贈客，無不可也。文以硯成，伊可幸也，雖拙不可以不記也，屬草而以硯歸諸客。

右沈廷芳《隱拙齋集》。

羚羊峽紫石硯，東坡先生攜至海南，元符三年自儋耳移廉州之瓊，持以贈余爲别。歲月遷流，追維先生言論，邈不可即，倩工鐫先生遺像爲瓣香之奉云。崇寧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瓊州姜君弼謹識。

右姜唐佐《東坡硯識》。補遺

和珅《欽定大清一統志》卷七九《徽州府二》 硯。南唐置歙硯務。歐陽修《硯譜》：歙州龍尾溪石第三。洪遵《歙硯譜》：羅紋金星坑、水巖坑在羅紋山西北，溪頭坑在金星坑之北，葉九山坑在溪頭坑之西，有眉子石。氷胨坑在眉子坑外，臨溪，冬水涸時，迺可取，率多金花眉子。驢坑在婺源縣北七十里，石有青絲暈。濟源坑在婺源縣北，凡三坑並列，曰碧裏坑，在山上，色理青瑩。及半里有水步石，大雨輒白暈。次十里入裏山，石青細，有金紋花暈。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一 上即位，内府循例備御用硯四十方，硯皆鐫「道光御用」四字。上以所備過多，閒置足惜，因命分賜諸臣，英協揆師得其三焉。聖人之儉如此。

朝鮮國遣使年貢有例賞，由禮部具奏。新正宴紫光閣，又例有加賞。及該使臣在圓明園獻詩，復有加賞國王及使臣物件，俱由軍機具奏，在山高水長頒給。

賞國王物件：龍緞二疋、福字箋二百幅、雕漆器四件、大小絹箋四卷、墨四匣、筆四匣、硯二方、玻璃器四件。

賞獻詩使臣物件：大緞各一疋、筆各二匣、墨各二匣、箋紙各二卷。

梁章鉅《楹垣記略》卷二七《雜記》 癸丑殿試後三日，憲皇帝御懋勤殿閱卷，將原擬第三卷改第一卷，第五卷改第三卷。及啓彌封，則第一卷係會元陳倓，第三卷則張若靄也。上大喜。時廷玉在直廬辦事，遣内侍諭曰：「爾子張若靄取中探花矣，特告大學士知之。」廷玉驚懼失措，免冠叩首，懇辭數四，内侍轉奏，未蒙俞允。復奏請面見啓事，仍免冠叩首，繼以泣下。上憐其愚忱，乃命改爲二甲第一名。嗣引見新進士，若靄得照榜眼探花例，一體授翰林院編修。次日又奉旨：「在軍機房行走，隨伊父教導。」若靄辨明而入，及暮而歸，抄録諭旨，收貯檔案，頗稱勤慎。其非交辦之事，廷玉固不言，若靄亦不敢問也。甲寅秋，軍機大臣入見，各賜洋漆匣端硯一方，又特賜若靄一研。又顧諸大臣曰：「張若靄品量好，朕甚嘉之。」是冬御書「福」字，以次面賜廷臣，最後至若靄，上大笑

曰：「今日乃寫『福』字第一日也，汝父得第一幅，汝得最後一幅，無意中有此恰好事，豈非吉祥之徵乎？」聖心之屬望如此。《澄懷園集》。

徐宗幹《斯未信齋雜録・丁戊隨筆》 河尹潘巽庵汝濟，山左濟州舊好也。遇於河上，贈海兒星巖端硯一方，鈞磁水盂一件。

徐宗幹《斯未信齋雜録・垩廬雜記》 鄭氏女史，年老仍吟詩不輟，嘗出句云：「對鏡焚香雲掩月。」久無對者。余擬云：「薰爐炙硯水生烟。」

閩中得黄忠烈公斷碑硯圖拓本，銘其後曰：磨而堅，破而完，身雖殘，心自丹。石有泐，人不刊；烈士骨，忠臣肝。

繼昌《行素齋雜記》卷下 《夢園叢説》記内閣大堂案上粗石硯一方，相傳爲嚴分宜故物，不可移動。予詢之温蔚卿内翰，信然。云此硯今猶置之大堂榻上東北隅，其西北隅尚有一櫃，云亦不敢啓，不知中有何物也。噫，奸雄柄國，據案票本，誣害忠良，一團厲氣凝結於頑石，迄今數百年，觸之猶足以禍人，可畏哉。至於櫃，意必當時置緊要文件，或奸謀祕計，禁人窺視，故相沿至今，猶謂不敢啓耳。其然，豈其然乎？吾不能決而信之也。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第二卷 （同治十三年七月）十三日。大雨。回拜各處，至劉韞齋、劉泳如、陳舫仙處久談。晚赴張力臣召，同席李次青、曾劼剛、朱香蓀、黄子壽、崔貞史，夜久乃歸。泳如開示硯石産所，一在酉溪旁小溪，出鳳灘上三十餘里，曰杉木溪，所産石淺紫色，屬古丈坪界。又上十里餘，曰施溶溪，所産石深淺緑色二種，屬永順縣界，石質細膩堅潤，尤勝於杉木溪之紫石。

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一三《黄莘田十硯齋》 永福黄莘田太令任，令四會時，鋤暴振窮，築隄捍水，大耐官職。罷官歸里，壓裝惟端溪石數枚，因名所居曰「十硯齋」。或曰：「君作嶺外官，一清如是耶？」笑指其硯曰：「我乃有此，猶愧王僧孺矣。」世稱詩人政績，爲詞華所掩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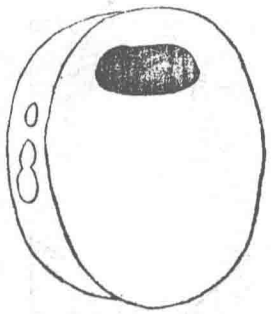
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卷六《皇子典學之禮》 乾隆元年正月，奉旨：「著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朱軾，左都御史福敏，侍郎徐元夢、邵基，爲皇子師傅，著欽天監擇日開學。」旋擇得二十四日吉。是日清晨，皇長子、皇次子到學，總管太監傳旨：「皇子應行拜師之禮。」諸臣固辭，遂長揖，賜賚文綺筆硯之屬，與雍正元年同。

震鈞《天咫偶聞》卷三《東城》 完顔氏半畝園，在弓弦胡衕内牛排子胡衕。國初爲李笠翁所創，賈膠侯中丞居之。後改爲會館，又改爲戲園。道光初，麟兒亭河帥得之，大爲改葺，其名遂著。純以結構曲折，鋪陳古雅見長。富麗而有書卷氣，故不易得。每處專陳一物，如永保尊彝之室專弃鼎彝，琅環妙境專藏書；退思齋專收古琴；拜石軒專陳怪石，供大理石屏，有極精者，端硯、印章纍纍，甚至楹聯亦磨石爲之。

圖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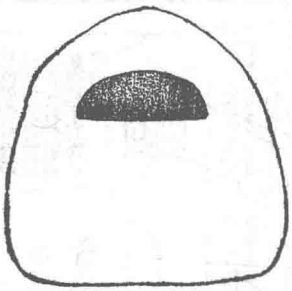
高濂《遵生八箋》卷一五《燕閑清賞箋》中卷

子石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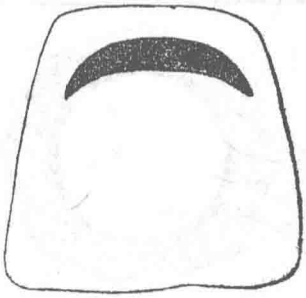
天生石子長五寸零。高厚寸五分。傍有小凹。四面光潤可愛。其色紫黑發墨。此端石也。後有隱然鴝鵒眼迹二字。乃后

三角子石研



天成三角石子。硯之廣四寸許。厚寸許。名曰三角子石硯。其色青黑光膩發墨。乃龍尾石也。

天成風字研



混成鈐一璽。如風字形。方廣七寸。厚二寸。上平下瓦。左起挿手處。處微凹。雖巧匠琢磨無此周致。人或疑其假借。處有左然而出水皮色。紋理堅勁不破。中含粉勃。美玉蓋人工可與力哉。說天巧如此。令人玩不忍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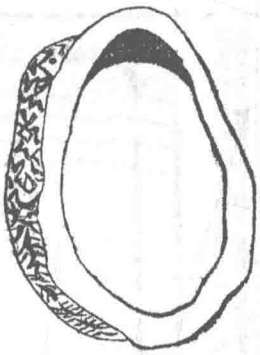
碧玉圭研

此碧玉圭形。長七寸許。厚一寸。四面上奏黃剝。凝滴處。并復露半體。乃波萊類色。爲絕品。碧玉上有水池。四面光瑩。此誠奏漢物也。

古瓦墨研

此古瓦之半。就形琢成。背銘模式。製甚佳。資細而腻。半厚半薄。長七寸。濶四寸。尾上有元章二字。上扣米氏印章。

天壁龍尾石段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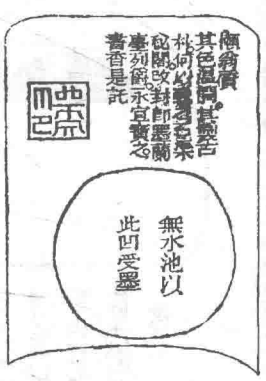


此龍尾石。擬爲天生形。製可宜。長倭人拜受。蓋因僧天生名。故如圖。長六寸。濶三寸。中厚一寸有奇。青潤玉。乎。

八稜澄泥研

澄泥之造泥研抱以泥澱澱得纖細者爲第一品其次以爲第二品其細如石膚堅如玉聲。方廣九分。厚二寸。下有繫。作龍蓋。蓋。水圖。華武庚子。武士二字。水池。外旨海水波濤。龍鱷馬二物。加綱妙。爲隱起。極精巧物也。

石渠閣瓦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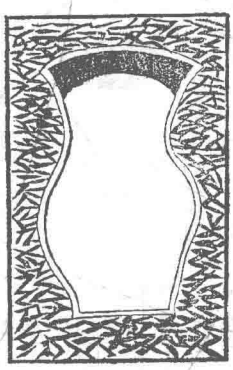


此民間背紫石。長闊五寸。四方研上有紫質。其色温潤。其聲若扣。何以驗之。石渠秘閣。收對即驗。事到。永宜寶之者。香是託

無水池以此凹受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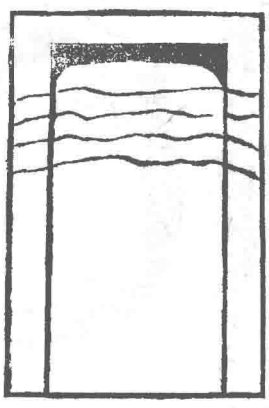
此民間背紫石。長闊五寸。四方研上有紫質。其色温潤。其聲若扣。何以驗之。石渠秘閣。收對即驗。事到。永宜寶之者。香是託

德壽殿犀紋石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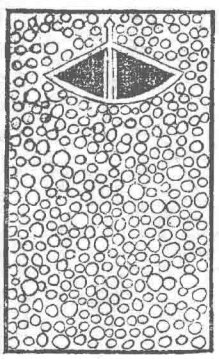
此質天生石面。隱有犀紋。質無雕琢。亦且平整。中開載大。貯水用。最宜。刻德壽殿字。下有御押。長八寸。濶四寸。厚一寸許。大印文曰德壽殿書籍。

天潢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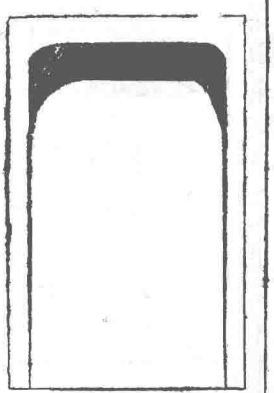
此古歙石。中辰。橫越白色。如玉帶。若天潢四面皆然。高三寸許。長九寸。濶五寸。下有押手空處。

亞斑石研



此歙之豆斑石。也高寸許。長七寸。濶三寸。餘色微黃。綠。滿面豆瓣。大小不等。有數暈者。有綠色黃沉香色者。光膩細滑。形色可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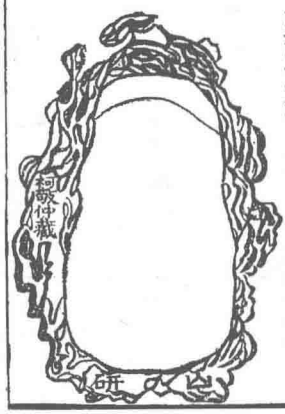
洮河綠石研



此洮河綠石。質地細如玉。潤。紋理不及玉之昜。色如新綠。光潤可愛。以之發墨。墨汁不滯。筆鋒不損。而發墨之妙。不減端溪。洮河中貴也。

靈壁山石研

此靈壁石山面平如臺形可以受墨傍背皆天生皺文。長七寸高三寸。上尖中肥。下燄。置之几上甚隱。



龍尾石筒瓦研

龍尾之美。歙之精。壽斯文。房寶堅貞

此龍尾石研。琢如筒瓦之形。面上斜刻如圖。下有萬曆壬寅字。長六寸。濶三寸。高二寸。有多白色青墨如玉。

未央宮磚頭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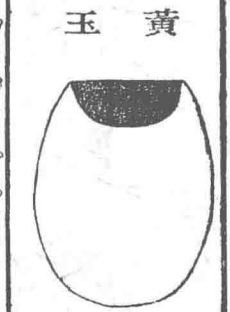
此未央磚頭研也。色黃紫彩。如腎。長六寸。濶四寸。厚一寸。扣之聲清而堅。上有 建安十五年 長樂 陽宇 海天初月四字。

綠端石研

此綠端石研長七寸。濶三寸。厚一寸。色温潤。扣之鏗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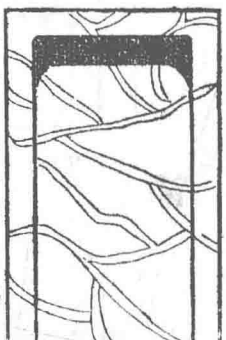
興和磚研

此興和時磚研。質細膩。扣之如金。長九寸。濶三寸。研四寸。色紫。按興和唐方興紀勝。晉年造又一方有興駿等字。其紋如雨而得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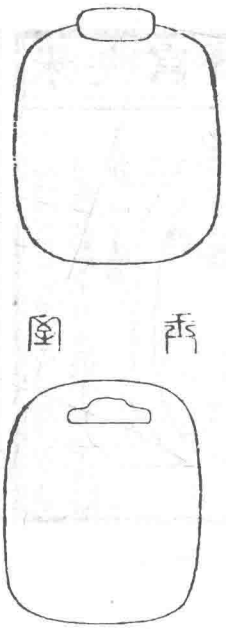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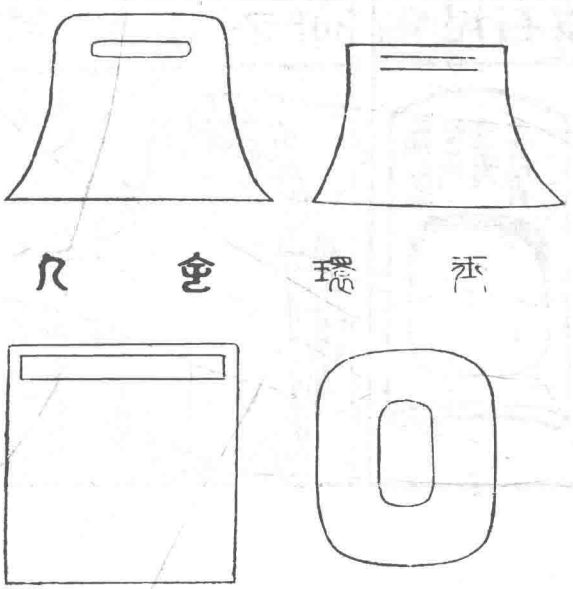
銀絲石研

此銀絲石研長五寸。濶寸半。高一寸許。石色如漆。上有銀絲。紋如雪。橫經石中。溫潤如玉。呵氣成水。銀絲不滅。此必歙石龍尾石類也。紋甚可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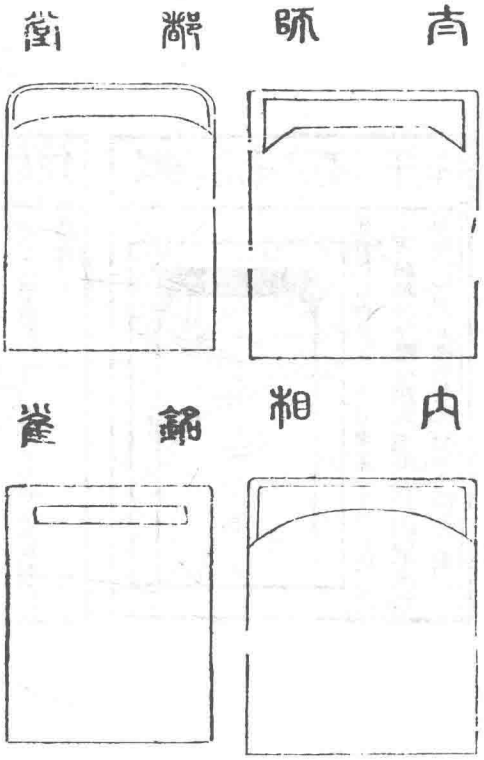
朱棟《硯小史》卷三《沈什硯圖十五品》 有佳石不可無良工，有良材不可無古法。本質雖高，裁就之方未精，磨琢之工未至，終非雅品，難入藝林。惟古杭沈公仕硯圖十五品，與《硯牋》小異，最爲簡古。余於王明經玉瓚家得其本，借摹列後，俾俗工知所取則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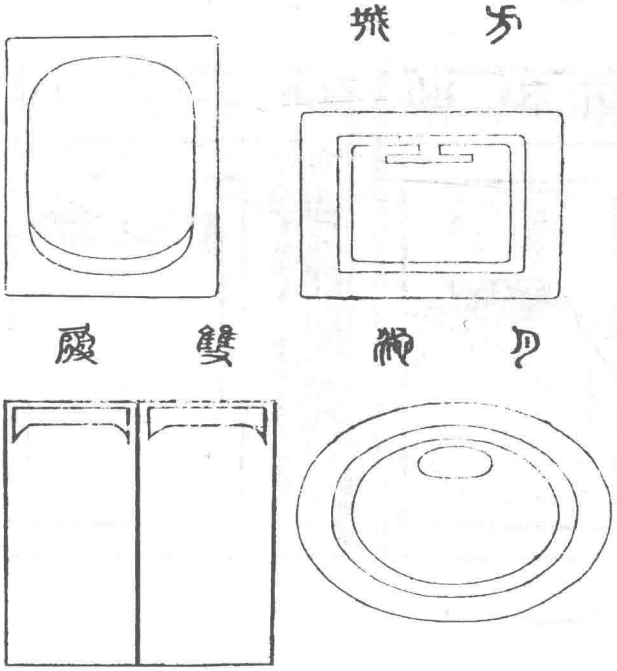




附煖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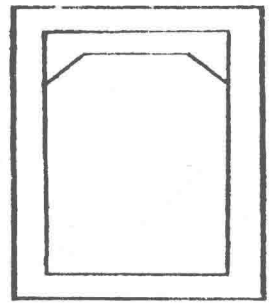
冬日須用煖硯，以銅錫作匣，中分三層，下層無底，可置手爐之上，中層置温湯，上層用薄端石片，仍可用蓋，加洋漆於内以收濕氣。或於下層另製小爐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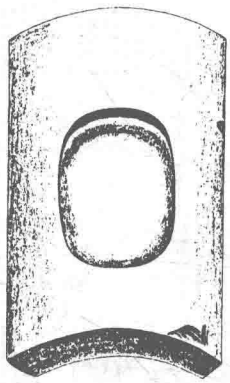


于敏中《欽定西清硯譜》卷一《陶之屬》

東　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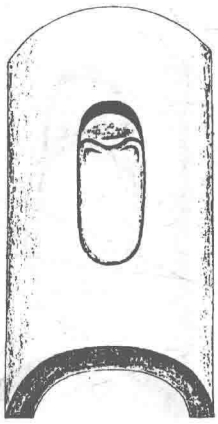


漢未央宮東閣瓦硯正面圖 縮圖十分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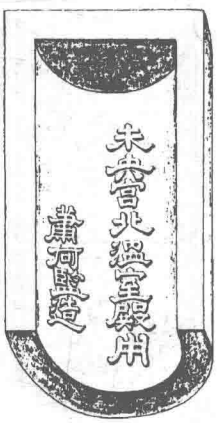


漢未央宮東閣瓦硯背面圖

漢未央宮北溫室殿瓦硯正面圖 縮圖十分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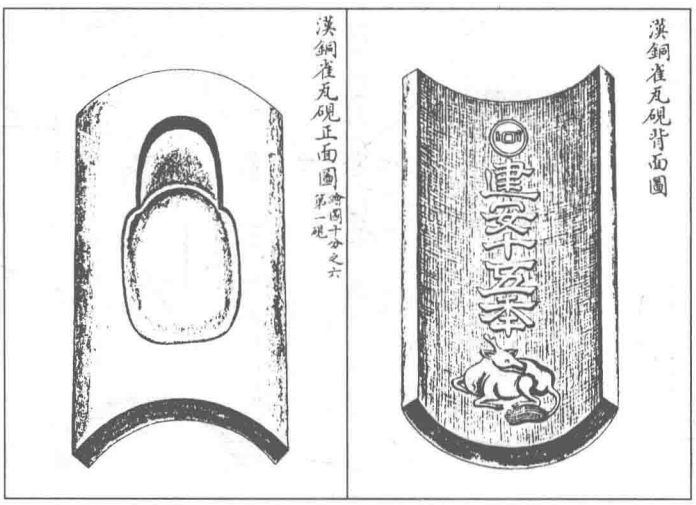
漢未央宮北溫室殿瓦硯背面圖



漢未央宮東閣瓦硯銘款圖

漢未央宮北溫室殿瓦硯筒首側面圖

漢未央宮北溫室殿瓦硯正面銘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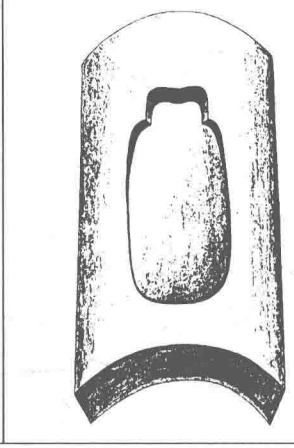


漢銅雀瓦硯背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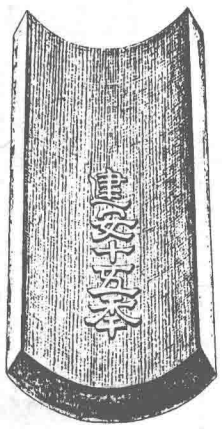
漢銅雀瓦硯正面圖 清同治十年之六 第一硯

漢銅雀瓦硯銘款圖

漢銅雀瓦硯正面圖 縮圖十分之六 第二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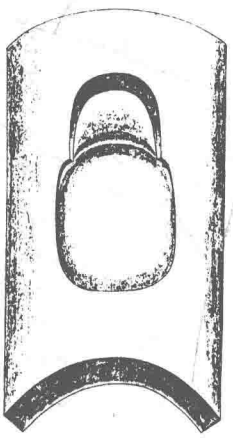


漢銅雀瓦硯背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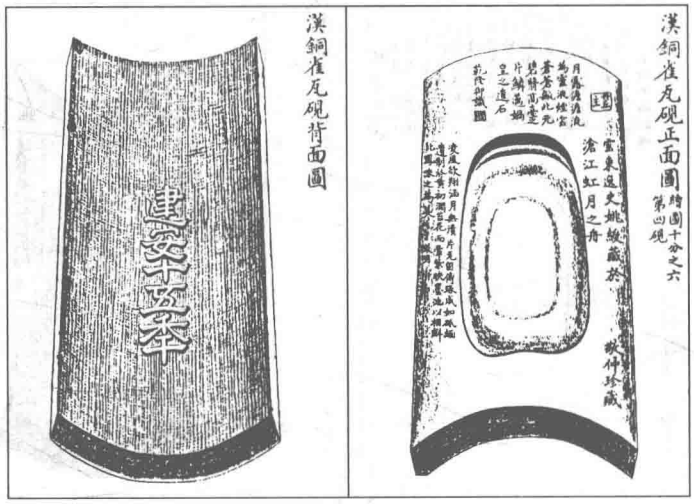
漢銅雀瓦硯銘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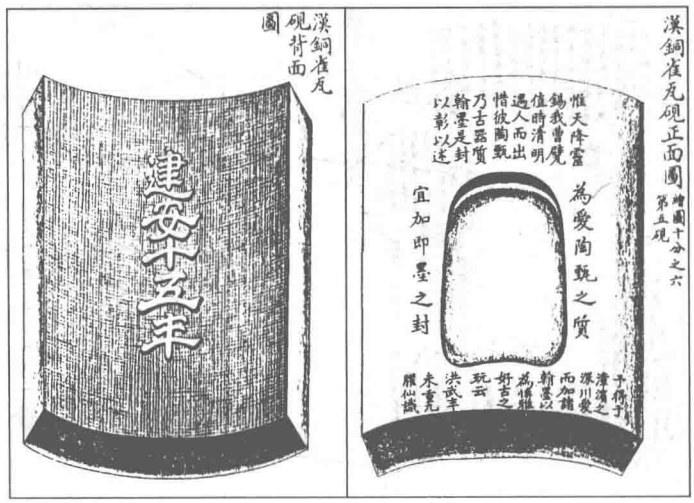
漢銅雀瓦硯正面圖 縮圖十分之六 第三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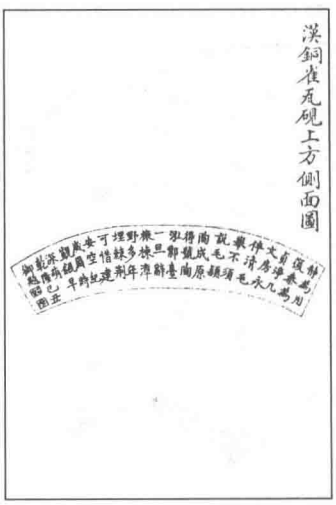


漢銅雀瓦硯背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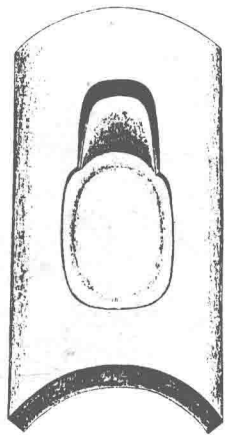
漢銅雀瓦硯銘款圖


漢銅雀瓦硯正面圖 增圖十分之六 第四硯
漢銅雀瓦硯背面圖
建安五年


漢銅雀瓦硯正面圖 增圖十分之六 第五硯
惟天降靈 錫我曹覬 值時清明 遇人而出 惜彼陶甄 乃古器質 翰墨是封 以彰以述
為愛陶甄之質
宜加印墨之封
漢銅雀瓦硯背面圖
建安五年


漢銅雀瓦硯上方側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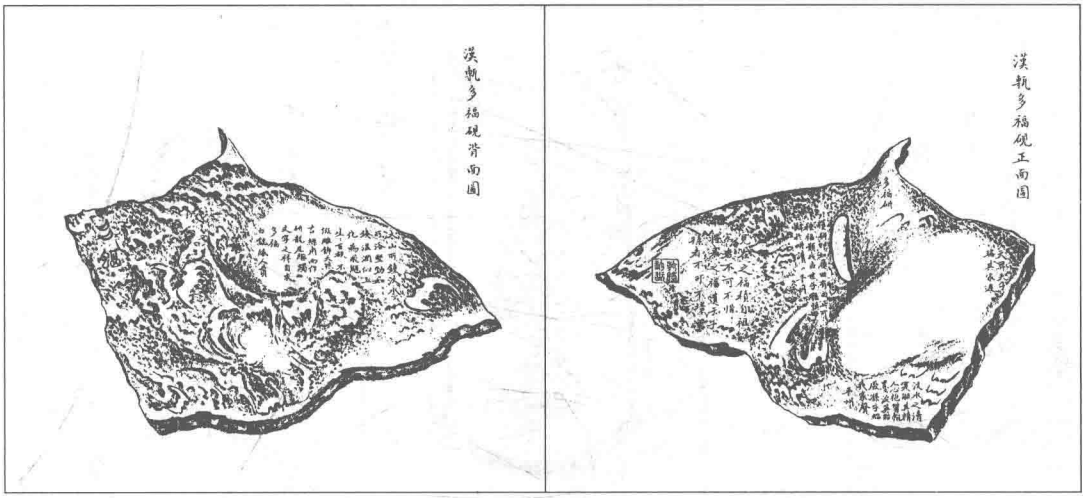
漢銅雀瓦硯正面圖 縮圖十分之六 第六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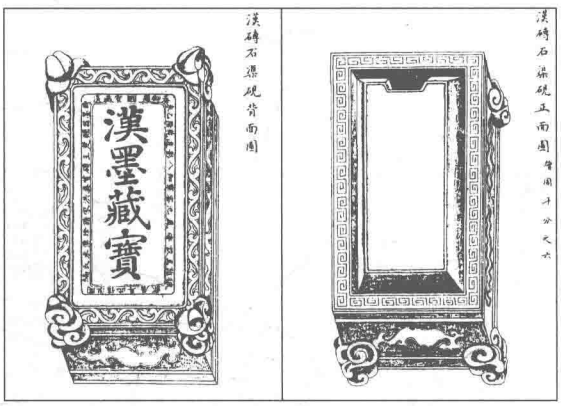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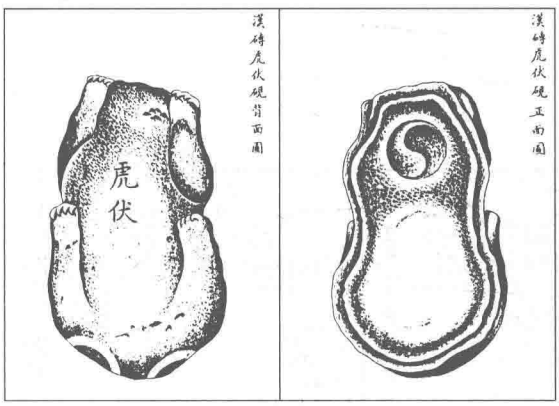
漢銅雀瓦硯背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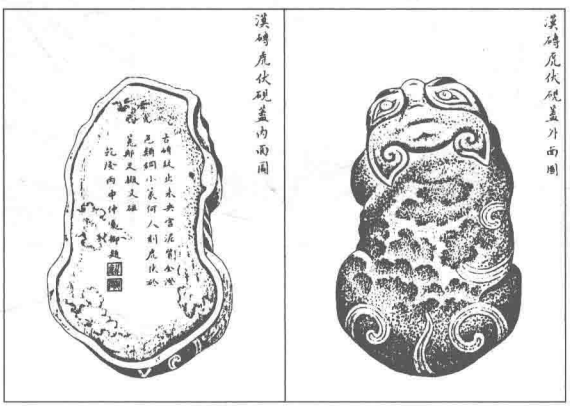
漢銅雀瓦硯正面銘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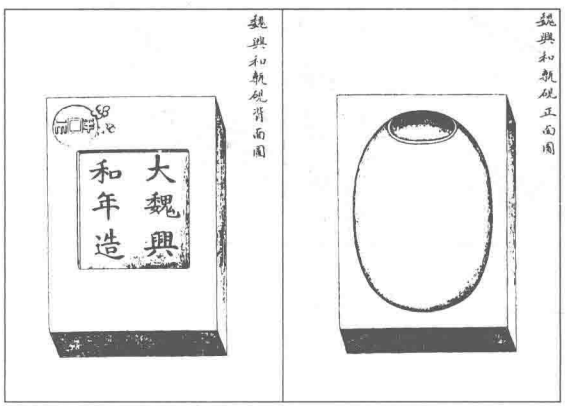
漢銅雀瓦硯正面銘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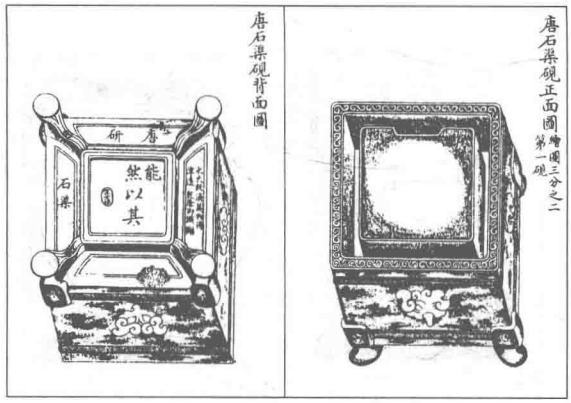

漢甗多福硯正面圖
漢甗多福硯背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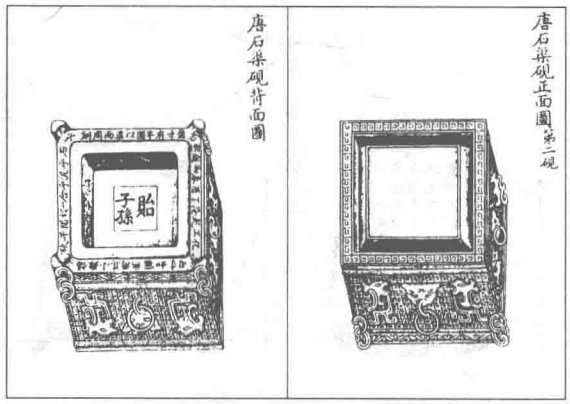

漢磚石渠硯正面圖
漢磚石渠硯背面圖
漢墨藏寶


漢磚虎伏硯正面圖
漢磚虎伏硯背面圖
虎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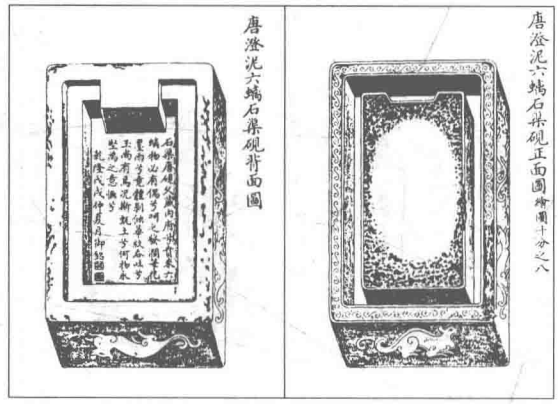

漢磚虎伏硯盖外面圖
漢磚虎伏硯盖內面圖


魏興和甗硯正面圖
魏興和甗硯背面圖
大魏興和年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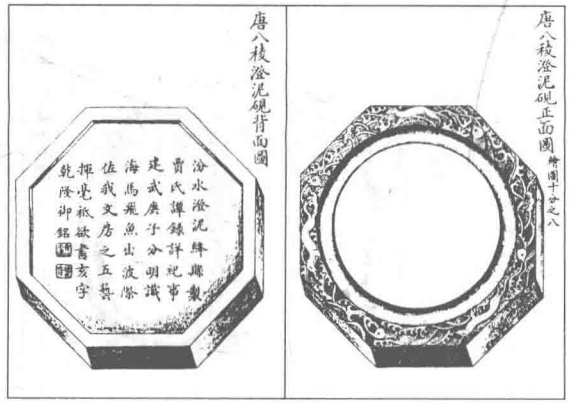

唐石渠硯正面圖 縮圖三分之二 第一硯
唐石渠硯背面圖
研 唐
能以其
石渠


唐石渠硯正面圖 第二硯
唐石渠硯背面圖
貽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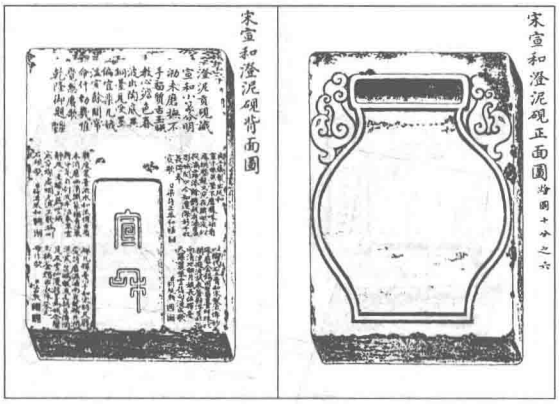
提與和執硯側面圖
乾隆御銘圖和如金石


唐澄泥六螭石渠硯正面圖 縮圖十分之八
唐澄泥六螭石渠硯背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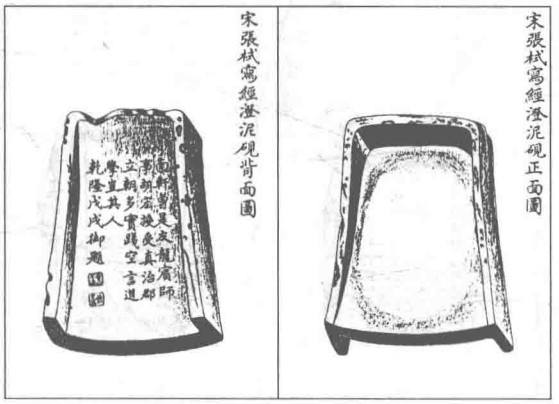
明理宜辨 平水圖璧 建武庚子


唐八稜澄泥硯正面圖 縮圖十分之八
唐八稜澄泥硯背面圖
汾水澄泥絳鄉製
貢氏譚錄許紀事
建武庚子分明識
海馬飛魚出波濤
值我文房之五藝
揮毫祇欲書玄字
乾隆御銘

于敏中《欽定西清硯譜》卷三《陶之屬》


宋宣和澄泥硯正面圖 等圖十分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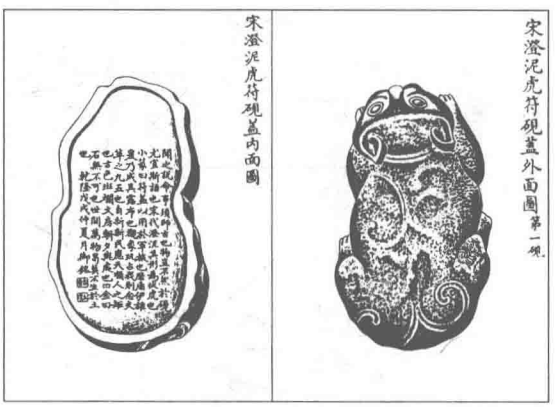
宋宣和澄泥硯背面圖


宋張栻寫經澄泥硯正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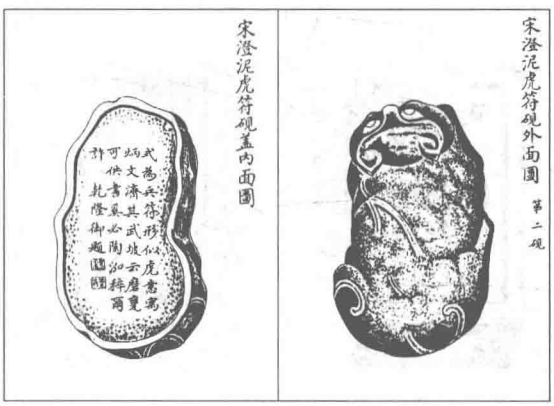
宋張栻寫經澄泥硯背面圖

宋張栻寫經澄泥硯右方側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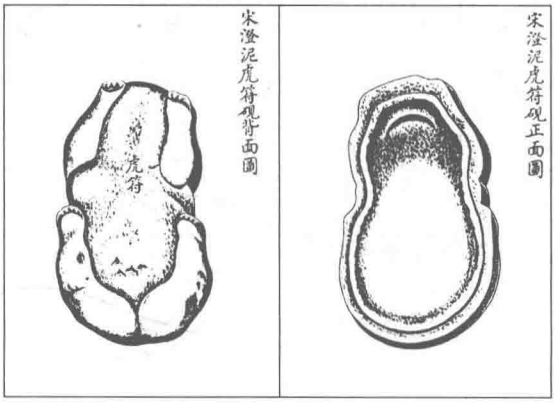
南軒老人寫經硯


宋澄泥虎符硯蓋外面圖 第一硯

宋澄泥虎符硯蓋內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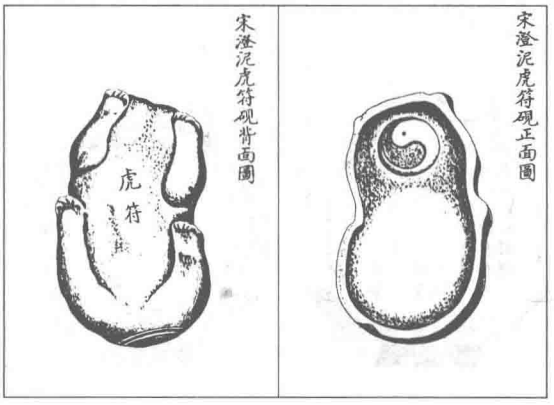

宋澄泥虎符硯外面圖 第二硯

宋澄泥虎符硯蓋內面圖


宋澄泥虎符硯正面圖

宋澄泥虎符硯背面圖

虎符


宋澄泥虎符硯正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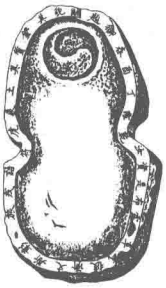
宋澄泥虎符硯背面圖

虎符

宋澄泥虎符硯蓋外面圖第三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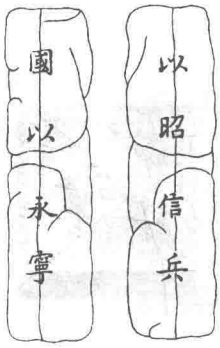
宋澄泥虎符硯蓋內面圖

宋澄泥虎符硯正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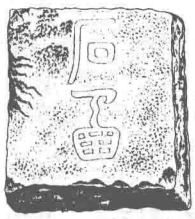


宋澄泥虎符硯背面圖

宋澄泥虎符硯側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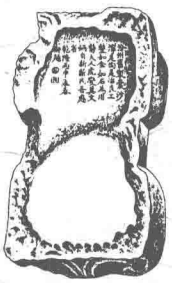
宋澄泥石函硯蓋外面圖 拓圖十分之八 第一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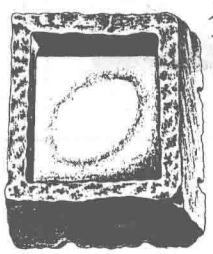
宋澄泥石函硯蓋內面圖

宋澄泥虎符硯蓋外面圖第四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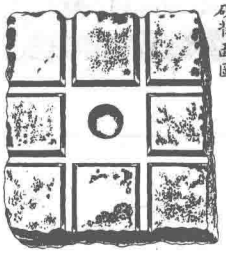
宋澄泥虎符硯蓋內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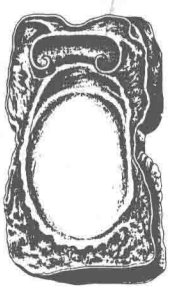
宋澄泥石函硯正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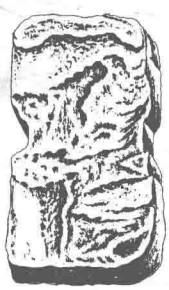
宋澄泥石函硯背面圖



宋澄泥虎符硯正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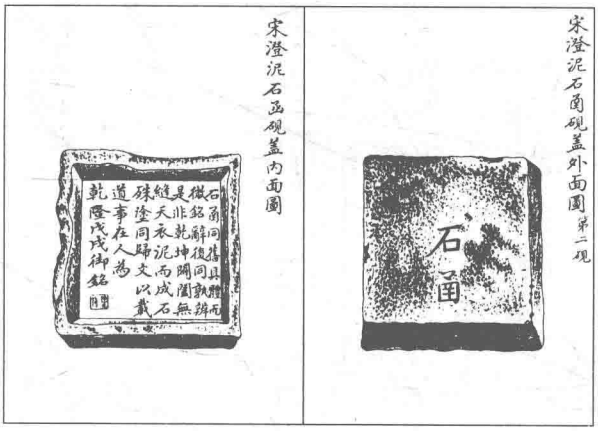
宋澄泥虎符硯背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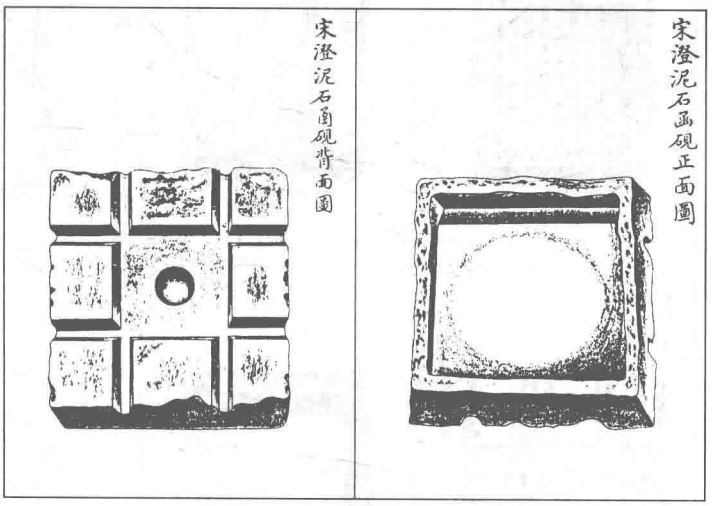


御製宋澄石函硯銘

絳州泥，誰爲澄，端溪石，誰爲形，泥而石非所料，石而泥非所較，一而二，二而一，水爲入，墨爲出，背畫井，思復古也，面磨凹不可補也，經世修身宜思何以自處也。

無名人銘：鼎迪井，焱何極，青霞流，貯菖液，靈威小，兒在汝側。





宋澄泥石函硯説

硯正方，爲斗檢式，厚一寸四分，面縱横各二寸七分，底縱横各三寸三分。宋時澄泥製，剖爲石函，上下自然渾合。下函爲硯，受墨處正平，上方斜入墨池，約深二分許。上函爲蓋，面有剥蝕痕，鐫「石函」二字，篆書。蓋内鐫御題銘一首，楷書，鈐寶一，曰「德充符」，左側上下函合縫處鐫銘十九字，篆書。下函右側有「原博」二字方印一。下函背刻作「井」字形，中圓如井口。是硯質細而潤，製作亦古，與前石函硯式相仿，惟此銘内「朅」字、「我」字，彼作「小」字「汝」字稍異耳。亦不署名，不知何人作。原博係明吴寬字，想曾經鑒用者。匣蓋鐫御題銘與硯同，隸書，鈐寶一，曰「幾暇怡情」。

御製宋澄泥石函硯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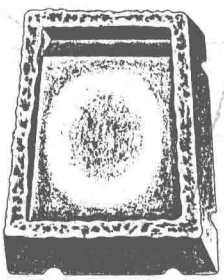
石函同舊，具體而微。銘辭復同，孰辨是非。乾坤闢闔，無縫天衣。泥而成石，殊途同歸。文以載道，事在人爲。

無名人銘：鼎逌井，焱何極，青霞流，貯菖液，靈威朅兒在我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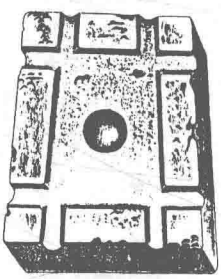
宋澄泥石函硯銘圖 第三硯 十分之八

宋澄泥石函硯蓋内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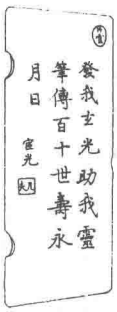
宋澄泥石函硯正面圖



宋澄泥石函硯背面圖



宋澄泥石函硯左方側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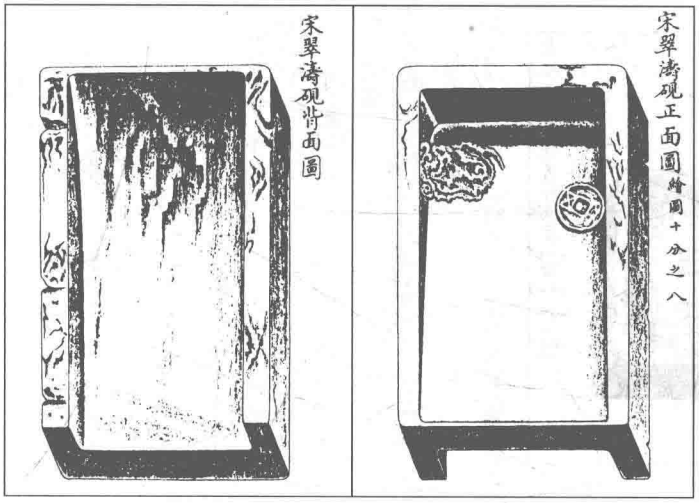


宋澄泥石函硯說

硯高三寸七分，上寬二寸七分，下寬三寸三分，蓋厚七分，底厚八分許，通厚一寸五分，澄泥爲之。中剖處凹凸自然，不加鞔治。蓋面左方及左右下方俱有剥蝕，正中鐫「石函」二字，篆書。蓋裏深三分鐫御題銘一首，楷書，鈐寶二，曰「比德」，曰「朗潤」。硯面正平而微窪，上方墨池深三分許，硯背作井字，中圓如井形，亦微有剥蝕。左側合縫處鐫銘十六字，篆書，末署「宸光」二字欵，行書，首有「片雲」二字橢圓印一，末有「凡夫」二字方印一。考明趙宸光，蘇州人，號凡夫，隱寒山，工篆書。是硯較前二硯土質稍粗，似遜一籌，而製式相同，且經凡夫鑒藏，亦可寶也。匣蓋鐫御題銘與硯同，隸書，鈐寶一，曰「古香」。

御製宋澄泥石函硯銘

瓦以漢稱，遠或僞成。泥以宋澄，近而可徵。逮茲其三，石函製同。寓法化



報，三身義精，況鈐凡夫，寒山用經。憶彼隱處，我曾偶停。片雲之軒，水緑山青。想其揮毫，益助性靈。而何貴然，懋勤是登。擬詢陶泓，何以貢情。

趙宸光銘：發我元光，助我靈筆，傳百十世，壽永月日。

宋翠濤硯說

硯高六寸，寬四寸，厚一寸，宋澄泥製。受墨處寬平，與墨池通，池深六分，池左有銅器融蝕痕，右粘五銖錢一枚，硯首側鐫「宋硯」二字，隸書。左側鐫御題銘一首，楷書，鈐寶二，曰「幾暇怡情」，曰「得佳趣」。右側鐫「翠濤」二字，隸書，兩跗俱有剥蝕。是硯色如黄玉，入土年久，銅氣蒸蝕，蒼翠欲滴，墨鏽亦復深透，可稱硯林逸品。匣蓋外鐫御題銘與硯同，楷書，鈐寶一，曰「乾隆宸翰」。上鈐寶一，曰「乾隆」，内鐫「宋硯」二字，匣底内鐫「翠濤」二字，俱隸書。外鐫標識曰「庚」，楷書。

御製宋翠濤硯銘

剛而柔，翠欲流，用以敷言萬春秋。

宋方井硯說

硯高八寸四分，寬五寸五分，厚一寸，宋澄泥製。周刻溝塍，面爲井字，中平如畦，墨池深廣容墨勺許，池間刻卧牛二，神態宛然，上方側鐫「宋硯」二字，右側鐫「方井」二字，並隸書。周側及跗古痕駁蝕，墨華斑斕。高似孫《硯牋》所云玉色金聲者，庶幾近之。硯背鐫御題銘一首，行書，鈐寶二，曰「乾隆」。匣蓋鐫御題銘與硯同，行書，鈐寶二，曰「得佳趣」，曰「乾隆宸翰」。匣底内鐫「方井」二字，隸書，鈐寶一，曰「乾隆御玩」。外鐫標識曰「壬」，楷書。

御製宋方井硯銘

洌寒泉，潤嘉穎。立體於静，福田斯永，養而不窮者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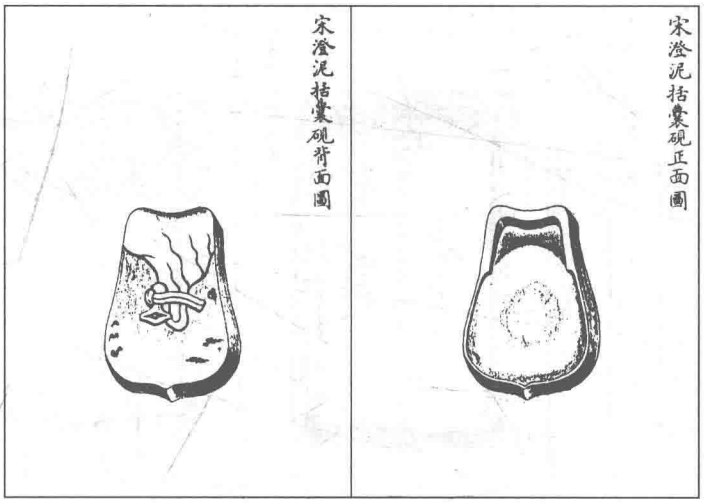
于敏中《欽定西清硯譜》卷四《陶之屬》

宋澄泥海嶽硯説

硯高六寸四分，寬四寸二分，厚八分，澄泥爲之。體輕理緻，潤密如玉，色黄而黝，受墨處深一分，横界金線一道。墨池深三分，池中琢眠犀一。硯背剥蝕，右傍下鐫楷書「海嶽」二字。硯側周鐫御題詩一首，楷書，鈐寶二，曰「比德」，曰「朗潤」。匣蓋並鐫是詩，鈐寶二，曰「會心不遠」，曰「德充符」。

御製題宋澄泥海嶽硯

出陶雖非未央瓦，亦自七百年上下。視之如石黝而赭，持輕呵潤真泥也。澄於絳縣紗囊者，化脆爲堅信神冶。海嶽菴中老顛把，書畫超凡似誠寡。何來文房佐儒雅，用緬伊人率欲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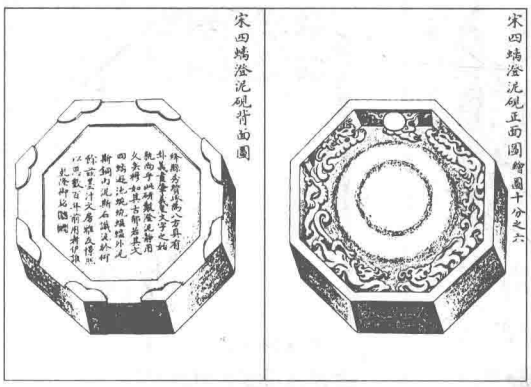


宋澄泥括囊硯説

硯高二寸五分，上寬一寸二分，下寬一寸七分，厚三分許。澄泥，宋製。墨鏽膠固，受墨處連墨池爲囊式，背刻作囊，口斂處反折，索陶束之，有括囊之義。側面周鐫御題銘一首，楷書，鈐寶一，曰「古香」。匣蓋並鐫是銘，隸書，鈐寶二，曰「古香」，曰「太璞」。

御製宋澄泥括囊硯銘

言出諸口兮，語書諸手兮，君子之樞機可不慎坤四之守兮。製硯者義或於此取兮，然予恐遇之弗聞而戒仗馬之醜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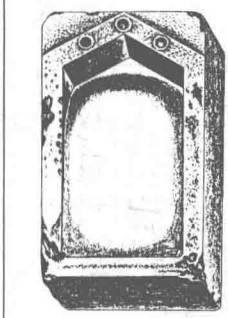
宋四螭澄泥硯上方側面圖

宋四螭澄泥硯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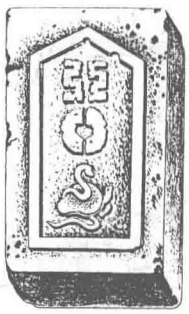
硯八稜，稜徑六寸五分，寬徑六寸一分，厚一寸一分，澄泥爲之。色黄而微緑，質極瑩潤，中受墨處正圓，墨池環爲渠，池中上方鏤爲慶雲拱日，下鏤四螭。通體青緑濃厚，間以砂斑。上方側面鐫「宋四螭澄泥硯」六字，楷書。硯背每稜有跗覆手，内鐫御題銘一首，楷書，鈐寶二，曰「會心不遠」，曰「德充符」。是硯體質瑰厚，而較常硯爲輕，墨銹亦透，洵非宋製不能。匣蓋鐫御題銘，與硯同，隸書，鈐寶二，曰「幾暇怡情」，曰「得佳趣」。匣底内鐫「乾隆御用」四字，外鐫「宋四螭澄泥研」六字，並隸書。

御製宋四螭澄泥硯銘

宋澄泥圭硯正面圖



宋澄泥圭硯背面圖



絳縣秀質，琢爲八方。具有封義，畫肇羲皇。文字之始，孰尚乎此。研製澄泥，静用久矣。穆如其古，郁若其文。四螭遊池，蛇蜿蜒蜒。外泥斯銅，内泥斯石。識泥於何，餘兹墨汁。文房雅友，憬然以思，數百年前，用者伊誰。

宋澄泥圭硯側面圖

宋澄泥圭硯説

硯高五寸，寬三寸，厚六分，澄泥爲之。面背皆刻圭形，質製古朴，側理黄，墨文層叠，蓋陶鍊精工所致。四旁剥蝕，中受墨處平坦細潤，圭首刻三星聯珠。硯池深五分，硯側上鐫「宋澄泥圭硯」五字，楷書。餘三面鐫御題銘一首，楷書，鈐寶一，曰「德充符」。硯背上刻敲文，中爲雙璜，下爲元武，皆自然渾璞，非近時製作所能。匣蓋鐫御題銘與硯同，鈐寶二，曰「幾暇怡情」，曰「得佳趣」。匣底内鐫「乾隆御玩」四字，下鐫「宋澄泥圭硯」五字，俱隸書。

御製宋澄泥圭硯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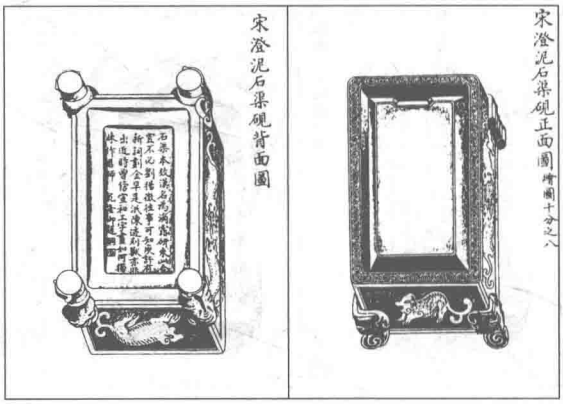
厥形圭，錫夏祥。厥首斂，繡虞裳。墨池雲，起元武。藏珠聯璧，合宜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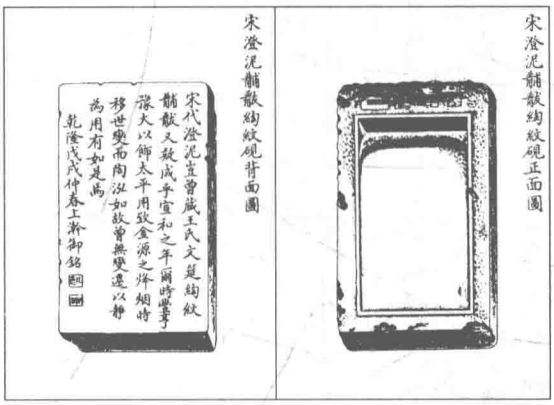
宋澄泥石渠硯説

硯高四寸五分，寬二寸九分，厚一寸三分，宋澄泥製。長方式，色紫而細，體輕而澤，硯面周刻石渠爲墨池，墨鏽深裹。邊周刻卧蠶紋，側面左右各印螭虎二，上下各印螭虎一。跗爲象首，抱硯離几四分許，覆手窪下，凡二層，中鐫御題詩一首，楷書，鈐寶二，曰「古香」，曰「太璞」。匣蓋並鐫是詩，隸書，鈐寶二，曰「幾暇怡情」，曰「得佳趣」。

御製題宋澄泥石渠硯

石渠本效漢名爲，滴露研朱此合宜。不必劉揚徵往事，可知庾許有新詞。劃金早是泯陳迹，刻獸亦非出近時。曾傍宣和工字畫，如何獨昧作君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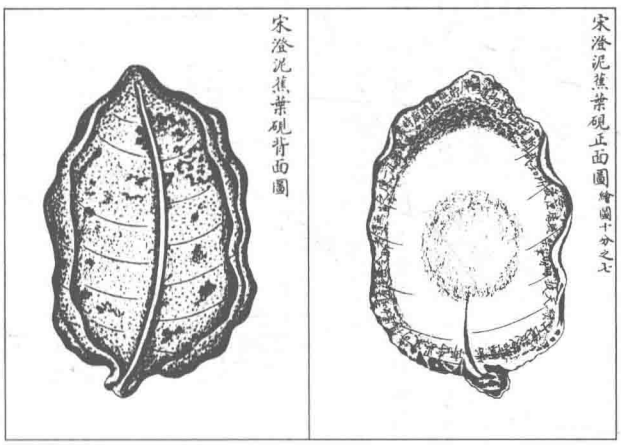


宋澄泥鼇跋綯紋硯說

硯高四寸四分，寬二寸七分，厚五分，宋澄泥製。通體剝蝕。上方刻鼇跋紋，漫漶幾不可辨，邊周刻綯紋，墨繡深厚。硯背鐫御題銘一首，楷書，鈐寶二，曰「比德」，曰「朗潤」。是硯製作既雅，閱歲復久，彌覺古香可挹。匣蓋鐫御題銘與硯同，隸書，鈐寶二，曰「會心不遠」，曰「德充符」。

御製宋澄泥鼇跋綯紋硯銘

宋代澄泥豈曾藏王氏文筵，綯紋鼇跋又疑成乎宣和之年。爾時豐亨豫大以餙太平，用致金源之烽烟。時移世變而陶泓如故，曾無變遷。以靜爲用，有如是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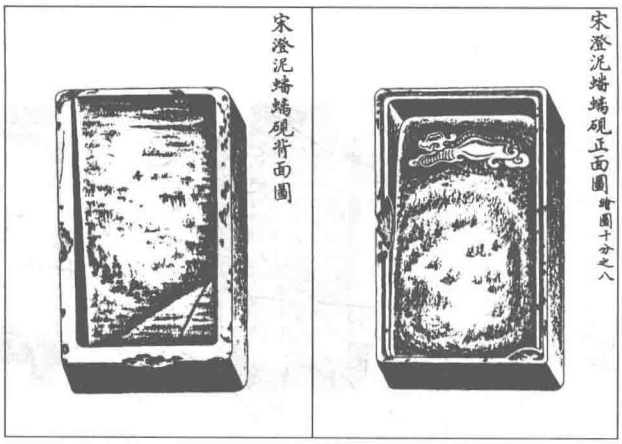
宋澄泥蕉葉硯說

硯高六寸六分，寬四寸四分，厚五分許，宋澄泥製。如蕉葉仰展，面凹聚墨，柄下稍出。四周邊稜卷處微刻葉紋，環鐫御題詩一首，楷書，鈐寶一，曰「比德」。背刻蕉葉，背面三層叠起，鈎勒古雅，通體斑駁，墨鏽濃厚，的是宋製佳品。匣蓋

鐫御題詩與硯同，隸書，鈐寶二，曰「幾暇怡情」，曰「得佳趣」。

御製題宋澄泥蕉葉硯

庫貯懋勤閱歲時，幾曾綈几一陳之。豈無遺者聊令檢，遂有貢如屢得奇。囊異李郎紫雲割，菴疑懷士緑天披。珊瑚筆架琉璃匣，彼所知哉斯豈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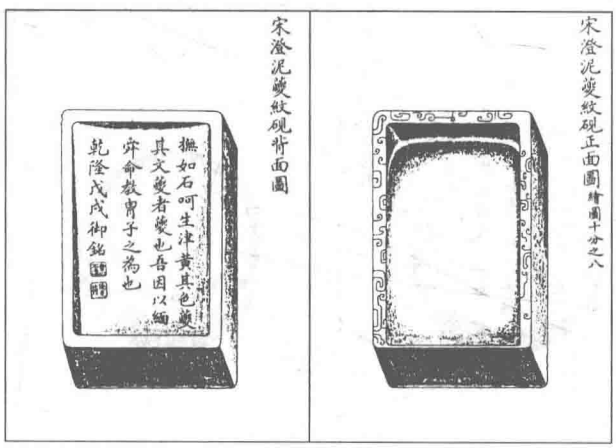


宋澄泥蟠螭硯説

硯高五寸三分，寬三寸四分，厚九分許，澄泥，宋製。色正黄，質輕而極細緻，澄泥中最上品也。墨池中刻卧螭一，硯面深窪，覆手上深下淺，兩面顛倒皆可受墨，通體墨鏽深裹，剥落刓缺，決非南宋以後物。側面周鐫御題銘一首，楷書，鈐寶一，曰「幾暇臨池」。匣蓋並鐫是銘，隸書，鈐寶二，曰「會心不遠」，曰「德充符」。

御製宋澄泥蟠螭硯銘

囊汾水之土乎，規南皮之瓦乎，是何質堅而色古乎。扣之鏗然，如戛金石，其徐韵悠揚，又如琴瑟之搏拊乎。蟠以文螭，有若蛟龍之興雲雨乎。研乎研乎，供奉懋勤，渙汗其大號，渙王居庶幾無咎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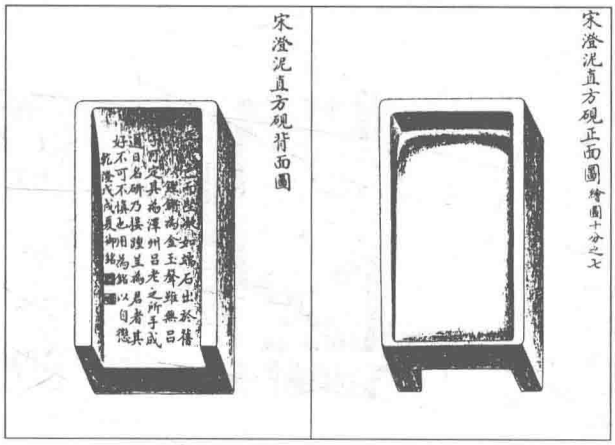
宋澄泥夔紋硯説

硯高四寸六分，寬三寸，厚八分，澄泥爲之。長方式，受墨處寬平，斜通墨池，邊刻夔紋，右角及邊微泐，覆手上淺下深，中鐫御題銘一首，楷書，鈐寶二，曰

「會心不遠」，曰「德充符」。是硯黃色細潤，夔紋古雅，的係宋時舊製。匣蓋鐫御題銘與硯同，隸書，鈐寶二，曰「幾暇怡情」，曰「得佳趣」。

御製宋澄泥夔紋硯銘

撫如石，呵生津。黃其色，夔其文。夔者夔也，吾因以緬舜命教胄子之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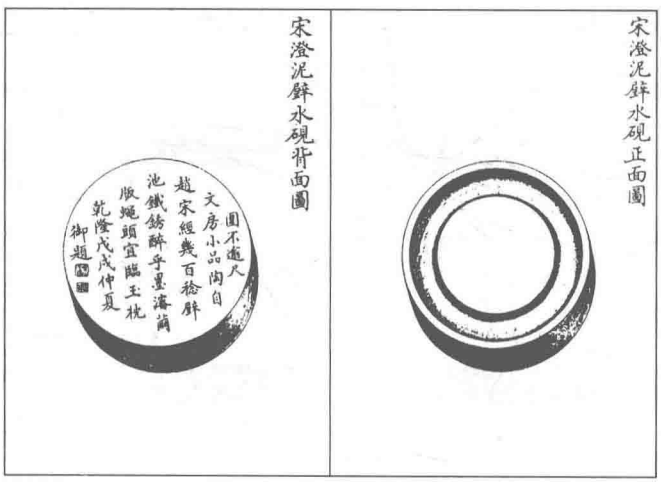
宋澄泥直方硯說

硯高五寸四分，寬三寸二分，厚一寸，宋澄泥製。色黝而紫，堅潤如老坑端石。硯面微黃，墨池深廣，覆手自上削下，離几五分許，中鐫御題銘一首，楷書，鈐寶二，曰「幾暇怡情」，曰「得佳趣」。考宋高似孫《硯牋》稱澄泥硯，唐時以絳州爲最。宋時澤州呂老尤擅長硯，輒有一呂字，背面深透，磨之不去。是硯細膩滋潤，雖無呂字款識，或亦其所手製也。匣蓋鐫御題銘與硯同，隸書，鈐寶二，曰「乾」「隆」。

御製宋澄泥直方硯銘

正紫色而堅凝，如端石出於舊阮，叩以鏗鏘爲金玉聲，雖無呂字，可定其爲澤州呂老之所手成。邇日名硯乃接踵呈，爲君者其好不可不慎也。用爲銘，以自懲。

于敏中《欽定西清硯譜》卷五《陶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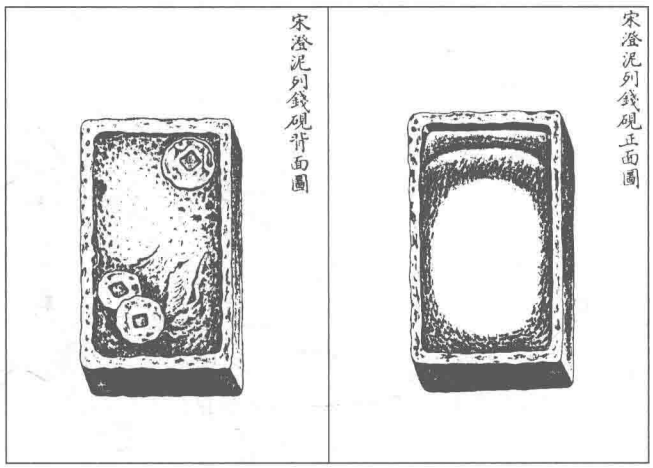


宋澄泥璧水硯說

硯圓，徑二寸六分，厚三分許，宋澄泥製。受墨處微凹，規圓如璧，環以墨池，硯背正平，鐫御題銘一首，楷書，鈐寶二，曰「會心不遠」，曰「德充符」。是硯圍不及尺而質細且潤，宜筆，蓄墨最便濡染，洵稱小品中之佳者。匣蓋鐫御題銘與硯同，隸書，鈐寶一，曰「德充符」。

御製宋澄泥璧水硯銘

圍不逾尺，文房小品。陶自趙宋，經幾百稔。璧池鐵銹，醉乎墨瀋。繭版蠅頭，宜臨玉枕。


宋澄泥列錢硯正面圖

宋澄泥列錢硯背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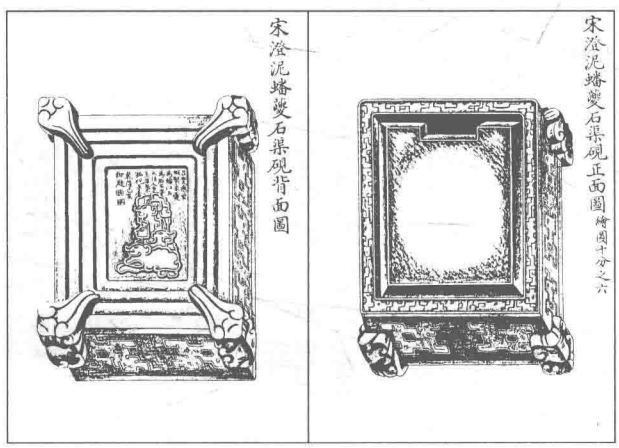
宋澄泥列錢硯下方側面圖

宋澄泥列錢硯説

硯高三寸八分，寬二寸三分，厚五分，澄泥爲之。長方式，遍裏青緑砂斑如古鼎彝，惟受墨處橢圓三寸許，露澄泥本質，色正黄，邊上方流雲紋隱現，覆手粘古錢三，一大二微小，入土融漬，彌形古蒼。下方側鐫御題詩一首，楷書，鈐寶二，曰「乾」「隆」。匣蓋並鐫是詩，隸書，鈐寶二，曰「比德」，曰「朗潤」。

御製題宋澄泥列錢硯

遍圍青緑貼三錢，在鑛近銅理或然。設使魯褒欲著論，可容斯也置身邊。


宋澄泥蟠夔石渠硯正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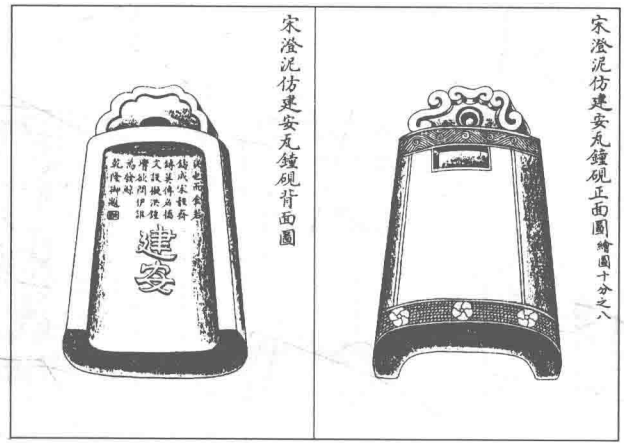
宋澄泥蟠夔石渠硯背面圖

宋澄泥蟠夔石渠硯説

硯高五寸六分，寬四寸七分，厚一寸三分，宋澄泥製。色如紫玉而極細潤，受墨處微凹，周環以渠，深六分許，邊周刻蟠夔十三，側面環刻流雲及蟠夔十，覆手深五分許，三層遞束而下，中刻子母夔四，上鐫御題詩一首，楷書，鈐寶二，曰「古香」，曰「太璞」。匣蓋並鐫是詩，隸書，鈐寶二，曰「乾」「隆」。四足各爲獸面出硯三分許，離几亦三分許。是硯質古式雅，與内府舊藏石渠諸硯款式相同，其爲宋時汾州紫澄泥無疑也。

御製題宋澄泥蟠夔石渠硯

吕叟應曾煆製來，夔爲蟠以玉爲胎。石渠天禄人争羨，誰果不孤視草臺。



宋澄泥仿建安瓦鐘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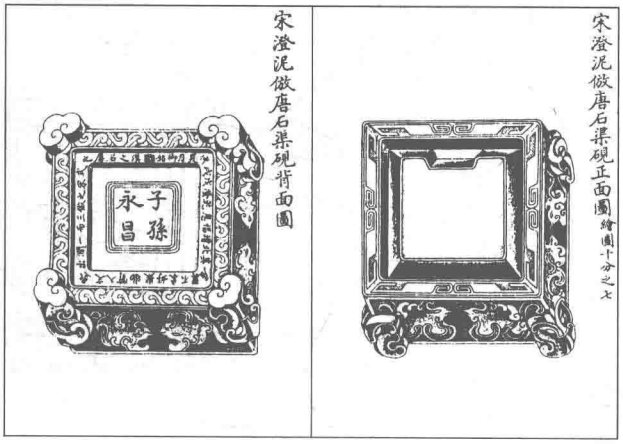
硯高四寸六分，上寬二寸八分，下寬三寸九分，厚一寸一分，宋澄泥製。仿漢瓦式，琢爲半鐘，鐘體平處受墨，上爲方池深分許，上刻篆，帶篆間有乳八，欒間刻粟紋，綴以三花。上方爲鐘紐，有卧蠶紋，覆手穿起，離几六分許，中鐫「建安」二字，陽文，隸書。上鐫御題詩一首，楷書，鈐寶一，曰「比德」。匣蓋並鐫是詩，隸書，鈐寶二，曰「比德」，曰「郎潤」。

御製題宋澄泥仿建安瓦鐘硯

泥也而金若鑄成，宋經齊鑄莫傳名。摛文設擬洪鐘響，欲問伊誰爲發鯨。

宋澄泥仿唐石渠硯說

硯高四寸一分，寬如之，厚一寸，澄泥製。四周石渠深三分，外斗而内側上方墨池較渠深三分許，邊周刻蔽文，間以水波，側面亦周布波紋，每面各刻螭虎二。覆手深四分許，作兩層，外邊周刻水藻紋，内周鐫御題銘一首，楷書，鈐寶一，曰「會心不遠」。中鐫「子孫永昌」四字方印一，四趺刻獸面抱硯離几二分許。



是硯式仿唐製澄泥，亦紫色細潤，惟閱年較近，青緑漬蝕處稍遜其古厚，然亦非宋以後所能及。匣蓋鐫御題銘與硯同，隸書，鈐寶二，曰「幾暇怡情」，曰「得佳趣」。

御製宋澄泥做唐石渠硯銘

漢之名，唐之式，宋之做，三而一。潤出堅，文入質，物聚好，來不翼。居其北，增惕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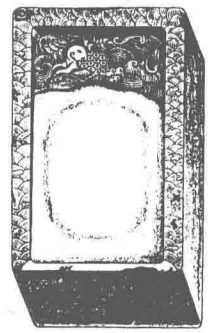
宋澄泥海濤異獸硯說

硯高五寸八分，寬三寸八分，厚一寸四分，宋澄泥製。色赤而潤，遍裏墨鏽，邊周刻海水，墨池波濤坌起，中有異獸一趺，亦周刻海水，覆手深三分許，海波盪漾，上方左異獸出没，中刻贔屭負碑半出水外。下方側鐫御題詩一首，楷書，鈐寶二，曰「比德」，曰「朗潤」。匣蓋並鐫是詩，隸書，鈐寶二，曰「幾暇怡情」，曰「得佳趣」。

御製題宋澄泥海濤異獸硯

知雕不辨鑿痕施，獸若騰濤濤若披。疑供木家成賦後，淡天鎔出許多奇。

宋澄泥海濤異獸硯正面圖 縮圖十分之七



宋澄泥海濤異獸硯背面圖

宋澄泥海濤異獸硯下方側面圖

元趙孟頫澄泥斧硯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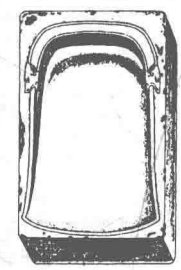
硯高三寸五分，寬二寸三分，厚五分，澄泥爲之。質極細膩，古香可挹，硯體長方，受墨處連池刻爲斧形，旁刻兩螭首銜斧，面背四邊俱有剥落。左側鐫「三希堂御用」五字，隸書，右側鐫御題詩一首，楷書，鈐寶二，曰「比德」，曰「朗潤」。覆手鐫元趙孟頫銘十二字，草書，下署「子昂」二字款，行書。匣蓋鐫御題詩與硯同，行書，鈐寶二，曰「幾暇怡情」，曰「得佳趣」。匣底鐫寶一，曰「乾隆御玩」。

御製題元趙孟頫澄泥斧硯

王孫松雪齋頹久，遺跡空傳翰墨香。祇有淬妃猶好在，芸帷時晤十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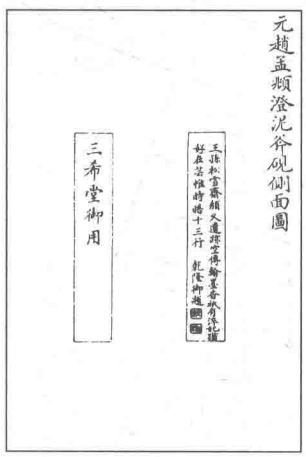
元趙孟頫銘：質而堅，静而玄，惟其然，故永年。

元趙孟頫澄泥斧硯正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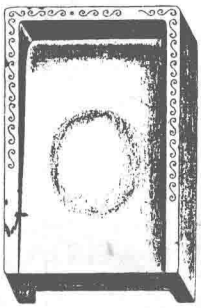


元趙孟頫澄泥斧硯背面圖

元趙孟頫澄泥斧硯側面圖



元虞集澄泉結翠硯正面圖



元虞集澄泉結翠硯背面圖

元虞集澄泉結翠硯側面圖

元虞集澄泉結翠硯説

硯高四寸一分，寬七寸七分，厚五分許，澄泥爲之。硯面正平，直下深削三分許爲墨池，邊周刻流雲紋，左側鐫「留三道人寫經研」七字，篆書，右側鐫「鷗波」二字，隸書。覆手左上方鐫御題詩一首，楷書，鈐寶二，曰「古香」，曰「太璞」。匣蓋並鐫是詩，鈐寶二，曰「比德」，曰「朗潤」。右鐫「澄泉結翠」四字，隸書，後有「虞集題」三字款，楷書「伯生清玩」二字方印各一，右下方「子京」二字瓢印一。考鷗波亭在湖州府城内江子匯上，元趙孟頫遊息之所，故是硯孟頫以之署款，伯生同時復加品題，「留三道人」雖未詳其名氏，要與明項元汴子京俱經收藏者，雪泥鴻爪，獲藉是硯以不朽，詎非幸歟。匣蓋鐫御題詩與硯同，隸書，鈐寶二，曰「比德」，曰「朗潤」。底鐫寶一，曰「乾隆御玩」。

御製題元虞集澄泉結翠硯

絳紗漉取歷陶甄，泥也而今較石堅。通泰信稱能體物，溯源結翠到澄泉。

元澄泥龍珠硯説

硯高四寸八分，寬三寸三分，厚一寸二分，澄泥製。通體刻作蟠龍，受墨處正圓若龍抱珠。墨池正當龍口，鱗甲之而，勢含風雨，左側鐫御題銘一首，楷書，鈐寶二，曰「乾」「隆」。硯背爲龍腹，鐫銘十六字，内缺一字，款署「魯宣」二字，俱篆書。右旁瓢印一曰「仲圭」，下方刓缺寸許。匣蓋鐫御題銘與硯同，楷書，鈐寶

元澄泥龍珠硯正面圖

元澄泥龍珠硯背面圖

一，曰「幾暇臨池」。匣底內鐫「元硯」二字，楷書，鈐寶一，曰「乾隆御玩」。外鐫銘文二十四字，署款曰「唐子西研銘。康熙著雍敦牂端凝殿珍襲」十六字，俱楷書，鈐寶一，曰「崇文清玩」。查魯宣無考。元吳鎮，字仲圭，善書畫，硯蓋其所寶者。著雍敦牂爲康熙十七年歲次戊午。是硯自元至國朝四百餘年，流傳內府。品題珍襲，迄今又屆百年，恭頌墨華時雨之銘，益仰聖澤相承，入人深厚，不獨爲斯硯慶遭逢也。

御製元澄泥龍珠硯銘

墨華吐，沛時雨。

魯宣銘：乾魁至文，陰陽既分，爰此龍闕，曰美斯聞。

匣底鐫唐子西硯銘：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惟其然所以能永年。

于敏中《欽定西清硯譜》卷六《陶之屬》

明製瓦硯説

硯高九寸許，寬七寸二分，穹起如瓦，離几一寸七分許，陶土爲之。硯面削平爲受墨處，縱五寸五分，廣三寸九分。上方墨池如仰瓦，深二分許，旁多駁落，右方鐫御題詩一首，楷書，鈐寶二，曰「會心不遠」，曰「德充符」。左方鐫臣于敏中、臣梁國治、臣王杰、臣董誥、臣金士松、臣陳孝泳詩銘各一首。硯背鐫銘三十二字，末署「萬曆四十二年冬月，一邱居士宮巍然言并造」十八字款，並行書，巍然爵里無考。是硯雖係仿瓦式爲硯，非若未央、銅雀流傳之古，而自明迄今已閱二百餘歲，久弃內庫，一經天題拂拭，用佐文房，蓋不勝爲是硯慶遭逢云。匣蓋內鐫御題詩與硯同，隸書，鈐寶二，曰「比德」，曰「朗潤」。

御製題明製瓦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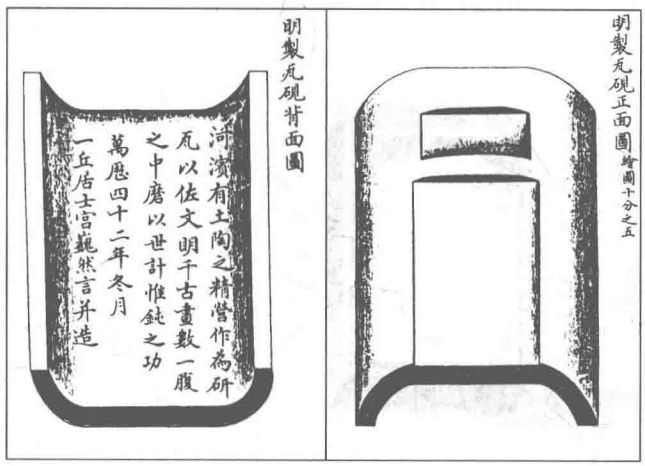
內府庫藏分典守，各司存不相授受。偶搜所弃舊陶泓，復得三十皆瓊玖。或端溪舊或澄泥，乃識天家何不有。此瓦雖非漢唐宋，亦二百年用以久。質堅製古與墨宜，佐我文房之四友。一以惕是召公言，一以慙非坡翁手。翁於二猶以爲多，題此紛呈徒自醜。

明宮巍然銘：河濱有土，陶之精瑩。作爲研瓦，以佐文明。千古畫數，一腹之中。磨以世計，惟鈍之功。萬曆四十二年冬月一邱居士宮巍然言并造。

臣于敏中銘：古瓦渾然，質堅色粹。製爲陶友，靜用斯寄。未央非漢，銅雀殊魏。避贋存真，題示大意。

臣梁國治銘：潤發墨，石硯職。陶瓦良，具斯德。閱歲年，絶刻飾。天章賁，文房式。

臣王杰銘：殿瓦珍傳硯材中，濾泥仿古幾伯仲。置之文房陪雅供，帝鴻墨灑



圓球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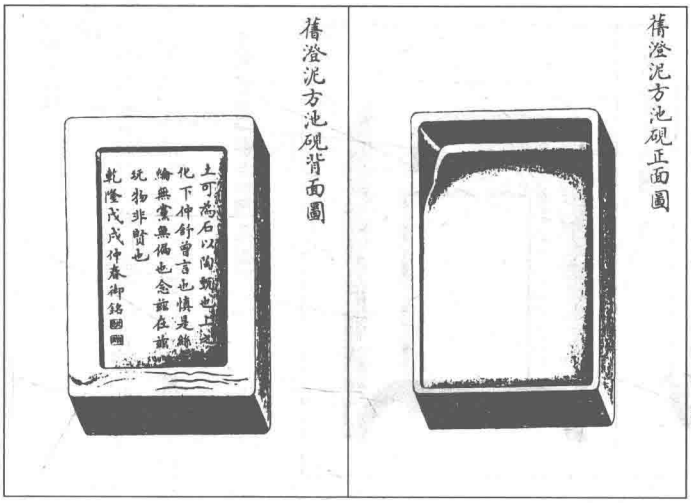
臣董誥詩：二百年可稽，五十字深鏤。文房荷天題，久矣靜者壽。埏埴溯有虞，潤澤匪承霤。

臣金士松詩：瓦硯尚存物質，硯瓦已落言詮。同是食封即墨，榮勳用佐文筵。

臣陳孝泳詩：不向鄴臺尋舊製，也殊呂老印泥文。伴將學究村居裏，何幸奎章爲榮勳。

舊澄泥方池硯說

硯高三寸九分，寬二寸六分許，厚五分許，舊澄泥爲之。色紫而硯面微黃，墨池寬廣方直，頗便聚瀋。覆手鐫御題銘一首，楷書，鈐寶二，曰「比德」，曰「朗潤」。匣蓋並鐫是銘，隸書，鈐寶二，曰「會心不遠」，曰「德充符」。



御製舊澄泥方池硯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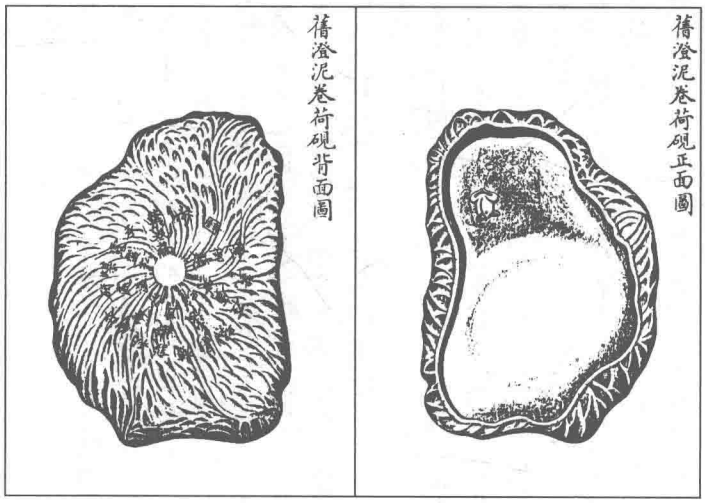
土可爲石，以陶甄也。上之化下，仲舒曾言也。慎是絲綸，無黨無偏也。念茲在茲，玩物非賢也。

舊澄泥卷荷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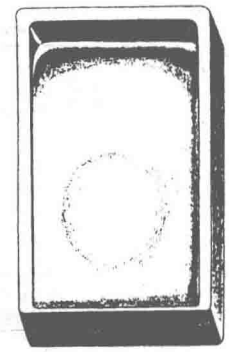
硯爲卷荷式，舊澄泥製。高約四寸五分，中寬三寸許，上下斂三分之一，色黃而澤，墨鏽深厚，受墨處如荷之承露。左上方刻蟾蜍一，精巧生動，用爲卷邊荷葉文。硯背爲花蒂，莖縷宛然，亦樸亦雅，環蒂周鐫御題詩一首，楷書，鈐寶一，曰「古香」。匣蓋內並鐫是詩，隸書，鈐寶二，曰「會心不遠」，曰「德充符」。

御製題舊澄泥卷荷硯

荷葉卷爲承露盤，松煤研處溢文瀾。筆非秋設擬其挾，影落蟾蜍在廣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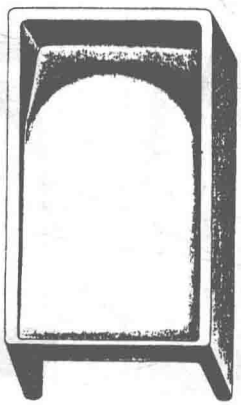
舊澄泥玉堂硯正面圖第一硯



舊澄泥玉堂硯背面圖

舊澄泥玉堂硯工方側面圖

舊澄泥玉堂硯正面圖 縮圖十分之七 第二硯



舊澄泥玉堂硯背面圖

舊澄泥玉堂硯説

硯高四寸三分，寬二寸七分，厚五分，玉堂式，舊澄泥爲之。色黄而澤，墨池深四分許，上方側鐫「澄泥硯」三字，楷書，覆手上下俱有鐵花，中鐫御製銘一首，楷書，鈐寶二，曰「古香」，曰「太璞」。匣蓋内並鐫是銘，隸書，鈐寶二，曰「比德」，曰「朗潤」。底内鐫「乾隆御用」四字，外鐫「澄泥硯」三字，俱隸書。謹案是硯常侍翰筵，臣等敬觀受墨處，窪圓如錢。仰惟我皇上筆法天縱，超妙入神，而萬幾餘暇，寄興臨池，伏讀御製硯銘，益徵天行之健，彌綸無間云。

御製舊澄泥玉堂硯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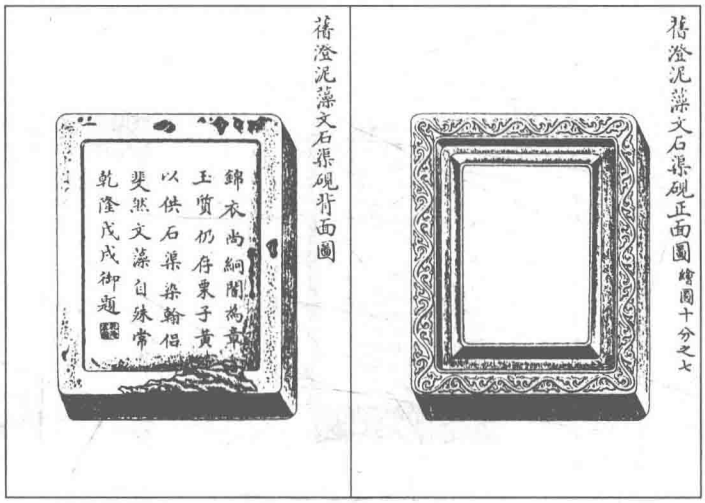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册年始用，澄泥習字。曰實踈乎，斯亦有義。初緣弗知，兹知乃試。偶命求之，不脛而至。汾水之泥，墨池之製。色古質潤，體輕理緻。比玉受墨，較石宜筆。臨池雖助，書法實愧。更予戒哉，玩物喪志。

舊澄泥玉堂硯說

硯高六寸六分，寬四寸一分，厚一寸三分，澄泥製。色黃體輕，極爲細膩，墨池深廣，鏽痕瑩潰，覆手從上削下直勒兩跗，離几一寸許，玉堂舊式也。中鐫御題詩一首，楷書，鈐寶二，曰「乾隆宸翰」，曰「惟精惟一」。匣蓋並鐫是詩，隸書鈐寶二，曰「乾」「隆」。

御製題舊澄泥玉堂硯

陶自唐年抑宋年，玉堂舊式看依然。欲詢執筆其北者，上水船乎下水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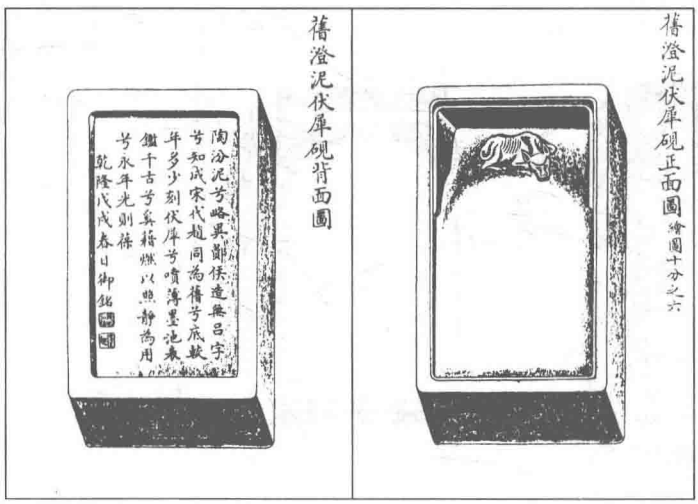


舊澄泥藻文石渠硯說

硯高五寸五分，寬四寸八分，厚七分許，舊澄泥製。色黃如蒸栗，細膩潤澤，硯面寬平，周環以渠，墨鏽深厚，邊周刻水藻文，刀法渾古，硯背四周俱有剝蝕，下方刓缺，覆手鐫御題詩一首，楷書，鈐寶一，曰「乾隆宸翰」。匣蓋並鐫是詩，隸書，鈐寶二，曰「幾暇怡情」，曰「得佳趣」。

御製題舊澄泥藻文石渠硯

錦衣尚絅闇爲章，玉質仍存栗子黃。以供石渠染翰侶，斐然文藻自殊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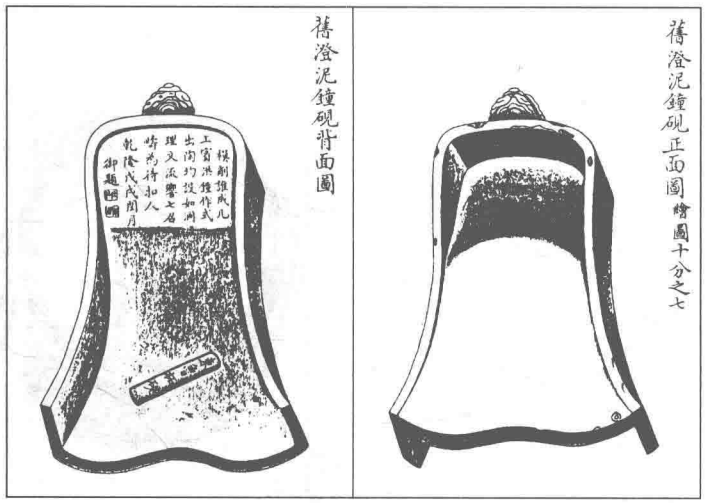


舊澄泥伏犀硯說

硯高七寸，寬四寸四分，厚一寸二分，澄泥爲之。色正黃，質細而潤。墨池深五分許，中刻伏犀一，昂首向硯作噴薄勢，極爲生動。覆手鐫御題銘一首，楷書，鈐寶二，曰「幾暇怡情」，曰「得佳趣」。匣蓋並鐫是銘，隸書，鈐寶同。

御製舊澄泥伏犀硯銘

陶汾泥兮略異鄴侯造，無呂字兮知成宋代。趙同爲舊兮底較年多少，刻伏犀兮噴薄墨池表。鑑千古兮奚藉燃以照，靜爲用兮永年光則葆。



舊澄泥鐘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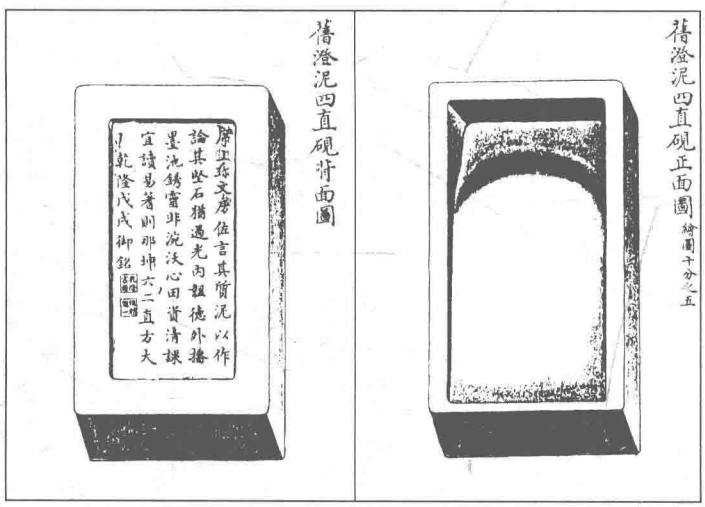
硯高六寸，上寬三寸，下寬四寸八分，爲鐘式，蒲牢鈕高八分，厚不及寸，舊澄泥製，質極輕緻。上方爲墨池，深廣可蓄瀋，下受墨處亦甚寬平。覆手上平下削，兩跗離几七分許，上方平處鐫御題詩一首，楷書，鈐寶二，曰「比德」，曰「朗潤」，下斜印「東魯柘硯」四字條記。按：東魯柘硯無考，或爲魯人名柘者所製，未敢臆斷也。匣蓋鐫御題詩與硯同，隸書，鈐寶一，曰「得佳趣」。

御製題舊澄泥鐘硯

模削誰成几上賓，洪鐘作式出陶均。設如洞理文流響，七召疇爲待扣人。

舊澄泥四直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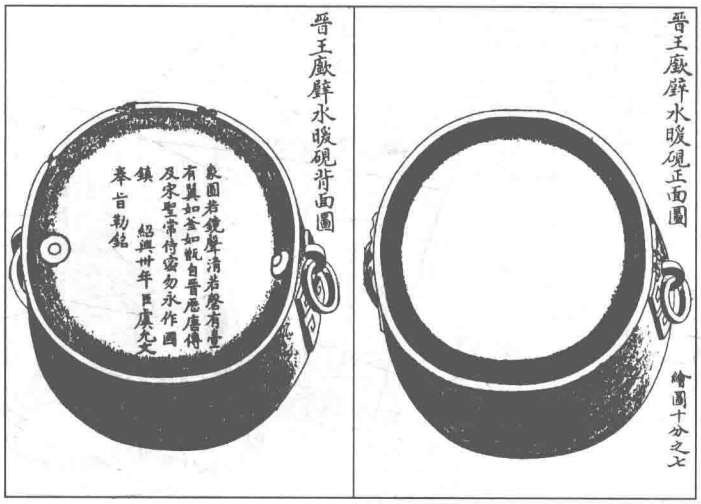
硯高九寸二分，寬五寸五分，厚一寸四分，澄泥爲之。色黃而黝，受墨處界勒平直，墨池深廣環博，墨鏽深透，聚瀋多而宜筆，便於擘窠大書。覆手鐫御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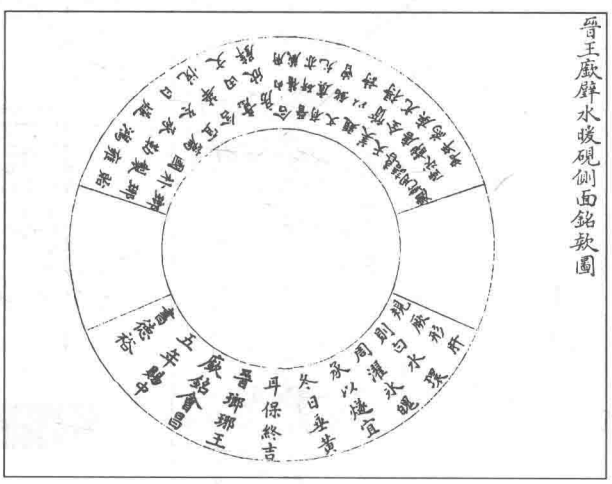


銘一首，楷書，鈐寶二，曰「乾隆宸翰」，曰「惟精惟一」。匣蓋並鐫是銘，隸書，鈐寶二，曰「乾」「隆」。案：澄泥舊製，埏埴精良者每以小品見珍。內府所藏如石函、蕉葉、夔紋等硯，大皆僅逾五寸，是硯磅礴盈尺，而陶煉彌精，尤不易得。

御製舊澄泥四直硯銘

席上珍，文房佐。言其質，泥以作。論其堅，石猶過。光內韞，德外播。墨池銹，靈非涴。沃心田，資清課。宜讀易，蓍則那。坤六二，直方大。





晉王廙璧水暖硯說

硯圓如璧，外環以渠，徑五寸八分，厚一寸五分，旁綴獸面銅環二，直透硯背，堅緻古樸。上方側面自左至右鐫御題詩一首，楷書，鈐寶二，曰「幾暇怡情」，曰「得佳趣」。下方側面自右至左鐫銘二十四字，署款曰「晉瑯琊王廙銘」六字，後有「會昌五年賜中書德裕」九字，皆篆書。硯形如覆釜，背鐫銘三十二字，署款曰「紹興卅年臣虞允文奉旨勒銘」十二字，亦俱篆書，卅字微刓缺不可辨。考《晉書》，王廙官至司徒左長史，於羲之爲羣從行，亦能書，今淳化閣所載《告誘靜媛帖》即其書蹟。唐李德裕以武宗會昌元年同平章事，四年加太尉，賜爵衛國公，至宣宗大中元年罷政分司。此云五年，正德裕在中書時所受賜也。宋高宗紀元建炎，五年改元紹興，三十二年。虞允文以紹興二十三年登進士第，除秘書丞，累遷禮部郎，三十年十月借工部尚書充賀正使。使還，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奉勅作銘，當在允文未出使時，刓處爲卅字無疑。是硯質理紫潤，絶類端石。考宋李之彦《硯譜》載會稽老叟云是右軍之後，持一硯，色正赤，不減端石。又晉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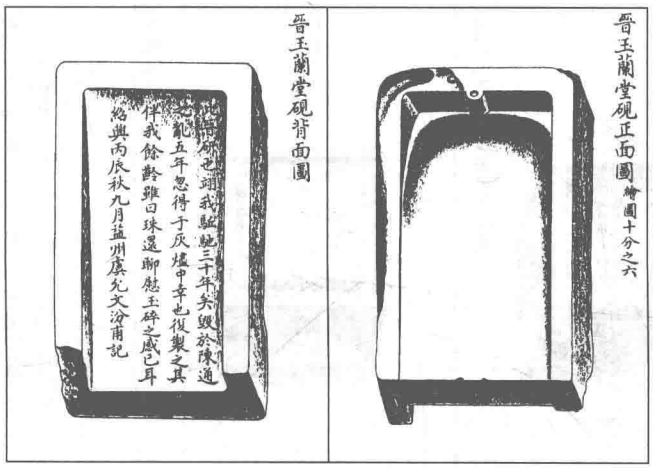
休奕《硯賦》云：「采陰山之潛璞，簡衆材之攸宜。節方圓以定形，鍛金鐵而爲池。」竊意端溪巖石雖自唐著名，晉魏以前必已有取爲硯材者，而圓池銅耳亦與休奕賦語相合，想見晉時舊製如此也。硯爲內府所藏，向陳乾清宮西暖閣几上。匣蓋內鐫御題詩與硯同，鈐寶二，曰「乾隆御賞」，曰「幾暇怡情」。匣底上鐫「晉硯」二字，楷書，下鈐寶一，曰「乾隆御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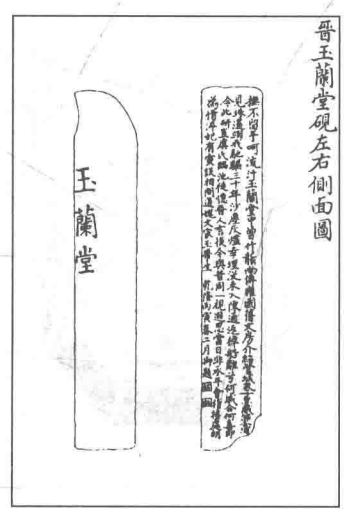
御製題晉王厥璧水暖硯

瑯琊貽朴製，雍國勒鴻篇。承燧宜冬日，含華悅意田。文房欣璧合，內府舊藏晉研亦有虞允文銘，曾題以詩。美質得天全。尤喜唐庚語，靜爲用永年。

晉王厥銘：規厥形，肝則白。水環周，濯氷魄。承以燧，宜冬日。垂黃耳，保終吉。

虞允文銘：象圓若鏡，聲清若磬。有臺有翼，如釜如甑。自晉歷唐，傳及宋聖。常侍密勿，永作國鎮。





晉玉蘭堂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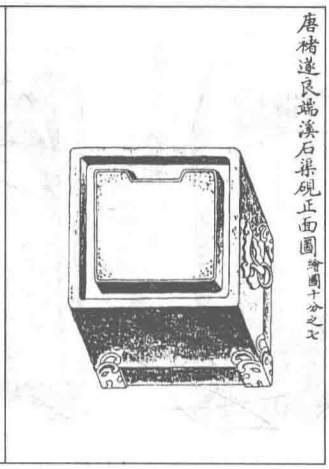
硯高五寸五分，寬三寸五分，厚八分許，似端石而有芒，中多黃點如漱金。受墨處寬平微凹，斜通墨池中，矗石柱一，而竅其首，當是先有水蛀痕而脫落如管。上方左角刓剝，左側鐫「玉蘭堂」三字，僅存其半，右側鐫御題詩一首，楷書，鈐寶二，曰「古香」。曰「太璞」。硯背覆手鐫識語四十八字，署「紹興丙辰秋九月益州份甫記」款十五字，俱隸書。考《宋史》，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七歲能屬文，即以父任入官。建炎元年丁未，即靖康二年，高宗以是年四月即位，建元建炎。八月勝捷軍校陳通作亂於杭州，執帥臣葉夢得，殺漕臣吳昉。允文本傳雖不載其時任何職，據硯銘云「驅馳三十年」，又云「毀於陳通之亂」，當是以父蔭爲漕屬也。五年辛亥改元紹興，銘云「丙辰」則紹興六年也。距建炎元年丁未已十年，而云五年得於灰燼中，蓋爲紹興元年而改製破硯時，又踰五年也。玉蘭堂無考。銘云此晉硯，當是晉時製硯者所署，故允文改作時愛而不忍去也。隆州熙寧初廢，至孝宗隆興五年復升爲州，屬成都路，允文銘硯時州尚未復，故止署益州也。份即古文彬字，從篆書也。是硯石質既古，雖重經改作而彌覺渾璞爲內府舊藏，向陳乾清宮東暖閣几上。匣蓋外鐫御題詩與硯同，鈐寶二，曰「乾隆御賞」，曰「幾暇怡情」。內鐫「晉硯」二字，楷書，鈐寶一，曰「乾隆御玩」。匣底鈐寶二，曰「乾」「隆」。

御製題晉玉蘭堂硯

撫不留手呵流汁，玉蘭堂中曾什襲。尚傳雍國舊文房，介紹管城友子墨。感深合浦見珠還，翊我馳驅三十年。沙塵灰燼幸埋沒，未入陳通返棹船。離兮何戚合何喜，即今此研豈虞氏。臨池徒憶晉人言，從今與昔同一視。遐思當日

非承平，會稽棲處胡爲情。淬妃有靈設相問，道媿文家玉帶生。

虞允文識語：此晉研也，翊我驅馳三十年矣。毀於陳通之亂，五年忽得於灰燼中，幸也。復製之，其伴我餘齡，雖曰珠還，聊慰玉碎之感已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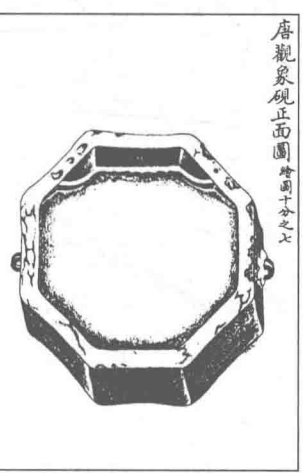
唐褚遂良端溪石渠硯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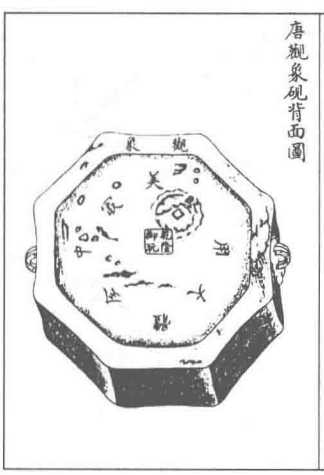
硯高三寸九分，寬四寸二分，厚二寸二分，端溪石爲之。受墨處微凹，周環以渠，深二分許，廣三分，上方墨池較渠深半分，廣倍之。墨鏽厚裹，四邊俱有剥蝕，左右側面綴獸面二，各銜銅環一，釘透覆手。下方側面鐫御題詩一首，楷書，鈐寶二，曰「比德」，曰「朗潤」。趺四角抱處各刻神羊首一，覆手深幾寸，内鐫銘二十九字，下署「遂良銘」三字，俱篆書。是硯較内府唐石渠硯體式正同，雖雕刻青緑微遜，而渾璞彌佳，且經登善寶用，足爲墨林增重。匣蓋鐫御題詩與硯同，隸書，鈐寶二，曰「乾隆宸翰」，曰「惟精惟一」。

御製題唐褚遂良端溪石渠硯

下巖端石尚貽唐，況是曾賓褚遂良。摹古可臨蘭亭帖，憂讒或草愛州章。淑躬克踐潤爲德，持己無慙式以方。獨笑咸亨竟昏懦，那思執手付文皇。

褚遂良銘：潤比德，式以方。繞玉池，注天潢。永年寶之斯爲良。





唐觀象硯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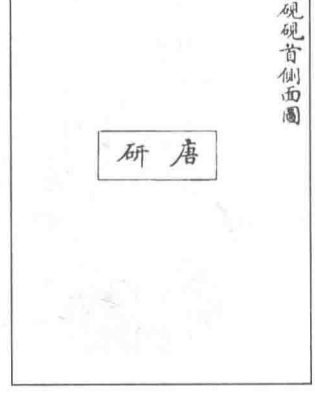
硯八稜，稜徑五寸二分，高不及五寸，寬五寸有奇，厚九分，兩旁綴獸面銅耳二，右微刓，端州石，色白而潤，中帶火捺紋。墨池深二分許，兩耳綴處爲銅氣所暈，微帶青緑，硯首側鐫「唐硯」二字，硯背上方鐫「觀象」二字，俱隸書。中環鐫御題迴文銘一首，楷書，中心鈐寶一，曰「乾隆御玩」。右偏有古錢融暈痕，錢去而四周青緑尚存。考端溪龍岩石作硯，自唐人始見於李嶠及李長吉所詠，逮宋而取材益廣。是硯墨鏽古厚，體質比今端石較輕，的係入土年久，沙水氣盡而石理獨存，亦猶舊銅磁器年久出土者以體輕爲古也。匣蓋鐫御題銘與硯同，中鈐寶一，曰「乾隆」。内鐫「唐硯」二字，隸書。匣底内鐫「觀象」二字，隸書，鈐寶一，曰「乾隆御玩」。外鐫「甲」字，楷書，蓋標識以十干爲次，餘倣此。

謹案：内府什襲古硯甚夥。乾隆十四年冬，皇上幾餘品藻，擇其材良製古者十硯，重加拂拭，肇錫嘉名，曰唐觀象硯，曰唐菠鏡硯，曰唐石渠硯，曰宋垂乳硯，曰宋黝玉硯，曰宋紫雲硯，曰宋翠濤硯，曰宋暈月硯，曰宋方井硯，曰元凝松硯，各鐫御銘并爲之序，合奔乾清宫，匣底標識以十干爲次。千年舊物，聯璧翰筵，復吐虹光，以供文思。天子墨光噴薄，涵育萬有之用，遭逢榮幸，足爲硯林增價。十硯或陶或石，質體不同。臣等於每圖之目書貯乾清宫而仍歸類編次，以從譜例，謹恭録序於此硯御製銘之首，其餘九硯御題仍各系本硯，謹識緣起於此。

御製古硯銘有序

内府藏硯甚夥，向未經品題。今年冬幾餘偶暇，選其材良而製古者，得唐硯三，宋硯六，元硯一，皆真舊物也。遲任有言，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獨於硯不然。令端溪、歙石非乏良材，而沐浴詩書，黝然光澤，則古硯實有足珎者。爰課實而錫以名，并各爲之銘刻之。乾隆己巳長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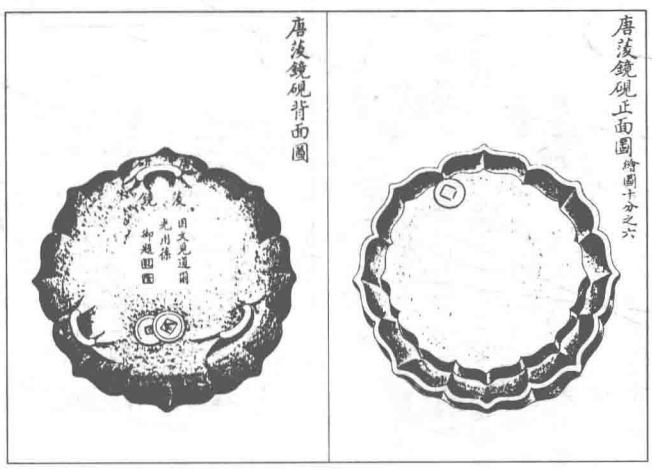
美最中全，體大用堅。



唐觀象硯硯首側面圖

梁邱遲體

右唐觀象硯


唐菠鏡硯正面圖 增圖十分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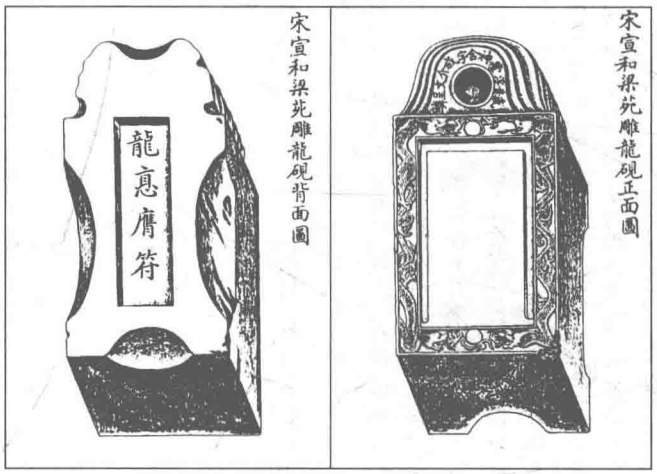
唐菠鏡硯背面圖

唐菱鏡硯説

硯八稜，稜徑六寸八分，厚六分。唐歙溪石，仿菱鏡式，刻作菱花，再重爲受墨處，外環墨池，左上方粘五銖錢一枚，周結土鏽，丹黄斑駁。硯背仰承如盂，下抱三足，足高四分，微屈如璜，上方足外鐫「唐硯」二字，足内鐫「菱鏡」二字，俱隸書，中鐫御題銘一首，楷書，鈐寶二，曰「乾」「隆」。下方兩足間粘五銖錢五枚。考歙溪龍尾石，唐開元中始采爲硯，至南唐元宗時歙守以充歲貢。是硯受墨處黑質金星，黯然油然，通體結成硃砂斑，微間青緑，如古尊彝，盛唐舊製，非宋元以後龍尾羅紋所能仿佛也。匣蓋鐫御題銘與硯同，鈐寶一，曰「乾隆宸翰」。上方鈐寶一，曰「乾隆」，内鐫「唐硯」二字，隸書。匣底内鐫「菱鏡」二字，隸書，鈐寶一，曰「乾隆御玩」，外鐫標識曰「乙」，楷書。

御製唐菱鏡硯銘

因文見道，爾光用葆。



宋宣和梁苑雕龍硯説

硯高六寸，寬三寸，厚一寸六分，宋舊坑端石也。受墨處正平，外上左右三方環爲墨池，邊刻四龍升降各二，抱珠，珠即上下兩眼爲之。硯首穹起爲波紋十層，鑿圓竅一，竪爲碑形，環竅圓處鐫銘十二字，下方側面準硯首圓處式鐫銘十二字，與上合爲一首，俱篆書。覆手四面斜削爲跗，中鐫「龍德膺符」四字，楷書。硯貯以古漆匣，匣蓋鐫「梁苑雕龍研池」六字，篆書，俱無名款。硯右側鐫御題詩一首，隸書，鈐寶二，曰「古香」，曰「太璞」。左側鐫臣于敏中、臣王際華識語一百二十一字并款，俱隸書。考宋都汴京即古梁苑也。史稱徽宗初封端王，踐阼後以潛邸爲龍德宫，硯署「龍德膺符」四字，疑端邸故物，即位後鐫此以彰符應。是硯石質純紫而有翡翠，篆文古穆，所鐫「龍德膺符」四字尤有虞監《廟堂碑》筆意，漆匣斷處隱作蛇腹紋，非閲數百年物不能如此，今經御鑒定爲宣和舊製，被以天章，標剛中以惕君臨，戒僉壬以申殷鑒，即物垂訓，真足爲萬世帝王大法。外匣蓋並鐫御題詩與硯同，隸書，鈐寶二，曰「得佳趣」，曰「幾暇怡情」。下方側面鐫臣于敏中、臣王際華，左側鐫臣梁國治、臣王杰、臣彭元瑞，上方鐫臣董誥、臣曹文埴，右側鐫臣沈初、臣金士松、臣陳孝泳詩各一首，俱楷書。

御製題宋宣和梁苑雕龍硯

消閒藝圃遊墨林，懋勤舊物聊檢尋。宣和石出老坑深，漆匣久如斷紋琴。龍德膺符銘硯陰，曰梁苑義可酌斟。宋都汴梁河之滸，端王潛邸愛古愔。後升宫額龍德宇，彰符襲瑞如球琳。然吾疑焉義象箴，飛龍九五剛中欽。宜何如其

惕君臨，寄情花鳥嬖僉壬。既謀遼而更侮金，用招大禍民弗歆。徒精詩畫字何心，慨然詠古凛難諶。

臣于敏中、臣王際華識語：懋勤殿舊庋硯一，圭角半刓矣。古色黝然，銘小篆文，語甚大，陰有「龍德膺符」四字。匣漆作蛇腹斷，標名梁苑雕龍研池，不載何代物也。攷《宋史》徽宗由端藩入纂，改懿親宅潛邸曰龍德宮，用唐興慶龍池故事，宋都汴京梁苑在焉，其地兩合，蓋當時藩居故物，即位後鐫石以彰瑞應也。御定爲宣和研，且系以詩，特命識於右。

臣于敏中詩：梁苑雕紋古，端藩殿額沈。銷磨一片石，揮灑萬年箴。因即羲文象，而爲雅頌音。鄙他空潑墨，花鳥繪春深。

臣王際華詩：宣和朱邸舊，瑞侈握符臨。畫諾求花石，揮毫創瘦金。匣紋蛇腹斷，歲篇麝煤沈。寓物抒堯戒，千秋鑑古心。

臣梁國治詩：一片宣和石可尋，披函吟對古香深。文鐫龍德垂金鑑，義正乾剛粹玉音。花鳥汴宮餘藻藝，圖書壁府寄銘箴。朝來雲起之而繞，五色光中仰日臨。

臣王杰詩：古色黝然歲月深，製從梁苑未銷沈。漆皸蛇腹紋週面，池躍龍鱗字勒陰。艮嶽雲烟痕共蝕，乾爻朝夕義堪尋。幾餘藝圃邀宸賞，觸處如傳惕若心。

臣彭元瑞詩：介字鱗文古量侵，秋風艮嶽尚難尋。躍龍朱邸空符應，下馬青城已陸沈。不識六爻乾在上，徒夸四字硯之陰。帝鴻墨海摛吟寓，評鑑同昭出治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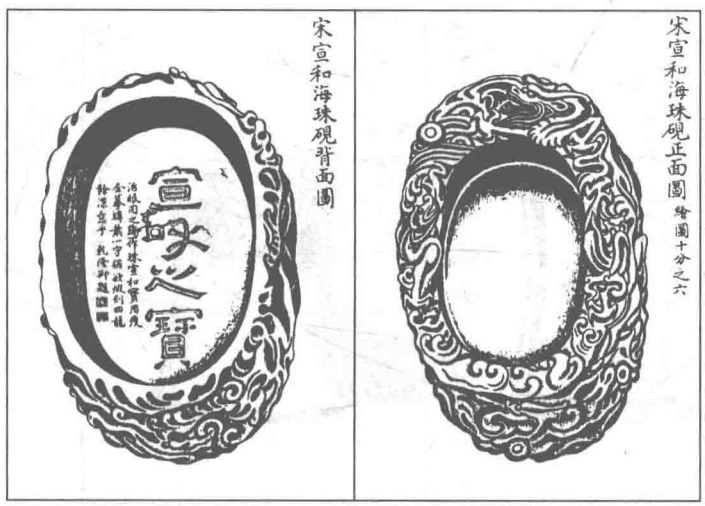
臣董誥詩：七百年遺製，龍池字可尋。躍鱗形宛轉，積瀋暈陰森。訂譜分書甲，夸符出孔壬。流傳邀鑒處，考古重垂箴。

臣曹文埴詩：歲月宣和舊，烟雲古汴沈。空遺龍有角，誰惜礪如金。片石文房在，仙毫法鑒深。勸懲偕玉帶，一正主臣心。

臣沈初詩：宣和遺製墨花沈，一硯空沿歲月深。藝府古光生几案。宸題大義切銘箴。汴京失鹿鑒於後，梁苑雕龍考自今。從此弆藏成寶器，千秋垂戒指堪尋。

臣金士松詩：宸題寓物即垂箴，樹義宏深見道心。石不能言堪古鑒，龍之爲象在君臨。潛藩梁苑文章客，御宇宣和翰墨林。一自聖人鐫戒語，摩挲片研重兼金。

臣陳孝泳詩：宣和觚翰比球琛，寶硯留傳閱歲今。魯注金壺供點染，幸歸壁府得披尋。靈文綴藻青花活，噓氣成雲紫暈深。睿賞偶吟必提要，興觀義炳合銘箴。



宋宣和海珠硯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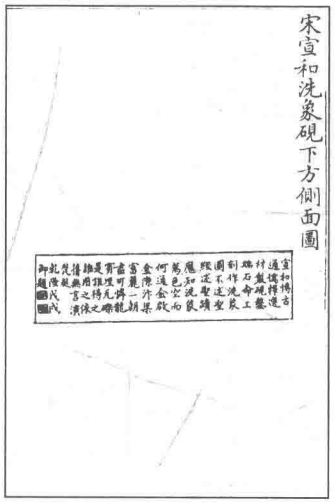
硯高七寸許，橢圓式，寬五寸一分，厚二寸許，老坑端石，紫而潤，周刻海水，左上方活眼一，就刻作珠，四龍旋繞，之而隱現，勢極生動。覆手深寸許，中鐫「宣和之寶」四字，隸書，左鐫御題詩一首，楷書，鈐寶二，曰「會心不遠」，曰「德充符」。匣蓋並鐫是詩，隸書，鈐寶二，曰「乾」「隆」。

御製題宋宣和海珠硯

活眼因之斲作珠，宣和寶用瘦金摹。緯蕭一守猶欲煆，刻四龍餘深意乎。

宋宣和洗象硯正面圖 繪圖十分之六

宋宣和洗象硯背面圖


宋宣和洗象硯下方側面圖

宋宣和洗象硯

宋宣和洗象硯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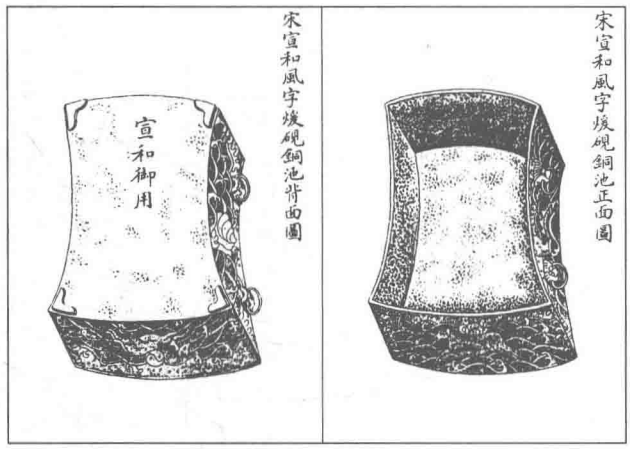
硯高五寸九分許，寬五寸六分，厚一寸二分，宋坑端石，色如猪肝。硯面正方中刻象形，象首左顧，以象身爲受墨處，右上方有眼一如日，下刻慶雲護之。左右皆刻流雲，下方水紋瀲灩。右有象奴蹲水中作力洗象，水中泛蓮花二。覆手作兩層，中鐫「宣和至寶」四字。左有「自爾造」三字欵，俱篆書。下方側面鐫御題詩一首，楷書，鈐寶二，曰「比德」，曰「朗潤」。匣蓋並鐫是詩，隸書鈐寶二，曰「乾」「隆」。是硯石質既舊，而製作樸雅，其爲宋時物無疑。「自爾」無考。

御製題宋宣和洗象硯

宣和博古通儒釋，選材製硯鑿端石。命工刻作洗象圖，不述聖經述聖蹟。應知洗象萬色空，而何通金啓金隙。汴梁富麗一朝盡，可憐龍賓埋瓦礫。是誰得之誰用之，依舊無言演梵筴。

宋宣和風字燒硯正面圖 繪圖十分之六

宋宣和風字燒硯背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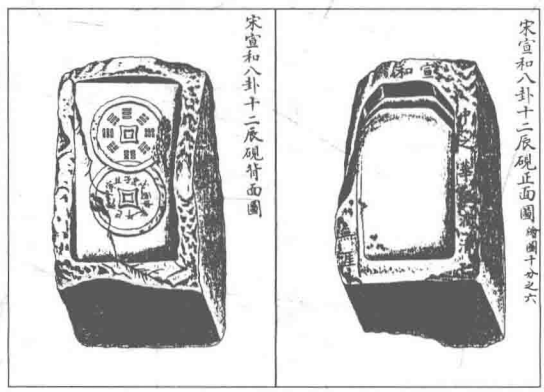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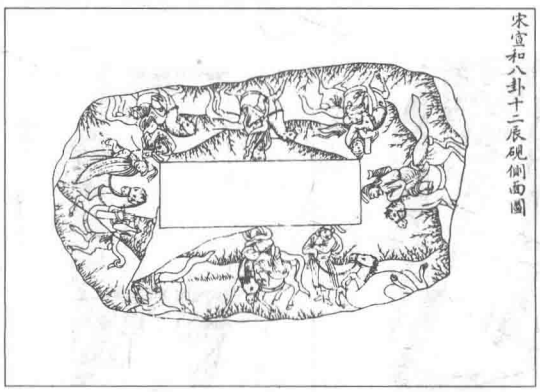
宋宣和風字煖硯説

硯高六寸，上寬四寸，下寬四寸七分，厚六分，宋老坑端石，琢爲風字式。硯面正平微凹，墨池刻魚龍騰躍，有雲垂海立之勢，邊周刻雙線，上方線内刻日月三辰。硯背中鐫「宣和御用」四字，隸書，左方鐫御題詩一首，楷書，鈐寶二，曰「比德」，曰「朗潤」。硯背較硯體縮一分有奇，入池深四分許，池以銅爲之，高寬尺寸並與硯同，厚一分許，深一寸三分許，中貯温水以煖硯，四側周刻海波，中涵海螺、應龍、大龜、龍馬各一，左右凸起，獸面四貫以銅環，取便捧持。下承四跗，離几不及寸，背鐫「宣和御用」四字，亦隸書。偏體青緑，砂斑穆然如古罍洗。是硯石質既舊，銅池彌復古秀，春生几席，銅井不冰，亦臨池一快事也。匣蓋鐫御題詩與硯同，隸書，鈐寶二，曰「乾」「隆」。

御製題宋宣和風字煖硯

畫宗書陣兩超神，曾是宣和伴紫宸。却想淬妃應有恨，未能正務佐絲綸。





宋宣和八卦十二辰硯背面銘文圖

宋宣和八卦十二辰硯説

硯高六寸七分，寬四寸三分，厚一寸九分，宋老坑端石，色如猪肝。硯面左角缺，受墨處深凹，墨池作圭首式，硯首鐫「宣和」二字，「和」字缺落不全，左右銘十六字，漫漶過半，存者右「中之華温潤清」六字，下一字似是「和」字而不全，左「無涯」二字，「涯」字水旁亦缺，俱篆書。側面周刻八蠻底貢圖人物，意態俱生動，亦多駁落。覆手四角俱缺，中爲連錢二，上環刻八卦，下環刻「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字，楷書，外周鐫御題詩一首，楷書，鈐寶一，曰「比德」。匣蓋並鐫是詩，隸書，鈐寶二，曰「比德」，曰「朗潤」。

御製題宋宣和八卦十二辰硯

端溪紫石出舊阬，宣和製作樸且精。歷遭兵燹致殘缺，猶存面背呵甲丁。面匡可辨者八字，背刻八卦十二辰。圍鐫八蠻修職貢，爾時君臣詡豐亨。淬妃有靈醜其事，現身此示敗與成。現身此示敗與成，不遠殷鑒言堪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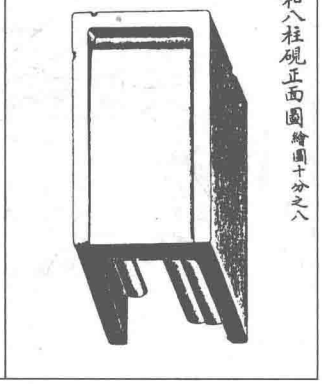
宋宣和八柱硯説

硯高四寸五分，寬二寸六分許，厚如之，端溪老坑石。面正平，硯首墨池寬僅二分許，深亦如之。左側鐫御題銘一首，隸書，鈐寶二，曰「比德」，曰「朗潤」，右側鐫「宣和六年秋八月製」八字，行草書。硯背刻柱八，長短相間，鐫刻渾樸，確係宋製。匣蓋鐫御題銘及鈐寶並與硯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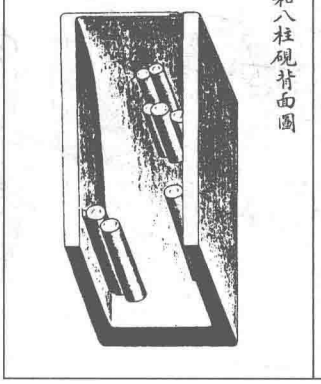
御製宋宣和八柱硯銘

八柱承天，廣運肖乾。六書載道，因文以傳。石出老坑，宣和六年。非銅雀之瓦，異未央之甎。澤於古以餘潤，腴乎内以爲堅。其動也直，其静也專。顧將資乎綸几，渠堪斐乎翰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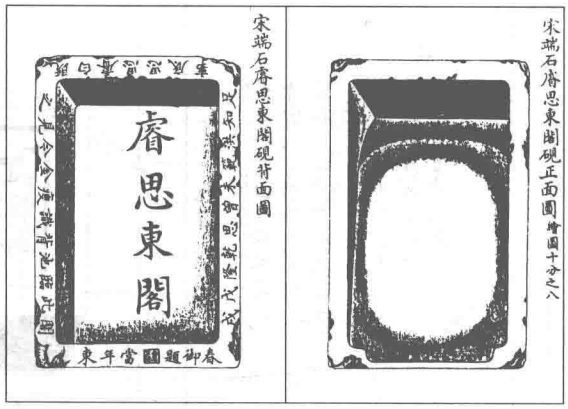
宋宣和八柱硯正面圖 繪圖十分之八



宋宣和八柱硯背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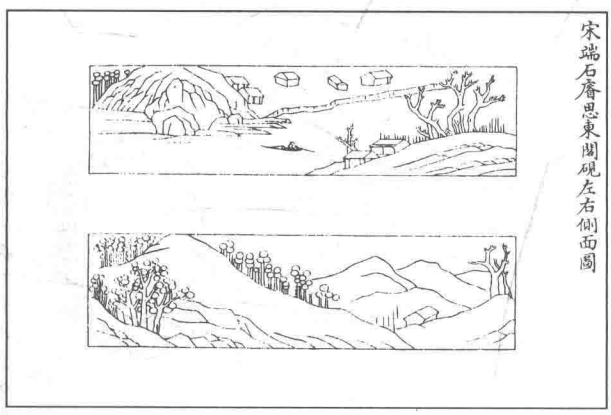
宋宣和八柱硯側面圖


宋端石睿思東閣硯正面圖 增圖十分之八

宋端石睿思東閣硯背面圖

宋端石睿思東閣硯上方側面圖

宋端石睿思東閣硯下方側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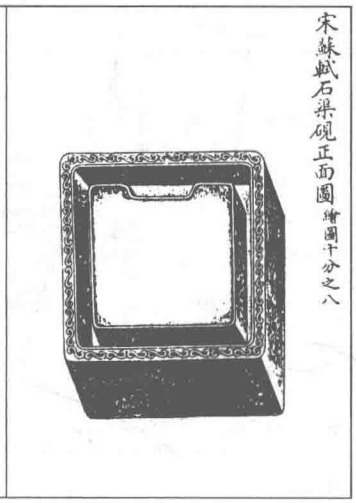

宋端石睿思東閣硯左右側面圖

宋端石睿思東閣硯説

硯高六寸七分，寬四寸四分，厚一寸九分，端溪水巖石也。面寬平直，下爲墨池，深八分，邊寬四分許，四角俱微有刓缺處。側面周刻通景山水，行筆簡古，境趣蕭踈，下署「馬遠」二字款，行書。硯背覆手深四分許，中鐫「睿思東閣」四字，行書，硯跗周鐫御題詩一首，隸書，鈐寶一，曰「會心不遠」。考元王士點《禁扁》引《汴京宫圖》載有睿思殿名。又元陶宗儀《書史會要》稱宋徽宗書筆勢勁逸，自號瘦金書。馬遠工畫山水人物，光寧朝待詔畫院。是硯署「睿思東閣」四字，極瘦勁，其爲北宋製作，徽宗御書無疑。想流傳至南渡後，遠復補爲之圖耳。至其石肌細膩，墨鏽古厚，尤不易得。匣蓋鐫御題詩與硯同，隸書鈐寶一，曰「乾隆御玩」。

御製題宋端石睿思東閣硯

當年東閣此臨池，背識瘦金今見之。既曰睿思思底事，足知洪範未曾思。



宋蘇軾石渠硯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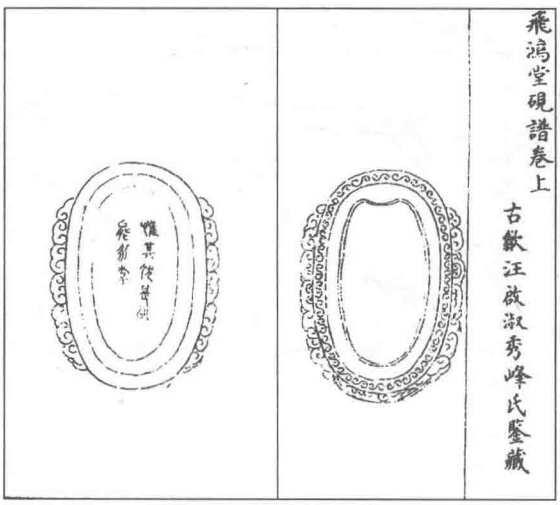
硯高三寸六分，寬三寸五分，厚一寸七分，宋端石爲之。中受墨處環以墨池，邊周刻流雲，左右側面鐫宋蘇軾銘四十八字，後署「元豐壬戌之春東坡題」九字款，俱行書。覆手凹下爲兩層，與硯面式相應。中鐫御題銘一首，楷書，鈐寶一，曰「朗潤」。匣蓋並鐫是銘，行書，鈐寶一，曰「幾暇怡情」。匣底鐫寶一，曰「乾隆御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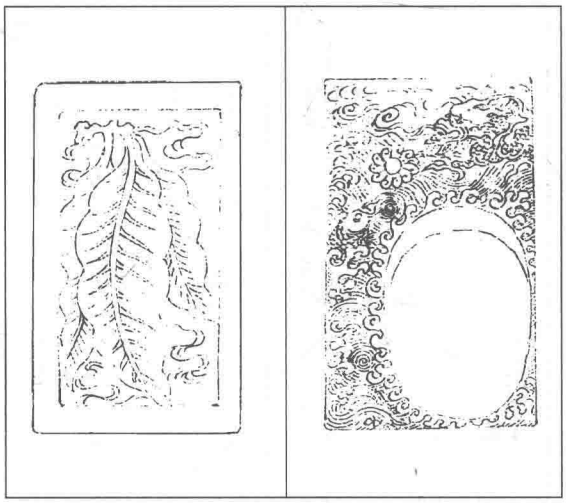
御製宋蘇軾石渠硯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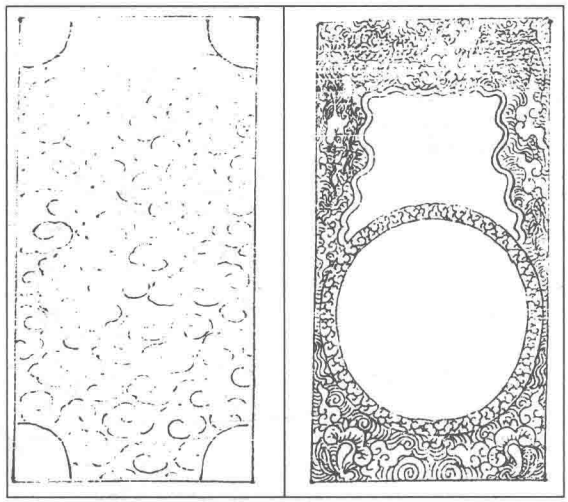
永貞用六方象坤，環以璧水無竭源，躁静戾聽性質温。真硯不壞聞云云，呼之欲出其人存。

宋蘇軾銘：彤池紫淵，出日所浴，蒸爲赤霓，以貫暘谷。是生斯珍，非石非玉，因材制用，璧水環復。耕予中洲，藝我元粟，投粒則獲，不炊而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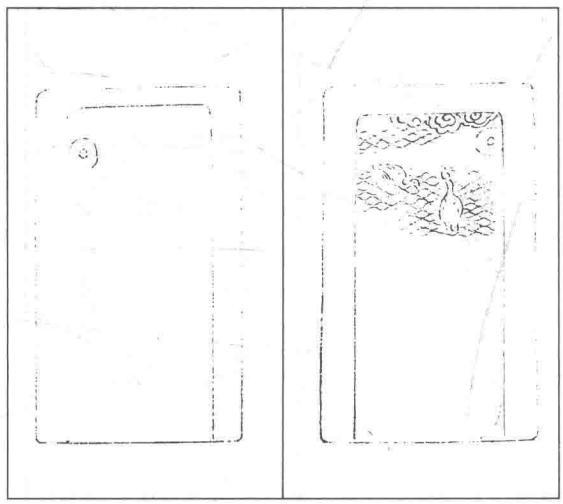
汪啓淑《飛鴻堂硯譜》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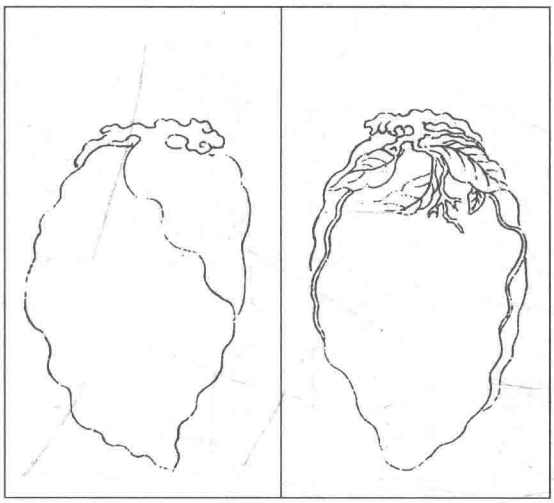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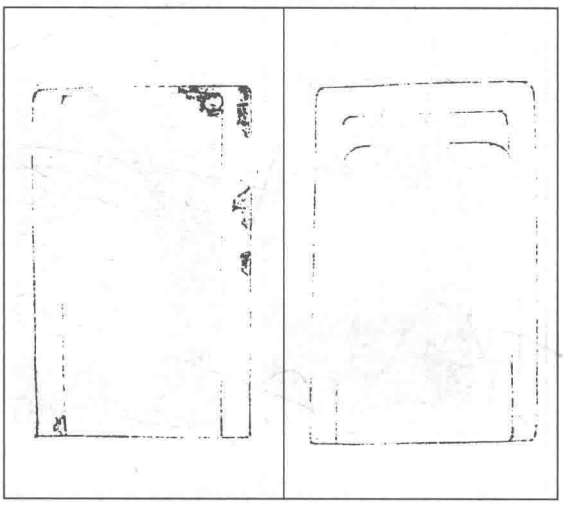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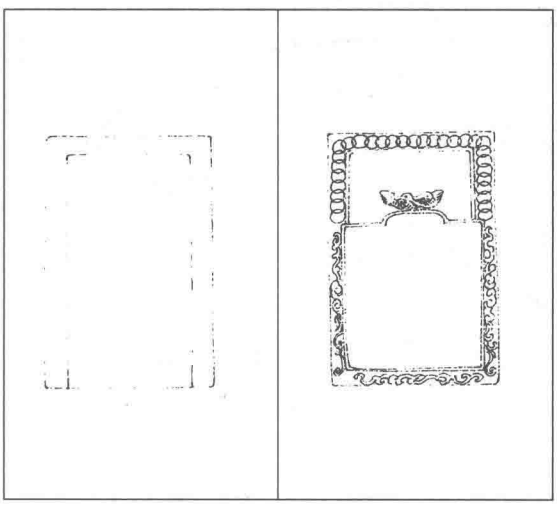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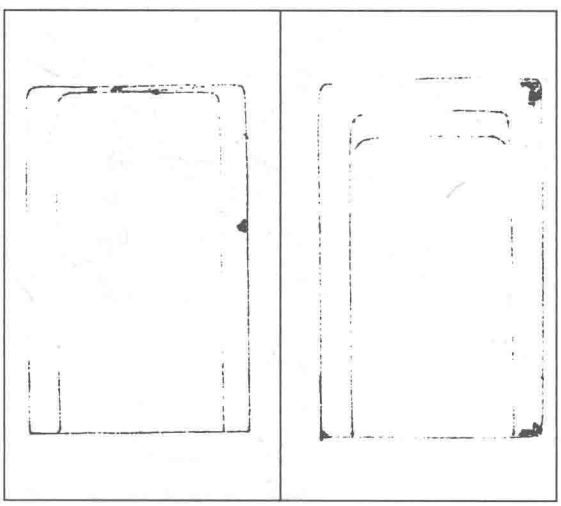
恒東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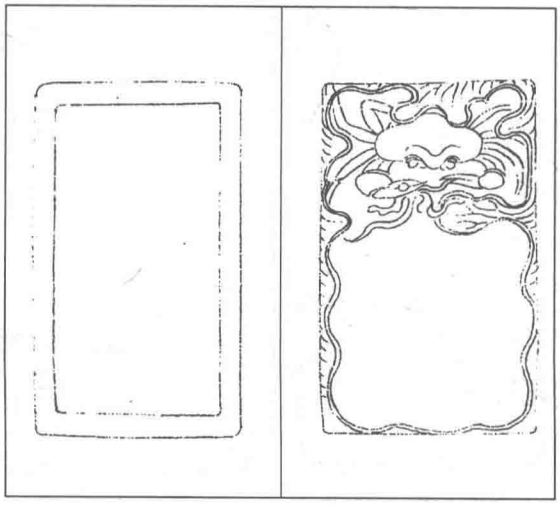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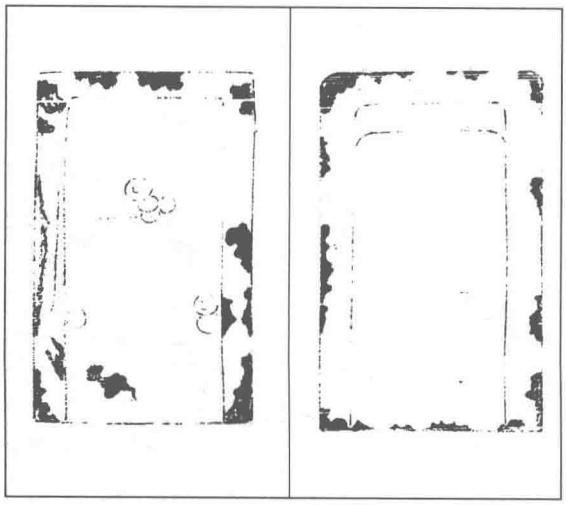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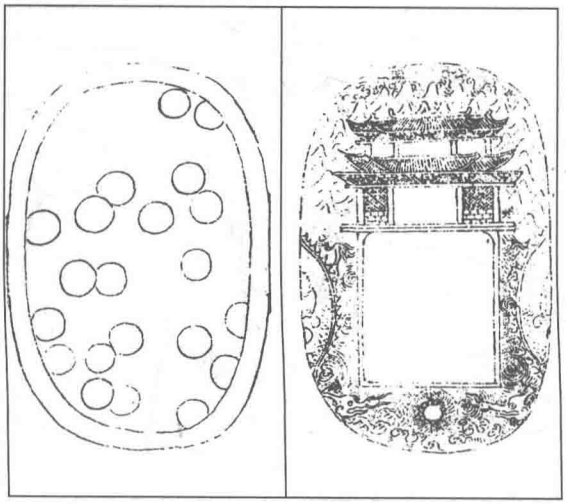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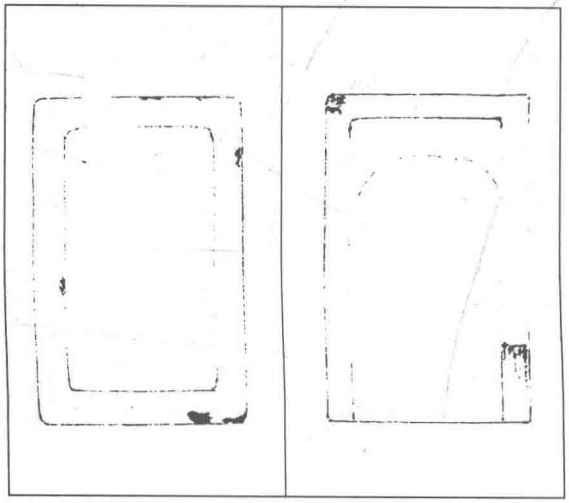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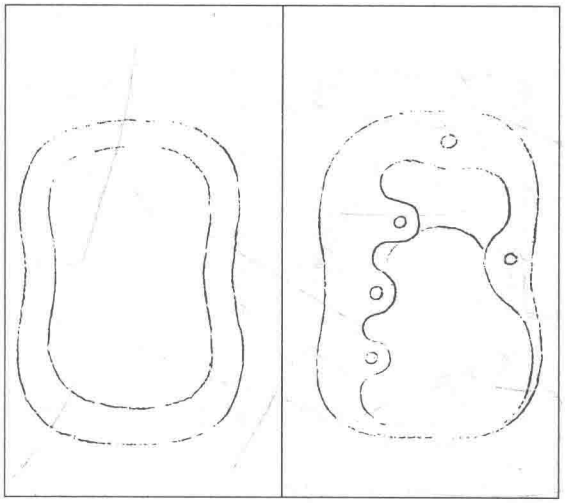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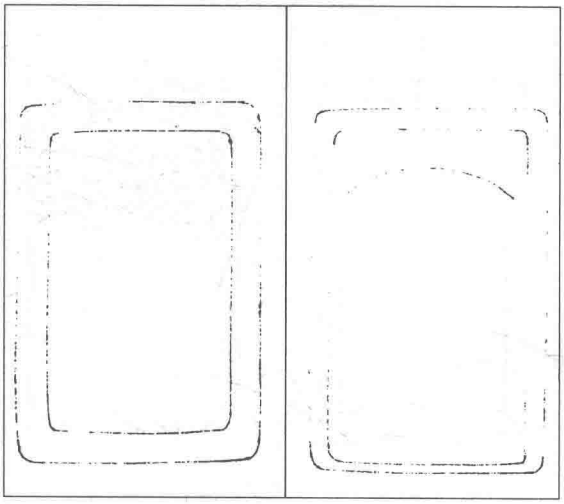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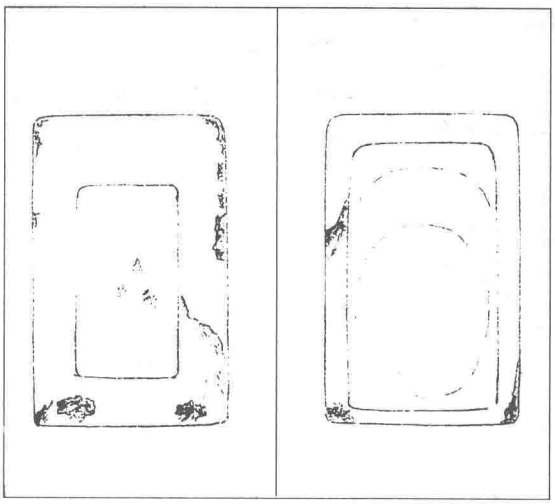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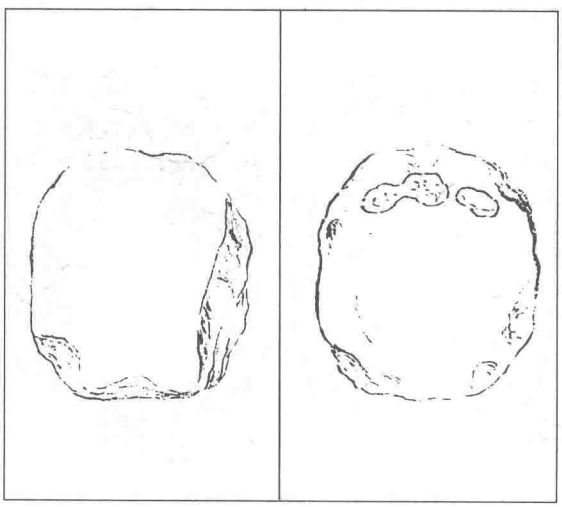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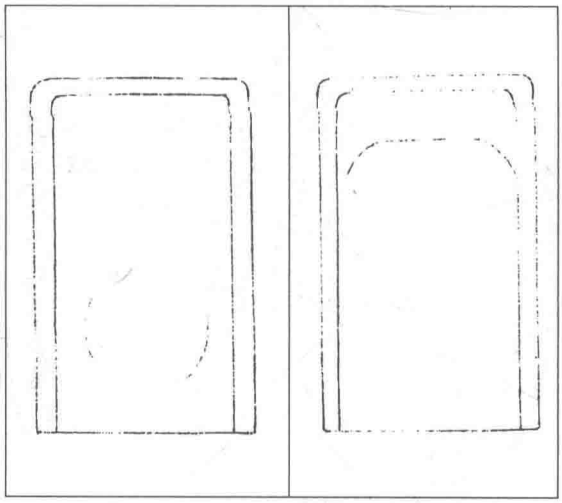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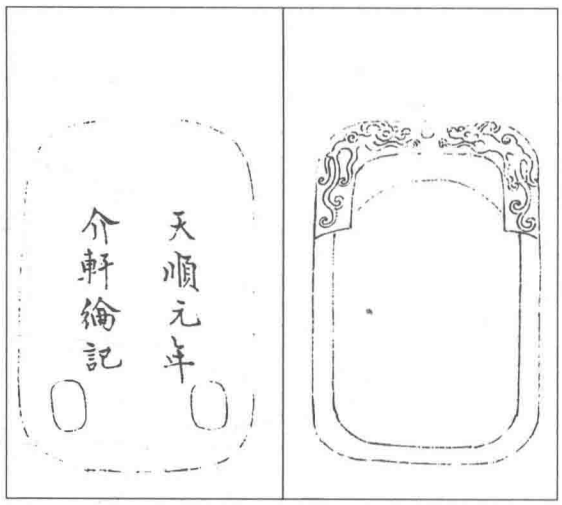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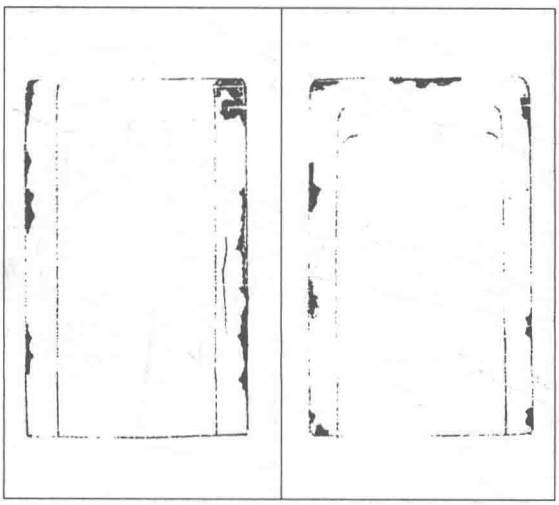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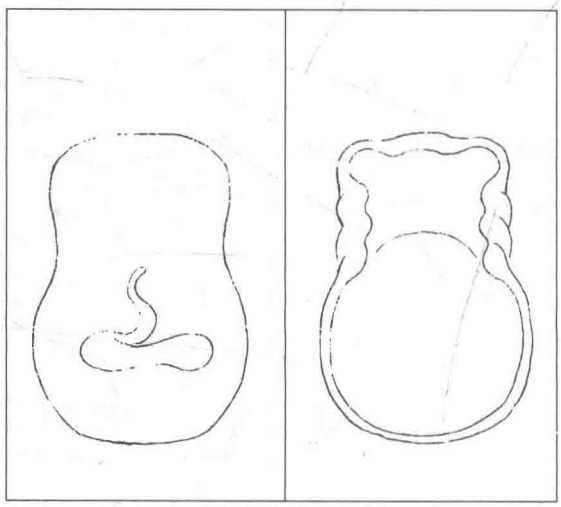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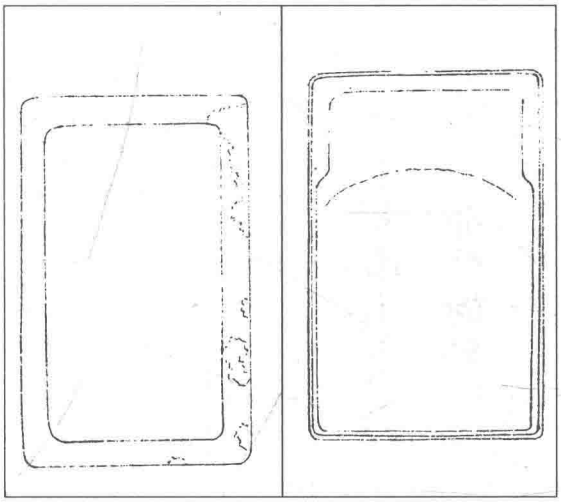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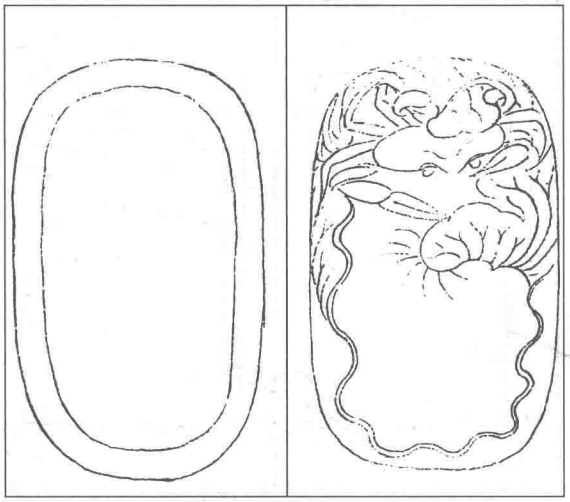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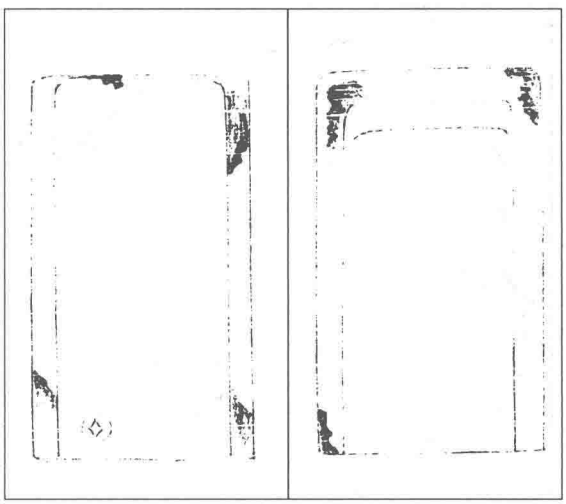

天順元年
介軒倫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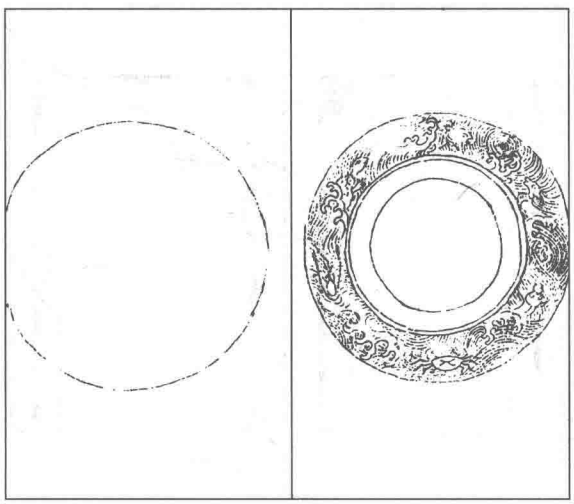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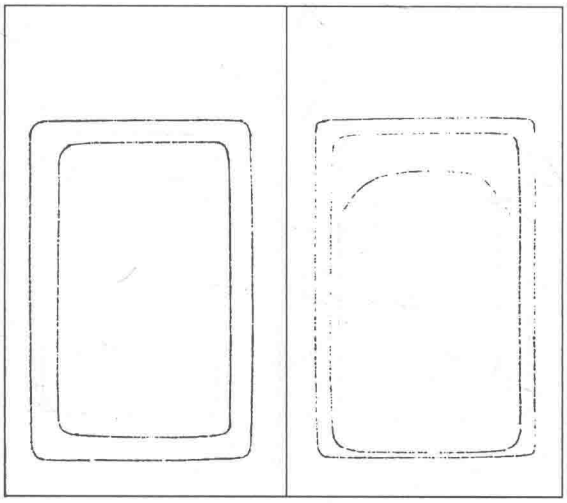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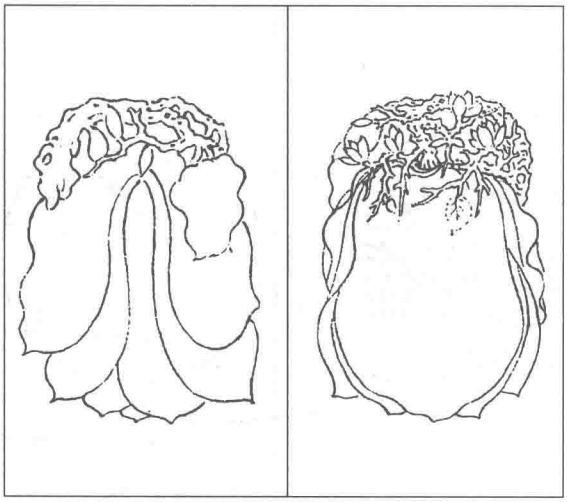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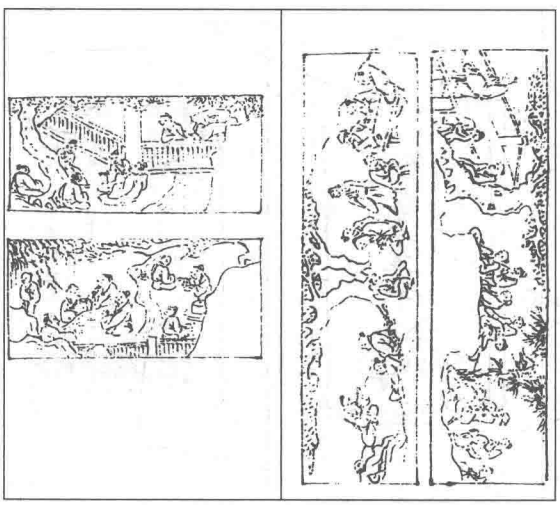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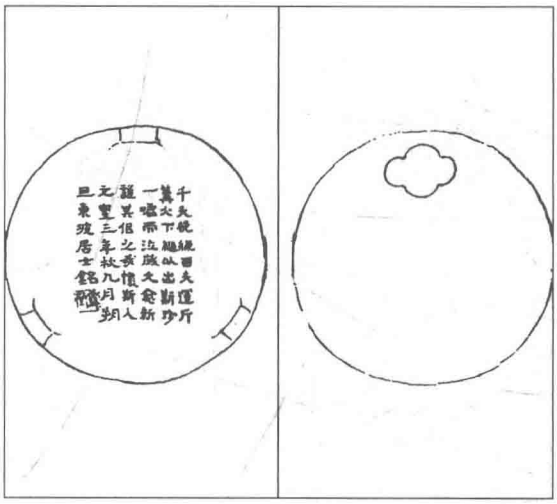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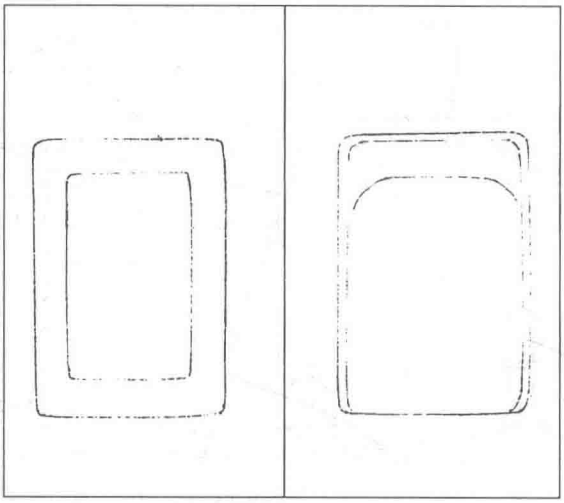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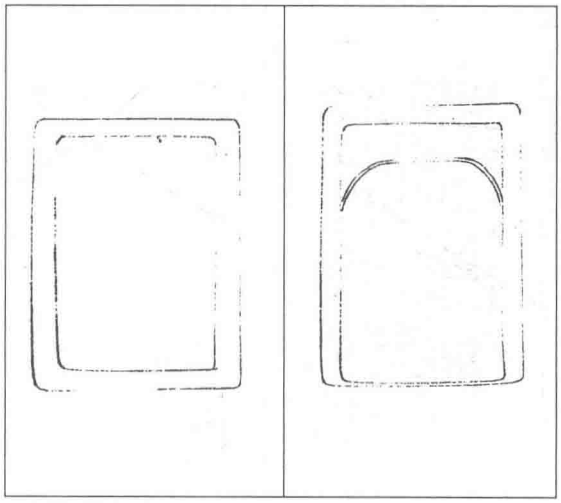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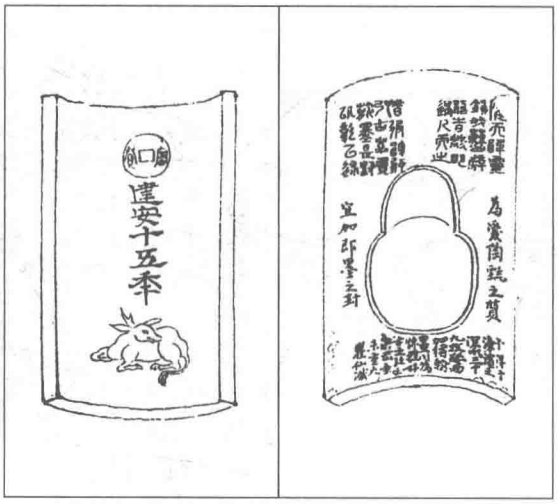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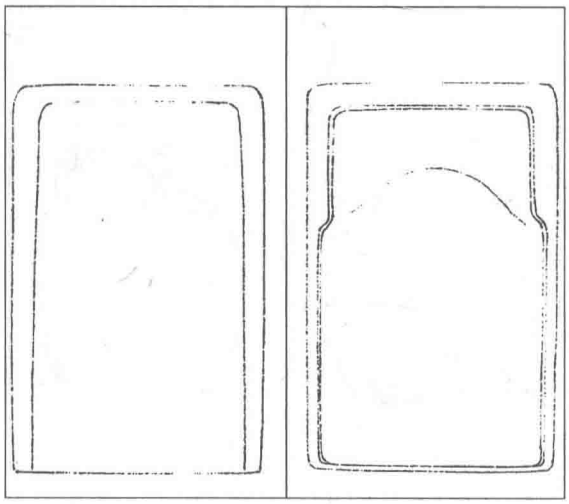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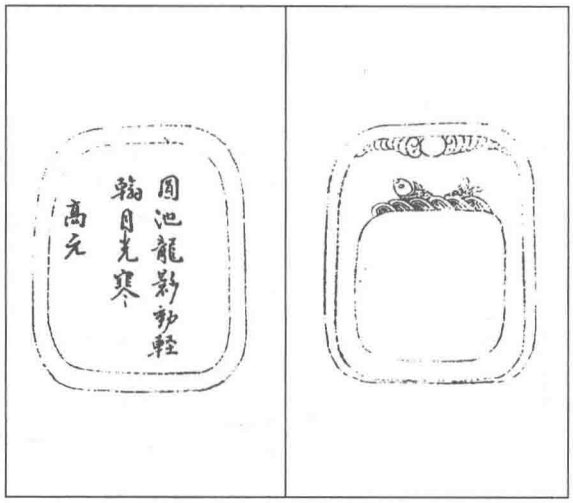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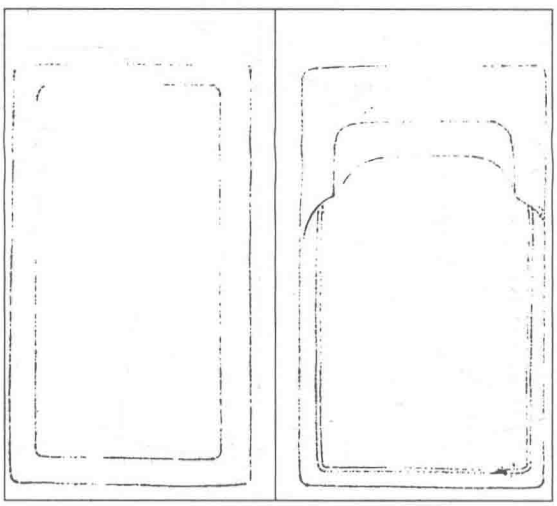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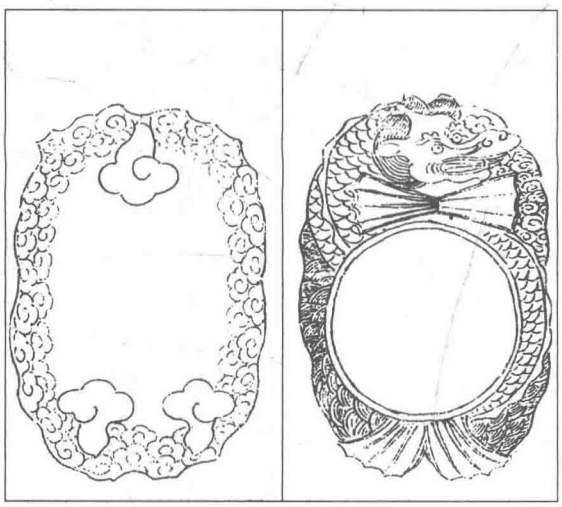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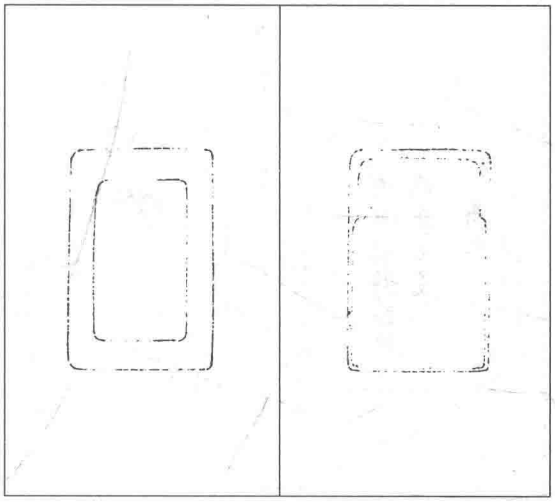

崖安十五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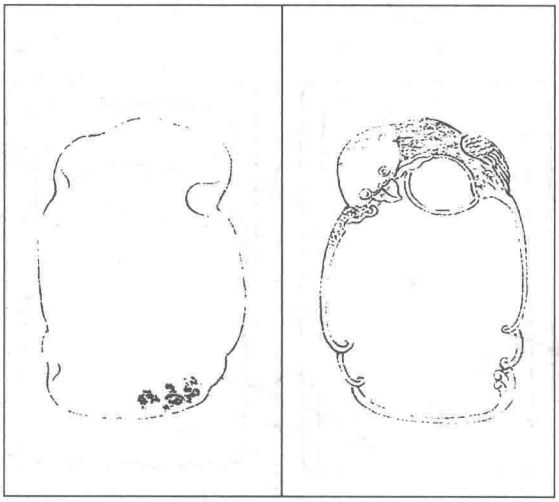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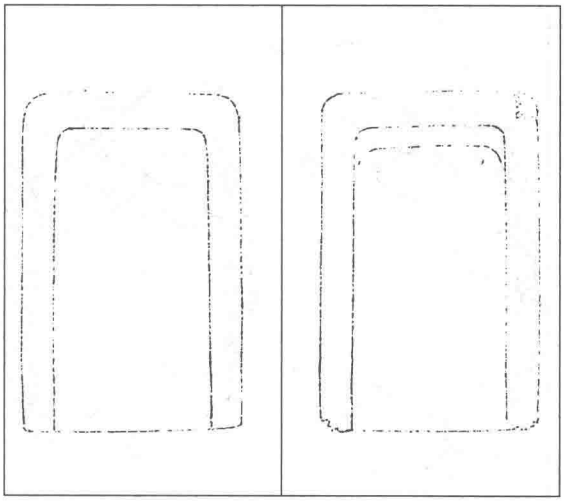

周池龍影動輕
輪日光寒
高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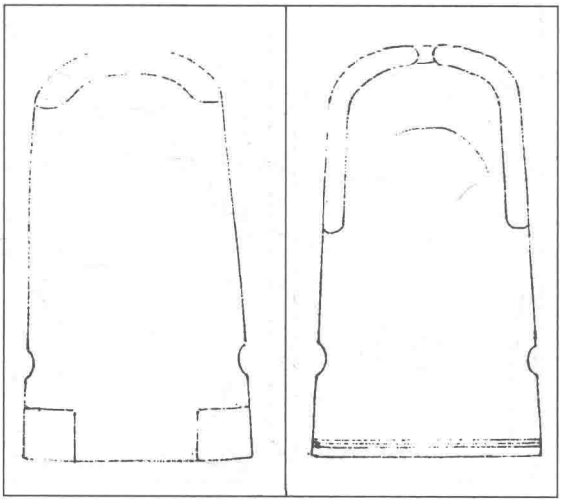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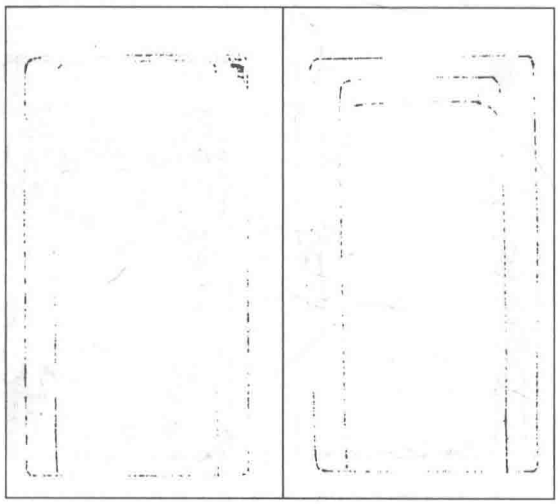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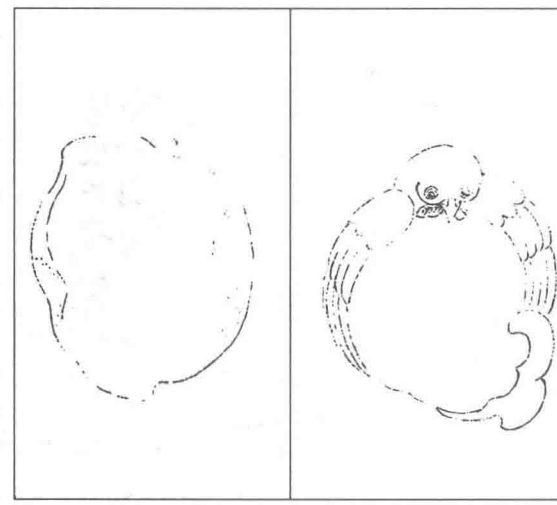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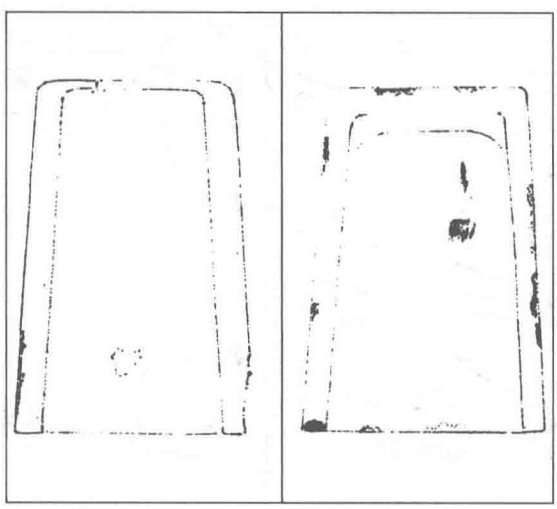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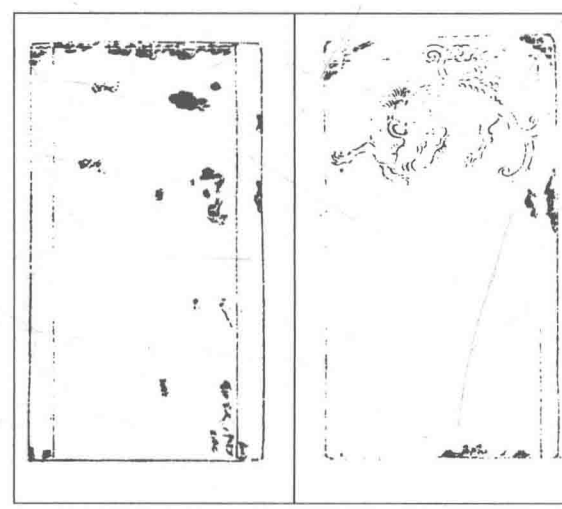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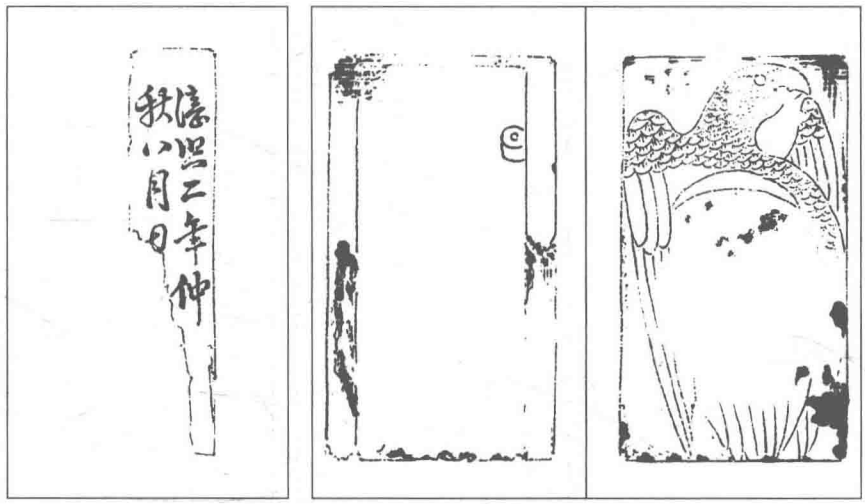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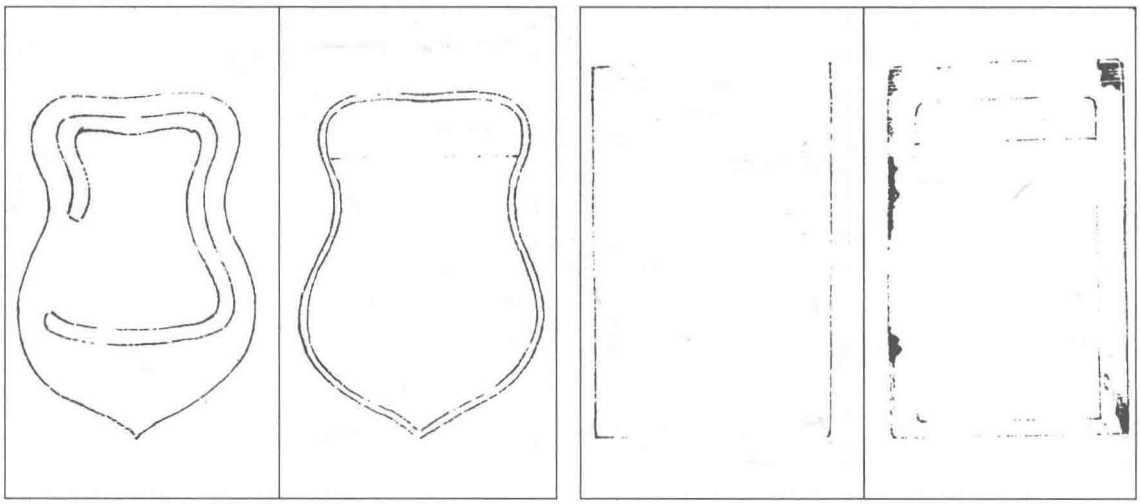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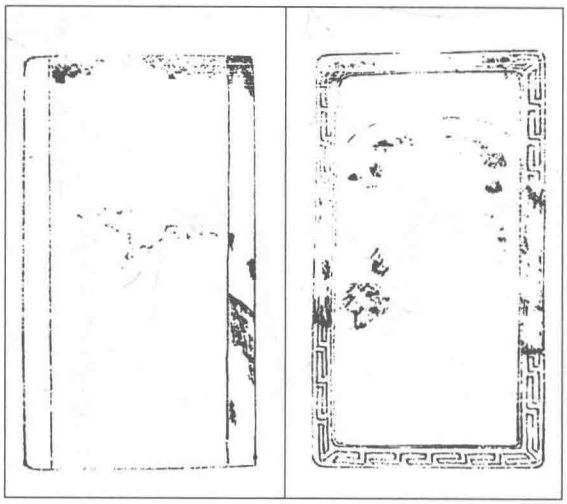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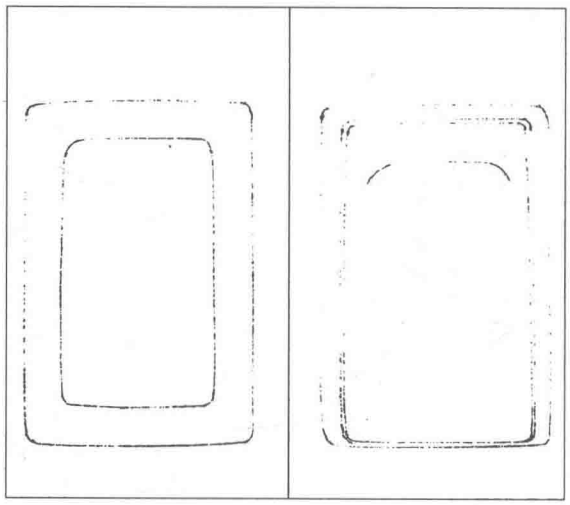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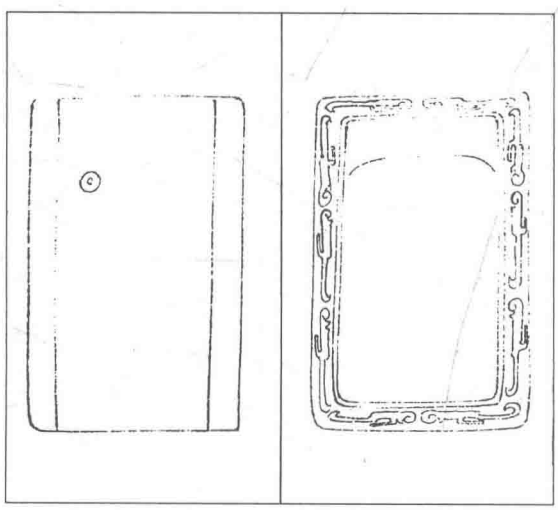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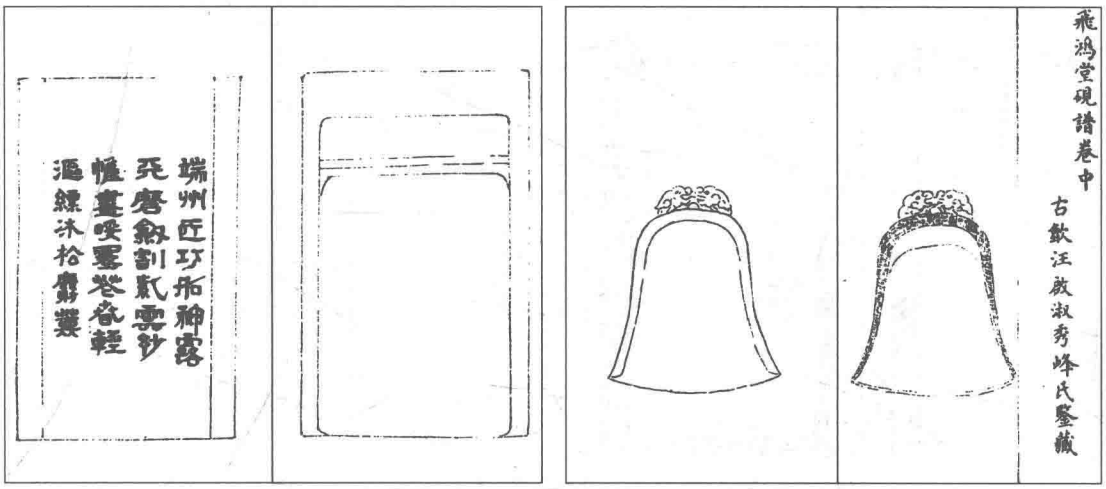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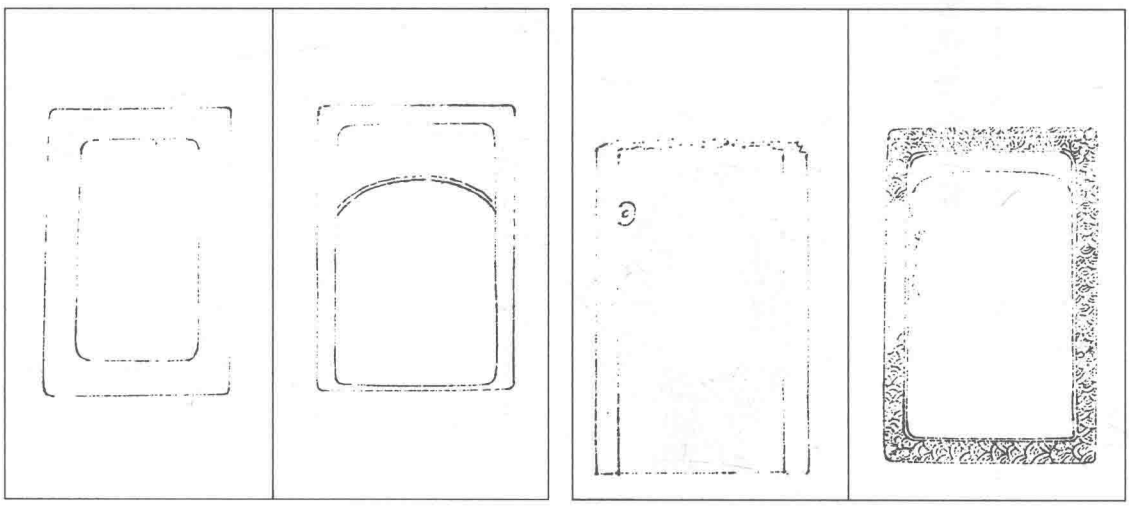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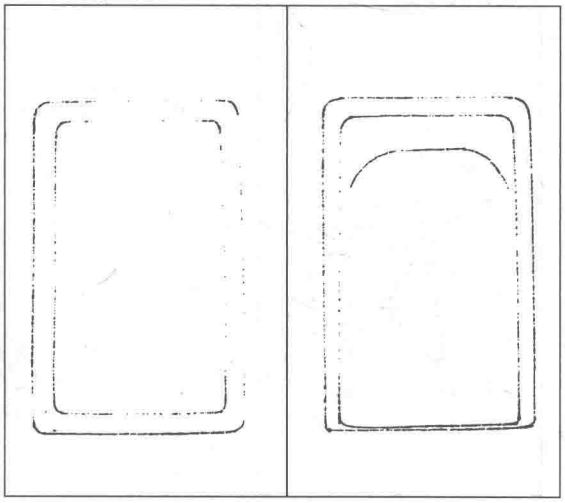
飛鴻堂硯譜卷上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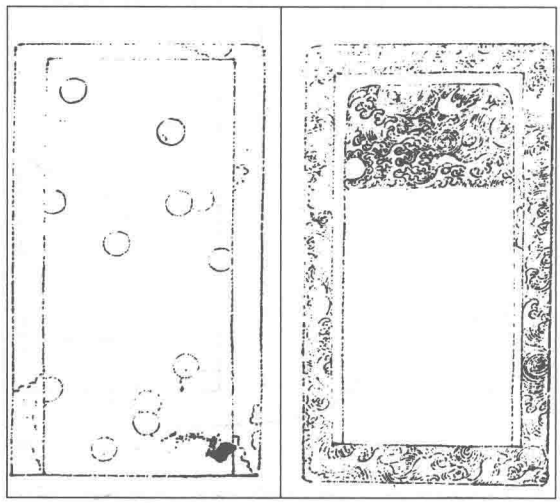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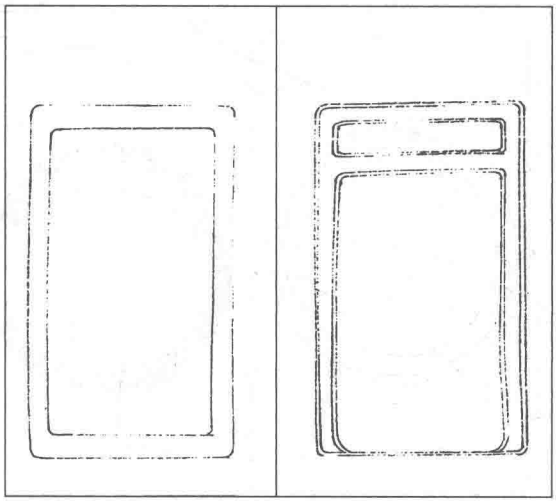
汪啓淑《飛鴻堂硯譜》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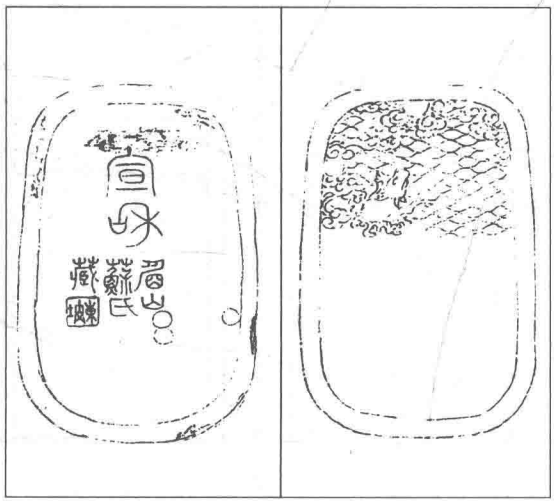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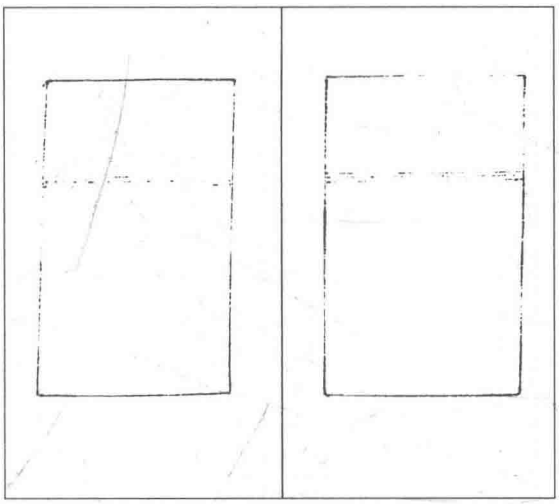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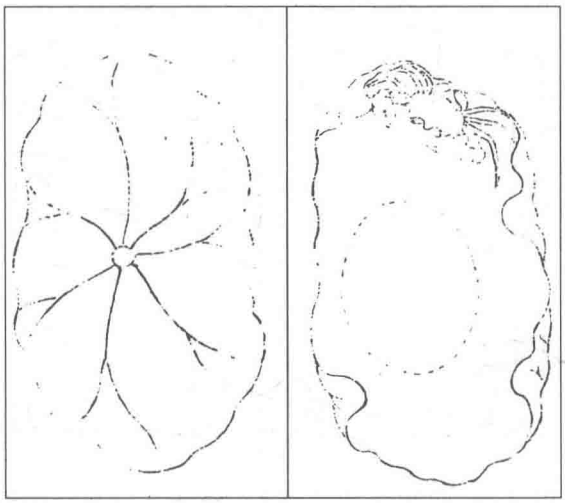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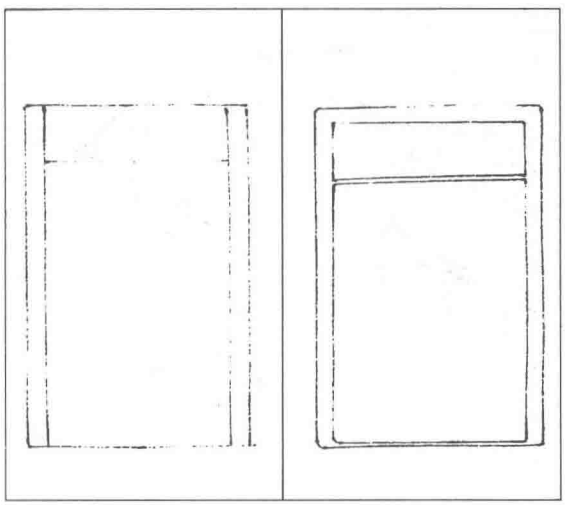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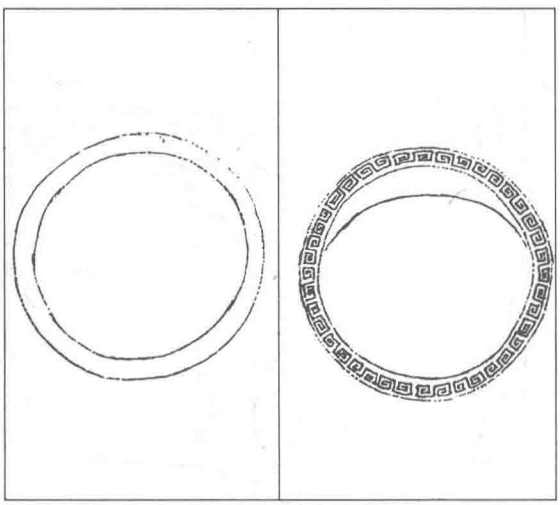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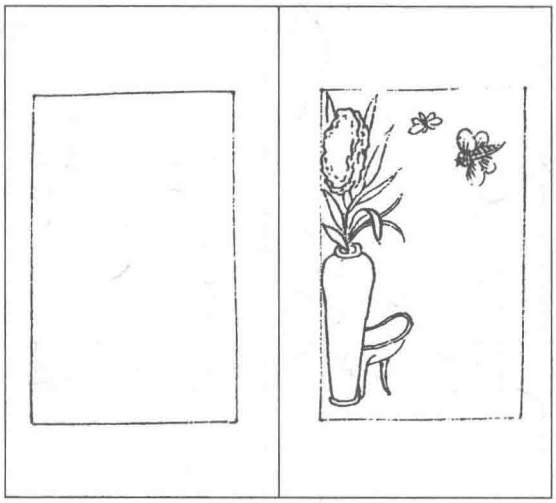

宣城
蘇氏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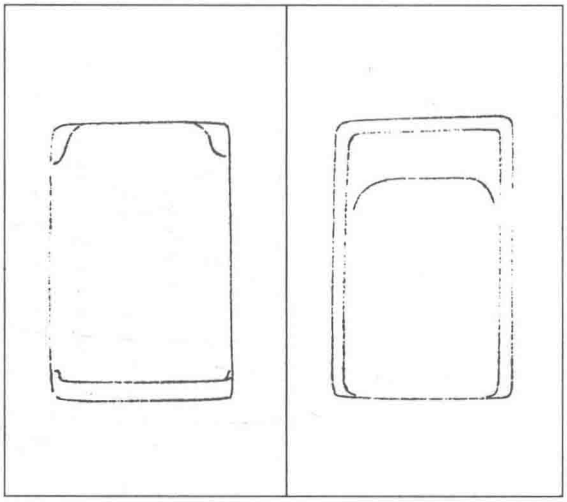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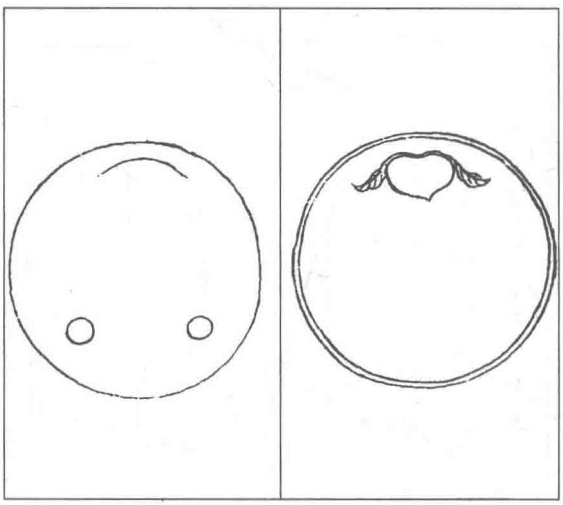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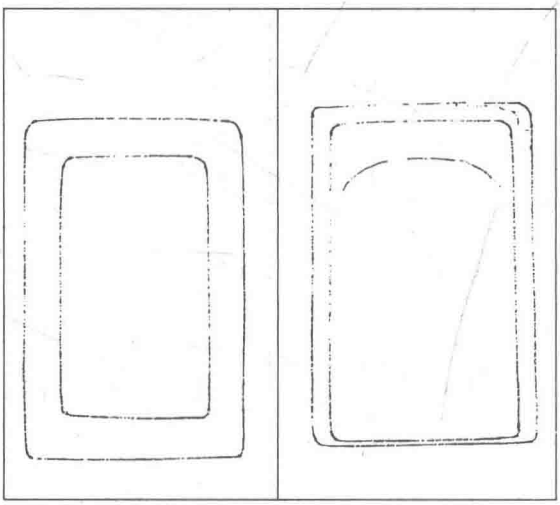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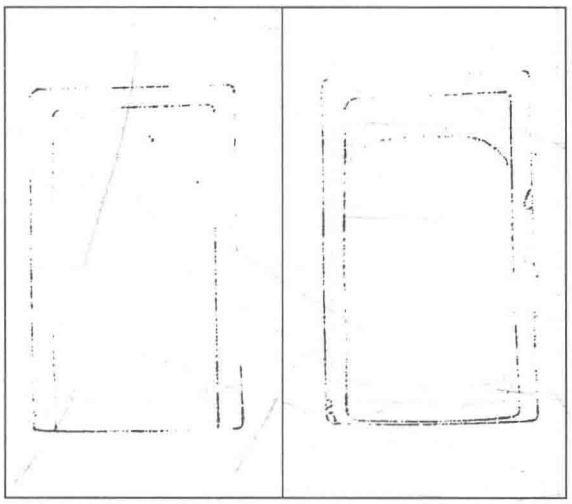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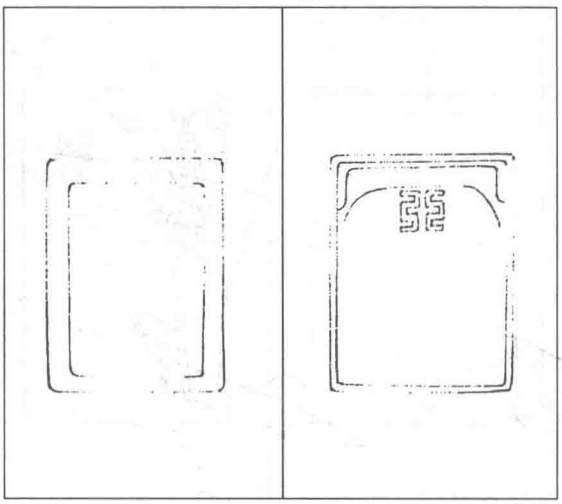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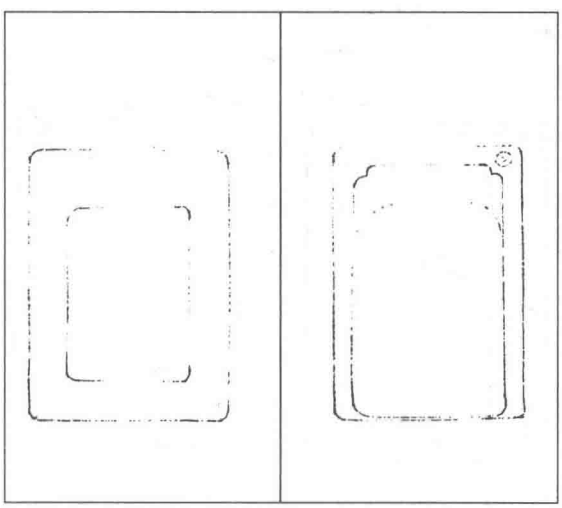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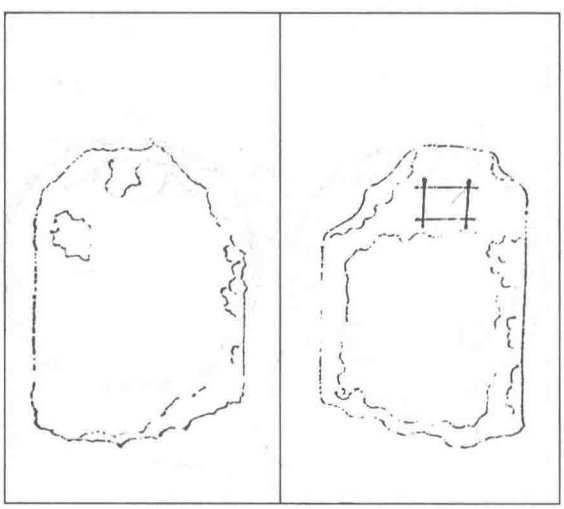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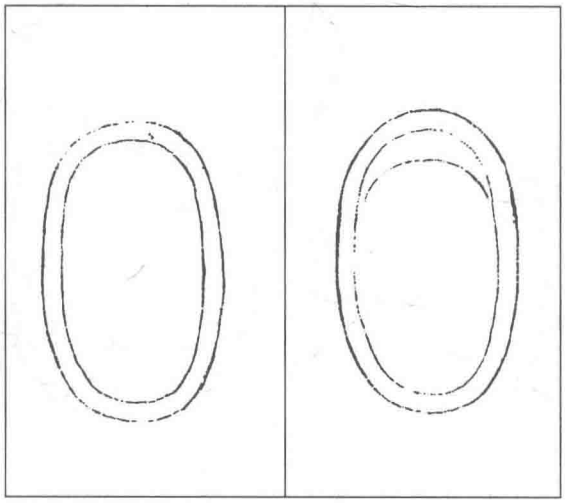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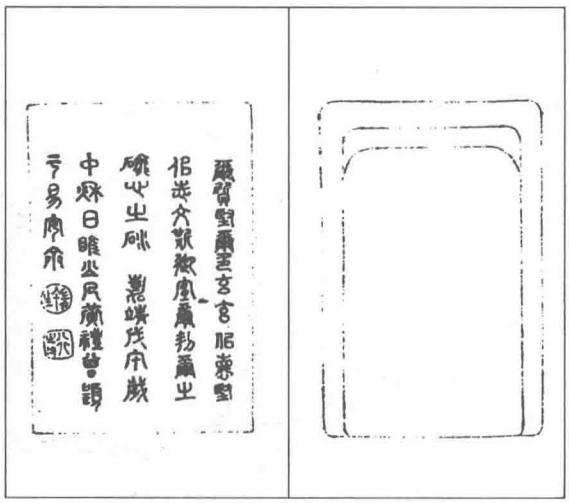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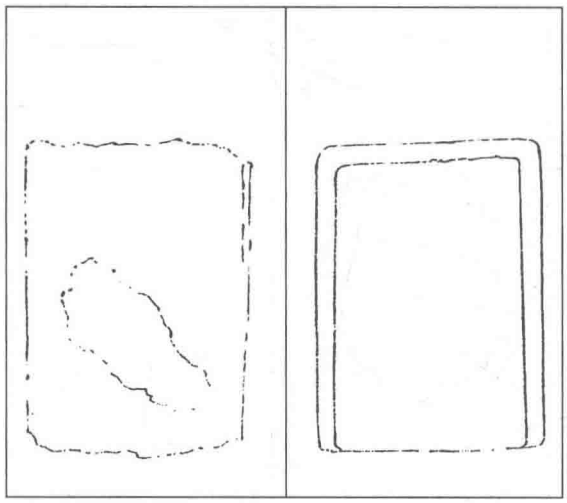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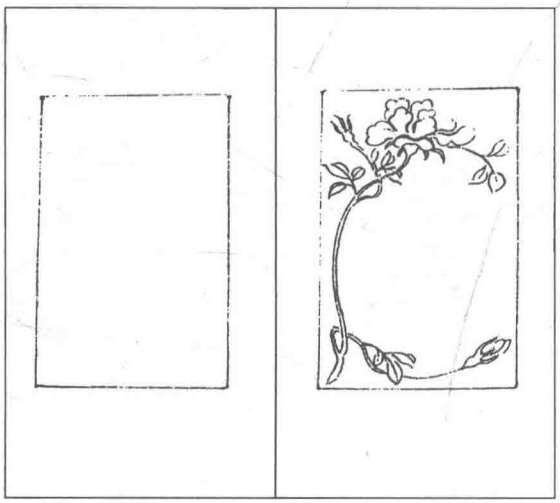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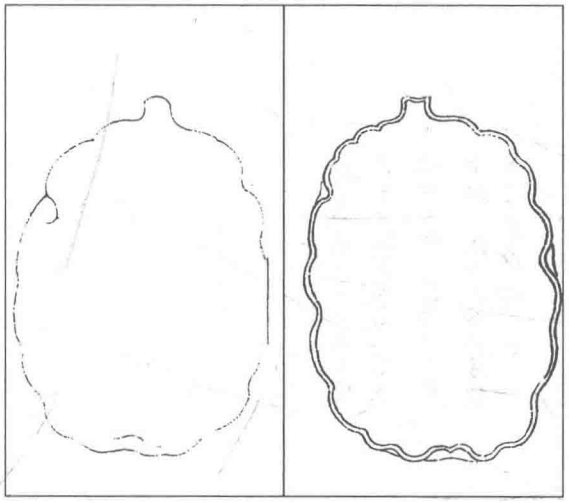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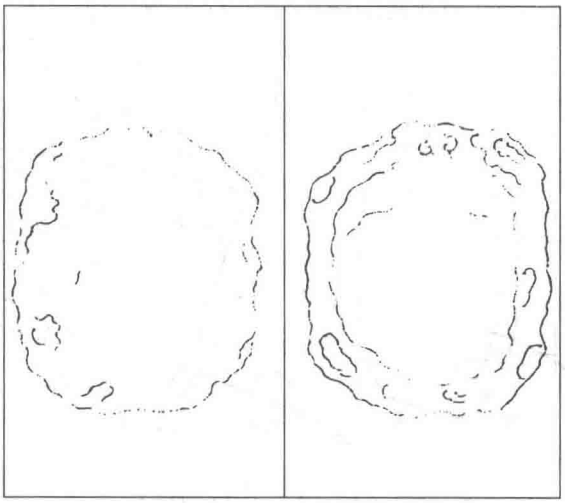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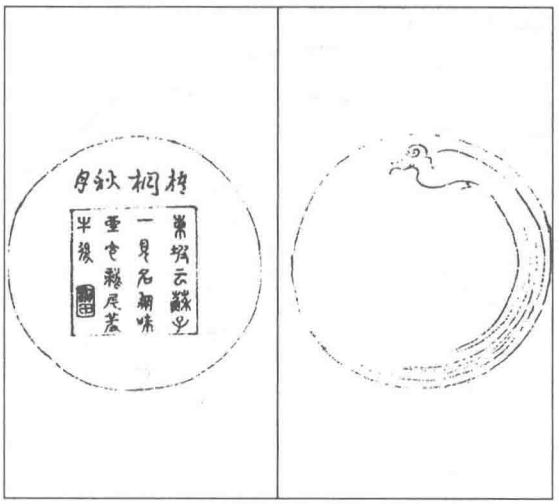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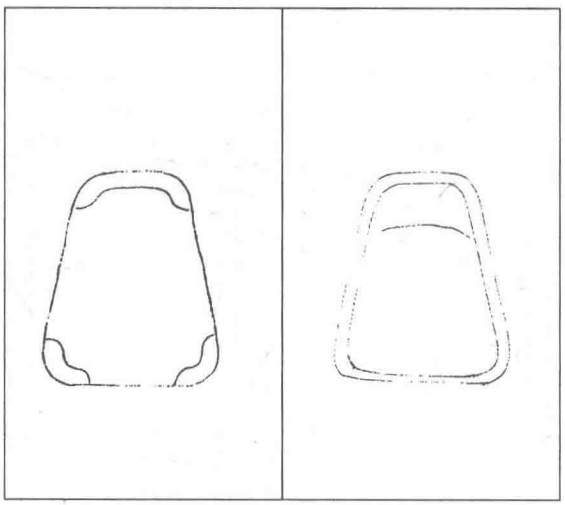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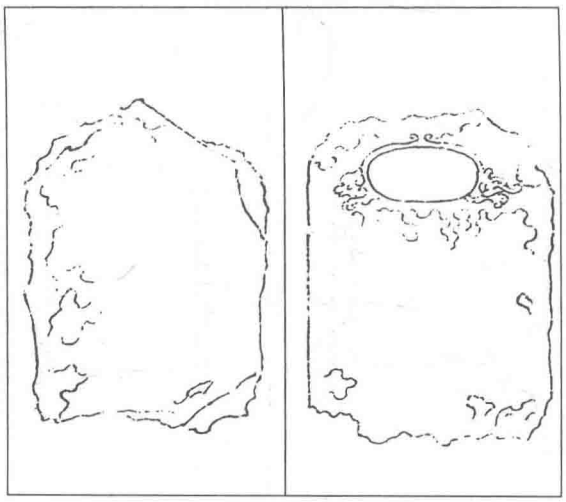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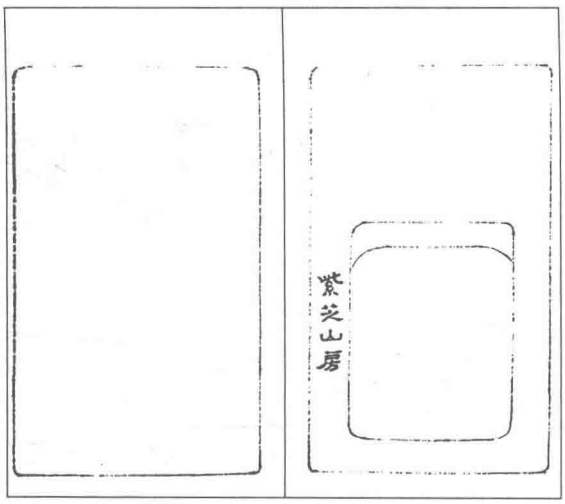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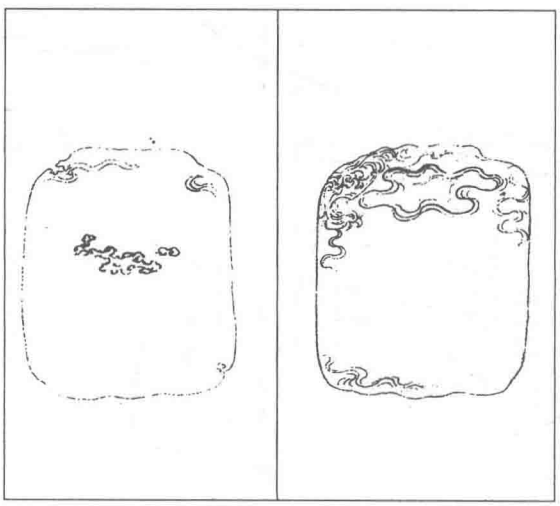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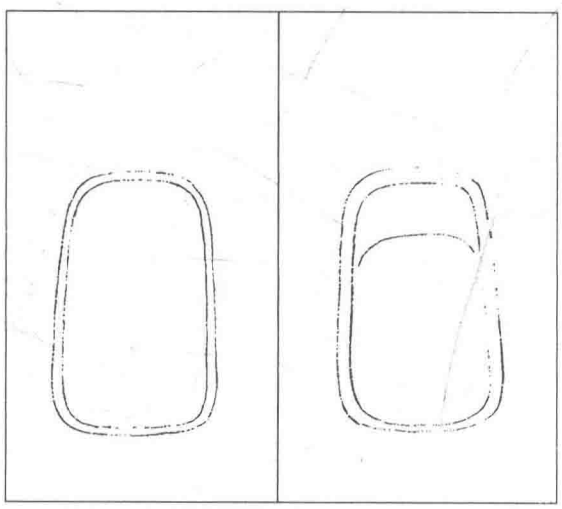

杭州秋月
萬壑雲濤少
一見名湖味
重來趣尤深
半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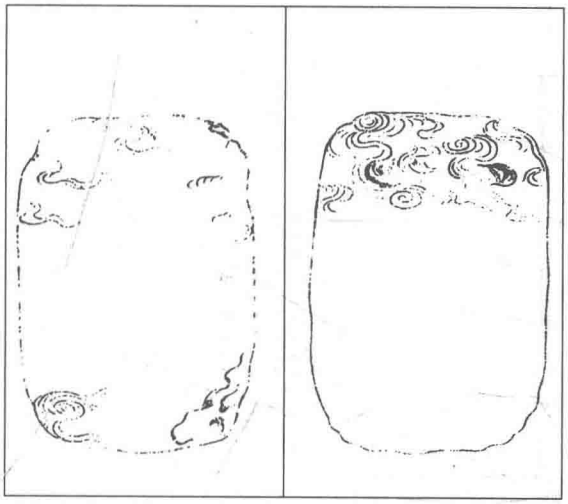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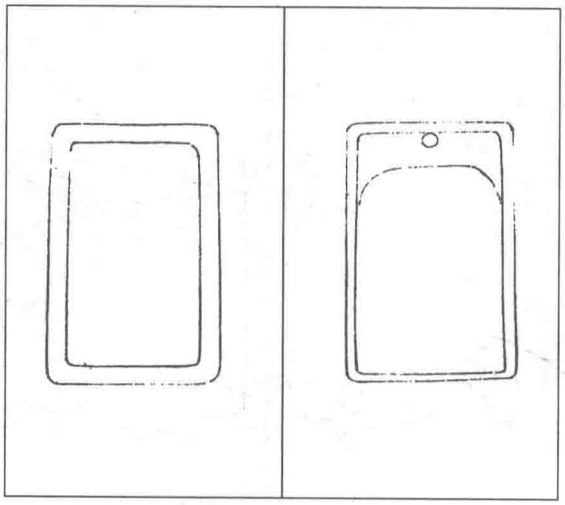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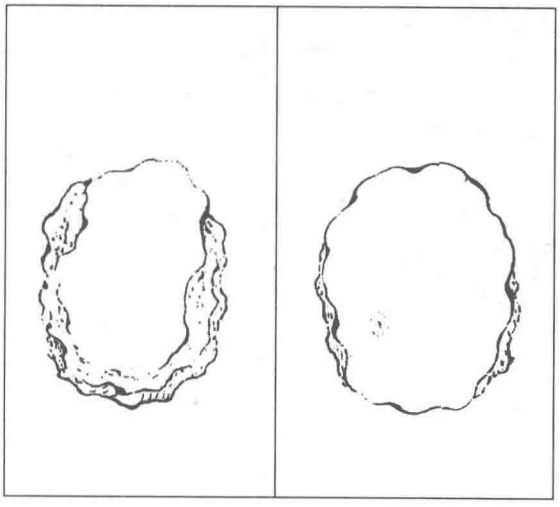

紫芝山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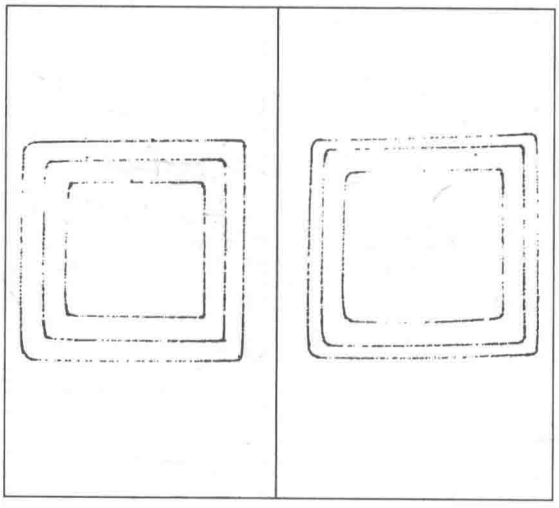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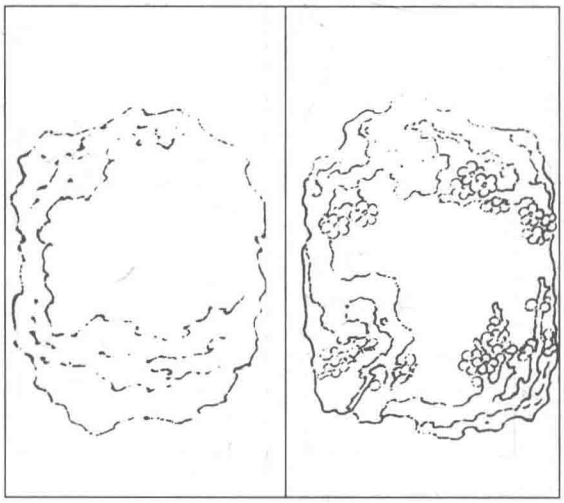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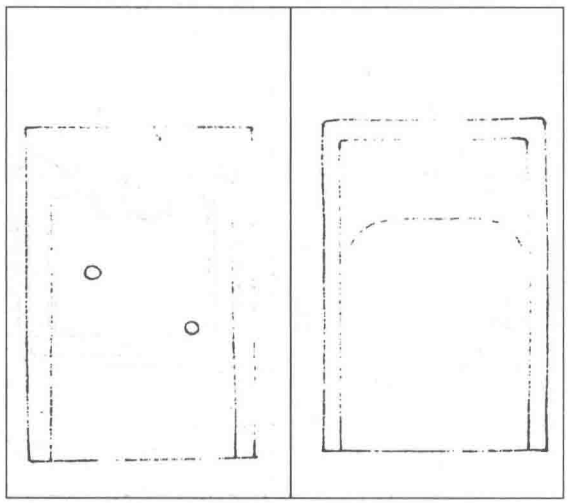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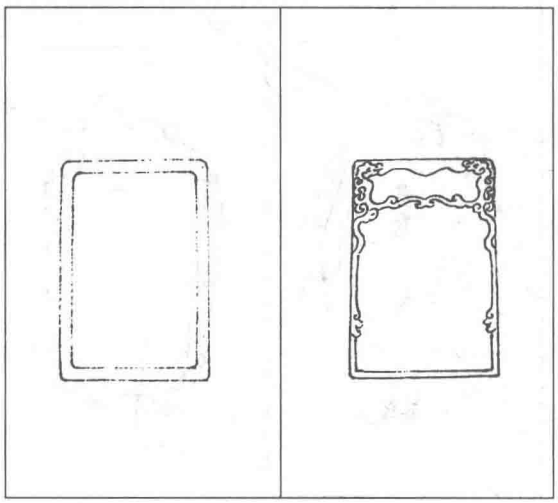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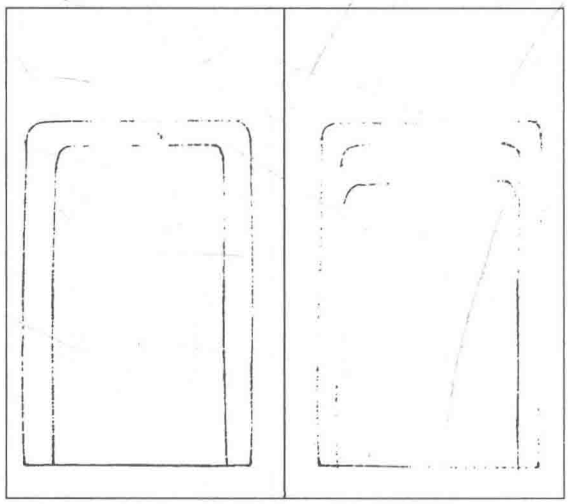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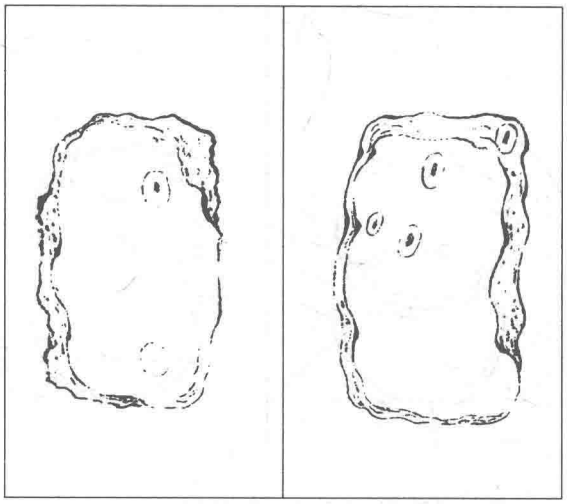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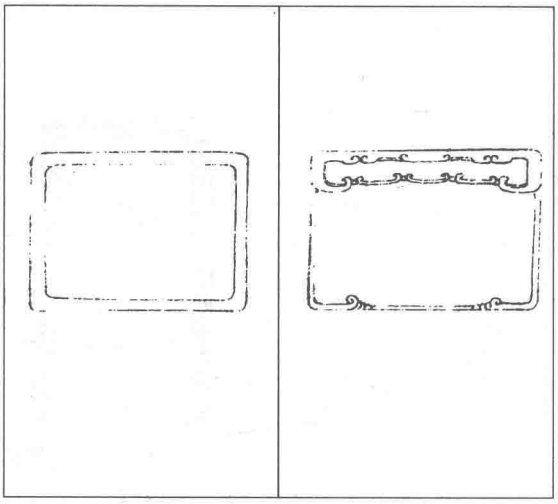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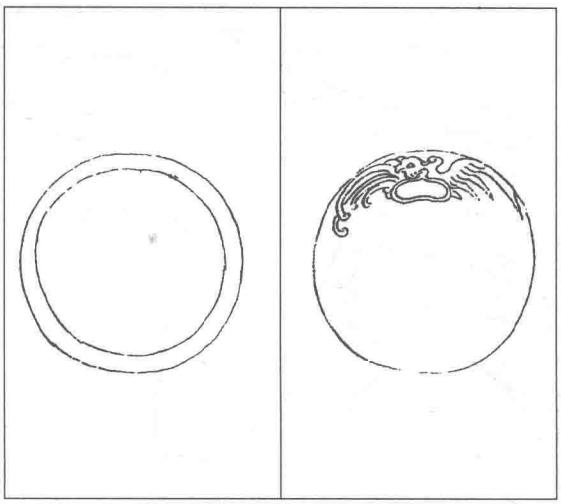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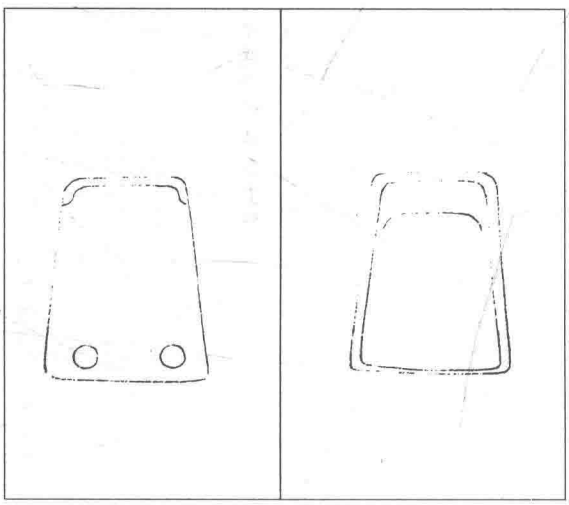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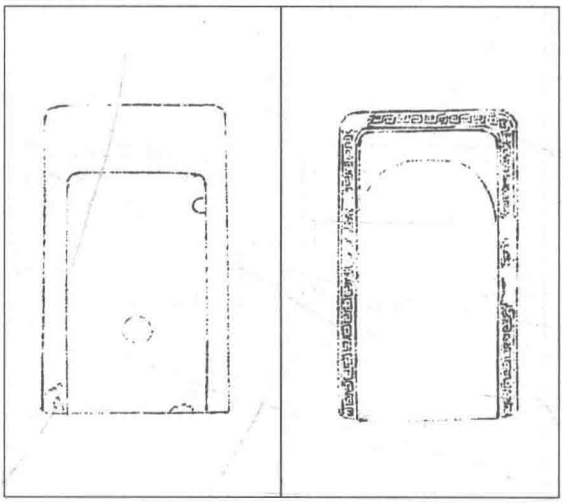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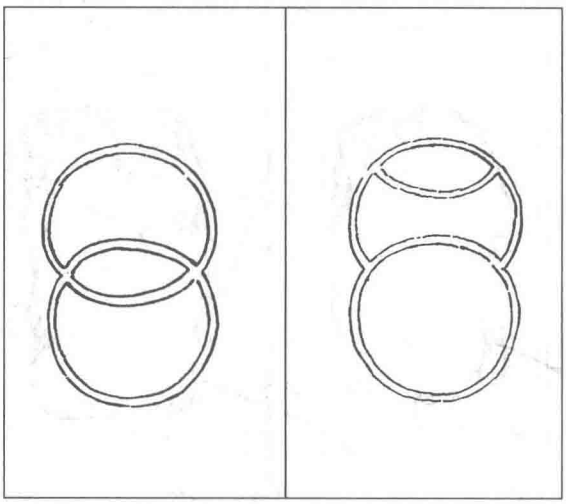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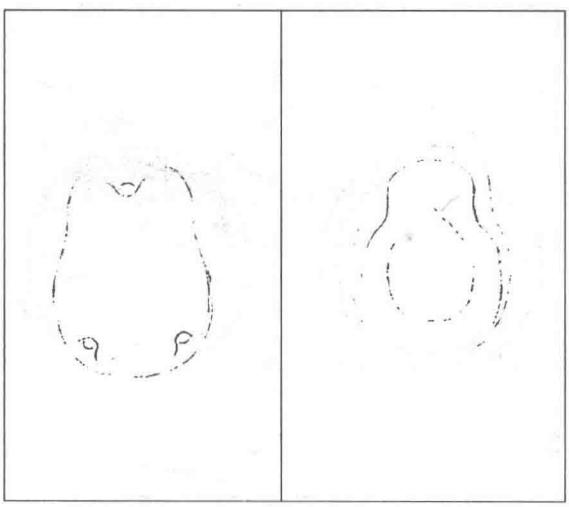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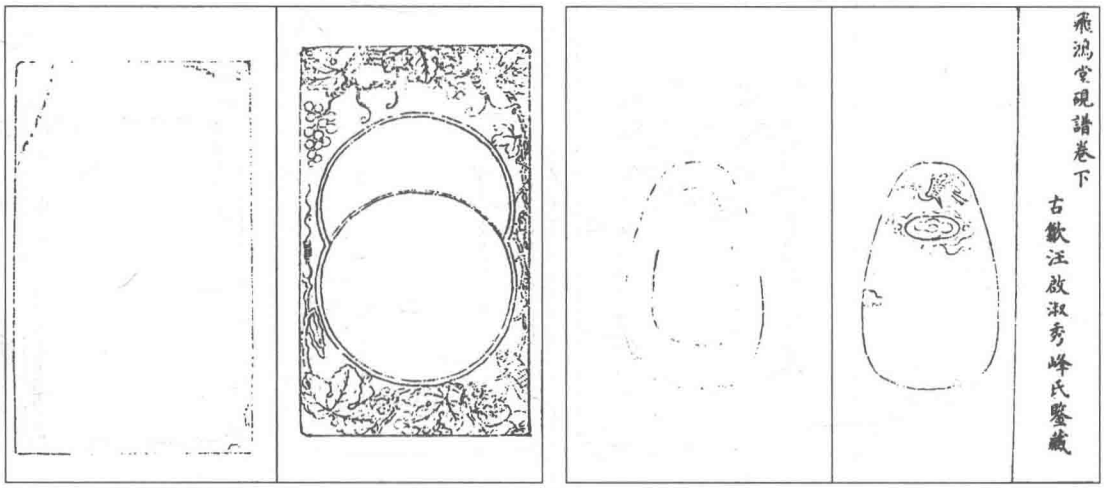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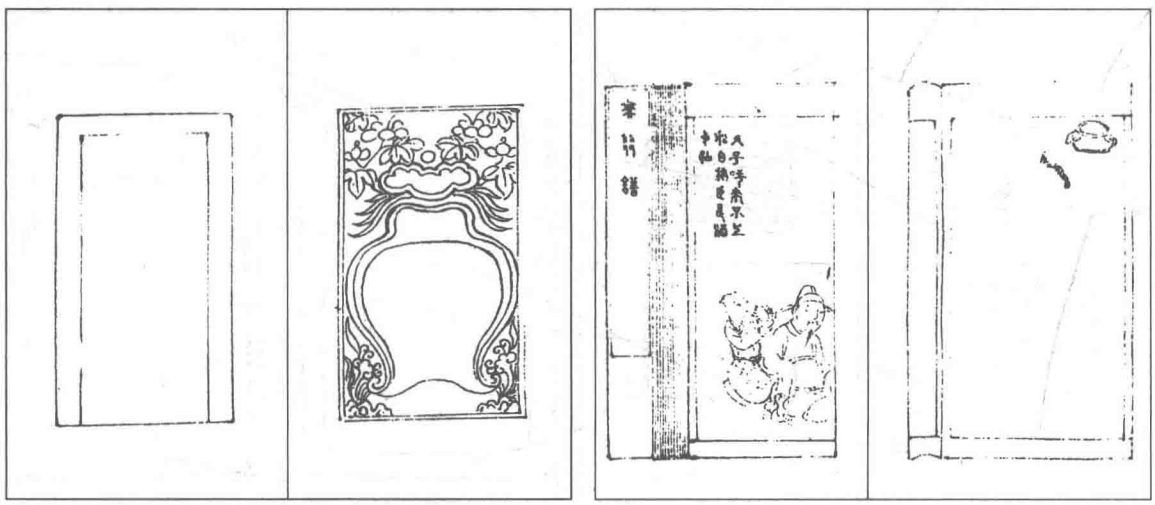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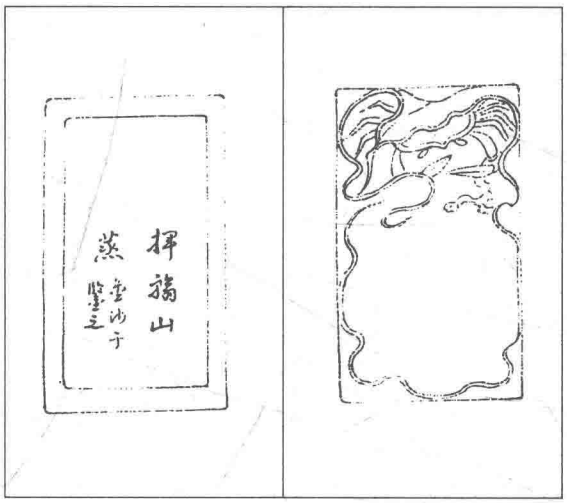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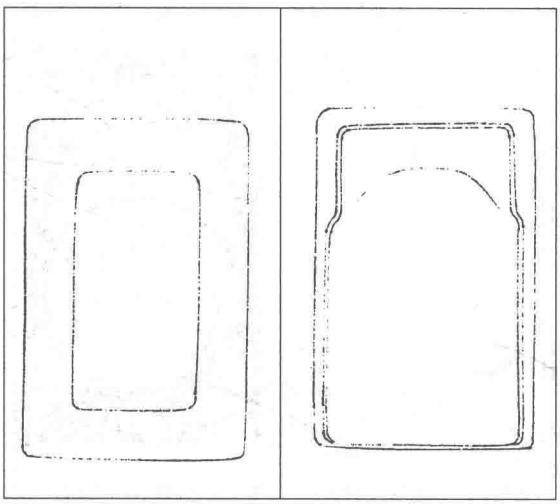
飛鴻堂硯譜卷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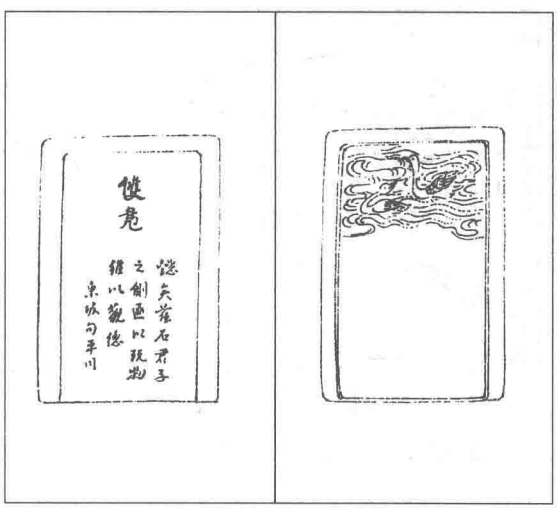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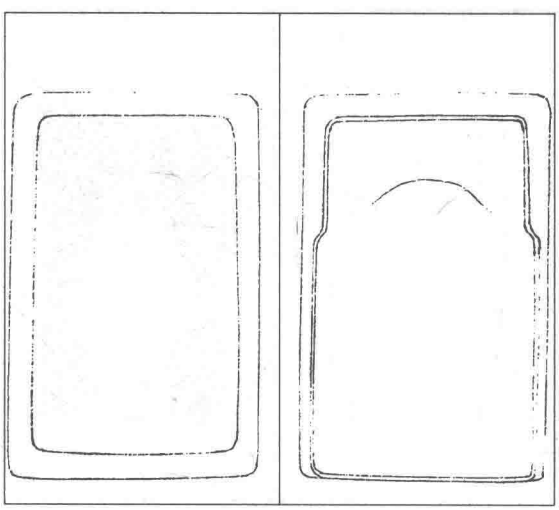

飛鴻堂硯譜卷下
古歙汪啟淑秀峰氏鑒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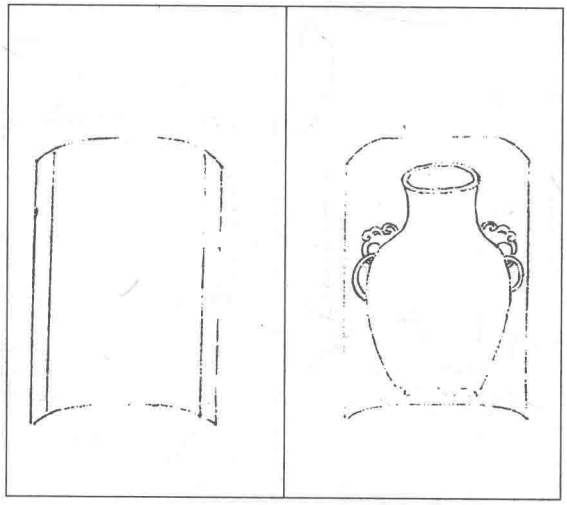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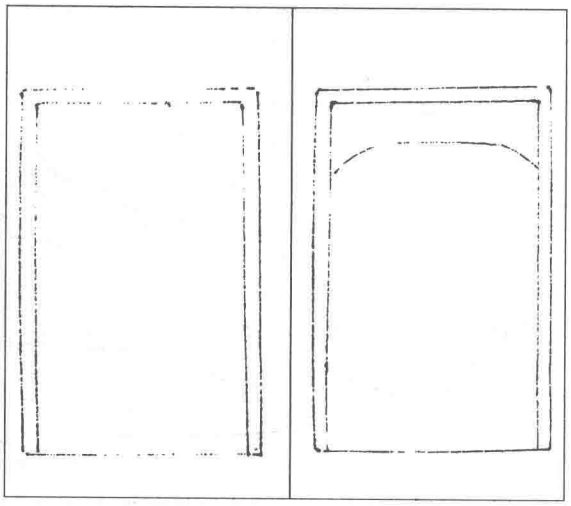

揮揚山
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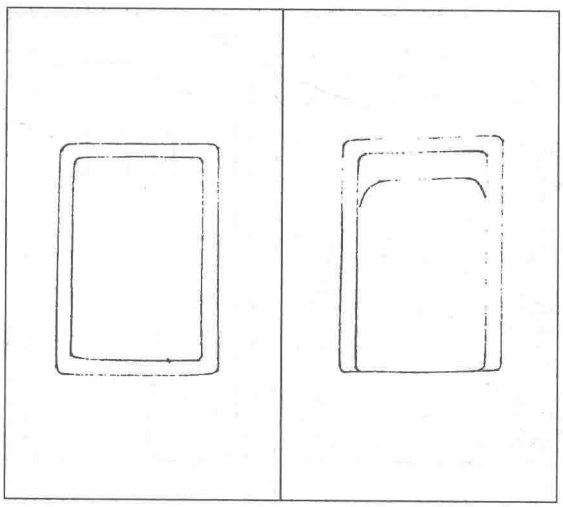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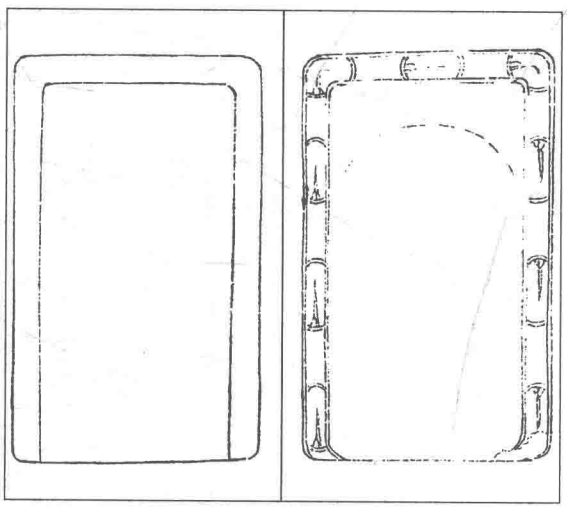

雙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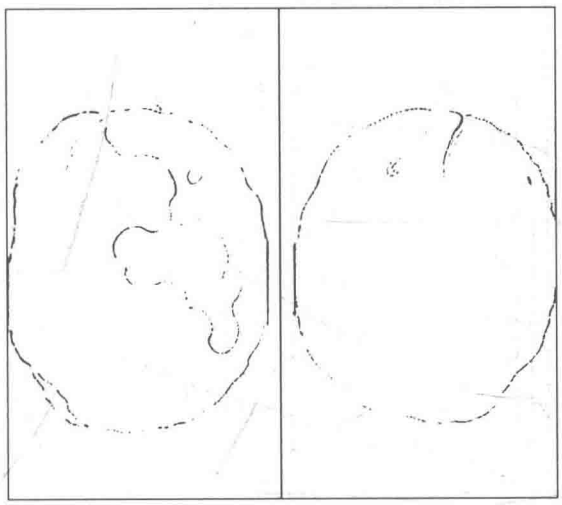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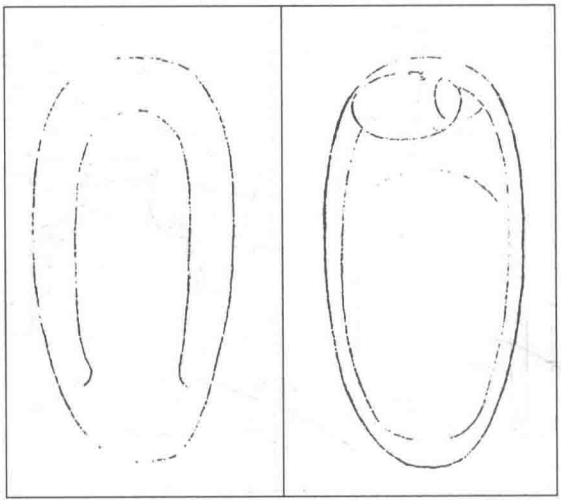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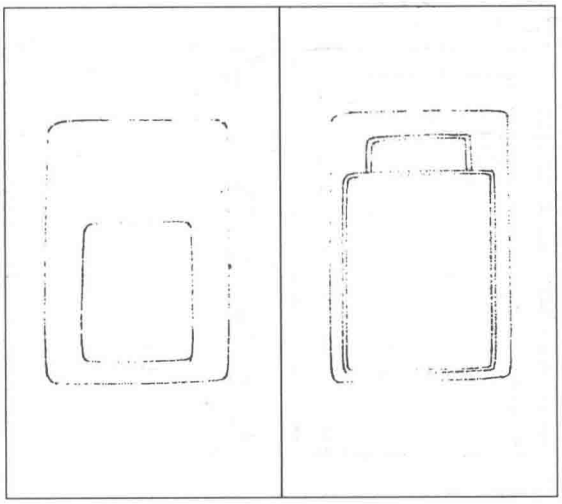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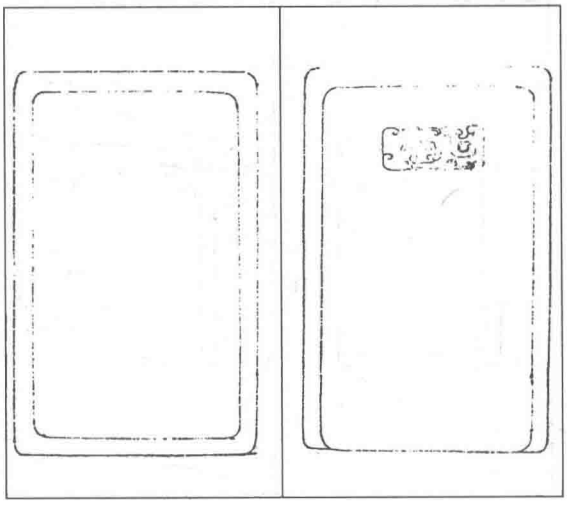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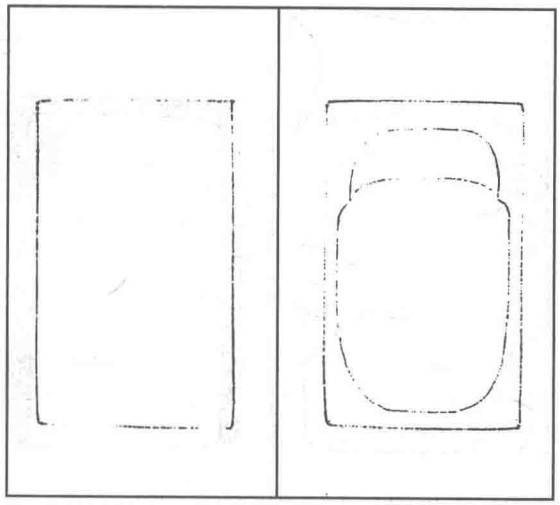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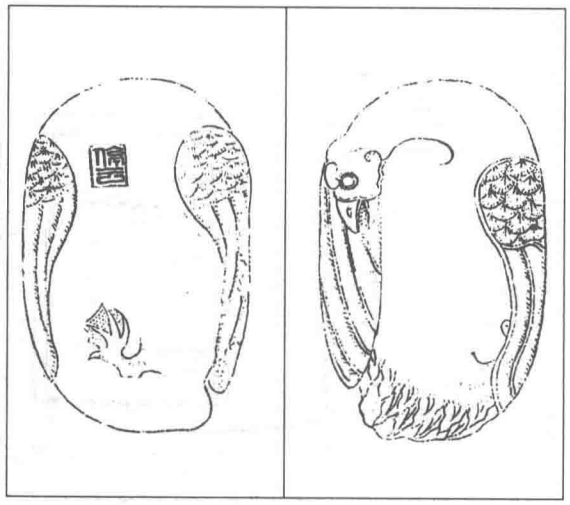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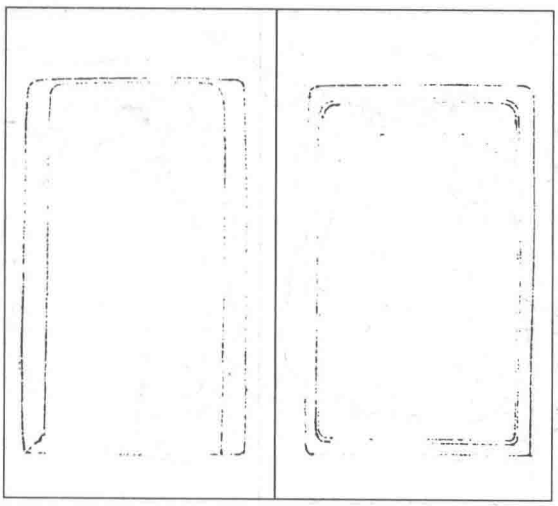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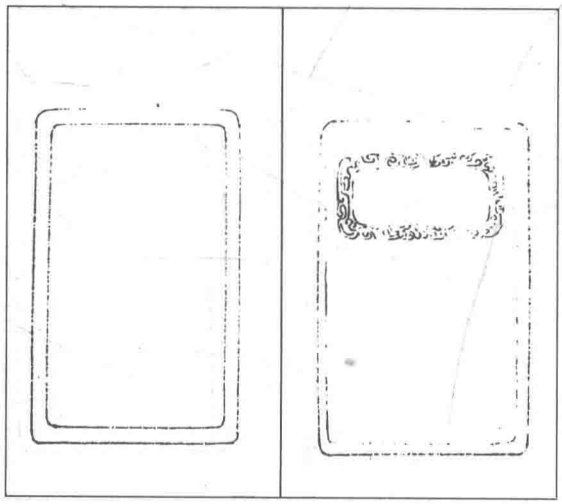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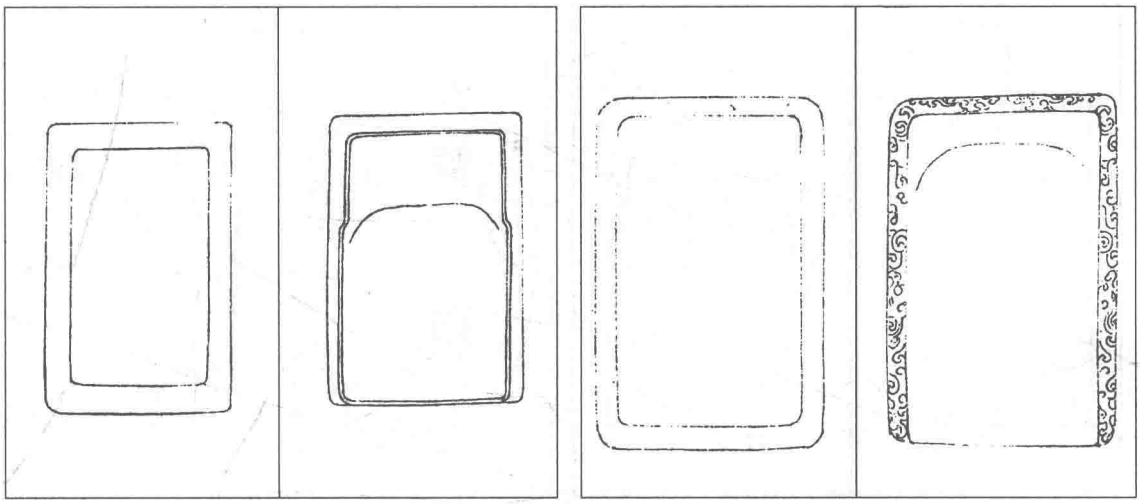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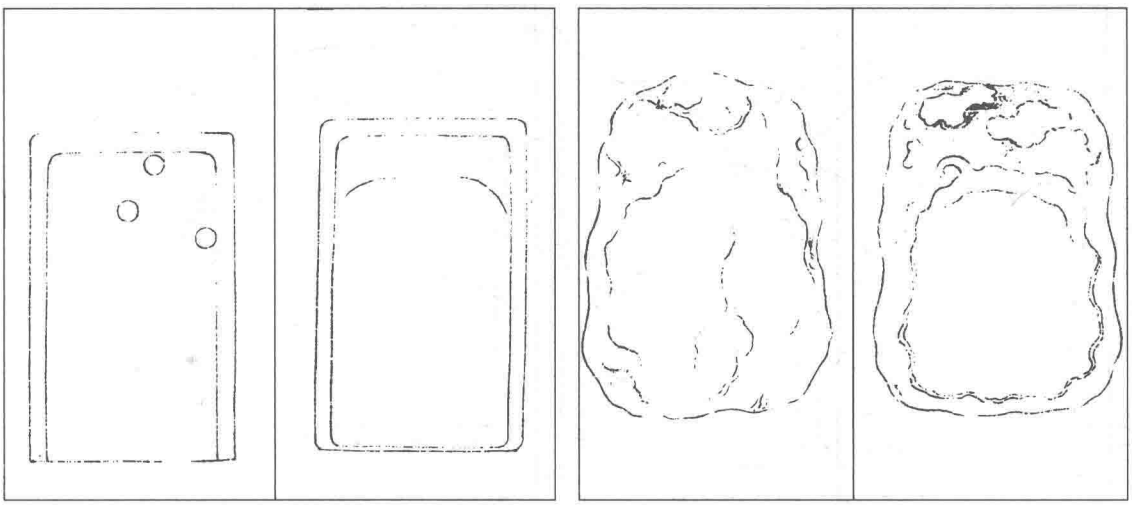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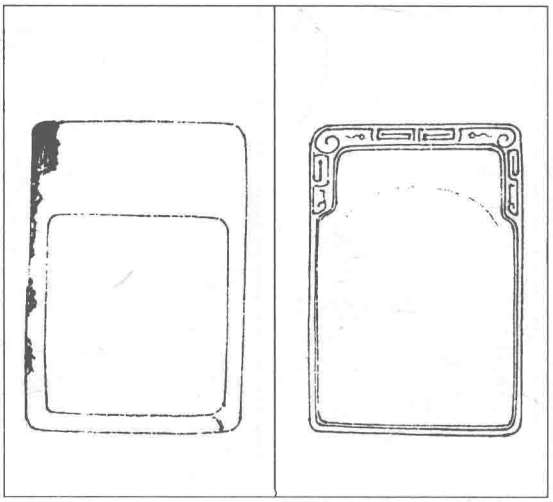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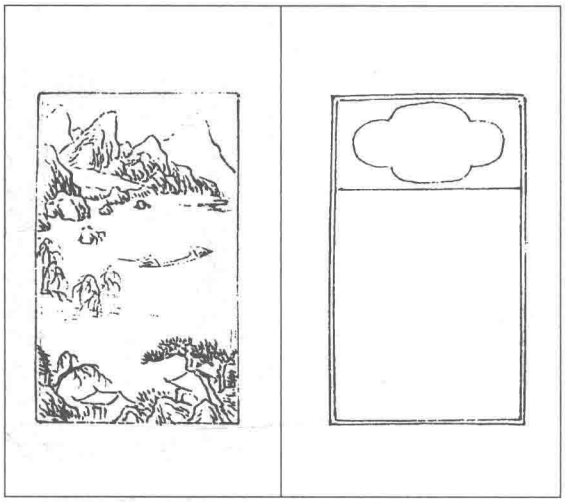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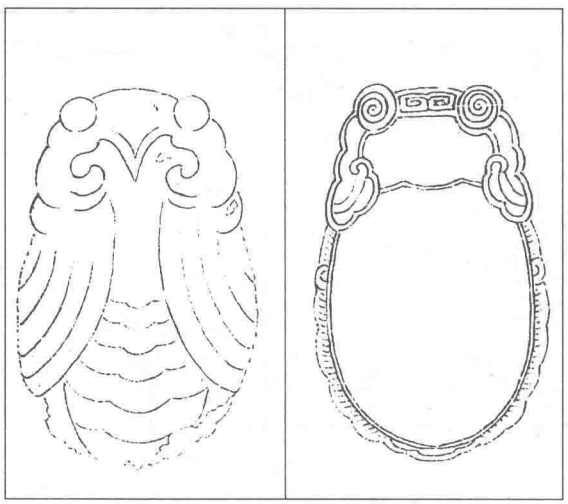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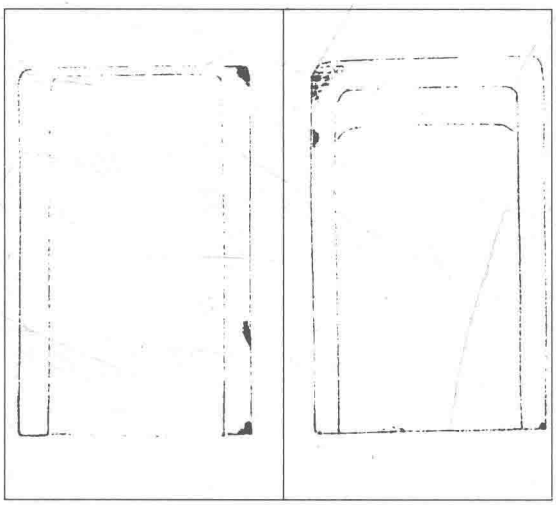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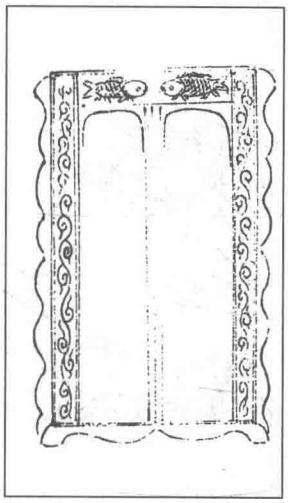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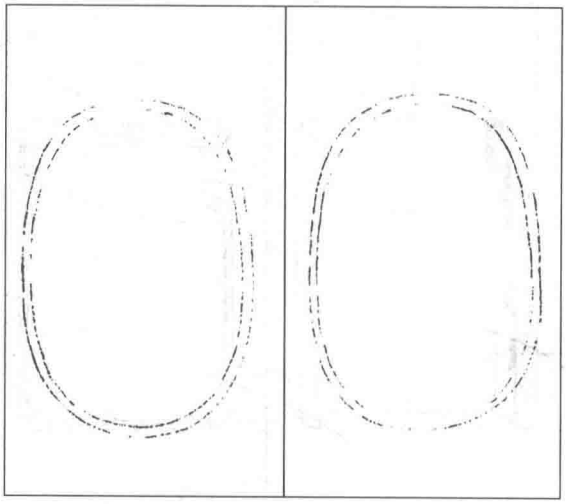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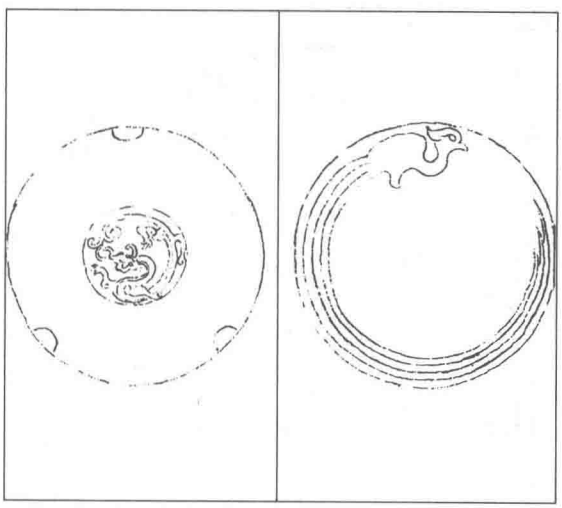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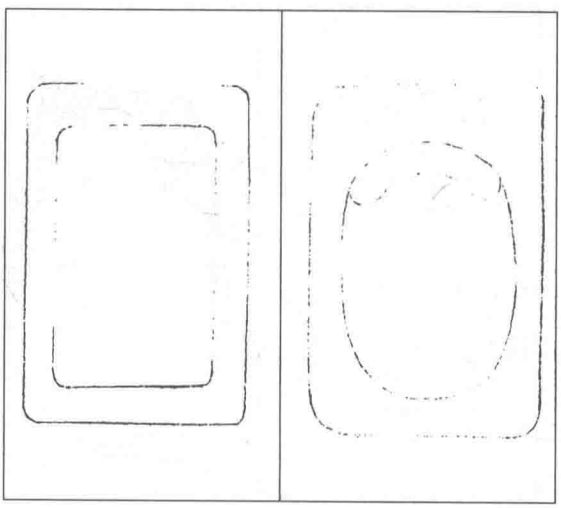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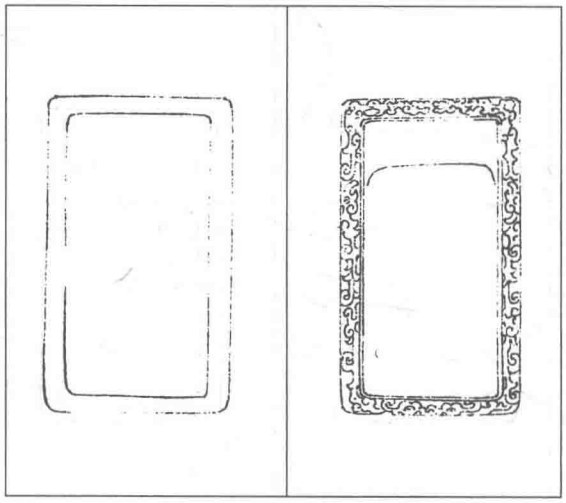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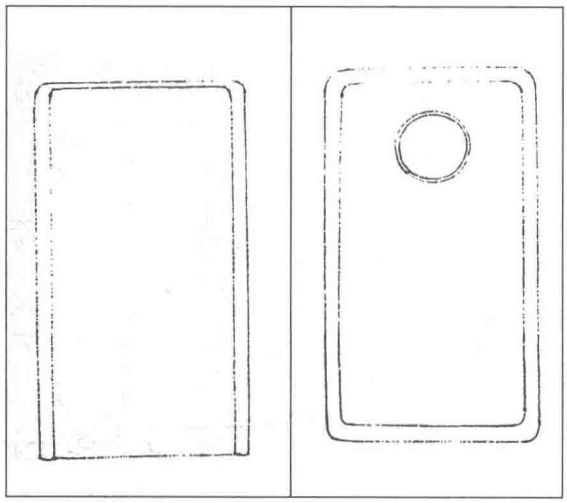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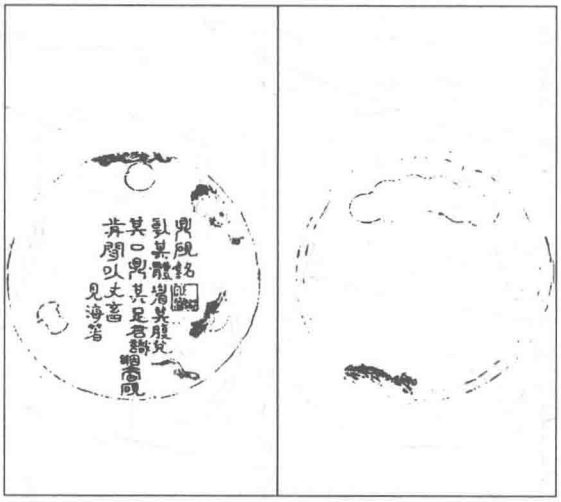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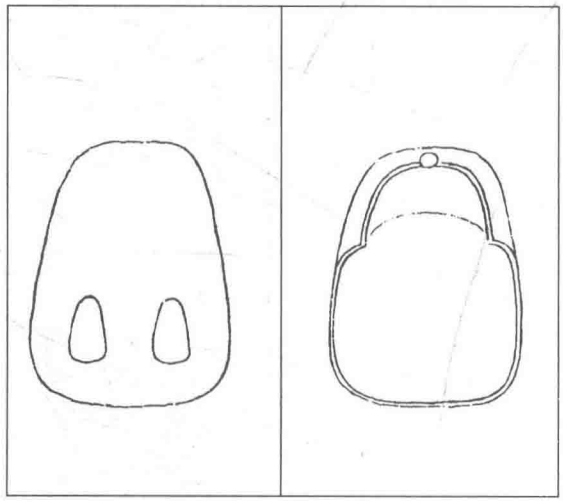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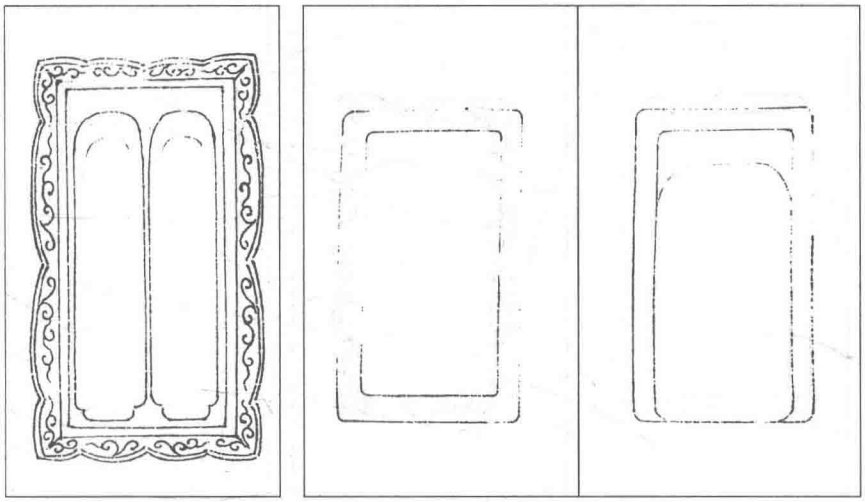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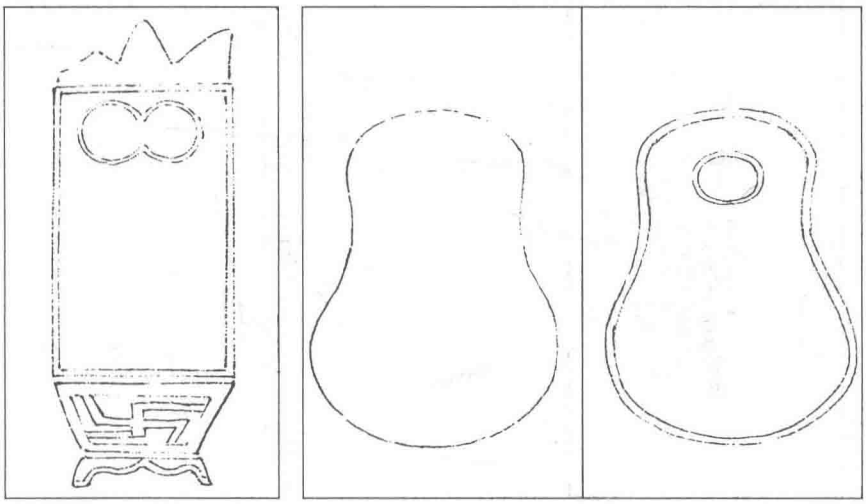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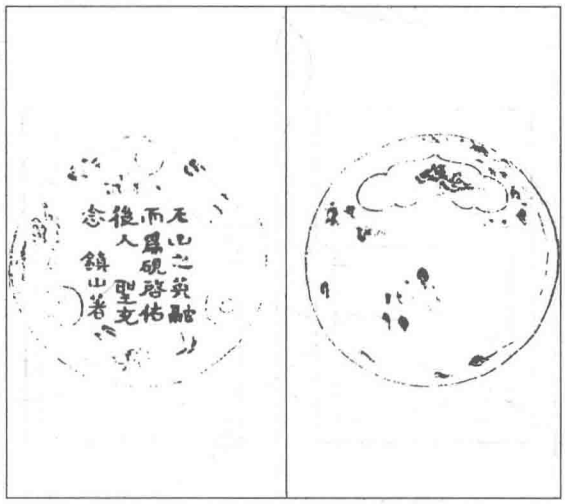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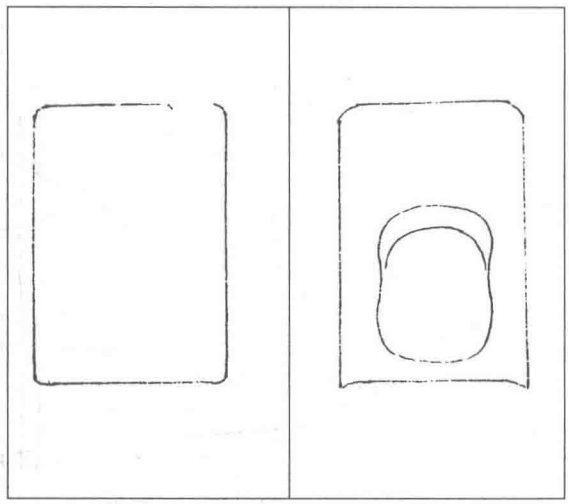

製硯銘
製其體端其腹背
其口製其足各隨
其間以丈高
見海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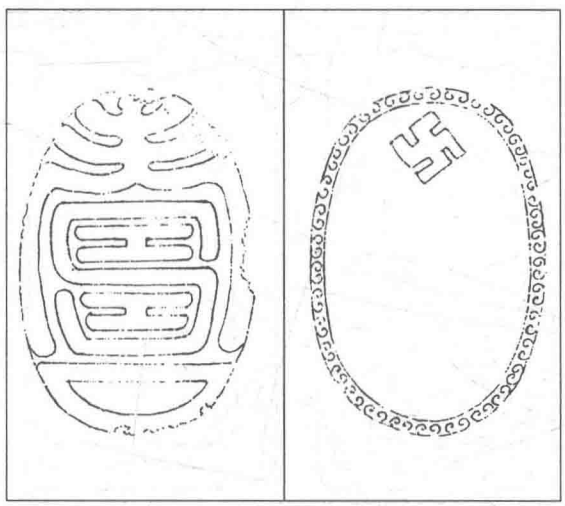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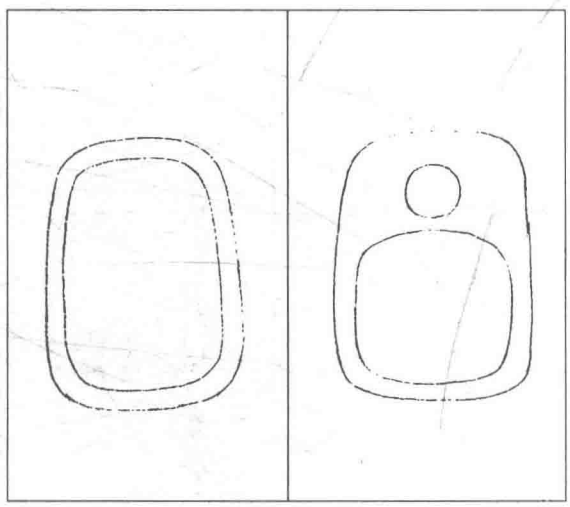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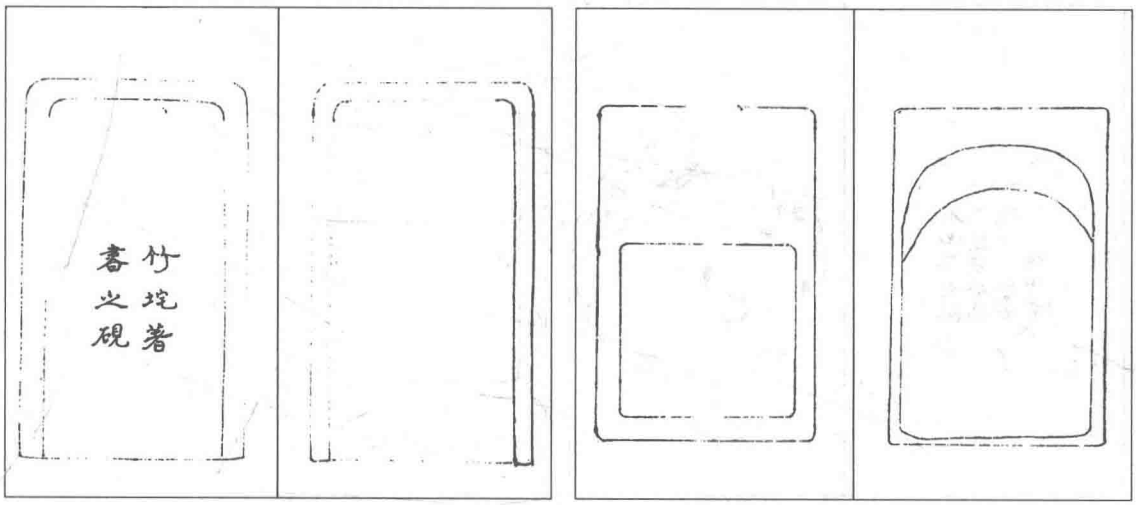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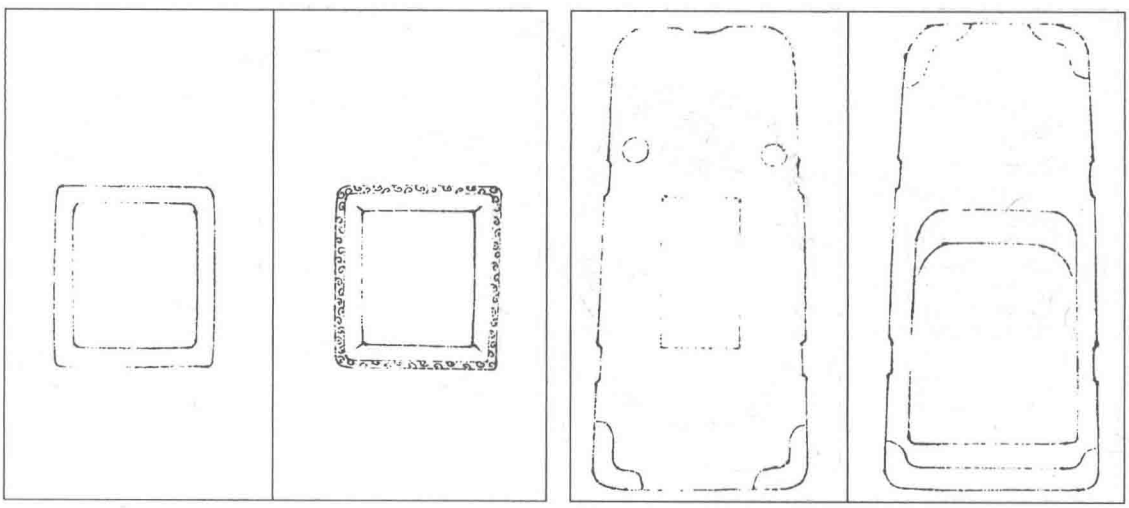

天山之英融而爲硯啓佑後人聖支念鎮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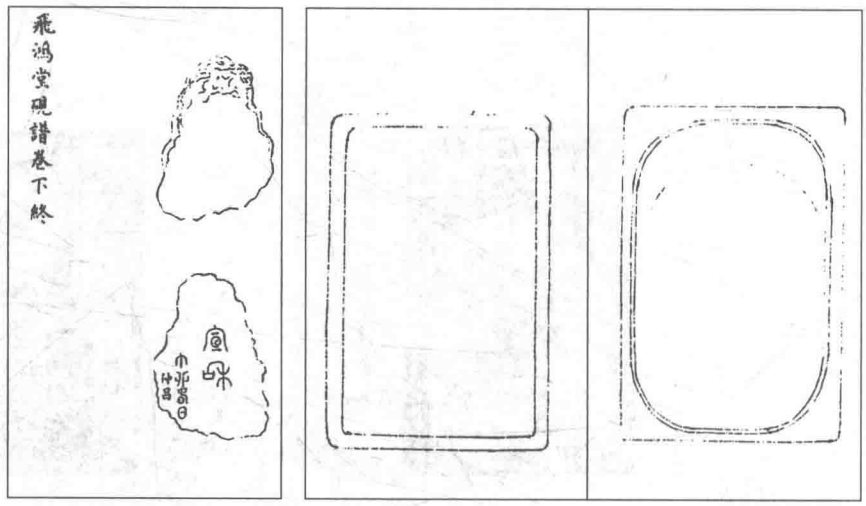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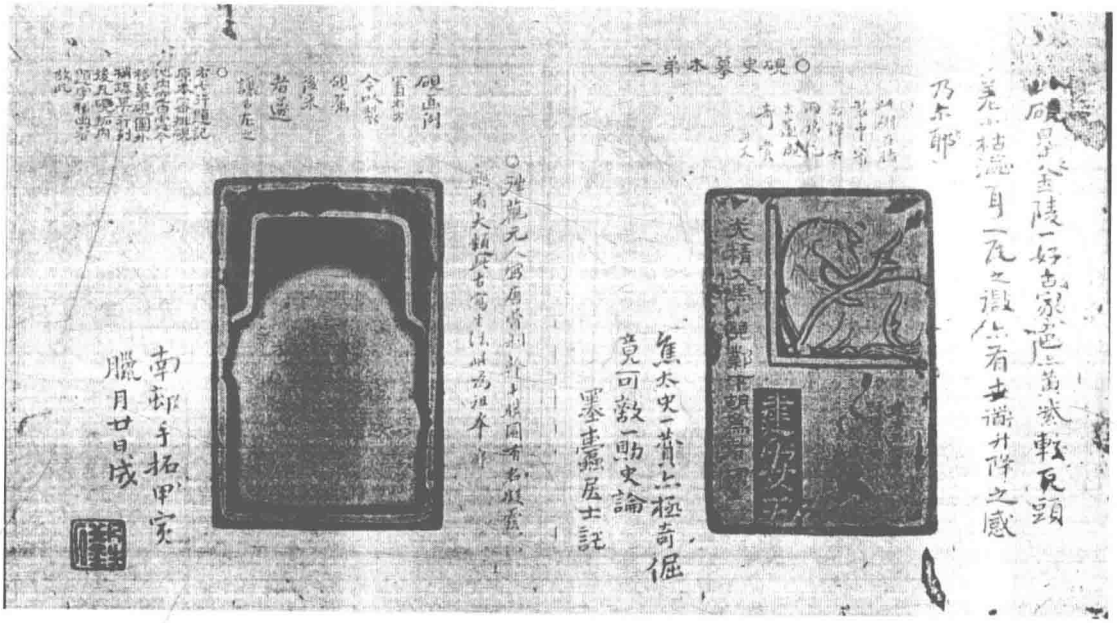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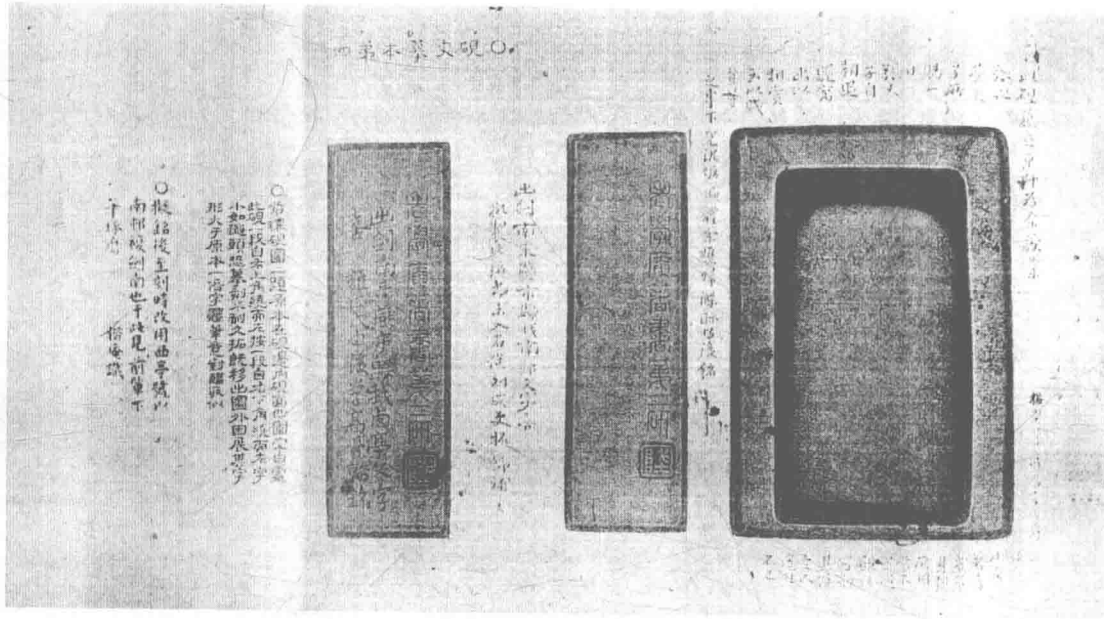

竹垞著
書必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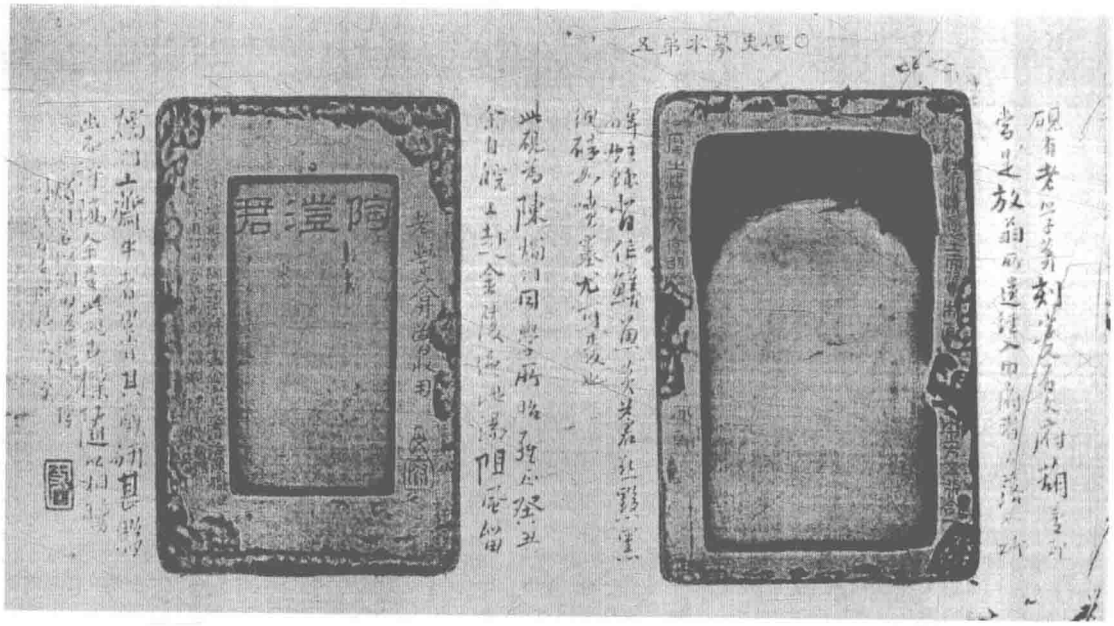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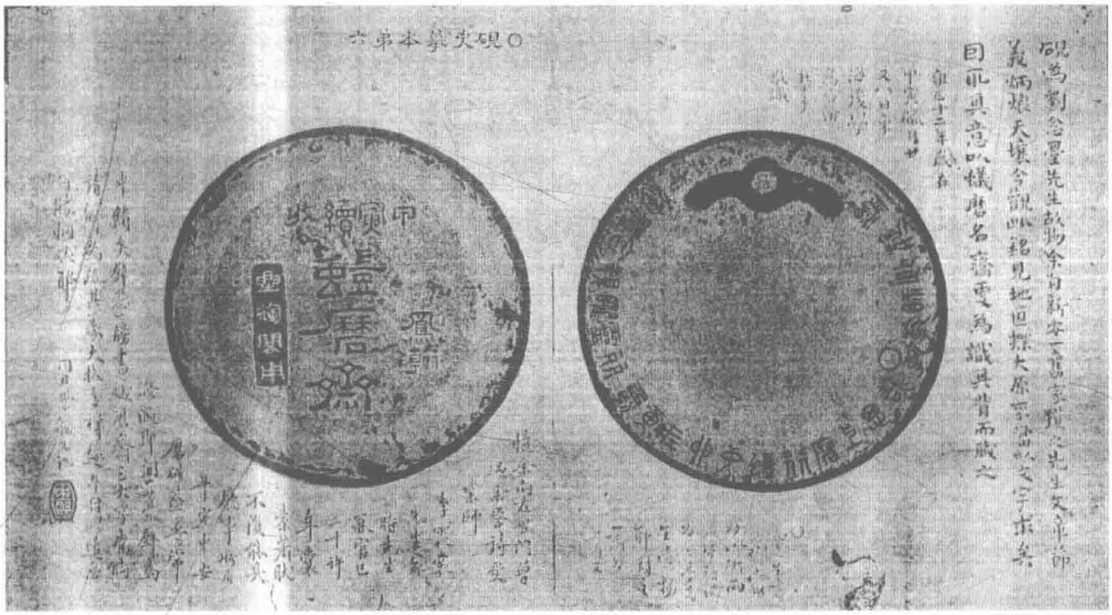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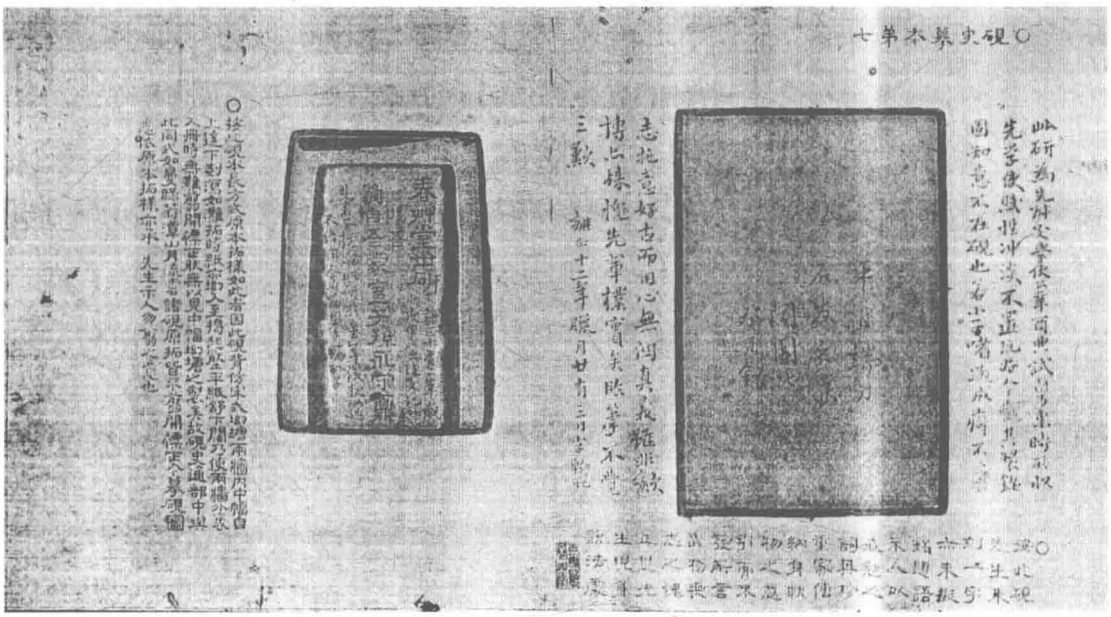
高鳳翰《硯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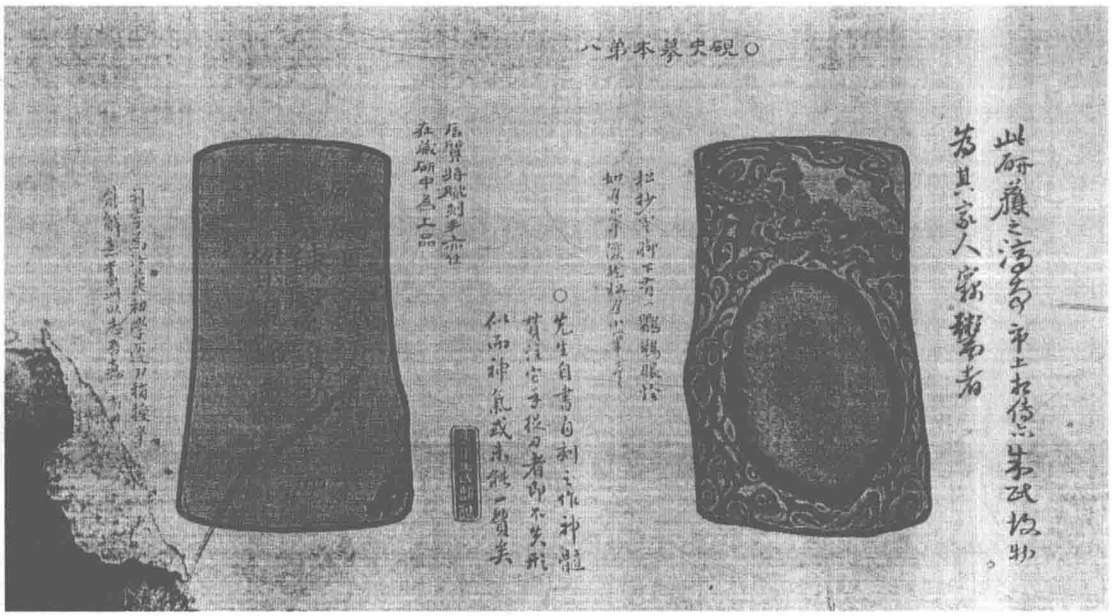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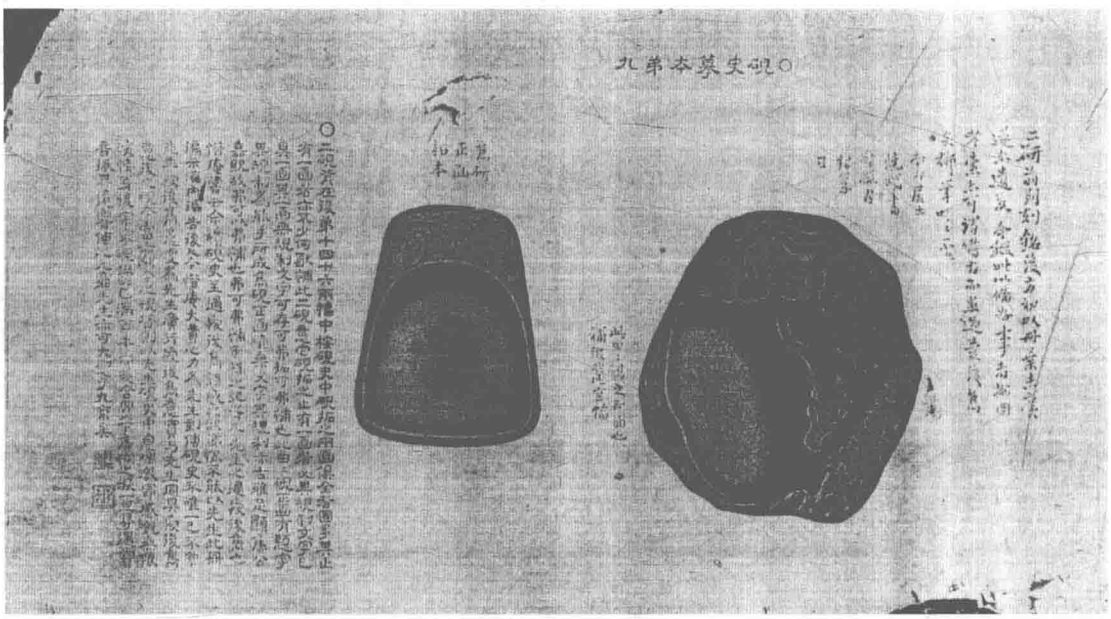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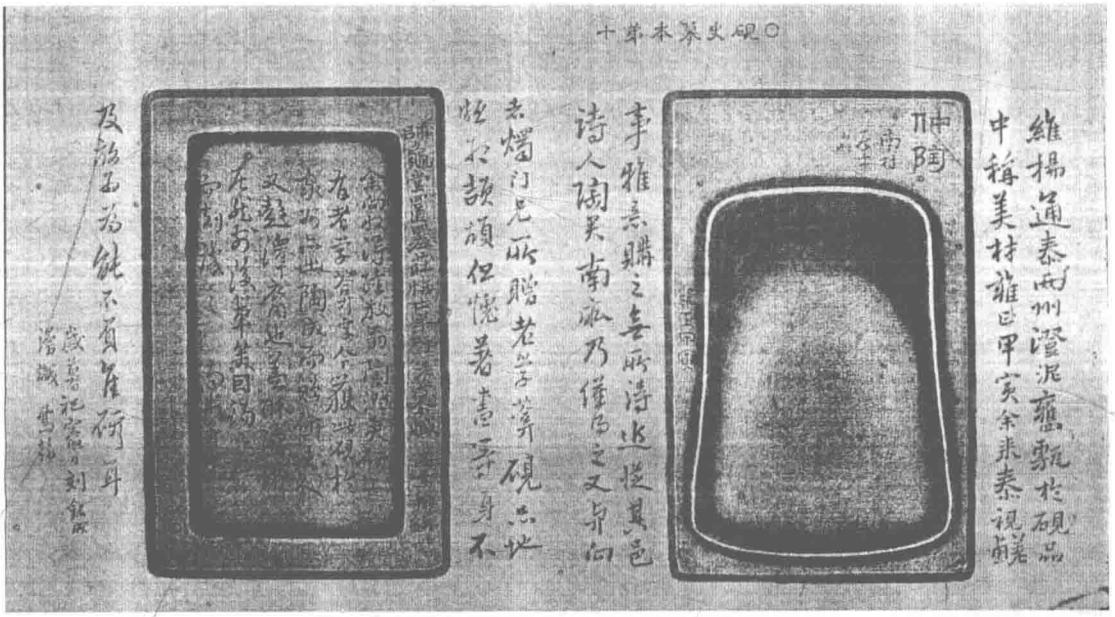







○硯史摹本第八


○硯史摹本第九



○硯史纂本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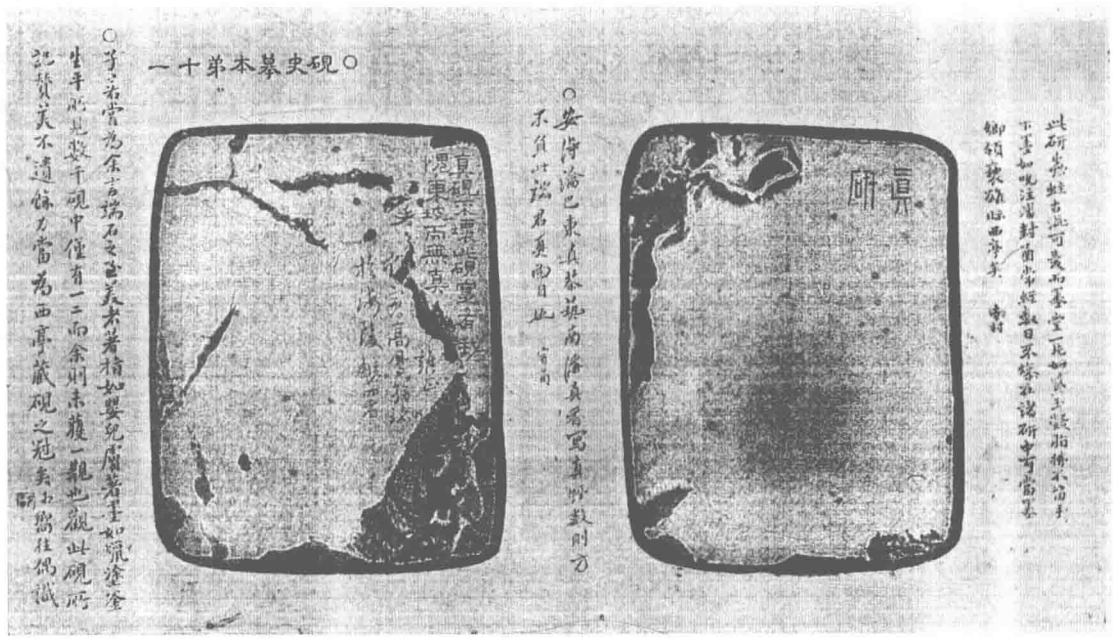
維揚通泰州澄泥龍鳳於硯品中稱美材雖已甲實余未素視之

事雅意購之每以清泥投其色

詩人陶吳南厓乃作之又命向

志燭門吳昕贈若竺字等硯忘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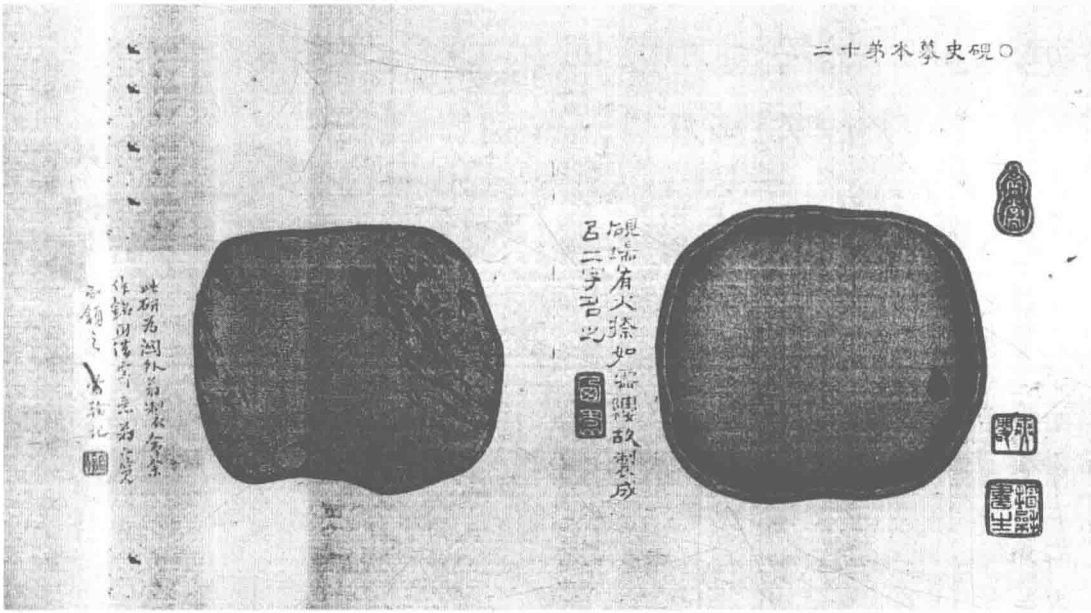
姓名款頗佳惜著書忙身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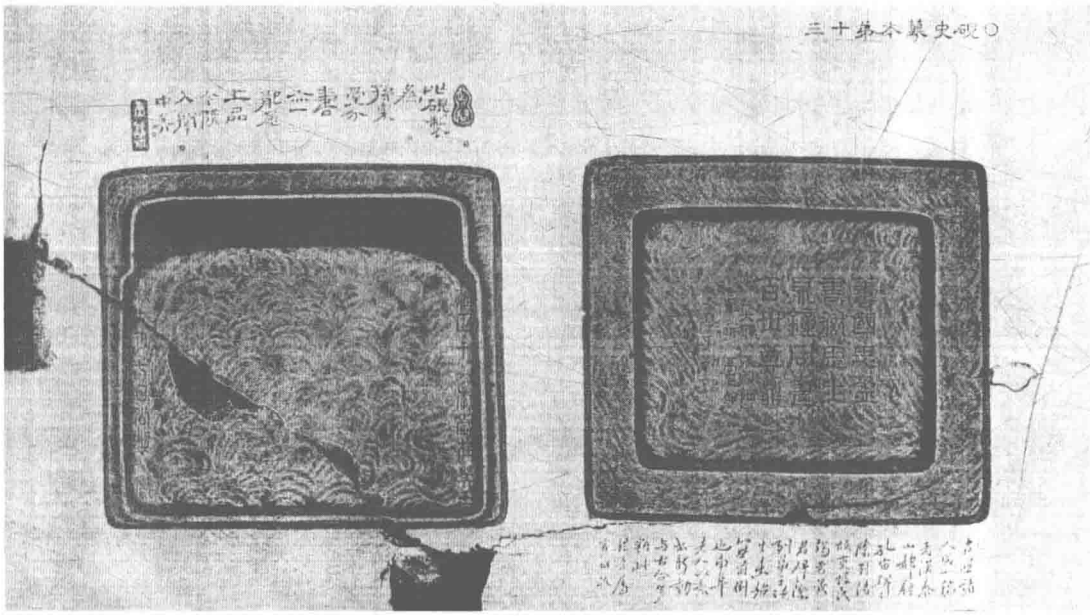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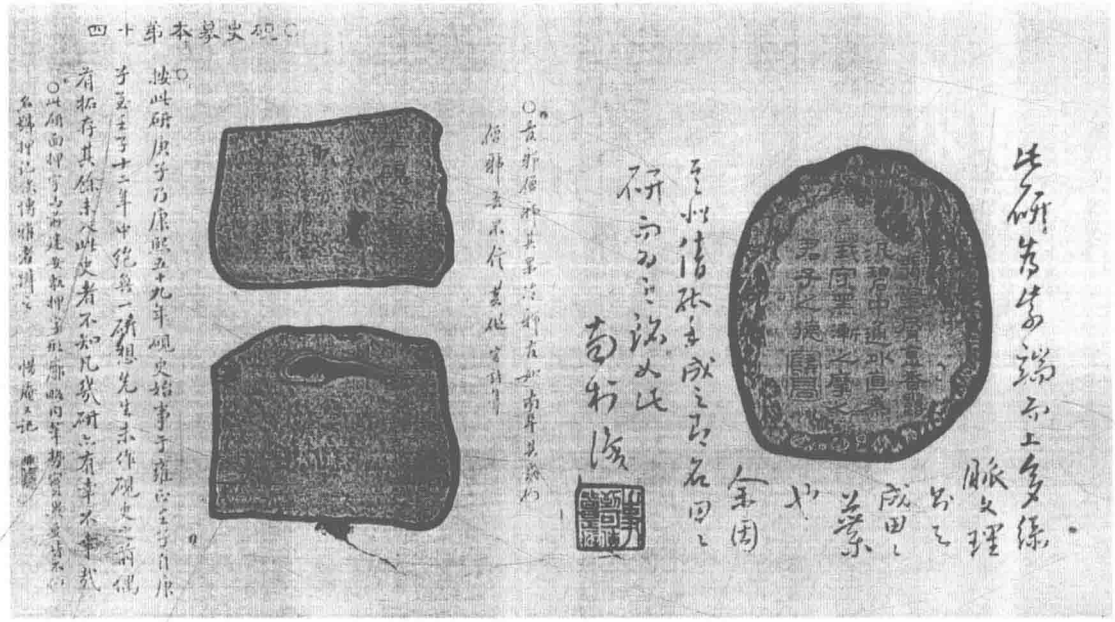
○硯史纂本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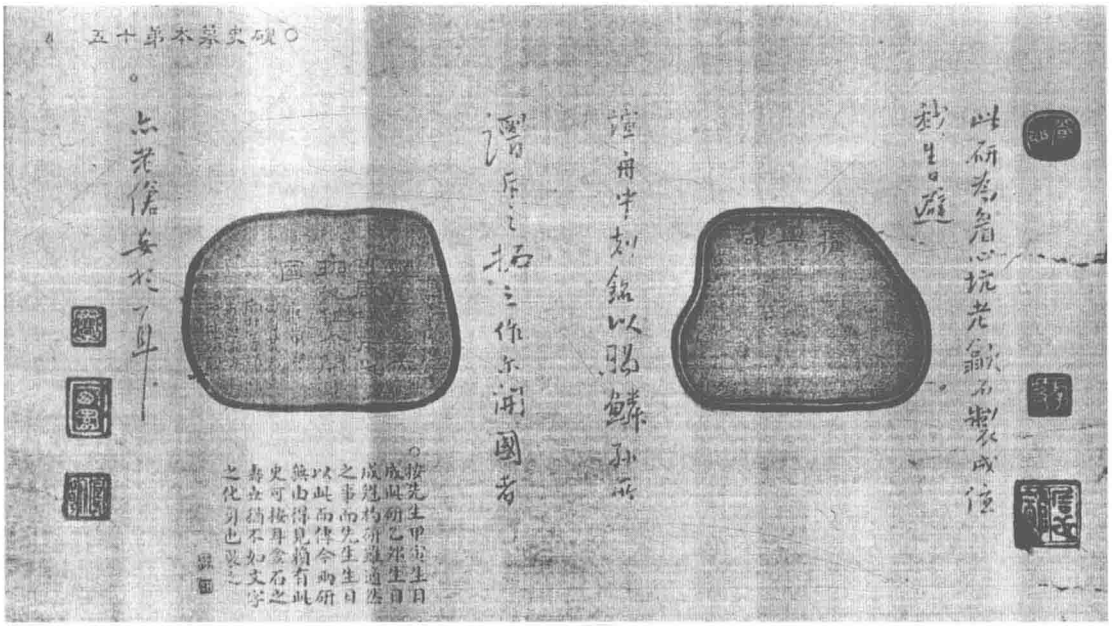
○安得滄巳東真茶苑南滄真逸寫真附載則方不負此端名真南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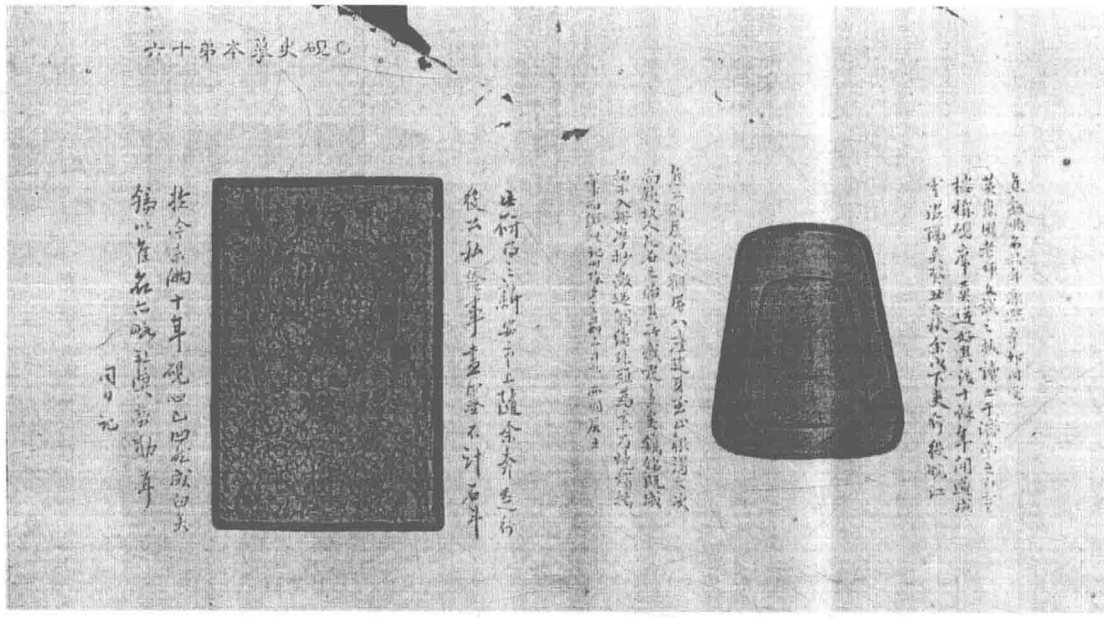
○羊石雪為余古端石之色美者有精如嬰兒膚著手如泥塗塗生平所見數千硯中僅有一二而余所未覆一龍也觀此硯所記贊美不遺餘力當為西亭藏硯之冠矣惜往偶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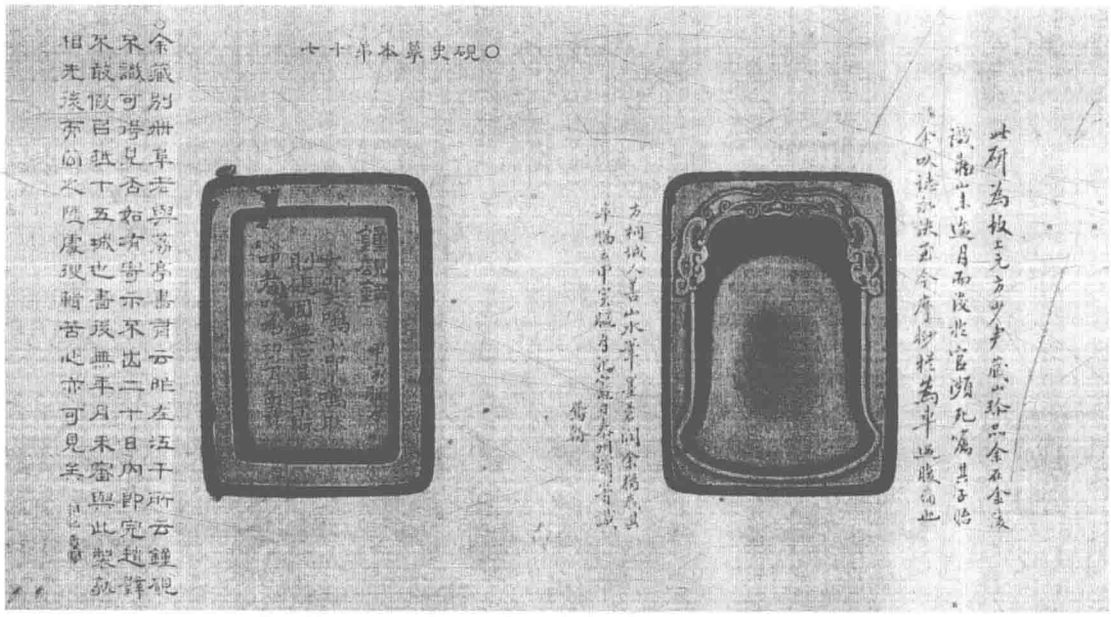

○硯史摹本第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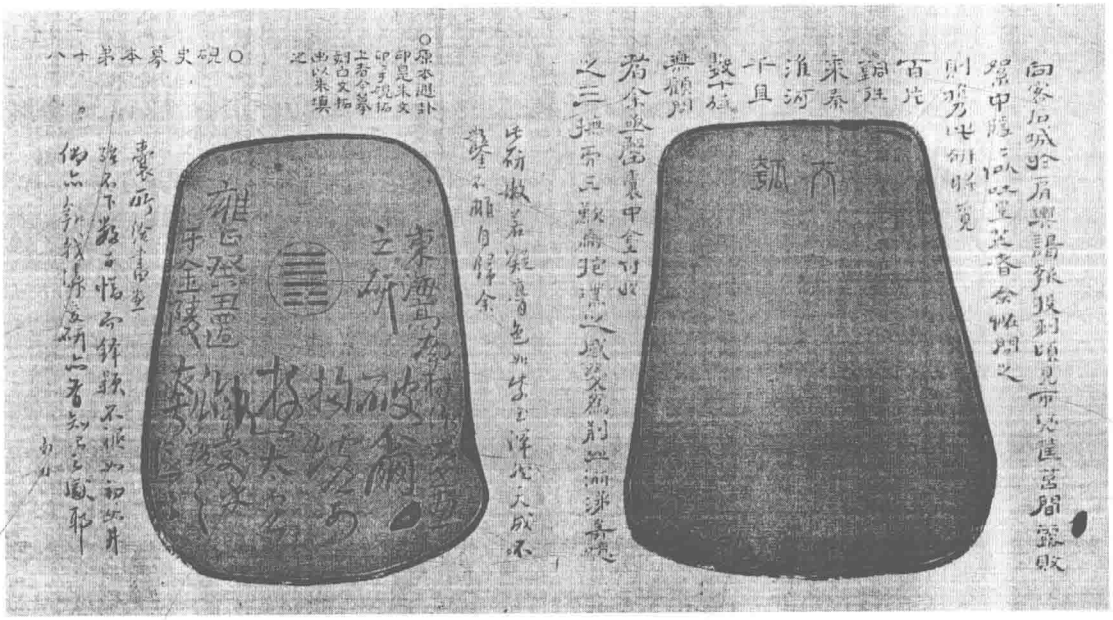

○硯史摹本第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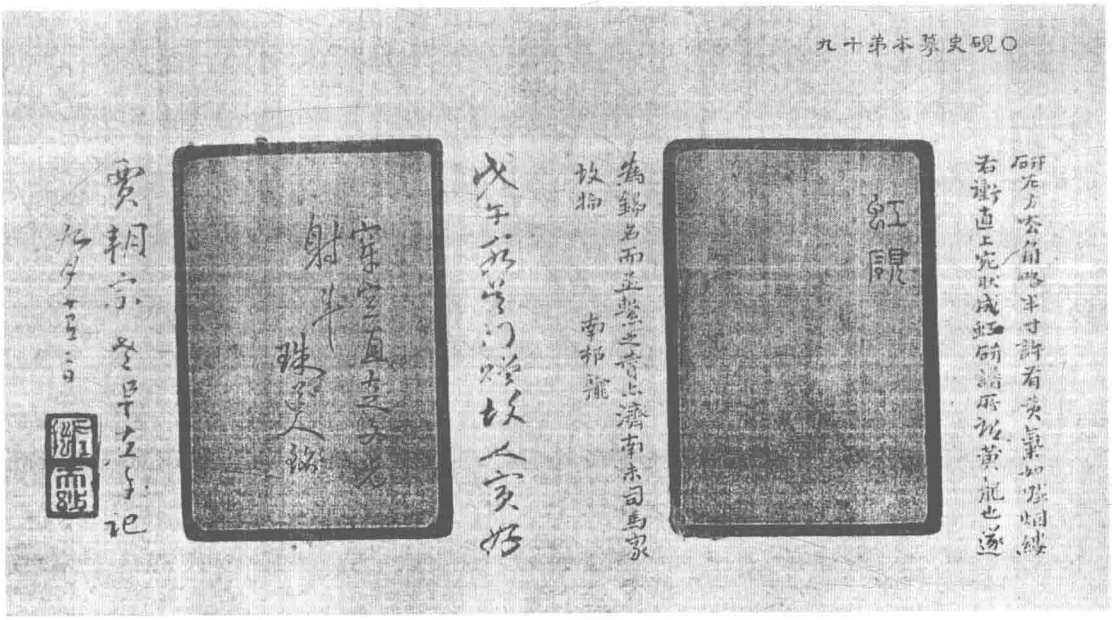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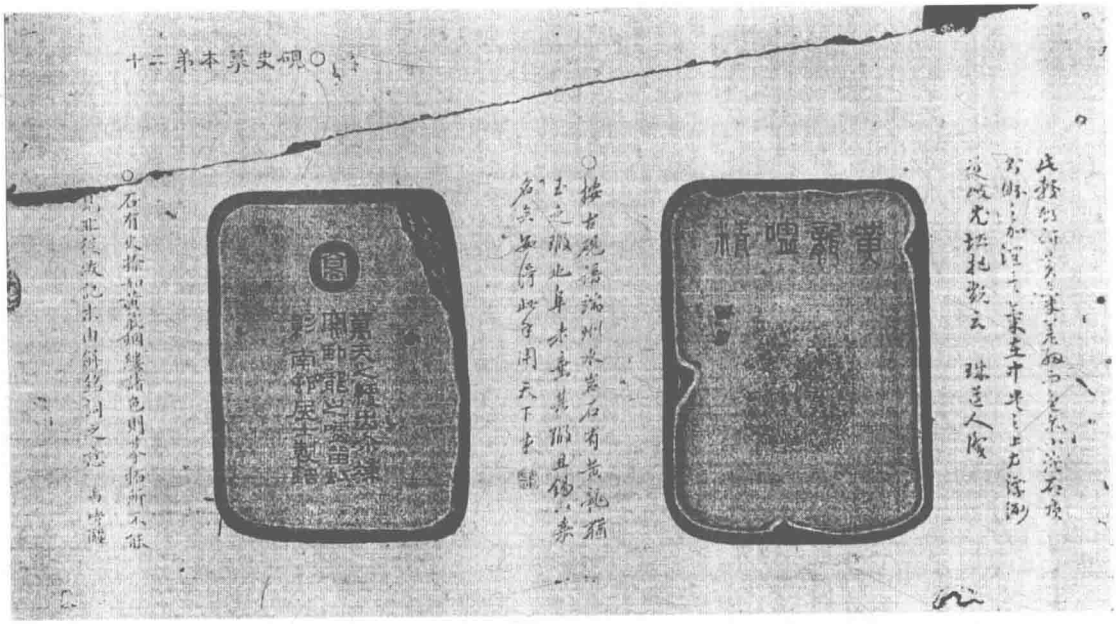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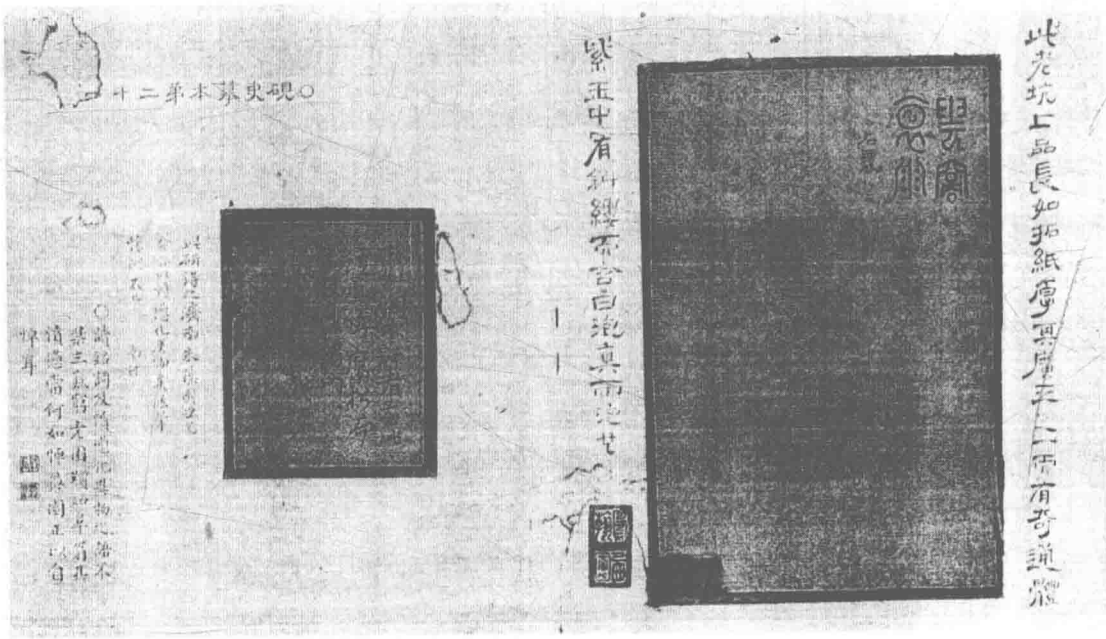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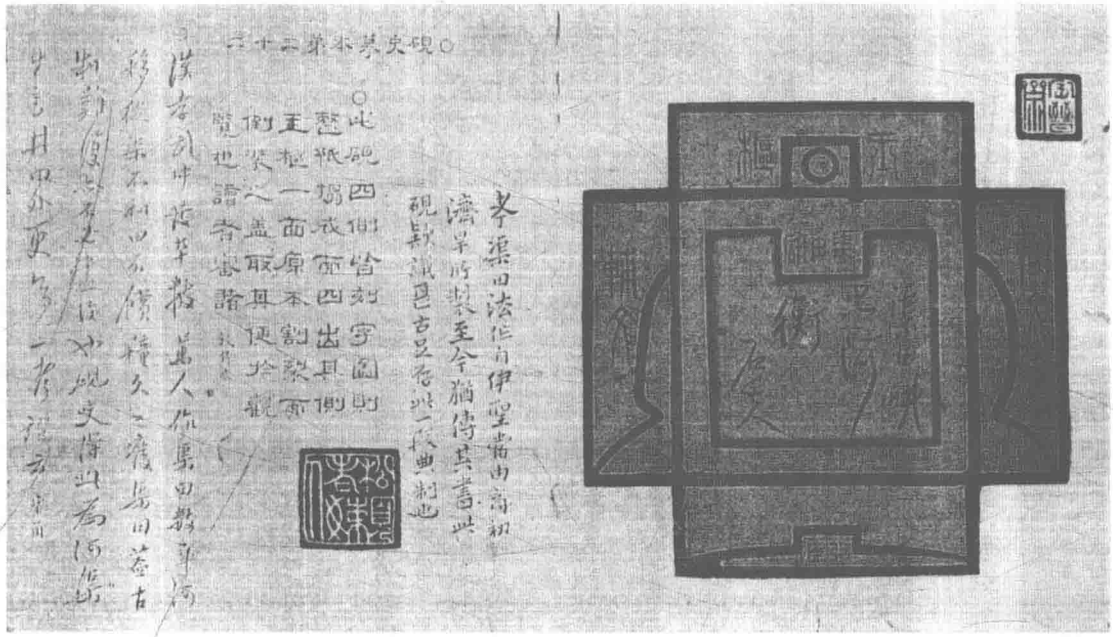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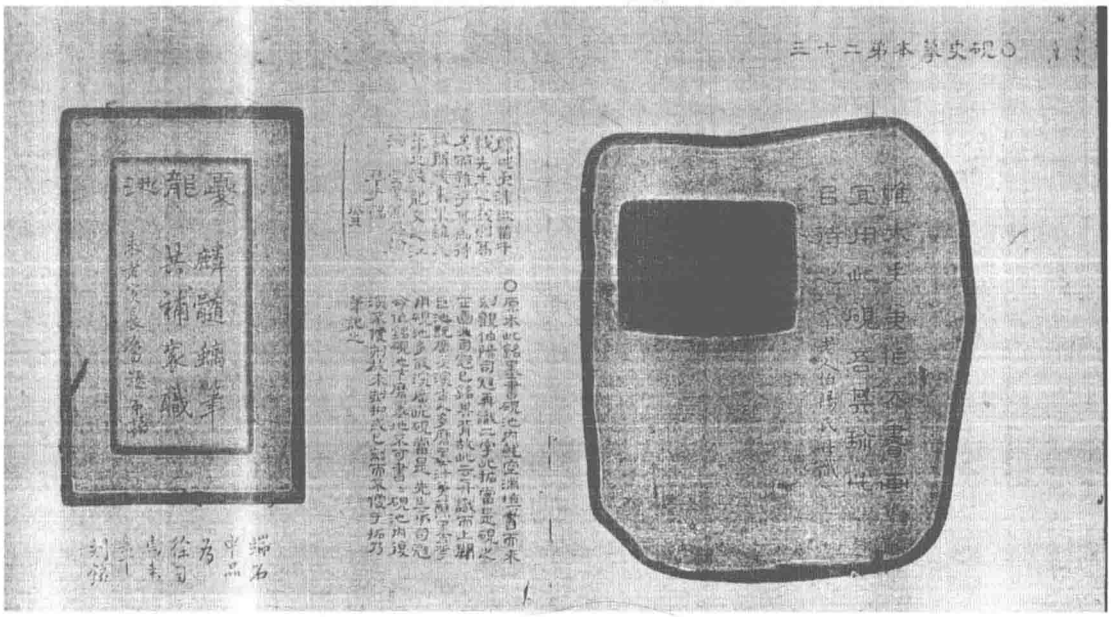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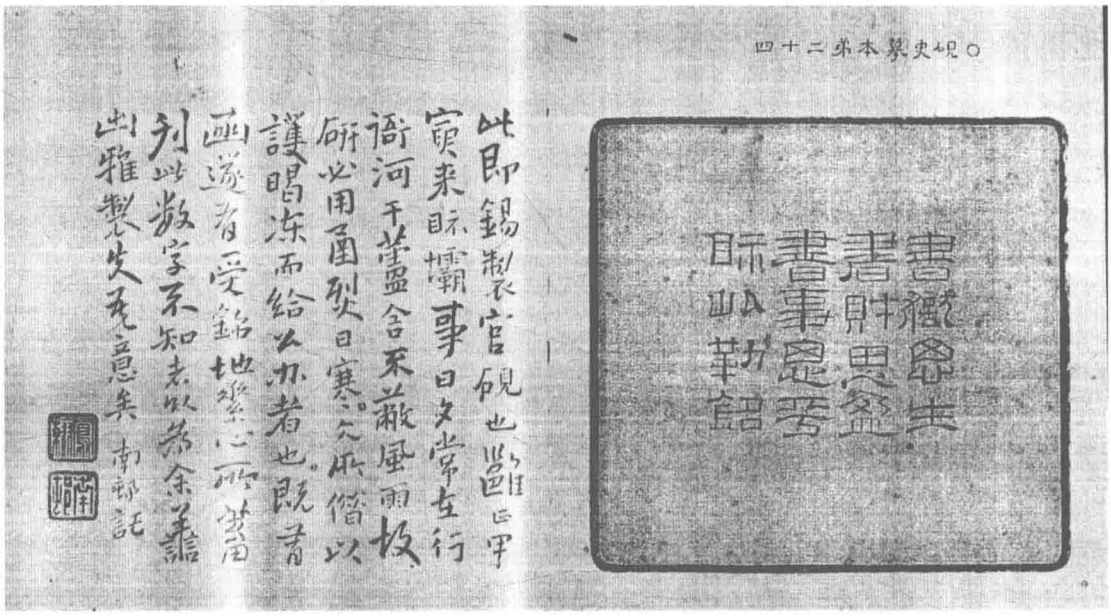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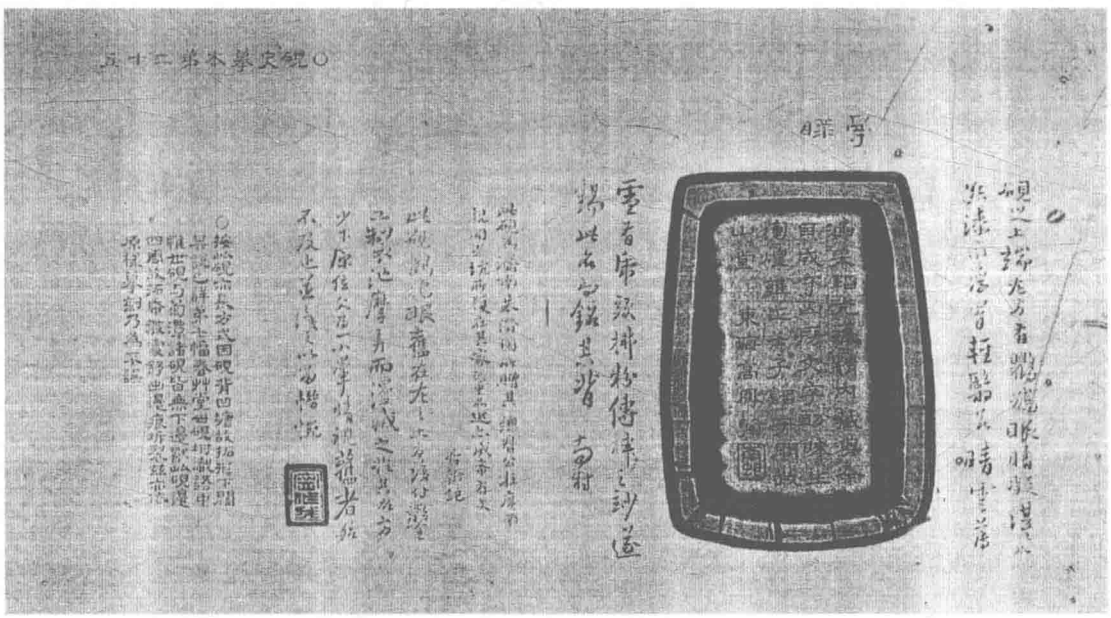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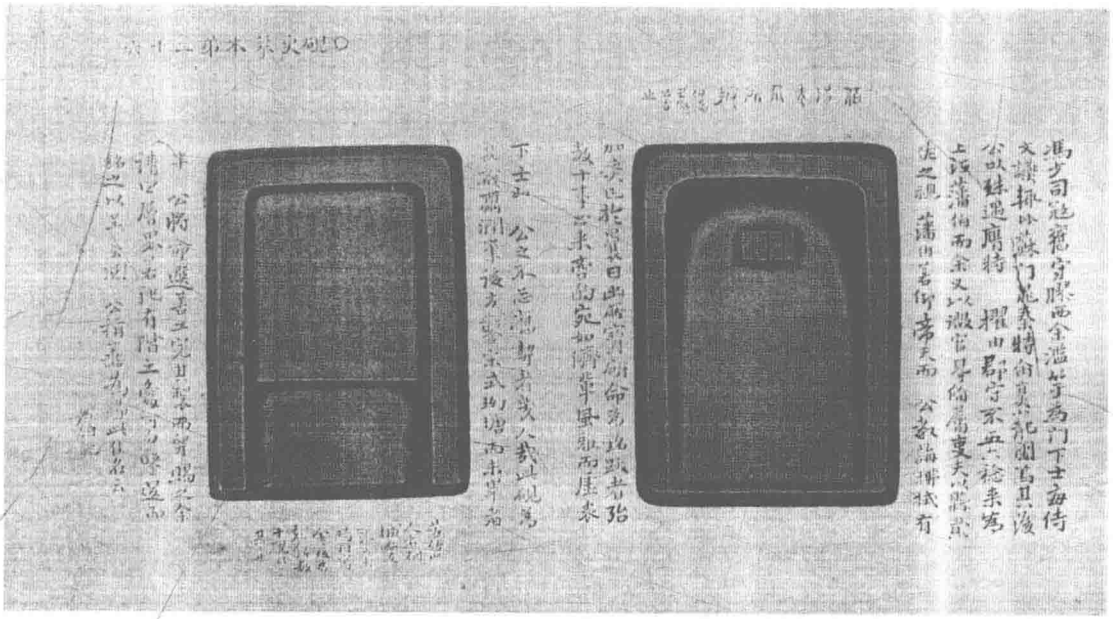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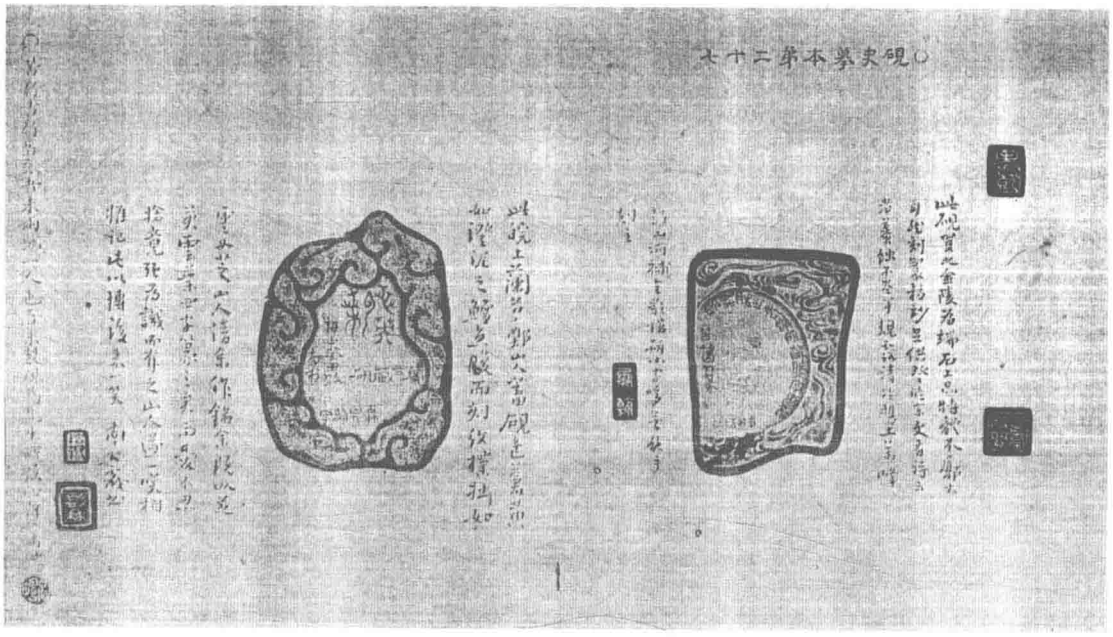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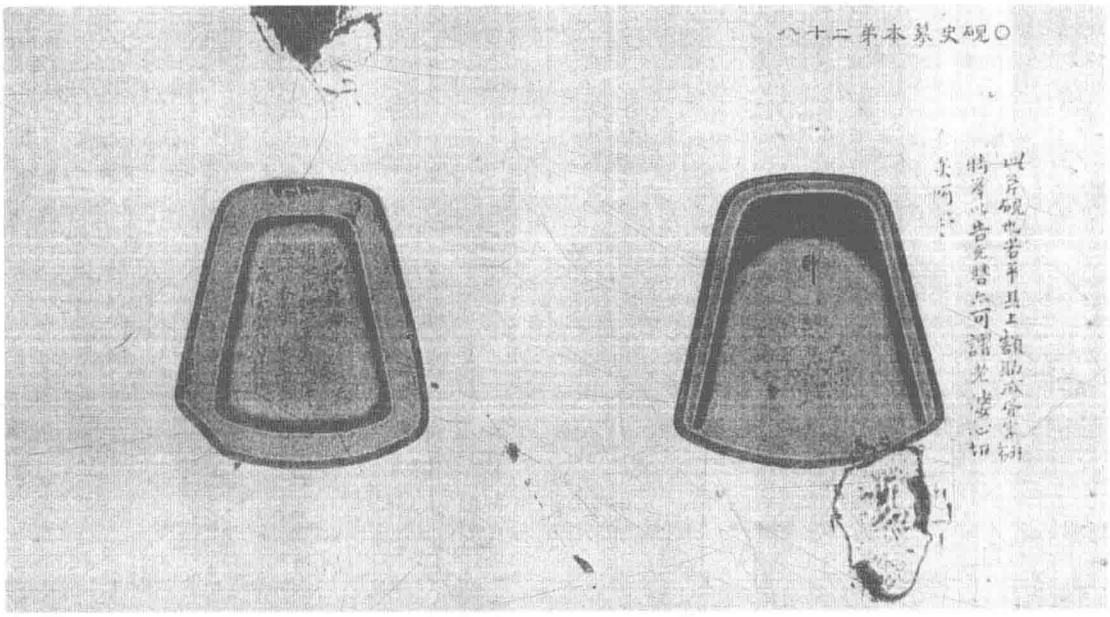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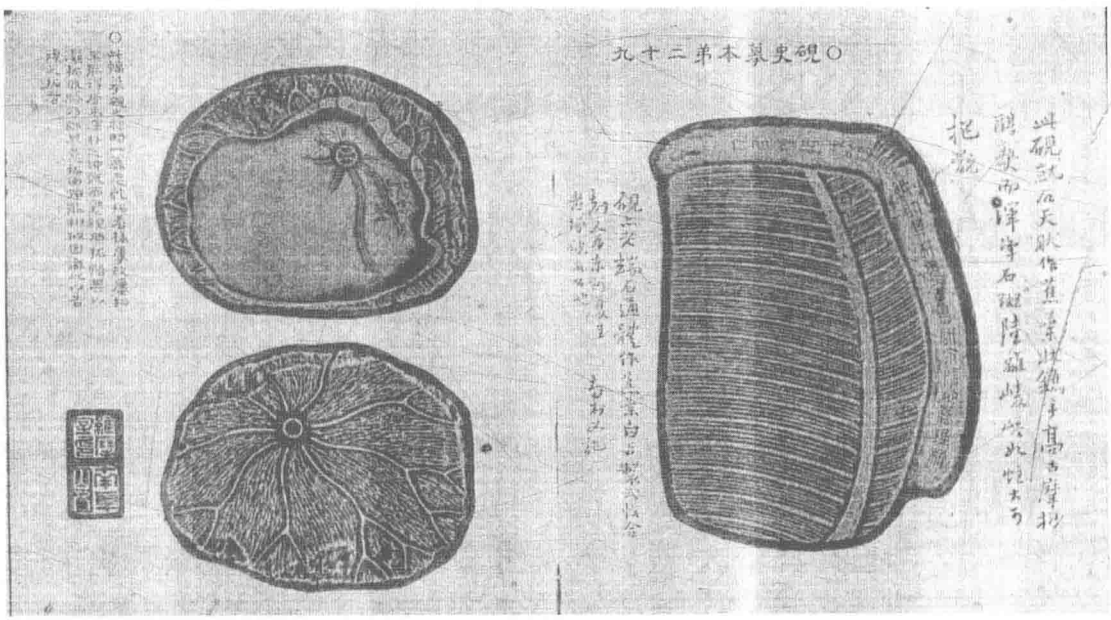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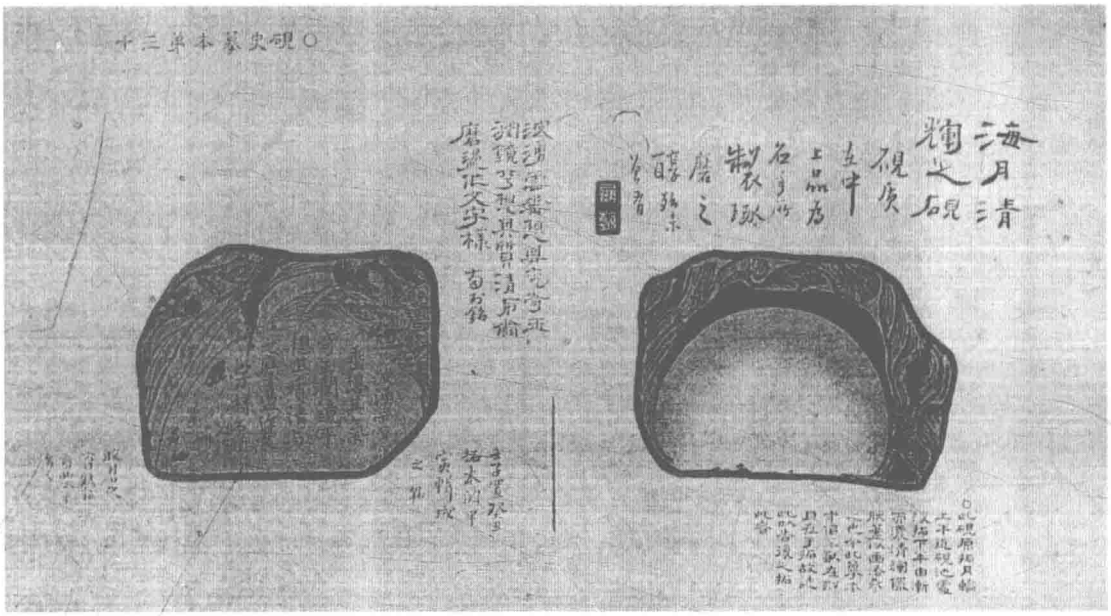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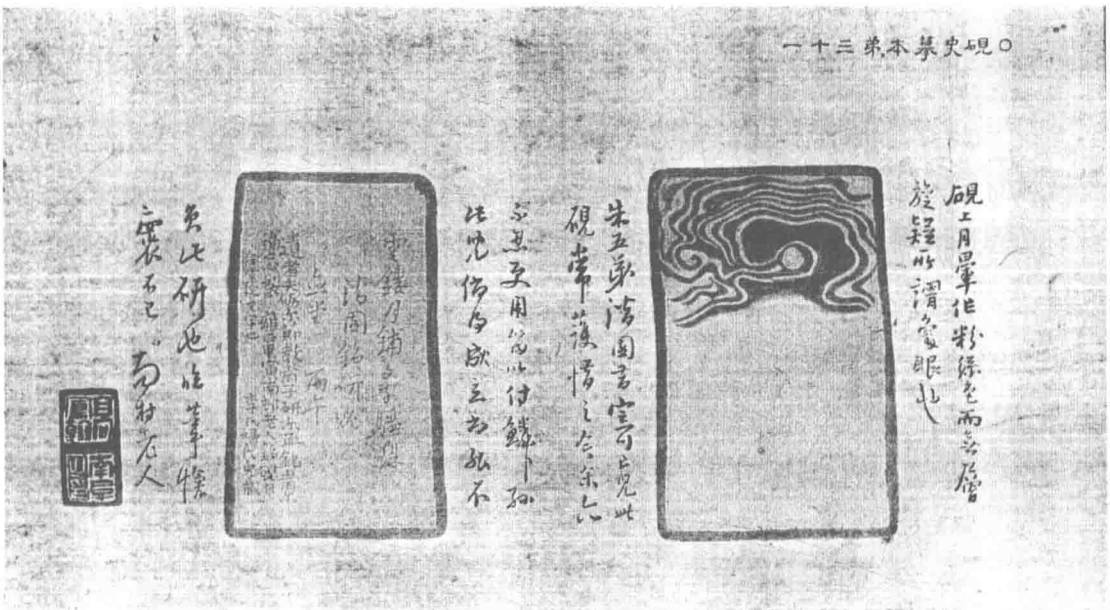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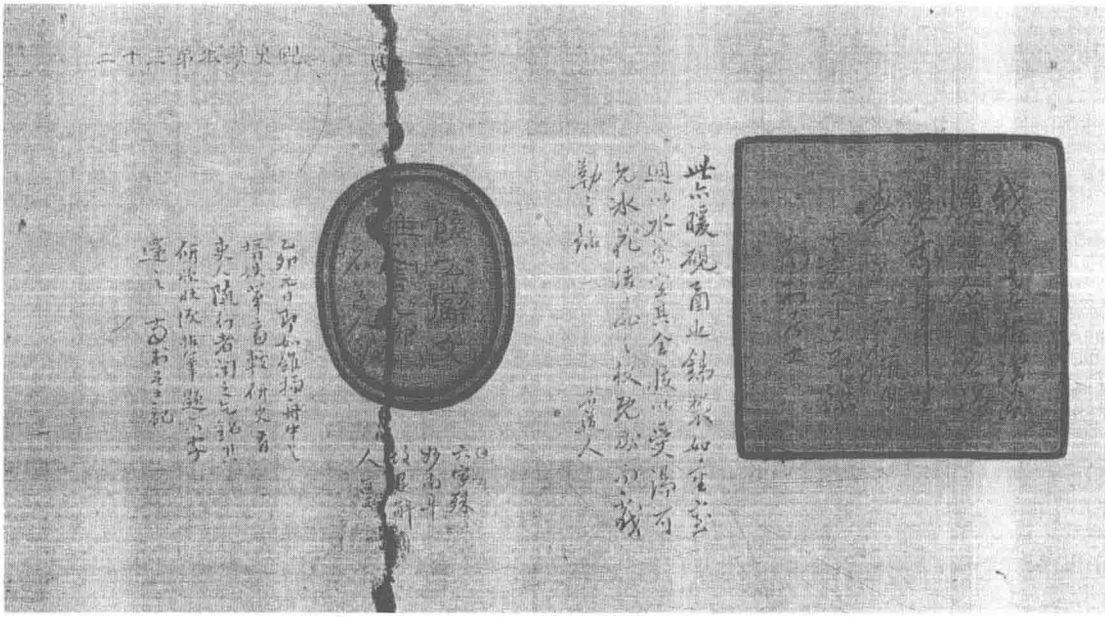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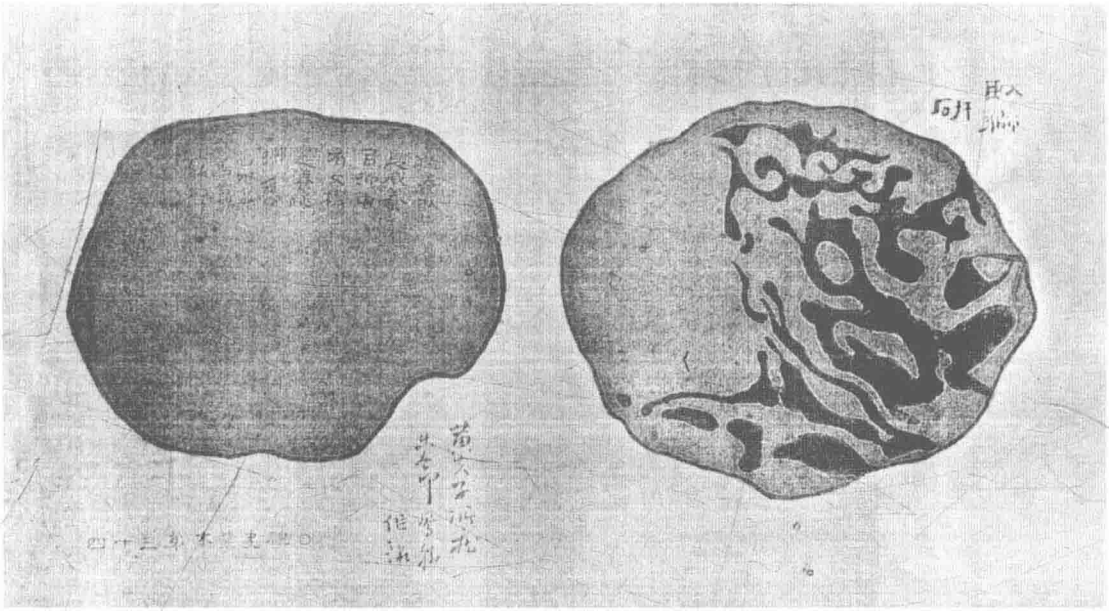

○硯史纂本第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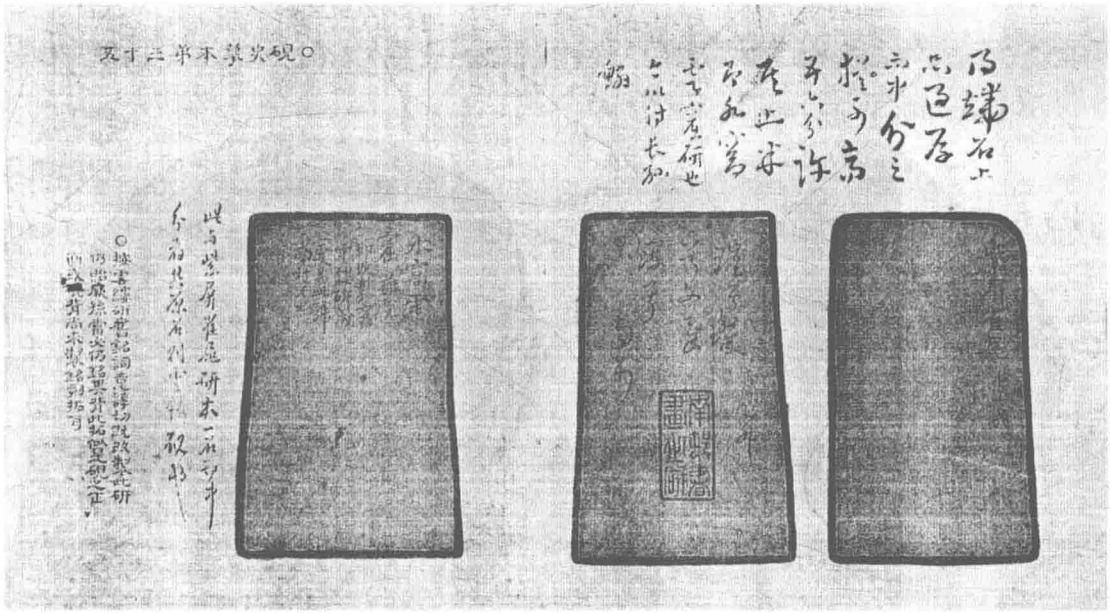

○硯史纂本第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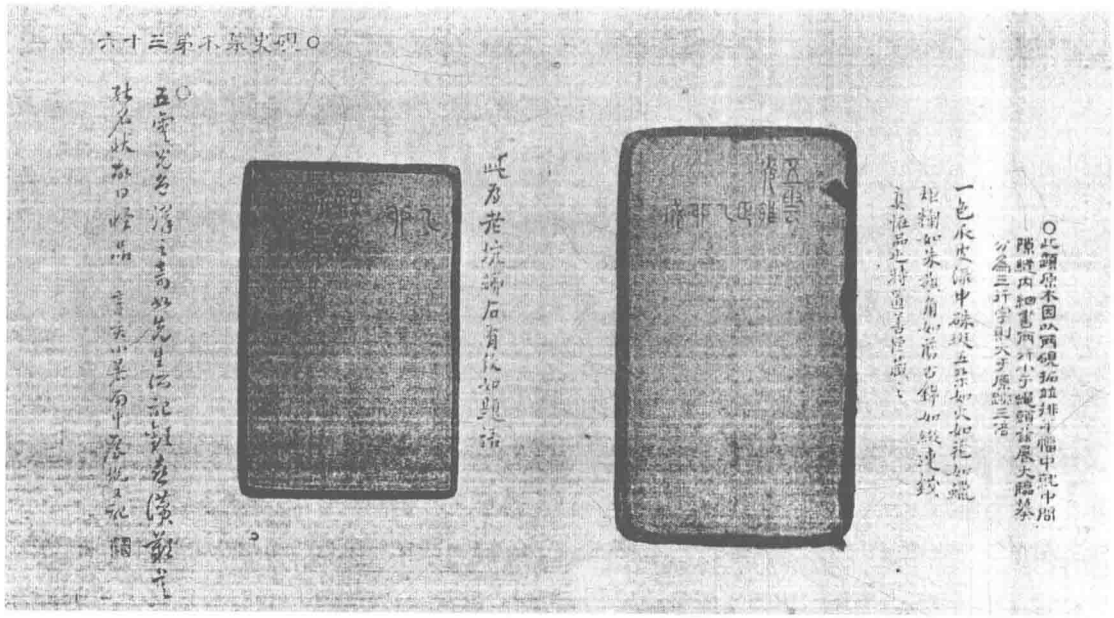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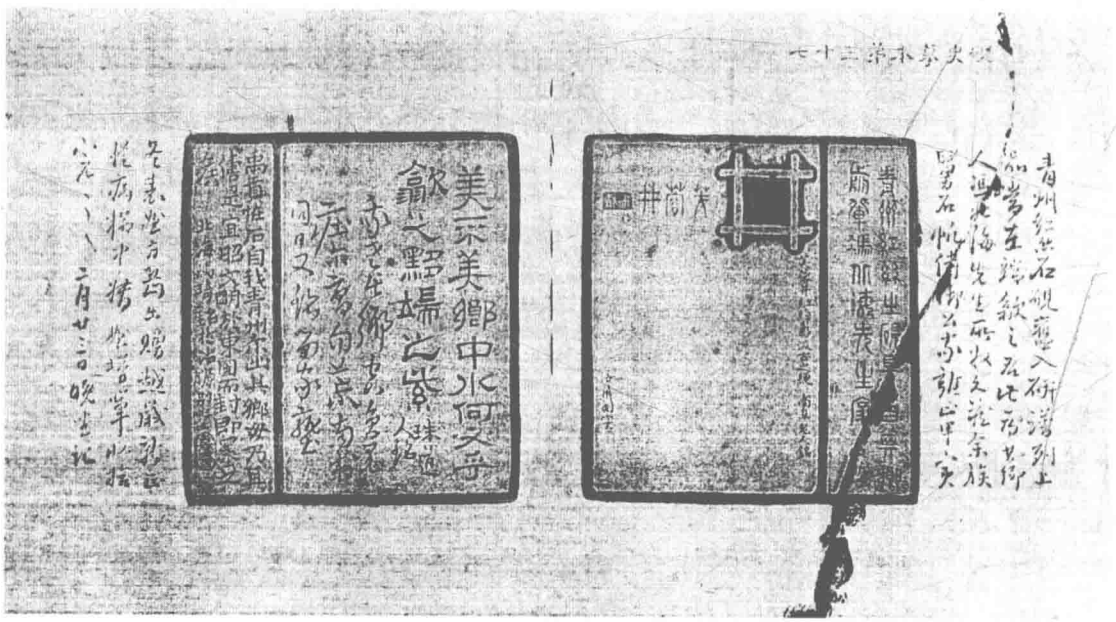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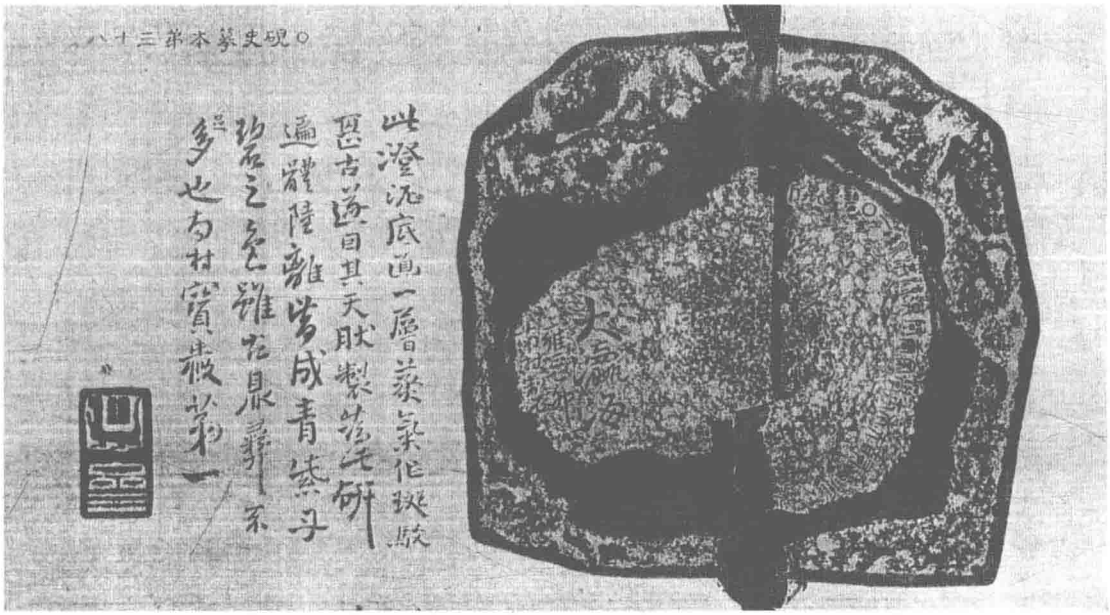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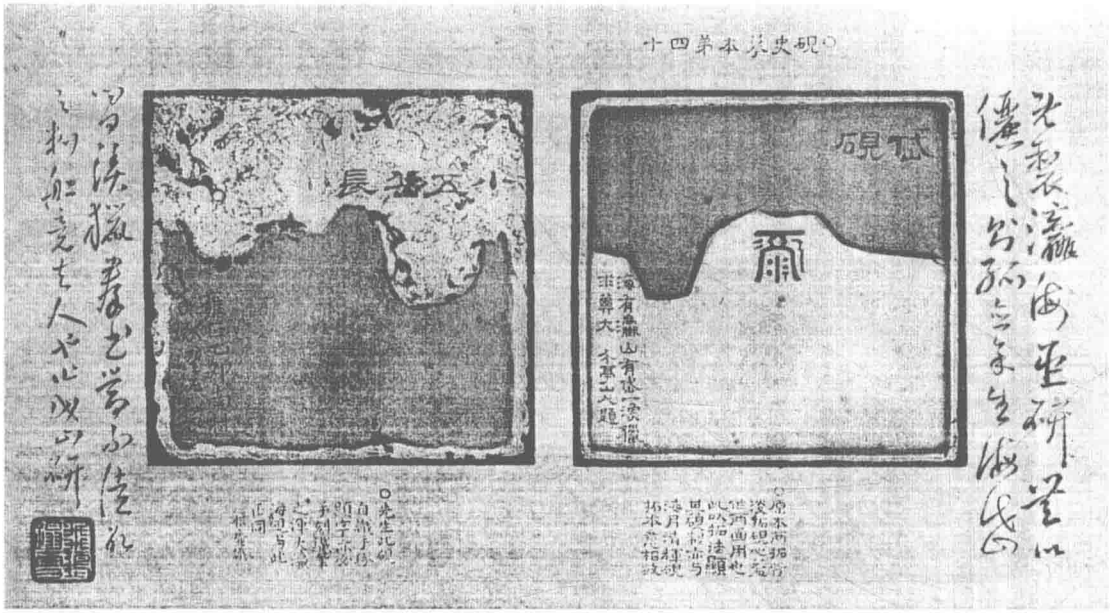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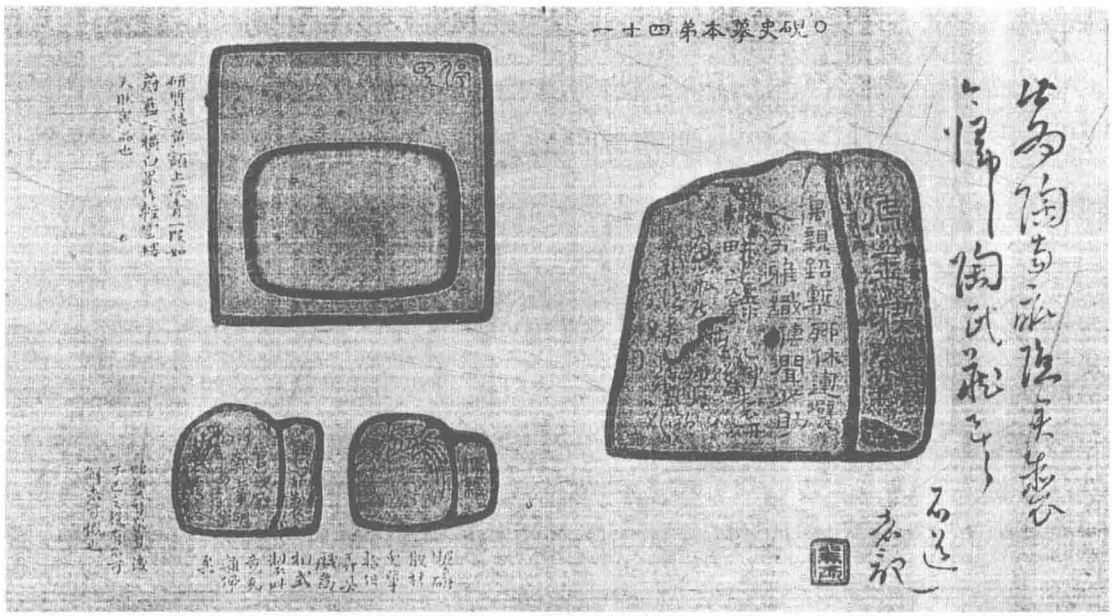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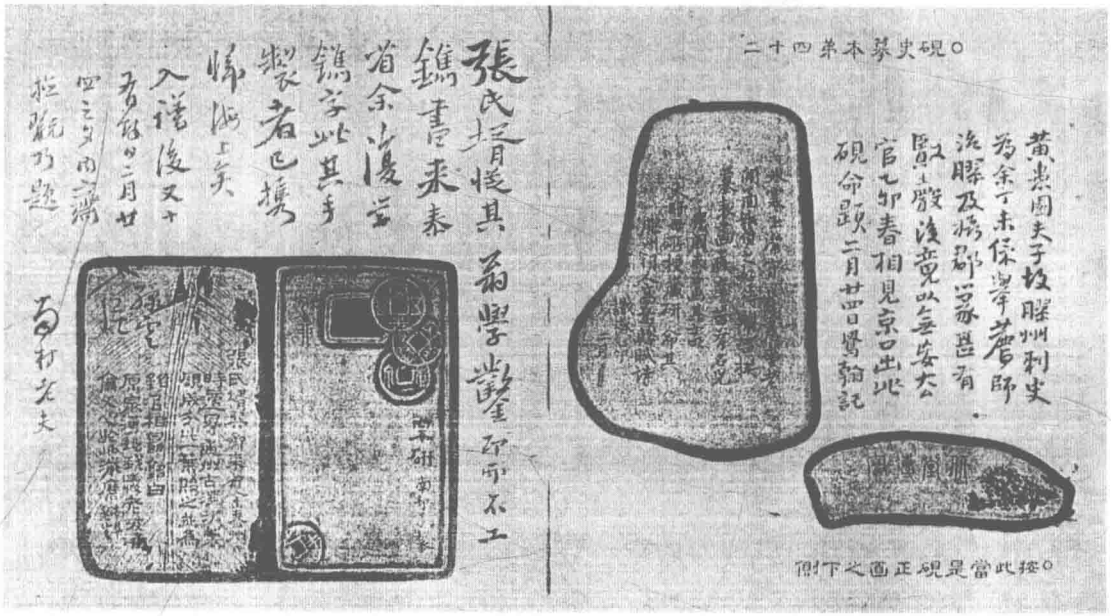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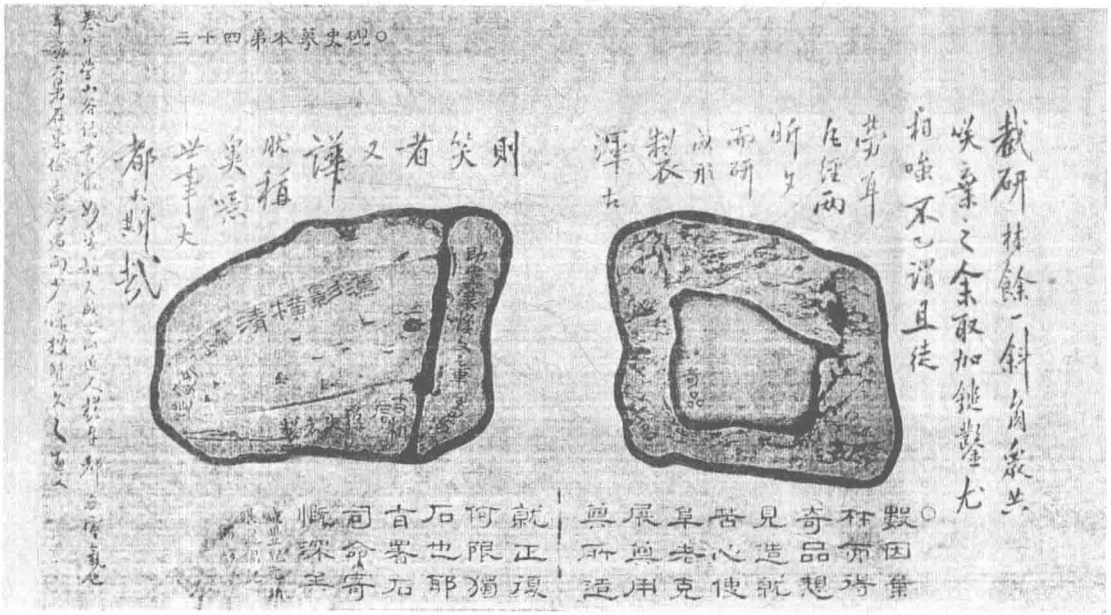

○硯史纂本卷三十八
此澄泥底面一層蒸氣作斑駁
甚古蓮自其天趾製法光研
過體陸離皆成青紫斗
珍名之色雖古鼎彝未
多也南村寶藏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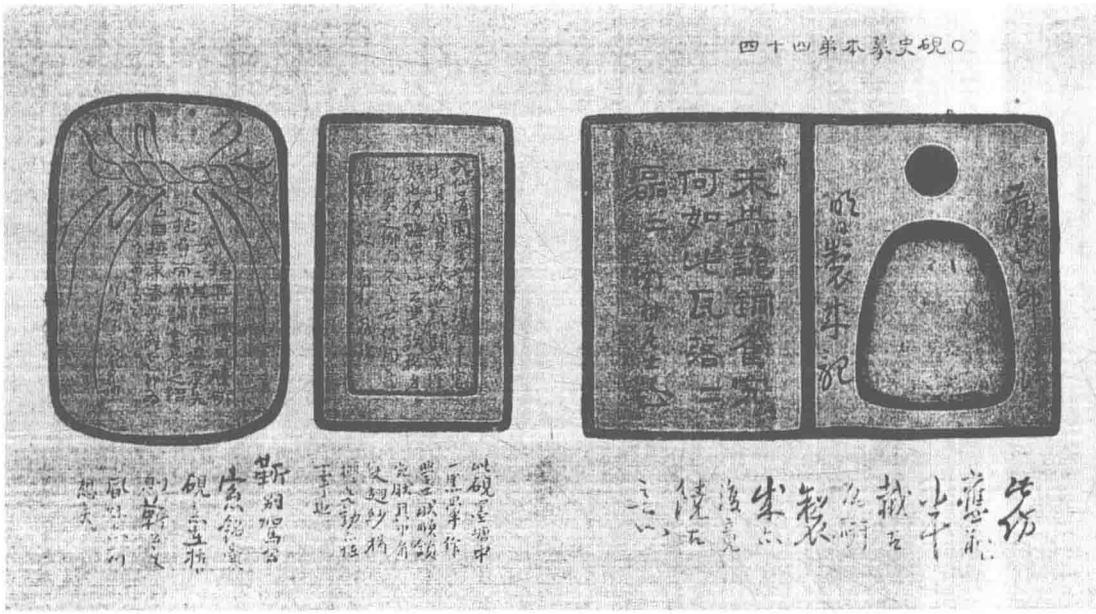
○硯史纂本卷三十九
墨卿滴硯
天空海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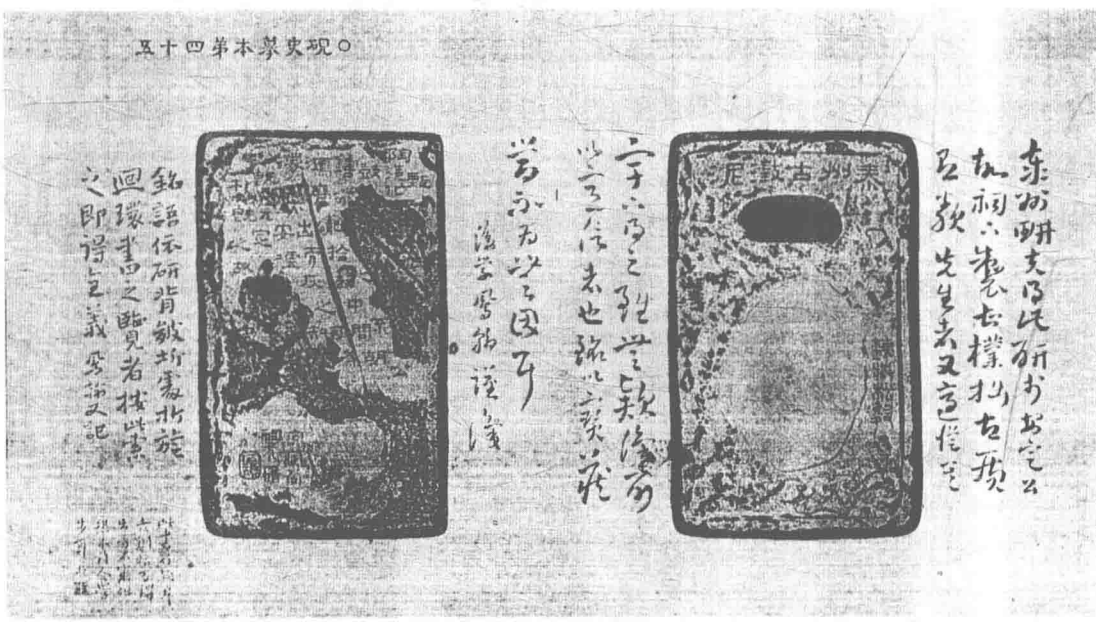

硯史卷本第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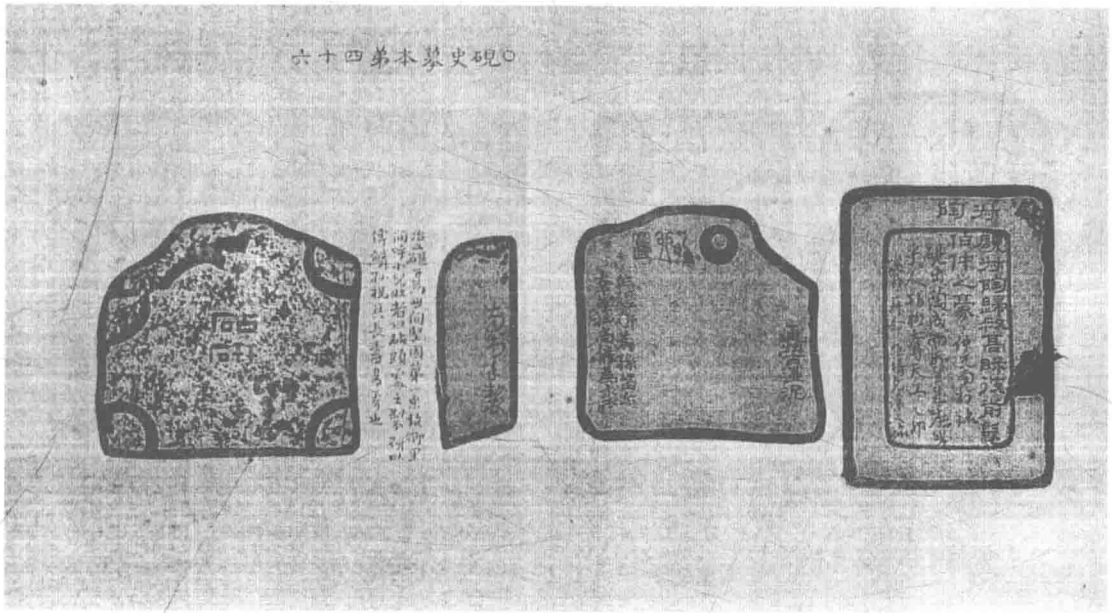

硯史卷本第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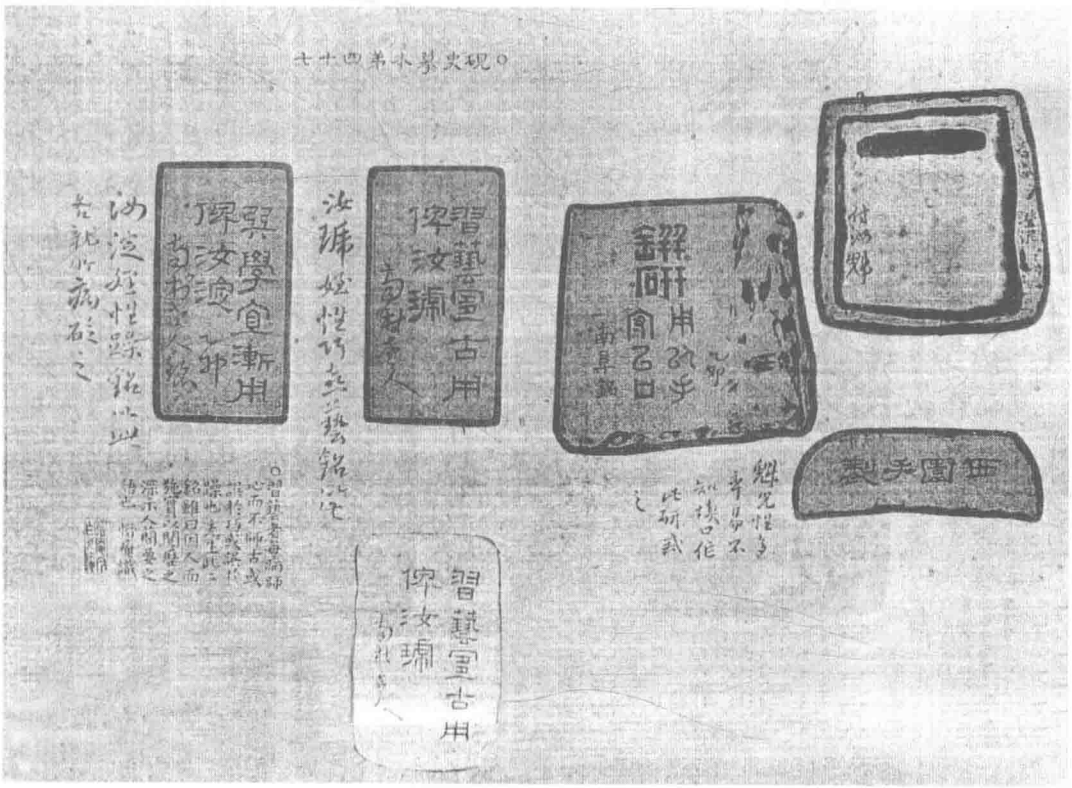

○硯史第本第四十二
黃庶園夫子牧睦州利史
為余言未保舉舊師
流睽及將歸一篋甚有
數十散後竟以無安於
官七卯春相見京口出此
硯命題二月廿日舅舶記
○按此當是硯正面之下側
張氏捐俸其弟學鑿印而不工
鐫書來泰
增余小像並
鐫字此其手
製者已攜
歸浙上矣
入閩後又十
易寒暑二月廿
四之夕雨窗
拭硯而題
西村老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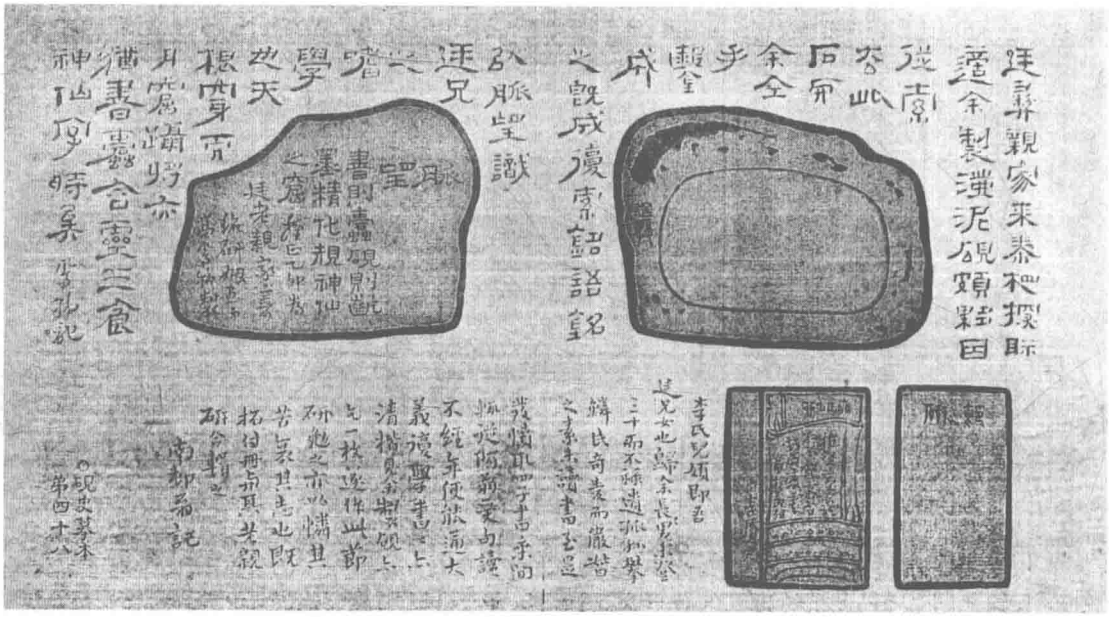

○硯史第本第四十三
○製因
材施用得
奇品想
見造就
苦心使
臯老克
展無所
造
裁研餘一斜角衆共
笑棄之余取加鉦鑿尤
相嗤不已謂且徒
勞耳在經而
所之
而研
亦非
製衣
渾古
則笑
者又
譏
然稍
寬慰
世事大
都如此
就正獨何限耶石也
石者命奇
哉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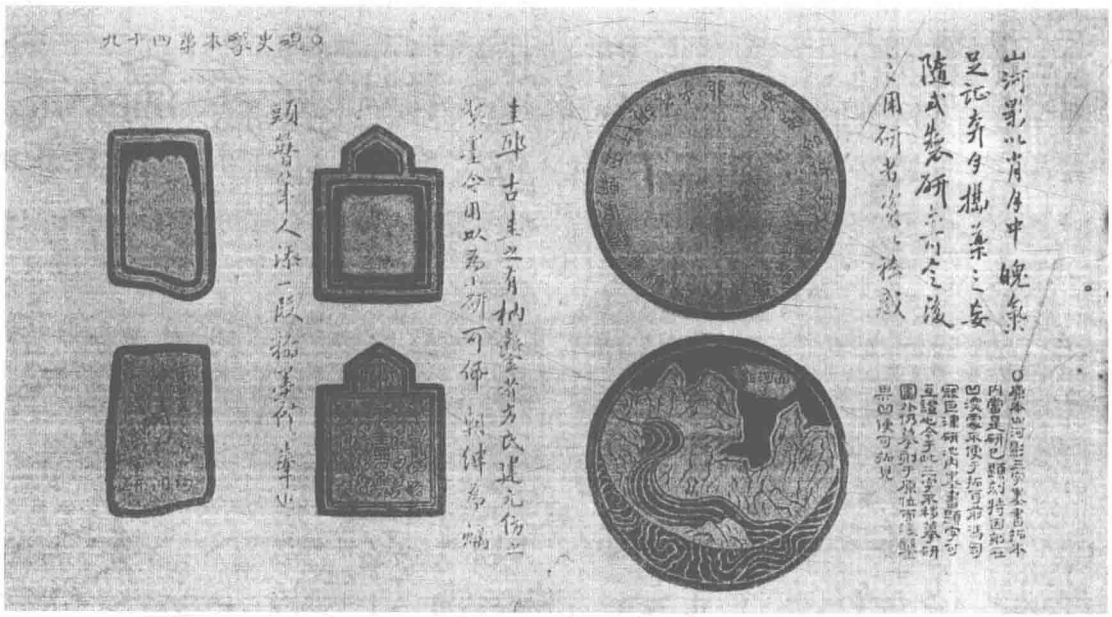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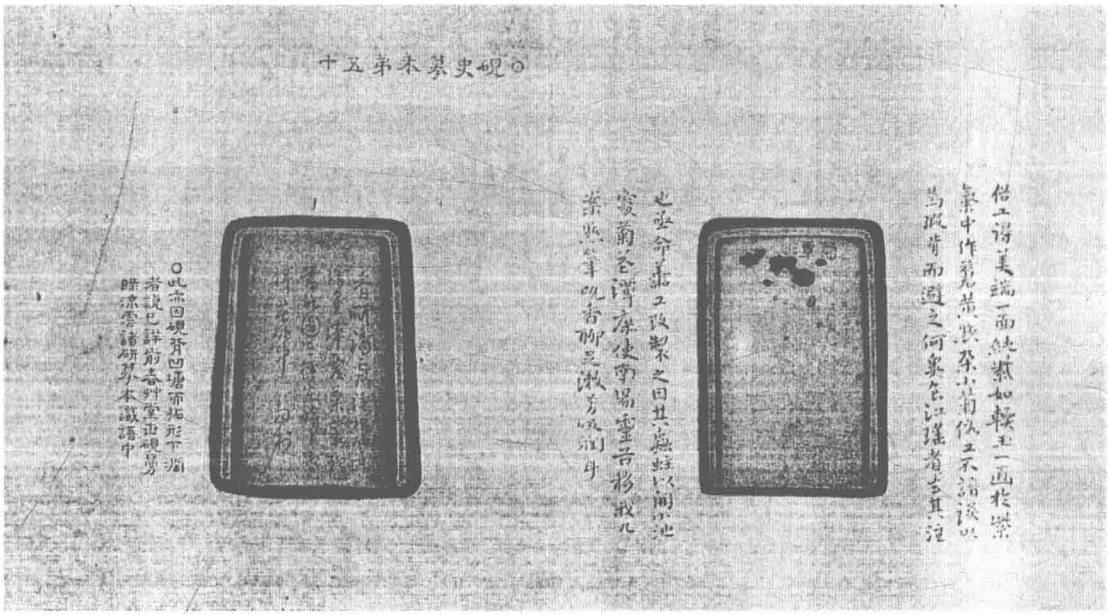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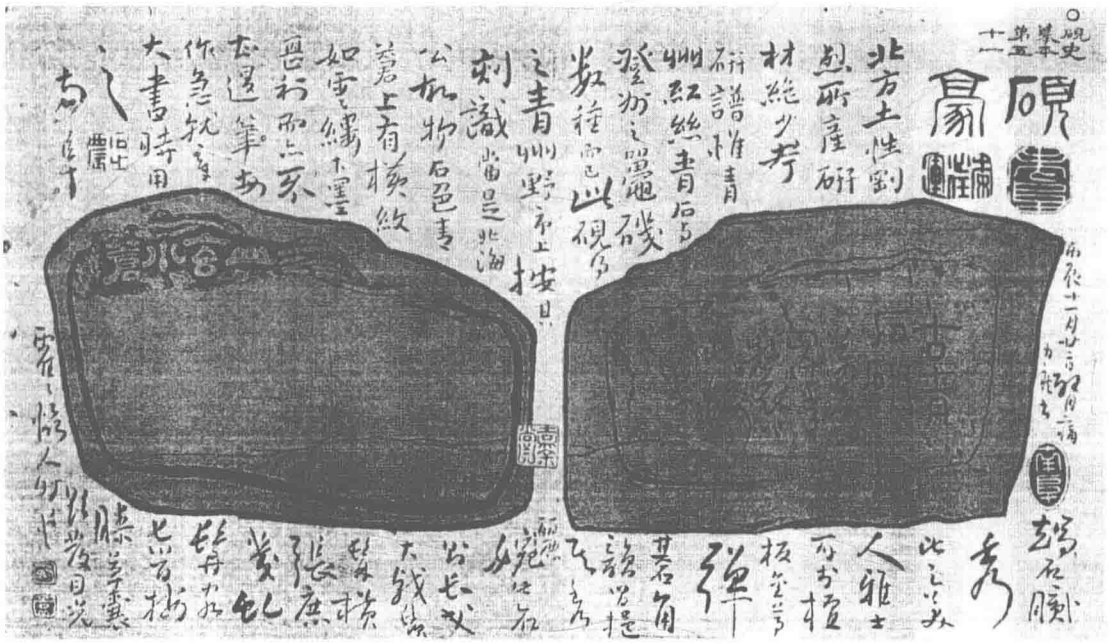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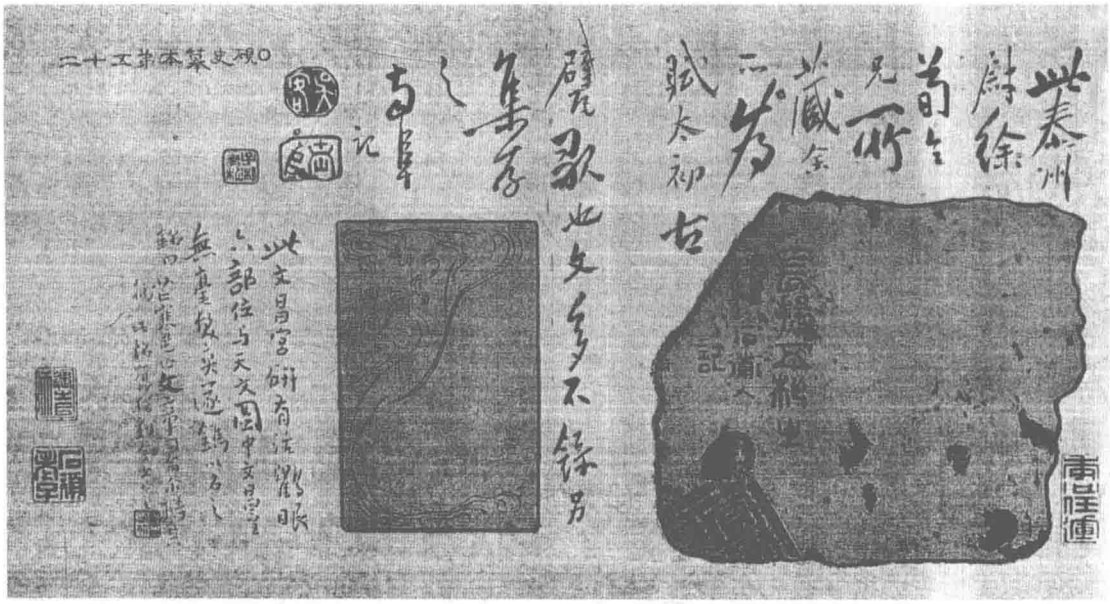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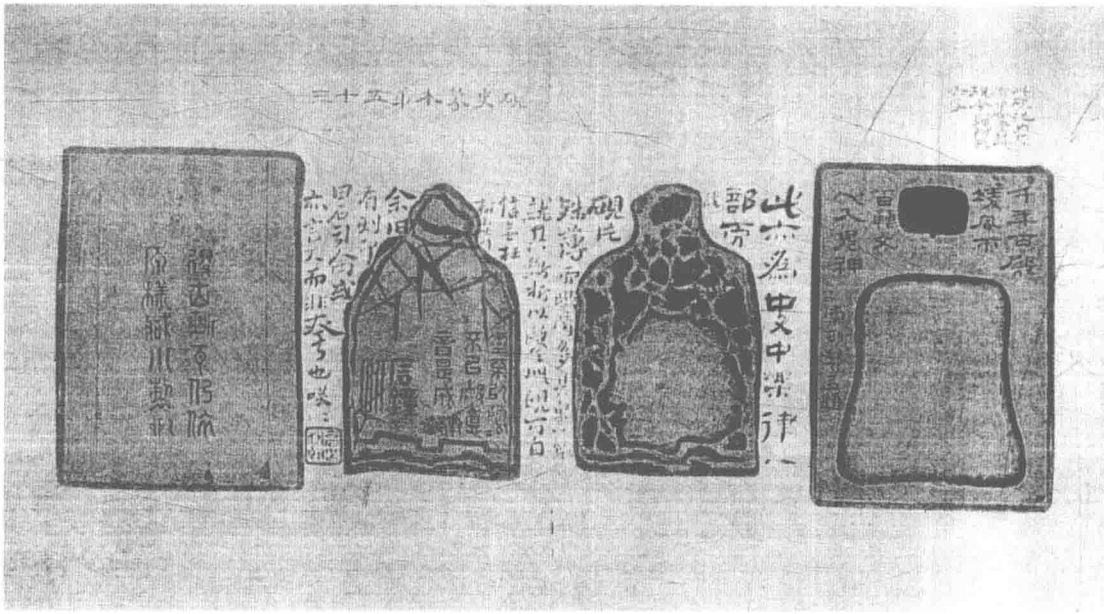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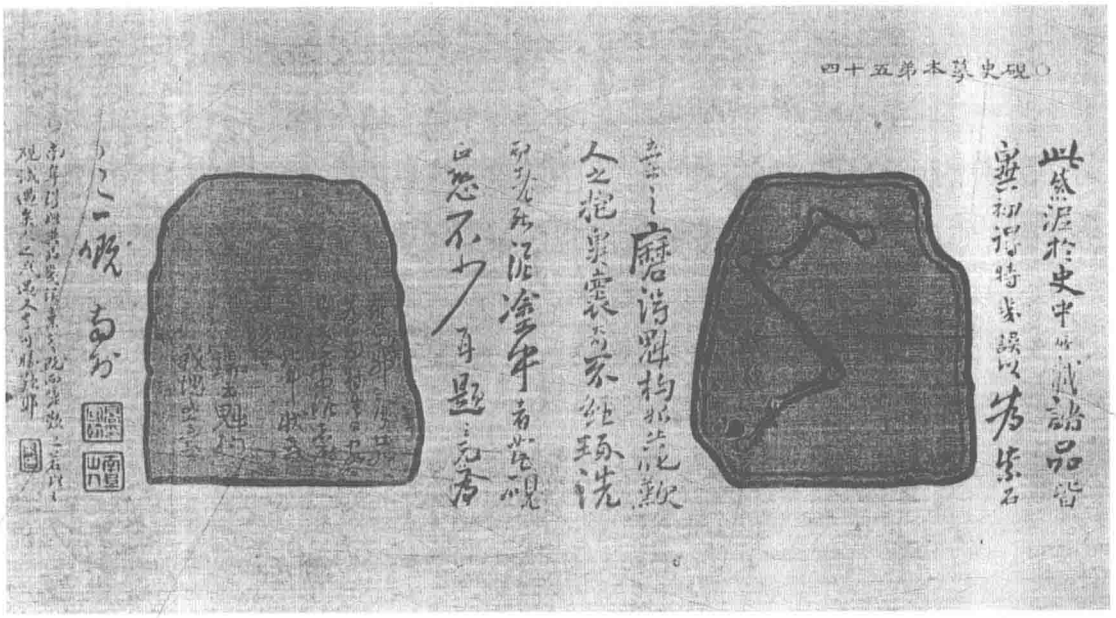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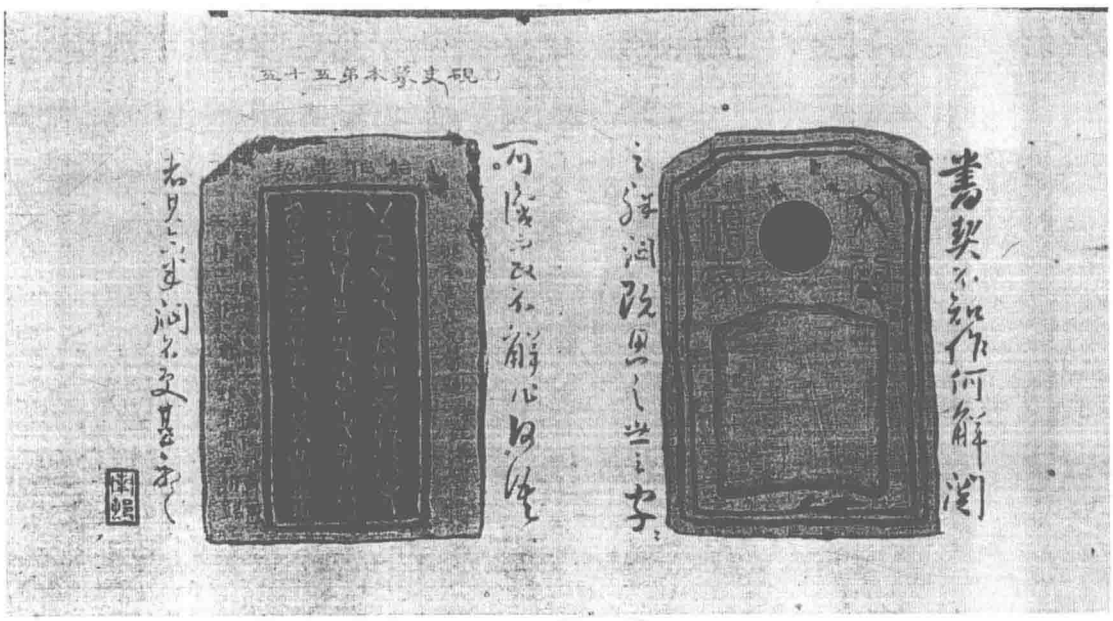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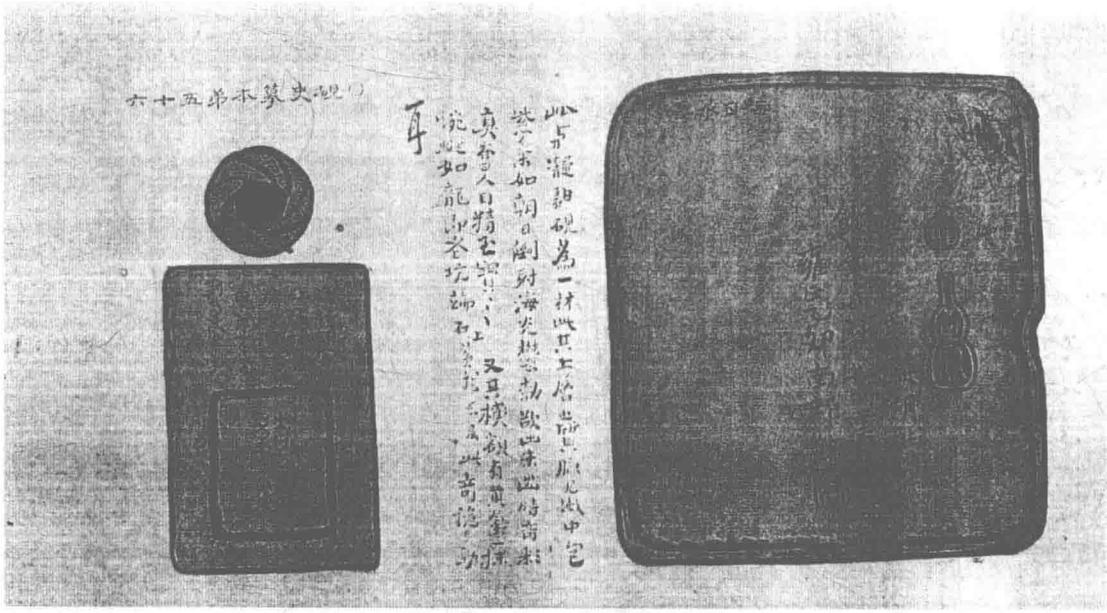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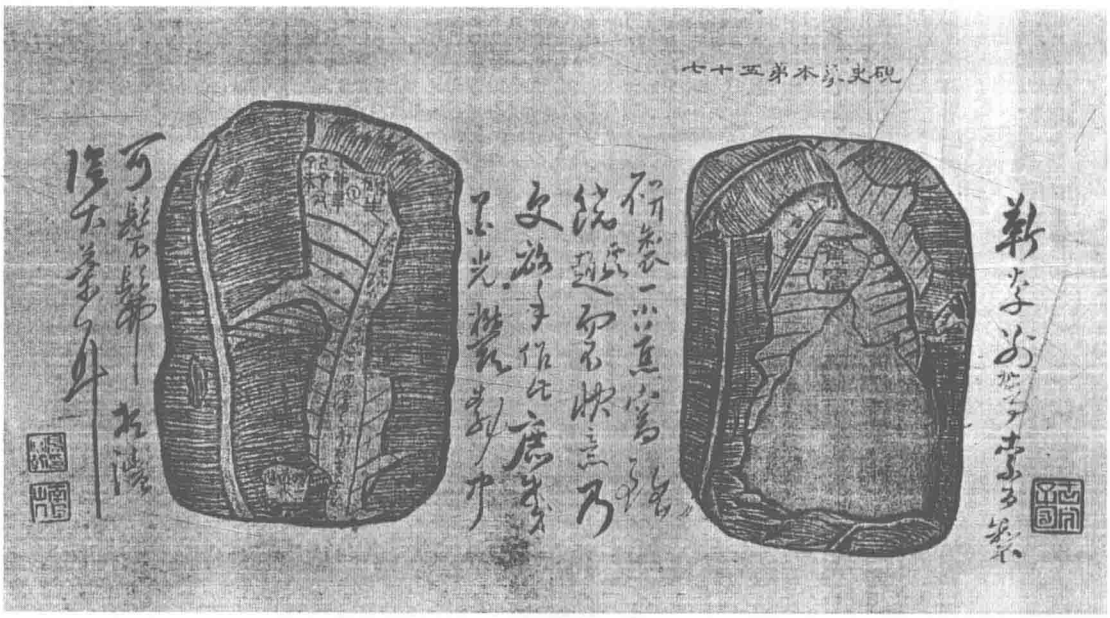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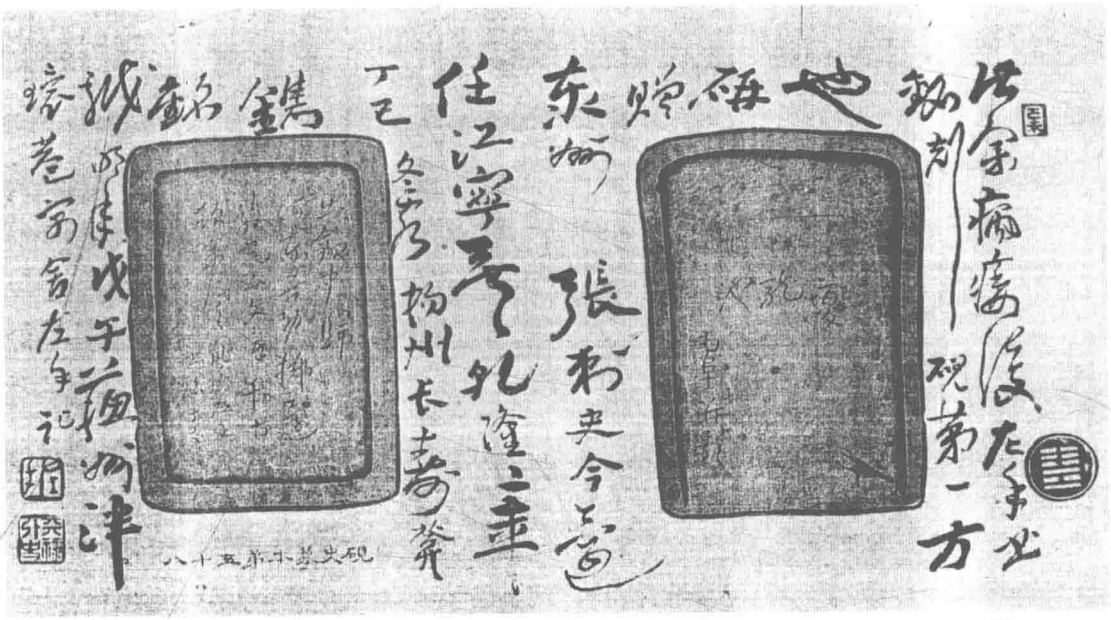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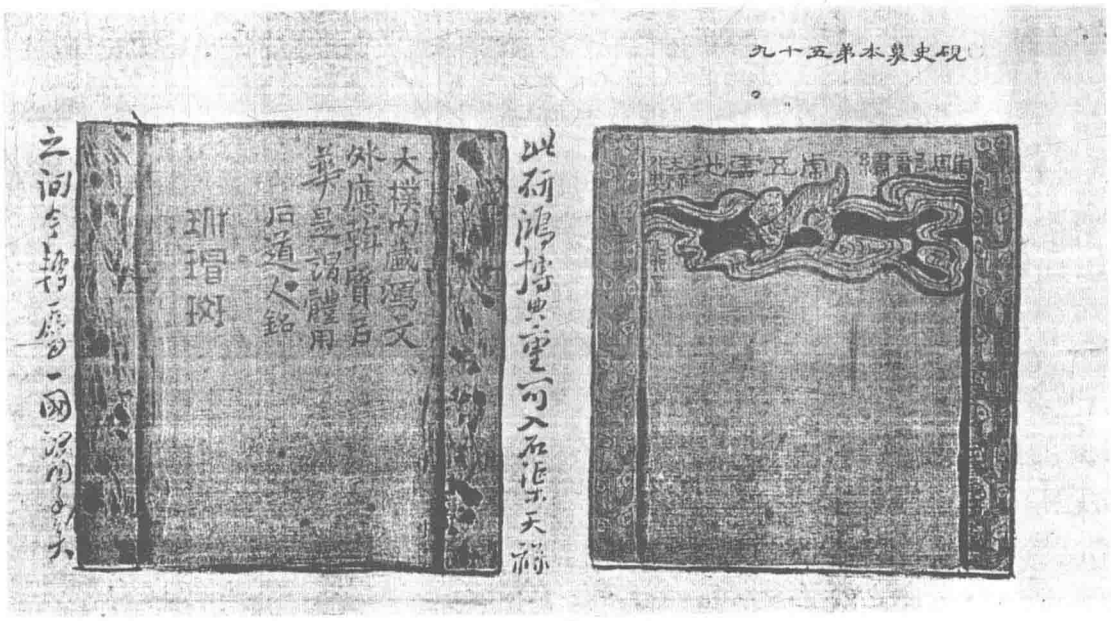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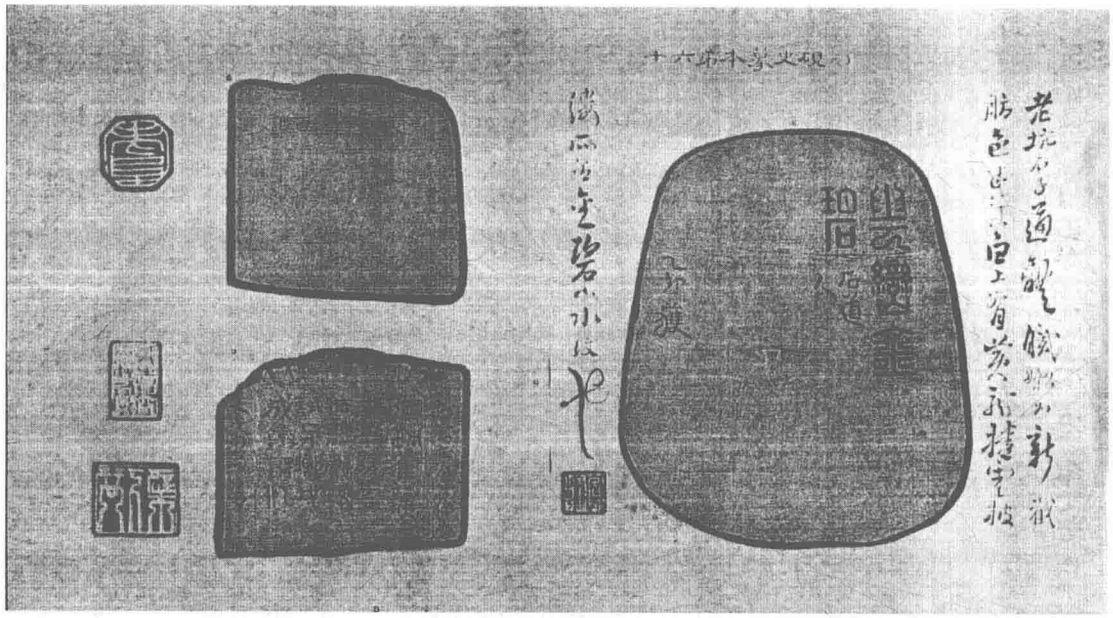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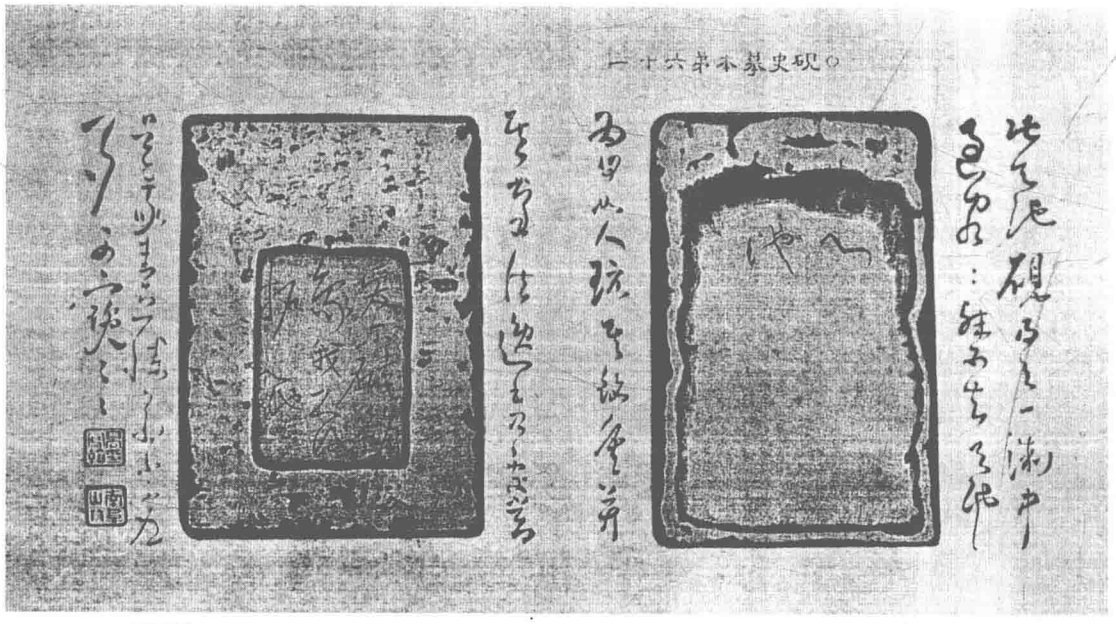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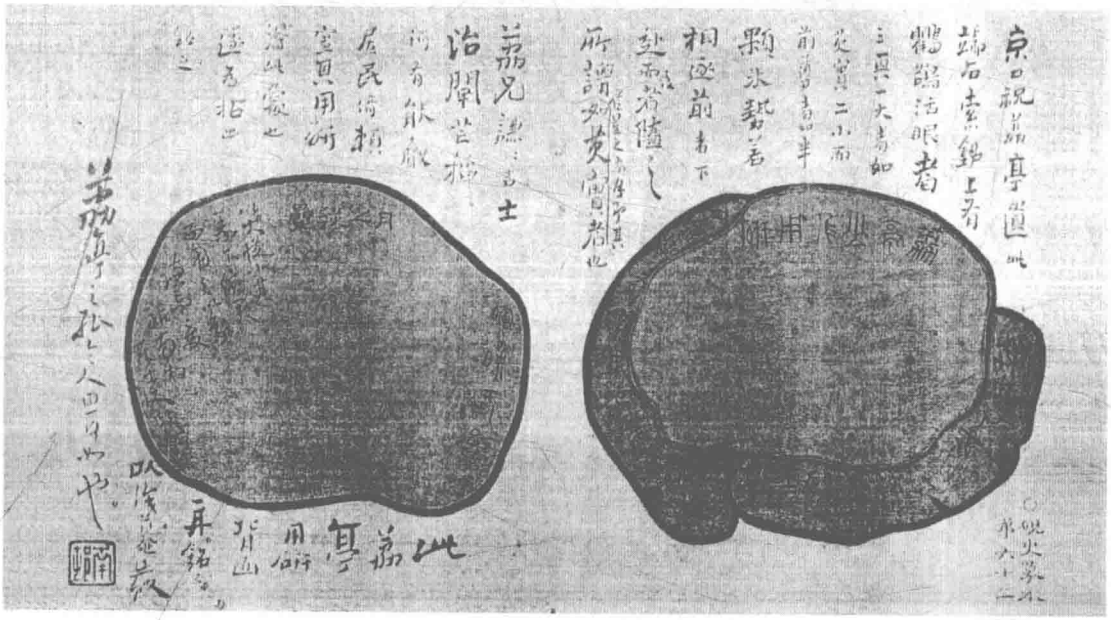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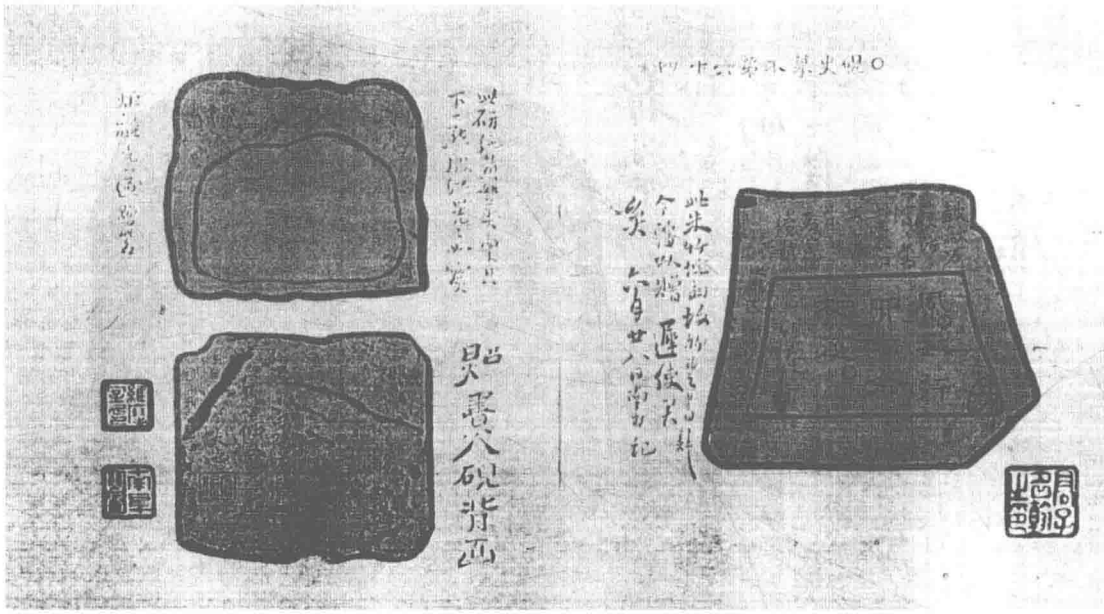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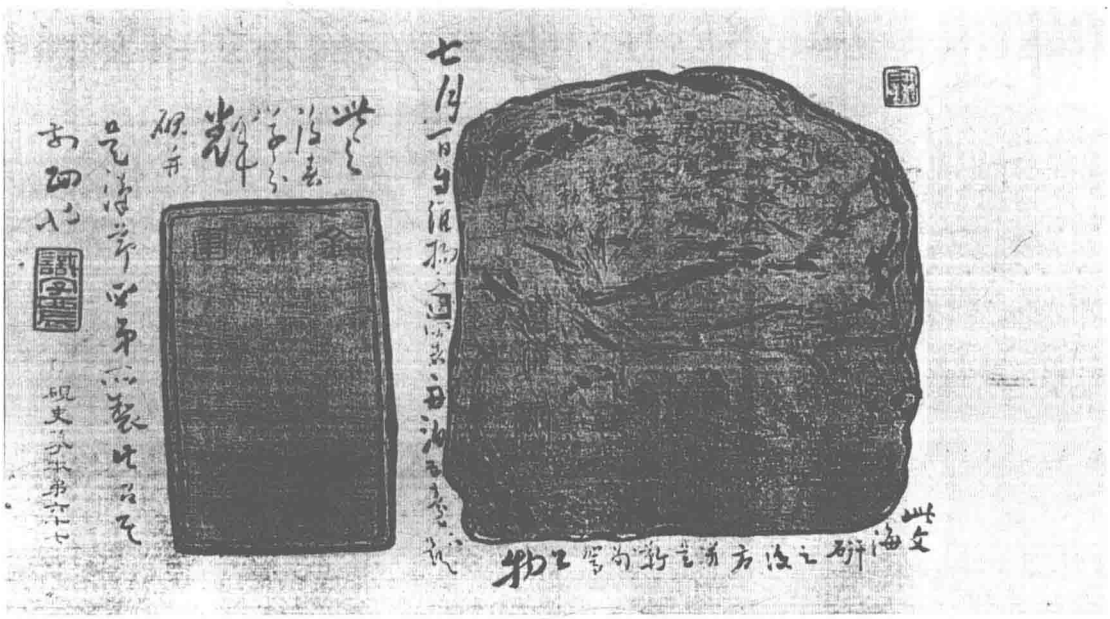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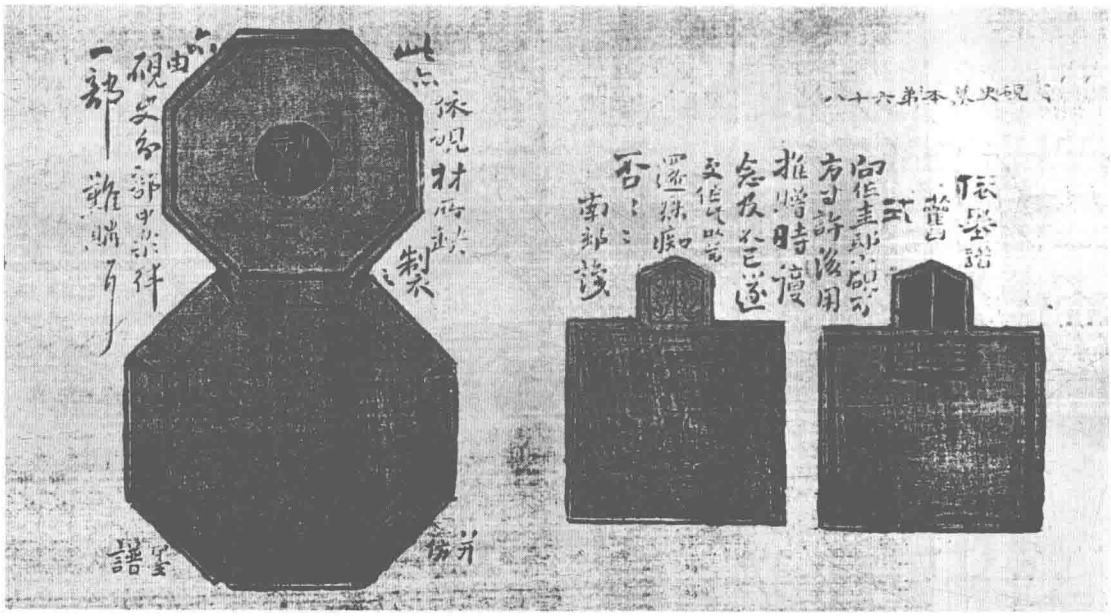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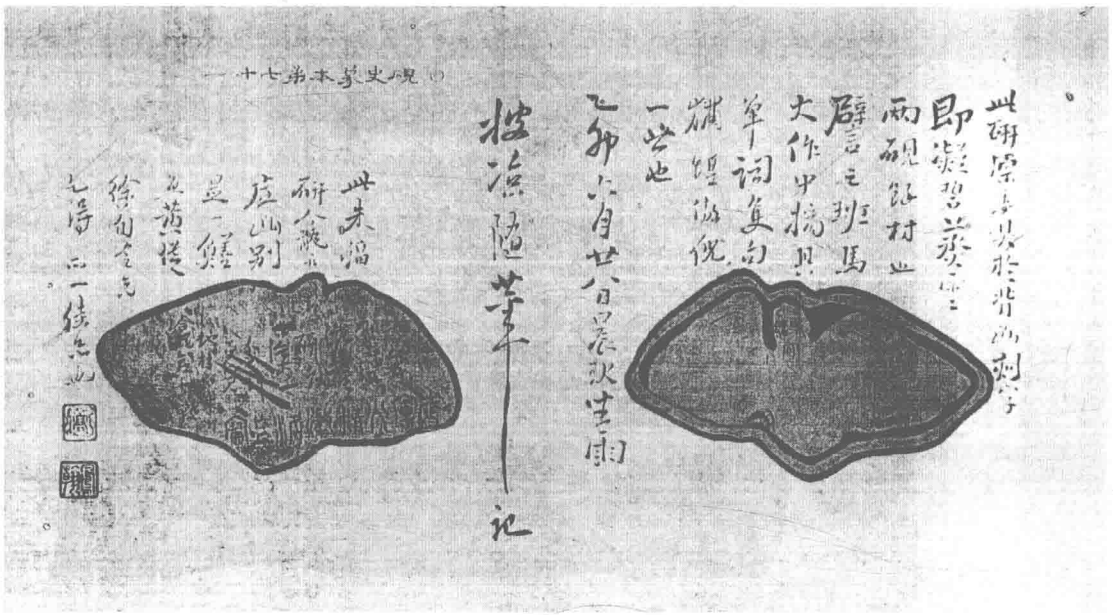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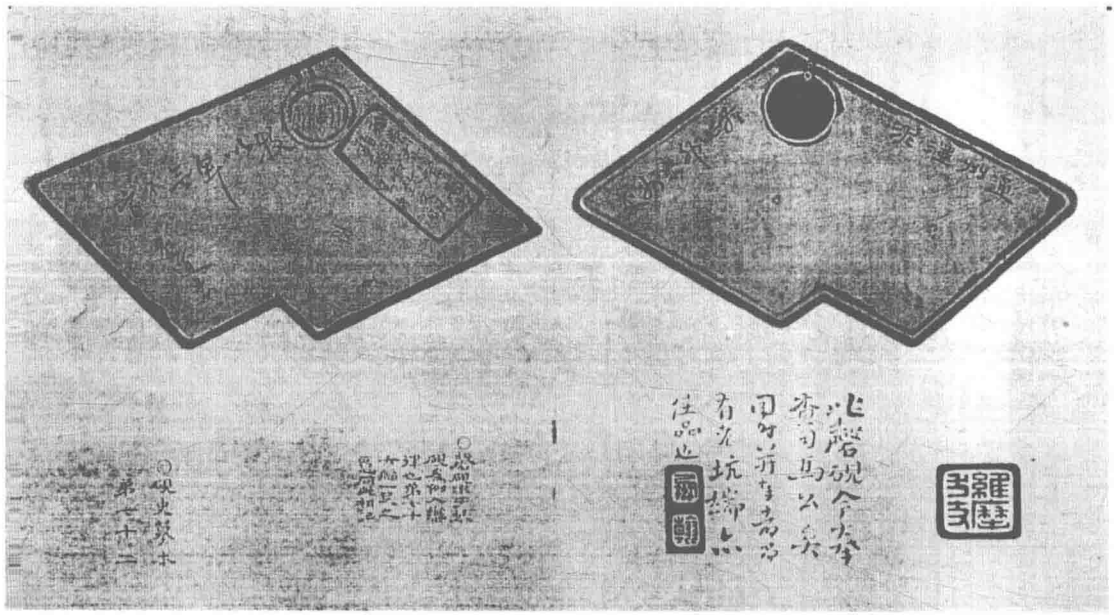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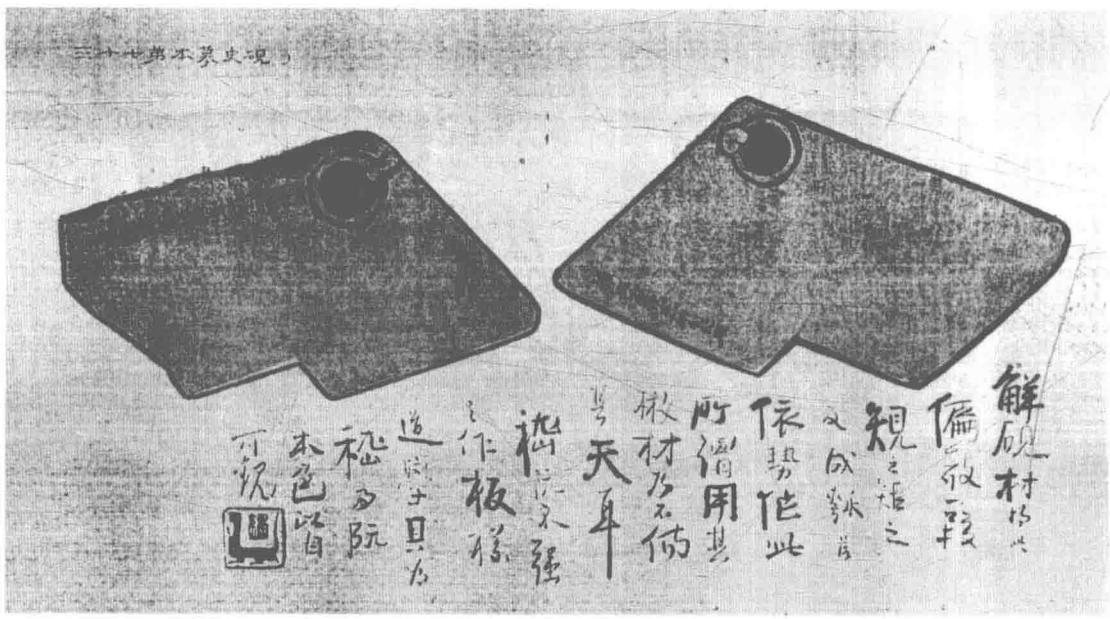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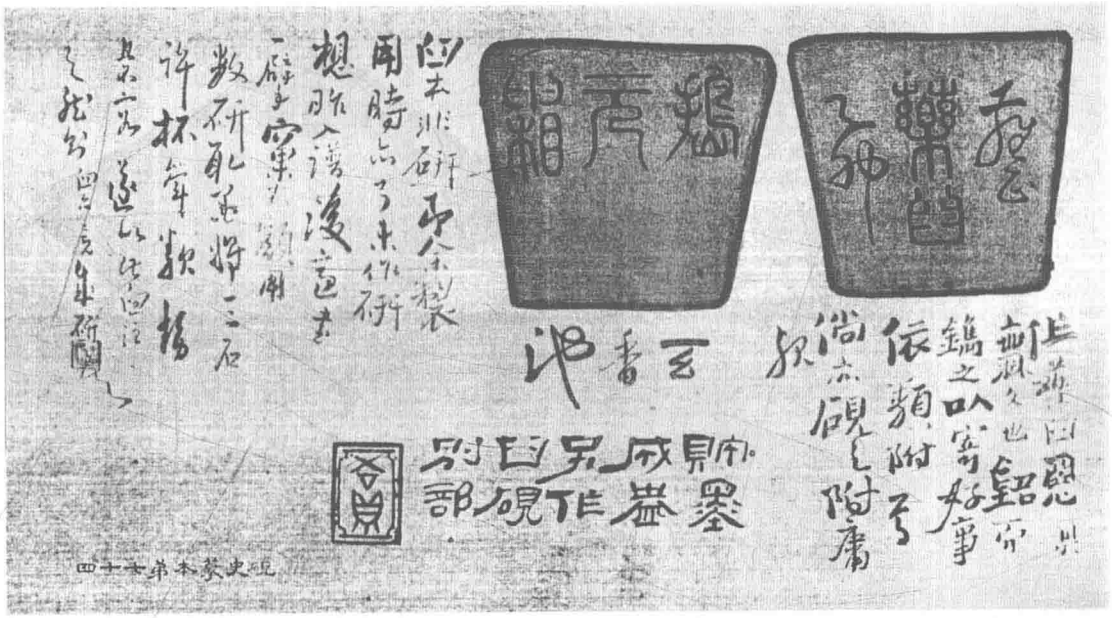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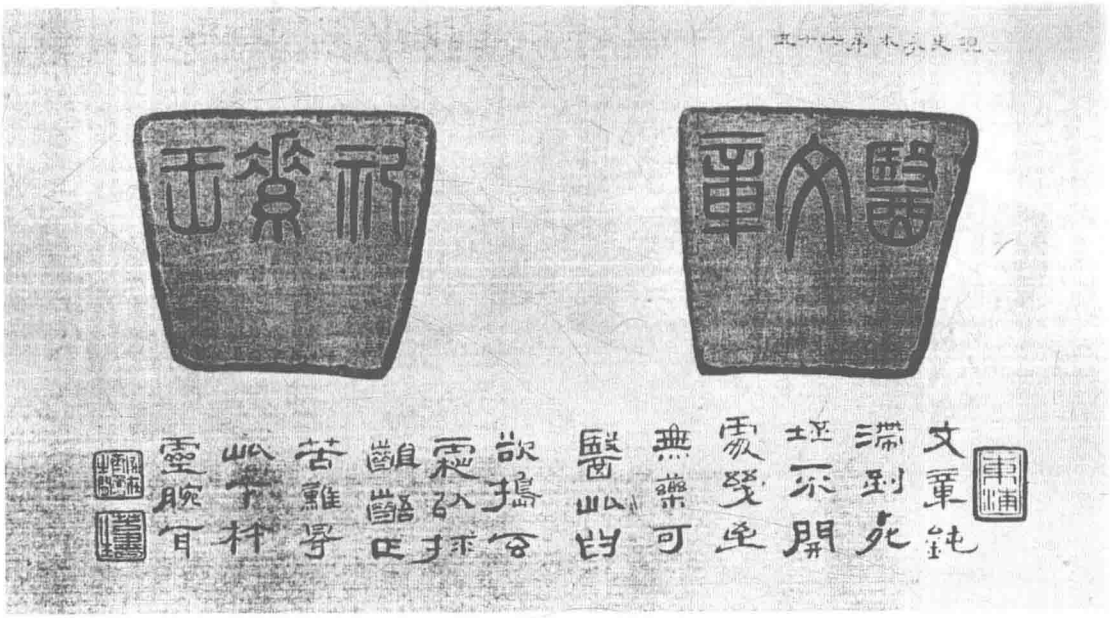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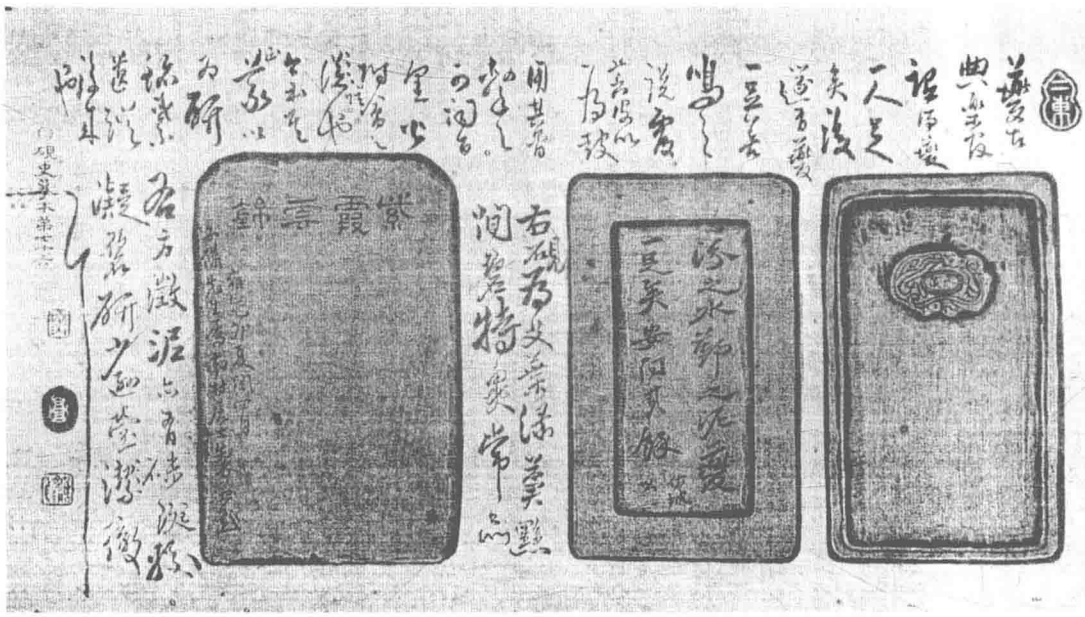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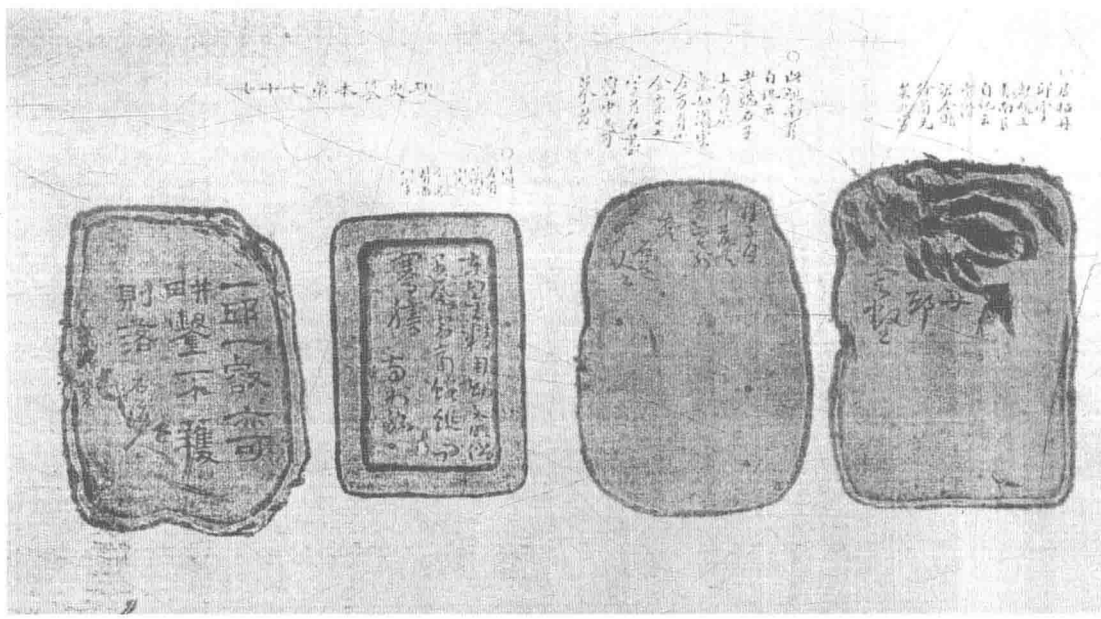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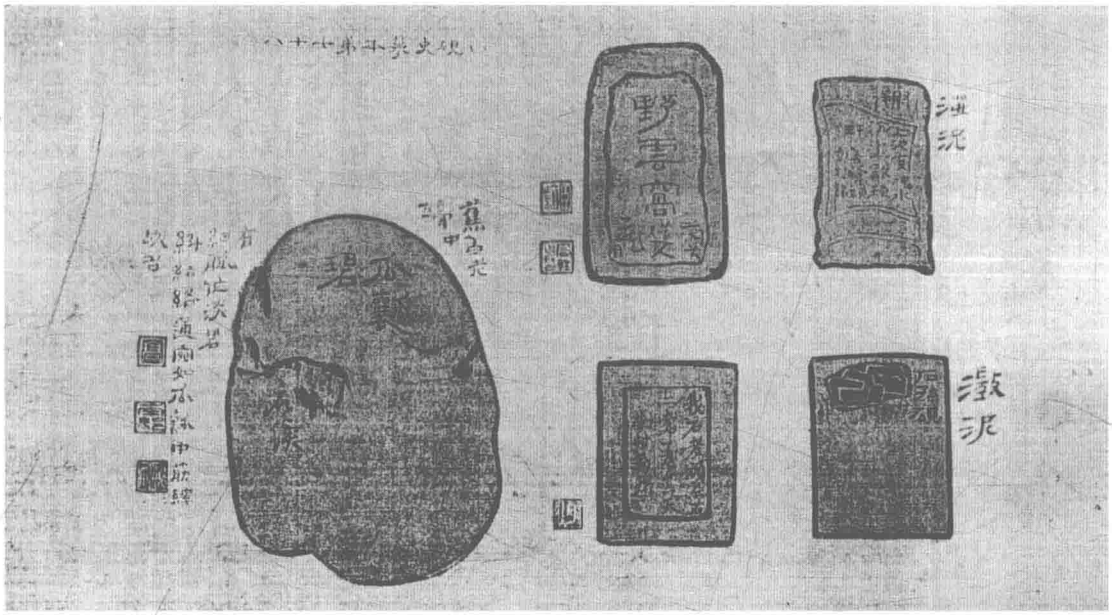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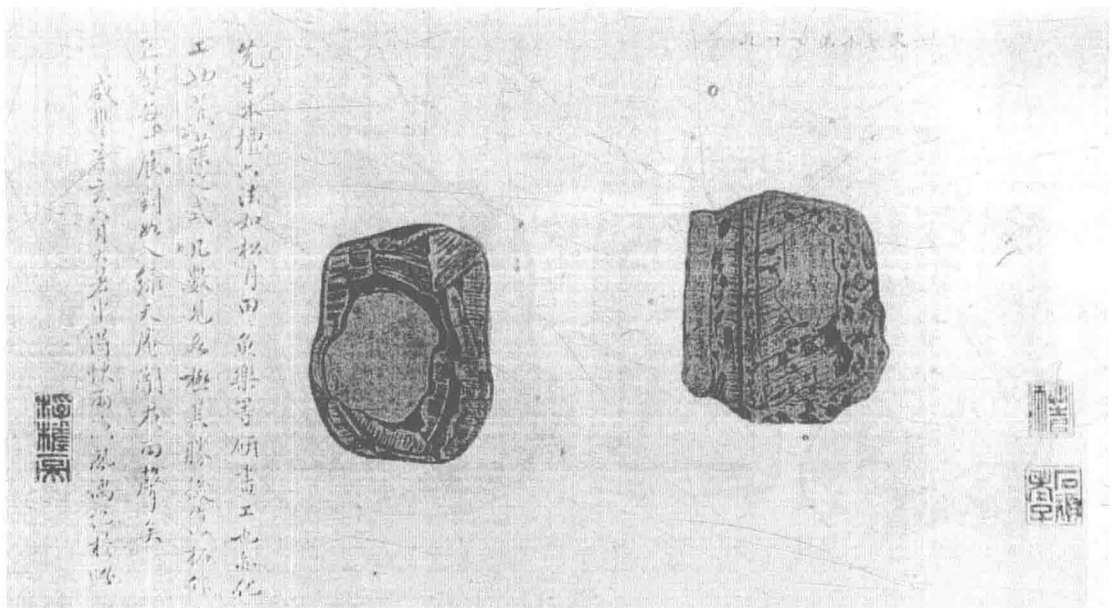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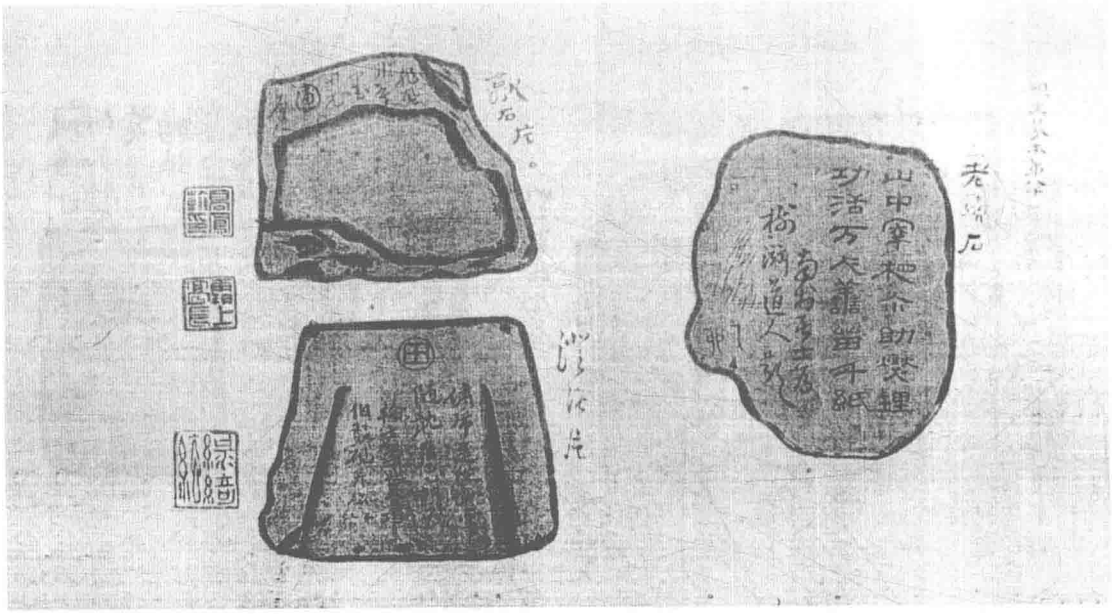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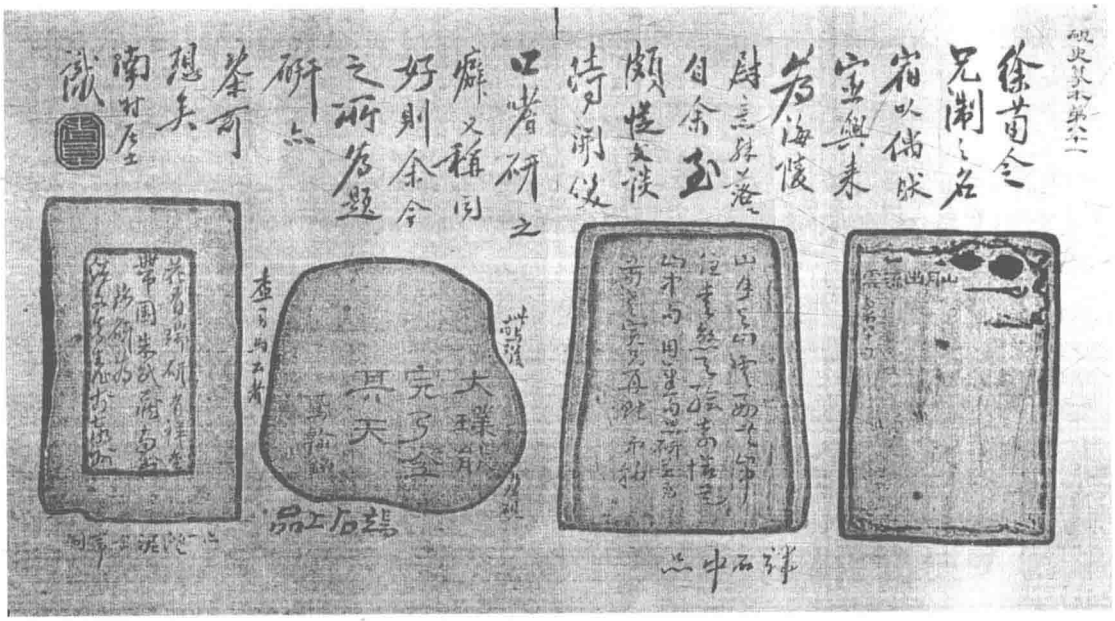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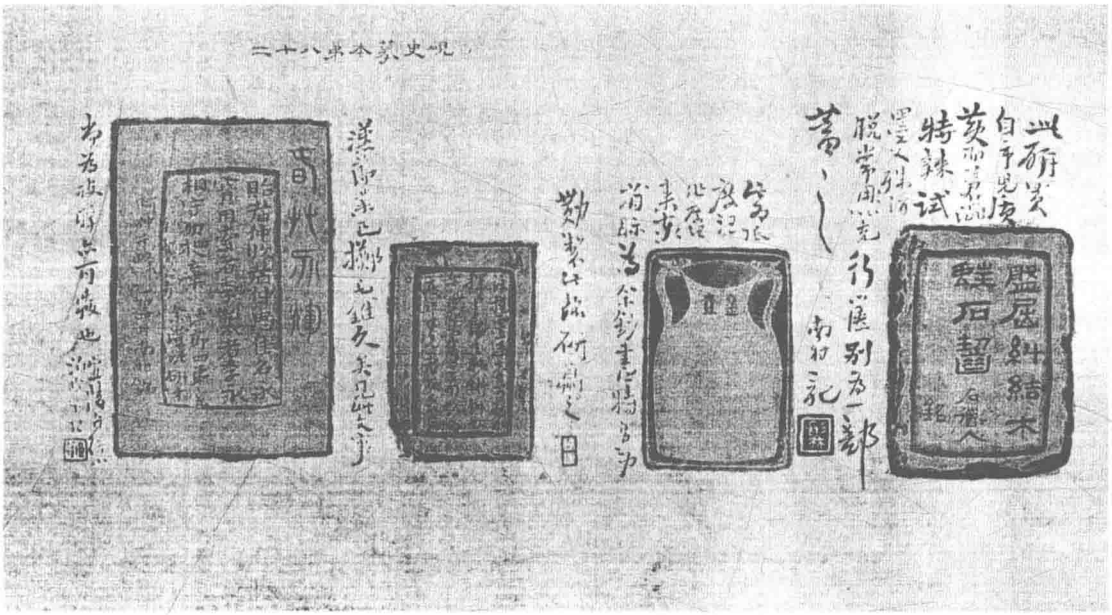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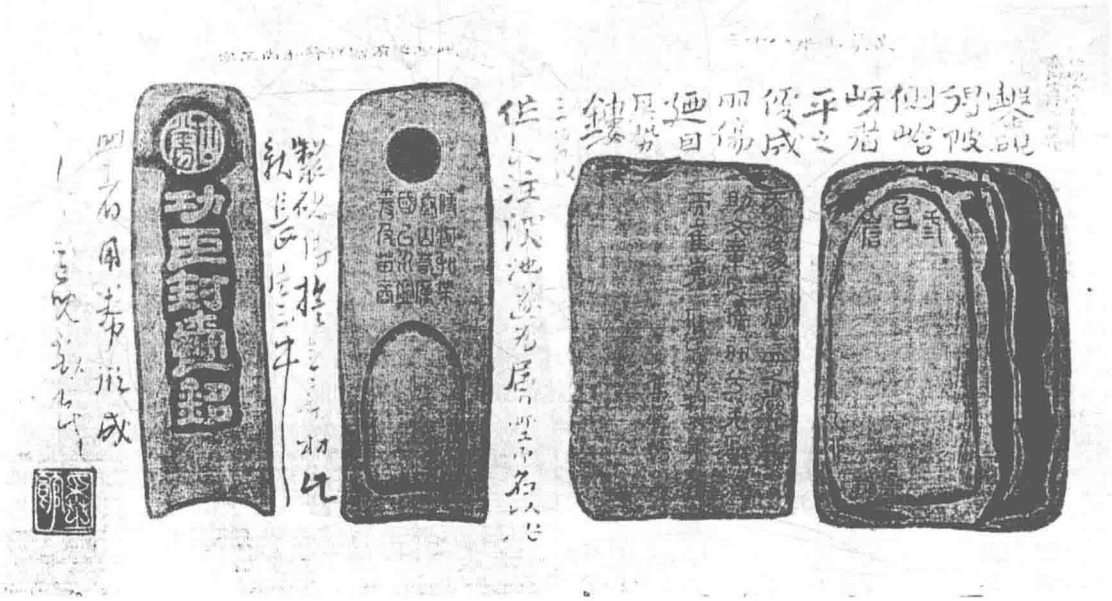

澈泥
澈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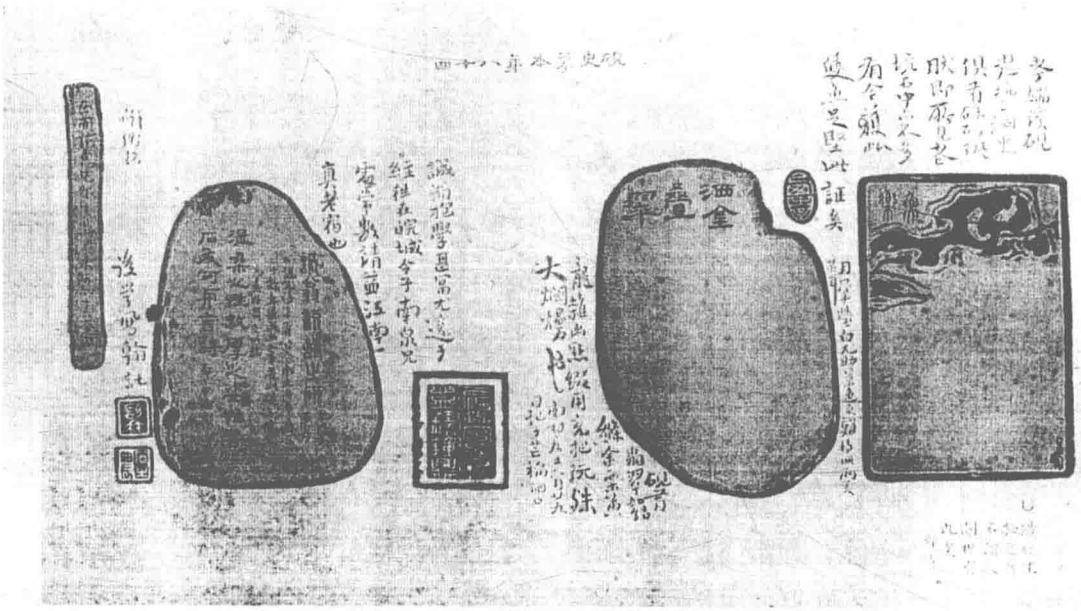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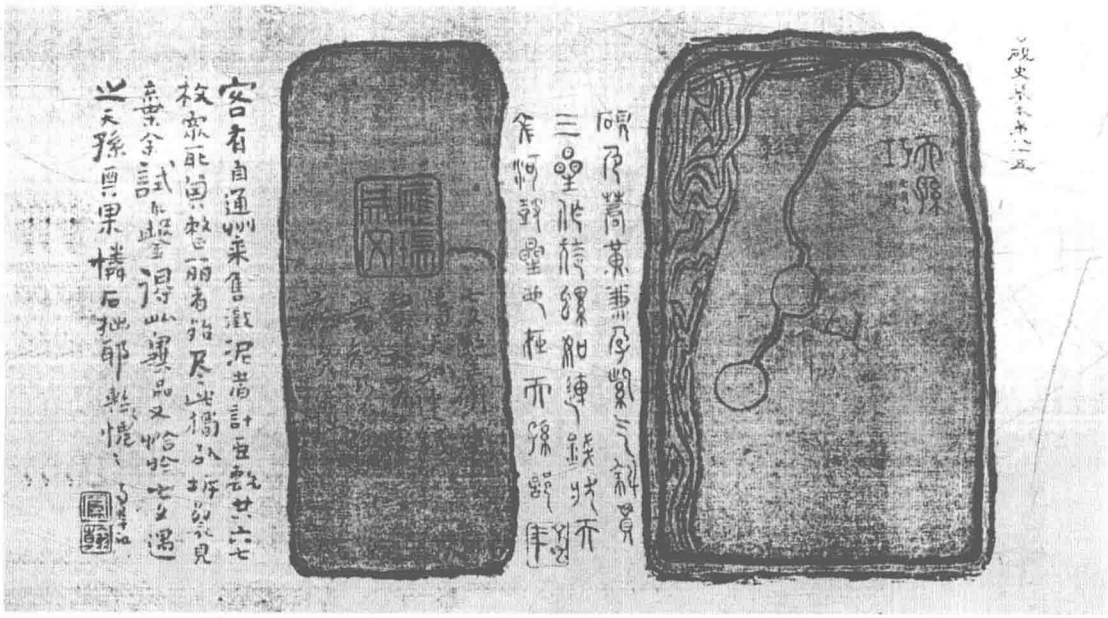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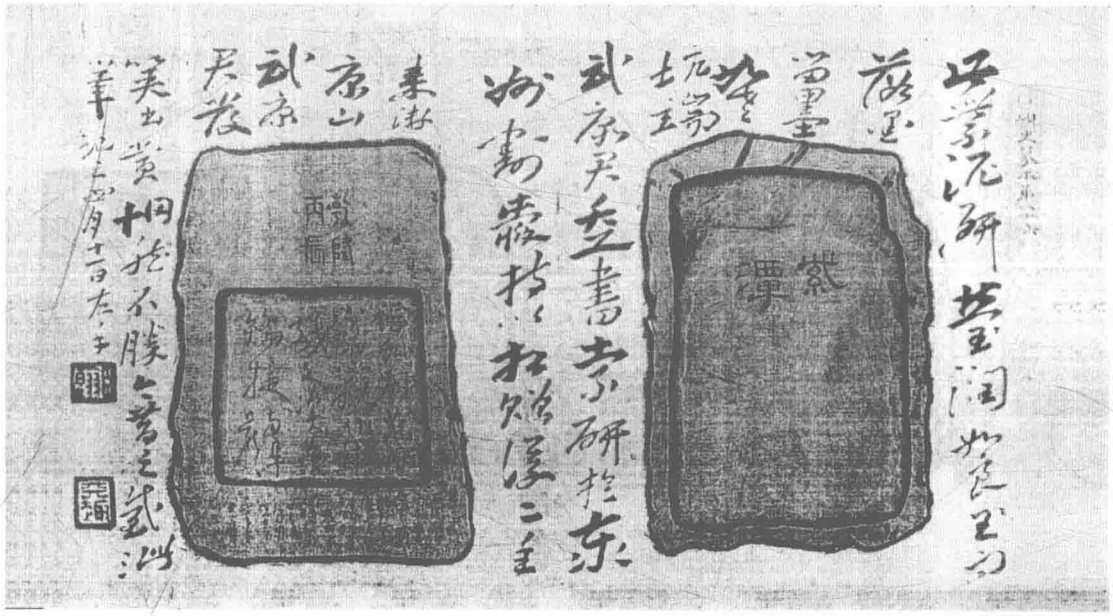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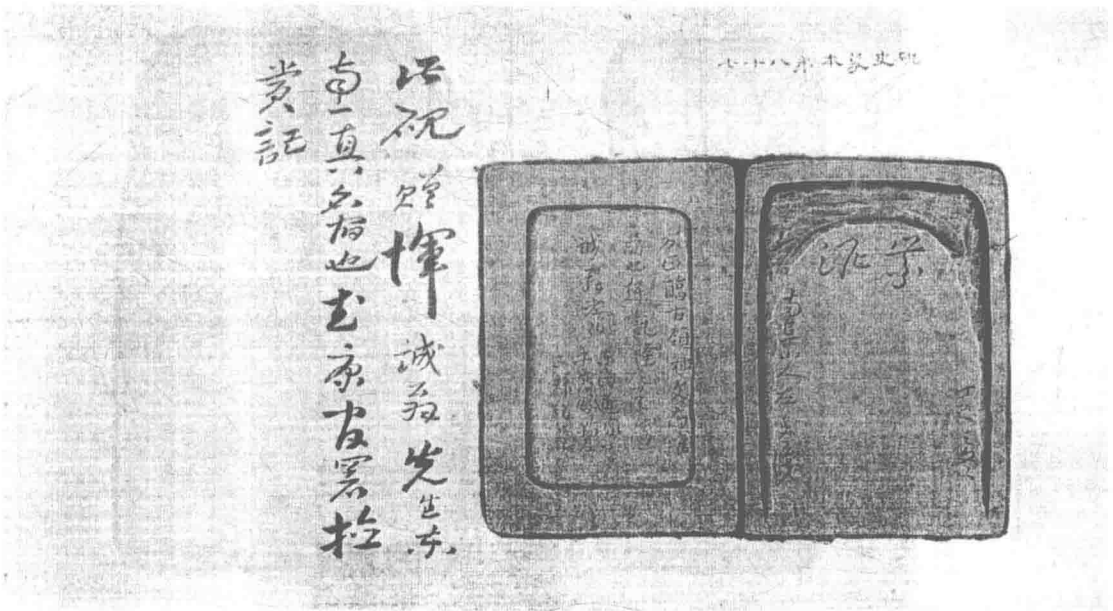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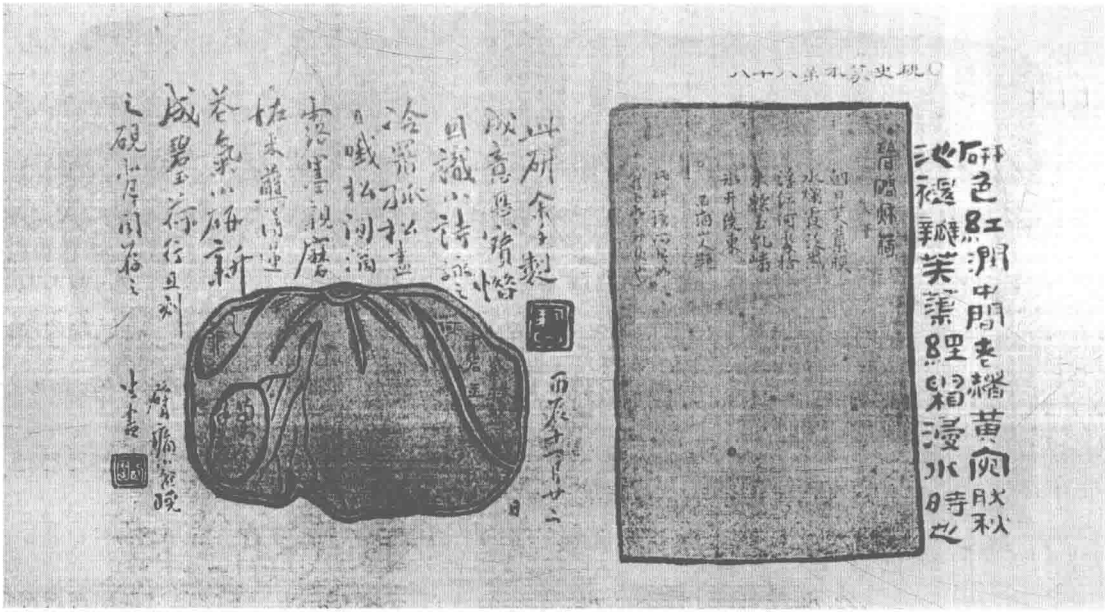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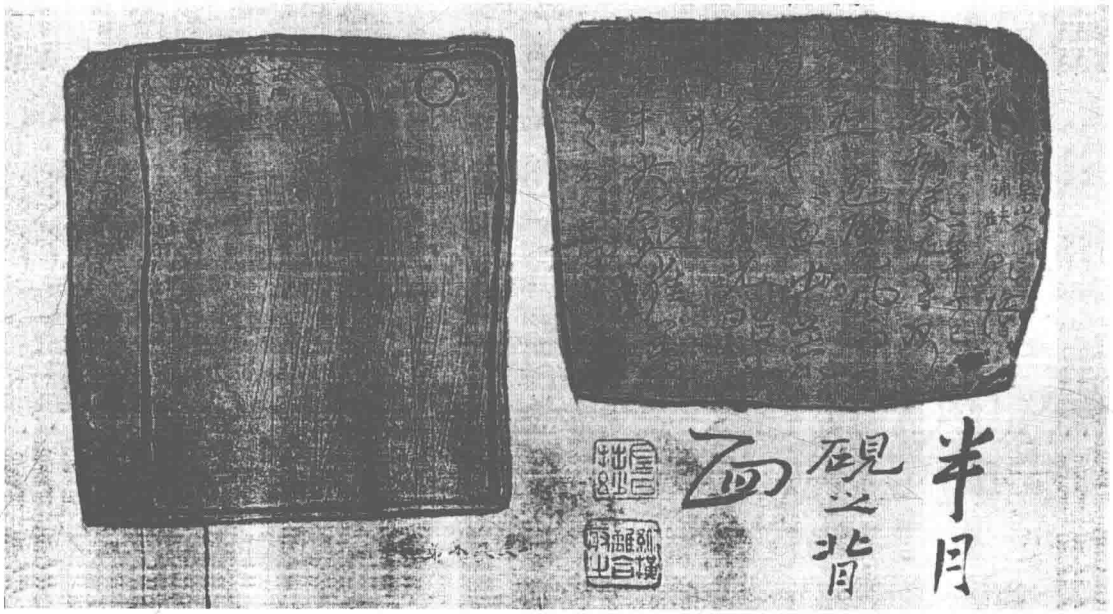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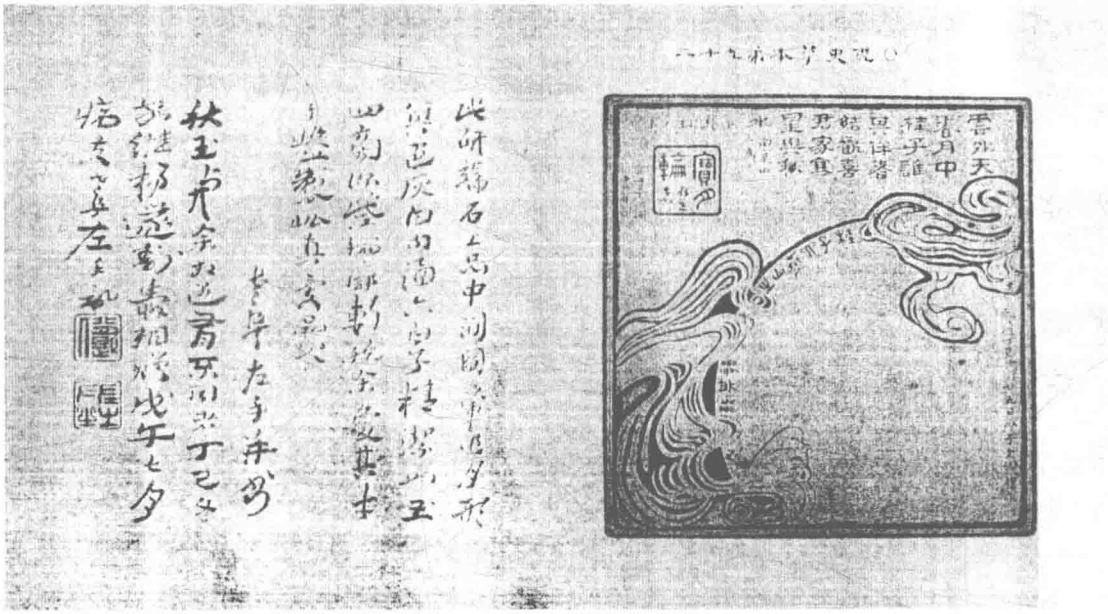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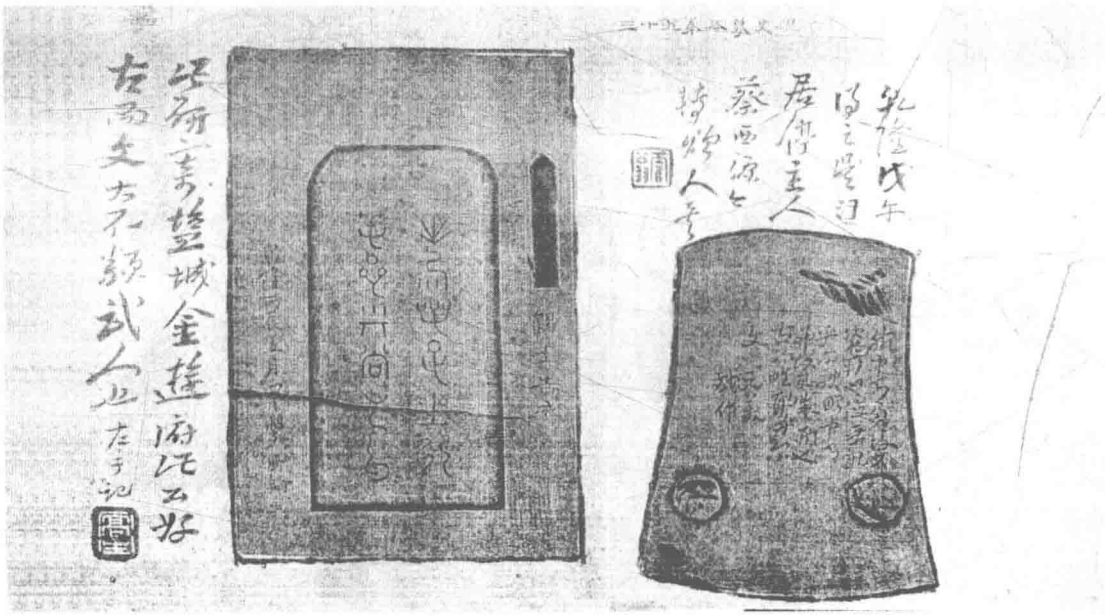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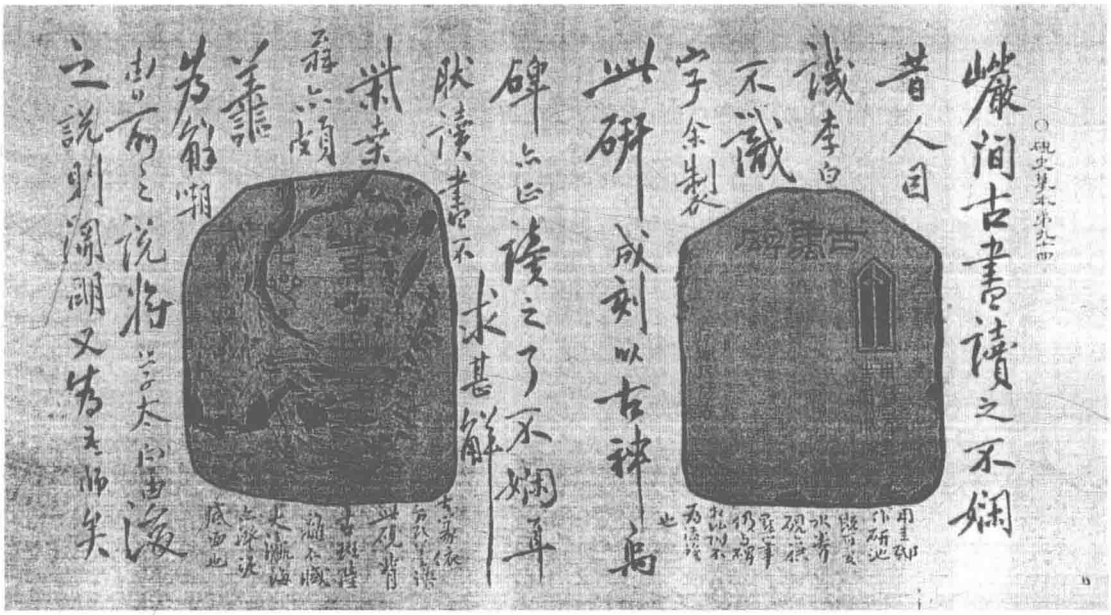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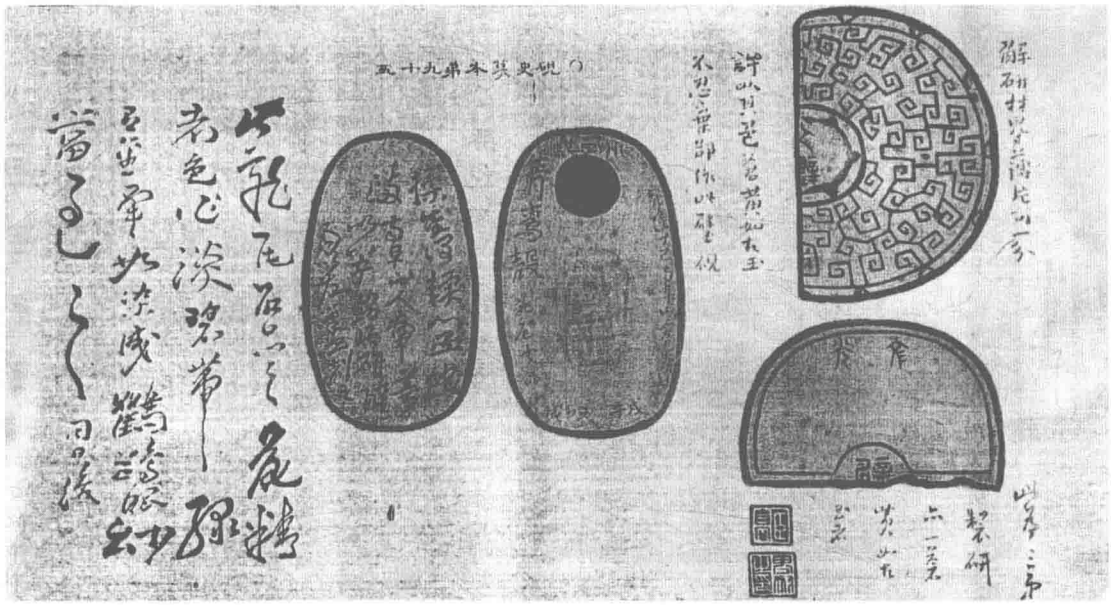

半月硯之背面

○硯史彙本第九十一
興九如硯盡彩奇文詩未曾
言与前黃筆半月研每
歸我六兵持圖弟今
携出還訴水矣四月十日在
武康官署右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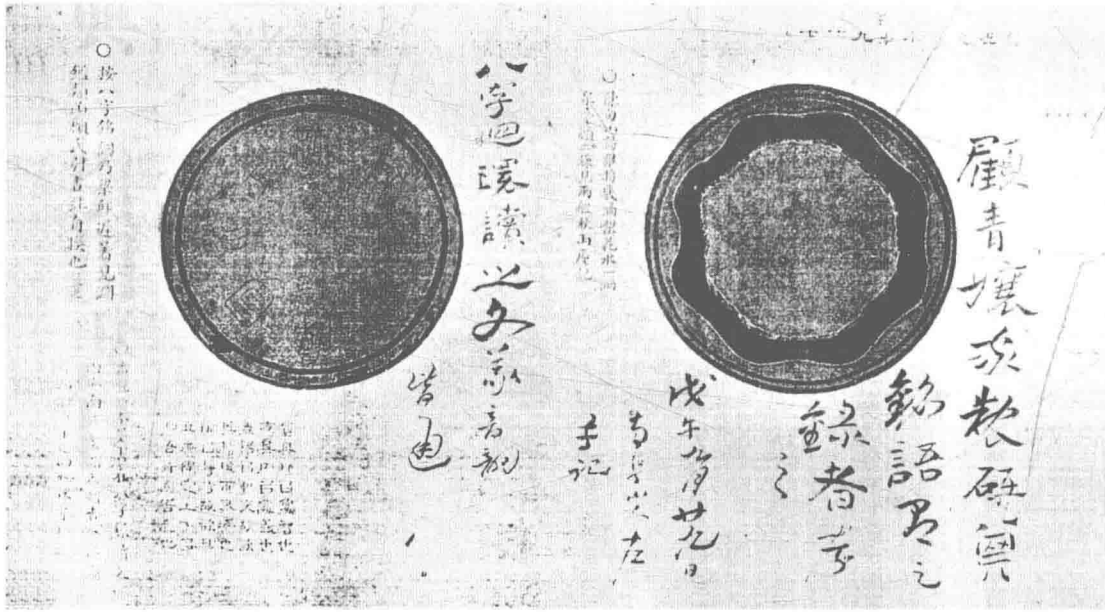





巖間古書讀之不娴
昔人曰
識李白
不識
字余製
此研
成刻以古祥
碑云云
後之了不娴焉
求甚解
荆棠
蕭統
義
為能明
之說則
之說將


硯史第九十五
硯史第九十六
研

杏山研家鄉產地不
四並著名而天絕特
產之識別出自前人


雇青壞汝硯寫
勅語又
錄奇
戊午首花日
手記
八字回環讀之文

中華大典・工業典

造紙與印刷工業分典　引用書目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説明

一、本分典引用書目，系本分典所使用的全部書籍，總計一千五百餘種。選書主要依據《中華大典》通用書目，結合本分典的實際情況，有相當部分書籍超出通用書目所列文獻。

二、書目按筆畫排序，筆畫數相同者，先按筆畫「橫、豎、撇、點、折」次按下一字筆畫依次排序。

三、各書著録順序，依次爲書名，作者，作者年代，出版者、出版時間、版本。不詳者空缺。

四、集體編寫的著作，一般情況下只著録主持者或主要編纂者一人。依據需要，一書可以選用多種版本。

五、各書著録選用通行善本、新整理出版本或較有影響的版本，盡量吸收現有研究成果。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一畫			
一山文集	李繼本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二畫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吳趼人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二刻拍案驚奇	淩濛初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二薇亭詩集	徐璣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十竹齋箋譜	胡正言	明	中國書店二〇一二年重印鄭振鐸覆刻本
十國春秋	吳任臣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標點本
十駕齋養新録	錢大昕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七修類稿	郎瑛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七修續稿	郎瑛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八旬萬壽盛典	阿桂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弘治〕八閩通志	黄仲昭	明	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本
人海記	查慎行	清	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標點本
入蜀記	陸遊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嘉靖〕九江府志	馮曾修　李汎纂	明	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六二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本
〔同治〕九江府志	達春布修　黄鳳樓纂	清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七五年影印本
九命奇冤	吳沃堯	清	清光緒三十二年上海廣智書局單行本
九家集註杜詩	杜甫撰　郭知達集註	唐、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九章算術　陳　均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九朝編年備要　惠　棟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九曜齋筆記　戴　良　元　臺灣新興書局有限公司一九七九年《筆記小說大觀》影印本
九靈山房集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三畫

三希堂法帖　梁詩正　清　遼寧萬卷出版公司二〇〇九年李翰文選本
三垣筆記　李　清　明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點校本
三柳軒雜識　程　棨　元　中國書店一九八六年說郛影印本
三省山內風土雜識　嚴如煜　清　陝西通志館印《關中叢書》本
三省邊防備覽　嚴如煜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三國志　陳　壽　晉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點校本
三朝北盟會編　徐夢莘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三楚新錄　周羽翀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三輔決錄　趙　岐　漢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三輔故事　　漢　張氏二酉堂叢書本
三餘集　黃彥平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于清端政書　于成龍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于湖集　張孝祥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工部廠庫須知　何士晉　明　書目文獻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　釋慧研　宋　續經藏第一編第五套第四冊
大全集　高　啟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大明律　劉惟謙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大易粹言　方聞一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大金國志　宇文懋昭　宋　山東齊魯書社二〇〇二年點校本
大唐新語　劉　肅　唐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許德楠點校本
大清印刷物專律　三　泰　清　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一一年《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初編・五》
大清律例　姚雨薌　清　法律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點校本
大清律例會通新纂　愛新覺羅・胤禎　清　臺灣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八七年《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本
大義覺迷錄　釋蘊聞　清　海南出版社二〇〇〇年《故宮珍本叢刊》影印本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宋　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七冊

大學衍義補　丘濬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大隱居士詩集　鄧深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大隱集　李正民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康熙〕弋陽縣志　譚瑄　清　康熙二十二年刻本
上元江甯鄉土合志　陳作霖　清　江楚編譯局一九一〇年版
〔同治〕上江兩縣志　汪士鐸　清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七一年影印本
〔同治〕上海縣志　應寶時　清　清同治十年吳門臬署刊本
上海彝場景緻記　管斯駿　清　學苑出版社二〇一〇年《中國稀見地方史料集成》第一輯
〔乾隆〕上饒縣志　程肇豐　清　乾隆四十九年刻本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　王禹偁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小畜集　朱誠泳　宋　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
小鳴稿　儲大文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山西通志　王弘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山志　黃庭堅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山谷外集　黃庭堅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山谷別集　黃庭堅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山谷集　黃庭堅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山谷簡尺　黃庭堅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山東通志　杜詔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山居新語　楊瑀　元　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楊曉春點校本
山堂別集　王世貞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山堂肆考　彭大翼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巾箱説　金堉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王湜華點校本

四畫

王氏談録　王洙　宋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五年《叢書集成新編》影印本
王氏談録　王欽臣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王文成全書　王守仁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王右丞集註　王維撰　趙殿成箋註　唐、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王司馬集　王建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王忠文集　王禕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王侍郎奏議	王茂蔭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王端毅奏議	王　恕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三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天工開物	宋應星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天下同文集	周南瑞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天中記	陳耀文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天台九祖傳	士　衡	宋	續藏經第二編乙第七套第四册
天全石録	陳　矩	清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一一年《地方金石志彙編》影印本
天竺別集	釋遵式	宋	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五年線裝本
天津大公報			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影印本
天咫偶聞	震　鈞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天禄琳琅書目	于敏中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五年標點本
天禄琳琅書目後編	彭元瑞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五年標點本
天禄識餘	高士奇	清	齊魯書社一九九五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本
元氏長慶集	元　稹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元文類	蘇天爵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元史	宋　濂	明	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點校本
元名臣事略	蘇天爵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元和郡縣圖志	李吉甫	唐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標點本
元音	孫原理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元詩選	顧嗣立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元詩體要	宋　緒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元憲集	宋　庠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元豐九域志	王　存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標點本
元豐類稿	曾　鞏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廿二史考異	錢大昕	清	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嘉定《錢大昕全集》點校本
廿二史劄記	趙　翼	清	中國書店一九八七年標點本
五代會要	王　溥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標點本
五百家註音辨昌黎先生文集	魏仲舉編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魏齊賢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五燈會元	釋普濟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五雜組	謝肇淛	明	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〇一年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如韋館刻本點校本
不下帶編	金　埴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王湜華點校本
不繫舟漁集	陳　高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秘要	元妙宗	宋	影印正統道藏本
太平治迹統類	彭百川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太平清話	陳繼儒	明	齊魯書社一九九五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本
太平御覽	李　昉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太平聖惠方	王懷隱	宋	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五八年排印本
太平廣記	李　昉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影印本
〔嘉靖〕太平縣志	曾才漢修　葉良佩纂	明	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六三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本
太平寰宇記	樂　史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太白陰經	李　筌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太倉稊米集	周紫芝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友林乙稿	史彌寧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尤溪縣志	馬傳經修、洪清芳纂	清	民國十六年鉛印本
止堂集	彭龜年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止齋集	陳傅良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少室山房筆叢	胡應麟	明	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〇一年標點本
少陽集	陳　東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日知録	顧炎武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日知録集釋	顧炎武撰　黄汝成集釋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中西見聞録	羅林森	清	首都圖書館藏本
中州人物考	孫奇逢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中江縣志	游夔一	清	四川巴蜀書社二〇〇九年《珍稀四川地方志叢刊》第六册
中吴紀聞	龔明之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孫菊園點校本
中華古今注	馬　縞	五代	中華書局二〇一二年吴企明點校本
中國出版史料補編	張靜廬	現代	中華書局一九五七年版
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	張靜廬	現代	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
中國醫籍考	(日)丹波元胤	江户時代	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五六年重印本
中庵集	劉敏中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中朝故事	尉遲偓	南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中興小紀	熊　克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内務府墨作則例			涉園墨萃本
水心集	葉　適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水坑石記	錢朝鼎	清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美術叢書》四集第六輯
水東日記	葉　盛	明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魏中平點校本
水曹清暇録	汪啓淑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水雲村稿	劉　壎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水經注	酈道元	北魏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午風堂叢談	鄒炳泰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毛詩指説	成伯璵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陸　璣	三國吴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升菴集	楊　慎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仇池筆記	蘇　軾	宋	河南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全宋筆記》點校本
今言	鄭　曉	明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李致忠點校本
分甘餘話	王士禎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點校本
公是集	劉　敞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月屋漫稿	黄　庚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丹陽集	葛勝仲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丹淵集	文　同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丹鉛摘録	楊　慎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丹鉛餘録	楊　慎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丹鉛總録	梁　佐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丹鉛續録	楊　慎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六一筆記	歐陽修	宋	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六年涵芬樓説郛本
六帖補	楊伯嵓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六研齋二筆	李日華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六研齋三筆	李日華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六研齋筆記	李日華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六書故	戴　侗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文山集	文天祥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文心雕龍	劉勰	南朝梁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文安集	揭傒斯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文苑英華	李昉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文昌雜録	龐元英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文忠集	歐陽修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文忠集	周必大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文定集	汪應辰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文房四友除授集	鄭清之	宋	上海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
文房四説	蔡襄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文房四譜	蘇易簡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文房肆考圖説	唐秉鈞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文房器具箋	屠隆	明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美術叢書》二集第九輯
文美齋詩箋譜	張兆祥	清	山東美術出版社《中國古畫譜集成》清宣統三年木刻套色精印本
文恭集	胡宿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文莊集	夏竦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文溪集	李昴英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文毅集	解縉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文選	蕭統	南朝梁	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影印宋刻本
文憲集	宋濂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文藪	皮日休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文獻通考	馬端臨	元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影印本
文獻集	黄溍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方氏墨譜	方于魯	明	天津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線裝本
方舟集	李石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方是閒居士小稿	劉學箕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方洲集	張寧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方望溪全集	方苞	清	中國書店一九九一年影印清咸豐元年刻本
方壺存稿	汪莘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方輿勝覽	祝穆	宋	中華書局二〇〇三年施和金點校本

方齋存稿	林文俊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方麓集	王　樵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斗南老人集	胡　奎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心泉學詩稿	蒲壽宬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孔子家語	王　肅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孔叢子	孔　鮒	戰國	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
五畫			
〔康熙〕玉山縣志	唐世徵修、郭金臺纂	清	清康熙二十年刻本
玉井樵唱	尹廷高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玉芝堂談薈	徐應秋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玉函山房輯佚書	馬國翰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玉海	王應麟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玉堂嘉話	王　惲	元	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楊曉春點校本
玉堂叢語	焦　竑	明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點校本
玉笥集	張　憲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玉筍集	鄧　雅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玉壺清話	釋文瑩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鄭世剛點校本
玉楮集	岳　珂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玉鏡新譚	朱長祚	明	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點校本
示兒編	孫　奕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邛竹杖	施　男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甘肅通志	李　迪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世説新語	劉義慶	南朝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艾軒集	林光朝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古夫于亭雜録	王士禎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點校本
古今印史	徐　官	明	寶顏堂秘笈本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	謝維新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古今事文類聚	祝　穆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古今注	崔　豹	晉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古今書刻	周弘祖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重印葉德輝影刻明刊本

古今歲時雜詠	蒲積中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古今源流至論	林駉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古今圖書集成	陳夢雷	清	上海中華書局一九三四年縮小影印本
古今説海	陸楫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古文苑			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縮印常熟瞿氏藏宋刻本
古文舊書考	(日)島田翰	明治時代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四年杜澤遜校注本
古杭雜記	李東有	元	學海類編本
古泉山館題跋	瞿中溶	清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影印本
古梅遺稿	吳龍翰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古詩紀	馮惟訥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古歡堂集	田雯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本草衍義	寇宗奭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本草綱目	李時珍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本堂集	陳著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可閒老人集	張昱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可齋雜藁	李曾伯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可齋續藁	李曾伯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石田文集	馬祖常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石田詩選	沈周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石阡物産記	孟繼塤	清	線裝書局二〇〇三年《國家圖書館藏清代邊疆史料抄稿本彙編》影印本
石初集	周霆震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石林燕語	葉夢得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侯忠義點校本
石門文字禪	釋惠洪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同治)石門縣志	林葆元修　申正颺纂	清	清同治七年刻十三年補刻本
(道光)石城縣志	朱一慊修、許瓊纂	清	清道光四年刻本
石渠隨筆	阮元	清	上海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
石渠餘紀	王慶雲	清	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王湜華點校本
石湖詩集	范成大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石隱硯談	計楠	清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美術叢書》三集第七輯
右台仙館筆記	俞樾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平江記事	高德基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平津館鑒藏記書籍	孫星衍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標點本
北山集	鄭剛中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北山集	程俱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北户録	段公路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北史	李延壽	唐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標點本
北行日録	樓鑰	宋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五年《叢書集成新編》影印本
北苑別録	趙汝礪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搨本彙編			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影印本
北郭園詩鈔	鄭用錫	清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一九九三年《臺灣歷史文獻叢刊》本
北堂書鈔	虞世南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北夢瑣言	孫光憲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林艾園點校本
北溪大全集	陳淳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北齊書	李百藥	唐	中華書局一九七二年標點本
北轅録	周煇	宋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五年《叢書集成新編》影印本
北磵集	釋居簡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申報			上海書店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
申齋集	劉岳申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史記	司馬遷	漢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標點本
史記索隱	司馬貞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史記集解	裴駰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四川通志	張晉生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四友齋叢説	何良俊	明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斷句重印萬曆七年刻本
四民月令	崔寔	漢	中華書局二〇一三年石聲漢點校本
〔開慶〕四明續志	梅應發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四朝聞見録	葉紹翁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沈錫麟點校本
仙屏書屋初集	黄爵滋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仙溪志	趙與泌修　黄巖孫纂	宋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本
白下瑣言	甘熙	清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八三年《筆記小説大觀》本
白氏長慶集	白居易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白孔六帖	白居易、孔　傳	唐、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白虎通義	班　固	漢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白雲集	唐桂芳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白蓮集	釋齊己	後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卮林	周　嬰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冊府元龜	王欽若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包孝肅奏議集	包　拯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乾隆〕汀州府志	曾曰瑛修　李紱纂	清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六八年影印本
〔道光〕永安縣續志	孫義修、陳樹蘭纂	清	清道光十三年刻本
永樂大典	解　縉	明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影印本
永樂大典方志輯佚			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馬蓉點校本
〔嘉靖〕永豐縣志	管　景	明	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六四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本
司空表聖文集	司空圖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司馬光奏議	司馬光	宋	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王根林點校本
弁山小隱吟録	黄　玠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六畫			
〔道光〕耒陽縣志	常　慶	清	湖南省圖書館藏本
〔光緒〕耒陽縣志	于學琴	清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七五年影印本
圭塘小藁	許有壬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圭塘別集	許有壬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圭塘欸乃集	許有壬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圭齋文集	歐陽玄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光緒〕吉安府志	定祥修　劉繹纂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
考槃餘事	屠　隆	明	齊魯書社一九九五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本
老老恒言	曹庭棟	清	齊魯書社一九九五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本
老殘遊記	劉　鶚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老學庵筆記	陸　游	宋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點校本
西山文集	真德秀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西村詩集補遺	朱　朴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西河集	毛奇齡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西清筆記	沈　初	清	上海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
（道光）西鄉縣志	薛祥綏	清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七〇年
西湖老人繁勝録			山東齊魯書社一九九七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本
西湖遊覽志	田汝成	明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叢書集成續編》影印本
西湖遊覽志餘	田汝成	明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叢書集成續編》影印本
西渡集	洪　炎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西塘集	鄭　俠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西溪集	沈　遘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西溪叢語	姚　寬	宋	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孔凡禮點校本
西臺集	畢仲游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西藏紀遊	周霽聯	清	墨緣堂四卷本
西藏圖考	黄沛翹	清	臺灣文海出版社一九六五年《中國邊疆叢書》第一輯
西巖集	張之翰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在園雜志	劉廷璣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百宋一廛書録	黄丕烈	清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影印本
百宋一廛賦	顧廣圻	清	士禮居叢書本
有學集	錢謙益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〇年《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本
存研樓文集	儲大文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〇年《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本
列朝詩集	錢謙益	清	中華書局二〇〇七年版
成都文類	扈仲榮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夷白齋稿	陳　基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夷堅志	洪　邁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何卓點校本
至大金陵新志	張　鉉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至元嘉禾志	徐　碩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至正四明續志	王元恭	元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本
至正直記	孔　齊	元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莊敏點校本
至正集	許有壬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至順鎮江志	俞希魯	元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本
此木軒雜著	焦袁熹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光緒政要	沈桐生	清	臺灣文海出版社一九六六年《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

曲洧舊聞	朱　弁	宋
呂氏春秋	呂不韋	戰國
呂氏雜記	呂希哲	宋
呂衡州集	呂　温	唐
因話録	趙　璘	唐
回疆志		清
朱子語類	黎靖德	宋
朱澗集	許應龍	宋
竹坡詩話	周紫芝	宋
竹洲集	吴　儆	宋
竹葉亭雜記	姚元之	清
竹嶼山房雜部	宋　詡	明
竹隱畸士集	趙鼎臣	宋
竹齋集	王　冕	明
竹齋詩集	裘萬頃	宋
竹譜	李　衍	元
〔弘治〕休寧志存	程敏政	明
〔嘉靖〕延平府志	陳能修　鄭慶雲纂	明
延祐四明志	袁　桷	元
自堂存藁	陳　杰	宋
自鳴集	章　甫	宋
伊濱集	王　沂	元
行水金鑑	傅澤洪	清
行素齋雜記	繼　昌	清
全芳備祖前集	陳景沂	宋
全後漢文	嚴可均	清
全唐文	董　誥	清
全蜀藝文志	周復俊	明
合錦回文傳	笠翁先生	清
危太樸文續集	危　素	元

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標點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五七年點校本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六八年影印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李解民點校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明弘治四年刻本	
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六一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本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叢書集成三編》影印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八六年《筆記小説大觀》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影印嘉慶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古本小説集成》影印本	
吴興劉氏嘉業堂一九一三年刻本	

名臣經濟録	黄　訓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名義考	周　祈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多能鄙事	劉　基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江月松風集	錢惟善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江西通志	陶　成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光緒〕江西通志	趙之謙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江西農工商礦紀略	傅春官	清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四年印本
江南通志	黄之雋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江南野史	龍　袞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江南製造局譯書提要叙	陳　洙		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二〇一二年《江南製造局譯書叢編》
江湖小集	陳　起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江湖長翁集	陳　造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江湖後集	陳　起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嘉慶〕江甯府志	姚鼐	清	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江鄰幾雜志	江休復	宋	河南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全宋筆記》點校本
〔正德〕江寧縣志	王　詰	明	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本
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	江蘇省博物館		三聯書店一九五九年版
池北偶談	王士禎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靳斯仁點校本
〔嘉靖〕池州府志	王　崇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本
〔道光〕安平縣志	劉祖憲修、何思貴纂	清	清道光七年刻本
安岳集	馮　山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安晚堂詩集	鄭清之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安雅堂集	陳　旅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同治〕安義縣志	杜林修　彭斗山纂	清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七五年影印本
〔嘉靖〕安溪縣志	汪瑀修　林有年纂	明	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六三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本
〔康熙〕安慶府志	張楷	清	清康熙六十年刻本
艮齋詩集	侯克中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好古堂家藏書畫記	姚際恒	清	上海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
羽庭集	劉仁本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牟氏陵陽集	牟　巘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七畫

戒庵老人漫筆　李詡　明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魏連科點校本
攻媿集　樓鑰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嘉定〕赤城志　陳耆卿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光緒〕孝豐縣志　劉濬修、潘宅仁纂　清　清光緒五年刻本
抑菴文後集　王直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志雅堂雜鈔　周密　宋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五年《叢書集成新編》影印本
却掃編　徐度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芸庵類藁　李洪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花谿集　沈夢麟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芳谷集　徐明善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杜陽雜編　蘇鶚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李太白文集　李白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李文公集　李翺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李遐叔文集　李華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李義山詩集　李商隱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李羣玉詩集　李羣玉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李漁全集　李漁　清　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點校本
李衛公別集　李德裕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李鴻章全集　李鴻章　清　時代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八年標點本
甫里集　陸龜蒙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吾吾類稿　吳皐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酉陽雜俎　段成式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吳文正公集　吳澄　元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五年《元人文集珍本叢刊》本
吳文正集　吳澄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吳門表隱　顧震濤　清　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江蘇地方文獻叢書》本
吳郡志　范成大　宋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本
吳越春秋　趙煜　東漢　影寫宋刻本
吳越備史　錢儼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吳詩集覽　吳偉業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困學紀聞	王應麟	宋	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點校本
岐海瑣談	姜　准	明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點校本
何水部集	何　遜	南朝梁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何文簡疏議	何孟春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光緒〕佛坪廳志	劉　煐	清	陝西三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點校本
佛祖歷代通載	釋念常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近十年之怪現狀	吳趼人	清	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點校本
近事會元	李上交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近峰聞畧	皇甫録	明	臺灣新興書局有限公司一九七九年《筆記小説大觀》影印本
余襄公奏議	余　靖	宋	上海書店一九九四年《叢書集成續編》影印本
谷響集	釋善住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冷齋夜話	釋惠洪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冷廬雜識	陸以湉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崔凡芝點校本
快雪堂漫録	馮夢楨	明	齊魯書社一九九五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本
宋大詔令集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影印本
宋元書刻牌記圖録	林申清	現代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宋元舊本書經眼録	莫友芝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九年點校本
宋文鑑	呂祖謙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宋史	脱　脱	元	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標點本
宋史全文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宋名臣言行録	李幼武	宋	清光緒二十九年刻本
宋季三朝政要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宋書	沈　約	南朝齊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標點本
宋朝名畫評	劉道醇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宋朝事實	李　攸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宋朝事實類苑	江少虞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點校本
宋朝諸臣奏議	趙汝愚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點校本
宋景文公筆記	宋　祁	宋	河南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全宋筆記》點校本
宋稗類鈔	潘永因	清	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宋會要輯稿	徐　松	清	中華書局一九五七年影印本

宋詩紀事　厲鶚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初學記　徐堅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初學集　錢謙益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〇年《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本
邵氏聞見後録　邵博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劉德權點校本
邵氏聞見録　邵伯温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李劍雄點校本
邵陽縣鄉土志　陳昊萃修、姚炳奎纂　清　清光緒三十三年刻本
甬上耆舊詩　胡文學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八畫

〔乾隆〕奉化縣志　陳琦　清　止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
〔同治〕奉新縣志　吕懋先修、帥方蔚纂　清　清同治十年刻本
武夷新集　楊億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武英殿聚珍版程式　金簡　清　清光緒二十五年廣雅書局重刊本
武林梵志　吴之鯨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武林藏書録　丁申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重印光緒庚子嘉惠堂本
武林舊事　周密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山川風情叢書》影印本
武昌縣志　鐘桐山修、柯逢時纂　清　清光緒十一年刻本
〔嘉靖〕武康縣志　程嗣功修　駱文盛纂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本
武備志　茅元儀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武溪集　余靖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武經總要　曾公亮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武編前集　唐順之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青山集　郭祥正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青山續集　郭祥正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青崖集　魏初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青雲梯　吴處厚　宋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九九年《叢書集成三編》影印本
青箱雜記　倪岳　明　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李裕民點校本
青谿漫稿　劉國光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光緒〕長汀縣志　蔣一葵　明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六七年影印本
長安客話　文震亨　明　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點校本
長物志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抱朴子	葛　洪	晉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抱犢山房集	嵇永仁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拙齋文集	林之奇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坡門酬唱集	邵　浩	宋	貴池劉氏玉海堂影宋刊本	
范太史集	范祖禹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范文正公別集	范仲淹	宋	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	
范成大筆記六種	范成大	宋	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孔凡禮點校本	
范忠宣集	范純仁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直齋書録解題	陳振孫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苕溪漁隱叢話	胡　仔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林和靖先生詩集	林　逋	宋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重印江安傅氏雙鑑樓藏影寫明黑口本	
林和靖集	林　逋	宋	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沈幼征點校本	
林間録	釋惠洪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林登州集	林　弼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析津志輯佚	熊夢祥	元	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點校本	
來禽館集	邢侗	明	齊魯書社一九九七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來鶴亭集	吕　誠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嘉慶〕松江府志	宋如林	清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六六年影印本	
松江衢歌	陳金浩	清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五年《叢書集成新編》影印本	
松坡詞	京　鏜	宋	彊邨叢書本	
松窗雜録	李　濬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松隱集	曹　勛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杭俗遺風	范祖述	清	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影印本	
述異記	任　昉	南朝梁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杼山集	釋皎然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東山存稿	趙　汸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東山詩選	葛紹體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東江家藏集	顧　清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東牟集	王　洋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東里集	楊士奇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東坡全集	蘇　軾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東坡志林	蘇　軾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王松齡點校本。
東京夢華録	孟元老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鄧之誠校注本
東都事略	王　偁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東華續録（光緒朝）	朱壽朋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東軒筆録	魏　泰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李裕民點校本
東原録	龔鼎臣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東萊吕太史文集	吕祖謙	宋	續金華叢書本
東萊吕太史別集	吕祖謙	宋	續金華叢書本
東萊詩集	吕本中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東堂集	毛　滂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東皋子集	王　績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東湖叢記	蔣光煦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東塘集	袁説友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東園文集	鄭　紀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東維子集	楊維楨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東牖集	張　擴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東澗集	許應龍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東齋紀事	許　觀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三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東齋記事	范　鎮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汝沛點校本
東觀集	魏　野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東觀漢記校注	劉　珍	漢	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吴樹平校注本
事林廣記	陳元靚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影印本
事物紀原	高　承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事類賦	吴　淑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兩宋名賢小集	陳　思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兩河清匯	薛鳳祚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兩般秋雨盦隨筆	梁紹壬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兩朝綱目備要		宋	臺灣文海出版社一九六七年版
雨航雜録	馮時可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歧路燈	李綠園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古本小説集成》影印本
尚書詳解	夏　僎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盱江集	李　覯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具茨詩集	王立道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味經堂書院志	劉光蕡	清	陝西通志館印《關中叢書》本
〔道光〕昌化縣志	于尚齡修、王兆杏纂	清	清道光三年刻本
昌谷集	李　賀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明一統志	李　賢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明太祖文集	朱元璋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明文海	黄宗羲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明史	張廷玉	清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點校本
明名臣琬琰録	徐　紘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明季北略	計六奇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魏得良點校本
明宫史	吕　毖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	李　華	現代	文物出版社一九八〇年整理標點本
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	王國平		蘇州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	蘇州博物館		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明會典	申時行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明詩紀事	陳　田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點校本
明經世文編	陳子龍	明	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本
明實録		明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六二年校印本
易翼傳	鄭汝諧	宋	通志堂經解本
典故紀聞	余繼登	明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點校本
忠正德文集	趙　鼎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忠靖集	夏原吉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忠肅集	劉　摯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忠肅集	于　謙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忠愍集	寇　準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忠愍集	李若水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岩棲幽事	陳繼儒	明	齊魯書社一九九五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本

牧庵集	姚燧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物理小識	方以智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乖崖先生文集	張詠	宋	上海商務印書館《續古逸叢書》本
秇林伐山	楊慎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隆慶〕岳州府誌	鍾崇文	明	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六三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本
佩文韻府	張玉書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所安遺集	陳泰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金石史	郭宗昌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金石録校證	趙明誠	宋	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排印本
金史	脱脱	元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標點本
金華子雜編	劉崇遠	南唐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八三年《筆記小説大觀》本
金華黄先生文集	黄溍	元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金陵百詠	曾極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金陵雜記	滁浮道人	清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一三年點校本
金粟箋説	張燕昌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周易啟蒙翼傳	胡一桂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周易集解	李鼎祚	唐	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周易説略	張爾岐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周書	令狐德棻	唐	中華書局一九七一年標點本
周濂溪集	周敦頤	宋	上海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
京師坊巷記	朱一新	清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叢書集成續編》影印本
夜航船	張岱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庚巳編	陸粲	明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譚棣華點校本
法苑珠林	釋道世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法書要録	張彦遠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河南通志	孫灝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河南集	尹洙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泊宅編	方勺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許沛藻點校本
泠然齋詩集	蘇泂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注維摩經	釋僧肇	晉	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泥板試印初編　翟金生　清　北京圖書館藏道光二十四年翟氏泥活字印本
怪石録　沈　心　清　昭代叢書本
〔光緒〕定遠廳志　余修鳳　清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定襄金石攷　牛誠修　清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一一年《地方金石志彙編》影印本
定齋集　蔡　戡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道光〕宜黄縣志　札隆阿修　程卓樑纂　清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七〇年影印本
官場現形記　李伯元　清　清宣統元年崇本堂石印本
空同集　李夢陽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宛陵集　梅堯臣　宋　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
宛署雜記　沈　榜　明　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標點本
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　陳康祺　清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褚家偉整理點校本
〔正德〕建昌府志　夏良勝　明　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六四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李心傳　宋　中華書局二〇〇〇年徐規點校本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　李心傳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嘉靖〕建陽縣志　馮繼科　明　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六二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本
〔嘉靖〕建寧府志　夏玉麟修　汪佃纂　明　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六四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本
居士集　歐陽修　宋　齊魯書社一九九七年《四庫存目叢書》影印本
居竹軒詩集　成廷珪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居易録　王士禎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居家必用事類全集　趙　翼　元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陔餘叢考　李之儀　清　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年據乾隆庚戌湛貽堂刊本斷句排印本
姑溪居士前集　王　鏊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姑蘇志　陳繼儒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妮古録　徐一夔　明　寶顏堂秘笈本
始豐稿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九畫

契丹國志　葉隆禮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賈敬顏點校本
春在堂隨筆　俞　樾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春冰室野乘　李岳瑞　清　清宣統三年廣智書局校印本

春明退朝録　宋　宋敏求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誠剛點校本
春明夢餘録　清　孫承澤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春草齋集　明　烏斯道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春秋傳　宋　胡安國　宋乾道四年刻慶元五年黄汝嘉修補本
春秋繁露　漢　董仲舒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點校本
春風堂隨筆　明　陸　深　寶顔堂秘笈本
春渚紀聞　宋　何　薳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張明華點校本
珍珠船　明　陳繼儒　齊魯書社一九九五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本
珍席放談　宋　高晦叟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珊瑚網　明　汪砢玉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封氏聞見記　唐　封　演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持静齋藏書記要　清　莫友芝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九年點校本
政藝叢書　清　鄧　實　臺灣文海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
拾遺記　晉　王　嘉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齊治平校注本
荆楚歲時記　南朝梁　宗　懔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草木子　元　葉子奇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合校斷句本
草堂雅集　元　顧　瑛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草閣詩集　元　李　曄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茶香室叢鈔續鈔三鈔四鈔　清　俞　樾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茶經　唐　陸　羽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茶餘客話　清　阮葵生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胡澹庵先生文集　宋　胡　銓　知不足齋叢書本
南方草木狀　晉　嵇　含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南史　唐　李延壽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點校本
〔同治〕南安府志　清　黄鳴珂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六七年影印本
〔光緒〕南安府志補正　清　楊錞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六七年影印本
南村輟耕録　元　陶宗儀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重印武進陶氏影元刻本
南宋館閣録　宋　陳　騤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南昌郡乘　清　陳弘緒　書目文獻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本
南軒集　宋　張　栻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南唐書	馬　令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南部新書	錢　易	宋	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黃壽成點校本
南陽集	韓　維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南軺日記	文廷式	清	中華書局二〇〇七年點校本
南湖集	張　鎡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南雍經籍考	葉德輝	清	光緒觀古堂刻本
南齊書	蕭子顯	南朝梁	中華書局一九七二年點校本
南澗文集	李文藻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南澗甲乙稿	韓元吉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南學製墨劄記	謝松岱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南濠居士文跋	都　穆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南疆繹史勘本	李　瑤	清	清道光十年李瑤泥活字印本
南廱志	黃　佐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柯山集	張　耒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相山集	王之道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	岳　珂	宋	知不足齋叢書本
柏齋集	何　瑭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柳宗元集	柳宗元	唐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點校本
柳南隨筆	王應奎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柳南續筆	王應奎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咸平集	田　錫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咸淳毗陵志	史能之	宋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宋元方志叢刊》第三册影印本
咸淳臨安志	潛説友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研北雜志	陸　友	元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叢書集成三編》影印本
省心雜言	李邦獻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省齋集	廖行之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是齋百一選方	王　璆	宋	日本寬政十一年（一七九九年）刊本
思適齋書跋	顧廣圻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七年點校本
拜石山房詞鈔	顧　翰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	吳壽暘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七年點校本

香山集	喻良能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香祖筆記	王士禎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香飲樓賓談	陸長春	清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八六年《筆記小說大觀》本
香溪集	范浚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香樹齋文集	錢陳羣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〇年《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本
秋崖集	方岳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秋澗集	王惲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秋聲集	衛宗武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秋巖詩集	陳宜甫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同治〕重刊興化府志	周瑛	明	清同治十年刊本
〔同治〕重修上高縣志	馮蘭森	清	清同治九年刻本
〔道光〕重修略陽縣志	譚瑀	清	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光緒〕重修彭縣志	張龍甲修、呂調陽纂	清	清光緒六年刻本
重修證類本草	唐慎微	宋	影金刻本
重編紅雨樓題跋	徐燉	明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影印本
重編瓊臺藁	邱濬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光緒〕重纂邵武府志	王琛修　張景祁纂	清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六七年影印本
〔道光〕重纂福建通志	陳壽祺	清	江蘇鳳凰出版社二〇一一年《中國地方志集成》影印本
〔弘治〕保定郡志	章律修　張才纂　徐珪重編	明	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八一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本
皇朝文鑑	呂祖謙	宋	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
皃藻集	高啟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禹貢山川地理圖	程大昌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禹貢錐指	胡渭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侯鯖録	趙令畤	宋	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孔凡禮點校本
俟庵集	李存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待制集	柳貫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後山居士文集	陳師道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影印宋刻本
後山集	陳師道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後山談叢	陳師道	宋	中華書局二〇〇七年李偉國點校本
後村先生大全集	劉克莊	宋	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

後村集	劉克莊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後紅樓夢	逍遥子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古本小説集成》影印本
後漢紀	袁宏	晉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後漢書	范曄	南朝宋	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點校本
後樂集	衛涇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後蘇龕合集	施士潔	清	臺灣大通書局一九八七年《臺灣文獻叢刊》本
後觀石録	毛奇齡	清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美術叢書》初集第三輯
弇山堂別集	王世貞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弇州四部稿	王世貞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弇州續稿	王世貞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負暄野録	陳櫟	宋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美術叢書》初集第三輯
負暄雜録	顧文薦	宋	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六年涵芬樓説郛本
勉齋集	黄榦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急就篇	史游	漢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訂譌雜録	胡鳴玉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度人上品妙經注解			明正統道藏本
度隴記	董醇	清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六帙
彦周詩話	許顗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音論	顧炎武	明	清道光二十六年福田書海銅活字本
帝京景物略	劉侗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帝京歲時紀勝	潘榮陛	清	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點校本
前定録	鍾輅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前塵夢影録	徐康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前漢紀	荀悦	漢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首楞嚴經義海	釋咸輝	宋	日本弘教書院大藏經呂字號第四册
〔嘉靖〕洪雅縣志	束載修　張可述纂	明	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八一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本
洞天清禄集	趙希鵠	宋	海山仙館叢書本
洞冥記	郭憲	漢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洛水集	程珌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洛陽伽藍記	楊衒之	北魏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校注本

淨德集	呂　陶	宋
〔光緒〕洋縣志	張鵬翼	清
津門雜記	張　燾	清
恒言録	錢大昕	清
宣和北苑貢茶録	熊　蕃	宋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徐　兢	宋
客座贅語	顧起元	明
祛疑説	儲　泳	宋
祠山事要指掌集	周秉秀	宋
祠部集	强　至	宋
退庵隨筆	梁章鉅	清
屏山集	劉子翬	宋
屏巖小稿	張觀光	元
韋齋集	朱　松	明
韋蘇州集	韋應物	唐
眉山文集	唐　庚	宋
眉山詩集	唐　庚	宋
〔雍正〕陝西通志	沈青崖	清
陝境漢江流域貿易稽覈表	仇繼恒	清
姚少監詩集	姚　合	唐
飛鴻堂硯譜	汪啟淑	清
癸巳存稿	俞正燮	清
癸辛雜識	周　密	宋
紅雨樓題跋	徐　燉	明
紅樓夢	曹雪芹	清
紀硯	程瑤田	清
紀曉嵐文集	紀　昀	清
十畫		
〔乾隆〕泰和縣志	冉棠修、沈瀾纂	清
秦疆治略	盧　坤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六九年影印本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叢書集成三編》影印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叢書集成新編》影印本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譚棣華點校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明宣德刻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陝西通志館印《關中叢書》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吴企明點校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清光緒二年聚珍堂活字印本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美術叢書》四集第一輯	
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孫致中點校本	
清乾隆十八年刻本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七〇年影印本	

珩璜新論	孔平仲	宋
班馬字類	婁機	宋
〔正德〕袁州府志	嚴嵩	明
〔乾隆〕袁州府志	陳廷枚修、熊日華纂	清
都城紀勝	耐得翁	宋
華延年室題跋	傅以禮	清
華陽國志	常璩	晉
華陽集	顧況	唐
華陽集	王珪	宋
莆陽知稼翁文集	黃公度	宋
荷香館瑣言	丁國鈞	清
荷牐叢談	林時對	清
莘廬遺詩	淩泗	清
真山民集	真桂芳	宋
真西山文集	真德秀	宋
真珠船	胡侍	明
真誥	陶弘景	南朝梁
莊靖集	李俊民	金
莊簡集	李光	宋
桂海虞衡志	范成大	宋
桂陽直隸州志	汪斅灝修、王闓運纂	清
桂隱詩集	劉詵	清
郴江百詠	阮閱	宋
桐江續集	方回	元
格致答問類編	鄒淩沅	清
格致匯編	傅蘭雅	清
格致鏡原	陳元龍	清
校補金石例四種	李瑤	清
栟櫚文集	鄧肅	宋
酌中志	劉若愚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六三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山川風情叢書》影印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九年點校本	
巴蜀書社一九八四年校注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南城李氏宜秋館刊《宋人集乙編》本	
上海書店一九九四年《叢書集成續編》影印本	
臺灣文海出版社影印清康熙稿本	
雪巷曲江書莊刊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齊魯書社一九九五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本	
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七年涵芬樓説郛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説郛	
清同治七年刻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通學齋刻《通學齋叢書》本	
上海圖書館藏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道光十二年李瑤泥活字印本	
明弘光重刻萬曆本	
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點校本	

晉政輯要	剛毅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晉書	房玄齡	唐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點校本
柴氏四隱集	柴復貞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逍遥集	潘閬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時務報			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影印合訂本
晁氏客語	晁説之	宋	線裝書局二〇〇六年影印合訂本
蚓竅集	管時敏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秘書監志	王士點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倚松詩集	饒節	宋	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高榮盛點校本
倪文貞奏疏	倪元璐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倦遊雜録	張師正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息齋筆記	吴桂森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點校本
師山集	鄭玉	元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徐公文集	徐鉉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徐氏筆精	徐燉	明	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
徐正字詩賦	徐寅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徐孝穆集箋註	徐陵撰　吴兆宜箋註	南朝陳、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徐愚齋自叙年譜	徐潤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徐霞客遊記	徐弘祖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針灸資生經	王執中	宋	明正統刻本
留青日札	田藝蘅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記纂淵海	潘自牧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宣統〕高要縣志	馬呈圖	清	肇慶和發自動機印務局一九三八年鉛印本
高峯文集	廖剛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高常侍集	高適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郭嵩燾日記	郭嵩燾	清	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點校本
唐六典	張九齡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唐文粹	姚鉉	宋	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明嘉靖刊本
唐英歌詩	吴融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唐風集	杜荀鶴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唐國史補	李　肇	唐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五七年點校本
唐會要	王　溥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標校本
唐詩紀事	計敏夫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唐摭言	王定保	五代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唐語林	王　讜	宋	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標點重印守山閣叢書本
益部方物略記	宋　祁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益部談資	何宇度	明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五年《叢書集成新編》影印本
剡源文集	戴表元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剡溪漫筆	孫能傳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剡録	高似孫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浙江通志	沈翼機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嘉靖〕浦江志略	毛鳳韶	明	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八一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本
涑水記聞	司馬光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點校本
〔嘉慶〕涇縣志	李德淦	清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七五年影印本
海上塵天影	司香舊尉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古本小説集成》影印本
海陵集	周麟之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海録碎事	葉庭珪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浮溪集	汪　藻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浣花集	韋　莊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浪跡三談	梁章鉅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浪跡叢談	梁章鉅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浪跡續談	梁章鉅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浪語集	薛季宣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悦齋文鈔	唐仲友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宸垣識略	吴長元	清	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點校本
家世舊聞	陸　游	宋	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孔凡禮點校本
容春堂後集	邵　寶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光緒〕容縣志	封祝唐	清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七四年影印本
容齋隨筆	洪　邁	宋	中華書局二〇〇五年孔凡禮點校本

書小史　陳思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書目答問　張之洞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書史　米芾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書林清話　葉德輝　清　中華書局一九五七年重印長沙觀古堂刻本
書法要録　張彥遠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書法離鉤　潘之淙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書叙指南　任廣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書訣　豐坊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書畫跋　孫鑛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書經補遺　吕宗傑　元　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影印《宛委别藏》本
書斷　張懷瓘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陵陽集　韓駒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陵陽集　牟巘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陳白沙集　陳獻章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四庫明人文集叢刊》本
陳定宇先生文集　陳櫟　元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五年《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影印本
陳亮集　陳亮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鄧廣銘點校本
陳書　姚思廉　唐　中華書局一九七二年點校本
孫公談圃　劉延世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孫毅菴奏議　孫懋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陶朱新録　馬純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陶菴夢憶　張岱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馬興榮點校本
陶淵明集　陶潛　晉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陶學士集　陶安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通志　鄭樵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通典　杜佑　唐　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點校本
通制條格　元　中華書局二〇〇一年方齡貴《通制條格校注》本
通俗編　翟灝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册　清　北華大學一九九〇年影印本
通雅　方以智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通學齋叢書　鄒淩沅　清　光緒宣統年間鉛印本。

通鑑紀事本末	袁　樞	宋	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
能改齋漫録	吴　曾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六〇年點校本
純白齋類稿	胡　助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十一畫			
埤雅	陸　佃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教會新報			臺灣復州古舊書店一九八二年合刊本
掃軌閒談	江　熙	清	賜硯堂叢書新編本
〔康熙〕黄山志	釋弘眉	清	清康熙六年刻本
黄山志定本	閔麟嗣	清	安徽叢書本
黄氏日抄	黄　震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黄庭堅全集	黄庭堅	宋	四川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劉琳等點校本
黄漳浦文選	黄道周	明	臺灣大通書局一九八七年《臺灣文獻史料叢刊》本
〔萬曆〕黄巖縣志	袁應祺修　牟汝忠纂	明	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六三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本
菽園雜記	陸　容	明	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點校本
萍洲可談	朱　彧	宋	中華書局二〇〇七年李偉國點校本
乾道稿	趙　蕃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乾道臨安志	周　淙	宋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本
〔乾隆〕梧州府志	史鳴皐	清	海南出版社二〇〇〇年《故宫珍本叢刊》影印本
梧溪集	王　逢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桯史	岳　珂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吴企明點校本
梅花百詠	馮子振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梅溪集	王十朋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曹子建集	曹　植	三國魏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曹祠部集	曹　鄴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堅瓠集	褚人穫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盛京通志	劉謹之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雪山集	王　質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雪坡集	姚　勉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雪堂墨品	張仁熙	清	娛園叢刻本
雪樓集	程鉅夫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康熙〕常州府志　于琨　清　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中國地方志集成》本
野古集　龔詡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野客叢書　王楙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點校本
野趣有聲畫　楊公遠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朱熹　宋　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説　朱熹　宋　通志堂經解本
晦庵集　朱熹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晚晴簃詩匯　徐世昌　清　退耕堂刊本
鄂國金佗續編　岳珂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王曾瑜《鄂國金佗稡編續編校注》本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國朝文類　蘇天爵　元　至正二年西湖書院本
過庭録　范公偁　宋　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孔凡禮點校本
得一録　余治　清　臺灣華文書局《中華文史叢書》影印同治八年得見齋刻本
釣磯立談　史温　宋　河南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全宋筆記》本
猗覺寮雜記　朱翌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康有爲全集　康有爲　清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
康熙幾暇格物編　愛新覺羅・玄燁　清　通學齋叢書本
庸閑齋筆記　陳其元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楊璐點校本
庸盦筆記　薛福成　清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八三年《筆記小説大觀》本
章泉稿　趙蕃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敝帚藁畧　包恢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清内府刻書檔案史料彙編　翁連溪　現代　江蘇廣陵書社二〇〇七年標點本
清代刑部鈔檔　清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藏本
清江三孔集　孔武仲等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同治〕清江縣志　潘懿修　朱孫詒纂　清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
清河書畫舫　張丑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清波别志　周煇　宋　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點校本
清波雜志　周煇　宋　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劉永翔校注本
清風亭稿　童軒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清祕藏　張應文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清容居士集	袁 桷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清異録	陶 穀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清朝續文獻通考	劉錦藻	清	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重印《萬有文庫》本
清惠集	劉 麟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清暑筆談	陸樹聲	明	寶顏堂秘笈本
清閟閣全集	倪 瓚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清實録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影印本
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	張廷濟	清	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五年
清獻集	趙 抃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淞南夢影録	黄協塤	清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八六年《筆記小説大觀》本
淞南樂府	楊光輔	清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叢書集成三編》影印本
淮海集	秦 觀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	王 澍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嘉靖〕淳安縣志	姚鳴鸞修 余坤纂	明	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八一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本
淳祐臨安志	施 諤	宋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本
淳熙三山志	梁克家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淳熙稿	趙 汝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梁書	姚思廉	唐	中華書局一九七三年點校本
梁谿先生文集	李 綱	宋	清道光十四年刻本
梁谿集	李 綱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梁谿漫志	費 袞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金圓點校本
梁谿遺稿	尤 袤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惜抱軒全集	姚 鼐	清	中國書店一九九一年本
〔嘉靖〕惟揚志	朱懷幹修 盛儀纂	明	江蘇廣陵書社有限公司二〇一三年版
寄鶴齋選集	洪棄生	清	臺灣大通書局一九八七年《臺灣文獻史料叢刊》本
密齋筆記	謝采伯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視已成事齋官書	李方赤	清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古代榜文告示彙存》本
張之洞全集	張之洞	清	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標點本
張氏拙軒集	張 侃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張司業集	張 籍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張莊僖文集	張永明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隋書	魏　徵	唐	中華書局一九七三年點校本
參寥子詩集	釋道潛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鄉言解頤	李光庭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石繼昌點校本
紺珠集	朱勝非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巢林筆談	龔　煒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錢炳寰整理點校本
十二畫			
絜齋集	袁　燮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琴士詩鈔	趙紹祖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〇年《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本
越絶書	袁　康	漢	明嘉靖仿汪綱刻本
揚州畫舫録	李　斗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博物志	張　華	晉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五年《叢書集成新編》影印本
博物要覽	谷　泰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揭傒斯全集	揭傒斯	元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李夢生點校本
彭城集	劉　攽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搜神記	陶　潛	晉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點校本
搜神後記	干　寶	晉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點校本
揮麈録	王明清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點校本
斯未信齋雜録	徐宗幹	清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灣文獻叢刊》第九三種
葉戲原起	汪師韓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萬首唐人絶句	洪　邁	宋	文學古籍刊行社一九五九年影印明嘉靖刻本
萬壽盛典初集	王　掞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萬曆野獲編	沈德符	明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校補本
敬止集	陳應芳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敬鄉録	吴師道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敬業堂詩集	查慎行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朝野僉載	張　鷟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朝野類要	趙　升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朝鮮志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葦航漫遊稿	胡仲弓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椒邱文集	何喬新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嘉靖〕惠安縣志	莫尚簡修　張岳纂	明	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六三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本
粟香二筆	金武祥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粟香三筆	金武祥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粟香五筆	金武祥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粟香隨筆	金武祥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棗林雜俎	談遷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萳宋樓藏書志	陸心源	清	光緒八年陸氏十萬卷樓刻本
硯小史	朱棟	明	上海古籍書店一九七九年複印本
硯山齋雜記	孫承澤	明	臺灣新興書局有限公司一九七九年《筆記小說大觀》本
硯石録	高兆	唐	《檀几叢書》第十册
硯北雜録	黄叔琳	清	齊魯書社一九九五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本
硯史	米芾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硯林拾遺	施閏章	清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美術叢書》二集第一輯
硯箋	高似孫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硯銘	潘耒	宋	清懷叢書本
硯録	曹溶	明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美術叢書》初集第六輯
硯譜	李希聖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雁影齋題跋	馮贄	唐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九年點校本
雲仙雜記	杜綰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雲林石譜	貢奎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雲林集	靖道謨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雲南通志	薛嵎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雲泉詩	劉爚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雲莊集	曾協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雲巢編	沈遼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雲煙過眼録	周密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雲溪集	郭印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雲臺編	鄭谷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雲麓漫鈔　趙彦衛　宋　中華書局一九九六年傅根清點校本
斐然集　胡寅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紫山大全集　胡祇遹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紫桃軒又綴　李日華　明　齊魯書社一九九五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本
紫桃軒雜綴　李日華　明　齊魯書社一九九五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本
紫微集　張嶲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紫巖詩選　于石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棠陰比事　桂萬榮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開元天寶遺事十種　王仁裕　五代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丁如明輯校本
閑居叢稿　蒲道源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閒居編　釋智圓　宋　江蘇鳳凰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本
閒情偶寄　李漁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景文集　宋祁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景迂生集　晁説之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景定建康志　周應合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貴州通志　靖道謨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道光〕貴陽府志　周作楫　清　咸豐二年刻本
鄖溪集　鄭獬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無爲集　楊傑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無錫縣志　程大約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程氏墨苑　梁同書　清　黄山書社二〇〇九年版
筆史　屠隆　明　娛園叢刻本
筆墨紙硯箋　海瑞　明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美術叢書》二集第九輯
備忘集　傅若金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傅與礪詩文集　費著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牋紙譜　賈懋功　清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七四年影印本
〔道光〕順昌縣志　許庭梧修、謝鐘瑾纂，陸嗣淵增修、謝鐘珺增纂　清　清光緒七年刻本
順昌縣志　馮奉初　清　中山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咸豐〕順德縣志　杜甫撰　高楚芳編　唐、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

集韵	丁度	宋	北京圖書館藏南宋淳熙十四年安康金州軍刊本
集驗背疽方	李迅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焦氏易林	焦延壽	漢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焦氏筆乘	焦竑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焦氏筆乘續集	焦竑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粵中見聞録	范端昂	清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湯志岳點校注釋本
粵西叢載	汪森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粵述	閔叙	清	齊魯書社一九九六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本
粵閩巡視紀略	杜臻	清	康熙三十八年經緯堂刊本
御定月令輯要	李光地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御定全唐詩	彭定求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	張玉書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御定淵鑑類函	張英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御定駢字類編	吴士玉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御製詩二集	愛新覺羅・弘曆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御製詩三集	愛新覺羅・弘曆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御製詩五集	愛新覺羅・弘曆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御製詩四集	愛新覺羅・弘曆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	陳宓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欽定大清一統志	和珅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欽定大清會典	允祹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	允祹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欽定日下舊聞考	于敏中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欽定户部則例	于敏中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永瑢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欽定西清硯譜	于敏中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欽定皇朝文獻通考	嵇璜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欽定皇朝通典	嵇璜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	傅恒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欽定授時通考	鄂爾泰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欽定國子監志　梁國治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欽定熱河志　和珅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欽定歷代職官表　永瑢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欽定續文獻通考　嵇璜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欽定續通典　嵇璜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欽冰室文集　梁啟超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〇年《清代詩文彙編》本
觚不觚録　王世貞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觚賸　鈕琇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詠物詩　謝宗可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詞苑叢談　徐釚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就日録　廖用中　宋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八六年《筆記小説大觀》本
普濟本事方　許叔微　宋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尊白堂集　虞儔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道門通教必用集　呂太古　宋　明正統道藏本
道家金石略　陳垣　現代　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道鄉集　鄒浩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道園學古録　虞集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曾公遺録　曾布　宋　河南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全宋筆記》本
湛然居士文集　耶律楚材　元　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
湛然居士集　耶律楚材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湛園札記　姜宸英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湖北通志檢存稿　章學誠　清　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章學誠遺書》影印本
湖南方物志　黄本驥　清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叢書集成續編》影印本
湖廣通志　夏力恕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湘山野録　釋文瑩　宋　臺灣新興書局有限公司一九七六年《筆記小説大觀》本
湘中記　羅含　晉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説郛
〔光緒〕湘潭縣志　王闓運　清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七〇年影印本
湘學報　　　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〇年《湖湘文庫》本
〔嘉靖〕温州府志　張孚敬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本
渭南文集　陸游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渭南文集　陸　游　宋　明弘治十五年華珵銅活字印本
淵穎集　吳　萊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游宦紀聞　張世南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張茂鵬點校本
滋溪文稿　蘇天爵　元　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陳高華點校本
湧幢小品　朱國禎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愧郯録　岳　珂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寒山帚談　趙宧光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寒山詩集　釋寒山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寒夜録　陳弘緒　明　學海類編本
富山遺稿　方夔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光緒〕富陽縣志　汪文炳　清　清光緒三十二年刻本
寓圃雜記　王錡　明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張德信點校本
〔嘉靖〕甯國府志　黎晨修　李默纂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本
補疑獄集　張景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畫史　米芾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畫墁集　張舜民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巽齋文集　歐陽守道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十三畫

〔同治〕瑞州府志　黃廷金修　蕭浚蘭纂　清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七〇年影印本
〔隆慶〕瑞昌縣志　劉儲修　謝顧纂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本
摛文堂集　慕容彦逢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聖祖仁皇帝聖訓　愛新覺羅・玄燁　清　世界書局一九三六年《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影印本
勤齋集　蕭　斛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蓮峯集　史堯弼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夢林玄解　何棟如　明　明崇禎九年刻本
夢溪筆談　沈　括　宋　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影印古迂陳氏家藏元大德九年刻本
夢粱録　吳自牧　宋　知不足齋叢書本
蒿庵閒話　張爾岐　清　上海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
〔道光〕蒲圻縣志　勞克泰修、但傳熹纂　清　清道光十六年刻本
蒙川遺稿　劉　黻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蒙齋集　袁　甫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楊公筆録　楊彦齡　宋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五年《叢書集成新編》影印本
楊文公談苑　楊　億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李裕民輯校本
楞嚴經集注　續藏經第一編第二五套第四册
榆巢雜識　趙慎畛　清　中華書局二〇〇一年徐懷寶點校本
楓窗小牘　袁　褧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槎翁詩集　劉　嵩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碑傳集　錢儀吉　清　臺灣明文書局一九八五年《清代傳記叢刊》影印本
碑傳集三編　汪兆鏞　清　臺灣明文書局一九八五年《清代傳記叢刊》影印本
碑傳集補　閔爾昌　清　臺灣明文書局一九八五年《清代傳記叢刊》影印本
雷塘盦主弟子記　張　鑒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零陵縣志　徐保齡修、劉沛纂　清　清光緒二年刻本
歲時廣記　陳元靚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賊情彙纂　張德堅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暇老齋雜記　茅元儀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跨鼇集　李　新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路史　羅　泌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蛾術編　王鳴盛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農政全書　徐光啓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校注本
農書　王　禎　元　明嘉靖九年刻本　明萬曆二年刻本
農書　沈　勇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農桑衣食撮要　魯明善　元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五年《叢書集成新編》影印本
農桑輯要　元司農司　元　後至元五年刻明修本
蜀中名勝記　曹學佺　明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五年《叢書集成新編》影印本
蜀中廣記　曹學佺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嵩山集　晁公遡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圓宗文類　（高麗）義　天　宋　續經藏第二編第八套第五册
槜李詩繫　同　恕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稗史　唐順之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筠軒清閟録　董其昌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筠軒集	唐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元
筠廊偶筆	宋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	清
筠谿集	李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宋
節孝集	徐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宋
傳家集	司馬光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宋
傳燈玉英集	王	宋	影印宋藏遺珍本	宋
鼠璞	戴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宋
〔乾隆〕鉛山縣志	鄭之僑	清	乾隆四十九年刻本	清
鉛書	笪繼良	明	萬曆四十六年刊本	明
會昌一品集	李德裕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唐
會稽三賦注	王十朋	宋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五年《叢書集成新編》影印本	宋
會稽志	施宿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宋
會稽續志	張淏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宋
愛日精廬藏書志	張金吾	清	中華書局二〇一二年《書目題跋叢書》本	清
愛日齋叢抄	葉寘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宋
詩集傳	朱熹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宋
詩傳名物集覽	陳大章	清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五年《叢書集成新編》影印本	清
詩傳遺説	朱鑑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明
詩話總龜	阮閱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宋
詩話總龜後集	阮閱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宋
詩疑辨證	黄中松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清
詩識名解	姚炳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清
誠齋集	楊萬里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宋
廉石居藏書記	孫星衍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標點本	清
資治通鑑	司馬光	宋	中華書局一九五六年點校本	宋
資治新書	李	清	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李漁全集》本	清
資暇集	李匡乂	唐	中華書局二〇一二年吴企明點校本	唐
靖州鄉土志	金蓉鏡	清	清光緒三十四年刻本	清
靖康稗史	確庵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崔文印箋證本	宋
新五代史	耐庵	宋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點校本	宋
	歐陽修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郭知達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影印南宋寶慶元年曾噩刻本
新安文獻志	程敏政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新安志	羅願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萬曆〕新昌縣志	田琯	明	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六四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本
新法算書	徐光啟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光緒〕新修清水河廳志	文秀修、盧夢蘭纂	清	清光緒九年修鈔本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	曇噩	元	續藏經第貳編第六套第三册
新唐書	歐陽修	宋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點校本
新書	賈誼	漢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二十二子》本
新會鄉土志	譚鑣	清	清光緒三十四年鉛印本
新增格古要論	曹昭撰　王佐增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韵石齋筆談	姜紹書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韵府羣玉	陰時夫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	虞集	元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再造中華善本》
慈湖先生遺書	楊簡	宋	明嘉靖四年秦鉞刻本
煙嶼樓筆記	徐時棟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滇考	馮甦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滏水集	趙秉文	金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溪堂集	謝逸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滄洲塵缶編	程公許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滄螺集	孫作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滂喜齋藏書記	潘祖蔭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七年標點本
〔乾隆〕福州府志	徐景熹修　魯曾煜纂	清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六七年影印本
福建省例		清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一九六四年印行《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九九種
福建通志	謝道承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福省政事録		清	線裝書局二〇〇三年《國家圖書館藏清代邊疆史料抄稿本彙編》影印本
〔乾隆〕福寧府志	朱珪修　李拔纂	清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六七年影印本
群書考索後集	章如愚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羣物奇制	周履靖	明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五年《叢書集成新編》影印本

羣書考索	章如愚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裝潢志	周嘉胄	明	昭代叢書本
疊山集	謝枋得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經義考	朱彝尊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經濟文集	李士瞻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十四畫			
碧梧玩芳集	馬廷鸞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趙氏易説	趙善譽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嘉定赤城志	陳耆卿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嘉泰吳興志	談鑰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嘉泰普燈録	釋正受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嘉泰會稽志	施宿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臺海使槎録	黄叔璥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五年《叢書集成新編》影印本
壽親養老新書	陳直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道光同治〕綦江縣志	羅星	清	道光十五年刻本
蔡忠惠集	蔡襄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蔡襄集	蔡襄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爾雅翼	羅願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聞見近録	王鞏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閩小紀	周亮工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閩中紀略	許旭	清	道光二十四年吴江沈氏世楷堂刊本(昭代叢書癸集)
閩部疏	王世懋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閩産録異	郭柏蒼	清	光緒十二年刻本
閩縣鄉土志	朱景星修　鄭祖庚纂	清	清光緒三十二年鉛印本
逴階外史		清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八三年《筆記小説大觀》第一七册
圖書編	章潢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圖畫見聞志	郭若虚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僑吴集	鄭元祐	元	明弘治九年張習刻本
銅刻小記	王肇鉉	清	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一一年《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初編・四》
鄱陽集	彭汝礪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遯翁隨筆	祁駿佳	明	上海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
鳳麓小志	陳作霖	清	臺灣華文書局《中華文史叢書》第九六册
疑獄集	和　凝	五代晉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疑耀	張　萱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鄭峰真隱漫録	史　浩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説文解字	許　慎	漢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説文解字注	段玉裁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影印經韵樓刻本
説岳全傳	錢　彩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古本小説集成》影印本
説郛	陶宗儀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説略	顧起元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説硯	朱彝尊	清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美術叢書》初集第九輯
廣川書跋	董　逌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廣方言館全案	釋道宣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上海灘與上海人叢書》本
廣弘明集	錢元昌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廣西通志	史　澄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光緒〕廣州府志	周克堃	清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六六年影印本
〔光緒〕廣安州新志		清	清宣統三年刻本
廣志繹	郭義恭	晉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廣東通志	王士性	明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吕景琳點校本
廣東新語	魯曾煜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同治〕廣信府志	屈大均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點校本
廣陵集	蔣繼洙修　李樹藩纂	清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七〇年影印本
廣陽雜記	王　令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廣博物志	劉獻廷	清	中華書局一九五七年汪北平點校本
廣寧縣志	董斯張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端石擬	項　惠	清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叢書集成續編》影印本
端平詩雋	陳　齡	清	日本早稻田大學藏清同治刊本
端明集	周　弼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端溪研坑記	蔡　襄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李兆洛	清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美術叢書》初集第二輯

端溪硯石考	高　兆	清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美術叢書》初集第七輯
端溪硯坑考	計　楠	清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一三年　《美術叢書》三集第七輯
端溪硯志	吴繩年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端溪硯譜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適可齋記言	馬建忠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齊民要術	賈思勰	北魏	上海書店一九八九年《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本
齊東野語	周　密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張茂鵬點校本
養生隨筆	曹庭棟	清	上海書店一九八一年版
養吉齋餘録	吴振棫	清	中華書局二〇〇五年童正倫點校本
養吉齋叢録	吴振棫	清	中華書局二〇〇五年童正倫點校本
養吾齋集	劉將孫	元	齊魯書社一九九五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本
精訂綱鑒廿一史通俗衍義	吕　撫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古本小説集成》影印本
鄭忠肅奏議遺集	鄭興裔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同治光緒〕滎昌縣志	廖朝翼	清	光緒十年刻本
漢林四傳	鄭相如	清	上海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
漢官儀	劉　攽	宋	紹興臨安府刻本
漢書	班　固	漢	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點校本
滿洲源流考	阿　桂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漫堂墨品	宋　犖	清	娛園叢刻本
漫塘集	劉　宰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漁洋説部精華	王士禎	清	劉堅類次本
演山集	黄　裳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演繁露	程大昌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滬城備考	褚　華	清	上海掌故叢書本
滬城歲事衢歌	張春華	清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叢書集成續編》影印本
賓退録	趙與時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齊治平點校本
〔成化〕寧波郡志	楊　寔	明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七〇年影印本
寤硯齋集	戴　晟	清	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本
寤硯齋學詩	戴　晟	清	乾隆刻本
翠渠摘藁	周　瑛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翠微先生北征録　華岳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翠微南征録　華岳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熊勿軒先生文集　熊禾　清　上海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

十五畫

〔光緒〕撫州府志　許應鑅修　謝煌纂　清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清光緒二年刊本
撫吴公牘　丁日昌　清　臺灣華文書局《中華文史叢書》第四七册
撫吴疏草　韓世琦　清　北京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四庫未收書輯刊》本
增訂端溪硯坑志　朱玉振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穀山筆塵　于慎行　明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吕景琳點校本
穀梁傳　穀梁赤　戰國　影宋紹熙刻本
蕉軒隨録　方濬師　清　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盛冬鈴點校本
蕉軒續録　方濬師　清　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盛冬鈴點校本
蕉廊脞録　吴慶坻　清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張文其點校本
蕉窗九録　項元汴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蕩寇志　俞萬春　清　新文化書社一九三二年版
横浦集　張九成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横塘集　許景衡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樞垣記略　梁章鉅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何英芳點校本
樗菴類藁　鄭潛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歐陽修全集　歐陽修　宋　中華書局二〇〇一年版
醉庵硯銘　王繼香　清　嘯園叢書本
遼史　脱脱　元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點校本
劇談録　康駢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鄴中記　陸翙　晉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賞延素心録　周二學　清　上海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
閱世編　葉夢珠　清　中華書局二〇〇七年來新夏校點本
閻風集　舒岳祥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遺山集　元好問　金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墨史　陸友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墨池瑣録　楊慎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墨池編	朱長文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墨志	麻三衡	明	咸豐蔣氏宜年堂本
墨表	萬壽祺	清	嘉慶嘉興從好齋刻本
墨法集要	沈繼孫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墨客揮犀	彭乘	宋	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孔凡禮點校本
墨莊漫録	張邦基	宋	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孔凡禮點校本
墨海	方瑞生	明	萬曆四十六年刊本
墨經	晁貫之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墨餘贅稿	計楠	清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美術叢書》三集第七輯
墨藪	韋續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墨譜法式	李孝美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篁墩文集	程敏政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儀顧堂題跋	陸心源	清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
樂軒集	陳藻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永樂〕樂清縣志		明	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六四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本
樂善録	李昌齡	宋	續古逸叢書
樂静集	李昭玘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同治〕德化縣志	陳鼐修　黄鳳樓纂	清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七〇年影印本
盤洲文集	洪适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劍南詩稿	陸游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錢仲聯校注本
〔嘉靖〕魯山縣志	姚卿修　孫鐸纂	明	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六三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本
魯齋集	王柏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劉忠誠公遺集	劉坤一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〇年《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本
劉賓客文集	劉禹錫	唐	齊魯書社一九九五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本
劉賓客嘉話録	韋絢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劉隨州集	劉長卿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諸蕃志	趙汝适	宋	中華書局一九九六年校釋本
論語正義	劉寶楠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點校本
論語意原	鄭汝諧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論衡	王充	漢	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點校本

調燮類編　宋　孔平仲　海山仙館叢書本
談苑　宋　林步瀛修、史恩緒纂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光緒〕慶元縣志　清　賀鑄　清光緒三年刻本
慶湖遺老詩集　宋　高濂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遵生八牋　明　釋文珦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潛山集　明　王符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潛夫論　漢　錢大昕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潛研堂文集　清　司馬光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潛虛　宋　林占梅　知不足齋叢書本
潛園琴餘草簡編　清　韓琦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一九九三年《臺灣歷史文獻叢刊》本
澗泉集　宋　潘季馴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潘司空奏疏　明　李復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潘水集　宋　錢泳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履園叢話　清　吳潛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張偉點校本
履齋遺稿　宋　高似孫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緯略　宋　曾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緣督集　宋　田易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畿輔通志　清　郭鈺　齊魯書社一九九五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本

十六畫

靜思集　元　劉因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靜修集　元　慧能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壇經校釋　唐　富察敦崇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校釋本
燕京歲時記　清　王林　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點校本
燕翼詒謀録　宋　洪遵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誠剛點校本
翰苑羣書　宋　李肇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翰林志　唐　黃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翰林記　明　胡儼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乾隆〕蕭山縣志　清　黃鉞　清乾隆十六年刻本
頤庵文選　明　胡儼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頤庵居士集　宋　劉應時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樵香小記	何　琇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樵雲獨唱	葉　顒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橙陽散志	江登雲	清	乾隆三十二年刻本
橘山四六	李廷忠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輶軒語	張之洞	清	光緒八年江西書局聚珍本
磧砂藏		宋	臺灣《中華大藏經》第一輯影印上海《影印宋磧砂藏》本
歷代名臣奏議	楊士奇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歷代名畫記	張彥遠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歷代名醫蒙求	周守忠	宋	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影印宋嘉定刻本
歷代制度詳説	吕祖謙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歷代詩話	吴景旭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嘯亭雜録	昭　槤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何英芳點校本
默記	王　銍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朱杰人點校本
憩園詞話	杜文瀾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光緒〕興寧縣志	黄榜元	清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七五年影印本
學林	王觀國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學易集	劉　跂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學海堂志	林伯桐、陳　澧	清	江蘇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中國歷代書院志》影印清刊本
學餘堂外集	施閏章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學齋佔畢	史繩祖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儒林外史	吴敬梓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古本小説集成》影印本
衡山縣志	郭慶颺修、文嶽英纂	清	清光緒元年刻本
錢塘集	韋　驤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錢塘遺事	劉一清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錦里耆舊傳	勾延慶	宋	河南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全宋筆記》本
錦繡萬花谷後集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錦繡萬花谷前集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歙州硯譜	唐　積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歙硯説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歙硯輯考	徐　毅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鮑明遠集	鮑　照	南朝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鮑溶集外詩	鮑　溶	唐	清康熙刻本
獨異志	李　冗	唐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張永欽點校本
獨醒雜志	曾敏行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朱杰人標校本
塵史	王得臣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點校本
辨歙石説	洪　邁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辨歙硯説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美術叢書》三集第三輯
龍川集	陳　亮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龍雲集	劉　弇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龍舒增廣浄土文	王日休	宋	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
〔嘉靖〕龍溪縣志	劉天授修　林魁纂	明	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本
〔道光〕龍巖州志	彭衍堂修　陳文衡纂	清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六七年影印本
龍龕手鑑	僧行均	遼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滝水燕談録	王闢之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李偉國點校本
潞公文集	文彦博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澹生堂藏書約	祁承㸁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重印知不足齋叢書本
澹齋集	李流謙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憲臺通紀	趙承禧	元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影印《永樂大典》卷二六〇八
禪林僧寶傳	釋惠洪	宋	續藏經第一三七册
禪宗頌古聯珠集	釋法應	宋	傾伽藏騰字函第二册
避暑録話	葉夢得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隱湖題跋	毛　晉	明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影印本
縉雲文集	馮時行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十七畫

藍山集	藍　仁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藏山閣集選輯	錢秉鐙	清	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本
藏書十約	葉德輝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五年排印本
藏書紀事詩	葉昌熾	清	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重印葉氏家刻本
藏書紀要	孫慶增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重印士禮居叢書本
藏書題識	汪　璐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九年點校本

舊五代史	薛居正	宋	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點校本
舊唐書	劉昫	五代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點校本
韓内翰別集	韓偓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韓愈全集	韓愈	唐	四川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韓愈集	韓愈	唐	湖南岳麓出版社二〇〇〇年點校本
臨川集	王安石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臨汀彙考	楊瀾	清	光緒四年刻本
霞外詩集	馬臻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嶺外代答	周去非	宋	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楊武泉校注本
嶺表録異	劉恂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嶺南風物記	吳綺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嶺南雜記	吳震方	清	齊魯書社一九九六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本
嶺海見聞	錢以塏	清	齊魯書社一九九六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本
嶺雲海日樓詩鈔	丘逢甲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魏書	魏收	北齊	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標點本
龜巢稿	謝應芳	元	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
龜谿集	沈與求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弘治〕徽州府志	彭澤修　汪舜民纂	明	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六四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本
〔嘉靖〕徽州府志	汪尚寧	明	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本
鍼灸資生經	王執中	宋	明正統刻本
謝宣城集	謝朓	南朝齊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謝疊山全集校注	謝枋得	宋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甕牖閒評	袁文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點校本
甕牖餘談	王韐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鴻慶居士集	孫覿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濟南集	李廌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禮記正義	孔穎達	唐	宋刻本
禮部志稿	俞汝楫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禮部集	吳師道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牆東類稿	陸文圭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十八畫

職方外紀　艾儒略　明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五年《叢書集成新編》影印本
職官分紀　孫逢吉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藝文類聚　歐陽詢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藝風藏書記　繆荃孫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七年標點庚子刻本
檮杌閑評　李清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本
覆瓿集　趙必瑔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簡齋集　陳與義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雙槐歲抄　黃瑜　明　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點校本
雙溪醉隱集　耶律鑄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雙溪類稾　王炎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雙薇園集　丁有煜　清　北京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影印本
歸田瑣記　梁章鉅　清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叢書集成三編》影印本
歸田録　歐陽修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李偉國點校本
歸潛志　劉祁　金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崔文印點校本
鎮安縣鄉土志　李麟圖　清　清光緒三十四年鉛印本
雞肋集　晁補之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雞肋編　莊綽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點校本
顏氏家訓　顏子推　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十九畫

〔同治〕瀏陽縣志　王汝惺修、鄒焌杰等纂　清　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蘆川歸來集　張元幹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嘉靖〕蘄州志　甘澤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本
勸學篇　張之洞　清　光緒二十四年甘肅藩署重刊本
蘇平仲文集　蘇伯衡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同治〕蘇州府志　李銘皖　清　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中國地方志集成》影印本
蘇學士集　蘇舜欽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蘇魏公文集　蘇頌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曝書亭集　朱彝尊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曝書雜記　錢泰吉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關中奏議	楊一清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疇齋二譜	張仲壽	元	清光緒間丁氏八千卷樓叢刻本
〔淳熙〕嚴州圖經	陳公亮	宋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本
羅昭諫集	羅　隱	唐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羅鄂州小集	羅　願	宋	書目文獻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本
簷曝雜記	趙　翼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李解民點校本
譚菀醍醐	楊　慎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證類本草	唐慎微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	周必大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廬溪文集	王庭珪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類説	曾　慥	宋	文學古籍社一九五五年影印明天啟刻本
類篇	司馬光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瀛奎律髓	方　回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瀛壖雜志	王　韜	清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叢書集成三編》影印本
懷星堂集	祝允明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懷麓堂集	李東陽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嬾真子	馬永卿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繹史	馬　驌	清	中華書局二〇〇七年整理本
二十畫			
蘭亭考	桑世昌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蘭亭續考	俞　松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鶡冠子	陸　佃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標點本
鐔津集	釋契嵩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釋名	劉　熙	漢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灌園集	吕南公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寶刻叢編	陳　思	宋	十萬卷樓叢書本
寶真齋法書贊	岳　珂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寶晉山林集拾遺	米　芾	宋	書目文獻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本
寶晉英光集	米　芾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寶硯堂硯辨　何傳瑤　清　喜詠軒叢書本
寶慶四明志　羅濬　宋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本
寶慶會稽續志　張淏　宋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本

二十一畫

儼山外集　陸深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儼山集　陸深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儼山續集　陸深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鐵菴集　方大琮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鐵崖古樂府　楊維楨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鐵圍山叢談　蔡絛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馮惠民點校本
灊山集　朱翌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魏了翁　宋　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
鶴山集　魏了翁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鶴年詩集　丁鶴年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鶴林玉露　羅大經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點校本
鶴林集　吳泳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續文獻通考　嵇璜　清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續古今攷　方回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續指月録　聶先　清　新纂續藏經第八四册
〔光緒〕續修順寧府志稿　黨蒙修、周宗洛纂　清　清光緒三十一年刻本
續軒渠集　洪希文　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續書畫題跋記　郁逢慶　明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續博物志　李石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續富國策　陳熾　清　光緒二十三年慎記書莊石印本
續碑傳集　繆荃孫　清　臺灣明文書局一九八五年《清代傳記叢刊》影印本
續資治通鑑長編　李燾　宋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點校本
續演繁露　程大昌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續墨客揮犀　彭乘　宋　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孔凡禮點校本
〔光緒〕續纂江甯府志　蔣啟勳修　汪士鐸纂　清　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七〇年影印本

二十二畫

聽雨叢談　福格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汪北平點校本

蘿軒變古箋譜　吳發祥　明　上海朵雲軒一九八一年複刻上海博物館藏明刻本

霽山文集　林景熙　宋　上海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

鑑古齋墨藪　汪近聖　清　涉園墨萃本

臞軒集　王邁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二十三畫

樂城集　蘇轍　宋　明清夢軒刻本

麟臺故事　程俱　宋　十萬卷樓叢書本

二十四畫

觀石録　高兆　清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美術叢書》初集第一輯

蠹齋先生鉛刀編　周孚　宋　清抄本

鹽鐵論　桓寬　漢　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王利器校注本

靈巖集　唐士恥　宋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同治〕贛州府志　魏瀛修　鐘音鴻纂　清　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中國地方志集成》影印本

二十九畫

鬱岡齋筆麈　王肯堂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中華大典》辦公室

主　任：于永湛
副主任：伍　傑
　　姜學中
編　審：趙含坤
　　崔望雲
　　馮寶志
　　宋志英
　　谷笑鵬
裝幀設計：章耀達

上海市《中華大典・工業典》工作小組

組　長：王興康
組　員：呂　健
　　郭子建
　　占旭東
　　張旭東

《中華大典・工業典》編輯部

負責人：呂　健
工作人員：占旭東
　　呂瑞鋒
　　徐樂帥
　　王　珺
　　陳麗娟
　　張旭東

《造紙與印刷工業分典》責任編輯

李夢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大典·工业典·造纸与印刷工业分典　2
作者=《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中华大典》编
页数=1367
SS号=14137367
DX号=
出版日期=2016.10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